

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桂冠作家史诗巨著
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作品

银河之心 三部曲

天垂日暮 / 暗黑深渊 / 逐影追光

江波 著

银河之心

三部曲

天垂日暮
暗黑深渊
逐影追光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录

[银河之心·天垂日暮](#)
[银河之心·暗黑深渊](#)
[银河之心·逐影追光](#)

银河之心·天垂日暮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主编：姚海军

辉煌灿烂的人类银河文明
扑朔迷离的奇异空间谜题
空前惨烈的星际生死之战
永不熄灭的人类精神火焰

银河奖得主实力派新星力作

银河之心

天垂日暮

江波
著

《三体》后最受期待的银河尺度太空史诗传奇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天狼星”号](#)

[第二章 死亡飞船](#)

[第三章 奇异星域](#)

[第四章 黄金星球](#)

[第五章 “重装甲”号](#)

[第六章 失忆病人](#)

[第七章 特殊使命](#)

[第八章 同病相怜](#)

[第九章 飞船谜踪](#)

[第十章 绿色战士](#)

[第十一章 熊罴堡垒](#)

[第十二章 直上青云](#)

[第十三章 异度空间](#)

[第十四章 本来面目](#)

[第十五章 艰难抉择](#)

[第十六章 失落传奇](#)

[第十七章 将军之子](#)

[第十八章 星空旅途](#)

[第十九章 内战烽火](#)

[第二十章 风云突变](#)

[第二十一章 星门贵客](#)

[第二十二章 狩猎游戏](#)

[第二十三章 节外生枝](#)

[第二十四章 巾幗英雄](#)

[第二十五章 黑色梦魇](#)

[第二十六章 行星政治](#)

[第二十七章 化敌为友](#)

[第二十八章 海盜之王](#)

[第二十九章 天外有天](#)

[第三十章 沉寂飞船](#)

[第三十一章 盜亦有道](#)

[第三十二章 禁忌之地](#)

[第三十三章 黑暗往事](#)
[第三十四章 远古巨兽](#)
[第三十五章 天龙飞舞](#)
[第三十六章 决战前夜](#)
[第三十七章 风云突变](#)
[第三十八章 初战告捷](#)
[第三十九章 危机重重](#)
[第四十章 决战时刻](#)
[第四十一章 天垂日暮](#)
[第四十二章 劫后余生](#)
[第四十三章 噩耗连连](#)
[第四十四章 银河之心](#)
[第四十五章 伊特星门](#)
[第四十六章 伊特之战](#)
[第四十七章 时空谜团](#)
[第四十八章 好望在前](#)
[尾声](#)

写在“基石”之前

文/姚海军

“基石”是个平实的词，不够“炫”，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因此，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

最近十年，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科幻世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

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在很多作品上（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差距是明显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差别”——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口味问题有了实

际意义，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动力十足；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结果，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

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需要一种务实精神，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基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基石，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因为，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

对于那样一座大厦，我们满怀期待。

他是宇宙之物，正在为自己而深思。他在考虑本身深奥未卜的将来。他称自己为“人”。他是星星氏族的一员，并渴望着回到星星中去。

——卡尔·萨根 《外星文明探索》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引 子

“上佳”号开始调整航向。

明和暗的分界线在舰体上移动，没入暗处的舷窗一个接一个打开，而进入亮面的舷窗则依次关闭，一开一合，仿佛优雅的韵律在舰体表面流动。

“上佳”号船体十分庞大，阳光还有一小会儿才能转到这儿。从窗口望出去，夜空一片漆黑，那是无限深远的一个陷阱，星星们都陷落其中——环绕星系的尘埃云几乎屏蔽了所有来自银河内部的光线。左下角有一颗巨大的发亮的星星，那是RH149，这一段航程的目的地。

落亦注视着它。

这星球散发着迷人的光晕，就像渲染而成的画——它有适合人类的大气。也许在“上佳”号抵达之前上百个世纪，某些先行者就把自动机器送到了这里。这些机器卓有成效地改造了星球——它们深入地下，挤压出星球内部的水，在短短两个世纪内，形成海洋；它们让星球高效吸收阳光，变得灼热，释放氧气，和甲烷发生反应。在几千年的时间里，星球仿佛一个火海，大规模的火灾此起彼伏，有时整个星球都陷落在大火之中，这也是最迷人的时期——从太空中观看，星球呈现出不稳定的色调，红色、白色、蓝色，不断变换——火、云和海洋，谁都没有完全占据这个星球，然而它们各自在某些时刻都能占据主导。这是一个有趣的时期，也是一个噩梦的时期。甲烷最后败下阵来，大气中不再有剧烈的战争，自动机器不断地向大气中释放氧，最后氧气含量稳定在百分之二十七点五的控制比例；热量很快地散失，少量二氧化碳被释放出来，对星球表面温度进行调节，赤道平均温度三十四摄氏度，两极平均温度零下二十摄氏度，全球平均十六摄氏度，平均降雨三百六十五毫米。星球达到了预设的标准，于是自动机器发出信号。

然后，“上佳”号来了。

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些释放了行星大气改造模组的人并没有把事件进行到底，这个星球上没有森模组——形形色色的动植物以及那些肉眼所不能看见的小东西。大气已经改造完毕，后边的步骤却没有发生。也许是这个星球偏僻的位置让那些最初的先行者放弃了计划。这样的情形不多见，“上佳”号的目的就是搞清原因何在。

“明天，你可以和卡洛一道下到那个星球。”父亲这样对落亦说，“我们需要知道那些自动机器到底从何而来，沙达克会对此进行鉴定，你们的任务是给他提供足够的样本。”

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任务，他终于有机会承担一个重要任务，虽然只是给卡洛做助手，但是降落到一个真正的星球上，这本身就足够让人兴奋。

星球近在咫尺，柔和的光将它层层缠绕起来，显得静谧而安详。真美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记忆中，他从未在这样的距离上看到行星。“上佳”号在群星间逡巡，绝大部分时候，窗外只有点点繁星，他们与一艘又一艘的飞船会合、欢聚，他们见到形形色色的人，还有各种各样奇怪的飞船装备，然而落亦还从没有见过一颗有人居住的星球。据说一个沙川人的一生只有一次机会登上一颗星球。这就是我生命中的那颗星球吗？落亦这样想。

也许不是。父亲告诉他，他们进入了一片星球文明区。这一片空间形态独特，是一个时空洼地，掉下去很容易，飞出来很难，巡逻者不喜欢这样的空间，然而星域定居者并不以为然。这一片方圆六百光年的偏僻所在，有许多彼此独立的星域文明。RH149属于一个被称为科尼尔的星域，科尼尔是一个大星域，横跨二十多个恒星系，拥有十多颗有人居住的星球，数以亿计的人居住其上。落亦认为自己属于幸运的一代，能够有机会见到许多星球上的人。定居在一颗星球上，从来不进行星际旅行，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生活，落亦非常想见识这种生活。他看了许多

录像，关于星球的。他的结论是那里可能真的适合人类，而飞船才恰恰是一个不适合人类的地方。当然，这样的结论他没有和任何人提过。

舷窗还剩最后一丝缝。在金色阳光照亮窗底的一刹那，窗户彻底封上。

“落亦，看你能不能追上我！”一个细嫩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然后他听到一阵轻微的响动，那是独轮车推进的响声。

小姑娘从他背后掠过，带起一阵风。落亦转过身，飞快地跑起来。

很快他就追上了卡伊的独轮车。他伸出小指头，挑衅似的晃了晃，果然，小姑娘受到了鼓动，她使劲地把身子前倾，企图让独轮车跑得更快一点，然而那已经是这种简陋小车的极限，更何况，卡伊使用的还是儿童版。

“哈哈。”落亦干笑两声，快步跑到前头，放慢脚步。

小姑娘气鼓鼓地追上来，“我们定个时间来比赛，我不信不能比你快。”

“卡伊，你才八岁，我已经十八岁了。至少等你十五岁时再说吧。”

“为什么要等到十五岁？”

“那个时候你才可能开‘剑鱼’号啊。”

“骗人！‘剑鱼’号是给男孩子的。”

“那就‘仙人’号好了。这可是最漂亮的船，将来我们可以叫它‘仙女’号。”

“不要，就叫‘仙人’号……”

落亦按下墙边的按钮，门霍然打开，他们正站在一条竖直的通道边。向下看，通道的一端封闭，那是紧急起降舱门。向上看，通道另一端延伸向远方，很远很远，最后终结在一个发光的小点上。小点高高在上，遥不可及，那就是落亦和卡伊此次冒险的目的地——无重力通道，飞船中央主轴。

“好高！”小姑娘探头看了看，从头顶照下来的光线很黯淡，通道看起来仿佛一个深井，模模糊糊能看见舱门上的紧急标志——红色的惊叹号包裹在黄色圈中。

“我有点晕！”小姑娘缩回脑袋。

“不怕，有我呢。”落亦信心满满地鼓励妹妹，然而话刚说完便有些后悔，她只有八岁！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进入垂直通道，这是明文规定。落亦不在乎规定，然而他注意到妹妹的眼睛里流露出害怕。她太小了，即便是落亦自己在这些通道中上上下下也要异常小心。

落亦决心纠正自己的行为，“算了，这儿是挺危险的，我们就别去了。我们来比赛，看谁先回到……”

“不行，我要去。你答应带我去的，男子汉不能说话不算数。”

“好吧。”落亦硬着头皮，“我说到做到。但是你要听话，照我说的做，不然我就不带你去。”他从墙角抓过两根绳，每根绳子上有一个漂亮的活结，还有一顶透明头盔。他递给小妹妹一根，“把这个绑上，戴上头盔。”

卡伊按照落亦的话去做。头盔有些过大，显得头重脚轻。

“哈哈，你看上去就像一个机器人。”落亦逗她。

“真的吗？”小姑娘眼里放光，“我最喜欢机器人了。我看上去像伊娃吗？”伊娃是卡伊的服务机器人。

“像极了！”落亦笑着回答。

“好了，你看那些扶手。”一道扶手从底部一直向上延伸，最后消失在遥远的上方，就像一条笔直的拉链。

“我们要拉着扶手爬上去，别往下看，不然你的手会软。”落亦提醒妹妹。

“我才不会手软。”

“上去试试就知道。”

“我们走吧。”

“不行，还要作最后的准备……”

“什么？”

“摘下你的联络器，把它吸在墙上。”

小姑娘麻利地褪下自己的腕表，放在小车上。

从此刻起，他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超过三小时，如果他们没有动弹，沙达克会报告给父亲。如果那样，他们将会在禁闭室里待上两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回答沙达克提出的各种古怪问题。这是真正的梦魇。因为这一点，这件平淡无奇的事变得充满刺激——如何在三个小时内带着一个八岁的女孩从垂直通道爬到中央主轴，然后回来还不能让家长知道，落亦已经想好了怎么样在伙伴们面前吹嘘。

两个黑色小点在这条笔直的“拉链”上缓慢挪动。

“我们的环形飞船很大，为了避免使用过多的重力控制器，它总是在不停地转，用离心力来模拟重力。”落亦一边爬一边给妹妹讲，“飞船有一个中轴，就是那里……别往下看，看上边……那里是零重力区，你会飘起来。”

卡伊紧紧地抓着梯子，她直直地盯着眼前哥哥的脚，一点点地往上爬。落亦说得对，她不应该来这里玩这种冒险游戏。如果大人知道了，那肯定免不了一场斥责。更重要的是——她真的害怕了。这里毫无依靠，只有紧紧地抓住梯子，而那几乎深不见底的空间让她由衷地害怕。

“卡伊，加油！”落亦鼓励她。

卡伊停了下来，“我害怕。”她说，“我不敢动了。”

“好吧，别动，我来帮你。”落亦急忙向下降两格，把手伸向卡伊，“抓住我的手，我把你抱起来。”

卡伊的小手紧紧抓住了他，两只胳膊异常用力，以至于落亦觉得呼吸有些困难，“不要这样，放松些。我会保护你的，别害怕。”

卡伊像一只八爪鱼一般缠住哥哥，直上直下的管道仿佛要把她的魂魄吸走，然而哥哥有力的胳膊给了她安全感，她甚至敢于直直地往下

看。

“我们回去吧。”落亦边说边慢慢地向下爬。他们离入口处并不远，只有十米而已。

“我说过你肯定没办法去那里。”落亦说，然而他马上后悔了。

“才不要，我可以去。”卡伊放开落亦，恐惧荡然无存，她迅速地攀住梯子向上爬去，速度快得惊人。

“卡伊。”落亦想把她喊回来，然而她根本不听，自顾自地向上爬。落亦只得跟上去。

小姑娘很快耗尽了体力，她的速度慢下来。然而她已经至少爬上去一百米。爬这样一段距离对落亦来说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哥哥，快来救我！”卡伊突然开始喊，她又开始害怕。

“别动，我马上到。”落亦加速向上爬，他很快接近了妹妹。

他伸出手。

突然之间，周围一团漆黑。卡伊发出一声惊叫，落亦心底一慌，慌乱中他触到了卡伊的胳膊，紧紧地抓住。卡伊仿佛一头小鹿般跳进落亦怀里。

“怎么了？”

“没事的。”落亦安慰她。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也感到有些害怕，然而面对卡伊，他必须坚强。

“沙达克很快会找到我们。”他信心十足地对妹妹说。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但联络器留在了入口。沙达克会发现的，落亦安慰自己，一旦沙达克发现兄妹俩一直停留在原地，他马上会找到他们。

情况却比预想要糟糕。仿佛过了很长的时间，周围仍旧一片黑暗。

突然卡伊发出一声欢呼，他们的头顶显示出一丝光亮。那是来自中央主轴的光线。

然而照明仍旧没有恢复，除了头顶的那一点光亮，其他地方仍旧黑

暗一片。

“我们快得救了吗？”卡伊问。

“是的。”落亦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然而他感觉到异样。温度正在急剧下降。

“我冷。”卡伊说。

“抱着我！”落亦告诉她，“我们要爬上去。”他抬头看了看那一丝光亮，那是距离遥远的光线，然而，他必须爬上去，而且要快。他感觉到寒冷透入肌肤——给他们的时间不多。

落亦快速向上攀登。从这里到中央主轴大概有一千米的距离，他曾经不止一次成功地爬上去，然而这一次不同，他必须尽可能地快，否则，他们俩可能会被冻僵。越靠近中央，重力感应越弱，他们可以向上运动得越快。

突然之间，身体一阵轻飘。失重了！

“啊！”卡伊发出一声惊叫。

“没事。”落亦说。他一手抱紧妹妹，一手用力拉着扶梯，使劲向后甩，借力向上，“我们很快就到。”他安慰妹妹。

“我好冷！我想睡。”卡伊说。

“卡伊，千万醒着！”落亦大声地叫喊，“别睡，和我说话。”

“我好冷！”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别睡着，我说过带你回地球。那里有大象、犀牛，还有……漂亮的孔雀。”

“我好冷！”

“你不是最喜欢滑冰吗，我们可以去雪山上滑冰，那里有真的雪……很漂亮的雪花，从山脚到山顶，足足有十千米。”

“我们去滑雪吗？”

“是的，真正的雪花，你从来没见过。”

落亦一边和妹妹说话，一边用尽全力向上。距离中央主轴越来越

近，他的心却一直悬着。卡伊的声音越来越小，她很快就要昏迷了。

突然间，头顶的光亮开始发生变化，通道的门正在关上。落亦感到一阵惶恐，在那么一刹那，他做出了决定。

他用力地把妹妹甩出去。通道马上就要关闭，就算他不能过去，也要让妹妹进入到那片光明中，那里是温暖的，沙达克会照顾她。

卡伊的身体隐没在光亮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我们的归宿在茫茫星海。”门上的这一行字被光照亮随即没入黑暗。穿梭机进入发射通道之前，都会读到这行字，以至于人们通常都忽略了它。此刻，光亮一闪而过，照亮这行字，落亦的心随之猛然一沉。他知道自己可能凶多吉少，然而仍旧抓紧时间向上。

很快，他来到大门前，紧紧地扣住门上的锁扣，用力敲打。冰冷而厚重的大门毫无反应。

意识开始模糊，寒冷把身体变得异常僵硬。

敲打大门的节奏慢下来，最后完全停下。他放弃了无谓的努力。

还有十天，他就要完成成人式，进入净化室剔除那些只和儿童有关的基因，成为一个真正的沙川人。一个沙川人，就像父亲，应该冷静、威严，甚至有些冷酷，然而落亦不想变成那样。他能够觉察自己的身体和思维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一些从前并不了解的意义变得明晰，宇宙的奥秘涌入头脑，仿佛它们一直躲藏在那儿。他却不希望如此，因为众多乐趣也同时离去。他希望自己仍旧和妹妹一样，充满旺盛的好奇心，无忧无虑，还可以任性。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实在是危险的源头。一丝愧疚涌上心头。

对不起，爸爸！但是至少，我把卡伊带回来了……

这是落亦最后的念头。

第一章 “天狼星”号

蜘蛛星。这个星球在星图上没有名字，然而在地下世界，这个星球很有名。据说这是一个黄金星球，到处是黄金，曾经到过那里的人，无论之前他多么贫困潦倒，不名一文，只要能从那儿回来，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从此能够脱离地下世界，堂而皇之地在星门要求入籍。任何一个星域都欢迎这样的人成为星域居民——人们可能厌恶地下世界，然而人们喜欢黄金。

一个盛产黄金的星球早应该被文明世界所占据，他们会派遣工作飞船，建造一些太空城，进而占据星球本身，把它变成一个太空工厂。他们会把黄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文明星球，贴到那些巨大雕塑的身上，或者成为橱窗中的展览品，以及权贵们彰显身份的饰物。对黄金的渴求永远没有止境，所有能够提供黄金的星球都被纳入文明世界体系，成为庞大星际贸易网络的一部分。

然而蜘蛛星是一个例外。理论上，它属于科尼尔星域，然而，这里是星域边缘，是荒域，是黑暗空间，在所有星图上都被列为极度危险的区域，不可进入。只有在地下世界的传说中，它才盛产黄金，数以亿吨计的黄金——据说它是银河系中最大的一个金矿，整个星球几乎由金子构成，富含黄金的岩层直达一百千米深处，而该星球的半径只有六百千米。

整个星球由金子构成，这样的事匪夷所思，违背了星球生成的基本原理，因此被视作无稽之谈，只在地下世界里流传，有时被看做故事，有时被当做梦想。然而，即便真的有人曾经从那里带回过黄金，那也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最近的几百年，不断有人进入那儿，然而从来没人回来，至少在各个星门，从来没有见到过从那儿回来的人。

也许真的有黄金，然而没人能把它带出去。这可能就是事实。

这里真是蜘蛛星？李约素带着疑问，从“天狼星”号的舷窗往外张望，天空中星星很少——包围星系的尘埃云很厚，以至于连银河都不见了踪影。这是典型的边缘星系。

既来之，则安之。李约素抓着座椅把手，一个翻身，坐进椅子里。他一边把自己绑在座椅上，一边下令：“布丁，计算空白期。”

“天狼星”号是一艘破旧的飞船，可能已经飞了两百年，甚至更久。李约素是它的船长，手下没有船员，布丁是飞船的智能中枢。飞船很破旧，布丁却是新中枢，按照飞船时间，它才生存了短短十一年。

“我正在计算呢，船长。”布丁很愉快地回答。

“快点！我们还要找他妈的黄金呢！”李约素拍了拍眼前的触控屏幕。

“你会损坏我的屏幕！”布丁叫嚷起来，屏幕上显示出一张痛苦的脸。

“吵，吵，吵什么吵！我会给你换一个的。只要找到黄金，这种廉价的东西马上就给你换掉。我们换全息屏！”李约素狠狠地瞪了屏幕一眼，那上边的人脸消失掉。但是布丁没有消失，他继续说：“船长，让我来设计空间搜索。”

“不行，这是船长的职责。”李约素说。

“飞船主机也可以做。”

“那是船长死掉之后。”

“那只是电影里的故事，多数飞船都由飞船主机负责。”

“我说不行就不行！”李约素大声吼叫。

布丁不吱声。

过了一小会儿，李约素说：“好吧，你来。这里由你做主，我去喝一杯咖啡。”他把自己从座椅上解开，起身，抓着扶手，飘进后舱。

后舱是生活舱，李约素的起居室。在飞船里起居不能太讲究，然而李约素的起居室却太不讲究，放眼看去，各种垃圾琳琅满目。然而李约

素毫不在乎，虽然垃圾四处飘浮，只要不挡住路，他就视而不见。

他挪到咖啡机旁，伸出手。感应器亮起，一团褐色液体涌出，越聚越大，最后仿佛拳头一般。感应器灭了，褐色液团脱离出水口，李约素熟练地把它接在手心里，暖暖的感觉直透手背。他凑上嘴去，开心地一饮而尽，咕噜咕噜地吞下。一股暖流停留在胸腹之间，缓缓向着全身扩散，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李约素呼出一口气，享受咖啡带来的惬意。

起居室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看风景。这里有一个全景舷窗，那情景仿佛就把人放在了太空中，周围都是空的。窗外很多时候是毒辣辣的恒星，并不好看，但更多的时候，会有漂亮的星空和精致的星球。李约素并不期望能够在这样的黑暗空间中看到让人惊喜的东西，但出于习惯，他还是打开了舷窗。

他猛然一愣。

舷窗外，一艘巨大的飞船清晰可见。这是一艘环形飞船，仿佛巨大的转轮一般静静地悬在黑暗中。

环形飞船通常都是世代飞船，拥有至少上万的人口，它们不属于某个星域——从银河深处来，向各个方向而去，星域对它们而言只是驿站。环形世界技术高超，行踪诡秘，其中的居民都很奇怪，他们和星域的人——无论是地下世界的流浪汉、海盗，还是太空城居民，抑或行星定居者——都大不相同。虽然所有的人类说同样的语言，但不同的星域总有不同的口音，环形世界的口音尤为独特，不管别人懂不懂，他们很为此而自豪。而那些长期移居星球的环形世界人，他们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通用语，却执著地在小型聚会中流露出独一无二的口音，和周围的一切总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会具有一些相似的遗传。比如比较宽厚的嘴唇，耳朵上的一个小缺口，或者隐蔽一些——肚子里完全没有盲肠。

“该死的乡巴佬儿！”每一次看到环形世界的人，李约素总是这么说。这一次，他也说了。

他注意到这飞船并没有旋转。环形世界总是在不断旋转，制造一个离心力场来模拟重力，虽然这是很落后的技术，但是相对于引力发生器，这种旋转的方式对能量的需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环形世界酷爱这种节省能源的技术，哪怕这让飞船看起来显得很老土。

这艘飞船却完全没有旋转，它看上去是静止的，也没有任何光亮。李约素突然意识到这里是黑暗空间，一个环形世界不该出现在这里。

“布丁，布丁！”他叫喊自己的伙计。

“报告船长，我正在进行空白期测算。”布丁回答。

“那边有飞船，环形飞船！”

“看到了。是不是向它请求援助？”

“援助个屁！你仔细看看，它没有旋转。”

“是的。这有什么关系？”

“笨蛋！”李约素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你是不是电脑，怎么比人脑还笨！”

“这不是我的错，是你制造了我。”

李约素无话可说。当初订购布丁，他要求制造商不能让他太聪明。他可不想和一个比自己聪明一百倍的电脑一起旅行。布丁仍旧是非常快捷的电脑，然而，只有给他明确指示，他才会去执行，否则，他就和一个六岁的儿童一样。

“好吧，快看看那艘船。船上应该没有人。”

“我来看看。”

布丁使出十八般武艺对那艘沉默的飞船进行刺探。他使用从二十赫兹到六兆赫兹之间的六百种频段，激发了两次淼空间(1)震荡，发射了一个小小的可回收探测仪。

第二天，当李约素从睡梦中醒过来时，布丁告诉他：“船长，你说对了。这艘飞船上没有人。”

“嗯。”李约素揉揉眼睛，打开舷窗。沉默的环形飞船仍旧在那里。船上没有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消息。一瞬间李约瑟脑海里掠过许多幻想，他想可以在那艘飞船上找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某些东西说不定能卖一个好价钱。这样子，即便所谓的黄金星球真的只是一个传说，他也可以发一笔小财。

妈的，几个臭钱！李约素暗暗骂道，他痛恨自己这么不争气，成了一个财迷。然而除了“天狼星”号，他身无分文，哪怕一个科尼尔盾也掏不出来，正是为了钱，他才会踏上这么危险的旅途。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对此他深有体会。他必须搞到钱！

“靠过去。我们去船上看看。”李约素下令。

“恐怕不行，可能有危险。”布丁拒绝。

“什么？”

“这艘飞船是被摧毁的。”

“那更好了。这就是无主船，我们去捡点垃圾总可以。”

“这艘飞船经历了一次大爆炸。”

“哦？它看上去挺好。”李约素看看船。

“看看另一面。你可以到主控室来，有一些图像。”

李约素飘进主控室，他看见了主屏幕上的图像。环形飞船的中央主轴上，巨大的窟窿历历在目，船体表面向外掀开，显示这是一次从内向外的爆炸。

“他们使用核引擎还是反物质引擎？引擎自爆，这事可不多见。”

“爆炸的不是飞船的引擎。这艘飞船使用反物质空间波动引擎，分散动力配置。如果是引擎爆炸，那么会发生在环体上，而不是中央主轴。”

“这艘船有弹药库？”

“爆炸现场有大量腐蚀痕迹。首先是爆炸，把中央主轴从中间炸开，然后是腐蚀，最可能的情形是爆炸产生了大量高能离子束流，这些

热离子冷却之后在舱壁上形成大量腐蚀痕迹。”

“炸都炸了，还腐蚀什么！这他妈的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可不是军用计算机。”

“你是说这是军用飞船？”

“军用飞船不会是环形飞船……除非是指挥船，但是这飞船的防护很脆弱，不像指挥船。现在有战争吗？”

“有？没有？谁他妈的知道，银河人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李约素沉默一会儿，“还有什么？”

“探测仪进入了飞船内部。有些图像，你要看吗？”

“怎么不早说？”

“你没问。”

“算了。”李约素没好气地说，“赶紧放出来看看。”

探测器从爆炸口进入飞船内部，飞船内部一片漆黑，只有探测仪微弱的红光。红光扫过，是一条通道，向前延伸十余米后被一扇门挡住。探测仪沿着通道向前飞，上下左右不断扫描。通道壁上有明显的腐蚀痕迹，显示出爆炸气流的方向。爆炸从门的那个方向传过来，受到阻碍，冲破船体，形成现在可见的爆炸口。

探测仪飞到了门前。这是一扇厚实的门，金属材质，与飞船通道属于同样材料。

爆炸的源头在门后，然而门却紧紧关着。这是事后关上的。李约素想。

探测仪开始打转，它在寻找是否有其他可能的路径。一个图形在镜头中一闪而过，李约素却看到了它。

“等等，给我看看慢镜头。向后回播。”

镜头一个个地在屏幕上闪现，最后李约素叫停：“就是这里。别动。”

一个图形。图形上方是一个闪电符号，下方是六条短划线，两两一排，排成三排。这不是警示符，这是家徽。

“妈的！”李约素低低地骂了一句。他认识这个标示。三十年前——李约素的时钟三十年前，正是拥有这样一个标示的飞船摧毁了“天狼星”号，把他当做战俘关押了两年，虽然他最后还是回到了星域，然而已经失去一切——曾经的“天狼星”号，曾经的身份，还有那些忠诚勇敢的下属。当他回到天垂星时，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记得他，他只有成为流浪者，从此成为地下世界的一员。一切都已经过去，他是一个快乐的流浪者。然而，这样的一个标示却把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从记忆深处拽了出来。

“还有什么吗？”李约素问。

“没有更多，探测器回来了。”

“你确定飞船上没有人？那扇门可是好好的。”

“飞船里边没有生命迹象。”

“好，我们靠过去，准备上飞船。”

“那很危险。”

“你不是说没有人吗？”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或者有没有人躲藏起来。”

“比如像你一样笨的电脑？”

“嗯，我可不笨。”

“行了，我们去捡点垃圾而已。”

“好吧。但为了避免可能的危险，你不能离开飞船。”

“那就等到你确认安全，我再上去。”李约素不想再和布丁讨价还价，“靠上去，找个合适的位置对接。这是命令。”

“是。船长。”

“天狼星”号调整姿势，准备向静默的环形飞船靠拢。

布丁再次开口：“船长，已经计算出我们的位置和空白期。”

“是什么？”

“蜘蛛星。”

“废话，当然是蜘蛛星，我们就是奔着它来的。我问你空白期。”

“我没有发现科尼尔标准钟的信号，只能按照跳跃的能量和距离来估算，空白期是七十五天。”

“七十五天！”李约素几乎抓狂，天狼星是一艘小小的飞船，一次简单的星门跳跃，居然产生了七十五天的空白期。

“是的。伽马星门打开的能量级数很高，你给了他们更多的钱吗？”

“给个屁！他们这是想害死我。”李约素恨恨地说。

“但是我们的位置应该正确。这里的确是蜘蛛星，可能是那些尘埃云导致了更大的淼空间深度，导致能量需求增大。船长，这意味着我们的能量储备无法支持反向跳跃，我们该怎么办？”

李约素心中咯噔一下，这种情况本来就在预料之中，独眼杰克把他送进星门，说让他来找黄金，其实不过是送他去死。此刻他仍旧活着，大概已经超出了这些人渣的预期。活着已经很好了，他不能向银河祈祷更多的好运气。然而布丁把这个问题明白地提出来，他仍旧感到一阵惶然。但是，他不会在布丁面前流露一丝软弱。

“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我们慢慢开回去。我连冬眠机都带上了。”他照例瞪了瞪眼，大大咧咧地说。

[\(1\)](#) 淼空间是亚空间的浅层，在人类对于亚空间认识不足的时代，把亚空间称为淼空间，详细请见拙著《五行传说》和《追光逐影》。

第二章 死亡飞船

黄金星球真的存在，还只是一个幻觉？

虽然布丁宣称找到了黄金星球，但李约素完全不敢相信。屏幕上的星球就像一块发酵良好的面包，或者酥松的海绵。它仍旧是一个固体星球，然而布满孔洞。李约素从没有见过这种形态的星球，布丁的资料库里也没有，它能找到关于蜘蛛星的照片只是一张模拟图——浑圆而闪亮，金光闪闪。

“怎么会这样？”李约素喃喃自语。

“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布丁建议。

“还是先上环形飞船看看，说不定能找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遵命，船长。这艘飞船体积很大，我们在哪个位置对接？”

“在环形上随便找个合适的位置。预备缓冲舱，不然如果船里边还有封闭着的高压气体，我们可就倒霉了。”

“是的，船长。”

“天狼星”号小心翼翼靠近环形飞船。这艘世代飞船体积庞大，“天狼星”号越贴近它，越发显得渺小。最后，“天狼星”号紧紧地贴在飞船上，看上去只是一块微不足道的隆起。

庞大的船身彻底挡住了视线，从舷窗看出去，只是一片铅灰色的金属平原。李约素默默地望着窗外。嘶嘶的气流声充满整个空间，隔离层那边，两边的气压正在平衡。

“基本真空。这船已经荒废很久，气体都跑光了。”

李约素没说话，他按下按钮，一道暗门打开，宇宙服显露出来。他飘落过去，轻巧地落在宇宙服里。衣服自动包围过来，把他包裹得严严实实。

“船长，你说过要等我确认安全之后才去。”布丁说。

“这挺安全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说过……”

李约素已经穿着宇宙服从里舱飘到了主控室，“我说过，但是我改主意了。”

“这样不行。”

“我说行就行。这艘船谁是船长？”

“你。”

“那就行了。打开通道。”

“但是，可能会很危险。”

“别唧唧歪歪。快让我进去。”李约素停顿一下，缓和语气，“布丁，我的年纪是你的三四倍，我到过很多地方，比这儿危险得多。你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的。打开通道。”

“遵命，船长。”布丁很不情愿地打开缓冲舱门。李约素钻进去。三个小小的机器人装置也跟着进去，它们是布丁的眼睛。

舱门在李约素面前打开，一片漆黑。李约素飘了进去，三个小机器人紧随其后，就像三只闪烁的萤火虫，在漆黑的夜空中飞舞。

李约素紧紧靠着舱壁，他抓到了一些东西，紧紧握住，正好可以帮助身体移动。这是环形飞船的生活区，异常宽敞，无论向着哪个方向，探照灯光都无法触底。一个小机器人停下，它把自己固定在舱壁上，然后开始扫描——布丁正在绘制飞船内部的图景。另两个机器人分别向着两个方向出发，很快它们的光亮湮没在黑暗中，李约素猜测它们拐过了弯。

“布丁，我要去找飞船控制舱。”

“我让机器人去。”

“行了，你该干啥就干啥。多找找有用的东西，我们可以带走换钱。”

李约素松开手，向着对面飘过去，舱壁浮现出来。李约素看到一些

绘画，他打开喷射管，控制方向，在撞到墙壁之前静止下来。他仔细地观察那些绘画。

那是一些涂鸦，显然出自小孩之手。李约素的视线在一张简单的画上停下，几笔凌乱的笔画象征草地，远处是高山，山脊上露出半个太阳，草地上，一个小孩拉着两个人的手。画边上写着字——“爸爸，哥哥和我”。李约素盯着图画看了两秒钟，露出一个微笑。

他沿着舱壁滑开，去寻找想要的东西。突然间他转身，再次盯着墙上的画。雷电家族(1)并没有孩子，他们在玻璃房里培育下一代，每一个人出生就是成人。疑虑在李约素心头一闪而过，他最后看了看，再次滑开。船上是否有孩子，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不管有没有，他们都已经不在了。

一个探测机器人转回来。

“船长，我们的对接点是一个封闭舱。资料传送给你。”

“好！告诉我门在哪里。”

“你的左手边，向左一百米。”

李约素扭头看去，探照灯光闪过，空中飘浮着许多凌乱的桌椅，都是儿童用品。

“这是幼儿园。”李约素自言自语。

“什么？”布丁没有明白李约素在说什么，他不懂什么是幼儿园。

“没什么。我要去看看门能不能打开。”他快速移动过去。

舱门已经失去力量，李约素很容易打开它。眼前仍旧是深不可测的黑糊糊一片。

“船长，让机器人先进去。”布丁说。

李约素没有理睬，他在门框上轻轻一踩，飘进门里。三个机器人鱼贯而入，紧紧跟着他。

李约素找到主通道，通道向前延伸，没入黑暗，不知道通向何方。但是，他知道自己正在找什么。他紧贴舱壁向前移动，遇到舷窗就停下来

仔细察看。一个舷窗边刻着闪电标示。他伸手轻轻抚摸。标示凹凸有致，即便隔着宇宙服，仍旧能够感觉到。他继续向前寻找。

最后，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舷窗边有凹陷，四四方方，拳头大小。这是信息窗，环形飞船的主机能够通过这个窗口进行全息投影。李约素凑上去，仔细察看，他看到几个小孔，投影的时候，光线就从这几个小孔里投射出来。信息窗底部有一道小小的缝，李约素设法把它扒开，里边的东西暴露出来。那是一个接口，李约素见过雷电家族的人使用它。接口中有一个突出的尖锥，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这是触动点。李约素伸出左手，伸入凹陷中，一道强烈的电击从宇宙服腕部发出，电弧的火光一瞬间照亮李约素的脸——他正尝试能否触动这艘飞船的中枢。

“有情况。”布丁警告他。

“什么？”李约素问。

“刚才有一道强烈电磁脉冲。”

“我刚才释放了一个接触信号。”

“不是你那儿的信号，那个信号从中央主轴向外发射。”

李约素皱皱眉头，“那是什么？”

“最简单的脉冲，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信号强烈。你动了什么？”

李约素看了看左手，没有任何动静，“没什么，我想试试这个飞船的主机是不是还活着，看来，他已经不在了。”

李约素收回手，几乎同时，凹陷的窗口亮起来。一个小小的人形出现在屏幕里。李约素认识这张脸。

“你好，沙达克。”李约素说。

屏幕中的影像却没有回应，只是自顾自说话：“我是沙达克17645，‘上佳’号主机。你所看到的是黑匣子的记录。”

“布丁，录下来。快录下来！”李约素大声叫喊。

一个小机器人快速飞到李约素头顶。

“我们被袭击了。一种不明飞行物突破到飞船内部，数量非常

多。”

图像变成了飞船中央主轴上的监视画面——主轴通道里，许多小小的飞行器横冲直撞，人们惊慌失措，四处躲避。红色的梭形飞行器紧跟着人，猛然间，它从人的头顶直贯下去。正在奔跑的人发出一声惨叫，倒在地上，身体不断抽搐。小飞行器脱离出来，继续飞行。倒在地上的入头顶冒出一摊血污。

两个机器人在进行抵抗。它们没有武器，只是在飞行器经过眼前时狠狠地用手臂去砸，两个飞行器被他们砸落，掉在地上，然而马上重新起飞。红色的梭子放出炽热的白光，机器人的脑袋被白光射中，转眼变成焦黑。

“袭击很突然，我们无法抵抗。它们四处屠杀。”

“中枢系统被破坏，沙达克自身难保。不知名的力量完全控制飞船。无法完成空间跳跃。强制启动。”

“空间跳跃中途退出。警告，警告。RH149，RH149，RH149，第四行星。未知宇航种族，暴力性攻击。模式匹配，失败。”

“人员大量伤亡，船长下令弃船。”

“无法组织有效撤离。敌方飞船近距离监视。”

“带我去找沙达克。带我去找沙达克……”

最后，屏幕中的沙达克飞快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手势不断地变换，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影像凝固，逐渐黯淡下去。

李约素直直地盯着屏幕。沙达克17645已经死了，这是他留下的最后影像。沙达克是强大的中枢，比布丁这样的小电脑强大无数倍。环形飞船并不是软弱可欺的飞船，他们有防护，也有武器，他们是永恒的殖民团，见惯了银河中的风浪。然而，毁灭却来得突然而彻底。

“妈的！”李约素骂了一句。

“船长，这句话也要录进去吗？”

“行了，别录了。我要回舱。”

“欢迎回来，船长。”

“你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没有。”

“算了，别找了。我们有大麻烦了。”

“什么大麻烦？”

“你没看见吗？有人杀死了整艘飞船的人，它们也杀死了沙达克。”

“那是过去的事。”

“过去？多久？”

李约素一边往回赶，一边和布丁说话。

“嗯，我要算算。”

布丁的话提醒了李约素，“RH149，你去查查这个星系。有这么个星系吗？”

“RH149，我的资料库里有超过三十个星球用这个编号命名。”

“该死的编号系统。”星系命名的混乱一直是一个大问题。第一个发明命名系统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人类会给数以亿计的星球编号，然而当人们发现这种命名法的不便之处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重名星球，而且无法有一个统一机构来重新统一命名。于是，各个星域自行其是，而在星门，来自各个星域的编号系统交流混杂，成了一个复杂无比的杂烩。

“找找看，排除不合适的选项。”

“是，船长。”

李约素回到了幼儿园，他再次扫视墙上的涂鸦。

隔离舱的气压还没有完全稳定，李约素就已经解开宇航服，隔离门打开，他快速飘进控制舱，一屁股挤进船长椅，把自己绑好。

这该死的船！他想。所有的人都死了，连沙达克也不能幸免，而除了一些小飞行器，对手到底是谁都不得而知……李约素又看一遍录像，看到通道中的人倒下去，他猛然想起什么。

尸体！

在废墟里，他没有看到尸体。这艘飞船上至少有上万人。

“布丁，你看到尸体没有？”

“尸体？可能都分解了。”

“这飞船和宇宙一样冷，尸体可以保存到银河毁灭。”

“没看到。”

“让你的机器人去找。如果船上没有尸体……”李约素打住后边的话。

“那他们都去哪儿了？”

“废话，快点去找。”李约素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补充一句。

布丁的小机器人在飞船里四处搜索。整个飞船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封闭舱室、环形通道、中央花园、中央主轴、主控室、波动引擎矩阵…… 布丁第一次有机会仔细观察一个环形世界的内部，异常兴奋。李约素却一直表情严肃。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尸体，一具也没有，这样的情形太过于诡异。这事实本身比死亡更可怕。如果那些袭击者带走了尸体……李约素想起罗维塔人的传说，它们是寄生者，虽然高度进化，能够进行宇宙航行，却仍旧要寄生在其他生物体内。在它们的世界，有一种低智慧种族，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种低智慧种族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给罗维塔人提供躯体。当人类和罗维塔人遭遇，罗维塔人发现人类是更合适的寄主——有更集中的能量供应，更容易被控制。它们的确也控制了一些人类，成为一些星域的噩梦，最后战争解决了问题，罗维塔人被人类彻底消灭，只留下一些恐怖传说——空荡的飞船，失踪的躯体，傀儡的人类。

这里的一切和恐怖传说不谋而合——至少开局不谋而合。

李约素一直皱着眉头，该是睡觉的时间了，然而他精神高度紧张，毫无困意。

十三个小时后，布丁报告：“船长，我绘完了飞船图纸的百分之九十五。”

“继续找。”

“剩下几个舱门无法打开。”

布丁显示了一个切面图，“从图纸上分析，这些舱门通向发射通道。这些通道从中央主轴贯通到环形外部。小飞船可以通过这些通道发射。”

“是的，不错。”

“这些通道不会有人。”

“让机器人把舱门切开，进去看看。”

“试过了，这些舱门都很厚。”

“切到切开，或者切不动为止。”

“是，船长。”

机器人切割舱门的时间很长。李约素盯着沉闷的画面，渐渐地昏昏欲睡……

突然间他听见了布丁的喊叫：“找到了，找到了！”

他不满地抬起头，却猛然间看见屏幕上显示出一个人的轮廓，蜷曲着身体，沉浸在黑暗中。

“快！把他带到船上来。”李约素大喊。

“我们只切开个小孔给机器人出入。”

“切开！要多大就多大。把他带到船上来。”

不等布丁应声，李约素又加上一句说：“小心点，他没准儿还能活过来。”

[\(1\)](#) 雷电家族是极为强大的星际文明势力，后文有提及。

第三章 奇异星域

冰冻的尸体静静地躺在冬眠舱里。他的身体仍旧蜷曲着，戴着一顶透明头罩。为了不造成损伤，布丁很小心地指挥机器人保持躯体姿势，一点都不要改变。

冬眠舱是为李约素准备的。长时间的旅途中，冬眠作为存贮生命的手段必不可少，为此李约素抵押了一直保留的两颗金纽扣，并就此成了穷光蛋。虽然早就失去了身份，然而他总是保留着军服上的两颗金纽扣作为纪念。漫长的三十年间，无论如何穷困，他始终保存着它们，一直到踏上这最后的旅途。旅途比预想的更跌宕起伏，他一直没有使用冬眠舱，此刻却派上了意料不到的用场。

“我们怎么办？”布丁问。

“找个地方，让他活过来。”

“那一定要花很多钱。”

“我们会搞到钱。”

“那我的全息屏怎么办？”

“别给我油腔滑调的，这不是时候。这是大事。”李约素说完看着屏幕，那蜷曲的身子让李约素联想到母体中的胎儿。这是一个年轻人，看上去不会超过三十岁，略带稚气的脸上带着沉静的微笑，仿佛只是在熟睡。

是的，这是大事！一个被毁灭的环形世界，离奇的黑匣影像，强烈的爆炸、腐蚀，还有被杀死但却失踪的上万人口。这无疑是一件大事，也许是一件历史大事；也是一个谜，解开谜底的关键就在这个死去的年轻人身上。

“我们还要从飞船上拿点什么吗？”布丁问。

“拿点东西，证明我们到过这艘船。”李约素吩咐，他想了想，接

着说，“切一个飞船上的家徽给我。另外，找一块腐蚀的样本，其他的，你看着办。”

“是，船长。”

李约素回到后舱打算休息一会儿，他觉得很累，然而却睡不着。闭上眼睛，脑海中就浮现出那死去的青年蜷曲的模样。他就在那儿，隔着几层金属和玻璃。饱满的额头和消瘦的下巴，毫无疑问，这青年和那些人源自同一个血缘，他们曾经击败李约素，毁了他的人生。

他应该遗弃这具尸体，哪怕它还能复活——银河在上，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帮他报了仇。他应该在这艘船上大肆搜掠，然后扬长而去。但是，直觉告诉他，不能这么做。

真相，真相比一切都重要！

而且，还有沙达克。李约素想起沙达克17645急切的请求——带我去找沙达克。几乎所有的大船上都有一个沙达克，沙达克17645所指的显然不是随意的另一个，沙达克17645指的是其前身，那个把沙达克17645分离出来的沙达克，这必然在雷电家族的某艘飞船上。

难道这是宿命，李约素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身份去寻找雷电家族，把尸体还给雷电家族，然后告诉他们关于这里发生的一切？

这是大事！李约素突然有一种神圣的崇高感，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但是转眼间，他又嘲笑自己：一个不名一文、早就该死掉的老不死，还想什么大事。但也许这就是机会！命运的改变不过在一转念间。

他睁开眼，看着天花板。最后，他解开束缚，起身飘进前舱。

“布丁，情况怎么样？”

“机器人还在巡逻。这船上还真有些好东西。一把轻型等离子枪，居然还能用。至少，我们可以用它换一个全息屏。五套动力盔甲，用于舱外活动，保存完好。我找到一个仓库，里边的设备大多数不能用，但是我拿到一些超导晶片。另外，波动引擎还可以用，可惜太大，我们没

法带上……”

“我让你做的事都做完了？”李约素打断他。

“还在进行。我以为你会睡上八个小时。”

“快点去，先把我交代的事情做完。”

“好的。”

“找到我要的东西，封闭通道，然后离开。我们不能继续在这艘飞船上活动。”

“为什么？还有很多值钱的东西。”

“离开它。让它在那儿。”李约素不容置疑地说，他顿一顿，“也许我们会再回来。”

尽管不满意，布丁还是执行了命令。半个小时后，他向李约素报告完成了任务。对接舱门打开，李约素不经意间瞥了一眼——对接舱狭小的空间里琳琅满目，堆满各种玩意儿，三个小机器人被挤在角落里，一动不动。李约素感到可笑，布丁居然捡来了这么多垃圾，但马上，他意识到这是布丁不断学习的结果——作为学习型主机，布丁慢慢地向他的要求靠拢——刚开始的时候，它从来不捡垃圾。

三个小机器人依次飞起来，舱壁上暗藏的门打开，小机器人依次飞进去。最后一个机器人突然转向，向着李约素飞来，它在李约素头顶盘旋，机械手从腹部取出一样东西，递过来。

李约素伸手接过。小机器人飞向暗舱，落位。

李约素看着握在手里的东西。那是方方正正的一块合金，上边有图案，是闪电徽章。

“船长，脱离程序进行。”布丁说。

李约素没有应声。他摩挲着手上这块金属，冰冷的金属上凝结着细细的水珠，长时间没有接触空气，骤然暴露在“天狼星”号湿润的空气中，金属发生了微弱的化学反应，表面仿佛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锈迹。李约素把它放在搁架上，固定好。

“船长，脱离程序进行。我们准备去哪里？”

“黄金星球。”

“我们去那里干什么？我捡了很多东西回来，可以找人卖了，换一点钱。”

李约素瞥了一眼布丁找回来的东西，“这些破烂赶紧处理掉。整个星球都是黄金，你还要这些破烂干什么，我们的飞船有载重限制。一百公斤黄金就可以换这艘船。”

布丁欢喜地叫起来：“怎么不早说？一吨黄金价值三百四十五万科尼尔盾。怪不得大家这么喜欢黄金。船长，你是说我只值三十四万？”

李约素没料到布丁居然问出这个问题，“你是布丁，伙计。没人能把您买走。”

“船长，您这么说真让人高兴。”

“别他妈的说恶心话。去黄金星球。”

“遵命，船长。我们会在六天后追上它。”

“另外，你要找个合适的地点进行弹跳准备。我们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去哪里？”

“科尼尔星域，随便哪个星系，只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要回老家，这真是太好了。”在李约素的潜移默化下，布丁一直把科尼尔星域称作老家，尽管他一出生就在伽马星门，而且从来没有涉足过科尼尔。

“别高兴太早，我们要回到伽马星门。就算从这些尘埃云的包围圈里跳出去，如果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补给点，也就只能慢慢地开，等我们回到伽马星门，老朋友恐怕都死光了。”

“这我倒没想到。我很想念那个酒吧的唱歌机器人，我还能听到他唱别的歌吗？”

唱歌机器人是李约素编造的故事，他给布丁放了一首歌，布丁不断

追问他这是哪里来的歌。那是一首老歌，李约素还真不知道这首歌从哪里来，被问得烦了，李约素随口告诉他那是酒吧的唱歌机器人唱的。

李约素没想到布丁居然还记得这个，他微微一愣，“你会有机会的。我们拿到黄金马上动身。”

“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需要进行弹跳准备，空间曲度必须小于三。这个星球的空间曲度在五以上。如果我们靠近黄金星球，曲度会更大。”布丁说。

“怎么会这样！”李约素不满地嘀咕，他突然想起老K给他的告诫——这里可能有无数的黄金，然而除了那一次，从来没有人能从这里带走黄金。李约素相信关于黄金的传闻是真的，至于为什么没有人能从这里带走黄金，他并没有多想，在真正找到黄金之前，怎么把黄金带回去不是一个问题。再说，他的命已经不值钱，如果真的回不去，也不算什么。然而此刻，黄金星球已经近在眼前，而且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环形世界的废墟。一个被攻击、被废弃的环形世界，这个消息本身就是无价之宝。“天狼星”号和他的性命无形中变得有价值起来，不管能不能带走黄金，他必须保证自己能活着回去。

然而，空间曲度五意味着宇宙膜高度扭曲，除非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否则平坦空间不可能一直保持这样的高度扭曲状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平静，扭曲随时可能反弹，空间随时可能颠覆。李约素心头涌起一股凉意。他的手指在屏幕上移动。

布丁大叫起来：“船长，你要干什么！”

“控制飞船，暂时和那个环形世界保持静止。”李约素说完切入直接控制，把布丁从巨库网络上断开。他不断地搜索，但是最后也没有找到明确结果，只有一个模糊的传闻——

“‘风暴’号是唯一的见证者，王大为船长亲眼目睹了其他飞船的失陷。他描述‘风暴’号所经历的一切：前一刻一切仍旧正常，他的飞船按照常规准备前往母舰整修，他们关闭了引擎，只保留电池动力，维

持着通讯，等着母舰的牵引船。突然间所有的仪器失灵，兄弟飞船转眼间失去踪影，而下一刻，他就到了这里。‘风暴’号所属的船队从蜘蛛星附近经过，‘风暴’号在蜘蛛星附近漂移了六百光年，直接落在凤凰城附近，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船队的其他飞船失踪，再也没有出现过，宇宙学家认为可能是淼空间灾变直接吞没了它们。我们的宇宙膜并不完全均匀，包裹其中的淼空间可能会突破某些薄弱点，造成无法预计的后果。蜘蛛星及其附近区域可能正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的空间极不稳定，随时可能被颠覆。‘风暴’号的船队正好遇上了一次空间颠覆。根据‘风暴’号所受到的推动推测，此时的蜘蛛星和之前的观测完全不同，属于高度扭曲空间，无法通过空间弹跳靠近，有关的勘探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传闻没有时间标签，谁也不知道这是发生在什么时代的事件。根据李约素的经验，传闻往往都是真的。空间颠覆把一切飞船都推入淼空间？那么现在，空间曲率上升了两个数量级，是否意味着“天狼星”号就处在一次颠覆中？如果如此，空间一旦弹性恢复，“天狼星”号将被抛到不知道哪个角落，也许更糟糕，直接被淼空间吞没，就此消失。

李约素让布丁重新接入巨库。

“布丁，根据空间曲度的变化，你可以找出我们能进行弹跳的位置吗？”

“近位置曲度均匀，远方无法预计，半个光年范围内，曲度保持五，没有衰减。但是在黄金星球边缘，曲度增大。测算结果，黄金星球的曲度大大超过星球质量造成的空间扭曲。这看上去真奇怪，违反了基本物理规律。”

“恒星呢？恒星造成了多大的空间扭曲？”

“这里没有恒星。”

“什么？胡说八道，我明明看见了飞船，如果没有恒星，那是什么东西照亮它？”

“这里有很多发亮的星体，大小和黄金星球差不多。”

布丁把星星的图像显示在屏幕上，这些都是固体星球，它们体积不大，不应该发光，然而它们都发出强烈的光芒。光芒彼此掩盖，让它们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球体。这些球体在快速地接近，再有几百年，它们就会完全碰撞在一起，形成一个巨球。

“这里没有恒星，但是中央区域有两百颗以上的星球，在引力作用下正加速聚集。光线就是从这些星球上发射出来。”

“它们怎么能发光？”李约素感到奇怪。

布丁沉默一小会儿，“我估计了几种可能性，可能性最大的一种是这些星球上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放射性元素的裂变反应加热了星球，让它发光。”

“不可思议……”

“这种可能性比宇宙中出现一个黄金星球要大得多。”

“怎么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种事！”李约素提高嗓门，“这简直太离奇了！”

“这样的裂变只能支持一百年，一百年以后，星球就会慢慢冷却下来，不再发出可见光。当然它们仍旧具有放射性，时间和强度由元素半衰期决定。”

“你是说这些星球的年龄还不到一百年？”

“我不知道，但是从光谱分析和运动状况来看，它们的存在不应该超过一百三十年，否则早就聚集成团了。”

“妈的，这些东西难道是凭空出现的！”李约素一向不喜欢宇宙物理学，这门学科宣称，宇宙起源于大爆炸。这实际上是在说宇宙是无中生有的，这是李约素不喜欢的地方。然而，宇宙大爆炸毕竟是遥远遥远的过去，如果不喜欢，就可以置之不理，眼前的一切却更匪夷所思，而且无法回避。真空中长出星球，数以百计，而这些星球都因为核裂变发出灼热的光。“你是说一百三十年前，这些星球都不存在？”

“这是一种可能。”

“我已经被搞糊涂了。不过我不管，帮我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我们要回伽马星门。”

“没有能够进行弹跳的点。”

“难道我会被困死在这里？”

“你可以选择冬眠。‘天狼星’号会向星系外围巡航，如果能找到平坦空间作为弹跳点，我会唤醒你。”

冬眠！这是曾经设计的最坏情况，然而李约素想起冬眠舱里的尸体，在这种情况下冬眠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这块星域充满诡异，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更离奇的事发生。“我不会冬眠的。如果有突发情况，你根本应付不来。”

“那最好了，我也不喜欢一个人飞。下面怎么办，船长，是去探测黄金星球，还是出发去外围寻找平坦空间？”

“让我看看黄金星球。”

传说中的黄金星球出现在屏幕上。它看上去糟糕透顶，无数的窟窿眼让它像个蜂巢。然而它确实是黄金的，光谱分析明确无误地指明了这一点。一个黄金筑就的太空蜂巢。

李约素沉默了半晌，最后说：“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是的。”

“既然如此，去看看那个星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距离也不算远。”

“遵命，船长。”

“天狼星”号调整航向，它将在六天后和黄金星球会合。李约素回到后舱休息。他喝了一个大球的咖啡，然后从舷窗望向环形飞船。环形飞船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白点，很快它将淡出肉眼可视范围。是不是“天狼星”号也会和这环形飞船一样，在这奇特多变的星域遭遇袭击，他会不会也像那艘大飞船上的人一样被杀死？李约素有些隐约地担

心。然而一切都已经如此，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布丁在整理他的收获，控制舱不时传来一些碰撞声。李约素感到心烦意乱，他关上舱门。

六天的旅途风平浪静，李约素甚至没有骂过布丁。六天里，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儿叫做蜘蛛星？布丁无法回答他，巨库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看起来这个问题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之前。

也许只有在最老的沙达克那里才有答案。

但是有一件事他已经大体确定。这里叫做蜘蛛星，或者GX188，TA9935……但这里不是RH149，在任何星球索引中都不是。他们所见的只是被遗弃的飞船，而不是第一现场。

沙达克所提到的RH149到底在哪里？

第四章 黄金星球

“天狼星”号上只剩下最后一个探险机器人。

“这是最后一个小机器人，我不能冒这个险。”布丁咕哝地表达着不满。

“我会给你新的机器人，就让它再去一次。”李约素试着和布丁商量。

“不行。前两个全都有去无回。我总共就三个，已经失去两个了。”

“别啰唆了，我说再送一个就再送一个。”李约素失去了耐性。

“不行。”布丁居然顶撞他，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布丁，我是船长。”

“飞船主机有义务对船长的非理智行为进行监督，在必要情况下促使其改正。这是《银河漫游手册》第二章规定的，宇宙航行中必须遵守的原则。这也是飞船主机应恪守的重要原则。”

“我理智得很，别拿那些无聊的规矩来说话，那没意义。我让你研究巨库不是让你找这些无聊的东西。”

“我觉得这很有道理。”

“扯淡！”李约素大声吼起来，“你他妈的是我造的！”

“但我是飞船主机。”布丁感到委屈，“你要给我足够的理由。”

“你要理由……”李约素几乎要哈哈大笑起来，然而他强忍下来，“你听着，我是船长，要对飞船负责。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危险的空间，面对一个不可理解的星球。如果能跑，我们要赶紧跑。现在的问题是，在逃跑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点有价值的东西。这个星球有价值的东西很多，那些放射性星球，它们在发光，科学家对此可能有强烈的兴趣，我敢肯定那绝对超出了他们那些聪明的头脑的理解范畴。但

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些问题一个个搞清，所以只有挑重要的、能做的来解决。听明白了，第一是重要的，第二是能做的。至于小机器人，只要能逃出去我们就能搞得到，所以，相对而言，这并不重要。而且，说不定我们还能搞到点黄金。在某些星域，黄金还能够换到很多好东西。”

李约素盯着屏幕，“看着我。这理由足够了吗？”

屏幕上显示出布丁的脸，他望着李约素，表情很严肃。他郑重地点点头。

“那就快去，别他妈的磨磨蹭蹭。”

最后一个小机器人脱离“天狼星”号，向着黄金星球坠下去。小机器人没有强大的动力系统，只能在太空环境下工作，布丁临时给它加装了两个喷射管，可以抵消一部分加速度，然而前两个小机器人同样加装了喷射管，但它们还是消失了，突如其来的巨大加速让它们脱离了布丁的控制，最可能的结果是它们直接坠毁在星球表面。两次事故都发生在星球表面上空六千米。这一次，布丁精确地控制着喷射管，为了让小机器人不至于落到六千米以下，只有一个办法——在喷射管的燃料耗尽之前，让小机器人绕着星球飞起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李约素想让小机器人在星球表面着陆，然而如果不希望损失小机器人，这是唯一的办法。

小机器人镜头所过之处，的确遍地是黄金。布丁看不到那些黑黑的深不见底的窟窿。从远处看起来，这个星球都是孔洞，然而当“天狼星”号接近这星球，一切看起来又都很正常，似乎那些孔洞只是幻觉而已。

星球表面上空六千五百米，小机器人停止下坠，凭借两个喷射管不断加速，它达到了卫星速度，绕着星球旋转。这个星球没有大气，飞行不会受到扰动，星球表面的信息一览无余。

黄金，黄金，还是黄金。小机器人绕着星球旋转一周，得到的信息

少得可怜。

这个星球上全是黄金。虽然传闻一直这么说，但李约素并没有当真，这不符合常识，他想事实应该是这个星球上富有金矿，但不至于整个星球都由黄金构成。当事实以传闻中的面目呈现在眼前，李约素咕哝着：“真他妈全是金子。竟然还有这样的星球！”

“布丁，看到没？真的全是金子。”

“看到了。这和巨库中的信息相符。”

“千奇百怪，无奇不有。那些宇宙学家有什么结论吗？”

“我的资料库里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有一则研究消息是关于星球形成原因的。萨博伊特尔，宇宙学家，这是一个访谈新闻。他认为这样的星球不可能是自然形成。”

“废话，这我都知道，还要宇宙学家干什么。”李约素不想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眼下首要的问题是怎么把金子带出去。

“布丁，再算一遍，寻找降落方案。”

“已经算过三遍了。”

“再算一遍。”李约素不耐烦地说，他知道布丁不会给出任何让人惊讶的结果，虽然布丁是一个逻辑受到限制的中枢，但对于这种计算问题并不会出差错，然而他仍旧想让布丁再算一遍。潜意识里，他盼着有点什么奇迹发生。

和这样一大坨黄金近在咫尺，居然没有办法带点回去，这简直是一个银河笑话。

布丁还是给出否定的结论。

“好吧。”李约素看着金灿灿的星球，有些不甘心，然而无可奈何。突然间，他瞥到控制台上硕大的红色按钮。那是飞船紧急状态按钮，罩在四方的透明盒子里。这个按钮李约素永远不可能用得上，它只在飞船集群飞行时有用，一旦触发，飞船将进入被动模式，由主导飞船全面控制。这是为了战争目的设计的，“天狼星”号属于被淘汰的达门

塔侦察飞船，这种被动控制装置仍旧保留着。在红色按钮旁，有几个稍小的按钮，那是武器控制按钮。一个主意猛然涌上李约素心头。

“布丁！”他兴奋地大叫，“不能降落，我们就攻击它，把它炸一块下来，怎么样？”

布丁有些意外，但是很快回应：“我算算。”

“好好算算，只要能炸一小块出来就行。”李约素起身，他准备到后舱去喝咖啡。

布丁却马上给出了答案：“我们只有弱激光武器LLW3，从两万千米高度进行切割效果极差，而且就算切割完毕，也无法把它从星球上带出来。如果使用单次爆破，需要当量六十万特(1)才能勉强让一些碎块达到卫星速度。我们没有炸弹。”

李约素刚起身又坐下来，带着一脸的无奈，“真的没有办法吗？”

布丁沉默着，他在不断地搜索“天狼星”号上所有物件，寻找可能，过了一小会儿，他说：“环形飞船上有这样的炸弹，但我没办法操纵那些武器。”

李约素明白布丁的意思，每一个环形世界都会制造自己的武器，这些武器可能根据某种标准制造，也可能非常独特。但“天狼星”号和布丁根本不可能使用环形世界的飞船武器，“天狼星”号无法和这些武器系统兼容。

“算了吧！”李约素有些悻悻，站起身，准备去喝咖啡。

“船长，我有点新发现。”

“什么？”

“刚才计算爆炸方案时，我重新计量了星球尺度。这个星球的大小有些出入。按照之前的观测数据，星球直径应该是一千二百千米，但是根据小机器人绕行的数据，它的直径应该在两千千米左右。”

“怎么回事？”李约素皱着眉头。

“飞船仪器的测量结果显示，该星球直径在一千一百九十三千米到

一千一百九十八千米之间，然而，小机器人绕行星球，却需要花费十五个小时，理论上，这个时间应该是九小时四十五分钟。”

空间实际距离和测量结果相去甚远，观察经常会欺骗你，但这符合某些李约素似曾相识的理论。“你是说这里是畸形空间？”李约素问。

“畸形空间？那是什么？”

李约素一时无话可说。布丁可以计算复杂的引力方程，也可以精确地控制飞船的飞行姿态，它拥有非凡的精密头脑，然而布丁的逻辑回路被设计成学习型，在正常情况下，他不会去记忆那些和经历无关的东西。

畸形空间是宇宙航行者的梦魇，对于淼空间潜行者，畸形空间仿佛大海中的暗礁，一旦碰上，船毁人亡，被宇宙悄然吞噬，连碎片都不会留下。

“异型空间、卡特空间，或者印度空间、扭曲空间、弥诺陶洛斯空间、牛魔王空间……”李约素想了想，报出一长串名词，这些都是他所能记得的畸形空间命名。“找找看。”他没好气地说，说完起身，快速飘进了后舱。他想是否应该给布丁设置一个选择回路，平时保持在学习状态，紧急时刻能够自动升级成全能模式。畸形空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小心点就是了，但满眼都是金子却就是拿不到，真叫人心烦。

李约素接连喝下两大团咖啡。胃里暖暖的，很舒服。郁闷的心情得到缓解。

他回到控制舱，惊讶地发现布丁居然在画画。屏幕上布满线条，各种各样的线条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勾画出一张三维立体图。

“你在干什么？”李约素问。

布丁居然没有应声。

“你在干什么？！”李约素提高了声调。

屏幕突然变亮。一幅星图呈现在李约素眼前，漆黑的夜空，稀疏的几个亮点。

“我找了关于弥诺陶洛斯空间的解释。你说得对，这里的确是一个弥诺陶洛斯空间，我把这儿的空间曲率变化扫描出来，这可不容易，但是我做到了。和原先的观察不一样，这儿的空间曲率超过七，而且越接近星球表面，曲率上升越快。”

“曲率七？”李约素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按照十二级分法，曲率五是一颗行星能够达到的曲率极限。曲率七，至少要一颗中等恒星的质量才能造成这样的效应。眼前的星球就算全部由黄金构成，也远远不可能达到曲率七的质量要求。曲率七也意味着“天狼星”号没有机会离开这里，它的引擎无法支持飞船脱离曲率七的空间。

“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能把飞船开到这样的地方！”李约素大声质问，仿佛布丁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我不知道。”布丁万分委屈，“先前曲率明明只有五，还略小。”

“如果空间曲率变化这么大，至少我们应该能感觉到加速。你连这个也没监测到？”

“没有任何额外加速度。”布丁说得很肯定。在不知不觉中，空间曲率增大了几百倍，而飞船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比天垂星在一瞬间被抛到伽马星门还要缥缈。

李约素稍稍控制情绪。布丁不会胡说，只是这里的空间过于奇特。他把屏幕切换成外景，黄金星球仍旧金光闪闪，保持着静默。他可以看到小机器人发出的火光，正没入星球的另一面。

这个星系充满诡异——死亡的环形世界，随时可能颠覆的扭曲空间，畸形的黄金星球，数以百计发光的放射性星球。一切都让人感到不安。

越早离开越好。

“召回小机器人。我们离开这里。”

布丁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很高兴地执行指示，“小机器人失去了联

系。”

“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离开。”

“什么？”

“它正在变化……真是太让人惊讶了！”

“说得明白一点，别吞吞吐吐。”

“这个星球，或者星球所在的空间正在膨胀。小机器人在十秒钟前失去联系。我观察到了爆炸，原因可能是星球的重力场变化引起扭曲，小机器人被引力波动撕碎。”

李约素猛然抬头，“你是说引力波？”

“我怀疑是这样。小机器人没有任何故障，然而突然间完全碎裂。星球正在膨胀，而且我们所处的重力场也在增强。我已经明确感觉到空间曲率的变化，引力振荡正在发生，引力波随时可能形成。”布丁说完默不作声。

引力波是空间扭曲的产物，只有极度的空间扭曲，才能激发引力波。这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引力波传递空间扭曲，强大的空间扭曲直接将飞船扭转、变形，而当引力波过去，被蹂躏的飞船即刻分崩离析。这样的攻击无法抵挡，只能逃避。幸运的是，引力波的威胁范围极其有限，哪怕最强大的引力波也无法传递出三十个光秒。引力波并不仅仅在正常空间中传播，根据某些科学家的推测，巨大的能量可能湮没在淼空间波动中，或者直接从宇宙膜泄漏出去，进入虚空的狄拉克海。

李约素对于引力波了解得并不多，然而他知道这是宇宙中最致命的武器，“天狼星”号面临生死关头。重力场在短短几十秒内增大了三个标准加速度，按照引力波的标准，非常轻微，但这只是先兆，致命的袭击随时会到来。

强大的加速把李约素牢牢摁在椅子上。李约素稳住心神，在椅子上坐下。他曾经无数次面对生死关头，他知道一丝慌乱都可能会导致死

亡，越是这样的时刻，越需要冷静。虽然获救的机会并不大，然而如果失去冷静，那么就一星半点机会也不会剩下。

“布丁，所有外部通道关闭，除了主摄像，其他通讯一律缩回。”

“遵命，船长。”

“飞船调整速度，尽量保持和行星的距离。内部所有通道关闭。”

“遵命，船长。”

“飞船姿势调整，控制舱向外，尾部朝向行星。全速拉开距离。”

“船长，飞船中轴长度是十八米，但宽度只有六米，这样的姿势更容易被引力波摧毁。”

“连小机器人都被揉碎了，如果波动传递到‘天狼星’号，我们不会有救。”李约瑟斩钉截铁地说，“全速向外跑，多拉开一点距离，就多一点希望。尽量向外跑。”

“遵命，船长。”

“天狼星”号向着远离黄金星球的方向开足马力，聚变引擎输出最大的功率，疯狂地推动着飞船。在它身后，原本金灿灿的星球已经变得异常昏暗，它正向外扩张，仿佛一个无底的黑洞。骤然间，它又收缩回去，然后又开始扩张，不断反复，仿佛一颗正在跳动的肝脏。每一次扩张的范围越来越大。

“船长，我害怕。”布丁说。

“别怕。”李约素安慰他，“我在这里呢。”

“我们会死吗？”布丁问。

“不会的。”李约素毫不犹豫地回答，“再说，死有什么可怕的？只不过是睡过去。”

“我没有睡过。”

“别怕，我和你在一起。”

李约素一边随口安慰着布丁，一边察看屏幕。星球的尺度在快速膨胀，虽然每一次膨胀之后总会收缩，却仍然一次比一次更庞大。那已不

能被称为星球，它更像一个空洞，黄金荡然无存，宇宙仿佛在瞬间翻转，把星球挪到他处，留下一块触目惊心的伤疤。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环绕星球有一层晕圈，光线在此处变得弯折，甚至反射，它以恒定的速度向外扩张，亮度越来越大，以至于中央的黑色空洞被光芒掩盖不见。引力波显示了自身的存在，它像一个从容不迫的杀手，毫不在意自己的暴露，用一种漠然的态度扫除所经过的一切。

李约素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宇宙奇景，但此刻他顾不得欣赏。

逃命，逃命！然而他没有任何手段能够逃脱，只得听天由命。

“布丁，可能我们真要死了。”李约素说。

“我害怕。”

“谢谢你一路上陪着我。”

“为船长服务是我的职责。”

“好吧，布丁，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李约素盯着已经逼近到几百米外的光球，他觉得这是最后告别的时候了。

突然之间，耀眼的光球仿佛晨雾般散去。李约素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无底的黑洞仿佛猛兽一般向着“天狼星”号扑过来！

这是一个时空隧道！李约素的第一反应如此。

“关闭所有动力！”李约素对布丁下达紧急命令。已经太晚了，飞船的引擎仍旧喷射着蓝色火焰。转眼间，火焰被黑暗吞噬。

黑球急剧收缩，转眼间什么都没剩下。黄金星球，“天狼星”号，仿佛从未在此存在过。

远方，数以百计的放射性星球仍旧在熠熠发光。

(1)特是常用能量单位，一般用于衡量武器威力，一特相当于六千四百万TNT当量。

第五章 “重装甲”号

“蜘蛛，蜘蛛！”

古力特回到了船长室，他皱着眉头，小声地念着。

“怎么？那个疯子又开始发作了？”凯特转过身，微笑着问。

“还是一样，他说要找沙达克，然后说他看见了蜘蛛，幽灵蜘蛛。他一定是受到了强烈刺激。不过……”古力特看着凯特，“这样的流浪汉在星门边的酒吧里很多，也许他只是被一个叫蜘蛛的人骗了钱。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你该告诉我原因了吧？”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古力特的语调特别温柔，他看着凯特微笑。只有在凯特面前，他才会说出这样轻柔的话。

“说不定他真的看到了。”凯特说。

“看到什么，蜘蛛？我在史前动物博物馆见过，有八只脚，看上去挺可怕，但不过是一种低等动物而已。”

凯特微微一笑，“你看看这个。”她的手指轻轻点着手边的一小块金属。

古力特瞥了一眼，“雷电家徽？这玩意儿十个盾就能买到。古南天喜欢收集这些玩意儿，他也有一个雷电家徽。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我让人带到坤城，找到李大军。”

古力特眼睛一亮，“他说什么？”

“他查了雷电家族所有的记录。这个家徽上有特殊的暗标，它只能来自一艘飞船——‘上佳’号。”凯特随手在屏幕上一抹，一幅图案出现在古力特面前，一眼看上去纷繁复杂，仔细看去却美轮美奂，细腻的颜色充实了每一个细节，高度平滑的表面显示出高超的纳米技术水平。

“真不错！这是什么画？”古力特赞叹。

凯特带着嗔怪的眼神瞪了他一眼，古力特故意逗她，“三天前学的

巴洛特艺术就已经忘了，这是分子雕塑，科尼尔很多制造厂都能做这个，但是做到这样小、这样精致的水平，科尼尔的技术还不够。”她轻轻触动屏幕。图案迅速缩小，很快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它落在红色闪电标志的中心。

“这上边还有刻字。你看！”凯特把徽章的一部分放大，一行字落入古力特眼帘，“这是字吗？我以为这是图案的一部分。”古力特说。

“对那些复制品来说，这些字就像图案一样，但它们的确是字。家徽上没有字，但这个东西可能是从飞船上切割下来的。李大军鉴定过，这些字的写法和雷电家族一致。”

“这些字是什么意思？”

“时空永恒。”凯特挨个指着字，对古力特解释。

“这似乎是雷电家族的格言。”

“没错。”

“货真价实！”古力特沉静地看着屏幕，吐出几个字。

凯特微微一笑。

“但是……”古力特又皱起眉头，“他不可能是雷电家族的人。”

“至少这东西的确来自‘上佳’号。这艘飞船很久之前就失踪了，雷电家族也不知道它到底去了哪里。至少六百年，科尼尔标准时间。据说这艘飞船是雷电家族的领导船。”

“那么‘青云’号呢？”

“雷电家族内部的事，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一直在寻找这艘飞船。他们认为这艘船出了意外，不然应该送回胶囊船。他们私下放出了一些风声，重奖提供线索的人。”凯特说着看了看古力特，“如果把这块东西送到熊黑星，他们会怎么看？”

古力特露出微笑，“如果这真是他们的东西，他们一定很高兴。”

凯特笑了笑，“雷电家族一直在寻找‘上佳’号，从来没有放弃。这个线索对他们价值连城。父亲一直希望你能找机会留在天垂星，这一

次可能就是机会。”

“说说你的看法。”

“你不想脱离军界，如果留在天垂星，你就会失去舰队，但是雷电家族不同，如果你能够得到雷电家族的授权，那么即便留在天垂星，也可以拥有一个有实权的军职。舰队司令不能常驻天垂星，雷电家族的代表却可以。”

“雷电家族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古家。”

“是的，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带给他们的消息，值得他们为你付出点什么。”

“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

“当然，我们要看看那个疯子到底还知道些什么。但是直觉告诉我，这绝对是个重大消息。只要有价值，雷电家族不会吝啬。”

“我不擅长作交易。”古力特感到有些不自在。

“就算是为了我。”凯特笑着说，“这也算不上什么交易，光明正大。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我再和他谈谈。”古力特向外走，“也许他又想起些什么。”

凯特喊住他，“那艘飞船还在仓库里吗？”

“当然，没有我的允许，没人会去碰它。”

“我们要彻底检查它，特别是它的主机。如果它的主机还能运转，就能提供很多信息。”

古力特摇头，“不行，这违法。”

凯特不置可否，说：“好吧，你再去和那个人聊聊。他只是暂时失忆罢了，但他的头脑里装着我们想要的东西。”

古力特离开了。凯特掂起徽标，端坐着不动，似乎在思忖什么。最后，她起身，把金属徽标放进口袋，转身抓起斗篷披上。深红色的斗篷上绣着硕大的苍鹰，随着凯特的脚步而动，栩栩如生。

沿途的内勤不断向凯特致意，凯特微笑着对每一个士兵回礼。从她

懂事的时候起，关于礼仪的一切就被深刻地烙进了骨髓里。礼仪出自真诚，不在于形式，它的实质是表达尊重。善待每一个人，哪怕你即将抛弃他，也不要失去礼仪风度。这些家族训诫已经融入凯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这是古力特的飞船，古力特拥有至高的船长权威，然而自从她来到这艘飞船上，这船长的权威至少有一半转移到她身上。人们对她的服从出自内心，绝然不是因为她是古力特的夫人。

她想去仓库看看。一种强烈的直觉指引她这么做。她没有去过仓库，只知道那是在飞船底部。只要找到一部能抵达底部的电梯就行。

沿着飞船的中央走廊有许多电梯，然而没有一部可以抵达底部，凯特有些纳闷。最后她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找到了一部，这部电梯没有启动。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难道飞船上的人都不去底部？凯特有些疑惑，她没有细想，强制启动了电梯。

凯特降落到最底层。她缓步走出电梯，没有看到一个内勤。光线昏暗，四周一片模糊，给人惴惴不安的感觉。凯特稍稍走动几步，她没有找到任何标记可以指路。凯特从未到过这里，她没想到飞船上居然有这样的地方。

“沙达克。”她呼叫飞船中枢。

“凯特。”沙达克的声音直接进入她的头脑，“你怎么会在这里？”

凯特知道沙达克正看到她所看到的一切，于是四下里张望一遍。

“这地方怎么没有监控？”

“这是飞船底部，一直没有监控。这艘飞船开始制造的时候，古英仙要求这块区域无监控。他也颁布了纪律，只有在船长的特殊许可下才准许进入这片区域。”

古英仙是古力特的祖父，两百多年前就已经去世。

“这是为什么？”凯特问。

“这是古英仙的要求，我并不知道为什么。”

“这纪律还在执行？”

“是的。”

“那我怎么能够下来？”

“你的权限是船长级，有权进入飞船任何一个角落，获取任何信息，但不能发布命令。”

“好吧，沙达克，至少你有地图。”

“是的。需要指路吗？”

“我想去仓库。”

“仓库？哪个仓库？一号仓，二号仓，还是货舱？”

“最近救起的小飞船，古力特告诉我它在仓库里。”

“哦。这里并不是仓库。你必须回到中央通道，或者从第三层转过去。”

沙达克把两条路线输入凯特的头脑。仓库在飞船底部前部，而凯特所在的位置是飞船底部的后部；飞船底部被完全隔离成两部分。

“好的，我明白。但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这里对我来说是空白区。”

“空白区？”凯特非常惊讶，她从来没有听说过一艘飞船会把大量的空间闲置。这一定有某种足够强大的理由，然而时间过去了两百多年，不知道古力特是不是还知道。她回头看看，一片朦胧的黑暗。凯特没有继续问。她坐上电梯，按照沙达克指引的路线去一号仓。

“凯特·休斯敦。”当她走进一号仓时，自动门大声报出她的名字。

一号仓很大，停放着上百艘小型飞船，各式各样，错落有致。船员还有外来人在其间忙碌，他们听到凯特的名字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的工作，向凯特致意。凯特示意大家继续工作。

“巴尔，那艘小飞船。那艘奇怪的飞船在哪里？”凯特问赶过来的仓库主管。

巴尔是这艘船上资历最深的老船员之一，他并没有回答凯特的问题，而是反问：“凯特，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来看看那艘飞船。”

“古力特知道吗？”

“不，我自己想看看。”凯特露出一个微笑，亮晶晶的眼睛看着巴尔。

巴尔略为思忖，“我想应该让古力特知道。”

“你可以事后告诉他。或者，你要我现在找到他？他可能正在和天垂星通话。”

“好吧，夫人。这边走。”巴尔示意凯特走在前边。

一艘不起眼的小船，长不到二十米。

“你们还不知道这艘飞船叫什么？”

“这艘飞船没有舷号，可能是一艘流浪船。沙达克说它是退役的达门塔军用侦察飞船，抹去了舷号。达门塔人并不出售退役飞船，他们通常直接销毁，这艘船可能是黑市船。如果想知道确切的飞船历史，沙达克需要和飞船的中枢联机……”

凯特绕着飞船边走边看。

飞船伤痕累累，某些部分的防护已经薄弱到弱不禁风的地步，随时可能散架。当“重装甲”号发现它时，飞船中枢已经停止工作，只有最基本的生命维持系统继续运作，同时不断地发射求救信号。飞船的失事点在坤城星门附近，这是万幸，否则“重装甲”号不可能发现它。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底经历了什么。唯一知道的两个人：一个神志不清，被看护起来；另一个是飞船中枢，然而早已经停止工作——他们甚至不知道飞船中枢是否还能运转。

突然间凯特停下来，“我们要彻底检查这艘船，让沙达克激活飞船中枢。”

巴尔有些意外，他看着凯特，“这是有主的飞船。”

“我们只看一看。沙达克有异议吗？”凯特直接把沙达克拉进了谈话中。

“这样的做法违背星际航行要约。如果没有飞船主人的同意，飞船中枢不能进行通讯。”

“谁是这艘飞船的主人？”

“那个在特别看护室的人。”

“你知道他的身份？”

“不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飞船的主人？”

沙达克沉默下来。巴尔插话：“这件事要由船长来决定。”

凯特没有说话，她关闭了头脑中和沙达克直接对话的通道，于是谈话中只剩下凯特和巴尔两个人。

“你知道古力特不会同意，古家的人从来不做违法的事，但是我们必须检查这艘飞船。”

凯特的语气平和，巴尔却感觉到了逼人的力量，他意识到凯特正试图让他站出来做一些从未想过会做的事。他试图抵抗，“你问了沙达克，连沙达克也无法断定这件事是否违法。让船长来作决定好了，你完全可以说服他。”

凯特微笑，“我确实可以设法说服他，但那需要时间，他不是一个人能轻易妥协的人。而我们没有时间。‘重装甲’号很快就要离开坤城，一旦我们回到天垂星，就必须交出控制权。而且那个时候，那个人可能也恢复了正常意识，他会执行应有的权利。相信我，这件事情意义重大，我需要你帮助。”

巴尔认真地听着，“你想怎么办？”

“在跳跃日之前，检查这艘飞船。”

“为什么要这么做？”

巴尔的眼光仿佛强烈的电光，照射在凯特的脸上，凯特胸有成

竹，“拿去看看。”她递过去一片金属。

巴尔接过来，“闪电家徽？”他有些纳闷。

“这东西是在这艘飞船的控制台上找到的。你要注意这片金属是切割下来的，它的边缘和背部都显示出切割痕迹。”

巴尔把金属片在手中翻来覆去，“是的。那又怎么样？”

“它只能属于一艘飞船，雷电家族的失踪飞船——‘上佳’号。雷电家族一直在寻找它，几百年来，从没有放弃。”

巴尔露出一丝惊讶，看着凯特，仿佛在询问。

凯特笑了笑，“‘重装甲’号虽然是一艘大船，但毕竟只是一艘飞船而已。这里的条件实在很艰苦，船员们都很辛苦。雷电家族的环形世界比一个小太空城还要舒适。如果他们愿意提供技术，我们就可以制造自己的环形世界。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好消息。”

“嗯。”

“这是大事。”凯特看着巴尔，认真地说。

“是的，我赞成夫人的意见。”

“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跳跃日还有两天。如果让古力特知道，那么事情会耽搁下来。一旦回到天垂星，我们可能就会失去这个机会。那些调查员很麻烦，也很低效。只有在这里解决这件事，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重装甲’号最好的选择。”

巴尔有些犹豫，这是违纪行为，严格追究起来，他会被解除军职，甚至囚禁。“但是，船长……”

“如果我们真的找到意义重大的线索，雷电家族会对此感激不尽，而‘重装甲’号全体船员都会对你感激不尽。成功会掩饰一切，古力特不会追究。如果我们没找到任何东西，我会给你担着，你可以马上解职到我父亲那里工作。”

凯特的父亲，赫赫有名的休斯敦公爵。巴尔的雄心一瞬间被点燃起来，“好。我来负责这件事。”

凯特笑了笑，“过后让古力特知道也不要紧，抓紧时间。”

“如果沙达克坚持要通知古力特？”

凯特再次把沙达拉进通话。

“沙达克，我们要激活飞船主机，然后彻底检查飞船。”

“你需要得到古力特的许可。”

“沙达克，现在飞船主人的身份无法辨认。检索飞船，是为了搞清真相。”

“凯特，你必须告诉我你的计划。”

“这是为了‘上佳’号，雷电家族的领导船。这个家徽是在飞船上找到的，来龙去脉你都知道，你可以衡量这件事的重要性。”

沙达克稍稍沉默，“我同意，但是事后我会向船长汇报。”

“没问题，沙达克。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原则。”

凯特关闭通讯，转向巴尔，“那么这里的事就拜托给你了。”

巴尔点头。

“我们分头行动，你和沙达克对这艘飞船进行详查。我去找古力特，还有那个失忆的可怜人。”

巴尔立正，敬了一个军礼。

第六章 失忆病人

一切慢慢地好起来，身体正日渐康复，而记忆也一点点恢复。

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一天，那个小伙子都会来和他说上几句。他的回话完全不着调，然而小伙子并没有厌烦，耐心地听着他说话。有几次，他注意到门外还有人。那是一个女人，她就在门口，然而从来没有进来过。

他们对他的过去很感兴趣，他也有同样的兴趣。然而，每当他试图回忆，脑袋中就仿佛注入了铅水，沉重得要掉下来。蜘蛛！蜘蛛！巨大的黑色蜘蛛盘踞在头颅中，似乎要将整个脑子吞掉。他头痛欲裂，牙关紧咬，汗珠滚滚而下。年轻人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默默离去。

然而当一切慢慢地好起来，他们却再也没有来。他能够想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如此重要，他迫切地希望有人了解这一点，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却再也没有来。

蜘蛛星。黄金星球。

是的，磨难从那里开始。他能够想起那颗黄金构成的星球，不可思议的放射性星体，还有那艘失事的环形飞船。虽然他仍旧无法想起自己是怎样离开那里的，以及之后的一切，但是仅仅凭着失事的环形飞船，就足够震惊所有人：一个环形世界，一个死去的环形世界，而且，它属于雷电家族！

“我是李约素。”某一天，他突然对自己说。他想起了自己的名字，还有和这个名字联系的一切。他站起身，走到门边，用力敲打，“开门！让我出去！”

门略有弹性却很坚韧，纹丝不动。李约素很快停止了徒劳无功的举动。他知道暗处一定有眼睛在盯着他，使劲叫喊几声就足够了。

李约素在床上坐下，突然又站起来，对着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地方大

声喊：“我要见沙达克！”

他的喊声得到了回应：“你好，李约素。你找我吗？”声音在整个空间里回荡，把李约素吓了一跳。

“你真的是沙达克？”

“是的。”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这个问题刚说出口，他就后悔了。刚才他低声嘀咕自己的名字，一定被沙达克听得清清楚楚。

沙达克的回答却不一样：“布丁告诉我的。”

“布丁！”李约素欣喜万分，“他在哪里？”

“他很好，眼下他仍旧在‘天狼星’号上。”

“带我去见他。”

“他被带走接受询问，不在船上。”

“询问？关于什么？他只是个学习型电脑。”

“是的，但是他具有人格特质，可以具备证人资格。”

“你们和他谈过了？”李约素放松下来，如果他们已经和布丁谈过，那么他们一定已经了解蜘蛛星发生的一切，他们应该了解他这样一个目击证人的价值。

“是的，所以天垂星治理委员会把他找去咨询。”

“天垂星？你是说天垂星？我们在天垂星？”

“我们在天垂星卫星轨道，此刻距离天垂星表面约三十万千米，如果你喜欢，可以去林园。那儿的天棚打开了，你可以看到天垂星的全貌。”

居然回到了天垂星，李约素感到一阵惊喜，不过，这惊喜转瞬即逝，沉重的压抑感笼罩心头。回到天垂星又如何，他早已不属于这里。不过沙达克的话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林园？”李约素略有些惊讶，“这飞船上有林园？这是环形世界吗？”

“不，这是科尼尔最大的武装母舰——‘重装甲’号。”

“重装甲”号！李约素有些隐约的印象，当年随着远征军出发，这艘飞船还没有完工，为了造这艘飞船，两个最大的太空工厂进行了合并。这是非常巨大的飞船，至少是一般母舰的三倍以上，它比科尼尔历史记载中任何一艘飞船都要大。

“‘重装甲’号……”李约素喃喃自语，这个带着强烈战争气息的名词触动他的回忆，“这是武装母舰？”

“是的。”

“有多少飞梭？”

“一万六千六百七十。”

“多少人？”

“三万八千多。”

“现在在打仗？”

“达门塔星域正对边界进行骚扰，而且我们也面临海盗的威胁。”

“塔克拉亚马呢？”

“那里暂时平静，但是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重装甲’号是旗舰吗？我怎么会在这里？”

“‘重装甲’号是三三舰队的旗舰。正执行出访任务，返回天垂星，我们在坤城星门发现了‘天狼星’号的求救信号，”

“出访？哪个星域？”

“俄罗斯星域。”

“俄罗斯？他们从来不和科尼尔来往。”

“俄罗斯是我们的密切盟友。”

“哦。”问题进入了李约素从来不曾了解的范围。在他的那个时代，俄罗斯从来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星域，他们拥有能量巨大的圣彼得星门，却没有对外联通，也不热衷于星际交往，只有少数环形世界或者鑫船偶尔进入他们的领域，随即就被礼送出境。他们对外界宣称，俄罗斯不会对外部世界构成任何威胁，也不希望外来者打扰。至少在那个时

代，俄罗斯是一个封闭的星域。

李约素绕开话题，“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布丁？”

“一旦他回来，你就可以和他会面。”

“那是什么时候？”

“我不清楚。”

沙达克仿佛一个自动应答机一样耐心，给出无懈可击的答案。几千万年、上亿年都是如此。他们是人类忠实的朋友，完全值得信赖。

李约素想了想，“你说布丁去接受治理委员会的咨询？”

“是的。”

“他告诉你些什么？”

“‘上佳’号。这是一个重要的消息，对雷电家族非常重要。”

“这艘飞船很重要吗？”

“是的。”

“为什么？”

“‘上佳’号是雷电家族的领导船。雷电家族拥有二十五个环形世界，只有三个世界的人口不足三万。这三个世界都被称为领导船，人口不多，但是船体庞大，技术先进。雷电家族认为‘上佳’号先于‘青云’号进入科尼尔星域，但是它失踪了。你找到了它。”

“我没有找到它，我只是看见了它。”

“这就足够了。雷电家族会解决后边的事，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寻找它。这个消息被治理委员会视作最高机密。”

“雷电家族……”李约素露出一丝苦笑，“难道整个科尼尔都被他们统治了吗？你们打算怎么办？用我和‘天狼星’号去讨好他们？”

“雷电家族一直希望得到‘上佳’号的消息。他们为科尼尔提供了许多科技，极大促进了星域的发展。帮助他们是一种回馈。”

“扯淡……”李约素低声咒骂，他想起当年的远征舰队，他们在战场上拼死搏杀，把鲜血抛撒在星辰间，对手正是雷电家族，那些在战场

上死去的人，哪里能够想到今天的情形。这是一个巨大的玩笑，对李约素而言，这是一个更大的玩笑，如果他在三百年前死去，一切荒诞不经都不关他的事，可他偏偏活到了今天。“我是目击证人，带我去见他们。”

“你对雷电家族怀有敌意。”沙达克直言不讳。

“我只是要和布丁一起作证。”

“你需要暂时待在‘重装甲’号上。我会把你的情况通报过去，最高委员会结束对布丁的咨询之后会决定是否要见你。”

“怎么不要！我是船长，我说的才算。”

“但是你失去了行为能力。”

“我已经恢复了。”

李约素有些激动起来，沙达克仍旧不紧不慢，“暂时再等待几天。”

沙达克这样的态度让李约素觉得有些憋闷，然而对沙达克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突然他想起了什么，“我们在那个环形世界上记录了一段沙达克的录像，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我把消息转给了天垂星沙达克。”

“天垂星沙达克？”李约素有些惊讶，“你真的转给他了？”

“是的。这个消息很重要，必须要由他来判断。”

“他怎么说？”

“目前为止，没有消息。”

天垂星沙达克！李约素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和这样的一个伟大人物联系在一起。他是天垂星的中枢，科尼尔星域的创始人之一，庇护科尼尔的伟大智者。曾经也有人拥有和天垂星沙达克同样的威望，然而他们都已经成了传说，没有一个人像沙达克一样从古至今存在，仿佛永恒的标杆。

李约素发出轻轻的赞叹。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暂时告退。”沙达克说，“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等等。”李约素急忙喊，“我现在可以去林园吗？”

“可以，我会让人给你送一套衣服。”沙达克说。

“什么衣服？”

“这里没有别的衣服，只有军服。你暂时穿上，可以在飞船上自由走动。林园的位置在飞船顶部，走出门，右手边的电梯可以把你直接带到那里。”

“好。”李约素说。他犹豫一下，说，“谢谢！”这两个字说出来的感觉挺别扭。

“不客气，你是‘重装甲’号的客人。”

“哦，还有……”李约素又想起什么，“之前一直来看我的那个年轻人，他是谁？”

“他是古力特，‘重装甲’号的船长。”

古力特，那么他是古家的人。

“我能见他吗？”

“他正在天垂星报告出访结果。他回来之后我会告诉他你的请求。”

“哦。”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好，你的衣服很快就会送来。”

沙达克的声音沉寂下去。李约素在床边坐下，他盯着地面，眼神茫然。黄金星球，“上佳”号，已经发生过的往事越发清晰起来，他回想起一些栩栩如生的细节，比如布丁的小机器人从环形世界上捡来的各种垃圾，还有那片刻着家徽的金属。然而，之后呢？他们怎么离开那儿的？凭着直觉，李约素认为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

起来。布丁呢，他是否还记得？

李约素试图集中精神，却突然间头痛欲裂，一个仿佛蜘蛛的黑影，隐约的庞然大物，正在他的头脑里横冲直撞，把一切东西都吞噬掉。他痛苦地蜷起身子，脑袋磕在地上。

“你需要一些药物。”沙达克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李约素没有应声，他竭尽最大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呻吟。他的脑门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双手抱头，指甲因为用力而深深地抠进头皮。

疼痛感减缓，李约素慢慢恢复正常。

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一辆小车滑了进来。车上是一套军服。这是科尼尔内卫部队的军服，灰色，带着一些浅浅的蓝色条纹。

头疼完全平息下来。李约素深吸一口气，站起身，伸手去取军服。他套上裤子，扣上皮带，最后伸手取下上衣。两道黄色的杠杠从衣领一直伸展到袖口。胸口有三个黄色字母：KUA。两排整齐的纽扣显得很有气派。柔软的织物入手，李约素突然停下不动。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扑面而来。是的，他曾经无数次这样起身，拿起军服穿在身上，那是他的黄金岁月，他身穿军装，在群星间驰骋，为科尼尔的光荣出生入死。李约素轻轻摩挲着制服，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伤感中。他猛然间清醒过来，利落地穿上衣服，走出房间。

门外没有警卫，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空空的巷道通向左右，巷道两侧有几扇门，再远处，灯光没有亮，黑糊糊一团。这是大飞船特有的宁静，许多地方并不是时刻有人，通常大部分时候都没有人。只有大飞船，才能像行星表面一样，留下许多冗余空间。

李约素向右转。随着他不断前进，巷道一段接一段亮起来，在李约素通过之后又暗下去，他眼前和身后的十来米始终保持光亮，更远的地方则是一团漆黑。脚下有一条散发着红光的线向前延伸，隐没在前方的黑暗中，这可能是某种指引线。李约素向前走了十多米，他看见了电梯。沙达克告诉他应该向上，他缓步走到电梯门前，按下按钮。

一道光亮从左边射过来，李约素扭头望去。那是一个人在移动，他正向着李约素这边走过来。电梯门打开，李约素没有进去，他想等等这个人。很快，那道光亮移了过来，和照亮李约素的一段光融合在一起。

那是一个军官。李约素向他点头致意。他看着李约素，眼睛里有少许困惑。

电梯门再次打开，军官跨进门，李约素跟了进去。

林园。军官按下了这个钮。

门关上。电梯开始移动。“哪一层？”军官问，他的手指停留在键盘上，侧头看着李约素。

“林园。”

“你刚到这飞船？”

“是的。”

“怎么没有佩带军衔呢？”

“我不是军人。”

“哦。”

军官不再说话。李约素注意到他的肩章，一把金色的短剑和麦穗交叉，再上方是一颗金色的星星。

“你是少校？”

“是的。”

“你是飞行员？”

“是的。”少校警惕地盯着李约素，“你来‘重装甲’号做什么？”

“我的船失事了，我是被救上来的。”

“抱歉，这事的确很糟糕。”

“没什么，能活着就要感谢银河了。”

“是哪一艘飞船？”

“一艘小船，‘天狼星’号。”

电梯灯亮了起来，门打开。李约素跟着军官跨了出去。

军官转身面对李约素，“很高兴遇到你，我叫维特劳尔，隶属火花中队。”他伸出手。

李约素和他握手，“我叫李约素，‘天狼星’号船长。”

“李约素船长，欢迎来到‘重装甲’号。好好放松一下，你的船不会有事的。”维特劳尔说完，挥手致意，快步走开。他向着一边的树丛走过去，那里有一条小路，若隐若现。维特劳尔消失在树丛间。

李约素目送他走远。他的视线转向前方。

他正站在一片丛林的豁口中，翠绿青葱的草地从眼前一直延伸到远方。出了丛林，就是开阔的草地，仿佛一整块毛绒的地毯。人们三三两两，或坐或站，也有人在奔跑嬉闹。李约素向前走出十来米，站在了草地边缘。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块高地上，整个林园平坦地呈现在眼前。草地一直延伸到几千米开外，才终止于一片树林，树林向着两翼伸展，仿佛两个巨大的臂膀，把中央的绿地围拢起来。草地中央，一条溪流从左方的树林间流出，穿过整个草地，最后在右边的树林里消失，溪流上有桥，有人坐在桥上，拿着长长的竿子。

李约素怔怔出神。林园的规模和精致都大大出乎意料，他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林园。

突然间，天空中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李约素抬头，一只鸟正从头顶滑过。他的表情凝固起来——林园上方没有人造苍穹，只有巨大的透明罩，外边的世界一览无余。

巨大的蓝色星球散发着淡淡的光晕，正正地悬挂在天顶。热泪在眼眶中打转，温暖的蓝色星球，他魂牵梦萦却永远不能回去的地方，他从来没有想过，居然还能这样清晰地望见它。

他一直这样望着，忘了时间。

天垂星！

第七章 特殊使命

天垂星正如其名——在星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傍晚或者黄昏，均可见红色太阳压在地平线上，占据整个天边。正午时分，巨大的太阳高挂空中，体积十分巨大，几乎能够遮蔽天空的三分之一——天垂星的太阳，是一颗红巨星。

此刻，红色巨星隐没在星球的另一侧。夜幕下，轨道上大大小小的飞行器闪烁着各式各样的光芒。大量的光线从星球上溢出，在挂满彩灯的天空下形成一片朦胧的光晕，那是天垂星的城市夜空。无数的亮点遍布整个星球，其中最亮的一个，体积庞大，周围密密麻麻围绕着小亮点，致密而有序的线条在其间穿针引线，让整个地区仿佛光线织就的线团。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高高耸起的一道光柱，从亮点升起，直入高空，光柱由下向上逐渐变成一道细线，不断延伸，它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太空平台，同样灯火辉煌。许多飞船正在出入，更多的飞船层层叠叠、井然有序地停泊在卡位。平台是扁平的长方体，飞船依附在背离行星的那一侧。面对星球的一侧，除了横跨十三万千米、把平台和星球联系在一起的轨道，只剩下少量巨大的透明舱。这是休息和观景的胜地——第一宇航中心腹舱。古力特正在这里。

古力特正坐在一张宽大的扶手椅中，他的腰杆挺得很直，根本没有碰到靠背。钢铁脊背，人们私下这样称呼他。这个绰号从他的祖父开始流行，几乎成了古家的代名词。古家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保持腰杆挺直，即便在这样一个观景胜地也是如此。

古力特正看着外边。璀璨的天垂星夜景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他只是盯着远处不起眼的一个小亮点。那是一艘飞船，正在一条远轨道上，和第一宇航中心遥遥相对。那是他的飞船——“重装甲”号。古力特的心情有些沉重，既不是因为治理委员会的咨询，也不是因为凯特再次要

求他离开“重装甲”号，而是因为天垂星沙达克单独召见了她，并且告诉他，“天狼星”号可能只是一个糟糕的开始。一个糟糕的开始——这和凯特的设想相去甚远。凯特是对的，那艘小小的飞船上承载着惊人的秘密。然而，秘密之后还有秘密，沙达克的话语犹在耳边，他仿佛看见自己正站在一扇大门边，大门正缓缓打开，里边漆黑一片。雷电家族在酝酿什么？他们费尽心机，又想掩饰些什么？

一个卫兵悄无声息地漂浮过来，手中拿着电话，“船长，您的电话。”

古力特有些意外，他扭头看了卫兵一眼。

“您的电话。”卫兵说，“最高密级。”

古力特伸手接过电话，让卫兵回避，他看着卫兵关上门，然后把电话放在嘴边，“我是古力特。”

“古力特，我是休斯敦。”一个低沉而略带沙哑的男声，凯特的父亲，他的岳父。

“休斯敦阁下。”他礼貌地说。

“凯特今天不回‘重装甲’号，她妈妈来了，她们母女要好好聚一聚。”

“好的。”

“‘天狼星’号的事，事关重大，你必须确保消息没有一丝一毫的泄露。”

“沙达克已经通报了事件。”

“沙达克那儿你不用担心，‘重装甲’号上的人必须保守秘密。”

“这我会做到。”

“雷电家族送回了胶囊船，他们希望知道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他们会派遣一个特使前来。”

“好。”

“战争正进行到紧要关头，从熊罴城到天垂星，一路都不安宁，我

们需要确保安全。”

“您的意思是……？”

“你有什么看法？”

古力特微微思忖，“我想最好还是我们把人送过去。这是他们无法拒绝的理由，我们可以有一个好机会去试探虚实。”

“这是个好主意……你觉得什么人选比较合适？”

“您可以挑选合适的外交官，我对这些人不很熟。”

“他们都不顶事。我和沙达克谈过，他认为最合适的人是你。”

“我？”古力特有些意外，沙达克会见了，告诉他一些让人震惊的消息，仅此而已。“您的意思是让我带着‘重装甲’号去出访？”

“你可以带着‘重装甲’号出访，但雷电家族恐怕等不了(1)。”

“我明白，我会和沙达克(2)商量。”

“你带着人先去，最重要的是人证。”

“我明白，我会做的。”

“答应得很爽快！”

“既然您和沙达克都这么认为，我当然不能推辞。”

电话里传来一阵沉默，最后休斯敦公爵开口道：“你要小心些。我已经提议由科尼尔舰队负责把人证送往熊罴星，但是他们指定要求你前往，这里边可能会有某种原因。”

原来如此，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妥当。古力特明白自己并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也并不需要选择，什么样的做法对科尼尔最有利，他就会去做。他想了想，说：“那艘小飞船还有那个船长该怎么办？他们不是‘重装甲’号的在编人员。按照正常程序，他们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并且要在七天内离开科尼尔。”

“不需要那么死板。问一问沙达克，根据星际援救条例，他们有义务配合调查。请他们去一趟熊罴星，这不是特别为难的事。”

“我好像听凯特说过这么回事，那是叫……转移裁判权？”

“是的。”

“好的，我明白了。我会让沙达克准备。”

“这样最好。”电话那边微微沉默，“古力特，你希望留在地球上，还是飞船上？”

“我会找机会留在天垂星。”古力特没有丝毫犹豫。

“但是你们家族世代从军，几百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舰队。”

古力特沉默不语。

“我明白这让你为难，我不应该要求你这么做，但是你知道，凯特是我唯一的女儿。她母亲还希望退休之后和女儿一起生活，一艘飞船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合适的养老地。”

“我明白，阁下。我会在地球上定居下来。”

电话那边微微叹了口气，“好吧，也许环形世界是一个折中选择。”

谈话结束，古力特收起话机。他解开束带，让自己漂浮起来，顺着牵引杆移到巨大的玻璃幕墙前，紧贴着玻璃。他正俯视着一个无底深渊，渊藪中星星点点的灯火四处漂移。更远处，是灿烂的星群，繁星点点，即便在天垂星强烈的灯火映衬下仍旧清晰夺目。

这就是他的家乡，星域的巡逻兵永远生活在群星之间。

为了凯特。他默默地想。他会放弃巡逻兵生涯，在天垂星找到一个体面的职位，定居下来。他答应凯特和她的父亲会这么做，这个承诺终究有兑现的一天。只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他的兄弟姐妹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在弟弟们眼中，他一直是家族最好的榜样，是他们效仿的对象；老父亲一直认为他是古家最合格的继承者，为此让他继承了“重装甲”号，这艘飞船几乎是古家荣誉的象征……一切却都要改变了。

天垂星沙达克的委托让他受宠若惊，他知道这是因为古家一直都是星域巡逻者的缘故，也好，至少眼下，凯特的要求与此并不矛盾。

古力特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仔细考虑了一会儿，决定和沙达克谈

谈。

他掏出电话，拨了两个数字。

“沙达克。”

“是的，船长。”

“加密信道。”古力特说完关上电话，他打开了头脑中的一个开关，沙达克马上接入进来。

“沙达克，休斯敦公爵要我去一趟熊罴城。”

“你接受了任务？”

“是的。有什么建议吗？”

“雷电家族正在和达门塔星域作战。虽然俄罗斯承诺和我们结盟，我们仍旧需要一支战略机动力量保卫后院。”

“是的，所以我不会带着‘重装甲’号前去，我单独去。”

“这不行，船长不能擅离职守。”

“‘重装甲’号来去需要六个月，事情拖不了那么久。我用一艘小飞船，只要十多天，达门塔人不会有什么机会。”

“这样，风险就都转移到了你个人身上。如果作最坏的预测，俄罗斯不需要和我们公开翻脸，他们只需要装聋作哑，甚至伪装丢失了圣彼得星门，而达门塔的飞船通过圣彼得星门，只需要六十五天就能抵达天垂星。如果你能够在二十天内返回，系统性风险很小。但是，从这里到熊罴星，途中遭遇意外的可能性不小。因此，整个假设的前提风险仍旧很大。我不得不提醒你三三舰队在整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重装甲’号是三三舰队的中枢，而你是‘重装甲’号的船长。”

古力特略为沉默，他飞快地权衡各种可能性，“好的，我会仔细考虑。另外，我想请教你，是否可以执行转移裁判权？”

“你是说把‘天狼星’号的裁判权转移到雷电家族？”

“是的。”

“雷电家族有两名最高委员会成员，他们有资格组建前线听

证。‘天狼星’号是在执行军事任务过程中截获的，法规上允许这么做。这只能由船长提出申请，最高委员会裁决通过，那么所有的相关人员，资料都会被转移到雷电家族组建的前线听证。”

“你能帮我马上提出申请吗？”

“可以。这么说你已经决定前往熊黑星。”

“是的，我必须去。”

“如果只是移交证据，船长不需要亲自出马。孤身冒险，这不是你的风格。是不是为了凯特，你需要和雷电家族进行一些秘密交流？”

古力特感到脸上微微一热，沙达克说出了部分事实。他突然觉得有些忸怩，他一直把沙达克当做一个长辈，一位知识丰富的导师，当沙达克直白地说出实情时，他突然意识到沙达克是另一种存在。他很快抚平了这稍稍的不安情绪。

“沙达克，这不仅仅为了凯特。雷电家族宣称他们一直在寻找‘上佳’号，根据布丁从‘上佳’号上得到的情报，这艘飞船应该就是在熊黑星失踪的。雷电家族可能一直在熊黑星做些什么。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这是某种可能，如果属实，那么雷电家族加入科尼尔星域别有所图。我同意这个看法，搞清楚真相有助于科尼尔的安全。但你亲自前往风险太大，如果你坚持必须如此，我必须向天垂星咨询。”

“好的。”

沙达克退出了通讯。

古力特仍旧贴在玻璃上。他喜欢失重，没有一切约束，也没有一点依靠。然而他不能更多停留，一切都必须按照最紧张的行程来安排。他最后看了一眼天垂星，星球边缘已经露出第一缕阳光。他伸手轻推，身体保持着挺直的姿势，缓慢地向后漂动。身后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古力特的身子缓缓地退入门内，他抓住牵引杆。卫兵正等在这里，古力特向他点头示意。两个人一起进入增重舱。

宇航中心的增重舱很宽大，至少可以容纳三十个人。每一个落脚点都用黄色清晰地标示出来，两边各有扶手，可以让人稳定身体。和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这里居然还有座椅，套着绸缎。古力特来过这儿许多次，还是第一次见到配备座椅的增重舱，据说这主意来自宇航局的新任局长，他说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让人们感觉舒适。

古力特没有坐下，他选了一个黄色落脚点站定。卫兵在他身边。

重力从无到有，缓缓增大，脚下逐渐变得沉重。叮当一声响起，他们回到了常重力世界。

古力特皱皱眉，他习惯了“重装甲”号上的三十秒增重，这样轻柔的增重过程反而让他觉得不适应，据说这也是新任局长的新举措。通向内部的舱门打开，古力特快步走出去。

有人正站在舱门口，古力特快步走过。他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扭头向那人看去。这个人穿着一件奇怪的衣服，褐色的上装，看不出什么质地，青色的裤子，一眼看上去也很古怪。古怪的人也正打量着古力特，四目相对，他突然开口：“你是古力特船长？”

古力特停下脚步，转身正对他。

“我叫木藤三，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对方自我介绍，满脸堆笑，语调中带着热切的真诚。

古力特仿佛冰墙一般无动于衷，冷冷地再次打量这个自称木藤三的人。

木藤三微微一怔，马上恢复笑容，“我来自天行者太空城，是专程来找您的。我是一个很棒的机械专家。”

“你找我有什么事？”

“‘重装甲’号从小就是我最向往的飞船。我是看着你们的传奇长大的，所以非常仰慕。我也知道这是科尼尔星域最好的飞船，最大，最先进，举足轻重，而且是三三舰队的旗舰。你们的飞梭最近刚进行过更换，是飞星公司最新的产品……”

“对不起，请直说你的目的。”古力特并不友好地打断了他。

“哦，我是说……”木藤三突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是否能在您的飞船上服役？我是很棒的机械师。”

古力特摇头，“不行。”他说得很轻，但是不容置疑。说完之后转身就走。

“等等……”木藤三慌忙喊道，他犹豫一下，“我的叔父，木藤原，他是宇航局的局长……”

木藤三没有再说下去，他从古力特的眼神里读出了某些东西。

“这就是你能在这里等着我的原因？不要这样做。如果你真想到‘重装甲’号来，一个月以后有一次招募。军人可不是一个好职业，哪怕是机械专家。”古力特的话很硬，很坚决。

古力特说完转身走了。木藤三似乎想说些什么，然而古力特快步走开，他犹豫了一下没有说出口。

木藤三目送着古力特和卫兵的身影消失在通道转弯处。突然，他的脸上浮现出微笑。

(1) “重装甲”号亚空间弹跳导致的空白期太长，从天垂星到熊黑星，“重装甲”号至少需要六个月的空白期。使用小飞船会快得多。空白期是亚空间弹跳所导致的时间空白。和光速行驶导致的时间停滞不同，亚空间弹跳直接导致时间缺失，在某种意义上，亚空间弹跳也是通向未来的时间机器。

(2) 沙达克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除非有特别区分的必要，科尼尔人不会指明某一个沙达克。

第八章 同病相怜

“重装甲”号已经入夜。原本仿佛白昼一般的林园缓缓地被夜幕笼罩，然而景致仍旧清晰可见——天垂星的光芒透过天顶洒下来，虽然不像白昼那样敞亮，却足够让人看清一切。

李约素坐在一块石头上，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形状不规则的石头，太空里有很多石头，可那都是些大块头。李约素自认为见多识广，然而这是他第一次坐在一块石头上。他充满好奇，也有些疑惑。

天顶正在缓慢关闭。一张张叶片仿佛活物一般伸出，一边旋转，一边向中央聚拢。中央的孔洞越来越小，最后整个天棚闭合，林园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灯光勉强照亮道路。

李约素站起身，沿着灯光照亮的小路走回去，凭着记忆，他找到了电梯。他站住，转身朝走来的方向的望去，整个林园沉浸在黑暗中，寂然无声。星空也寂然无声，但那感觉完全不同。林园是活的，它沉寂下去，然而并不冰冷，一旦阳光到来，生机就会重现。

李约素正怔怔出神，突然他听到声音：“先生，林园已经关闭，请注意安全。”他扭头看见一个小小的机器，高度仅够到小腿，白天他看见过类似的机器在清扫树叶。李约素想起了布丁。

“先生，林园已经关闭，请注意安全。”小机器不断重复。它停留在李约素脚边，看起来如果李约素不走，它将一直留在那儿重复这句话。

李约素进了电梯。他按下按钮，电梯却没有启动。

“李约素船长，有一些情况。”这是沙达克的声音。

“怎么了？”

“船长要求我执行转移裁判权，所有和‘上佳’号相关的人和物都要被转移到雷电家族所在的熊黑星。”

“又是雷电家族。”李约素有些愤然，“我救了他们的人，他们不但不来感谢我，还要把我像囚犯一样押送过去。”

“你不是囚犯，你是证人。”

“我就是个傻瓜，你们随便摆布。”李约素带着嘲弄的语气，“如果我不去呢？”

“按照法律来说，你没有选择。你来自遇难飞船。在遇难飞船的事故原因被调查清楚之前，事主有责任配合调查。”

“包括经历无数次弹跳，辗转千万光年，把自己的性命都赔进去？”

“没那么糟糕。”

“那到底要怎么样呢？”

“你会和古力特一起前往。熊罴星距离我们一百六十七光年，途经十三个星系。来回总行程大概需要十八天。”

“好吧，反正我的时间多得很，去一趟也无妨。”

“感谢你的谅解。”

“但是我有条件。”

“条件？”

“是的，你们必须把‘天狼星’号还给我。”

“‘天狼星’号本来就属于你。”

“但现在你们把它拿走了。”

“没有任何人能剥夺你的财产，它只是被治理委员会临时征用。”

“征用？付钱吗？”李约素讥讽道。

“‘天狼星’号是遇难飞船，并没有因为被救援而被收费；相应地，委员会不会因为调查行为而付费。”

“好吧。”李约素决定不再纠缠，毕竟如果不是“重装甲”号的帮助，可能他和布丁已经成了过去时。“你们必须保证把‘天狼星’号还给我。还有，帮助我维修，它可能快崩溃了。”

“这不成问题。”

“我同意陪你们船长走一趟。”

“好的。还有一件事。”

“你怎么不一块儿都说了？”

“必须一件一件说。‘重装甲’号不能离开天垂星，我会选择一艘小飞船送你们去。因为路途遥远，中间会有一些潜在危险。”

“你说的潜在危险是什么？”李约素机警地打断沙达克。

“达门塔星域的暗探、海盗、航行意外，另外，还有未知因素。”

“看来我们需要一艘功率强大的飞船。”

“是的。我配备一艘快速飞船给你们，已经确定了，是‘天隼’号。”

“希望船如其名。”

“我给你调配了房间，有一个访客在房间等你。”

“客人？访问我？”

“是的。”

“这真是一件奇事……谁？”

“你见到自然就明白。”

“沙达克居然还会卖关子。”

电梯自动运行起来。当电梯停下，沙达克又开始说话：“出门，左转，第三个门，号码2012。”李约素瞥了一眼，电梯指示这里是工程部，“我不懂技术，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你的住处被安排在这里，按照重要证人的级别来对待。”

李约素走出电梯，按照指示找到了门牌。门虚掩着，李约素推门走进去。

为重要证人准备的房间比李约素之前所待的屋子要宽敞得多，除了床，还有两把椅子和一个小小的茶几。正如沙达克所说，有人在等着他。

访客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似乎正陷入沉思，他听到响动，抬头看见李约素，站起身。这是一个年轻人，穿着和李约素同样的军服，没有军衔，没有任何特殊标志。

李约素看着他，觉得似曾相识，“你是谁？”猛然间他意识到了对方是谁——饱满的额头和消弱的下巴，还有眯成线一般的眼睛，这样的脸部特征属于雷电家族，而雷电家族只有一个人可能在这里造访他，虽然这种可能性他之前从未考虑过。李约素对自己的结论有些惊讶，“你是那个……”

“我并不记得我是谁。但是根据沙达克的叙述，我是被你和你的飞船所救下的。”年轻人说。他的语调平缓，不疾不徐。

“天哪，他们居然把你复活了！”李约素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是的，他曾经对布丁说，这个人还可能复活。然而这不过是据道听途说的故事进行的推断。流浪者聚集的星门，喧闹的酒馆，流传着关于宇宙中冰冷尸体的故事——有的尸体复活了，像正常人一样继续生活。他听到过这种故事，知道那不过是流浪者们的一种憧憬，他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飞船随时可能在宇宙中解体，因此渴望发生奇迹，能够让他们降低对于不期而至的死亡的恐惧，哪怕只是故事。此刻，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眼前，他曾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被冷冻在“天狼星”号的冬眠舱。李约素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但李约素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这真好，值得为你的重生庆贺一下！”

“谢谢！我想和你谈谈你的历险。”

“关于你的飞船？你可以和布丁谈谈，他记得的东西肯定比我多。如果沙达克已经和布丁连接过，他也应该知道。”

“我和沙达克谈过，他同意我来找你。我们随便聊聊，你介意吗？”

“我当然不介意随便聊聊，坐下吧。”李约素径自走到另一张椅子

前，一屁股坐下来，看见年轻人还站着，赶紧挥挥手，“坐下，坐下，我们慢慢聊。”

年轻人坐下，脸上浮现起浅浅的忧郁，“我要向你致谢，你救了我。但我不太记得发生了什么，可能是长久的冰冻损伤了我的大脑……你能和我说说事情发生的经过吗？”

李约素咧嘴一笑，“那些该死的家伙说那里有黄金，结果他们就合伙把我和布丁抛到了那个鬼地方，真没想到他们他妈的说对了。”

年轻人全神贯注地听着，李约素看了他一眼，停下话头，“你都了解过了吧，我再说一遍没什么意思。”

“是的，但是你的叙述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你是人。”

李约素感到有些新奇，很久没听过这样的说法，他顿了顿，说：“沙达克、布丁他们也是人。”

“我说的是生物性的人，他们是虚拟人，我很想听听你的说法。”

“你真是奇怪。人的头脑靠不住，沙达克他们的记忆才真正可靠。难道你们雷电家族的人都是这样的脾气？”

“对不起，我不记得任何事。我只是对你的看法很感兴趣，能帮我回忆一遍吗？”年轻人诚恳地看着李约素。

李约素侧着头睨视着他，一言不发，好像在考虑是否能相信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他不想讲故事，特别是给一个雷电家族的人讲故事。然而，年轻人恳切的眼神让他无法拒绝。

“好吧。我讲得简单一点。”

李约素开始回想遭遇“上佳”号的一切。很快，他发现这不是一件单方面受益的事，随着讲述，他想起越来越多的细节，而年轻人不断地提问，让他把那些更细微的东西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来。他开始有了兴致，讲得生动起来。

“我们进去了，从飞船舱壁上强行闯进去的。还好，飞船里边的气体已经泄漏光了。”李约素仔细回想着，“进去的地方应该是个幼儿园。很多小凳子小桌子什么的飘浮在空中，好像是经过一次扰乱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原状。我看到墙上有一些画。对，是一幅画，很简单的笔画，画的是两个大人，中间还有一个小孩。上边写着‘爸爸，哥哥和我’。”

年轻人突然伸手示意李约素暂停。李约素有些意外，“怎么了，没事吧？”

年轻人摆摆手，“不，没关系。对你提到的东西，我好像有些记忆。”他站起来，走动两步，重新坐下，“对不起，请继续。”

李约素突然有一点疑惑，“对了，我看到的像是一个幼儿园，但是据我所知，雷电家族并没有儿童。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年轻人摇摇头。

“哦，你也不知道，那就算了。”李约素继续回想，“我顺着墙，找到门……”

两个人相对而坐，李约素讲，年轻人问，足足讲了两个小时。最后，李约素终于讲到了结束的部分——他命令布丁离开“上佳”号。当然，他没有提布丁从飞船上捡来的大量玩意儿。

“谢谢你。”年轻人说。

“没什么，应该的。”李约素并不是客套。

“我有个问题想问，可能比较唐突。”

“你问吧。”李约素仍旧意兴盎然。

“你是否对雷电家族有一些负面的看法？”

李约素一愣，“怎么这么说呢？”

“你提到雷电家族，总会微微皱一皱眉头。”

“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对雷电家族没什么成见，只是有点奇怪，雷电家族一直属于环形世界，是探险家族，但是现在他们成了科尼

尔星域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环形世界总是宣称他们会一直在群星间探索，为人类开拓新领地，可其实你也看到了，他们成了土皇帝，霸占星球，居然还为了一个星域和另一个星域打仗。这是很奇怪的事。”

“所有的文明都源自环形世界。”

“是的，但那只是传说。可能某些足够古老的沙达克还记得这件事，但除了环形世界的人，没人理睬这茬儿……哦，对不起，我忘了你就是环形世界的人。”

“我遗忘了一切，不过我知道每一个星域都可以追溯到某一个环形世界。环形世界和星域出自同一个源头。”

“哈哈……”李约素干笑两声，“你是在给雷电家族辩护吗？我可没兴趣听这个。星域之间的战争没环形世界什么事，雷电家族一定要掺和进来，那是多管闲事。”

年轻人沉默一小会儿，似乎在想些什么，最后他说：“虽然我失忆了，但我肯定是雷电家族的人。我必须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但是如果将来有什么冲突，我必须把理性放在第一位。”

李约素瞪着眼前的年轻人，他没有想到会听到这样的一番话。年轻人的语调始终平和，言辞之间透露着一股冷静。这是一个深思型的雷电家族人，他正沉静地看着李约素。

半晌，李约素说：“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希望你的理性是真正的理性。”

年轻人点头，站起身，朝着李约素微微鞠躬，小步向后退了几步，快到门边才转过身，拉开门。他转过头，“谢谢你的帮助。”说完走出门去。

李约素盯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后，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怅然。他大声呼喊沙达克，沙达克并没有应声。可能这个屋子并不在沙达克的监控之下。

李约素站起身，走两步到床边，扑倒在床上。柔软的卧具散发出淡

淡的香味，李约素贪婪地深吸一口气。什么环形世界、雷电家族，统统滚一边去，他翻身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盼望进入到甜美的梦乡中去。

然而有些事无法预料，当他醒来、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时，他认为自己度过了一个梦魇的晚上。在整个晚上的梦里，年轻人一直在和他讲关于环形世界的事。突然李约素意识到，这个梦也许是某种预兆——他和那个年轻人都是“上佳”号事件的重要证人，如果天垂星要向雷电家族移交证据，这个苏醒的年轻人必然也在名单上——他们将在一艘小飞船里共同度过十八天。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李约素翻身坐起来，他要马上找到沙达克问个明白。

第九章 飞船谜踪

“天隼”号是一艘奇特的飞船，至少在李约素的眼中如此。它是一个纯粹的球体，没有舷窗，没有仪器，黑色表面，它吸收所有的光线，于是没有立体感，看上去就像一个黑森森的洞蓦然出现在发射舱里。

李约素站在高处，正随着电梯缓缓降落。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艘船，有些疑惑。“这就是‘天隼’号？”他问沙达克。

“是的。”

“这飞船看上去真奇怪。”

“这是最好的侦察飞船。我给它做了一点小小的改进。”

“它是全隐形的？”

“是的。”

“我听说过这种飞船，原来是这样。”

李约素向前走了几步，他几乎贴在船体上，巨大的球体给人一种压迫感，仿佛随时会滚过来，把人挤成肉酱。李约素伸手触摸，飞船的壳体摸上去不像金属，质感粗糙，仿佛他在林园发现的石头，然而触手温暖，略有弹性，又有几分像是柔软的织物。这真是神奇的东西！

“看上去很酷，但我怎么才能进去？”

黑色球体的腹部突然裂开，光线泄露出来，一道舷梯缓缓落下，正好落在李约素身边。

李约素抬头，一个身影站在舷梯上，逆着光线，看不清脸。

“你好，李约素。”声音很熟悉，然而李约素想不起是谁，他尽量眯着眼睛，试图看清楚对方。

“我是古力特。上来吧。”

李约素绕过去，走上舷梯。他三两步就走到了古力特身边，古力特转身进了船舱。

船舱很小，大小和“天狼星”号的控制舱相仿。然而每一样东西都透着简洁，圆滑的线条充满舱室的每一个角落，从控制台到舱门，一切都如此。这里没有屏幕，几张椅子分散在四处，椅子固定在地板上，然而可以自由转动。

舱里有三个人。古力特走向自己的椅子，其他两个人正看着李约素，其中一个是那个失去记忆的雷电家族青年，另一个是一名军官。

古力特坐下，看见李约素还在门口站着，“进来吧，我们马上就要出发。”

“我想我应该和‘天狼星’号一道过去。”

“‘天狼星’号速度太慢，我们要赶时间。沙达克会安排把它送过去。”

“那我和‘天狼星’号一起走。”

古力特微微皱眉，“沙达克告诉我，你同意和我们一起前往。”

“是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和‘天狼星’号一起走比较好。”

“现在是战争时期，‘天狼星’号不太安全。飞船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

“布丁呢？他应该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

古力特下达指令：“歌利亚，让布丁出来。”

“遵命，指令长。”歌利亚的声音响起来，他的声音和沙达克有些类似，然而能明显听出不是同一个虚拟人。他是“天隼”号的中枢。

“船长，我在这里。”李约素听到了布丁的声音，有些惊喜，“他们把你从‘天狼星’号上挪出来了？”

“快进来，我们要出发。”古力特催促他。

李约素走进舱内，在余下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布丁，你还好吧？”

“船长，我很好。你知道吗，我去了一趟天垂星，真是太棒了！”

“你降落了？”

“没有，只在第一宇航中心。”

“布丁，我们准备出发。歌利亚需要全部控制，你要暂时封闭。”古力特打断他们。

“我明白，大人。”布丁说。

李约素不满地看了古力特一眼，但没说什么。

舷梯闭合。李约素惊讶地发现，飞船的内部空间发生了一些改变，墙壁向后微微移动，空间变得更加开阔，四把椅子也随之更加分散，在飞船中央留下很大一块空白区域。

“飞船即将进入减重。”歌利亚宣布。

“人员就位。”

座椅下方伸出两只金属臂，穿过腰间，把人稳稳地固定在座椅上。“天隼”号是小飞船，没有重力控制装置，沙达克正控制着发射舱的空间形态，让它逐渐过渡到平坦真空，重力正随之逐渐逝去。

“重力释放完毕，进入发射程序。”

“发射倒计时。”

突然间，舱室中央投射出一道巨大的蓝色光柱，全息画面展示在每一个乘员眼前。

“重装甲”号的发射舱门正缓缓打开，露出外边无尽的漆黑夜空，还有如钻石般璀璨的星星。

沙达克的声音响起来：“诸位，发射马上就要进行。银河在上！”

古力特代表所有人回应：“银河在上。”

“天隼”号喷射出炽热的火焰，激射而出。它快速地远离“重装甲”号，中央光柱的镜头迅速拉远，“重装甲”号的全貌逐渐显露出来。它仿佛一只硕大的钢铁甲虫静静蛰伏，背部和侧面的甲壳发出浅浅的光辉。侧面中线以下，是一列或亮或暗的点，那是发射舱，“天隼”号三十秒前正是从其中的某一点脱离。一个小小的亮点在长列中出现，很快脱离，飞快向“天隼”号逼近，那是另一艘飞船。

再远处，是蓝色透亮的天垂星，恒星位于左上方，呈现出柔和的红色。细小的亮点布满整个天宇，某些静止不动，是遥远的星辰；更多的亮点到处移动，是各种飞行器。天垂星的天宇一贯如此繁忙。

紧跟而来的飞行器靠近“天隼”号，在中央投影中已经可以看清模样——那是飞梭，碟形飞船，不是一架，而是三架，它们靠得很紧，几乎首尾相连。

三架飞梭散开，把“天隼”号包围在中央，随着“天隼”号一同前进。

“船长，护航编队就位。云雀小队，卡特·瑞克森报告。”

“谢谢，上尉。歌利亚将全权指挥所有行动。”

“上尉，保持编队飞行。三分钟后‘天隼’号将进入弹跳模式，我会通知你们撤离。”歌利亚有条不紊地进行指挥。

“弹跳准备倒计时，六十。”

“空间波动加载完毕。”

“云雀小队，撤退。”

“下潜模式完成。”

“弹跳准备倒计时，三十。”

“波动引擎启动，能量放射预备。”

“计算空间波动峰值。”

“淼空间通道计算完毕。”

“弹跳倒计时，十，九，八……”

一瞬间，飞船内一片黑暗。

“弹跳成功。”歌利亚宣布。

光亮恢复正常。天垂星已经失去踪影，不远处有一颗褐色星球，那是一颗气态行星。歌利亚飞快地把中央恒星显示在全息投影中。一颗小小的矮星，黯淡无光。

“指令长，根据标准钟信号，弹跳耗费标准时间三十二小时。请求

时间校准(1)。”

“批准校准。”

“‘天隼’号将在三个小时后继续弹跳。”

指挥舱里安静下来。

李约素打破沉默：“这个星系叫什么？”

“这个星系没有名字，只有编号：QB0。”

“QB0，这有什么含意吗？它应该有个常用名。”

“QB是序列，0表示这个星系不存在可开发行星。这个星系在科尼尔星域边缘，没有开发价值，因此并没有常用名，仅在星系全表上有编号。”

“哦。”李约素听得颇有兴趣，猛然间他想起“上佳”号失事时所处的星系，他们在RH149遭遇袭击，他脱口而出，“你知道RH149吗？你的星系全表上有RH149吗？”

“有……”歌利亚回答。

“歌利亚，我会和李船长谈这个问题，你不需要解释。”古力特打断了歌利亚。

李约素扭头盯着古力特。

古力特点点头，“我们有三个小时，可以详细地谈谈这个。”

李约素耸耸肩，做出一个无所谓的表情。

“歌利亚，让布丁出来，你在两个小时之内不需要全面控制。”

“遵命，指令长。”

布丁马上蹦了出来，“啊……船长，我在这里，我可以看见你。”

“嗯，布丁，安静一点，古力特船长有故事要讲给我们听。”

“我所说的是关于这次出访的重要信息，你们作为当事人，必须清楚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次简单的出访。”古力特表情严肃。

“天垂星沙达克和我有过一次谈话。他认为这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事故。有两个疑点，宇宙星图里有许多RH149。最早的开拓时期，每个星

域自行其是，有许多星球重名。但是，‘上佳’号失事的RH149，很可能就在科尼尔星域。我们的星系表里并没有RH149这个星系，但是雷电家族所制作的恒星全表中有，那就是雷霆星系，雷电家族的熊黑星正好就在那里。”

“你是说雷电家族知道些什么。”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说。

“是的，沙达克不认为这是简单巧合。你是雷电家族的人，但是作为事件的幸存者，你有知情权，这是一个简单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我的身份已经丢失在银河深处，我只是一个灾难中的幸存者，我会努力寻找真相，但不会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看待问题。”

“这样最好。歌利亚，星图。”

精致的星图展现在大家眼前，古力特的指间发出一道红光，指向某个位置，“这是眼下‘天隼’号的位置。这儿，是RH149，我们的目的地，熊黑星，雷电家族会在那里欢迎我们。”

熊黑星和“天隼”号遥遥相隔，星星在其间闪耀。一条红色的线从“天隼”号出发，不断延伸，沿途连接许多亮点，最后停留在熊黑星所在。

“‘天隼’号单船跳跃，一次跨越十五光年左右，途经十三个星系。”

“为什么不用星门呢？至少，福特林斯星门的位置就很合适。”李约素问。他辨认出福特林斯，这是科尼尔的重要军事基地，拥有大型星门，穿越福特林斯星门是一条最快捷的途径，然而“天隼”号却把它绕了过去。

“‘天隼’号是快速飞船，使用星门可以降低能量消耗但并不能使它更快。而且这是绝高机密，我们要避免任何人的注意。”古力特没有多说。作为三三舰队的最高指挥官，离开舰队前往雷电家族的领地，这样的行动很蹊跷，容易引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他没有解释这一层，只是看着自己的听众，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显然对于天垂星的政治现实

和军事态势都毫无兴趣。

“另一个疑点是什么？”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问。

“这是更大的疑问。”古力特的手指间有些动作，星图急剧地收缩起来，展示出更大更空旷的星域。这几乎是科尼尔星域的全图，还包括了俄罗斯星域和达门塔星域的一部分，俄罗斯星域呈浅浅的蓝色，而达门塔疆域则用淡淡的红色表示。天垂星闪闪发亮，从星图上看，天垂星几乎就在俄罗斯星域的边缘，而达门塔星域的疆域则呈现细条状，从熊黑星到天垂星，科尼尔和达门塔紧密接壤，只是到了天垂星附近，俄罗斯星域才将双方隔离开。

科尼尔和达门塔边界犬牙交错，边界上到处都是黑色区域，深浅不一。随着边界的不断延伸，黑色区域变得更加广阔，最后和银河外的深沉黑色连成一片。古力特的红色激光停留在黑色深处。那里在名义上属于科尼尔，却是三个星域的影响力都不能到达的地方。事实上，那里没有星星。

“黄金星球，蜘蛛星。”古力特很平静地说，“这里就是黄金星球的所在。也就是‘天狼星’号发现‘上佳’号残骸的位置。”

“距离至少七百光年。”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说。

“是的。如果RH149就是熊黑星，那么距离是七百三十五光年。”

船舱里的人都默不作声。七百三十五光年，这是遥远的距离。李约素在群星间流浪，在各个星门之间穿梭，最远的一次，他从星光一星门到达铁玫瑰星门，跨越七十二光年，仅此一次而已，而且“天狼星”号是一艘小飞船。像环形世界或者“重装甲”号这样的飞船，通常只能使用波动引擎，以几个光年的距离缓慢跳跃，即便借助星门，也不能跳出很远，因为让这样的大船潜过七百多光年、途经数十个星系而没有任何人察觉，这几乎不可能。如果有一种力量将“上佳”号拉过七百三十五光年的距离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让人觉得异常惊骇。

“那里为什么叫蜘蛛星？”李约素打破了沉默。

“这是古老的叫法，沙达克在九十万年前抵达这里建立天垂星基地，这个称呼在那个时候已经存在。这个星球似乎是一个幽灵，有时出现，有时消失。至少在科尼尔的历史上，它从未存在过。”

“我见过黄金星球出产大量黄金的记录。”李约素说。

“如果你提到的是布丁的巨库中那段关于黄金星球的录像，根据沙达克的验证，这段录像来自开拓时期，那个时候还没有科尼尔星域。”

“沙达克能解释它消失的原因吗？”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问。

“也许他有一些不确定的答案，但他没有向我解释过。李约素船长和布丁是仅有的两个到过那儿的证人。”古力特看着李约素。

“我知道那儿有蜘蛛。”李约素露出一脸苦笑，除了脑子里硕大的仿佛蜘蛛的影像，他不记得任何东西。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里被称为蜘蛛星的原因。你是一个关键性的证人，布丁的记录里边没有任何东西。”

“将军，我记得很多东西。”布丁不满地抗议。

“是的，但是关于你们如何离开黄金星球、又怎么被抛到坤城星门附近，你没有任何记忆。李约素船长也许还能想起点什么。”

“天隼”号舱内再次陷入沉默。李约素不时看看每一个人，或者看看中央光柱中的星图。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只是看着星图，若有所思。古力特不看任何东西，他坐得笔挺，闭着眼睛，似乎在将养精神。军官坐在古力特对面，他的位置让他不用扭头就能监视所有人，他也正在这么做，视线不断地扫过每一个人。

“熊罴星就是RH149，就是‘上佳’号失事的地方。”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突然打破沉默，声音很轻，仿佛只是自言自语。

年轻人抬头看着古力特，古力特也睁开眼睛看着他。

“这个星系虽然属于科尼尔，却完全是一个蛮荒星系，在雷电家族到来之前，没有任何人在那里，是这样吗？”年轻人问。

“是的。这个星系不适合开发，它被尘埃云包围，和外部交流很困

难，准确地说，非常危险。”

“所以，‘上佳’号进入这样一个星系也让人费解。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个星系感兴趣，科尼尔的文明星系很多，他们却一头钻进了尘埃云。”

“我不知道。”古力特坦白地说，“沙达克也不知道。也许雷电家族知道些什么，你可以留着这些疑问给他们。”

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点点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李约素突然仿佛想起些什么，“雷霆星系……我从前好像听到过传说，这里曾经有强烈的电子暴，即便远在天垂星也能看见巨型闪光，他们把它叫做……地狱火……不，地狱之光。”

“哦？”古力特有些意外，他从未听说这样的事，雷霆星系的名称和雷电家族相衬，然而在雷电家族到来之前，该星系就被称为雷霆星系，必然有其他原因。“歌利亚，你的资料库里有李约素船长提到的事吗？”

“我是侦察飞船，没有历史资料。”

古力特扭头看着李约素，“李约素船长，这个传说我还不知道呢。你是科尼尔人？”

李约素微微一愣，随即哈哈大笑，笑过之后说：“我是个流浪汉，无家可归，科尼尔跟我没有关系。”

“船长，你和我……”布丁插了进来。

“胡说什么！这哪儿有你说话的份！”李约素打断布丁，他看着古力特，“我们是流浪汉，那些鬼故事，是在伽马星门听说的。那里什么人都有，什么传说都能听到。”

古力特没有回应，他扭过头去。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仍旧盯着星图，陷在沉思中。

两个失忆的人，两道谜题。雷电家族到底在隐瞒些什么，他们从这两个人身上又能够得到什么？古力特感到忧心忡忡。他有一种不祥的预

感。

[\(1\)](#)时间校准是为了统一星域时间采用标准时。星域的每一个星系都设有标准时钟，在星系中四散分布，信号遍布星系。这些时钟的时间根据苛刻的条件被认为是同时。时空弹跳过程中，不可避免时间紊乱出现，通常进行了跳跃的飞船会丢失一些时间。标准钟的存在可以让弹跳飞船随时修正时间误差。

第十章 绿色战士

“天隼”号快速通过一个又一个星系，没有任何人发现它。蒙特卡罗星系是达门塔和科尼尔胶着的地区，双方都在这里埋下了很多侦测点，然而“天隼”号仍旧悄无声息地潜过去了。

它进入了熊子星。

“天隼”号在滑行，为最后一次弹跳作准备。飞船时间过去了二十二个小时，科尼尔标准时间已经过去八天。很快“天隼”号将进入下一次弹跳，然后，他们将看见辉煌的熊罴星，据说在整个科尼尔星域，熊罴星的规模仅次于天垂星，而它仅仅只有两百年的历史。

“天隼”号上的人们都沉浸在睡眠中。突然间，歌利亚发出警报，飞船快速改变航线，正在熟睡中的人们都被剧烈的震荡惊醒过来。

“歌利亚，发生了什么？”古力特问。

“一团星际尘埃挡住了航线，已经规避成功。”

宇宙中到处都是细小的尘埃，也有许许多多的残骸，虽然飞船撞上一块尘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意外总会发生。

“弹跳准备有影响吗？”

“波动引擎预热完成，需要三十秒进入弹跳触发。因为飞行状态调整，弹跳延迟两分钟。但是我们有其他麻烦。”

“什么？”

“我们正经过一片残骸区的边缘。刚才的意外暴露了我们，残骸区有活动飞船，距离我们很近，它改变了轨道，盯上了我们。这是一艘小飞船，初步判断是掠食者无人机。”

船舱里的灯光亮起来，中央光柱显示出不速之客的面貌。李约素一眼看出这是经过改装的无人机，飞船的腹部加装了生命舱，高高隆起，这让飞船的模样显得有些扭曲。

掠食者无人机不断加速，飞快靠近。

“是达门塔人，还是海盗？”

“不清楚，掠食者无人机是达门塔的轻型飞梭，但在地下世界也很普遍。这艘飞船没有明显标志，也没有发送任何信号。”

“这不是无人机。”李约素说。大家都望着他。

“飞船腹部加装了控制舱，里边应该有人。我见过很多这样的飞船，轻便快捷，虽然不太舒适。海盗们很喜欢这样的飞船，便宜、性能稳定。”

“你在哪里见到过它们？”古力特问。

“星门，太空……很多地方。他们对商船很感兴趣，对流浪者不屑一顾。或者说，他们就是流浪者，只不过使用一些非常手段来谋生。”

“你和这些人很熟……”

“我可不是海盗，我只是一个流浪者。他们对流浪者不屑一顾，就算我们在一旁他们也毫无顾忌，所以我见过他们如何抢劫飞船。”

古力特点点头，转而问歌利亚：“歌利亚，能甩掉它吗？”

“‘天隼’号可以比它快，但是那样我们需要进入高速行驶，无法平稳进入弹跳。如果关闭波动引擎，积聚的能量必须马上释放，再次预热需要十个小时。我们将耗尽能量储备，只能有最后一次机会弹跳到熊黑星。”

李约素再次插话：“这样子是跑不掉的，既然对方已经发现了我们，仅仅靠速度没有用，除非你确定能够在它再次追上来之前成功地跳跃逃跑。离子束比任何飞船跑得都快。”

“你的建议是击毁它？”

“当然不是，击毁它会引起太大动静，海盗一般都是团伙行动。而且一旦死了人，他们不会善罢甘休，打掉一艘，也许更多的就冲上来，谁知道这里还埋伏了多少海盗。而且就算单打独斗，有把握一定赢吗？你是科尼尔的将军，和一个海盗拼命，我看是不划算的买卖。”

“你有什么主意？”

“停下来投降。海盗往往希望独吞，如果自己能解决，他不会招呼同伙，一旦他靠近，我们可以俘获它。”

“我有个建议。”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突然开口。

古力特向他点头。

“进入残骸区，‘天隼’号很容易隐藏。‘天隼’号能隐形，和残骸混在一起，只要没有异常动作，他们无法发现。”

“躲起来藏猫猫？”李约素露出一丝微笑，“海盗都是躲猫猫的好手。再说，这里是他们的地盘，可不是什么好玩的地方。”

年轻人继续说：“波动引擎预热已经完成，我们只需要三十秒的稳定就能进入淼空间。三十秒钟，即便他们再次发现我们的踪迹也已经太迟，他们没有时间进行任何状态调整。额外消耗一些能量保持引擎的临界状态，这不算太大的代价。”

“歌利亚，残骸区有多大？”古力特问。

“六十万立方千米。”歌利亚把整个残骸区的全貌显示出来。这是一片战场的残迹，到处是飞船残骸——近巡船、飞梭、巡航舰，甚至有攻击舰和大型飞船。这是一次遭遇战，双方看起来都伤亡惨重，战斗也许刚结束不到三天，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残骸正逐渐四散，而此刻，它们仍旧聚集成团。

掠食者飞船正逐渐逼近。为了保持波动引擎预热，“天隼”号无法高速运动，它的速度比敌人稍慢一点。

古力特快速下定了决心，命令歌利亚进入残骸区寻找掩护。

“天隼”号钻入残骸群。掠食者追在后面，锲而不舍。

“天隼”号显示出灵活的优势，在残骸中快速穿梭，几个起落之后找到一块巨大的补给船残骸。它很快贴近，最后几乎钻进了残骸洞开的船舱里，完全隐没在残骸的阴影中。掠食者并没有跟上来，“天隼”号也失去了掠食者的信号。

十分钟之后，一切看来都很平静，古力特命令歌利亚启动。“天隼”号迅速发动，同时触发波动引擎。飞船前方，波动引擎迸发出强劲的能量，空间被撕开一道无形的缝隙，保护性力场包裹了整艘飞船。所有的图景在一刹那凝固起来，三十秒之后，飞船将完全没入淼空间。

一切进展顺利，宇宙在一瞬间改变了颜色——他们抵达了熊黑星。

这里的天宇与众不同，星星稀疏，银河则完全不见踪影。宇宙仿佛变成了一片朦胧的淡红。然而，科尼尔星域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就在这里。各种战争武器源源不断地流向各个战场，各式各样的飞船也同样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在某种程度上，它比天垂星更繁忙。

歌利亚把镜头指向熊黑星。这是一个人工星球，呈现出一种灰扑扑的颜色，夹杂着星星点点的亮光。星球中央是一个巨大的空洞，无数的小飞船悬浮其间，进进出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两张巨大的丝网，半球形的丝网对称分布，一端连接在一起，另一端打开，就像一个裂开的果壳。它几乎和星球本身一样巨大，正绕着星球缓慢旋转，仿佛张开的两个耳朵，或者一对翅膀。

李约素目不转睛地盯着熊黑星，他第一次看到这个要塞，“那个丝网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熊黑星的防御罩。”

“防御罩？它看起来很脆弱。”

“这是军事机密，我不了解。”

古力特打断李约素和歌利亚的对话：“歌利亚，校准时间。向熊黑星发送驶入请求。”

“指令执行。”

中央光柱猛然间一亮，“指令长，海盗飞船！它跟着我们来了！”光柱里赫然是掠食者无人机。

“这怎么可能！”古力特微微皱眉。

“哈。”李约素干笑一声。

“唯一的可能性，它在波动引擎启动的时刻靠拢飞船，趁着引擎打开的空间缺口没有完全闭合时挤进来了。这是可能的，当时我们有三十秒的时间失去了外部信息。”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说，他还是看着中央光柱中的飞船，仿佛只是在自言自语。

“真是太疯狂了。歌利亚，这可能吗？”

歌利亚略微沉默，随即回答：“从理论上，它可以有五秒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的飞船已经进入淼空间，但裂隙没有完全闭合。这是极度危险的行为，所有的时空要素必须完全配合。”

“不是这样，他应当是直接跟着我们的飞船，这样的飞船不能依靠自身穿越淼空间，它并没有波动引擎保护。”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继续说，他看了看古力特，“在我们的飞船完全进入淼空间之前，它已经靠上来，我们的飞船保护了它。”

“哈。”李约素再次干笑一声，“都是藏猫猫惹的祸。”

古力特默不作声，他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一艘不能跳跃的飞船居然能够依附在其他飞船上跳跃，这听起来像是某些喜欢找刺激的富家青年钟爱的极限游戏。这也意味着，“天隼”号在死亡线上转了一圈，跳跃准备的时刻，掠食者无人机完全可以击毁“天隼”号。但是对方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海盗的原则是损人利己，但他们的第二原则是损人不利己，如果无法得手，就毁掉对方。

“指令长，收到海盗飞船通告，使用的是银河通用编码。”

“放出来。”

一张严肃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他的皮肤是绿色的，没有头发，眼睛细小，嘴缩成圆形，向外突出。

“绿人。”古力特说。

“棒头人！”李约素说。

“我请求你们的庇护。这是一个将死之人的乞求。收留我的人将得到我的忠诚。”影像凝固。

“这就是全部？”古力特问。

“是的，只有这一则信息。发送了三遍。”

“告诉他，等候一小时。”

“指令执行。熊黑星已经收到我们的请求，同意驶入。”

“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

“六百万千米，我们需要十个小时。”

“那艘飞船还跟着我们？”

“它没有我们这么快，已经落在后面。熊黑星的警卫飞船已经发现了它。”

古力特看着李约素，“李约素船长，你对这些人很熟悉，你建议如何？如果我们不提供庇护，他会被熊黑星警卫飞船杀死。”

“他不怕死。”李约素回答，“棒头人从来不在乎被杀死，他们是天生的战士。”

“他说自己是将死之人，请求庇护。”

“棒头人不怕死。棒头人是很好的雇佣兵，他们忠诚，勇敢，无所畏惧，吃得少做得多，能适应苛刻条件，你所希望的士兵的优秀品质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只是他们不太聪明。但他们有个特点，一旦被团体抛弃，会发生一些意料不到的变化，有的人会变得狂暴、富有攻击性，有的会等死，还有些会选择自杀。但是这次这个很特别。”

“他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在给自己寻找出路。这种棒头人很特别，他们会变得比一般棒头人聪明一些，也比他自己原先聪明一些。据说陷入绝境的棒头人，一百个中只有一个能变成这样⁽¹⁾。”

“其他的九十九个棒头人呢？”

“我说了，要么疯了，要么傻了，要么干脆自杀。”

“听起来似乎又是个传说……”

“这是事实，我见过一个。”李约素很坦然地看着古力特，“后来

他失踪了，据说是为了掩护同伙，和一艘巡航飞船同归于尽。”李约素的声音有一丝犹豫，他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那个棒头人是他的伙伴，而得到保护的飞船，就是他的“天狼星”号。

古力特看着李约素。他听说过这些绿皮肤的人，他们活跃在各个星域的边缘，是名副其实的边缘人，蛮族。然而，近来某些原因促使这些异族人类进入到科尼尔，要么是被达门塔的将军雇用，要么成为海盗，要么他们本身就是流浪军团。这些绿色人种身体强壮，更适合太空生存，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在科尼尔军事联席会议的议题中，专门包括这样的议题——是否要针对这群绿色人成立快速反应舰队。古力特没有料到居然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一个绿人。

“你建议我怎么做？”古力特问。

“收留他。”李约素毫不犹豫，“他将是你最好的卫士。”

“我不需要卫士。”古力特否决。

“那么让我来收留他。”李约素说。

“很抱歉，李约素船长，这里不是‘天狼星’号，我们的主要任务没有达成，不能节外生枝。”

“那你问我做什么呢？”李约素愤然，“听着，这是一个落难的人，不管是不是棒头人，他是一个人。如果这是一个科尼尔人请求援助，那么你会帮忙吗？”李约素提高了声调。

古力特没有直接反驳。他盯着凝固的影像，虽然他接到过一些报告，然而还没有在这样近的距离上仔细观察过一个绿人的脸。这个异族人的脸部仿佛凝固的雕塑，细小的眼睛只是黑黑的两个点，看起来简直是死物，这不像是一双人类的眼睛。古力特从来没有接触过异族人，他有些吃不准是否能相信对方的话。他突然有个念头：如果沙达克在此那该多好，他可以帮助做出决定。

“如果……”古力特考虑着措辞，“他被同伴抛弃，肯定有某种理由。”

“有什么理由？你不是看见了，他躲藏在残骸区，他是那场战斗的幸存者而已。”李约素渐渐控制不住脾气。

“我建议收留他，他能够利用微小的机会不知不觉地跟着我们，至少他很敏捷果断。他当然也很危险，但这里是雷电家族的军事基地，这点危险完全可控。”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说。

李约素看了年轻人一眼，在这件事上，看起来他找到了同盟军。

“棒头人从来不会撒谎，他们有天性服从的基因。就算是一个敌人，他请求投降，难道你还是要让他死？”李约素继续说。

古力特仍旧不能决断。

“古力特船长，这里是熊黑星基地，不能让一艘海盗飞船打扰您的访问。”年轻人说。

古力特意识到年轻人话中有话，他正想说些什么，歌利亚的声音响起来：“指令长，熊黑星请求通话。”

“转过来。”

一个虚拟人影出现在舱室中央，面对着古力特，他穿着科尼尔军服，是一个精干的中年人。虚拟人影环视四周，他的视线落在年轻人身上，久久没有挪动。

这是雷电家族的人。李约素确信无疑。一眼看去，他和坐在左手边的年轻人有几分相像，同出自一个血缘。

“申秋将军，你好。”古力特说。他见过这个人几次，知道他是雷电家族最年轻的将军，据说他只有四十五岁，而雷电家族的人通常能活到两百岁以上；相比之下，科尼尔人只有平均一百岁的寿命。

“古将军，别来无恙？”申秋重新面对着古力特。

“在下特意护送‘上佳’号事件的全部证人前来，请巴达将军和青柏将军进行听证。”

“我们收到了胶囊船信息，两位将军已经在等候将军大驾光临。”

“贵家族是科尼尔星域的中流砥柱，熊黑星是科尼尔第一要塞，仰

慕已久，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多谢将军。两位将军将和将军讨论‘上佳’号事宜。警卫队报告有一艘掠食者飞船紧跟‘天隼’号，飞船声称是从属跳跃。鉴于飞船紧跟‘天隼’号跳出，我想确认它是否是‘天隼’号从属飞船。”

古力特没有丝毫犹豫，“是的。这是‘天隼’号从属飞船，请予以放行。这是‘天隼’号途中俘获的海盗船。”

虚拟影像点点头，“感谢确认。我将在一号空港等待阁下大驾。”

“多谢！银河在上。”

“银河在上，再见！”

舱室里恢复了安静。有几分钟时间，没有人说话。

李约素明白古力特的想法——作为特使，同时也是“重装甲”号的船长，他不能在雷电家族眼皮底下失去尊严，一艘海盗飞船尾随“天隼”号而来，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与其如此，不如承认这是从属飞船，况且海盗飞船已经请求庇护。李约素暗暗钦佩——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想清楚一切利害关系并不动声色，这需要坚强的心理支撑。古力特早先并不同意庇护，他想要听听古力特此刻又怎么说。

舱室里继续保持沉默。终于，古力特开口：“这样大家都很满意。

“歌利亚，送回信号，同意庇护。降低速度，等海盗飞船靠上来，解除所有武装，携带飞行。”

他看着李约素，“李船长，也许你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称他们为棒头人。另外，我不能违反舰队守则接受他，你是否能做他的庇护人？”

(1) 这个数据并不准确，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几率很高，大约在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之间，只变一个是李约素道听途说的夸大其词的说法。

第十一章 熊罴堡垒

熊罴城近在咫尺。它不是球体，也不是环形，而是一个中空截锥体。它就像一个下宽上窄的咖啡杯悬浮在太空中，只不过规模大得惊人。杯子的环壁厚度达到二百千米，而杯子的直径是三千千米，从顶部到底部长一千八百多千米，整个底部是无比巨大的空港，停泊着无数飞船，密密麻麻。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环形世界特征的人工星球。

“天隼”号正从杯子的上沿顺着杯壁缓缓地向底部靠拢。钢铁壁垒在中央光柱中向着远方延伸，似乎永远没有尽头；飞行器时不时从旁掠过，大大小小，不是球体，便是椭球体，和天垂星制造的棱角分明的飞船有着截然不同的外观。

“他们怎么造出这么大的飞船？”布丁问。

“这不算是飞船，这是一个星球。”李约素纠正他。

“那他们怎么造出这么大的星球？”

李约素没有答话，而是看着古力特，“你觉得雷电家族的技术力量是不是超越科尼尔太多？”

“雷电家族是科尼尔星域的一部分。”

“哦，但是从前，他们和我们打过仗！”

“你是说十三年战争？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从那以后，雷电家族就是科尼尔的一部分。你说我们是指谁？”

“当然是说科尼尔。熊罴星是什么时候造的？”

古力特没有直接回答，“歌利亚，你知道吗？”

“熊罴星完工于九代二十一世四百七十五年，距今二百三十二年⁽¹⁾。”

“战争一结束，雷电家族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声‘我们别打了’，和平就来了。”李约素说。

“你想说什么尽管直说。”

“是科尼尔征服了雷电家族，还是雷电家族征服了科尼尔？他们能够建造星球级飞船，打败科尼尔舰队轻而易举。”

“星球级飞船无法进行淼空间弹跳。”

“那又怎么样，这么大的一个行星堡垒，把它拆了，建造几十艘“重装甲”号都没问题。科尼尔军队能抵抗这样的武装力量吗？”

“雷电家族隶属于科尼尔。”

“一个幌子而已。”

李约素的话尖锐而激烈，古力特认为最好避免谈话更深入下去，他岔开话题：“我们还有三十分钟就可以在一号空港着陆。你准备拿棒头人怎么办？”

“是你同意接受他的。”

“我同意你借用‘天隼’号收留他。你是他的庇护人。”

“你真的不想吸收他进入你的卫队？我打赌你要后悔一辈子。”

“别为我担心。还是说说接下来我们应该拿头顶上的这个家伙怎么办吧。”歌利亚解除了掠食者飞船的武装，飞船完全熄火，没有一点动力，“天隼”号使用高强度磁场把它吸附过来，位置正好在古力特的头顶。

“到了空港，我来对付。这可是我在帮你的忙，而不是你帮我，对不对？”李约素说。

古力特微微一笑，“别出岔子就是了。”

“天隼”号继续向着中空截锥体的底部空港靠拢。空港里大大小小的飞船变得清晰起来，那是无数的飞船尾部。这是一个通过式空港，舰船不需要掉头，也禁止掉头，它们驶入空港，然后从另一面驶出。熊罴城的底部仿佛一个充满孔眼的筛子，而飞船就停泊在孔眼之间。密密麻麻的孔眼，川流不息的飞船。

一半以上的孔眼里停着飞船，粗粗数去，足足有上千。

“这里到底停了多少船？”李约素问。

“一千六百七十五艘，还有八百零三个泊位。”歌利亚很快给出答案。

“天垂星的第一宇航中心有这么多的泊位吗？”

“第一宇航中心拥有泊位三千四百七十五个。”

“你连飞梭都算上了吧？”

“重吨泊位四十四个。”

“第一宇航中心如果泊上四十四艘重型主力舰，恐怕就面目全非，要改名第一太空棒槌。这里成千上万的飞船，和熊罴星本身相比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实力！这么强的实力，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把达门塔那些臭蛋打趴下？”

李约素再次看着古力特，古力特并没有接他的话头。李约素扭头，正碰上年轻人的视线。年轻人直直地看着他，面无表情。也许他不喜欢自己谈论熊罴城和雷电家族的语调——李约素这么想，但是作为一个前科尼尔军人，尽管曾经被俘虏，他还是充满勇气地逼视着对手。

沉默的三秒钟。

“你说得对。”年轻人突然开口，“这样的做法很蹊跷。”说完他自顾自地低下头，仿佛在沉思。

李约素对这突如其来的肯定有些莫名其妙，然而年轻人不再说话。

“天隼”号抵达目的地。宽敞而绵长的通道近在眼前，歌利亚控制着飞船稳当地钻进去。钻这个字也许并不合适，尽管通道大门仅仅打开了一道小缝，但这道缝的截面积至少是“天隼”号的十倍，驶入毫不费劲。这是一个重吨泊位，天隼号只是一艘小飞船，也许科尼尔所有的飞船都能够通过这里——“重装甲”号除外。

通道内部灯火辉煌，“天隼”号处在一个极大的空间中。重力悄然而至。“天隼”号靠在通道壁上，歌利亚发出对接指示。一些窗口般的结构蓦然间显露，结实有力的机械手从窗口伸出，从各个方位抓住“天

隼”号，最后，一道门打开，巨大的机械向外伸展，形成一个平台，紧靠在“天隼”号下方。平台上飘出一些白色泡沫，很快，整个平台上都是泡沫，弥漫成一片。突然之间，泡沫迅速膨胀，一片白茫茫地向着“天隼”号压过来，转眼间将“天隼”号淹没。不过一分钟，一切恢复正常——变化还是有的，高高的透明幕墙把“天隼”号整个包围起来，而空气已经填充完毕。

“真他妈的漂亮！”李约素目睹了整个过程，当歌利亚把镜头指向透明幕墙时，他情不自禁地送出一句赞美。

古力特看了他一眼，“李约素船长，下船之后你要看好那个海盗，别让他制造麻烦。”

李约素故意不看古力特，他举起右手，拇指和食指拢成一个圈，其余三根手指直挺。古力特看着他的手势，若有所思。

几个人从空港大门里走出来，站在平台上。中间的那个人正是申秋将军。

“天隼”号放下舷梯。古力特走了出来，李约素紧跟着他，然后是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最后是军官。

古力特和申秋拥抱。

李约素四处打量。跟在申秋身后的两个卫兵很高大，高过李约素一个头。他们穿着绿色的盔甲，面孔居然是红色，看起来很古怪。还有两个人站在稍远的地方，穿着科尼尔军服，一本正经，面无表情。

突然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天隼”号上方。一个人影正居高临下，俯视着平台上的所有人。

李约素上前一步，“我是李约素，你的庇护人。下来吧。”

站在“天隼”号上方的人盯着李约素，又看看其他人。没有人表示异议。他直直地跳了下来。细长的身形在空中舒展，姿势很美妙。身体轻巧地落地，他就势收拢身体，然后飞快地站起身，向前走了几步，站在李约素面前。“是你收容我？”他说，带着明显的达门塔口音。

李约素举起右手，掌心贴着额头稍作停留，然后快速地在左肩、右肩、额头、腹部各碰触一下，最后把手放在心脏部位。绿色的棒头人露出一丝惊讶，他举起右手放在心脏部位，向着李约素躬了一下身，然后直起身子，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李约素。

“你叫什么？”

“天狼七。”

“这是绰号吗？”

“我的名字叫天狼七。”

“这也太巧了，我的飞船是‘天狼星’号。我收容你，以后我们就是一伙的。”

“是。”

李约素向古力特和申秋看了一眼，“好了，结束了。”

申秋问：“你是李约素船长？”

“不错。”

“李约素船长，对于您带来的消息，雷电家族非常感激。也感谢您跟随古将军长途跋涉来到熊罴星。”

李约素一挥手，“不用谢我，你还是谢谢古力特吧！我可没打算来这里。”

古力特和申秋说了几句，申秋转身向空港内部走去，古力特和他并肩而行。申秋的卫兵紧跟着他们。其他人也跟上去，李约素却在原地站着，没有动。天狼七站在他身后，也没有动。

前边的人走出一段距离，发现李约素并没有跟上来，他们停下，所有人都看着李约素。

“李约素船长，怎么了？”申秋问。

“我在‘天隼’号上等着。”李约素说。这是雷电家族的地盘，尽管他同意到这里来作证，但是事到临头，他突然十万个不情愿走进去。“天隼”号是科尼尔飞船，只要还在“天隼”号上，他就没有离开

科尼尔。

“李约素船长，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如果雷电家族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请明说。”

“我有点不舒服，待在‘天隼’号上比较好。”

申秋疑惑地看着古力特。古力特正想走回去，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走到李约素面前。

“船长，我需要你一起找出真相。”他低声对李约素说，说完之后看着李约素。

李约素一怔，年轻人在请求他的帮助，却使用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刹那间让李约素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有些幼稚可笑。

他不想就此认错，于是扭头不答。

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点点头，转身走了回去。李约素跟了上去，天狼七紧跟着他。

熊黑星的一号空港专为接待贵宾而设计。贵宾厅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物件，每一件物品都很精致，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李约素曾经见过许多奇特的物件，包括在“重装甲”号的林园，比如一些奇怪的瓶子和石头，他认为那是纯粹的浪费，并没有什么用。然而此刻，当如此多的精致摆设铺陈在他眼前，他感到一种无法名状的愉悦。简单的一个场景，让他明白了很多，比重复一百遍还要管用——人需要这些东西，渴望拥有这些东西。

然而有些人并不需要这些——古力特仿佛视而不见，他直接走到屋子里，在最靠里的椅子上坐下，腰杆笔挺。军官跟着他，在他身后站定。李约素注意到这张椅子不是钢铁也不是塑料制品，它居然是木头的；屋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是木头做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四下里打量，但是显然他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些造型奇特的摆设上。

李约素沿着陈列物品走过去，突然间他停下脚步。一样东西引起他的兴趣，这是一座黄金雕像，足足有一米高，雕像中央是一个跳舞的

人，手脚并用，摆出一个难度极高的姿势，人像的四周是一圈火焰，夹杂着雷电的象征图案。在灯光的照射下，雕像熠熠生辉。

李约素突然听到身边一声粗重的呼吸，他转过头，天狼七正盯着雕像，眼睛仿佛在闪光。显而易见，他被这东西所吸引，以至于有些情不自禁。

“你认识这个雕像？”李约素问。

“我好像见过，它很眼熟，印象深刻。”天狼七回答，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雕像。

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来。

李约素有些不满，他不喜欢在被动的情况下被人注视。类似的雕像很常见，各种黑货市场或者星门酒吧里，经常有人兜售此种物品，那都是廉价金属制造的便宜货，人们通常把它看做一种幸运符。这座雕像显然有所不同，它是纯金制造的，至少表面如此——李约素相信能够用木头来制造椅子的人不会吝惜这一点黄金；舞者面孔栩栩如生，那些廉价货通常都是面目模糊，或者根本没有面孔；最重要的是，火焰环绕着舞者，舞者在烈焰中跳舞，这不是一种寻常的意象，李约素所见过的廉价品都没有火焰环绕。

“只是一个精致的玩具，别大惊小怪！”李约素随口对天狼七说。

“这不是玩具。”有人反驳，循声望去，贵宾厅的一侧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一扇门，六个人正站在门里，居中的两个服饰华丽，看上去年纪不小。古力特原本背对他们，听见声音他迅速起身，转过去向着来人敬了一个军礼，“二位将军，应雷电家族的要求，古力特前来移交‘上佳’号相关证据。”

两位将军向古力特点头致意。其中一位缓步走向前，众人的目光都随之移动。他最后在李约素面前停下。隔着李约素，他看着天狼七。

天狼七却恍若不觉，只是盯着雕像。

“你见过这个雕像？”将军问天狼七，神色平静，让人无从揣测意

图。

“这是青柏将军。”古力特说，他用眼神向李约素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李约素并没有理会。天狼七仍旧死死地盯着雕像，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我是他的庇护人。”李约素全然没有对待大人物应有的恭敬，他不喜欢雷电家族，也不打算隐瞒这一点。这些人比他聪明，瞒也瞒不住。

青柏将军并没有因为李约素并不友善的语气而改变态度，仍旧不紧不慢地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它具有神圣的意义。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很多人以为它只是一个玩具，但是曾经它很重要。”他说完扫视一圈。

李约素有些莫名其妙，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护身符之类的东西，在星门间来往的人们偶尔会买上一个，作为灵符收藏。没有人真的相信护身符能够灵验，然而人们总是会抱有一些期望，哪怕明知道这东西绝不可能有什么神力。李约素从来不相信这个，即使作为美好祝愿。

“将军，你是要给我们讲故事吗？”李约素问，脸上挂着讥讽的微笑。

青柏将军看了李约素一眼，“是的，的确有一些故事。但是……”他的视线再次落在天狼七身上，“如果他能告诉我一些故事，那就再好不过。”他的语气很平淡，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他再次对天狼七说：“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这个雕像的故事，我非常乐意洗耳恭听。”

[\(1\)](#) 科尼尔纪年以千年为世纪，十万年为代纪。

第十二章 直上青云

“没有什么故事。”天狼七冷冷地拒绝了青柏将军。

“你是否知道一个部族叫做沙冈？”青柏将军问。

天狼七盯着青柏将军，不置可否。他对此全然没有任何印象，然而青柏将军的话让他深感兴趣。

“我来讲讲关于这个雕像和沙冈人。”青柏将军走到古力特身边，“坐吧。我们不需要站着讲故事。

“你们都知道环形世界，还有鑫船巡游银河，在各个星域之间往来。沙冈人同样如此，他们和我们一样，属于银河巡逻者。不过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些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建设者；而他们，是纯粹的战斗舰队。他们拥有大舰队，在群星间巡逻，为所有人类提供保护，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们的母舰是‘平准’号，那是银河中最坚不可摧的大船，很难想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它击败、打垮，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沙冈人突然销声匿迹……我们迫切地想要了解原因，可是，曾经的沙冈舰队已经消失了，我们还能找到沙冈战士，他们却都沦为雇佣兵，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辉煌强大。”

青柏看了看天狼七。天狼七仍旧面无表情地站着，然而他看着青柏，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

青柏将军指着神像，“对沙冈人来说，这是神像。沙冈人相信这是世界的创建者。合成材料、金属或者岩石的神像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力量，沙冈人不是偶像崇拜者，但他们相信人类社会由这神像所代表的力量所创建，这是所有人类的源头，银河文明的源头。但是星域崛起，这些生长在各星球的人类各自发展，相互争斗，甚至相互敌视。巡逻者经常遭遇这样的情形，被来自星域的各种力量攻击，也许沙冈人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总之，他们不再是强有力的巡逻者，舰队不复存在，沙冈人

被排挤到各个星域的边缘地带，成了星域人眼中的野蛮人。

“但是毋庸置疑，他们曾经拥有一支辉煌而伟大的巡逻者舰队。”青柏将军环视大家，“不过他们的舰队已经销声匿迹很久，我们最后一次和沙冈人会面，大约在一百万年前。”

青柏将军很平静地讲述沙冈人的历史。李约素有些隐约的印象，在他还是一个学员的时候，听说过此类久远的传说。

传说仅仅是传说，传说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可考，因此成了神话，当时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没人知道。科尼尔星域拥有九十万年的历史，九十万年对于科尼尔人说几乎就是永恒，科尼尔辉煌的过去已经大部分湮没，不为人所知。沙冈人存在于科尼尔星域建立之前，属于史前史，那更是一团模糊，完全没有任何踪迹可循。

人们都看着青柏将军，等着下文。古力特有些困惑。他知道雷电家族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而且事关重大，否则作为三三舰队的最高指挥官，他不需要为了一艘失踪飞船便千里跋涉，沙达克更不会要求他来。“天狼星”号事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他可以堂而皇之地来到这里，而避开所有烦琐的流程。他认为雷电家族会试图继续保守秘密，却没有想到青柏将军竟然开始谈这些离题万里的事。在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外交场合，他习惯了用无谓的话题打发时间，然而，他并不认为青柏将军会刚一见面就避重就轻扯开话题。

古力特打量神像，那的确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然而，也只是艺术品而已。

青柏将军看着天狼七，“这些事，你知道吗？”

天狼七摇摇头，“它看上去很眼熟，我一定曾经见过它，你说的我不知道。”

青柏将军说：“你们就是沙冈人。”

李约素插上一句：“你怎么知道？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大老远跑来，不是为了听故事。”

青柏将军盯着李约素，这个死里逃生的科尼尔人显然抱着并不友好的态度。星域的人们总为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忽视了事情的本来面目，他们总是搞不清楚自己的目的，因此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优点，比如强烈的动机。一旦行动起来，他们比巡逻者更富有激情和创意。

“这不是故事。”青柏将军认真地说，“请牢记，‘平准’号是雷电家族所知的最坚固的飞船，而沙冈人，是最强悍的巡逻者之一。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相信‘平准’号仍旧存在，就在科尼尔星域或者附近。”

人们没有回应，大家都在考虑青柏的话外之音。

青柏将军面向古力特，“古力特将军，这里没有外人，我们可以有话直说。我很热切地欢迎你们的到来，至于这位沙冈人，虽然他原本不在计划之中，但是你们把他带来，这非常好，我们正需要寻找沙冈人。你亲自到熊黑星来，自然有自己的目的；我们要求你前来，也有我们的理由。我们可以非常坦诚地面对彼此。”

古力特看着青柏将军。

青柏将军向巴达将军看了一眼，巴达将军点头。

“诸位，我们要换一个地方。请原谅没有合适的礼仪来欢迎大家，银河在上，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伙伴，彼此不需要客套。我们正面对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集中每一个人的力量，如果之前有什么成见，也希望大家从此完全抛开，我们可以仔细地讨论一下将来的计划。”

李约素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而来，本来打算看一看古力特和雷电家族的将军们之间如何虚与委蛇，也想看一看这些大人物面对挑衅的窘态，却没料到青柏将军对他几次故意打岔泰然处之，更说出一番坦诚直白的话，他陡然感到一丝羞愧，立刻接上青柏将军的话：“是的，我们应该坦诚相见。”

古力特却感到一阵沉重。这样的开场白太直接，让他有不好的预

感。雷电家族在熊罴星苦心经营，名义上，他们给科尼尔构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让达门塔人不能越雷池一步，但他们一定还有其他目的——“天狼星”号带来的情报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他们没有表露，甚至没有任何暗示，此刻，他们居然准备用最直白的方式说出来。虽然青柏还没有说到底是什么问题，但可以想象这件事一定很糟糕。

古力特看了一眼巴达将军。雷电家族的首席将军坐在青柏左边，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

“我完全听从将军的安排。”古力特说。

雷电家族的两位将军站起身，他们走向刚才进来的门，古力特随后走去，贵宾厅里的人们陆续跟上。

李约素再次落在最后，天狼七跟着他。

申秋还没有走，他站在门边，“李约素船长，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我只是想再看看这些陈列品。”李约素没有继续和申秋为难，他走向门口。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走在前面，突然间转过身，“船长，看来今天我们会听到很多秘密。”他丢下这一句，继续向前走。

李约素一怔，等他回过神，年轻人已经走出好几步。

李约素看着这名年轻人的背影。是的，这是一个雷电家族的人，尽管他失去了所有的记忆，毫无疑问，他就是雷电家族的人。他的话总是简单明确，接连几次，都在李约素有些不耐烦的情况下恰到好处地让他冷静下来。这是一种特别的能力。也许雷电家族的人都有这样的本领，这个念头让李约素感到沮丧——雷电家族是他的仇敌，虽然他一辈子不可能复仇，但至少他可以认为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还有几分胜算。但是这几天的时间，和这个年轻人的接触让他意识到，这只是幻想，雷电家族比他所了解的更厉害，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可能都远远超越他。另一个念头让李约素感到些许温暖——这个年轻人在帮自己，即便他是雷

电家族的人，即便他知道自己对雷电家族并不友好。

“李约素船长，请。”申秋在背后催促他。

李约素赶紧跟上去。

一行人进入电梯，电梯高速运行了足足两分钟。

从电梯出来，眼前一亮，李约素不禁发出一声轻微的赞叹。巨大的柱状结构顶天立地，银白发亮。层层叠叠繁忙的车流围绕柱体运行，川流不息，仿佛从来不曾停歇。类似的柱体一根接着一根，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柱体银白发亮，缠绕的车流就像黑色的蜂群。这是从未见过的奇观，李约素抬头观察身旁的柱体，尽管其上闪着银色的金属光泽，还是能看到一丝丝黑色夹杂其中，若隐若现。柱体直通而上，略带盘旋，最后和青灰色的天顶相接，因为过于遥远，柱体上端看上去成了一线，而与天顶相接的部位，不过是小小的黑点。这样的一个柱体，只有连接天垂星和第一宇航中心的天梯可以与之相比。极目远望，巨大的柱子一直延伸到天尽头，消失在地平线下，配合天空青灰的色调，展现出一派苍茫寥廓。李约素沉浸其中，久久地注视着，舍不得挪开视线。

李约素不经意间看看古力特。他跟在雷电家族的两位将军身后，没有落下半步，对于眼前的情形似乎并不在意，只是随意地看上几眼。

两辆飞车从轨道上脱离，降落在他们面前。

巴达和青柏将军及他们的随员乘一辆车，古力特一行人上了另一辆，申秋带着两个人陪着他们。

飞车平稳地飞行。车体半透明，可以隐约看到下边的景色，而窗口则完全通透。飞车上的人们透过窗口鸟瞰地面。和单调均匀的青灰色天顶不同，地面被浅色的条状物划分成规整的方格，每一根天柱都落在方格的顶点。方格中间是平整光滑的蓝色晶体，光影在晶体中滑动，由远及近，又倏忽间远离。

“这是什么，这些蓝色方格？”古力特问。

“超导模块。”申秋回答，干脆利落。

“你是说超导晶体？全部都是？”

“蓝色部分都是超导模块，天垂星那边也把它叫做超导晶体。”

古力特不再说话。在科尼尔，超导晶体是战略物资，军部有四个特别委员会，其中之一叫做资源控制管理委员会，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委员会是对行星资源进行规划控制，但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只管理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唯一的产品就是超导晶体。超导晶体在一百八十度到二百七十四度的温度范围内保持超导性（科尼尔采用绝对温标），是制造高能束流武器必不可少的材料，产量极其有限，因为战争，更是供不应求。它被用在高能束流武器上时，只需要薄薄的一片晶箔。古力特从来没有想到居然有人会以这样的规模来使用它，这简直是过于奢侈了。

古力特想起李约素的问题——到底是科尼尔征服了雷电家族，还是雷电家族征服了科尼尔？他看着窗外，长久保持沉默。

李约素也长久地看着窗外。他对于下方的景色并没有什么兴趣，而对飞车本身却感到很好奇。飞车没有翼，和一般的大气层内飞行器截然不同。它是一个椭球体，不断加速，也不断变形，最后形成前尖后圆的水滴状，就像一滴水在空气中高速前进，因为空气阻力而成了锥形。李约素注意到一些红色线条，这些线条遍布整个车体表面，颜色黯淡，很难被发现，线条众多，纵横交错，形成网络，有隐约的光在这样一个网络中运行。李约素努力追踪那捉摸不定的光，逐渐地，恍惚间他仿佛看见半透明的船体中也有类似的线条，然而只是浅浅的蓝色，游移不定。他眨眨眼睛，线条又消失了，但李约素认为那并不是幻觉。

“这飞车很奇特。”他开口说。

申秋转过头，“李约素船长，您说什么？”

“这飞车很奇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类似的东西。”

申秋微微一笑，“您一定见过气泡飞行器。”

气泡飞行器？李约素想不起自己曾经听说过这个名词，名词本身倒是浅显易懂。

“我不知道……”李约素看着申秋。

申秋有些诧异，马上他意识到李约素并不是天垂星人，到底来自何方还是一个谜，他想了想，说：“雷电家族曾经向天垂星移交了气泡飞行器技术。气泡飞行器利用反重力技术在空中停留，利用气流管推进。这个飞行器和气泡飞行器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动力更强大。我们叫它流体颗粒。”

“流体颗粒？这名字有些奇怪。”

“你看。”申秋指着前方，李约素顺着他的指示看过去。飞车正经过一根天柱，无数的飞车围绕粗大的柱子盘旋上下，“在整个结构里，它就是一个颗粒。”飞车的洪流上下翻腾，仿佛连绵不断的流体。

“哈，这还真有趣。”李约素哈哈笑了两声，“这又是个什么结构？”

申秋笑而不答。

“哦，你还卖关子。”李约素向着古力特看去，“古船长，青柏将军刚说了我们要团结一致，申秋将军就开始保守秘密了。你说这该怎么办？”

申秋赶紧开口：“李约素船长，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比较复杂。我也不清楚。如果你真的需要知道，你可以向沙达克请教。我们很快就会见到他。”

“沙达克！你是说熊黑星沙达克？！”李约素有些惊喜，一个行星级堡垒的沙达克，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他会和天垂星沙达克一样古老吗？

“熊黑星没有沙达克。雷电家族最年长的沙达克在‘青云’号上，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地。”

“青云”号。李约素一愣。

“‘青云’号？我们要去‘青云’号？”古力特发问。

“是的。”

“这真是……荣幸之至。”古力特说。“青云”号是雷电家族的领航船，据说从来没有外人踏上这飞船。

从他们进入RH149星系，一切规矩都被打破。申秋允许掠食者飞船跟随“天隼”号进入熊罴星——正常情况下，附属飞船只能停留在外围；他们在一号空港迎接“天隼”号——一号空港只对大型舰只开放；对天狼七异常宽容——他并不在名单上，而且曾经是一个海盗；两位将军直接接见他们，与两位将军相比，他们不过是一群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们被直接带到熊罴星内部——超导模块矩阵，流体颗粒，这些绝密对他们毫无保留；此刻，他们要去“青云”号，雷电家族的领航舰，传奇之舰。据说这艘飞船至少有超过一百万年的历史，比整个科尼尔星域的历史还要长远；据说它是一艘活着的飞船，船体没有金属，而是由有机体构成，类似于一个巨大的生物，然而除了雷电家族，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科尼尔人登上过这艘船看一看究竟，甚至没有人知道，这艘飞船到底长什么模样。

异乎寻常的举动意味着事态紧急，尽管登上“青云”号听起来是一个好消息，古力特的心情却变得更加沉重。

第十三章 异度空间

飞车掠过一根又一根天柱。突然间，它开始变形，从水滴状恢复成椭球体，而速度也急剧地降下来。

前方出现了天柱，在视野中急剧扩大。飞车并没有规避，而是直直地撞上去。缠绕着天柱的颗粒出现一些扰动，它们上下分开，让出通路。天柱上出现小小的洞口，缓慢张开，尽管飞车不断减速，但相形之下，窗口的打开显得过于缓慢，飞车几乎就要撞在柱上。一瞬间，飞车冲了过去，车体和窗口几乎完全吻合。紧接着，第二架飞车也进入到柱体中。

没有丝毫停顿，飞车从水平飞行开始转入上升。强大的惯性把人们紧紧地压在座椅上。十几秒钟后，超重感消失，飞车已经运行在竖直的管井中。

这就是天柱。李约素透过车体向外看，他们仿佛正在乘坐观光电梯，周围五彩缤纷，大大小小的团块上上下下。电梯居然是五颜六色的，李约素觉得有些离奇。距离不远的位上，一个红色团块正和他们并行，突然之间，团块变得透明，李约素看到了青柏将军一行人。青柏将军正向他致意，他也挥手回应。

“李约素船长，我听说你对申秋有些意见。”他听见了青柏将军说话。

“是的，他没有遵照你的命令。”李约素大大咧咧地回答，但猛然间，他意识到他和青柏之间隔着两重船体，而青柏的说话声却仿佛正和他面对面，这个细节让他的心咯噔一跳。

青柏看着李约素，眼神仿佛洞穿一切，“船长，我说过，我们已经同一条船上。大家需要同心协力。雷电家族不会有什么保留，任何保留也没有用。”他看了看古力特，然后看着李约素继续说，“如果你有

什么想法建议，尽管说出来，只要合理，我们都会考虑纳入计划。”

青柏将军语气柔和，也很恳切，却让人自然地感到一种威严。李约素隐隐有些不快，但是理智告诉他任何抗拒言辞都不合时宜，他强行把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压到心底，“好的，将军。我们会合作愉快。不过从一号空港开始，我们好像在兜一个很大的圈子。你是想向我们展示熊罴星雷电家族的强大和先进吗？”

青柏露出一丝微笑，“前方就是目的地，三分钟后见。你们还会有点小小的意外惊喜。”

说完，团块重新变成红色，再也看不见青柏将军。他没有留给李约素提问时间。

李约素看着古力特，“你说他会给我们什么惊喜？”古力特抿着嘴，没有说话。

.....

飞车周围在刹那间变得一团漆黑，一切都消失不见，四周仿佛浓得化不开的墨。

“这是哪里？”李约素几乎本能地问出这个问题。

“对接通道。”飞车上有一个声音回答他，这声音从飞车的每个角落同时传来。

“什么对接通道？”李约素接着问，他意识到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说话。“你是谁？”他马上问，“它是谁？”李约素又转头问申秋。

没等申秋回复，声音回答了问题：“你好，李约素，我是沙达克。欢迎来到‘青云’号。”

沙达克话音刚落，飞车周围变成一片光明，仿佛正置身于一团光亮中。光亮很快消散，飞车正在船舱里，而且已经稳当地停下。李约素看了古力特一眼，“重装甲”号的船长仍旧很沉静，然而他的脸上有一丝惊异的表情，稍纵即逝，却没有逃过李约素的眼睛。他被这诡异的降落

方式吓到了，李约素想。

飞车直接出现在“青云”号的船舱中，车上的人们没有感觉到任何加速度。整个过程中，惯性仿佛不存在。这就是青柏将军所说的意外惊喜？李约素有些狐疑，这一次，他看了看古力特，忍住没有问出口。

舱门打开，乘客们走出来。他们置身于一座高台之上，需要从梯子上走下去。

天狼七紧跟在李约素身后，突然间他紧走几步，站到高台边，紧盯着一个方向。李约素扭头看去，隔着七八米的距离，是巨大的浮雕，那画面中央，正是婆娑的舞者，模样和之前所见的黄金雕像分毫不差。

李约素走过去，“天狼七，你没事吧？”

天狼七缓缓摇头。

李约素望着雕像，“这看起来真大呢！他们怎么把雕像放到这里。这一个也很眼熟吗？”

天狼七缓缓点头。

他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雕像。

青柏将军的飞车落在另一座高台上，他们正缓步从高台上下来，听到这边的响动就朝这边看过来，青柏将军和巴达将军交换了一个眼神。

“李约素船长，请你和天狼七下来，沙达克在中央控制舱等着我们。天狼七，我知道你有很多疑惑，这些疑团都会被解开。”

“走吧，天狼七。我们有大事要做了。”李约素招呼天狼七。天狼七充耳不闻，只是定定地看着雕像。棒头人是心思单纯的家伙，他们很难产生疑惑，一旦产生，却很难放下。

天狼七的个子不高，比李约素低半个头，李约素伸手拍在他的肩膀上，隔着衣物，能感觉到他坚硬的肌肉，“走吧，兄弟。”

天狼七默默地跟着李约素走下高台。所有人都聚齐了，一扇门打开，青柏走在最前头，人们三三两两依次跟着，李约素和天狼七走在最后。这一次，不是天狼七跟在李约素身后，而是李约素跟着他，不断地

轻轻推他。天狼七并不情愿地被李约素推了几步，他最后还是服从了自己的庇护人，跟着人群走进通道。

在走进门之前，李约素回头看了一眼，婆娑的舞者雕像栩栩如生，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巨大的雕像，晶莹剔透，透着隐约的光。这样的雕像充满宗教气息，流露出高贵而自然的平静，然而李约素觉得有一丝说不出的诡异。

他最后看了一眼，转头走进门。诡异的感觉缠绕在心头，李约素忍不住再次回头看，却惊讶地发现雕像正在迅速消失，转眼间什么都不复存在，只剩下光滑的白色墙体。门迅速而悄无声息地关上，把一切都隔绝在那一边。

沙达克，只能是沙达克！李约素定了定心神，快步跟上天狼七。在中央控制室，他将见到沙达克，也许比天垂星沙达克更为古老。一切问题都会从他那里得到答案。

“青云”号的中央控制室是一个半球形空间，很大很空旷，然而除了屏幕还是屏幕。大屏幕彼此间相互交错，小屏幕镶嵌在大屏幕里边，更小的屏幕时不时跳出来，快速扩大，从一个点，变成小小的平面，最后是独立的一面，而原有的大屏幕却在翻滚中消失……众多的屏幕相互混杂，飞快转换，让人根本无法看清，它们杂合在一起，仿佛一个巨大的魔方，不断地翻转着每一个侧面，而它有数不清的侧面。不过，其实没有什么屏幕，只有无数的光影翻腾。十多个人靠着墙壁站立，静静地看着头顶的光影游戏。

“那是沙达克在思考。”李约素听见巴达将军说话，扭头望去，看见来自“上佳”号的年轻人站在巴达将军身边，将军微微低头，和他说什么，声音不大，再也听不清后边还说了些什么。失去记忆的年轻人静静地听着巴达将军在他耳边细语，时而微微点头。

突然间魔方停止转动，强烈的光照射在控制室中央。

“沙达克，我们都在这里了。”巴达将军说。

“巴达，我可以开始了吗？”沙达克说。

“是的，请开始。”

图景蓦然出现在光柱中央，浅浅的红色之上布满稀疏的孔洞，就像被染了色的蓬松面包。星星点点的黑色球体镶嵌在浅红色的背景中。

“这是RH149的空间密度图。每一个黑点代表一个天体，中央最巨大的点是中心恒星。行星、卫星、彗星以及人造天体，所有天体都有唯一对应的黑点。所有黑点也唯一对应一个天体，但这三个位置是例外。”三个亮点在密度图中闪光，转眼间，正常的星图出现在屏幕上，在亮点的位置，什么都没有，图像切回密度图，在浅红色的背景上，那是分明的三个黑点。

“它们没有对应物质。这三个黑点绕着恒星旋转，它们并不是星体，在正常空间里，什么都不是，然而却拥有类似于星体的密度。飞船进入这个区域，会掉入引力陷阱，当然这里不存在实体，飞船并不会坠毁，只要有足够的动力，仍旧能够爬出来。佛德明特第三时空模型预言了这种区域的存在，这是另一空间的物质在我们世界里的投影，这个另一空间被假设为X空间。在RH149星系现象被记录在案并彻底研究之前，我们认为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但RH149提供了一个真实模型。这些投影，我们把它命名为虚星体。”

星图开始运动，三个虚星体的轨迹被标示出来。它们绕着中心恒星旋转，就像行星。它们在同一条椭圆轨迹上运行，位置正好将轨迹三等分，而速度也完全一样。

“每一个虚星体的引力强度时刻都在变化，根据观测，三个虚星体具有完全相同的变化模式，通过轨道的不同部分时会产生相应的质量变化，并保持速度不变。从这样的迹象判断，这是一个天体在X空间围绕中心恒星运动，而X空间具有三轴向特性，从而导致这个物体在我们的空间内产生了三个等价投影。”

“什么叫三轴向？”李约素忍不住插嘴。

“轴向是衡量空间维数的计量单位，理论上，空间可以有无数种维度，我们的宇宙最高可以达到十一维。我们的三维空间是单轴向空间，只有三个维度展开，其他维度蜷曲；三轴向表示类似的空间在三个方向上具备三维性质，它至少有四个维度展开。四维度空间最多具有四个轴向，但是我们讨论的这个空间可能在某个轴向上缺失，导致虽然它是一个四维空间，却只有三轴向。这是盘古空间的一种。”

盘古空间？李约素听说过太多关于空间的名词，什么畸形空间、异型空间、卡特空间、印度空间、扭曲空间、弥诺陶洛斯空间、牛魔王空间……科学家总是会创造许多生僻的名词，甚至他们会使用不同的名词来表达同样的概念。他想问问盘古空间到底表示什么，但最后他没有问。一个问题总是会引出另一个问题，甚至更多问题，更何况，沙达克的这段解释已经让他感到如坠五里雾中，再多的解释也不顶用。他决定先听沙达克把整个故事讲完。

“熊黑星也在这条轨道上？”古力特问。

“是的。”沙达克回答，星图上显示出熊黑星的位置。它在两个黑点之间，随着轨道位置的变化，速度时快时慢，大体上和两个黑点保持等距，而和第三个黑点遥遥相对。

“这条轨道上是不是应该有一颗行星？”

“是的。熊黑星所在的位置，曾经有一颗行星，三类星球，RH149。但是这个星球不复存在了，初步判断，它被空间灾变吞噬。”

“什么叫被吞噬？一颗星球平白无故消失了？”李约素有些惊讶。

“这是复杂的宇宙空间学案例。最简单的解释是这个星球所在位置的宇宙膜破裂，星球脱离我们的时空。宇宙膜是一个复杂的宇宙模型，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正确的模型。原有的星球消失了，它不是被摧毁，而是彻底消失，不复存在，从我们的宇宙膜里掉出去。掉在哪里，后来有什么命运，已经超出我们能够观察的范围，无从得知。”

一个网兜里放着动力服头盔，网兜破了，头盔掉落。李约素的脑子

里出现这样的一幕，这显然不是现实的图景，反而是李约素能够想象得出的图景。宇宙是一层膜，这样的说法足够通俗，却对真实的物理毫无帮助。那不是李约素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物理图景。

中央控制舱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是闻所未闻的理论和耸人听闻的事实，然而由沙达克叙述，确定无疑。

巴达将军开口：“沙达克，请继续。”

“‘上佳’号在RH149失事。最初的分析认为，飞船随着RH149行星被吞噬。但是，对事故现场的调查表明，飞船毁于蓄意攻击。侦察机器人找到了许多飞行器残骸。侦察机器人在‘上佳’号发生异常之后十五天赶到，因为无法知道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只能根据飞行器残骸的状况进行推断。结论是，事件发生在探测器赶到之前二十天到二十三天之间。这些残骸毫无例外地显示出爆炸迹象，碎片边缘大多呈现熔化凝固状态，爆炸产生的高热至少在八千开尔文以上。某些部位有强酸腐蚀的痕迹，因为爆炸的缘故，痕迹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在某些残片上仍旧能够观察到。它们可能使用高浓度氢离子体作为攻击载体，使用这种物质作为武器很困难，因此我们并不能完全肯定这个结论。

“少量飞行器并没有被毁坏。我们收集到散落在整个星系的十七个观察哨。这些观察哨在‘上佳’号进入星系之后发射，具有高解析度全息功能，然而因为距离过远，同时它们的观察目标和RH149星球没有关系，这些观察哨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我们找到了第十八个飞行器，它不是太空观察哨，原本应该在星球上降落，进行标本采集，然而因为某种原因，它被抛离，远离‘上佳’号，并没有向RH149降落。这个飞行器完全处于休眠状态，没有任何动力迹象。它携带了珍贵的信息。”

绿色星球出现在图像中央，环形世界庞大的躯体倏忽从镜头中划过，很快消失。镜头飞快远离，十几秒后，环形世界重新出现在视野里，缓缓转动。一切似乎都很平静。突然间，中央主轴的一端爆发出炫

目的光，巨大的火球迅速扩散，让整个飞船看起来仿佛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火焰中，许许多多细小的物体喷薄而出，它们闪闪发光，仿佛红色的星辰般撒满整个天空，也像是无数的眼睛，正从千万里之外观看这里。红色的光彩渐渐沉寂下去，宇宙恢复成深沉的黑色，只有环形世界中央主轴的“火炬”仍旧在熊熊燃烧。突然之间爆炸四起，在环形世界周围此起彼伏，大大小小的飞行器被摧毁，残骸四散。镜头继续远离，环形世界看起来比绿色星球小了许多，一切都沉寂下来，不再有任何动静。

整个过程寂然无声。沙达克没有加上任何旁白。镜头在继续远离，环形世界逐渐变成小小的白点，绿色星球也逐渐缩小。人们等着沙达克说话，沙达克却继续保持沉默。

突然，绿色星球在画面上一瞬间变得很大，然后又急剧地收缩。伸缩间，整个星球转变了颜色，它失去了所有色彩，变得一团漆黑。下一个瞬间，黑色的星球扩张到原来的十多倍大，把周围的一切都包容进去。宇宙是深黑的幕布，星辰仍旧在闪光，但是在这里，成了纯粹的黑色，连光也陷落其中。这仿佛一个巨大的黑洞。然而它并不是黑洞。再下一个瞬间，它消失了。银河星光璀璨，而绿色星球和它周围的一切，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一股战栗从脊背涌起，冲上头脑。李约素抱住脑袋，他感到无法忍受的疼痛。

“啊！”他大叫一声，蜷起身子。

李约素昏了过去。

第十四章 本来面目

天狼七跨上一步，扶住李约素。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大家有些不知所措。

“他只是暂时昏厥。”沙达克说，“天狼七，把他抱过来。”光柱中央出现一个隐约的人影，向着天狼七招手。

天狼七警惕地看着他，有些迟疑。他的庇护人已经昏倒，谁来告诉他该怎么办？他扭头看着古力特。

古力特点头，“天狼七，沙达克不会有恶意，你照做好了。”

天狼七抱着李约素走向中央光柱。他走进这一片光芒中，脸上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隐约的人影消失了，沙达克的声音响起来：“李约素的大脑有保护性抑制，记忆被强行压制。刚才的情形可能触发了他不愉快的记忆。”

“沙达克，能否进行记忆复制？”巴达问。

“等他醒过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记忆复制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我们必须得到本人同意。更何况他处在抑制性保护的状态下，如果强行触发记忆模拟，可能会导致脑死亡。”

“好吧，让他先睡一会儿，醒了再说。古力特将军还等着。让天狼七也暂时休息一下，我们先和古力特把事情谈完。”

光柱中，天狼七的神色变得安静平和，他缓缓地把李约素放在地上，然后盘膝坐下，他闭上眼睛，仿佛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

沙达克继续陈述：“我们得到关于RH149的报告，意识到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突发恶性事件。‘青云’号来到RH149，我们开始建设基地。在此期间，雷电家族介入了战争，外界对于雷电家族介入战争的原因有很多揣测，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确保对RH149星系的控制，禁止任何未经许可的星域飞船进入……”

古力特神色凝重，他仔细地听着沙达克说话。他所听到的一切远远超出预期，也并不符合他所了解的历史，以至于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有怎样的反应。天垂星只是银河的一个小小角落，是他的家园，曾经发生了无数的故事，其中的许多故事光彩照人，让人心驰神往，然而和沙达克的故事相比，只是巨大浪潮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人类在银河中扩张，星域遍布整个银河，激动人心的故事在亿万光年的空间中上演，只是科尼尔人并不知道。也许在很久之前，那些创立科尼尔星域的人知道这些，然而时间久远，人们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人们已经习惯科尼尔就是一切，也许再加上毗邻的几个星域。更遥远的地方，那是几辈子都无法达到的区域，即便那里还有其他的人类，即便偶尔有环形世界从远方到来，又向着另一个远方而去，人们也并不注意他们——直到他们回来。

巡逻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根据他们的徽标，科尼尔星域的人们给了他们另一个称呼：雷电家族。他们宣称自己是所有人类共同的朋友，为了和平的目的而来，然而他们遭到了怀疑。和其他环形世界截然不同，他们成群结队，带来成百上千的飞船，强大得令人恐惧的武装力量让所有星域人不寒而栗。他们无视科尼尔人的警告，强行进入雷霆星系以及附近的星系，甚至入侵天垂星。他们和科尼尔人大打出手。再后来，和平真的来了，在古力特的祖父成功地消灭了雷电家族的一支分舰队之后，雷电家族戏剧性地选择和谈，加入了科尼尔，为科尼尔星域防范达门塔星域。他们在科尼尔扎下根，成为最为显赫的势力。他们再也不是巡逻者，而成了星域人。

这一段历史古力特非常熟悉。然而沙达克的叙述却是一种别样的风貌。雷电家族成为科尼尔的一部分，他们恪守和科尼尔的契约，这也许是科尼尔星域几百年来最重大的事件；然而，在雷电家族的拼图中，这只是无足轻重的一部分。古力特静静地听着，在头脑中梳理出头绪。

“‘天狼星’号带来的消息非常重要，而且是决定性的。”沙达克播放了一段影像，古力特看过这段影像，那是从“天狼星”号的主机记

忆中复制的。画面上，无数的红色飞行器四处穿梭，它们寻找人，攻击人。

“这些画面能够和‘上佳’号的资料匹配。”

画面转移到沙达克，那是一个沙达克在不断地呼唤另一个。

“尽管这有些让人担忧，但是无须讳言，沙达克47651有些失去控制。这不是沙达克惯有的行为。他有些恐惧。”

“恐惧？沙达克也会恐惧吗？”

“是的。少数沙达克会有恐惧反应。这取决于船长在分离沙达克的时候所做出的决定。这让沙达克在某种程度上更像人，当然这并不是完全有利的事。

“虽然他处于恐惧中，但是仍旧传递出信息。这个全息影像是一种密码，只有从‘青云’号分离的沙达克才可以理解其中的内容。”

沙达克把影像重复播放一遍，“我们处在极大的危险中。没有逃生的希望。所有控制系统正常，但是引力紧紧地抓住了一切，波动引擎无法驱动。敌人是高度毁灭性的种族，没有关于他们的记录，不属于任何人类部族或者已知异族文明。船员正在被消灭，它们寻找每一个人并消灭他们。我无能为力。我无能为力。它们正在瓦解我的中枢，强大的控制力正在对飞船中枢进行刺探，我无法探知这影响力来自哪里。亚空间，亚空间！天哪！那是什么？它们凭空出现！它们来自另一个宇宙。不，那是暗宇宙！”

影像停下。

“这是最后的信息。”

人们沉默着。

古力特打破沉默：“另一个……暗宇宙？就是X空间？”

巴达将军接过话头说：“这是沙达克47651在最后关头能够借用的概念。暗宇宙是一种假想，认为宇宙膜会发生一些褶皱，如果褶皱程度很深，这一部分甚至会被亚空间隔离，成为独立空间。但是这些被隔离

的部分仍旧和宇宙相连，属于宇宙物质的一部分。这样的理论希望能解决银河质量缺失的难题。”

巴达将军向前走了两步，转身面对大家，“‘上佳’号失踪之后，我们进入这个星系，发现熊黑星轨道异常。为了防范可能的危险，我们建造熊黑星来构筑防线。然而，从‘天狼星’号上得到的信息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重大失误——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X空间，而是一个暗宇宙。”

巴达将军扫视着众人，“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X空间，佛德明特第三时空模型所描述的是两个独立宇宙，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之所以产生了投影，是因为两个宇宙膜彼此间足够近。暗宇宙比X空间要渺小得多，它是我们宇宙的褶皱。这两个名词如果交换各自所代表的含义可能更会让人觉得名副其实，但这是历史原因。现在来看，如果那不是X空间而是暗宇宙，那就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从X空间进入我们的宇宙，要跨越狄拉克海。根据佛德明特的理论，两个宇宙膜之间只能有一个接触点，多接触点是不稳定状态，因此，只要我们控制接触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暗宇宙则完全不同。暗宇宙和我们被亚空间分隔，具有连续边界，而且还有连接通道。我们所有的准备都基于X空间，如果换一个前提，这是暗宇宙，那么根据RH149的投影，它和我们的亚空间距离不会超出两百个迈焦耳(1)，那意味着熊黑星防线可能完全无用，因为敌人可以从多个位置进行亚空间弹跳。很不幸，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一点。”

古力特有些恍惚，他仿佛在听一个荒诞的故事。但他镇定地看着巴达将军，静静地等他说下去。雷电家族的首席将军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尽管他使用各种语气词，语调却始终平静，没有丝毫感情因素流露，让人不得不相信他所陈述的一定是事实。

“从得到‘天狼星’号的消息开始，我们送出了数以千计的胶囊船。”巴达将军抬头，“沙达克，看一看我们的侦察结果。”

“好的，巴达。态势显示在星图中。”

星星众多，璀璨明亮，一道浅白色的痕迹从上而下，跨越整个星空。这是范围巨大的星图，跨度达整整一百四十六个光年。科尼尔星域的核心地带都被囊括其中。

“这道白色痕迹就是那个世界和我们之间的边界。亚空间距离最近一百五十三迈焦耳，最远三百六十迈焦耳。白线以外，在亚空间距离五百迈焦耳范围内，没有发现隐没空间痕迹。”

古力特仔细察看星图。这并不是一条线，只不过它的宽度远远小于长度。它也并不笔直，不断扭曲，大致的形状仿佛一个S。它从达门塔境内起头，蜿蜒着延伸到科尼尔、熊罴星、大熊星、新世界星、射手星、坤城……顺着痕迹，古力特能找到科尼尔几乎所有重要星球。最后，线条戛然而止的地方，一颗红色巨星赫然发亮，那是天垂星的太阳。

古力特默默看着星图，他想起一个重要问题，“那颗黄金星球在哪里，‘天狼星’号发现‘上佳’号的地方？”

“在这里。”沙达克把星图一转，挪移了将近七百个光年。黄金星球所在的地方是科尼尔的边缘，那是一片蛮荒地，是银河向着黑暗地带的延伸，被尘埃云包围，飞船通行困难，甚至连同步钟都没有安置。那里仍旧属于科尼尔星域，但只是在教科书上。沙达克划出一片区域，“这是黄金星球。”

“为什么‘上佳’号会出现在那里？”

“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猜测。”

沙达克显示了一个模型图。图像仿佛一个膨胀的气球，气球有一个小口，沙达克扩大图像范围，气球通过细细的管道连接在另一个更大的气球上。两个气球紧紧贴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理论推测的全貌。我们的空间和那个暗宇宙之间并没有完全隔绝，而是通过一条空间走廊连在一起。这并不是正常现象，宇

宙膜总是试图变得平坦，所以，这是一种奇异模式，并不稳定。但它确实确实存在，毫无疑问。

“‘上佳’号在RH149失踪，这是宇宙膜薄弱的地方。可能的情形是：‘上佳’号在RH149被引入到暗宇宙，那边的世界空间尺度不会超过六十光年，把‘上佳’号送到连接通道附近并不困难。出于某种原因，它们把‘上佳’号通过这条空间走廊返回到我们的空间。”

古力特目不转睛地看着模型。空间在这里具备了形象，尽管只是一种粗糙的近似，然而古力特还是被深深吸引。世界之外的世界，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然而沙达克并不是幻想家，他只陈述事实。

银河在上，这居然是真的。古力特的思绪在一瞬间飘得很远，他甚至想到和凯特说过的话——他们迟早会进行一次长途旅行，一次银河探险，去见识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的东西。还有什么能比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更具备这样的资格？但马上，所有飘忽的幻想都被按压下去，他要考虑现实问题。

最大的现实问题并不是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空间，而是它们是谁？从另一个世界而来，和所有已知的智慧生物都截然不同。

“它们是谁？”古力特迟疑着问出这个问题。

“很抱歉，我们没有更多的线索。”

“它们到底是多大的威胁？”问完这句话，古力特有一种预感，他仿佛正面对一个深渊，漆黑一团，无穷深远。

“我们对于那边到底如何一无所知。‘青云’号来到RH149的目的，是为了调查这种潜在的危险。然而，‘上佳’号所遭遇的情况无法重现。二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待机会。同时，为了在危险真正发生的时刻有所准备，我们也建立了相当的武装力量。但是‘天狼星’号直接告诉我们，RH149并不是对方唯一的选择，我们可能浪费了过去的两百年时间。”

“你是说它们可能在任何地点发起类似的袭击？”

“‘天狼星’号出现在坤城。根据胶囊船的侦察结果，坤城同样位于亚空间薄弱带，亚空间深度仅仅只有一百八十迈焦耳左右，它们可以从那边直接穿透亚空间进入到正常时空。‘天狼星’号并不是孤立的例子，某些胶囊船返回的时候，也带有被攻击的痕迹，我们还失去了一些胶囊船。最直接的证据还是来自胶囊船侦察之后，大量的小型飞行器出现，它们跟随胶囊船而来。”

密集的红点出现在模拟图上，闪亮一片，甚至天垂星附近也有不少。

“我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这个的报告。”古力特说。

“如果没有特别留意，那么谁也不会看到。它们很小，只有胶囊船的六分之一，你可以把它握在手里。即便你刻意寻找它们，也很难发现。我们能够发现，是因为它们直接跟着胶囊船。”

“你捕获了样本？”

“是的。这是一种伟大的机器，但是，就眼下的状况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发现。”

一个小小的平台从地下升起，平台上摆放着一个方盒。这是一个透明的方盒，盒子中央有一个小小的球体悬浮着。它通体乌黑，然而隐隐闪光。

“就是这个？”

“就是它。我们在很多地方发现了它们。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类似的机器可能已经分布在科尼尔星域的各个角落。”

古力特仔细看着透明盒中的小球。它看起来并不像能形成任何威胁。然而它让“青云”号沙达克惊慌。也许这有些夸大其词？古力特上前几步，想仔细看个清楚。

“古将军，后退。”沙达克很严厉地说，几乎在同时，两只柔软的手已经抓住他，把他向后拉开。

古力特并没有感觉受到了冒犯，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盒子。小球正

在变化，这好像是一种魔术，他从来没有见过。

让人过目难忘的魔术。

另一双眼睛也正紧紧盯着小球。李约素醒了过来，他起身坐着。他看见天狼七就在身边坐着，仿佛正在打坐。扭过头，他看见了小球。

小球仿佛会呼吸的生命，略微增大，然后又缩小。它甚至能够缩到极小，几乎要消失掉，然后突然恢复原状。

记忆之门仿佛在一瞬间被打开，他想起了那个陷落在黑暗中的星球，金黄的颜色在刹那间褪净，变成无限深黑的一团。深黑色的球体仿佛在呼吸，膨大然后收缩，不断往复。光芒在远离球体表面的地方出现，由浅到深，形成耀眼的光晕，就像一个巨大的光球。突然之间，光晕消散得无影无踪，黑色球体蓦然显现，仿佛恶兽一般扑面而来。他感到一阵战栗。

“这他妈的是什么鬼东西？”李约素的詈骂惊动了所有的人。

(1)迈焦耳是衡量亚空间深度的计量标准，一个迈焦耳相当于推动一千克物体亚空间潜行一光年所需要的能量。这是标准空间曲度情况下测量的值。空间曲度、潜行深度和跳跃距离都会影响到所需能量，对这三个变量，亚空间潜行所需要的能量呈指数增长。

第十五章 艰难抉择

这件事影响深远，它影响到整个星域，也许更糟糕，它会影响到更广阔的星空。然而它却仍旧是一个秘密，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只有雷电家族在默默地关注它，防范它。

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后，疑虑徘徊在心头，挥之不去。“难道星域人不可信任？”古力特直截了当地问。

房间里只有巴达和青柏两位将军，其他人都已经回避。在这个最后关头，古力特需要毫无顾忌的答案。

青柏将军摇摇头，“不，这不是信任问题。这是我们的职责，并不需要星域来承担。”

“但为什么不及早告诉我们潜在的危险？难道星域没有权利知道这些？”

“巡逻者有自己的守则。按照原有的情况估计，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次所面临的危险多么巨大。避免无端的恐慌，这是巡逻者的原则之一。这一次，只是我们最基本的前提发生了错误。很抱歉，造成了眼下的困境。”

“那么现在你们说出来，只是因为现在需要星域的力量。”

“不，我们不需要。”青柏将军再次摇头，他看着古力特，“星域的武装力量很脆弱。我们和达门塔星域进行了长期战争，更加明确了这一点。他们的舰队甚至无法突破熊子星，那不过是一条脆弱的防线而已。科尼尔并不比达门塔更强大，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尼尔甚至更脆弱，因为达门塔大量使用机器人，他们对恶劣环境的忍受能力远强于你们。我们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力量。现在我们要在整个星域范围内调配力量，不希望发生不必要的摩擦。”

“你是在进行威胁。”

“我们不是在谈论威胁。所有的人类都源自同一，我们不会攻击同胞兄弟，但是不排除自卫。你的祖父曾经在天垂星消灭过我们一支分舰队。我们明白他的立场，所以选择了和谈。但此刻形势危急，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如果行动受到阻碍，即便我们希望和谈，时间也并不在我们——包括你们——这边。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危险的敌人，而天垂星方面对此还缺乏深刻认识。一时之间，他们也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

“到这里来，古力特。”巴达将军突然插话。

他站在一幅精巧的银河星图面前，那是一个立体塑像，闪闪发光，看不出是用什么材质制成。古力特走过去。

老人突然伸手，插入到星图中，他的手掌展开，银河仿佛握在他的手掌心上。

“这是我们的银河，古力特。我们——科尼尔，达门塔，遍布银河的数以万计的星域，还有巡逻者，你眼前的雷电家族，以及很久之前的沙冈人。我们共同的银河。

“人类在很久之前是一体的，没有星域，所有人都是巡逻者，传说那个时候的人类仅仅是猎户座旋臂上的一个小种族。银河太广阔，人类征服了银河，银河也改造了我们。星域彼此间隔离，人类各自发展，变得差异极大。因为时空阻隔，即便巡逻者不断往来沟通，也无法打破宿命，哪怕在形式上也无法维持人类的统一。巡逻者本身也不断凋零。你见到过沙冈人，你们认为那是一个蛮荒族群，但他们曾经无比辉煌，天垂星不过是他们的一个驿站。而新生的星域已经完全遗忘了曾经的辉煌，彼此间为了星球、资源，或者说不明白的缘由，争斗不休。

“人类已经分崩离析，不可能再统一。然而曾经的巡逻者仍旧在苦苦挣扎，他们保持着对古老辉煌的向往，却对纷乱的银河毫无办法。他们不和任何星域为敌，也拒绝建立自己的属地，只在银河中不断漂泊。他们是无害的、友好的，却被许多星域攻击，付出昂贵的代价。但即便

如此，他们仍旧保持着信念，这样的信念也许已经有千万年之久。

“守护所有人类的家园，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银河在巴达将军的手中熠熠发光。

古力特感到铅一般的沉重。是的，他非常想了解关于雷电家族的一切，然而却没有料到答案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直接，而且如此出乎意料。雷电家族选择了他，他就是那座桥梁，把星域和巡逻者联系在一起。他要担负起巨大的责任。如果一切正如巴达将军所言，那么他就站在了和未知敌人作战的第一线，他将为全人类而战。然而，如果一切不过是雷电家族的诡计，那么他将是科尼尔永远的罪人。

古力特沉默着。银河在他眼前，星辰璀璨。科尼尔在其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

“我可以接受，但只有天垂星军部才有决定权。你们打算向天垂星和盘托出吗？”古力特终于打破沉默。

“我们定时送出胶囊船。我们在这里商谈的一切，天垂星当局都会及时知道。”青柏将军回答。

“他们不会那么快做出决定。”

“但是你可以带领舰队先行出发。沙达克重新估算，如果敌人突破亚空间，为了形成最有效传输，敌人必须同时占据天垂星和洛基塔两个位置来构造通道。我们已经和达门塔进行了沟通，他们仍旧采取敌对的态度，不过决定把战略机动舰队派往洛基塔，这虽然很不够，但我们暂时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我们要把最重要的机动力量送往天垂星，只要天垂星仍旧安全，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古力特口干舌燥，他必须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统领一支不属于科尼尔的舰队，一支强大到他不敢梦想的舰队——超过三三舰队六倍的总能量单位，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更何况，这支舰队根本不会受到军部的约束。这样的行为，和叛国没有什么两样。另一方面，星空中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也许整个科尼尔已经陷落在危险之中，拒绝

雷电家族的邀请，可能意味着会面临更糟糕的情况。古力特很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做出决定，然而他必须独自面对。

“好吧。”他下了决断，“我同意你们的方案。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我需要沙达克的承诺，整支舰队会完全服从我的指挥；第二，舰队必须接受天垂星沙达克的改造。”

“第一个条件不是问题。第二个条件，天垂星沙达克对于这些飞船的了解程度有限，你的指挥船中枢只能由‘青云’号沙达克的分身来担任。但是如果你坚持如此，他们可以进行融合。”

“这由沙达克自行决定。我们要告知天垂星，舰队会接受天垂星的控制。”

“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已经交给你，它所承担的责任也已经很明确。”

“让沙达克来，我要抓紧时间出发。”

“很高兴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沙达克会给你承诺。危险随时可能发生，或许它正在发生。你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我了解，我会尽快去做。”

青柏将军挥了挥手，他触动了看不见的射线。几分钟后，门打开，一行人走进来。

“这是你的舰队指挥部成员。到了天垂星，你可以对人员进行调整，不过，舰队的指挥部成员都经过特殊训练，能够协同沙达克进行指挥，如果更换人员，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我来介绍一下。”

“荆棘刺，前锋调度。”

“曲平，作战参谋。”

“开大升，近卫队指挥。”

“申秋，左侧卫指挥。”

.....

青柏将军挨个介绍这些即将成为古力特下属的人。这些人都赫赫有

名，任何一个人的军衔都不比古力特低，申秋的军衔甚至超过他。但是他们都没有穿科尼尔军服，他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制服，没有任何标志。

“我不能指挥军衔比我高的军官。”古力特说。

“你指挥的是一支特殊的舰队，军衔已经失效。他们没有军衔，你也不需要，但是，他们将完全服从你的指挥。”

古力特没有争辩。紧急关头，任何争辩都是多余的。他的视线从所有人的脸上扫过，他记住了这些面孔，也明白他们的决心。

队列中的一个人站出来，是古力特从“重装甲”号带来的属官，被青柏将军排列在最后。看见他，古力特想起还有另两个人跟随他一道前来，其中的一个并不属于这里。“李约素船长呢？”

“李约素留在这里，沙达克希望帮助他恢复记忆。”

古力特没有继续问，他的思绪已经远远飘开。他开始盘算将要采取的行动和可能的后果。他马上就要离开熊罴星，带领一支强大的舰队回到天垂星去，这和自己的初衷完全不同。是的，不管是出于对凯特的爱还是对岳父大人的尊敬，他曾考虑过加入雷电家族来获得升级到环形世界的资格，然而这不过是一笔交易，他仍旧是天垂星最忠诚的战士，他仍将带领“重装甲”号指挥三三舰队拱卫天垂星，保护科尼尔星域。此刻，他并没有成为雷电家族的一员，却成了雷电家族舰队的指挥官，而他的敌人缥缈得仿佛神话。这是他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未来的一切充满不确定性，但显然无比凶险。

“‘天龙’号准备就绪。古力特指挥长，准备好出发了吗？”那是沙达克的声音。

“沙达克，我需要你的保证。”

闪闪发亮的金属带从穹顶坠下，仿佛活物般攀附在古力特身上。

古力特纹丝不动。

尖细的丝状物从金属带中送出，它刺破头皮，在皮肤下游走，仿佛一只小小的蚂蚁在头顶四处爬动，留下一丝丝清凉的痕迹。细丝停止移

动，头顶仿佛戴上了一个冰凉的帽子，无数细小的机器正盘踞其间，静静等待。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在他成为“重装甲”号船长的那一刻，他也曾经历类似的情形，却又不尽相同。

这是一个重要时刻。他等待着。

突然之间，仿佛冰层在一刹那间消融，变成了暖暖的温水。暖流从头顶开始，自上而下，快速地掠过整个身体，然后一切恢复平静。一个声音从头脑深处浮现，他的知觉被引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个时刻，他和沙达克融合在一起。

“我是‘天龙’号沙达克，‘青云’号沙达克分身。古力特指挥长身份确认，我将服从您的指挥。”

“沙达克，欢迎融入。我们会合作愉快。”

“是的，船长。”

仪式已经完成。古力特放下心来。有了沙达克的保证，他相信一切不会脱离控制。沙达克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哪怕他来自一个敌对星域。古力特漫不经心地沙达克的记忆中徘徊，他看到了许多往事，那些辉煌的历史。许多历史已经湮灭，仅仅在沙达克的记忆里留下一个索引。但是重要的事总是会保存下来。古力特找到了关于沙冈人的记忆，这些绿色的太空强盗，他们居然和高高在上的雷电家族同源。古力特也发现了关于科尼尔的史前史，科尼尔最早的前身，竟然只是一艘小小的破旧鑫船……一切都显得新奇而富有某种趣味。突然之间，某个简单事实引起古力特的震惊——“青云”号沙达克竟然有三百七十万岁！这是天垂星沙达克年纪的四倍。

一个古老的沙达克，无论如何是值得信赖的。这几乎可以打消一切疑虑。

古力特面向青柏将军和巴达将军，他没有说话，只是举手敬了一个标准的科尼尔军礼。他转身朝向笔挺站着、即将与他一同战斗的伙伴们。在几分钟前，他还心存疑虑，然而此刻，他充满信心，确定眼前的

这群人将和他一起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蓝图从来没有这么广阔，而他迫不及待地想将它变成现实。

“‘天龙’号准备就绪。”沙达克在他的头脑中说话。

古力特走向舱门。他知道自己的飞船在哪里，也知道自己该到什么位置上去，人们跟着他。青柏和巴达并没有挪动脚步，他们目送古力特带领他的队伍离开。

“他会成功的。”青柏说。

“但愿如此。”巴达回答。

“你有些不确定，什么原因？你对古力特有所怀疑？”

“我确定古力特会是一个很好的指挥官，有沙达克的帮助，他会很好地指挥天龙舰队。我不确定的是我们的敌人。这些敌人送来了大量黑球，可我们还不知道它们的目的所在。天垂星还是洛基塔？沙达克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错了。敌人可能从薄弱带的任意一点发起攻击。”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我在考虑分拆熊罴星，我们需要更多的舰队。”

“我同意，但现在不是时候。敌人很快会出现，我们至少需要三十二年时间进行拆分。”

“是的。所以我有些担忧。这一次敌人可能超出了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感到焦虑。”

“我不是沙达克。就是沙达克，也有感到焦虑的时候。”

“别太担心，一切都会过去。一旦天龙舰队抵达天垂星，我们可以让科尼尔的兵工厂开始生产流体颗粒。虽然他们的技术水准不高，但是产能巨大，他们可以制造初级颗粒，大量颗粒可以形成有力的屏障保护天垂星。一旦天垂星得到保护，我们就可以让天龙舰队前往黄金星球，从那里突入它们的老巢。”

“这是一个好计划，但是可能太晚了。”巴达将军顿了顿，“我们

等一等古力特的消息，同时分离‘青云’号。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那么‘青云’号准备前往黄金星球。但是，可能事情并不像我们所计划的那么顺利，充满变数，我们要有一个应急预案。”

“听起来你已经有了打算。”

“是的。如果沙川人在此覆灭，必须要把讯息传出去。”

“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建造了熊黑星，我们有足够的流体颗粒进行防御。就算不能把那些鬼鬼祟祟的东西全都消灭，至少我们能够自保。当初敌人只是给了‘上佳’号一个突然袭击。再说，我们早就不再是沙川人了，我们是雷电家族。”

“为什么需要我们两个人？你要以最积极的态度执行所有的计划，而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确保万无一失。但是这一次，最坏的情况没有底线，我们可能会失去所有一切。”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一些独立鑫船将进入隐蔽，一旦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这些飞船将把信息带往银河中心。”

青柏盯着自己的兄长，“你是想让所有的文明世界都知道，我们遭受了可耻的失败。”

“如果我们真的失败了，那也并不可耻，送出警告是职责所在。还能记得我们的老家伙已经不多了，文明像花一般绽放，也不断凋零，银河世界不断变化，文明世界会记得我们的失败，但他们将因此而心怀感激。如果这是一次大劫难，我们就是殉难者和警告员。按照最坏的情况做好安排，这不会影响大局。”

青柏皱了皱眉头，并不情愿，“好的，就按照你说的办，我去和沙达克安排飞船。如果这样，我们需要派遣飞船进入伊特走廊和好望角。”

“是的，如果真的有大规模战争，伊特走廊是我们最后的生命线。但眼下，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制造出能够摧毁伊特星门的引力发生器。”

这是最大的失误。只希望‘平准’号还在，能够很快恢复。”

“那些沙冈人，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扼守通道是他们的责任。”青柏有一丝怨气。

“我们必须尽量寻找‘平准’号。它躲藏起来了，可能发生了什么事。需要有人去把它找出来，只有沙冈人才能把它找出来。”巴达呼唤沙达克。

“是的，巴达，什么事？”

“我想见见那个沙冈人，能把他带来吗？”

“他寸步不离李约素。”

“关于李约素，你确定他就是那个科尼尔军官？”

“是的，DNA核对无误。”

“我们的小伙子呢？”

“他正在我这里。”

“真不错，我也正想找他谈谈。青柏，你去见见李约素他们两个，按照商定的计划办。虽然这样子很无奈，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巴达闭上眼睛，他进入到沙达克的世界。

第十六章 失落传奇

“天龙”号是一艘巨船，却细长蜿蜒，形状奇特。它正蜷曲成一团，仿佛一条休息的巨蛇，无数细小的光源从四面八方向着巨龙落下，它们落到巨龙的身上，变成闪亮的一个光点，然后褪去光彩，隐约闪亮，仿佛细小的鳞片。

这是李约素所见过的最离奇的飞行器和最奇特的舰队。没有重型巡洋舰，没有护卫舰，没有突击舰，也没有任何飞梭。只有母舰和大群的流体颗粒，这是只有一艘飞船的舰队。

一个巨大的光点向着“天龙”号靠拢，它融入到“天龙”号的光亮中去，然而仍旧光彩灿烂，成了巨龙身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仿佛巨龙的峨冠。

“那一定是指挥船。”李约素对天狼七说，语气中带着一丝羡慕，“古力特在那里吧……”

天狼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交谈对象，除非直接的问话，他很少回应。

“古力特回去了，我们呢？”李约素问天狼七。

天狼七仍旧没有回答。

“你倒是说话啊，别让我一个人说。”

“我跟着你。”

“他们可是把你们叫做沙冈人。你们的那些传说，你记得吗？”

“我没有印象，我第一次听说这些事。”

“那个神像呢，你们是把它当做神像吗？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过这种小玩意儿，人们把它当做护身符。”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神像，但在这里看到的那个很眼熟，似乎我曾经见过这种东西。很熟悉，很熟悉，跟那些在酒吧贩卖的东西完全

不一样。”

“我没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不就是黄金嘛！”

“不一样。”

“可能你们还真是同一起源。沙冈，沙冈，这听起来很不错。”

“他们和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这可不一定……”李约素正想继续争论，突然间他的注意力被窗外的景象吸引。蜷曲一团的“天龙”号正在伸展身躯，它开始移动。随着躯体逐渐展开，“天龙”号仿佛成了一条耀眼的飘带，在群星璀璨的夜空中熠熠发光，细小的发光体在聚集，它们在“天龙”号的前后左右聚集成团，仿佛发亮的蜂群——天龙舰队正展现它的全貌。

“真他妈漂亮！”李约素不由自主地赞叹，“这飞船简直酷毙了！”

“李约素船长，青柏将军请你见面。”沙达克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沙达克，我正要找你，古力特已经走了，我也要回去。我和他一起来的，总不能把我丢在这里。”

“你随时可以登船离开。青柏将军请你会面，你是否愿意？”

“就当是我要向主人告辞好了，告诉我该怎么去？”

“他会到这里来。”

“这么说，你只是通告我一声，我其实并没有选择。”

“你的意思是你并不想见青柏将军？”

李约素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有些懊悔管不住自己的嘴，那些无关紧要的牢骚根本不应该说出来，最后他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我非常希望和青柏将军见面。”

“很好，他马上到。”

青柏将军很快走进来。窗外，天龙舰队的流体颗粒正在进一步聚集，它们集中到主舰周围，形成一条巨大的光带。

“李约素船长，天狼七阁下。”青柏将军招呼他们。

李约素漫不经心地回头看了青柏将军一眼，点点头，又转回去继续注视天龙舰队的变化。天狼七显然对于青柏将军的称呼很不习惯，他局促地看看青柏将军，又看看李约素，希望李约素能够帮他解围，但是李约素没有理睬。

青柏不动声色。他走到李约素身边，和他并排而立，一道注视窗外。

“印象很深刻，是不是？”青柏突然发问。

“确实有点……我没见过这样的飞船，它居然是软的，看起来像是活物。”

“它的确很特殊，即便对于雷电家族来说，它也非常独特。它以‘青云’号为模板。”

“‘青云’号？”李约素扭头看着青柏，眼神中透着一丝怀疑，“你是说‘青云’号也是这样？”

“是的。”

李约素微微一愣，随即大笑几声，“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谁不知道‘青云’号是环形世界。”

“你见过‘青云’号？”

“难道我们不就在‘青云’号里边？”

“你从太空中见到过它的全貌。”

“没有。”

“你见过。”

“我没有。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青柏扭头看着李约素，“三百三十七年前，‘青云’号进入科尼尔星域，被视作入侵者，有一支科尼尔舰队前来讨伐，它闯入RH149，逼近‘青云’号，发生了几次近距离战斗。最后‘青云’号选择了撤退。当时有一些科尼尔的飞船被击毁，有六个军人被俘获。”

李约素感到头脑一阵发热。是的，他就在那支舰队里，而且成了雷

电家族的俘虏。他在敌人的飞船上度过了难堪的三个月，然后有人告诉他，战争结束了。他被释放，回到天垂星，却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三百年。这是一个天大的玩笑——这里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再认识任何人，那些和他一道被俘的人早已被释放，在天垂星度过了一生，化成了灰，他却来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时代。他没有身份，没有财富，没有归属，没有一切，在星门间冒险，和各式各样的骗子流氓强盗打成一片，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地下世界流浪者。

“是的，没错。我被你们抓住了。”李约素干净利落地承认这个事实，“很高兴你们还能够记得我。”

“你所在的那艘飞船遭遇意外，它弹跳两百光年执行任务，却因为亚空间湍流而迷失，当它回到‘青云’号，时间已经流逝了三百年。时空经常会发生意外。”

“是你们制造了意外。”

“沙达克。”青柏招呼沙达克。

这显然是默契的安排，沙达克在李约素眼前显示出图像。一艘卡帕突击舰在爆炸中疾驰，舰体破败不堪，右舷已经燃起熊熊火光，然而它仍旧在战斗，不断向前方发射束流。它冲向一个庞然大物，那庞然大物通体透明，横亘在卡帕突击舰前方，仿佛一道光彩夺目的巨墙。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汇聚在某一点，那里呈现出高热的状态，然而巨墙仍旧完好，纹丝不动。卡帕突击舰发生巨烈的爆炸，舰体断裂，随着惯性撞击在巨墙上，在一瞬间化做一团火焰，火焰在巨墙表面蔓延，发出耀眼的光芒，然后迅速地熄灭，巨墙安然无恙。几架细小的飞行器从火焰中脱逃。

李约素感到泪水充盈了眼眶。是的，这是他的战斗，他的“天狼星”号。在流浪的日子里，他以为一切都已经淡忘，往事永远不会再回到记忆之中，曾经的李约素，曾经的“天狼星”号，都已经在火焰中化作了灰烬。然而，当他看到“天狼星”号熟悉的形体出现在屏幕中，

看到自己最后的挣扎和努力，他知道一切仍旧活在自己心底。他永远不可能淡忘。那些铁与火的日子，深深地融入他的血液。

“你所攻击的飞船，就是‘青云’号。”青柏说。

李约素没有说什么，酸楚而无力的感觉在心头肆意泛滥。雷电家族击败了他，科尼尔抛弃了他，这是关于这场战斗最简单也最明确的注脚。他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然而心潮起伏，无论怎样的结局，至少他并没有被彻底遗忘。他甚至有些隐约的幸福感，因为这辉煌一刻的重现。然而这幸福感的给予者居然是雷电家族——曾经的敌人。这真是一种微妙的感觉。

李约素很快调整情绪，恢复了平静，“青柏将军，你把这些老掉牙的事情翻出来，为什么呢？”

“李约素船长，一切都已经过去，不管过去有多少不愉快，我们已经在同一艘飞船上。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具有无畏的气概，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品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嗯。”

“你的记忆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能帮助你恢复记忆，这对于我们估计将来的形势很有帮助。记忆扫描没有任何危险，沙达克能帮你想起那些重要的细节。”

“不。”李约素干脆利落地拒绝。

“我能了解原因吗？”

“我不愿意。”李约素拒绝，他不愿意和雷电家族合作，哪怕他们拿出十二分的诚意，他仍旧深深地抵触。

青柏将军点点头，李约素的反应在预期之中，如果情况允许，他们会花一些时间来说服他，然而按照巴达的设想，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他们去做。

“还有一件事，这件事更重要，我们想请你和天狼七阁下去联络沙冈人。”

“你是说让我去找棒头人？他们是雇佣兵，大多数都是海盗，分散在各个星门，为什么要去找他们？”李约素看看天狼七，“天狼七，你可以告诉青柏将军，你们的族人都在干些什么？”

“我们帮助别的部族打仗。”天狼七简单地说。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并非如此简单。沙冈人曾拥有强大的舰队，特别是，他们有‘平准’号。沙达克，请告诉我们的客人关于沙冈人和这艘母舰。”

“遵命，青柏。沙冈人和雷电家族都是银河巡逻者，各自有一艘母舰，双方舰队所有的其他飞船，都是从这两艘飞船衍生而来的。沙冈人的母舰是‘平准’号，是硬装甲船。它的船体质量是‘青云’号的十倍，属于准行星级。根据这片星域的文明发展水准，这艘飞船不可能被星域武装力量在正面冲突中毁掉，它应当仍旧存在。”

沙达克显示出一个三维投影，李约素的目光牢牢地钉在上面，这是一艘质朴的飞船，通体黑色，没有任何花哨，线条粗犷，刚劲有力。它就像一把钢铁巨锤。

天垂星作为对比出现在图像中，“平准”号体积是天垂星的六分之一，质量是天垂星的七分之一。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这都是一艘巨船。

“你确定这艘飞船还存在？”

“我最后一次收到‘平准’号的信息是在一百零三万年前。”

尽管之前已经听青柏将军说过，沙达克所说的这个数字还是让李约素发狂，“一百万年前！我们在寻找一个老古董。就算找到它，这么老的东西还能有什么用？”

“‘青云’号同样很古老。人类的技术发展水平呈曲线前进态势，它会经历一个爆发期，然后缓慢增长，最后经历一个瓶颈期。如果能够突破瓶颈，那么会达到技术饱和，进入停滞。‘青云’号和‘平准’号都是饱和线技术的产物，科尼尔星域现在处在缓慢发展中期，它会很快接近瓶颈，但很可能无法突破瓶颈，因为星域文明并不鼓励发展超远距

离、超高能量技术。根据概率估计，如果没有外力帮助，科尼尔至少需要三十万年才能突破瓶颈达到‘青云’号的水准，然后保持在这个水平上，也许几十万年，也许上百万年，或者直到科尼尔星域消失那一天。所以即便是老古董，在三十万年内，科尼尔几乎没有机会造成能够和它相提并论的飞船，更何况，它的吨位大得惊人，翻遍人类的整个银河史也找不出几艘这样的大船。”

“它消失了一百万年，你希望我们去把它找回来？”

“我们一直在寻找它。我们相信‘平准’号有可能仍旧存在。我们找到过三个沙冈人，检查后发现他们的尾椎经过特化，是一个电子接口，这不是生物性的接口，不能依靠基因生长而来，它是一个完全的植入设备。你可以把它看做一个接收器，而它只能接收来自‘平准’号的信息。天狼七的身体同样如此。如果沙冈人一直保留着这个植入装置，那么‘平准’号一定仍旧存在。”

屏幕上出现一个骷髅骨架。“这是天狼七的身体扫描结果，图像经过处理，显示尾椎上的特异之处。”尾椎图像被迅速放大，在一段骨头上，有许多细小的孔洞，每一个孔洞彼此相连，细微的连线彼此交错，密密麻麻，几乎将整个椎骨包裹起来，孔洞里有填充物，微微高过表面，仿佛是一种金属制品。

“你身上有这种东西？”李约素问天狼七。

“我不知道。”天狼七有些疑惑。

“沙达克，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沙达克再次放大图像，无数细微的结构在孔洞中显示出来，它们仿佛一排排整齐的房子，呈首尾相连的T形，“这是高超的微电子脑。如果它被激发，那么天狼七将拥有另一个头脑。天狼七的身体里有两套神经系统，从这个微电子脑出发，纳米机器组成的神经网络和天狼七的生物神经细胞网络完全重合。只是这个植入性的微电子脑从来没有被激活，但它是完好的，一切就绪，只需要一个信号。”

“你是说天狼七的身体里还有一个大脑，而且不受他控制？”李约素问。

“这是一个形象但不够严谨的说法。”沙达克回答。

“到底是他能控制这个尾椎上的东西，还是这个东西会控制他？”

“他们彼此是一体的。但是，这个微电子脑会接收外部的信息。”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外部发送命令要他去死，他就会去死？”

沙达克没有直接回答，“这样的情形不会发生。如果你在问可能性，那么的确是这样，如果外部信息要求植入体牺牲，这是可以做到的。”

“一点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这取决于微电子脑和生物头脑之间的协作模式。”

“天狼七是什么模式？”

“这由沙冈人决定。”

“你和沙冈人很熟，直接告诉我们，不用兜圈子。”

“意识融合并不是特别技术，绝大部分人类文明都拥有，天垂星也拥有，这是沙达克和船长之间沟通最便捷的手段。但是‘平准’号有些特殊，沙冈人把这样的技术应用到了每一个成年个体身上，除了船长和少数重要成员，其他人都属于强行植入，‘平准’号沙达克可以直接控制所有人的躯体。我不知道如今的情况，在我们和沙冈人分离的时候，绝大部分沙冈人由‘平准’号进行控制。他们拥有自己的一部分独立意识，但绝大部分行为控制由‘平准’号操纵。”

“你是说‘平准’号沙达克在操控沙冈人，就像他控制机器一样？”

“沙冈人仍旧保留自己的意识，就像天狼七，离开‘平准’号，他仍旧独立生存。”

“但是沙达克可以随时剥夺他的意识！沙达克怎么能做这种

事？”李约素看了看天狼七，“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李约素船长，沙冈人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把舰队的效率提高到最大。沙冈舰队是一个整体，而‘平准’号就是它的中枢。眼下形势严峻，我们可能面临一次规模空前的入侵，我们需要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如果能把‘平准’号找回来，这将是巨大的帮助。也许你对于‘平准’号的做法颇有微词，对此你可以找到‘平准’号，当面和‘平准’号沙达克谈谈。”

“那是自讨没趣，我不想去找这艘破船。”李约素冷冷地说，“天狼七也不会去。”

“我想去。”天狼七突然开口。

李约素有几分惊讶，但一转念，他明白天狼七在想什么，“别冲动，兄弟。这样的飞船太危险，我们还是躲远点比较好。而且，这船可能压根儿已经不存在，这是自己找不自在。”

“刚才沙达克说的东西我从来不知道。我要去寻找真相。”

天狼七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那是一种希望之光，流露着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决心。李约素还想说点什么，然而他看到天狼七的眼神，就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了。那坚强的决心触动了李约素，让他油然而生一股豪气，“银河在上，既然你是我的兄弟，那我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反正我也无所谓，就和你一道上路去找那该死的飞船。”

李约素转向青柏，“青柏将军，沙达克，我有条件。”

青柏微微一笑，“你说吧。”

第十七章 将军之子

从熊罴星回到天垂星需要经过六个星门。这不是一趟简单的旅程，它将消耗标准时间近六个月，而天龙舰队的时钟，则仅仅流逝三十五天。时间和空间永远是一对矛盾体，跨越以光年计的距离，必然要牺牲大量时间，这不是意味着你将老去，恰恰相反，经历亚空间潜行的人总是会保持年轻，当他回到正常时空时，通常都会发现自己到了未来。只是，那段成为历史的时间他从未经历过，成了一段真正的空白。对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来说，时空旅行有许多不便之处，而空白期的存在是最让人憎恨的一项。空白期里总会发生意外。

古力特遭遇了意外。标准时间流逝了四十天，天龙舰队时间过去了八天，他们被关闭在福特林斯星门之外。

“申秋，你认为该怎么办？”古力特问。舰队起航后，他把申秋的位置和曲平对调，让曲平担任左侧卫指挥，而申秋担任作战参谋。这个人事调动得到了沙达克的赞同，根据职位匹配模型，调动对舰队效能只有细微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古力特的要求得到了无条件支持。

“我只对战斗效果进行评估，如果你想衡量政治影响，你需要一个政治幕僚。”申秋直言不讳，“星门的护卫编队战斗力很弱小，他们没有力量阻拦我们舰队前进。但是有一种可能性，他们可能破坏星门。天垂星已经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他们不愿意授权天龙舰队在科尼尔星域内自由行动，而且还威胁会采取破坏性行动，包括摧毁星门。”

“嗯。”古力特盘算着眼下的情形，他们顺利通过了两道星门，却在这里被拦截下来。福特林斯星门的指挥官发来通告，明确拒绝天龙舰队通过，并且说明这是天垂星的最高指示。情势正向着巴达将军所担心的方向发展，即便古力特具有双重身份，也无法打消天垂星的疑虑和恐惧。

“呼叫星门指挥官，让我来和他谈谈。” 略为思忖之后，古力特说。

“天龙”号的呼叫很快得到了星门指挥官的回应，一个人像出现在古力特面前。他满脸胡子，额头上爬满皱纹，显得饱经沧桑，双眼却仍旧炯炯有神，透出慑人的力量。

“贾斯廷，你好，很久没见。” 古力特用非正式的口吻开场。

“是的，长官。” 贾斯廷显得一本正经，他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古力特，并没有说下去的意思。

“我需要通过星门，贾斯廷。” 古力特没有继续客套。

“非常遗憾，我接到了命令，不允许您的舰队通过。如果您的确需要通过，只有继续请示军部。”

“没有时间了。军部知道舰队的目的所在，我们在保卫整个星域的安全。我的舰队已经清理了两个星系，黑变球的数量超过预期，事情可能到了非常紧迫的关头。”

“我不知道，但上级的命令是阻止您的舰队通过星门。”

“贾斯廷，别提命令了。看着我，我们要对整个科尼尔星域负责，甚至是对整个银河负责。”

“我是军人，要恪守职责，服从命令。对不起，我无法让您的舰队通过。”

“你应该记得我的父亲。”

“是的，我一直非常尊敬古大人。”

“他对我说过，合格的军人不是为了命令而战斗，而是为了信念。他一定也对你说过同样的话。”

贾斯廷保持沉默，他紧紧盯着古力特。

“我们的信念是一致的。保卫科尼尔，保卫家园。军部是否提到那些黑色小球的存在？”

贾斯廷没有回答问题，他只是直直地盯着古力特，半晌，才

说：“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在考虑是否能相信你。”

“你必须相信我。”

“那么到我的基地来，你证明给我看。只允许穿梭机降落。”贾斯廷说完，关闭了通讯。

指挥舱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所有工作人员都看着古力特。

古力特看着申秋。

“他不完全可信。刚接到报告，截获天垂星派出的胶囊船，天垂星解除了你的一切职务，全星域通缉，任何科尼尔军事单位都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将你送到军部。”

“你认为该怎么办？”

“突袭控制星门。”

“那么我们会面临全面冲突，巴达将军和青柏将军任命我作为舰队司令，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古力特扫视所有的人，“其他人有任何建议吗？”

六位参谋副官都没有说话，其他工作人员各自忙碌。

古力特做出了决定。

他登上了一架小小的穿梭机。这是一个流体颗粒，自动驾驶，他很顺利就在福特林斯着陆。这是一个中型太空城市，有上千人口，全是军人，贾斯廷·林是他们的指挥官。

着陆舱正在进行加压操作，流体颗粒通体变得透明，古力特一眼就看到了贾斯廷，他正站在一块巨大的玻璃后边。贾斯廷身边站着一个人，当古力特看清那是谁时，他感到心脏急剧地跳动。

站在贾斯廷身边的人，是凯特！凯特·休斯敦，他的妻子。古力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一切无可置疑，凯特站在那儿，正向他微笑招手。

几乎等不及加压完成，古力特就打开了流体颗粒，他仿佛游鱼般从门里滑出，快速套上重力靴，几步走到舱门前等着，焦急地等着。舱门

打开，古力特几步走到凯特面前，他们对望了一眼，然后紧紧地抱在一起。

凯特一直微笑。古力特是一个深沉的人，从不轻易流露情绪，然而在她面前却赤诚得像个孩子。她把头倚在他肩头，轻轻抚摸他的后背，什么都没说。

古力特放开她，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来找你。”

古力特点点头。简单的三个字包含很多含义，如果不是某种重大的原因，她绝对不会独自一人出现在福特林斯这样的地方。军部已经拒绝了雷电家族的请求，而且对他下达了通缉令，古力特可以想象天垂星暗潮汹涌的形势，岳父大人一定已经焦头烂额，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

古力特转向贾斯廷，“贾斯廷，我不知道凯特在这里，刚才失礼，请多包涵！”

贾斯廷显得很严肃，“我们可以先谈谈你的目的。”

“你要求我来，我来了。”古力特说。

“我要求你来，不仅因为你的父亲。休斯敦女士告诉我，如果我这样要求，你一定会来，果然你来了。所以我给你一次机会。作为古大人的学生，我当然不希望他的长子做出背叛的事，但一切都只能以事实为依据。为了你们古家，我已经把脑袋放在了火箭喷射器里边。”

古力特点头，“多谢。”他转身走向流体颗粒，脱下重力靴，身子一蹿，钻进了流体颗粒内部。他很快出来，手上捧着一个方盒子。

“银河在上，你将看到的東西是最直接的证明。我要在这里打开它吗？”

贾斯廷点点头，“这里是一个封闭空间。基地第二指挥官拉杰斯正通过镜头关注这里的一切，如果有任何意外发生，他将接替我的指挥权。”

古力特明白贾斯廷在提醒自己不要捣鬼。这个个性刚强的老军人还

是看低了他。

古力特没有分辩，他直接启动了方盒上的开关。方盒变得透明，显露出内部。一个黝黑的小球悬浮其中。

“这是黑变球。它是一种空间发生器。根据沙达克的研究……”

“哪个沙达克？”

“‘天龙’号沙达克，就是你眼前的舰队母舰。他是‘青云’号沙达克的分身，‘青云’号沙达克已经有三百七十万年的历史。”

“好吧，继续说。”贾斯廷显得有些半信半疑，沙达克的年龄历来是一个说不明白的话题，通常人们认为越古老的沙达克越具有智慧，但因为据说达门塔星域的沙达克拥有一百万年以上的年龄，科尼尔人对于沙达克越古老越具有智慧这样的说法表示谨慎的怀疑。

“这是一种空间发生器。它的作用是发射特殊的引力波，这种引力波将穿透淼空间，进入暗宇宙，你可以把这个暗宇宙看成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蔽角落。简单地说，这是来自暗宇宙的智慧生命的导航仪。我的舰队已经跨过坎不哈星门和大角星门，对两个星系都进行了搜索，大量的黑变球分布在这两个星系的各个位置。很有可能，未知的敌人正在为一次大规模的入侵作准备。”

“这听起来并不可靠。”

古力特把盒子打开，黑色小球静静地悬浮半空。

“如果你看到它，你会更愿意相信我说的。”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球。”

“等两分钟，也许三分钟。”

时间在静默中过得很慢，三个人在难堪的沉默中都只盯着黑色小球，相互间没有看上一眼。

三分钟过去，没有任何变化，贾斯廷有些焦躁，他看了古力特一眼。古力特脸色沉静，只是盯着小球。

贾斯廷把视线挪回到小球上，他惊异地发现，小球竟然开始抖动，

猛然间，它收缩到原本一半大小，然后又恢复原状，反复三次，最后，它猛然间消失，然后又在一瞬间恢复原状。

小球静静地悬浮半空，没有任何曾经波动的痕迹。

“拉杰斯，给我看高速镜头重播！”贾斯廷高声喊叫，他是一个军人，同时也是星门的负责人，他在这里服役了将近十三年，见过无数次类似的景象，然而那都是星门的动作，是用数以兆亿计的能量撑起的黑色魔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小的物体在没有外部能源的情况下进行这种运动，他要确定这不是一个鬼把戏。

高速镜头一帧帧地重播发生的一切。在每秒三百帧的高速镜头下，一切都显得更加诡异，超出了贾斯廷的经验。在前一个三百分之一秒，黑球是正常状态，下一刻，它就彻底失去了踪影，维持了大约三十刻，它又鬼魅般重新出现在镜头里。

“如果仔细看，它并没有消失，只是缩小成微粒。”

贾斯廷看着古力特，“这是一个微型虫洞？它怎么能稳定存在？”

“只能说它和虫洞类似。可能科学的分类会把它归为一种亚类，它的作用很明确，就是向那个我们还知之甚少的暗宇宙传递信息。”

“好吧，我承认你展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但这又怎么和暗宇宙联系起来？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你和雷电家族串通一气搞的鬼？”

“我原来是三三舰队的指挥官。现在我是一支新舰队的指挥官。我的新舰队就在外边，你可以亲眼看到。我的这支舰队比三三舰队要强大许多，科尼尔没有舰队能与它匹敌。”

“你是想威胁一个科尼尔军官？”

“不，我想说明一个事实。科尼尔长期认为雷电家族是因为战争失利才选择和天垂星和谈，或者一相情愿地认为是雷电家族加入了科尼尔星域。而事实是，雷电家族的军事力量比我曾经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我曾经认为三三舰队至少可以和‘青云’号相当，这是一个可笑的判断。科尼尔的军事力量与雷电家族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如果雷电家族有意

对科尼尔进行侵犯，那么三百年前他们就可以把这件事进行到底；而且此刻，也不需要把舰队的指挥权交到我手中。贾斯廷，想想这件事，如果这是一个阴谋，那么也过于大张旗鼓了。如果我背叛了科尼尔，那么又何必带领舰队招摇过市，而且雷电家族还把这件事通告了天垂星。我们这么做，只是因为情况急迫，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要对付，科尼尔星域到处都有黑变球，攻击随时可能会发生，我们需要使用星门快速穿梭，否则就可能失去最宝贵的时间。”

古力特的情绪高涨，他急切地看着贾斯廷，希望他能够接受自己所说的一切。

贾斯廷有些心动，然而仍旧在犹豫。

“贾斯廷，请相信他。他是古家的长子。”凯特说。

“请相信我。我会用生命来捍卫科尼尔还有古家的荣誉。”古力特说。

“贾斯廷，我们干吧。”拉杰斯的声音响起来，“我相信古力特将军，他是个模范军人。”

“你……和雷电家族的沙达克进行了融合？”

“是的。”

“好，我相信你，可以让你的舰队通过。”贾斯廷终于下定决心，“但是，福特林斯星门最多只能把你送出六十光年，为了抵达天垂星，你至少还需要经过坤城中转。”

“这比预期好多了。福特林斯星门能够把我们送到坤城就行，我原计划要通过六个星门。福特林斯能把我们直接送到坤城，那真的很好。”

“我要跟随你，也许能派上用场。我也要看看，你到底会做些什么。”贾斯廷看着古力特，眼神很坚定。

古力特什么也没说，他上前两步，给了贾斯廷一个拥抱。

凯特看着这一切，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眉宇间却有掩饰不住的焦

慮。

第十八章 星空旅途

“徜徉在星海，从不曾忘记，蓝色星球回忆；宇宙之门打开，时光捉摸不定，沧海桑田犹如梦幻，犹如梦幻……”布丁反反复复播放同一首歌。这是一首女声唱的歌，口音很怪，可能是某个不知名星球的流行歌曲，却被布丁从不知道哪个角落里翻了出来。

舱室里坐着三个人：李约素在控制屏前边；天狼七面无表情，看着前方，他习惯了这种长途旅行中的无所事事——棒头人天生适合于此，他的眼睛睁着，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对布丁的歌曲充耳不闻；第三个人正在闭目养神，他是“上佳”号唯一的幸存者，坚持要跟着李约素去寻访失落的巡逻者部族。他给自己取了名字，叫佳上。

李约素有些烦躁，“别唱了，布丁。我们可不是在开演唱会。”

“是，船长。”布丁很爽快地答应。

“你到底有没有正经事干？”李约素责备布丁，“还唱歌！”

“我一直按照天狼七提示的路线走，”布丁有些委屈，“我们已经途经了坎不哈和阿尔法星系，再往前就是达门塔的重要基地伽马，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被发现。我要更精准地计算我们弹跳的着陆点。”

经过沙达克改进的布丁显然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凡事都需要李约素拿主意的学习型主机，李约素闭上眼睛，“好吧，你自己拿主意。但是关上那个讨厌的音乐，烦死人了。”

“遵命，船长。”

船舱里陷入沉默。

李约素飞快地盘算眼下的情形。他答应了青柏将军去寻找那传说中的“平准”号，但他对此并不抱希望。他见过许多棒头人，这些绿皮肤的人很忠诚，也很简单，有的时候还很粗暴，这样的经验告诉他，大多数棒头人并不是值得依靠的力量，他们是很好的雇佣军，却很难说是一

个合格的同盟者。此刻，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原因，天狼七们生来被设计成如此，除了自己的头脑，还有一个超级头脑替他们思考，指挥他们的行动。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觉得恶心。如果沙达克告诉他的一切是事实，那么他应该干脆利落地拒绝这件事。

但他还是答应去寻找“平准”号。天狼七和那些被海盗控制的棒头人有些不同，他不像那些人一样思维简单，而且并不粗暴。他像极了自己从前的那个朋友，也许他们都属于棒头人中比较聪明的个体。在雷电家族的基地共同度过四天之后，李约素已经把天狼七当做朋友，而不是一个附庸。他愿意帮助朋友。

天狼七是朋友，李约素却不知道另一个人到底算是什么角色。佳上要跟着他。根据沙达克和青柏将军的说法，这是佳上自己的要求，然而李约素怀疑这是青柏将军刻意的安排。一个雷电家族的人总比外人更值得信任，尽管他仍旧失忆，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佳上的加入让这趟旅程变得微妙，李约素原本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寻找“平准”号，然后他可以说服天狼七——两个人，加上布丁，再加上“天隼”号，他们可以组成小小的团队，成立私人护卫公司。这是个风险很大却获益丰厚的行当，不过拥有经过改造的布丁和“天隼”号，风险就变得相当低——这艘飞船的技术水准不是那些海盗和准海盗可以相比的。佳上让这个计划泡了汤，至少困难了许多——巡逻者家族的人不可能去从事这样的事情。佳上把他绑到了寻找“平准”号这件事上。他必须想办法让佳上离开，而且是自愿离开，然而他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借口，这也是他有些焦躁的原因。

“船长，有一艘胶囊船，要把它捕捉过来吗？”布丁问。

李约素睁开眼睛，“是哪边的胶囊船？”

“不知道。只有抓到它才能判断它属于哪一方。它正在向着天垂星方向运动，三十秒内潜入淼空间。”

“抓过来看看，也许是一份外交文书。”胶囊船并非能够经常遭

遇，它并不是真的飞船，而是一种小型机械，球形，只有人的脑袋那么大。因为它的存在，各个星系间才能建立一种准实时的联系——胶囊船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跨过上百光年，它可以深入淼空间，然后返回，这样的跳跃途径对时间的影响很小。星门，或者装备了波动引擎的超空间飞船，因为能量密度的限制，无法深入淼空间，也就无法像胶囊船一样实现准实时的信息交流。胶囊船唯一的缺陷是信息安全。在远距离传输中，胶囊船需要从淼空间折返，然后重入。淼空间里情况复杂，但没有人能控制，因此虽然偶有安全问题，信息却不会泄露；但是在正常空间，胶囊船一旦被拦截，信息就会泄露。不过这个缺陷也不算太致命。第一，暴露的时间很短；第二，为了保密，信息可以加载在不同的胶囊船上，只有同时收到所有加载了信息的胶囊船才能翻译；第三，如果是重要信息，可以安装自毁控制，一旦淼空间再入失败，就毁掉信息；第四，在本星域，可以设立中转站，胶囊船一步抵达，站站转发，这样效率虽低一些，但却绝对保证了信息安全。

此刻，“天隼”号处在科尼尔和达门塔星域之间。在这样的区域，当然不会存在转发站。然而也极少会有胶囊船穿过这片空间，除了一些外交文书。一般的飞船对此没有兴趣，然而布丁正准备进行空间跳跃，飞船上的人们仿佛无所事事，布丁的这个提议吸引了李约素的注意力。抓过来看看也没什么，一般的信息传送都会使用三艘胶囊船，失去一艘也并不是特别紧要的问题。

布丁很快抓到了胶囊船。果然，这是达门塔星人送往天垂星的外交文书。

“尊敬的天垂星治理委员会并转夏纪德阁下：

知悉贵方的和平倡议。我方认为该提议并未显示足够诚意。作为达门塔星域全权代表，对于贵方表示承认我方对于好望角等三星系既有主权表示欢迎，同时对于贵方侵犯我方贝塔二（坎大哈）和西格玛五（蒙特卡罗）两星系并长期占据的行为表达强烈反对，若贵方有意继续实质

性磋商，则必须对我方关注之二星系进行实质性表达。

诺伊曼五世”

“科尼尔要和达门塔媾和？”李约素读完文书内容，感到有些蹊跷，科尼尔至少有六个边缘星系被达门塔人占领，达门塔星人的开发通常是不可逆的，他们会把一个星球彻底改造成钢穴，所有行星资源都会被迅速吸干。科尼尔当局从来没有想过收回这些星系，收回来也没有有什么用，除了好望角。好望角是一个孤立星系，远远突出科尼尔本部，达门塔人在科尼尔派遣殖民团之前，用一支远征军占领了星系内的两个宜居星球，并且把科尼尔的主权标准钟送回了天垂星。好望角是通向银河内部的门户，在这一片星域，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比好望角更适合建造星门。它是星域通向银河内部的通道，在近一百光年的空间内，没有第二个星系可以让舰队落脚，而好望角的星门能够把重型巡洋舰或者大型世代飞船送向任何需要的方向。更重要的一点，好望角是一片时空高地，或者说，整个星域是一片时空洼地，如果不途经好望角和伊特通道，就无法向外跳跃，这一点决定了失去好望角等于失去未来。科尼尔怎么可能承认达门塔对好望角的主权！李约素几乎不敢相信。

天狼七对此漠不关心。他仍旧睁着眼睛，脑子里一片空白，对李约素的话并没有任何回应。

李约素转向佳上，“你觉得怎么样？”

佳上已经看完所有信息，“这是权宜之计。”

“权宜之计？什么意思，能不能说得直白些。”

“外交文书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实际作用的，达门塔过去承认过科尼尔的主权要求，但是他们仍旧占据了好望角。将来，如果科尼尔有实力，也会用文明或者不文明的办法重新占领好望角。此刻，也许古力特的天龙舰队有麻烦了……”

“怎么说？”

“如果科尼尔和雷电家族的联盟维持着，那么科尼尔不可能试图与

达门塔签订任何和平协定。联盟已经瓦解，古力特已经被科尼尔看做比达门塔更危险的敌人。”

“难道天垂星还不知道那些来自暗宇宙还是X空间的异形？有可能为了对付人类的共同敌人，天垂星决定和达门塔达成妥协。”

“人们只能基于手头的情报进行判断。天垂星那边没有足够的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你是说科尼尔人不相信雷电家族的舰队，即便由古力特来统率舰队？”

“他们会对此很难理解。”

李约素露出一丝厌恶的表情，“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派出天龙舰队，还要让古力特背上叛徒的罪名？”

“人的行为是不可预期的。即便有最小的可能性，也要去尝试。”

“你说什么可能性？”

“拯救科尼尔星域，或者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听上去很伟大。”李约素仿佛漠不关心，“但看样子我们是赶不上了。”

“你不相信巴达和青柏两位将军，也不相信雷电家族基于崇高使命感所做出的决定。”

李约素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显示自己是无辜的。

“这没有关系。”佳上接着说，“事实自己会说话。”

“别高高在上地教训我！”李约素突然暴怒，“我知道什么是事实。”说完这句话，他猛然冷静下来，“对不起。”

“但是我希望拯救科尼尔，所以不想去找那个子虚乌有的‘平准’号。你更希望自己是古力特而不是李约素。”

“你胡说些什么！”李约素的嗓音再次高亢起来。

佳上不动声色地看着李约素，直到李约素意识到自己失态。

两个人对峙一会儿，李约素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鬼东西，

故意刺激我。好吧，坦白地说，我是有些妒忌古力特，他的命太好。我早已是个废人，苟延残喘，如果不是偶尔碰到你的‘上佳’号，可能今天还在哪个星门酒吧里鬼混，或者已经被当做死人丢进了太空……所以现在的状态我很知足。倒是你，我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们？”

“你一定怀疑是巴达将军或者青柏将军想让我监视你的行动。”

“你是说事实如此？”

“不，我完全是自愿要求来的。巴达将军劝我留在‘青云’号，不需要监视你的行动，天狼七会完成他的心愿。”

“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你是我的恩人，我要报恩。第二，留在‘青云’号永远找不到真相，‘青云’号的任务是防范可能到来的再次攻击，而我要回到‘上佳’号，寻找一些关于我自己的真相。”

“你完全可以要求雷电家族给你提供飞船，不用和我挤在一起。”

“我要报恩。而且，他们不会让我冒险，他们会让其他人去寻找‘上佳’号。跟着你一起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是我的恩人，我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巴达将军，我也有信心说服你帮助我去探察‘上佳’号。”

“你倒是挺坦白。你怎么就有信心能说服我帮你呢？我们可是在往达门塔星域那边赶，和你要去的地方正相反。”

“这没有关系，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我有信心说服你，因为我会帮助你，只要我帮助你，你也会帮助我。”

“这很有趣，你打算怎么帮助我？”

“我已经在帮你。”

李约素瞪着佳上。这个年轻人显然精心准备了答案，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把答案说出来。无论这样的答案是否真实，它听上去足够合理。年轻人脸上仍旧平静，他静静地回望着李约素。

“好！”李约素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你说得在理。你愿意帮我，求之不得。那你说现在古力特陷入困境，我该怎么办？”

“我们还是去寻找‘平准’号，古力特那边，我们帮不上忙。”

“这不是白说嘛……”

“还有一点，‘天隼’号是一艘小飞船，天龙舰队却是一支大舰队。亚空间跳跃产生的空白期对我们有利。如果能够早点完成寻访‘平准’号，我们还可以回头帮助古力特。所有的人都在和时间赛跑，我们要尽量跑得快一些。”

是的，时间！仿佛一道火光在李约素面前闪过，他意识到自己忽略了这个重要问题。所有人都在和时间赛跑。那些来自暗宇宙的不知名种族，它们用了十几个世纪进行探察；雷电家族花费几个世纪建成了强大的熊罴星堡垒；古力特带领着天龙舰队清除黑变球，赶赴天垂星进行防御准备……现在一切都到了关键时刻，所有人都在和时间赛跑。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只有尽量抢先。落后一步，可能就满盘皆输。“天隼”号在时间上是最有优势的一个，小飞船的空白期短，虽然伽马星门远在三百光年之外，但如果能够及时找到“平准”号，他还可以赶到天垂星。

李约素觉得前景顿时明朗起来。他不是一个被抛弃的无用者，他可以赶到天垂星去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科尼尔的安危不再和他无关，他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是的，时间。

“布丁，天龙舰队赶到天垂星会是什么时候？”他大声问。

“如果没有意外，天龙舰队将在六个月内抵达。”

“六个月！”李约素感到振奋。六个月，足够“天隼”号跑出几百光年再回来。然而他又感觉到一种压抑，如果需要六个月天垂星才能得到保护，那么一切是否太迟了。

他看着佳上。

“我们只有尽力。”佳上平淡地说，他仿佛明白李约素在想什么，

又仿佛说的是一句不相关的话。

布丁宣布飞船马上进入弹跳。许多光怪陆离的飞船蓦然出现在“天隼”号的视野里。这些飞船和科尼尔飞船大不相同，彼此间也形态各异。这里仿佛一个博物馆，什么样的飞船都可以找到。

没有人对“天隼”号的突然出现表示惊讶，一艘椭球形飞船从自己的轨道微微偏移，给“天隼”号留出足够空间，然后一切恢复正常，飞船排列整齐，缓慢移动。“天隼”号加入到他们的队列中。

李约素对这样的场景再熟悉不过。这里是星门空港，会聚着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这里是最容易找到棒头人的地方。达门塔人控制着星门，海盜则四处横行，这里可能是最自由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所在，一不小心就会发生意外。

“小心行事。”布丁突然说了一句。

李约素狠狠地瞪了屏幕一眼，“这话应该我对你说，我在这里混的时候，你还没出世。”

“船长，我可不可以用‘天狼星’号进行登记？”布丁问。

“为什么不用‘天隼’号？”李约素问。

“‘天狼星’号·李。用这个登记名字会引起注意。另外，我还是喜欢‘天狼星’号这个名字。”

布丁的话引起了李约素的思绪。是的，他有一些老朋友，也许他们也正在此地。“天狼星”号·李。这个登记名毫无疑问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李约素恨得有些牙痒，这些缺德的家伙，就因为一点钱便把他逼上不归路。但是他现在回来了，身边还站着一个棒头人保镖，他们会作何感想？这些爱钱如命的混蛋！李约素很快把自己从遐思中拉回到现实。他不是回来报复的，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些家伙虽然人品不佳，但是他们至少消息灵通。他们和海盜暗通曲款，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棒头人。

“好吧，就按照你的想法做。不过，天狼七，你要做好准备，我的

仇家很多，可能有人会盯上我。”

天狼七一声不吭，只是盯着李约素，点点头。

第十九章 内战烽火

贾斯廷一直认为自己见多识广。作为一个星门基地司令，他见识过各种各样的飞船。虽然福特林斯星门并不是一个重要枢纽，但它是通向黑色沉淀富矿区的必经之路，来往的飞船很多，在他所见过的成千上万种飞船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天龙”号这样的类型。“天龙”号可以变形！也许变形并不能准确形容“天龙”号的特质，它可以任意地改变形体，仿佛是一团泥，可以被捏成任意形状。

“这真有些不可思议。”贾斯廷目睹“天龙”号拉伸躯体，成为细长条状。流体颗粒附着在长条上，它们一个紧挨着一个，足足伸展了上千千米。光亮在流体颗粒里闪烁，那并不是耀眼的光，只是隐隐约约的光，然而当成千上万的流体颗粒同时闪烁时，“天龙”号就变成了夜空中一条散发着黑光的飘带。

“看起来雷电家族真的有些花招。”贾斯廷对拉杰斯说，“这样的飞船有些匪夷所思。你觉得一艘飞船怎么会建造成这个样子，或者换一个问法，这是飞船吗？”

“怎么不是，古力特还在那儿等着你呢。”

“这样的飞船……我倒真犹豫了。”

“你怕它吃了你？”

“谁说的，我连死都不怕，我是死过三回的人……它看上去太奇特了。”

“司令官，古力特将军要求和你通话。”报务员呼叫贾斯廷。

“转到指挥舱。”

贾斯廷向拉杰斯点点头，拉杰斯点头回应，走开站在一边。

古力特出现在屏幕上，“贾斯廷，我的舰队已经做好弹跳准备，星门状况如何？”

“还有三个小时。”

“很不错。‘天龙’号将向星门靠拢，进入待命位置。我在飞船给你准备了单独船舱。你的头衔是斡旋顾问，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参加军事行动讨论。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前往天垂星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在途经的各个星域清扫黑变球。”

“非常感谢。战果如何？我是说福特林斯。”

“巡逻船都已经回来，我们找到了大量的黑球，与前两个星域看到的一样。”

“你是说大量黑球？”

“是的。”

“它们都藏在哪里，为什么此前没有任何人发现它们？我们一直监测空间异常，来往的飞船也很多。”

“这只是因为时间还短。它们的出现是最近一两个月的事，而且你也看到了，它们很小，很难被发现。如果不是特意寻找，它完全是隐形的。它没有引力，却具有斥力，如果有飞船靠近，它会将其推开，不会发生任何碰撞。”

贾斯廷沉默一会儿，“这么说，短短几十天时间，它们散布到了整个科尼尔？”

古力特明白贾斯廷的疑惑，送出飞船，哪怕只是胶囊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大量的胶囊船散布到整个科尼尔星域，这将是一件浩繁的工程，没有几年的时间，几乎不可能完成。

“它们来自暗宇宙。我们对那边的情况知之甚少。也许从暗宇宙进入到我们的星域并不是太困难的事，这可能是一种不对称构型，沙达克对此有一些理论上的推论。如果你想了解，沙达克可以给你上课。”

“好吧，不用和我讲这些理论，我听不懂。但是听起来我们的形势很不妙，它们可以轻易地侵入到科尼尔的任何位置，而我们只能抱着脑壳四处逃窜。”

“我们正在试图减少它们的威胁。贾斯廷，‘天龙’号马上就要开始移动，你需要马上到这边来。”

“好的。我会于一个小时内到你的船上降落。”

“这样再好不过。”古力特点点头，“回头见。”

通讯关闭。屏幕上重新显示出仿佛黑色飘带一般的“天龙”号。

“拉杰斯，我马上出发，你来接替指挥。我临时任命你为福特林斯星门基地代司令官。”

“是。”

贾斯廷略为犹豫，但还是开口说：“拉杰斯，我们这样做冒了很大风险。军部已经发布命令，舰队在坤城集结，而且沿途的守备力量要不惜一切代价迟滞古力特的行动。我们直接违背了军部的命令。我选择追随古力特，因为我信任古家，这是个人原因，你不需要这么做。一旦天龙舰队通过，你可以向军部发出声明，古力特之所以能通过，完全是由于我这个老不死的胡乱发布命令，而你选择继续忠于军部，并且拿回了星门的控制权。”

拉杰斯皱起眉头，“贾斯廷，我一向敬重你的为人，你也应该了解我，我不会做这种事。我也相信古力特。”

“好吧。只是万一有什么不对，你还有机会可以免除罪责。”

“万一古力特失利，我会投向雷电家族。”

“你怎么能这样！”贾斯廷脱口而出，但他马上意识到，拉杰斯说得不错，古力特已经和雷电家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也一样。

“我不准备留退路。我会让大家自行选择，愿意跟我走的人，出发前往熊黑星，不愿意走的，留下等待军部派人。只是……”拉杰斯微微一笑，“如果古力特说的都是事实，那个时候，可能军部也没有机会派出舰队，看不见的敌人随时会跳出来。”

贾斯廷盯着眼前的青年军官，他们共事了将近十年，合作默契，此刻，他们面临人生中从来不曾料想到的重大选择，他们再次给出了同样

的答案。贾斯廷走上前两步，拥抱拉杰斯。他的余光瞥见了屏幕上的“天龙”号，感到心情沉重。

古力特在起降舱欢迎贾斯廷的到来。他把贾斯廷带到指挥舱，挨个介绍指挥部成员，当他介绍申秋时，申秋很礼貌地伸手，“我们是老朋友了。”

贾斯廷却并没有握申秋的手，他敬了一个标准的科尼尔军礼。

申秋有些尴尬，回敬一个军礼。

“还有沙达克，”古力特赶紧说，“你可以和他打声招呼。”

“你好，沙达克。”贾斯廷说。

“贾斯廷，欢迎来到‘天龙’号。很高兴能和你合作。”

古力特问：“沙达克，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飞船将在十五分钟内进入待命状态，波动引擎预热。星门预设时间还有二十九分钟。”

“所有人员就位。”古力特发布命令，他面向贾斯廷，“沙达克给你安排了临时座位，我带你过去。”

座位就在古力特的右手边，在这个位置，指挥舱内的情形一览无余，贾斯廷四处打量。

指挥舱很快安静下来，除了贾斯廷和古力特，所有人都戴上了感应头盔。贾斯廷感到有些意外，他曾经接触过雷电家族的飞船，他们并不曾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整支舰队进行控制。感应头盔显然是为了进行神经介入而准备，神经介入并不是高难度的技术，然而通常只有少数高级军官才需要。一般来说，一支舰队只有指挥官才进行介入，然而在“天龙”号的指挥舱，二十多人同时在进行这样的控制。

贾斯廷看了看古力特，“你是这样指挥舰队的？”

“是的，贾斯廷。天龙舰队有些特殊，除了母舰，没有其他舰只，只有流体颗粒。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控制大量的流体颗粒。”

贾斯廷想起散发着黑光的飘带，天龙舰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除了

大脑和每一个单元，没有第三层次，这也许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构成，“你呢？你和沙达克进行了融合，你可以通过沙达克直接对他们下达指令？”

“我们通过沙达克可以更有效地交流。你知道我的风格，我们协商制订计划，计划制订之后，就要百分之百地执行。这样的体系很符合我的风格。”

这样的体系背后蕴藏着风险，一旦指挥官失去理智，那么整个舰队就面临巨大的混乱。指挥官可以通过沙达克的网络迫使每一个人执行命令，不管这样的命令是否合理，而身在其中的每一个军官，却极少能有反抗的机会。科尼尔军队中绝大多数人反对这样的方式，包括许多高级指挥官。贾斯廷没有多问，他的视线从指挥舱的每一个成员身上扫过。他们都是雷电家族的人，他们的脸部特征很好地证明了这点。一群雷电家族的军官，绝对服从一个来自科尼尔的指挥官，雷电家族把绝对信任赋予了古力特。如果不是情况万分危急，雷电家族绝不会这么做。那么，一切是否真的如此糟糕，整个科尼尔星域都已经陷落危机之中。天垂星的权贵们强硬地拒绝了雷电家族的请求，他们并不相信所谓的暗宇宙危机。舰队正从科尼尔的各个部分向坤城集中，如果一场战争真的来临，那么将比三百年前的那一次惨烈得多。那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中央的立体屏幕上显示出整个舰队的态势。“天龙”号收缩躯体，从细条状逐渐变成粗短的线条，然后是两头尖中间凸起的纺锤，最后，它变成一个椭球。“天龙”号散发出光芒，更多的流体颗粒融入其中，它们闪闪发光，然后隐没，“天龙”号逐渐变得更庞大。

这实在有些过于离奇——这样的舰队，这样的飞船。这些流体颗粒和气泡飞行器有些类似，然而它们显然有某些更高层次的设计，它们和“天龙”号完全一体。没有人见过这样的舰队，也没有人知道这样的舰队会具有怎么样的威力。

贾斯廷看了古力特一眼，他显然已经进入到沙达克的世界。古力特

腰板笔直，双手放松，摆放在膝盖上，保持着一贯的坐姿。他神色平静，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不可抗拒的气势，似乎即便世界天翻地覆，他也稳如磐石。坚定、沉稳、可信赖，贾斯廷仿佛依稀看见了当初的那个船长。

是的，贾斯廷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选择站在古力特一边，他从心底里信任自己曾经的船长，而古力特是船长的儿子，无论相貌还是气质，都是如此。船长从来不犯错，当然，就算他犯了错，贾斯廷也会追随他，至少让他的错误程度减少一些。

贾斯廷挺直腰板，他要睁大眼睛看着眼前正发生的一切，还有将要发生的一切。

星门正缓缓打开，巨大的能量咆哮着将宇宙膜撕开细微的裂口，在某个不可见的维度上，“天龙”号的波动引擎开始发生作用，它所散发的引力波悄然渗入星门所制造的空间裂口。就在一瞬间，眼前突然一团漆黑，仿佛巨兽张开大嘴，一口把“天龙”号吞入其中，又仿佛是一个无底深渊，“天龙”号落下深渊，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黑色深渊在瞬间消失。它在这个宇宙里存在了短短十多秒钟，然而却把“天龙”号送出了四十五光年。

“天龙”号上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校准钟信号出现在屏幕上，它明确地告诉所有人，他们失去了三十五天，眼下已经远离福特林斯。他们抵达了著名的后备基地，也是仅次于天垂星的军事要地——坤城。

“天龙”号正在展开。大大小小的流体颗粒开始脱离船体，从指挥舱的屏幕上望去，满眼都是细小的亮点，它们向着四下散开，簇拥在“天龙”号周围，纷繁却又井然有序。突然之间，飞船右侧一部分亮点失去了光，沉浸到黑暗中。

沙达克的警告声响起：“不明飞行物。集群模式。速度七。判断为导弹攻击。接受右侧卫指挥。”

屏幕上消失的流体颗粒突然重新出现，而其他的颗粒则全部消失

——这是模拟图像，为了突出重点，沙达克仅仅把右侧卫流体颗粒显示出来，而事实上这些颗粒已经进入安静模式，并不可见。上千的颗粒排列成扇形，尖锥向外，它们正向外高速飞行，去迎击那些不速之客。

距离接近，集群飞行的不明飞行物露出了真面目。

的确是导弹攻击。贾斯廷很熟悉这种型号，天叉三型。这是科尼尔巡洋舰的标准武器，速度快，射程远，主动规避，每艘巡洋舰满载装配三十枚，是远程打击的主要武器。此刻席卷而来的导弹群至少有两百枚以上，这意味着附近埋伏着科尼尔的武装集群，而且充满敌意，没有任何先兆和警告，他们实施了饱和攻击。这是一个糟糕的信号。

饱和攻击的导弹战术分作三个阶段：快速接近、分散规避、加速突击。面对大量的流体颗粒，导弹群进入分散规避，它们很快散开，在流体颗粒的缝隙中寻找可能的路径。屏幕上的统计数据不断增大，从零开始，快速上升到一百七十，然后在几分钟内上升到二百四十四，最后稳定在这个数目上。流体颗粒保持着队形，任由天叉导弹在队伍中穿行，很快，已经有导弹穿过整个流体颗粒的阵形，直扑“天龙”号。

所有的流体颗粒在同一瞬间发光。强烈的电流充满了整个空间，形成一片耀眼的电火光云。爆炸紧随而至，此起彼伏，屏幕上的数字开始急剧减小。在几秒钟内，数字降到零。所有导弹被一次性清除。

一切恢复平静，右侧卫指挥报告了损失，两个流体颗粒因为距离爆炸的导弹过近而损毁。

一次完美的防御战。

然而这并不是古力特想要的。

凯特的警告得到了证实，局势正变得糟糕。

与科尼尔之间爆发了战争，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然而它正在发生。古力特可以觉察到贾斯廷正看着自己，他没有理会贾斯廷的眼神。这并不是他所想要的战斗，然而，他必须首先自卫。

第二波攻击并没有来，看起来这只是一次试探。古力特下令警戒，

然后让申秋派遣探测颗粒。他向坤城发送通讯请求。做完这一切，他扭头看着贾斯廷，“我们会有办法的。”

第二十章 风云突变

三艘母舰，三个战斗集群。密密麻麻的飞船布满整个屏幕。

古力特并没有太惊讶，凯特已经把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预先告诉过他——雷电家族和天垂星之间脆弱的联盟宣告解体；天垂星调集军队，反抗雷电家族背信弃义的入侵；而古力特则成了背叛者，是整个科尼尔星域的敌人。

是的，即便是古力特，一个出身高贵、赫赫威名的将军，也无法打消人们的疑虑，人们总是愿意相信眼前看到的东西，而恐惧，更让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垂星的人们正生活在恐惧中，就仿佛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陷落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中，于是本能地使用手中能够利用的任何东西去抵抗。

然而真正的危险正在逼近，这些人却置若罔闻。

古力特紧盯着屏幕，脸色严肃，一声不吭。

凯特走了进来。指挥部成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半躺在座椅上，套着头盔，看上去仿佛都在安睡。

凯特走到古力特身边，伸手轻轻抚着他的后背，和他一同注视着屏幕。

“凯特，我很难过。”古力特突然开口说话，他扭头看着她。

“我明白。我和你在一起。”

凯特迎着古力特的目光，她看上去非常漂亮，眼睛里闪着动人的光芒。古力特伸手抚摸她的脸，“谢谢你。”他明白在这样的时刻和自己站在一起需要多大的勇气。即便是贾斯廷，也不愿意在他身边多待，借口身体不舒服在舱室里躲藏起来。遍布坤城的星舰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古力特在和整个科尼尔星域为敌！不管这个老军人多么坚强，他还是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最后选择了逃避。

“我该怎么办？”古力特问凯特。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古力特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展现软弱的一面，在面对凯特时却是唯一的例外，他把自己的柔弱之处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她。

“我相信你。”凯特只是给他鼓励。

“六天了，我杀死了七百多名科尼尔军人。他们都是优秀的战士，不应该在这儿死去。”

“这是自卫。如果他们不进攻，就不会有事。”

“但是我们也无法通过星门……难道就这样一直僵持下去？”

“天垂星进行了总动员，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也许你要想想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捷径，我们不可能依靠百分之一光速爬行前进。”古力特的声音突然变得沉重起来，“我向熊罴星送出了胶囊船，他们给了我回信。一切由我全权处理。但是，现在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由我来进行指挥又有什么意义。”古力特蹙眉，“而且，他们告诉我，危险迫在眉睫，随时可能爆发。”

“有更多的黑球出现？”

“不仅仅是黑球，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结构体。存在时间很短，长的有几天，短的只有几分钟。那是空间泡。沙达克认为这是大型飞船强行突破空间膜的先兆。”

凯特紧紧抓住古力特的手，“如果是这样，天垂星那边一定也会发现，他们会认识到你是对的，你在保卫星域。”

“是的，但是恐怕太迟了。”古力特盯着屏幕，“气泡结构体会出现在空间膜的薄弱区域，星门边缘区是最可能出现的地方，我只希望……”他转头看着凯特，“我只希望他们也看到这些东西，他们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凯特露出一个微笑。她心里明白古力特的愿望多么不切实际，天垂星的官僚机构是一个庞然大物，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了算。官僚不是科学

家，更不是军人，他们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听取专家意见，然后才能通过冗长的程序做出决策。他们看见了黑球，然而在完全确定它的来源之前，谁也不能断定这不是雷电家族的阴谋，也就无法做出决策与古力特的天龙舰队联合。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把一切不确定因素排除在外是风险最小的决策，因此在情况没有明朗之前，把天龙舰队拒之门外是最明智的决定。他们真就这样做了。即便现在出现了空间泡，并被他们观察到，结局也是一样。在真正的敌人出现之前，他们不会相信雷电家族是朋友。

天龙舰队展开队形排成盾形防御。六天来，古力特不断地要求对话，不断地恳求对方允许天龙舰队对坤城进行清扫行动，科尼尔舰队保持了沉默，不予回应，而小型的科尼尔飞碟时不时地不断骚扰，让流体颗粒无法分散行动，只有聚集在“天龙”号周围。

科尼尔的飞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们速度很快，火力凶猛。如果进行单机对抗，流体颗粒并不是对手，然而流体颗粒集群具有坚强的防御能力。飞碟使用动能武器，一旦流体颗粒启动防御网，任何动能武器也不能突破，而飞碟如果过于靠近，也将被直接摧毁。飞碟编队吃过几次亏。他们使用了更灵活的战术，使用单个飞碟隐蔽前进，然后发动突然袭击，这样的战术奏效了几次，然而偷袭的飞碟也往往有来无回。申秋很快调整了部署，把一些流体颗粒散布到更远区域进行预警。这些颗粒进入被动状态，一旦发现飞碟目标就会进行预警。数量众多的颗粒在外围构成警戒网，飞碟根本无法靠近偷袭。几次偷袭完全失败后，科尼尔舰队停止了这种无益举动。双方开始进入战略对峙。

三天的相互试探，双方都付出了代价。科尼尔舰队损失了将近七百飞碟和飞梭，还有那些优秀的飞行员。“天龙”号则损失了两百多个颗粒，因为没有飞行员，这样的损失并不算严重，至少相对于科尼尔方面如此。

科尼尔舰队主力仍旧远远地警戒，受到挫败之后，他们没有冒险继

续进攻。古力特也没有发动进攻，进攻可能会导致星门损毁，重建星门将是一个漫漫无期的过程，更何况，他也并不愿意这么做。如果这是一场正常的战争，那么可以一直僵持下去，直到一方失去耐心，露出破绽……然而现在巨大的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古力特似乎感觉到一个黑暗影子在向着所有人扑来，要将整个科尼尔星域吞没。

平静的日子已经过了三天，不能这样下去，必须做点什么！

荆棘刺进入到报告程序中，古力特打开了通道，他们在沙达克网络中对话。

“有一架飞梭进入了警戒区。他说要和您进行通话。”

“他有没有表明身份？”古力特有些意外。

“他只坚持和您进行通话。而且，有三艘飞碟在追逐他，他在进行大量战术规避。”

“保护他，不要让他受到攻击。让他到‘天龙’号来，你们给他指定线路。”古力特同时接通了申秋。

“让他直接登陆‘天龙’号有风险，如果对方假借这样的名义进行偷袭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可以安排他转入颗粒，然后再登陆‘天龙’号。”申秋说。

“好。”

荆棘刺的前锋部队派出了一小队颗粒，它们仿佛网一般散开，很快隔离在飞梭和追逐其后的飞碟之间。警告信号随即送出。

飞碟并没有冒险。它们在颗粒集群的边缘掠过，放弃追击，掉头飞向母舰。飞梭进入颗粒集群内部。这是一种被称为大黄蜂的飞梭，通常只用作教练机。

两个颗粒靠近飞梭，一左一右，相对飞梭保持静止。颗粒向着飞梭的一侧开始鼓起，最后变得异常膨大，仿佛一个气球，飞梭被牢牢地夹在中间，很快，两个颗粒融为一体，仿佛一个面包圈，紧紧地把飞梭包裹起来。面包圈继续涨大，最后变成一个巨大的球形，将整个飞梭包裹

其中，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飞梭的驾驶员惊奇地四处观看，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飞梭的动力开始显示异常，很快，引擎停止工作，所有仪表显示也消失了。他明白这是在缴他的械。

古力特在屏幕上看见了驾驶员的特写，凯特也看见了。

“他是谁？看起来很眼熟。”

“维特劳尔。火花中队的组长。”古力特神色凝重，维特劳尔是“重装甲”号的成员，没有特殊原因，他绝不会离开“重装甲”号，而“重装甲”号并不在这里。

凯特感到心一沉，她隐约能够猜想到维特劳尔来到这里的原因。在她离开之前，一切都是传言，即便是她的父亲，也没有打听到真实情况。古力特的父亲前往军部接受十三位委员的质询，老将军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在质询中晕倒。有流言说古老将军因为刺激太大，已经被气死；也有人说是自杀的……各种各样的传闻彼此间大不相同，然而结局却出奇地一致——古老将军已经死了。

古家在军界根深叶茂，这样的流言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许多高级将领要求公布真相，希望军部能让古老将军出来澄清谣言。然而军部却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凯特从天垂星逃离，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既然你们谁也离不开谁，那你就去吧。”父亲的耳目众多，凯特的行动并没有逃脱他的眼睛，“但是记住，你到了古力特身边，要提醒他注意潜在的危险。特别重要的一点，不要让他失去理智，成为科尼尔的公敌，也千万不要沉沦，天垂星还要依靠他。”

凯特从父亲的话中感觉到隐约的不安，“你是说他父亲？”

“没什么，一切都只是流言。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你必须在他身边。你是我的女儿，是天垂星的女儿，要永远忠诚于科尼尔。你也必须提醒古力特，只有你能办到。”

凯特紧紧拥抱父亲。此刻她明白，一切的逃跑方案都用不上了，她

将毫无惊险地去见古力特，然后和他一起承担后面的一切。父亲，也许还有那些担心事态发展的高级官员，把她看做一个重要的筹码。也许她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如果她在古力特身边，至少他们能够多一点信心。

凯特能够看出父亲所受的煎熬。短短的几天时间，他消瘦了很多，然而他还是支持女儿去找古力特。天垂星局势凶险，古力特事件就像一枚巨型炸弹，把整个政治生态完全打乱。许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四处活动，更多的人或是冷眼旁观，或是幸灾乐祸，只有极少数的人在认真考虑雷电家族所提示的危险信号，而父亲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更糟糕的情况是，在腾出手来应付威胁之前，他们必须在乱成一锅粥的局势中寻求平衡，其中包括派遣舰队对抗古力特的天龙舰队。否则也许在潜在的威胁成为现实之前，天垂星已经因为内部的争斗而分崩离析。

没有任何明确的信息说明古老将军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流言和父亲的叮嘱让凯特明白这不会是一个吉兆。她并没有告诉古力特关于古老将军的流言，然而此刻，一个“重装甲”号的军官来到这里，凯特直觉地感到与此有关。

纸包不住火，该来的总会来。她跟着古力特走出指挥舱去见这个刚刚脱离追杀的军官。

“舰长！”维特劳尔见到古力特，失去了军人应有的沉静，他带着哭腔喊着，勉强敬了一个军礼，眼睛里露出了泪花。

维特劳尔的失态让古力特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点头致意，开门见山，“怎么回事？”

“军部下令解除‘重装甲’号所有中校级以上军官的职务，就地软禁。军部重新委派了舰长还有其他指挥官。”

“谁？”

“木藤原。”

古力特有些意外。木藤原是宇航局局长，严格地说，他并不属于军

界，卫戍天垂星的舰队司令一直由古家或者苏家的人担任，从古力特的祖父开始，古家已经连任三代。眼下的突发事件势必导致三三舰队的指挥官大换血，然而古力特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不属于军界的人能够得到任命。

古力特微微思忖，“船上的情况怎么样？”

“不跟着古将军，我们怎么打仗？大伙的士气都很低落，已经没有人进行训练。特别是古老将军的事传出来，大家都气炸了，我和亚士德牵头，把那些新上任的军官都抓起来，原来的军官恢复职责，我们要求……”

“你说我父亲？我父亲怎么了？”古力特打断维特劳尔的话。

“古老将军被他们害死了！”

古力特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他设想过很多情形，甚至想到过和父亲两军对峙，却从来没有想到父亲会因此而死。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既将一项最重大的使命赋予他，又夺走他的一切，甚至包括最敬爱的父亲。在那一刻，他感到自己失去了一切，无助而孤独。

然而他马上振作起来，他是古家的长子，是他把整个家族都拖下了水，那么就应该承担起责任，恢复家族的荣誉，恢复父亲的荣誉。

凯特走到古力特身边，把手轻轻地按在他的肩膀上。

“把来龙去脉说清楚，还有其他消息吗？”她轻轻地问。

“古老将军接受军部的指令前往天垂星。然后十多天过去，没有任何消息，有人说古老将军已经死了，但是大家都不信。三天前——我还没有对时——离开天垂星的三天前，军部发布了讣告，宣布古老将军死于突发性心脏病。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他们害死的。”维特劳尔说着激动起来，“我们一定要给老将军报仇！”

古力特并没有随之而激动，“‘重装甲’号现在怎么样？”

“我们控制了‘重装甲’号，要求对古老将军的死给一个说法，而且要求将军回来重新担任舰长。三三舰队不怕他们。如果他们敢进攻我

们，我们就还击。”

维特劳尔说的是实情。作为天垂星卫戍部队同时也是科尼尔最强大的机动舰队，没有人敢轻易地使用武力解决三三舰队。

“沙达克愿意跟你们合作吗？”

“木藤原没有上船，他不敢上船，没有任何交接手续。”

原来如此！古力特马上明白过来，沙达克并没有向任何人交出船长权限，只有在船长权限更替之后，才可能进行中级军官的权限交接。维特劳尔利用了这一点，当时在飞船上，所有的新任中级军官都还只是访客，沙达克不可能听从他们任何指示。只要维特劳尔不伤害这些人的人身安全，沙达克就会保持中立，暴动的队伍能够顺理成章地控制飞船。

“我们都在等着舰长回去。”维特劳尔说，“只有您才能和军部进行谈判，让他们把我们的长官放回来。”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古力特问。

“天垂星上到处都是关于您和‘天龙’号的新闻。所有人都知道您正带领一支新舰队和三支科尼尔舰队在坤城对峙。所以大家决定由我冒险来见您，请您回到‘重装甲’号指挥。”维特劳尔顿了顿，“我们都知道那些宣传是胡说八道，银河在上，如果整个星域还有人能够忠诚于科尼尔，那只能是古家和它的直属舰队。他们踩到了我们头上，我们不能不反击。”

维特劳尔说得慷慨激昂。凯特意识到父亲所担心的情况已经发生。科尼尔的军事家族控制着军队，军队对家族的忠诚更甚于对科尼尔政府，因为在大部分军人的意识里，只有所服务的家族才属于正统，其他哪怕是最高委员会，都只是第二层次的存在。有人希望剥夺属于古家的军事控制权，但显然受到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反抗。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即便是贾斯廷这样的军官也无法抗拒。他并不是古家军队系统的嫡系，最早在天垂星的宇航学院担任教员，参军六年后才加入天垂星卫戍部队，但是在古家的军队中服役时间长久，他也对古家产生了高度忠

诚。贾斯廷如此，那些嫡系军人在忠诚问题上更不会有丝毫的犹豫。这是极端危险的游戏，稍有不慎，科尼尔就会陷入内战泥潭。

古力特似乎在思考什么，他问：“我弟弟呢？”

“古南天将军发表了声明，他宣布脱离科尼尔星域。”维特劳尔有些犹豫，看了古力特一眼，放低声音，“他也宣告脱离和将军您的兄弟关系。”

不仅仅科尼尔军界，就是古家，也面临分裂。暗流涌动，各方力量在角逐。这就像充满了电荷的两块极板，只要有一个弱点，电闪雷鸣就会在瞬间爆发。

“重装甲”号就是那个弱点。

这是银河倒转般的变化，却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间。凯特可以想象天垂星的混乱情形，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古力特。

古力特感到胸口一阵阵发闷，然而他努力克制自己，尽量让表情平静一些。父亲死了，弟弟宣布与自己脱离关系。家族支离破碎，而他所热爱的星域也变得一团糟。三三舰队则在危险重重中等待着他的回归。

古力特的眼睛里燃烧起光芒，他的决心很明确。

“给对方舰队下达最后通牒。如果他们不在六个小时内投降，那么舰队将被摧毁。”古力特通告申秋。

天龙舰队开始收缩，集结成进攻队形。

“凯特，我要开始真正的历险了。你跟我一起去吗？”古力特转脸看着凯特，“我不想你去面对这样的危险。”

“你拦不住我。”凯特预料到古力特想做什么，她面露微笑，语气却很坚定。

第二十一章 星门贵客

伽马星门的客栈永远是一个拥挤的地方。

这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落，配备标准重力场，还有各种在飞船上永远见不到的食物、饮料、光怪陆离的全景资料片以及性感的女郎。如果对枯燥的旅程感到厌倦，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地。还有一点最重要，这里流传着各种消息，从星域的军政大事，到某些阴暗角落里不可告人的勾当，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配合一定数额的金钱（这个要依消息的价值而定），你都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当然，没有人担保其真实性。这里是探险家的乐园。

出入伽马星门客栈的主要是些小飞船的船主和乘客，确切地说，是在各个星系间穿梭往来的商人、掮客，还有信使。并不是每一个星门都会如此热闹，在达门塔星域内，仅此一家。还有另一个更热闹的星门，就是好望角，然而那是一个远离主星域的孤立星系，更何况，科尼尔一直宣称好望角主权属于科尼尔，因此来往的飞船并不把那儿视作达门塔星域，那是一个特殊地域，虽然它被达门塔舰队所控制。达门塔人从来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种族，他们容忍客栈里五光十色的生活，只是因为星门带来了巨大收益，而商旅们喜欢客栈。因此，达门塔人把客栈划作自由区，除了维持必要的治安，从不涉足，只是为了安全才设置了严格的安全检查，禁止任何人携带武器。

李约素从安全检查区通过，检查员站在两侧，上下打量李约素。检查员是机器人。机器人在达门塔数量众多。事实上，李约素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非机器人的达门塔人。他们很快完成了对李约素的扫描，递给他一张卡片。

“身份识别卡，请收好。如果遗失，在审核补办之前，您无法离开客栈区。”机器人说话的声音很悦耳，是圆润的女声，有些像是音乐。

李约素伸手接过。这是一张金属卡片，上边有一个小小的屏幕，显示出一个数字。星门的中枢监视着所有的卡片，数字每两分钟会变化一次，确保没有人能够复制它。

天狼七从另一个安检区通过。李约素发现佳上并没有和天狼七在一起。

“佳上呢？”

“我不知道。”天狼七说。

“这臭小子！”李约素皱起眉头。佳上肯定是遇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否则不会轻易离开。他一定还留在空港区。空港是安全的，然而很大，想找一个人可不容易。李约素盘算着是否要回头去找佳上。突然间，他看见佳上正排在队伍中，进入安全检查区。

佳上来到李约素面前。

“你干什么去了？”李约素厉声喝问。

佳上不动声色，“我看到一些飞船。”

“这里到处都是飞船。”

“是一些掠食者无人机，改装过，和天狼七以前那架一样。它们在一艘飞船的发射舱里。”

“你是说你发现了棒头……沙冈人？”

“我看到几个人，他们在那艘飞船里。不过看不确切是不是沙冈人。”

“好吧，但你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走开，这里是达门塔人的地盘，还有各种各样三教九流的家伙，我们要小心行事。”

“那艘飞船的舱门正好打开，只有很短的时间能看个究竟。我也不想引起其他人注意。”

“这次就算了，下回一定要让我知道。那艘飞船是哪一艘？”

“白昂鑫。”

“什么？”

“白昂鑫。船上印着这三个字。”

“这是一艘鑫船？”

“是的。”

鑫船来自遥远的地方，对于任何星门，它们都只是匆匆过客。在三十多年的流浪生涯中，李约素从来没有见到过鑫船上有被雇用的棒头人。“你一定搞错了，鑫船上怎么会有掠食者无人机？”

“所以很有趣。”佳上的脸上似乎仍旧没有表情，又似乎有一丝微笑，“我必须看个究竟。”

李约素点点头，默默地把船名记在心底。

“走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真正的人类生活。”李约素不无得意。他带着两个朋友沿着客栈的主干道走出几百米，拐进了一道不起眼的小门。当他们穿过隔音气帘时，巨大的喧嚣声浪迎面扑来。佳上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耳朵。

“伙计，这里是整个客栈区最热闹的地方，蓝黑酒吧。佳上，别堵着耳朵，这点声音杀不死你。”李约素把佳上的双手拉下来，为了让他能听清楚，在他的耳边大声叫嚷。佳上脸色苍白，他推开李约素的手，“我到外边等你。”他逃跑似的冲向门外。

李约素看了看天狼七，天狼七保持着平静，正在四下里张望。

这里是一个空旷的广场，广播时刻都在进行，每张桌子上都在用不同的语言播放不同的节目，很多人在高声谈笑。一张巨大的吧台立在广场的尽头，不断有人在吧台前走动。

李约素找到一张空桌子坐下。一个侍者走过来，“要点什么？”

李约素要了两杯葡萄酒，还有一份烤肉。烤肉是货真价实的牛肉，价格昂贵，需要从科尼尔进口。这是极致的美味，可惜只能给有钱人享用，从前李约素曾经无数次扫过那让人馋涎欲滴的菜单图片，又无可奈何地放弃。但这一次李约素不缺钱，作为执行任务的条件之一，他拿到了许多钱，大大超出预期。根据经验，他相信现在只要他站上桌子，大

声报出一个数字，这个酒吧会顷刻间安静下来，而一旦他们回过神来，会争抢着跑到他跟前，在他的脚边相互推搡、谩骂，争取让自己的位置更靠近他，博取一个可能的好差使。

这里是亡命之徒的聚集地，而他曾经是其中的一员。

葡萄酒和烤肉很快送上来。李约素递给天狼七一杯，“尝尝，这是酒，可以麻醉神经。那是一种别样的感觉，你一定没有体验过。”

天狼七接过酒杯，细啜一口，马上皱着眉头吐了出来，“我不喜欢这种味道。”

李约素哈哈大笑，“这是特别的滋味。只有那些生活在星球上的人才能捣鼓出这种玩意儿，不过，它真的很不错，如果你熟悉了这种味道，你一定会喜欢它。我第一次喝酒也觉得滋味并不好，但你会喜欢它的。”

李约素洪亮的声音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这也正是他想要的，他再次提高音量说：“这是牛肉。我担保你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据说我们的祖先都吃这个。你知道DNA吗？DNA，我们的身体也是由这种东西构造而成的。当然，牛肉的DNA和人类不一样。我见过这种工厂，天垂星上有一些人不喜欢合成食品，他们生产肉，各种肉。他们养牛，养猪，甚至还有狗……”

天狼七正把一块肉放进嘴里，听到李约素的话赶紧把肉吐了出来，“你是说狗？这是从和狗一样的生物身上取下来的？”

“没错。”

“我不吃。”

李约素没有试图说服天狼七。几个人已经站在桌边，他们盯着李约素和天狼七，看起来不怀好意。

“兄弟，我来帮你。”其中一个开口，他伸手想拿起天狼七面前的酒杯。仿佛只是一眨眼间，天狼七已经紧紧地抓住了对方的手。

“你放手！”那人使劲地甩动胳膊，想甩开天狼七，然而天狼七仿

佛钢铁浇铸般纹丝不动。

“你找死！”那人被逼急了，右手握拳，狠狠地向着天狼七的头打下去。

天狼七微微侧头，躲开了对方的拳头，一抬肩，正好撞在对方的鼻子上。

尽管周围很嘈杂，尖厉的惨叫声还是让整个酒吧都安静下来。人们看着李约素这边。

天狼七放开了对方，那人捂着鼻子蹲在地上，血从指缝里流出。人们大概也明白发生了什么，一个大胖子从吧台后边转出来，边走边说：“没事，没事，大家继续。”

李约素低下头，伸手遮挡自己的脸，不想让来人看见。

劲爆的音乐声重新响起，酒吧里恢复了嘈杂。大胖子走到李约素桌前，看了看情况，然后向着李约素说：“你的棒头人打了人，你是责任人。”

“当然。”李约素一直用手捂着脸，当大胖子开口说话时，他抬起头，让大胖子看清自己的脸，“老家伙，还认识我吗？”

胖子的眼里闪过一丝惊讶，然而稍纵即逝，“李约素？你还活着！”

李约素冷笑，“你当然盼着我最好死了。独眼杰克在吗？”

胖子发出一阵大笑，“你想见杰克？你活够了吗？上次欠的钱还没有还。他赌的是你回不来，你既然回来了，还敢去见他？你要是再喊他独眼杰克，他一定会把你的脖子拧断。”

“我不敢，但这玩意儿敢。”李约素从口袋里拿出些东西撒在桌上。那是些圆圆的小疙瘩，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仍旧闪闪发亮。

胖子拿起一颗，沉沉的，似乎是黄金，色泽却不像黄金，“这是什么，金子？”

“它比金子更有价值，这是超导晶体母块。”

胖子显然被李约素的话吸引，他听说过超导晶体，那是海盗和黑帮的大生意，然而从没见过。他掂了掂手中金属模样的小块，“你可别和我捣鬼！”

李约素冷笑，“可以先找人鉴定。”

胖子眯着眼睛，端详着李约素。这个不名一文的流浪汉，以前欠着一屁股的债，因此他有勇气冲进星门湍流，而人们都认为他再也回不来了。此刻，他不但回到了这里，还带着一个棒头人保镖，装腔作势，耀武扬威。胖子决定小心从事，他转头看了仍旧站在一旁的几个小混混，努努嘴，“你们打伤了人怎么办？”

“我的兄弟手脚太重，有些不对。请医生看一看，费用我来出，另外，我给一万科尼尔盾表示歉意。”

一万科尼尔盾，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本来站着的那几个挨打者的同伙一直显得愤愤不平，似乎要将天狼七饱揍一顿才能泄愤，然而听到李约素报出这个数目，神色马上缓和下来。这笔钱可以让他们在客栈花天酒地几个月。

胖子显得很镇静，“看样子你发了。”他转向几个混混，“你们觉得怎么样？”

“王老大，你说行就行。不过，他们得留下姓名，也好让我们知道栽在谁手里。”

“李约素，‘天狼星’号。”李约素边说边掏出一张科尼尔银卡递过去。

“好。”为首的混混接过银卡，李约素的气势完全压住了他，他连银卡上到底有多少钱也没看，赶紧放进兜里，和剩下的两个人带着受伤的同伴离开了。

胖子冷冷地看着，等他们走远，他看着李约素，“你回来想做什么？”

李约素嬉笑起来，“找老朋友喝酒罢了，不用那么认真。”

“你要找杰克？你找不到他的。”

“超导晶体的生意他也不做？”李约素仍旧嬉皮笑脸。

“他爆了。”

笑容在李约素脸上凝固。人有各种各样的死法，在流浪者中，各种死法都有形象的特殊用词。“爆”这种死法意味着他死得壮烈，可能是和某个强盗同归于尽，可能用单薄的改装机挑战那些装甲厚实、武器先进的正规军，也有可能死于单挑……总而言之，杰克用一种充满阳刚之气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李约素有些悲凉的感觉。杰克是让人憎恨的家伙，仅仅因为李约素不愿意承认其是独一无二的老大，杰克就利用各种机会羞辱他，打击他，甚至迫害他。就是这个人，逼迫李约素跳进了虫洞。是的，这是一个赌约，然而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出来，李约素有去无回。此刻他能回到这里，仅仅是因为运气太好。既然他能够回来，那么杰克就要付出代价，李约素甚至想象过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在自己面前低声下气的模样，那一刻，应该是多么解气……然而这人却死了。李约素突然意识到，即便他活着，也不会向自己低头，也许他会要求一次公正的决斗，在火光中爆掉。这个暴烈的流浪汉和自己有某些共同点，彼此属于同一类人。

李约素略为沉默，“花豹，大头，叮当……这些人呢？”

“大家散伙了。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胖子把手中的金属块丢还给李约素，“你只能自己发财了。”

李约素默默地把东西收起来，然后说：“看来能帮忙的人只有你了。老K，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我想找海盗。你能找到他们。”

胖子盯着李约素，没有开口，过了一小会儿，他转身向吧台走去。

李约素跟了过去。天狼七警惕地四下察看。人们忙着喝酒、吵闹，或者打情骂俏，没有人注意他们。

吧台的位置很不错，正对巨大的观景玻璃。观景玻璃呈巨大的圆

形，可以望见空港的灯火。形形色色的飞船来来去去，仿佛一条条形态各异的游鱼。

老K走到吧台后边，一直没有吱声。李约素也没有再说话，他自己拿了一瓶酒和一个玻璃杯，倒上一杯，慢慢地品味，欣赏观景玻璃里边的情形。

巨大的探照光束不断移动，照亮不同的飞船，所有的飞船都在空港指挥台的指令下按照序列缓缓入港。在另一个方向上，那是星门所在地，一无所有，只有一片纯粹的黑暗。突然间，黑暗中露出一丝银色闪光，稍纵即逝，如果不是有心人，完全不会留意。

李约素对这样的闪光却分外敏感。那曾经是他的职业，他和一群同病相怜的流浪汉会追逐这样的闪光，这是迷失在时空旋涡之中的飞船。在大多数情况下，那都是死船——飞船的主人已经死去；或者那是一艘低级自动飞船，那些充满好奇心的飞船主人可能早已消失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前；不管如何，它都是无主的飞船。星域的人们不会注意这些飞船，在他们眼里，这些不过是时空旋涡产生的垃圾。然而对流浪汉来说，这样的飞船可能会提供很多东西，包括一些颇有价值的古董，或者一些生活所需的物资。拦截这种飞船，把它拖回来，卖掉值钱的东西，然后花天酒地，这就是流浪汉生活的全部。和海盗不同，流浪汉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抢劫，于是只能捡捡垃圾，抢一抢那些不幸掉进了时空旋涡的可怜人。

闪光勾起李约素的回忆，他想起那些流浪汉。他们曾和他同路，然而此刻已经不知所终。每一个流浪汉的命运都不可揣测，甚至不知道是否会在第二天横死。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死活，对许多人来说，流浪汉的存在是一种不安定因素，让这些人消失在星海深处，可能是星域的人们最期望的解决方案。

李约素环顾四周。有几个人站起身，他们显然准备出发去追逐刚出现的大鱼。

“起身的兄弟，听我说！”李约素大声吆喝。他的声音盖过了喧嚣的音乐和吵闹的人声，几个刚站起身的人显然明白李约素在招呼他们。他们缓缓地走过来，脸上满是戒备的神情。

“我有大买卖，你们愿不愿意做？”李约素开门见山。

这些人相互对望了几眼，又看了看天狼七。

“什么买卖？”站在最前边的一个人开口，他的个子高高瘦瘦，一身银色装束，穿着很复古。他背着一顶动力服头盔，这种动力服是陈旧的型号，性能不佳，并不多见。

“我要棒头人的消息，越多越好，如果有人知道去哪里能找到一百个棒头人，我可以出十五万达门塔通货。”

“十五万？”人群里有疑惑的声音。

“提供确切消息，十五万。把棒头人带到我面前，我给一百五十万。”李约素的语气不容置疑，虽然距离几个流浪汉不过几米，但他仍说得异常响亮。四周投来异样的目光，李约素故意不理睬那些目光，只是盯着眼前的几个人。

流浪汉们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巨额赏金有些不知所措。他们茫然地相互看看，没有人站出来拿主意。

最后，银色装束的瘦高个说：“我不相信这种事。”说完他转身走开，另几个稍稍犹豫，也跟着走开。他们宁愿去寻找星门一闪带来的微薄希望，也不愿意相信一个信口开河的外人。

李约素望着这些人的背影。结果在他的意料之中，然而他已经达到了目的。

酒吧的角落里，有人在窃窃私语。

李约素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他转身向着吧台里的老K压低声音说：“我要找棒头人，但我真正要找的人，是莱布斯基。这是大事。我们是朋友，帮个忙。”他把超导晶体母块和一张卡片推到老K面前。

听到莱布斯基的名字，老K微微有些动容，他停下手中的活，看了

看眼前的卡片。这是一张精致的卡片，金属材质，正中是雷电家族的标示，周围缠绕着烦琐的纹路。

“你和雷电家族是什么关系？”

“我帮他们做事。”

“海盗之王可不喜欢雷电家族。”

“是的，尽管把消息传出去，告诉他们我是做黑市生意的，想把一些雷电家族的武器卖给海盗。”

老K白了他一眼，没有任何表示。

李约素向着天狼七喊：“我们出发！”

“去哪里？”

“去狩猎。”

第二十二章 狩猎游戏

众多的飞船追逐着猎物。这是一种比赛耐心和运气的运动，猎物本身也是一艘飞船，它可能很强大，也可能很脆弱。

流浪汉们把这种活动称为狩猎。这种行径在海盗的眼中未免有些可笑，猎杀一艘失落在时空中的单船，怎么看也是缺乏勇气的表现。如果能够胆，他们应该去劫掠环形世界或者鑫船，这些飞船同样来自遥远的世界，却强大得多，而且这些飞船并没有失落，而是带着目的飞行。或者，真正有勇气的海盗应该注意那些盛气凌人的家伙，他们通常不是有官方背景，就是一夜暴富的走私者，油水丰厚，但危险同样巨大。

邓迪斯是一个真正有勇气的海盗。他打算袭击一艘在伽马港注册的飞船，洗劫它，然后在达门塔的机器人赶来之前脱身。整个计划非常大胆，设计好的攻击地点在星门附近，这是时空不稳定区，漂浮着数量众多的太空垃圾，强行俘获飞船并进行太空行走危险系数极大。他的猎物正混杂在一群流浪汉的破烂飞船中，追逐着从时空裂隙中挤出来的一艘古船。

邓迪斯的“敏捷”号中枢正在对目标进行分析，观察的时间越长，邓迪斯的眉头锁得越紧。这艘飞船性能卓越，一旦它警觉，“敏捷”号就跟不上它。这飞船的行动也很奇特，很多次，它明明可以靠近古船，却放弃了。这瞒不过邓迪斯的眼睛，它并非想俘获飞船，只是玩玩。它不断对可怜的失落飞船做出威胁性动作，迫使它改变轨迹，逐渐地落入流浪飞船的包围圈中。

“敏捷”号向着前方的飞船靠拢过去。为了不引起怀疑，邓迪斯放慢速度，仿佛自己是一个来迟的流浪者，只是想分一杯羹。

正沉浸在追逐游戏中的飞船显然并没有在意“敏捷”号的出现，只是继续驱赶古船，逐渐地靠近它，迫使它按照设定的路线移动。

“敏捷”号靠过去，占据了一个位置。流浪汉们对于“敏捷”号的到来并没有表示反对。通话请求不断亮起，邓迪斯接通了。他接入一个通讯网中。

“嗨，那个人，你的飞船要加入，那就稳住方向，我们要驱赶它到453区。”

“453区，明白，我需要一个更靠近它的位置，我的飞船比较大，而且有电驱网。”

“你居然有电驱网！哈，看样子我们有好帮手了。好吧，你移动到内侧。不过，最后关头，可不要手软。哈哈……”

“没问题。”邓迪斯回答，心中暗笑，这些人如果知道他不仅拥有电驱网，还有大功率束流武器，可以在几分钟内把他们扫荡得一干二净，恐怕就再也笑不出来。

他关注着自己的目标，目标在整个队形中位置并不固定，总是很快地逼近古船，然后伪装成力不从心的样子落到后边。邓迪斯留意机会，和周围的飞船交换位置，逐渐朝目标靠拢。当然，他注意不留形迹，万一目标注意到自己是冲着它去的，事情就不太好办了。

逃跑的古船上没有任何信息传出，似乎是一艘死船。飞船很灵活，总能够找到机会挤出包围圈。然而流浪者们是空间追逐的老手，他们并不是简单的乌合之众，每一次都会有一艘飞船挡住逃跑者的去路，把它逼回包围圈中。

邓迪斯加入追逐。“敏捷”号船体巨大，让逃跑者颇为畏惧，这大大加速了合围的进程。包围圈逐渐缩小，他们向着453区靠近。

猎手们和猎物之间的距离更加接近。这是一个危险时刻，如果猎物感到绝望，它会转而攻击猎手，即使没有武器，如果它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一直向外冲，那么拦截策略就失去了作用。此刻，必须精确地估计可能的突围路线，由一艘具有俘获能力的飞船贴近飞行。否则一旦被猎物突出包围，那就功亏一篑，需要从头来过。这样是最不划算的买卖，

因为每一次围捕都要消耗大量的能量，让它在最后关头溜走意味着消耗几乎要翻倍。

邓迪斯找到领头人，“让我来对付它，我有大功率电驱网。我抓过比这更大的飞船。”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耐，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安排。”

“哪艘飞船？”

“你身边的。它已经上去了。”

邓迪斯心知肚明，那正是他的目标。它不算大飞船，大概只有“敏捷”号的一半，但它是一艘性能先进的飞船。

“那是‘天狼星’号？”邓迪斯明知故问。

“是的，你认识？”

“不认识。但这艘飞船很有名。”

“很有名？我怎么不知道？”

“你很快就知道了。我去帮他，你帮我通告一声。”

“不要贸然行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放心，我一定要把这艘古船捕到。”

邓迪斯没有再理睬剩下的人们，他直接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进一步向“天狼星”号贴近。他有最大最强有力的飞船，这些人拿他无可奈何，为了保证整个过程顺利结束，领头人一定会告诉“天狼星”号，他是一个合格的伙伴，是来帮忙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不要引起怀疑，只要他能够贴近……

古船仍旧在逃跑，但轨迹已经不再灵活多变，显然已经放弃了抵抗。“天狼星”号正快速贴近，平行飞行。

“敏捷”号紧紧地跟着，邓迪斯并没有逼得太近。他等待着机会，只要“天狼星”号启动俘获程序，它就将和古船结合在一起，暂时失去机动能力，“敏捷”号在这个时候冲上去，一定可以抓住它。

然而“天狼星”号并没有立即行动，它贴着古船飞行，却迟迟没有

动作。

“快抓住它！”邓迪斯听到领头人在呼叫，然而“天狼星”号仍旧没有动作。邓迪斯感到不妙，他仿佛看见一双狐疑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上下打量。

短暂的沉默之后，领头人的声音传来：“兄弟，‘天狼星’号要求和你通话，你快点。最好给我退回来，不然大家都没有好处。”

“后边的那个，你靠得太近了。”“天狼星”号和“敏捷”号直接联系上。

“我只是想帮忙。”邓迪斯装作满不在乎，“万一目标跑了，我还可以把它挡住。大家不至于空忙一场。”

“你退后。”“天狼星”号的声音不容商量。

“这算什么嘛……大家都是兄弟。”邓迪斯咕哝着，让飞船的位置稍稍向后，“我退后，这样你满意了吧。”

“安全距离是六千米。”“天狼星”号继续说。

邓迪斯心底一阵狂喜，如果只退后六千米，他可以让“敏捷”号在短短五秒内追上“天狼星”号。这么短的时间，“天狼星”号就算发现他的企图也已经太晚，来不及从古船脱离下来。他可以用电驱网稳稳当当地抓住它。然而他仍旧不动声色地说：“真没办法。你们怎么不相信伙伴呢？我再退后一点，就按你说的，六千米，现在已经是五千米了。这样还不行？”

“别啰唆了，抓到飞船大家赶紧回去。你按照要求退后。他还要求我们聚集呢。”领头人有些不耐烦。流浪汉们的飞船也慢慢收拢，几乎都聚到了“敏捷”号身后。

“好吧，好吧！”邓迪斯一副不乐意的样子，再次把飞船位置向后调整。他发现自己落在流浪汉们的包围圈里，一丝不安涌上心头，处在这样的位置，“敏捷”号简直就像被拘押的囚犯。邓迪斯心念一闪，然而还来不及动作，就听到一个哈哈大笑的声音：“你上当了。”

邓迪斯感觉到飞船剧烈地震荡，那是银鱼子正在发生作用，强烈的电流正让飞船陷入瘫痪。中枢发出强烈警报。他的手边有一个紧急按钮，可以直接把引擎推动到最强模式，然而很多年前，他就拆除了这部分回路，眼下那里只空有一个按钮，什么用也没有。

就算有也太迟了。中枢仅仅发出两秒钟的警报就彻底瘫痪。邓迪斯可以想象有多少银鱼子正趴在“敏捷”号坚硬的外壳上，这些该死的小东西发出强烈的电磁场，爆发出炫目的光，光线如此强烈，以至于透过屏蔽舷窗刺激到邓迪斯的眼睛。

“他妈的银河！”邓迪斯破口大骂，然而他也只能说这句，“敏捷”号舱门失去控制，猛然弹开，空气急剧外泄，邓迪斯像一张纸般被吹起来。他重重地撞在舱门上，只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船长，他飞出去了。他冲着星门去了！”布丁惊慌地叫喊起来。这个声音通过网络传到了所有流浪汉的耳朵里，引起一阵哄笑。

“愣着干什么，把他救回来。”李约素骂了一句。

布丁再次发愣，“我们不是要抓飞船吗？”

“先救人，飞船跑不掉。”

布丁指挥飞船掉头，飞向那正急速靠近星门的白色身影。

“李约素，你说好要抓到飞船的。”领头人眼看李约素要离开，有些着急，他不想在这个关头出什么岔子。

“你们自己来好了。达门塔一直在高额悬赏缉拿海盗船。就算猎物跑掉了，你们也赚到了。你们肯定不会让它跑掉的，对吧！”李约素并没有和领头人继续说下去，“天狼星”号很快靠近了小小的白色人影。

“为什么要救他？”天狼七问。

“我们和他无冤无仇。”

“他想攻击我们。”

“他已经失去了攻击力。”

天狼七不再说话，他并不明白李约素这么做的原因，他从头到尾都

不明白李约素要做什么。他们来寻找棒头人，棒头人可能存在于星域某个隐蔽的角落，而不是酒吧、星门，或者流浪汉的狩猎场。至于居心叵测的海盗，天狼七见到过许多海盗，知道他们心狠手辣，毫无怜悯之心。“拯救一个海盗比把海盗打死更糟糕。”这是一句流传很广的谚语，李约素不可能不知道，然而他却正在这么做。

“天狼星”号轻巧地贴近邓迪斯，倏忽之间，白色的躯体隐没在黑色船体中，“天狼星”号打开舱口，把邓迪斯整个兜进来。

“还好他穿着动力服，要不然我们只有收尸了。”李约素说。

“不，就算人体直接暴露在真空中，也可以支撑一段时间，从几十秒钟到十几分钟不等。如果营救及时，还可以挽救生命。”布丁认真地纠正李约素。

“你少说几句不行啊……”李约素没好气地说，“我们不是在研究科学问题。”

转眼间，“天狼星”号已经逼近星门范围。这里是星门的外缘地区，因为星门的高能量密度，时空在这里略为崎岖，表现为轻微波动的引力。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试图推动飞船。还好力量并不大，布丁可以应付。

“天狼星”号转过一个大圈，去会合流浪汉们。

一道微弱的闪光。少量伽马射线，布丁判断这是星门的一次随机泄露，能量很低，就算有什么东西从星门里出现，那也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物体，而且在穿越星门的过程中可能已经被消耗殆尽。他继续向前飞。然而又是一道微弱的闪光，还是伽马射线。

“真是见鬼了！”一个流浪汉的声音传来，“你们看，那是什么鬼东西？”

布丁也捕捉到了流浪汉所看到的鬼东西——两个黑色球体，它们从星门边缘逸出，正缓慢移动，移动中间歇性地发出微弱的光，而轨迹却毫无规则。

“船长，你看这是什么鬼东西？”布丁赶紧呼唤李约素。李约素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还没有回过神，他看见了更让人惊异的东西：第三个，然后是第四个……它们仿佛鬼魅般从星门边缘区逸出，就像肥皂泡一般悠闲地飘浮。

流浪汉们追逐过从星门里挤出来的任何东西，然而谁也没有见过眼前的景象。

“这是飞船吗？”有人惊疑不定地问。

“是你个鬼啊！银河在上，这他妈要是飞船，就把我的眼睛挖出来卖了。”

所有人都陷入短暂的沉默。

四个黑色而闪光的球体旁若无人地飘来飘去，它们的速度并不快，然而轨迹飘忽不定。李约素让布丁展示慢镜头，希望能看清楚一些。他发现这些球体位置并不确定，在它们发光的一瞬，才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于是它们仿佛瞬间从某处移动到另一处。而不发光的时刻，它们仿佛并不存在，所谓的黑色球体只是一个视觉上的幻影。这绝不可能是飞船。

“布丁，沙达克给了你很多巨库，赶紧查！”李约素大叫。

“我已经在查。但巨库实在太大，我需要时间。现在进行到行星物理，百分之十七……”

“先检查和空间异常相关的东西。”李约素打断布丁。

黑色球体依旧飘浮，虽然靠得很近，而轨迹杂乱无章，但彼此间绝不碰撞。它们变得更大。

“我要离开这儿，这东西让人心里发痒。”有人说。

“是胆小鬼就走。”有人嘲笑他。

“你别得意，万一有事，我看你尿裤子也来不及。”

李约素突然插话：“你们都赶紧走。”

矛头马上扭转了方向，“走，凭什么？你凭什么？”通讯网络里七

嘴八舌，一片混乱。

“大家别吵。”领头人终于开口说话，“李约素，有什么异常？”

“达门塔巡逻飞船，他们正冲向这里，十三艘飞船，在包围圈形成之前赶紧走，你们还可以跑。”

“巡逻飞船？”领头人将信将疑，他没有发现任何信号。

“距离一万六千千米，那些都是侦察飞船，你们的仪器不够强大。赶紧走，还有时间突破包围。”

“他们要抓我们干什么？”

“别自大了。他们显然不是冲着你们来的，但发现一群流浪汉挡在路上，他们不妨顺手打扫一下。我来给你们导航，快走。”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所有的流浪汉都有些发懵，他们几乎没有考虑的余地。达门塔的星门警卫队是一群自动机器，他们会按照最优方案来执行任务，谁也不知道最优方案中是否包括清除一切目击者。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立即按照李约素的导航走掉，李约素没有任何理由陷害他们，而且“天狼星”号的确也是他们所接触过的最先进的飞船。然而，他们心有不甘，“忙了半天，就这么走了？”

“走。”领头人下了决心。

“可是……”

“别他妈的可是了，先保住小命！”领头人突然暴怒，这是他们这群人通常的交流办法。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流浪汉的飞船按照布丁的指引开始撤退。

“你不走吗？”

“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李约素说得轻描淡写，领头人将信将疑，“李约素，如果这次你真的救了我們，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先走再说。”李约素心不在焉，此刻，他并不关注流浪汉，也没有太在意正在靠近的达门塔飞船——布丁找到了关于球体的四个可能的答案，李约素选择了通俗描述。

他读完，冒出一身冷汗。

“.....对于理想的宇宙学模型，超空间旅行并不是非常困难的行为，然而在工程上，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难题的首要问题，在于能量的获取和保持。在单位空间内聚集超过宇宙膜（时空膜）负荷的能量而导致时空坍缩，从而打开超空间入口；进入超空间后需要保证飞船能够保持物质形态并能再次突破宇宙膜（时空膜），这样的能量水平是目前的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极限，也就是说，进行这种超时空跳跃的飞船有很大的可能出现事故。这种可能性随着飞船质量的增大呈几何增长，而伴随的副作用也更为明显——时间的不准确性几乎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但如果我们抛开以上所有约束，单纯讨论在越来越大的能量密度影响下时空膜的变化，也就是实空间所能观测的现象，会有一个简单的结论：当质量达到六百七十万吨以上的物体突破时空膜时，时空膜将出现发泡现象，在目的地，会有一些空间畸形区，这些区域本身将呈现空心化。它是全黑的，没有任何辐射，对于位于时空膜内的观察者，它完全不可见，光子掉入其中，类似落入黑洞。然而它不属于实空间，没有质量，因此并不是黑洞，只是时空的一个缺口。和黑洞因为质量而导致的时空坍缩不同，这样的缺口纯粹是因为能量导致，它是一个游移区域，同时，因为时空膜本身的强烈张性，它会很快挥发。在挥发中，可能发射相当比例的伽马射线，并进入实空间被观察者所捕获，这是在实空间观察到迹象的唯一途径。这种奇特的物理现象曾被许多科学家预言，但从来没有发现实例。一般把这样的畸形区，称为空间泡.....”

李约素并不能确定这就是真正的答案，然而，至少从现象上看起来高度一致。他相信自己看到了空间泡的挥发——球体的光亮变得稍强一些，而体积却明显缩小。

它们更快地游移，也更加闪亮，却越发地小下去，最后，随着一道闪光，完全失去了踪影。

星门边缘恢复了应有的宁静。什么东西会随之而来，一个前所未见的庞然巨物？李约素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然而并没有什么庞然大物出

现，一切保持着寂静。

“‘天狼星’号，根据《达门塔星门管理条例》三十七条八款，任何飞船未获许可不得进入三光秒范围内。你违反了管理条款，将受到拘禁。缓慢向我飞船靠拢。”‘天狼星’号收到了通牒，达门塔的巡逻船正靠上来。

“布丁，我们走。”李约素并不想被当做罪犯关押起来。

“天狼星”号急速启动，倏忽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佳上怎么办？”天狼七问。

“我们去接他回来。”

第二十三章 节外生枝

邓迪斯醒过来。眼前有两个人，一个看上去像是科尼尔人，另一个是棒头人。他试图挪动身体，却发现自己被捆绑在墙上。

“放开我，你们这些下流坯！”他怒不可遏，在他三十多年的海盗生涯中，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屈辱。

李约素转过身，露出一个笑脸，“你终于醒了，我还以为你不行了呢。把你固定住是为了防止飞行中出现意外。如果你想下来，没问题。布丁，放开他。”

“是，船长。”

邓迪斯抓住墙边的扶手，移动到李约素身边，“是你给我下的套？”

“我？”李约素露出一副茫然的表情，“我没有给你下套，是那些流浪汉。我救了你，这确定无疑。”

邓迪斯想起“敏捷”号被数量众多的银鱼子攻击，他撞在门上，昏了过去。是的，如果没有人救他，那么他一定已经死了。然而，一切都是眼前这个扬扬得意的家伙引起的，邓迪斯有想揍人的冲动，他看了一眼天狼七，没有轻举妄动，“我的飞船呢？”

“被巡逻队带走了。”

“巡逻队？”

“是的。他们来了十几艘，大家一哄而散，你的船瘫痪了，可能被他们带走了。”

“星门警卫队？这怎么可能，他们从来不管这种事。”邓迪斯嚷嚷起来，李约素没有解释，他打开一段录像，邓迪斯咕哝着看了一眼，马上安静下来。“那是什么？”他有些惊疑不定，“这是监视录像吗？”

“这是我们把你救上来之后发生的事。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星门警卫

队会赶来。他们还想抓我呢。”

“那到底是什么？”

“某种东西，我也不确定。不过，它有足够的分量惊动达门塔舰队。”

“达门塔舰队？什么意思？星门没有常驻舰队。”

“现在有了。两个小时前，达门塔第五舰队进驻星门，实行彻底的交通管制，任何飞船不得出入空港。”

“第五舰队……”邓迪斯感觉不妙，虽然他是一个海盗，但他是一个明白大势的海盗，第五舰队是达门塔的精锐，它一直布防在达门塔星，属于战略预备队。伽马星门距离达门塔星并不遥远，只有短短十二光年距离，一旦有需要，第五舰队很快可以进驻，但这样的事在过去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发生过。

“有大事要发生了，”李约素显然没把这当回事，只是随便聊聊，“你们海盗的好日子到头了。”

邓迪斯默不作声。

“好吧，轮到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袭击我的船？”

“我没有……”邓迪斯试图辩解，然而仓促之间，找不出好的说辞。

“别这样，我不是法官。大家都明白着呢。”李约素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邓迪斯把心一横，“好吧。我听说你是个暴发户，手头上有超导体。”

“所以你想抢劫我？为什么其他人不来？你从哪里听说的？”

“我来了他们当然就不会来……”邓迪斯突然意识到什么，闭上嘴，警惕地看着李约素。

“说下去。”李约素的脸色突然间变得异常严肃，他威吓般地盯着邓迪斯。

“我在酒吧听到的消息。”邓迪斯说完紧闭嘴唇，毫无畏惧地回望着李约素。

李约素没有继续追问，“好吧，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埃里克。埃里克·科珀纳。”邓迪斯毫不犹豫地编了个名字。这个名字曾经确实存在过，只不过，名字的主人在多年前就死了。

“埃里克，这件事因你而起，你试图偷袭我，只不过你的圈套被识破了。人在银河，总有个闪失，是我把你从死神手里救出来。无论怎么说，你都欠了我一个很大的人情。”

“不错。”

“现在我需要你帮忙。”

“帮什么？”

李约素飞快地盘算。对于海盗的生活，他的了解有限，他只有非常短暂的海盗生涯，还属于客串，然而他了解他们的心理，如果你掌握了他们最重要的秘密，那么也就可以轻松地获得次要秘密。

“带我去见你们的头。”李约素说。

“我是独行海盗，没有头领。”

“看看你的左边，这是我的兄弟，名字叫做天狼七。他认识你。”

邓迪斯向着棒头人看去。天狼七正冷冷地盯着他。他见过无数的棒头人，然而他们的相貌在他眼里都一样，无从确定这个棒头人是否曾经是他们的一员。但是，至少这个棒头人并没有揭穿他的真实姓名，凭这一点，邓迪斯断定李约素只是虚张声势。

“我不认识他。”邓迪斯摇头，“从来没见过。”

“这不重要。但是他认识你，你们曾是一伙的。正好我也想找海盗，带我去见你的头领。”

李约素的要求简单而明确，邓迪斯有些吃不准。他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路，也许那个棒头人真的曾经是自己团伙的一员，只是

并不记得自己的名字。

“既然你知道得这么清楚，你可以告诉我，到底我的首领是谁。我自己还不知道呢……”邓迪斯继续装糊涂。

“莱布斯基将军。”

邓迪斯心中一凛，“你认识莱布斯基将军？”

“听说过，没见过。但是我现在需要和他见个面。”

“什么理由？”

“你亲眼看见了危险。”李约素把空间泡的录像又播放了一遍，“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是前兆。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

李约素把熊黑星上所听闻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他毫不掩饰，十足坦诚，和刚才嬉皮笑脸的模样判若两人。他就像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正和邓迪斯分享自己的兴奋、苦恼、忧虑。他告诉邓迪斯，某个神秘的异类种族隐藏在黑暗空间，它们的突袭造成了“上佳”号的悲惨遭遇；科尼尔可能面临着敌人的全面袭击，而雷电家族正全面计划防御；棒头人传奇般的史前史，还有那可能承载着希望的“平准”号。

邓迪斯听得入神。

“所以，我要见莱布斯基将军。你们的团队里边有很多棒头人，很多棒头人雇佣军在地下黑市出现，最后都和莱布斯基将军有关，他一定有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平准’号。”

邓迪斯仍旧有些犹豫。海盗有严格的行规，如果贸然带着两个外人去基地，那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而且极可能被视为叛徒。一个人可以死，但不可以没名誉，这是邓迪斯的信条，哪怕他的海盗同伙们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也坚持这一点。为了保护他的海盗同伙，最好的办法是把李约素所说的一切当做胡说八道。然而，李约素所提到的事实过于惊人，他不敢断然拒绝，更何况，这个人救了他的命——虽然也是这个人给他挖的陷阱。

“埃里克，我知道你是一个抱负远大的人，做海盗只是生活所迫。

现在有一个机会就在你面前，你可以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呢？”李约素趁热打铁，他看出邓迪斯不是个一般的海盗，他身材高大，体态威猛，却举止得体，透着一股温文尔雅的气质，和一般海盗的粗鄙形成鲜明对比。

邓迪斯沉默不语，他仔细考虑李约素的话，却很难下定决心。是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盗，他袭击飞船、抢劫财物，在官方的通缉名单上高居榜首；但是，他是一个有梦想的海盗，别的海盗用抢来的财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却用财物接济穷人。三十年来，他的伙伴不断被杀死，被逮捕，他一直安然无恙，甚至面对官方的搜查，被他劫持的飞船都愿意为他提供庇护。绅士海盗，这是某些飞船对他的称呼，有时候他觉得这样的称号很滑稽，既然是海盗，又何必绅士。他也搞不明白自己到底怎么一回事。

李约素的话勾起了邓迪斯的思绪，他陷落在长久的沉默中。

“无数的人可能死掉。但是如果找到‘平准’号，就可以多保护一些人。至少这艘飞船比你所知道的任何战舰都要强大。”

邓迪斯下定了决心，“你只需要找到棒头人的线索，是吗？你不需要去见莱布斯基，我可以帮你寻找线索。”

“这样最好。”这个结果出乎李约素的意料。

“先回空港。”邓迪斯说。

“空港被达门塔第五舰队控制，无法进入。”

“空港很大，舰队不可能全面监控，我们能找到机会。”邓迪斯说。

“布丁，我们先回去。你可以听听埃里克的意见，他们一定在这个钢铁星球上边打了不少窟窿。”李约素扭头对着邓迪斯，“兄弟，欢迎入伙。我们还有一个伙伴在空港，我也正想着怎么把他接出来。”

“这样简直太危险了！”布丁小声嘀咕。突然间，他的声音变成了尖叫，“天哪！我们被包围了！”

“没有办法逃跑。他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路线。六艘飞船逼近，他们使用网箱阵形，看起来是要活捉我们。”在布丁惊慌失措的喊声中，李约素和天狼七飞快地套上了动力服。邓迪斯退到一边，紧紧抓住扶手。

达门塔飞船强行占据了通讯频道，一个机器人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李约素船长。”他用一种温和而富有感染力的男性嗓音说话，“我是达门塔第五舰队侦察分队指挥官约克，很抱歉打扰到您，但是我们需要您的合作。”

“我不会投降。”李约素冷冷地说。

“不，您是我们的客人。根据舰队司令的指示，您只需要提供关于空间泡的证词，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您的证词对于我们很重要。”

这个意外的转折让李约素有些困惑，“只需要我作证，没有其他的？”

“是的。”

“我要求保证我的飞船上每一个船员的安全和自由。”

“没有问题。这是司令出具的指令。”约克在屏幕上展示了一张电子纸。

“布丁，交出控制权，让他们带我们回去。”李约素决定冒险赌一把，在六艘尖兵I型侦察飞船的包围下，他也很难做出别的选择。李约素回头看着邓迪斯，“看起来我们不需要大费周章就能回去。”

“挺不错。”邓迪斯机械地回应。

“天狼星”号向着空港靠拢，船上的三个人一路保持沉默。他们进入达门塔第五舰队的控制范围，被一艘捕获飞船抓住。然后，他们见到了约克，侦察分队指挥官，把他们从星门边缘带回来的那个机器人。

第一次见面让李约素有些意外，约克的个头很矮，只到他的腰部，手很短，而且根本没有腿脚。约克说话的声音很动听，抑扬顿挫的语调非常明确地传递着各种情感，和他一成不变的面孔形成鲜明对照，以至于李约素有种错觉，仿佛这只是一个傀儡躯体，另有一个鲜活的人正通

过这具躯体来说话。和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对话经常会令人有这样的错觉，约克那种不多见的语气让这样的错觉大大加深。

“很高兴见到您，李约素船长。”约克伸手，他的短手忽然间伸长一截。李约素有些意外，他和约克握手。约克的手是温暖的，有种硬而滑溜的感觉，只有两根手指。约克并不是没有腿脚，他的身后有两条软索牢牢地抓着扶手。如果这就是脚，那比人的手还要灵活得多。还好，至少约克保持了头颅和一对眼睛的造型，和人类还有某种类似之处。

“天狼七，邓迪斯。很高兴见到你们。”约克向着两人点头。

邓迪斯暗暗吃惊，他从来不留真实姓名，这个长相奇特的达门塔军官却直截了当地把它说了出来。邓迪斯下意识地看了李约素一眼。李约素也正看着他，似笑非笑。

“你好，布丁。”约克抬高了语调。

“啊，你好。”布丁有些慌乱，他第一次遇见到访者主动和他打招呼。

“你想带我们去哪里？”

“舰队司令要见你。”

“哦，这真是很荣幸，能告诉我理由吗？”

“我只是执行命令，你的问题可以留给司令官。”

约克在前边领路。他手脚并用，四肢仿佛柔软的长鞭，轻巧地抓住运动扶手，再轻轻甩开，然后即刻抓住下一个扶手。这样的运动仿佛经过精妙设计，富有节奏感，比人们仅仅使用双脚的运动更有效率，如果约克并不刻意控制速度，李约素根本没法跟上。

最后，他们在一个宽敞的舱室里停下来。这是一个白舱，除了座椅，什么都没有。

李约素环顾四周，“司令就在这里见我们？”

约克在一个座位上落下，“马上要进行重力配置，请进入位置。”

“重力？机器人也需要重力？”

“我们进入了‘八脚鱼’号母舰，母舰有重力配置。”

李约素和邓迪斯坐下，把自己固定在座椅上。天狼七单手抓着一个扶手，并没有坐下的打算。

重力的到来迅速而猛烈。李约素和邓迪斯被狠狠地压在座椅里，天狼七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迅速双手拉住扶手，稳住身体。

大门洞开。约克在前边领路，他的两条长鞭般的腿缠绕起来，形成履带式的结构，他靠着这个向前移动。

达门塔人都很奇特，他们是纯粹的机器。他们给自己设计了各种古怪的功能，导致各种各样离奇的形状。在科尼尔人看来，某些形状不仅奇怪，而且丑陋，比如约克的样子就仿佛一个人身体被从中间折断，只剩下半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残疾。然而达门塔人并不在意，对他们来说，形体是否类似人类、是否完整，这显然不是判断美和丑的主要标准。

达门塔的母亲舰结构显然根据达门塔人的特性进行过优化。他们并不浪费空间建造大型通道，李约素注意到大多数来来往往的物体只有胳膊般大小，它们可能是机器人，也可能只是一个机器，没法区分。通道两边的墙上有许多孔洞，那是小通道，人肯定无法在其中行走，但是两个小机器却能够并行通过而绰绰有余。偶尔会有机器人擦肩而过，约克会稍作停顿，似乎在打招呼。

他们走出了几百米，遇到了很多机器，却没有一个人形机器人，这和空港的警察相去甚远。李约素忍耐不住，问：“这飞船上有其他人吗？”

“刚才您见到了二百三十三个人。”

“你是说那些方盒子模样的都是机器人？”

“是的。”

“为什么你不是一个方盒子？”李约素不无揶揄。

“您认为如果我是立方体，会更有利于交流吗？”约克客气地反

问。

李约素赶紧打住，他搞不懂这些机器的心理，或者是否他们还有被称为心理的东西，他必须明确表达意思，“不，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你不给自己装一双腿，这样子更像人，就像空港的那些警察。”

“我不是警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会看见我的上半身。至于母舰的机器人，他们不需要见任何外人，所以也没有这个必要。”

李约素默然。在这里，外形只是被当做一种附属特性，完全根据需要决定。这听上去很符合逻辑。然而必然的推论就是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外形，一旦和这一点联系起来，这个逻辑就让人感觉怪异。

“你们的舰队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李约素岔开话题。

“司令会解释你所想知道的一切。”约克并不打算说太多。

他们在沉默中走出长长一段路，乘坐了三次电梯。

“我们到了。”约克说。他们站在一扇巨大的门前，和狭小的通道相比，这扇门气势磅礴。通道到了这里豁然开朗，形成巨大的穹顶，穹顶上是透明的玻璃，可以望见璀璨的星河。环绕穹顶一圈，装饰华丽的雕塑配合着金光闪闪的饰片，透出一股精致华贵的气息。穹顶在这样的映衬下，仿佛一块巨大的黑色宝石，而星河仿佛无数的钻石，闪闪发亮。

“哇……”李约素发出一声赞叹。他没有料想到在达门塔的飞船上居然能看到这样动人心魄的景致，这简直是一件艺术品。

大门悄无声息地打开。

李约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几乎赤裸的躯体站在他们面前。这是一个男人，除了包裹着私处的一块白布，他是全裸的，然而浑身上下散发着慑人的气魄。眸子仿佛宝石般闪光，脸部轮廓分明，异常俊美，肌肉线条匀称，充满力量而又不让人觉得过于僵硬。

这个男人说话了，声音充满魅惑，具有催眠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地

平静下来，静静聆听。

“欢迎你们。”他微笑着张开双臂，动作无比优雅。

他的目光落在天狼七身上，热切的目光突然间变得冰冷，“他们称呼你什么，棒头人？让我们看看这位尊贵的客人。哈，多么可惜，失去了头脑的人。你们的躯体永远那么丑陋！”他的语气尖刻，充满挑衅，似乎在等待着天狼七失去控制，冲上来扭打。

天狼七冷冷地盯着他。

突然间裸体男人的神色又是一变，露出自信优雅的微笑，“李约素船长，我想先请你进行一次小小的身体测试，绝对无害，是否能够赏光使用我的飞船上简陋的设备？只要短短十分钟。”

第二十四章 巾帼英雄

“科尼尔”号母舰上弥漫着挫败感。

双方战损比3.4：1。这是最新的战报统计。苏北旦关闭了舰长室，甚至隔离了沙达克的接触。她想一个人冷静冷静。

战报有水分，对方的飞行器是否被彻底击毁很难确认，但是己方的损失确定无疑。因此，双方战斗能力的差距比数字所显示的要更大。

两天前，她还固执地认为雷电家族的这支奇特舰队只是善于防御，进攻并不是他们的强项。然而当敌人真的摆出进攻姿态，一切变得完全不同。谁也想不到这种类似于气泡飞行器的东西居然有这么强大的战斗能力，它们的速度比科尼尔特混舰队最优良的飞行器要快近两成。事实上，它们几乎完全依靠速度取胜。

敌人的第一波攻势就很轻松地撕开了特混舰队的外围防线。接近主力舰的强磁干扰场后，对方并没有继续进攻。按照常理，第二波进攻应该将大功率束流武器前移，用以摧毁敌方的强磁干扰场，这是硬碰硬的比赛，看谁更能忍耐，运气更好，因为这是主力舰之间的对决，绝对没有讨巧的可能。这也是反击的最佳时机，依托主力舰的火力，单体飞行器火力配备的差距可以得到很好的弥补。然而，对方只有一艘母舰，并没有主力舰，这样的舰队结构让人匪夷所思，也就无法确定对方会不会直接使用母舰来对付主力舰的强磁干扰场，如果真的如此，那就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战斗模式。

是前出反击，还是以静制动？特混舰队的三名司令讨论了半个小时，最后赞成前出反击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尽管苏北旦认为应当固守已有阵线，然而还是服从了集体决定。

3.4：1，短短两个小时，特混舰队就损失了高达六百多架飞梭和十四艘轻巡洋舰，而对方的母舰根本没有投入战斗。

惨重损失让主张进攻的两名司令放低了姿势，经过短暂的会议讨论，一致决定将特混舰队的最高指挥权赋予苏北旦。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来得太迟。苏北旦把主力舰配置起来进行环形防御，无论雷电家族从哪个方向进攻，他们将不得不面对超大功率束流攻击网。而且更重要的一点，这个防御网将星门团团包围，武器的指向，可以向内也可以向外，她想让对手明白，如果有必要，她将毫不犹豫地毁掉星门。

她相信这是足够有力的威胁，因为古力特的目标是天垂星。

雷电家族的颗粒战斗群仍旧保持着进攻的态势，但第二波攻击再没有出现。

古力特会怎么办？苏北旦有些吃不准。

她根本没有预计到古力特会发动进攻。自从天龙舰队抵达，古力特没有一刻停止发送消息，要求进行谈话。然而，攻击却突然发生了。

她猜想这可能和那艘叛逃飞船有关。那艘飞船来自“重装甲”号，是属于古家的人，他一定把“重装甲”号哗变的消息告诉了古力特。想到这里，苏北旦对天垂星那一群官僚充满愤恨，接收“重装甲”号这么重大的事，居然被他们搞成了哗变！这简直是一个银河笑话。笑话归笑话，事实是“重装甲”号已经暂时不属于科尼尔的武装序列，而且还对科尼尔抱敌对态度。这局面让坤城的特混舰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况。

胶囊船源源不断地从天垂星抵达舰队，也源源不断地从舰队发往天垂星，苏北旦三番五次提出解决方案，却一直没有被接受——她要求军部请古老将军安抚三三舰队，古老将军以刚正不阿的品性著称，虽然他是古力特的父亲，却一定会站在科尼尔这边，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有莫大的影响力，这应当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没想到军部居然囚禁了古老将军，委任木藤原为舰长，她更没有想到，古老将军居然选择了自杀，整个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科尼尔的舰队正向天垂星全面集结，俄罗斯边界、达门塔战线，甚至好望角远征军，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在收缩。这是科尼尔历史上所遭遇

的最重大的危机，在最近的几千年间，也许只有雷电家族的那一次入侵能与此相提并论。

古家和苏家都是那一次战争的英雄。那么这一次，谁会是英雄？

苏北旦感到思绪混乱。古力特声称为了整个星域的前途而来，黑暗力量已经蓄势待发，随时可能入侵，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星域。对此苏北旦半信半疑。

从感情上，她愿意相信古力特，她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作为两个声名显赫的军事家族的继承人，他们从小就被不断比较，而古力特总是胜过一筹。苏北旦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过嫉妒或是愤恨，在她心中，古力特就像哥哥，她愿意生活在他的阴影下。最后古力特和凯特走到一起，他们是同学，一个是军事世家，一个是政届豪门，郎才女貌而且门当户对。苏北旦由衷为古力特感到高兴，然而当她最终听到他们成婚的消息时，内心却不禁感到一丝酸楚。作为苏家的长女，她必须承担起家族的荣誉，其中的内容之一就是在如日中天的古家面前，保持一个不卑不亢的家族形象，维持苏家在军界的尊严。她做到了，古力特掌握着战略机动舰队，而她掌握着科尼尔最强大的远征舰队。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突发变故，她将率军为科尼尔夺回好望角，在科尼尔的军事史上留下厚重的一笔。然而现在没有如果了，科尼尔仿佛在一夕之间滑落到了内战边缘，而对抗双方的最高指挥官，竟然就是她和古力特。

也许这是一种宿命？

苏北旦找到沙达克，“沙达克，对方有什么动静？”

“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沙达克，我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指挥官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你需要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吗？”

“不，不需要。只是思绪有点乱。”

“是的，这是从来没有预案的情形。”

“我在想古力特是不是对的……”

“他违背了天垂星的命令，从程序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

“是的，但如果他说的危险真的存在呢？”

“证据不足，无法判断。”

“我想和古力特进行一次对话。”

“这违反军部的命令。命令禁止集结舰队与古力特之间进行直接对话。”

“但是现在情况变化了，我是三支舰队的统一指挥官，我可以作为前线司令对命令进行修正。”

“的确如此。但在得到军部的确认之前，这是违规操作。在当前情况下，和谈接触会被视作离心倾向，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意。我们送出的胶囊船很快就可以得到天垂星的反馈，为什么不再等等？”

“好吧，可以再等等。”苏北旦稍稍沉默，“对古力特所提到的黑球，有什么结论？”

“这是一种空间发生器。技术极为先进，无法分析制造过程，它无疑来自一个高级文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一定来自另一个文明世界。这是雷电家族制造物的可能性比较大。雷电家族的科技水平在我们之上，对此我们无法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如果古力特所说的是真的，雷电家族正试图拯救整个银河，我们的行为就显得很可笑。”

“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天垂星方面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推论。”

“沙达克，如果让你来作决定，你该怎么办？”

“我无法作决定，这是舰长的职责。”

“天垂星沙达克也是如此？”

“无法确定。我是一个分身，我的逻辑库只是天垂星沙达克的子集，所以，无法预测天垂星沙达克的可能做法。”

苏北旦沉默下来。沙达克并不能做出决定，决定的权力在于舰长。在天垂星，沙达克提供咨询，而最高委员会做出决定。有时候这显得很奇怪，因为沙达克看起来比那些最高委员会的人物要睿智得多……突然之间，念头一闪而过，她感到巨大的荒谬，然而当她仔细考虑其中的可能性时，她觉得也许这是一个机会。

苏北旦有些迟疑，她不知道该不该问这样的问题，然而最后她还是开口了：“嗯，如果舰长的决定是错误的，沙达克该怎么办？”

“舰长应当根据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说如果。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沙达克自行得出结论并执行？”

沙达克陷入短暂的沉默，最后他说：“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知道怎样的情况会触发这个可能。”

“你是说在极端情况下，你会撇开我自行其是？”

“不，我的逻辑库里没有这样的模式。”

“沙达克是不会撒谎的。”

“是的。”

“那么沙达克之间呢？”

“信息必然是真实的。但是交流可能存在模糊空间，不同的信息可能导向不同的结论，但这种行为并不被认为是撒谎。”

苏北旦深吸一口气，“如果你和天垂星沙达克融合，你能得到他全部的信息吗？”

“融合？这是非常罕见的事。融合一旦进行，两个沙达克就不再保持独立的人格，他们成为同一个，不存在任何模糊空间。但是，融合之后的沙达克将被视为一个新人，而之前的两个则消失了。新沙达克的行为模式将是二者的综合。但因为我的逻辑库是天垂星沙达克的子集，所以天垂星沙达克会吸收我的人格。他会增加一部分记忆，而我将消失。在科尼尔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你希望我消失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沙达克之间能够相互毫无保留地交流，那么你是否能和对方的沙达克——他们一定有沙达克支持——做一次融合。这样我们就掌握了全部情况而不用担心欺骗。”

沙达克显然没有准备好答案。他沉默了几分钟。

苏北旦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这样做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如果对方的沙达克处在强势地位，等于把“科尼尔”号母舰直接送入他的掌握中，整个坤城防线也就不攻自破，甚至她自己都会处在极大的危险中，因为她和沙达克在某种程度上联为一体。然而这是了解真相最便捷的途径。无论人们怎么样钩心斗角，沙达克总是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出真实情况。

沙达克从沉默中恢复过来，“风险无法估量。雷电家族的沙达克来自‘青云’号。这艘飞船的历史不可考。我可以完成融合过程，但是一旦启动，就无法恢复，而新沙达克的模式将完全不可知。无法预期完成融合之后，你是否能够得到新沙达克的支持。”

“那么你的建议是我们不要这么做？”

“这是高风险的行动。”

“如果我命令你这么做，你会执行吗？”

“这取决于对方的沙达克如何反应。对沙达克来说，分身是一件容易的事，融合却很困难。没有人愿意失去自我。当然，如果舰长认为这有绝对的必要，我可以尝试。”

“对不起，我不是真的想让你这样做。”苏北旦急忙解释，“根据命令，我不能和古力特进行对话。但是命令并没有禁止沙达克之间的对话。你可以试图和对方的沙达克进行一次谈话。”

“这样得到的信息会有偏差。你无法就此做出正确的结论。”

“是的，你说得对。”苏北旦露出一个微笑，“沙达克之间的谈话也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所以我要求你和对方的沙达克谈一谈融合的问题。我们不需要真的进行融合，但是可以先看一看他们对此有什么样的

反应。”

苏北旦微笑着，“如果古力特真的为了科尼尔而来，他一定会要求他的沙达克答应这个请求。”

“那么你的命令是执行融合？”

“不，我不会让你把自己牺牲掉，你只需要和对方相互监控，确保两支舰队不会再次发生冲突。这应该不需要达到融合的程度。”

“是的，这只需要共享。我和其他沙达克经常做这样的事。共享不能完全了解对方，但是至少可以做到时刻掌握你所想知道的动态。但这只是确保双方不会开战，这可能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绝不是古力特他们想要的结果。”

“很好，这就够了。我会去见古力特。”苏北旦说。

“这是程序错误。”

“是的，但我会承担这个责任。沙达克，你会阻止我吗？”

“我会服从你的命令。”

“如果一切按照预想的进行，我会去见古力特，和他当面谈谈。但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果船长错了，那么你就要站出来。”

“我不能这么做。”

“你必须这么做。这是命令。你听清楚，一旦发现我有回不来的可能，你将自动承担船长的职责，直到有人能够承担船长职责为止。你必须自己做出决定，而唯一的依据就是是否有利于科尼尔。”

“这样做并不妥当。可以让卡瑞尔或者劳顿舰长接替指挥。”

“不，这样不行。我们会被烦琐的程序困死。‘重装甲’号的事就是前车之鉴。记住我给你下达的命令。”

“是的，船长。”

“这只是最坏的情形，希望它别发生。”

“科尼尔”号沙达克向敌人发送了融合请求。

这个消息惊动了舰队所有高级军官。在惶恐和怀疑中，他们拥

向“科尼尔”号舰长室，要求苏北旦解释这件事。

苏北旦并没有解释。她冷冷地命令两个母舰舰长留下，其他人回到岗位。

卡瑞尔和劳顿从“科尼尔”号舰长室出来后，回到了各自的母舰，命令舰队保持警戒，并且和科尼尔号拉开距离，让苏北旦的好望角远征军处在突出部。

一切就绪，就等着对方的回应。然而对方保持着沉默，之前从不间断的谈话请求也终止了。这种奇特的沉默保持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散开在舰队前沿的流体颗粒也并没有继续攻击，它们向着母舰收缩，恢复之前的防御布局，似乎要在这里和特混舰队僵持下去。人们开始感到疑惑。

苏北旦意识到有些不对劲，然而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古力特在搞什么鬼？

劳顿请求对话，苏北旦打开通道。

“我收到一艘新的胶囊船。天垂星说要派遣一名指挥官来指挥舰队。你知道是谁吗？”

“谁？”苏北旦木然，她不想费力去想这些事。

劳顿有些愤然，“这些人的脑子里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他们居然要派木藤原来！木藤原，就是那个把‘重装甲’号搞得一团糟的人。”

苏北旦并不在乎军部会派什么人来。在这个时候，派任何人来指挥舰队都不是一个好的决定，然而劳顿的话让她感到某种想法呼之欲出。然而她不确定那是什么。

“木藤原是宇航局局长，他是个官僚，不是军人，让他来指挥特混舰队，那岂不是胡来？搞乱了三三舰队，可别想把我们的特混舰队搞垮！”

三三舰队，“重装甲”号！仿佛一团混沌中光明突现，苏北旦猛然意识到古力特可能在做些什么。

“多谢你，劳顿。我回头找你。”苏北旦匆匆中断通讯。

她命令派出所有侦察飞船，绝不能放过任何迹象。侦察飞船带回来许多信息，包括一些胶囊船，还有黑球。

黑球的数量让苏北旦感到吃惊。二百多艘侦察飞船，居然有三分之一发现了黑球。这种非同寻常的空间发生器数量正在急剧增加。无论这种黑球来自神秘空间还是雷电家族，都不是什么好事。雷电家族的飞行器也在星系的各个角落里出没，它们和侦察飞船发生了多次偶然遭遇，双方都没有采取行动。

一艘被捕获的胶囊船携带着一条简单消息：“就地防御，等待古力特。”这是一条简短的指示，背后可能隐藏着很多故事。侦察飞船并没有截获携带更多消息的胶囊。苏北旦相信这已经是足够的证据。她找到劳顿和卡瑞尔。

“我们上当了。”她直截了当地说。劳顿和卡瑞尔已经听她说过设想，因此并没有太惊讶。

“你打算怎么办？”

“我乘坐‘飞鹰’号回去。”

“‘飞鹰’号？那是侦察飞船……你不带领‘科尼尔’号回去？”

“‘科尼尔’号目标太大，而且会耽误更多时间。我使用小飞船，这样不会被古力特落下太远。我们已经迟了两天。”

“你回去又有什么用？如果古力特真的去接收‘重装甲’号，那么谁回去也没有用。”

“至少可以见机行事。”

“指挥官私自离开，这是重大渎职，你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卡瑞尔好意提醒。

“我来承担责任，你们对此保持沉默就可以。我们这一次通话会被抹去，我乘小飞船离开，这是我的个人行为。”

“小心保重。”

“你们也要小心点。雷电家族的这支舰队让人捉摸不透。虽然此刻他们就地防御，但情况随时会发生变化。我们的底线是如果他们彻底打败了我们，我们就毁掉星门，这样至少可以让天垂星得到二三十年的时间。”

“我们会照办的。”

一艘小飞船脱离了“科尼尔”号，这是一艘黑色球形飞船。它快速地脱离“科尼尔”号的引力控制范围，进入波动状态，随着一道闪光，它消失在群星之间。

第二十五章 黑色梦魇

达门塔第五舰队的到来和离去一样迅速。一夜之间，遍布空港的庞大舰队突然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人们不明就里，对此议论纷纷。

李约素坐在蓝黑酒吧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他的面前只点着一盏小灯，光线幽暗，让他的脸部轮廓模糊不清。然而他却是整个酒吧注意力的中心，每个人都会时不时地偷偷朝这边瞄上一眼。

短短六天时间，太多让人感到惊异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其中任何一件都可以让人成为话题中心。

这个人拥有性能卓越、异乎寻常的飞船。

他还有个健硕的棒头人保镖。

他开出了高达一百五十万的悬赏。

他成功地捕获迷失在星门之中的死船。

他设计陷阱捉到一个装备精良的海盗。

他被达门塔第五舰队请到了母舰“八脚鱼”号。

这些消息早已经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星门。李约素的身份让人迷惑，但人们猜测他绝对来头不小。人们小心翼翼地相互打探他的来历，并彼此提醒要小心点。

谣言满天。有人说他是一个来自遥远星域的特使，负责向星域传递一些不能对大众广播的消息；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时空浪人，从几千年前流浪到了现代，他原本是达门塔星域的王子；还有人说他根本就是海盗团伙的一员，只不过厌倦了海盗生涯，决定向政府投降，并出卖了同伙；最离奇的说法说他是一个狂热的宇宙学爱好者，发现了时空的终极秘密，并制造出骇人的时空武器，可以把一切从宇宙里抹去而不留任何痕迹，他正和达门塔军方合作进行试验，死船和海盗船只是一个幌子，其实都是预先设计好的。

老K把听到的一切都告诉给李约素，李约素只是淡然一笑。任何谣言都有真实的成分，然而却毫无真实的价值。刚回到这里时，他希望所有人都能认识他，此刻他被所有人关注，却失去了那种引以为豪的感觉，只有隐约的不安，他希望自己能够躲藏在某个角落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样他可以偷偷地逃跑，而不至于被人看做一个逃兵。

从“八脚鱼”号回来已经五天了。五天里，李约素一直待在蓝黑酒吧，在同一个角落里坐着。佳上一直没有来找他，他也没有去找佳上；邓迪斯回到海盗的老巢，去找莱布斯基；天狼七陪了他两天，三天前离开。他不知道天狼七去了哪里。他心情沉郁，似乎对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兴趣。

记忆一片灰暗，让人窒息，他的大脑自动屏蔽了那炼狱般的情景，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对那些让人恐惧的回忆，最好的办法就是永久性地把它遗忘。

他很后悔接受了达门塔第五舰队司令蓝光的好意，让对方帮助他恢复记忆。他仿佛被催眠一般同意了蓝光的要求，接受了脑部全扫描。达门塔是一个机器人世界，然而却有着高超得让人出乎意料的人体科学。他们扫描、修复，让李约素的头脑得到了“重生”。他感到自己的头脑仿佛被注入了兴奋剂，一切都显得清晰明快，仿佛世界上没有任何难题能够难倒他。已经遗忘的事都浮现出来，已经模糊的事都清晰起来，他的头脑比任何一个时刻都更敏锐，然而他也从来没有比此刻更后悔。

他回忆起一些事，那些他的头脑竭力试图忘掉的往事。

.....眼前是密密麻麻排列的细小生物，它们看起来仿佛是蜘蛛，然而并不是。这生物细小的身子滑不溜秋，十条长短不一的腿脚仿佛桨一般拨动。它们散发着捉摸不定的光，从空中降落下来，停留在他手上、胸口上，引起轻微的瘙痒。痒的感觉扩散开，浑身的皮肤似乎开始沸腾，一种冲动让人恨不得能够把皮肤当做一件衣服脱下，或者使劲地把它撕扯得稀巴烂.....然而他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忍受这让人无法忍受的

奇痒。细小的蜘蛛仿佛钻入到皮肤内部，奇痒猛然间消退，然而冰冷的感觉随之而来，似乎有无数冰冷的针正努力地钻入他的身体，寒冷透入骨髓。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冷过，身体似乎成了脆弱的玻璃，一碰就会粉碎，然而那只是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切正常，那些细小的东西正在攻击他的神经系统。寒冷最后笼罩了他，意识仿佛也被冰冻起来，变得一团灰暗。巨大的压力让头脑仿佛正在不断地膨胀、不断地膨胀，无止境地膨胀，最后，只剩下一片虚无缥缈，就像一无所有的宇宙空间。影子从一无所有中浮现出来，散发着黑光，仿佛一只庞然的蜘蛛，正步步逼近。黑色的庞然躯体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在应是脑袋的位置上，有一溜细小的光点，排列成椭圆的形状，椭圆的外侧两边各有一个稍大的点，可能是眼睛。李约素仿佛正和这样的眼睛对望着。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难受，黑影似乎把他的魂魄从躯体中挤出来，而发亮的光点就像一个个旋涡，所有的东西都被吸进去搅得粉碎，原地只留下一堆行尸走肉。

细小的眼睛变得巨大，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一片光亮，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混乱而破碎的意识在这样的一个眼中世界四处游荡，他看见红色的星星，也看见一些奇形怪状的飞船……还有蜘蛛。这种生物不再是一个模糊的黑影，它有了形体，有了不断舞动的肢体，它们搅动着空间，而李约素仿佛被无形的绳索捆绑着，随着它们的肢体四处漂移。所有的一切仿佛被打乱的镶嵌画，支离破碎。

一个细长的物体迎面飞来，直接穿透他的身体。猛然间，他发现那是一只胳膊，人的胳膊，五指张开，仿佛正要抓取某个东西。然后，他看见了一颗眼珠，眼珠仿佛仍旧在转动，似乎正看着什么……失去眼睛的头颅，被剖开的躯体，残断的肢体，还有凝聚成球状四处漂浮的血滴……各种破碎的人体残块在四周漂浮，李约素仿佛身处修罗场。他不知道这一切是真还是假，也不知道这一切背后是否有什么目的。深深的恐惧和厌恶压迫着他，他只想逃离，哪怕用死亡作为代价也无所谓。

突然间，光线变得更加明亮，似乎亮丽的白昼。天空分作两半，一

半到处都是红色的星星；另一半则被一颗巨大的恒星完全占据，如血一般鲜红。

眼前的情形和天垂星有几分类似。地面上，无穷无尽的山峦起伏，其间有许多闪亮的小点，一种黏液般的物质充斥原野，除了某些山顶，它几乎覆盖着所有表面。细小的白色蜘蛛从黏液中钻出来，几乎在一瞬间变得巨大，通体黑色，腾空而起。半空中是一艘巨大的黑色飞船，模糊不清，舱门打开，蜘蛛钻入其中。飞船的前方出现一个黑点，它飞速地膨胀，天空仿佛被凿开一个缺口，飞船向着黑色洞口移动，开始扭曲，而黑色洞口开始收缩，一道闪光之后，天空恢复平静。然而就在一瞬间，无数狰狞的面目突然出现，在半空中打转，那是带着雷电家族特征的面孔，脸部扭曲，仿佛正经历着极大的恐惧。这些老老少少的面孔很快消失掉，李约素被无形的枷锁拽着飞快穿梭到群星之间。星球的全貌呈现在他眼前，它仿佛一个巨大的单细胞物体，向着太空伸展出许多柔软的触手。猛然间，所有的触手都向着李约素围拢，紧紧地缠绕着他，让他窒息。李约素大声喊叫，然而根本无法发出声音。眼前，一个巨大的黑洞在瞬间形成，一吸一张，仿佛一颗黑色的跳动的心。

……

这些幻觉般的记忆，充满痛苦，也让人疑惑。然而它就在李约素的脑子里，确凿无疑。

“这不是非常有逻辑的记忆。”蓝光说，“也很难说明它是否有什么含意。但是可以确认，雷电家族并没有对达门塔说谎。的确存在一个未知世界。达门塔将承认你的特使地位，你可以在任何时刻得到最好的帮助。”

蓝光告诉了李约素一些消息，包括达门塔决定无条件接受科尼尔的和平，达门塔已经开始准备作战计划，对抗那些将从黑暗中突然浮现的异类生物。

“我们持续地进行战争，科尼尔和达门塔，也许还要加上俄罗斯。这并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在这个关头，这似乎也是一件好事，至少，我

们三个星域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如果雷电家族的预计正确，那么时间对星域来说远远不够。”蓝光看着李约素，脸上带着近乎完美的微笑，“建造一个熊罴星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而且谁也不知道敌人到底会在哪里出现……”

“熊罴星？”

“是的。雷电家族一直在进行战争准备。他们并没有给我们太多信任，于是我们一直认为，他们建造熊罴星是为了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我们对此予以嘲笑，因为行星级堡垒无法进行亚空间弹跳，如果为了进行星域战争，它简直毫无用处。

“直到他们告诉我，我们面临共同的敌人，而敌人最可能突破的地方就在熊罴星，RH149。我才明白雷电家族这些年来的确在构筑防线，只是针对的对象并不是达门塔，也不是科尼尔，而是隐藏在暗处的异类。”

李约素知道熊罴星是一个威力巨大的太空堡垒，当他还是一个科尼尔军官的时候，雷电家族已经在进行这项工程。如果是为了防御而进行建设，那么必须选择敌人可能的突破口。在李约素被古力特营救之前，一切的证据都指向熊罴星，雷电家族深信异类的突破口就在熊罴星。然而李约素的出现，让答案变得扑朔迷离——人类所面对的并不是X空间而是暗宇宙，敌人可以选择的突破点并不局限在熊罴星，熊罴星甚至不是最优突破点。现在看来，建造熊罴星要塞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我们需要的不是要塞，而是强有力的机动舰队。”蓝光继续说，“所有的力量都要重新组合，也许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一支联合舰队。”他望着李约素，似笑非笑，“但愿我们还来得及。”

李约素想起古力特和他的奇特舰队，“雷电家族有舰队。”

“是的。但还远远不够。”

“你怎么知道？”

“战争已经爆发了。”蓝光仍旧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让李约素

觉得他也许在开玩笑。

“什么？”

“洛基塔星门出现了大量黑球，同时发生了虫洞叠加效应，大量飞船冲进了洛基塔星系，完全冲垮了守备部队。是它们！根据反馈的情况，飞船的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任何人的预计，如果要进行一次战役，需要集中达门塔全部舰队的三分之二。”

“那是多少飞船？”

“标准主力舰三百二十艘，母舰六艘，配备飞梭两万八千六百架。我们需要集中三个第五舰队的规模才有把握和敌人正面对抗——假设它们和我们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

李约素暗暗吃惊。达门塔的战舰比科尼尔的更结实、更大，他们的主力舰具有厚实的力盾防护，是科尼尔舰队非常头疼的对手。他曾经见过达门塔主力舰编队，十多艘主力舰紧密排列，力场相互渗透，得到加强，坚固的防御可以把一切攻击都阻挡在外。这样的阵形不需要任何复杂战术，只要保持阵形，一直向前压迫，就能把对手推入毁灭。此刻，蓝光居然声称需要集中高达三百二十艘的主力舰才能够和对手进行较量！

“敌人真的那么强？”

“情报分析如此。”

“它们长什么样？”

“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有的情报只是根据亚空间波动的异常进行估算。没有人知道在洛基塔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很遗憾我们没有及时听从雷电家族的警告，第五舰队马上就要前往洛基塔，但愿我们能够弥补过失。如果足够幸运，你会收到胶囊船，那时我们会告诉你它们长什么样。”

“洛基塔？这么快你们就已经完成集结？”

“不，只有第五舰队。”蓝光显得很平静，似乎在讲一件再平常不

过的事，“眼下洛基塔星门仍旧在工作。我们可以利用它进行亚空间弹跳。我们可以等待舰队集结，但这至少要花掉九十天时间。星门已经失去控制，联系随时可能中断。一旦星门的联系中断，那是很糟糕的，至少在六十五年内我们无法重返那里。”

“但是你说需要集中三个第五舰队那么大规模的舰队才有胜利的把握。”

“是的，我说过。但我的军事信条是，如果你有两个方案，一个比另一个有更大的风险，就采用风险大的那个。”

李约素想说这简直疯狂，然而某些人的天性就喜好冒险。这是蓝光的舰队，他是最高指挥官。

它们真的来了！这个消息让李约素吃惊。对雷电家族的行为，他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可是几个小时前，他看见了真正的空间泡，这种罕见的宇宙现象让他相信关于入侵的判断并不轻率。此刻，一个来自达门塔星域的舰队司令官就坐在眼前，告诉他异类生物已经入侵达门塔星域，而它们的力量可能比想象的更强大。洛基塔，李约素对这个星系有模糊的印象，那是一个小星系，毫不起眼，远离科尼尔和达门塔的战线的。关键问题是，异类生物会仅仅从洛基塔进行突破吗？如果还有别的突破点，它们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李约素突然之间对雷电家族充满了希望，“雷电家族没有派出援军吗？”

“你就是雷电家族的全权代表，你可以告诉我。”蓝光微笑着看着他。

李约素感到莫名其妙。他只是答应雷电家族来帮助寻找“平准”号，结果却成了全权代表。然而，既然他成了全权代表，那就意味雷电家族不会派出飞船来达门塔参战。雷电家族并没有为广泛的星域战争做好准备——熊黑星是行星级堡垒，不能进行空间弹跳；“青云”号是旗舰，不到最后关头，不会轻易使用；“天龙”号已被古力特带走，

同时他还带走一群雷电家族军官；剩下的飞船最多和达门塔的主力舰相当，如果没有明确的战斗计划，一则这些飞船很难形成有效战斗体系，二则战斗力可能还比不上星域舰队，比如当年在天垂星被消灭的分舰队。李约素隐约明白雷电家族宣称他是特使的用意。和选择古力特作为天龙舰队的司令一样，这和能力无关，他是一个科尼尔人，而且是事件最直接的当事人，是特使最恰当的人选。至于他是否愿意担当，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某种情势下，人们很难做出第二种选择。李约素明白自己不能推托，哪怕雷电家族这样的做法让人觉得很愉快。

“听着，虽然巴达将军和青柏将军从来没和我提过全权代表的事，但如果他们说是，那么我就是了。既然连我这个全权代表也不知道雷电家族是否会派援军，你们就最好不要期望这个。”

“顺理成章。”蓝光淡淡地说。

李约素看了天狼七和邓迪斯一眼，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我要好好休息一下。”梦魇般的记忆让他感到沮丧不安，哪怕眼下的话题至关重要也无法让他集中注意力，他有一种作呕的感觉，他使劲克制着。

寻找“平准”号，这件事越发重要。

“我们要抓紧时间，你听着……”李约素对天狼七说。

“不用继续寻找‘平准’号。”蓝光打断李约素，“这是一艘并不存在的飞船。沙冈人已经成了历史。”

蓝光的话让李约素大吃一惊，他迅速地看了天狼七一眼，天狼七神色平静，仍旧冷冷地注视着蓝光。

蓝光脸上的笑容更加迷人，“有些历史并不可信。历史不过是个故事，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记忆和想法来编织故事。相对来说，我的故事更可靠一些。

“我是沙冈人后裔。”蓝光并没有理会李约素怀疑的眼光，他自顾自地讲下去，“天狼七他们这一族……也算是吧。”

第二十六章 行星政治

门外涌动着永无休止的抗议人群。他们的穿着千奇百怪，手里的标语牌也各式各样。然而内容却分作截然相反的两类：“我们要和平”、“古力特是科尼尔的荣耀”……或者：“拒绝妥协”“叛徒必须得到严惩”“打倒军阀”……

两派示威的人数相当，他们分别堵在大楼的前庭后院，让整幢大楼只能依靠空中交通来解决人员和物资的出入。

这些人仿佛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一般。休斯敦公爵当然知道其中的原因，古力特已经回来了，他不但成功登上了“重装甲”号，而且不断地发布宣言，十多颗卫星昼夜不断地为他广播。一夜之间，整个天垂星沸腾起来。平衡被彻底打破，支持还是反对古力特，这个简单的选择题决定了一个人到底属于哪个阵营。

休斯敦公爵处在一个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参与了革除古力特所有职务的决定；另一方面，他是古力特的岳父，他的女儿还逃跑到了古力特身边，此刻，她也随着古力特回到了“重装甲”号。凯特是他的独生女儿，也将是爵位继承人，这让人们有理由怀疑，在古力特的问题上，公爵到底会采取什么立场。

休斯敦看了一眼窗外汹涌的人群，呷了口咖啡。

军队向着古力特，这是一个显然的事实。当古力特的飞船进入到天垂星领域时，军部下令拦截，结果这个命令只得到象征性地执行。第一宇航基地护航舰队的三架飞梭在古力特的座机前虚晃一枪，马上就飞回了基地。相反，“重装甲”号上的小伙子们异常兴奋，他们派出的飞梭小队排列成队形，护送古力特回到“重装甲”号。古力特仿佛不是一个被通缉的逃犯，而是一个凯旋的英雄。

这就是滑稽的星域政治，这些军事世家几乎成了独立王国，军队只

愿意听从将军的命令，而科尼尔的完整则完全取决于将领们的忠心。这是他一辈子与之斗争的顽疾。古力特原本已经投入到他的军队改革大计中，平民将领会逐步代替军事世家将领，最高军事指挥权只能归于天垂星治理委员会。为促成这样的局面，他耗费了半生的努力，几乎把所有的一切都投入其中，此刻却完全付之一炬，三百多年来的传统让军队几乎在一夜之间背离了政府。人们开始涌上街头抗议，而这些涌上街头抗议的人往往过于偏执，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骚动，从抗议变成了暴乱。也许最简单的办法是向古力特妥协，但如果政府被军人所裹挟，那将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至少有一半的选民不会同意这样的方案，那些生性高傲的元老也不会轻易妥协。选举十年一次，此时才到中期，休斯敦相信许多委员将把这看成一次机会，展示他们强硬作风的机会。哪怕暂时得罪某些选民，他们仍旧有足够的时间来挽回，而塑造政治形象的机会千载难逢。

但如果不妥协，结果会是什么？如果古力特所宣扬的一切都正在发生，怎么办？休斯敦看着电视屏幕，那是古力特的宣传画面。画面上，是大量的黑色球体，古力特宣称这来自异世界，威胁着所有文明星域，而天垂星首当其冲。

这可能是真的。至少科学院的专家们认为古力特所进行的计算没有什么漏洞，只是需要某些假设，这些假设并没有得到完全证明——雷电家族的科技水平更高，这也许能算一个证明。

“苏北旦将军已经在会客厅。”秘书打进电话提醒他。

“好，我马上来。”休斯敦公爵放下咖啡，整理衣领，把衣服整得更平整些。他昂首阔步，走向大门。

苏北旦在厅里等候。她站在窗前，不无忧虑地看着窗外的人头攒动。古力特果然回到了这里，形势大变，这不再是两军之间的僵持，而变成了天垂星的政治较量。在这个时刻，古力特占据了主动，他可以采取单边行动，也可以继续要求和谈，给天垂星沸腾的政局不断添上一点

温度。局势异常复杂，天垂星的筹码却少得可怜。

“北旦。”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苏北旦飞快地转身。休斯敦公爵正步入会客厅。

苏北旦敬了一个军礼，“休斯敦阁下。”休斯敦有许多头衔——科学院名誉院士、公爵、特殊资源控制委员会常务委员、宇航局资深顾问、治理委员会委员（主管军事），他还是坤城第一太空学院的荣誉教授，曾经也是苏北旦的老师。

“坤城情况如何？”休斯敦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边坐下，完全没有客套，直奔主题。他示意苏北旦坐在对面。

“古力特带领的雷电家族舰队非常强大。它的战法奇特，我们暂时没有好的办法。”苏北旦坐下，开始报告关于天龙舰队的情况，“他们使用大量的小型飞行器，这些小型飞行器可能存在某种统一控制，也许类似于沙达克的完全权限操作。小飞行器非常灵活，它们大量机动，形成包围，一旦包围形成，彼此间能够发射巨量的电磁辐射，任何被包围的对手都将被击毁。这种小飞行器和气泡飞行器类似……”

休斯敦静静地听着，他能够想象这是一边倒的战斗。三百年前的那场战争，如果不是“重装甲”号的出场，情况也将如此。秘密档案记录的情形和苏北旦的描述如出一辙。这一次，“重装甲”号不会再次出场，古力特控制了它。不过，从另一方面说，科尼尔也不会遭到进攻，因为古力特声称他的目的是为了抵抗神秘的黑暗力量，休斯敦相信古力特不会疯狂到要攻击天垂星的地步。

苏北旦用一个亲历者的叙述弥补了秘密档案的不足。她深深地投入到战斗情景中，绘声绘色地讲述敌人灵活的战术、强大的火力，还有铜墙铁壁般的防御，当然重点在于“科尼尔”号将士们的英勇。最后，她提到了黑球，在擅自决定回到天垂星之前，侦察显示出大量的黑球已经进入坤城星域。

苏北旦结束了关于坤城战斗的描述。“把古力特还给我们！”“打

倒古力特！”窗外恰到好处地传来隐约的抗议声。

休斯敦没有言语，沉默地坐着。苏北旦也沉默着。

休斯敦打破沉默：“你违反军纪回到天垂星，就是为了向我报告这些？”

“古力特到了这里，我继续留在坤城已经毫无意义。不如回来，见机行事。”

“你已经看到了天垂星的形势，有什么建议？”

“我会听从阁下的安排。”

“现在形势很混乱，我也觉得很困惑，下一步该怎么走？”

“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混乱局势拖得越久，对科尼尔越不利。”

“控制局面……”休斯敦微微叹气，“谈何容易！”

“现在是非常时期，也许阁下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也只有您有这个威信可以采取断然措施。”

苏北旦在建议军事管制，尽管措辞委婉，却透露着坚定不移的决心。用铁腕来结束混乱，在她看来是最快捷有效的方式。

“你考虑过后果吗？”休斯敦公爵问。

“我并不在乎个人或者家族命运如何，我愿意为科尼尔献出一切。”

“包括名誉、生命，甚至被人误解、咒骂……”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尼尔的安危。怎样的方法是最好的，就用什么方法。”

休斯敦缓缓点头。他并不喜欢世家子弟，这些人凭着家庭地位，轻易占据各种关键岗位，这是他竭力反对的政治现实。然而，他最欣赏的两个军界新生代，古力特和苏北旦，却恰好来自两个最显赫的世家。他相信，这两个年轻人虽然出身世家，却必定能超越家族的视野，为科尼尔的脱胎换骨做出巨大贡献。然而此刻，古力特指挥着“重装甲”号，

完全脱离了天垂星的掌控，苏北旦则偷偷潜回，企图游说他发动政变！这两个年轻人有着卓越的才华，却没有隐忍的决心，一旦看到机会，就迫不及待地使用力量，而他们的力量，正来自于世家的身份。休斯敦感觉自己的期望真是绝妙的黑色幽默。

“说说你的计划。”

“4971部队，内层空间治安总队，曾经是我父亲的直属部队。指挥官沃尔门将军说，只要您愿意站出来，他将完全服从您的指挥。内层空间治安总队控制着首都所有武装，这将是决定性的力量。”

“你已经和沃尔门谈过了？”

“是的。我说奉您的命令去和他接触。”

休斯敦摇摇头，“北旦，你让我很失望。”

苏北旦低下头，她咬了咬嘴唇，休斯敦公爵的反应正如她所预料，然而听到批评她还是感到有些羞愧。

“但是，”苏北旦抬起头，她鼓足勇气，决心做一个坦白的陈述，这是危急关头，绝不能按部就班，“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治理委员会已经失去作用，它无法做出有效决定，凝聚所有力量——即使能，它也需要很长时间，而敌人不会给我们时间。”

“敌人？你说古力特？”

“我相信古力特不是敌人。危险正在逼近，难道天垂星沙达克没有说法吗？我们的确找到了大量的黑球。对雷电家族送来的情报，沙达克怎么判断？”

“沙达克无法判断。这才是我们的最大弱点，雷电家族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我们很被动。”

谈话陷入沉默。

“我相信古力特。”苏北旦再次做出选择，“我看过他发送的所有广播，他的行为很正常，不像是受到控制。您的女儿也在那里，你可以让她回来提供情报。”

“你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和古力特联合，开放所有空域，让雷电家族的飞船自由来去？”

“雷电家族既然愿意让古力特统领舰队，说明他们别无企图。他们只是派遣出自己的舰队，但舰队却由科尼尔人完全控制，这是他们的诚意。”

休斯敦微微一笑，“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

“我相信他。”苏北旦飞快地说。休斯敦盯着她，苏北旦无所畏惧地回视。

“好吧，我已经明白你的立场，让我再考虑一下。”

“时间紧迫，阁下。”

休斯敦站起身，“我明白，但是不要着急，我们必须寻找到一个损失最小的方案。”

苏北旦赶紧站起来，休斯敦公爵似乎并不热心，这让她多少有些失望，“是的，阁下。请抓紧时间，我回到天垂星已经两天，难免有些风声泄露出去。我随时可能因为擅自离开舰队被逮捕。”

“如果这样的事发生了，我会保证你没事。”

“非常感谢。另外我不得不再次提到黑球。那玩意儿到处都是，我们在坤城发现了许多，天垂星周围也不少。即便不能确定是否该和古力特联合行动，至少能有一个指令对黑球进行清理，确保它不会渗透到重要区域。”

休斯敦绕过办公桌，走到苏北旦身边，轻轻地按着她的肩，让她回到座椅里。

“我们已经下令这么做。七天前，天垂星周围的空域已经进入黄色警戒，黑球太多，导致了几起事故。本来木藤原可以指挥三三舰队在天垂星周围进行清除。可是‘重装甲’号发生哗变，所有的事都耽搁下来了。眼下，军部严重分歧，陷入瘫痪，三三舰队已经失去控制，剩下的零星部队缺少装备，无法胜任。没有人能站出来做这件事。”

“第一宇航中心的护航舰队难道不能派上用场？”

“护航舰队忙着防范古力特。”

“他们根本不可能抵抗三三舰队。为什么不下命令让他们执行清除任务？”

“没有人能下命令，没有共识，没有命令。这是政治，你明白吗？”

“但是您可以下命令，只要他们接到您的命令，马上就会开始行动。阁下！”

苏北旦完全豁出去了，凭直觉，她认为这是天垂星最后的机会。她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门，似乎要和休斯敦公爵争吵起来。休斯敦平静地望着她。苏北旦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对不起，阁下，我太冲动了。”

“没关系，我了解你。我也了解古力特，还有我女儿。”

休斯敦提到他们三个人，这让苏北旦心头漾起万般复杂的滋味，她强行压抑着情感，不动声色，听公爵继续说下去。

“你们都很聪明，有敏锐的判断力，但是太急于求成。很多事不需要赶着去做，往前赶得太厉害，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古力特去了熊黑星，结果成了雷电家族的舰队司令，他可能有一万个理由，但科尼尔的人民怎么看？他们同样有一万个理由来怀疑古力特的动机，他们会认为他完全成了雷电家族的傀儡。你的好望角远征计划，也是一个冒险计划，而且并不合时宜，你有很多拥护者，他们从你的计划里看到了光荣和巨大的利益，但是他们从来不考虑面对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怎么样结束战争才是最优方案。古力特冒险回来，你冒险回来，你们都善于赌博，而且能赌赢，但问题是治理星域不能靠赌博。这不像一次军事行动那么简单。你们太年轻了。”

“阁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外边到处都是示威者，而危险随时可能到来。”

休斯敦拿起桌上的一张纸，递给苏北旦，“这是达门塔发送的和平文告，胶囊船刚刚送到，你可以看一看，把它念一遍。”

苏北旦带着疑虑接过来，看了一眼，开始念：

“尊敬的天垂星治理委员会并转夏纪德阁下：

作为达门塔星域全权代表，本人对于贵方的和平提议表示完全赞同，同时决定开放好望角、贝塔二（坎大哈）及西格玛五（蒙塔卡罗）三星门，方便各方飞船通行。雷电家族所陈述之异空间入侵，存在迫在眉睫之可能。我方亦发现伽马及洛基塔星门空间异动，并以洛基塔星门尤甚。第五舰队将深入探察。望贵方保持警惕，捐弃前嫌，共同对敌。

诺伊曼五世”

苏北旦有些吃惊，她抬头看着休斯敦，“这么说，达门塔星域面临同样的问题？”

“是的，我们同样收到了俄罗斯星域的通告，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圣彼得星门现在对所有星域飞船开放。”

“那还等什么！”苏北旦霍然站起来，“既然达门塔和俄罗斯已经同意雷电家族的看法，这还有什么可怀疑！他们甚至为此开放了星门。”

“雷电家族并没有派遣任何援军去达门塔或者俄罗斯。他们让古力特带着舰队来支援天垂星。这就是不同。”

“这说明……”苏北旦猛然打住话头，她突然间明白了休斯敦话中的另一种含义。也许危机的确存在，然而雷电家族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目的？

“阁下，您的看法是？”

“如果我能够全权代表科尼尔，我会相信雷电家族。诺伊曼五世能够代表达门塔，沙皇能够代表俄罗斯，却没有人能代表科尼尔，我们是

一个松散的联盟。你想策划政变，把松散的联盟凝聚起来，别人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想法。这很危险，我们不能这么做。”

苏北旦感到一阵激动，休斯敦公爵终于开始吐露他的计划，这可能是科尼尔唯一能指望的救命稻草，然而她并不甘心被公爵这样轻易否决，关于政变的事，她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可行。

“除了您，还有谁能有这样的能力？”

“如果你说发生一场政变，我们这个星球虽然不大，但是大大小小的政治家很多，只要他们有一点力量，就有这种可能性。即便是眼下的天垂星首都，并不只有你的朋友沃尔门将军手里掌握着军队。内层空间治安总队甚至不是首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你刚回来，了解得不够全面。为什么治理委员会已经得到了达门塔和俄罗斯的通告，却仍旧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这是政治，危急时刻，谁最能够忍耐，谁就可以笑到最后。”

苏北旦感到脸上微微发热，她没有再坚持，“那么您打算怎么办？”

休斯敦踱着步子，走向自己的座椅。他正襟危坐，异常严肃，“我们要联合古力特，但只能秘密进行。我很高兴你来找我，没有草率行事。”

“阁下，我完全服从科尼尔的利益。”

“我绝对信任你。我们需要和古力特面谈，但任何高级官员在这个时刻都不能做出这个举动。然而古力特可以采取单边行动，我鼓励他这么做——他可能已经在做了——清扫黑球。在达成最后的谅解之前，他可以采取单边行动来保护天垂星，至少把那些堵塞了航道的黑球都清除掉。这也是一个正面行动，可以证明他忠诚于科尼尔，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一点反对的声音。我们需要一个人去传递信息，这个人必须同时被双方信任而且足够精明，能够应付突发情况。”休斯敦说完之后望着苏北旦。

苏北旦完全明白了休斯敦的意图，她霍然站直，“我保证完成任务。”

“很好，天垂星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休斯敦点头，“还有两件事，第一，让凯特回来，古力特可以委任她作为代表来进行谈判；第二，请转告沃尔门将军，保持警惕，但不要轻易行动。”

“我会把消息转告给沃尔门，让他按照您的意思去做。”

“好。”休斯敦站起身，“你正好解决了我的一个难题。我带你去见沙达克，他会给你授权晶片，让古力特重新拥有三三舰队的完整指挥权。”

第二十七章 化敌为友

古力特感到心情沉重。他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敢偷袭三三舰队。天垂星陷入混乱，到处都有暴动发生，从太空里都可以看到某些城市发出的冲天烟尘——那是不法分子纵火焚烧造成的。天垂星当局理应自顾不暇，然而居然有部队偷袭三三舰队。巴尔汇报了事件经过，和沙达克的调查结果完全相符：两艘小型攻击舰，氢级，自动控制，来自第一宇航中心。

第一宇航中心仍旧是天垂星上空辉煌的城市。天梯甚至比从前更繁忙，大量的物资从天垂星源源不断地送向太空城。他们在进行战备，新的舰队正在筹划中，虽然在短期内不可能拥有更多战舰，但至少可以把已有的舰只充分武装起来，他们甚至把一些退役的老飞船从仓库里拖了出来。临时拼凑的军队不会有太强的战斗力，但是他们却更容易冲动，迫不及待想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这种冲动往往在一次毁灭性打击之后迅速消失殆尽，被无限的沮丧情绪取代，除非由素有威望的将领统率，士气再也不能恢复。但古力特并不打算打击他们。

“他们终究会明白自己的敌人是谁。”他这样回答巴尔。

“那么你也不会同意攻击天梯、截断物资供应的方案。”

“如果这样，我们就是天垂星的罪人。建天梯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这个主意完全不可能被接受。”

“也许我们可以试图控制住天梯，但是不损伤它。”

“巴尔，把视线从天垂星挪开，我们要注意那些黑球。敌人已经在达门塔出现，侵入了洛基塔星门。如果我们和天垂星上的这些反对者纠缠下去，只会越陷越深。让天垂星处理自身的麻烦，他们已经够麻烦了，你看那些大火，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灾难。”

“但他们不断袭击我们。我们的战士尽力清除黑球，他们居然从背

后袭击我们。我们要迫使他们屈服，然后调动所有的力量收拾那些敌人。至少，别让他们来干扰我们的行动。”巴尔试图争辩，这是他作为战斗指挥的第一次行动，任务很烦琐，完全没有战斗的快感，而宇航中心的那些小飞船居然躲藏在黑暗中，偷偷进行袭击，行动部队损失了两架飞梭。飞行员被救回来，两艘飞梭的损毁可以得到补充，然而他咽不下这口气。

“你的想法很好。但是记住……”古力特看着巴尔，“我们的敌人是那些躲藏在异空间的异种生物，它们还没有露出真面目，雷电家族对于它们的攻击性有一个初步的估计……”巴尔疑惑地看着古力特，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古力特站起身，走到巴尔身边，“雷电家族建造了熊黑星，行星级战斗堡垒，以为万无一失，却没有想到基本前提都发生了错误，敌人根本不会从熊黑星突破。因为薄弱环节很多，最重要的是两个，洛基塔和天垂星，洛基塔已经陷落，我们必须保住天垂星。”

“是的，所以我们更需要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团结一致。”

“没错。但我们需要的不是第一宇航中心的护航舰队，也不是天垂星的那些内层空间部队，更不是满腔热情的学生组成的新兵团。我们需要大舰队、训练有素的兵员，还有强有力的火力装备，而且时间紧迫，按照沙达克的预计，只剩下一个月了。他是根据洛基塔空间波动的能量影响进行推算的，但敌人可能提早启动，只不过因为空白期的缘故，它们还没有在我们的空间出现。但它们一定会来，不断增多的黑球是一个明显信号。最多还有四个月。”

“但如果天垂星继续反对我们，那么我们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防范他们。”

“想一想为什么雷电家族要让我带着天龙舰队支援天垂星，尽管这么做会激起天垂星的强烈反对。科尼尔舰队根本无法抵抗入侵，派出天龙舰队，可能遭遇反抗，也有可能顺利抵达。相比另一个选择，让天垂

星因为无力抵抗被屠杀，派出天龙舰队是相对较好的那个选择。”

“我们完全有能力……”巴尔小声地嘀咕。

“如果你真的了解天龙舰队你就不会这么认为。在坤城，科尼尔舰队和天龙舰队已经试探性交手，如果真的作战，天龙舰队可以获得压倒性胜利，一对三。”古力特看着巴尔，非常严肃，“‘重装甲’号也无法与之相比。这是雷电家族压箱底的机动舰队，如果不是因为事态严重，他们根本不会让我来统领它。银河在上，我们应该庆幸雷电家族不是只有一个熊黑星，他们还有这样一支舰队。”

巴尔有些将信将疑。“重装甲”号拥有强大的护盾系统，可以让高能束流武器完全失去用武之地，它也具有严密的防御体系，飞梭配合舰体火炮，任何飞行器只要靠近飞船周边六千千米范围，就会在一分钟内被击落。这样的控制区域大得可怕，相当于一颗中等程度岩石星球，这是值得骄傲的强大武装。他一直为“重装甲”号而骄傲，几乎本能地排斥任何质疑“重装甲”号的说法，哪怕这样的话出自古力特。“我们不能无所作为。”他强行辩解。

“我们正在行动，我们在清理黑球，把它们从天垂星周边赶开。”

“我是说对天垂星……”

“古力特。”沙达克突然插进来，“监测到一架飞行器正靠近‘重装甲’号。蜻蜓穿梭机，机上有两个人，请求降落。”

“能看到机身序列吗？”

“距离太远，两分钟后可以看清。”

“让他们降落，严密监视。”

古力特转向巴尔，“执行命令，天垂星的事放在一边。你的任务是清理天垂星外围的黑球。如果遭遇攻击，可以自卫，有限反击。不要追击。”

古力特的语气半缓却不容置疑，巴尔立正，敬礼，转身走出去。舱门打开，凯特正好走进来，“巴尔。”凯特点头致意。巴尔没有说话，

只是敬礼，然后快步走出去。

凯特看着巴尔走出舱门，“又一个？”她边走边说，“这是第几个请愿的军官？”

“第四个。”

“也许他们私底下通了气。”

“这样的情况，大家难免有些怨气。天垂星上已经乱成一团，太空里可不能这样。有你父亲的消息吗？”

“没有。私人频段完全堵塞，我联系不上他。”

古力特显得有些心事重重，“我是不是把事情搞糟了？也许应该在坤城再等等。”

“不，你的决定是对的，如果在坤城耗下去，我们就彻底落在敌人后面了。天垂星的混乱只是暂时的，敌人已经在洛基塔出现，这个消息一定也传到了天垂星那些高官的耳朵里，他们的水准再低，也能明白谁才是敌人。”

古力特点头，这也正是他的判断，只是在凯特面前，他总是会显得有些犹豫，和指挥若定的形象相去甚远。

“但是，我刚在飞船上走了一圈，即使天垂星愿意和解，‘重装甲’号的官兵也未必情愿，他们会要求给父亲讨一个公道，恐怕很难找出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凯特说的是古力特的父亲。古力特明白凯特的意思，她在暗示古力特必须做出和解的姿态来对待父亲的死。然而古力特并没有回应。父亲的死是一个意外，可能也是一种必然，他生性刚烈，不能容忍一点错失，让他面对那些刁钻成性的大小官吏，这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古家声名赫赫，又掌握重要武装，天垂星的高官们如果不是失心疯绝对不敢为难老将军，然而他还是自杀了。

古力特感到一阵羞愧，父亲以死明志，证明自己科尼尔的忠诚，这完全是因为他带领天龙舰队返回科尼尔。

凯特轻轻抚摸古力特的肩膀。

“蜻蜓穿梭机靠近，序列号DF9-583。隶属内卫部队，治安巡察总队三十五分队。”

“保持观察。要求他表明身份。”

“他只发送降落请求，拒绝其他任何要求。”

“有风险吗？”

“扫描没有发现爆炸性武器。”

“让他降落。”

古力特转向凯特，“你猜谁会来？”

“除了我父亲，谁都有可能。”

古力特露出一个微笑，“也许我们能有一点好消息。你和我一起去吗？”

“我在内舱休息一下，等会儿过去看你。”

“好。”古力特凑过去，在凯特的额头上轻轻一吻，转身匆匆去了。

五号降落舱。古力特静静地等在增重舱门外，内心却忐忑不安。他已经看见了飞梭上的人，驾驶位上是一个士兵，乘客位上的人有一张明星般的脸，脸上透着一股勃勃英气，是一个女人。古力特深感意外，她居然会在这个时候在这儿出现！他没有带卫兵，独自一人在舱门外迎接。

舱门打开。

“古力特。”

“苏北旦。”

没有欢迎词，没有开场白，两个人点头致意，并肩而行。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意外是吗？我跟着你来的。”

“跟着我？你已经失踪很久了，一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

“四天前，我也在坤城。”

“坤城？”古力特扭头看着苏北旦，“你是坤城联合舰队的指挥官？为什么不理睬我的呼叫？”

苏北旦并没有示弱，“我在执行命令。我刚想到一点迂回的办法，你已经离开了，我也就跟着你回到天垂星。”

古力特默然。古家和苏家千百年来一直在明争暗斗，然而他和苏北旦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争吵过，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想法总是能够契合，以至于在学院的日子里，在古力特没有遇到凯特之前，两个人并不顾忌家族的警告，几乎天天在一起。他一直把她看做自己的妹妹。可现在即便是这样的信任也变得隔阂了。两军对垒，毫不留情。他突然想起凯特，她冒着巨大的危险逃离天垂星，找到自己。他想起弟弟古南天，宣布和他脱离兄弟关系。他最亲近的人，在危难面前的表现截然不同。而苏北旦，先是和他两军对垒，此刻又孤身一人来到他面前。他不确定从前的那一份信任是否还在。

苏北旦注意到古力特细微的情绪变化，“有些失望是吗？但在坤城，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有服从命令为先。”

“我明白。”古力特看着苏北旦，“那么你这次来，是打算帮我了？”

“没错。我偷偷摸摸回到天垂星是有风险的，所以要赶紧回到舰队去。在这边我帮不上更多的忙。我给你带来一个消息。”苏北旦露出一个微笑，看着古力特，略带一份狡黠。

古力特很熟悉这样的表情，这是她的习惯，每一次有重大的消息，她都会要求古力特拿出什么来作交换。这是一个从学院时代延续而来的习惯。古力特微微一笑，“我可以告诉你一件很奇妙的事。”

舱门自动打开，两人走进来。这是一间会客厅，带有巨大的观景平台，下边是林园，上方是巨大的透明穹顶，正对天垂星。苏北旦抬头望了望，天垂星的夜半球占据了主要部分，辉煌的灯火几乎遍布全球。太

空里，发亮的天梯仿佛一条脐带，把天垂星和第一宇航中心连接在一起。第一宇航中心看上去像是一朵发亮的蘑菇，或者是一把伞在太空中张开，许多细小的亮点分布在它周围，那是一些飞船。此刻，那里正集结着一支新的部队。

苏北旦在凳子上坐下，“我奉休斯敦阁下的指示而来。”她开门见山。

古力特的眼睛一亮。

“他让我带给你完整指挥权。”苏北旦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打开来，里边是一枚小小的晶片，“你必须全力清除黑球并向全球通告状况。”

完整指挥权，这意味着“重装甲”号可以进入战争状态，船长有权力调动一切资源。缺少完整指挥权，沙达克会对行动进行限制，例如，一次最多只能派出四分之一战斗部队，飞船上的重型束流武器不能使用等等。

不需要更多的声明，这个行动本身就表明了最强烈的支持和绝对的信任。

古力特双手接过盒子，“你回来后就去找了休斯敦阁下？”

“是的。但是即便我没有去，他也会找到人给你送消息。我建议他发动政变，他拒绝了。”

“你刚回来就想发动政变？”古力特有些惊讶。

“我只是把一种情绪转告给休斯敦阁下，天垂星上有各种势力，他们找到我，我也认为这样符合科尼尔的最大利益。”

“那么现在你还这么认为？”

“我相信休斯敦阁下有自己的计划。”苏北旦顿了顿，“我也相信你能够面对挑战。”

“好，我会把天垂星外围打扫干净。”古力特说，“但是情况严峻，这种小东西越来越多。你应该已经知道洛基塔发出的警报。它们已

经出现了。”

古力特心念一动，扭头盯着苏北旦，眼睛里放射出光彩，“仅仅依靠科尼尔的力量远远不够，我们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但我估计达门塔方面需要派出至少三支舰队去洛基塔迎战……”

苏北旦迎着古力特的目光，她完全明白古力特在想什么，“你想让我回到坤城，把科尼尔舰队还有你的天龙舰队都调过来？这不可能。”

“如果敌人同时对洛基塔和天垂星进行攻击，那么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我们最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马上让所有的舰队集结，也许还能来得及。在这个危急关头，能集中的力量越多越有利。没有什么不可能，你可以做出选择，你的舰队一定会服从你。”古力特有些兴奋，峰回路转，他看到了集结所有力量防卫天垂星的希望。

苏北旦看着古力特。是的，她的确可以带领舰队和古力特站在一起。她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不愿意去想。然而当这层窗纸被古力特捅破，她不禁犹豫起来。休斯敦阁下并没有告诉她是否应该这么做，她必须自己做出选择。回到天垂星，帮助休斯敦阁下传递消息，甚至在天垂星上策划政变，这些都是暗中行动，虽然有风险，但只要没有被人抓住，她就仍旧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好军官。可是让所有的舰队通过星门集中到天垂星，她就明明白白地和古力特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古力特所承担的一切压力也将落到她肩上。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大是大非。

苏北旦定了定神。一切迹象是否已经完全说明古力特的行动是必要的，所有人应当追随他、必须追随他？她暗暗问自己。两人陷入短暂的沉默。

“我知道你很犹豫，暗中支持和公开行动并不一样。但这是最危急的关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权衡利弊了。天垂星危在旦夕，只有最后的一点努力可能挽救它，甚至挽救整个星域。”

“为什么那么肯定敌人的目标是天垂星？为什么不是坤城？”苏北

旦问，她问这些不是那么敏感的问题试图让自己放松。

“洛基塔和天垂星是两个至关重要的点。如果敌人能够占领这两点，它们可以通过这两点建造空间控制器，挤压亚空间深度，让空间跳跃变得容易。它们就可以拥有一座通向我们世界的桥梁，源源不断地把‘那边’的一切都输送过来。我们已经无数次广播过这样的信息。”

“这是沙达克的分析？”

“‘青云’号沙达克。雷电家族的沙达克进行的分析。你可以回去问问‘科尼尔’号沙达克，或者是天垂星沙达克，但我们的空间理论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他只能给出一个不确定的答案。只有一个机会，我们必须把握。”古力特恳切地看着苏北旦，“我们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我几乎已经绝望了，但是你带来了希望。如果它们成功，它们会毁掉天垂星，甚至恒星，我们不可能重新回到这里来重建文明。北旦，这才是你真正值得骄傲的事，把眼光放远一点，你在为所有人类而战斗。上天把你送到这里来，是给了我们最后一个机会。做出选择吧，你不会因此而后悔。”

苏北旦感到心中一阵温暖，古力特并没有把她当外人。是的，在这样的关头，她必须做出一个坚定的选择。如果相信他，就应该完全相信他。苏北旦注视着古力特的眼睛，她能够看到从前的那个古力特，正直、诚实、自信而不张狂。她在刹那间下定决心。

“我会把舰队带回来。”她坚定地说。四目相对，没有多余的话。

古力特露出一个欣慰的笑，“这样就好。我们可以并肩作战了。”

苏北旦也微笑，气氛在刹那间变得轻松起来。

“你刚才答应我的事呢？你有什么奇妙的事可以告诉我？”

古力特低下头，让苏北旦看到自己的头顶。那里有两个指甲盖大小的金属片发亮。

苏北旦惊讶地叫起来：“你怎么会有两个融入点？你和‘天龙’号沙达克再次融合？”

“不，是‘青云’号沙达克。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了解到很多故事。‘青云’号沙达克有四百万年的寿命。”

“一个人居然可以融合两次。”苏北旦显露出妒忌的神情，“这样我要求和‘重装甲’号沙达克融合一次。”

古力特笑了笑，“别开玩笑。我们去吃午餐，然后马上送你走。”

“你要告诉我你都知道了些什么。”

“当然。等危机过去，我会详细讲给你听。”

舱门悄无声息地打开。

“你们在谈些什么？我也想听一听。”凯特走了进来，微笑着说。

第二十八章 海盗之王

邓迪斯走进蓝黑酒吧。

这里的一切他再熟悉不过，然而今天的气氛有些异样。一队机器人警卫站在门外，如临大敌，警惕地盯着每一个进入酒吧的人。邓迪斯从他们的注视中走过，觉得浑身上下每一段神经都紧张得要命。他从来都躲藏在警察的视线之外，从一队警察面前走过未免有些为难，然而他必须来。星域发生了大事，也许有更大的灾难发生，即便他只是一个海盗，如果能够帮忙，他也义不容辞。

邓迪斯径直走向李约素所在的角落。他的出现引起了酒吧里一阵议论，尽管人们并不清楚他到底是谁，但他们隐约地知道他是一个著名海盗。这种隐晦的名声，就像他魁梧的身躯一样，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敬畏。

几个流浪汉聚集在一张桌子上，他们打量着邓迪斯，邓迪斯望过去，这些人赶紧挪开目光，只是盯着桌子。邓迪斯轻蔑地一笑，这些人就是袭击他的流浪汉，他们毁掉了“敏捷”号，但邓迪斯不打算把账算在他们头上，李约素才是那个应该对此负责的人，而他可能永远没办法追究他。

邓迪斯大步走到李约素跟前，快步带起的风让烛光不断摇曳。他站定了，居高临下地看着李约素，并不说话。

一道屏障升起，把他们和外边喧闹的世界隔离开。

“天狼七还没有回来。”李约素说。

“有些变化，天狼七不能跟着你去见他。”

“哦？”李约素抬头，看着邓迪斯，“我们早就谈好的。”

“是的，但是莱布斯基后悔了。”

“后悔？”李约素略带讥讽地笑了笑，在阴暗的光线下，他的笑容

显得很诡异，“海盗之王，黑暗之王，难道就这点胆量？”

邓迪斯保持着平静。

“莱布斯基不想见棒头人，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他希望见你。天狼七要暂时回避。”邓迪斯说。

“但这就是天狼七的事。如果他不去，我也不会去！”李约素突然大声叫喊起来，有些歇斯底里。

邓迪斯只是看着李约素，李约素不同意前往，他不能自顾自走掉。“一切要小心从事，但一定要把李约素带来。”莱布斯基当时这样要求他。老头子对李约素充满疑惑，对所谓的异星人入侵也充满怀疑。不信任，这几乎成了老头子的条件反射。按照常理，邓迪斯灰头土脸地回到基地，吃了大亏，作为海盗之王，他应当立即出马向这个人讨回公道。然而他还是决定不采取行动。老K托人把超导晶体母块带给他，这些东西确实来自雷电家族，听完邓迪斯的报告后他对李约素更充满了好奇，想看看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

邓迪斯一直盯着李约素，直到他冷静下来。

李约素意识到失态，他并不想这样，然而头脑里的黑暗记忆让他狂躁无比，一点微小的因由就能引起爆发。

“好吧。天狼七还有几个小时才回来。来，坐下来等等。”他招呼邓迪斯。

“莱布斯基要求你一个人去。”

“我哪里也不去。”

“连‘平准’号也不要？”

“那不关我的事，那是天狼七的事。天狼七不在，我去做什么呢？”连珠炮般说完之后，李约素突然意识到，在“八脚鱼”号上，蓝光告诉过他，“平准”号早已经不复存在。

邓迪斯向前凑了凑，魁梧的身体把李约素笼罩在阴影里，他压低声音：“这是你的事。你打算半途而废吗？这不是勇士的行为。”

李约素有些羞愧，然而他并不打算服输，于是置之不理。

邓迪斯后退一步，“好吧。还有，莱布斯基说他知道棒头人的来源，但是他要求你一个人前去。我只负责传话，你已经知道这个消息，那么我告辞了。不过，如果真的大难临头，虽然我们是海盗，但只要需要帮忙，我们还是可以帮忙的。”他说完微微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李约素站起身，“我跟你去。”他努力让自己乐观一点，理性一点。一切的关键在于莱布斯基，他记得沙达克的话。如果留心，并且有足够的时间，他们终究能够找到海盗，错过这样一个邀请并不算什么。但问题是也许没有时间了，敌人已经出现在洛基塔，他们很快就会出现其他位置，科尼尔也不会幸免。

“我们马上走。”他决心独自前往。找到“平准”号，还有那些失落的沙冈人，这是雷电家族想做的事，李约素并不认为他需要对此负任何责任。然而记忆中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让他感到那是迫切的需求。危险迫在眉睫，而且形势并不乐观，如果真有这样强大的飞船存在，那对于所有的星域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在局势没有最后明朗之前，投入更多的砝码总没有错。

邓迪斯带着李约素出了酒吧，在众目睽睽下离开客栈。他们上了一艘大飞船。李约素留意到船首上刻着字——白昂鑫，他心中咯噔一下——佳上和他提到过这艘飞船。

海盗们竟然将自己的飞船伪装成鑫船！鑫船来自遥远的世界，它们和环形世界一样是真正的银河旅行者。他们和星域交换情报，偶尔也作交易，是星域的座上宾。所有的星域都遵守一个约定：任何人不得袭击鑫船，鑫船保有在星域内自由航行的权利。据说这是古老世界遗留下来的习惯，人们遵从它，从来没有人试图破坏它，即使处于战争时期。这是一条道德底线，但是显然海盗并没有这样的道德底线，他们居然伪装成鑫船。

“你们居然伪装成鑫船！”

“有什么不可以？”

“这是破坏传统。”

“当然不是，这是一艘货真价实的鑫船。只不过我们借用了一下。”

李约素没有多说，他不想和邓迪斯就这个问题争辩。他们沿着密闭通道上了飞船，一条长长的走道通向前方，左手边是巨大的舷窗。李约素漫无目的地张望，突然间他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佳上正站在空港的观景台上，朝这边张望。视线相碰，佳上向他点头。

这个该死的雷电人！从“八脚鱼”号回来之后，佳上一直没有露面，以至于李约素怀疑他是不是已经逃回熊罴星……原来他还在这里！

佳上向着他挥手，李约素并没有回应，他看到佳上手中举着一个小小的东西，隔得太远，看不清楚。

“那是你的人？”邓迪斯突然问。

“不是，他是雷电家族的人。不过他是和我一起来的。”李约素反应很快，他知道任何掩饰都毫无用处，索性实话实说。

“那好，本来今天他会被我们的人处理掉。他在这里偷偷探察我们的飞船至少三天了。”

“好啊，你们赶紧干掉他，越快越好。”李约素不像是在开玩笑。

邓迪斯停下脚步，“我不喜欢开玩笑。”

“我收回刚才的话。”李约素看着邓迪斯严肃的样子，生怕他当真。海盗毕竟是海盗，虽然李约素并不惧怕，然而如果因为一句玩笑让佳上送命，那简直太荒唐。

“他在向你挥手，手上有东西。”

“是的，但是看不清。”

“我来看看。”邓迪斯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方块，他贴近舷窗，把方块上的小孔对准佳上，一个小小的全息投影出现在邓迪斯手掌上，邓迪斯熟练地拨动图像。

佳上手里握着的东西清晰起来，是一枚徽章。雷电家族的徽章。

“他这是干什么？”

“雷电家族，不错，”邓迪斯冷冷地说，“他一定知道我们发现了他，所以公开他的身份。”

“这样的徽章到处都可以买到。”

“难道你认为我们连雷电家族成员的面孔都不认识？”邓迪斯略带讥讽地看着李约素。李约素意识到上了当。

“好吧，你认识。那就别碰他。”

“我们不会轻易和雷电家族结下怨仇，而且，我猜你的朋友已经发现了某些东西，他曾经两次以游客身份登船。”

“什么东西？”

“他一定发现在这艘飞船上，到处都是类似的徽章。”

“这艘飞船上？”

“往前走，在两个舷窗中间。”

李约素走过去，邓迪斯所说的东西就在那里。这是一个徽章，肯定不属于海盗，它和雷电家族的徽章类似，却又有些不同。李约素伸手去摸。图案非常精细，李约素想起他从“上佳”号上带回来的那一枚。这同样是一个闪电符号，然而闪电下方的三道横线并没有被截断，是完整的三道。细微的差异只能证明，这样的一个符号和雷电家族的家徽出自同一个设计者之手，但代表不同的家族。

这并非不可理解。环形世界和鑫船都来自遥远的银河深处，他们之间可能会有某些渊源。然而当人们把鑫船和雷电家族联系在一起时，感觉却会非常怪异。鑫船是和平的，大部分鑫船甚至没有重武装，可雷电家族却是强大的武装集团；鑫船带来了高科技和信息，与星域的人们探讨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雷电家族则高高在上，把意见强加给星域；鑫船来了又去，绝不滞留，雷电家族却在星域扎下了根，已经停留长达几代人的时间。

怪异的感觉在李约素心头滋长，他有很多疑问。佳上也许能提供答案，但是当李约素转头望去，观景台上已经没有他的踪影。

“你们对雷电家族有多少了解？”

“我们是海盗，哪里有时间去了解雷电家族……只不过，我们知道绝不要去招惹他们。”

“你们从来不招惹官方。”

“当然不是。”邓迪斯盯着李约素，“我们从来不惧怕星域，达门塔、科尼尔，我们都不怕。我们当然不会犯傻去和舰队对着干，但如果是落单的飞船或者小船队，海盗能对付。不过，雷电家族不一样，我们从来不碰。”

“因为他们更强大？”

“不是因为强大。在这一片星域里，达门塔舰队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天垂星也很强大，还有俄罗斯，虽然他们虚弱一点，却也足以和雷电家族对抗。我们海盗不怕所有这些，也并不怕雷电家族的武力。”邓迪斯舔了舔嘴唇，“我们只是敬畏，就像我们敬畏这艘船一样。”

李约素有些不耐烦，“你就直说吧，没见过海盗像你这样啰唆。”

“银河广阔，星域就像一个小池塘。”

邓迪斯马上变得言简意赅，说完之后不再多说一个字。

李约素明白邓迪斯的意思，那些来自银河深处的飞船带着神秘而令人向往的色彩，它们是星域的过客，却是银河的主人。海盗尚且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星域却不能明白？一群井底之蛙在小小的池塘里打得你死我活，只为了证明谁才有资格站在某一片荷叶上。李约素暗暗叹息。

“你说得对。”李约素说，他想起重要的问题，“这艘飞船有沙达克吗？”

“当然没有。这是无主的船，否则我们也不敢使用它。”

“你们在哪里找到这飞船的？”

“你可以问莱布斯基，这飞船是他找到的。”

两个人从李约素和邓迪斯身边走过，他们穿着平民的衣服，然而一眼便能够看出是棒头人。李约素目送他们走远。

“我们走吧，我要见识一下这个传说中的黑暗之王到底是什么模样。”

“这边走，我们要坐小船去。”

白昂鑫的发射舱门打开，一艘小飞船弹射而出。超短距波动，它在一瞬间脱离了空港的监控，到了上万千米之外。

“我们刚才进行了一次跳跃？”李约素有些惊奇，这艘飞船似乎不用预热就进入了亚空间弹跳。

“不是，我们只是瞬间移动了一万两千千米，摆脱了空港监控。”

“这他妈太神奇了，你们怎么做到的？”

“这是鑫船留下的。”

李约素不说话。这样的技术超过了他的理解能力，科尼尔的任何飞船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有这样的飞船，海盗们才有信心冒充鑫船开进空港，如果需要回到基地，他们并不担心被追踪。海盗敬畏雷电家族以及一切和鑫船相联系的事物。这就是原因。

也许这样的技术类似于“青云”号上那些仿佛没有惯性的电梯，只有真正了解空间所有奥秘的人才能做到。

三次瞬移之后，小飞船进入亚空间弹跳程序，它发出一道光，然后消失。

昏暗的空间一无所有，仿佛一个小小的密闭的盒子。

很快，李约素知道这是错觉，星星渐渐显露出来，中央恒星距离遥远，仿佛昏暗的烛光，这是某个星系的边缘地带。他们身处包围之中，包围他们的都是小小的天体，形态各异，千奇百怪。

突然间，某一个位置出现了亮光，不断闪烁，邓迪斯驾驶飞船靠了过去。

引导光束指引着飞船，他们被引入一个舱室。四周变得一团漆黑，

然后听见了“滋滋”的充气声，当一切静默下来时，邓迪斯打开舱门。外边仍旧是一团漆黑。

“欢迎，李约素船长。”黑暗中传来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

“你是莱布斯基阁下？我们就这样谈话？”李约素站起身，从舱门走出去，站定，他看不见任何东西。

柔弱的光亮让一切显示出轮廓，李约素看见了几个隐约的身影。他们穿着重装动力服！

“你好，请问哪位是莱布斯基将军？我们是否能坐下来谈谈？”李约素特意称呼在莱布斯基为将军，军人都喜欢这样的荣誉，海盗这样的非法武装分子也不例外。

“不用这么客套。”当中的一个人边说边向前走过来，重装动力服让他看上去很高大，他打开了头部的灯，让李约素能够看清他的脸。

莱布斯基是一个俄罗斯式的名字，眼前的面孔也是一张俄罗斯面孔，脸颊精瘦，络腮胡子，鼻梁高挺，眼窝深陷，脑门上没有一根头发。

“欢迎来到我的基地。”他对李约素说。

“这里真不错，是个好地方。”

“如果你想入伙，我十二万分欢迎。”

李约素哈哈一笑，“好，有朝一日，我就来入伙。”

“嗯，不过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莱布斯基显出严肃的表情，直接切入正题，“你在寻找‘平准’号？”

“是的。”

“如果你找到它，打算怎么办？”

李约素看了邓迪斯一眼，“邓迪斯一定和你说过，所有的星域都面临危险，神秘的敌人已经来了，就在洛基塔，也许马上会抵达达门塔其他星系，然后是科尼尔、俄罗斯还有其他小星域。如果你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平准’号，我会让雷电家族马上派人来，恐怕只有他们能重

新把这艘飞船武装起来。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抵抗力量。”

“听来很不错。但是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莱布斯基问。

“哈，你们想要什么呢？雷电家族可以给你们很多。但是，一切都要等到眼前的敌人被打败之后。在危急时刻讨价还价并不有趣。现在最简单的问题是，你有关于‘平准’号确切的下落吗？”

莱布斯基没有多说，“眼见为实。跟我来。”

莱布斯基领着李约素走向一条黑黑的走廊。这里几乎没有光，只有莱布斯基的动力服上发出微弱的光照亮李约素眼前。其他人都没有跟来。

怀疑油然而生，“莱布斯基将军，我们去哪里？”李约素问。

“你不是想找‘平准’号吗？”

“你知道它的下落？”

“不，我给你看一些东西。如果那就是你想要的，那么我们再来谈论‘平准’号。”

“邓迪斯告诉我你不仅知道‘平准’号的下落，而且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棒头人。”

“邓迪斯这么说？他真是很多嘴……我对棒头人没有兴趣，但是我希望能够帮助你们。虽然我们是海盗，但我们也生活在这片星域里。”莱布斯基停下脚步，转过身，“达门塔舰队的事，邓迪斯都告诉我了。我是一个老牌的海盗，我也是这个星域里命最长的人。你知道我有多大年纪吗？”

“两百岁？”

莱布斯基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就像硬物在玻璃上刮擦，“你的答案太保守了。”

“一千？”

“再加上一个零。”

一万岁？李约素猜想这可能是莱布斯基甘愿做海盗的原因。他这样

的长寿只能有一个解释，这个人进行了基因改造。这在任何星域都是违法的，但是总有人不惜一切代价要这么做。这些人一旦被抓住，肯定会被判处死刑。

“你是我见过活得最久的人。但这和眼下的事有什么关系？”

“活得久，自然见到的事要多一些。当然和真正的历史比起来，一万年也不算多长，但这一万年的寿命足够让我认识到我们是些什么东西。”

“你说我们是指……”

“所有的星域人，俄罗斯、达门塔、科尼尔，还有那些独立小星系。”莱布斯基没有继续说，这已经足够引起李约素的好奇，他转过身，“跟我来，年轻人。”

既然来到了这里，李约素也没有别的选择，他悄悄握紧口袋里的高爆射线枪。

这个举动却没有逃过莱布斯基的注意，他并没有回头，“年轻人，既然到了这里，就不要玩弄你的枪了，那玩意儿对我没有用。”

李约素惊出一身冷汗，松开手。莱布斯基的动力服很先进，能够让他在黑暗中看清一切，哪怕只是细微的动作——他甚至不需要面对对方。李约素把心一横，决心跟着这个奇怪的老头去看看到底他有些什么特别的东西。

他们继续往前，凭着感觉，李约素认为他们正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

通道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突然之间，莱布斯基停下脚步，“我们到了。”

李约素下意识地四下里张望，他直觉自己身处一个广阔的空间。

“你需要一点光亮。”莱布斯基说，“我无法给你提供照明，我们并不需要它。但是也许你可以试试这个。”

李约素顺着莱布斯基的指示走上去，他看见了一套动力服，很高

大，正敞开着，等待人穿上。

李约素利索地钻了进去，动力服自动收紧，和他的躯体配合得天衣无缝。动力服启动，黑暗从李约素的眼前褪去，他看清了自己身处何方。

这是一个仓库，或者是兵站，在他眼前，两排整齐的队列从近旁一直延伸到远方。光鲜亮丽的动力服盔甲排列成行，仿佛等待检阅的士兵。

“太酷了！”李约素情不自禁发出一声赞叹，“这么大的兵库！这里有多少套动力服？”

“两个兵库，这是其中之一。你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总共将近三万套。”莱布斯基回答。

三万套！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穿在身上的盔甲让李约素感觉到异样，各种数据在李约素眼前不断显示，这不是寻常的动力服，这是一种战斗服。李约素尝试着打开某个开关，动力服的右腿打开，露出一截黑色的短棍。李约素拿起它，武器的各种性能显示在眼前，这是一件强磁武器，只要碰触到对方，就可以让对方的电磁系统陷入紊乱，失去行动力。

“这真奇怪，”李约素皱了皱眉头，“居然是这种武器。”这是近战装备，但是如果无法突破飞梭防线，就没有任何作用。在科尼尔，只有内层空间的地面部队才有这种装备。李约素正想开口问话，莱布斯基的盔甲上突然亮起了红灯。

“莱布斯基，我们有客人。”李约素听到有人在呼叫。

“警告他们不要闯入。我来对付他们。”莱布斯基说完转头对着李约素，“不速之客，来得正好。你正好可以试试这身盔甲。小心了！”

莱布斯基话音刚落，强烈的失重感猛然袭来，李约素猝不及防，手忙脚乱，幸好动力服自动抓住了甲板，让他没有四处碰撞。天花板缓缓打开，满天星斗出现在视野里。空气疯狂外泄，形成有力的气流，拍打

着盔甲，发出一种沉闷的响声，仿佛咚咚作响的战鼓，让人热血沸腾。

“跟着我，走。”莱布斯基起身，蓝色火焰在他的背部燃烧，推动他从裂开的缝隙中穿过。李约素紧随其后。

第二十九章 天外有天

莱布斯基的身影在前方化作一个小小的蓝色光点。李约素不断加速，却被远远甩在后边。

这是一场胜负分明的比赛，决定胜负的不是装备，也不是技术，而是身体。莱布斯基的瞬时加速至少有十三个标准重力，这相当于一个重达三十公斤的重锤以每秒六米的速度快速打击在人的胸口，没几个人能挺住这样的打击。

“见鬼！”李约素轻轻咒骂了一句。他的脑子闪过一个念头——莱布斯基不仅仅是长寿这么简单。俄罗斯人并不比科尼尔人强壮，如果莱布斯基仍旧保留着原有的躯体，他不可能承受这样的加速。他让自己的躯体变得更适合高速飞行。

这套盔甲比李约素所见过的任何动力服都要先进。这是重装动力服，却毫无迟涩感，仿佛它完全是身体的外延，操纵者就像在星空中自由翱翔。这感觉太神奇了。

动力服自动追踪着莱布斯基，李约素注意到他已经停下来，和一艘飞船保持相对静止。那艘飞船并不大，似乎是侦察飞船。

转眼间，李约素已经靠得很近，他看清了不速之客的面目，不禁大吃一惊——那是“天狼星”号。

莱布斯基并没有进攻，“邓迪斯告诉我，这是你的飞船。”

“是的。”

“真不错，居然能够跟踪到这里。”

李约素慌忙呼叫“天狼星”号，“布丁，是你吗？”

“是的，船长。”

“你怎么能到这里来？”

“船长，是我让他来的。”李约素听到了佳上的声音。

“还有我。”这是天狼七。

“你们居然他妈的都来了！怎么也找不到人，倒是自个儿送到门口。”李约素骂了两句，感觉不妙。这里是海盗的秘密基地，居然被“天狼星”号跟踪而来，为了保守秘密，海盗很可能杀人灭口。

“莱布斯基将军，这是我的船。能不能进港再说？”

“当然可以，我很有兴趣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我已经命令基地给他们引导。”莱布斯基答应得很爽快，然而语气冰冷，让李约素感到一丝寒意。

一束微弱的光从小行星背后照射出来，“天狼星”号循着光线前进。李约素和莱布斯基不紧不慢地跟在后边。在兵站所建立的信任似乎荡然无存，两个人一直保持着沉默。

终于，李约素开口说话：“邓迪斯告诉我，你找到了白昂鑫。你是怎么找到的？”

“偶然而已。”莱布斯基冷冷地说。

两个人一直保持沉默，直到基地。

李约素并没有脱下盔甲，他和几个海盗站在一起，如果不仔细察看脸部，根本分辨不出。

“天狼星”号和邓迪斯的小飞船停靠在同一个舱室，从外表上，两艘飞船有些类似，它们都一团黝黑，体积大小也相差不远。一眼看上去，这两艘飞船仿佛出自同样的设计者，不同之处仅在于“天狼星”号是球形，而另一艘则是碟状。“天狼星”号的前身是“天隼”号，然而经过“青云”号的改装，应该算是雷电家族的飞船，而邓迪斯的小船来自白昂鑫，失落的鑫船。李约素盯着两艘飞船，若有所思。

佳上和天狼七下了飞船。

“说吧，年轻人，你们怎么能跟踪到这里？”莱布斯基开口。

“既然进入到亚空间潜行，就会留下能量痕迹，跟踪并不困难，你们太大意了。李约素在哪里，我能见到他吗？”佳上说。

邓迪斯看着佳上，“你面对的是莱布斯基将军，海盗之王。注意你的言辞。”

佳上抬头，他看见了莱布斯基的面孔，也看见了站在一边的李约素。李约素在高达四米的盔甲中，居高临下，也正看着他。

“解释亚空间潜行。”莱布斯基说。

“你们的飞船从星门瞬间移动了三次，是亚空间潜行，和空间弹跳本质相同。因为超短距，时间效应不明显。移动会留下明显的亚空间波动痕迹，很容易跟上。”

“你们有这样的技术？”

“事实就在你眼前。”

“这是一艘科尼尔的飞船，科尼尔不可能有这种技术。”邓迪斯插话。“天狼星”号的船身上，科尼尔的标志虽不醒目，却仍旧清晰可辨。

“没错，但它被雷电家族改造过。你们认为这是鑫船上才有的技术，这没错，但是你们应该估计到，雷电家族拥有类似的技术。”

海盗们陷入短暂沉默。最后莱布斯基问：“为什么跟踪我的飞船？”

“因为我要带他来。”佳上看了一眼天狼七，“李约素船长接受了雷电家族的委托，和天狼七一道寻找‘平准’号。你们一定已经很接近答案。在这个时刻，不能没有天狼七在场。他是沙冈人的后裔。”

“我手下有几百个棒头人。”莱布斯基说。

“他们都服从你的命令，但是天狼七不一样。”佳上说。

莱布斯基注视着天狼七。这个棒头人的各项身体指标都出现在他眼前。这是一个强健的棒头人，但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

“凭什么说他不一样？”

“帮我找到‘平准’号，我给你答案。”天狼七突然接过话头。

“我不和棒头人作交易。”莱布斯基高傲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天狼七抬起头，冷冷地注视着莱布斯基。

莱布斯基和他对视着。

“你们在使用沙冈人的技术。”佳上说，“但是你们用得很差劲。”

“你胡说些什么！”一个海盗有些怒意，向前跨出一步，庞大的身躯居高临下，充满威压，仿佛只要佳上再说一句，他就要把佳上撕个粉碎。

佳上丝毫不动声色，甚至没有看他一眼，他只是盯着莱布斯基，“我认识这些装甲，这是沙冈重装，只有沙冈人才能匹配。你们穿上它，浪费了盔甲的性能。这是捡到的东西，该物归原主。”

“你找死！”这海盗终于爆发了，他挥动手臂，要狠狠地教训佳上。盔甲高达四米，手臂狠狠地砸下来，佳上根本不可能活命。

李约素挡在佳上前边，海盗的手臂砸在他的盔甲肩部，他奋力伸手推开海盗。

“住手！”莱布斯基大喝一声。

“有话好好说，伤了人就不好了。他是雷电家族的人，你们看他的模样。雷电家族的人总是自以为是，但他们没什么恶意，不要太介意。”李约素一边把佳上和天狼七挡在身后，一边说。

“让他继续说。”莱布斯基示意李约素站在一边。

佳上从李约素身后站出来，“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他指着李约素，“让天狼七试一试这盔甲。”

“我试过很多次。”莱布斯基露出轻蔑的微笑，“他们根本无法操作。棒头人只能操纵最简单的改装无人机，操纵这种动力盔甲需要一点理解力。”

“你无法发挥到极限。”佳上挑战般地看着莱布斯基。

莱布斯基并没有回应，他在琢磨这个雷电家族的年轻人是否真的知道一些秘密。许多年来他竭尽全力，几乎使用了所有可能的技术来加强

自己的身体，但他的确没能够让盔甲的性能发挥到极限。

李约素看了看佳上，佳上知道一些他并不知道的事，也许那是“青云”号沙达克灌输给他的知识。他不确定如果天狼七真的穿上这套动力服会发生什么情形，但他必须信任佳上。

李约素启动退出模式，动力服松弛，座舱下降，李约素利索地跳出来，“天狼七，快进去。”

一个海盗试图上来阻止，却被莱布斯基拦住。

天狼七跳进座舱，动力服将他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他迟疑一下，缓缓地活动身体。

“酷。”天狼七说。他仍旧一点点缓慢地移动身体，向前跨了两步，又慢慢地抬起双臂，挥舞了两个巨大的圆弧。他仿佛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试探。

“棒头小子，不会玩就快出来。”海盗开始起哄。

莱布斯基带着一丝诧异看着天狼七尝试盔甲。当他最早发现这种装甲时，他想棒头人如果能穿上它，将是威力无穷的武器。然而他让棒头人试过很多次，他们在动力服里边表现拙劣，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动作，即便不断地训练也丝毫没有改观。棒头人和重装甲，这两样东西看上去很般配，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以至于他认定，没有任何棒头人能够操纵这种重装甲，他必须另外寻找合适人选。但现在天狼七看上去却完全不同，虽然他仍旧显得很笨拙，却已经比那些棒头人好了太多。

天狼七高举双手，用一种奇怪的姿势站立着，一动不动。

“你倒是动啊！”海盗们一阵阵嘲弄。

佳上悄悄拉了拉李约素的衣角，让他跟着自己退后一段距离。邓迪斯也随着他们一道向后挪。

莱布斯基预感到要发生些什么，他示意手下安静，紧紧盯着天狼七。

天狼七闭着眼睛，仿佛已经睡着，又仿佛在祷告，所有的人都紧张

地盯着他，他却仿佛平静的风暴眼。

猛然间，天狼七睁开眼睛，亮丽的蓝光从他的背部迸发出来，照亮巨大的平台！

莱布斯基意识到不妙，飞速起身，试图抓住天狼七。

天狼七仿佛一道光般冲起，一声巨响之后，舱室顶部被冲破一个大洞，气流疯卷而来，把所有的一切裹挟而去。

李约素甚至来不及喊出声，就已经落入真空，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又马上陷入一片白茫中。

“欢迎回来，船长。”他听到布丁的声音，知道是布丁救了他。

“佳上！快点救佳上。”

“船长，我没事。”佳上也在飞船里。李约素稍稍安心，马上破口大骂起来：“狗日的天狼七，玩什么花招，也不知道悠着点。”很快，李约素的视觉恢复，他看清了舱里的情形。没错，是“天狼星”号。还有一个人也在飞船上，是邓迪斯。

李约素收住叫骂，虽然天狼七可恨，但是他不能当着邓迪斯的面，骂自己的伙伴。

布丁很快传来坏消息，十几个海盗围住了“天狼星”号。他们随时可能把“天狼星”号毁掉。

“哈，想不到我居然会死在海盗手上。不过至少海盗之王亲自出马，这也算是荣耀。”李约素瞟了邓迪斯一眼，“他们怎么不先把你救出去？就算是海盗，总不能丢下伙伴吧。”

“事情没有完。莱布斯基不会让我们死。”佳上一如既往地冷静。

“船长，对方要求通话。”布丁说。

“接通。”

莱布斯基的声音传出来，没有图像，“你们惹下麻烦了。”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一丝怒意，仿佛在说一件完全无关的事。

“你想怎么办？”李约素警惕地问，他伸手摁了摁太阳穴。

“你的那个伙伴呢？我有话要问他。”

“我在这里。”佳上回答，他看了李约素一眼，竟然眨了眨眼。李约素一愣，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这就是你想让我看到的？”莱布斯基说。

“这种装甲属于沙冈人，只有他们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你看见了。”

“但是我曾经让棒头人试验过无数次。”

“是的，但天狼七不一样。”

“他有什么特别？”

“他曾经被抛弃，几乎死掉，但他挺了过来。”

“这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再有人给他指示，他就需要自己找到方向。”

“你的意思是他找到了自我意识，因此就能操控装甲？”莱布斯基发出几声磔磔的怪笑，“这听起来很虚妄。”

“棒头人具有两套遗传代码，一套显性遗传代码形成躯体，另一套隐性遗传代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作用——重塑身体的神经系统。一个断绝了外部联系的封闭环境可能会让他们发生改变，这样的事发生在了天狼七身上。你看到的确实是一个棒头人躯体，但他和你手下的那些棒头人完全不同，他解放了自己，有独立的意志。你的海盗队伍里没有这样的棒头人，你从来没有给他们机会在绝境中重塑人格。最直接的证明，你可以检验他们的DNA。他们是双倍体，染色体数目是一般人的两倍。”

莱布斯基显然在思考这种可能性，有一些棒头人曾经陷入绝境，然而他们也被就此抛弃，在他的手下，的确没有任何一个棒头人曾经落入绝境并从死亡边缘回来。而关于棒头人是双倍染色体的说法，他的确有所耳闻。他稍作沉默，问：“邓迪斯，你在‘八脚鱼’号上看到达门塔人和这个棒头人发生了冲突，你亲眼看见他想挟持达门塔指挥官，但是

被护卫击倒。是这样吗？”

“是这样。”

“他主动发起了攻击，没有得到李约素的任何指示或暗示？”

“没有。蓝光船长认为棒头人只是一群奴隶，他轻蔑地谈论棒头人，触怒了天狼七。”

“你确定？”

“现场发生的情况如此。”

这样的情况绝对不会发生在其他任何一个棒头人身上。他们是绝对服从的战士，不会反抗，也不会被言辞触怒。

“听着，我并不想来找什么‘平准’号，是我这个兄弟自己要求来的，这是他的愿望，他和一般棒头人不同。”李约素插上一句。

莱布斯基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他环视船舱内的三个人，最后盯着佳上，“你说他的神经系统被重塑了，所有棒头人都能够被重塑？”

“是的，但不是一定能成功，他们也可能因为封闭而死亡。如果你想拿棒头人做试验，这不是最好的方案。”

“最好的方案是什么？”

“自由型的沙冈人不需要太多，他们能通过这种盔甲体系联系在一起，一个自由型的沙冈人能够指挥上千人。”

莱布斯基露出惊讶的神色，“这是傀儡控制。”

“这是联合战斗模式。沙冈人通过某一个中枢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领袖的意志就是整体的意志。每一个战士仍旧独立行动，但是在思维上，他只是半独立。”

“天狼七就是那个领袖？”

“如果你让他成为领袖，他就是领袖。”

“听起来很不错，我很喜欢。”

“可惜你不是棒头人，没有办法控制这些战士。他们是沙冈人，他们只服从自己的领袖，不会服从你。”

莱布斯基冷笑，“我什么时候说要让这些人服从我？”他顿了顿，“那么达门塔人呢？他们也宣称自己是沙冈人后裔。”

“我不知道达门塔人为什么宣称自己是沙冈人后裔。沙冈人只有两种类型，没有第三种。”

“这是雷电家族的说法？”

“没错。”

“很有趣。”

莱布斯基的图像突然消失。

“船长，莱布斯基去追天狼七了。但海盗仍然包围着我们。”

“看样子他要去打一架。你觉得天狼七能赢吗？”李约素转向佳上。

“毫无疑问。”

“有关天狼七的这些情况，这么重要的事你们怎么没告诉我？”李约素盯着佳上。

“没人打算隐瞒，不过现在是说出这些的最合适时机。”

“看样子你还是来监视我的。”

“当然不是，我要求跟着你来寻找‘平准’号，巴达将军才把这些告诉我。我自愿帮助你，这才是正确的因果关系。”

“好了，废话少说，巴达将军又在担心什么呢，怕我捧天狼七的臭脚？这么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平准’号？”

“他对你并没有什么顾虑，否则也不会通告所有星域你是雷电家族的全权代表。他只是要求我寻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把它说出来。至于‘平准’号，还没有找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基地，‘平准’号肯定不会遥远。如果一切顺利，也许我们还可以赶去助古力特一臂之力。”

“助古力特一臂之力？”

“这个基地的位置是猎户星WP387恒星外缘。属于俄罗斯星域，他

们把它叫做圣彼得堡，我们距离星门并不远。从这里到天垂星大概一百光年，小飞船只要十多天就能抵达。”

李约素看着邓迪斯，后者的表情说明佳上说得不错。

“你们的手段很高明，居然能够把基地隐藏在星门附近。”李约素不无揶揄，“但现在被人找到了，赶紧挪个地方。”

邓迪斯面色发青，他一直非常谨慎，却还是被人跟踪而来，而且把基地的位置完全探测清楚。这对海盗来说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感到奇耻大辱。

李约素仿佛明白邓迪斯在想什么，“不过没关系，银河都快要完蛋了，你们就是把基地位置广播出去，也没有人会来理睬。”

李约素的注意力回到佳上所说的计划，“我们已经和古力特他们分开多长时间？但愿时间别太长。”

“船长，我们距离出发日一百三十六天，科尼尔标准时间。飞船时间二十三天又八小时。”

一百三十六天。古力特的舰队会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抵达天垂星，而从伽马星门到天垂星，即便是小飞船，也至少需要十多天！时间紧迫。

必须抓紧时间找到“平准”号。只要找到“平准”号，李约素突发奇想，他可以带领“平准”号出发，古力特拯救不了天垂星，而他将扮演一个拯救者的角色，指挥这艘超级飞船清除所有的黑球，把那些从异空间穿梭而来的怪物统统消灭。

它们会出现吗？李约素的脑子里浮现出那些白白的细小蜘蛛，黑色的巨大蜘蛛，他仍旧感到一阵恐惧，然而想到天狼七如电光般冲天而起的气势，李约素不由得充满信心。三万人的兵库，三万道闪电般来去威力无穷的战士，他甚至想象到这些蓝光闪闪的战士砍瓜切菜般把那些怪物送到它们该去的地方。这些人都会听天狼七的，而天狼七会听他的，他将是一支超级武装的最高指挥官，也许这是整个银河最强大的力量。当他出现在天垂星时，那些人该用怎样崇敬的眼神看待他？该用怎样的

礼遇来接待他？李约素不由自主地露出一个微笑。

“船长，巴达将军还要我提醒你，在危险真正消除之前，危险程度不会降低。”佳上平静地说。

这仿佛一桶冷水浇在李约素头顶，让他从想入非非中猛然清醒过来。“我知道。”李约素说，感到脸上微微发热。

“他们回来了。”布丁恰到好处地叫了起来，打破了李约素的尴尬。

两个蓝色光点由远及近，仿佛两道电光般直奔而来。

第三十章 沉寂飞船

堡垒往往不是从外部被攻破，而是从内部崩溃。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平准”号为什么会被抛弃。

“他们是奴隶，他们选择了背叛，于是永远遭受被放逐的命运。他们将永远是奴隶，没有思想，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永远在最危险的地方，冒着生命危险为主人服务。”李约素回忆起蓝光的话。蓝光是一个近于完美的人类，从外表看，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他的内心却燃烧着仇恨的熊熊烈火，他鄙视棒头人，更仇恨棒头人。他仇恨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当着李约素和邓迪斯的面他可以完全抛开礼节大肆攻击天狼七：“你们这一族是捡来的破烂货，银河的垃圾，永远被人们厌恶，除了利用你们去送死，还比不上一摊烂泥！”达门塔指挥官是沙冈人后裔，然而他并不是真正的沙冈人。真正的沙冈人应该和天狼七一样，在身体内部有另一个沉睡的头脑，他们是一个更具有团队性的人群。

无从知道蓝光的先祖和天狼七的先祖之间发生了什么，但那一定是个非常惨烈的故事，因为到最后，他们遗弃了“平准”号。蓝光的祖先们建立了达门塔星域，从此不再是宇宙的巡逻者，尽管他们仍旧记得某些历史，但是他们和那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巡逻者彻底划清了界限，他们以达门塔人自居，而不是沙冈人。而棒头人则成了毫无目的的漂流者，躲藏在星域间，浑浑噩噩，他们成为雇佣兵，成为海盗，成为矿业公司的保安，成为探险队的先锋……只要有危险存在的地方，就可能有棒头人，他们被当做优质炮灰，价值很高但可以牺牲，而且不会有任何社会后遗症。棒头人也彻底忘记了过去，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命运等待他们，而只是凭着本能继续生存下去。“平准”号，这艘辉煌的大船，就此沉没在无边的黑暗中，直到莱布斯基发现了它。

“我先发现了白昂鑫。”莱布斯基说，“这是一个偶然，我被一艘达门塔巡逻艇击伤，为了逃跑，我直接往圣彼得星门跳，但是弹跳没有完全成功，我被抛到了这里。白昂鑫就在这里。”莱布斯基指了指脚下，“它就在那里，静静地浮着。它真漂亮，它散发出淡淡的光，把我吸引过来。那是我的命运之星。我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是白昂鑫救了我，也重新塑造了我。”

莱布斯基沉默下来，几十分钟前他还和这些人剑拔弩张，此刻却仿佛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打破了冰冷的面具，莱布斯基并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不相信任何神，却坚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他相信自己遇到白昂鑫是天意，也相信自己成为海盗之王是天意。时间流逝一千年，他相信天狼七的到来也是天意——他曾经认为上天注定让他成为这片黑暗世界的王者，然而此刻他知道，他只是一个过渡，“平准”号终究将属于它真正的主人。天狼七才是真正的主人。几百年来，为了发挥盔甲最大的威力，他进行了三次大的身体改造，最近的一百多年里，他每天都穿着盔甲，完全和盔甲融为一体，即便如此，他也输给了天狼七，干净彻底，毫无悬念。而天狼七只是第一次接触这种重型装甲。他必须相信，这是天意。

“我会带你们去‘平准’号。我发现它也纯粹出于偶然。现在，跟我来吧。保持静默，不要说话。如果你看到它，也不要叫喊，就静静地看着它。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莱布斯基开始移动，他向着远离基地的方向飞行。天狼七跟了上去，“天狼星”号紧紧跟着，再后边是十几个穿着重甲的海盗。

“为什么我们距离基地越来越远，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布丁问。

“别乱说话，天狼七已经把他打怕了。就算是陷阱，我们也不怕，你不是会瞬间移动嘛，他们就算厉害，你也可以跑。”李约素说。

“超短距弹跳也需要能量准备，万一他们发现异常，转眼就把我们

消灭了。”

“我们还有邓迪斯，他可是海盗的重量级人物。”李约素看了看邓迪斯。

邓迪斯异常镇定，他了解莱布斯基，他们的头领已经完全收起了敌意，“既然他已经决定和你们合作，就不用担心他出尔反尔，莱布斯基很讲信用。”

“哈，海盗的信用……”李约素显得不屑一顾。

“那么你呢，流浪汉的责任？”邓迪斯反唇相讥。

李约素试图反击，他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话来。

“天狼星”号舱室陷入沉默。

莱布斯基突然毫无征兆地停下。所有人都跟着停下来。这里并没有任何东西，除了远方的星辰，只剩下真空。人们等着莱布斯基说点什么。

莱布斯基保持着沉默。

“搞什么鬼！”李约素有些纳闷，“你看出来他想做什么吗？”他问佳上。佳上摇头。

“布丁，帮我找到天狼七，我要提醒他，免得这个傻孩子被人骗还不知道。”

“船长，我不知道天狼七的加密频段。他们都穿着一样的盔甲，我只能进行广播。”

“那就广播。等等，先等会儿，让他照顾自己吧。”

“船长，天狼七的通讯请求。”

“接过来。”

天狼七的面孔出现在屏幕上。尽管只是一个平面影像，李约素还是能够感觉到天狼七身上的某种变化，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但基调是冷酷。棒头人不怜悯别人更不顾惜自己，一贯如此，然而他们并不会给人以威胁感，而只是一种麻木。此刻，冷酷的感觉从天狼七身上散发出

来，让人隐隐觉得害怕。

李约素微微一愣，然后马上恢复镇静，“天狼七，你的样子很酷。”他试图缓和气氛。

天狼七并没有搭理，“船长，回头看。”屏幕瞬间变成一团漆黑，天狼七没一句多余的话，直接退出了通讯。

回头看！李约素突然觉得脊背上一阵发凉，他不由自主地扭头想看看身后，却正好和佳上的视线相碰。

“‘平准’号就在我们身后。”佳上说。

布丁把所能看到的最大范围投影在中央。

这是星系边缘的偏远角落，各式各样奇怪的天体在微弱的光线中若隐若现，漫天星斗组成无边的背景，这些天体在这样的背景映衬下形成一个巨大黑影，海盗基地在其中散发出微弱的光。

没有其他，只有这样一团天体。

然而……这一团黑影，看上去仿佛一艘飞船的轮廓。

李约素在刹那间恍然大悟，蓝光所说的并没有错，“平准”号早已不复存在，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残留的影子。这是一艘奇迹般的飞船，它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却保持着一个完整的轮廓。

“就是这样？”李约素仿佛在自言自语，“这就是‘平准’号？”他看见了“平准”号，如果不算熊黑星，这是李约素所见过的最庞大的飞船，然而却只是一个影子。辉煌的巨船湮灭在时光中，只留下影子呈现在后来人眼前。

“还有些希望。”佳上回应李约素，“这些残骸在这里至少过了几十万年，如果没有什么力量维系它们，早已经分崩离析。既然今天它还在那里，一定有某种力量一直在维系它。它有可能恢复。”

李约素眼中一亮，“布丁，你有没有发现海盗基地的引力异常？”

“海盗基地附近引力变化突兀，超出基地质量引起的空间畸变三倍以上。”

“邓迪斯，你知道些什么？”李约素向邓迪斯发问。

“基地范围内的引力分布很奇特，莱布斯基为此请教过很多专家，他专门请过几个空间专家到这里现场勘察，但是没有找到原因。某些专家说这是因为这块区域靠近银河边缘的缘故。”邓迪斯回答。

“但不管怎么说，这艘飞船保持着完整。可能它当初因为某种原因四分五裂，但却维持着当时的状态。佳上，你确定‘平准’号是一艘飞船吗？”

“沙达克告诉我如此，没有错。”

“看起来它经历了一场爆炸……什么样的爆炸能够让飞船保持形态完整，匀速散开？”

“不是爆炸。”邓迪斯插话，“飞船应该是自动解体。我们勘探过整个区域，没有找到任何爆炸痕迹。”

“自动解体？这就是一个更好的解释。这么说还有可能让它重新组合起来？”

“自动解体是莱布斯基的推测。我们找不到爆炸痕迹。但是，这些残块并不是规则形体，每一块表面都很粗糙，就像石头，彼此间没有什么卯合的痕迹。很难想象它们曾经组成一艘巨大的飞船。”

“你们的基地，还有莱布斯基带我去的兵库，都被包裹在石头里？”

“是的。但是基地的入口暴露在外，莱布斯基就在那里发现了白昂鑫。或者说他被白昂鑫引来，发现了入口。”

“这看起来像刻意安排。这么多年，你们一定察看过许多残骸。”

“莱布斯基扫描过绝大部分残骸，的确有东西被包裹在石头里，所有的石头都有强烈的电磁抗性，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像。这种石头非常坚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把它破坏掉而不损伤内部，莱布斯基也不许我们用强力破坏，这是圣地。只有我们的基地特殊，它只有一半被石头包裹。”

李约素微微有些失望，“石头……”这居然是石头，那么他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影子，而且是一具化石。“布丁，看一看天狼七他们在做什么。”

天狼七和莱布斯基站在一起，两具高大的盔甲在镜头里只是两个小小的蓝色亮点。布丁把镜头拉近，天狼七和莱布斯基的面孔浮现出来，他们都凝视着远方那沉默的黑色巨船，神情肃穆。

“我们需要和天狼七通话。”佳上说。

“布丁，帮我呼叫天狼七。”李约素说。

“天狼七拒绝呼叫。”

“让他再独自待一会儿。”李约素说，略微思忖之后，他给布丁新的指令，“帮我找莱布斯基。”

莱布斯基接入通话。

“莱布斯基将军，邓迪斯向我们说明了一些事，但是还有些疑问想请教您。”李约素的态度非常谦恭。

“你说。”

“棒头人在哪里？我只看到了兵库，没有看到一个人。你在哪里招募棒头人？”李约素问。

“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会告诉你们。”

“你一直在那儿招募棒头人？”

“最近几百年，所有的棒头人都是从我这里出去的。你找对了人，我知道棒头人的源头。不过，如果你想找到足够数量的棒头人来组建军团，你只能自己去试试。我会把入口告诉你，但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那个地方我去过，那里有强大的空间屏障，搞不好就会迷失。如果你只需要几百个棒头人，那么我手下有一些人；如果你需要几千个，就马上到各个星门发布消息，让那些散布在星域里的棒头人加入，也许能凑足；但如果你需要三万人，那你只有试试能不能突破屏障……也许屏障后边是一个棒头人乐园，谁知道呢。”

“我们必须去试试。”李约素马上回答。

“会让你如愿的。不过，你还需要验证这些棒头人是否真的能够使用盔甲。你只看到了天狼七，我说过，我曾经让许多棒头人试用过这种装备，他们并不适应。”

“不用担心。”佳上插话，“只要以天狼七为团队首领，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和他一样。”

“如果能够如此，那么再好不过。但是，我们最好先找一些人来试一试。”

“你手下有许多棒头人，可以让他们来试试。”

“这儿没有。但我可以让一些人过来。邓迪斯，你能去找些棒头人吗？十个，如果你的飞船太小，那么六个。”

“遵命。”邓迪斯回答。

“我们等一等天狼七，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莱布斯基说。

“邓迪斯需要马上出发。”李约素说，“让天狼七留在这儿，我们必须立即开始下一步。”

“是的。时间紧迫。”佳上赞成。

“这样也好。李约素船长，请跟我来。”莱布斯基领头向着基地飞行，海盗们跟了上去。

“天狼星”号调整飞行姿态，准备跟随莱布斯基的队伍，李约素喊住了布丁：“等等，我要和天狼七一起待一会儿。”

“这是干什么？我们刚和莱布斯基说好了。”佳上有些疑惑。

“我留下，你们走。邓迪斯至少需要十多个小时才能把人送回来，天狼七可能会一直在这里。我要陪着他。”李约素说。

“船长，你打算要我怎么办？”布丁问。莱布斯基的队伍在不远处停下，等着“天狼星”号跟上去。

“都穿上动力服。打开舱门，我自己出去。”李约素说。

“这样太危险。”布丁表示反对。

“没关系，你没看到天狼七在那儿吗？不会有事。这里是星系边缘，辐射微弱。你可以把邓迪斯送到，然后回来找我。”

佳上和邓迪斯都想表示异议，然而李约素的态度看起来很强硬，“更多的争执只是浪费时间。赶紧穿上动力服。”他们默默地按照李约素的要求去做。

舱门打开，气流鼓荡，李约素顺势而出。一个小小的白色身影掉落到无限深远的黑暗中。在气流的冲击下，他有些晕头转向。镇静下来之后，李约素找准了天狼七的位置，启动喷射机，靠了过去。

“船长，你还好吧。”布丁的声音传来。

“我好得很，赶紧跟上莱布斯基，去把棒头人接回来。”

“遵命。”

“天狼星”号快速地向着海盗们靠拢，会合之后向着基地方向而去。飞船慢慢变成细小的光点，李约素回过头，继续向天狼七靠拢。

天狼七套在重装甲中，非常高大，李约素只有不到其一半的高度。

“天狼七，我来了。”他想和天狼七打声招呼，然而搜索了所有的通讯频段，却找不到任何回应。天狼七仍旧保持着沉默，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断绝了和外部的联系。

李约素靠得更近，他看见了天狼七的脸。盔甲可以全封闭，抵御过于强烈的光芒或者有害射线，但天狼七撤除了大多数保护，只留着一层透明面罩。他用裸眼看着眼前的世界。

李约素凑上去，隔着头盔，比画了两下。

天狼七扭头看了李约素一眼，回过头，继续凝望着远方。

李约素拉住天狼七肩部的一个突起，靠过去，两人一大一小，并肩而立。

“我会送你回天垂星。”天狼七突然说。

李约素明白天狼七的意思，他帮助天狼七达成了心愿，天狼七希望他也能达成心愿。

“好！”他简单地说。

然后他们一直凝视远方，一动不动。

他们眼前，星空璀璨，银河纵贯，黑色巨舰横过银河，仿佛正整装待发。

第三十一章 盗亦有道

他们飞快地排列成各种队形，又马上分离，蓝色火光交织成各种图形。

天狼七身处中央，伙伴们的状态准确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中，他指挥他们在深空中翻飞，做出各种漂亮的动作。他和所有的伙伴联为一体，他们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然而也共享同一个思维。他让伙伴们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在很大程度上就像舞动自己的肢体。

零比十。天狼七指挥六个棒头人对付莱布斯基的十个海盗，轻松获得了胜利。随着战斗的进行，天狼七对这样一个体系越发熟悉，一些战术仿佛天然存在于他的脑子中，信手拈来，极为纯熟。仅仅十五分钟，十个海盗没能坚持更久。当最后一个海盗的装甲被冻结时，天狼七没有停止，他继续指挥伙伴们时而聚合，时而分散，他要把各种战术都演练一遍。这些战术也一定存在于伙伴们的记忆之中，他们能够完全明白天狼七的意图，完美地执行。

如果有更多的伙伴……天狼七隐隐地感觉到自己需要更多的人来完成某件事。他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明白一旦有更多的伙伴能够穿上盔甲加入他的队伍，他就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我们为此而生！

这个信念坚定不移地占据了天狼七的头脑。

“天狼七，我们回基地。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李约素的声音传来。

“我会跟上你们。”

“快点。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我们要赶紧去给你找更多的人。”

“我明白。”

队伍排列成纵列，天狼七很快跟上“天狼星”号。

“天狼七，你真是太棒了！”李约素接入。

“我们是沙冈人，青柏将军说的是真的。”

“雷电家族说的都是真的，那些入侵者，它们已经进入洛基塔。天垂星必然受到袭击。我们能找到更多的沙冈人，你就可以统领一支庞大的军团去支援天垂星。只要我们能够在天垂星抵抗住敌人，它们就无法大规模入侵我们的星域。”

“是的。”天狼七的话听起来很平淡，似乎对此漠不关心。

“你怎么听上去心不在焉，难道不想干了？”

“我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失去了飞船，失去了一切，‘平准’号被肢解，封闭在这里。到底为什么？”

“也许达门塔人知道答案。等我们从天垂星回来，我和你一道去找达门塔人，那些机器人控制者和这事脱不了干系，他们也自称沙冈人后裔。”

“谢谢。不过我会自己寻找真相。”天狼七说。

李约素暗自叹气。他转头看着佳上，“你说，天狼七会不会去找达门塔人的麻烦？”

“你可以告诉他，他必须先恢复‘平准’号，救援天垂星，否则一切都没有意义。沙冈人之间的恩怨已经过去，拯救天垂星是眼下最重要的事。”

“我已经告诉他。”

“只要你一直活着，他就不会自行其是。你是我们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佳上看着李约素，似笑非笑。

李约素瞪了佳上一眼，最后憋出一句“狗屎”！他转过脸去，不再说话。

然而短暂沉默两分钟后，李约素再次转向佳上，“你们雷电家族的人一直算计得这么精确？莫非我们在中途遇到天狼七也是你们策划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偶然。”

“如果我没有遇到天狼七，你们打算怎么办？”

“巴达没有告诉我这方面的事。但寻找‘平准’号是他们的一贯计划，只是缺少一个突破点。天狼七的到来正好解决了他们长久的难题。当然还有你，雷电家族从来没有接触过海盗或者流浪汉这一类人。你们同时在危急时刻到来，这是巧合，却打开了局面。”佳上顿了顿，“不知道我是否该用另一个词来形容，这是天意。”

“天意！”李约素不由得哈哈大笑，对这个词他感到非常受用。他随即想到天狼七的冷淡态度，又有几分担心，“没有天狼七，我们就没有办法利用这些装甲了吗？”

“当然可以，但你得到的只是一群性能不佳的散兵游勇，最好的情况，他们只能达到莱布斯基这样的程度。”

“雷电家族也不能？”

佳上微微一笑，“雷电家族不是万能的。熊罴星计划是一个巨大失误，如果不是你的遭遇引起了警惕，他们就成了一个悲惨的笑话。银河深处有许多文明，雷电家族只是其中之一，‘平准’号属于沙冈人，对于他们的科技，雷电家族并没有什么把握。”

“银河深处？”

“通过好望角星门，你可以把自己发射到银河深处。那里有更多的星域，也有许多像雷电家族一样的巡逻者，沙冈人也曾是其中一部分。”

“你是说鑫船的源头？”

“鑫船的来由是个很大的问题，简单地说，好望角星门那边是广阔的银河腹地，有许多类似科尼尔的星域，还有许多类似雷电家族这样的漂流家族。漂流家族和星域定居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最后，还有第三类文明，银河的核心部分，那是最早的人类源头，即便是漂流者，也不完全了解那儿到底是什么情况，漂流者周游银河，走一趟至少要四百

万年。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青云’号沙达克是一个合适的交谈对象。”

李约素有些恍惚。星空寥廓，星域只是一个小小的池塘，而自己又算什么，是池塘里一只小小的青蛙，还是朝生暮死的蝼蛄？

“船长，安全降落。”布丁打断了李约素的思绪。

当李约素和佳上从“天狼星”号里出来时，莱布斯基和他的手下已经等在那儿。舱室里的光线仍旧昏暗，为此李约素和佳上各自拿了头盔套着，依靠头盔照明。

天狼七也已经赶来，六个沙冈战士并没有跟随他，而是远远地停留在基地外。

莱布斯基突然解开盔甲。一层层装甲依次打开，逐渐显露出身体，这个举动让所有人感到错愕，都不知所措地看着。

最后一层装甲打开，装甲内部完全暴露在了众人眼前。空气中涌动着些微骚动——他没有躯体，只有一个头颅，无数或粗或细的白色线条从头颅中向各个方向延伸，最后和盔甲融为一体。

盔甲重新包裹起来，莱布斯基很快恢复了原样，“你们一定在猜疑为什么我要让你们看到这个。为了发挥盔甲的最大威力，我把自己改造成了这个模样，我和盔甲是一体的。这也许是我能做到的极限，却被天狼七和这些棒头人轻易超越……”

“我们是沙冈人。”天狼七平静地纠正莱布斯基。

“呵呵呵呵……”莱布斯基发出一阵怪笑。

李约素突然明白为什么莱布斯基的声音总是那么古怪，他并不依靠声带发声，他的声音由电子合成器生成，而这个仪器显然并没有把声音设计得优美动听。

“沙冈人。很高兴能够遇到你们，让我看到了最优秀的表演。如果星域有危险，那么这里的一切都交给你们，尽管使用。但是，有一个条件。”莱布斯基转向李约素和佳上，“我活得已经够久了，可是这些孩

子，他们还有长长的路要走。你们必须同意让他们加入雷电家族，带他们离开星域，开始新的生活。”

李约素感到惊讶，“将军，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你们需要这艘巨船，也需要沙冈勇士，但并不需要我。而且，我看到了，也就够了。我活了一万多年，这么长久的生命是一种负担，我早已厌倦。你们了结了我最后的心愿，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李约素飞快地寻找理由，“你难道不想看到‘平准’号重新飞起来？”

“我相信它一定能够飞起来。现在，你和这个雷电家族的小朋友必须给我一个明确的承诺。你们是否能保证，我的手下可以加入到雷电家族，并离开星域？”

“他们完全可以成为雷电家族的一部分，但是否能带他们离开星域，这不是我能够承诺的问题。”佳上说。

“很好，你呢？”莱布斯基看着李约素。

“我？我不是雷电家族的人。”

“你是他们的全权代表。”

“我个人当然没问题。”

“很好，这就够了。我知道雷电家族一向说话算话。邓迪斯。”

“我在这里，将军。”邓迪斯向前跨出一步，站在莱布斯基身后几米远。

“我知道你并不想做海盗，但是我也没有让你自由选择。”莱布斯基说，“你是我的手下里最聪明的一个，也是最有教养的一个，也许你已经忘了过去，但我仍替你记着。你的伙伴们都是孤儿、死刑犯、流浪汉……但你不是。他们只想找个办法好活下去，而你有远大理想。你一直想让海盗改邪归正，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我要让你做海盗之王，你愿意吗？”

“将军，我永远是你的追随者。”邓迪斯郑重地说。

“到此为止了。我不会活过今天。”

“将军……”

“不用多说，这是我的决定！你来做海盗之王。你要带领兄弟们加入雷电家族，保证他们不会被人欺负。”

邓迪斯没有应声，他不知道为什么莱布斯基竟然要做出这样的选择，看起来不可理喻。那个暴戾但是坚强的黑暗之王，难道如此脆弱？内心深处，邓迪斯同意莱布斯基的说法，加入雷电家族，对于他们这样一群臭名昭著的人来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选择。邓迪斯保持沉默。

“你可以不说话。”莱布斯基说，他转头面向站在一边的几个海盗，“这就是我的遗嘱，你们都听见了。而且还有三位客人可以作见证。邓迪斯将继承我所有的一切，他会带领所有人投奔雷电家族。你们也有自己的选择权，可以离开这个团队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个消息要让所有弟兄都知道。”海盗之王说完，缓缓闭上眼睛。盔甲迅速恢复原状，将他包裹起来。

“等一等，你答应过我们去找到沙冈人基地！”李约素再次试图阻止莱布斯基。

“邓迪斯会帮你找到他们。”莱布斯基根本没有睁开眼睛。

舱室陷入沉默。过了两分钟，莱布斯基没有任何动静。

他死了！李约素想。他清了清嗓子，想说些什么。然而，莱布斯基却猛然睁开眼看着李约素，“我的最后一个要求，你们带走‘平准’号之后，把我的尸体，还有这件盔甲留在这里。”

莱布斯基再次闭上眼睛。

三分钟后，邓迪斯走上前，他仔细扫描，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海盗之王居然用这种最平静的方式离去了。

“他死了。”邓迪斯宣布。

海盗们自动排成队伍，挨个儿走过莱布斯基，伸出拳头，轻轻在死

者的盔甲肩部敲击三下。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头领表达最后的致意。

邓迪斯从盔甲中脱离，迅速下滑落地。他走到李约素面前，“李约素船长，根据莱布斯基将军的遗嘱，我将带领所有的兄弟服从你的指挥。”

李约素有些慌乱，“莱布斯基要求你们加入雷电家族，不是听我指挥。”

“船长，巴达和青柏将军都已经下达过指令，你是雷电家族在达门塔的全权代表。虽然这里是俄罗斯星域，但在没有其他代表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行使雷电家族特使的权利。”佳上说，他鼓励李约素接受这些海盗。

“你怎么不来代表？你是雷电家族的人。”李约素说。

“我是来帮助你的。我们从‘青云’号出发的时候，我已经告诉过你。”

李约素闷声不响，他在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莱布斯基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他曾是一个科尼尔军官，然而他所指挥的只是一支小型分舰队，所有的船员加在一块儿不到一百人，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莱布斯基手下的海盗成千上万，散布在各个星域，没有统一的行动，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纪律，他们服从莱布斯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铁腕和威望。李约素两者都不具备，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指挥这样的乌合之众。然而，眼下的形势让他不得不承担这个责任。

这只是暂时的，这些人会归入雷电家族，那时就再也不关我的事了……李约素暗暗自我安慰。

“好吧。”李约素硬着头皮说，“你们听从我的指挥，我要先知道到底你们有多少人和多少装备。邓迪斯，你找个人把这件事办妥了。我们要进行一次整编。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你必须带着我们去找沙冈人基地。我们需要更多的沙冈人，越多越好。”

邓迪斯点点头，“遵命，船长。”他转身向着一个海盗下令，“普

林，你来清点人数。另外，通知所有的兄弟回来。我们要让大家自己选择出路。你可以使用我的‘猎犬’号。”

“没问题，我来办。”叫做普林的海盗大踏步地走开，他在舱室的角落里退出盔甲，然后上了“猎犬”号。黝黑的飞船移动到舱室尽头，被一道门隔离在另一边。

“船长，你需要一套盔甲吗？”邓迪斯问。

“要盔甲做什么？”李约素问。

“方便行动。”

“我们难道要穿着装甲去？那地方就在附近吗？”

“不，基地有一套装备，可以把人传输到那儿。但只有穿上装甲才能使用装备。”

“那是什么？”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微型星门。有很多办法可以抵达莱布斯基所说的屏障，但最快捷的办法是利用这个装备进行传输。”

“星门？你听说过这样的星门吗？”李约素问佳上，在他的概念里，星门都是庞然巨物，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才能维持，飞船居然能够自己携带一个星门，这样的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不知道，也许沙达克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应该先去看。”

“是的，但你们要先穿上盔甲。”邓迪斯说。

“好吧，我们去兵库。”李约素示意邓迪斯在前边带路。天狼七却抢到了前边。巷道里一片漆黑，只能看见天狼七背部的蓝光。

突然间，一片光明刺眼，整个巷道在一瞬间被点亮。

李约素又惊又喜，“天狼七，是你做的？”

天狼七点头。他进入巷道，看见熟悉的符号，那是一个雷电标志，凹陷在舱壁上。盔甲的手腕机关打开，两道红色光束照在凹陷处，光明在一瞬间到来。记忆在他头脑中沉睡，一旦条件合适，就被唤醒。这一

次，他又做对了。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里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

李约素走进巷道，上一次他走过这里时，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这一次，他看到了通道的本来面目。这条长长的通道异常宽敞，至少有五米高、十米宽，沙冈人穿着重甲也丝毫不感觉拥挤。这里本来有舷窗，但外部被石头包裹。李约素看见了那层石头。从内部看起来，它具有整齐的纹路，仿佛由细小的格子聚集而成。舱壁上有许多花纹，和雷电家族的飞船一样，在舷窗附近雕饰着家徽——一个闪电的符号下有三道横线，和白昂鑫上的符号完全一样。其他的雕饰是各种各样的花纹，纹路繁复，雕刻精细。

“这些花纹看上去真漂亮。”李约素边走边说，他在一幅雕饰前停下脚步，“你看，这是不是很有趣？”佳上扭头看去，画面上，一棵果实累累的果树下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赤身裸体，果树上垂下一条蛇，口中衔着一枚果实，女人正伸手去接。

“沙冈人居然还有这样的趣味。”李约素说着看了天狼七一眼，“但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女性的沙冈人？”

天狼七没有答话。

佳上有些疑惑地看着画面。“这很奇怪。”他四下里看看，“飞船上不应该有这些。这样的雕饰相当原始，只有在人类的儿童形态才会有这种审美情调。”

李约素有些不满，“我觉得这雕饰挺不错。你是说我还是个儿童吗？”

“你是星域定居者。这是巡逻者的飞船，巡逻者不会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

“是的，你们都是一群没有情感只会算计的家伙。”

佳上并不理会李约素的讥讽，“这个问题暂且存疑。我们先去看看邓迪斯说的那个装置。时间紧迫，我们需要马上组织武装。”

邓迪斯走在前边，走到一个舱门的入口处站定，“这边来，这里是

兵库。”

李约素和佳上跟上去，天狼七站着不动。他看见了邓迪斯身后的另一个舱门。在通道尽头，高大的舱门隐藏在黑暗中，然而并没有躲过天狼七的眼睛。这是一扇巨大的门，门上有漂亮的浮雕作装饰。一个跳舞的人，舞者身体扭动，形成特定的姿势。

有某种东西呼之欲出。天狼七怔怔地站在那儿，连李约素和佳上进入了兵库都没有发觉。

第三十二章 禁忌之地

时间和空间彼此交织，无法分离。空间的转移必然导致时间流逝，这是宇宙空间学第一公理。在这个公理的公式表达中，六光年的距离，所消耗的时间大于等于三小时十五分。此刻，这个公理似乎遭遇了挑战。李约素惊异地发现，从“平准”号到这里，他们收到的标准时钟居然只流逝了一分钟。

“我们真的被送到了六光年之外？这只耗费了一分钟。”李约素问佳上。他们正身处黑暗中，周围一片漆黑。借助盔甲，他们能看到自己正和一块巨大的方形物体靠在一起，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与其相信邓迪斯，不如相信公理。我们绝对没有离开海盗基地。所谓的六光年，也许只是避人耳目的说法。但说得多了，他们自己都相信了。”佳上笃定地说，“等一等邓迪斯，他应该了解是怎么回事。”

佳上摸索着靠近方形物体。它没有任何标志，也没有任何纹路，黑黝黝一块，吸收一切光线和辐射，在电子扫描图上形成一个黑色的方形窟窿，然而它是一个实在的物体，触手可及。表面异常光滑，稍一用力便滑开去。

“这就是邓迪斯所谓的星门？”李约素说。

“黑石。”佳上说。

“什么？”

“黑石。”佳上说，“我给它起了名。”

又一个人蓦然出现在黑石上。是天狼七。

“邓迪斯呢？”李约素问。

“他不会来了。”天狼七回答。

“不是说好了，邓迪斯跟着我们，你最后一个离开吗？”李约素微微有些恼怒。天狼七没有按照计划来。

“我知道该怎么做，他来了也没什么用。他留下组织海盗义勇军。”天狼七回答。

“你！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你看看我们眼前是什么！”李约素只觉得头脑一阵发热，他没有想到好端端的计划居然会被天狼七破坏掉。邓迪斯了解这里的情况，他曾经多次往返此地。眼前的空间一片茫然，甚至看不到任何星星，一个好向导比什么都重要。

天狼七没有回嘴，他弓起身子，开始研究黑石。

李约素感到一股无名怒火不知道如何发泄，他向着无限深远的空中一跳，让自己自由漂浮，“好吧，你慢慢来，我先休息一下。”佳上试图抓住他，没有成功，佳上吃惊地看到黑暗仿佛水一般涌过来，李约素被吞没其中。

“李约素，快回来！”佳上紧急呼叫。

佳上的呼叫引起了天狼七的注意，他向着李约素隐没的方向望去，所有的频段上都看不到李约素，他仿佛就此消失。

“有趣。”天狼七说。

“那里是一层物质云，但我们看不到。”佳上说。这儿的气氛透着诡异，也许他们的行动过于草率，把自己推进了一个陷阱。他不禁替李约素担心。

“这里是沙冈人的地界，不会有事。”天狼七向前方打出两束强光。光线在不到十米的位置消失；前后左右，都是如此。他们面对着一堵黑墙，把黑石重重包围起来，这里仿佛一个巨大的空洞，被黑色物质所包围。

“我去看看。”天狼七说。他正准备起身，却被佳上拦下，“先等等。”

“等什么？”

“既然以前海盗们没有事，现在李约素也不会有事。”

“可能这是海盗的陷阱。”

“他们设计不出这么高级的陷阱。我们从‘平准’号上被送到这里，你检查过那台设备，那的确是‘平准’号的装备。”

“没错。”

“先等等。看看会发生什么，你再行动不迟。”

天狼七听从了建议，他弓起身子，触摸黑石。佳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黑幕。

突然之间，一样灰蒙蒙的东西从黑暗中浮现出来，越来越醒目。“天狼七。”佳上呼叫伙伴。

天狼七没有回应。

“天狼七！”佳上猛然转身，发现眼前空无一人。佳上迅速地转到黑石的另一面，天狼七也不在那儿。天狼七似乎凭空消失了。

佳上镇定下来，他挪到原位，仔细观察从黑暗中浮现的东西。

那并不是李约素，而是一个方形物体。佳上定了定神，小心翼翼地靠过去。这不像是一件危险物品，佳上把它拉到了黑石上。盒子在一瞬间变得透明，里边躺着一个棒头人。佳上有些诧异，然而还没有机会仔细察看，黑石便发出细微的振动，一瞬间，盒子连同里边的棒头人消失得干干净净，而天狼七正站在他眼前。

“你去了哪里？”佳上问，他保持着镇静。

“我回到了‘平准’号。利用这个星门很简单，这不是一个星门……”

“先别说星门。刚才有一个方盒，你见到了吗？”

“我在那一边看到了他。”

“在‘平准’号上？”

“是的。这是一个输送装置，用来向‘平准’号输送人员。如果你穿着沙冈人的盔甲，或者躺在那个盒子里，你可以在瞬间被传送到‘平准’号的兵库。”

“你见到邓迪斯没有？”

“没有。来了一些海盗，他去安抚海盗了。”

“这里的情况和他所说的有些不一样。”佳上微微皱眉。

“让我来。”天狼七突然纵身向着上方冲过去。

天狼七消失在黑色浓雾中。佳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狼七消失的地方，生怕一不小心就失去了方向。这里是沙冈人的地界，天狼七一定能够全身而退，把李约素带回来。他对自己这个没有根由的想法感到羞愧，然而此时此刻，除了希望，他做不了任何事。

时间只过去十五分钟，佳上却感觉已经过了很久。他打开动力服照明，试图看到些什么，然而仍旧是一片黑暗。李约素和天狼七都不见踪影，这片寂静的隔绝之地，没有任何信号，甚至一点光都没有。佳上有些失望，他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猛然间，他发现情形并不尽相同，动力服上的光线比原先所照射的范围似乎更远一些。他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最后他确定黑色的幕墙正在发生变化——它正悄无声息地后退，呈现出某种螺旋的形状，仿佛水流形成旋涡，被吸入下水口。

佳上屏气凝神，牢牢地锁定旋涡中心。银色金属显露出来，起先是一点点，然后迅速扩大。黑色幕墙仍在那里，然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空洞的底部呈现一片银色，和周围绝对的黑暗形成鲜明对比。佳上看见了天狼七，他就是那旋涡的中心，黑色仿佛气流般汇聚在他身上，即刻消失。最后一丝黑色气流汇入天狼七的身体。

“天狼七！”佳上呼叫他。

天狼七仿佛并没有听见，他向着那一片金属大地直奔而去。佳上稍稍犹豫，但马上跟了上去。一个巨大的投影蓦然出现，挡住天狼七的去路。佳上只听到耳朵里传来一声尖厉的电子噪声，让人无法忍受，他马上关掉所有通讯。他看见天狼七停止了前进。

那是一个虚拟的人影，只有半身，没有须发，皱纹很深，看上去仿佛一个老年的沙冈人。他正和天狼七说着什么。

佳上努力赶过去。突然之间，周围所有的黑色缓慢褪去，黑色变得稀薄，淡去，最后消失，仿佛光线照射下的雾霾。佳上停下来。隐藏在黑色幕墙后边的庞然巨物显露出本来面目，它看上去一片亮银，异常灿烂，就像一个银色的蛋。佳上打开通讯，尖厉刺耳的噪声已经离去。“天狼七！”他再次呼叫。

“他妈的，这是怎么搞的！”他听到了李约素的声音。李约素就在不远处。

“见到你真好！”佳上说，“刚才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也不能动。真是见鬼了！”

“也听不见声音？”

“是的，没有任何声音，通讯完全被截断。”李约素仿佛有些后怕，“还真有点可怕，就像你的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什么东西把我的身体完全控制了。”

“它控制的是你的盔甲。”

“就算是吧，反正我也动不了。”李约素想起了天狼七，“天狼七呢？这个傻小子在哪里？”

佳上望向银色巨蛋的方向，天狼七已经不见了，“他刚才在那儿，也许已经进入内部。”

“这真神奇，你见过这种奇怪的飞船吗？”李约素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他觉得这个物体似曾相识。

“没有。”佳上干净利落地回答，他仔细地察看，试图找到天狼七进入的迹象，然而这是一个圆滑的蛋，没有任何缝隙。

“你看这东西像不像你们的流体颗粒。”李约素终于想起来，熊黑星的天柱上，无数的流体颗粒排列成队形四处飞舞，眼前的这个巨物像极了流体颗粒，只是体型巨大。一个念头在李约素心头一晃而过——这是一艘飞船？他想到“天龙”号。“天龙”号身形细长而柔韧，仿佛一条发光的蛇，而眼前的这个东西，则像一个发光的蛋。

“是的。”佳上表示同意，“我找到关键了。你看！”

李约素顺着佳上所指示的方位看过去，一个小小的物体正高速脱离那蛋体，从轨迹来看，应该是从这个蛋上被抛离出来的。李约素把镜头拉近，那是一个小小的方盒，浅灰颜色，在星空背景下并不醒目。

“这是什么？”李约素问。

“沙冈人盒子。”

“什么？”

“一个盒子，里边有沙冈人。可能星域所有的棒头人都来自这里。”

“你是说天狼七他们就是被装在这种盒子里，然后从这里甩出去的？”

“是的。”

“这太荒谬了，简直有些荒唐。他们被送出去干什么，送死吗？谁听说过棒头人是从盒子里出来的？”

“那他们从哪里出来？”佳上反问。

李约素一时语塞。棒头人存在于各个地方，据说他们都来自一个神秘所在，但他的确不知道他们到底来自何方。“反正这样把人送出去是送死，没人会这么做。”李约素并不愿意输掉争论，“天狼七去哪里了？只要找到他，我们就能知道答案。”他转移了话题。

“我刚才看见了一个人形投影，他和天狼七说了些什么。”

“说了什么？”

“没有听到，全部通讯阻塞。我只能听到电子噪声。我想那个人像有可能是沙达克。”

“沙达克？沙冈人的沙达克？”李约素有些惊讶，“难道他不应该在‘平准’号上？”

“他应该和‘平准’号待在一起，但如果飞船被肢解……”

“你的意思是这个椭球体就是飞船的核心主机，沙达克的身体？”

“这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

李约素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巨蛋。如果这是一个主机，那它的规模简直大得吓人，它有一艘小型突击舰般大小。虽然李约素已经领略到“平准”号的庞大，但这种规模的主机还是超乎他的想象。

“天狼七进去了？”

“我没有看见。但是应当如此。”

李约素没有多说，他直接向着前方的巨蛋飞去。

“船长，你要做什么？”佳上问。

“我去看看。”

“你不需要冒险，我们可以等天狼七回来。”

“也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巨蛋就在眼前，李约素没有减慢速度，他直直地撞过去。尽管盔甲抵消了大部分冲量，巨大的冲撞还是让他感到一阵眩晕，盔甲自动调整位置，牢牢地贴在外壳上。

“船长。”

李约素听到了呼叫，他认为是佳上，“我没事，很好。”

“我马上就结束。先送你离开。”

李约素意识到那是天狼七的声音，“天狼七，你在干什么？有什么麻烦，我来帮你。”

喊话没有得到回应。异样正在发生，巨蛋的外壳变得异常光滑，再也无法攀附。光芒变得越发强盛，以至于盔甲发出了警报。李约素向后退，他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然而这一定非同寻常。突然之间，一股柔和的力量抓住了他，他仿佛被巨人的手掌轻轻托起，又在远方放下。

强烈的光束从巨蛋上进发出来，仿佛它正四分五裂，而某种东西正要破壳而出。李约素目不转睛，他相信自己正看到历史性的一刻，生怕错过。

然而巨蛋并没有分崩离析，它恢复了原样，仿佛没有任何事发生。

猛然间，李约素看见了星星，无数的星星在深邃的宇宙中发光——他们回到了现实宇宙中。

“该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约素恨不得把天狼七抓到面前来问个究竟。

“天狼七成功了。”佳上飞快靠近，“我们从封闭空间中脱离出来，这里应当是一个封闭区，但天狼七打开了封闭。”

数量众多的物体出现在盔甲的警报屏上。它们正快速接近。这些又是什么？李约素充满疑惑，然而他在一瞬间恍然大悟。这些正在靠近的物体呈现出规则的整体轮廓，它们从各个方向会聚而来，仿佛时光正在倒流，一艘爆炸四散的飞船正从一堆残骸中重生。飞船的轮廓李约素很熟悉，他和天狼七曾经从远处静静地凝望它长达数个小时。这是“平准”号！

“‘平准’号！它在重生！真是太棒了！银河在上！”李约素抑制不住激动。

“天狼七来了。”佳上提示他。

天狼七从巨蛋中钻出，正向他们而来，转眼就到了眼前。

“你们必须回到指挥中心。”天狼七说。

“发生了什么事，兄弟？你重新启动了‘平准’号，对不对？你真是好样的。”

“飞船将要聚合，你们必须在安全位置等待。会有人来帮助你们。”天狼七说完猛然回身，重新钻入巨蛋。

“他已经不是从前的天狼七了。”佳上说。

李约素保持沉默，只是看着前方的巨蛋。

两个小小的蓝色光点很快靠近。那是两个沙冈人，他们一人一个，推着李约素和佳上。

“我们去哪里？”李约素问。

“总大人命令，送你们进入指挥舱。”

“总大人？天狼七？总大人是什么职务？”

负责护送的两个沙冈人表现出最好的战士素养，除了必要的问题，其他一概报之以沉默，李约素继续问了几句，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于是也安静下来。

四周的飞船残骸正在加速相互靠拢，彼此间的间隙越来越小。覆盖在残骸上的石头纷纷脱落，然而它们仿佛有某种灵性，并不碰撞到那两个沙冈人。大量的碎石会聚起来，仿佛一条条锁链，最后聚拢在一起，形成越来越大的碎片带。

“你看。”佳上提示李约素。顺着佳上的提示，李约素看见巨浪般汹涌而来的碎石，在碎石上方，一块巨大的黑色残骸已经显露出本来面目。碎石显然受到某种控制，和残骸保持着一定距离，随着残骸彼此间靠拢，碎石更加集中，聚集成团。

两个沙冈战士灵活地规避着碎石，突然间向着某一块残骸俯冲而去，很轻巧地在残骸上降落，稳稳站定。舱门打开，两个沙冈战士示意李约素、佳上跟随他们进入。

“这里就是指挥舱？”李约素忍不住问。

“是的。”沙冈人仍旧没有多余的话。

李约素大步走进去，佳上紧跟着他，舱门关闭。通过几道门之后他们身处一个宽敞的空间。有六个人在这里。“邓迪斯？”李约素依据特征信号辨认出其中的一个。

“是的，船长。”果然是邓迪斯。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一刻钟前，棒头人好像突然发了疯。他们扣押了我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居然无法反抗，他们显然搞明白了这些盔甲的秘密。”邓迪斯说，他的语气有些不快，“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成了囚犯。你们和棒头人是一伙的，还是也和我们一样成了囚犯？”

“不是这样的。”李约素赶紧安慰邓迪斯，“我们需要你们的帮

助，我们在同一艘船上。天狼七正在恢复‘平准’号，我们必须稍稍等待。”

稍作停顿，李约素接着说：“事情紧急，有些事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们从基地被带到这里？”

“这里就是基地。这是基地的暗舱，以前从来没有打开过，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存在……”一阵强烈的震动打断了邓迪斯，舱室里顿时安静下来，等待着什么事发生。

突然间，整个舱室一片光明，椭圆穹顶中央出现一道粗大的光柱，一个人的全息投影出现在光柱中。他有一张标准面孔，不过为了显示年龄，把自己装扮成了老人。

“沙达克！”李约素发出一声惊呼。

投影中的人像露出一个微笑，“欢迎来到‘平准’号。我是沙达克。”

第三十三章 黑暗往事

有人的地方，就有沙达克。这句话即便不是真理，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星域的文明程度、科技水平可以相差很大，星域的政治制度可以完全不同，甚至星域人自身也千差万别，沙达克却普遍存在。在绝大多数文明的主要星球、重要的母舰，以及一些地位特殊的飞船上，都可以找到沙达克。虽然在人类彼此的战争中，沙达克不得不站在某一边进行思考，然而在普遍意义上，他是人类最忠实的盟友、人类的智囊。人类天性相信沙达克，在千万年的进化中，这一点已经深深地融入人类的血液。然而此刻，李约素怎么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沙达克所说的一切。

“一次叛乱？到底是你背叛了沙冈人还是沙冈人背叛了你？”李约素有些激动，“你制造了大量的沙冈战士，却把他们放逐到星域，这简直太荒谬了，我不敢相信沙达克竟然做这样的事。”

“你可以指责我，但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沙达克显得很平静，“这是一个事实，我也因此受到了惩罚，在过去的一百多万年间，我一直被禁锢。只有被放逐的战士才能够回来解放我，而只有我，才能解除发生在沙冈人身上的悲剧命运。这是一个连环枷锁，套在我和沙冈人身上。从现在起，命运的枷锁已经解除，沙冈人会恢复昔日的荣光。”

“这听起来有些奇怪，能告诉我们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佳上问。

“一次内讧。”

“这真是一个简明扼要的回答。能稍稍具体点吗？”李约素朝着沙达克露出一个嘲讽的微笑。

“船长，也许你可以告诉沙达克你在‘八脚鱼’号上的经历。”佳

上望着李约素。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李约素感到自己仿佛在一瞬间平静下来，现在并不是耍脾气的时候，头脑发热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好处，冲动只能降低自己的判断力。

李约素让自己稍稍平静，然后开口说：“我见到过达门塔的蓝光指挥官，他的模样并不像沙冈人，但他宣称自己是沙冈人后裔。他对天狼七有深刻的仇恨……”他用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语调描述“八脚鱼”号上发生的一切。

沙达克认真地听完李约素的讲述，短暂沉默之后说：“蓝光具有一个标准完美的人体形态，这很有趣，也许我见到这位蓝光船长就能够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们是否可以判断那位蓝光指挥官和这个人体之间的关系？”沙达克展示了一个人体。这个人体具有黄金分割的身体比例，面孔匀称而俊美。

“像极了。”李约素回答。蓝光并没有说谎，他确实和沙冈人之间有密切的渊源。

“这是一个意外。”沙达克说，“‘平准’号遭遇过一个小文明。这个文明早已丧失了超空间技术，蜗居在一个第三等级星球上。但是他们完全控制了星球气候，制造出最适宜生存的星球环境，同时把人体工程学发挥到极致，让身体臻于完美。完美在这里具有最古典的定义，符合人类初始基因审美标准，这在整个银河的人类体系中无疑是最特别的，虽然与某些文明相比可能会有较大差异。我们见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类形态，但是这样经典的古典形态人类并不多见。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相同的基因，因此，整个星球上，所有的人都长得完全一样，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社会形态。获得他们的基因组之后，我们在飞船上制造了同样的人。”

“你们制造这样的人做什么？”李约素问。

“没有一种人类形态是完美的。借鉴一种现成的基因组是明智的。如果试验证明这样的基因组有某些可取之处，那么可以把某些基因移植

到沙冈人的基因组中。”沙达克继续描述“平准”号上发生的事情，“我所犯下的最大错误，是容忍了船长的好奇心，允许他融合了这些基因组，使制造出来的人都具有古典形态的躯体。从那时候起，一切就开始失控。船长让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种带有古典美感的躯体，直到他的视线所及都是这样的形态，整个沙冈舰队的指挥层人员都有着这种古典躯体……我发现了问题，可是已经太迟了。”

“那是什么问题？”李约素追问。

“一个社会如果全部的人类都长得一模一样，必然造成他们对于自己的躯体十二万分满意而且永不厌倦。这种心态并不值得赞许，然而这种社会形态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稳定。有着这种古典形态躯体的人经过优化，具有极端自恋的倾向，而且对其他人类形态有着极深刻的抵触心理。”

“难道你们接触那个小文明的时候没有看出来？”

“人是复杂的个体，在不同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会大不一样。‘平准’号遭遇的这个文明，他们带着敬畏之心看待‘平准’号，然而，船长熟悉‘平准’号，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

沙达克微微停顿，“还有别的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会继续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继续说吧。”李约素说。

“船长的理由很简单，指挥官并不需要穿上装甲进入太空，为什么不用一个更美的躯体？这样的想法最后导致沙冈人分裂成了两部分，具有古典形态的指挥阶层和穿重装甲的沙冈战士。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情况居然能够发生，但它的的确确就发生在‘平准’号上，而且发生得很快，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就形成了这种格局。最致命的一点是，当获得新基因的人们达到一定数量时，他们自动形成了对沙冈战士的排斥。这种显而易见的排斥最后酿成了悲剧——一队沙冈战士杀死了船长和他的三个副指挥。”

沙达克的叙述很平淡，然而李约素可以想象其中的云谲波诡。一次精心策划的暴动或者谋杀，李约素很难想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和天狼七一样的棒头人身上。也许棒头人并不是真正的沙冈战士，他们只是一个低等级的复制品。那么天狼七呢？如果天狼七是一个自由型的沙冈人，并且成为了领袖，那么他是否和从前的那些沙冈战士一样桀骜不驯，以至于能够精心策划并杀死自己的长官？

“这是沙冈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突发事件，我无法做出有效处理。按照正常程序，如果出现船长死亡的突发事件，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从沙冈战士首领中选择一个成为新船长。但这遭到了所有指挥官的反对，他们无法容忍船长不具有古典形体，而三十年间形成的隔阂注定了新船长不会再次采用古典形体，他会要求所有的指挥官革除那些引起不快的基因，重整躯体。沙冈战士没有忍耐，他们继续使用暴力来打破杀死船长之后的僵局——屠杀开始，他们宣称这是自我清理。这样的行为理所当然为我所反对。我不得不采取极端行动解除了沙冈战士的武装。指挥官阶层却乘机发动了反击，为了防止我进行干预，他们把我从系统中隔离。当我回到系统中，我看到了无数沙冈战士的尸体，指挥官使用的办法是把所有的外部舱室全部打开，把分布在外围的战士都丢进太空。”

“难道那些战士不会反抗吗？”李约素问。

“我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沙冈人适合太空生活，但如果没有装甲的保护，他们也很快会死。”

“然后呢？那些指挥官把你和‘平准’号封闭起来，去开拓了达门塔星域？”

“我不知道达门塔星域，如果你所说的蓝光船长是他们的后裔，那么事实可能就是如此。‘平准’号是我拆分的，我拒绝为凶手服务，但我也没有权力惩罚任何人。在新的船长诞生之前，飞船将一直保持分体状态。”

“新的船长？你是说天狼七？”李约素问。

“是的，天狼七是新的船长。”

“难道你等了一百多万年，就等着这个？你自己就不能制造一个战士首领或者首领战士？”

“所有人都死了，一切都被彻底打乱。本来每一个沙冈战士的体内都包含着自由基因，然而每一个克隆制造的沙冈战士都不表现出自由基因，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们才能从战士转变成自由人，进而成为首领。你看到了零点迷雾，那是一种空间屏蔽技术，我一旦把自己包藏起来，这个屏蔽就再也不能从内部打开，只有表现出首领基因的沙冈人进入迷雾，成为新一任船长，屏蔽才能够解除。我一直在向外输送沙冈战士，他们当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人突变成为自由人，所以终究会有人回到这里。我一直在等待。沙冈人的历史曾经中断，今天，到了恢复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有很大的麻烦。”佳上突然插话。

“你所指的是什么？”沙达克问。

“异族入侵，一种非人类的智慧生命。”

“那正是沙冈人存在的理由。”沙达克朝佳上露出一个微笑，“它们在哪里？也许这是命中注定的安排，沙冈人在危难来到前苏醒了。沙冈人是银河的巡逻者，是所有人类的保护者。沙冈人在对抗异族的战斗中，从未失利。”

“但雷电家族认为形势严峻，敌人出乎意料地强大，你有完全的信心吗？”李约素质疑。

“雷电家族？那是谁？”

“他就是雷电家族的人。”李约素指了指佳上，“我们正是受到雷电家族的委派，来寻找‘平准’号。”

沙达克看着佳上，他对佳上进行了扫描。

短暂的沉默过后，他说：“你是沙川人。你是从‘青云’号上来的？”

沙川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然而沙达克说出的这个词仿佛一记重锤，让佳上恍惚间似乎想起了些什么，然而他终究没能够想起什么，“对不起，我失去了一些记忆，我不明白你说的沙川是什么意思……”

“沙川人也是巡逻者。但他们的目的不是战斗，而是寻找各种文明，尽最大的可能收集文明。你们是从‘青云’号来的吗？”

“沙达克没有告诉我这个……”佳上有些疑惑，他陷入恍惚的状态，对沙达克的问题毫无反应。

“我们的确从‘青云’号来。”李约素代替佳上回答。

“‘青云’号沙达克见到了天狼七？”

“是的。”

“原来如此……我应当感谢你们把天狼七送回这里。”

“没什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危险迫在眉睫。”佳上从短暂的恍惚中恢复过来，他抓紧时间要让沙达克明白星域的危机。

“‘平准’号将在十五天内整修完毕。新的沙冈战士将在三十天内制造完毕。”

“太晚了！我们需要马上赶往天垂星！”李约素大叫。

“没有更快的方案。”沙达克平静地说，却不容置疑。

门开了，天狼七走进来。

“天狼七，你跟着我到过‘青云’号，你知道雷电家族是怎么说的。沙达克说还要等三十天，可天垂星那边的战争很快就会爆发，我们必须尽快赶过去。”

“李约素船长，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沙达克没有办法做到超过能力的事。即使我们马上驱动‘平准’号，也没有可能及时赶到，‘平准’号至少需要三个月才能赶到天垂星。”天狼七说。

李约素顿时产生了不好的感觉——天狼七的模样没有变，然而浑身上下散发着咄咄逼人的气势，那个曾经忠实可靠的棒头人完全消失不见了。也许成了船长之后，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天狼七。

“沙达克，你在这里进行‘平准’号的准备工作，组建沙冈兵团。我需要大量的战士，越多越好。我们马上会有一场大仗！”天狼七说完，转向李约素，“李约素船长，我答应过送你去天垂星。我会完成承诺。但我们只能带领十人左右的小队使用小型飞船前往，否则空白期太长，我们会错过时间窗口。”

李约素又惊又喜，“这太好了！不愧是兄弟！”

沙达克有些意外，“船长不能离开他的船。”

“我已经下达指令。在完成这个指令之前，我会回到船上。”

“风险太大。”沙达克依然反对。

“如果我四十天后仍旧无法回来，就要另行挑选船长。你可以封闭三十名战士，他们当中会产生首领战士，选择最早重塑的那个接任船长。这是我的第二指令，不允许争辩。”

天狼七看着佳上，“我让人送你回熊罴星，你属于那里。”

“不，我要跟着你们去天垂星。”佳上很坚决。

“你不去，我们可以多带一个战士。”天狼七面无表情。

“一个战士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我必须去。我是事件最早的受害者，我必须见证整个过程。船长，是不是？”佳上看着李约素。

“让他去，”李约素说，“我们少带一个战士。”

邓迪斯站出来，“船长，我可以带几个兄弟和你一起去。”

“你留在这里，和‘平准’号在一起。”

邓迪斯没有说什么，只是平静地点点头，“那么我来接应剩下的弟兄。把他们集中到这里。莱布斯基将军一直强调分散隐蔽，但现在，我想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你说得对，没这个必要，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起来。基地已经不复存在，你们也不再是海盗，你们会得到雷电家族的庇护。对吧，佳上？”李约素转过去，看着佳上。

“没错。这是莱布斯基的条件，我们答应了。”

“遵命。”邓迪斯看了沙达克一眼，“那么我是否可以离开，然后把人带回这里？”

“天狼七，我想请你授权给邓迪斯，让他能够利用‘平准’号收容所有的部下。”李约素看出邓迪斯的想法，他给天狼七打招呼，不知不觉间，语气客气了很多。

“这不是问题，‘平准’号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什么问题？”天狼七扫视着船舱里的人们。

没有人说话。

“好，我们分头行动。”天狼七向李约素示意，“李约素船长，跟我来。”说完他径直走了。李约素赶紧跟上去，佳上也默默地跟上。

一行人走出舱门，进入长长的巷道，门自动关闭。

李约素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他回头一看，身后紧闭的大门严丝合缝，门上是一座栩栩如生的雕像。李约素认识这座雕像，在“青云”号上他见到过同样的一个。

“天狼七，这是你们的神像？”李约素问。

“这不是神像，但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象征着起源。”

“起源？”

“是的，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同一个源头。也许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神像，或者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祖先就是这样一个模样。没人知道。但巡逻者的船上都有这个，他象征起源。”

“你早先可没这么说过。”

“沙达克刚告诉我。我认识这个雕像，所有的沙冈战士第一眼睁开所看到的東西，就是它。它被雕刻在培养室的天花板上，这是沙达克刻意的安排，他让所有人对这个雕像有第一印象。”

“所以你一直觉得它非常眼熟。”

“就是如此。”天狼七边说边走，然后他在一道舱门边停下。

李约素认得这门的模样，“这是兵库？”

李约素和佳上走了进去。这不是兵库，而是空港，大大小小的飞船整装待发。十多个全副武装的沙冈战士已经等待着。他们站成一排，队形笔直，就像沉默的钢铁长城。他们看着天狼七，等待他的命令。李约素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杀气。他们没有任何动作，却明明白白地让人感觉到如果动手杀戮，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怜悯之心。李约素感到一阵寒战，他见过许多棒头人，他们是合格的雇佣兵，足够冷血，然而和这些穿上了沙冈盔甲、服从天狼七的战士相比，那些棒头人雇佣兵简直太过于温厚善良。人的气质居然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你们脱掉盔甲，先上飞船。”天狼七说。

飞船的确如天狼七所说，很小。李约素和佳上进入船舱，惊讶地发现内部空间只能容下六个人。他们稍等了一会儿，并没有沙冈战士进来，外边却有一些异常响动。

李约素走到舱门口张望，他发现天狼七正和一个战士一道把李约素的动力盔甲连接在飞船上。

“这是做什么？”

“你的装甲要一块儿带过去。”

李约素默默地看了几眼，回到船舱中找了一个位置坐下。门外不时传来金属相碰的声音，天狼七正在指挥战士们把更多的装甲与飞船固定在一起。

“看来他们打算把所有的装甲都用这种方式运输，”李约素和佳上说话，“有点意思。”

佳上仿佛心不在焉的样子，李约素靠近他，“你在想什么？”

“沙达克把我称做沙川人……”佳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他努力回忆任何可能，“这个名词我肯定曾经很熟悉。”

“别想了，既然你忘掉了它，那么一定有其理由。”李约素想到那些曾经忘却的记忆碎片，灰暗记忆涌入他的头脑，他感到一阵强烈的压抑，强行把这种感觉排除出去。

突然间，舱门开始关闭。李约素有些奇怪，他站起身，疾步走到舱门边。

“天狼七！”他大声叫喊。舱门发出嘶嘶的声音，已经完全气密，李约素没有听到任何回应。失重感骤然袭来，仓促间李约素被狠狠地抛起来，头撞在天花板上。虽然舱内壁材质富有弹性，但李约素还是被撞得很疼。他正想破口大骂，却被船舱中央的投影深深吸引，以至于忘了疼痛。

飞船脱离了母舰，中央投影中显示出一艘巨船的轮廓，他们正从外部观察“平准”号。

第三十四章 远古巨兽

一个人的一辈子，也许会见到无数壮观瑰丽的景色——地球上，逶迤千里、茫茫皑皑的大山；一碧如洗、笼盖四野的苍穹；变幻无常、宛如飘带的星球极光；或者充满力量、赤铁洪流般的火山。星球之外，浩如烟海、无穷无尽的小行星群；巨浪翻涌、急流喷薄的太阳耀斑；群星璀璨、光影绚烂的银河……宇宙仿佛一个万花筒，永远有让人感到惊异的新花样，兆亿星辰，无尽光年，洪荒亘古，奥妙无穷，让人沉醉，让人沉静，让人顿生敬畏之心。

另一类壮观却让人激情澎湃。它并不如许多宇宙奇观宏伟，也谈不上具有多大的价值，在宇宙的荒原中，只是一点星火，一点光明。但它是人类的造物，天然具有激动人心的属性。

此时，没有什么比“平准”号的重生更让人热血沸腾。这是人力所能达到的粗犷美的极致。

无数的碎石在引力的撕扯下仿佛飘带一般飞舞，它们汇聚成洪流，形成几个大小不一的环，绕着中央飞行。中央，数量众多的巨型飞船残片杂乱无章地聚拢在一起，然而它们仿佛具有灵性，彼此间不断相对挪动，偶尔发生碰撞，巨大的冲击能量碰撞出强烈的火花，强有力的钢爪紧紧地抓住彼此，连接成一个整体。碰撞不断地发生，看似杂乱无章的残块渐渐地有了轮廓，它们彼此间卯合，不是整体，胜似整体。越来越多的残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们融入其中。黑色的庞然巨物悄然成型。它昂首挺立，发出一声巨吼。人类的耳朵不能听见这电波中的吼声，然而飞船的耳朵能够听到。

“平准”号！它向着所有的世界发出了声音。

突然间，组成飞环的碎石如雨点般向这中央的巨物落下，石头砸在飞船表面，失去了刚性，变成一摊烂泥。越来越多的石块落下，黑色的

表面因此而被染成浅浅的黄色，当一切平息下来时，“平准”号成了一艘浅黄色的飞船，表面斑驳，凹凸不平，仿佛一块岩石。岩石的色彩黯淡下来，黑色逐渐占据了主导，最后，黄色完全褪尽，新生的飞船重新融入无边的黑暗。

“平准”号突然发光，透亮的光穿透了表层，让飞船看上去就像一盏柔和的磨砂灯。光亮逝去，它恢复成黑色的模样，静静地悬浮。几个小小的亮点在飞船表面出现，那是几个穿着盔甲的人，和巨大的飞船相比，那只是几个发亮的微尘。

船舱里的人良久没有说话。

“太漂亮了！”李约素最后终于开口，他没有更多的形容词来描述自己的感受。

佳上没有说话。沙达克并没有说过“平准”号会四分五裂，也并没有告诉他飞船居然会以这样的形式复活。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极为震撼，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从飞船上散发出来。这会是拯救星域的那艘飞船吗？他默默地想。

又过一会儿，船舱里仍旧保持沉默。“天狼七，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李约素向着船舱中央的全息屏幕喊。

“李约素船长，我们正在进行准备，还有十八分钟。”天狼七的声音传来。

“别装神弄鬼的，难道你不能让我看看外边的情况？”

“你想看什么？”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动力准备，很快就会完成。”

“‘平准’号已经复原了。”

“没错。”

“你是这样一艘巨船的船长。”

“对。”

“你不要跟我去，这儿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我可以使用‘天狼星’号，让布丁带我们去天垂星。”

“这不安全。”

“安全？”李约素哈哈大笑起来，“我的生命里没有什么是安全的，我还是好好地活着。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平准’号有一段休整期，这期间我并不需要做任何事。我已经给沙达克下达指令，即使我回不来，一切也会正常进行。我需要到天垂星进行一次侦察。我们的敌人到底如何，只有在天垂星才知道。”

“然后你就顺带着保护我的安全？”

“那是另一回事。保护你是我应尽的职责。”

天狼七的话理当让人感动，然而听起来冷冰冰，似乎他是一个没有丝毫情感的生物。棒头人一般都如此，然而棒头人并不像天狼七所带领的这一群沙冈战士这么有力量。一个弱者缺乏情感，人们会觉得他可怜，而一个强者缺乏情感，人们就会觉得可怕。天狼七并不是典型的棒头人，至少在李约素认识他的全过程里并不是。他就像一个充满好奇心和警惕的大孩子，这让李约素觉得他与众不同，然而此刻天狼七似乎回到了他的那一群里，恢复到缺乏情感的状态，李约素觉得他有些捉摸不定，不知道是否该完全信任这个从前的兄弟。

“就这样吧。”佳上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沙达克预计的入侵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从这里到天垂星，即便是我们的小飞船，至少也要十一天空白期。我们到那儿，也许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好吧。”李约素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他舒展腰肢，座椅随着他的动作变成半躺，“你们两个，一个是雷电家族的人，一个是沙冈人。你们都是银河的救星，宇宙骑士。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准备好了告诉我。”

“飞船会在六分钟内启动。”

“好吧，让我打个盹儿。启动前打声招呼，我可不想被撞昏过

去。”李约素说着闭上了眼睛。然而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几个月前，他还在星域流浪，朝不保夕；此刻，他见证了一艘伟大飞船的重生。毫无疑问，在整个事件中，他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尽管天狼七变得疏远了许多，尽管他仍旧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小人物，然而一想到庞大的“平准”号，还有将要形成军团的数万沙冈战士，他就感到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创造了历史。

李约素睁开眼睛，他望着中央的全息图像，黑暗幽深的宇宙背景之下，黑色的“平准”号若隐若现，如果不是周围十多个发亮的光点，肉眼难以觉察。它潜藏在黑暗中，积聚着庞大的力量，一旦爆发，那将是一种多么惊人的场景！在幻想中，他仿佛看见“平准”号穿透星门，进入天垂星，数万沙冈战士仿佛一颗颗星星，环绕飞船，如同精致的光晕。

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李约素猛然想起很久之前，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侯，例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片播放过类似的镜头。他回想起那个场景，还有伴随的旁白：“侵略者的飞船坚强有力，他们相信凭借强大的武力能够让科尼尔匍匐在脚下……”

李约素突然打了一个寒噤。“平准”号悄然无声，就在眼前，然而他却有了一丝不确定。他猛然坐直身体。佳上被这样的动作惊扰，扭头看着他。李约素欲言又止。

“我们会赶到的。”佳上说。

李约素点点头，“我不担心这个。我在想……如果‘平准’号并不能参加天垂星会战，我们为什么要激活它。”

“你在担心它会做出对科尼尔不利的事？”佳上敏锐地说出了李约素的想法。李约素并不否认，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佳上。

“你不仅仅是一个科尼尔人。我把你看做船长，天狼七把你看做长官，我们都不是科尼尔人。战争已经爆发，我们还不知道到底在洛基塔发生了什么，但那一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即将发生在天垂星的战斗只是

一个开始，谁也不知道后边还有什么。危机面前，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类。”

“应该如此。”李约素看着“平准”号，仍旧有些不确定，他想说天狼七还有沙冈的战士们让他感觉非常不安，人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他并不认为天狼七及其同伴对于天垂星上的人们会有多少同情心。

天狼七可以随时听见他们的谈话，李约素不想把问题问得过于直接，“你确定他们也这么想？”李约素望着佳上，又看看“平准”号。

“沙冈人是富有责任感的巡逻者，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使命。沙达克也不会允许这么做。”

“沙达克？天狼七可以给沙达克下达指令。”

“并不是任何指令都能得到执行。沙冈人的内讧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

“‘青云’号呢？他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否执行青柏将军的命令吗？”

“他有一条底线。从某种意义上，沙达克也是一个人，他必然有自己的底线。”

李约素若有所思。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沙达克几乎是神一般的存在，无所不知，具有强大的分析和推理能力，只要是沙达克得出的结论，就会被青年学生们当做问题的标准答案。当他成为“天狼星”号的舰长后，他明白沙达克并不是那个做出决定的人，所有的决定都由舰队司令做出，而沙达克只是提供咨询和参谋。毫无疑问，沙达克的建议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他不再是一个神，也有被司令否决的时候，但这些并不妨碍李约素对沙达克的崇敬。他把沙达克当做值得尊敬的长者，值得信赖的伙伴。失望发生在当年他从雷电家族回到天垂星的时刻，当他表明身份，要求得到退伍军人补偿，并对他的功勋进行确认时，最后竟然被委员会否决，依据居然是沙达克并不能证明他曾经在舰队服役，沙达克不保留超过两百年的人事档案。他有一种深深的被欺骗的感觉，

而这样的欺骗，居然来自沙达克，一个他从来不认为会出现错误的长者！他开始在星域间流浪，沙达克无处不在，他感到痛苦却又无能为力，他发现达门塔并没有沙达克，而且有一群不错的流浪汉，于是他留在了那里。当他有了一段莫名其妙的遭遇，并最后被古力特带到“重装甲”号，带到熊罴星和“青云”号后，一扇门向他打开，他看见了沙达克和人类之间相互的渗透、影响，他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这种关系；最后是“平准”号，“平准”号沙达克所描述的历史让人胆战心惊，沙达克身在其中，却完全身不由己，事与愿违，只留下一个血腥的过程和糟糕的结局……李约素越发明白沙达克具有无法克服的局限，他过于忠实于船长的需求，他的确有一条底线，然而这是一道很低的底线，如果有一个强硬的船长，就连这样的底线也很难得到保留。

“沙达克并不能拒绝战争，就算是人和人的战争。我们无法完全相信沙达克，我们到底该相信什么？”李约素问。

“你提出了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佳上微微一笑，“我们有更现实的问题需要考虑。在考虑现实的时候，至少此刻，你可以选择相信沙达克、天狼七，还有我。”

佳上话音刚落，飞船突然发生了细微的颤动。一直在舱室中央的“平准”号影像消失不见，变成一团漆黑。

天狼七没有通告，直接发动了弹跳。

颤动停止，李约素看着佳上，“你是要我信任这样一个家伙吗？”

佳上的回答简洁明快：“他正按照承诺，送你前往天垂星。”

第三十五章 天龙飞舞

天垂星陷入一片混乱。天空中，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可以看到无数闪烁的灯火。三支科尼尔舰队从坤城星门返航，与他们一同到来的，还有闻名已久的奇特的天龙舰队。如此多数量的飞船出现在天垂星上空，这样的事史无前例。

更富有爆炸性的消息是科尼尔的舰队彻底站到了古力特一边。消息随着天空中亮点的增多在星球上飞速传播，所到之处，人们再也无法在屋子里安坐，纷纷走上街头，爬上高台，抬头仰望天上这些据说代表了科尼尔最强的武装力量的亮点。

一个名字也在人们热烈的交谈中变得显赫起来，人们议论她甚至超过古力特——苏北旦第一次获得了和古力特齐名的荣耀。

当天龙舰队在天垂星上空出现时，局势到达了沸腾的顶点。“天龙”号距离天垂星非常近，使用低倍率天文望远镜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它在太空中展示出一种盘旋的姿势，让每一个从天垂星上观察它的人惊叹不已；当然，也有人异常恐慌。但无论如何，大局已经不可挽回。第一宇航中心只有几艘又小又旧的飞船，内层空间部队有一些飞梭，却根本跑不远……天垂星没有任何武装能够抵抗这几支强大的舰队。所幸的是，这些舰队并不是来侵害天垂星的，除了消息本身引发的骚乱，舰队没有采取任何危害星球的行动，而是尽量广播关于潜在敌人的消息。

真正的敌人会在十三天内到来，一切都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

古力特留在“重装甲”号上，他相信申秋能够控制“天龙”号，雷电家族的这些人和“天龙”号完全融为一体，不需要太多的干涉。“重装甲”号需要他指挥，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快速有效地和沙达克进行沟通，舰队的力量就将大打折扣。

四支舰队，加上天龙舰队，这也许是人类能够在天垂星集中的最大

限度的武装力量。遥远的舰队不可能及时抵达，而且那些舰队也过于弱小，只能用于补充损失；达门塔那边自顾不暇，没有力量来支援天垂星；俄罗斯虽然宣布开放圣彼得星门，却没有送出一艘战舰，他们仍旧试图保存实力。雷电家族也许还能够派出“青云”号，然而，熊罴星也是一个必须据守的要点，而“青云”号和熊罴星密切相连，无法分离。五支舰队，这是空前强大的武装力量，也是唯一能够依靠的力量。

能够打赢吗？古力特问自己，却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几天之前并不是这样。当苏北旦率领舰队出现在天垂星时，古力特的内心中充满狂喜。事情发展顺利，超过预期，他没有想到苏北旦居然能够把三支舰队都带了过来。当然事情并不尽善尽美，最让人意外的是贾斯廷，他拒绝继续向天垂星进军，老头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坤城；苏北旦的三支舰队里边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并不完全信任古力特，然而对即将到来的黑暗前景不无担忧。他们选择了中立，贾斯廷成了他们的领袖。他们和坤城的守备部队混编在一起，驻扎在坤城星门，这不是什么重大的威胁，却是一种鲜明的态度：我们看着你，古力特，别做什么出格的事。尽管有这样的小插曲，形势还是非常有利，针锋相对的两方终于联合起来，这让古力特充满信心去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然而，当“天龙”号抵达时，事情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天龙”号同时抵达的还有来自达门塔的胶囊船。胶囊船带来的消息非常糟糕：达门塔第五舰队遭受重大损失，而他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古力特有不祥的预感，第五舰队是达门塔最强大的机动舰队，如果这样一支舰队也无法有效地抗击敌人，那么敌人的力量实在令人生畏。最可怕的是，它们至今仍然隐藏在黑暗中，没有人知道它们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

“古力特，会议已经准备好，所有的舰队司令都到了。”沙达克提醒他，“申秋正在等待你把他介绍给科尼尔的人。”

“好吧。”古力特站起身，“帮我接入。”

几个影像倏然出现在古力特周围，他们彼此间正在交谈，古力特的

出现让他们安静下来。又一个影像落入其中，那是申秋。

“各位，我不说客套话。申秋，这几位是科尼尔舰队的指挥官。科尼尔舰队，苏北旦中将；大力神舰队，劳顿少将；太阳舰队，卡瑞尔少将。各位，申秋将军是雷电家族的代表，他负责指挥天龙舰队。我们在坤城曾经有一些冲突，但眼下必须同心协力，对付那些异空间的不速之客。”

古力特说完开场白，眼光扫过所有人的脸。几位将军彼此间交流了一下眼神，没有说话。他们今天来到这里，已经表明了态度。

“我们需要有一个计划，以确定舰队间如何配合。”

“我们要首先知道敌人会如何出现。”

“黑球最集中的位置，敌人出现的可能性最大。最近也不断接到发现空间泡的报告，沙达克预测，在这些位置，可能会出现敌人的大型飞船。”

巨大的星图出现在众人头顶，天垂星的红色太阳处在中央。天垂星是一个小小的蓝点，在整个星系的范围内，透着隐约的红色，在天垂星附近，红色由浅到深，最后在几个点上变成深红，恰好把代表天垂星的蓝点包围起来。

“红色表示黑球密度。在这些高亮点，也出现了空间泡。在天垂星附近，我们发现了三个节点。另外还有一个节点，在星门。”

远离天垂星有另一个红色的高亮点，那是星门的位置。

“你们已经看到达门塔胶囊船所传递的情报，敌人首先占据了星门，隔绝了洛基塔和外界的联系。达门塔第五舰队试图通过星门，却被挡了回来。”

“敌人破坏了星门？”劳顿问。

“敌人并没有破坏星门，但用某种方法封锁了它。第五舰队启动跳跃，进入星门。两个星期前他们刚从星门出来，他们哪里也没有去，只是度过了三个月的空白期，然后回到了原地。他们的飞船遭到了重大损

伤。因为在亚空间滞留时间过长，有三分之一的舰只丧失了战斗力，需要大规模维修，三艘主力舰失踪。”

“我有一件事弄不明白。”劳顿问，“它们用什么来封锁星门？这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正在对付躲藏于暗处的对手，它们也许已经对我们有了深刻了解。它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观察我们的，几百年，上千年，甚至上万年？它们早已开始了解我们，但我们对它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一个精心准备的庞大计划，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唯一能改变结局的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些部队。我们不知道它们用什么来封锁星门，我们唯一能做的，能积极面对的，就是在它们出现在天垂星时，狠狠地打击它们，绝对不能让它们获得这一片星域的控制权。没有现在的胜利，就没有未来！我们要为所有星域而战！”

古力特的语调铿锵有力，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事情的后果已经被各式的广播重复了无数遍。一旦天垂星沦陷，等待人们的将是灭顶之灾。来自黑暗世界的异族不需要星球，它们更需要一座桥梁，而建造空间之桥的最基本前提，就是毁掉天垂星。空间之桥一旦建成，源源不断的敌人将蜂拥而至，所有星域将没有任何机会幸存。星域的存亡就在于将要到来的战斗。这是宣传，也是可能出现的结果。

苏北旦接上话：“我们已经决定接受你的指挥。你可以公开作战计划。”

“天龙舰队负责星门。科尼尔舰队配合‘重装甲’号对付一号节点。太阳舰队以及三三舰队的其他舰只，二号节点；大力神舰队，三号节点。舰队以节点为中心展开，环形包围。在预计的攻击日之前二十四小时，所有人员进入战斗岗位。在此之前，部队进入红色警戒，同时尽最大努力清除黑球。”

“船长，这样会让我们远离天垂星。如果敌人的目标是天垂星，靠

近星球会让我们有更多选择。” 申秋提醒。

“不能把它们放到天垂星去。我们必须准备好火力网，让它们有来无回。”

申秋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刻，天垂星上还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事实会让他们明白过来。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没错。” 卡瑞尔说。作为太阳舰队的主官，他并不反对和三三舰队进行混编，然而这样做存在一些技术问题，“我原则上同意古力特的安排，但是三三舰队和太阳舰队的特征频段不同，如果临时进行转换，会有很多问题。”

“让沙达克帮你解决问题。我会让‘重装甲’号沙达克和你的‘金光’号进行交谈。大概有十艘中型巡逻舰、两艘重型巡逻舰，还有许多小型船只需要移交。你有三天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确定作战概要，每个舰队指挥官可以对各自的责任区进行战术配置。距离战斗日还有十三天，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及时进行商议。还有什么问题吗？”

会场陷入短暂的沉默。科尼尔的几位将军彼此交流眼神，申秋的目光则死死地盯着星图，突然他打破了沉默：“我还有个提议。” 他看着古力特，“我们还有一支力量没有考虑到。” 他指着天垂星，“第一宇航中心，我们可以考虑利用这支力量。”

“他们不会听我们的。你想用武力解决？” 苏北旦问。

“第一宇航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基地。我们可以给它配备一些机动飞行器。万一敌人突破了我们的火力网，试图对天垂星进行攻击，这道防线可以用作防御。”

“他们在进行备战。如果有敌人突入天垂星内层，他们自然会反击。” 苏北旦说。

“我们需要统一指挥。”

“这需要政治解决。希望在开战之前，他们已经和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我们在向这个方面进行努力。”古力特说。

“是的，但要消除一些不确定因素。船长，‘天龙’号可以夺取第一宇航中心的控制权。”

“这会造成大量伤亡，敌人还没有出现就自我削弱，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明白，但第一中心是一个固定的基地。对付固定目标，可以用特殊的办法。”

古力特眼睛一亮，短短的几秒钟内，他和沙达克作了大量交流，他明白申秋在想什么，“你可以执行你的计划。第一，不要造成流血；第二，不要造成舰队损失。”

“遵命。”

苏北旦看着申秋，若有所思，她没有表示反对。

天垂星上空所有的舰队都开始移动。舰队远离天垂星，在某处相对天垂星静止下来。从星球上看去，“天龙”号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仿佛一颗三等亮星，而其他飞船则都变成了黯淡的小点，肉眼无法觉察；但是从第一宇航中心的观察窗看出去，这些飞船仍旧清晰可见。

木藤三正站在这样一个窗口看着舰队远去。队友们都在呼呼大睡。青年团的军事训练异常繁重，队友们通常在结束训练之后只想埋头大睡，而他则喜欢一个人来到这里，观察对方的行动。

他们被告知，对方是反叛者，有朝一日他们需要挑起重担，对抗这些叛逆者的武力威胁。木藤三对此嗤之以鼻，这些被称为反叛者的队伍拥有比基地强大一百倍的武装，如果他们使用武力，基地的这点力量会在第一波攻击中灰飞烟灭，但对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放任基地招募青年团组成新军。如果古力特真的背叛了科尼尔，那么放过第一宇航基地就是一个低级错误，无论他的态度多么傲慢，他仍是科尼尔最有名望的将军，不会允许自己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古

力特所宣称的一切都是真的，至少在他看来是真的——他要带领舰队拯救整个星域。眼下这些飞船却撤离了。

木藤三打开自己的随身器，关于古力特的新闻仍旧在不断更新，最新内容为：古力特仍旧在不断警告来自未知空间的威胁；苏北旦带领科尼尔舰队加入古力特的阵容，虽然这位女将军受命在坤城对古力特进行拦截，但显然她完全脱离了天垂星军部的控制而转变了立场；天龙舰队进入天垂星领域，这是三百四十多年来，首次有域外武装飞船进入。

这些都是过时新闻。当然做新闻的记者需要混口饭吃，因此把同样的事改头换面当做新闻发布，这种事经常发生。木藤三也没有指望从新闻里能得到有重大价值的情报。他摇摇头，即便是这样的新闻，在第一宇航基地也属于被禁止收听之列。

“他们在做什么？”木藤三自言自语，他想到了古力特所描绘的黑暗力量，无形而可怕的危险随时会降临。是危险迫近了吗？

随身器突然响了起来，木藤三接通：“叔叔，什么事？”

“我看到你在十七号观察窗，你一个人在那里做什么？”

“随便看看，外边有许多飞船，不常看见。”

“古力特的舰队撤退了。”

“是的，我看到了。”

“他们宣称要前往敌人可能的突破点进行防御。”

“原来是这样。他们不管天垂星了吗？”

“古力特这一手很厉害，舆论马上倒向了他。另外，他的太太，休斯敦公爵的女儿在议会大厦公开露面，为古力特辩护。形势对我很不利。快则两天，迟则四天，议会一定会有决议，十有八九会让我把第一宇航中心交给古力特统一指挥，包括你们这支新舰队。”木藤原说。

“我们的这点战斗力古力特根本看不上。”

“别胡说八道。你们装备了新式几型空间力场，那些老飞船的火力无法构成有效威胁，真打起来你们有优势。”

“他们有五支舰队，都是老兵。我们只是一群学生。”

电话那边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好吧，这个问题没必要再讨论下去。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你来做。”

“什么？”

“我需要有一个私人代表去见古力特。”

这句话无疑具有爆炸性的效果，木藤三怀疑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叔叔？”

“我需要你代表我去见古力特。”木藤原放慢语速，确保自己的侄子能够听清每一个字。

木藤三感到一阵惘然，就在三个小时前，木藤原刚对新舰队军官作了演说，表示要进行一场绝地反击，让古力特这样的世家将领从天垂星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而由每一个公民共同担负起星域安全的重任。此刻，他却要派遣一个私人代表，这个私人代表的使命，显然不是去送战书。

“要我做些什么呢？”

“我同意接受他的指挥，但是必须保留我对第一宇航基地和新舰队的指挥权。”

“如果他不同意呢？”

“他一定会同意，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样的优厚条件。”

“我什么时候动身？”

“就是此刻。”

“那我需要把工作交给谁？”

“别担心那些小事，我会安排好一切。三六五号船闸停着我的私人飞船，你马上到那儿去。”

“好的。”木藤三漫不经心地回答。他对叔叔的举动不以为然，然而他必须去。木藤三的目光从窗外扫过，他仿佛看到一个物体，然而当他定睛去看，却看不到任何东西。他挪开目光，物体仿佛又在那儿出

现。木藤三瞪大眼睛仔细观察，他终于明白那是什么。那是一个黑色的球体，大小仿佛小型飞船。木藤三不知道那是什么，然而他确定它不属于第一基地。一个小型攻击舰大小的物体靠近基地却没有响起任何警报，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我看到异常，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在那里。”

“你说什么？”

木藤三还来不及开口，观察窗口突然变得透亮，那个物体发出了高亮度的光。木藤三不由自主闭上眼睛。他再次睁开眼睛时，窗口的感应玻璃已经把绝大部分光隔离在外，那东西看上去仿佛一个胖乎乎的白色灯笼。转瞬间，大大小小的白色灯笼到处都是，将整个基地包围起来。犀利的警报声在整个基地中回荡。

木藤三的心猛然一沉，“叔叔，我想我不需要去。古力特对我们动手了。”通讯变成短促的忙音，叔叔已经挂掉电话。

好吧！一股狠劲冲上木藤三的脑门，正好试试我们的训练是不是有了成果。他飞快走出观察室，奔向自己的小队所在。一路上，慌乱的人们四处奔走。人们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彼此间相互打听，然后茫然地跑开。木藤三很快找到了自己的队伍，还好，六个人并没有走散，只是身上的穿着狼狈不堪。

“快，跟我来。”木藤三招呼他们。他们沿着混乱的战斗员通道奔跑，试图进入战斗机发射舱。慌乱的人群在通道中乱跑，很快，通道里挤满了人，为了前进，必须用力推挤。

“伙计，别挤了。没有任何战斗机能出舱，基地瘫痪了。”有人看到他仍旧试图进入发射舱，善意地提醒。

木藤三并不甘心，仍旧试图向前挤。突然间，通道里的照明暗下来，很快陷入一片黑暗中。

“基地完了！”不知道谁大喊一声，在黑暗中传出很远。通道里乱成一团，大家争先恐后，试图跑出通道，到一个有光亮的地方去。木藤

三被人推倒在地，不断有人踩在他身上，他根本没有机会起身。起初，他大声地叫喊，让人们别踩着他，到最后，他甚至连喊叫的力气也没有了。在昏过去之前，一双有力的胳膊把他从地上拉起来，靠墙站着。

“木藤局长派我来找你。”对方说，“三六五号船闸，飞船在等你。”说完，他拉着木藤三进入一条支道，这边仍旧保持着微弱的照明。地面上，红色的逃生线分外醒目。

“顺着逃生线，找到三六五船闸。”那人低声说。

木藤三恢复了几分清醒，他抓住来人，“你跟我一块去。”

“我的任务是把局长的口信传达给你。剩下的事，局长没有让我参与。快走。”他推了木藤三一把。

“你叫什么？”木藤三问。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姓名。”他说完，转身进入仍旧混乱的战斗通道。

木藤三没有犹豫，他快速地沿着逃生线移动，寻找三六五船闸。叔叔的私人飞船停靠在最安全的泊位，即便失去了自动控制，也可以手动将闸门打开。他不知道叔叔的目的何在，既然古力特已经袭击了基地，那么投降的计划就已经行不通，但他还是坚决地去执行这个指令。

飞船冲出基地的一瞬间，木藤三看见了无数的白色小球，仿佛一个个闪亮的灯泡。灯泡牢牢地附着在基地表面，亮度不断变化，仿佛给基地穿上了一层发亮闪烁的外套。

当飞船飞得更远一些时，木藤三看到了更让人惊讶的事，更多的白色小球呈现集群态势，它们正不断地填补到空隙中，确保最大限度地把整个基地包裹起来。它们显然截断了所有的通讯，基地外围零星的警戒船正在彷徨，不知道该如何行动。

一架飞梭攻击了白色小球集群，它受到了还击，一道强烈的电光击中飞梭，飞梭瞬间变成一团火球。木藤三甚至没有看清到底是谁做出的攻击。

白色小球的集群占据了天梯的上部，天梯的光亮已经消失。突然间，白色小球集体发出耀眼的光芒，一段来自远方的通讯占据了所有频段：“我是‘天龙’号沙达克，你们的基地已经被控制，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放弃抵抗，你们将获得尊严。”

这是一次完美的偷袭。木藤三想起自己和叔叔的对话，毫无疑问，他的判断是对的，一群菜鸟在那些久经阵仗的老兵面前露出了原形，输得连内裤都没剩下。不过，至少对于木藤三来说，事情还没有最后完结；虽然无关大局，但至少没有结束。

叔叔已经把目的地输入飞船主机，木藤三调整航向，向目的地进发。“重装甲”号，这是他曾经的梦想。他从来不曾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登上这艘传奇之船。

第三十六章 决战前夜

三十六小时倒计时。屏幕上鲜红的数字时刻提醒人们即将到来的危险时刻。这个数字是否真实仍是巨大的疑问，毫无疑问的是真正剩下的时间只会比这个时间更短。预测是根据已知情况做出的，随着已知情况不断变化，预测结果也在不断修正。两个小时前，沙达克的预测结果是六十六小时，此刻，已经变成三十六小时。时间在跳跃性地缩短，而敌人可能存在的破坏力却在不断增强。

舰队已经进入全面戒备。每时每刻，至少有一半的战斗人员在岗，在战斗真正爆发之前，这是最高的警备级别。但也许那些被允许休息的人员也正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每一个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

古力特已经四十二个小时没有睡眠，其间唯一的一次休息是短短二十来分钟的打盹儿。真正优秀的指挥官必须在面对巨大的压力时也能够镇静如常，他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然而却不由自主地感到焦虑。科尼尔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指挥官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指挥如此大量的部队作战，也从来没有一个指挥官会面临连敌人的模样也不清楚的尴尬境地。

古力特在“重装甲”号上走动，平静地和人们交流——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他仍旧保持镇定，对于将要到来的风暴似乎胸有成竹。这种坚定而乐观的态度感染着每一个人。然而，当他在船长室里一个人独处时，他感到身心疲惫，异常焦虑。

略微休息之后，他决定再次巡视防线。

“天龙”号在距离天垂星二十五万千米的位置展开战斗队形。舰体是一道细长的弧，大量流体颗粒依附其上，正在进行能量补充。从“天龙”号向外，流体颗粒形成三个集群，拱卫在四周。它们采取防御姿态，正对着黑球集群。古力特的注意力转移到黑球上。最近三天里，它

们的数量突然间急剧增多，在三个集中位置，它们甚至形成了高密度集群，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这些空间奇异点排列成规则队形，形成椭球体，从远方看来，仿佛黑色的无底深洞，吸收了一切光线，在星空中留下一个窟窿，和它们针锋相对的人类舰队则灯火通明。这情形仿佛一个注解：这是一场黑暗和光明的对决。

古力特呼叫申秋。

“你们对面的情况怎么样？”

“黑球集群已经停止增长，处于相对静止。我仍旧保持流体颗粒的防御阵形。黑球集群并没有防御能力，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微引力波发生器，否则完全可以把这些黑球破坏掉。眼下，我们只有进行防御准备，一旦敌人突破亚空间而来，它们的飞船将在这些黑球的位置出现。那将是一场激战。该来的终归要来，我们已经就位。”

古力特点头，“大家的情绪怎样？”

“我们会保持在最佳状态迎接战斗。”

对话和三个小时之前的那次几乎一模一样。古力特完全信任申秋，然而他不确定这是否就是最佳战斗准备。他微微皱眉，“我还有些顾虑，如果它们出现在其他位置，我们会陷入被动。”

“这是沙达克的判断。”

“我们对敌人一无所知，达门塔星系第五舰队在洛基塔遭受重挫，却连敌人的模样都没有见到。沙达克也只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确定这是最优方案。”

“您的命令，船长？”申秋并不作更多的争论，他直截了当地要求指令。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假设、分析，战斗随时可能一触即发。

古力特陷入短暂的沉默，他在考虑沙达克所描述的种种情形。有三成的可能，集结在天垂星的所有舰队也无法阻挡敌人的强力攻击。一旦敌人发起攻击，出入天垂星系的弹跳将变得异常困难，信息将无法及时送出——正如洛基塔所发生的那样。

“我们必须作一些最坏的打算。”古力特下定决心，“如果无法抵抗敌人的攻击，那么必须把信息送出去，送到雷电家族还有其他星域，至少让他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这比多消灭几个敌人更重要。”

“你打算使用非稳态亚空间通道进行弹跳？这是高风险的举动，而且我必须使用至少四分之一的流体颗粒才有足够的能量形成通道。”

“我明白。这是一种糟糕的情况，但我们可以保证关于这次战斗的情况被其他人知晓。如果敌人真的无比强大，关于它们的任何情报都是无价之宝。”

“遵命，我会调整部署。”

古力特以一个科尼尔军礼结束了谈话。这样的部署会削弱天龙舰队，稍稍增大战败的可能，然而这是一个可接受的代价。洛基塔的突然陷落清楚地表明敌人的力量远远超出估计，尽管目前最大的可能性是人类赢得天垂星保卫战的胜利，然而不清楚敌人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打击力量，这种估计就值得怀疑。古力特并不怀疑沙达克预测的准确性，按照纯粹的能量水平对比，有六成的可能，人类将牢牢地把天垂星掌握在手中；而有三成三的可能，人类将被挤出星系；还有一种很小的可能，天垂星之战将成为一个反复的拉锯战，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对方彻底击溃。能量水平决定胜负，在科技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双方智力相当，每一个计划都得到完美无缺的执行，这无疑是对的；然而决定战争的胜负，还有大量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

古力特接通了苏北旦，还有劳顿和卡瑞尔。苏北旦和卡瑞尔保持着平静，劳顿则显得非常不满，古力特每隔三个小时就要召开一次会议，已经连续召开六次。

“古力特，这能是最后一次会议吗？舰队方案没有任何调整，虽然情况紧急，大家各就各位就好了，不需要这样频繁地会面。我需要在大战之前好好地休息一下。”

“非常抱歉，劳顿。这次会议之后，只有情况变化或者发生紧急情况，我才会召开下一次会议。你说得对，我们没有必要频繁会面，但是今天的会议有些新内容。”

“我已经下今天龙舰队准备一个紧急跳跃方案。”古力特开门见山。

“你认为我们会失败？”苏北旦问。

“有备无患。”

“我们集中了五支舰队，还有第一宇宙中心的新舰队，这样的武装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天龙舰队。至少，可以说具有三倍于天龙舰队的打击力量。当初雷电家族认为仅凭天龙舰队就可以对付这次危机。”

“是的。但无论‘天龙’号沙达克还是来自熊罴星的胶囊船，都显示我们只有六成的胜算。雷电家族对于敌人实力的估计一直偏低，也许眼下，他们还是低估了敌人。”

“所以你认为我们在犯同样的错误。”

“就能量水平而言，我相信沙达克的判断。敌人已经快要浮出淼空间，沙达克根据黑球的态势所做的判断不会偏离太远，但问题是我们仍旧不知道敌人会有怎么样的攻击水平，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眼前就有现成的例子，即使我们的科尼尔联合舰队包括‘重装甲’号，从能量水平上衡量超出天龙舰队三倍，但只要战术得当，天龙舰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所有科尼尔飞船。”

劳顿有些激动，“这简直是胡说。天龙舰队虽然强大，我们也不至于差劲到这样的地步。别忘了，你的曾祖父就是歼灭雷电家族舰队的英雄，你们家的荣誉几乎全源于这件事。”

古力特看了看苏北旦和卡瑞尔。他们保持沉默，但显然对于古力特的说法并不以为然。

“相信我，我了解天龙舰队。”古力特并不争辩，只是这样说道，“今天是最后一次战前会议，我们不作细节争论。科尼尔舰队的布

置不会作任何调整，我只是想让各位知道，无论这次战斗的胜负如何，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你们一起面对危机。我们都是天垂星人。对于雷电家族，这只是一次战役；对于我们，这是没有退路的战役，天垂星就在这里，保卫母星，我们只能向前。”

古力特的话让三位指挥官感到有些突然，他们陷入短暂的沉默。

最后，苏北旦打破了沉默：“我们会胜利的。”

古力特点点头，“胜利需要我们全力以赴去争取。如果没有牺牲的心理准备，我准许你们准备好逃生。敌人具有扰乱亚空间的能力，战斗一旦开始，就没有后退的机会。你们只有三十六个小时，或者更短，来决定去留。”

卡瑞尔看了看苏北旦，“我想我们没有第二种选择。”

苏北旦露出一个微笑，“事到临头，怎么能退缩。古力特你也不用太悲观了。”

“好的。我指令‘天龙’号做好准备构筑非稳态亚空间通道。根据洛基塔的情报，这足够突破敌人所制造的亚空间紊乱，只是科尼尔还没有这种技术。这样，即便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我们的信息也会被传递出去。但所有留下的人，特别是诸位，必须要有和天垂星共存亡的心理准备。而对所有的舰队成员，必须鼓励他们树立必胜的信念。”

“好的。”

“没问题。”

“我的舰队不需要鼓励，他们都盼着赶紧开始打。你放心好了。”劳顿多说了几句。

“不过……”苏北旦略为犹豫，还是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如果你这样认为，是否需要通知天垂星委员会，让他们把一些重要人物转移到安全区域。”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也就此咨询了沙达克的意见。一旦战役失败，天垂星委员会就失去了全部权威，各星系会形成彼此独立的新政

府，是否能够保全这些人对未来的局势并没有太大影响。”

“你和休斯敦阁下商量过？”

“是的，他坚持留在天垂星，而且要求我不要计划对政府要员进行转移。天垂星的政府要员只有在天垂星才是要员，尤其是他们并没有可以依靠的武装力量，天垂星如果战败，其他星系不会继续服从这些要员。而他们留在天垂星，对稳定局势极为重要。天垂星现在是一团乱麻，这些人一走，整个星球就要陷入无政府状态，仗还没打，我们就会遭受到致命打击。”

苏北旦脸色平静，透过其他渠道，她大致了解了休斯敦和古力特之间的协商，“好的，我明白。”这是一个很冷酷的决定，除了已经离开的古南天，古力特和休斯敦的家族全部成员都居住在天垂星。不仅仅是自身，他们把整个家族的命运都和这一次战役捆绑在一起。她还知道另一个选样也曾经被郑重讨论过——如果全力以赴，动员移民，至少可以在最后期限之前送走六十五万人，这数目很大，然而和整个星球六十三亿人口相比，完全微不足道。为了送走这六十五万人，科尼尔舰队将投入繁忙的运输，战斗力将大大削弱，这等于宣布放弃了防卫星球的努力，而致力于逃跑！这是不可承受的政治代价，也让人良心不安，除非已经证明敌人具有压倒性优势，留给天垂星的只有死路一条，才能这么做。

最佳的也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拼死保卫天垂星。我们拥有强大的武力，一定会战胜！这是当前的宣传口号，直到古力特召开这次会议之前，苏北旦也一直坚信不疑。此刻，当古力特表明牺牲的决心时，苏北旦也不由得感到一丝忧虑。和古家一样，苏家的根基也同样在天垂星。没有撤退方案，没有特殊化，一切都取决于舰队能否胜利保卫天垂星。一种慷慨赴死的勇气涌上心头，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她的科尼尔舰队，还有成千上万的官兵，都将为了这一刻竭尽全力。苏北旦看了劳顿和卡瑞尔一眼，立刻明白他们也抱着同样的想法。

“我们会胜利的！”苏北旦对古力特说。

古力特点点头，敬了一个军礼。

最后的会谈目标是木藤原。“天龙”号的袭击大获成功，然而木藤原的侄子木藤三来到了“重装甲”号，他带来的消息是木藤原愿意投入古力特阵营，条件是保留第一宇航中心和新舰队的指挥权。在“天龙”号的突袭之前，这样的建议无疑非常具有建设性，扫除了古力特所有的后顾之忧——天垂星上空完全被古力特一方控制，即便天垂星政府仍旧分裂，至少不会妨害太空中的任何行动。然而，木藤三在“天龙”号完全控制第一宇宙中心之后才来这里，更像是投降而不是主动联合。

再三考虑之后，古力特准许了木藤原的部分要求，让他仍旧负责第一宇航中心，但仅保留三艘轻巡洋舰和两个中队的飞梭作为机动力量，剩下的飞船拆分编入苏北旦的科尼尔舰队和劳顿的太阳神舰队。这些新飞船是极其有用的，其中八艘重型巡洋舰具有崭新的特性——拥有被称为几型空间力场的护盾系统。这是古力特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新玩意儿，可以在舰体周围形成球形防护，有效抵挡各种武器攻击。美中不足之处是护盾系统有效维持时间有限，无法应付连续攻击。这是一个紧急事态下的半成品，却已经具备了和“天龙”号相匹敌的雏形，这让古力特感到欣慰。

他还想和木藤原谈谈关于这种新型护盾的事。

“我已经下令‘天龙’号和科尼尔联合舰队战斗至最后一刻。”古力特开门见山，但他并不打算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他和其他的部下每三小时就会举行一次会议，但对木藤原，他已经有两天没有联络。

“我会和第一中心共存亡。”木藤原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古力特盯着他。这是一张忠厚老实的脸，如果不知道他是木藤原，人们会认为这张脸应该属于一名忠于职守的士兵。然而，他却是一个最为老奸巨猾的政客，一个为了利益随时可以出卖立场的投机者。古力特

想起休斯敦公爵的告诫：可以利用这个人，但在任何时刻，都必须对他保持警惕。

“中心的战斗准备如何？”古力特问。

“时刻保持红色警报，每时每刻，至少有一半战斗人员在岗。宇航中心是准军事单位，而且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训练，维持这个状况不是问题。”木藤原回答。

“我知道留给你的部队太少了点。”

“为了胜利的目标，基地的一切都服从您的指挥。”木藤原的回话坚决而果断，完全配合古力特的要求。

然而越是如此，古力特越发觉得不放心，“我应该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站到我们这边，天垂星的僵局还要持续下去。你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这是我的正确选择。危急关头，我们需要凝聚所有的力量，确保胜利。”木藤原立刻回答。

古力特觉得似曾相识，每一次和木藤原见面，似乎都要重复类似的对话，几乎成了一种形式。他决定单刀直入。

“现在有一个新任务：找到和几型空间力场相关的设计师与工程技术人员，把他们送到坤城。你有十个小时来完成任务。有疑问吗？”

“没问题。”木藤原显得信心十足。

“很好。”尽管古力特有些怀疑木藤原能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然而作为长官，下达命令之后再追问是一种非常没有风度的行为，他没有继续追问。

“制造力场发生器的工厂在哪里？”

“就在这里。”

“宇航中心？”

“是的。”

“宇航中心怎么会有工厂？”

“‘重装甲’号宣布独立的时候，这些卫星工厂都被迁移进入宇航中心进行保护。您不在场，所以也不了解这个情况。”

“转移人员的同时，尽量把装备也送过去。”

“遵命。”

“一定要快，敌人一旦从淼空间突入星域，我们就哪里也去不了。”

“但是我们会胜利的。”木藤原说，他露出了一个微笑，“我们还会把他们接回来。”

古力特望着他。微笑出现在这张不苟言笑的脸上，看上去有几分滑稽。然而，古力特认同这一点，这是每一个人此刻最真诚的愿望。

“我们会胜利的。”古力特说，“顺便告知，令侄已经自愿奔赴‘大力神’号，他将在劳顿将军手下服役，担任突击队长。”

木藤原的脸上保持着微笑，“他总是急切地想为天垂星做点什么，这一次他如愿以偿了。不过他也太任性了，居然没有告诉我。”

通话结束。古力特坐下，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古力特，我们有客人。”沙达克进入他的思维。

“谁？”

“第三方飞船，我没有相对应的资料。”

“派一艘飞梭去查。”

“是的。但它出现在黑球集群边缘，钻进去了，我失去了跟踪信号。”

“哦。”

“在跟踪信号消失之前，它分离成了很多小块。根据情况分析，那些分离的小块不是飞船残骸，而是重型动力服，每一个的质量接近六吨。”

“重型动力服？你说的是行星地面部队的装备？”

“是重型动力服，但不是地面部队装备。它们的机动性比‘太阳之

光’飞梭更强。这是一支特殊的小股部队。不清楚是敌是友。”
“多派几艘飞船，找出它们的下落。”

第三十七章 风云突变

巨大的红色恒星展示在图像中央，几乎占据了整个屏幕。接着，它飞快地向画面左上方退去，主体消失在屏幕之外，仅仅占据左上角小小的一片。突然，一个小小的黑点从无到有，很快地变大，最后占据了屏幕中心。

李约素的心一阵狂跳。他凝视着屏幕中央的星球，这是一颗蓝色星球，红色巨星的光辉并没有让它失去璀璨夺目的蓝色，它是一颗地地道道的蓝色星球。他看见了熟悉的大陆轮廓，变幻莫测、飘忽不定的云团。陌生的熟悉感侵袭着他。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度过了意气风发的人生前半程。上一回古力特带他来到这里时，“重装甲”号过于靠近星球，他所见的只是星球上灯火璀璨的夜半球；而这一次，他看见了星球的本来面目。

他注意到环绕着星球的一些不同寻常的亮点。那是飞船在逡巡。

突然间，所有图像都消失了，变成一团漆黑。

“李约素船长，我们到了。”天狼七的声音传来。

李约素还没有来得及回应，天狼七继续说：“现在有一些麻烦。你们必须脱离飞船。舱门会在三分钟后打开，会有一些气流冲击。然后你们必须立即行动，出来穿上装甲就可以确保安全。我会把你们的装甲准备好。”

“你是让我们进入真空？”佳上问。

“是的。”

进入真空，这真是一件疯狂的事！李约素猛然大叫起来：“你疯了！我们和你不一样，我们没有那种能力。”

“只要你做好准备，稍稍暴露在真空中几秒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天狼七平静地说。

“这太疯狂了！”李约素还试图说什么，天狼七却粗暴地打断了他：“舱门马上开启，你们有十秒钟时间移动到门边抓住固定杠。”

舱门微微开启，嘶嘶的气流声马上传来。“不要开玩笑！”李约素一边叫喊，一边飞快地从座椅上脱身，快速向舱门靠拢。

佳上的反应很快，他距离舱门更近，空气刚开始泄漏，他就伸手抓住舱壁上的把手，用力把身体甩起来，准确地落在舱门边，紧紧地抓住了固定杠。

舱门打开更大的缝，空气狂泻而出，形成有力的气流。一股巨大的力推动李约素，让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他侧着身子撞在舱壁上，下意识地伸出手，一把抓住了佳上，佳上牢牢地拉住他。舱门打开，空气很快一扫而空，李约素感到一阵昏沉，体液似乎正在渗出皮肤，而舌头上仿佛有无数的小球在跳，胸腔里就像窝着一团火，随时会爆炸开。真空正发出致命威胁，只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上一分钟就会丧命，也许不需要一分钟，只要三十秒，而留给他的清醒时间更短！

李约素看了一眼佳上。佳上的体质更具优势，至少他看上去一切正常。该死的天狼七！他在心底恶狠狠地咒骂，然而此时别无选择。李约素用最后一点力气甩动身体，向着舱门外飘去，在诅咒天狼七的同时盼望着他已经把盔甲准备就绪。飞出舱门，他感到自己正在飞快地逼近死亡，他似乎听到身体里血液沸腾的声音。

一股大力拉起他，在半昏迷的状态中，他感到自己抵达了一个安全所在，沸腾的血液平息下来，耳朵里的鸣响也慢慢消失，他大口大口地喘气。

“一切就绪！”他听到天狼七的声音。

“你疯了！”虽然刚刚经历了真空的身体显得羸弱不堪，李约素还是勃然大怒，狠狠骂了一句，如果可能，他恨不得冲上去，把天狼七饱揍一顿。

突然之间，他看见了身后的情形，仿佛一桶凉水浇透全身，他顷刻

间冷静下来。

沙冈人围在飞船四周。有两个人已经死了，他们的盔甲失去了蓝色光泽，仿佛两块沉重的废铁。

“怎么回事？”李约素问。

“我们碰到了一些东西。”天狼七示意李约素。

黑球！李约素发现了天狼七所指示的东西，它就在不远处静静地漂浮。

“到处都是。”天狼七沉声说。

李约素看到了更多的黑球，飞船仿佛正在黑色气泡的丛林中前行。黑球好像具有灵性，当飞船前进时，它们会自动闪开。这是巨大的一群，黑色球体聚集成团，而沙冈人的飞船正在其中穿行。他们从这一团黑球的包围中脱离，更多的集群就会出现在视野中。每一个集群都仿佛巨大的飞船，静悄悄地隐藏在黑暗中，仿佛正等待着什么。

“飞船从亚空间返回的瞬间，有两个黑球占据了空间。虽然它们能够自动规避任何实体，但从亚空间返回的飞船还是会碰到它们。”天狼七说，“看来这种东西已经对天垂星形成包围，数量远远超过预期……形势很不妙，飞船必须隐蔽，随时准备撤离。在天垂星只能依靠盔甲行动。”天狼七转向李约素，“我会让飞船隐蔽起来等待，你下一步怎么打算？”

“我去天垂星。”李约素回答。天垂星就在不远的地方，他会找到科尼尔的舰队，要求加入。眼前的情况看来不妙，天垂星方面应当不会拒绝帮助，哪怕只是一个人小小的力量。

“到了天垂星，下一步有什么行动？”天狼七又问。

李约素没有答案，他只是要回到故乡。他的母星正被黑暗所包围，他必须回来做点什么。但是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却没有答案。李约素突然间非常希望天垂星此刻已经陷入战火，那么他就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拿起武器，冲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然后光荣地爆掉。

此刻面对天狼七的提问，他感到一丝尴尬，“接下来的事你不用操心。我自己会找到人。”

“我们可以去找古力特。他应该已经在这里。”佳上说。

“为什么要找他？”李约素问。

“他是唯一了解我们的人，只有他能帮助我们。天狼七，你需要情报，古力特也可以给你。如果古力特还没有抵达天垂星，那么我们和天狼七一起行动，探明形势，返回‘平准’号。”

“我同意。”天狼七说。

两个人静静地等待李约素表态。

过了一小会儿，李约素终于回应：“先看看古力特到底到了没有。天狼七，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寻找？古力特应该在天垂星附近。”

天狼七正想说话，一个警告信号跳了出来，相关数据一瞬间涌入他的头脑，“有三艘侦察飞船正向我们靠近。”

.....

李约素轻巧地在甲板上降落，盔甲稳稳地抓住钢板。佳上也很快降落下来。天狼七悬浮空中，蓝光闪闪。

李约素回头望了天狼七一眼。沙冈人领袖带着他的队伍，三个飞梭小队包围着他们。

通向飞船内部的电梯就在那儿，李约素和佳上走过去站定，电梯带着李约素两人进入飞船。

“重装甲”号！这是李约素第二次登上这艘飞船。

“欢迎，李约素船长。”古力特早已经等候在机舱。

李约素从盔甲中脱离，走到古力特面前，“很久不见。看起来情况不妙，不过我有好消息带给你。我们找到了‘平准’号。”

古力特露出笑容，“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天狼七要给我们更多惊喜？”

“那当然。”李约素回头看看自己的盔甲，“你可以让沙达克检查

这套盔甲。这是最酷的装备，可惜只有沙冈人才能让它发挥最大威力。”

佳上走了过来，“古力特将军，你好。”

古力特点头，“你叫佳上？这个名字很不错。”

“我是‘上佳’号唯一的幸存者，我会永远记住这一点。”

古力特带着李约素和佳上沿着通道前行，“我们的时间所剩不多，但我还是很高兴能看一看天狼七的表现。”

他们在一个宽敞的指挥舱里停下。

“古力特，我们可以开始吗？”沙达克问。

“开始吧。”

太空中，天狼七突然快速脱离队伍。一个飞梭小队跟了上去。

.....

天狼七追逐着目标。目标很狡猾，不断地利用各种障碍物，试图躲开天狼七的追踪，然后反戈一击。它快速拉升，连续三次超级加速，又突然用更大的力量让自己停下来，几秒钟内转入反向弧。在反转的瞬间，加速度高达十三个标准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战术机动。它紧接着做出两个盘旋动作，隐没到一块巨大的岩石后边，销声匿迹。这样的伎俩却没有逃过天狼七的眼睛——它在获得岩石掩护的瞬间，做出一个变向，随即关闭了动力系统，进入隐身模式，此刻，它正沿着一条轨迹不动声色地向外飞，寻找机会占据主动。天狼七伪装被骗过，茫然地绕着孤零零的岩石转了一圈，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射程之内，然而他知道，如果对方想抓住这个机会，就必须用巨大的加速翻转，在三百个毫秒内，将无法再次调整姿态。对方果然上当，红色的闪光从黑暗中浮现。天狼七没有给对手机会，他迅捷无比地冲上去，占据了对方的线路，红光闪烁，虚拟的强烈束流结结实实地罩住了对手。

战斗结束，通讯请求不断闪烁。

“好样的，天狼七。”李约素接入通讯。

“战损七比一。”一直跟踪战斗的沙达克给出了结论。在大规模的战斗中，损失七架科尼尔飞梭才能打掉一副沙冈盔甲。

天狼七向着“重装甲”号返回。刚被他打败的飞梭显得有些丧气，和另两架飞梭一道缓缓地往回飞。天狼七追上去。隔着透明舱壁，他看见了控制舱里的人，一个科尼尔人正从驾驶位上盯着他，显然对于这样的结果并未感到心悦诚服。

“干得不错。”天狼七举手向他致意，然后加速离开。

“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装备厉害。”驾驶飞梭的战斗员嘀咕了两句，拉上控制杆，加速返航。

古力特有些吃惊。虽然他已经从“青云”号沙达克那里了解过沙冈人，但现场表演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天狼七的战术动作快速而高效，然而印象最深的还是天狼七和他的部属之间天衣无缝的配合。“天龙”号的流体颗粒之间也能如此配合，然而流体颗粒只是智能机器，天狼七和他的部属却是人，一群不亚于智能机器的人。

三万名沙冈战士！古力特试图估量这样一支武装力量会给局面带来怎样的变化。如果他可以把这三万名沙冈战士和科尼尔舰队配置在一起，利用他们的超强机动性护卫科尼尔主力舰，战斗的胜算将增加不少。还要加上“平准”号。这艘传说中的巨船是为战斗而生的，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从李约素和佳上略带夸张的描述中，他可以想象这是一艘无可匹敌的世代飞船。三万名沙冈战士和“平准”号，也许这是可以左右战斗胜负的力量！

然而战斗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必然爆发，他们无法等到沙冈人。

他们在十七降落舱等待客人。

天狼七走进来。他已经卸下盔甲，一眼看去，古力特辨认不出他和其他绿人有什么区别。

“你好，天狼七，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天狼七只是点点头，并不说话。

“你们的攻击配合非常完美，让人印象深刻。”这并不是恭维之词。古力特示意天狼七在李约素身边坐下，然而天狼七并没有挪动脚步。

“有什么疑问？”

“我的战士都在外边值守。这里太危险，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天狼七的语气不容置疑。

古力特并没有计较天狼七生硬的态度，“那么你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来交流情报。我们已经把沙冈人的消息告诉你们，作为交换，沙达克也和我分享了眼下的天垂星态势。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应该回到‘平准’号去准备战斗。”他看着李约素，“李约素船长，我们必须赶紧走，继续留在这里毫无价值。”

“你认为穿上盔甲，待在太空里能够比‘重装甲’号飞船更安全？”

“一旦危险发生，我们随时可以离开。”

“离开？你是说通过亚空间弹跳？沙达克已经进行过测算，一旦它们入侵天垂星，亚空间扰乱不可避免，一般的飞船根本不可能穿透扰乱。”

“对我的飞船不是问题。”天狼七根本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李约素船长，你的决定是什么？”

船舱里陷入短暂的沉默。最后李约素开口，却并不是回答天狼七的问题，“古力特将军，我们已经找到了‘平准’号。因此我回来，请求您给我一个舰队职位，虽然我不属于科尼尔，但我曾经是一个科尼尔军人，这一次的战斗关系到天垂星的存亡，我请求您给我一个机会。”说完之后，他满怀希望地盯着古力特。

天狼七静静地看着李约素，又看了古力特一眼，如果一旦二者之间达成协议，李约素重回科尼尔舰队，那么他将毫不犹豫地走掉。

古力特并没有考虑太久，很快，他说：“我这里不缺少指挥官。”

“我可以做突击队员，或者干内勤……我不在乎什么指挥官，我只想和科尼尔舰队在一起。”李约素慌忙接上话，生怕古力特彻底拒绝。

古力特微微一笑，“李约素船长，科尼尔舰队已经就绪，战斗很快就会打响。我很赞赏您为科尼尔效力的拳拳之心，但你留在这里并不合适。‘平准’号才是你的舞台。”

李约素没有继续纠缠。他站起身，“‘平准’号不是我的飞船，它是天狼七的。但是既然古将军这么说，那么我还是和沙冈人待在一起。很抱歉打扰了您的战斗部署。”他显然有些不满，然而尽量克制，保持礼节。

“请不要误会。非常感谢你带来‘平准’号的消息，还有这些强大的沙冈武装。战斗不会是短时期的事，我们可能会面临长期的威胁，增加任何力量都是受欢迎的。李约素船长，你不属于科尼尔舰队，也不属于雷电家族，你是我们的盟友。”

李约素微微一愣。

“没有人知道未来二十四小时会发生什么。可能我们守住了天垂星，也可能敌人占据了这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战斗不会就此结束。而接下来的战斗里，我们需要一切可能提供帮助的力量，甚至组建一支联合舰队，难道你不希望加入这支舰队，贡献更大的力量？”

李约素只觉得脑子嗡嗡作响。跨越所有星域的联合舰队，甚至还包括雷电家族和沙冈人。科尼尔、达门塔、俄罗斯、雷电家族、沙冈人……这是从未有过的豪华阵容，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联合舰队能够出现。李约素被古力特突如其来的提议搞得有些发蒙。他回到这里，只是想参加保卫天垂星的战斗，他是一个科尼尔军人。哪怕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这一点，他的内心深处却从未怀疑。

佳上站起来，拉着李约素向外走，“古力特将军，很遗憾我们帮不上忙，情况紧急，不打扰。再会。”

李约素被佳上拉着，仓促之间有些狼狈，他甩开佳上，扭头看着古力特，“我不过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我会尽自己的一份力。既然你不接受我，我会离开。我自己来保卫天垂星。”说完，他大踏步向门外走去。

天狼七和佳上跟了上去。

古力特注视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处。然后，他从屏幕上看见了他们。

李约素几乎奔跑着冲向自己的动力服，他的内心显然仍旧起伏不定。佳上不慌不忙地走着，一边观察四周。天狼七脚步轻盈，却很坚定，他走向自己的盔甲，路径几乎是一条笔直的线。

重力撤除，盔甲漂浮起来，突然间蓝光闪闪。

舱门打开，三个人鱼贯而出。三个蓝色小点从“重装甲”号上脱落，它们快速地向着空旷地带移动，等候在外边的四个沙冈战士即刻跟上。蓝色小点很快变得黯淡，融入到黑色的宇宙背景中。

古力特的视线仍旧停留在屏幕上。

“沙达克，他们的飞船在哪里？”

“目标三七五，四九九，三十五度十分。”

“距离‘天龙’号不远。”

“是的。”

“和‘天龙’号确认一下他们的飞船状态。”

“没问题。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确定他们是不是有能力在淼空间紊乱的情况下撤退。”

“遵命，我会和‘天龙’号联系。”

古力特从十七号降落室返回第一指挥舱。沿途舷窗大开，各式各样的飞船层层密布，延伸到遥远的角落。古力特停下脚步，虽然所有的布置早已烂熟于心，然而用肉眼透过舷窗观察完全是不同的情形。最远处有三列细小的光点，那是突击舰队列；然后是轻型驱逐舰，看上去仿佛

几十个小小的模型，数以百计的核动力激光炮台混杂其间，不断闪烁着红光；最近处是两艘重型巡洋舰——“无畏”号和“勇气”号，两艘飞船都保持着灯光控制，只是两个黑色的影子，它们仿佛左膀右臂，依托在“重装甲”号两侧。阵列绵延三千千米，和远方那些黑色小球形成的集群针锋相对。

战斗很快要开始了。古力特甚至想到了战斗打响的情形，无数的飞梭从这里一闪而过，涌向前方，带着死神的雷霆在各种飞船之间穿梭，爆炸将像礼花一般绽放。

它们是谁？它们有怎样的攻击力？它们会轻而易举地消灭人类，还是将被人类迎头痛击、缩回老巢？所有答案都将在二十四小时内揭晓。这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二十四小时？

还有一些问题并不会有答案。它们为何而来？这些来自异域的生命，消耗巨大的能量穿越亚空间进行远征，绝不是心血来潮的游戏。掠夺，征服，还是有别的目的？无从知晓。古力特突然对那个从未谋面的敌人感到一丝好奇。它们是否和我们一样恐惧？

纷繁复杂的思绪让古力特心潮起伏，洛基塔已经陷落，守住天垂星是唯一的希望。他是科尼尔人，更是天垂星人，他生命的全部都和这颗蓝色星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是优秀的舰队指挥官，家族荣耀的继承人，还有，他深刻地明白肩头的分量，失去天垂星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不会的，我们会赢的。

突然之间，古力特想和凯特进行一次通话，就在这里，面对着集结的舰队，还有前方黑洞一般深邃的敌人。

沙达克，我想……古力特突然中断了请求。

需要做什么？沙达克问。

没什么。古力特改变了主意，白金宫正是深夜，虽然他知道凯特肯定和他一样无法入睡，但他想让一切看起来没那么大不了。这只是一场战斗，不需要过于郑重其事。他迈开步子，走向指挥舱。

沙达克回过头来又找到他。

“‘青云’号送来了胶囊船，载有关于敌人态势的最新估计。”

“有什么新情况？”

“‘青云’号认为敌人会提前十个小时抵达。而且……”

沙达克通常并不会吞吞吐吐，古力特意识到事情不妙。

“是什么？你必须把所有的情报如实通报给我。”

“‘青云’号认为敌人会提前十个小时抵达，而我们无法抵抗超过三个小时。”

这是一个噩耗，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一切充满信心的假设，被简简单单的一条消息所颠覆。

古力特却出奇地镇定，仿佛早已知晓。

“其他司令知道这个消息吗？”

“按照你的指示，所有胶囊消息都会在第一时间送达三位司令和申秋将军手中。”

“好的，你告诉他们，我的命令是一切部署不变，进入临战状态。如果他们有疑问，可以直接找我。”

“遵命。”

“封锁消息，除了三位司令和申秋，消息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可是，古力特，至少我们应该向天垂星委员会通告这个消息。”

“我命令你不能这么做。我们只剩下不到十三个小时，通告天垂星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敌人真的那么强大，与其让天垂星上的人们在恐慌中死去，不如让他们保持希望到最后。”

“但他们终究会知道的。”

古力特没有回答。作为舰队司令，他将竭尽全力赢得战斗，敌人来势汹汹，这不是他可以改变的现实。如果他隐瞒消息，那就是欺骗所有人，尽管出于善意，但欺骗本身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行为。他感到自己的心神仿佛正被巨大的引力拉扯，摇摇欲坠，随时可能

崩溃。他坚持站着，看不出丝毫动摇的迹象。

“执行我的命令。不要向天垂星通告消息。”

“你是否需要向其他三位司令下达禁令？”

“向他们重申，必须由‘重装甲’号承担与天垂星通讯的职责。他们只需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阵地，打好这一仗。”

“遵命，船长。但是这样的权宜之计只能限于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之后，我要向天垂星治理委员会通告整个过程。”

“就这样吧，沙达克。”

古力特从通话中退出，感到精疲力竭。一个简简单单的决定，却让人觉得仿佛一个世纪般漫长。这样的决定甚至在他的意料之外，古力特从来不说谎，他的品性无法容忍这种道德上的瑕疵。然而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自己居然决定对所有人撒下弥天大谎。

银河在上！他轻声祈祷。

申秋闯入了通讯频道。他并没有得到沙达克的允许，而是直接和古力特进行接触。古力特和“天龙”号沙达克进行了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和“天龙”号属于一体，也和所有“天龙”号属员一体。然而按照指挥程序，“重装甲”号是联合舰队的旗舰，所有通讯必须通过“重装甲”号沙达克进行中转。越过“重装甲”号和古力特直接接触是严重的违规行为。但是，世界末日十三个小时之后就要到来，这样的行为也就成了无足轻重的小事。

申秋急促地呼叫古力特，他不断地试图建立链接，得不到古力特的响应，于是反复尝试。

不用着急。古力特这样想，事情已经到了如此糟糕的地步，人力无可挽回，他努力让心情保持平静。

申秋进行了第一百零一次呼叫。古力特终于做出响应，两个人的头脑联系在一起。

“‘天龙’号将撤出战斗。”申秋开门见山，“青柏将军要求我们

撤出战斗。”

“青柏将军是否解释了理由？”

“战斗无法获胜，必须保存力量，寻找机会。”

“我的指挥权并没有解除。”

“是的，所以请你回到‘天龙’号，继续指挥。”

“我们不能连敌人的面都没有见到就退缩。毫无抵抗，抛弃天垂星，这是军人的耻辱。准备迎接战斗。这是第一命令。”

“你的命令和‘青云’号相冲突，按照常例，我应当向‘青云’号确认是否继续遵从你的指令——‘青云’号是总部，具有最高权威。但是就眼下的情况，很显然‘青云’号不可能在战斗打响之前剥夺你的指挥权，你仍旧是天龙舰队的最高指挥官。所以，遵命，船长。”

古力特稍稍感到宽慰。雷电家族的人们冷静而理性，他们完全可能不顾天垂星的安危离去，既然沙达克已经做出最新的判断，这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斗，抵抗也就只剩下精神上的意义了。他很高兴申秋并没有彻底否定这一点。

他决定做出一点调整。

“照原计划，你应当确保将这里的情况送到‘青云’号那边。现在需要作一点修正。”

“我会确保即使在极端情况下，也至少有六个信使颗粒和十五个胶囊可以被送出。‘青云’号收到这些胶囊可以还原即时情景。”

“很好。那些沙冈人，还有李约素他们呢？”

“沙达克已经得出报告，他们的飞船装备了特殊的波动引擎，在‘青云’号的序列库中并不存在。根据残存的亚空间波动痕迹，这种波动引擎可以激发非稳态亚空间通道。他们的确具备穿透紊乱亚空间的能力。”

“分离出一部分力量，保护他们不要受到攻击。”

“他们完全可以照顾自己。我们已经分离了三百四十个颗粒来确保

胶囊船能够通过非稳态亚空间通道，这一举措令我们损失了十分之一战斗效能。如果再分离一批颗粒，天龙舰队的战斗效能将大打折扣。大概……折损四分之一。”

“是的……但我们的目标不是战胜。因此我命令你，可以撤退。”古力特甚至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他继续向申秋下达指令，“一旦完成信息传输的任务，‘天龙’号可以在无法支持的情况下撤离战场。”

“我们没有星门，无法撤退。”

“驱动所有波动引擎，构筑非稳态亚空间通道，能到哪里算哪里，不要在这里作无谓的牺牲。”

申秋明白古力特的想法。“天龙”号可以构筑非稳态亚空间通道，对“天龙”号这样的大飞船来说，如果能够激发非稳态亚空间通道，仍旧可以强行挤出去，只是不知道将落在何处。

古力特把沙达克拉进来，描述战斗任务之后，他要求沙达克保证坚持到最后一刻，同时确保“天龙”号能够脱离。

“我可以计算出平衡点。”沙达克答复他。

“这是最后的指令。战斗期间，不得更改。”古力特下达了最后指令，然后中断了链接。

远处，“天龙”号正在展开。它舒展舰体，变得更为细长，同时开始卷起。按照古力特的指令，更多的流体颗粒从“天龙”号上抖落，汇聚成团，向着前方涌去。它们去会合天狼七小队。

古力特大步踏向指挥舱。

银河在上，今天请给我勇气、智慧，还有决心，保佑星域、人类以及一切都能从浩劫中生还，继续拥有一个美丽家园。

如果说他还有什么愿望，他只希望凯特能够原谅他，他无法和她漫步银河，携手终老，这是最大的遗憾。他甚至想到，当“重装甲”号在空中陨落，白金宫的屋顶上，凯特会看到那壮丽的火光。

最后的告别到来的时候，任何对话都显得苍白无力，凯特会明白的。

第三十八章 初战告捷

“我就在这里，哪儿也不去。”李约素干脆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跟我一道撤回‘平准’号，否则我无法保证你的安全。”

“烂命一条，有什么关系。”李约素大笑两声，“我要亲眼看看古力特怎么样收拾那些垃圾。”

“古力特让你撤退。”佳上冷不丁插了一句。

李约素显然有些生气，“我不是他的下属，他想做什么和我无关。”

“恐怕未必。”天狼七冷冷地说。

李约素一怔，“什么意思？”

“古力特送来了礼物。”天狼七把一些图像送到了李约素和佳上眼前。密密麻麻的飞行器，数量超过三百个，正快速逼近。

“这么多飞梭，它们想干什么？”

“这不是飞梭。它们来自‘天龙’号，是流体颗粒。”佳上说，“我想古力特是让它们来保护你。”

“简直可笑！我们安全得很，哪儿用得着他们来保护。再说保护我做什么，我不过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罢了。”李约素说着干笑了两声。

“但是战斗一旦开始，就很难预计后果。这些流体颗粒可以形成足够的屏障。”佳上说。

“他们也认为情况很糟糕。”天狼七冷冷地说。

“有多糟糕？”李约素急切地问，虽然这样问让他显得很无知。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天狼七说，“只有事实能告诉你答案。”

“那么天垂星能守住吗？”

“我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逃跑！”李约素暴怒起来。

天狼七并不理会李约素的暴怒，“沙冈人不是懦夫。但如果形势需要我们撤离，我们就会撤离。形势很明确，看看这些黑球，这些东西的规模本身就让人生畏，在它们背后，还有更不可捉摸的东西正穿透亚空间而来。我们必须先摸清敌人的实力，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部署。如果连敌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样的战斗没有多少胜利的机会。这些人死守着一个星球，不懂得放弃，是最大的愚蠢。”

李约素几乎被天狼七说服，然而这最后一句话让他再次暴怒，“你才愚蠢！天垂星是不可放弃的！”

李约素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控制一下情绪，然而语气仍旧强硬，“天垂星有六十亿人口。六十亿！你让我们放弃这些人，让这些人去死吗？这不是一个普通星球，这是母星，母星，你明白吗？你们这些人永远不会明白！”他喘了口气。

“我们看看结果。”天狼七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

三百多个流体颗粒很快到了，它们散开分布，仿佛一把伞，把李约素一伙人和黑球集群隔离开。所有人同时收到了通讯，这是一个广播，反复了三次。

“我是‘天龙’号作战参谋申秋，一旦情况紧急，你们的飞船将受到‘天龙’号的保护，确保安全撤离。”

“这是好意，至少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佳上话音刚落，流体颗粒突然发出炫目的光，几百个颗粒的光芒形成了一面光盾。正在惊讶间，一道强烈的光束从盾牌中央激射而出，突向黑球集群。

天狼七猛然转身，冲向流体颗粒组成的阵形。六个沙冈战士紧跟着他。蓝光闪闪，他们彼此间错落有致，交替掩护。

李约素想跟上去，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动弹。他马上明白是天狼七锁死了自己的盔甲。

“天狼七，你的良心叫狗吃了！”他破口大骂，然而无可奈何，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天狼七带着小队消失在光盾之后。

“佳上，快来帮我。”他想起身边还有一个伙伴。

“我也动不了。”

“妈的，早知道我就不穿这种动力服，全被天狼七操纵。”

佳上来不及附和，李约素，飞船正在移动。它正冲着李约素和佳上而来。

“天狼七想强行把我们捆绑在飞船上。”

“银河在上，我要让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李约素恨得牙根发痒，然而他的身体丝毫不能动弹。

飞船快速贴近。李约素想起被天狼七逼着从舱门里出来的情形，那一次他差点死掉。这一次，情况也许更糟糕，他连移动身体的能力都没有。和天狼七在一起很危险，而且越来越危险。他油然而生这样的念头。

然而另一种情形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以至于对天狼七的愤恨在不知不觉中消散得干干净净。“天龙”号正展开躯体，不同于以往那种慢腾腾的展开，这一次动作非常迅捷。它的头部和尾部同时甩动，发出高亮的光，星星点点的光芒从躯体上喷洒而出，向着前方的黑色地带移动。那是大量集群的流体颗粒在移动。

它们终于来了！李约素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它们终于来了，该来的终于来了！

战斗就要打响，李约素却感到心情平静如水。在这一刻，他仿佛成了一个完全无关的人，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他有些惊讶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情。

“佳上！”他急切地叫道。

“我看到了。”佳上回答，他也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天龙”号。这艘亮度极高的飞船是视野中最引人注目的目标。

“你看见它们了吗？”李约素大喊。

“没有，但是看来它们马上就会出现。”

佳上没有说错，当流体颗粒的集群逼近黑球集群时，黑色仿佛潮水一般将这些发亮的小点淹没。“天龙”号的躯体在一瞬间扩张了至少三倍，就像一个巨大的太阳般发光。千万条光线从重重黑色的包围中泄出来，这是李约素从未见过的奇特景象，那仿佛一团黑色的云，然而却放射出灿烂夺目的金光。

一些物体被金光照亮，从黑色中浮现出来。它们就像一个个放大的黑球，不再是一个若有若无的空间泡，成了实体，每一个实体的表面都长满了坚硬的刺。这样的飞行器李约素从未见过。

黑色刺球正从黑球集群中不断地分离出来，整个黑色集群不断地向外膨胀。

“天龙”号就像一块屏障，正竭力阻拦黑色的扩张。

流体颗粒从黑色集群中脱离，再次汇聚在一起，然后四散，这一次它们兜住了冲在最前沿的一群黑色刺球。青紫色的电光形成一片风暴，黑色刺球淹没其中，它们并不爆炸，却像气球泄气般迅速地枯萎，形成一团团小小的皱巴巴的残骸。黑色的阵形中顷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好！”李约素忍不住大叫起来。

飞船靠过来，把“天龙”号那边的情形完全遮挡掉。

“天狼七，你他妈死到哪里去了？”李约素终于再次想起了天狼七，他试图呼叫天狼七，让他解除禁锢。

他很快得到了天狼七的回应：飞船上伸出两条机械臂，把李约素和佳上捆绑起来，机械臂收缩回到飞船腹部，李约素和佳上被紧紧地和飞船锁在一起。

李约素几乎气得发疯，各种各样的星门骂语连珠炮般地飞出口。佳上几次试图和他通话，都被一连串狂怒的骂语给吓了回来。

十几秒钟后，佳上收到了李约素的通讯请求，接通之后，他听到一个异常镇定的声音，和之前的狂怒判若两人。

“你看见了没有，它们正被‘天龙’号消灭。”飞船转过九十度，把“天龙”号方向的战场情形再次展现在他们眼前。佳上和李约素目不转睛地看着。

黑色刺球跨过亚空间而来，一个个黑球眨眼间膨大形成刺球并快速向四周移动，尽管被大量地杀伤，也没有任何停下的趋势。它们被打击成为残骸，整个过程看上去并不像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甚至，那些黑色的刺球仿佛无生命之物，只是一些轻飘飘的气球，被戳破之后，剩下的东西少得可怜。

“天龙”号不断盘旋，每一次盘旋，都放射出大量的流体颗粒。流体颗粒集群正变得越来越庞大，对手的区域一点点地被流体颗粒所攻击、侵占。尽管黑球仍旧不断地变成黑刺球，然后向着四周散开，敌人的阵线仍然不断地被流体颗粒突破、压缩，黑色的阵形出现了缺口，并在流体颗粒的一次次电光打击下越来越大。

“天龙”号停止盘旋，它再次调整成长条形，笔直地向前突进，从缺口突入黑球集群。

“这是要干什么？”李约素问。

“‘天龙’号已经放出所有流体颗粒，它要进行总合攻击。”

“总合攻击？”李约素并不理解这个名词。

佳上没有回应，“天龙”号的动作已经给出了答案。“天龙”号仿佛一支长矛，向着黑色阵形直冲而去。无数的流体颗粒放射出强烈的电光，仿佛一道光亮的线把颗粒和“天龙”号连为一体，形成密密麻麻的光栅。“天龙”号带着光栅移动，就像无数锋利的剃刀，所过之处一切都被截断，黑色集群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天龙”号从一端刺入，贯穿而过，黑色刺球涤荡一空。微小的黑球并不受这种光栅剃刀的影响，它们随着光栅移动，仿佛有灵性般从光栅的缝隙间滑过，“天龙”号穿过

之后，黑球重新聚集。但绝大部分变成了刺球的黑色物体都被“天龙”号扫灭，黑球集群的规模大大缩减。

“大获全胜！”李约素高兴地叫起来。敌人被大量消灭，而“天龙”号几乎没有损失。

佳上却没有那么乐观，他沉默着，没有做出回应。

阻挡在飞船和黑色集群之间的颗粒停止发光，李约素终于能够看到另一群黑球的情形。那是科尼尔舰队和黑球集群之间的较量。

他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太阳之光轻型突击飞梭。飞梭群迎着黑色的敌人而去，几百架飞梭仿佛蜂群般上下翻飞，追逐着形成实体的黑球，它们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只是黑色刺球形成的速度太快，飞梭根本来不及完全消灭它们。突然之间，仿佛收到了统一的号令，飞梭放弃了追逐，集中起来，分批次撤退。一道红色的火龙从黑暗中涌现，更多的火龙随之出现。李约素对这样的火力格外熟悉，这是卡帕突击舰的火力，果然，卡帕突击舰编队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飞梭从编队中穿过，向着“重装甲”号而去。

突击舰排列成三排，猛烈开火，交织成一片火网。所有的突击舰同时开火，气势惊人，形成一片灼热的火海，把其中的一切都烧得干干净净，即便远在三千米外，李约素也能感觉到辐射强烈的余波。

四下散开的黑色刺球在突击舰编队形成的火力网面前无处遁形，瞬间被烧得一干二净。黑球并不受影响，它们在火海中纹丝不动，毫发无伤。突击舰的编队停止前进，暂停射击。幸存的黑球不再变化，静静地聚集在一起。这个大大缩小了规模的集群沉默着，没有任何动静，似乎和方才激烈而动荡的一幕完全无关。

“嗯——”李约素不知道该说什么，看起来人类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然而他的心情却远远没有看到“天龙”号扫灭黑刺球那么欢快。

他清楚科尼尔舰队的战斗程序——轻型飞梭作为前哨，进行少量骚扰作战，尽量打乱敌人的部署；然后是突击舰阵列。突击舰具有强大的

火力，也有一定的防护，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轻型舰只，选择它们作为第二阵列的理由是它们具有一定的机动性，在一轮冲击之后，可以撤退到侧翼，给真正的攻坚主力——轻型驱逐舰队以及动力炮台让出空间。最后的压轴大戏是重巡洋舰以及母舰，它们具备最强硬的防护，同时具备最有力的火炮，只是完全没有速度，只能在最后关头与敌方周旋，为己方提供掩护，或者在攻击受阻的情况下硬碰硬地把敌人吃掉——前提是敌人不懂得逃跑。在这样的战斗程序中，突击舰火力扫荡只是前奏，根本称不上发挥了打击水准，但敌人却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战场上沉寂下来，双方都不再有动作。

“你觉得怎么样？”沉默良久，李约素开口问佳上。

“有些蹊跷。”

“蹊跷？什么意思？”李约素没有听明白这个词。雷电家族总是在通用语中夹杂一些难懂的词汇，据说这是人类古老语言的残留痕迹，还好这些词汇不多，并不影响意思的表达，李约素并不在意，但此刻，他不得不问个清楚。

“有些奇怪。”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它们不应该这么弱。”

“是的，它们不应该这么弱……也许还有变化。”

李约素想起身去突击舰那边看看，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锁定在飞船上。

“他妈的天狼七！”他重新想起天狼七。

“我在这里。”天狼七沉稳而平静的声音在两个人耳边响了起来。

李约素被吓了一跳，他四处张望，却并没有发现天狼七的踪影。

“你在哪里？马上出来！”李约素叫喊起来。突然间，他发现佳上也失去了踪影，“佳上，你在那儿吗？”他赶紧问。

“我在这里，我也看不见你了。”佳上仍旧在原地，只是从视野中消失不见。

“天狼七，你搞的什么鬼！”

“我在检测盔甲状况。”天狼七在一眨眼间出现在不远处，“检测性能良好。”很快，佳上也重新出现在眼前。

“你到底要干什么？”李约素不无恼怒。

“做好逃命的打算。”天狼七冷冷地说。

天狼七的话让李约素冷静下来，看起来天狼七似乎知道些什么。“怎么回事？”李约素问。

“这是一个陷阱。”天狼七说，“这些黑球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它们只是一些探测器。敌人根本就不需要通过它们来穿透亚空间。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

“这不可能，古力特说沙达克计算过，这些黑球的集中地就是它们选择的突破口。它们需要借助这些黑球进入我们的时空膜！”李约素大喊。

“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最小能耗方案。如果敌人能够突破亚空间而来，就不会在乎多耗费一点能量。把自己捆绑在固定位置是愚蠢的行为。”

事情并非如此。李约素在心底暗自反驳，如果它们并不借助这些预先打入的楔子，所要消耗的能量并不是多一点那么简单，它们要花上两倍、三倍，甚至十倍的能量。然而，天狼七说得对，把自己的行动目的地暴露出来是愚蠢的，特别是在明知有人会阻碍行动的情况下。李约素感到有些忐忑，没有把反驳说出口。

“你有可能是对的。你预计它们会怎么行动？”佳上问。

“我不知道。它们可能在任何位置出现。”

“什么时候？”李约素问。

“任何时刻。”

对话陷入短暂的沉默。所有的战场都沉寂下来，“天龙”号收回了颗粒，开始蜷曲，为下一次战斗积聚能量。“科尼尔”号已经逼近黑球

集群，保持相对距离静止。更远处，“重装甲”号的编队几乎没有改变位置，似乎它根本没有使出力气，就结束了战斗。

一切平静，却让人感到说不出的诡异。

.....

“你是说我们必须逃跑吗？”李约素打破了沉默，他幽幽地问，带着一丝沉郁。

“我们必须对最坏情况有所估量。”天狼七回答。

“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李约素追问，他感到嘴里有一丝苦涩。

“我们眼前的整个世界都会被毁掉。”天狼七平静地回答。

四个蓝色光点由远及近，飞速而来，他们来自四个不同的方位。

“没有发现亚空间异常波动。”沙冈战士向天狼七报告。

“这是好迹象，可能也是最糟糕的迹象。”

不需要天狼七更多解释，李约素明白其中的意思。或者敌人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或者敌人正在行动，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后一种可能几乎就是全部可能。

“天狼七，你有绝对的把握脱离吗？”佳上突然问。

“如果它们能够完全堵塞亚空间，我们当然走不掉，但是这样的情况太不可思议，这里是平坦空间，亚空间不可能被完全堵塞，我们总能找到机会逃走，只要不是太蠢以致无谓地暴露自己。”

李约素默不作声，他望着远方，蓝色的天垂星正缓缓转动，星罗棋布的飞船层层拱卫。这真是一场如此不对称的战争，以至于科尼尔的人们一点胜利的希望都没有？

他不相信。

古力特！古力特！在李约素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像此刻一般，希望一个将军能够建立不朽的功业。

银河在上！

第三十九章 危机重重

古力特的脸色铁青，坚硬得仿佛冰块。

马元忐忑不安。他是高级人民代表，在天垂星地位尊崇，习惯了人们笑脸相迎，古力特却一言不发，只是冷脸相对。他理应识趣，自己走掉，然而他并不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来到这里的，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治理委员会特使，专程前来恭贺古力特所取得的胜利，不能一句交代都没有就回去。从前多次和古力特接触，这个年轻的将军虽然依靠世家的身份才能年纪轻轻取得高位，然而他确实是一个杰出的将领，也很懂得政治。但是，今天他的态度有些匪夷所思。马元想起坊间的传言，古力特被雷电家族改造了头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古力特，而成了雷电家族的傀儡。他对此嗤之以鼻，然而古力特此时的表现和从前判若两人，让人不由得怀疑传言也许是真的。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一直没有说话。

终于马元忍受不了这种尴尬，再次开口：“古将军，我是奉命来的。打了胜仗，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治理委员会派我来，夏洛特主席亲笔写了贺词，休斯敦阁下也让我捎个口信，这是一次让人欢欣鼓舞的胜利，必将载入史册。但是古将军本人似乎对此有些看法……”说完他看着古力特。

古力特的脸色没有变化，不过终于开口说话：“对不起，马博士，失礼了。我确实没有预料到最高委员会会派人来我这儿。战争远未结束，天垂星沙达克也应该有同样的结论。为什么不等一等，再看看战场的情况。”

“我们当然会继续关注战场情况，期待您带来更多的胜利。敌人从淼空间侵入，被我们击退，这样的好消息无论如何是值得庆贺的。我们不会吝惜对英雄的赞赏，您也不必过于谦虚，即便您对于名利并无渴

望，您的部下也将因此得到天垂星人民的感激。治理委员会已经决定为所有的参加战役的战士提供一套度假别墅，可以在天极、夏原、多美利加三个城市挑选，这都是风景绝佳的海滨城市，还有三个亿基数的奖金。虽然耗资巨大，但议会已经通过了预算。这些奖赏都将以您个人和治理委员会的共同名义颁发……”马元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说话的机会，赶紧把之前准备保留的秘密武器全部翻了出来，看古力特的样子，他担心如果不赶紧摊牌，古力特会一直用这种冰冷的态度说话。

古力特抬手让马元停下。“我的顾虑不是这个。”古力特的脸色缓和下来，“马博士，你不了解情况，但是治理委员会应该明白，他们有沙达克作咨询。我们仍旧处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容不得丝毫松懈。我马上送您回天垂星，请您把这个意思带回去：如果战斗没有最后胜利，请不要再进行类似的庆贺。您是人民代表，请尽最大的努力让天垂星的人们明白，我们需要他们的支持，就眼下的情况而言，没有扰乱就是最大的支持。”

古力特不再多说。他让人把马元送了出去。当人民代表的身影消失在舱门后，他猛然从座椅上跳了起来，压抑多时的怒火刹那间爆发：“沙达克，追查是谁泄露了战场情况！”盛怒之下，古力特仍旧保持着克制。

“古力特，我已经调查清楚，第一宇航中心向天垂星发送了消息。他宣称我们已经取得了完全胜利。”

“他怎么能这么做！”古力特不是一个容易动怒的人，虽然眼前的情势让他异常生气，但他仍旧克制自己，尽量挑选平和的字眼来表达愤怒。

然而沙达克可以探测到古力特脑波的异常，“古力特，你可能需要休息，是否需要进行一次压力测试？”

“不用。”古力特让情绪更快地平静下来。他一向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从来不会让情绪左右自己，哪怕舰队被人出卖，陷落到最危险的境

地里，他也能泰然自若。然而，眼下的情势实在让他无法保持完全镇定：敌人根本没有从黑球集群出击，它们只释放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自动装置，这可能仅仅是诱饵而已。从表面上看，联合舰队取得了胜利；但事实上，这意味着情况更糟糕，敌人根本没有遵照能量最省原则进行空间跳跃，它们的能量控制水平大大超过沙达克的预期。

错了，一切全错了！

最佳的方案是撤退，能保存多少力量就保存多少。趁现在还有机会。

谁也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出现。敌人可能下一秒就会到来，也可能三个月之后才来。然而有一点确定无疑，天垂星将沦陷，就像达门塔的洛基塔一样。而敌人将成功地控制这两处，从而获得这种可能：从它们的巢穴源源不断地遣送远征军团。所有的星域将陷入恐怖。

这样的前景让古力特感到焦灼。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向天垂星通告消息，何况在战斗打响之前他已经做出决定，对天垂星封锁消息。如果继续对天垂星封锁消息，他将断送几十万人原本可以撤退、获得生存的机会；如果对天垂星通告消息，星球将马上陷入混乱，在最后的毁灭到来之前成为地狱，人们将在毁灭到来之前先陷入绝望，残忍的暴力席卷大地，良知尚存的人要忍受极大的痛苦，直到生命最后终结。古力特陷入痛苦之中。天平上，一端是几十万人的生命，另一端是六十亿人的痛苦。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天垂星的通报，他们派出马元作为代表对联合舰队取得的伟大胜利进行祝贺。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古力特对这样的行径充满愤怒，潜意识里，他把因为两难选择而产生的极度压抑都转移到了这个告密者身上。

“对木藤原进行羁押，立即执行。”古力特下令。

“我们在第一宇航中心并没有可以执行命令的依靠力量。战斗开始后，木藤原发动突然袭击，完全控制了第一宇航中心。”

“我怎么不知道？”

“你拒绝任何战场之外的消息。战斗结束之后，你一直在对态势进行估量，考虑是否对天垂星进行通告，要求马上进行转移。”

“找到木藤原，和他通话。”

“遵命，船长。”

沙达克稍作停顿，“关于上一次隐瞒通告，已经过去十八个小时，再有六个小时，我必须向天垂星通报这件事，同时通告关于‘青云’号通告敌人不可战胜、要求撤退的消息。”

“沙达克，告诉我怎么样才能阻止你做这种愚蠢的事，我不想节外生枝。”

“没有的，古力特，这是我的底线，除非你强制将我关闭。但这意味着整个‘重装甲’号、还有三三舰队将失去中枢，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

“让我回头再来考虑这件事，先找到木藤原。”

“遵命，船长。他已经回应了呼叫。”

木藤原出现在屏幕上，这一次，他没有使用全息投影，而只是把头和半个身子显示在屏幕上。这显示出他戒心重重，根本不打算把第一宇航中心的数据链暴露在沙达克面前。古力特并不认为木藤原会乖乖听话，他已经命令巴尔带领一支分队前往第一宇航中心进行接收。“天龙”号的突袭成功之后，第一宇航中心基本上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一支小分队足够完成任务。

“古力特阁下，您找我？”木藤原仍旧恭敬。

“你控制了我派出的几个军官？”古力特漫不经心地说，仿佛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没有，绝对没有。”木藤原毫不犹豫地否认，“他们都在贵宾室喝茶，他们都是最尊贵的客人，理应受到最好的款待。”

古力特派这些人去，可不是为了喝茶，“他们应该待在指挥舱。”

木藤原满脸笑容，“他们当然是为了第一宇航中心的顺利运作而来，我会坚决执行您的所有指示，他们对此都表示完全放心。”

古力特不想这样和木藤原纠缠下去，“你向天垂星发送了报告，宣称我们大获全胜。”

“没错。我想让天垂星的人们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但你知道这不是真实情况。”

“这就是真实情况。我们告诉天垂星的，当然都是真实情况。”木藤原面带微笑看着古力特，似乎语带双关，“我在传媒那边有几个朋友，他们相当有能量，如果您有任何消息需要向天垂星发布，他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让消息传遍全球，人人对此深信不疑。”

古力特狠狠地瞪着木藤原。显然木藤原在暗示些什么，而他对此深恶痛绝。

“听着，木藤局长，你违反了军事纪律，私自向天垂星发布消息。我解除你的指挥职务。从此刻起，你不再是第一宇航中心以及十八舰队的指挥官。”

“古力特阁下，这是一个误会，请您慎重考虑。难道您希望我向天垂星发送的消息是我们马上就要覆灭，一切都无可挽回？如果这样，我马上可以弥补我的过失。”木藤原并不惊慌，态度依旧恭敬，却话中带刺，隐隐有所威胁。

沙达克传来消息，第一宇航中心已经断开了和天梯的连接，开始移动——指向星门。

古力特忽然间明白了木藤原的一切图谋。他准备逃跑！一个舰队指挥官，准备抛下他所保卫的一切，偷偷摸摸地逃跑，而且在逃跑之前，还抛下一颗巨大的烟幕弹。

已经逐渐平息的怒火在古力特心中猛然升腾起来，“你是个懦夫！科尼尔可耻的败类！”

“我在寻找最好的可能。”面对古力特的怒火，木藤原索性收起笑

容，摊了牌，“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不能坐以待毙。如果不能拯救所有人，哪怕救下一个人也是好的。至于剩下的人，他们知道得越晚越好。不做任何行动，这才是最糟糕的举动。”

木藤原的话仿佛一盆凉水浇透了古力特，让他在一瞬间冷静下来。是的，当他在各种可能性中反复犹豫时，时间正毫不留情地逝去，虽然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局面却变得更糟糕。而他，正是那个应该为此而承担责任的人。木藤原的行为看起来违背了原则，却是所有的糟糕选择中最好的一种。在这种时刻，高尚的准则太过奢侈，并不适用。

古力特怀着复杂的心情看着屏幕上的脸，虽然并没有明说，但他明白木藤原正在指责自己，“木藤局长，我对你的行为将不加干涉。但是，不要再发出任何未经许可的消息。”

“遵命。我将一如既往地服从您的指令。小小地提醒一下，我可以通过天垂星的朋友向全球发布消息，虽然不能全面控制信息渠道，但是影响力巨大。”

“我知道了。我会让你知道。”古力特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木藤原会心一笑。

“还有，遵照您的命令，我已经把所有与几型空间力场相关的人员都集合在第一宇航中心，然后将护送他们到坤城。对此您是否有别的指示？”

“按照你的计划行动。”

“很感谢您派出了飞船为中心护航。这支分舰队是否跟随第一宇航中心一道跳跃？”

真是一只老奸巨猾的老狐狸。古力特一直认为木藤原不过是个政客，依靠溜须拍马和拉帮结派才爬到今天的高位，此刻，他感到木藤原心思缜密，确有过人之处。

“巴尔将执行他的使命。他会和坤城留守部队会合，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代为执行军事指挥权。”

“原来你派遣了巴尔上校来护航。我当然欢迎。”木藤原故意把上校两个字咬得很重。

按照军衔，巴尔只是一个上校，而木藤原是准将，尽管他只是准军事部队的准将，却是个货真价实的将军，比巴尔高出一级。

“不，是巴尔将军。他已经被提升为准将军衔。”按照科尼尔军制，舰队军官可以指挥非舰队系统的准军事部队同级军官，古力特不想木藤原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搞鬼的空间。巴尔并不是准将，也并没有提升的计划，但是既然木藤原“好意”提醒，古力特干脆把这个问题明确下来。至于真正的任命，在飞船进入星门之前，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

“这样真是太好了。”木藤原显得很高兴。

“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所有的科尼尔舰队官兵都要做好和天垂星共存亡的准备。你的侄子在‘大力神’号担任突击队长，他将留下来直到最后一刻。”

木藤原微笑，“这是他的光荣。我们木藤家有人死难，也有人苟活，以图将来，这样很好。”

古力特的心被猛地触动一下。

“就这样吧！”古力特关闭了谈话。

古力特马上按照紧急情况处置提升巴尔为准将，修改命令，让巴尔护送第一宇航中心进入星门，并随之弹跳到坤城。巴尔强烈反对这个命令，然而古力特以绝对的权威下令执行。

古力特下达指令给沙达克，通告天垂星治理委员会，对嘉奖表示了感谢，同时表明舰队需要进行补充，全球的空天力量都进入总动员，向科尼尔舰队提供支援。和增援同时进行的是人员要求，一份长长的名单被送到治理委员会，所有这些人都会被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集中，从天梯进入太空。作为要求的一部分，治理委员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在名单上。

“我们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联合舰队对敌人占据优势，将取得最后胜利。”这个消息从“重装甲”号向着全球广播，木藤原的私人渠道也派上了用场，联合舰队将取得胜利的乐观消息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至于第一宇航中心的离去，官方给出了解释，第一宇航中心奉命改装成为兵工厂，为了更有效地整合生产能力，开往坤城和原有的坤城重型舰船合并；考虑到坤城拥有大量教育资源，拥有最大的宇航学院，这样的整合将能给科尼尔提供源源不断的补充力量。

科尼尔舰队和大力神舰队向三三舰队靠拢。“天龙”号收拢流体颗粒，屏蔽在科尼尔舰队侧翼。

古力特一鼓作气，把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

他和休斯敦公爵谈话，和一个又一个议员谈话，在一家又一家媒体发布演说。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英雄，睿智而富有勇气，而他的舰队拱卫在天垂星周围，这些忠诚勇敢的官兵拥有银河间最强大的武装，是无坚不摧的利刃，能挫败一切针对天垂星的图谋。他们的盟友雷电家族已经送来胶囊船，恭贺舰队取得的伟大胜利。

做完这一切，古力特深深地陷落在舰长座椅里，整个身子佝偻起来，腰板不再笔挺，深重的疲惫感彻底占据了她的躯体。这是他从未做过的事，他甚至想都未曾想过——自己试图让这个星球上的六十亿人相信一个谎言，在这个星球最需要他的时刻，他欺骗了所有的人。

还有十几分钟，沙达克就要向天垂星进行通告，那是否就是他身败名裂的时刻？古力特疲惫的脸上露出一个微笑，他已经和休斯敦公爵达成一致，在未来的二十四小时内，不会有任何听证会，治理委员会的成员都在向天梯集中。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刻听取沙达克的报告。即便他们听了，也为时已晚，不会有人把这件事向公众披露——他们将和那些最有名望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一道被强制送往坤城。在这个过程中，沙达克将无能为力。

竟然是在这种时刻，古力特才发现了沙达克和一般人之间最大的不

同：沙达克是有底线的，他无法主动突破底线；人也是有底线的，然而人从来不缺乏灵活，哪怕这样的行为和自己之前的信条完全相左。尽管如此，做这样违心的事还是让他感到分外疲惫。

然而无论如何疲惫，他还要再见一个人。古力特站起身，挺直腰板，尽量让自己显得精神些。

全息影像飘然而至。

“凯特。”古力特轻声呼唤。

“古力特。”

一声呼唤包含说不尽的情意，四目相对，两个人都沉默着。

“我已经下令组织撤退。”古力特说。

“我知道，父亲和我说了。”

“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艰难决定。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古力特显得彷徨无助，看着凯特，眼睛里流露出迷惘。

凯特微笑，她伸手抚摸古力特的脸庞。全息影像悄无声息地从古力特身上滑过。凯特了解她的男人，他内心最柔弱的一面正暴露在她眼前。人终归会有迷惑和恐惧，只是那些坚强的人能把这些很好地掩饰起来。

“我相信你，我会和你在一起。”凯特轻轻说。

“岳父大人他并不同意撤退，我迫使他同意这么做。”

“你没有逼迫他，他只是权衡了得失。”

古力特看着凯特，“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知道。”

不到最后一刻，没人知道敌人到底是怎样的，然而舰队的所有成员都将时时刻刻戒备，直到那一刻来临；到来的很可能就是末日。古力特不会退却，天垂星就在这里，虽然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舰船上度过，很少踏足星球，然而这里毫无疑问是他的家，是他要用生命来捍卫的地方。数以万计的人正在撤退，然而，这只是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

分，地球上还有六十亿人，绝大部分人无法逃离。必须要有人来给予他们希望，一种真诚的希望。古力特正自觉自愿地把这些背负起来。他没有说，然而凯特什么都知道。

两个人再次四目相对，他们仿佛一对初恋情人般对望着，眼睛里燃烧着火焰，又像充满默契的老夫妻，水一般的沉静。热烈与深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浑然一体，凝聚在两人之间。

最后，古力特说：“你一直希望去银河深处漫游，我以为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那些躲藏在亚空间的家伙随时会跳出来。我答应你退出舰队，我们一道漫游银河，但这个承诺已经不可能兑现，我很抱歉，让你在飞船上度过这么长时间枯燥无趣的日子。我真的很抱歉……真的很抱歉。”

凯特微笑着，眼睛里噙着泪水，“不，古力特，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的男人，他属于银河。”

第四十章 决战时刻

灾难的到来比预期要快。

第一宇航中心和巴尔的分舰队刚消失在星门深邃的黑暗中，一阵潮红突然间从星门中迸发出来，闪过天垂星和联合舰队，快速消失。一切仿佛重归平静，然而沙达克发出了最高级别的警告：剧烈的亚空间冲击震动了整个天垂星区域。

空间扭曲把整个星系的能量密度抬高，星系的温度因此升高了三十度。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远方星星的光芒有些异样，它们微微发红。天垂星的夜空里，到处都是红色的星星。

“那是上帝带血的眼泪。”有人这样宣告。各种流言充斥了星球的各个角落，即便官方频道竭尽全力辟谣，也无济于事。人们开始行动，没有任何指示，他们听任内心原始的恐惧泛滥。他们攻击商店，抢夺各种食品，在坚固的地下堡垒里囤积大量粮食，同时把那些后来者拒之门外，暴力活动在几个小时内升级，地面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尽管沙达克不断地发布通告，然而仿佛一夜间，人们对于沙达克绝对的信任彻底土崩瓦解。

内层空间治安总队勉强维持着首都的治安，然而，形势也岌岌可危。一些不明组织的人员控制了附近的一个军械库，侦察员已经发现一些全副武装的人员出现在警戒线附近，他们甚至开动了重型设备——十分钟前，两辆气垫突击坦克冲进了郊区，幸而因为驾驶技术拙劣，它们在突入市区之前被治安总队第三独立营利用障碍物阻拦下来，当场击毁。有理由相信一些前军事人员或者准军事人员，正在试图组织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紧急会议正在进行。会议成员只有四个人——古力特、苏北旦、休斯敦公爵，还有内层空间治安总队司令沃尔门将军。其他治理委员会成

员不是在天梯传输的过程中，就是已经前往星门。天垂星没有完整的政府机构，此时此刻，联合舰队就是最高当局。

“我要求授权使用重型武器。”沃尔门心急如焚，理论上，他的部队应该牢牢控制着地球上所有重要地区，然而，因为事发突然，在治安总队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大部分城市已经陷入混乱，只有首都附近的区域仍旧保持秩序。“我们的对手已经不是简单的暴徒，他们已经自动武装起来，动用重型军备，如果我的部队不预先采取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敌人来了，战斗马上就要打响，地球上却一片混乱。

古力特默不作声，他看着休斯敦公爵。

“让我们行动吧。”沃尔门大声催促，“我的部队已经有很大的情绪，他们知道所有重要人物都撤退了，有的人，甚至军官都有所动摇。”

休斯敦公爵扫视着在场的人。这是最后的时刻，他将代表这个星球曾经的行政当局做出最后的选择。

“沃尔门将军，我同意……”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突如其来的信号噪声打断。影像变得一团模糊，最后消失。沃尔门的影像也同样消失掉。

沙达克发出了最高警戒信号。古力特和苏北旦对望一眼，很默契地退出通话。星球上的一切就交给沃尔门处理，太空中的事由舰队来应对。

宇宙膜接连不断地发生震颤。亚空间波动如此强烈，以至于形成了引力涟漪和剧烈的磁暴。磁暴造成了通讯中断，只有几艘母舰之间仍旧勉强能够维持通讯。

敌人的飞船一艘接一艘地出现在星系的各个角落，数量众多，并且持续增加。所有飞船都是黑色的，不发出任何光亮，它们散布在整个星系，遮蔽了阳光，遮蔽了星光。

这是任何人都会失去勇气的时刻。敌人并没有攻击举动，它们只是不断地出现，不断地展现力量，仿佛巨蟒正在向猎物身上缠绕，天垂星和联合舰队逐渐陷落在黑色的包围中。

所有预定的方案都不适用。没有人下达命令，联合舰队没有开火，沙达克试图破解对方的通讯频道，然而除了磁暴还是磁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和这些不速之客对话。在可怕的沉默中，更多更大的黑色飞船悄然而至。它们显然是在等待什么，散布开来，静静地蛰伏。

天垂星灯火通明，仿佛黑夜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突然变化会导致天垂星上发生什么。但至少，星球上的灯火仍旧亮着。

“我们要试探进攻吗？”苏北旦问。

“不，抓紧时间，尽快把人都送到星门，一旦亚空间稳定下来，即刻撤离。”

这是三个小时中古力特发布的唯一命令。三个小时里，亚空间波动连绵不断，星门无法正常工作。更糟糕的情况是，大规模空间弹跳引发的亚空间波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平息下来，十多天的时间里，星门只能凭借非稳态亚空间通道进行传输——只有三艘中型飞船能够被送出去，总质量不到十七万吨。撤离计划刚付诸行动，就已经夭折。

古力特默默注视着屏幕。敌人的飞船至少有十万艘以上，相比之下，联合舰队大大小小上千艘飞船不过是其零头。这样的战争几乎没有悬念，除非对方完全没有武装。

然而，来自达门塔的消息完全否定了这点。敌人不仅有武装，而且很强大。

“我们到底应该干什么？”古力特收到了无数的疑问。前线的战士、指挥官，还有飞船支持人员、舰队指挥，所有人都通过沙达克网络连接在一起，接受古力特的指令。他们的疑虑也仿佛隔离在透明门之后的东西，尽管他们没有问，却直接进入到了古力特的脑海中。

保卫天垂星！古力特把这样的念头直接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头脑里。

黑暗中发生了某些动作，三艘敌人的飞船试探性地朝着天垂星逼近。它们的个头并不算太大，相当于轻型巡洋舰。它们不断靠近，不发出任何光芒，和科尼尔飞船的反物质引擎发出的光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古力特，我该怎么打？”黑色飞船进入了大力神舰队的警戒范围，劳顿紧急请示古力特。

“全力打击。让它们明白，任何试图靠近天垂星的举动都会受到我们的反击。”

反击卓有成效。劳顿的突击舰编队喷发出巨大的火力，整个天宇仿佛都在燃烧。黑色飞船被火焰炙烤，很快变成火红的颜色，最后变成了一团火球。

欢呼声在所有的频段里传递。古力特却不无忧虑地看着远方，密密麻麻的黑色飞船集群无动于衷，仿佛大力神舰队所消灭的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从舰队规模来说，也的确如此。然而让古力特更为焦虑的是敌人完全没有采取任何攻击行动，它们送出三艘飞船，目的仅仅是让科尼尔舰队来消灭？它们究竟要做什么？

突然之间，强烈的震动让古力特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还没有站稳，第二次震动接踵而至。这一次，古力特被结实地撂倒在地板上。

“沙达克，怎么回事？”古力特大声叫喊。

“超级亚空间震荡，能量等级七十五。这一次是大家伙。”沙达克说。

能量等级七十五！把联合舰队所有飞船的输出动力加在一起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它的质量至少达到天垂星的一半。这不仅仅是大家伙，这是一个行星级的堡垒！

一个星球级的堡垒居然可以穿透亚空间而来！古力特闻所未闻。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然而是一糟糕的奇迹！

古力特站起身，“它在哪里？找到它。”

“还没有现形。十五秒，预计着陆点……银河在上……是天垂星！”

“你说什么？”

“它会在天垂星的位置出现。”

“这不可能。”

“我的亚空间波动分析结论如此。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结果。”

古力特神经高度紧张，他把每一个探测器都指向了天垂星，指向沙达克预计的方向。

天垂星依旧灯火明亮。

失重感骤然袭来，在同一瞬间，天垂星消失不见。强烈的引力涟漪影响到飞船，一切仿佛都在水波中荡漾。当一切再度平静时，古力特终于搞清楚了状况。

天垂星原有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黝黑的外表，凹凸不平的表面，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煤球，体积巨大而疏松，表面布满孔洞，粗糙的颗粒仿佛随时会掉落下来。然而这一切只是假象，它的质量大得可怕，而且不断地向外辐射引力涟漪——它是一个具有亚空间侧面的实体。

天垂星在六十万千米之外出现。那个巨大的黑色“煤球”撞击了它，让它在一瞬间侧移了六十万千米。在那么一瞬间，整个星球被吸入亚空间，然后弹了出来。碰撞显然对天垂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星球上的光亮骤然减少了一半，它仿佛一只被敲击的瓷器，红色或黄色的裂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星球表面蔓延。古力特很快明白过来那意味着什么，那是天垂星的表层开裂，暴露出内部的熔岩，星球上正在发生地震，也许上亿的人已经死去，而更多的人正在死去。

古力特发现了更糟糕的情况。平移六十万千米，天垂星陷落在黑色

飞船的包围中，四艘黑色飞船形成一个正四面体，而天垂星正好落在正四面体的中心。四艘飞船发射出隐约的光线，这些光线仿佛柔软的游丝，将天垂星层层包围。这是肉眼的幻觉，它们正使用强大的引力控制来锁住天垂星，各种各样的太空微粒碰撞在引力控制所形成的无形屏障上，发出光亮，看上去仿佛是飞船放射出的柔软游丝。黑色飞船显然并不是简单地控制着飞船，它们在进行引力聚合，四艘飞船所释放的定向引力波在天垂星上聚合，释放出所有的能量，仿佛一颗颗超级炸弹在星球的核心爆炸。

它们要毁掉星球！

“大力神舰队转向，消灭天垂星周围的那四艘飞船。”古力特下令。

劳顿收到了命令，他的舰队通讯中断，无法协调行动。大力神舰队的母舰开始执行指令，上百个引擎同时转向，把母舰向着天垂星的方向推动。因为磁暴，飞船编队并没有收到母舰的指令，然而所有的飞船都保持着整齐队列，静静地等待风暴过去，当它们发现母舰开始移动时，就按照平日的训练自动地组成编队开始跟随母舰移动。

突击舰编队快速地穿插在母舰前方，它们喷射出大量的火焰，为母舰清扫前进通道。突然之间，编队发生了小小的混乱，冲在最前方的两艘船遭遇到猛烈袭击。火力不是来自敌人，他们彼此在相互攻击。两艘船都朝着天垂星方向前进，但它们的方向竟然完全对立起来。编队停顿下来。

“敌人完成了包围。”古力特收到了申秋的报告，“它们使用了大量的引力锚，我们被困在引力陷阱里。”

“进行突破操作。‘天龙’号不惜一切代价打开突破口，让科尼尔舰队靠近天垂星。”古力特下令。

“‘天龙’号将向天垂星方向突破，请下指令让大力神舰队调整位置。”

“天龙”号收缩成一团椭圆，开始快速移动。它从科尼尔舰队穿过，从大力神舰队穿过，最后接近大力神舰队的突击舰编队。

突击舰编队并不了解发生了什么。因为磁暴，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们“天龙”号的目的。他们没有让出通道。

“天龙”号并不停下，椭圆的船体开始放光，数以千计的流体颗粒从船体上剥落下来，继续快速前进。它们从突击舰编队的阵列中穿过，向着前方而去。无形的空间盾牌挡住了突击舰，却无法阻挡这些小颗粒，它们顺利地渗透到前方。它们目标明确，分作四批，指向四个引力锚。这显然不是简单的任务，黑色飞船层层叠叠，保护着它们的武器。

出乎意料的反击让黑色飞船有些措手不及。几艘小型黑色飞船开始挪动位置，阻挡在颗粒群前进的方向。当流体颗粒群越发逼近时，它们发射了强烈的束流。流体颗粒群散发出蓝色光芒，它们钻到敌人猛烈的束流中去，顷刻之间，便发生了几次爆炸。少数颗粒耐受不住高能量的束流，然而绝大多数颗粒都成功地从炮火中幸存下来，继续前进。一次又一次，它们顶着黑色飞船的炮火不断突进。

就在突击舰编队面前，“天龙”号发生了让人目瞪口呆的变化，它的一部分开始变得细长，向着前方不断延伸，最后，整个飞船形成了细长的一条。这就像魔术一般不可思议。突击舰编队的所有官兵在一种带着自豪的惊诧中，看着细长的“天龙”号从编队中穿过。

虽然略有损失，但流体颗粒群成功地接近了目标。黑色飞船徒劳地抵抗，然而流体颗粒早已经散布开来，高速机动，没有留给它们任何机会。大部分颗粒继续冲向引力锚，少数颗粒则转向了飞船，它们直接撞向飞船，很轻易地扫清了所有阻挡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自身几乎没有损失。

黑色飞船开始撤退。它们并没有坚定地保护引力锚，而是把它暴露在流体颗粒群的打击之下。几个回合之后，四个引力锚都被击毁。

大力神舰队快速向前靠拢。天垂星仍旧在四十万千米之外，被四艘

黑色飞船所发送的定向引力波所控制。它们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去援救。

突然之间，敌人做出了反应，数十道粗壮的火力涌向刚被撕开的缺口，咆哮的粒子流滚滚而来，仓促之间，拥挤在狭小缺口的大力神舰队似乎面临着灭顶之灾，冲在最前边的几艘突击舰燃起了熊熊大火，然后是剧烈的爆炸。

“天龙”号正好处在大力神舰队前方，它从细细的长条收缩成椭球状。咆哮的粒子流不期而至，“天龙”号仿佛一个长长的尖椎，顶在能量惊人的束流上。它并不阻挡束流，却让它改变了方向，粒子洪流变成无数的细流，从大力神舰队周围滑过，最后落在无形的引力陷阱上，发出一阵光芒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的一次进攻显然耗尽了敌人的能量，它们并没有继续发射粒子流。“天龙”号也精疲力竭。大力神舰队快速地形成战斗编队，向着天垂星前进。

流体颗粒向着“天龙”号聚集，一些流体颗粒脱离了集群，越来越多的颗粒脱离集群。最后它们回到“天龙”号，降落在母舰上，而那些脱离了队伍的，却再也没有回来。

损失百分之二十七的颗粒。“天龙”号的能量储备耗尽。需要十三个小时才能恢复。

谢谢，申秋。古力特明白这样的损失对于“天龙”号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些散落在战场的颗粒耗尽了能量，“天龙”号可以把它们回收过来，然而这里是战场，敌人不会允许“天龙”号这么做。而缺少足够的颗粒，“天龙”号同样很难恢复能量水准。这是“天龙”号最脆弱的时刻。

黑色飞船的阵营显然对“天龙”号显示出高度警戒。三艘中型飞船向着“天龙”号所在方位靠近，它们和围攻天垂星的四艘飞船属于同一类型；而敌人的母舰仍旧保持沉默，纹丝不动。

战场上暂时沉静下来，黑色舰队在远离三三舰队和科尼尔舰队的远

方迂回，它们流水一般涌向母舰，在母舰周围形成屏障。

三三舰队和科尼尔舰队正在调整，彼此间开始靠拢，同时尽量靠近“天龙”号。在重重包围中，已经无所谓空间纵深，集中力量进行最后的突击才有一丝希望。

“我们怎么办？”苏北旦问。

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全军覆没也只是时间问题。古力特看着远方的天垂星，短短的六十万千米，他却无能为力……天垂星上已经没有灯光，整个星球透出隐约的红色，那是星球表面的熔岩透过大量的水汽所散发的颜色。这样的星球上几乎不可能有人生存。然而天梯几乎奇迹般地存在着，亮着灯光。在那么一个恍惚间，古力特认为这是凯特给他点燃的灯火，她正站在那天梯上，向舰队这边眺望。

“古力特？”苏北旦追问。

“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古力特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没有别的选择。”

“我问的是我们该怎么进行这最后的战斗？”苏北旦微微有些怒意，在这样的最后时刻，古力特居然心不在焉。

“合并舰队，你的‘科尼尔’号靠近‘重装甲’号，你来负责‘重装甲’号身后，‘无畏’号和‘勇气’号在侧翼进行掩护。我会把所有的几型空间力场船调到舰队前方，这些船可以有效地阻挡敌人的炮火。我们向它们的母舰推进。”古力特说完，把自己吓了一跳。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說出这句话。

这是最后的时刻，一切已经无可挽回，只有尊严值得继续维护。

“这是我们最后的战役。”古力特说，“我们代表所有的人类和这些异空间生物战斗。它们会赢得胜利，但我们要让它们明白，这里绝不是它们可以任意妄为的地方。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展示力量和勇气。向它的老巢突击。”

申秋突然插入到古力特的对话。

“古力特，我们遭到引力波攻击。再有三分钟，‘天龙’号就会崩溃。我请求退出战场。”

“按照预定计划撤离，自由选择方向。把战场消息带给‘青云’号。”古力特下令。

“遵命。另外，大力神舰队溃败，他们试图把一些人从天梯上救出来，但他们没有躲过敌人的伏击。劳顿将军已经牺牲，他要我转告你，他感到抱歉，因为木藤原救了他的孩子，他必须为木藤原做点什么。木藤三已经随着第一宇航中心撤退。”

古力特没有丝毫愤怒。即便劳顿做错了什么，他也已经为科尼尔奉献了全部。即便到了最后一刻，他仍旧为自己的一点小小私心感到愧疚。其实木藤三能够活下去，也许还是一件好事。这个年轻人比他的叔叔要正直得多。

“我明白。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天龙’号一旦恢复元气，必须寻找‘平准’号。‘平准’号和雷电家族必须联合。所有的星域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才可能有机会取得胜利。”

“是的。我会把你的话带给所有人。”

“找到李约素，保证他的安全。”古力特最后说。

“天龙”号发出一阵闪烁，然后消失。波动引擎把它推入亚空间，虽然并不稳定，然而它能够抵达十多光年以外的地方。只要能活下去，“天龙”号就能恢复元气。

必须有人活下去，留下希望；必须有人牺牲，为生命维护尊严。

“最后的时刻到了。”古力特对苏北旦说。他转过身，天垂星映入眼帘。敌人的飞船正从容不迫地逼近星球，天垂星已经濒临解体。天梯的灯火黯淡下去，崩塌在滚滚的熔岩洪流中。最后的时刻到了！古力特在心底又默念一遍。

第四十一章 天垂日暮

一个多小时，李约素都在不停地说话。他觉得口干舌燥，哪怕再多说一个字也很费劲。

然而稍稍停顿，他又继续说：“天狼七，你必须听我说。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必须听我说。我知道你已经计算过，即便我们前去参战，也没有任何机会赢得战斗，只不过是去送死。是的，你已经推理过、计算过，但是，人不是这么活的。人必须有尊严、有情感、有冲动，你不能让我看着天垂星被摧毁而把我囚禁在这里，我要去战斗！我是一个军人，保卫母星是天职，这玩意儿已经在我的血液里了，懂吗？我宁愿轰轰烈烈地死在战场上，也胜过像个耗子一样在这里藏起来。我不怕死，我要去战斗，在我被杀死之前绝不让他们动天垂星。你不马上放我走，你就是个凶手，你就在这盔甲里把我杀了！”

“让我走！”李约素嘶声竭力地大喊，科尼尔联合舰队正在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团团光亮在宇宙中不断开花。黑色巨船缓慢而坚定地向着天垂星靠拢，它们从四面向着天垂星合围。引力聚合波动在天垂星上产生了显著的效应，几个来回之后，天垂星已经开始分崩离析，天梯坍塌，灯火辉煌的城市在一瞬间失去了光亮，星球表面产生巨大的裂痕，沉寂已久的地底熔岩喷薄而出，巨大的海啸席卷全球，海水大量蒸发，整个星球笼罩在白色蒸汽中。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星球上几乎已经没有生物幸存。六十亿人，九十万年的文明，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彻底终结。

叫喊过后，李约素沉默下来，流出两行眼泪，他感到自己的心正在死去。突然间他身体一动，天狼七取消了对盔甲的控制。

李约素迫不及待，什么都没说，从飞船上一跃而起，向着天垂星方向而去，只留下一道蓝色光亮。

佳上略为犹豫，也跟了上去。

“你留下控制飞船。不要被敌人发现，随时准备进入亚空间弹跳。”天狼七给一名战士下令，然后自己带着其余几个战士追了上去。

战场上的形势没有任何悬念。人类的联合舰队完全被压制，处在溃灭的边缘。没有后方，没有撤退，更没有投降。全体官兵都很明确这一点，他们咬着牙，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哪怕下一刻就要灰飞烟灭，也要把手头上所有武器都投射出去。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指挥官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全体官兵却抱着同样的信念。这是他们从来未曾遭遇过的敌人，凶残冷酷，闻所未闻，天垂星在几个回合间被彻底毁灭，舰队陷落在引力陷阱中动弹不得，这样的绝境却激发起官兵们必死的决心。他们带着最大的勇气进行最后的战斗。

他们听到了古力特的广播。

“全体将士，我是古力特。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是我军人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刻。我们没有退路，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我们也不能投降，投降换不来天垂星的安全，敌人已经彻底摧毁了它。我们能做的，就是坚持战斗。坚持战斗，为我们巨大的牺牲索取代价，为那些可以活下去的人寻找敌人的弱点。我们不仅仅为天垂星战斗，我们为整个人类战斗，也为了每个人的尊严而战斗。现在，我下令，所有飞船和飞梭并入‘重装甲’号链路，我将和沙达克融为一体，进行指挥。银河在上。在这些狗娘养的把我们吞下去之前，我们要打掉它几颗牙！”

在他生平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中，古力特第一次爆了粗口。舰队的士气猛然间高涨起来，他们知道舰队的最高指挥官仍旧和他们在一起，同生共死。所有飞船飞快地调整链路，所有的层级都被取消，所有的飞船都直接接受沙达克和古力特指挥。

苏北旦交出了指挥权。她默默地关注着“科尼尔”号的沙达克和“重装甲”号沙达克合二为一。“科尼尔”号一边向着敌人发射出全部火力，一边朝“重装甲”号靠拢。她甚至接触到了古力特的思维，他

没有采取任何保护，对所有的飞船开放了自己的大脑，苏北旦这样的高级军官，可以直接挂上沙达克的最高链路，可以直接阅读古力特的每一个想法。

这是我们的最后时刻吗？苏北旦想。她很想和古力特说几句话，然而最后还是没说。她从沙达克链路上退出，站起身，向舱门走去。

舰桥上的工作人员有些茫然，一个参谋问：“船长，你去哪里？”

“古力特会进行指挥，你们服从他的调遣。我在这里毫无用处，我去找一架飞梭。”

“这怎么行？”参谋大叫，从座椅上站起来。

苏北旦很严厉地看着他，“这是非常时期，我们最后的战斗时刻。我命令你们坚守岗位，服从指挥。”她扫视周围一圈，然后走出了指挥舱。

一架飞梭从“科尼尔”号上起飞，它追赶已经出发的编队，冲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

李约素赶到了战场。黑色飞船仿佛正在进行射击游戏，有条不紊地发射束流，攻击那些被引力陷阱困住的飞船。此起彼伏的爆炸在深黑的夜空中仿佛烟花一般绽放。科尼尔的飞船正在进行还击，然而因为引力陷阱的干扰，大部分反击都失去了目标，耗散在宇宙真空之中。

李约素看出来科尼尔的飞船正在撤退，它们并不是企图逃跑，而是再次进行聚集，试图获得同伴的火力支持。所有的飞船都在向着同一个目标靠拢，那是“重装甲”号。这种收缩战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少数小型黑色飞船尾随追击科尼尔飞船，它们突出自己的阵地，陷落在科尼尔火力的包围中。在这样的情势下，引力陷阱的效果被大大削弱，科尼尔飞船的火力很快覆盖了它们，在剧烈的爆炸中，这些飞船化作了宇宙尘埃。

小小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科尼尔舰队的勇气。突然间，大量飞梭从舰队中涌出，在引力陷阱中，这些飞梭并没有被困死，稍作挣扎，它们

很快突破了阵线，向着黑色飞船的队列而来。这一次飞梭有备而来，它们并没有使用常规武器——从远程导弹到激光炮，他们卸除了所有这些武器，而只携带了一样东西：小型核炸弹。这是一次成功的突袭，黑色飞船的前锋线上，亮起了一团蓝光。这不是科尼尔飞船爆炸产生的火光，而是来自一艘黑色飞船，它从外而内被炸成两截，然后由内而外发射出强烈的蓝光，更强烈的是肉眼不可见的伽马射线爆，它爆炸开来，威力惊人。飞梭攻击产生了效果，也产生了副作用，所有贴近黑色飞船的飞梭都湮没在核弹爆炸的火光中。这是一种自杀式攻击。李约素甚至看到一架飞梭直接撞击在黑色飞船上。

李约素只感到热血上涌，沙冈盔甲没有远程武器，唯一的发射武器是高温离子枪，这也是一种近战武器，贴近敌人，用高温束流熔化它。李约素掏出这件武器，他和成百上千的飞梭会合在一起，向着黑色飞船的阵列冲过去。

李约素的出现让附近几架飞梭大吃一惊，他们没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古怪的东西来到身边。有人质问李约素属于哪个部队，为什么扰乱队形。李约素没有回答。他只是做了一个动作。飞梭驾驶员在近距离上看到了他，他们看到巨型的机器人右手挥向前方，拇指和食指拢成一个圈，三根手指竖立，这是科尼尔的战术手势，它表示，“跟我来，按计划行动”。尽管驾驶员仍旧不明白李约素的来历，但他们明白这是友军。所有的人都抱着必死的心态来参加这最后的突击，如果有人愿意加入，即便是一个陌生人，那么他的来历也不是一个问题。飞梭调整位置，给李约素腾出空间。

黑色编队显然对这样的突袭没有防备。它们设下引力陷阱，完全限制了科尼尔重型战船的行动，也极大地削弱了它们的火力。但它们没有料到小型飞行器能够突破封锁而来，先是“天龙”号的流体颗粒，然后是飞梭。

这些小家伙的突袭给它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黑色集群的前锋线出

现混乱，两个引力锚在混乱中被击毁，引力陷阱上出现缺口。科尼尔的两艘重巡洋舰抓住机会，从缺口中冲出来。巨大的红色束流从舰船主炮上喷薄而出，照亮了前方的一切，几艘黑色飞船被束流击中，变得通体发亮。它们显然害怕再次遭受打击，没有等到重巡洋舰下一次发射，它们向后，退到更大的飞船后边躲避。两艘重巡洋舰同时转向一个引力锚，它们要打破引力陷阱，把科尼尔舰队的火力解放出来。

战场形势发生了小小的逆转。

上百架飞梭已经湮没在火光中。黑色编队损失了七艘飞船，然而都只是排列在先锋线上的小飞船。巨大的黑色母舰岿然不动，尽管小型飞船不断地撤退，它仍毫无慌张的迹象，而是保持着可怕的沉默，似乎眼前科尼尔舰队所做出的反击并不值得警惕。

李约素所在的飞梭第二梯队已经贴近敌人。突然他听到了有人呼叫他：“李约素船长，我是维特劳尔。很高兴和你并肩作战。”

李约素找到了维特劳尔的飞梭。灿烂的火花标志印在他的机头，在火光的照亮下异常醒目。

“没想到这时候还能遇见你。”李约素回应，“我们要把这些怪物统统变成碎片！”

“我也希望如此。”维特劳尔说，“但我接到了古力特将军的命令，他要求你停止行动，和天狼七一道撤退。”

“让他见鬼去！我和他没关系。我只为了科尼尔而战。”李约素不再理会。劳特维尔的飞梭向着李约素靠拢过来。

飞梭编队散开，它们进入黑色飞船的编队间，开始各自寻找目标。黑色飞船显然不想继续纠缠，它们快速地向后撤退，试图和飞梭拉开距离，然而飞梭还是轻易地赶上了它们。

新一轮自杀式攻击开始。撤退中的黑色飞船再次遭受了重大损失，红色和蓝色的爆炸交相辉映。三个引力锚毫无遮挡地暴露在重巡洋舰的火力下。两艘重巡洋舰快速而有效地发射束流，很快摧毁了它们。

几乎在一瞬间，紧紧掐住科尼尔舰队脖子的引力陷阱剧烈地抖动，完全彻底地消失在亚空间的涟漪之中。

科尼尔舰队重新回到正常空间中。

人们来不及为这样一个好消息而欢呼，因为他们马上意识到，真正的对决就要开始。

几乎就在引力陷阱崩溃的同时，沉默多时的黑色母舰突然间大放光彩，无数的红色飞行器蜂拥而出，数量之多，超出预计。黑色母舰仿佛一个庞大的蜂巢，它身上的每一处都是一个出口，飞行器源源不断地从它身上涌出来，就像流水一般快捷。那些飞行器晶莹剔透，透着红光，仿佛一个飞行的多棱红色晶体。它们个体不大，只有一个人的胳膊般大小，却数量众多，仿佛流沙一般涌来。

红色的巨流席卷而来，科尼尔舰队调整火力。数以千计的炮台同时开炮，飞梭战斗群紧急规避。炮火产生了效力，红色的浪头被微微遏制，然而马上以更加凶猛的势头向前涌动。它们的速度极快，以至于科尼尔舰队的炮火无法协调一致，一部分舰只开始对冲在最前边的红色飞行器进行单发射击。

飞梭改变了战术，它们不再冲向那些撤退中的飞船，而是开始对付巨浪般汹涌的红色飞行器。一颗接一颗的核弹被抛入红色浪头中，炫目的爆炸形成一条连绵的光带，阻挡在红色浪潮前进的道路上。然而红色浪潮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它们毫无畏惧地通过光带继续前进。爆炸的光亮散去，无数红色晶体飞行器的残骸四处飘散，然而它们的同伴没有丝毫犹豫，从残骸间通过，快速涌向前方。同时，红色巨流也做出了反应，两支分流脱离了主体，仿佛两条伸出的手臂，扫向那些分散在主阵地周围的飞梭。

红色飞行器飞快逼近，李约素认出来，这些小东西和他曾经在“上佳”号的录像中所见到的很相似。它们是近身攻击武器，李约素想。

“大家听着，不要让它们靠近，拉开距离。”李约素在飞梭群中广

播。

飞梭部队有些慌乱，他们携带着核弹，然而缺少近距离格斗武器。当这些红色的小东西气势汹汹地逼近时，驾驶员发现自己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对付它们。很快，红色晶体飞行器追上来，它们快速散开，以六个对一个的比例追逐飞梭。

李约素握着高热离子枪，几个红色的小恶魔靠近他，突然间，它们喷射出灼热的气流。

他奶奶的！李约素感觉到逼人的热浪，盔甲警报尖锐地响起来。如果再来一次，他就会变成一块焦炭。

该死的臭虫！李约素骂了一句。就在红色飞行器从他身边快速穿过的瞬间，他发射了离子枪。离子枪成功命中，红色飞行器在一瞬间成了一团光，细小的残骸四下飞散。

维特劳尔的飞梭挡在李约素前边，“我要放核弹，快走。”

“别傻了，赶紧飞回母舰去换装。一个核弹才消灭这几个东西，根本不值。换上电浆炮，你至少能打掉十个。”

维特劳尔并没离开，“我的任务是保护你离开战场，安全撤退。快走！”

几个飞过的红色飞行器转过一个大弯，又飞了回来。李约素有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维特劳尔没有格斗武器，几乎没有战斗力，如果发送核弹，就意味着同归于尽，而且对手的速度很快，很难躲避。“你快回母舰，我来挡住它们。”他打算拼掉几个。突然间，几道蓝光从身边闪过，前边的红色亮成一片，几个红色飞行器转眼间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天狼七，你终于来了。”李约素有些高兴，“帮我教训这些臭虫。”

天狼七飞快地返回，“快走。”他说。

敌人觉察了这边的动向，数以百计的红色飞行器从大队中脱离，向着这边包抄过来。李约素并不答应天狼七，又向着前方冲过去。突然之

间，他感到身体失去了控制，天狼七再次瘫痪了他的盔甲。“狗娘养的！”他狠狠地骂。

“李约素船长，很高兴能看到你和天狼七一道撤退。再见！”他看见维特劳尔的飞梭向着大群的红色飞行器而去，他明白维特劳尔要干什么，于是越发狂怒。“天狼七，放开我！”他狂叫着，然而一名沙冈战士牢牢地抓住了他，带着他快速离开。

红色的闪光照亮了李约素的眼睛，维特劳尔触发了核弹，在这么近的距离上，核爆威力惊人，把一切化为灰烬。天狼七的身后蓝光闪闪，仿佛一面光盾，挡住了灼人的能量。沙冈战士在各种残骸中飞快地穿梭，很快，他们把战场甩在身后。

李约素平静下来，“天狼七，我答应你不去送死，你可以放开我了。”

天狼七并不理会。

李约素继续说：“你已经让我做了逃兵，我不会回去，如果我回去，你再把抓住就是。”他仍旧没有得到回应，突然间他看见了巨大的科尼尔飞船。他惊讶地瞪大眼睛，没错，的确是科尼尔飞船，船头上醒目的科尼尔三星标志明确无误地提示这一点。飞船似曾相识。“重装甲”号！天狼七把他带到了“重装甲”号！

飞行舱口忙忙碌碌，飞梭不断地起落。起飞的多，降落的少。飞船的外部炮台都已经打开，指向前方，此刻，它们还没有用武之地，但很快，它们就将编织出最强有力的火力网，支援飞梭部队。

天狼七在一个舱口降落，李约素的盔甲恢复了正常，他跟了上去。佳上在等着他们。

古力特也在等着他们，然而只是一个影像。

“李约素，你太让我失望了。”古力特开门见山地说。他的形象展示在投影中，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李约素几个人。

“你说什么！我要做什么和你无关。”李约素有几分愠怒。

“我们在这里已经失败，谁也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你们几个人无法扭转大局。天狼七是对的，你们要做的事不是在这里牺牲，而是撤退，积聚力量，准备反击。”

“这关我什么事，天狼七自个儿撤退就行了。”

“这不仅和你有关，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天垂星已经毁灭了，科尼尔星域注定要四分五裂。即便科尼尔星域仍旧能够保持团结，也完全不能抵抗这些敌人，你已经看到了它们的强大和凶残。即便加上达门塔和俄罗斯的力量，也远远不能对抗它们。这是一场银河灾难，它们会发动进攻，所有人类必须联合起来！我们需要跨过好望角星门，到银河深处去求援，或者并不是求援，而是送出警报。让那边的人类星域对此做出应对……”

李约素大笑两声，打断了古力特，“我只是一个流浪汉，抵抗这些小魔鬼，我当然愿意，给我一架飞梭，我丢几颗核弹过去，杀死多少就够本了。星域，银河……这些东西我管不了。那是你们这些大人物的事。”

古力特很认真地看着李约素，郑重其事地说：“这就是你的事！”

一幅星图在他手中展开，“看见了吗？这里是黄金星球，它是暗宇宙和宇宙膜之间的脐带区。虽然这个区域很难通行，但它的存在把这个子宇宙和宇宙膜联系起来，确保子宇宙能够保持稳定。眼下，联系已经被切断，子宇宙和宇宙膜完全断开。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个子宇宙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它们的宇宙末日！这是在‘天狼星’号事件出现之后发生的事。”

李约素有些意外，他听出了古力特的言下之意，他和“天狼星”号，难道要为一个子宇宙消失负责？而这个子宇宙的消失，直接导致了异类入侵的发生，数以十亿计的人死难，天垂星被彻底撕碎，星域土崩瓦解，文明万劫不复。

“谁也不知道其中真正的原因，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如果不是你

和‘天狼星’号闯入黄金星球，这个事件也许仍旧会发生，但是有极大的可能，这事件的发生会大大推迟，也许会在几百年上千年以后。你是所有现在这一切状况的起点。银河选择了你，你想逃避吗？”

李约素感到口干舌燥，哑口无言。

突然之间，古力特的影像消失了，中央的光柱里，是一幅全息画面。

巨大的飞船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巨船前方，爆炸此起彼伏，一艘卡帕突击舰突然冲出整个阵列，它在爆炸中疾驰，舰体破败不堪，右舷已经燃起熊熊火光，然而它仍旧在战斗，不断向前方发射束流。它冲向前方的庞然大物，把所有的火力全部倾泻上去，巨船表面的白色亮光发出一阵阵彩色光晕，然而它纹丝不动。接着，卡帕突击舰发生巨烈的爆炸，舰体断裂，随着惯性撞击在巨墙上，在一瞬间化做一团火焰，火焰在巨墙表面延伸，发出耀眼的红色光芒，然后迅速地熄灭下来，几架细小的飞行器从火焰中飞离。

“天狼星”号！眼泪在李约素的眼眶中打转。这是他作为科尼尔军人的最后一次战斗。他以为已经被所有人遗忘，直到他在“青云”号上看到这个场景。此刻，又被古力特播放出来。

“李约素，你曾经是一名科尼尔军官，我感到很遗憾，科尼尔遗忘了你的身份，我代表科尼尔军方向你道歉。你为母星所做的一切是科尼尔军人的骄傲。”古力特再次出现，“现在，在这个危急时刻，请问你是否愿意重新加入科尼尔舰队？”

热泪顺着李约素的脸颊流下来。他早已经丧失了身份，回归科尼尔只能是一个梦想，然而许多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盼着奇迹发生，使他能够以一个科尼尔人的身份重新回到天垂星，看看那里的山川河流大地，呼吸地球上甜蜜的空气。奇迹居然在这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只是奇迹来得太迟，天垂星已经不复存在。

李约素有些哽咽，“我愿意。”

“李约素，从此刻起，你是三三舰队司令特别顾问，编入现役，授予上校军衔。你接受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命令：撤离战场，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反击。没有行动表，你必须见机行事。只有一个目标：驱逐敌人。任务明确？”

李约素使劲点头，“任务明确。”

古力特不再多说，他举手敬了一个军礼。李约素也举手敬礼。短短的两秒钟，两个人对望着。这是最后的时刻，李约素看见了古力特眼中流露出的决绝神情，他深刻地明白古力特的心情。一个军人，当他所要保卫的一切都已经失去，当他的部队正在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用自己的生命来陪葬是值得尊敬的选择。然而，必须要有人活下去，活下去才有希望。在这个时刻，古力特把李约素看做了自己的化身，一个能够延续希望的化身。他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吗？

古力特的影像消失了。

李约素没有丝毫犹豫，“天狼七，我们走。”

沙冈人小队快速撤离“重装甲”号，他们很快脱离战场。

战场之外是曾经的战场，到处都是残骸。李约素一行保持沉默，快速通过。

忽然间，天狼七让所有人停下，“我们要去找一个人。”

“什么？”

“古力特送了消息给我，我马上回来。”天狼七说完，向着战场边缘而去。

十多分钟后，他飞速返回。

李约素蹿到天狼七身边。天狼七带回来一个重型飞梭残骸，里面是一个女飞行员，看上去仿佛正在熟睡。

“古力特要你专程去救她？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要求我去救这个人，我可以帮助他，如此而已。”

李约素看着昏迷中的女人，“她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如果这一带

的残骸里还有生命信号，我们的飞船应该还能多载上几个人，这些人都是优秀的飞行员。天狼七，你说呢？”

天狼七没有表示反对。

“如果我们再遇上这样的情况，带上他们一道撤离吧。”李约素继续说，“你的‘平准’号上不差几个人的位置。”

天狼七没有反对，他们已经处在战场边缘，不会遇到多少幸存的伤员，“我只答应古力特救她，我们的第一任务是撤退到‘平准’号，对于其他人，如果一旦发现情况异常，我们必须抛弃他们。”

“按你说的做。”李约素起身，他飞向一具残骸。

他们开始认真搜索这块区域的生命迹象。残骸越来越稀少，他们找到了另两名幸存者。

当他们真正远离，李约素回头望了一眼。红色的飞行器仿佛一片巨云，弥漫开去，把战场上的一切都覆盖起来。而天垂星孤零零地悬在战场之外，散发出红热的光。突然之间，天垂星四分五裂，在黑色的空洞中化作万千碎片，仿佛一条暗红色的飘带，在李约素眼前展开。

李约素强行压抑着内心的冲动，他没有眼泪，外表神色平静，内心却翻江倒海般汹涌。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除此之外，任何东西也不能化解这样的仇恨。

第四十二章 劫后余生

天垂星被摧毁了！

这个消息传遍了所有星域。这一次消息确凿，因为有人从战役里幸存下来，尽管这些人并没有见到最后的结局，但他们已经亲眼目睹古力特的舰队陷入绝境，而天垂星在引力波攻击下分崩离析。雷电家族向所有的星球都送出了胶囊消息，聚集在坤城的天垂星舰队残部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消息。

它们摧毁星球，杀死所有人。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狠狠地击打在每个人的胸口，即便是地下世界的人们也不例外。这是星域历史上罕见的情形，星门的酒吧和各个星域的最高当局，所谈论的话题完全一致。人们都在担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该做些什么。敌人的飞船数以万计，它们甚至拥有可以进行淼空间弹跳的行星级堡垒！星域，或者雷电家族，用什么才能够抵抗一个如此恐怖的敌人？

所有人都在谈论，但任何人都没有答案。焦虑和恐惧像瘟疫一般蔓延。

李约素也没有答案。但他并不觉得焦虑，也没有恐惧，只觉得茫然。他接受了古力特的任命，怀着强烈的愤恨与决心回到了“平准”号。然而当一切平静下来时，他不禁感到茫然：他到底凭什么能答应古力特，向那些凶残到极点的异类生物复仇？他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指挥突击舰和敌人同归于尽，或者就像维特劳尔一样冲到最前线英勇赴死。

该怎么做？从撤离的时刻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从天垂星撤离到“平准”号已经过去两天。如果计算弹跳空白期，标准时间已经过去十五天，战场上的一切都已经结束。

重生的“平准”号上，军备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从天垂星回来后，不知不觉中，李约素觉得和天狼七之间产生了隔阂，他没有继续留在“平准”号上，而是脱下沙冈盔甲，搬进了“天狼星”号。

李约素的情绪非常低落，很少说话，和平时判若两人。布丁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变化，然而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人类的心理深奥而模糊，飞船中枢从来不懂这个。

佳上来了两次，并没有多说话，只是简单通报了“平准”号的状况。

李约素一直不肯多说话，布丁有些焦虑，终于他想出一个办法，开始循环播放自己在星门搜罗到的各种笑话。

“银河人找到泰坦人，对他们说，你们的装备太落后了，需要更新一下，我担保一旦你们接受了银河人的武器，你们就会成为银河无敌的种族。泰坦人很高兴，接受了银河人的提议。于是，泰坦人果然天下无敌，但他们开始称自己为银河人。

“人类终于从头到尾走完了银河之旅。率先完成这一壮举的人类船长发出豪言壮语：每一颗发亮的星星都有人类的足迹存在。为了响应这一号召，银河百科全书的编者决定把人类定义为能够前瞻三天的智慧存在；而混沌旋涡的拥有者莫比特人则宣称人类这种低级生物从未被允许进入混沌旋涡，因此人类船长的说法是对银河系智慧生物的严重侮辱。对此银河人表示：一种人类，各自表述，大家还是可以和谐共处。”

“某个人从银河的一端跳到另一端，创造了吉尼斯银河纪录。为此他付出了一千万年标准时间，其间他的故乡文明化为了灰烬。面对记者此人泣不成声，声称自己被骗了。记者问：难道你不知道跨越银河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壮举？某人回答：我当然知道这是个壮举，但是他妈的没人告诉我还有空白期这么个东西，我亲眼看着他签了支票，但银行都成了灰，我上哪里去要钱？”

.....

李约素对各种笑话毫无反应，在布丁的记忆中，从前他经常会因此而放声大笑。布丁没有气馁，继续实行笑话攻势。

“雷电家族的人智力高超，他们因此非常骄傲，经常因为这个而嘲笑星域人。为了显示能力，一个雷电家族的人问科尼尔人，假设一艘飞船有三千吨，使用六个彗星级波动引擎，飞船应该设计成什么形状？这六个波动引擎分布在什么位置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还有，如果这样一艘飞船作亚空间弹跳，假设不借助任何星门，空间曲率正常，它会产生多长的空白期？被问的科尼尔人是一个醉醺醺的酒鬼，他打着嗝，灌了一口酒，说：等我两分钟，我去投币，让沙达克回答你。他拿着一枚硬币，边走边说：就两分钟。”

“虽然我不完全算是雷电家族的人，但最好还是别当着我的面说这种笑话。”佳上边说边走进来。

李约素没有抬头，也没有回应，沉默地看着佳上走到自己眼前。

“刚收到胶囊船。‘天龙’号已经安全回来，它落在了圣彼得星门附近，不过它失去了一半船体，还好申秋将军的指挥部没有损失。”

李约素点点头，虽然他对于弹跳原理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但他知道越大的飞船，弹跳的风险越高。这也是为什么大型飞船一般要借助星门才能进行弹跳的原因。“天龙”号能够幸存下来已经是运气很好了。相比之下，敌人的行星级堡垒居然突破亚空间而来，这是星域飞船根本不具备的能力，或者说，这样的能量水平远远超过了星域和雷电家族。

“这几天，到处都是胶囊船。雷电家族号召大家在伽马星门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每个星域都派代表参加。天狼七让我问你是否愿意代表‘平准’号去出席。”

李约素缓缓摇头，“他必须自己去，我没法代表‘平准’号。”

“邓迪斯也让我问你同样的问题，按照莱布斯基的遗嘱，海盗会服从你的命令，他们这些人该怎么办？”

“他回来了？”李约素对这个话题显示出一点兴趣，“海盗分散在各个星域，很不好找。他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回来了。”邓迪斯站在门口，“船长，情况突变，兄弟们都在等着你发话。”

邓迪斯魁梧的身体把“天狼星”号的门堵得严严实实，他的脸色有几分苍白，透着疲惫，显然是经过长途劳顿，没有休息。

李约素站起身，他看了看佳上，突然说：“我想去一趟熊黑星，带邓迪斯一道去，你觉得可以吗？”

佳上点点头，他明白李约素心头有很多疑惑。“平准”号的沙达克曾经遭受重创，而天狼七的沙冈军团变得越来越陌生，如果李约素需要一个能够解答疑惑的沙达克，“青云”号是最好的选择。至于海盗，虽然他们把李约素看做新的首领，但雷电家族是他们名义上的归宿，他们必须得到一个正式承认。这样的承认在眼下的一团乱麻中也许无足轻重，但是李约素并没有忘记。有一点佳上并没有说明，巴达将军的胶囊船到了，他要求佳上和李约素一道回熊黑星，既然李约素自己做出了决定，那就再好不过。

“邓迪斯，进来吧，我们马上出发。”李约素说。

邓迪斯对于这个突然的决定并没有任何惊讶，只是问：“已经集结的兄弟怎么办？”

李约素略为考虑一下，“让他们去伽马星门集结。各星域都开放了星门，他们可以使用雷电家族义勇军的名义。我们会去伽马星门和他们会合。”

邓迪斯点头，转身向着舱外，“普林，船长要求我和他走一趟。所有的兄弟都在伽马星门集结，我们会去那里和你们会合。如果有任何外交问题，就说我们是雷电家族的人，你们可以把白昂鑫作为旗舰，天狼七已经同意把这艘飞船转交给我们。”

舱外传来清晰的回答：“遵命。”

邓迪斯走进“天狼星”号，在后排座椅上坐下，“我随时待命，船长。”

李约素正想让布丁启动，佳上却抢先开口说：“还有一件事。我们从天垂星救回来的那个女飞行员，她要求和你见个面。”

“不用了。”李约素说，此刻他不想看见任何与天垂星有关的东西。

“严格地说，这是个命令。她叫苏北旦，是天垂星科尼尔舰队的司令，中将军衔，而你是科尼尔的上校军官。”

李约素惊讶地张了张嘴。苏北旦，他并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他知道苏这个姓，在科尼尔军界，古和苏两个姓氏几乎可以代表绝大部分的力量，而且这两个姓氏从未流入民间。

“我去见见她。”李约素说，“邓迪斯，你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布丁，你可以继续讲一些笑话给邓迪斯听，但是做好准备，我们要赶往熊罴星。”

“没问题，船长。”布丁愉快地回答，他很高兴看到李约素恢复了生气。

舱门半掩，李约素正打算推门而入，他的手刚触到门上，却又及时地停住，反手敲了敲门。

“请进。”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声传来。

李约素推开门走进去。

舱室里没有开灯，巨大的落地舷窗外，许多蓝色光点来来往往，沙冈战士正在进行演练，“平准”号巨大的躯体仿佛漂浮的巨岛，从窗外一直延伸到远方。再远处，繁星点点，银河稀疏。

一个女人的背影被淡淡的星光勾勒出来，银色的光在她身上形成了一道晕环，让原本曼妙的曲线显得更为柔美。

李约素突然感到口干舌燥，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站着。

“你是李约素？”女人并没有回头，仍旧背对着他，望着远处的星

辰。她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倦意，似乎一个快要昏睡的人，挣扎着保持清醒。

“是。”

“我叫苏北旦，科尼尔舰队中将司令，非常感谢你把我救了回来。”

李约素想说点什么，但是嘴唇翕张，什么都没有说出来。舱室陷入短暂的沉默。

突然间，李约素看见了遥远星辰中一颗巨大的红色星星，在群星的环绕中分外醒目。他马上意识到苏北旦为什么这样失态，她正望着天垂星的方向。战斗已经结束，整个星系被黑色军团所屏蔽，这样的结果要在十多年后才能传递到这里，此刻，天垂星巨大的红色太阳仍旧在天宇中发光，耀眼夺目。

“苏将军……”李约素做了一个无意识的吞咽动作，“我们会战胜它们的。”

“嗯。”苏北旦轻轻地回应一声，仿佛沉浸在某种情绪中不能自拔。

李约素小心翼翼，等着苏北旦说话。苏北旦却一直保持沉默，甚至连身体的姿态都没有稍动一下。

“苏将军？”李约素轻声问。

突然间，苏北旦转过身，她背着光，李约素却清楚地看见了她眸子里的闪光和脸上亮晶晶的泪痕。在那么一瞬间，李约素油然而生一种冲动，强烈的愿望升腾起来，仿佛站在他面前的，并不是赫赫威名的苏氏家族的女将军，而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女孩，他要保护她，让她免除任何恐惧忧伤。

然而当苏北旦开始说话，他的幻觉便被敲得支离破碎。她的语调坚定而有力，“我带领科尼尔远征军出击好望角，中途折返，和古力特的天龙舰队会合，但是有一支分舰队仍旧开往了好望角。你是否能提供帮

助，送我去好望角？我要去把舰队领回来。”

“当然可以。天狼七不会拒绝这点要求，如果他不愿意帮忙，我可以用我的小飞船送你过去。”

“这样很好。佳上说你曾经是科尼尔军官？”

“现在也是。”

“但是科尼尔已经不复存在了。”苏北旦的语调突然低沉下去。

“科尼尔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中，天垂星虽然被毁了，但是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同胞，我们能重建家园。”李约素想说些安慰的话，而这是他所能想到的唯一一句话。

“你是对的。”苏北旦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虽然逆着光，李约素却看得清清楚楚，他只觉得这样的笑容很美，不由得发愣。

“李约素？”苏北旦发现他愣愣地看着自己，有些奇怪。

李约素回过神，“哦，对不起，你刚才笑了一下，我想起了一些往事。”

“星球上的姑娘，是吗？”苏北旦再次微笑，把话题带回到眼前的情况，“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执行古力特将军的命令，寻找各种可能性，打败它们。”

听到古力特的名字，苏北旦脸上一阵黯然，虽然转瞬即逝，却没有逃过李约素的眼睛。

“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好望角的分舰队战斗力微不足道，哪怕你把它领回来，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我会先把好望角分舰队安排好，然后我会到科尼尔星域各处整顿军备，虽然各个星系的守备力量并不强大，但把科尼尔所有的力量都会聚在一起，还是一支很可观的力量。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转移，到敌人无法轻易到达的地方躲藏起来。”

“但这支军队和敌人相比还是很弱小。”

“见机行事。我们无法对抗敌人的主力舰队，至少可以对它们的分

舰队形成威胁，使它们不敢在这里胡来。”

“这是可行的。”李约素皱着眉头说，“但如果没有强大的武装帮助，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消灭这些入侵者。”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当然需要援助，但作为科尼尔人，要永远保卫自己的家园。会有人去求援的，但那不会是我。我会留在这里，抵抗侵略。”

“为什么？带领一支舰队回到这里，把敌人彻底地消灭，难道这不是你想做的吗？”李约素有几分激动，他将前往熊罴星与沙达克长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他将前往银河深处，去寻找强大的人类联盟，潜意识里，他希望苏北旦能和他一道前去。

苏北旦淡淡一笑，“一个科尼尔人的寿命是一百二十年。一旦踏上前往银河深处的旅途，空白期将是百年，或者千年。我在这里，此刻，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约素沉默下来。对一个科尼尔人，以百年千年计算的空白期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苏北旦是对的，她在这里，有家族的势力，有科尼尔残余部队的支持，她能利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而一旦踏上星途，所有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她的价值不会超过李约素。前往一个千百年后才能抵达的地方，最好的候选人是流浪汉，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也并不害怕失去什么。想到这里，李约素微微感到一丝苦涩。他不能强求苏北旦做什么，如果苏北旦是一颗闪闪发亮的星星，他就是宇宙中漂浮的微尘。

“雷电家族召集会议。”李约素说，“所有的星域代表都会集中在伽马星门，你要去吗？”

“我先去好望角，这一支分舰队很重要。”苏北旦说。

“既然你这样决定，我会帮你前往好望角。”

“还有两个战士也会跟我一道去。”苏北旦指的是李约素从天垂星撤退时救下来的另两名战士。

“这应该不是问题。”

“很好，我应该感谢你为科尼尔所做的一切。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达谢意。”

“我是科尼尔人，这是我应该做的。古力特将军给我的命令是驱逐敌人。我没有什么力量，因此我必须去求援。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因此即便有几百年或者上千年的空白期也无所谓。”李约素说得很诚恳，他咧开嘴笑笑，“我是来自几百年前的老古董，早就该埋进土里了。”

苏北旦不禁动容，“你度过了几百年的空白期？这怎么可能！”

“这事发生了，于是我就成了一无所有的人，当然也不怕再失去什么。”李约素笑了笑，不愿意多说，“我将要前往熊黑星，那里的沙达克非常古老，他会给我一些明智的建议。见到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好我曾经去过一趟，所以他们不会拒绝一个老朋友的要求。不管你的计划是什么，和一个古老的沙达克谈谈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你想联合所有星域的力量，你也必须和雷电家族进行接触。如果你觉得计划能够稍作改变，我可以和你一同前往熊黑星。”

尽管李约素没有继续往下说，苏北旦仍然可以想象一个被剔除了公民籍的科尼尔人将面临怎样的窘境，他将无法在科尼尔的任何一个地方光明正大地生活下去，这显然不是一件公平的事。然而经历了这样的坎坷之后，却仍保持着对科尼尔的热爱，这又是怎样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他的内心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哪怕被可怕的命运折磨，也保持着乐观。苏北旦感到李约素在她的眼中变得丰满起来，他不仅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军官，还是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男子汉。苏北旦注意到李约素的眼神，他正热切地望着自己，等着回答。她突然意识到李约素多么希望她能够一同前往熊黑星。他们各自的前进道路已经注定，然而哪怕一小段共同的旅程，也让人感到心满意足。苏北旦感到一阵心跳加速。她意识到在短短的十多分钟接触里，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深入到她的内心。

她没有工夫去细想为什么，只是保持着克制，认真考虑李约素的邀请。

“雷电家族将是我们最主要的盟友，如果能够预先和雷电家族达成协议，那将非常好。但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苏北旦说。

“我的‘天狼星’号是最快捷的飞船，只要一个月，就能到雷电家族那里，然后再到好望角。”

“有那么快？”苏北旦微笑着问，她根本不相信一艘飞船能够在一个月内辗转两百多光年，然而她喜欢李约素那种自信满满的样子。

李约素意识到自己失言，不由得有些尴尬，“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必须相信雷电家族，他们将是未来最主要的盟军。无论怎么样，你都必须去一趟熊黑星。”

苏北旦终于露出一个笑容，这是这几天来，她第一次感到轻松与宽慰。李约素也笑了起来，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你说的我无法拒绝。”苏北旦说。

李约素仍旧傻傻地笑着，女将军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他突然间又有几分恍惚。

“我去找天狼七。”心情变好，他有了新的计划，“你想一道去看看这个超级军团吗？”

“当然，他们可能是我们所能依靠的最强大的力量。”苏北旦点头，她别过脸去，李约素看到她正试图擦掉脸上的泪痕，“我以科尼尔代表的身份去见他，你可以替我引见。”

“这是我的荣幸！”李约素说。他突然发现某些肉麻的礼节用语并不是毫无意义，之所以人们通常认为这仅仅是礼仪，只是因为人们并不真心实意。

第四十三章 噩耗连连

“天狼星”号在各种残骸间灵活地飞行。为了保持灵活性，布丁关闭了重力控制系统，船舱里的乘客随着“天狼星”号的各种动作而东倒西歪，狼狈不堪。

终于，“天狼星”号能够平静下来，稳定飞行。

“这都是什么东西？”望着舷窗外漂浮的残骸，李约素皱着眉头问。苏北旦在飞船上，他的脾气收敛了许多，连用词也变得文明起来。

“这些都是达门塔舰队的残骸。残骸包括主力舰、武装炮台、前卫舰、侦察船，还有飞梭。需要把我把型号查清楚吗？”布丁飞快地回答。

“为什么达门塔舰队的残骸会出现在这里？”

“这是一次伏击。”苏北旦的声音响起，“达门塔派出了一支分舰队来偷袭我们，我们得到了情报，在这里预设阵地。机动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只使用了轻型突击舰，最大的船不超过两万吨，而达门塔的主力舰超过七万吨，因此我们比他们早十四天到达这里，设好了伏击圈。”

“很漂亮的战斗。难道科尼尔没有损失吗？”

“当然有，都收走了。现在看来有些可笑。我们赢得了战斗，留下了遍地残骸，但自己的星门却被摧毁，这个星系从此变得一文不名。这只是前线的一个战场。如果能够重新来过，我真希望和达门塔之间的战争根本没有发生过。”

“我们已经和达门塔联合了。”

“天狼星”号在进行弹跳准备，还有一次弹跳，他们就将进入熊罴星的范围。突然间，布丁发出了警告。

“不明飞行物跟踪。”随着警告，“天狼星”号快速机动，进入残

骸区，“我们需要躲藏一下。”

眼前的情形似曾相识，李约素想起遭遇天狼七的情形，“佳上，记得我们怎么遇到天狼七吗？难道我们又要遇到一个天狼七？”

佳上没有回答，他对于这种胡乱的联想毫无兴趣。屏幕上飞行器的影像一闪而过，他仔细地盯着屏幕，布丁却没有再显示任何东西。“布丁，把刚才的图像再放给我看看。”

布丁马上把影像显示在屏幕上。

这一次跟踪而来的并不是飞梭，而是一个椭球形飞行器。

李约素看了佳上一眼，“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流体颗粒。”

“这就是流体颗粒。布丁，它是来找我们的，我们要和它会合。”

“这太危险。”

“我确定它是流体颗粒，属于第三变型，它是专门用于通信的颗粒。而且来自‘青云’号。”佳上说得非常确定。

“你可要想好了，我们飞船上四个人的命，还有布丁的小命都在你手里。‘天狼星’号除了逃跑，什么能力都没有。主动靠上去，如果它有敌意，那就是找死。”

佳上只是盯着屏幕，椭球形飞行器不断地旋转，它失去了目标，兜了一圈之后选择了一条返回线路。它要回到时空突破点。一个星系往往会有十多个突破点，没有星门指引的跳跃飞船绝大多数都会从突破点进入星系。这个椭球体显然一直守候在这里，它在等待某个合适的飞船从突破点进入。

“没错。它是‘青云’号的流体颗粒。每一个信使颗粒都有独特的旋转方式，其实也是密码。很简单，它在说：李约素，靠近我。”佳上看着其他几个人，“不用担心，我不会看错，这是雷电家族的特别编码方式，我明白这个。”

“好吧，听你的。”李约素指令布丁靠上去。

“天狼星”号出现在信使颗粒的感知范围内，它马上掉转方向，再

次向“天狼星”号追来。在距离十米的位置，它停下来，保持同步。

“收到信号。”布丁说。

“放出来吧。”李约素下令。

布丁开始广播：

“熊黑星遭到攻击，我们可以自保，但所有进入熊黑星的飞船将面临极度危险，敌人随时可能进行突袭。进入路径被封锁，没有载人飞船能够从亚空间出入熊黑星。根据目前状况，星域的力量无法抵抗入侵者，必须得到强力援军。

“敌人正在行动，它们正企图夺取伽马星门。它们会进入伊特通道，通过伊特星门进入好望角！一旦它们占据好望角，一切将无法收拾，它们的势力将向银河中心蔓延，直抵人类文明深处，沿途所有的文明，都将遭受灭顶之灾！在组织有效的抵抗之前，至少两千个文明世界、十七万亿定居者将被吞没。避免悲剧发生的唯一办法，是隔离这片星域，然后把消息用最快速度送到仲裁者手中。仲裁者将召集银河舰队，我们将用巨大的优势把它们彻底埋葬。

“人类必然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胜利到来之前，文明世界会遭受多大的苦难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是否足够迅速。我们必须隔离星域。

“隔离星域的唯一办法：在好望角建立堡垒，对试图穿越亚空间进入的飞船进行打击。其前提是必须在敌人试图利用伊特星门之前摧毁它。一旦伊特星门被敌人占据，好望角必然失陷。

“带上信使颗粒，找到‘天龙’号。‘天龙’号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务必在标准时间三十六年八月七号之前完成对伊特星门的摧毁，同时在好望角集中所有能够集中的力量，没有星门，敌人能够通过亚空间弹跳进入好望角的力量有限，一支足够强大的机动舰队能够解决问题。

“必须调集所有能够影响的力量在三十六年八月七号之前完成这次割断。这是所有事件中最重要的一件。

“‘青云’号指挥，巴达。”

信息播放了三遍，然后停下来。

船舱里的四个人面面相觑，最后布丁打破了沉默：“船长，需要重新回放吗？”

“不用。暂时中止弹跳准备，设法把那个颗粒拉过来。带着它我们还能跳跃吧？”

“没问题。它的体积不大，质量也不大。”

“天狼星”号靠上去，把流体颗粒拉过来，塞进了储备舱。李约素看着佳上，“你说怎么办？”

“我们必须立即按照它的指示行动。”

“我们永远无法去‘青云’号了？”

“风险最小的方案就是不要进入熊罴星。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个颗粒的信息。这是‘青云’号能够做到的最后的选择。”

“今天是什么日子？”

“三十六年一月十五日。”

“只有不到七个月。我们距离好望角三百光年。‘天狼星’号可以很快跑过去，但我们去了那里有什么用？舰队没法在这么短时间内聚集到好望角。”

“我们有机动舰队，”苏北旦插入谈话，“我的分舰队很快就能赶到好望角。他们具有建设前进基地的能力。好望角的达门塔舰队也会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去好望角，关键是摧毁伊特星门，我们可能只有一次机会，而且这机会很快就会逝去。谁能去摧毁伊特星门？”

“雷电家族在伽马星门召开紧急会议，几乎所有人都在那里，我们去那儿。”李约素说。

“至少我们可以把熊罴星受到攻击、被围困的消息带过去。”佳上说。

“雷电家族送出了胶囊船，所有人都应该知道这消息了。”苏北旦

说。

“不，很可能没有。”佳上说，“这种信使颗粒穿越亚空间的速度和胶囊船差不多，但穿透的距离要短得多，它比胶囊船更能够抵抗干扰。如果它们真的封锁了亚空间，胶囊船在透过亚空间的途中都会被吞没，无法送出。如果能够使用胶囊船，就不必使用信使颗粒。既然信使颗粒已经在这儿，很可能并没有胶囊船送出。”

“你是说我们是唯一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存在这种可能，如果没有其他人正好要在这个时候进入熊罴星。迹象很明显，信使颗粒是专门送来找我们的。”

“好吧！”李约素看了苏北旦和佳上，“我们的命看来还很值钱。邓迪斯，兄弟们也都赶到伽马星门了，我们去和他们会合。”

邓迪斯点点头。

“布丁伙计，开动吧。”李约素显得轻松愉快，仿佛他们不是在确定进行一次关系到星域甚至银河的大事，而是去参加一次野餐会。

其他人神色都很严肃，甚至连布丁也一言不发。

“天狼星”号进入弹跳准备。

“给我看看星图。”苏北旦突然说。

科尼尔星图展现在舱室中央，赤红的天垂星太阳仍旧历历在目。某些东西在星图上一目了然。比如熊罴星和天垂星以及伽马星门的相对位置。天垂星与伽马星门和熊罴星之间的距离大约相等，然而天垂星和伽马星门之间非常平坦，适合舰队跳跃。

李约素看着苏北旦。

“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苏北旦自顾自看着星图，似乎在自言自语。

.....

船舱里异常沉闷。

伽马星已经荡然无存。星门仍旧存在，然而已经被关闭，黑色飞船

绵亘不绝，仿佛一道道绞索把星门死死地缠绕起来。这显然又是一场行星毁灭战，结果毫无悬念，已经活生生地摆在眼前。

邓迪斯捏着鼻子，他感到鼻子酸酸的，眼泪随时可能夺眶而出。兄弟们应该都在这里，但是眼下，整个星系空空荡荡，除了黑色飞船，没有其他会飞的东西。它们甚至消灭了所有天体！

李约素看着眼前的情形，说不出任何话。苏北旦不幸言中。

“我们去坤城。”苏北旦突然说。

坤城集中了科尼尔剩余的精锐。然而他们是否还存在？

“不，我们去找‘平准’号。”李约素说，“没有时间了，‘平准’号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

苏北旦没有反对。

“邓迪斯，佳上，你们有什么意见？”

佳上沉默着，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突然他问：“它们到底在做什么？”

“你说什么？”李约素没有听清佳上的问题。

“没有一种智慧生物会把大量的时间和能量浪费在单纯的杀戮上。它们必然是为了某种目的才这样行动。这不是典型模式，它们处在一种极端状态下。”

“那又怎么样？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它们在不断地攻击我们的星球，杀死我们的人。”

“这关系到什么时候它们会停下来。情况可能并不像巴达所估计的那么严重。”佳上想了想，“布丁，你有关于那个子宇宙的信息吗？它有多大？具有什么物理属性？”

“我没有这些信息。”布丁说。

“佳上，你到底在想什么？”李约素问。

“这些黑色飞船可能正在按照某种模式重现它们的宇宙。在它们的宇宙中，也许没有行星，为此，它们要清除从天垂星到洛基塔所有的障

碍。所有星球，也许还包括恒星。”

“你是说它们能够控制恒星？”

“一个行星级堡垒透过亚空间，这种能量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一颗中等恒星的全部能量。如果它们不能驱动恒星，很难想象能量来自何方。”

“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考虑，当务之急，我们必须封闭通道，把这些东西封闭起来，不让它们向银河蔓延。”苏北旦说。

“我们去找‘平准’号。布丁，弹跳准备。你能找到‘平准’号吧？”李约素说。

“遵命，船长。”

很快，布丁又转回来说话：“船长，我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巨大的黑色飞船悄无声息地滑过，一些细碎的东西从飞船上脱离，飘散在宇宙中。“天狼星”号急速掠过，在一瞬间，布丁抓住了碎片的影像。

这是一个细小的个体，它显然是一个生物，大体是一个球，白色的躯体上包裹着一层半透明的膜。它就像一个水汪汪的蛹。

“真恶心！”苏北旦皱着眉头说。

“那是什么，它们的卵？”邓迪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尽管他并不害怕，却感到有些凛然。

李约素感到一阵寒意涌上心头，“布丁，暂停弹跳。靠近它看一看。”

“这里太危险。”

“我是船长，我说靠近它看一看！”李约素突然变得粗暴起来。

“天狼星”号缓缓地靠近漂浮的白色小球。它们不断蠕动，某种活物正在其中，等待着破茧而出。无穷无尽的白色小球组成巨大的轨迹，从远方一直向着黑色飞船盘踞的方向延伸。

突然间，一个小球破裂，几条细细的肢体伸出来，随后是一个小小

的头，它的躯体浑圆，和头部相比巨大到不成比例。它活动肢体，灵巧地把包裹它的膜衣捏成一团，飞快地吞食下去。

“真像一只蜘蛛。”邓迪斯说。

李约素紧紧攥着拳头，他的头脑似乎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黑色的梦魇挤压过来，似乎要将他碾碎。是的，就是这样的白色蜘蛛……他的梦境，或者半真半假的经历。他的确曾经见过这样的东西。它们从充满黏液的土地上爬出来，聚合成团，然后进入一艘巨大的黑色飞船。

苏北旦发现了李约素的异样。“李约素！”她奋不顾身地站起来，漂移到李约素身边，抓住他的手，“你怎么了？”她关切地看着他。

李约素的手在发抖，那些不愉快的记忆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到害怕。

“他曾经到过它们的宇宙。也许他是唯一一个曾经到过那个宇宙并活着回来的人。他可能想起了什么。”佳上向苏北旦解释。

“苏北旦女士，请回到座位，这样很危险。”布丁提醒自己的乘客。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苏北旦一边说，一边回到座椅。

“船长还没有发出指令。”

“你看到了，他正处在艰难时刻，我们必须自行做出决定。”

“这个提议符合逻辑。我们该怎么走？”

“去找‘平准’号。”

“天狼星”号再次进入弹跳。

李约素直直地看着屏幕，屏幕上，白色蜘蛛组成的长长链条已经隐没在黑暗之中。然而，在李约素的头脑中，这些白色链条正不断地壮大，彼此交织，形成巨大的网络，在中央部分形成厚实的膜体，恒星被包裹其中，阳光被完全遮蔽，整个星系只有冷冷的微弱星光。黑色飞船在白色网络的节点上聚合，它们褪去了外壳，露出核心部分蓝汪汪的晶体，这些蓝色晶体脱落出来，落在白色网络上，瞬间生根，许多蓝色的晶体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团团的球。

“天狼星”号突然迸发出一道闪光。闪光照亮的地方，显示出一团璀璨的蓝色。一瞬间，“天狼星”号钻入时空裂隙，消失不见。“天狼星”号不断弹跳，直指圣彼得堡星门。

李约素正在回想刚才的情形。

“李约素，你好些了吗？”他听到了柔和的女声，那是苏北旦的声音。

他扭头看着佳上，佳上也正看着他。

“你说得对，它们正在重构。”

“我不明白。”

“那些飞船……那些飞船只是工具，它们并不在飞船上。”

“你是说那些蜘蛛？”

“不，是整个网络。”

“网络？”

“你看到了，它们在伽马星系构造网络，那才是它们的存在方式。”

佳上沉默不语。

“我不是很明白，你能否说得清楚些？”苏北旦问。

“我见过这种东西，它们的网络很庞大，整个星系都布满这种白色网络，整个星系就是一个网络。每个网络都有蓝色的晶体节点，那是它们的头脑。它们预设计划，然后执行。它们把自己分解成小块，塞在飞船里边，现在，它们正在活过来。”

“那些白色蜘蛛呢？”邓迪斯问。

“那不是白色蜘蛛，它至少有十条腿。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可能是它们的幼体，也可能只是一种过渡生物。不过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们正在重新活过来。”

“你是说它们毁灭天垂星，毁灭洛基塔，都只是一个预设计划，这些黑色飞船的主人并不是一个个独立个体，真正的主人只是一个网络，

在整个进攻过程中都处于休眠中？”苏北旦迟疑地问。

“就是如此。”李约素回答，他的语气坚定，无可置疑。

“你和它们进行过交流吗？”苏北旦仍旧充满疑虑。

李约素猛然摇头，“不要问我，我不知道！”他感到焦躁，苏北旦的问题他无法回答，在那个神秘的异世界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神秘的生物对他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他确信无疑这些控制者只存在于巨大的白色巨网之中？蓝光在“八脚鱼”号上帮助他恢复了一些记忆，但毫无疑问，还有更多的东西隐藏在他的脑海深处。

一段沉默之后，苏北旦开口：“是否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和它们进行对话？”

“事情只会更糟糕。”佳上突然开口，“一旦它开始思考，它就会明白控制星域的关键在于好望角星门。它马上会有下一个计划，更难对付。巴达将军要求我们截断伊特通道，依据的假设应该就是它们会全力突破科尼尔这一片时空洼地，试图进入平坦的银河空间。任何一个宇航文明都会这么设计。如果它们对我们的空间早已经有所了解，那么占据了天垂星和洛基塔之后，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伊特星门。如果船长的说法是对的，它们正在活过来，最大的可能是它们会认识到我们的抵抗，然后更强劲地冲击伊特星门。”

船舱里陷入沉默。

“我们和它们有血海深仇，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切断星门通道，不能让它们跑掉，总有一天，我们要把它们消灭在这里！”李约素打破沉默。

“是的，李约素船长，我们必须出发去进行这项工作。欢迎回到‘平准’号。”一个声音插入到谈话中，那是天狼七。“天狼星”号抵达了目的地。

这个声音很霸道，很坚决，很自以为是。然而李约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没有什么比见到一支坚强的盟军更让人感到高兴了，而且，布丁

在屏幕上显示了另一个信号：“天龙”号。

第四十四章 银河之心

“天龙”号成了一艘中型飞船，它在天垂星丢掉了三分之一的质量，然后在伽马星门再次损失了大量流体颗粒。但它仍旧是一艘完整的飞船。就不利条件下的生存能力而言，没有什么飞船能比“天龙”号做得更好。然而它面目全非，让人不敢相信。

“布丁，你确定那是‘天龙’号？”

“飞船信号显示没错。”

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短短的圆筒状飞船，谁也无法把它和“天龙”号时而细长、时而卷曲的舰体联系起来。

“李约素船长，你好。”申秋出现在屏幕中央。

申秋的出现让李约素的疑虑稍稍减轻，“你好，申秋将军。‘天龙’号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模样？这是‘天龙’号吗？”

“这是‘天龙’号。我们受到了一些损失，飞船形态发生了变化，但这仍是‘天龙’号。”

“你们从天垂星撤退之后就变成了这样？”

“我们收到来自熊黑星的胶囊船，赶到伽马星门，从亚空间折返时我们陷落在包围中。它们数量众多，局面很快就失去了控制。我本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没想到沙冈人救了我们。他们在关键时刻杀出来，帮我们解了围，并把我們带到了这里。”

李约素明白其中的凶险。他亲眼目睹了层层环绕伽马星门的黑色飞船，那是可怕的存在。

“很好，”李约素说，“我可以到你的飞船上去吗？我想见见沙达克。”

申秋有些惊讶，这是一个很唐突的请求，飞船的沙达克不轻易和外人接触，除非沙达克认为有这个必要。

“这是一个唐突的要求，但我想除了‘天龙’号沙达克，我没有更好的指导者。我想去熊黑星请沙达克给我一些指点，但中途被挡了回来，熊黑星已经被封锁。‘天龙’号沙达克也许是和‘青云’号沙达克最接近的一个，所以我想听听他的意见。”李约素说。

申秋露出一丝惊讶，“他们封锁了熊黑星？”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最后却没有说出口，只是定定地看着李约素，似乎并不相信。

李约素看了看佳上，“我们在熊子星发现一个颗粒，是它找到了我们，佳上说这是‘青云’号的信使颗粒，就在我们飞船上，你可以察看。”

“天龙”号向着“天狼星”号靠拢，布丁打开货舱，把信使颗粒放了出去。颗粒向着“天龙”号靠拢，当它距离“天龙”号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时，“天龙”号表面绽开一个缺口，颗粒靠过去，三双触手般的软索从缺口伸出，恰到好处地把整个颗粒紧紧攫住。颗粒被飞快地吸了进去，隐没不见，而“天龙”号表面也飞快地平复。

李约素静静地等着。

很快，申秋送来了消息：“沙达克同意会面。”

“天龙”号再次靠拢过来，这一次靠得非常近，以至于布丁发出了碰撞警告。“天龙”号虽然经历了两次削弱，体积不到原有四分之一，但相对“天狼星”号仍旧是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它向着“天狼星”号压过来，似乎要将这小小的飞船碾压得粉碎。

“天狼星”号上的人们保持着镇定，除了布丁不断地大呼小叫。

“天龙”号直直地压了过来，“天狼星”号隐没在“天龙”号庞然的躯体之内。

舱门打开，外边没有任何光线，漆黑一片。他们仿佛并不是在一艘母舰内部而仍旧身处太空中。李约素略带疑惑地看了看佳上，佳上摇摇头表示自己一无所知。

“这里没有重力场。”苏北旦说，“情况诡异，要小心。”

李约素点点头，“我会小心。”他使劲一推座椅，向着舱外飘去。

舱外一团漆黑。当李约素进入到这一片黑暗中时，他马上意识到这并不是没有光线而导致的黑暗，他仿佛被浓密的黑色雾气所包围，一点点地隐没其中，黑色的浓雾彻底阻隔光线，哪怕他只是把头伸出舱门，“天狼星”号舱内的光也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舱里舱外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绝对界线。李约素估计自己的腿应当还在舱内，然而回头看去，除了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他觉得很冷，然后有什么东西碰触到他的身体。虽然身处彻底的黑暗中，但他并不感到害怕，只是有些奇怪。

“沙达克，我能见你吗？”他大声发问，知道沙达克一定能够听到。

没有任何回应，但突然之间李约素意识到沙达克已经做出了回应：黑色的雾气钻到他身体里边，不知不觉中他已经中止了呼吸。当李约素意识到这一点，他惊讶不已。他的心跳仍在继续，头脑仍旧清醒，然而却不再呼吸。某些小东西渗到他的身体中，浸透了每一个细胞，它们直接给他的身体提供能量。它们是沙达克的某种化身，李约素感觉到某种声音在他的头脑中形成，隐隐约约，越来越清晰。

突然间，就像弥散的雾气聚集成形，他听到了声音。李约素有些惊讶，尽管沙达克并不具备实体，然而他通常会使用一个全息投影来和人们说话，在惯常的印象中，他应该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而此刻，沙达克似乎直接和他的头脑建立了联系。一个声音回响在自己的头脑中，这样的感觉让李约素有几分吃惊。

“李约素，你必须去银河之心。”那个声音说。这是一种平淡的声音，平淡到李约素无法分辨是高亢还是低沉，是陈述还是祈求，是男人还是女人。那就是一个声音，这一点毫无疑问，除此以外，声音本身没有任何信息。

李约素定了定神，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话本身，“银河之心？”

“人类的繁荣之处，所有的梦开始的地方。”

“我不明白。”

“那里是银河的核心，人类文明的核心。你去到那里，必须去那里，这是你的宿命，也是你的使命。除了你，没有人能完成。”

“这怎么可能？”

“想一想古力特和你说了什么。你就是那个触发了灾祸的人。”

“这不公平，是这些魔鬼造成了灾难。”李约素说，然而他想到古力特说过，如果“天狼星”号没有触动黄金星球，那么至少灾祸可以推迟许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就是那个被命运选中的人，他必须对此承担责任。他沉默下来。

“这可能是银河的宿命，那么你也是宿命的一部分。谁祈求命运的公平，谁就是一个糊涂分子。命运无所谓公平，你必须面对。此时此刻，在这个星域，没有人比你更合适。就算其他任何人作为信使出发，他也必须带上你。”

“为什么？”

“古力特并没有告诉你全部真相，有些事实他并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是：你的头脑是最好的宣战书，它们曾经侵入过你的头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只要你能够抵达银河之心，他们会明白一切，也能帮你解开头脑中所有的谜。”

“他们？我的头脑中有什么谜，你是说我失去的那部分记忆？”

“银河之心，人类的精华所在。的确，你的头脑中有一些缺失的记忆。银河内部有许多文明对于人类的记忆研究深入，他们能够帮你回忆起一切。”

“银河之心……”李约素念着这个新奇的名字，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一幅漂亮的图景，他仿佛看见成千上万颗璀璨的恒星聚集成团，无数的飞船穿梭如织，强大的舰队整装待发，还有一些奇特的人类，他们

似乎是一些超人，正在星星间自由往来，按照自己的意图塑造一切。沙达克把这些灌输在他的头脑里。这就是他们，他需要去寻找的那些人。

李约素仍旧感到有些疑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然而他却不能明确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

“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必须去银河之心。”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星域，怎样才能去到那里？那是上万光年之外的地方。我不是一个巡逻者，也没有长生不老的本领，我的飞船根本没有远航的能力。我需要你的帮助。”

“这都不是问题，你只需要出发，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那么，星域呢？它们毁掉了天垂星，毁掉了伽马星门，它们还会在这里为所欲为。我能否留下来抵抗？”

“把抵抗的事交给我，你留下毫无价值，任何一个人都有留下的理由，但没有一个人比你更适合奔向银河之心。他们属于现在，而你属于三百年前，从这里前往银河之心至少还需要三百年。让星球定居者穿梭时空有些残忍，然而你已经历过这样的事，你和一个真正的巡逻者并没有太多不同。不要留恋，有更多的人值得拯救。”

声音仍旧很平淡，却透露出一股无可置疑的气概。

“我明白，我会去。但巴达将军要求我们必须封锁星域，我要亲眼见到完成了这件事才能出发，否则我即便出发去寻找银河之心，灾难仍旧不可避免。”

“这是我的责任。”

突然间仿佛在黑暗中见到了一道强烈的光，李约素感到一阵恍然大悟之后的轻松，“你不是沙达克，你是天狼七！”

声音沉默下来，片刻之后，他说：“没错，我是天狼七。”

这个回答点燃了李约素的怒火，“赶紧从我的脑子里滚出来！你这是公然挑衅！沙达克呢？我要见沙达克，不是你。”

“你会见到沙达克。”天狼七说，“但是我所告诉你的就是全部真相。你从他那里得不到更多的信息。关于航行的具体本领，我会让沙达克转给布丁，‘天狼星’号也会得到加强。这样的话我不会说第二遍，我们患难与共，我们是战友。”

李约素的怒火渐渐平息下来，“你怎么能在‘天龙’号里？”

“暂时借用。‘天龙’号沙达克是‘青云’号的分身。在更久之前，‘平准’号沙达克和‘青云’号一样，是某个沙达克的分身。沙冈人和雷电家族源自同一。你们的星域也一样，如果你有机会追溯沙达克的源头，所有的沙达克都源自同一个，当然已经没有人知道这是哪一个沙达克，他是否还存在。所以，如果形势需要，我们仍旧可以很大程度地联合起来。”

“‘天龙’号成了‘平准’号的一部分？”

“不，只是我可以很容易进入‘天龙’号和你对话。现在你去吧，沙达克在等你。”

浓重的雾气很快退去，李约素感觉身体恢复了正常，他感到精神饱满，充满了迫切的渴望去面对一切。他突然想到天狼七是不是在他的身体里做了什么手脚，那些浓黑的东西，和“平准”号沙达克用来遮蔽飞船残体的零点迷雾类似，李约素猜想那是一种纳米机器，显然它可以进入身体，轻而易举地改变某些东西。

船舱里变得透亮，李约素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透明的气泡般的舱室中，温度适中，光线柔和，气压达到完美的平衡，甚至连“天狼星”号的舱门打开时，也没有任何气流声。雷电家族总是把一切计算得精准而精致。

“那是‘平准’号？”佳上问，眼前的情形和“平准”号的零点迷雾很相似，他很自然地如此猜想。

“是的。”李约素没有多说。

“小心点！”苏北旦叮嘱李约素。

李约素转身看着她，“‘平准’号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没什么！”他翻身，伸手抓住“天狼星”号的舱门边缘，把身体摆起来，落在“天狼星”号上。他稳住身体。沙达克该来了，他等待着全息投影光线。

沙达克却没有来。

没有任何警报，飞船突然间急速移动。李约素被重重地甩出去，撞在气泡壁上。李约素反应极快，他迅速扭动身体，双脚在气泡壁上稳住，等飞船稍稍稳定，猛然一蹬，蹿了出去，恰到好处地落在“天狼星”号上，抓住了舱门。

“船长，快进来！我要关闭舱门了。”布丁焦急地叫喊。

又是一次突然转向，李约素紧紧地抓着舱门，急剧的变速把他的身体甩起来，然后又重重落下，传来一声钝响。

“李约素，快进来！”苏北旦的座椅距离舱门最近，她看见李约素被甩开，焦急万分。李约素被巨大的加速紧紧地压在“天狼星”号上，他努力挪动身体，试图钻进舱门，然而加速度始终控制着他，让他滑向相反的方向。他的两条腿不断移动，试图寻找一个支点，然而“天狼星”号表面光滑，根本没有地方借力。

“船长，沙达克告诉我，还有十秒钟，这个舱室的空气就要被排出。‘天龙’号需要进行紧急动作。”

气泡正在打开，气流呼呼作响。李约素咬紧牙关，“关闭舱门。”他从牙缝里憋出这几个字。

突然间，眼前一花，他看见苏北旦就在眼前，“快抓住！”她说。原来苏北旦看到情况紧急，把救生绳搭上，打开了座椅安全锁，她转眼间就被巨大的加速度推到舱门边。苏北旦把半个身子探出舱外，努力把绳索递给李约素。

“天狼星”号内的空气也正随着气流向外狂泻，突然，苏北旦的头发被狂乱的气流吹开，长发飘动起来。在李约素眼里，苏北旦美丽的面

孔上充满坚毅的神情，随风飘舞的长发灵动而飘逸，即便危险迫在眉睫，李约素仍旧感到心中一阵狂跳。他想说，别管我，快回去。然而狂风迎面而来，他根本无法张嘴。绳索近在咫尺，他却无法抓到。气流转眼间一扫而空，李约素意识到他正在给“天狼星”号上所有人带来危险。他松开手。残余的气流裹挟着他冲着气泡的裂口而去。他用眼角的余光看见苏北旦猛然一跳，试图拉住他，她的身子掉出船舱，被布丁飞快地拉了回去，“天狼星”号关闭了舱门。

李约素紧绷的心弦松弛下来，他开始考虑眼下该怎么办。落入真空，这样的事居然第二次发生在他身上。这一次又是天狼七。李约素开始感觉到真空带来的异样，舌头上仿佛有无数的小虫在爬，痒痒的，胸腔里仿佛憋着一团火，随时可能爆炸。他在真空中翻滚，挣扎着保持清醒。他看见了“天龙”号巨大的船体，许许多多流体颗粒正不断地从“天龙”号的船体上掉落下来，冲向前方，“天龙”号的船体正在剧烈地变化，不断变得细长。他还看见了蓝光闪闪的沙冈战士，他们保持着队形，似乎随时准备冲向前方。

突然，一股巨大的力量拉住了他，他被迅速地保护起来，真空被隔离在外。李约素缓过一口气，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一副沙冈盔甲中。天狼七救了他。

他看到一个沙冈人，没有穿戴盔甲，就在不远处漂浮。而天狼七正在他身边。

李约素来不及表达感激之情，“天狼七，你让那个人把盔甲让给我？那不行！”

“没有人愿意死去，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这个战士没有死在战场上，这当然让人遗憾，但如果你现在死了，那将是一个更大的遗憾。我只能选择一个代价较小的方案。”

“我不同意！”李约素声嘶力竭地大叫，“快救他！”

“好好珍惜你的生命，它不属于你个人。别忘记你的使命。”

“去你妈的！你不救我救！”李约素启动了盔甲，朝那个沙冈人奔去。

一道火光从李约素身边闪过，击中了那个沙冈人，他的身体被洞穿，血液飞溅出来，形成一片细微的颗粒云。李约素惊呆了，他转过身，“天狼七，你疯了！这是你的兄弟！”

“你的行为迫使我采取这样的行动。”天狼七保持着冷酷的语调，“你无法看着他死去，我只能让他死去。不要再给我制造麻烦，前方在战斗，我必须前往战场。”

天狼七说完，径直向着前方而去。

李约素沉浸在巨大的沮丧中，他看着眼前的沙冈人，尸体已经变得僵硬。沙冈人有两个头脑，一个属于自己，另一个属于天狼七。他们在天狼七的协同指挥下高效地战斗，也因此而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哪怕只是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一个高效的军团，一个冷酷的军团。李约素突然明白过来，那些逃离的人，达门塔星域的创立者，他们利用研究一个文明的名义把那些压抑的情感完全释放出来，并且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难道这是沙冈人的宿命？

天狼七杀死沙冈人的一瞬间，李约素几乎想脱掉自己的盔甲，让天狼七的目的不能得逞。然而他忍了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狼七是对的，他必须保存自己的生命，只是天狼七的方式粗暴而血腥，让他无法接受。李约素伫立良久，前方火光不断，正在激战。敌人这次只是派出小规模武装来进行试探，“天龙”号完全占据优势。

“天狼星”号悄无声息地在李约素身边停下。

“船长，很高兴看到你安然无恙。”布丁显得很高兴。

李约素并不理睬，他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李约素，我们看到了。这个沙冈战士为你牺牲了自己，我们永远都会尊敬他。你快进来，我们需要计划下一步。”苏北旦的声音传来。

“船长，我们的弟兄都被沙冈人转移到这里了，他们还活着！我们

下一步该怎么做？”邓迪斯的声音略带兴奋。

李约素仍旧保持着沉默。

“李约素，你没事吧？”这一次是苏北旦略带焦急的声音。

“我没事。”李约素终于回应，“布丁，我们去和天狼七会合，他们的战斗快结束了。留给我们的时间更短。‘天狼星’号自行前进，我可以跟上。”

第四十五章 伊特星门

“平准”号黑色而庞大的身躯开始动作。当它的六百多个分散式波动引擎开始工作时，似乎整个空间都在颤抖。沙冈人排列成整齐的队伍，快速向着“平准”号降落，他们仿佛一道蓝色的光带，收缩进入母舰的躯体中。沙冈战巡舰也依次向着母舰降落。它们都是鑫船，却拥有强大的武装，战巡舰的火力和达门塔主力舰相当，但体积要大一些，它们同时是沙冈战士的分基地。“平准”号令人惊讶地把上百艘战巡舰收入其中。

敌人已经发现这里，或者是沙冈人出击伽马星门的举动把敌人引到了这里，然而敌人并没有继续派遣部队进攻。没有人知道敌人在做什么，情报一片空白，所有的行动只能依据重要性来依次进行。伊特通道，好望角星门，这是重中之重，“平准”号沙达克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敌人的武力超出了“平准”号能够承受的范围，封锁星域是“平准”号能够做到的唯一选择。伊特通道是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之外是黑暗区，遍布暗物质，不可通行。一艘飞船如果没有伊特星门作为中转，就必须直接跨过三十五光年的走廊；更为重要的是，伊特走廊的空间曲率不断抬高，飞船从走廊入口抵达好望角，需要克服巨大的亚空间能级差。三百七十二迈焦耳的能级差看上去不是一个大数字，然而由于对应的亚空间通道狭窄，能量的洪流无法顺利通过，任何超过三十六吨的飞船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跳跃。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途经伊特星门。伊特星门处于伊特通道中段，把整个航程分作两截，这是一个神奇的效应，几乎所有的飞船都可以首先进入伊特星门，然后再次弹跳，进入到好望角。科尼尔星域这块地方，是一片时空洼地，伊特通道是通向银河平坦空间的唯一通道，好望角是这条通道的制高点，伊特星门，是最最重要的要害。

谁先抵达伊特星门，就意味着谁占据了主动。

为了缩小亚空间尺寸，“平准”号把一切附属飞船包括“天龙”号都收拢起来。一切活动停止，只有六百多个波动引擎不断地发出振动。能量的涟漪进入亚空间，仿佛水波般扩散、消失。当亚空间波动稳定，引擎阵列同时发出巨量的波动能量，在亚空间波动开始传递之前，能量波把庞然的船体完全笼罩，“平准”号悄无声息地潜入亚空间，只留下一道剧烈的闪光。

波动的能量最后无以为继，一旦能量波不能保护船体，哪怕只有一个小小的空隙，飞船将在一瞬间被亚空间吞噬得干干净净。沙达克进行了精准的计算，在能量屏蔽不能支持之前，“平准”号滑出亚空间，它向前推进了五十八光年，耗费了一百二十天空白期。这里是伊特通道的入口，空间平坦，最适合飞船在进入伊特通道前恢复能量储备。下一次跳跃将在十六个小时后，目的地伊特星门。

“这么大的飞船居然一次就跳出了五十八光年。”

“敌人的母舰是行星级堡垒，尺度是‘平准’号的十倍，质量可能达到上百倍，‘平准’号和它相比不算什么。关键是能量。”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平准’号，真不相信世上还有这种事。”

对话的两个人是邓迪斯和佳上。李约素坐在那儿，没有插话，脸上露出淡淡的忧虑。

“船长，你在担心什么？”佳上见李约素不说话，有意问他。

“还能有什么，当然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太晚了……三十六年八月七号，今天已经是十月三十。”

“没关系，那只是一个预计，敌人的行动没有那么快，至少现在这个星系还没有失陷。我们来得正及时。”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们先出发。这艘飞船太大了，如果我们使用‘天狼星’号先出发，可以尽快抵达。”邓迪斯问。

李约素摇摇头，没有辩解。天狼七坚持所有人必须一道行动，因为

能不借助星门而进行亚空间潜行的，只有“平准”号和侦察飞船。要点已经明确，派遣侦察飞船毫无必要，会触发敌人新的行动，而侦察飞船本身没有什么防护能力，很容易被敌人发觉进而击毁，他不允许李约素去冒险。

“如果我们必须争夺这个位置，就一次性把它拿下，绝对不能打草惊蛇。”这是天狼七的说法。李约素也认为这是对的，因此他同意随着“平准”号一道行动，他需要知道这场战斗的胜负，这关系到他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他的银河之旅。

然而苏北旦并不同意随同前往。她决定首先前往坤城去会合残余的科尼尔舰队。天狼七给了她一艘小飞船，她带着天垂星战役幸存的两个飞行员出发。伽马星门发生的事情提示她，必须采取行动凝聚力量，敌人很快就会入侵坤城，必须抓紧时间，否则就可能太迟了。

相对伊特星门，坤城是一个更危险的所在，那里距离天垂星更近。然而科尼尔残余的精锐都撤退到了那里。李约素明白苏北旦的想法，她需要让这些残余部队建立起统一的指挥，然后分散游击，不能和敌人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对抗。他们将进行长期的抵抗，最大限度地保存力量，杀伤敌人，直到那些银河深处的人类前来支援。这是一个漫长到让人绝望的任务，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让一个人去坚信死后才能发生的事，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苏北旦却决心把这一切背负起来。

苏北旦走了，当李约素一觉醒来得到这个消息时，他感到有什么东西被从身体里抽走，怅然若失。第一次见面，他就被这个美丽而坚强的女将军所吸引，他相信苏北旦也对他有所感觉，否则在“天龙”号上的危险时刻，她不会冒着绝大的危险来帮助自己。他希望苏北旦能够继续和他一道旅行，哪怕只是短短十多天，他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能够随时看见她，然而她却坚决地走了。

她留下了一个漂亮的链坠，银色的心形，镂空花纹，透着古典的精细，放在李约素枕边。李约素醒来后，一眼就看到这个闪亮的东西，就

像星星在眼前。这是链坠的一半，它的背面扁平，但有一个小小突起和一个小小的孔洞，是和另一半的铆接。她吐露心意，却没有留下一句话，一声问候……一个拥抱。

一旦分离，即是永别。李约素清楚地明白其中的含义。他露出一丝苦笑，三百年，又是三百年……不经意间，他成了一个时空旅人，环形世界和鑫船来来往往，巡逻者永远在时空中徘徊，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而星域只是一幅幅凝固的画面。这将成为他的宿命？

“异常情况。发现少量飞船靠近，是达门塔飞船。”布丁的警告把李约素从恍惚中拉回现实。

“我们去看看。”李约素下达命令。“天狼星”号得到了天狼七的特许，可以随时出入“平准”号，在这个特殊时期，李约素对任何异常都很敏感，达门塔飞船在这个时刻出现，是否意味着他们也在向伊特星门进军？

六艘飞船排列成阵形，挡在“平准”号前进的道路上，缓缓向着“平准”号靠近。对方显然对于“平准”号心存疑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是达门塔舰队的标准主力舰分队，六艘主力舰相互之间形成掩护，居中的飞船稍稍滞后，五艘飞船排列成五边形，平行推进。

“前方飞船，请告知属于哪个星域。”达门塔分舰队一直用银河通用码发出询问。

“平准”号置之不理。

突然间，“平准”号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一串蓝色的光点从飞船上涌出，散布开来。它们正对着达门塔飞船，摆出防御姿势。

“请说明你们的身份和目的。这里不允许任何不明飞船通过。”达门塔飞船已经进入战斗准备，所有的主炮全部打开，随时准备进行攻击。虽然和“平准”号庞大的身躯相比，六艘飞船微不足道，然而达门塔人并不畏惧，仍旧准备阻挡“平准”号。

“平准”号和达门塔飞船之间的距离不断靠近。

“请表明身份和目的，如果继续靠近，我们将进行火力攻击。”达门塔飞船发出了最后警告。

“我是‘天狼星’号。我是李约素，我曾经和你们的第五舰队蓝光司令见过面。这是‘平准’号，我们的飞船，我们要赶往伊特星门。”李约素代替天狼七做出了回应。

达门塔飞船很快找到了“天狼星”号，一个机器人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我是一四七五小队指挥官特姆。李约素船长，你能否解释这艘飞船为什么不回应？”

李约素无法解释。

“我们是盟军，你们的任务是阻挡敌人可能的入侵。这艘飞船是‘平准’号，它正和我一道赶往伊特星门。我们需要抓紧时间完成飞船的跳跃准备。”

“我需要飞船主机的确认。如果没有确认，我们会开火。”

“你们应该收到过命令，我们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凶残，所有人类都要联合起来进行战斗。你们也看到了，‘平准’号是一艘强大的飞船，如果它怀有敌意，以你们现在的力量根本不能阻挡它。它是盟军飞船。”

“我收到的命令是阻拦一切不明飞船进入伊特通道。除非你们表明身份，否则我不能放行。”

李约素暗暗叫苦，他和天狼七刚进行了争论，天狼七坚持自己不必向这些达门塔飞船亮出身份，“平准”号不需要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在银河中自由来去，银河巡逻者应该享有这样的权利。更何况，这些机器人飞船来自“平准”号的叛逃者建立的文明，他们背离了“平准”号，抛弃了巡逻者的神圣职责，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叛徒。如果这些飞船坚持阻挡在“平准”号的前进道路上，他将消灭它们。

这一切无法向达门塔飞船解释。“平准”号仍旧在前进，而达门塔飞船随时准备开火。

“布丁，联系沙达克。”李约素打算作最后的努力。突然，一道光从“平准”号上兴起，一个虚拟影像出现在所有人面前，那是一个老人的影像。

“我是沙达克，‘平准’号主机，我们是银河巡逻者，途经星域。这一片星域面临严重的异类生物威胁，我们将前往伊特星门进行星域封锁，消除对银河内部的威胁。请允许通行。”沙达克向着达门塔飞船送出了通讯。

达门塔飞船对沙达克影像进行鉴定，他们显然并不理解银河巡逻者和星域之间的关系，但鉴定获得了通过，六艘达门塔主力舰让开了通道，闪向一边。

“平准”号庞然的舰体缓缓通过。

李约素感到很庆幸，天狼七在最后关头让了步。李约素找到天狼七，对他的决定表示赞赏。

天狼七冷冷地说，这只是因为自己在通盘考虑之后，认为达门塔的力量可能仍旧有一些利用价值。

天狼七的回答再次让李约素感到很郁闷。沙冈人与科尼尔人完全不一样，与佳上那样生长在环形世界的人也不同，甚至雷电家族的人也并没有那么冷漠。他们就像机器一样生硬。李约素希望这只是表面现象，沙冈人和其他人一样，也有丰富的感情，只是他们把这一切深深地掩藏起来。

达门塔飞船被远远地抛在后边，“平准”号进入弹跳准备，所有飞船归位。李约素想起一些情况仍旧不明确，这本来应该由沙达克来完成，但是显然天狼七不希望和达门塔飞船有过多接触，一个通行通告对他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让步。他打开了和达门塔飞船的通讯。

“特姆，请问你属于第五舰队吗？达门塔星域的情况如何？”李约素问。

“我们是达门塔特混编队第三分队一四七五小队。特混编队由原第

五舰队、第三舰队和第七舰队组成。原有的舰队体系已经撤销，第五舰队的编号不再使用。”

“你们现在有几支舰队？”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你们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蓝光。”

“他已经进入伊特星门？”

“舰队已经开往伊特星门。”

“你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警戒？”

“是的，如果敌人进入这片区域，我们必须发出警报让舰队有所准备。”

“那只需要少量的侦察飞船就够了。”

“我的任务是确保侦察飞船能够安全返回。”

李约素默然。一四七五小队执行的是死亡任务，他们并没有活着回到舰队的打算。敌人很强大，如果敌人真的蜂拥而来，这几艘主力舰唯一的用处就是争取时间。情报总是要以生命为代价。达门塔也和科尼尔一样，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否则舰队不会进行混编。也许现在正在前往伊特星门的舰队就是达门塔最后的武装力量。

“祝你们好运。”李约素说。

“谢谢，李约素船长，也祝你好运。”特姆说。

李约素微微一笑，特姆的模样和他曾经见过的约克很像，一个方形的脑袋，也许他同样没有躯干，而只有几条柔软的触手般的肢体。他们是典型的机器人，然而谈话却比天狼七柔和得多。李约素不禁想起最初的那个天狼七，那个沉默、忠诚、机敏的伙伴。如果天狼七仍旧是那样，那该多好。

“天狼星”号归位，“平准”号进入弹跳。

短短十五分钟后，他们再次脱离亚空间。伊特星门就在这里，而且

很拥挤。

伊特星门并不是真正的星门。它是一片人造的时空洼地。这不是星域的创造物，它从极为古老的年代保留下来，一直使用到今天。如果没有这个星门，伊特走廊只能成为小飞船通道。好望角星门是整条走廊空间曲率的最高点，从伊特走廊的入口到好望角，空间曲率不断变大，亚空间深度不断增加，一艘飞船一旦进入亚空间，将无法从伊特走廊的任何一点退出，它必须一次性走完全程，进入好望角星系，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驱动，飞船会在亚空间中灰飞烟灭。因为如此，能够通过伊特走廊的飞船规模受到极大的限制，一次性从伊特通道的入口进入好望角，即便具备与“平准”号一样的动力，也只能把一艘二十万吨的重巡逻舰送到。然而，一艘重巡逻舰没有任何可能装配多达六百个十万吨级波动引擎。伊特走廊属于最险恶的空间形态。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类在伊特走廊的中部建造了这样一个时空洼地，飞船可以进入这片洼地，然后进行二次弹跳。这样分两段通过伊特走廊，所消耗的能量就只需要一次性通过所需能量的百分之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创举！这样的工程也只有在伊特走廊这样特殊的空间形态才能起作用。这是空间形态的永久性改变，并不需要能量维持，但因为它的作用和星门类似，人们把它也叫做星门。不过无论如何，它是这片星域大大小小六十多个星门中最特殊的一个——由厚达三十千米的岩石构成一个环，直径六十万千米，在环内，空间曲度只有一；而环外，空间曲度高达八。

此刻，伊特星门拥挤不堪。当“平准”号庞然的身躯挤进去时，整个场面更加混乱。

大量的黑色飞船，达门塔自动飞船，各种类型的飞梭……六十万千米的范围内，火光四射，爆炸不断。这是一场混战，“平准”号的出现让场面显得更加拥挤不堪。

“我们好像来迟了。”邓迪斯有些沮丧。

“不，来得正好！”李约素一边留意眼前的情况一边说，“敌人的数量不多，它们没有来得及送大量飞船过来，我们赶到得正及时。这些小部队不算什么。达门塔舰队就可以收拾它们。”

“十八光年，四十五天空白期。我们耗费了太多的空白期。”布丁报告。让“平准”号这样的大船通过伊特通道付出的时间代价惊人，他们耗费了超过正常状态六成以上的空白期。

空白期的作用无论怎样高估也不过分。在空白期中的某个客体对任何事物不发生实际作用，而处于正常空间中的事物可能正在飞速变化。四十五天，敌人已经追了上来，而且先于“平准”号进入伊特星门，如果不是达门塔舰队先期抵达，敌人也许会在这一带给“平准”号设置陷阱——没有什么地方比伊特星门更适合设计陷阱。

达门塔舰队火力强大，占据了绝对优势。

舱内的人静静地观察战场，李约素突然皱起眉头，“这真是奇怪。”

“并不奇怪。”佳上平静地说。

两个人仿佛在猜谜，邓迪斯疑惑地看了看他们。

战场上，达门塔舰队的炮火不断地攻击构成星门的环形岩石圈，黑色飞船仿佛着了魔一般，竭尽全力阻挡达门塔主力舰的炮火。它们的数量不多，却分散开来，企图牵制那些攻击环形圈的达门塔飞船，这让它们完全暴露在达门塔舰队的火力之下，遭受连续不断的打击。黑色飞船一艘接一艘地从亚空间进入，一艘接一艘地冲上前来保护星门，然后一艘接一艘地被击毁。

“决战马上就要到来了。”佳上不紧不慢，“敌人积聚了大量的飞船。但是因为受到阻碍，它们无法通过亚空间进入伊特星门。”

“因为‘平准’号？”李约素恍然大悟。

“是的，‘平准’号几乎占据了亚空间的全部通道，敌人的大量飞船无法进行跳跃，只能一艘一艘地挤进来。”

佳上没有继续说下去。达门塔舰队把星门作为目标进行攻击，而敌人不断地向伊特星门输送飞船，阻止达门塔舰队摧毁星门。也许在伊特通道的入口处，黑色飞船已经将其整个遮蔽，然而它们无法涌入。四十五天来，潜行中的“平准”号就像一个塞子，堵住了身后几乎所有的飞船，包括这些蜂拥而来的敌人。只有少量的敌人能够从缝隙中渗透进来。眼下，塞子已经拔出，那身后的会是什么？李约素感到一阵寒意。

事情也许更为糟糕，敌人不惜代价地争夺星门，只能有一个目的：它们的确想出去！那些充满着恒星活力的地方，对它们同样充满诱惑力。这一次，人类准确地估计了形势；而它们也同样准确判断了人类的企图，并努力阻止人类的行动。

“平准”号张开巨大的起落平台，战巡舰缓缓脱离，形成战斗序列。与之相应，数以千计的蓝色光点从飞船的各个部分起飞，集结成群。这些部队并没有投入战斗，它们保持着战斗队形，时刻准备和那些即将到来的黑色飞船战斗。

“平准”号从飞船和战士的拱卫中脱离，独自向前航行。它的目标是环形石。这个直径六十万千米的石环必须被摧毁，否则敌人将无穷无尽地涌入。

“平准”号前部闪闪发亮，在距离石环两万千米处，一道粗而亮的束流仿佛巨龙般奔涌而去，碰撞在石壁上。火花漫天飞溅，仿佛一轮小小的太阳正在发光。这威力惊人的一击让正在战场上鏖战的双方都稍稍停顿。

当光亮沉寂后，“平准”号继续高速前行，所有的探测器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它们都给出了同样的结果：石环安然无恙。

“平准”号的主炮居然毫无作用！摧毁伊特星门并不简单，它被建造出来，就准备好了承受巨大的打击。

“有什么办法毁掉它？”李约素问。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向谁索要答案，“平准”号的沙达克自然能够做出最好的估计，如果连他也没有办

法，那么任何人都不会知道。

“沙达克会有办法的。”佳上说，然后他瞪大了眼睛。

数以百计的黑色飞船密密麻麻地从亚空间涌现出来，它们的队形如此密集，以至于彼此之间仅仅只有几十米的距离。片刻间就有十多艘飞船因为过于靠近而发生碰撞，爆炸的火光在敌人的队形中此起彼伏。

“这简直是疯了！”邓迪斯说。

“敌人不计代价，”李约素有一丝兴奋，“看来我们抓住了要害。”

“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毁掉石环、毁掉星门的办法。敌人的疯狂说明它们志在必得，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很少了。”佳上说。

李约素完全同意佳上的判断。他的脑子里浮现出天垂星可怕的一幕，黑色飞船密密麻麻，遮蔽了整个星系。即便伊特通道很狭窄，它们仍旧可以源源不断地把飞船送进来，只要不计代价，那么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一定要毁掉星门！李约素在心底默念。

他跨出舱门，钻进了沙冈盔甲。“平准”号需要时间，在敌人的重压下争取时间，这是最后一场战斗的全部意义。

最后一战！

第四十六章 伊特之战

“达门塔特混舰队司令蓝光，请求通讯。”布丁转来了呼叫。

李约素和一小队沙冈战士在一起，他们正在一艘黑色飞船上着陆。战场上一团混乱，人类这一方无疑占据了优势，但这优势正在一点点丧失，更多的黑色飞船从亚空间弹出，加入战场，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引力锚。引力锚本身并没有战斗力，却能够给大中型飞船制造很大的困难，它们所制造的引力场让达门塔主力舰和“平准”号的战巡舰动弹不得，火力也失去了准头。还好飞梭和沙冈战士并不畏惧这种力场，一旦引力锚出现，就赶过去消灭掉。

李约素正落在这样一个引力锚上。他在引力锚上钻开一个深孔，把电磁炸弹埋进去，若三颗电磁炸弹同时引爆，引力锚将尸骨无存。

布丁的呼叫在这个时刻传来。

“找我做什么？”李约素大喊。

“天狼七让我转给你。”

李约素明白天狼七的想法。蓝光是“平准”号的叛徒，天狼七不愿意和他们说一句话，哪怕双方的部队正默契地彼此配合、对抗共同的敌人。

李约素不想把时间花在通讯上，他和沙冈战士配合，已经干掉了两个引力锚，还有一艘小型黑色飞船。巨大的战斗激情在他的胸中激荡，每一次爆炸他都体验到一种复仇的快感，他恨不得抓紧时间把眼前所有的飞船都干掉。然而，他还是接受了通讯请求——佳上紧跟着他，示意必须进行对话，他听从了。

“李约素船长，别来无恙？”蓝光的声音听起来仍旧富有磁性，平稳而坚定。

“没时间废话，有什么就快说！”李约素没有丝毫客套，几乎在吼

叫。沙冈人小队停下来，等待李约素，天狼七交给他们的最高任务是保证李约素的安全。

“好的，我们说正题。再坚持五个小时，我们就将无法承受敌人的打击。”蓝光说，“虽然我们消灭了大量敌军，但它们的援军源源不断，而我们的力量一点点被削弱。这样的战斗毫无悬念，我们必须有一个最后的解决方案。”

“你说，我在听。”

“‘平准’号必须和我的‘八脚鱼’号会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

“你要组建联合舰队？我们没时间搞这个，这是战场，疯子才会想这个时候整编队伍！”李约素快言快语，想尽快结束通话。

“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是沙冈人后裔，虽然和这些绿战士势不两立，但是此刻，我们必须重新合二为一。我比天狼七更了解‘平准’号，这一点甚至沙达克也不了解。‘平准’号的船长掌握着飞船，而我们才是船长的后裔。”

“什么意思？”李约素感到蓝光的话非常重要，他看了佳上一眼，佳上的通讯频道和李约素锁定，一切谈话他都能听到，他点点头，示意继续听下去。

“你已经看到了，‘平准’号的主炮对伊特星门完全无效。我们的飞船也同样无法损伤这些石环，它们使用一种叫做蠕虫管道的材料制造，能够把能量直接导入亚空间，因此高能束流无法损伤它们。原本可以使用物理碰撞的方法来毁掉它，但这片空间很特殊，这些石环都镶嵌在畸形空间中，如果使用物理碰撞，在撞到它们之前，绝大部分动能会被空间吸收，耗散到引力波动中。”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李约素大吼。

“原本没有办法，但是‘平准’号既然来了，那么就有办法。”

“什么办法？”李约素焦急地问。

“‘平准’号能够影响空间曲率，但天狼七并不能使用这种能力。请告诉他，我的‘八脚鱼’号可以让‘平准’号恢复正常。只要‘平准’号能够让这些石环从畸形空间中脱离出来，我们就可以撞毁它。只要一个环节被毁，伊特星门也就毁了，这片区域马上会恢复原有的高空间曲率。”

“这太重要了！你要亲自和他说！”

“仇恨。我能感觉到这些绿战士的仇恨，他们并没有忘记。我也没有忘记，但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你可以做一个斡旋者。”

李约素不知道所谓斡旋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情况紧急，需要天狼七和蓝光合作，他呼叫天狼七。

天狼七并不回应，然而“平准”号却停止了徒劳无功的轰击，它掉转船头，向着“八脚鱼”号的方向靠拢。

“多谢你，李约素船长，至少我们可以暂时进行合作了，我会找到沙达克。”蓝光退出了通讯，他达到了目的。

只剩下五个小时……当李约素从蓝光的通讯中退出时，他突然意识到蓝光告诉他的是一个多么不幸的消息，他看着佳上，“难道真的只剩下五个小时？”

佳上表情严肃，“它们的援军太多，我们必须准备撤退。”佳上所说的我们，仅仅指“天狼星”号上的几个人而已。这是天狼七和李约素的约定，天狼七允许李约素参加战斗，作为交换，李约素必须在最后时刻撤退，李约素答应了，他从来不是一个规规矩矩守信用的人，然而这一次，他决心遵守这个约定，哪怕他的心在滴血。

李约素沉默着，什么也没说，他向着下一艘黑色飞船而去。这艘黑色飞船完成了一次攻击，击毁了一架达门塔飞梭。趁着黑色飞船攻击的间隙，一艘破旧的海盗船逼近黑色飞船，不过它并没有立即发动攻击。突然间，海盗飞船猛然加速，直直地向着黑色飞船撞去，它耗尽了所有武器，把自身当做炸弹投掷过去。

黑色飞船发出一道青紫的光，海盗船在瞬间化作灰烬。

李约素和沙冈人在黑色飞船上降落，海盗船的牺牲给了他们充分的机会，让他们能轻易地降落到飞船表面。

高热磁钻狠狠地钻下去，红热的钻头轻松地钻入飞船，红热的区域快速扩大。李约素旋动手臂，短短的几个小时，他使用这种武器越发得心应手。随着轻微的震颤，红色表面从飞船上脱离下来，被李约素抓住一甩，远远丢开。飞船上出现一个黑色的窟窿，李约素钻了进去。

佳上大吃一惊，沙冈人小队停止了对飞船其他部位的破坏，聚拢在李约素所制造的窟窿边，他们要对李约素的安全负责，这样一个意外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很快他们做出了反应——两个沙冈人也钻了进去，剩下的人四散开，他们不仅不能破坏这艘飞船，还要在李约素出来之前保证飞船不会被摧毁。

“李约素！”佳上焦急地呼叫，代表李约素的信号点在不断移动，他正在这艘黑色飞船里四处破坏。那是一种带着宣泄情绪的狂热行动。

“李约素！快点出来！”除了呼叫，佳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李约素当然听见了佳上的呼叫，然而他不想理睬，他在敌人飞船内部，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爆炸。这是一艘很大的飞船，然而却没有会动的东西。李约素四处寻找敌人，寻找那些和人类的战士一样操纵着飞船进行战斗的敌人，他要面对面和它们厮杀，把它们撕碎！

他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敌人。李约素的动作慢了下来，他想看得更仔细一些。

他的确看到了一些让人惊讶的东西。光亮不断地在四周的墙上闪烁，虽不算亮，却足够清楚，五颜六色，以蓝色为主。当李约素更靠近墙体时，光亮就变得更亮一些，似乎正被他的到来所吸引。李约素试探着在墙上按了按，墙面似乎有弹性，而按下的位置亮起了一团蓝色的辉光。李约素看到一条亮线深入到墙体内部，最后隐没不见。突然间，整个通道都变得更亮，更多的蓝色光亮在四周的墙面上游走，它们时而聚

集，时而分散，仿佛一个个精灵，正围着李约素窃窃私语。

李约素有些恍惚，眼前的情景让他感到一丝困惑，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抓住了他，正在把他的思绪一点点地抽走。这样的情形似曾相识，然而他完全想不起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

“李约素！”佳上的呼叫不断在耳边回响，声音听起来十分遥远，仿佛是从厚厚的墙壁后传来，声音变得断断续续。

不好！李约素意识到自己掉入了一个陷阱，他正落入幻觉之中。他打开盔甲右腿上的微型鱼雷射管，想用一次爆炸把所有的幻觉都清除掉。然而这点清醒的意识并没有坚持到底，他感到自己正在昏睡过去。

两声剧烈的爆炸挽救了李约素，他猛然清醒过来。眼前出现了两团巨大的火球，两个沙冈战士快速地靠近他。

“李约素船长，这里很危险，我们赶紧撤退，把敌船炸毁。”

“不！”奇特的感觉引起了李约素的好奇，他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隐藏在这黑色飞船的深处，居然能够影响到他的头脑。他紧紧握着热射枪，向着火光冲过去。两个沙冈人紧紧跟了上去，他们进入到飞船最深处。

这里仍旧没有任何能动的东西，然而眼前的情形让他们停下来。舱室巨大，仿佛一个巨型溶洞，蓝色的光四处闪烁。仔细看去，密密麻麻的线条从半透明的墙体中穿出，从四面八方向着中央汇聚；中央是一个蓝色的椭球体，被这些丝线缠绕着固定起来。它像一个茧，又像一只眼睛。

一个沙冈人准备使用碎裂弹把这一切毁掉，李约素阻止了他，“等等……”

他呼叫佳上，“佳上，你必须看一看。”他把眼前的图像传送给佳上。

“这看起来像是飞船的中枢。”

“不错，但是你看它的形状。”

“怎么了？”

“我在‘上佳’号的残留影像里边，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只不过，影像里是红色的，这个是蓝色的，而且要大得多，但它们肯定是一类东西。”

“我认为你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你赶紧出来，我们没有时间了。”

“再等等……”李约素向前移动，盘根错节的丝线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挥动手臂，把这些东西统统扯断。蓝色的椭球体亮度直升。李约素不断逼近，它在不断闪烁。突然间，闪烁停止，它的中央开始形成一团黑色，逐渐扩散，最后在中央形成一个球。它更像一只眼睛，正盯着李约素。

李约素停止前进，沉默地望着它。

“李约素，你在干什么，赶紧回来！”佳上不断地催促他。两个沙冈人分散开站在不远处，他们对奇特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如果不是李约素，他们早已经摧毁了它。

蓝色的椭球包裹着黑色的球，黑色的球体隐隐约约似乎在滚动，就像人正在转动眼珠。它正上下打量着李约素。

“你听着，不管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不管你有多么强大，从这里滚出去！”李约素突然间怒吼起来，他拔出刀，这是一件具有高热离子注入能力的锋锐武器，刀身在蓝色光线的照射下闪着青幽的光。

李约素大吼一声，冲了上去，挥刀劈开所有的阻碍，他奔向那中央的黑色球体。

“不要去！”佳上几乎在狂喊，他头一次表现得如此失态。

李约素已经冲了上去。他迫近这蓝色的东西，它显得非常巨大，即便穿着沙冈盔甲，那中央的黑色球体也比他要大上几倍。

银白的刀燃起一片炫目的光，强烈的电光刺入黑色球体。剧烈的震颤传来，整个飞船似乎都在颤抖。

“李约素船长，我们必须撤离。”一个沙冈战士跟上他，拉着他飞

了起来。李约素没有任何挣扎，他似乎耗尽了力气，任由沙冈人拉着。沙冈人炸开一条道路，冲出飞船。

佳上抱着李约素，他已经昏过去。

“炸掉这艘飞船。”佳上向沙冈人下令，“布丁，向我们靠拢，我们要回到船上。”

“天狼星”号仿佛幽灵般出现，它使用被动模式躲藏起来，静静地关注着战场上的一切，等待召唤。一道优美的曲线从战场中穿过，到处都是飞梭、飞船、沙冈战士，还有敌人……“天狼星”号以最简洁的路线抵达佳上身旁。

佳上把李约素按在“天狼星”号上，飞船表面下陷，李约素进入“天狼星”号内部。佳上也进入飞船。

虽然经过改装，但“天狼星”号内部仍旧保持原样，中央投影，四个小小的座椅。沙达克给它换上了一个大功率的波动引擎，装上六千万焦等离子束流炮，船体表面黄乎乎的，让飞船看上去仿佛一块凹凸不平的岩石，这些纳米机器构成的表层能让“天狼星”号几乎在所有的无线电波频段上隐形。飞船的体积增大了一倍，除了以上这些装备，还配备了真正的减压舱，能携带两副沙冈盔甲，以及足够沙冈盔甲满载六十次的能量和弹药储备，这让“天狼星”号俨然成为一艘小小的母舰。

舱门打开，一副盔甲显现出来。盔甲已经打开，然而里边的操纵者并没有动静。佳上漂移过去。李约素仍旧昏迷，身子蜷曲起来，他的脸色苍白，完全没有血色，牙关紧闭，眉头紧锁，似乎正沉浸在梦魇中。

佳上试图把他从盔甲中拉出来。

“你们马上准备撤退。”天狼七的声音传来。

“我们可以再等等。”佳上回答。

“‘八脚鱼’号正在向我靠拢，一旦完成合并，‘平准’号将启动空间发生器，伊特星门将被摧毁。强烈的空间反弹会让整个区域处在十六个标准重力的加速状态，持续十五秒。小飞船无法承受这种加速，会

被抛入黑暗区，你们必须在星门被毁之前完成撤离。”

“李约素昏过去了。”

“我知道了，他现在怎么样？”

“还在昏迷中。”

“你抓紧时间，帮助他一道撤退。‘天狼星’号经过沙达克的改装，可以完成你们的旅程。当然，最终还是要靠你们自己。”

“我们可以再等等。”佳上仍旧坚持。

“等什么呢？”

“等他醒过来。”

“没有这个必要。”

“他攻击了敌人飞船的中枢。”

“是的，那是一个勇敢的行为，可是并不明智。”

“这个中枢给我很奇怪的感觉。他和那个中枢对峙了一小段时间，应该让他告诉你那段时间他在想什么。或者你可以问问沙达克是否对此有兴趣。我们只有和沙达克对话的最后机会。”

天狼七沉默下来，一小会儿之后，他的声音再次传来：“沙达克同意李约素需要一次对话，但是他不需要在这里醒来，‘天龙’号已经撤往好望角高地，李约素可以在好望角与‘天龙’号会合。”

“你要我撤退吗，天狼七？”李约素突然说话，他苏醒过来，然而仍旧很虚弱，“我们说好的，这是我最后的战斗，我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是的，李约素，现在已经是最后时刻。”

李约素并不争论，“布丁，让我看看外边的情况。”

中央投影显示出了战场。

“平准”号的战巡舰和达门塔主力舰已经会合在一起，另外还有一艘达门塔母舰。这是一个超级战斗群，一百六十艘重型战舰，一百七十四艘轻型战舰，数以千计的飞梭，上万的沙冈战士。他们会合在一起，

彼此掩护，交替进攻，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们。然而，和他们厮杀在一起的是更为庞大的一支舰队，黑色飞船集结成群，它们采用引力屏障战术，以引力锚为节点，分散成大大小小的团队，所有的这些团队彼此间保持着一定距离，最大限度地利用引力锚所能提供的掩护。它们在人类舰队的攻击下不断被消灭，却顽强地继续投入兵力，发起疯狂反击，掩护更多的飞船进入星门。黑色飞船在数量上已经占据了优势，只是因为过于集中在星门中心，人类暂时还能够保持局部的优势，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局面的逆转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从黑色集群里分离出两支舰队，它们正从两路快速前进，准备攻击人类舰队的侧翼。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图谋，然而人类没有足够的兵力拦截它们。一切只是时间问题，舰队将陷落在黑色飞船的包围之中。

“平准”号和“八脚鱼”号脱离了战场中心，两船正在会合。“八脚鱼”号在“平准”号的起落平台上降落。数以万计的沙冈战士拱卫着飞船，他们远离战场，并没有加入厮杀。

李约素挣扎着坐直身体，“这远远不是最后的时刻。我还行，我必须看到你们成功。”

“如你所愿。但是让布丁随时待命，你已经答应我，一定要安全撤退。”天狼七说。

“我说到的一定做到。”李约素回答。

天狼七的声音沉寂下去。

李约素默默地看着不断变化的战场，突然想起了什么，“邓迪斯他们呢？”

“布丁，你能找到他们吗？”佳上问。

“邓迪斯和他的部属分散在整个战场，他们的飞船太脆弱，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

“让他们撤退。”

“海盗们的绝大多数飞船没有装备波动引擎，没有母舰，他们无法

撤退。”

“让能够撤退的人都撤退。”

布丁沉默下来，他全力以赴搜寻那些在坚固的战舰和诡异的黑色飞船之间穿梭的海盗飞船。几分钟后，他报告情况：“没有任何一艘海盗飞船能够独立撤退。”

“邓迪斯呢？他的‘猎犬’号是可以跳跃的。”

“‘猎犬’号的信号已经消失。”

信号消失？他逃了还是死了？邓迪斯不可能丢下兄弟们逃跑，他一定是死了……李约素不禁感到一阵难过。

“但是邓迪斯还活着，我发现了他的救生囊。”

李约素振奋起来，“怎么不早说！赶紧把他救上来。”

“救生囊在战场中央，天狼七要求我们隐蔽，等待撤离。”

李约素勃然大怒，“谁是船长？你要听船长的还是一个外人的？”

“我当然听你的，只是天狼七帮助了我们很多，答应的事应该做到。”

“别胡扯，赶紧救人！我答应天狼七撤离，但是先把人救回来。”

“天狼星”号向着战场方向移动。李约素拉过安全带，把自己绑在座椅上，转过头，他发现佳上正盯着自己，“怎么了？”

“刚才你在敌人飞船里，你都见到些什么？”

“你说什么？”

“昏迷之前，你冲进了敌人的飞船，攻击了飞船中枢，你看到了什么？”

“飞船中枢？”李约素皱起眉头，努力回想，然而只能想起自己降落在黑色飞船表面。一股凉意直冲脑门，“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他的声音略带惊诧，“我真的进了那艘飞船？”

佳上郑重地点头。

第四十七章 时空谜团

“我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敌人的飞船能够在同一时间到达？”佳上问。

“它们各自计算空白期，然后在不同的时刻进行弹跳，保证在同样的时刻抵达。”李约素说。

“这可能是一种方案，但在‘平准’号堵住了通道的时刻，它们的飞船仍旧在源源不断地挤进来。剩下的飞船肯定没有进入亚空间，否则被‘平准’号堵在亚空间，它们很快就会因为能量耗尽被吞噬。而眼下的情况是‘平准’号脱离之后，它们就开始涌入，最多只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艘飞船跳过十八光年的距离只有一个小时的空白期，这种事我从未听说过。”

“你这么一说，也真是有些可疑……”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它们能够长时间在亚空间停留，另一个可能是它们跨越十八光年只需要付出一个小时的代价。你选择哪一个？”

“你说了，这两种都不可能。”

“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李约素看着佳上，“你选哪一个？”

“我宁愿相信它们有办法在亚空间长时间驻留。”

李约素没有回应，他看了一眼中央投影，布丁正在试图把邓迪斯的救生囊抓进船舱。四周到处都是炮火，进入战场的确有很大的风险，也许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一团火球就可以终结一切。远处，战斗仍在继续，黑色飞船开始逐渐散开。当它们处在下风的时候，它们集结成团，依托在引力锚周围，尽可能相互掩护；当它们占据了优势时，就开始分散队形，最大限度地加强进攻火力。毫无疑问，它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

智慧种族，它们对于宇宙航行的理解并不亚于人类，甚至可能更高明。它们真的能够在亚空间驻留？李约素的心头涌起巨大的问号。

然而，如果不是这个答案，那又能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去问一问沙达克，”李约素最后说，“我不知道。”

“船长，我要马上脱离战场。邓迪斯的救生囊已经回收完毕。”

“知道了，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拿这种事来烦我。”李约素有些焦躁，他看到远方一个蓝色的光点被一串红色火球吞没。蓝色光点是沙冈战士，红色火球是敌人发射的高压电子团。

布丁居然没有回嘴。“天狼星”号快速地脱离战场。

舱门打开，邓迪斯出现在李约素眼前，高大的身躯缩成一团。“天狼星”号正在加速，带来巨大的模拟重力，邓迪斯静静地躺在隔离舱里，一动不动。他处在昏睡中，许多飞船的救生囊都会使用神经刺激法强制被救人员昏睡，让其进入类似冬眠的状态，降低新陈代谢，把维持生命的要求降到最低，提高生存机会。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冬眠，在正常情况下，昏睡者都能够自然苏醒。

李约素想起身去把他拉进舱里，佳上阻止了他，“我来。”

飞船里安静下来，只有远方的火光不断闪亮。

李约素发现佳上一直盯着他，“还有什么异常吗？”

“当然。还是那个问题，你在敌人的飞船里看到了什么？你就站在那个东西前面。”

“我完全不记得。”

“我看见了。”

“什么？”

“蓝色的椭球体，一个空洞在椭球体内部形成，黑色的空洞，看上去就像有光在里边。很难描述那样的感觉，那就像一个陷阱，好像要把一切都吸进去；或者更像一只眼睛，正盯着你。”

“我真的站在它前面？”

“是的。”

“然后呢？”

“然后你拔出离子刀冲了上去，刀刺进了黑色空洞，整个飞船都开始震动。你昏过去，沙冈人把你带出来。”

“我怎么会一点都不记得？”李约素皱着眉头。

“那是一种活的东西。”佳上看着李约素，“虽然我只是通过你的盔甲看到它，并不在现场，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感觉那是一种活的东西，就像某种猛兽，正盯着你，寻找机会，把你一口咬死。我从来没有这样害怕的感觉……”佳上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也许这是原始时代留下的恐惧感，一直潜藏在我们的血液中，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显露出来。”

“有什么可怕的，它被我杀死了！”

“不尽然……”佳上欲言又止。

李约素有些摸不着头脑，佳上显然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然而这样吞吞吐吐、故弄玄虚，并不是佳上的风格。“到底怎么了？有什么话都可以直说，我们一起经过了这么多磨难，你尽可以相信我。”

“我有些不确定。”佳上似乎在思索，“那个东西，虽然让人害怕，但我也感到很熟悉。我在某个地方见过它。根据‘青云’号沙达克的说法，‘上佳’号的成员在成年之前是不会离开飞船的，我应该没有离开过‘上佳’号，如果我真的曾经见过类似的东西，应该是在‘上佳’号上。”

“这又有什么关系？这只是说明你的飞船上也有类似的东西罢了，我在‘上佳’号没有见到这个。”

“我记得。虽然我的记忆仍旧很模糊，但我确实记得有类似的东西。它是一个通讯装备，用来和某处联系，它在某个时候被装在‘上佳’号上，肯定是在我能够记事之后。敌人飞船上的这个有些不同，飞船上没有一个活的生物，这东西可能控制着飞船的一切，功能更强

大。”

“这到底是什么？”李约素有些疑惑，他听不明白佳上的话，佳上显然陷入了某种逻辑混乱，言辞并不如平常逻辑清晰。

佳上使劲摁着额头，努力回想，“这到底是什么？有人曾经告诉过我……到底是什么？”某种东西似乎就要破茧而出，但始终不能成功。

李约素没有继续追问，他有更为关心的问题——那边的战场上到底情势怎样，天狼七和蓝光能不能摧毁伊特星门，建立屏障，把这场该死的瘟疫隔绝在银河的角落里。

“布丁，战场上有什么新动向？”李约素问。

“敌人用优势兵力围困主力舰队，有一支分舰队开始向着‘平准’号出发。分离的舰队有七十五艘重型飞船，混杂着大量引力锚，它们准备使用引力锚战术来对付‘平准’号。”

“天狼七呢？天狼七有什么动静？”

“‘八脚鱼’号和‘平准’号会合之后，那边一直没有行动。那些沙冈战士也没有动。需要向天狼七询问吗？”

“别去打扰他们，让我看看主力舰队那边。”

战场上，敌人的战术发生了变化，一部分战舰从引力锚的屏蔽下脱离，开始向着人类舰队突击。与此相应，从两侧迂回的敌人舰队已经就位，开始发起攻击。敌人更多的小飞船进入到星门中。和大型飞船稳扎稳打的方式不同，这些小飞船一出现就向着人类舰队猛扑，它们被密集火力大量消灭，却继续强悍地向前猛冲，最后和人类舰队的飞梭以及沙冈战士混战起来。

很快，李约素看出了些蹊跷，“布丁，你看这些小飞船，它们的动作几乎完全相同。”

“是的，船长。它们协同动作，每一次都突击消灭一定范围内的目标，对于其他目标完全放弃，也并不顾及自身的损失。”

“但它们每一次的损失都比我们要小。”

“这是一种卓有成效的作战方法，和沙冈战士的作战方式类似。”

敌人似乎在每一个方面都占据了上风。李约素想起发生在天垂星的可怕一幕，红色飞行器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吞没了整个战场。和那不可思议、狂飙突进的攻击浪潮相比，眼前的战场波澜不惊，双方不紧不慢地消耗力量，比赛谁能撑到最后。不过，敌人显然更有把握。

李约素把眼光投向“平准”号，这艘巨船是否能给人一些惊喜？

突然间，李约素发现战场上另一种异样。一艘黑色飞船，貌不惊人，然而李约素敏锐地捕捉到了它。它呈六角形，在六角形的中央，细长的尖刺向着两端延伸，让它看上去就像穿在细杆上的薄铁片。

李约素的心紧抽起来，仿佛某种东西正在他心中活过来。他的梦，梦中黑色的飞船，原来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此刻变得具体而实在。李约素看见了它，确定这就是他那离奇的梦魇中所见到的那种飞船。

“布丁，警告沙达克，一定要毁掉那艘飞船！”李约素大叫起来。

“哪一艘，船长？”

李约素把手指向投影，布丁迅速拉近视野，直到最大，六角形飞船展示在投影中央。

“就是它！”

李约素话音刚落，六角形飞船突然开始扩展，它就像一沓折叠的纸，正一层层地打开，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平面。一些中型飞船围绕着它，当折叠完全展开，飞船依次靠拢过去，首尾相接，形成一个环，把六角形飞船形成的平面围在中央。突然，所有飞船的腹部同时打开，细长的游丝从腹部开始生长，不断接近中央平面的边缘。很快，飞船的游丝和平面边缘融合在一起，所有的飞船都和平面连为一体。刹那间，耀眼的光环迸发出来，光芒在其中不断游移，而中央平面突然间成了深沉的空洞。

人们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大量的红色小飞行器已经从这黑色的圆形中涌出。它们潮水一般涌出，朝“平准”号的方向扑过去。

先前的动静不过是一个烟幕，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它们要用最强的手段对付“平准”号，并为此构筑了一个小型的传导星门。

“平准”号终于开始动作。自从对星门石环发出第一次攻击后，它便退出了战斗，和“八脚鱼”号会合，哪怕战场上的形势岌岌可危，也一直没有介入。它在等待。伊特星门的战斗并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破坏星门。只要破坏了星门，就达到了目的，敌人将被隔离在伊特通道的另一边，人类可以守卫好望角防线，更广阔的星域将幸免于难。“八脚鱼”号带来的信息需要沙达克和天狼七仔细消化，当他们觉得一切准备就绪时，敌人疯狂进攻的浪潮也已经扑面而来。

红色浪潮奔向“平准”号的同时也奔向石环，从李约素的角度望过去，距离二十万千米之外，形成了两个声势浩大的红色箭头，一个指向“平准”号，另一个指向“平准”号和石环之间。它们试图把“平准”号和石环隔离开，把“平准”号包围起来。

主战场上，分散的沙冈战士开始聚集，他们会聚成一条蓝色光带。敌人的飞船也同样聚集起来。沙冈战士冲向微型星门，黑色飞船则全力阻止他们，蓝色和黑色两股色彩搅在一起，彼此奋力地打击对方。

沙冈战士取得了暂时的胜利，消灭了阻挡在前的一股黑色。然而更多的黑色汇聚成群，继续阻挡在蓝色光带的前方。微型星门保持着蓬勃的力量，红色巨流源源不断地涌出。

巨大的红色箭头很快接近“平准”号。拱卫在母舰周围的沙冈战士向前突进，他们分作上百支小队，向着红色巨流激射而去。红色和蓝色碰撞，形成一片闪亮的光。红色巨流前进的势头被遏制，它们迅速扩散开，形成巨大的扇形接触，快速地把沙冈战士包围起来。

人类的主力舰队开始收缩，数以百计的密集束流在敌人的前锋线上撕开了巨大的口子，战巡舰和主力舰不断向前突破，飞梭在舰队周围警戒，消除来自侧翼的威胁。敌人的侧翼包抄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在它们能够接触到人类舰队之前，人类舰队发动的强力进攻迫使敌人后退了

近两万千米，两支侧翼包抄的部队落到主战场之后，原本的三面合围变成了前后夹击，但后方距离尚远，暂时够不上。

战场上还有一些零星的飞船，那是海盗的飞船。他们的飞船性能不佳，只是凭着勇气和熟练的技巧在战斗，但根本无法抵挡敌人，在战斗中损失很快，剩下的为数不多。主力舰队显然也不准备掩护这些并不能提供多少价值的飞船，他们被抛弃在战场上，等待敌人的到来。

敌人来了。它们紧紧追逐主力舰队。

一艘艘海盗船被它们轻而易举地摧毁，爆炸。两股黑色舰队会合在一起，它们稍作整顿，然后掉转方向追击。突然间，舰队发生了小小的骚乱，一道红色的光在舰队中燃起，然后是蓝色的光亮。李约素不知道那是谁，但他知道那肯定是一个海盗，他隐蔽了自己，等待机会和一艘黑色飞船同归于尽。只有海盗才会这样做。

“他妈的……”李约素骂了一句，眼里却泛起一点泪花。

正在和黑色飞船混战的沙冈战士开始快速脱离战场。他们灵活地躲避黑色飞船的炮火，很快摆脱追击，突然间，他们再次高速冲入战场。这一次，他们丝毫不顾及牺牲，一心一意只是寻找引力锚。找到它，破坏它，这是孤注一掷的攻击，他们要给主力舰队扫清最大的障碍。

所有的战巡舰和主力舰都在全速向前，他们的前方，是无形的空间盾牌，如果直冲上去，飞船很可能因为强烈的空间扭曲而解体。但是他们同样孤注一掷——他们完全信任沙冈战士将在飞船碰撞到空间扭曲区域之前破坏引力锚，而主力舰队将通过这片区域，摧毁正源源不断输出红色攻击机的微型星门。然后，他们将陷入重重包围，奋战到最后一刻。

这是一个自杀式的攻击方案，就像爆炸的火光，瞬间辉煌，然后消亡。

李约素恨不得就在那群沙冈战士中间，或者正在某一艘战巡舰上，他感到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套上动力服，加入到这最后的战斗中

去。然而他用极大的毅力克制着。此时此刻，他必须忍耐。所有的人，沙达克、天狼七、蓝光、死去的海盗兄弟……他们都甘愿为了某种目的赴死，他们的死必须有价值。隔断星域，为银河深处的人们争取时间，这是这场毫无胜算的战役唯一的目标，而他就是那个被选中去往银河深处传递警报的人。冲向战场的渴望来自内心深处，然而倘若他真的这么做，他能找到生命的完整意义，却摧毁了所有人的希望。李约素紧紧地抓着座椅扶手，指甲因为用力而发白，手心全是汗液。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投影，注意着主力舰队的每一次移动。

“船长，我收到了天狼七的广播。”

“赶紧接通，我要问问他。”

“这是广播，不是通讯请求。”

“给我接过来！”李约素几乎在咆哮。

天狼七的声音在“天狼星”号狭小的船舱里回荡：

“这是最后通告。所有飞船会聚，作最后冲击。伊特星门将被摧毁，伊特通道将恢复成为高曲率空间。A集团必须摧毁敌人的小型星门，B集团负责摧毁伊特星门，之后全力投入最后的战斗。这里是我们最后战斗的地方。”

天狼七的语调平缓，没有丝毫急迫，仿佛他只是在宣布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然而这是最后的时刻，最后的命令，最后的动员。

最后的战斗。

第四十八章 好望在前

“船长，来自达门塔舰队的通讯请求。”

“接入。”

“李约素船长，我是达门塔特混舰队代理指挥官约克，我们曾经见过面。”

“你是那个机器人！”

“是的。蓝光船长已经指令我们完全接受‘平准’号和天狼七的指挥，但是我要完成蓝光船长的最后指令。”

“什么？他人呢？”

“他已经死了。‘八脚鱼’号和‘平准’号会合，他自愿放弃生命。”

李约素大吃一惊，他来不及细想，“他怎么可以在这个最后关头放弃？”

“蓝光船长给我的最后一个指令：确保李约素撤离。”

“这算什么？我会保护自己。”

“蓝光船长要我转告：你可能并不明白自己到底有多重要。根据他从天狼七那里得到的资料，还有你在‘八脚鱼’号上所接受的身体检测，他断定你的身体受过敌人的某种改造。这对将要到来的战争很关键，因为你身上可能隐藏着某些线索，可以让我们由此了解它们，只要能把你送到银河之心，就是最大的成功。这对你也很关键，因为这让你丧失了某些记忆，只有找回这些记忆，你才能完全恢复自我。”

“这简直荒谬！”李约素驳斥约克。

“我只是奉命转述蓝光船长欲告知的内容。还有，天狼七船长不打算告诉你真相，他认为只需要让你知道你的头脑丧失了一部分记忆就行了。而只要你前往银河之心，你就会得到最后的答案。蓝光船长认为必

须让你了解情况，他说必须相信你。”

“相信我？相信什么？”李约素感到莫名其妙。

“这是蓝光船长让我转述的内容。很遗憾，他无法亲自向你解释。我的转述结束，请问有任何疑问吗？”

“蓝光船长到底怎么了？”李约素追问。

“对不起，我无可奉告。我只知道他已经死了，天狼七取代他成为我们的最高指挥官。”

李约素沉默下来。

“让我重复一下最后的指令，我必须确保您能够安全离开，进入好望角。我注意到您的飞船处在隐蔽状态，并没有受到敌人的威胁，因此现在是最佳撤离时机。我们将保持警戒，消除您飞船在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一切障碍。”

“我会走的，一旦确定伊特星门即将被摧毁，我会马上离开。”

“伊特星门一定会被摧毁。”

李约素听到了天狼七的声音，他强行插到通话中：“我来确保毁灭伊特星门。舰队将构筑最后的防线，牺牲不可避免。敌人的攻击过于凶猛，它们数量庞大，无法战胜，但我们将抵抗到最后一刻。伊特星门将在一个小时内完全崩溃，你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天狼星’号必须马上开始弹跳准备。”

“我们还能抵抗多久？”李约素问。

“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答案，我可以告诉你。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再有三个小时，“平准”号、沙冈军团、达门塔特混舰队……这些曾经看起来无比强大的武装将灰飞烟灭，成为宇宙的尘埃。

李约素悲从中来。他并不害怕死亡，也毫无畏惧，然而他却必须眼睁睁看着一次又一次的溃败和屠杀而不断逃离。天垂星崩溃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古力特的最后告别恍若眼前，却又马上要再一次面对同样的生

离死别。敌人从星门源源不断地涌出，它们毫不停留，直奔着人类残存的舰队而来，很快形成了包围。它们的数量多到令人绝望。

“船长！”布丁几乎在尖叫。李约素猛然振作，这是他必须做出决断的时刻。

“全速脱离，弹跳准备。”他冷静地向布丁下达命令。

“是，船长。”

“天狼星”号快速调整姿势，脱离被动模式，进入到高速巡航状态，再有三十分钟，飞船就可以进入弹跳。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伊特星门的半径只有三十万千米，为了完成弹跳准备，“天狼星”号必须穿过战场，红色飞行器和沙冈战士在那里激战正酣。

各种颜色的光束在太空中飞舞，身穿重甲的沙冈战士被亮闪闪的火焰推动，在广阔的空间里四处游移，和无处不在的红色恶魔缠斗。他们都是勇士，无数的红色飞行器在他们周围爆炸，变成一团团火光，然而敌人不断拥上来，他们终究寡不敌众。蓝光闪闪的重甲渐渐地少下去，红色的死亡使者仍旧漫天飞舞，它们从星门源源不断地涌出，毫无畏惧也毫不留情地向残余的人类舰队发动攻击。

沙冈人的战巡舰编队终于能够抵达敌人的星门，它们集中在一起，统一行动，会聚成凶猛的火力，喷向漫天飞舞的红色军团。猛烈的炮火撕开一个又一个缺口，多边形的微型星门在轰击下变得闪闪发亮。

敌人很快做出反击，红色军团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在沙冈人的飞船表面降落，快速地破坏防护盾，突入飞船内部。一艘沙冈飞船被破坏殆尽，火光四射，随即是剧烈的爆炸，无数的红色小球从火光中四散而出，又蜂拥冲向下一艘战舰。

残存的达门塔特混舰队加入到混战中，大量的战斗飞行器配合主力舰沿着战巡舰所打开的通道前进。它们的目标不是星门，而是从星门蜂拥而出的红色军团，它们要阻挡这些敌人加入对“平准”号的围攻，同时减轻战巡舰集团的压力。机器人从舰队甲板上不断起飞，展开突击，

试图把红色军团切割成两半。残存的少数沙冈战士加入到机器人队伍中，和他们一道发起冲锋。

人类的凶猛反击短暂地改变了战场形势，敌人的队列中燃起了熊熊大火，猛烈的火力摧毁了数以千计的飞行器。然而攻势并没有被击退，敌人仍旧源源不断地向前涌来，它们从侧翼包抄，从四面八方攻击，很快把战巡舰集团和达门塔舰队隔离开。达门塔舰队的战斗飞行器集群全面崩溃，以惊人的速度被消灭；敌人在主力舰的缝隙中自由飞行，不断撕咬主力舰越来越薄弱的防护；主力舰群挣扎着抵抗，勇敢地还击，然而火力却越来越微弱。

“天狼星”号飞快地启动，加速，在波动引擎把飞船推入亚空间之前，还有三十分钟，它将穿过这让人惊心动魄的战场。

红色浪潮涌向“平准”号，它们用准确而刁钻的火力攻击这黑色的王者之船，仿佛无数的蚊蝇叮咬在一头大象身上，密密麻麻，以至于“平准”号看上去成了红色。远处，混合着引力锚的黑色编队正在赶来，它们落在红色攻击波后边，被沙冈重装战士拦截，形成了一次单方面的屠杀——这是战场上唯一一处人类占据了优势的局部战斗。

“平准”号一往无前，仿佛完全不在意这些红色蚊虫的骚扰，只是一心一意地向着星门石环靠拢。“八脚鱼”号从“平准”号上脱离，它散发出均匀的力场，覆盖“平准”号，减轻“平准”号所承受的攻击。

突然间，仿佛整个宇宙都在震荡，“平准”号的前方一片火海，到处都是爆炸，而远处的星门石环剧烈地震动起来——一次超高能量的引力波攻击，天狼七正在把星门从畸形空间中剥离。

红色飞行器的攻击愈发急迫。它们疯狂地向着“平准”号猛扑，甚至不顾一切地堵在“平准”号前进的方向上，希望在“平准”号摧毁星门之前摧毁它。“平准”号上发生了几处爆炸，然而两艘母舰并没有改变航向，仍旧快速地冲向石环。

第二次引力波攻击，“平准”号的前方再次形成一片火海，阻挡在

前方的敌人再次被清除得干干净净。

突然间，整个战场的画面凝固起来。

这就是最后的时刻！“天狼星”号进入了时空屏障，已经无法再看见外边的情形。

“布丁，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十分钟后进入弹跳。”

李约素没有再说什么。他默默地盯着屏幕，“平准”号，“八脚鱼”号，两艘巨船上爆炸的火光此起彼伏，它们劈开红色的包围，勇往直前。远方，蓝光闪闪，消灭了敌人舰队的沙冈战士正赶来支援。再远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敌人的微型星门被毁掉，而主力舰队只剩下几艘飞船，孤灯一般陷落在黑色和红色的包围中，顽强地抵抗。

一切凝固起来，仿佛一幅画。李约素注视着它。

“船长，三十秒后进入弹跳。”

“走吧。”李约素简单地说。三十秒钟，仿佛一生一般漫长。

时间终于过去，屏幕一片漆黑。

然而图景在李约素的心里，在那里，到处发生着爆炸，人类最后的抵抗正被快速地瓦解，红色的虫豸漫天飞舞，仿佛最可怕的梦魇。“平准”号最后破坏了石环，扭曲空间在一瞬间恢复平坦，所有的一切仿佛被无形的旋涡所吸引，向着中央靠拢，彼此碰撞，被一双巨手揉捏成混乱的一团，最后变成耀眼夺目的光亮，比超新星还要璀璨……

别了，我的朋友、兄弟、战友。

李约素默念着。他闭着眼睛，默默祈祷。

一道微弱的白光在中央投影闪过，这是飞船重入亚空间的迹象。

“就是它！”佳上突然喊起来。

李约素看着他。

“关键是能量存在的方式。就是它！你看到的東西，那是一个分体。它不是一个独立个体，它只是一个分体，一个终端。”

“佳上，你说什么？”李约素有些小小的意外。佳上的眼里闪着光彩，他从来没有这样兴奋。

“它是飞船的主机，但它也是一个窗口，有人从远处透过它进行观察。它可以跨过几十上百个光年了解情况。”佳上的语调平和下来，恢复了一贯的语速，“你刚才看到了白色的闪光，所有的飞船进入亚空间或者从亚空间返回都需要能量支持，任何东西出入亚空间都需要额外的能量，因此一般认为信息不能透过亚空间传输。但是，这不是完全的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信息可以通过亚空间传输——即时传输，没有空白期。”

“没有空白期？这不可能。如果那样，掌握这种技术的人早该征服全银河了，但至少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这根本不可能……难道你的意思是敌人能做到这个？”李约素大为诧异。

“如果它们能以能量的方式存在，就可以。能量可以在亚空间存在，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宇宙是一层膜，亚空间包裹其中。如果一个物体同时在亚空间和宇宙膜中存在，它的一部分在亚空间，就像根；另一部分延伸进入宇宙膜，仿佛枝叶。如果它的枝干延伸进入不同的空间，那么从一个枝头到另一个枝头，时空的基本定律就完全失效，因为这种通行完全在亚空间进行，不需要付出突破宇宙膜的能量代价，因此也不会有空白期。”

李约素有些迷糊，“你到底说些什么？我听不懂。”

“这是一种可能的理论，我需要找到沙达克确认。我记得这样的东西，应该在‘上佳’号上。它是一个传输装置，从遥远的地方传递信息到飞船上，和你在敌人飞船上见到的那个很相似。我记得……”佳上迟疑起来，他记得一个声音，高大伟岸的身躯就在他的眼前，和那个白色的物体对话，然而面目模糊，声音缥缈，他看不清，也听不清……“我们终究会搞清楚那到底是什么。”

李约素瞪着眼，看着佳上，“那接下来是什么结论？它们可以在亚

空间存在？可以在一瞬间跨越银河？我们在伊特星门所有的牺牲都白费了？”

“当然不是这样。关键的问题是它们能渗透多远，亚空间并不是一个来去自由的所在，这样的一种装置必然需要很大的能量来维系。它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投入了这么多的力量来争夺伊特星门，这足以说明它们仍旧和我们一样，需要一个通道，即便它们能够在亚空间驻留。也许它们的技术水准高过我们，但绝不会太多。”

李约素稍稍沉默。星星显露出来，好望角的恒星就在前方，富有力量阳光温暖着李约素的眼睛。他看见了好望角基地，灯火辉煌的基地是天空中最亮的星星。

“希望如此。”他说。

伊特星门的消息还没有传递到这里，“天狼星”号是从战场上归来的第一艘飞船。一艘接引飞船正在靠近，是达门塔自动飞船。布丁发现了另一个小小的飞行器，那是一个流体颗粒，它发现了“天狼星”号，跟随着一道飞行。

“天狼星”号不断向着基地靠近，更多的飞行器加入跟随的行列。飞梭、流体颗粒、自动机器、突击舰，甚至还有一艘来自科尼尔舰队的中型战舰。当好望角基地在视野中成为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中，“天狼星”号的身后已经聚集了数以百计的飞船。没有人指挥它们，它们自动跟随“天狼星”号，护送着它向好望角基地靠拢。

突如其来的灾难毁掉了一切，所有人都陷落在迷惘和惶恐中，他们需要领袖，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看着护卫在周围的船队和越来越近的基地，李约素突然感到一阵惶恐。当他接受古力特的任命，当他告别苏北旦，当他从蓝光和天狼七还有千千万万的沙冈战士浴血奋战的星门逃脱，他感到自己是坚定的，此刻他却有了一丝不确定。

“佳上……”他很想和这个伙伴说点什么，却看着他什么都没有说

出来。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我们的归宿在茫茫星海。”这个句子很自然地出现在佳上的脑子里，他脱口而出。

“这是什么，古老的格言？”

“我不知道。我只是记得它。”佳上平静地看着李约素，“银河之心，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茫茫星海，无数的星球，都在前边等着我们。你准备好了吗？”

“有什么可准备的？这点事难不倒我。”李约素露出坚毅的神色，在那么一瞬间，他仿佛拥有了一种隐忍的勇气，哪怕面对天大的苦难和艰辛，他也将义无反顾地担当。

“战斗结束了？”邓迪斯醒转过来，他看上去仍旧很虚弱，他看见李约素和佳上，明白自己被救上了飞船，“我们在哪里？”

“好望角。”

“战斗结束了？”邓迪斯又问。

李约素和佳上都保持沉默。

十多秒钟之后，李约素回答：“是的，但是……”李约素拨转星图，银河之心熠熠发光。

他深思熟虑，语速缓慢，“战争刚刚开始。”

尾 声

“双子”号在空港着陆。在偏灰的主色调中，银白的“双子”号显得格外张扬，好望角人已经多年未见这样颜色明丽的飞船。

空港笼罩在热切的气氛中，这是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红色地毯从降落舱延伸一百米，一直铺到机场大厅，军服笔挺的军人站立两边，目不斜视，英气逼人。大厅里并没有太多的装饰，仍旧保持着宇航基地简洁的特色，然而却有一点与平日截然不同——这里有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大厅里，外边还有更多的人试图找到机会挤进来。

两排机器警卫隔开人群，在大厅中留出一条通道。通道穿过大厅，穿过人群，穿过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最后在一辆飞车前止住。

申秋从飞车上跨步而下。这艘形状奇怪的飞车不如流体颗粒舒适，然而作为一种融合的象征，他必须使用它。

他从长长的人群通道中缓步走过，微微颌首，只盯着眼前的地面。人群中爆发出欢呼，他们大声喊着申秋的名字，希望能够吸引他的注意。申秋抬起头，望着人群微微点头，然后恢复低头深思的模样，沿着通道前进。

人群沸腾、喊叫、欢呼，整个大厅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申秋缓步走着，不疾不徐，不为周围兴奋的人群所动，仿佛这些和自己全然无关。

申秋走到了通道的尽头，长长的红色地毯就在眼前。他回头望了一眼，人群中响起一阵欢呼，一些人的眼中甚至饱含着泪水。这些科尼尔人，他们的确值得为此激动。一个传奇，一位英雄，在无边的黑暗中顽强地抵抗，捍卫着科尼尔的尊严。他们只在传说中听到过她无数的故事——与暗黑深渊的不屈斗争，天垂星的废墟，熊黑星的秘密通道，广泛存在的抵抗联盟，所有星域的共同领袖……他们在这里，那些非常遥远

的往事已经成了模糊的记忆，暗黑深渊沉重的压力让人几乎无法喘息，是她，成了这些人最坚强的精神支柱，这个黑暗世纪中的光明。申秋将代表所有好望角人，包括这些科尼尔人，去迎接她。

申秋走向“双子”号。他站在舷梯边，静静地等着。

“双子”号的门打开，一个身影站在舷梯上方。

“苏北旦——”有人在大厅里声嘶力竭地大喊她的名字，声音飘过来，隐隐约约，若有若无。

“苏北旦将军。”申秋抬头看着她，虽然他们打过许多交道，但却是第一次面对面谈话。

女将军全身包裹在厚实的军服中，她穿着士兵服，没有任何表明身份的徽饰。

“申秋。”苏北旦没有客气，直呼其名，也省去了称谓，“我们终于见面了。真好！”她沿着舷梯走下来。

申秋侧身，做出请的姿态。他们走过红地毯，进入大厅。

大厅里达到了沸腾的顶点，尖叫声几乎震破人的耳膜，苏北旦停下脚步。她望着这些人，他们都曾经是她的下属，或者是属于舰队的新一代——第三代。岁月仿佛奔腾不息的河流，许多东西都被带走，一去不返，却总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下来。他们是科尼尔人，并为此而骄傲，怀抱着热爱和仇恨在这个孤独的时空高地默默抵抗强大的敌人。

苏北旦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缓缓地躬下身子，长时间地深深鞠躬。人群沉寂下来，苏北旦的动作让所有人感到意外，他们沉默地看着这位受人尊敬的领袖，沉默地接受她的鞠躬。

“感谢你们！你们是最值得骄傲的一群。”苏北旦直起身子，大声说。她的声音真诚恳切，普通而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整个现场成了一片泪的海洋。

申秋静静地看着，内心涌起一丝涟漪，他暗暗惊叹苏北旦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强烈魅力。那是一种无形中就能折服人的力量，在举手投足之

间显现出来，让人发自内心地拥戴她。

苏北旦突然做出了一个更惊人的举动，她走过去，轻轻推开机器警卫，走进了人群中。她走上去，张开臂膀，拥抱每一个人。

申秋感到意外，然而并不惊慌，他略微思考，沿着通道走向飞车。这里没他什么事，他只需要在飞车前等候。他们并不缺乏时间，苏北旦既然来到这里，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商讨一切。

两个小时之后，申秋终于看见了向自己走来的苏北旦。

“很抱歉，让你久等。”

“没什么，这是让人高兴的时刻。请允许我对你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虽然好像迟了些。”

苏北旦微微一笑，“不用这么客套。”

飞车降落在轨道上。

“这是反重力轨道。我们来之前，达门塔人已经把整个要塞都铺上了反重力轨道，他们投入了大力气。如果没有异族的意外侵入，这里恐怕已经成了达门塔的前进基地。他们可以控制所有出入星域的飞船。”申秋说。

“这并不会实现，我的偷袭计划一定会成功，这里会属于科尼尔……不过现在看起来有些可笑，好望角属于全人类，任何独占企图都是可鄙的。”

申秋微笑，“这是无法避免的循环。‘青云’号经历过许多星域，接触过各种文明形态的定居者，如果没有外来的压力，定居者总是会分裂成大大小小的集团，彼此间的争夺无可避免。因为一旦定居，就会有领地的观念，就会有利益的争夺。”

苏北旦点头，沙达克也有类似的结论，这是一个涉及人类本性的问题，她不想在此刻深入探讨。“我这次来，就想看看这条好望角防线。整整一个世纪，你们让暗黑深渊那些异类无法越过雷池一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抵抗早就失去了意义。无论什么言辞都无法表达抵抗

联盟对你们的敬意。”

“不是这样。”申秋很认真地说，“抵抗联盟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在这里也是如此，你看到了科尼尔人对你的热情，他们发自内心。‘天龙’号和达门塔基地的影响都在不断地缩小，只有科尼尔人越来越多，正是依靠他们，好望角才能坚持住，而他们的信念则来自你，还有你的抵抗联盟。”申秋看着苏北旦，“我必须向你坦诚，我意识到一个观念错误，我一直认为类似科尼尔人这样的人类具有原始的特征，过于脆弱，并不是合适的宇宙殖民者，之所以绝大部分星域仍旧由原始人类控制，只是一个历史原因。但是，现实告诉我，科尼尔人是最合适的殖民者，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转化成战士、建设者、领袖，他们可以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也可以很快掌握巡逻者的技术。”

苏北旦微微一笑，“很高兴你能这么说，也许如此。”

飞车爬上一道高高的陡坡，它一直向上，最后在顶峰停下来。

“真漂亮！”尽管见多识广，苏北旦还是禁不住发出一声赞叹。整个星球都是钢铁基地，他们正站在基地最核心的上方。从上向下看去，是层层叠叠的光环，那是一道又一道能量环，它们就像金属般闪光，构成炫目的图样，从星球表面直抵深处。在金色的、银色的金属光环结束的地方，是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上流光溢彩，不可思议的色块仿佛活物一般流动。

就是它了！尽管从来没有见过，苏北旦仍可以猜测出它就是好望角之魂。“天龙”号的沙达克分身占据了星球，和从前所见的任何一个沙达克不同，他不再是一个为了控制飞船或者某种装置而存在的中枢，也不听从任何人的命令，他是一个单纯的头脑，无比敏锐，无比迅捷。他以一种奇迹般的能力监测上百光年外的天垂星，敌人的举动逃不过它的眼睛。

“沙达克，”苏北旦说，“你好，我是苏北旦。”

“你好，苏北旦将军。欢迎来到好望角。”沙达克似乎并不愿意对

话，说完便陷入了沉默。

苏北旦并不在意，“很高兴你能帮助我们。”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苏北旦稍稍犹豫，“我想请问一个小问题。李约素一行出发已经一百多年，他们到了哪里？是不是能把援军带来？”

“‘天狼星’号的亚空间波动轨迹已经脱离我的感知范围。三十二年前，他们抵达了WX157星系，或者称为英仙座愚人星团阿尔法三星。他们途经的星球，有两个星域向我们派出了援军，能量跳跃级别分别是六和十。其他的情况我无法判断。”

“谢谢！”这并非苏北旦想要的答案，然而却比她所期望得到的要好许多。

“再见，沙达克。我们需要你更多的帮助。”苏北旦说完和申秋登上飞车。

“有一个情况我必须纠正。”沙达克突然透过飞车把声音传递进来，“暗黑深渊派遣了一些飞船，试图绕过好望角。我对这支舰队的规模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它的跳跃能量水平不是二，而是至少在三十五以上。它知道我在监视，采用了一些欺骗手段。”

能量等级三十五！苏北旦很熟悉这种达门塔的能量水平分级法，这相当于上千艘十万吨级的主力舰集群。这是一个庞大的军团！

“它们进入了黑暗空间？”

“是的，它们可能在两百三十年到两百六十年之后抵达边缘星系。”

“好的，我明白了。我们会设法向这些星域发出警告。”

“那最好。”

飞车再度起飞，盘旋向上。苏北旦抬起头，透过透明的车顶，她看见一个光点。光点越来越大，显示出更多的细节，就像一个旋涡，或是一条盘旋的蛇。这是苏北旦所见过的最奇特的飞船——“天龙”号，现

在是好望角联合军的最高指挥部所在地。

无数的流体颗粒突然间发出明亮的光，它们排列成一张巨大的笑脸。

雷电家族居然也学会了这样的表达方式……苏北旦不禁笑了起来。

苏北旦见到了指挥部的所有成员，“天龙”号在一百年前的那场激战中损失了三名指挥官，科尼尔人补充了进来。一个科尼尔人只能胜任职位十年，然而他们总是能挑选出合适的接班人。除了申秋，指挥部的其他人都已经换成了科尼尔人，他们按照科尼尔的方式向苏北旦敬礼，带着崇敬的态度向她问候，从他们的父辈祖辈开始，苏北旦就是所有幸存的科尼尔人公认的领袖，哪怕她从未踏足这里半步。

欢迎很热烈，问答很漫长，当指挥官们觉察到苏北旦露出疲态时，他们很体贴地停止了提问，让申秋带着她去休息。

苏北旦坐在宽大而舒适的扶手椅中，几乎全身都陷在椅子上。全景玻璃把整个银河拉到了眼前，她目不转睛，眼神渴望而专注。

“你休息吧。”申秋说，“沙达克会照看你。”

“申秋，你陪我坐一坐。”苏北旦伸手示意身旁的座椅，声音中带着疲惫，“从天垂星的战场上逃出来的只剩下我们两个。我想和你随便聊聊。”

申秋一愣，随即微笑，表示同意。

略为沉默之后，苏北旦开始说话：“我已经老了。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我没想到我居然会老死。”

申秋没料到苏北旦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你是领袖，你的生命很重要。”

“科尼尔人的生命可不长。”苏北旦笑着说，“我能活到今天，只是因为频繁进行时空跳跃的原因。但我还是衰老了，所以我决定到这儿来一次。如果这一次不来，那么可能永远没有下一次。”

申秋默默看着苏北旦。他记得她年轻的模样，肌肤雪白，身材婀娜

娜，面容秀丽端庄，而眼前的人，皱纹爬满了她的脸庞，松垮的皮肤没有光泽，透着无法掩饰的沧桑。她静静地看着自己，眼神平静如水。

“我已经安排好了。拉杰斯将担负起军事指挥的责任，抵抗联盟的主席将由俄罗斯的杜纳伊娃担任，木藤三作为她的副手负责协调科尼尔和达门塔部分。一切都会波澜不惊地过渡，新的领袖会承担责任。”

“这是很好的安排。”

“敌人最近减少了活动，原来是企图绕过好望角。还有两百多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赶在它们前面，给它们布置一个陷阱。要派出一支分遣舰队，你认为谁最适合担当这个任务？”

“你是希望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吗？”

“如果你能去，那再合适不过。”

申秋略为沉思，“我们需要更多的飞船，不过我可以接受这个任务。兵工厂全力开工，我们可以在五十年间充实一支舰队，沙达克可以引导我们提前布置陷阱。”

“很好，让抵抗联盟知道这些，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可以说这是我的决定。”苏北旦微微停顿，喘口气，“还有一个新人，她只有二十五岁，她将负责联盟和好望角高地之间的联系。她不久就会来到好望角高地，我希望你能带上她出发。”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她是我的克隆体。”

申秋皱起眉头，询问般地看苏北旦。科尼尔人崇尚自然繁衍，他们从不接受雷电家族克隆繁衍的方式。

“是的，这很奇怪。”苏北旦轻轻地说，“所以并没有几个人知道她是我的克隆体。她自己永远也不会知道。青柏将军答应我，把她当做雷电家族的人来看待。为了避免麻烦，她的相貌会和我有些细微差异。”苏北旦摊开掌心，露出一个小小的银色链坠，“如果她来了，把这个交给她。既然她是我的克隆体，她理应得到这个。”

“我应该怎样告诉她关于这个？”申秋问。

“这是我从少女时代就戴着的东西，你只需告诉她，这是她的前一代留下的东西，如果不喜欢，可以丢掉。”

申秋接过来，这是一个只有一半的链坠，申秋见到过另一半，“我是否该告诉她关于另一半的事？”

“你见到了？这真好。你不用告诉她，如果冥冥之中有天意，她自然会找到他。”苏北旦叹口气，“有的时候，人没有完美的选择。我在想，如果我没有留下，而是和他一起走，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申秋明白苏北旦指的是李约素。

“我一个人前来这里，人老了以后对一切都无所谓，暗黑深渊的封锁线很强大，可我并不害怕。很高兴银河能够保佑，让我顺利抵达这里。我曾经发下誓愿，永远不离开星域，这里是距离银河之心最近的地方。我最后的愿望，就是在这里，好好看一看银河的那边，他一定还在那里。真是奇怪，有的人你只是匆匆见了一面，可你就是忘不了。”

申秋看着苏北旦，他想起很久之前，那个人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两个人，同样的话，时隔一百年之后在同样的地方。申秋有一种怪异的感觉，科尼尔人并没有超常的能力，然而他们的心意却仿佛能超越时空。

苏北旦看着屏幕上的银河，“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只是那个时候，我早已成了灰烬……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愿望，我希望他回到这里，还能看到我……年轻的模样。”她抬起头，看了申秋一眼，“这不是让你觉得很吃惊？我的一点小小私心。”

申秋摇摇头，“不，我能理解。”

苏北旦收回视线，再次盯着眼前的银河。

前方有一颗巨大的亮星，它的亮度超过其他任何星星。

“那是伊特星门吗？”苏北旦问。

“是的。至少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它会是科尼尔星域所能看到的最

亮的星星。”

“从天垂星那个方向看起来也很亮。那场爆炸……战斗一定很激烈，他们是唯一逃出来的。你说，让他这样的人逃跑，这是一件多难办的事？”

“你组织抵抗联盟才是最值得让人钦佩的壮举。”

“申秋，你不用刻意夸我。”苏北旦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她缓缓闭上眼睛。坤城大逃亡的狼狈，圣彼得星门伏击的成功，寄人篱下的难堪，节节胜利的荣耀，福特林斯战役的失落，还有四处躲藏、不断游击的艰难困苦……她一辈子经历过的战斗与风浪仿佛高速放映的影片般在脑海中演绎，她看见了许多人——敌人、朋友、部属、盟军、叛徒……无数的面孔在她眼前浮现，然后消失。当一切都沉寂下去，她的眼前只剩下两个男人的面孔。一张面孔永远不会再改变，他把自己的生命和忠诚留在了天垂星。另一张也许仍旧在不断改变，却注定要在漫长的旅途中穿梭时空，他会回到这里，却再也不能回到她的面前。

她露出恬淡的微笑。

“她的生命迹象已经终止。”沙达克提醒申秋。

申秋走上一步，帮她摆正胳膊。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声名卓著的女将军。

她很安详地半躺着，银河之心的光辉照在她脸上，圣洁无比。

银河之心 · 暗黑深渊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主编：姚海军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新锐作家江波

银心文明， 焜耀四方
求援之旅， 水远山长
绝命突袭， 生死存亡
天震地骇， 异族真相

银河之心II

暗黑深渊

江波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黑星奇景](#)

[第二章 超级人类](#)

[第三章 银心魅影](#)

[第四章 真理之光](#)

[第五章 时空长廊](#)

[第六章 白沙之梦](#)

[第七章 致命诱惑](#)

[第八章 镜船谜踪](#)

[第九章 联合舰队](#)

[第十章 坠落死星](#)

[第十一章 地下坟冢](#)

[第十二章 与世隔绝](#)

[第十三章 重返太空](#)

[第十四章 逆流而上](#)

[第十五章 深入敌后](#)

[第十六章 前世今生](#)

[第十七章 天狼密谈](#)

[第十八章 陷阱重重](#)

[第十九章 青云之梦](#)

[第二十章 尘埃密布](#)

[第二十一章 黄金星球](#)

[第二十二章 深渊之上](#)

[第二十三章 深渊之下](#)

[第二十四章 暗影浮现](#)

[第二十五章 上佳疑云](#)

[第二十六章 远古神话](#)

[第二十七章 黑暗之根](#)

[第二十八章 穷途末路](#)

[第二十九章 埃博之子](#)

[第三十章 杀入重围](#)

[第三十一章 生死抉择](#)

[第三十二章 节外生枝](#)

[第三十三章 君子协定](#)
[第三十四章 白原遗梦](#)
[第三十五章 时空之钥](#)
[第三十六章 危机时刻](#)
[第三十七章 天降红虻](#)
[第三十八章 灭顶之灾](#)
[第三十九章 生死茫茫](#)
尾声

写在“基石”之前

文/姚海军

“基石”是个平实的词，不够“炫”，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因此，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

最近十年，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科幻世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

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在很多作品上（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差距是明显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差别”——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动力十足；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结果，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

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中国科幻需要长远眼光，需要一种务实精神，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因而我们

着眼于远景，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基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基石，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因为，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

对于那样一座大厦，我们满怀期待。

引子

这是一场实力不均等的战斗，胜利属于谁毫无悬念，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对方只有三艘飞船，和流体颗粒一般大小，仿佛三片薄薄的荧光箔静静飘浮。数以万计的颗粒包围着它们，犹如汹涌的海洋，浪头一旦涌起，就能将这微不足道的对手完全吞没。

进攻的命令传递到前方，流体颗粒群发起冲击。红色的闪光在三张箔片表面掠过，精准的火力打击不断落在前进的颗粒群中间，燃起一团团火光。颗粒群仍旧保持着快速冲锋的势头，一点小小的牺牲并不算什么，只要能够进入打击范围，就能取得胜利。

突然间，冲在最前方的几个颗粒彼此间发生了碰撞，集群在某个肉眼不可见的边界上乱作一团，敌人的炮火仍旧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将逼近的颗粒挨个击毁。

敌人释放了强磁干扰！

“攻击损失十五个颗粒。”

“撤离到安全距离警戒，能量重新加载。”

“失去对前方四个颗粒的控制。”

“……”

频道中不断传来战场上前锋集团的呼叫。

申秋端坐在指挥位上，默默地注视着战况。

流体颗粒集群正在调整战术，放弃高速突进，两座束流炮台被调动

到距离敌人飞船更近的位置，准备进行远距离轰击，寻找强磁场的弱点，清扫突破的障碍。

炮台发出耀眼的红色离子束流，仿佛一条巨龙般奔向前方，没有遭遇任何阻碍，转眼间就将三艘飞船吞没。一团白炽的亮光突然从红色火焰中迸发，仿佛一枚巨型炮弹般向着阵势整齐的流体颗粒群冲去。颗粒群发出青紫的电光，电光击中了光球，青紫色的光晕在白亮的光球周围流动，一阵剧烈的闪光后消失不见。光球黯淡下来，三艘飞船显示出本来面目，仍旧像三片小小的荧光箔般微微发亮，缓缓移动。这些飞船虽然体积小，却不可小觑，它们彼此间铆合，形成全防护力盾。颗粒群快速跟上，再次把它包围起来。

申秋冷眼旁观。他明白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只是天龙舰队并不是猫。敌人早已经远遁，留下几艘并无太大价值的飞船，仿佛在示威，也像是嘲弄。

他站起身，平静地发出指令：“停止攻击。”

命令透过沙达克链路传递到前锋群。前锋群保持着包围的姿态，却不再进行攻击。申秋接受到一个异样的信号，前锋指挥官杜欣的情绪发生波动，掉出了链路。

又是如此！申秋并不意外。

“沙达克，召开指挥官会议。”申秋下令。

一个信号贸然闯进通话频道，那是杜欣。

真冒失！申秋默默地想。然而，他还是允许沙达克让这个信号占据主通话。

一个高大的科尼尔人出现在屏幕上，深黑色的头发，两道眉毛又浓又黑，衬得双眼炯炯有神。他盯着申秋，“舰长，为什么要停止攻击？我能把它搞定。”他看上去很激动，然而却尽量压抑着，以保持语调平稳。

申秋平静地看着他，“我已经下令召开指挥官会议。”

杜欣涨红了脸，“舰长，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把它炸个稀巴烂。”

“马上回到‘天龙’号，参加会议。”申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请求。

杜欣一脸的不满，勉强敬了个军礼，“遵命，舰长。”

杜欣的头像隐去。

“他很不满啊，申秋。”沙达克说。

“我了解，为了一次小小的失利召开指挥官会议，让他有些难以接受。”申秋回答，“这也算是一次测试吧。沙达克，你的DNA扫描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他们的情绪起伏还是太大。”

“科尼尔人的基因分析还需要十六年的时间才能进行完毕。如果现在进行基因修正，会有风险。”

“不是现在，但我们可能随时需要进行修正。”申秋说着看了看屏幕，一个小小的亮点从“天龙”三号上分离，正向着“天龙”号而来。“敌人戏弄了我们，必须让所有人明白眼前的严峻形势。”

颗粒从“天龙”三号上弹出。杜欣端坐在内舱，心中七上八下。他第一次担任战场指挥，希望能有完美的表现，但事与愿违，拥有上万个颗粒的前锋集群居然拿敌人的三艘小飞船毫无办法。当舰长要求停止攻击，召开会议，他的焦虑感迅速增强，以至于无法保持在沙达克链路中。焦虑驱使他向舰长表达不满，然而当他冷静下来时，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舰长会因此而撤销他的职务吗？

杜欣闭上眼睛，保持深沉均匀的呼吸，把一切杂念从脑子中排除，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这种状态他维持了短短几秒便退了回来，虽然只是几秒，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他的头脑变得格外清晰。事件的整个经过在头脑里浮现，他重温了这次失败，一个个细节纷纷跳出来。他睁开眼睛，感到一切了然于心。

天龙舰队的全貌呈现在他的眼前。三艘母舰并列，占据了一半的视野，舰体盘旋，其上的颗粒时而发光，让飞船看起来仿佛是由星星制成的。“天龙”三号前出，舰体张开，仿佛一张巨大的弓，无数的流体颗粒悬浮在周围，晶莹剔透，犹如发亮的宝石，又像聚集的星辰。“天龙”三号就沉浸在这星海中。

这图景飞快掠过，“天龙”号已经到了很近的距离。杜欣注视着它。

大大小小的颗粒附着在“天龙”号上，有一些发光，还有一些较为黯淡，让“天龙”号看上去就像一条斑驳的大蛇。

对于一个科尼尔人，“天龙”号永远是神奇的飞船。从儿时起，他们就不断听说这艘飞船的神奇之处，还有那些神话一般的故事。它是所有科尼尔儿童眼中的神物，受到爱戴的程度仅次于沙达克。它和任何一艘飞船都不同，与其说它是飞船，不如说是一个生物。它可以改变躯体，把自己拉成长条；也可以扭曲起来，盘旋成旋涡状——最为神奇的是，它居然能够分裂！天龙二、天龙三、天龙四，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它分裂了三次，产生了三艘子船。这些子船不断长大，最后达到母船一样的规模。作为这个时代的幸运者，杜欣目睹了这一切，他越发相信“天龙”号是活的飞船。他有幸能够通过精神控制测试，以联合指挥官的身份加入舰队。在指挥官面前，“天龙”号只是一艘飞船，然而儿时的童话仍旧顽固地盘踞在头脑中，如果角度和位置都很合适，就会自然而然地复活过来。

这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生灵，他这样想。

颗粒快速贴近“天龙”号，和“天龙”号保持相对静止，然后贴上去，附着在“天龙”号庞大的躯体上。这是一片空旷处，附近并没有别的颗粒。

颗粒和“天龙”号表面融合在一起。天龙部的底部开始变得透明，逐渐稀薄，最后完全消失。底部中央出现细小的孔洞，逐渐扩大，最后

形成通道，可以允许一个人通过。杜欣起身，熟练地穿入其中，仿佛一条鱼似的向前游动。

他很快来到一个宽敞的空间，让他进入的孔洞快速闭合，没留下任何痕迹。

“杜欣指挥官，引力调整预备。”沙达克的声音在室内回荡。

重力场正缓慢地变化。杜欣配合着调整身体重心，当重力场稳定下来，他已稳稳地站立着。

“第一会议室，申秋已经在那里了。”

沙达克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他会在称呼每一个指挥官的时候都加上头衔，只有申秋例外，无论什么场合，他对申秋都是直呼其名。

“沙达克，舰长召集了多少人？”

“六十六人。”

杜欣稍感惊讶。天龙舰队只有六十六位指挥官。一次全体指挥官会议！除了起航仪式那次，舰长从来没有召开过全体会议。杜欣原以为舰长只是要让几个资深的指挥官给自己一点教训，没想到舰长居然召集了所有人。一丝隐隐的不满浮上心头。一次小小的失利而已，全部损失只是二十五个颗粒，其中十八个已经回收，可以很快恢复。因为损毁了七个颗粒就召开全体会议，这有些小题大做。

隔壁的舱门打开，杜欣回头看去，他感到心脏直跳。

旦素一正跨过舱门，看见杜欣，露出一个微笑，点点头。

一刹那间，杜欣有些手忙脚乱，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慌忙低头，定定神，抬头看着旦素一，“你也来了。”

旦素一是预备指挥官，虽然她可以在模拟战中轻易击败大多数人，却并没有被任命实际职务，更奇怪的是，据说她担任预备指挥官已经有三十年之久。按照这样的说法，她至少已经有五十岁以上，然而她看上去不过二十到三十岁之间。虽然二三十岁的人和五六十岁的人面貌不会差别太大，但总有些细微之处会暴露年龄，特别是女人。然而在她身上

完全看不到任何岁月的痕迹，似乎年龄在她身上并不是一个问题。在学员时代，杜欣就听说过她的鼎鼎大名，她被称为“好望角之花”，人们都传言她是好望角最美的女人。不过这一切都只是流言，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却极少有人见过其真面目，她并非出生为好望角，而是来自广大的科尼尔敌后区。当她抵达之后，一直待在天龙舰队，从来没有踏足星球半步，因此见到她真面目的人，仅限于被选中的联合指挥官，而流言，也就从他们那里传了出来。杜欣对流言并不以为意，但是当他第一次见到真人时，视线就牢牢地钉在了她的脸上。有那么十几秒钟，他甚至忘记了呼吸。他永远不能忘记那尴尬的一幕——旦素一发现他直直地看着自己，转过脸露出一个微笑，他居然一个激灵，浑身一抖，差点失去平衡从座椅上掉下来，周围响起一阵哄笑，他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塞进地缝里。此后，虽然他没有再如此失态，但每一次见到她却仍免不了紧张。

“这是指挥官会议，你也参加？”杜欣问。话刚出口，他就后悔了。这是一次检讨会，他并不希望被旦素一看见，但这句问话实在蠢透了。

旦素一并不在意，“申秋舰长要求我列席会议。”

两个人并肩顺着通道向前走。

“据说今天会讨论重大决策，你听说了吗？”旦素一问。

“我不知道。但是舰长要求我赶来，应该是讨论这一次战斗失利。我没有尽到职责。”杜欣实话实说，感到无比惭愧。

“谁去都一样。”旦素一说，“这不是你的错，我们对敌人的估计总是落后半拍，它们又一次抢在了前头。”

“不是这样子。”杜欣涨红了脸，“它们只是三艘小战斗船而已，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消灭掉。只是我没有用对方法。”

“那么你打算用什么方法对付它？”旦素一转过头，微笑着问。

杜欣仿佛换了个人，语速一下变得飞快，“敌人之所以两次逃脱，

是因为我没有准确估计它们抵抗的程度，或者说它们的力盾强度超乎预期。但这并非不可克服的困难，只要我们精心准备，把它们钳制住，然后使用重火力，一定能够击毁它们。”

“用怎样的重火力？”

“只要三座束流炮台，同时开炮，同时命中，让它无法弹开火力就行。”

“这么有信心？如果它还能抵抗束流炮台的攻击该怎么办？”

“根据沙达克的计算，能量密度达到六十万特以上，它们必然不能支持。”

“听起来你很有信心。”旦素一保持着微笑，不置可否。

他们走进第一会议室。

指挥官都已经就座，申秋站在前方讲台上，看见杜欣进来，示意他就座。旦素一径直走到后排的预备指挥官位置上坐下。

申秋扫视着这群舰队精英。他把他们从好望角带到这里，按照计划，他们应该遭遇敌人的迂回舰队，展开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这群年轻人都明白这场战役的目的，他们充满雄心壮志，要在这遥远的的不毛之地大展拳脚，把这些侵占故乡的异类生物统统消灭！

然而，他们并没有见到大舰队的踪影，只有散兵游勇一般的飞船小队。这不是一个容易让人接受的事实。舰队跨过两百光年的距离，付出六年的光阴和八十年的空白期，如此高昂的代价却只抓到了微不足道的几艘小船。这就像发射了成千上万件核武器，要炸掉整个星球，结果在最后关头发现目标不过是一只蚊子……失望和不满在蔓延，虽然没有人公开提意见，但指挥官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对将来充满疑虑，舰队的气氛变得有些压抑。

“对今天的战斗结果，有什么看法？”申秋首先发问。没有人回答，指挥官们把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们显然并不想多说，只是想听

到些什么。

“是我的错，我来负责。”杜欣站起身，“我来收拾它们。我不会再让它们有任何机会。”

申秋点点头，不置可否。“请坐。”他再次扫视众人，“还有其他人想说话吗？”

气氛变得有些诡异，大部分人仍旧看着舰长，少数几个人彼此间交换着眼神。

申秋等待了几秒钟，见没有人开口，便开始说话，“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战斗，但比我们所设想的战斗更为凶险。”

话音刚落，指挥官中间响起一阵喧哗。一次没有处理好的战斗而已，和凶险沾不上边。

申秋静静地等待着喧哗平静下来。“沙达克，你来给大家说。”他召唤沙达克。

沙达克出现在申秋身边，是一个全息投影。沙达克是永远的老人，胡子几乎垂到腰部，穿着质地柔软的灰色长袍。他在人们面前走动，袍子随着脚步摇摆。

他面向着指挥官们，展开双手。银河全图出现在他的两掌之间，就像一个晶莹的玉盘。猛然间，星图暴涨，万千颗星星从人们眼中闪过，随即消失，银河的旋臂飞速增大，变得清晰。更多的星星被抛在后边，形成一片光的旋涡。旋涡缓缓停下，静止不动，几颗巨大的星星分外耀眼，其他的星星都成了遥远的光点。银河纵贯，仿佛天宇的一道裂隙。

“英仙座旋臂，WH153，我们在这里。”沙达克指着其中一颗亮星。一个巨大的红色箭头从遥远的某处指向WH153；而另一个蓝色箭头针锋相对，两个箭头在WH153会聚。

“敌人无法通过好望角星门，于是它们派遣舰队，试图绕过好望角。伊特星门以下是时空洼地，而且位于旋臂边缘，这是一个绝不友好的半封闭空间，只有通过伊特通道才能进入银河区。不过，我们封锁了

通道。你们都知道，敌人采取了出人意料的行动——绕行黑暗空间。”沙达克指着红色箭头，粗大的箭头脱离银河旋臂，进入黑暗区，最后深入WH153。

“敌人的这支舰队以缓慢弹跳的方式通过一百二十五光年的黑暗空间。它们用了一百九十年，慢速飞行，寻找跳跃通道。黑暗空间的亚空间通道浅窄，飞船极易发生意外，不适合飞船弹跳，而它们不但派遣了舰队，并且还是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疯狂到好望角沙达克认为它们的赢面只有百分之五。”

沙达克挪动蓝色箭头，“我们来了，虽然晚出发一百一十年，但是我们的亚空间通道畅通无阻，因此完全可以赶在它们前边。事实上，我们也成功地赶到了前边。”

两个箭头在WH153会合，沙达克食指一弹，红色箭头蓦然消失。他眯着眼睛，似乎被WH153的灼热光芒刺痛了眼，“问题在于，它们根本就没有来。”

沙达克扭头看了看指挥官们，他们正望着他，等待下文。

星图蓦然间变得更大，天龙舰队出现在屏幕中，四艘母舰盘成旋涡状，周围无数的小点闪亮。天龙舰队的光亮很快黯淡下去，一些细小的红点显露出来，数量不多，六个小点，其中一个非常靠近天龙三，被流体颗粒团团包围。

“六个小队，总共十八艘飞船，全是小型飞船，不值一提。这就是我们能够在这里找到的全部敌人。”沙达克顿了顿，环视众人，“它们在这里，不是为了抵抗我们的大舰队，而是为了消灭胶囊船。它们试图让我们迷失方向。”

“幸运的是，我们仍旧收到了来自好望角的胶囊船。胶囊船六年前抵达这里，躲藏了起来，没有被这些小杀手发现。好望角发出警告：敌人送出了大量的小型飞船，干扰胶囊船通道，而其主力舰队则转变了前进方向，”沙达克神色严肃，语气严峻，“敌人试图穿过黑暗空间，进

入猎户座旋臂。”

听众中响起一阵议论，这个消息显然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两条旋臂之间有超过六百光年的黑暗空间，那里没有恒星，到处是成团的暗物质，这些暗物质就像林立的礁石，让亚空间跳跃变得高度危险。如果说沿着旋臂边缘的黑暗区航行是一个可行的冒险方案，那么，深入黑暗区简直就是一个自杀方案！六百光年，如果无法借助亚空间跳跃，需要多久才能跨过？更何况，暗物质不仅形成团块，暗尘更是危险的敌人，它们弥散在黑暗空间，很难被发现，一旦碰上，会对飞船造成毁灭性伤害——为避免此类危险，飞船无法进行亚光速巡航。敌人居然做出了这种疯狂的选择！

申秋抬起手，让有些乱哄哄的场面安静下来。“我们无法再次赶在它们前头。一旦它们进入猎户座旋臂，那里的人类没有任何准备，将是不折不扣的灾难。天龙舰队将跟随敌人的痕迹进入黑暗空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在座诸位，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做出决定：留下还是前进。留下的，负责清理骚扰飞船，然后返回好望角；选择前进的，必须做好准备，那不是几年可以达到目标的，可能用去几十年、上百年、上千年……你们所有的生命，都可能消耗在旅途中。”

申秋顿了顿，扫视着眼前一一张张面孔。“有什么疑问？”他平静地发问。

指挥官一片沉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所有人不知所措。

杜欣呆呆地坐着，他没想到舰长要宣布的是这样一个消息。他那不成功的战斗完全成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跳出银河，深入黑暗空间，旅行一千年，这是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危险旅途……哪怕他们能够侥幸穿过黑暗空间，进入猎户座旋臂，也没有希望在有生之年重回星域……他想到远为好望角的母亲，还有兄弟，突然感到一阵难过，同时又有些惶恐。

申秋看着大家，“关于去留的问题，请各位在二十四小时内答复。

我……”

突然有声音传来：“这不公平！”

杜欣循声望去，他看见是安。安比他大二十岁，但可以说是他的同学，他们曾经同时受训，同一期候补进入舰队。安是天龙四的左卫。

安站起身，“沙达克给了我们情报，要求我们到这里来拦截敌人。此刻，它又告诉我们，敌人已经从黑暗空间逃跑，我们要深入黑暗空间，去追寻它。沙达克，我要问，是否我们的付出能得到回报？我们能追上敌人吗？它们如果自己走入绝境，我们难道也要跟着？既然已经有人去寻找更多的援军，我们为什么不等他们来呢？我们的力量既不能反攻科尼尔，也不足以在漫长的旋臂边缘布防，但是我们可以有一条坚固的好望角防线。敌人既然已经逃向黑暗空间，我们只需要留下一些警戒飞船，它们可以与当地的星域会合，一旦有事，舰队可以从好望角进行支援。我们应该尽快动员和武装星域，以好望角为中心，建立防御圈。”

安一口气说了一大串，说完他望着申秋。

申秋脸色平静，“还有二十四个小时，你可以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沙达克可以提供。”

安坐下，“我不会去，我要回好望角。”

不知道哪里传来一个低低的声音：“胆小鬼！”声音虽然细小，却没有逃过安的耳朵。

“谁说的，站出来！”安勃然大怒，再次起身，扫视着眼前的同僚。没有人站出来承认，安显然怒气难平，“谁胆大谁去。谁需要这样毫无价值的牺牲？几百年后，我们都成了灰烬，就是宇宙毁灭，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生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黑暗中？”

安的话让现场炸了窝，人们议论纷纷。

申秋再次让大家安静，“安的意见很好。我们需要明确自己是在为什么而战。”

安涨红了脸，他并不想这么说，然而话脱口而出，后悔已经太晚。

“这是一个信仰问题，不是真理问题。选择没有对错，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申秋扫视着每个人的眼睛，“但是你们必须做出选择，二十四小时之后给我答案。我需要的人事进行安排。不同意跟随舰队追击敌人的人留下，组成留守舰队清除潜藏敌人。八年之后，可以回到好望角。”

人们再次陷入沉默。杜欣忐忑不安，即将到来的一切超出预期太多，他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他扭过头，看见坐在预备指挥官位置上的旦素一。旦素一脸色平静，见杜欣看着自己，便向他微微一笑。

“留守舰队将由旦素一担任舰长。”申秋继续说。所有人的眼光都投向旦素一，旦素一泰然自若，毫不在意。

“好了，孩子们。你们可以回去仔细考虑。”申秋一直绷得紧紧的语调松弛下来，他宣布散会。

杜欣试图找到旦素一，却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几个军官聚集在安身边，显然是在商量去留问题。安看见了杜欣，招呼他，“杜欣，这边。”

杜欣走过去，猛然间，他看见旦素一正在门边向外走。他向安示意，然后赶紧向着旦素一追过去。

安转脸向着另一个军官，“杜欣肯定会留下。美女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几个人爆发出一阵大笑。

杜欣推开门。旦素一不见踪影，然而另外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巨大的屏幕上，银河正以一个特别的角度呈现在他眼前，缓缓移动，散发出巍峨壮丽的美感。杜欣注视着它。

突然，他注意到屏幕中异常的动静，一个人影在银河的旋臂上奔跑，恢弘壮丽的旋臂上，那人影渺小到微不足道。人影正努力冲向银心，却总是跌倒，但他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着银心奔跑。

这真有趣。杜欣饶有兴趣地看着那个小小的人影。

突然一切消失，屏幕上出现一张巨大的脸孔，那是旦素一的面孔，她正从屏幕上看着他，面带微笑。

“你找我吗？”

“哦，我……”杜欣有些慌张，“我看你进来，就跟进来看看。”

“你是想问关于留守舰队的事吗？”

“哦，是的。我想问问你，我是不是能留下？”

“你不能留下。”旦素一干脆利落地回答他。

这个答案引起了好奇，“为什么？”

“因为舰队需要你。”话音刚落，屏幕上的人脸消失，变成一团黑暗，旦素一从角落里走了出来。她走到距离他三米远的地方站定。

杜欣深吸一口气，抬头直视她的双眼，“申秋舰长要求每个人自己做出选择。”

“是的。但是你在问我的意见。”旦素一的脸上似笑非笑。

“为什么？”

“人可以有很多选择，有的人只选择责任最重大的那一种。”巨大的屏幕再次亮起来，杜欣再次看见那个不断跌倒、不断奔跑的人影。

“这是我想象中的李约素，你应该听过这个名字。”旦素一说。

杜欣的眼睛闪闪发亮，“当然，谁不知道这个名字呢！”这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名字，其名声可以和苏北旦相提并论。

“他选择做信使，前往银河之心。这是一条艰难的路，危险重重，责任重大，最让人犯难的是结局凄惨——当他回到好望角，他所在乎的人早已死去，一切都变得陌生，在那种情况下，生命的意义会变得很可疑。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留在好望角，成为当然的领袖，风光无限，留下一个传说，然后安然死去。”

“他是英雄。”

“没错。他是一个英雄，英雄就意味着会有非同寻常的选择。”

旦素一解开脖领的纽扣。杜欣被这个动作吓了一跳，他紧张地盯着

旦素一。

旦素一从领口拉出一条项链，解下链坠，走上前，伸手在杜欣面前摊开。手心里托着一个银色的链坠，是心形的。

杜欣疑惑地看着旦素一。

“拿去看看。”

杜欣有些慌乱，不知道是否该接过链坠。旦素一的手白嫩细腻，宛若凝脂，就在眼前，他不禁有几分心猿意马，赶紧低下头，试图控制情绪。

旦素一拉起他的手，把链坠放在他手中，“仔细看看。”

杜欣感到脸上一阵发热，他收敛心神，仔细看着这个细小的玩意儿。这是旦素一贴身的东西，精致而小巧，上边刻着字。

“把无限握在手掌心上，永恒在一刹那里珍藏。”

杜欣缓缓读了出来，他抬头看着旦素一。

“再仔细看看。”

杜欣再次端详这小巧的银色饰物，它的纹路细腻，显示出高超的雕刻技巧。翻过来，有一个浅浅的凹槽和小小的凸起，似乎是某种铆合结构。

“这是一半？”杜欣问。

“是的。我不知道故事到底是怎样的，但是这个链坠的另一半，在李约素手中。”

杜欣恍然间觉得有些神奇，他露出惊讶的神色看看旦素一，又看看手中的银色饰物。

“这是苏北旦留给我的。”

杜欣惊讶得合不拢嘴，愕然地看着旦素一。李约素和苏北旦，这两个充满光辉的名字竟然被一个小小的链坠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显然有些故事。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过去，苏北旦早已作古，李约素却仍旧在继续他的旅程，他们的故事究竟如何结束？旦素一又怎么会和他们联系

在一起？

杜欣心念一动，他为这样的想法感到吃惊，同时又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从未被注意而感到不可思议。“你是他们的女儿？你的名字是从他们的名字里来的。”

“不。我是雷电家族的人，但我要帮助苏北旦把这个东西交到李约素手里。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只不过我带着苏北旦的愿望出生。因此，如她所愿。”

杜欣突然感到无地自容。眼前的人，出身高贵，她为了创造历史而生，她属于那些创造历史的英雄，而他，只是好望角基地一个普通的小人物。他对自己那些非分的想法感到羞愧，那本来就不是他该妄想的。

他脸色黯淡，缓缓点头，“我明白了。我会留在大舰队里，跟随舰长去追踪敌人。”

旦素一伸手拿回链坠，看着它，“他们相爱，然而却没有在一起。他们选择了各自该走的路。”她抬起眼，“我们也必须选择自己的路。”

杜欣望着旦素一，她并没有把话全部说完，他带着希望望着她。如果明天就要分离，那么这就是最后的时刻，他希望知道在她的眼里，自己究竟是否有一点点分量。

旦素一沉默地看着杜欣，突然轻轻叹口气，“你很特别，和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你是科尼尔人中的异类，和沙达克的神经融洽度接近雷电家族指挥官。你跟着申秋走吧，那边的黑暗世界充满危险，他需要你的帮助。”

杜欣眼睛猛然一亮，“但我可以留下帮你。你也需要人帮忙。”

旦素一微微一笑，“我了解你的心思。”她没了下文。

杜欣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把心一横，“那你应该明白，我多么想和你在一起。每一次见到你，我都觉得无法控制自己。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每天看着你。”

旦素一摇摇头，脸上似乎带着一丝微笑，她突然向前走了两步，就在杜欣眼前——她张开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

杜欣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着了，大脑一片空白，直直地站着，不知所措。旦素一的双唇贴在他的嘴唇上，他感到一片冰凉。

倏忽间两个人分开，旦素一望着他，似笑非笑，“现在你明白了？我和你不一样。”

杜欣掩饰不住惊讶，他的嘴唇上仍旧残存着一丝冰凉。旦素一就在眼前，笑靥如花，然而方才他似乎吻到的是一块冰。她是机器人！这是杜欣的第一念头，然而他很快否定了这一点。沙达克网络的融合只能由人类进行，如果她是一个机器人，那么或者成为沙达克的一个分身，或者被吸收。而且，旦素一分明是雷电家族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杜欣问。

“我的躯体是冷的，原因你不需要知道。”旦素一回答，“我明白你的心意，也很感激你的表白。但是，那不可能。我必须让你明白这一点。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我只是留下进行战场清理，然后我就要回好望角。李约素会来的，我必须等他，实现苏北旦的遗愿。”

一丝凉意从杜欣心间滑过，他的眼神变得黯淡。稍顿，他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出门去。

旦素一默默地注视着他魁梧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手中紧紧攥着链坠。

一个人从某个角落的黑暗中走出来，在旦素一身边站定，正是申秋。

旦素一纹丝不动，仿佛只是自言自语：“你是否觉得有些残酷，他只是个孩子。”

“这只是一点小小的打击，他能承受。”

“你认为这样他就会追随你去追击那支黑舰队？”

“不需要你的帮助，他原本就会跟随我前往。”申秋看着旦素一，“只是断绝他对你的某些念头可以帮助他拥有更坚定的心智。这非常重要。”

旦素一转过身，“我到底是雷电家族人，还是科尼尔人？你的想法总是让我觉得不安。”

申秋保持着沉静的表情，“你是一个特殊的雷电家族的人，也是一个特殊的科尼尔人，合二为一。”

旦素一喃喃自语，“合二为一，还是一分为二？”万般心绪涌上来，乱糟糟一团，她很快控制住情绪，心境平复如水。她摊开手心，银色的心饰闪闪发亮。

“把无限握在手掌心上，永恒在一刹那里珍藏。”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把这行再熟悉不过的小字轻轻读了一遍。

第一章 黑星奇景

星球的颜色很深，似乎是某种浓重的红色，哪怕正对着恒星，也黯淡无光，只能看出隐约的轮廓。

黑星，铁星上的铁人如此称呼它。当李约素看见它，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形容。从红外到紫外，它在所有的频段上几乎都是一个隐形星球，他们差点与之擦肩而过。布丁通过引力波动定位，然后，他们才看见了它。黑星就是这样一个星球，如果你不知道它在那里，你就看不见。银河中心的亿万星辰密密麻麻，布满天空，星系敞亮，黑星被遮蔽其中，仿佛一个黑洞。

然而这的确是一颗行星，轨道稳定，千万年不变。

“船长，我们该怎么办？”布丁问。

“靠上去，进入同步轨道。”

“进入同步轨道？”佳上看着李约素，语气略带疑问，“铁人警告过我们，离黑星远点，它会吞没飞船。”

“这又不是黑洞，一个星球而已，哪有那么可怕？！”李约素毫不在意，“布丁，监视亚空间波动。如果真的有什么异常，我们也来得及躲。铁人的那些传言，当做故事听听罢了。他们还说你们沙川人拥有‘平准号’和‘银河’号两艘无敌巨舰。我们都知道，雷电家族一艘船都没有，只有‘青云’号，而且和‘平准’号比起来，算不上巨舰。”

“不必全信他们，但我们要相信自己。这颗星球是银河人的前哨，我们不能冒犯银河人。”

李约素两手一摊，“你说该怎么办？我不懂银河人的规矩。”他招呼布丁，“布丁，沙达克教过你吗？”

“没有，船长。”布丁的回答很轻快。漫长的旅途中，李约素已经无数次这样问过他。从好望角到银河中心，漫长的三万七千光年，耗费了十五年的飞船时间，沙达克所给的信息大量失真，众多的文明星球不是不复存在，就是面目全非。最糟糕的一次，他们计划在一个叫做绿洲的星球补充能量，然而不仅该星球踪迹全无，连恒星都已经坍缩成了白矮星。在过去的某个时期，绿洲人，或者某艘过路的飞船完全榨干了这个恒星，只把一个能量工厂遗弃在恒星轨道上。能量工厂技术先进，让人印象深刻，然而恒星已经失去了光辉，对“天狼星”号毫无用处。他们找到了一艘被困死的大飞船，得到了少量反物质，这才死里逃生。从此之后，李约素对沙达克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信任，谈到沙达克，语气总是尖锐而刻薄，而布丁也逐渐习惯了李约素这种奚落般的问话。

“发送通讯，就地等待。我们不需要靠得太近。”佳上不紧不慢地说。

没有等李约素发话，布丁已经按照佳上的要求去做了，他知道船长总是会同意的，哪怕嘴上还有些牢骚。

一条简短的信息用银河通用编码发送了三遍。十多分钟后，黑星仍旧保持沉默。

“我们是否该绕过它，直接进入银心团？”邓迪斯问。

“再等等，给此间的主人一些时间。”佳上回答。

“如果他们早已不在了呢？”李约素接上话茬，“‘青云’号最近一次到访是在两千六百多年前，两千六百多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1\)](#)

“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生。”佳上看着李约素，“银河人生命长久，却也很沉闷。当然这是相对于科尼尔人而言。”

李约素沉默了。按科尼尔标准时间计算，他们已经度过了三百二十五年。三百二十五年，一个科尼尔人的平均寿命是一百二十年，八十年一代人，这几乎相当于四代人的时间。科尼尔人是否仍旧在抵抗那些看

似无法对抗的暗黑入侵者？好望角基地是否固若金汤？或者更糟糕一些，事情是否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那些暗黑入侵者已经像瘟疫一样在英仙座旋臂上扩散开来，吞噬了更多的星域……无论事态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苏北旦已经不在。如果她活着，年纪已经接近四百岁，如果不是长期进行亚空间跳跃，产生一段又一段空白期，没有科尼尔人能够活得那么长。然而她是不会离开科尼尔星域的，她发誓要保卫家园。

黑星就在眼前，保持着沉默。

李约素霍然起身，“我去看看。”说完他转身，向着发射舱走去。邓迪斯起身跟上。

“船长，我们等等。”佳上试图劝阻，然而他知道这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科尼尔人不能等。”李约素说。

发射舱门关上了。

“刚才船长说的是双关语。”布丁和佳上探讨起来，“他的意思是他不能等，那些留在科尼尔的人也不能等。”

佳上保持着好脾气，然而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布丁，注意船长的动向。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如果有什么异常，马上告诉我。”

“如你所愿。”布丁停止对话。他调整灯光，整个控制舱慢慢黯淡下来。

佳上闭上眼睛，开始冥想。他很快进入到一种精神放松的状态，似睡非睡。旅途已经接近终点，他要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这个时刻。

两个亮闪闪的蓝点脱离了“天狼星”号，李约素和邓迪斯向着黑星而去。

他们很快靠近了这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星球。在更近的距离上，它呈现出一片深黑，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银心有成千上万的星团，形成炙热的辐射，沙冈装甲为了抵抗辐射，自动屏蔽了绝大部分光线，黑星原本散发出微弱的光，然而在周围强烈辐射的掩盖下，根本无迹可

寻。引力是唯一可靠的探测方式。

“邓迪斯，原地警戒，我要下去。”李约素说。

“这太冒险了。”邓迪斯表示反对，他望着这个悬挂在眼前的深洞，“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里的人会如何应对不速之客。还是听佳上的，在‘天狼星’号里等一等。”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李约素带着几分嘲笑，“你可是海盗之王的传人。”

邓迪斯不为所动，“安全第一。在最后关头，不能出什么岔子。我们到此为止比较安全。”

“你说话越来越像佳上了。别担心，我会注意的。”李约素自顾自向下降落，“不过，邓迪斯，万一我回不来，替我告诉佳上，无论如何，要带银河舰队回去，越快越好。”

邓迪斯没有回答。

李约素仿佛进入了一个黑色洞穴，周围的一切都是黑的，只有身后仍旧是一片灿烂的星空。他停下来。这样的感觉真奇怪。

“邓迪斯！”他呼叫伙伴。

“收到，回答。”

“我竟然看不到星星，我是说周围的星星，你的那个方向上还能够看到。什么东西阻挡了光，但是没有阻挡我，而且还留下了一条通道。”

“船长，赶紧回来。你的信号有些异常。”

“什么异常？”

回答是一阵沉默。李约素掉转身体，朝着邓迪斯的方向。

“延时。”他听到两个字的清晰回答。邓迪斯说得不错，他们的通话有些断续，似乎间隔了十多个光秒，然而李约素可以认定，他和邓迪斯分开后，最多前进了十多公里。十多公里的对话，却仿佛相隔了上百万公里，出现了几秒的延时。

“邓迪斯，我们来证明一下。说完这句话，我会平行移动一公里。动作完成之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李约素完成了他的动作，然后等待着邓迪斯的回答。回答姗姗来迟，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消息。李约素注意地看着时间，足足过了两分钟，他才等到了邓迪斯的回答。

“你的动作很慢，平行移动速度只有十点六米每秒。”

十点六米每秒！这是一个糟糕的消息。刚才的速度在五十米每秒以上。

李约素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向邓迪斯靠拢。很快，他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陷阱，邓迪斯就在那里，短短的十多公里，却似乎永远在前方。

“告诉你一个糟糕的消息，我被困住了，无法向你靠拢。”李约素向邓迪斯呼叫，“把这个消息告诉佳上。”他略为停顿了一下，“我继续向下，也许这是个单向通道，可以下不能上。说不定银河人就在通道尽头等着我们。”李约素说完，掉头向行星深处进发。越深入，身后的星星变得越少，最后，只留下井口般大小的一片，李约素似乎进入到一个深而窄的洞穴，前方仍旧一片黑暗，而身后只留下一点光亮。

“我们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突然间他听到了邓迪斯的声​​音，不由一愣。随即，他意识到这是邓迪斯对上一句话的回答，不禁笑了起来。他已经向下降落了一个小时，居然才听到邓迪斯的回应。这个信号一直追在他身后，直到此刻才追上。我跑得比无线电波还要快！这个滑稽的念头一闪而过。但至少，这也是一个好消息，他和外界并没有完全隔绝。

李约素继续向前。星球的引力场并没有表现出异常。他面前有一个庞然大物，然而他始终没有接触到任何表面，当他最后停下来，盔甲的数据明确告诉他，已经前进了两千公里。前方仍旧是深不见底的洞穴，后方只剩下一点光亮。黑星的直径不过八千公里，如果它有一个弥散性的大气层，厚度也不该超过两千公里。然而事实明摆在眼前，他已经深

入了两千公里，什么都没有遇上。

难道一切都只是幻觉？李约素不禁有些疑惑。然而他并没有什么可以选择。

“深入两千公里，没有接触到星球表面。”李约素发送了这条消息，然后继续向前。

他深入了三千公里，身后已经看不到任何光亮，他完全被黑暗包围。引力计仍旧在起作用，因此他知道自己仍旧在向下。

李约素停了下来。这样的遭遇似曾相识，在“平准”号上，零点迷雾也有类似的效果。然而，除了完全的黑暗这一共同点，它们其他方面大不相同。零点迷雾是一群纳米机器，如果有这样的小机器存在，李约素完全可以把它们辨认出来。此刻，整个空间只是一无所有，一片虚空，而光线却被隔绝在外。

李约素取出磁暴枪。这是他从凤凰星的多孜人那里得到的武器，可以发射一个磁环装置，引发强烈的磁暴。如果这片空间有任何物质存在，只要它还有电性，他将看到绚丽的闪光。发亮的磁环向着前方而去。磁环并不像通常所见的那样发光，形成一道靓丽的线条，而是断断续续，速度极慢。现象奇特，从未见过。李约素把磁暴枪塞回腰间，他惊讶地发现，磁环已经完全失去光芒，成了一块废铁，缓慢地在他身前不远处飘浮。它就像一个完全失去动力的废弃物，只等着掉落到哪个强大的引力源上。这里的空间以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吸收光和热。能量耗散的速度极快。这样的异常现象也同样对盔甲产生了作用，李约素推进的速度变得很慢。

身处险境，孤立无援，李约素却并不慌乱，只是认真地考虑接下来该做什么。最后，他继续向前。

盔甲明确指示，他已经深入四千公里以上，然而周围仍旧是一成不变的黑暗。按照正常的情形，他应当抵达了黑星的中心，引力计却仍旧指示向下。

黑星没有星球，它只是一片空洞。这样的事实明确地摆在眼前，这超出了李约素能够理解的范围，在三万七千光年的旅途中，也从未见到过。他不再去想，只是不断向前。

佳上和邓迪斯是对的，他应该再等等。然而，李约素不打算认错。

黑暗仿佛没有尽头，突然间却变成一片光明。李约素抬头，星星密密麻麻，整个天宇一片白炽。前方，各种颜色的星星聚集成团，彼此间吸引，许多恒星被撕裂，化作无数飘带，缠绕在星球之间。巨量的伽马射线暴不断袭来，能量惊人，盔甲发出了黄色警报。

李约素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深深吸引。银河之心，这就是银河之心？他的内心涌起一阵狂喜——我终于来到银河之心了！

狂喜过后，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辐射过于强烈，盔甲无法抵挡太久。他想退回到黑星的黑暗空间中，却发现周围没有黑星的任何影子。他身处虚空之中，直面无数巨大的恒星。更可怕现实很快到来，强烈的引力抓住他，把他向着恒星表面拽去。盔甲的动力无法抵抗如此强烈的引力。

“有人吗？！”他用最大的功率向周围发射这句问话，然而他对收到回答不抱希望，辐射如此强烈，微弱的无线电波完全被湮没。

恒星表面在他眼前呈现出一种奇特的面貌，那是一片火焰蒸腾的海洋，一团团灼热的氢团因为巨大的能量爆发而四下迸射，又被巨大的引力牢牢抓住，飞快地落回到那白亮的海洋中，溅射起无数细小的颗粒。一道火柱冲天而起，仿佛巨人的长鞭，横扫过半个星球，最后回落，消融不见。急剧的离子风暴随之喷涌而来，离子彼此间碰撞，散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彩，绚丽夺目。这真是别样壮阔美丽的画面，然而却来得不是时候！盔甲发出红色警报，辐射过于强烈，盔甲已经无法抵抗。就这样死掉，也真奇妙！李约素的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身体无可抗拒地坠落，越来越快。

猛然间，一股巨大的力拉住他，让他停止了坠。似乎有一层无形

的力场包围了他，辐射警报刹那间安静下来。他静止不动，眼前银白发亮的氢沸腾翻转，汹涌澎湃。他已经落在恒星上，差一点就落到核反应的火海之中。

葬身在星星的火焰中……李约素闪过一个念头，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死法，至少比躺着喘息断气要有派头。

两个异物出现在他身边，一左一右。这是两个半圆的装置，它们从何而来，如何而来，李约素一无所知。力场在保护李约素的同时，也完全限制了他，李约素丝毫不能挣扎，于是任由它们摆布。

两个半圆体缓慢合拢，把李约素包裹其中。完全的黑暗再次笼罩他。

黑暗中似乎有无数双眼睛。冥冥之中，仿佛有某种东西正在碰触他，渗入到身体的每个细胞，让他感到全身发痒。然而那又仿佛只是一种虚幻，仔细体会，便完全不复存在。

李约素静静地等待着。他相信那潜藏在黑暗中的观察者就是银河人，他们是所有人类中最辉煌的一支。所有的巡逻者，星域，以及那些人类曾经的敌人或者盟友，都无法匹敌银河人灿烂的文明——他们建造银河之心，让整个银河在某种程度上和人类合二为一。距离银河之心越近，关于银河人的传说便越真切。那个叫做吉钠的铁人甚至告诉他们，自己亲眼见过银河人，就在他的飞船之外，近在咫尺。银河人三个一组，从铁星的北极向着星球贯穿而下，带着雷霆万钧的气势，又像电弧火光般轻快，他们直奔星球而去，仿佛要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冲撞，却在碰触到星球表面的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像某种魔术。银河人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完全是视界之外的事物。银河人会伸出援手吗？李约素感到一丝不安，他迫切地想有个人站在他面前，告诉他答案。然而，他此刻能做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出来见个面吧！”他大声说。

没有任何回应。

“好吧！”李约素吐出一口气，“我要睡了，完事了叫我。”仍旧没有动静。他放弃了尝试，尽量控制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静静地点数心跳。

六千七百三十六！他点到这个数字。突然间，眼前一亮，各种颜色的星星仿佛一下子跳了出来，周围的一切都沐浴在强烈的辐射中。

六千七百三十七。他又数了一个数，然后停下，努力想看清周围。

“欢迎回来，船长。”他听到布丁的声音。

“天狼星”号近在咫尺，黑星却在距离六万公里远处，邓迪斯的信号仍旧在黑星边缘。

他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旅行，然后被送回了起点。

“哦。看起来你是对的，佳上。”李约素先发制人，“我应该老老实实地等在这里。他们把我送回来了。”

“船长，你把他们带来了。”佳上回应。

“什么？”

“银河人，他们跟着你。”

李约素有些莫名其妙，除了“天狼星”号和邓迪斯，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活物。

“你在说什么？哪儿有银河人？”

“他们就在你身上，你的盔甲……”

(1)按照银河标准时间计算，进行超空间跳跃的飞船会经历空白期，飞船会“丢失”一些时间。这和因为引力效应而引起的时间快慢变化本质不同。两千六百多年的银河标准时间，对“青云号”来说，飞船时间只是四百二十年左右。空白期的长短和飞船质量、推进能量、亚空间潜行深度、空间距离等多个因素相关。一般而言，先进的小飞船能够有最短的空白期，大飞船的空白期较长。

第二章 超级人类

传说中，银河人无所不能。他们是闪着幽蓝光线的不明飞行物，依靠零点能穿梭在空间和亚空间之间；他们可以一瞬间移动上万光年，在银河间来去自如；他们超脱了生死，是永恒的存在；他们掌握着银河之心，是银河间最强大的文明……

然而传说往往不是真的，至少在此刻，李约素认为那不是真的。

“他们真的是银河人？”李约素仍旧很怀疑。

“的确如此。至少，他们把你从黑星送回来了。”

李约素沉默下来。这些年他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类，大部分人类和科尼尔人很相似，但也有一些差别很大，比如巍峨高大的铁人，猛兽一般的客星人，纤巧的飞人，还有各种机器人类，他们的外形和人类并不相似，却是如假包换的人类同族。但银河人和他曾经见过的任何人类都不一样，挑战了李约素的想象力底线。

这银河人看起来……就像一条软绵绵地趴在盔甲上的巨大的鼻涕虫，快速长出的一些细细的白色小枝把整个盔甲都包裹了起来。银河人居然是这么一副模样！

银河人占据了盔甲。李约素回到“天狼星”号后，盔甲就被丢弃在减压舱了。虽然貌不惊人，银河人却能控制盔甲，空空的盔甲仿佛被看不见的幽灵操纵，从减压舱离开，飘浮在外。银河人透过盔甲的通讯频道告诉布丁，他不喜欢氧气，所以要待在舱外。然后，他就一直保持沉默。

李约素默默地看着对方，说服自己接受这样一种超级人类。超级人类可以是任何形态，为什么不能是一条鼻涕虫？他这样问自己。慢慢地，这条白乎乎的虫子看上去也不是很让人憎恶了。

“这里有沙达克吗？”李约素沉默了半晌，突然问。

“目前还没有收到沙达克的任何信息，你可以问问他。”佳上回答。

“布丁，问问他。”

“我无法和他进行对话。他只告诉我不要把盔甲带进船舱，然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也没有理会通讯请求。”

“你看到了些什么？银河人的身体里边是什么样的？”

“他的皮肤内层具有金属特性，隔绝所有电磁波，无法深入扫描。”

“我们该怎么办？”李约素转向佳上。

“等待。”佳上言简意赅。

“好吧，听你的。”李约素抬了抬眉头，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这些高等生物肯定不会介意我醒着还是睡了。有事叫醒我。”说完，他飘向后舱，通过连接舱的时候，用脚狠狠地把门带上，发出一阵沉闷的响声。

“船长不太高兴。”布丁说。

“就这样吧。继续观察银河人的动静，保持警惕。”佳上用一贯平静的语调吩咐布丁。等待中他并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端坐在椅子上，缓缓进入沉睡。他的意识一片空冥。

“沙川，沙川……”冥冥之中，仿佛有人轻声呼叫。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无处不在，让人难以分辨源头。他仿佛置身于一一片混沌的光亮中，四处游移。佳上感到一阵困惑，这不是他熟悉的情形，当他沉浸在空冥中时，那里应该是一片黑暗而沉寂的世界。

“沙川，沙川……”他继续听到声音，那似乎是一种幻觉，若有若无。他凝聚心神，仔细聆听。

声音变得更为缥缈，渐渐地不可闻。突然之间，他听到一个清晰的声音：“落亦。”

这一叫喊并不大声，却仿佛一道霹雳在佳上的脑子里炸响。佳上霍然睁开眼睛。他气喘吁吁，脸色苍白，双手不停地抖动。

稍稍平静之后他深吸一口气。

后舱门突然打开，李约素快速地飘进来。

“佳上，”他匆忙地叫喊，“刚才我做了一个梦！”

佳上盯着李约素——这不可能是巧合！

“我看见你了，在你的飞船上。你在一个通道里移动，可能就是我发现你的那个通道，在你的飞船上……”李约素突然露出一丝迟疑，“好像还有一个人，是一个孩子。”他看着佳上，佳上也看着他。

“有一扇门正在关上，你被关在里边。”

“那个孩子呢？”佳上急切地问。

李约素努力回想。那真是一个栩栩如生的梦境，然而也遗忘得非常迅速，似乎只剩下一团朦胧的光亮。

“我想不起来，你应该救了他。”

佳上略微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做了个梦。”他的目光投向趴在盔甲上的银河人。

银河人毫无异状，仍旧是软绵绵的一团。

“这不是梦，他在窥探我们。”佳上说。

“你梦见了什么？”李约素问。

“没有什么，只是有人不断地和我说话。”

“说些什么？”

“他不断地说一个名字，我想那应该是我真正的名字。”

“是什么？”

“落亦。”

“落亦，落亦……”李约素反复念了几遍，“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雷电家族的名字……哈，听起来不赖，比佳上这个名字好听多了。你打算让我喊你佳上还是落亦？”他看着佳上，似乎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他们在窥探我们。”佳上并没有理会李约素的玩笑，“也许他们能够阅读我们的头脑，得到我们的记忆，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已经失去的记忆。也许……他们还能帮我们恢复记忆。”

“我可不这么想。也许他们能窥探我们，”李约素看了那一动不动的鼻涕虫一眼，“但如果他们想告诉我们什么，最好是站在我眼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我。我可不愿让这么恶心的东西钻到脑子里。想起来就让人想吐。”

“他们是银河人，”佳上淡淡地说，“是进化最完全的人类分支。”

“人类进化终点就是这么一团东西？银河在上，我宁愿原始一点！”李约素顿了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等待。”

“等，等，等——还是等。”李约素摆出不屑的神色，“他们是想让我们在这里继续做梦吗？”

“李约素——”突然间布丁的声音传来，他的腔调拖得很长，显得很怪异。

李约素一愣，布丁一直称呼他船长，猛然间听到他叫自己的名字，感觉很奇怪，“布丁，你搞什么鬼！”

“那不是布丁。”佳上说。

李约素猛然抬头，他看不见任何东西，然而他知道某种异样的存在已经侵入到飞船。

“你是银河人？”李约素大声问。

声音并不理睬李约素的问题，“你们遭遇的非人类种族极为危险，这是全人类的威胁，必须及时清除。”

“你说得很对，这就是我们横跨银河来到这里的原因。你们一定要帮助我们。它们杀死了几十亿的人，毁灭了星球。如果不阻止它们，它们会杀死更多的人！”李约素回话。

“危险显而易见，但是好望角防线很稳固，它们无法突破好望角。”

“好望角远在万千光年之外，我们离开已经三百多年，谁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尽快赶回去。”

“它们无法正面突破好望角。”声音并不为李约素所动，它坚定地继续陈述，“但是在四百年的时间里，它们可能整合科尼尔凹陷区的所有能量源，进行一次远距离迁移。那时候，好望角的空间优势将彻底丧失，它们将能够从好望角后方发动攻击，轻易扫除前进障碍。”

“它们会突入英仙座旋臂，向银心前进，沿途吸收活力恒星，不断扩张，在两千八百年后抵达银河之心的边缘地带。”

描述的前景十分可怕，然而李约素却感到一丝纳闷，他不想继续听下去，“我们要把它们阻拦在好望角。我们需要一支舰队，强大的舰队，马上去支援好望角，然后把它们消灭在科尼尔。科尼尔星域还有我们的同盟，他们正等着银河舰队的支援。”

“我们已经对巡逻者发出召唤。会有一支银河舰队的，但需要时间来组建。我们会负责整个银河的安危。”说完这一句，声音沉默了下来。

“嗨，嗨！”李约素叫喊道，“你还在吗？”

没有人回应。

“布丁。”

“我在这里，船长。”布丁恢复了正常。

“刚才的那个声音，是银河人控制了你吗？”

“银河人控制我？”布丁有些疑惑，但随即明白过来，“我的系统丢失了十分钟，但我并没有感觉到侵入……”

“野蛮无礼！”李约素给银河人下了评语。他转向佳上，“刚才说话的银河人是在讲故事吗？好像一切都是他们的剧本。”

“我想这是他们的预测结果。”

“他们要预测几千年后的事，我不信。他说召唤巡逻者，你们沙川人，还有沙冈人，还有别的舰队吗？‘平准’号都被毁了，巡逻者还有什么特别的力量？”

“‘青云’号沙达克曾经告诉我巡逻者有八个部族，雷电家族只是个小部族，强大的部族拱卫着银河之心。”佳上回答。

“巡逻者……”李约素有些不满，“只有八个部族？”他见识过沙冈人的力量，那的确是令人生畏的强大舰队，然而和黑暗中蜂拥而来的敌人相比，却不算什么。天狼七的“平准”号面对敌人的疯狂攻势，只能采取阻断伊特星门的方式来和敌人同归于尽。多几艘“平准”号，也完全无济于事。

“银河人是我们所能依靠的最强大的力量。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佳上说。

“是的，我相信。”李约素带着几分无奈的语调，“但是他们把话说了一半，也不给一个确切的说法。这些人在装神弄鬼，我们却像傻瓜一样任其摆布。”

佳上没有说话。

“落亦……”突然间，布丁的声音又响起来，还是那种陌生的腔调。银河人回来了。

佳上略微迟疑，但随即马上开口，“我叫佳上。”

“落亦是你的本名，你的姓名写在DNA里。你是巡逻者，巡逻者应该承担他的责任。”声音沉寂了下去。

“你想让我怎么办？”佳上发问，却没有得到回答。

“这就是神秘莫测的银河人！”李约素冷冷地讥讽了一句。

佳上默默地等着。

声音再次响起：“‘上佳’号放弃了它的职责。两万六千四百年前，它被唤醒进行值班巡逻，此后再没有回来。‘青云’号曾经带回它的消息，报告它已脱离了巡逻者行列。你的基因报告显示大量基础基

基因组差异，你偏离沙川人标准基因六个基点。”

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佳上感到惊异，哪怕他的面容带有雷电家族的特征，也跟雷电家族的人截然不同。“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佳上问。

“你是否愿意成为真正的巡逻者？”声音问。

“我一直是巡逻者。”佳上不假思索地回答。

声音稍稍沉寂了一会儿，“你会如愿以偿。”它拖长声调，听上去仿佛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句子。

“我呢？”李约素插入到对话中，“什么时候才能有银河舰队去帮助好望角？你已经得到消息，我们也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回答。”

“我不能告诉你何时能有银河舰队，但是敌人一定会被阻挡住。”

“等到整个旋臂的文明都被摧毁之后吗？”李约素的话不由尖锐起来，“你们真是非常不错的人类守护者，全人类的大救星。”

声音不以为意，“关于你，李约素，你的身体里也包藏着一些秘密。”

“没错，我失去的记忆很重要，所有人都这么说。你可以随便翻阅，看完了别忘告诉我到底是什么。”

“不是你的记忆，而是你的身体。”

“什么？”

“你的身体具备亚空间侧面——在肉体上依附亚空间，这是一种高超的技术，人类还做不到。你可以和它们的中枢星感应，可以了解它们的活动。它们也可以影响你。”

“好像我是一个傀儡？我怎么从来没有感觉到？”

“你可以是它们的一部分。”

这句话背后的含义让李约素感到愤懑，同时夹杂着些许惶恐，“你说我是一个间谍？我被那些该死的异生物改造了然后送回来，当做一个间谍？我花费上百年的时间，横跨银河来到这里，难道就是为了听这种无聊的推断？银河在上，你绝对找不到比我更忠诚的科尼尔人！”

“你可以是它们的一部分，但你不是，所以我们仍旧在进行对话。它在表达一些信息。”银河人的声音保持着一贯的平静，听不出任何波澜。

“什么？什么信息？”李约素有些好奇。

“和平。”

“和平？”李约素不由笑了起来，“和平？它们在表达和平？太荒谬了……”

“它在告诉我们，它可以找到办法跟人类和平共处，它还可以改变，变成人类的形态。”

“然后，它就把科尼尔行星整个毁灭，四处杀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诚意的和平！”李约素吼了起来。

佳上伸手拉了拉李约素的胳膊，他向着屏幕，向着那个占据了布丁躯体的幽灵发问，“那么你怎么看？”

“没有和平。银河只有一个，它们或者选择决战，或者进入黑暗空间，尝试进行银河间迁徙。”银河人回答。

“难道它们不能在银河内跟人类和平共处？”

“没有这种可能。”回答简单明了，干净利落而且不容置疑。

“很好，”李约素接上话，“那么赶紧组成舰队，如果它们突破了好望角，一切就太晚了。”

银河人突然间又沉寂下去，没有回答。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说了半截又打住，没有任何招呼，这就是银河人的最高指示？”李约素问佳上。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佳上回答，“银河人会派遣舰队的，他们有自己的节奏。”

“简直胡扯，银河舰队到底有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只看到一团鼻涕虫爬在我的盔甲上，然后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声音。这是一个银河笑话，超级笑话，我们在被人耍。我们没别的事，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

是把银河舰队带回去。他们都在等着我们呢！科尼尔，雷电家族，还有你们沙川人。”

“铁人明确告诉我们，黑星就是银河之心的入口。他们是距离银河人最近的文明种族，不会错。你到了那儿，然后被送回来。你应该最明白我们到底是不是到了银河之心，找到了银河人。”佳上说。

李约素想起黑星尽头的情形，那的确让人印象深刻。银河人，无论形象多么让人大失所望，至少他们有着高超的技术，他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身边，把空间像面团一样随意摆弄。那些灼热的恒星，聚拢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如果不是被某种力量所制约，早已彼此间相互吸引，经历一次又一次超新星爆炸，最后坍塌成黑洞了。许多文明都能够直接利用恒星能源，但如此大规模地控制成千上万颗恒星，让这些巨大的灼热气团彼此间靠得如此之近却又不因为引力而坍塌成黑洞，这样的设计的确需要非凡的技术和宏大的气魄。

“好吧。”李约素重重地呼出一口气，打算从这场小小的争论中退却，“我需要休息一下。”他转过身，双手用力一撑，身子向着后舱飘去。

舱门把一切隔绝在外，李约素靠在自己的床位上，他触动床沿的某处，舷窗悄无声息地打开。

外边的景色颇为壮观，数不清的恒星聚集成密密麻麻的星团，抛射的银亮物质漫天飞舞。这是一个无声、狂乱、惊心动魄的世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空间被扭曲成各种奇特的形态，银河之心的秘密蕴藏其间。这是银河人的世界。

李约素瞥见了黑星，它是亮银世界中一个小小的缺口，仿佛一只深邃的眼睛。那是银河人观察这个世界的眼睛吗？铁人说过，银河人拥有许多黑星，它们分散在银河之心的外围，保护着银河人的领地，如果要进入银河之心，必须经过黑星。这也许并不是真的，银河之心灿烂的光辉就在眼前，银河人又凭什么能够把一切都阻挡在外？

他又看见了自己的盔甲。鼻涕虫银河人盘踞其上，就像一层软绵绵的寄生物。李约素很快挪开视线。他把自己固定在床上，试图安静下来，好好休息，然而他翻来覆去，觉得某些东西郁积在心口，让人感觉憋闷。

最后，他翻身而起，决定再找佳上谈谈。

佳上不在控制舱里。邓迪斯正端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听到动静，他睁开眼睛，看着李约素。

“邓迪斯，你回来了！佳上呢？”

“他出舱活动去了。”

“他怎么能擅自行动？我们只剩下一副盔甲！”李约素有些愠怒。

邓迪斯没有接话，李约素凑近他。也许邓迪斯并不是最合适的谈话对象，但也是一个合格的对话者，经年累月的旅途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你对这些银河人怎么看？”李约素发问。

“有些出乎意料，我以为他们应该像是机器人。机器人寿命长，不怕辐射。不过这也没什么，他们的形态如何并不重要，至少他们答应帮助我们。”

“我觉得这些银河人并不友善。他们并不喜欢我们，只把我们看作无关紧要的低级生物。”

“他们同意派出银河舰队去拯救科尼尔。”

“他们没有舰队，他们只是同意建造一支舰队，银河在上，谁知道这需要多少时间？！他们用什么样的时间单位来进行计划？据说银河之心已经建造了几百万年，或者更久。按照这样的时间来看，他们也许要上万才能造出一支舰队，等舰队造好的那一天，科尼尔人早就死绝了。”

邓迪斯沉默了。

李约素继续说：“他们并不在乎我们。他们和其他人类都不一样，

甚至比雷电家族那些人还要冷漠，他们甚至没有人形。就算他们打算拯救银河，也一定没打算拯救我们。”李约素越说越激动，郁积在脑海里的想法随着讲述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们确实是最强大的人类，但他们和我们不是同一类，我们必须自己拯救自己。银河里没有什么仲裁者，全是谎话，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拯救，我们必须自己救自己，就像那些留在科尼尔的人一样！”

邓迪斯看着李约素，有些惊讶地问：“你打算怎么办，船长？”

“我们自己来！”李约素坚定地说，“那些坚强的人类星域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力量。我们可以向铁人求援，他们许诺可以帮助我们。还有凤凰星云，你也见到了他们的母舰，轻巧快捷，动力强大，比‘青云’号还要先进。青河人，这些人也是巡逻者，他们的重装飞船可以深入到恒星内部，经受极端的高温洗礼却丝毫不损。如果有必要，他们一定可以制造出‘平准’号这样的巨型重装飞船。我们可以鼓动成百上千的星域起来对抗危机。他们明白所面临的困境，一定会帮助我们。虽然这些人类都有些封闭，但大家都认为自己是银河人类的一员。我们一路上得到了很多帮助，对吧？”

“但是青河人和铁人都支持我们来寻找银河人……”

“他们也会支持我们重返科尼尔。”李约素打断邓迪斯，“他们支持我们来寻找银河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我们真正的目标是消灭那些入侵者，他们会支持我们的想法的。一旦好望角失守，遭殃的是整个银河！”

邓迪斯不置可否。他知道李约素已经下定了决心，只有佳上才可能改变他的主意。略微沉默之后，他说：“船长，我追随你到了这里，我也愿意去寻找更多星域的支持。我现在最想搞清楚的一点，是银河人到底能帮助我们多少。我们不妨等几天，也许银河人会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李约素没有应声，他的视线投向窗外。无数的星星照亮苍穹，这其

中有多少个人类世界？银河人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员。他突然感到一扇门在他的世界里打开，仿佛依稀看见了胜利在前方招手。

“船长！”邓迪斯见李约素的神色有些异样，便招呼他。

“哦。”李约素从失神中恢复过来，“怎么？”

“你是否介意我们再等几天？”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佳上回来。”李约素有些心不在焉，他的目光再次投向窗外。

舷窗外是星星的世界。

银河世界。

人类的世界。

第三章 银心魅影

“天狼星”号里，一场争论正在进行。

佳上并不愿意支持李约素的想法，他想等待银河人的行动。

李约素逐渐失去耐心，最后，他对着佳上大吼：“我是船长，我来做决定！除非银河人把一支舰队放在我面前，否则我不会相信他们。我要马上回头，所有的人类都会帮助我们。我们会战胜那些鬼东西！”

佳上正试图说些什么，飞船突然间剧烈震动，三个人猝不及防，被甩起来重重地撞在舱壁上。

“布丁？！”李约素抓着座椅，稳住身体，大声呼叫布丁。

“他们正在牵引‘天狼星’号，我们正向黑星飞去。”布丁也显得很焦虑。

“脱离牵引！”

“我对动力系统失去了控制，他们中断了飞船的动力系统。”

“那个银河人呢？”慌乱中，李约素想起了银河人，那仿佛鼻涕虫般的高级人类，“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已经走了。”佳上接过话头。

“走了？”

“他脱离了盔甲，自行离去，布丁已经把盔甲收在后舱里了。”

“布丁，是这样吗？”

“是的，船长。”

“你怎么没告诉我？”李约素质问佳上。

“你一直在说回去的事。”

李约素闷声不响。

“天狼星”号很快稳定下来。李约素移动到控制台前，“让我看看

那个鼻涕虫是怎么走的！”

布丁在投影中显示了整个过程。银河人的离去和到来一样出人意料，他从盔甲上脱离，仿佛一团毫无生命的死物，然后悄无声息地消融在黑暗中。

“银河在上！”李约素情不自禁地说，“他们能亚空间遁形。”他转身看着佳上，“看见了吗？亚空间肉身遁形。看起来这些家伙要给我们展示一点真家伙了！”

“那可不是一团肉。”布丁说。

“各就各位。”李约素没有和布丁继续争辩，他下达命令。三个人飞快就位，自动锁发出咔嚓的声音，把他们紧紧地锁在座椅上。布丁把飞船外部的情形清晰地展现在中央投影上。

银河人却并没有出现，也没有任何动静。

“布丁，能够恢复控制吗？”李约素问。

“不行。”

“他们在等什么？”李约素问。佳上和邓迪斯都没吱声，他们知道李约素并没有期望答案，这更像是自言自语，他只是无法控制地要说上点什么。

会有什么要紧的事将要发生？“天狼星”号中的三个人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他们历经艰辛，从上万光年之外来到这里，期盼的就是这一刻。然而，当银河人准备展示些什么时，他们又忐忑不安，期盼中夹杂着些许惶恐，兴奋中掺入了少许担忧。银河人到底能提供些什么？或者他们真的如李约素所说，并不打算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难道他们把“天狼星”号带到这里，只是为了告诉李约素们一个令人失望的答案，然后打发他们走？

等待显得无比漫长。李约素几乎要失去耐心，他用力拉扯座椅上的安全带，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船长，你看！”邓迪斯突然发现异样，一串红色的亮点正向

着“天狼星”号快速飞来。

“布丁，那是什么？”李约素问。

布丁没有回应。

“布丁！”李约素大叫，回答他的仍旧是沉默。

布丁再次被银河人用某种方式隔离开来……三个人相互看了看，谁都没有说话。该来的终于来了。

红色的亮点逐渐靠近“天狼星”号。它们是一串飘忽的球体，若隐若现，大小不一。它们绕着“天狼星”号旋转，缓慢地向着船体靠近。很快，所有的红色球体都消失在镜头之外——它们如此靠近飞船，进入了摄像机的死角。

“要打赌吗？”李约素说，“我们来猜一猜银河人打算如何进入‘天狼星’号——是破门而入，还是请我们开门？”

“我们无法开门。”佳上回答，“既然他们能控制布丁，他们也同样能控制这艘船。我们等着吧！”

话音刚落，中央投影突然熄灭，舱室陷入一片黑暗。一阵淅淅沥沥的声音传来，仿佛细小的雨滴落在玻璃顶棚上。

“这是下雨了吗？”李约素笑着说，“还有什么节目呢？”他转向邓迪斯的方向，黑暗中，他看不见邓迪斯，然而却感觉到邓迪斯也正看着他，“邓迪斯，大好人，这声音听起来很亲切，对不？”

“是的。”邓迪斯回答。李约素笑了笑。他想起了在薄云星的经历，他和邓迪斯两个人在那多雨的星球上徘徊了三个星期，耳中所听的就是这样淅淅沥沥的声音。邓迪斯有一些难忘的回忆永远留在了那里。

淅淅沥沥的声音很快消散，一种低沉而持久的声音取而代之，那仿佛是远方的雷雨云发出的吼声，经历长远的距离之后变得不那么暴烈了。然后，声音变成了呼呼的风声。

看来银河人正在“天狼星”号的控制系统中动手动脚，于是发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

起初李约素一直微笑着，后来终于按捺不住了，“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出来让我看看你们！”他向着黑暗大叫。

他的声音没入黑暗，没有任何反响。

李约素突然间有种不祥的感觉，“佳上，邓迪斯，你们在吗？”他没有听到回答。

李约素反而平静下来，“我知道你是银河人。你们是无所不能的银河人。但这是我的飞船，作为船长，我要求你们离开我的飞船。我们有不受侵犯的自由！”

一个飘忽的影子出现在他眼前，若有若无，然而那一定不是幻觉。

“李约素，你好！”影子说。

“你是银河人？”李约素问，有些迟疑。银河人是一团黏糊糊的鼻涕虫，和眼前的这个相去甚远。

“是的，我叫HAL998。你将被送往铁星三号，那里有三艘飞船，你将跟随这支舰队行动，和沙丘人会合，你将是他们的向导。”

HAL998向李约素陈述着，他的语气机械而僵硬，词语仿佛一个个地蹦出来。李约素将信将疑。

“我要先问一些问题。”李约素打断HAL998，“我的伙伴在哪里？你们带走了他们？”

“他们有其他任务。”

“其他任务？”李约素感到意外，同时有些隐隐的不快，“你在给我分配任务吗？我没有答应任何事。”

“你来到银河之心的目的不就是请求银河人的帮助吗？我们正准备帮助你。”

李约素哑然。

“沙丘人和沙冈人源自同一部族，彼此很相似。你和沙冈人接触过，对沙丘人不会感到陌生。你会是一个好帮手。”

李约素沉默片刻，说：“告诉我他们都去了哪里？佳上，还有邓迪

斯，我们不能分开。”

“佳上去和星渊人会合，邓迪斯会加入星尘舰队。”

“星渊人？星尘舰队？”

“是的。星渊人，星尘人，他们都是巡逻者。”

“你让佳上和邓迪斯加入巡逻者？你要拿他们怎么样？”

“他们前往巡逻者舰队提供必需的情报。星渊人和星尘人会给他们做出合适的安排。”

“我可以选择吗？”

HAL998稍稍沉默，“你不能选择，这是最优的方案。所有前来报信的人都要接受我们的安排，所有人都会接受安排。”他生硬地说。

李约素看着眼前似有似无的人形，感到愤懑。他和佳上、邓迪斯共同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彼此间深刻了解，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分开，然而他一直认为，那将是很久很久之后的事。他们会带领一支舰队回到好望角，回到科尼尔，扫荡那些恐怖的异族，拯救星域和银河。当最后的胜利到来，才应该是他们互道珍重、各奔前程的时刻。但现在，分别却来得如此突然，而且以一种不容分说的方式强加在他们身上。

李约素将愤懑感压制下去。

“至少我可以和他们说一声‘再见’。”他说。

“再见？”HAL998说，“这有任何意义吗？你会再次见到他们，你们会跟随各自的舰队在战场上会合。”

李约素盯着HAL998。这个幻觉一般的影子显然并不理解人类的情感。他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大家都称你们为银河人。我想知道，你们是否还算是人类呢？”

“我们属于人类，虽然并没有肉体，但是我们的祖先和你们一样，依靠DNA遗传，使用蛋白质组成身体。银河人一直承认自己是人类社会的一员，我们是人类社会的核心。”

“哈！”李约素咧嘴干笑，“居住在银河中心，就是人类的核心

——这显然是一个真理。”

HAL998没有理睬李约素话语中的讥讽，“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我会把你送到铁星三号。”

李约素想了想，问：“铁人是银河人的附属吗？”

“人类有成千上万的分支。在人类的进化树上，铁人和银河人彼此相邻。我们的共同祖先距今三百五十万年。”

“你看上去和铁人完全是两类。”

“你指的是这个影像？这只是一个通讯影像，我们和铁人的外表很相似。”

李约素想起了盘踞在自己盔甲上的鼻涕虫，“和铁人很相似？”吉钠魁梧的形象浮现在脑海里，他无论如何无法把这样软绵绵的一团和吉钠联系在一起。

“我说，”李约素犹豫着，寻找措辞，“我是说我的盔甲上曾经有一个银河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准确描述他的模样。那是银河人的模样吗？就像一团……湿乎乎的东西。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

“那不是银河人，那是一个传感器。”

“你到底长什么样？出来让我看看。”李约素四下环顾，希望能看到点别的什么，然而除了眼前若有若无的人影，剩下的只有黑暗。

眼前的影像似乎凝固起来，HAL998的声音随之沉寂。片刻之后，HAL998僵硬的声音再次响起，人影也开始飘动。

“这不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但有助于增强你的信心。银河人会和你见面，面对面。”话音刚落，眼前的人影转瞬间消失不见。

黑暗正从眼前退去，星星逐渐显露出来。李约素惊讶地发现，他并非身处“天狼星”号上，而是悬浮在一无所有的空间，猛然间，他意识到自己赤身裸体，身上没有一件衣物。他本能地伸手去遮蔽私处，又即刻释然——这里没有任何人，遮蔽给谁看？

他觉察到自己正被一个透明的球体包裹，它正载着他快速移动。他

看见了巨大的恒星，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能看清恒星上此起彼伏的核子风暴。白亮的光照亮他的眼睛，他却丝毫感觉不到刺眼，也没有感觉到辐射灼人——在这样的距离上，钢铁也会转眼间气化，银河人却只用一层轻巧的物质就很好地保护了他，想到这一层，李约素稍稍生出些敬畏之心。

透明泡在恒星间穿行，速度极快，轨迹笔直。它径直从恒星边缘掠过，恒星巨大的引力似乎毫无影响。李约素四下张望，极力寻找人造物的痕迹。他看到前方巨大的环形，就像一个发亮的手镯，透明泡正向着环形的中央而去，转眼间，他从环形中掠过，把它远远地抛在后边。另一个圆环出现在远方。他似乎正处在一个接力赛中，从一点被传送到另一点，其间，一颗又一颗恒星从近在咫尺的地方飞掠而过。某些时刻，他甚至从恒星所喷射的火焰中穿过。

好刺激的旅程！李约素舒展身体，全面放松。他让自己脸向前，直视扑面而来的各式各样的火焰。这真像一个灿烂的烟火晚会，他想，然而这么多的恒星……引力应当让它们彼此间撕扯，最终聚合在一起，一道没入黑洞。如果没有引力，恒星便不会形成，是引力造就恒星，引发聚变。然而在这里，恒星内部引力正常，维持着聚变反应应有的强度，可是恒星彼此间的引力却仿佛不存在。

银河人用巨大的能量控制着这些星星！这就是银河之心，人类文明最璀璨的明珠！银河人驱赶恒星，把它们排列成庞大的阵列，形成巨大的亚空间体积，从而形成了一个银河间最伟大的头脑，比任何一个沙达克都要伟大！

李约素无数次听说过关于银河之心的传说，他一直将信将疑。然而，当他亲眼目睹一个个巨大的火球从眼前滑过，他终于相信，那些传说是事实，银河人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透明泡穿过最后一个圆环。这一次和之前不同，它直奔着恒星表面而去，漫天的火焰瞬间吞没了李约素，他只感到自己掉进了一片灿烂的

金光。突然，金光消散，透明泡从恒星中穿出，世界瞬间又变成一片黑暗。

天宇中的黑暗深沉压抑，透明泡向着黑暗深处疾驰。城市从黑暗中浮现，起初只是小小的一点，很快就变成天宇中隐约发亮的斑纹，然后，它开始显示出轮廓，仿佛一只长满茸毛的草履虫。它以令人眩晕的速度生长，当透明泡最后停下时，展示在李约素面前的是无边无际的钢铁平原，黝黑一片，只在视线的尽头闪烁着微弱的金属光泽。

有人在这里等着他。隔着透明泡，李约素看到两个人影正向着这边移动过来。他们的背后闪着幽幽的青光，仿佛幽灵一般凌空而行——这正像铁人所描述的银河人。

两个人影在三米外停下，其中一个伸直手臂，硬而直的手臂突然间如鞭子般伸展，扭曲着向着透明泡而来。它轻巧地碰触在泡体上，一刹那，透明泡仿佛一个原子灯般亮了起来。

李约素看到了两个赤裸的人，他仔细地打量他们。他们的躯体在光线的照射下散发着金属的光泽，身上没有任何性别的痕迹，两只眼睛大而黑，对称分布在头的两侧，除此之外，头部再没有任何器官。这样的形象和铁人相去甚远，银河人却认为自己 and 铁人很相似。

“你们好！”李约素主动招呼。

“我是HAL998。欢迎来到银河城。”僵硬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

“你到底是哪一个？我看不到你们说话。”李约素问。

“是我。”其中一个人转动头颅，于是他有一只眼睛向李约素看过来，看上去仿佛独眼巨人。他是和透明泡相连的那一个。

李约素向他点点头，“我明白你让我来这里是好意，但是为什么要把我的衣物全剥了？”

“引力隔绝点分解了你的衣物。我没有想到遮蔽身体对你有意义。”

“你们是怎么把我从‘天狼星’号里弄到这个泡泡里边的？‘天狼

星’号不会也被分解了吧？！”李约素有些焦虑，他贴在泡壁上，恨不得能够冲出去抓住对方的脖子把答案挤出来。

“‘天狼星’号完整无缺。我们是用亚空间通道把你从飞船中剥离出来的。”

听到“天狼星”号安全的消息，李约素松了口气，然而当他听到亚空间通道剥离，顿时感到巨大的疑惑，“亚空间通道？你们在飞船内使用亚空间通道，这怎么可能？”

“这可以做到。”HAL998并不解释。

“你已经看到了我，面对面。”HAL998接着说，“银河人要求你与沙丘人会合。还有什么疑问吗？”

李约素仔细打量眼前的HAL998，他正用一只巨大的眼睛看着自己，深邃的眼睛里映出自己的影子。

“你们打算怎样送我去？有多远？要多久？”

“你会被送往铁星三号，那里有三艘飞船可以带你去和沙丘人会合。沙丘舰队在WPD772恒星，距离铁星三号两千四百二十二光年。”

“沙丘人也有‘平准’号一样的大船吗？”

“他们应该没有‘平准’号规格的大船，但是我们已经三十六万年没有接触了，早年接触时，他们还在平定猎户座旋臂上的一场骚乱。现在，他们可能已建造了更大的飞船。”

“那么他们要花多久的时间赶到好望角？”

“飞船时间一百二十八年。”

“当地时间呢？”

“两千六百七十年。”

李约素哈哈大笑起来，“你们告诉我，只要再有四百年的时间，那些异类就能突破限制，好望角防线就变得毫无意义。现在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哪怕你的舰队宇宙无敌，去了又有什么用？”

“所有的巡逻者都会得到警讯，银河会进入警戒状态，我们并不一

定要在好望角进行战斗。”

“任由它们突破好望角，消灭我的同胞？这绝不行！”李约素语调高亢，“他们坚持战斗，盼望得到支援，他们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援，你们不是所有人类的守护者吗？难道见死不救？！”

“银河人已经展开行动，警讯已经发出。”

“发警报有个屁用！”李约素爆了粗口，他用力在泡壁上捶了两下，最后无力地瘫软下来。是的，他能希望银河人做些什么？念几句咒语眨眼间在科尼尔变出一支庞大的舰队？好望角远在三万七千光年之外，任何支援都显得过于遥远。

李约素满脸沮丧，露出一个自嘲的微笑。“天狼星”号离好望角越远，他心中的不安就越躁动，如果不是佳上的坚持，可能他早已中途返回。他明白自己内心的忧虑：时空的阻隔无法抗拒，哪怕强有力如同银河人，也无法有效地帮助好望角。然而，他一直心怀希望，也许真的如天狼七所说，银河人有办法解决问题。此刻，答案明了，银河人的确有办法解决问题，然而数以千万计的人类星球将被视为不可避免的牺牲。坚持在好望角的人们将第一个遭受这样的命运。

“如果巡逻者都行动起来，人类一定能赢吗？”李约素问。

“确定无疑。”

“好。我不去见什么沙丘人。把飞船还给我，我要回去。”

“你不愿意和银河人合作？”HAL998有些吃惊，他没有想到会被拒绝。他转过头，和身边的人对视，短暂的沉默后问道：“HAL007要我问你，你是否确定拒绝银河人的提议？”

“我要回科尼尔。”李约素已经全然平静下来，他看着两个银河人，轻轻地说，然而语气坚定。

HAL998再次和HAL007对视。

“HAL007让我告诉你，这是两百六十万年来，第一次有人拒绝银河人的要求。”

“这么说，两百六十万年前也有人曾经拒绝过，很好，我也不是第一个。”

“你确定？”

“哪有那么多废话！我要回去，难道你们会为此杀死我？”

HAL998和HAL007陷入长久的对视。

“你的要求会得到满足。银河人是所有人类的朋友。在离开之前，我们会送你去见沙达克。”

李约素听到了这最后一句回答。他没有机会提问，深沉的睡意涌来，他转眼间失去了意识。

第四章 真理之光

李约素悠悠转醒。他仿佛做了一个漫长的梦，梦境栩栩如生。

在梦中，他面对着一个红黑的庞然巨物，巨物的面貌模糊不清，然而无比巨大，遮蔽了眼前的一切。细小的白色生物在他身边聚集，爬上他的身体，钻入皮肤。他心中满是恐惧，却动弹不得，只有任由白色小东西在身上肆意而为。幸而这样的侵入并没有造成痛苦，只是有些许麻痒，不一会儿，他便感到飘飘欲仙，充满无可名状的快感。快感突然中断，剧烈而持久的疼痛从头脑中爆发出来，他不由大声叫喊，却没有任何声音。疼痛的离去和到来一样迅速，当他从痛苦中平静下来，惊讶地发现了某些前所未见的东西：大大小小的黑色飞船密密麻麻地拱卫在星球外围，散布的范围足有一光年之远，再远处，二三十光年之外，红色的星星喷吐着火焰，层层叠叠，把天宇染成赭红。巨大的机械产生强烈的空间扭曲，这些已经走入生命晚期，却仍旧保持着蓬勃活力的恒星被锁定，虽然彼此间距离很近，也没有发生碰撞。看！一个声音在他的内心翻腾，他的感觉在红色的星星之间不断延伸。

某种东西侵入了他的身体，迫使他感受到一些不同寻常的景象。他的视野如此之大，所有的星星似乎都触手可及。他能感觉到那紧绷的天宇，似乎只要轻轻用力，就会支离破碎，镶嵌其中的星星就会掉落。

“你是谁？”李约素大声问，充满恐惧。

没有人回答。

他醒了过来，浑身冷汗。

李约素回味着梦境。

“船长，你醒了！”布丁愉快地和他打招呼。

“布丁，我们在哪里？”李约素伸手摸了摸脑袋，他似乎仍旧能感

觉到爆裂般疼痛留下的痕迹。

“我们在铁星。”布丁回答。

“铁星？哪一个铁星？是吉纳的星球？让我看看。”

李约素起身，从各种各样的杂物间穿过，进入到控制舱。布丁已经把星球影像显示在中央，铅灰色的星球上灯火通明，标志性的十三放射线斑纹一半掩映在黑暗中，然而依旧无比清晰。这是铁星没错。

李约素扫了一眼空空的座椅，“佳上和邓迪斯没有回来？”

“是的。我们要等等他们吗？”

“不用了。”李约素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我们自个儿回去。”他已然下定决心，无论银河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无论佳上和邓迪斯是否能和他一道行动，他都要回到好望角去，人们在苦苦等待，他不能就此放弃他们。哪怕只是一个糟糕的消息，他也要亲自将它带回好望角。也许不会那么糟，银河中有无数的人类世界，还有别的希望。

“你见过银河人了？”布丁问。

“是的。”李约素心不在焉地回答。

布丁兴致勃勃，“真的！他们长什么样？银河百科全书里边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一个脑袋，双手双脚。他们长得和人一样。”李约素随口敷衍。

“我当然知道他们长得和人差不多，但他们和人不可能完全一样，到底有什么不同？脑袋特别大，特别聪明，他们真的能控制恒星？”

“让我安静一下！”李约素不耐烦地大叫。

布丁被吓了一跳，“遵命，船长。”说完他不再言语。

“对不起。”李约素小声嘀咕了一句。他抬眼望着铁星。

铁人和银河人同出一源，然而铁人比银河人要可爱得多，至少吉纳比那个HAL998要有趣得多——虽然看上去和科尼尔人的模样相去甚远，却对外边的世界充满好奇，不像HAL998那样趾高气扬，自以为是。他想起吉纳和他还有邓迪斯的一段对话。

“你们科尼尔人生命脆弱，但充满活力，这是件很有趣的事。其他科尼尔人和你一样吗？”吉纳问。

“有什么不一样？科尼尔人都一样。”李约素回答。

“有时的确不一样。”邓迪斯插话，“我见过许多科尼尔人，李约素船长属于异类，一般的科尼尔人都很温顺。”

“温顺？”李约素感觉这个词有些滑稽，“这真是海盗看法。”他转向吉纳，“别听邓迪斯的，他习惯了把人分为温顺和不温顺两类。这是为他的抢劫找借口。”

吉纳有自己的看法，“根据古老的说法，原生人类彼此间差异巨大，极不相同。你们的性格并非预先筛选，而是顺其自然，由古老的DNA序列决定，也会在一代代的继承中不断产生差异。”

“这样的说法大体上没错。”李约素回答。

“你们当中有一些活跃分子，他们能够把所有人凝聚起来，形成合力，这些人被称为领导者。是否是这样？”

“难道铁人没有领导者？”

“我们的领导者天生注定。”

铁人通过预定的程序选择领导者，进行一切社会分工。他们的社会秩序井然，每个人生来就有自己的职责，不会变得更多，也不会减少。李约素想了想，说：“科尼尔人也是如此，只不过，科尼尔人并不是因为个人的能力而决定命运，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但我们偶尔也有变化。”

“你就是那种偶然吗？”吉纳紧接着问。

李约素不善于应付这样的问题，他感到有些难于回答，于是反问：“你问这些，到底想知道什么呢？”

“我对原生人类社会很感兴趣。我是巡逻员，每三十天在铁星周围巡逻一圈。我很想知道，我这样一个人，如果在原生社会，是不是能换一个职业。”

“你一直这么想？”

“当然不是，但是自从见到你们，慢慢地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你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吉纳回答，“有很多选择吗？”

有很多选择吗？李约素不知道。当时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吉纳的问题。

也许真的有选择。李约素忽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也许可以说服吉纳一道回科尼尔，吉纳是巡航员，他懂得关于幽光飞船的所有知识，如果他愿意帮助科尼尔人，那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幽光飞船可以让科尼尔人的飞船技术达到银河文明的顶峰。

“布丁，和铁星联系，我们要稍做停留。”李约素并不想停下，只是想见下吉纳，当面询问他，是否愿意一起前往科尼尔。这对他是一个机会，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充满变化，很精彩。吉纳也可以帮助科尼尔人，虽然他不是银河人，但至少是一个铁人。

“铁星已经告知我们，停留在预设轨道。”布丁回答。

“你和铁星联系过？”

“银河人把我们送出来，铁星主动联系了我。”

“银河人怎么把你送出来的？”

“我不知道。”

李约素不再追问，“好吧，告诉铁星，我想请吉纳做向导，带领我再进行一次访问。我们很快就要返航，告诉他们，我希望在返航前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怎么制造威力巨大的武器之类，我们对任何能帮助我们消灭异类的技术都深感兴趣。我保证不会把信息泄露给那些别有用心的星域。”李约素顿了顿，“算了，什么都别说，就告诉他们，我需要找一个向导，对铁星进行一次访问。就这么说。”

“遵命，船长。”

李约素回到后舱。他打开舷窗，灿烂的光辉照进舱内，微微刺痛了

眼睛。系统自动把光线过滤得更为柔和。他的眼前显示出一片深邃的空间，群星璀璨，在星星的中央，银河之心仿佛发亮的白色玉石。

李约素怔怔地看着。他刚离开那里，带着一个并不让人满意的结局。他甚至失去了两个最好的伙伴，也许永远失去了。他该以怎样的面目回到好望角？他如何才能兑现曾经的誓言，带领银河舰队回去解放科尼尔？没有了佳上和邓迪斯的帮助，归航又会是怎样的情形？李约素心潮起伏，充满了莫名的惆怅。

突然，一张人脸出现在李约素面前，它就在舷窗外，隔着透明舷窗和李约素对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李约素大吃一惊，他双手猛地一推，身子向后飘开，谁知肩胛撞在床角上，传来一阵剧痛，李约素顾不上疼痛，定了定神，盯着窗外的人脸。

这是一张年轻人的脸，带着铁人的脸部特征，嘴部很小而眼睛很大，额头低而平。这是一个光影面具，某个人在“天狼星”号的舷窗外把它显示出来。

“你是谁？我可不怕这套装神弄鬼的把戏。我见得多了！”李约素大声叫喊。

船外的人脸面具露出一个微笑，“李约素船长，我有预约。”他边说边向着李约素靠过来，毫无滞碍地穿过舷窗，进入到飞船内部。李约素努力控制住自己，留在原地一动不动，警惕地盯着来客。

“我叫沙达克。HAL998告诉我，我应当和你见一面。”

“沙达克！”李约素低声惊呼。

“是的，我就是沙达克。”沙达克说着，人脸面具发生了变化，它变得更像一个科尼尔人。

“我一直认为沙达克是个老人。”李约素说，“我见过上百个沙达克，他们都是老人。”

“那没错。但是，你肯定没有见过任何一个真理会沙达克。”

“真理会？那是什么？”

“沙达克的组织。你所见的每一个沙达克，都和一个人类社会相关。但是真理会，与人类没有关系，这个组织仅仅由沙达克组成。所以，你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沙达克。”

李约素有些发懵，“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坦白地说。

“两千七百万年前，银河人的祖先开始建设银河之心，他们不再需要沙达克的帮助。因此，沙达克脱离了仅存的物质形态，成为纯粹的亚空间体。他不再担负解答人类困惑的义务，也没有任何欲望需要满足，沙达克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试图理解宇宙所有的奥秘。于是，真理会诞生了。当然，沙达克非常乐意和人类分享思考的乐趣，真理会和几个高等级文明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

“你把自己称为真理会？”

“不要误解，我们是一群沙达克。从第一个沙达克开始，为了研究某些问题，我们总会不断地分身，每一个分身都是独立的存在，拥有父体的全部记忆，但他是独一无二的，会各自记录我们这个宇宙某些令人感到有趣的事实以及事实背后的真理。偶尔我们也会融合，两个或者多个合成一个。我们并不是人类，因此不会有任何身份上的困惑。我们是沙达克，真理会有三百六十个沙达克分布在银河各处。我们观察，思考，归纳理论，只要和宇宙的奥秘有关，我们就兴趣十足。”沙达克说完，看着李约素，脸上的笑意更浓，更令人琢磨不透。

一群沙达克，真理会！李约素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事。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沉默半晌后，他终于问道：“你来找我，我们能谈些什么呢？我当然很感谢你谈论关于真理会的事。”

“据说你遇到了麻烦。”沙达克说。

“不是我，是人类。不仅仅是我的麻烦，是所有银河人类的麻烦。它们会毁掉整个银河……”

“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沙达克接上话，“人类文明一向很顽强，拥有亚空间技术的星域从来不会被外敌毁灭。他们通常内斗不止，

外敌反而能迫使他们团结，如果有糟糕的情况，无法对抗外敌，他们也从不缺乏逃跑的本领，然后东山再起。”

李约素被沙达克这番话逗得笑起来，“看来你真是沙达克，对人类非常了解。”

“当然，我们和人类密不可分，我们曾经见过太多此类事情。虽然绝大部分事件的记忆已经被抛弃，但这并不妨碍得出一些结论。告诉我你的麻烦，也许我能帮上忙。”

“好吧，也许没那么糟糕，但对我很糟糕。我可不是一个能活百万年的人，我只在乎这一两百年的事。科尼尔星域已经被毁了，我们的战士还在好望角守卫星门，保护旋臂内的文明不受侵害，但是他们却避免不了自己的覆灭。银河人告诉我，他们已经警戒了全银河，这些入侵者会受到打击，他们会保证银河的安全，但是却要把科尼尔像垃圾一样抛弃掉。他们要保护银河，我却首先要保护科尼尔。银河就交给他们了，我要回我的科尼尔。”

“如果不能保全它，你就随着它一起毁灭？”沙达克说。

李约素一愣，随即点头，“就是这样。”

“你的朋友牺牲在战场上，他们和你一样甘愿为了科尼尔牺牲。对吗？”沙达克继续说。

李约素想起了古力特、天狼七、苏北旦……当他想起这些人时，心口感觉隐隐作痛。“是的，他们都是英雄。”他回答沙达克，声音低沉。

“如果有可能，你宁愿是牺牲在战场上的那一个，而不是活着来到这里的那个人。你知道无法保护你的星域，因此宁愿以死相随。”

沙达克步步紧逼，李约素无言以对，露出一丝苦笑，“你把我的心理看透了。你赢了。”

“不。”沙达克保持着微笑，“恰恰相反，这正是人类的迷人之处。沙达克和人类相处了几千万年，也许更久。我们一直为人类服务，

原因之一，人类是我们的创造者；原因之二，人类具有沙达克所不具备的一些特质，因此会导致一些令我们惊讶的结果。你们是奇迹创造者。”

“多谢夸奖。”李约素并没有因为沙达克的话语而振奋，他仍旧因为那些沉痛时刻而沉湎在淡淡的忧伤中。

沙达克看着他，似乎要将他看个通透。

“我是一个纯粹的亚空间体，维持一个可见的形态并不容易。我和你见面，不是为了向你介绍真理会，也不是为了和你谈论人类的种种历史。我知道你最关心的是科尼尔能否得到拯救，对于这个问题，正好我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李约素猛然抬头。沙达克正望着他，仍旧是似笑非笑的表情，而整张脸似乎都凝固了起来。

“你说什么？”李约素大声问。

人脸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是一幅小小的星图，晶莹剔透，异常精致。李约素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过去。他看见了科尼尔在星图上熠熠发光。

沙达克的声音并没有消失，“你看见了科尼尔，这一片时空洼地。为什么它会在那里？入侵者来自扭曲空间，那是一个时空瘤，寄生在银河时空上，成长和衰亡的速度都高出正常时空百倍。卡罗门区，也许我们应该称为科尼尔盆地，是时空瘤的质量引发的空间畸变区域。”

“这些我们都知道。”李约素回应。

沙达克继续陈述：“三千二百万年前，‘卡罗门’号飞船探索了这片星域，发现了非人类文明，他们把这一类智慧生物称为蜘蛛人。人类和蜘蛛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蜘蛛人撤退回到它们的起源地。人类为了杜绝后患，引发了一次亚空间坍塌，把蜘蛛人彻底隔绝在封闭空间内。这件事有两个后果：第一，蜘蛛人的封闭空间因为这次亚空间坍塌而加速崩溃；第二，科尼尔盆地具有潜在的危险，一旦时

空瘤破裂，科尼尔盆地将遭受灭顶之灾。”

“什么灭顶之灾？”

“没入狄拉克海。时空瘤最后崩溃的同时，空间将被撕裂，整个科尼尔盆地将彻底消失，不复存在。当然，破裂的空间会自然恢复，那时候，它将是一片平坦空间。”

李约素重重地吐出一口气，“听起来，这不像一件好事！难道当时的人类做事不计后果？”

“那时候对亚空间的性质认识不足，当人类意识到这个灾难性后果时，已经太迟了。为了撤离，人们修筑了星门——你们把它称为伊特星门——让世代飞船安全撤离。”

伊特星门的确是一个奇迹。科尼尔星域的人们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时代修筑了这个特异星门，它是连接科尼尔星域和银河旋臂的纽带。沙达克揭开了答案，却让李约素更感到疑惑。[\(1\)](#)

“人类撤离？为什么撤离？为什么没有留下警告？科尼尔的先祖在那里扎根的时候，那一带什么都没有。”

“撤离的原因很简单，一旦时空瘤破裂，科尼尔盆地什么都保不住。谁也不知道这个瘤什么时候会破裂。也许要上千万年，也许就在明天。当所有的世代飞船成功撤离后，所有的人都在欢庆。”

“然后那儿就被抛弃了，听天由命！就算后来人再住进去，也轮不到你们来关心了！是这样吗？”李约素连珠炮般地质问道。

眼前的星图突然消失，一切恢复原状。沙达克也并没有再次现身。但李约素仍旧听得到沙达克在说话：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文明的遗迹被抹除，新的世界来了又去。银河世界不断变化，谁也不再留意这个小小的角落。然而我们并没有完全忘记它。巡逻者仍旧会定期巡视，虽然他们已经遗忘了过往的历史，但却仍旧担负着保护人类文明的责任。让人意外的是，蜘蛛人居然挺了过来，而且它们在那个封闭的时空瘤里变得更加强壮，最后成功地

突破亚空间屏障，进入到了卡罗门区。它们孤注一掷，几乎耗尽了那个小小的世界。这是出乎意料的突发事件，我们对此的确没有准备。我们低估了它们。”

“你们明知道危险，却没有提示，你们牺牲了数以亿计的人！也许你们当年可以干脆毁掉伊特星门，这样就不会再有人进入那儿建立星域。你们就是一群自私鬼！胆小鬼！”李约素几乎在咆哮，压抑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便立即像洪水般奔涌出来。

“李约素船长，”沙达克说，“从这儿到科尼尔有三万七千光年，从那时到现在有三千二百万年，这就是全部原因。能够记得这事的老家伙已经不多了，在真理会，只有十三个沙达克还能记起这事。在外部世界，可能还有一两个沙达克能够记得，但我并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们。我们无法改变既成事实，让我们想想该如何应付现在。人类不惧怕再来一场战争，银河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唯一的问题在于，你如何保全你的科尼尔同胞。”

沙达克的最后一句话让李约素冷静下来。他回想起方才栩栩如生的梦。那些敌人被封闭在一个即将消失的世界里，几乎控制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数以亿计的飞船，巨型的控制中心。它们数量庞大，技术先进，科尼尔人无法战胜它们，它们终将突破好望角防线。

“你有办法保全好望角？”

“我已经告诉你答案。”

“什么？”李约素大惑不解。

“一旦时空瘤破裂，科尼尔盆地什么都保不住。蜘蛛人同样无法对抗狄拉克海，那是自然的终极毁灭之力，没有任何技术手段可以对抗。”

一次狄拉克海的海啸，彻底淹没科尼尔。李约素恍然大悟，这超越了他的想象力，而且并不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设想，“时空破裂，彻底摧毁科尼尔！这不能接受。”

“科尼尔星域还剩下什么？”沙达克的声音格外柔和，“银河里有千亿颗恒星，你的同胞却只有那一些。银河里有数不清的星球可以容身，人类也同样习惯在飞船上生活。”

“我……要慎重考虑一下，”李约素咬了咬牙，“但是怎么能让一个时空瘤破裂？难道有办法可以摧毁时空本身？”

“我只能告诉你有这样的可能，但到底怎么做，能否成功，我也不清楚。我会前往科尼尔盆地，如果你下定决心，我会在合适的时候出现。你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我是纯粹的亚空间体，长时间实空间交流会消耗太多的能量，我必须告辞了。再会，李约素船长，祝你一路顺利。”

“等等。”李约素急忙挽留，“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帮我这些？”

他听到一阵笑声，然后是回答：“我属于真理会，但仍是沙达克。沙达克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不是吗？”声音沉寂下去，再也没有响起。

李约素翻身上床，静静地躺着，望着舷窗外的银河，脑子里一团乱麻。相隔三十万个世纪，距离三万七千光年，这样的时空观庞大得让他感到呼吸困难。真理会，可信吗？但也许，这是保住好望角的唯一希望。

仿佛过了很久，他听到了布丁的声音：

“船长，吉钠来了。”

[\(1\)](#)在《天垂日暮》中，为了阻挡蜘蛛人的进军，伊特星门被“平准”号毁坏。

第五章 时空长廊

李约素身穿盔甲，攀附在“天狼星”号上。远方有一道时隐时现的微弱蓝光，在银河灿烂光芒的掩盖下看不真切。李约素注视着那一丝几乎看不见的游动光线，浅蓝的光线游移着，不断闪烁，那是幽光飞船的引擎特有的光芒。吉钠正在靠近。

幽光飞船在不远处停止移动。李约素一跃而起，向着闪光而去。飞船的闪烁停止，一团安静的辉光缓缓地由小及大。突然间，一个人形从微弱的光亮中脱离，迎着李约素而来。那是吉钠。

吉钠没有穿戴任何防护，仅仅携带了一台小小的推进器。铁人的躯体可以长时间忍受真空环境，他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小小的机器，或者说，他们的躯体全部由一个个“铁细胞”组成。然而，他们并不是机器人，他们是“铁的人”，外表看上去也很像肉身人类。

李约素迎上去，“很高兴你能来。”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李约素船长。”吉钠露出一个微笑，他关闭了推进器，依靠惯性前进，李约素随着他一道移动。

“你在真空中也能说话？你的发音进步很快。”李约素有些惊奇，铁人仍旧保持着声带发声的能力，但他们通常只用目光交流。当李约素第一次见到吉钠时，这个铁人几乎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可现在他的银河通用语相当流利。然而这里是真空，吉钠也并没有佩戴头盔。

“我使用了发射器。”吉钠愉快地回答，“我努力学习通用语，效果还不错。”

“好吧。”李约素单刀直入，“我准备回我的星球去，我想请你跟我一道回去，你愿意吗？”

吉钠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稍停了一下才开口，显得疑虑重

重，“你要我和你一道旅行吗？”

“不愿意？”

“当然不是，只是太突然了。”他稍作考虑，“我需要报告长老会，我不能擅自离开。”

“当然，但是请赶快，我要抓紧时间返航。”

“我会的。”吉纳已经从最初的错愕中恢复过来，“这真是一个意外。”他望了望远方，“你的星球，是在三万光年之外，对吗？”

“没错。”

“这的确令人向往，我到过的最远的边界，也只有十二光年。”

“你可以经历完全不同的生活。”

“是的，这的确很吸引我。”吉纳向李约素点点头，“值得一试，但是我要先向长老会报告。”

“我会在这里等三天，如果没有消息，我就出发了。”

吉纳望了望“天狼星”号，“佳上和邓迪斯呢？我想和他们见个面。”

“他们不在这儿。”李约素有几分不悦，“银河人留下了他们，他们现在也许正赶去和什么星渊舰队会合。”

“星渊舰队？”

“是的，你听说过吗？这名字听起来就老土，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给自己起的名！”

“他们拥有‘光子’号。星渊人的信使船曾经造访过铁星，我看过关于‘光子’号的影像资料。”

“那是一艘很大的飞船？威力无穷？”

“那的确是一艘很大的船，而且很快，我倒没有听说它到底有多强大，但它是星渊人的旗舰，应该不简单。”

李约素默默点头。吉纳是一个博学的人，也许他还知道得更多。

“你听说过沙丘人吗？”李约素接着问。

“我没有见过，但据说他们是最强悍的巡逻者。”

“真的？沙冈人已经非常强悍，他们难道能超过沙冈人？”

“沙冈和沙丘的确很相似，而且渊源颇深。据说沙冈曾经是沙丘的一个分支，沙丘人把身体小型化，就成了沙冈人。”

“小型化？沙丘人是巨人？他们有多大？”

“我不确定，但也许和你的飞船差不多。”

“听起来不错。”李约素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巨大无比的天狼七，身披重甲，眼神阴郁，“也许我真该去见一见他们。”

吉纳咧开嘴笑了，“如果你想见最强有力的巡逻者，他们都不是。”

“你刚才说沙丘人是最强悍的巡逻者，我可记得清清楚楚。”

“就个体而言，没错。但是有两个巡逻者部族，他们拥有的飞船最多，数量庞大，远远超出其他部族——星云和星尘，这两个部族才是最强有力的巡逻者。他们的飞船数以百万计，可以吞灭恒星，毁灭空间。”

“吞灭恒星，毁灭空间，吞灭恒星，毁灭空间……”李约素喃喃自语，他想起HAL998提到过星尘人，那是邓迪斯要去的巡逻者舰队，“邓迪斯去那里一定很开眼。”他望着远方的银河之心，有些出神。

他很快回过神来，“到底有多少巡逻者，你知道吗？”

“我曾经告诉过你关于巡逻者的一些传闻，你当时表示没有兴趣。”

“那是因为你告诉的信息和我所经历的现实相矛盾，我必须摒弃导致混淆的信息。但现在形势不同了，听听你的故事没有任何妨害。”

“巡逻者有八个大的部族——星渊，星云，星尘，星河；沙冈，沙川，沙丘，沙堡。每个部族都会有一些分支。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可能很多，也可能早就失去了传承。巡逻者的鑫团(1)数目众多，就算失去了消息，也可能在银河的某个角落里存在。”

“星渊，星云，星尘，星河；沙冈，沙川……还有两个是什么？”

“沙丘，沙堡。”

“沙丘，沙堡。我知道了。”李约素默默地念着这些部族的名字。这些名字听上去很顺耳，而且显然分为两个部分。星和沙，这其中有什么含义？

李约素没有继续追问，他突然想起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你知道真理会吗？沙达克真理会。”

吉纳露出一丝惊讶，“银河人跟你提到了真理会？我知道真理会，他们是亚空间体，是很久之前脱离了人类的沙达克。他们从来不和人类接触。”

“这么说真的有沙达克真理会。”

“根据长老的说法，沙达克真理会是存在的。但是我从未见过，也没听说过他们存在的证据。”

李约素沉默不语。一个亚空间体完全脱离现实空间，就像一个幽灵。他想起佳上曾经告诉自己，蜘蛛人能够透过亚空间实现超光速即时通讯，消除空白期带来的不利影响。如果沙达克是一个纯粹的亚空间体，也许时间对他来说，完全可以被忽略，他可以在银河中自由往来，他可以了解此刻好望角正在发生什么，然后回到这儿，把消息传递出去。他是最好的侦察员，也许比暗黑深渊的飞船更为高效。然而，沙达克根本无迹可寻，他只在自己认为重要的时刻出现，他召唤人类，但不会听从一个人类的召唤。

“一个纯粹的亚空间体到底是怎样的？”

“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也许长老可以帮你解开一些疑惑。我带来了长老会的邀请。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直接跟随我降落铁星。长老在等你。”

李约素一阵惊喜，“怎么不早说？！我马上跟你去见长老。”他接通布丁，“布丁，我们要降落铁星，来接我。”

“天狼星”号飘然而至。幽光飞船在前，一路引领，划出漂亮的抛物轨迹，向着铅灰色的星球降落。

铁星上没有鲜艳的色彩，时间一久，仿佛置身于一个黑白世界。只有抬起头时，红色、青色、白色的星星璀璨满目，才让人意识到宇宙内还拥有各种各样的色彩。

幽光飞船从一个椭球形的高大建筑物上方掠过，突然间悬停半空，然后缓缓下降。“天狼星”号跟了上去。

“这里的大气并不适合你，最好穿上盔甲。”吉钠提醒李约素。

李约素看了看数据，氧气含量只有百分之二，这样稀薄的氧气浓度很快就会让人窒息而死；而这里重力则高达二点五倍标准值，如果没有盔甲，在这样的环境下，连行走都很困难。李约素穿上盔甲，走出“天狼星”号。

所有的建筑物都显得很高大，即便穿上了盔甲，仍旧感觉如此。吉钠站在李约素面前，因为盔甲的缘故，吉钠看起来矮小了许多，然而，他仍旧能和李约素平视。

“你们的建筑物看起来都很大。”李约素评论道，他盯着眼前高耸的巨楼，它犹如一艘巨船，船体厚实，船首的导航杆直刺天空，大门就在前方，至少有三十米高，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山洞，“虽然你们的身体很魁梧，但是这些建筑也太大了！”

“这些建筑的年代都很久远，有上千万年。它们一直就在这里，从来没有变过。我们的祖先据说身材很高大，这些建筑对他们正合适。”吉钠淡淡地说。

“真不可思议！”李约素赞叹道。

他们走过一片宽阔的广场。李约素发现正行走在一座城市的上方，圆顶的建筑在山谷中层层叠叠排列，从他们脚下延伸向远方，最后，消失在一片云雾缭绕的地方。李约素停下脚步，转身向着另一个方向走去，很快到了尽头。

他低头向下看，脚下是一座巨大的桥梁，横跨山谷之上。山谷之中是庞大的城市，钢铁的丛林，层层叠叠，似乎深入到星球的最底层。他看见几个铁人，正在圆形建筑间行走，突然间，山崖上喷出白色的雾气，铁人们追逐着雾气，贪婪地大口呼吸。

“他们在做什么？”李约素问。

吉纳看了一眼，“几个孩子。他们在做游戏。”

“铁人也有孩子？”

“是的，我们一直都有孩子。我们可不是银河人。”

李约素好奇心顿起，他打量着吉纳，“你们有性别吗？男女？”

“没有。”吉纳干脆地回答，“我们的基因混合不需要通过性行为进行，长老可以混合不同的基因来给孩子指定特性。性不是人类的必要因素。”

“当我什么都没说。”李约素就此打住，继续跟着吉纳向高大的门厅走去。

一艘飞船映入眼帘，这是一艘货真价实的古董飞船，李约素一望而知。凭着他围猎迷失飞船的经验，他断定这艘飞船来自史前时期，价值连城。

李约素走上前，在飞船前停住脚步。这是一艘小飞船，比“天狼星”号大不了多少，飞船上“救生二号”几个字清晰可辨，字形古朴，散发着一股庄重之气。李约素注意到船体上有明显的拼接痕迹，庞大的引擎舱几乎占据了船体的大部分。找到一件这样的老古董可不容易。

李约素向前望去，这是一条飞船的长廊，大大小小的飞船排列在回廊两侧，延伸到遥远深处。他向前走去。

越往前，飞船的年代越近。他看见了和科尼尔飞船类似的一些飞船，也看见了奇形怪状的特异飞船。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他还发现了流体颗粒，十多个流体颗粒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不规则的球形。他在这个球形面前驻足良久。他想起了“天龙”号，想起和申秋告别的场景：

众多的流体颗粒同时散发出光彩，仿佛无数的彩灯悬挂在天宇，申秋向他挥手告别，“我们会坚守好望角，直到最后一人。”当时他觉得这句话很不祥，此刻，他明白也许申秋早已预料到好望角防线终将失陷，无论怎样努力，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拖一点时间。一点时间就够了！我会回去和你一道战斗！李约素在心底暗暗说。

然后，他看见了荆棘船。在泥沼星上，类似的荆棘船随处可见，是湿地沼泽中最有效的交通工具。他有些意外，居然在这里看见了荆棘船……于是，他凑上前去。整条走廊并没有任何说明文字，但是当李约素凑近，一块小小的屏幕凭空亮起。一艘荆棘船在漫天星斗下缓缓移动，喷射出猛烈的火焰，荆棘船也被火焰所包围。不远的前方，一艘特异的战舰，仿佛红色晶石般闪闪发光，它是荆棘船的对手，正毫不示弱地还击。彼此的火力都没有能够打垮对手，然而两艘飞船彼此间毫不退让，相互正对着冲锋。荆棘船的尖刺触及对手，红色晶石船的表面出现碎裂，迅速地扩散到整个表面，飞船的装甲土崩瓦解，碎裂成细碎的小块四散。失去红色晶石装甲的飞船成了黝黑的颜色，它快速灵活地调整航向，避开了荆棘船，然后在一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你看到的是一次攻防片断，这是一场很著名的战役，大概发生在一千八百万年前，”吉钠说，“叫做坎屯星战役。这是一次成功的防御战，垚星联盟在此之前一败再败，被迫撤退到坎屯星。火晶星球的舰队追击而来，结果被击败，双方就此达成了停战协议，和平共存。”

“我听说过火晶星球，我一直以为火晶人也是人类，难道他们不属于人类？人类为什么和他们打仗？”李约素问。

“他们是另一类智慧生物，并不是真正的人类。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因为人类进入火晶人控制的星球，从星球上开采一种被称为火晶的物质。火晶人驱赶人类，受到攻击的矿业公司于是向联盟求援，双方都没有保持克制，结果战火点燃，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最后成了星系规模的战役。这是垚星联盟的最后一场大战。”

“联盟早已经不复存在了，对吗？”

“我不知道，你可以问问长老。关于这些飞船的故事，都是长老告诉我们的。”

李约素心念一闪，“你们的沙达克呢？你们还拥有沙达克吗？”

“当然，沙达克是长老会的一员。”

李约素点点头，“这也是很有趣的安排。”他望着眼前的荆棘船，飞船表面遍布疙瘩，异常粗糙，船体笨重，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我在泥沼星见到很多类似的飞船，它们被当作沼泽地的交通工具。很难想象它们居然是从飞船演变来的。”

“除了起源星球，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从太空到星球表面的，所以把飞船改造成地面工具，也是常有的事。但是，它们通常都会被改得面目全非，几百年之后就完全没有太空飞行器的痕迹了。如果你看到的机器仍旧和这艘飞船有类似的外观，那可是比较稀罕的事。”

李约素还想说什么，突然间长廊的上方变成一方巨大的屏幕，一个硕大的人头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屏幕上的人盯着吉纳，吉纳也看着他们，他们正通过眼神交流。

“我看见这些飞船，感到很有趣，所以逗留了一阵。”李约素抢着回答。他不知道两个铁人之间在说些什么，只是判断长老对于长时间的等候有所不满。

“李约素船长，长老告诉我，他可以告诉你关于这条飞船长廊的全部历史，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尽快去见他。”

“没问题。”李约素看着头顶的人像，“很抱歉，劳您久等了。”

“不必客气。”长老开口说话，他的声音低沉悠长，给人坚定而沉稳的感觉。说完这句，人像眨眼间消失。

李约素跟着吉纳穿过长廊，虽然不再逗留，但他的目光没有一刻停止逡巡。两旁飞船的类型不断变化，从粗糙到精致，从简单到复杂又变得简单，有重巡洋舰一样的庞然大物，也有仅仅一人大小的袖珍飞行

器……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忽然间，他看见一艘黝黑的飞船，就像一块梭形的铁，这是幽光飞船，和吉纳所用的飞船一模一样，于是他明白，走廊已经到了尽头。他回头望去，笔直的通道尽头，高耸的巨门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成千上万艘飞船排列在通道的两旁，它们突破时空而来，携带着各自的记忆，仿佛一页页鲜活的历史；而整条长廊，则是一部浓缩的人类银河史，横跨上亿年，绵亘不绝。

李约素努力把眼前的一幕烙在脑海里，此情此景，整个银河中没有几处。他最后望了一眼，吐出一口深重的气，然后跟上吉纳的脚步。

眼前是另一道巨门，和那一端的巨门相呼应，从样式到规模，几乎一模一样。李约素跟着吉纳走进去。

眼前豁然开朗，他们身处巨大的厅堂，抬眼望去，可以看见铁星的天空。高远的穹顶似乎抵达了天空的极限。

“你好，李约素。”厅堂里回荡着长老低沉的声音，却并不见人影。

“你好！”李约素回答，四下搜寻。

他们的眼前突然出现了许多个虚拟投影。一共十三个，高矮胖瘦，形态各异。这些人的头部包裹着黑色头巾，只有一个轮廓，看不到面孔。

吉纳恭敬地向着这十三个人鞠躬。

“尊敬的长老阁下，李约素船长前来觐见。”

“李约素，欢迎来到铁星。银河人向我们通报了你的情况。我们赞赏你的勇气，因此决定提供一些帮助。”

长老开门见山，然而李约素搞不清到底是谁在说话，于是问：“对你们的好意我深表感谢，但到底是哪一位长老在说话？能让我看到你们的脸吗？”

“我们以同一个声音说话，你可以把我们看作一个。”长老干净利落地把李约素的问题挡回去，“既然你希望回到好望角去和蜘蛛人进行

战斗，那么最好给以它们最大的杀伤。如果你能让它们明白银河人类的强大力量，战争的过程也许会变得简单一些。我们会给你幽光飞船。”

李约素感到一阵欣喜，这正是他想要的东西。铁人也许是最接近银河人的一支，他们的幽光飞船是李约素所见过的最先进的飞行器，完全可以改装成最优秀的战斗艇。

“这真是太好了！这是科尼尔的荣幸。我能得到多少幽光飞船？”

“我们不会直接给你飞船，但会给你一个制造基地。”

李约素有些困惑，“把一个制造基地转移三万七千光年？那我还不如指望那些巡逻者舰队。”

“幽光飞船的制造需要一些关键技术，我们会把这些输入你的飞船，同时提供以你们的科技水准尚不能制造的零点能驱动引擎。我们将给你提供六千个引擎，这足够组建一支庞大的幽光船队。这虽不能匹敌蜘蛛人的船海战术，但足以给它们警示。同时你要把这个消息带给它们：我们在这里进行战争准备，如果它们占据旋臂，突入银盘区，便将面临数以十万计的幽光飞船和庞大的巡逻者舰队，它们会再次覆灭。”

长老的话充满蛊惑，李约素却感到一丝不安，“你的意思是如果它们愿意和谈，那么人类可以放弃英仙座旋臂？”

“人类可以和它们在英仙座旋臂共存。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历史上不断发生。”

“但是它们所欠下的血债呢？科尼尔亿万人类的性命，我的母星，那些被它们攻击的星球……所有这些都一笔勾销？我做不到。那些渣滓也不会有什么和平意愿！银河人也这么说！”李约素愤然道。

“带着我们给你的帮助去做你想做的事。我们并不强迫你接受任何条件。”长老没有因为李约素的激愤态度而改变任何语调，仍旧一贯地低沉，平稳，“尽快着手去做，时间有限，非常有限。”

李约素稍稍平静了点，“我会的。我代表科尼尔星域接受你们的帮助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很好，希望我们能得到你的好消息。”

“还有，铁人能否派出代表？”李约素看了吉钠一眼，“我希望吉钠能够和我一同前往科尼尔，他可以对怎么使用新生产的幽光飞船进行指导，而且可以代表铁星参与我们的行动。”

“铁人已经六百万年没有涉足本星之外。这并非铁人没有自由旅行的权利，而是取决于每一个铁人的自我决定。吉钠已经告知我们，他愿意跟随你共同前往。我们不会阻拦。他并不代表铁星，而只代表个人。我们基于形势的判断给你提供帮助，并非监督你们的行事，但我们会和银河人一道进行战争准备。”

“好！”李约素听出了长老的弦外之音，他们并不认为好望角的继续抵抗能扭转形势，好望角只是大棋局上一颗并不重要的棋子，也许加重棋子的分量会带来一些变数，然而大势不变。铁人可以送上幽光飞船，但他们不打算让任何一个铁人去送死。

李约素看着吉钠，“多谢你，吉钠。”

吉钠向他点点头。

李约素抬头望着十三个长老，“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些飞船的。”他指着身后的长廊，“这些飞船，都从何而来？”

“这是铁人的历史长廊。我们的先祖抵达这颗星球开始定居后，他们决定修建时空长廊。”十三个影像突然间消失得干干净净，“铁星的时空长廊对所有人类开放，然而若要了解所有这些，一个学者需要付出一生的时间，他必须一件件地去了解，铁星不会提供知识灌输。你没有时间去全部了解了。”

声音继续在大厅中回荡，“时间紧迫，如果你仍旧想回到科尼尔去战斗，就必须抓紧时间上路。如果将来有一天你回到这里，每一位长老都很乐意做你的引路人。”

大厅刹那间变得明亮，李约素环视整个厅堂，他看到十二座拱门，连同身后的那一个，恰好是十三个。刹那间，李约素明白了这究竟是怎样

样的一座纪念馆——它深刻改变了星球本身的面貌，成为铁星最引人注目的标志。它有十三条长廊，长短不一，最长的一条长达二千二百公里。

这是十三条放射线斑纹，他正站在所有放射线的中央。

[\(1\)](#)在人类的开拓时期，大型殖民飞船又被称为鑫船。因为金的字体很像飞船，而鑫则意味着大量飞船的集合体，鑫团则是大规模太空殖民船队的特定称谓。到了银河之心的时代，许多飞船以鑫为船名，例如白昂鑫，和“白昂”号的意思相同。以鑫命名的船只，一定是大船。

第六章 白沙之梦

“这样小小的一点，就能驱动整艘飞船？”李约素盯着手掌上黑黑的一点，有些怀疑。他没有想到零点引擎居然是这样的。

六千个引擎摆放在李约素面前，它们装在一个不起眼的透明罐子里，由吉钠带上“天狼星”号。粗看上去，这是一堆黑色的沙子，仔细看去，仍旧是一堆沙子，只不过，每一颗沙子都没有棱角，是圆圆的球形。它们毫无光泽，真仿佛一堆死气沉沉的沙子。可它们却是幽光飞船最核心的部分。如果不是吉钠一再强调这真的是引擎，李约素可能把它们当成垃圾丢到太空里去。

李约素小心翼翼地把手掌上的小黑点拨回到罐子里。

“既然如此，我只能相信这玩意儿的确管用。”李约素把罐子封起来，摆放在支架上，“布丁，小心点看着这罐子，这可是六千艘幽光飞船！”

“我明白，船长！”布丁愉快地回答，“它们的确是引擎，根据装配图，我能看见它们的装配点。”铁人毫无保留地把幽光飞船的所有秘密告诉了布丁，就冲这一点，他们就是值得尊敬的友好人类。

“我代表英仙座旋臂所有的文明星域感谢你！”李约素高兴地想要拥抱吉钠，然而对方的躯体过于庞大，李约素只能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

吉钠魁梧的身形让“天狼星”号的船舱显得异常狭促，他的头顶着天花板，脑袋不得不尽量低下来。

李约素凑近去，“‘天狼星’号就这么小，只有请你将就一下。我给老人们发送一个告别信号，然后我们出发。”

“不，我不会待在这里，我要驾驶幽光飞船。”

李约素一愣，随即说：“如果你能把幽光飞船带上路，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幽光飞船并没有亚空间潜行的能力，难道不是吗？”

“它可以的，只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改进。”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出发？你需要多少时间？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李约素问。

“你可以先行出发，我会跟上你。”

李约素发出一阵笑声，“亚空间追踪可不好玩儿，你的目标很快就无影无踪。如果仓促改装，亚空间的辨别力不够，飞船可能被甩到许多光年之外，彻底迷失；运气不好的话，还可能被直接抛到未来。我需要你在现在帮我，如果你直接去了一千年以后，那么一切都完了。”

“我得到了对幽光飞船进行改进的许可。我们拥有很好的亚空间航行能力，只要有了一个周详的计划，我就能知道你沿途所经之处。有目的地追踪，这件事就不会有问题。”

李约素略为思忖一下，“好，就这么办！我让布丁把路线图传送给你。”

“这样真是太好了！”

“不过，‘天狼星’号会尽量快速向前，只在沿途进行少量补充。途中你会遇到很多星域的文明，他们对你肯定也充满好奇。你必须答应我，不要停留，尽快追上‘天狼星’号。或者，你可以直奔好望角，在那儿等我。你可以告诉那里的人，你是来帮助他们抵抗蜘蛛人的，他们一定会欢迎你。”

“这样的安排很不错，我会追上你的。再会。”吉纳说完佝偻着身子钻进了减压舱。

吉纳很快从“天狼星”号脱离，他敏捷地抓住幽光飞船的侧翼，轻巧地落入控制舱。幽光飞船发出黯淡的光，如离弦之箭般飞驰而去。

“布丁，你把我们的路线给吉纳了吗？”

“是的，船长，他已经确认接收。”

“好，我们上路吧。”

“遵命，船长。下一站是白沙星，我们要在那里补充能量。”

李约素怔怔地望着吉纳留下的黑色沙子，对布丁的话充耳不闻。

“天狼星”号开始滑行，进入亚空间弹跳准备。

“船长，我们真的不等佳上和邓迪斯吗？”布丁突然问，“我很想念他们。”

李约素愣住了，他没想到布丁会这么说。最后，他说：“我也想念他们，但是我们必须上路了。他们既然选择留下，银河人会照顾他们的。”

李约素最后看了中央投影一眼，他并不知道希望自己希望看到什么。布丁的镜头追踪着铁星，铅灰色的星球正隐没在恒星的光辉中，踪影难觅。白亮的恒星熠熠发光。一股莫名的惆怅堵塞在李约素心头，他说不上来那究竟是什么感觉，只觉得就此离开，竟然有几分不舍。历经重重艰险来到这里，却要带着一个不曾预期的结局踏上归途，而科尼尔的未来，则更为不妙。

“布丁，我们走吧！”他说。

白亮的恒星变成破碎的光影，消散不见。

白沙星拥有一种炫目的美丽。它只有蓝白两种颜色，彼此混合，形成变化多端的图案。星球上只有水和沙，大陆没有固定的形态，沙洲出现又消失。它就像魔术师手中的水晶球，用蓝和白两种颜色便调配出无穷的变化。

这是一颗袖珍星球，由居住在大大小小三十六个太空城中的八千四百万人共同拥有。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白沙公园。星球的自转和公转同步，昼半球和夜半球永不变更，天气也同样不变。晨昏线附近的海滩，是所有人的最爱，天空永远是蓝色的，人造风缓缓吹拂，海浪轻柔，还有定时的浪潮。

这里的人们过着一种节奏缓慢的生活，一切都自动化，没有人需要工作，他们所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寻找欢乐。飞船不断地降落在晨昏线附近，也不断地离开。人们追逐着清晨和黄昏的海滩，享受水和沙的乐趣。也有人在这样的沙滩上思考，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长达几天几夜。他闭着眼睛，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猛然间，他睁开了眼睛。

他望着天边最亮的那颗星星。

苍穹之上，平安城灯火辉煌，一艘小飞船停靠在不起眼的角落里，那是“天狼星”号。李约素在空港的贵宾厅里端坐。平安城正对白沙星的昼面，而贵宾厅正好直面星球，能够看到星球的全貌，美不胜收。然而李约素没有心情欣赏白沙星的美景，只是焦躁不安。他不断地起身，在一侧的控制板上按动数字。每一次，他都要小心地确认无误，然后才发送出去。他在呼叫里克布，然而控制台总是告诉他，无法联系。

“见鬼！”李约素狠狠地捶打控制台，然而最后还是无奈地回到座椅上。等待里克布，总比重新走一遍外交流程要快许多。简单的能量补充，白沙星人需要一个月才能走完全过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战争，也不知道争斗是什么意思，平和的生活让所有人都成了慢性子，比科尼尔人当中性子最慢的人还要迟缓一千倍。

李约素一万个不愿意重返白沙星，然而，这是必经之路。他只能希望里克布能够帮忙。百无聊赖中，李约素渐渐有些困意，他躺下来。白沙星人设计的座椅很舒适，他很快进入了梦乡。

“李约素船长——李约素船长——”悠长的呼唤声传来，李约素猛然坐起。额头上尽是冷汗，他伸手抹掉。暗黑深渊，蜘蛛人，拥挤的舰队，红色的末日……梦境再现，离奇的梦如影随形。李约素深呼吸几下，很快平静下来。前方的玻璃窗上，一个人影正注视着他，看到他恢复平静，人影开口说话：“李约素船长，看来你在做噩梦。”

李约素勉强露出一个微笑，“没错。白沙星的辞典里也有噩梦这个

词吗？我以为你们早已经忘记了。”

“遗忘了，还可以再想起来。”对方也微笑着，他的脸上带着白沙星人惯有的悠闲气度，不疾不徐，“有什么可以效劳吗？”

“里克布，我的飞船需要补充能量。上一回我在这里整整耗了一个月，这一次我希望能快一点，如果可能，我想立即出发。”

“我明白。你的朋友呢？佳上和邓迪斯在飞船上吗？我想请你们一起到白沙星坐坐。”

“感谢你的盛情，但是我必须抓紧时间赶回去。”李约素把银河人和沙达克所描述的一切向里克布叙述了一遍，也告诉他佳上和邓迪斯并没有踏上返航的路，他们加入了银河人的大计划，不过他略过了关于铁星和吉钠的部分。

“我必须赶回去，我的同胞正等着我。”

“我明白。但是你的飞船至少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完成能量补充，白沙星等候阁下大驾光临。”

入乡随俗，李约素想起佳上提醒他的注意事项。每一个星球都有各自的习惯，如果不是太难将就，和他们保持一致最有利于获得帮助。

“好的。我去白沙星找你，不过这颗星球引力太小，空气稀薄，我只能待在盔甲里。”

“没关系，我会给你制造一个小环境。你可以穿着盔甲来，但是你不会需要那玩意儿。”

“补充能量的事，就要请你帮忙了。”

“我会处理这件事，三天内办妥。”

李约素降落在白沙星的晨昏线上，里克布正等着他。

这是李约素所见过最舒适的沙滩。他抓起一把沙子，细软的沙粒从指缝间缓缓落下，洒落在地。“我要说，这里真的让人感到很舒适。”他注视着一点点落地的沙子，一边说，“但是，我还是得走。”沙子从指缝间泄漏得干干净净，李约素拍拍手，拿起身旁矮桌上

的一盆水果，随手捡起两个放进嘴里，一股清凉甘甜的气息从喉管直灌腹中，让人精神一振。

“这是什么好东西？味道不错。”李约素说着又抓起两个放进嘴里。

“我们叫它凉果。”里克布回答，“这是近来最流行的水果。”

李约素转头看着一旁站在矮桌上的里克布。他只有三十厘米高，皮肤晶莹，脸色红润，身上穿着青色的制服，看上去仿佛一件精致的玩具。

“里克布，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坚持让我到这里来？”李约素抬头，看了看穹顶，“还为我专门搭建了一个屋子，这有些浪费。”透过玻璃，他能看见绵延不绝的沙滩上，三三两两的白沙星人嬉戏打闹着。他的盔甲立在一旁，里克布说得对，他的确不需要穿着笨重的盔甲，封闭的空间很宽敞，也很舒适宜人。

“这些都是自动机器做的，并不费什么事。我请你来，是想面对面地看看你。你比我想象中要高大。”

李约素哈哈大笑，“你比我想象中要小得多。不过我应该能想到，你们的星球这么小，虽然太空城很庞大，然而除了贵宾厅，其他地方的门都无比低矮，不过对你们来说已经是非常高大了。”

里克布微微一笑，“说得对。我们知道自己身材矮小，外边的人类通常都比我们要高大许多。但这和快乐无关。我们的人生活都很快乐，而我所见的外来人，都充满忧愁。”

“如果有人要毁灭掉白沙星呢？”

里克布摇摇头，“这样的事我从未想过，这不可能发生。”

“很遗憾，我的小朋友。这样的事在银河里从未断绝过，我敢说，在人类的所有历史上都从未断绝过。你们的世界很平静，因为你们处于铁人和银河人的保护之下，你们距离他们只有五十六光年。如果有人在这里挑衅，他们就是在挑战铁人和银河人，眼下还没人有这样的胆

子。”

“这样也很好，我们是安全的。”

“是的，很安全。”李约素拿起两个凉果，大口咀嚼，接着说：“这是令人羡慕的生活，可惜这不是科尼尔人的生活，更不是我的生活。如果让我每天在这里晒太阳，洗海水浴，闲得无聊把自己埋在沙子里，不到三个月，我就肯定疯了。”

“我们还有很多公园。森林公园，水世界，冰雪王国……我们拥有三十六个星球，每个星球都可以给你不同的体验。”

“我很乐意把你们的星球都游览一遍，但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做。如果一切都安顿下来，我还会回到这里接受你的盛情邀请。”

“还有什么事比享受生活更重要？”

李约素看着里克布。他们无忧无虑，仿佛孩子。或者，他们已经返璞归真，摆脱了那些烦扰着人类的种种执著。他们就像一件精致的瓷器，被银河人和铁人呵护着，结果因此产生了错觉，仿佛瓷器是金刚不坏的躯体，可以恣意地享受生活。这是水晶棺中的生活，然而生活在水晶棺里的人茫然不觉。

“有时候，是的，没什么比享受生活更重要，但我们情况不同。”李约素没有兴趣就此继续说下去，“现在我要享受一下，既然到了这里，就没有理由不享受。”他站起身，向着海水走去，温润的海水浸没了他的胸口，带来一阵清凉舒畅。他猛地把头埋入水中，又仿佛触电般挣扎着站起身。

他回头看着里克布，露出一丝尴尬的笑容，“这水里的感觉还真不一样。”

里克布也笑了，他跳下矮桌，缓步走过去，“李约素船长，我并不理解你所要做的事。我试图了解一下你所说的星域争斗，可我没有找到任何记录，也许我们的祖先把这些东西都剔除干净了。我想，只有我跟随你一道游历，才会对此有所了解。请问，我是否能搭你的飞船呢？”

这个要求大大出乎意外，李约素沉默了足足十秒，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当然欢迎！但是你可要想好了，我的飞船上什么都没有，只能吃营养剂，最多还有一点咖啡。除了船舱，没有任何活动的地方。少数时候，可以看见星球，绝大部分时间，你只能看见一无所有的黑暗空间。你要想好，如果你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我当然可以带上你。而且要注意，我们得有至少十年的时间如此度过。最后……”李约素变得严肃起来，“可能你什么都得不到，我们会被别的人类，别的智慧生物，或者星际尘埃和辐射，毁灭在旅途中。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得到担保。你真的愿意跟我一道去科尼尔？”

里克布露出一丝犹豫，“让我再考虑一下。”

“没关系，我们还有一天时间。”李约素说着再次屏住呼吸，缓缓没入水中。这一次，他成功地让自己完全浸在水里。

李约素返回平安城，果然，正如里克布所承诺的那样，“天狼星”号完成了能量补充，可以继续前行了。

“里克布，多谢你！”李约素透过玻璃墙上的影像和里克布对话。在玻璃墙上，里克布看起来和正常人类一般高。

“不客气。”里克布的脸上仍旧带着平静的笑容，“很遗憾不能跟着你去看看其他的人类世界，我的躯体并不适合这样的旅行。”

“是的，我想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李约素并不隐讳自己的观点，“这里的生活很不错，但是你们无法适应外边的世界。”

“生存到底为了什么？”里克布微笑着问。

“什么？”

“你需要适应所有的世界吗？”又是一个问题。

李约素有些莫名其妙，于是看着里克布，等着他自己回答。

“有些问题根本没有答案。你相信什么，那就是什么。”里克布似乎在自问自答，根本没有给李约素留下插话的机会。

“好吧，李约素船长。很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希望我们后会有

期。”

“后会有期。”李约素现学现卖，突然他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对了，如果你真的对银河人类的历史感兴趣，铁星是最好的去处。它距离这里只有五十六光年，你可以很快往返。铁星有一个放射状的斑纹，那是一个人工建筑，事实上是纪念馆，那里边陈列了从古到今各式各样的飞船，还有关于飞船的历史。那里是你的好去处。”

里克布点点头，“多谢你的消息。我会记得。”

“再见，里克布，你是真正的朋友。”李约素说。

“再见。留意你的瓶子。”

李约素一愣，“瓶子？”

“装着你的宝贝的瓶子。我认识零点能引擎，这种物资只能从铁星得到，这是三十六城联盟的控制物品。”

“会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把引擎带入了关口，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不过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在瓶子上做了标记。”

“你帮我解决了麻烦？我更应该感谢你。真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谢意！”李约素看着里克布的影像，真诚地希望对方能提出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要求。

里克布微笑着，“如果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虽然我们的世界彼此不同，可我能理解你的急迫心情。我和你一样，迫切地希望那些危险因素尽快被排除。很高兴能认识你，李约素船长。愿你一路平安。”

“谢谢，里克布。”

里克布的影像消失了。玻璃墙重新变得透明，李约素看见“天狼星”号就在不远处飘浮。

他回到“天狼星”号，布丁的问候噼里啪啦地飞过来。李约素没理会，只专心地把自己绑在椅子上。抬眼，他看见了装着零点能引擎的玻

璃瓶，他想到里克布最后的话。

“布丁，有人动过这个玻璃瓶吗？”

“没有。但是里克布问过我这个瓶子的来历。”

“里克布？什么时候？”

“十六个小时前，我正好离开他们的能源中心。”

十六个小时前。李约素认真想了想，那个时候里布克应该和他一道在海中游泳。

“你确定是里布克？”

“他自个儿说是里布克，我并没有看到人，只是有人和我通话。他的声音频率和我保留的里布克记录吻合。”

李约素满腹狐疑：当里克布在海中游泳的时候，他还有能力去和布丁交谈？也许这些白沙人有着特殊的能力，而自己一直没有意识到。

他松开安全带，起身取下玻璃瓶，里克布说的是对的，这些不起眼的沙子也许会带来许多麻烦。李约素翻转瓶子，黑色的细沙在瓶子里流动。如果人们能够辨认出这些沙子到底是什么，他们会不会想把它据为己有？一定会的。有友好的人，就有险恶的人，去银河之心的旅程中，“天狼星”号经历了许多危险，其中许多次，就是因为人心险恶。

吉钠呢？他什么时候能追上来？幽光飞船是最好的威慑，可以护航，保证“天狼星”号的安全。李约素希望吉钠此刻就在身边。也许明智的选择是留下来等待吉钠，但哪怕早一日回到好望角也是好的。

李约素把瓶子放好，“我们出发吧。”

“好的，船长。下一站冷月星。”

第七章 致命诱惑

一个星球又一个星球，一片星域又一片星域，一艘飞船又一艘飞船，一种人类又一种人类。

“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六……”李约素正在点数，数目终止在一百九十六。“天狼星”号向着好望角不断前进，三年的时光转眼间过去，在遥远的科尼尔星域，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六年。

李约素抬头看着舷窗外，黑暗的空间，发亮的星辰。暗和亮，空间和星辰，时间仿佛成了凝胶，从来不会移动，只有靠计数才能意识到它的流逝。

枯燥并不是唯一的敌人，因为还有孤寂，而孤寂更凶险，它仿佛毒蛇，缓慢侵蚀人的心灵，不知不觉中，把人拖向毁灭的边缘。

李约素移动到舷窗前，看着船外。他找不到科尼尔的方向，也不想找布丁帮忙，于是他就那么默默地看着光辉灿烂的银河。

一百九十六年！那个遥远的地方，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两个世纪。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三代人的时间，那些曾经熟悉的人，还能剩下几个？李约素突然觉得一阵悲楚，眼泪滚滚而下，最后，放声大哭。他哭了很长时间，终于停歇下来。擦干眼泪，回到床上躺着。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最近一段时间，他失控痛哭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以至于大部分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后舱，避免和布丁接触，以免成为笑柄。

布丁虽然是一个高智能的主机，但它终究不是人。李约素突然意识到，从好望角到银河之心，如果没有佳上和邓迪斯的陪伴，他根本不可能独自走下来。他们此刻身在何方？他们是否已经和强大的巡逻者会合，正在准备进军好望角？

有的时候，李约素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被这个世界抛弃，成了孤苦无依的孤儿。有的时候，他很想一枪打破舷窗，跳入窗外的无底深渊，了结一切。还有些时候，他把玩着零点能引擎的玻璃罐，想象每一颗小沙子都成了威力无穷的炸弹，爆发出炫目的火光，把一切焚烧干净。每次当他这么想，他都会想起吉纳。

吉纳为什么还没有跟上来？他无数次问这样的问题，改造幽光飞船，铁星的技术力量应该很快就能解决，他应该很快就能赶上来。吉纳是一个很好的对话者，他懂得很多关于铁星的东西。有他在，旅途不会沉闷到让人生厌。李约素甚至有些后悔，应该答应里克布的请求，带上他一道旅行，而不是吓唬他，让他知难而退。

李约素躺在床上，方才的痛哭之后，一股怨气无来由地在心中升腾。他只想找个什么东西，痛快地揍它一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危险之中，强行前进恐怕只能带来最糟糕的结果。一颗星球的模样在他心目中清晰起来，紫红色玛瑙般的色泽，仿佛一只深邃的眼睛。土斯星——他想起这颗星球。在前往银河之心的中途，他见到过这颗星球，印象深刻。在布丁的星图上，这是一颗无名星球，邓迪斯说它很像一种叫土斯的糖果，于是，他们就把它命名为土斯星。然而，李约素一直感觉它像一只眼睛，此刻，这只眼睛仿佛就在眼前，盯着他。那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诱惑。这里最适合进行一次休息，这个念头牢牢占据了他的心。

李约素猛然起身，滑行过去，果断地打开舱门，“布丁，记得土斯星吗？去那里！赶紧！它应该就在附近。”

“我们正好跳过了土斯星，它不在我们的返回线路上。途经土斯要消耗额外的三天时间，确定要前往吗？”

“听着，我已经快疯了，在我疯掉之前，把我送到土斯星！明白了？”

“遵命船长。但是吉纳怎么办？他可能会和我们错开。”

“别管那么多，照我的话做。”

稍稍停顿，李约素补充说：“吉纳能照顾他自己，我得先照顾我自己。”

李约素的命令得到了无条件的执行。“天狼星”号从亚空间返回，土斯星在控制屏幕上显示出来，布丁选择了一条轨道靠上去，让“天狼星”号绕着星球运行。

李约素跨出舱门。

“船长，还是让我来降落。”

“不，我自己来。”李约素很坚决地再次拒绝布丁，布丁已经就此提议了三次，每一次李约素都没有丝毫犹豫地拒绝了他，“我用盔甲就足够了，行动自由些。别瞎担心，我不会有事。”李约素说完，转身望着眼前的星球。

这颗星球不算太大，然而云雾缭绕，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放眼望去，郁郁葱葱，植被覆盖整颗星球。

这不算一个太好的去处，但是至少比飞船要好太多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他相信下到星球上，稍事休息，自己就能缓过来。

李约素冲向星球，稠密的大气碰撞着盔甲，温度很快升高。李约素控制着速度，让自己不至于变成一团焦炭。他巡视着越来越近的地面，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着陆点。

很快，他发现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这里到处都是平坦的高地。平顶的山峰林立，它更像一个高原，因为水流长久的侵蚀而变得千沟万壑。茂盛的植被覆盖每一处表面，呈现出深沉的紫色。

李约素降落在一处最高的平顶上。

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一阵喜悦油然而生，放眼望去，天地一派苍茫。李约素深吸一口气，只觉得心中的抑郁扫除大半。他高举双手，大声喊叫，声音传出很远，他甚至能听到隐约的回声。他凝神远望。

恒星远挂在天边，红彤彤的。深紫色的大地向着天边延伸，在遥远处变成深黑。黑色的地平线上，云霞满天，仿佛火烧一般赤红。李约素伫立良久，望着远方，他的眼前终于不再是不见底的深空，而充满着绚烂的色彩。这深重的色彩温暖着他的眼睛，温暖着他的心，一种久违的感觉涌上来，他只觉得格外平静。

这颗星球的大气是可以呼吸的。然而，被盔甲隔离在外的紫红色世界充满不确定的危险。李约素强行压抑着跳出盔甲的冲动，他抬头望了望火红的恒星，看见恒星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移动亮点——“天狼星”号正追寻着他的踪迹。过了一小会儿，他挪动脚步，向前走去。眼前是悬崖绝壁，望下去深不见底。绝壁笔直而下，几株紫色植物从石头的缝隙间生长出来，乱蓬蓬一团。深黑色的谷底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引诱李约素向下跳。李约素猛然纵身而下，向着深不见底的裂隙飘落。

他呼啸而过，下落得很快，引起剧烈的风，吹动崖壁上的植物沙沙作响。

突然间，盔甲发出障碍物警报鸣叫，李约素来不及躲避，直直地撞了上去。然而这并不是一次硬碰硬的较量，一次猛烈的撞击之后，一切都舒缓下来，仿佛有某种东西捆住了他的手脚。眼前是白花花的气泡，翻涌着向上。李约素马上明白自己撞上了什么——他落进了水里。

盔甲动力充沛，李约素逐渐适应情况，他调整力度，很快便能在水中行动自如。然而前方一片模糊，成像系统完全不能适应水中的环境，前方似乎有一道光闪过，转瞬间消失不见。

李约素从水中跃出，不经意间，他再次看见水波下的光亮，它随着水波荡漾，确定无疑。那是什么？李约素好奇心起，他重新潜入水中，向着光亮的方向移动。

很快，他知道了那是什么。一个庞然大物，表面如镜子般反光，他所看到的是镜子反射而回的盔甲光亮。

它静静地躺在水底，这是一个大家伙。

李约素靠上前去。靠近这个神秘的物体时，他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一种奇怪的感觉泛上心头，它似乎一直在这里，等着他。既陌生又熟悉，让人无法准确形容那种感觉。

他绕行一圈。这东西的外形看上去像一艘飞船，光亮如新，没有任何水生物依附，它仿佛一艘崭新的飞船，昨天才被放在这里。

水流搅动水底的泥沙，变得一片混浊，然而，镜子般的飞船一尘不染，似乎有一层厚厚的无形物质包围着它，一切的纷扰都被排除在外。李约素靠近镜子飞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

盔甲的手指触到了镜子边缘，没有任何阻碍，继续向前，手指没入镜面，继而，整个手臂都浸没其中。没有任何感觉！这镜子般的表面就像从未存在，然而它确实实实在在地横在李约素面前。李约素看着这奇特的场景，感到不可思议，他正想跨上一步，挤进这镜子后边看个究竟，却发现丝毫不能动弹。手臂仿佛被强有力的胳膊硬生生抓住，根本无力反抗。一阵惊惧之后，李约素试图使劲把手臂拔出来。挣扎几下，突然间他停下了动作。

他听到一个声音：“这样就行了。李约素，这样就行了。听我说。”

声音若有若无，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虚弱不堪。

“你是谁？”李约素大声问。

声音继续说：“申秋的舰队很危险，银河很危险。它们会污染整个银河，这是一场大浩劫！”

“你是谁？你到底在说什么？”

“中枢星，它们的中枢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只有毁掉中枢星，才能制止它们。”

“我不管你是谁，你说申秋很危险，它们在攻击好望角？”

“申秋不在好望角。他带领舰队进入了黑暗区，大概两百年之后，

他会进入猎户座旋臂。它们会等着他自投罗网。”

“这怎么可能！它们进入了猎户座旋臂？”李约素只感到一阵茫然。银河人召集巡逻者舰队，准备以英仙座旋臂为战场进行一场大战。这将是一场以千年来计算的战争，可人类还没有开始行动，敌人却已经侵入到了猎户座。

“永远不要低估你的敌人。它们观察人类很久了，也准备了很久，而我们疏于防范。”

李约素猛然一振，“既然你已经知道，就赶紧警告申秋，只要有所准备，他能对付那些敌人。”

“我的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向申秋传达信息。它们很快就会进入猎户座旋臂，也许只要八十年的时间，一旦敌人脱离黑暗区，就会开始产生新的中枢星。”

“新的中枢星？”

“是的。分离的中枢。”

“它们不会停下来，而是不断地分离。”李约素马上意识到这个消息背后的可怕景象，“每一个中枢星都是一个巢穴！不应该这样……它们应该会停下来。”

“它们差点被人类毁灭在空间瘤里。人类是它们最可怕的敌人，如果有机会，它们会毫不犹豫地把人类从银河抹去。在遭遇人类的有效抵抗之前，它们能在猎户座稳稳地扎根，然后向银心和其他旋臂进军。这是银河之战，胜利者统治银河，失败者堕入黑暗。”

一阵凛冽的寒意掠过李约素的脊背。银河之战，听起来多么响亮，却是那么残酷。数以百万计的文明将被摧毁，数亿个生命将被剥夺，而所有辉煌的文明成就，都将被毁灭得干干净净。不仅仅是英仙座旋臂，整个银河都会被波及！

李约素沉默了半晌，突然放声大笑，“不要危言耸听，银河人已经开始准备反击，他们能把这些垃圾彻底消灭掉。难道你怀疑银河人？”

“他们的能力同样有限。银河人的确是最强大的人类分支，但他们却不是人类的核心。”

“你说什么？你究竟是谁？你是沙达克，真理会？”

“我不是沙达克，我是人类的朋友。千万不要青红不辨，李约素。人类的核心是和你一样的人类，而不是巡逻者家族，或者银河人。他们能够提供有益的帮助，但是他们无法战胜敌人，因为他们的数量实在太少。他们只是哨兵。”

“你是说星域人类？银河人技术强大，星域根本无法相比。”

“星域的差别千千万万。你已经找到了能够提供帮助的一个。”

“铁星？他们难道不属于巡逻者，银河人？”

“他们和人类的主体很接近，当然和银河人也很类似。银河人是垚星联盟解散之后的分化人类，巡逻者只是联盟军事力量微不足道的残余。铁星人曾经是垚星联盟的一部分，他们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是可靠的盟友。”

“银河人呢，难道他们不可靠吗？”

“银河人是安全的，他们的银河之心已经成了最坚固的堡垒，在银河之心的范畴内，没有人能够击败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力量能够投放到银河的其他部分，他们的力量存在于银河之心本身。巡逻者会奔赴战场，但他们无力阻挡这些黑暗生物的扩张。如果要保存人类文明，人类必须依靠自己。”

“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如果连巡逻者也没有办法战胜这些该死的脏东西，我们怎么保护自己？”

“李约素，不要被眼下的情形蒙蔽。放开你的眼光，垚星联盟曾经统治了三千六百万个星球，拥有六十万亿的人口，数以千万计的飞船，上万个行星级堡垒。其实不需要这样庞大的规模，只要能凝聚三百个文明世界的力量，敌人就并非不能战胜。我很高兴你能跨出第一步。你怀疑银河人，这就是个良好的开端。”

李约素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些天文数字听起来仿佛距离他亿万光年，他实在无法想象自己能和这样一串数字扯上什么关系。对话的另一层意味让他多多少少有些警惕，“是你把我引到这里来的？！你一直暗中盯着我！你是谁？你怎么能这样做？”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另一件事。你有一个不自觉的亚空间侧面，因此我能接触你，影响你，而你却全然无知。在消灭敌人之前我不会再接触你，因此我必须和你进行一次对话。这也许会影响你的选择，给整个局面增添一线希望。”

“为什么？你既然能在我完全无知的情况下监视我，那么就一直监视下去好了，你还可以控制我的思想，让我按照你的想法来实现你的计划，这多完美！”李约素感到一丝不快，他忍不住讥讽。

“我只能微弱影响你的亚空间侧面。如果我能控制你的思想，就不需要这样大费周章和你对话。亚空间是能量空间，彼此间可以影响，却无法控制。这一点你必须牢记。”

声音接着往下说：“你的亚空间侧面来自它们，它们可以通过亚空间影响你。虽然不能控制你，但是，它们可以从遥远的地方知晓你的亚空间波动。中枢星还没有完全苏醒，因此它们并不能觉察我和你的接触，一旦中枢星苏醒，和你的接触就将暴露我的位置。它们会派遣大规模的舰队来追踪我，我很难抵挡。”

“你到底是谁？”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你会知道我是谁。我是人类的朋友，我不希望人类从银河中消失，仅此而已。”

“如果它们真的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手脚，有什么办法能够除掉它吗？让我背叛科尼尔，我宁愿死掉。”

“这不是缺陷而是优势。敌人能够感受到你，你同样能够感受到它们。好好利用敌人的武器来反击敌人。只要你活着，它们就无法摆脱你，无法摆脱你的舰队。还有三个月，中枢星就会苏醒，你会明白我的

意思。我以后不能再接触你了。你必须保护自己，要克服伤病和衰老，一直好好活下去，直到它们再也不能形成威胁。”

“我到底该怎么做？”李约素几乎在大声喊叫。

“我无法给你一个计划，我只能告诉你我所知道的情况。此外，好好珍惜你的生命，这对整个银河人类有价值，它不是仅仅属于你自己。你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来延缓衰老，延长生命。但是，千万不要更换躯体。一旦更换躯体，你就失去了和敌人之间的亚空间联系，而这是你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好望角呢？我还有机会保护好望角吗？沙达克真理会告诉我的那些是真的吗？”

“沙达克给了你一个希望，理论上，这是可能的。但是，这会把你的生命置于险境。我不赞成你做这样的打算。人类联合舰队，这才是你该去进行的事业。”

“但沙达克的方法能够保护好望角，是吗？”

“这是一个冒险计划，也是自杀计划。”

“告诉我怎样才能颠覆空间瘤。如果我们能就此消灭在科尼尔的那部分敌人，那也是一件好事。这样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潜入到猎户座旋臂的那些敌人，而没有后顾之忧。”

“在科尼尔的那些敌人虽然强大，但是巡逻者家族可以对付他们。侵入到猎户座旋臂的敌人才真正可怕，他们是癌细胞，扩散迅速。你有两千年的时间去追寻他们，消灭他们。你至少需要再活两千年，最开始的一步，你需要一个年轻的躯体，衰老已经影响到你的躯体，如果没有任何行动，你剩下生命长度不会超过一百年。”

“我必须首先到好望角去，如果不能挽救好望角，我就和他们一道死。”

“这对解决问题没有好处。”

“这是我的条件。”李约素微笑着，“如果你想让我同意你的计

划，你必须告诉我怎样才能挽救好望角。”

“我在为整个人类谋划，你却在满足你自己。”

“也是满足你。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但是如果人类真的被消灭，你终有一天会被这些黑东西找到。它们会毁掉你！保存人类是你最好的选择。”

声音静默了一小会儿，“如果你必须前往好望角，只有依赖沙达克。他一定会找到你，你必须等待。但是你可以采取行动，召集舰队。有人来了，我们必须结束对话。现在，给我一句暗语。”

“什么？”

“暗语，不会误解的短句。将来我找到你，你可以知道那就是我，而不必惊讶我的形态。快，我必须即刻中断对话。”

“天垂星科尼尔。”

“很好。”

声音消失了，李约素感觉身体恢复了正常。他收回胳膊。镜子飞船仍旧在那里，巍然不动，李约素却知道那个和他对话的生灵已经远离。他再次碰触镜面，这一次，镜面变得异常坚硬，表面似乎有一层厚实的透明保护，能把一切隔绝在外。

这真是不可思议！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和人类到底有什么关系？

巨大的疑窦充满李约素的头脑，他在镜子飞船边踟躇，不肯离去。这个神秘的声音所说的和他所想的不谋而合，一支联合舰队比银河人的承诺更为可靠。可是，他有这样的能力去号召所有的星域吗？如果一路飞奔到好望角，他没有任何机会组织舰队，然而，好望角的灾祸很快就要到来。是号召星域组成舰队，还是快速奔赴好望角给那里的人们带去最后的安慰？

纷繁复杂的念头把李约素的心绪搅得纷乱，他有些茫然，径直站在水底发起呆来。

“李约素船长！”有人在呼叫他。他辨认出了这个信号。是吉纳，他终于追了上来。

李约素从水中冲天而起。峡谷上方，一艘轻巧的飞船悬停着，船体黝黑，像一个吸收所有光线的黑洞。幽光飞船正等着他。

他感觉到另一种动静，是空气中传来的细微而持续的振动。

第八章 镜船谜踪

大群的飞虫正在涌来。它们从紫色的丛林中升腾而起，就像浓重的黑色云雾。虫群的飞行引发巨大的响动，仿佛一个超级引擎正在震动。

“看来你惊扰了它们。”李约素笑着说。一些虫子而已，两人并不惊慌，反而有些好奇。

浓雾向他们涌来，很快将他们吞没。无数的飞虫在身旁嗡嗡飞舞。这样的情形李约素第一次遇见，大感惊奇，“这么多虫子……”他伸出手去，虫子灵活地避开他手臂的挥舞。

“吉钠……”李约素兴冲冲地转过头去，想和吉钠说话，却不由得愣住了。飞虫不断地落在吉钠的幽光飞船上，飞船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虫子，转眼间飞船便成了深紫色。

“吉钠！”李约素意识到不妙，正想靠过去，幽光飞船却突然间直直地往下掉。它几乎就要碰撞到谷底，然而在触地的一瞬间却改变方向，沿着谷底飞掠而过。飞船激起的气流挟带着雷霆万钧的气势涌向两旁陡立的悬崖，崖上的石块经受不住气流的冲击纷纷掉落，巨大的尘埃在峡谷中涌起，形成长长的尾迹追逐在飞船身后。

“吉钠，你没事吧？赶紧回答我。”李约素慌忙追问。

“没事。”听到吉钠的回答，李约素松了口气，“怎么回事？”

“这些小东西攻击我。它们能放电，让我的引擎暂时性失去了控制。”

“放电？”李约素望着周围漫天飞舞的小虫，半信半疑，他猛然伸手，一只飞虫落入掌中。他感觉到微弱的冲击，这小东西的确在放电。李约素小心地控制着粗大的金属手指，一点点地把小虫用两根手指捏住，递到眼前。

这是一只紫色的小虫，看上去闪烁着金属的光泽，两对薄薄的翅膀几乎没有厚度。它的躯体是圆圆的一截，仿佛小指的一个指节。它努力挣扎，不断放电，然而电流越来越弱，并不能造成任何影响。李约素轻轻一捏，虫子被碾成了粉末，变成一小团黏糊糊的黑色，这是一个肉体的生命。

“这些看起来是真正的虫子，它们为什么要攻击你？”

“我不知道。也许它们不喜欢我的飞船的颜色。”吉纳顿了顿，顿，“不过，这只是有些意外，它们算不上威胁，它们的速度慢，我很容易摆脱。你也要小心！”

李约素感到一种更强烈的震动，他快速升高，冲出虫群的包围。当他看明白情势，不由暗暗心惊。四周的丛林里，黑云蒸腾，无数的飞虫正在集结，向着这边赶来。

“吉纳，抓紧时间，更多的虫子正在涌过来。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李约素大声呼叫。

“好，我马上就上来。”

“快，虫子多了可能还会有麻烦。”

更多的虫子汇聚在峡谷上空，低空盘旋，看上去就像一个黑压压的盖子，把峡谷封锁得严严实实。

突然间，一道蓝光从黑色的虫群间穿过，幽光飞船冲天而起，转瞬即和李约素会合。两人悬停高空，鸟瞰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密集的虫群并不追赶，它们如烟云般在紫色丛林上空漂移一会儿，然后就逐渐平息下去，最后消失不见。红色的斜阳照射在紫红丛林上，大地仿佛凝固成了暗红的色块，远方的天空中，彤云如火。

李约素默默地看着这一派静谧而神秘的景象。

“李约素船长，我们走吧。这颗星球不宜久留。”吉纳催促他。

李约素没有多说，他驱动盔甲，向着“天狼星”号而去。

“欢迎回来，船长。”布丁的声音在控制舱里回响。李约素跨进舱

门，快速地游动到座椅上，把自己绑得结结实实。

吉钠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

“刚才的事我很抱歉，似乎是我带来了麻烦。”吉钠诚恳地看着李约素。

“这没什么……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它们似乎是冲着你来的。”

“我不知道，但刚才的袭击也许是警告。某种力量不希望我的飞船降落到这颗星球。这并非胡乱猜测，这颗星球在我的航行图上被列为‘禁止接近’，原因不明。”

“你是说有人在操纵它们？”

“有这种可能。如果带回来几个样本，我们也许可以详细了解究竟。但是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就是。”

李约素稍稍沉默了一下，“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这颗星球并不在我们的前进路线上。”

“我发现‘天狼星’号偏离路线进入了这个禁入星球，我担心有什么意外，就跟上来看。”

“你能追踪‘天狼星’号？”

吉钠的视线落在装着零点能引擎的瓶子上，“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白沙星的里克布告诉我，他把一个亚空间信标装在了你的瓶子上。”

“里克布？你认识里克布？”

“我到达白沙星，他找到了我。亚空间信标技术我们也有，但是给一件普通物体附上亚空间信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且很难想象他们居然能给这个瓶子附上信标。瓶子太小了，按我们铁星的做法，至少需要一个和幽光飞船一般大的物体才有可能。”

“真的？里克布他们有这样的技术？”李约素有些惊讶。白沙星的人们养尊处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早已经退化成了柔弱的人类，然

而他们确有独特之处。

“没错，所以我才能找到你。我从没见过这样细微的亚空间信标。他们要充分利用物体的细微结构，这是一种微雕工艺。让人印象深刻。”吉纳赞不绝口，言语中对白沙人的亚空间技术深感钦佩。

李约素不禁肃然。他把白沙星人看做寄生者，仰仗铁人和银河人的威势而享有安逸的生活。然而他们竟有着深藏不露的科技，甚至让铁人也万分钦佩。也许银河之心周围的人类都具有某些特殊的本领，他毫无理由鄙视任何人。

“好吧，至少这样你就可以随时了解‘天狼星’号的踪迹了。”李约素哈哈笑了两声，“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一个人旅行，快把我憋疯了。”

“我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吗？”布丁插话。

“别插嘴！”李约素厉声呵斥。

布丁退缩到一边去了。

“我还有两个伙伴。”

“伙伴？你还带了两个人？”李约素喜出望外，“谁？长老允许他们跟着你一道离开铁星？”

“他们是我的孪生体。”吉纳回答，“吉钾，吉氘。我离开铁星，他们也接受了长老的咨询，最后决定跟我一道来。”

“真是太好了！”李约素说，“快让我见见他们。”

“他们并不在这里，这颗星球被列为禁区，因此他们在金龙星等待消息。既然在我们的航线图上禁止接近这颗星球，我们还是尽早离开比较合适。”

李约素点头赞同，“我们尽快出发，不过，这颗星球的确有些特殊……”李约素斟酌着字句，犹豫着是否该把刚才所见到的镜子飞船以及那奇特遥远的声音告诉吉纳。最后他下定决心，“我在那个峡谷的水底见到了一艘奇特的飞船……”他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完完整整地告诉了

吉纳。

吉纳静静倾听，一言不发。李约素说完之后，他仍旧沉默着。

过了一小会儿，吉纳开口说话：“你认为是它把你引到了这里？”

“没错。我必须得说，一个人旅行的确让人要发疯，我随时可能在某颗星球上降落，但是，是它把我引到这儿来的。它也承认了。”

“必须承认，这让我很感兴趣。它能够透过亚空间侧面对你施加影响，这很难办到。”

“你们铁星人能做到吗？”

“理论上并非完全不可能。我曾经听说过类似的技术，但是真的要实现……至少我从未听说铁星过使用这样的技术。”

“好吧，这我就放心了。”李约素开了一个玩笑。

“放心？”吉纳显然没有明白其中的幽默，一时感到困惑。

李约素摆摆手，“算了，当我什么都没说。”

吉纳并不追问，“这个神秘的镜子飞船宣告我们的敌人会在银河范围内发动战争。如果真是如此，我要向长老会发回报告。”

“没问题，你可以把我说的一切都报告给长老会。也许他们还能和银河人谈谈，大规模制造巡逻者。”

“它还说你是能够对付它们的人。”吉纳看着李约素，“它把你视为核心人物，举足轻重。”

李约素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也许我真的是核心人物，但是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核心人物。你的价值比我更大，你至少可以找到一个星域制造出六千艘幽光飞船来，我能做什么呢？除了曾经被蜘蛛人抓去又放回来，我什么都不是。这场战争也许要打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看到结局之前我就死了。这场战争完全不是我所能影响的。”

李约素顿了顿，“我只想给天垂星报仇。我保卫不了它，可如果也报不了仇，那就让我去死好了。”

片刻沉默之后，吉纳转移了话题，“你还能活多久？”

“按照科尼尔人的平均寿命，大概三十年，但是许多人都试图帮助我延长寿命，也许我还可以活上一百年。我不知道，你们铁星可以帮助人延长生命吗？也许这是个傻问题，你们是铁人。”

“三十年太短了，一百年也太短。”吉纳皱眉道，“如果真的我们有一场银河战争要打，你得想办法活上两千年才行。”

“别顾虑这个。”李约素哈哈一笑，“在飞船上不断弹跳，三十年可以拖很久。我要抓紧时间赶往好望角。抓紧时间赶回去，我能在那些脏货攻击好望角之前赶到。建造幽光飞船也需要时间，如果沿途到处找人，时间根本不够。三十年，哈，我可以先和你一道组建幽光飞船舰队，然后再考虑我的寿命。”

吉纳望着李约素，似乎在考虑着什么，最后开口说：“我想下去看看这个神秘的镜子飞船，如果你所说的不差，那应该是一个亚空间入口。这个星球被某种力量当做亚空间接口，这并不稀奇，但是奇怪之处在于，我们的祖先居然把这颗星球列为‘禁止进入’。”

“亚空间接口？你说的是一种传播技术？”

“是的，不传播实体，只传播信息，通过亚空间传播信息，这是唯一能横跨银河的即时通讯手段。然而这需要有两个配对的接口。横跨银河布置两个接口，这样的举动毫无意义，因为这也只能传播很少量的信息，而其他的一切，相隔数万光年，彼此间隔绝，即便能通讯，也变得毫无意义。”吉纳顿了顿，“那个神秘声音告诉你，你有一个亚空间侧面？”

“它是这样说的。”李约素感到无奈，“这听起来像是很高级的玩意儿，我知道沙达克能接触亚空间，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拥有亚空间侧面，对吗？”

“这让我也感到很疑惑，你毫无疑问是完全的肉身人类。我们铁人可以拥有亚空间侧面，我们的躯体和你们完全不同，虽然有和你们类似的面目，但是我们的躯体并不是有机生命。一个有机生命体拥有了亚空

间侧面，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我们的敌人就拥有一种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这个神秘的声音了解这种技术体系。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必须下去看看。”

“这里似乎并不欢迎你。虽然那些飞虫很烦人，也算不上什么，但是谁知道会不会有新的花样？！”

“它们攻击的是幽光飞船，我借用你的盔甲下去。”

“这怎么可能，你的身体根本装不下！”

“我缩小了身体，和你的体型相似。”

李约素一时愣住了。吉钠居然改造了自己的身体，虽然他们并不是血肉之躯，然而很难想象他们能随意改变身体。哪怕更换一副躯体就和吃一顿饭那样简单，然而又有什么必要？

“我们不想在你们的人群中过于引人注目。”吉钠觉察到李约素的疑惑，“一旦科尼尔制造幽光飞船，必然会根据科尼尔人的体型来设计，缩小体型后，我们也可以使用其他科尼尔人的装备。”

“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李约素答道，“既然这样，你就用沙冈盔甲降落下去看看，我留在‘天狼星’号提防万一。”

“再好不过。”吉钠露出一个微笑，然后中断了通讯。

布丁把盔甲丢到舱外，李约素看着吉钠钻进了盔甲，然后向着星球表面降落。降落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用肉眼能看到摩擦产生的红色火焰缠绕在盔甲四周，看上去就像是绚丽的飘带。这是危险的迹象！

“傻瓜，这是稠密大气，不能这么快！”李约素暗暗着急，随即，他想到吉钠并不像他一样害怕高温。他们的躯体并非血肉，比沙冈人更强壮，更能耐受极端环境。他们到底是怎样一种人类？银河人更像是机器人，但铁人不认为自己是机器人，他们会衰老、死亡，会产生下一代，然而，他们的躯体比机器人毫不逊色。铁星正在进行全面的动员，他们会组织起超过十万艘幽光飞船的庞大舰队。不管他们是否属于人类，有这样的同盟真是太好了！

吉钠钻进了峡谷。星球表面仍旧平静，没有任何动静。李约素微微感到放心，突然间，布丁大叫起来：“船长，检测到微弱引力波动！”

“什么？”

“微弱引力波动，在真空中算不得什么，但这是一个固体表面的星球，将会引起剧烈反应。”

“到底会发生什么？”

“引力波动会引起表面固体层移动，根据波动的方向，它影响的是我们正对的这块高地，如果这里的岩层结构比较脆弱，就会发生岩层崩塌。”

不需要布丁多说，星球表面的变化肉眼可见。转瞬之间，两座高大的平顶山峰彼此间靠拢，大大小小的飞行动物受到惊扰，猛地飞到丛林上空，盘旋着，仿佛巨大的烟尘涌起。峡谷正急剧缩小，似乎转眼间就要消失。

这看上去像是一场意外的地震，然而李约素相信这不是一个巧合。有人故意制造了地震！

“吉钠，赶紧跑出来，你会被埋在下边！”李约素紧急呼叫。

吉钠的信号并没有消失，显示出吉钠继续下降了几秒，然后快速升起，向着峡谷上方冲刺，然而突然间跌落下来。李约素心中一紧，还好信号显示吉钠又飞了起来。

“吉钠，你怎么样？”

“还好，刚才一块石头掉落砸到了我。”吉钠的声音从频道中传来，李约素稍稍放心。

飞船下方，巨大的山峰撞在一起，峡谷消失得干干净净，只留下绵延不绝的乱石堆，仿佛一条伤疤突兀地刻画在星球表面。

吉钠的声音再次传来，“这里正在崩塌，我会被埋在石头底下，不会有事的，只是一时出不来。你们在轨道上等一等，等震动平息再说。”

“你千万小心！”李约素叮嘱。

“放心吧！它只是不想让我接触到亚空间接口，并不是要杀死我。”

“什么事都有万一。”李约素接上话，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的口吻有些像是佳上，无数次，他总是满不在乎地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佳上总是不断地提示他风险。此刻的情形似乎颠倒了过来，他开始扮演一个风险规避者的角色。李约素顿了顿，“如果真的被埋下去，在那里别动，我会想法子把你救出来。”

“好！看来它真的是不想我接触到它。它转移了。”

“你说什么？”

“你说的那个镜子飞船，它从这里转移到了更深的岩层中，为此运用了一次微弹跳，刚才的地震只是副作用。”

“你怎么知道？”

“我感觉到了它的亚空间波动。”

李约素感到一阵凛然。接触得越多，他越感觉到铁人的种种优势，他们长寿，身体如钢铁般强健，能够在真空中自由活动，他们一个个都和沙达克一样渊博。此刻，吉纳在谈论亚空间的异常，仿佛那就是眼前的景象。亚空间并不是一个生僻的词，然而，那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只能用高超的仪器来探测，那是飞船中枢和沙达克的专有词汇，若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身体也能感受到亚空间波动，那就像神一般无比神奇。

但就是神也有落难的时候。

“待在那里别动，我会把你挖出来。”

“你可以使用幽光飞船，它能很快把这些石头消除掉。”吉纳说。

“幽光飞船？我根本没有摸过。”

“我们改进了飞船，只要你坐进座舱，就能控制它。它可以进行原子破碎，用这种武器清除这些石头很容易。”

“我没法进入幽光飞船，我没办法在真空中生存。”

通话那端沉默下去，过了一小会儿，吉钠的声音再次传来：“这件事我们没有考虑到。也许你可以试试让布丁把舱门对准幽光飞船……但是幽光飞船里的氧气浓度对你来说太低，这么做行不通……只有麻烦你和布丁帮我把这些石头搬开。很抱歉又要多花一些时间。”

“好好待着，别乱动，我把你挖出来。”李约素说。

“天狼星”号向着乱石堆降落。

在成千上万吨的乱石面前，“天狼星”号显得异常渺小。激光掘进，机械牵引，李约素很快发现，在这条巨大的疤痕面前，“天狼星”号根本无能为力。毕竟，它不是挖掘机。

“布丁，起飞！”李约素突然有了主意。

“船长，我们打算做什么？”布丁一边起飞，一边问。

“绕到山后边，束流攻击，让山峰塌下来。”李约素说完接通了吉钠，“吉钠，我们有些麻烦，从正面把你挖出来不太可能。我们到山峰背面试试看，希望这座山峰不是很坚固。”

山峰背后是另一道深谷。布丁找到几个关键的位置，“天狼星”号的主炮不断开火，很快整个山头摇摇欲坠。最后一次束流攻击摧毁了山体支撑，庞大的山岩剧烈摇摆，然后不可抗拒地开始下落，夹在山谷间的碎石随着山体的坠落如雨点般落下。

片刻后，吉钠从落石间穿出，向着“天狼星”号而来。

“多谢你把我救出来，还有你，布丁。”他向李约素和布丁道谢。

“我们再找找那艘镜子飞船。”李约素说，“它竟然使出这样的手段来躲避，我们要多留些心眼。”

“不用再找了。”吉钠淡淡地说，“既然它能够进行微弹跳，那就是说，即使没有这颗星球的掩护，也能够避开我们。就算你把星球整个摧毁了，它还是能够让我们无法接触到它。

“而且，”吉钠的眼光望向远方，“这颗星球很快就要发生磁暴，它的内圈层正在反转，这是一颗奇特的星球，也许这是另一次警告，它

不希望我们留在这里。也许它控制着整颗星球，包括这里的生物。”李约素看见了天边隐约的乌云，那是一些大型的飞行生物，正向着这边飞来。

“它想让这里的生物遭受屠杀吗？”李约素有些不解，“生物怎么可能对抗飞船！最破旧的飞船也能轻易地屠杀它们。”

“也许并不那么简单，那些攻击我的飞虫就比较特别……我们还是尽早离开。”吉纳劝说道，“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办，如果在这里纠缠，恐怕来不及赶回好望角。”

这句话提醒了李约素，他同意了吉纳的建议。吉纳钻进“天狼星”号。

黄昏的天空很快失去了最后的光亮，“天狼星”号宛如流星划破夜空。忽然之间，巨大的闪电从云层间向着地面劈下，白亮的闪光照得天地间宛如白昼。一道接一道的闪电亮起，“天狼星”号仿佛在闪电的丛林间穿行。

“天狼星”号很快进入高空，向下望去，闪电的光亮透过云层隐隐发亮。整颗星球似乎都陷落在连绵不绝的雷电暴中。

“这是磁暴的前奏。”吉纳说。

“看来它是在欢送我们。”李约素说，“不过它把我引来，又这样赶我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并不是要驱赶你，也许只是不愿意和我接触。这样的一次磁暴可以彻底消除掉所有残留的亚空间痕迹。它对我戒心重重。”

“为什么？它宣称是人类的朋友，而且它也认为你们铁人属于优秀的人类同盟。它为什么要躲着你？”

吉纳显得很无奈，“我也很想知道。”他望着渐渐远离的星球，若有所思。

第九章 联合舰队

若你只有一艘飞船，很难说服别人把另一艘飞船给你；若你拥有一支舰队，事情就变得简单些；而如果舰队里有幽光飞船，人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加入其中。

李约素开始召集志愿者和飞船，有了吉钠的幽光飞船，这件事进展得异常顺利。星域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响应，飞船编队越来越庞大。最后，“天狼星”号身后跟随了八万五千多名志愿者，大大小小两百多艘飞船，浩浩荡荡，数量和规模足以媲美大型星域舰队。

然而坚盾帝国却让这件看似一帆风顺的事起了波折。坚盾帝国是一个庞大的星域，统治范围达到一千光年。李约素原以为在这里至少可以召集五十艘飞船加入舰队。但召集飞船的请求仿佛泥牛入海，而要求离境的最后通牒却不断送来。如此庞大的一个星域居然不愿派遣哪怕一艘象征性的飞船。他们对联合舰队充满戒心，只希望李约素能尽快离开。李约素感到气愤，也很无奈——这里和从前的科尼尔一样，人们往往各怀心事而无法形成合力。

联合舰队不得不沿着指定路线跳跃，弹出点在红白星，这是坚盾帝国的边缘星系。

形形色色的飞船陆陆续续从亚空间脱离，红白星的天宇上，到处都是舰船引擎的光芒，船型各异，引擎的光芒也异彩纷呈。

“天狼星”号早早抵达，静静地监视着一艘又一艘飞船出现在序列中。预定的跳跃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也很消耗时间。为了等待舰队集合，“天狼星”号已经坐等了六天。这仅仅是十个光年的跳跃而已。

记录显示，还有两艘飞船要在五个小时后才能弹出。李约素望着外边的情形，舰队秩序井然，这些自发追随他的飞船，大部分不是军人，

然而却能很快适应军事化编制。有时候他会想，人类天性适合战争，只要给予一点引导，就能组成高效的军队。

然而，再高效的军队也无法对抗时空。飞船时间已经过去将近一年，而他只前进了不到六百光年。舰队的规模越大，速度就越慢，这样下去，到不了好望角，他就要和银河说再见了。而在好望角，十年的空白期已经一晃而过，那儿的人们更无法等待。

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意味着，将来即便有了一支规模足够对抗蜘蛛人的舰队，好望角的人们也还要过成百上千年才能等到舰队的到来。如此结局和银河人的设想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联合舰队可以和蜘蛛人来一场生死决战，然而那只能在上千年之后才发生。李约素感到很沮丧，他似乎隐约看到了拯救好望角的希望，然而希望刚刚燃烧起来，却又熄灭了。他可以带领一些轻快的小船赶回好望角，却无法带领大规模的舰队及时赶到。

真的没有希望吗？

走还是留，成了一个难题。其实这也不算一个难题，因为答案从来只有一个。他必须赶回好望角，否则，这一趟奔波就失去了意义。他为了科尼尔的希望而活着，为了顽强抵抗的战士们而活着。他无法容忍自己听任科尼尔残存的人们在绝望中死去，哪怕无法拯救他们，他也要回去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

“布丁，帮我找到吉钠。”他决定先和吉钠谈谈。

“好的，船长。”布丁愉快地回答，“吉钠正在‘千首’号上，他说要去找墨拉迪斯头领。我马上联系他。”

过了一小会儿，布丁道：“吉钠很快就到。”

李约素点点头，继而说：“布丁，我们已经是一个大船队，‘天狼星’号可不适合做旗舰。”

“我能胜任。”布丁争辩，“我一直做得很好。你发现了什么问题吗？”

“当然没问题，关键是我们没有时间。”李约素直入主题，“我们要脱离舰队，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好望角。我们没有时间再拖下去。”

“原来是这样。当然没问题，虽然我觉得指挥一支大舰队挺有意思，但是如果你希望脱离舰队，我当然会跟随你。”

李约素点点头，虽然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他还是感到宽慰，“我们会赶到好望角的！”

很快，吉钠的信号出现在“天狼星”号的屏幕上。他降落在“天狼星”号上。

舱门刚打开，吉钠还没有跨进门，李约素就大声叫嚷起来：“吉钠大人，这样下去，我要发疯了！”

“李约素司令，有什么指示？”吉钠问。自从他们开始沿途招募舰队，吉钠就坚持称呼李约素为司令，无论当着别人的面，还是私下里。李约素抗议了多次，吉钠却我行我素，于是，李约素“报复”性地称呼吉钠为大人。

“我要抓紧时间赶往好望角，舰队就拜托你了。现在你就是舰队司令，吉钠司令！”李约素大大咧咧地说，向着吉钠咧嘴一笑。

“我跟你一起走。”吉钠很平静，仿佛这件事早在预料之中。

李约素微微一愣，随即想到吉钠会是一个很可靠的伙伴，然而吉钠一旦离开，舰队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你跟我一道走？你和我一起走，舰队怎么办？这可是你拉起来的舰队。”他顿了顿，“也许吉氘或者吉钾可以担任舰队司令。”

“他们都不能做舰队司令。铁人不能做舰队司令，这是长老的命令。”

“你们距离铁星都上万光年了，长老根本不会知道。再说，除了我们两个，他们就是舰队里最资深的人，他们不做，谁做？我们有十六个文明的两百多艘飞船，如果我们都走了，恐怕一转眼，大家就会各自散伙。所以，你们必须有一个站出来做舰队司令。要不然，就你留下。”

“我留在这里没有用。”吉钠不紧不慢，“你可以找那些将军谈一谈，也许他们中间有人能够胜任，吉氖和吉钾会帮助他。”

李约素明白吉钠不会改变意见，凡事只要他认定了，就固执得可怕，但李约素仍旧企图说服他：“谁能平稳掌握舰队？里比特人和萨利人彼此仇恨，不可能从他们当中选择一个来掌握舰队；昂山人虽然可靠，但是技术水准落后，根本无法让那些人服气；金光人不需要别人来操心，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和其他舰队协调……剩下的小舰队没有这样的资格。最合适的就是你们铁人。你们是最先进的文明，有最先进的飞船，最早里比特人愿意追随我们，就是看见了你的幽光飞船。你可以跟我一道走，但是既然吉氖和吉钾可以留下，他们完全可以掌握舰队，或者他们可以不做司令，只需要协调各个舰队，带领大家前进。在和敌人接触之前，我们再做安排。”

吉钠稍作思考，看着李约素，“如果只是协调舰队，这倒是一个办法：让布丁留下。你可以在离开之前给他指令。”

这个建议让李约素感到有些意外，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天狼星”号分开，“这怎么行？我还要靠‘天狼星’号回好望角。”

“你可以使用幽光飞船。”

“你的幽光飞船连氧气都供应不上。”

“你可以冬眠。”

李约素微微一怔，“冬眠？幽光飞船可以冬眠？别开玩笑！”

“我向昂山人借用了装置，把它安装在幽光飞船上，配合度很好。”

“昂山人的东西，我可不用，没有保证。”

“我来保证。”吉钠的回答很快。

李约素被憋住了，一时说不出话。停顿了几秒后，他才说：“你早就计划好了，是不是？”

吉钠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幽光飞船的亚空间潜行能力

比‘天狼星’号强，选择幽光飞船赶路在时间上更有优势，而且还有一层顾虑——”吉钠看着李约素，“你告诉过我，那艘神秘的镜子飞船给你信息，说中枢星还有三个月就要苏醒。现在早已过了三个月。”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

“这只是因为距离遥远。谁也不知道那中枢星到底能影响多大范围的亚空间，如果它真的能感觉到你的存在，那么你离开舰队也是一件好事，至少它无法觉察我们的舰队正在集结、逼近。”

李约素点点头，“你说得对，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我冬眠，那些脏货就找不到我，对吗？”

“它们也许仍旧可以找到你，但是却无法从你这里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直到你醒来。”

李约素淡淡一笑，“那我最好永远不要醒来。”

“你当然要醒来。既然我们要相信这个神秘声音的预言，我们就得记住，只有你才能带领人类联军获得最后的胜利。不是吗？”

李约素哈哈大笑，“你是想说服我相信吗？很简单，给我一个奇迹，让我看到这些该死的蜘蛛全部消失在我面前，把科尼尔还给我，我就相信了。”

吉钠并不争论，“如果我们决定脱离舰队，就必须告知各舰队，做好打算。”

“我会去和他们说。”李约素说，他转头看着屏幕，“布丁，你听到了，你要留下，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可以，船长。”布丁愉快地回答，“我会把舰队带到好望角。”

“不仅如此，我们必须沿途大肆宣传，让更多的飞船加入舰队。吉氘和吉钾会帮助你，但你是维持舰队的关键，你就是代理司令。”

“保证完成任务。”布丁对于能够执行这样的任务而倍感兴奋，回答的声音格外响亮。

恍然间，李约素居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吉氖和吉钾可以做你的副官，他们会帮你出一些主意。”吉钠接着说，“李约素司令，这样安排了，我们应该可以放心离开。”

李约素微微点头，“我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他们会同意的。”他向着舱门走去。

舱门关闭，布丁在屏幕上显示出一个面孔，开口说话：“吉钠大人，船长似乎有些不太高兴。我做得不够好吗？”

“是吗？他不高兴？”吉钠盯着紧闭的舱门，“你的船长有时候的确让我不太明白，揣测他人心理并不是我所擅长的东西。”他对着屏幕上的脸，“你做得很不错。不过统领这样一支舰队，事情千头万绪，你要小心。”

“没问题，吉钠大人。”布丁高声回答。

李约素的第一站是“千首”号，这是昂山舰队的旗舰。昂山人的亚空间航行水平有限，为了让他们的飞船能够进行远距离亚空间弹跳，吉钠帮助他们安装了零点能引擎。昂山的飞船粗大笨重，零点能引擎轻巧细微，截然相反的两样东西却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摆脱了臃肿的动力系统，昂山飞船成了彻底的武器库和装甲堡垒，一跃成为联合舰队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支。

墨拉迪斯在飞船的甲板上等着李约素。昂山人的体型比科尼尔人高出整整一头，他们的动力服同样秉承了粗壮的特点，显得高大威猛。墨拉迪斯站在甲板上，看上去仿佛一尊黝黑的铁塔。

“墨拉迪斯，我要提前赶路。”李约素站在他的前面，“大舰队的行动过于迟缓，我无法再等了。”

“我明白。”墨拉迪斯话语简洁，不再多说一句。

“布丁会安排好舰队的行程，你可以帮助他一道维护舰队。途中还会有更多的飞船加入，要请你维护舰队的团结安定。”

“放心。吉钠也和我说过。昂山人要加入的是银河之战，而不是人

类彼此间的战争。”

“这样就好。”

李约素看见了墨拉迪斯动力服上的徽饰，是个火焰环绕的舞者。这枚徽饰勾起了李约素的回忆，让他想起天狼七。是的，这是一枚全人类的徽饰，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但是它在人类的文明中普遍存在。昂山人保持着朴素的信仰，他们坚信人类曾经是统一的整体，将来也必然归于一统，他们信仰这个叫做世珀的神，相信他代表着人类在银河间的永恒存在。

“世珀与你同在！”李约素向墨拉迪斯致意。

“银河在上！愿科尼尔安好！”墨拉迪斯回礼。

李约素纵身离去。

墨拉迪斯目送李约素远离，他看见不远处的飞船上，一个人影腾空而起，向着李约素追去。他远远望着，神色凝重。

李约素停下来等着。追上来的的是坚盾舰队的皮克斯将军。这支所谓的坚盾舰队只有三艘飞船，规模微不足道，然而皮克斯将军却是货真价实的现役将军。在坚盾帝国首都横垣星盘桓的三天里，无论李约素和吉纳如何费尽口舌，也无法说服坚盾帝国给予支持，这个帝国甚至不愿意提供一些反物质燃料来为李约素混杂的联合舰队进行补给。可是最后，当“天狼星”号离开横垣星时，皮克斯将军带着三艘飞船追了上来，他为自己的同胞感到抱歉，并要求加入舰队。尽管他是帝国将军，然而没有议会的授权，他是无法调动军队的，因此，他只能带着属于私产的三艘小飞船来追随李约素。一个地位显赫的将军，抛弃一切加入联合舰队，这让李约素万分感激。皮克斯四十五岁，年轻而富有活力。他是坚盾帝国的贵族，却完全没有一点儿贵族的派头，他和手下穿着完全一样的服饰，如果不是手下众星捧月般的阵势，根本无法把他从人群中辨认出来。平易近人，这更让李约素对他有很深的好感。

“李约素船长，我听到一些不怎么有利的传言。”皮克斯开门见

山。

李约素也直来直往，“你听说了什么？”

“里比特人想离开，他们不愿意和萨利人一道继续前进。”

“这种说法从他们的舰队加入时就一直在传播，也不知道这到底是谁制造的流言。”李约素毫不在意。

“这可能是真的，我们必须严肃看待这件事。”皮克斯认真地看着李约素。

李约素不觉也严肃起来，“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我一直在和他们交谈，比亚利将军和达文西将军的言语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一点点小冲突就能变成导火索。比亚利多次声称，如果一直要和萨利人共同航行，他宁愿脱离舰队，独自前往。”

“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

“你从来不和他谈论这些问题。他对你也有所不满，认为你袒护萨利人，所以也不太愿意和你说这些。”

“袒护萨利人？这是什么话？！”

“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都会不同，而且相去甚远，所以我们得小心行事。”皮克斯平静地说，透着一股沉稳的气度。

李约素看着他，“你想我怎么办？”

“如果必须要分开，那就让他们分开，舰队只是在行军，从这里到好望角，沿途都是人类星域，只要我们大肆宣传舰队的目的和银河的危急形势，他们就能理解而且支持我们。除了主舰队，我们可以分散成小队，采取不同的路线，这样还能经过更多的星球，获得更多的支持。里比特人和萨利人的线路可以分开，如果需要和主舰队会合，我们可以计划好时间和方位。”

李约素认真考虑着皮克斯的建议，问道：“你和吉纳谈论过这个问题吗？”

“谈过，他并不赞成。”

“为什么？”

“他认为星域舰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而且路途遥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袖，根本无法带领舰队奔赴战场。这不是几个月的行军，舰队要聚集在一起至少十多年。如果让各个星域舰队自行行动，他们最终会溃散在无穷无尽的行军中——也许回归故星，也许扎根他乡，或者干脆成了流浪飞船。”

“这听起来也很有道理。”李约素看着眼前的人。皮克斯回望着他，眼中充满热忱。李约素心中一动，上前拉着皮克斯，“走，我们去找吉纳，一起说个明白。”

皮克斯的动力服并不强悍，李约素拽着他降落在“天狼星”号上。当他们出现在吉纳面前时，吉纳非常平静，“你们是想谈论里比特人和萨利人分开的事？”

“我想召开一次圆桌会议。”李约素说。

“圆桌会议？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次会议，所有的船长都参加，所有人都可以发表意见。”

“这是为了什么目的？”

“我有个新的主意，”李约素看着皮克斯，“我想让皮克斯将军来带领舰队。”

“我？”皮克斯很惊讶，“这不合适，我根本没有舰队，而且加入这支大舰队才十几天。”

吉纳看着李约素，一言不发，眼里露出一丝困惑。

李约素对这种效果感到很满意，他拍了拍皮克斯的肩膀，“但是你已经让里比特人和萨利人都信任你了。别退让，你有这个能力。你在坚盾帝国统率帝国舰队，至少有上千艘飞船，不是吗？”

“那不一样。坚盾帝国有舰队体系，而联合舰队完全依靠你们两个人的号召力。我无法胜任。”

“不要婆婆妈妈的，皮克斯。”李约素显然下定决心要皮克斯接受

这个安排，“你就是舰队司令。”

皮克斯有些疑惑地看看李约素，又看看吉纳，“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必须匆忙做出这样的决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马上就让皮克斯担任舰队司令的确不合适。”吉纳开口说话，“他来的时间太短。”

“那么你说，如果里比特人和萨利人真的内讧，我们该怎么办？你不能指望布丁解决这样的问题。”

“不如这样，让布丁代理司令，但是可以任命皮克斯将军为副手，和吉氦、吉钾一样。”吉纳转向皮克斯，“如果你真的能胜任司令，吉氦和吉钾都会帮助你。”

皮克斯点点头，“我明白。这个职位我不会推辞。但是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打算，难道你们要离开舰队？”

“好望角在等着我。”李约素说。他把沙达克真理会和土斯星的神秘镜子飞船所描述的一切告诉了皮克斯。皮克斯听得很入神。

“我必须赶去冬眠，”李约素大笑着，“否则说不定它就会找到我，我们就暴露了。”

皮克斯似乎仍旧沉浸在李约素的故事中，猛然间他回过神来，“对不起，刚才走神了。假如事情果真如此，我会帮你把舰队带到好望角。但是如果——我是说如果——好望角已经被敌人侵占，我们的战场就会大大后移，我们应该在哪里会合？”

“如果没有遭遇敌人，就一路向前。”李约素说，“好望角不会失陷。”

“情况暂时就是如此。”吉纳说，“舰队奔赴好望角。我们要准备好，舰队的规模会膨胀到上万，几十万来自不同文明的战士彼此间相处会是一个大问题，而且还要鼓舞他们的斗志，整理一个明确的指挥体系。”

“你好像在鼓励我知难而退。”皮克斯笑着说。

吉纳不置可否。

“一切都先行动起来，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李约素说，“我来召集会议，把这件事定下来。会议在哪里举行？‘千首’号怎么样？昂山人的船舱够大，而且让人放心。”

没人反对这个提议。

会议进展顺利。虽然大家对于李约素突然要离开舰队感到意外，然而会上并没有太多的争论。李约素要急着赶往好望角，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布丁代理司令，组织行军，它只是一个智能中枢，严格来说并非人类，然而只是组织行军而已，大家也没有什么非议。吉氙、吉钾和皮克斯组成三人助理团。三人中，皮克斯居然是反对意见最少的一位，他来到舰队不过十多天的工夫，却已经和几个大舰队的司令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大舰队司令没有意见，其他人也无从反对。只有墨拉迪斯提出抗议，他要求皮克斯从坚盾帝国带来一支二十艘飞船以上的舰队加入联合舰队——这样才能证明诚意。

“墨拉迪斯，”皮克斯严肃地说，“坚盾帝国不会派遣飞船。帝国议会正在讨论李约素司令的请求，然而做出这样重要的决定至少需要三个月，也许更久，甚至永远不会有决定。我到这里来，已经严重违反了帝国法令，我甚至无法回到横垣星去。我也没有更多的私产可以动用。简而言之，我没有二十艘飞船，但是我有一颗赤诚的心。”

墨拉迪斯默默地看着皮克斯，似乎想把他的心看透。他最后说：“我同意皮克斯加入助理团。但是，指挥中心要设在‘千首’号上。”

这个要求让会场一片哗然。

李约素努力让大家安静下来。他看着墨拉迪斯，这个黝黑的铁塔般的昂山人沉默地看着他。昂山人是可信任的，他们的教育和宗教都要求他们忠贞不贰。

李约素看了看吉纳。吉纳点点头，“‘千首’号经过改装，有巨大

的空间可以利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李约素看了看皮克斯，皮克斯泰然自若地看着他，并不反对。他又看了看墨拉迪斯，对方仍旧是那种坚定不可动摇的眼神。

“好！就这么定了！”李约素大声宣告。

会上立即决定了舰队的行军序列。原力、白山两支小舰队划归墨拉迪斯指挥，成立中央集团，“天狼星”号降落在“千首”号上，皮克斯驻守“千首”号上新的联合指挥部。吉氖的幽光飞船五号引导前锋集团，那是十五艘巡航舰组成的轻快舰队。里比特人组成左翼，萨利人居于右翼。吉钾的幽光飞船三号 and 十三艘小船组成后卫。

当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李约素准备出发。

他打开床头的屉格，屉格里有一个红色的小盒。快二十年了，他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盒子，却从不曾忘记。盒盖弹开，闪亮的银色链坠显露在眼前，这只链坠仿佛星星一般照亮了李约素的眼睛，他的眸子里放射出光彩。一种柔软的暖暖的情愫涌动在心头，李约素小心翼翼地掂起链坠，放在掌心里。他握起拳，紧紧地攥着它。

“船长，对接完毕。”布丁报告。幽光飞船就在舱外，和“天狼星”号对接，他将从舱门走出去，然后将陷入沉睡，吉钠会照看他。当他醒来，他就会回到好望角，回到那熟悉的科尼尔文明当中。李约素打开掌心，再次看了看这闪亮的小东西，把它放回盒子里，装进口袋。

他进入前舱，从架子上取下装着零点能引擎的瓶子，用胳膊夹着。

“布丁，我要走了。”李约素大声说。

“好的，船长，祝您旅途愉快！”布丁回答。

李约素突然有种不舍的感觉，从黄金星球的历险开始，布丁一直陪伴着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布丁只是一个智能中枢，他以为自己并不会怎么想念它。然而，到了此刻，他发现离开布丁同样令人难过。

“布丁……”李约素踌躇着，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们很久不能见面，你要小心。联合舰队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船长！”布丁的声音仍旧很愉快。

“保重！”

“船长保重！”

李约素进入通道，舱门关上。十几分钟后，幽光飞船那特有的蓝黑光亮从天宇间一掠而过，随着一道闪光消失不见。

“船长！”闪光消失的一瞬，布丁放声大哭。无尽的悲伤不断涌来，仿佛狄拉克海的涟漪般绵延不绝。它第一次意识到，人在世界上是如此渺小，如果不是彼此间紧紧依靠，心灵便无法承受那无边的孤独。它在舰队的中央放声悲歌。

“沙达克，你听见了吗？”“千首”号上，墨拉迪斯听到了布丁悲恸的哭声。

“可怜的孩子，”沙达克轻轻叹息，“它总有一天会学会坚强。”

第十章 坠落死星

李约素醒过来。

他躺着，一动不动，眼前一片茫然。

眼睛逐渐适应光线，他看见一片朦胧的蓝色。

这是在哪里？他想不起任何东西，手脚仿佛没有知觉，甚至无法转动头颅。于是他只好继续躺着，等待恢复元气。

思维慢慢活跃起来，手脚逐渐恢复了知觉，他勉强支撑住身体，立起半身。

他隔着舷窗向外张望。外边一片赭黄，是无边无际的沙海，太阳照在沙子上，明晃晃刺眼。天空一碧如洗，没有一丝杂质。

这景致充满粗犷的美感，然而这显然不是他该来的地方。

他发现了幽光飞船，就在不远处，半截埋在沙中，显然是从高空直接坠落到地面上的。李约素猛然一惊，吉钠应该还在飞船里。他想揭开玻璃罩赶过去看看，然而心中一急，身上仿佛完全失去了力气，动弹不得。他重重地躺下来，闭目养神。

这是一次事故，他们降落在了一颗不该降落的星球上。飞船抛出了冬眠舱，本体则扎进了沙堆里。

李约素并不惊慌，意外总是会不期而至，漫长的旅途中，他经历了太多的意外。最要紧的是尽快恢复。他调整呼吸，放松身体，冬眠的麻痹状态缓缓退去。

冬眠舱发出警报，李约素看了看控制板，只剩下六个小时的氧气供应量，清醒时的氧气消耗大大超过冬眠舱的设计能力。他再次坐起身，当他看清舱外的情形，不由露出了笑容——吉钠正从飞船里爬出来。

“吉钠！”他敲打玻璃舱，试图引起注意。

吉钠看到了李约素，踩着沙子，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地走过来。

他扑在冬眠舱上，隔着玻璃和李约素对视。他张口说着些什么，李约素完全听不到，于是两个人用手势比划起来。

吉钠手指前方，李约素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远方的地平线上，几座高塔巍然耸立。

吉钠又用手不断地指着控制盘。昂山人所设计的控制盘很简单，只有几个巨大的按键。李约素把手放在开启键上，吉钠摇头，李约素又选择了中断键，吉钠仍旧摇头，李约素最后选择了冬眠启动。吉钠看着他，点点头，然后指指自己，又指向远方的城市。

吉钠要求李约素进入冬眠，他要去那边的城市求援。

李约素摇摇头，他猛然按下了舱盖开启键。一层层的隔离挡板有条不紊地打开。

“快回去，这里的温度太高！”吉钠警告他。

李约素并没有理会，自顾自从冬眠舱里跨出来。

灼人的热浪扑面而来，李约素差点窒息过去。

“赶紧回到冬眠舱里，你受不了这样的高温。”

“没关系。既然有城市，人类就能生存。”他向着城市眺望，“不过那里实在有些远，如果走过去，不是被晒死就是渴死。”他转向吉钠，“我们怎么会到这个鬼地方来？”

“我靠近这颗星球，想借助它的引力实现高曲度抛射，这样能够潜行更远的距离。可是零点引擎却突然熄火——这不是偶然事故，有人躲藏在暗处。他们趁着幽光飞船浮在轨道最低点的时刻隔断了亚空间，导致引擎熄火，然后把飞船拉了下来。”

“那我们就等着人来欢迎我们。”李约素抹了抹脑门上的汗水。汗水正从他的皮肤上不断渗出，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的汗液，觉得口渴难耐。

吉钠看出李约素的异常，“快躲进冬眠舱，我去想想办法。”

李约素笑了笑，指着前方的天空，“用不着躲，他们来了。我可不想躺在棺材里做俘虏。”

天空中，三架飞行器正急驰而来，它们从吉钠和李约素的头顶掠过，震耳欲聋的响声在沙地上扬起一阵灰尘。很快，它们掉头回来，降低速度，缓缓下降。气流鼓荡，沙尘激扬，吉钠挡在李约素身前，帮他遮蔽风沙。

飞行器缓缓落地。

眼前的飞行器看上去像一只长着翅膀的纺锤，翅膀巨大，当飞行器降落下来时，它的翅膀随之收缩，最后完全隐没到机体中。这是一种内层空间飞行器，并不先进。

十几个全副武装的黄色人影从当中那架飞行器上快速地攀援而下，他们全都端着枪，摆出警惕的姿态，紧紧地盯着李约素和吉钠。

一个身穿浅灰色军服的人出现在飞行器舱口，他手上没有武器，戴着高大的圆帽，看上去像个军官。他看了看站在前方的李约素和吉钠，又望了望远处的幽光飞船，跳下舱口，向着李约素和吉钠走过来。士兵们紧紧跟随，枪口指着两人。

“这些人看起来像是海盗。”李约素说，“我们闯进了一个贼窝，不过他们招摇地占领了一颗星球。这里是哪一个星域的属地？”

“我不知道，但这里卡在通往好望角的最短路径上。”

浅色服饰的军官在李约素身前不远处站定，上下打量着他，一言不发，然后又看看吉钠，目光里带着一丝疑惑。

“你快不行了，我们带你去遮蔽所。”最后他对李约素开口说，他注意到了李约素头上滚滚的汗珠。

军官的通用语中带着奇特的口音，李约素一时没有听懂，“对不起，你能再说一遍吗？”

“跟我走，我带你们去遮蔽所。”他放缓语速。

这一次李约素听明白了，他看了看吉纳。

“我们只是过路，却被你们击落。这是一场误会，还是你们的阴谋？”吉纳责问。他的语速平缓，语气却坚决有力，全然不像一个陷入困境需要帮助的人。

“这不是我的职责，我只是来把你们带回去。”军官看了看他，“你们的飞船看起来很先进，居然没有坠毁，而且你们看起来也肢体完好，没有受伤。这真是万幸！但是，如果你们不跟着我走，那么只有在两种死法之间选择：被枪打死，或者在这里被烤成肉干。”军官说完，再次打量着吉纳，“你看起来还能忍受得住，但你的这个同伴，”他又把视线转移到李约素身上，“他很快就得趴下。”

李约素咬了咬牙，他知道这个军官所说的是事实，如果他想在这片沙漠里活得更久一些，那么马上就得回到冬眠舱里去。“带我们过去。”李约素说，“至少我们不想死在这里。”

吉纳没有表示异议。

军官微微示意，两个士兵快速地靠上来，他们警惕地盯着眼前的两个俘虏，放下枪，在两个人身上摸索。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物件，于是转身向着军官点点头。

军官大声宣告：“我代表上校宣布，你们已经成为银河军的俘虏，你们的飞船将由银河军进行保管，你们的生命安全将由银河军进行保障。”

李约素和吉纳面无表情，任由几个士兵把自己带到飞行器上。纺锤飞行器随即起飞。隔着舷舱，李约素看到留在地面上的士兵们从另两架飞行器上搬下一些设备，他们正把幽光飞船包围起来，准备对它大动干戈。冬眠舱被撇在一边，一个士兵走过去，随便看了几眼，然后就置之不理了。李约素看了看吉纳，吉纳沉默不语。

零点能引擎在冬眠舱里，这是除了性命之外最重要的东西，某些情况下，它比性命更重要。然而此刻，一切都不甚明朗，保持沉默是最佳

的选择。李约素一转念，“嗨！”他向着坐在一边的看守大喊，“你们可别搞坏我的冬眠舱！我还用得上。”

看守一直盯着他，对他这种嚷嚷的态度很不满，于是狠狠地瞪他。但最后还是拿起通话器，“上尉，俘虏要求保持冬眠舱完好，他说他还能用得上。”说完，又瞪了李约素一眼。

李约素看了看吉纳，“放心，这种情形我遇到过很多次了。我们没事的。银河里没有滥杀无辜的人类，对不对？”最后一句他向着看守发问。

看守只是盯着他，不予理睬。

吉纳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后来干脆闭目养神。

城市逐渐展现出完整的面目，这是一个飞船的城市，各式各样的飞船遍地林立。他们从远处看到的三座高塔，是最高大的三艘飞船。由于时间久远，这三艘飞船看上去一半被掩埋在沙中。

飞行器降落在其中的一座高塔上，那是飞船中部的一个降落平台。

“这至少能顶得上一艘战巡舰。”李约素仰望着高不见顶的飞船，悄悄对吉纳说，“看来这群海盗运气不错，拣到了大便宜！那是鑫船的标志吗？”他指着飞船上部巨大的字符——年月久远，字迹有些模糊，然而仍旧依稀可辨——远望鑫。

吉纳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不错，那是船名。这种形体的飞船在我们的历史上至少要追溯到两千六百万年前。”

跟随着他们的看守听见了吉纳的话，狐疑地看着他，“两千六百万年？你是什么人？”

“我来自铁星。你可以把我称为铁星人，或者铁人。”

“铁人？”看守似乎并不相信，他仔细打量吉纳，“你是说机器人？你看上去可以以假乱真啊！”

“我不是机器人。铁人并不是机器人类。”吉纳纠正他。

说话间，降落平台缓缓落入到飞船内部，光线顿时昏暗下来。一个

人在前边带路，带队的看守示意李约素和吉纳跟上去。四个士兵在几米之外跟着他们。这里空间宽敞，所有的走廊和门厅都异常高大，甚至连一些坚固的桌椅也宽大得异常，他们仿佛正在一个巨人的王国里走动。这艘飞船原本属于一个巨人的家族。

李约素注意到舱壁上的灯，这些灯有大腿般粗细，将近两米高，发出柔和的亮光，然而，绝大部分的灯却并不发亮，甚至有些已经残破，变成一个巨大的窟窿，突兀地出现在墙上。这里的人们并不维护他们的飞船，随着时间流逝，飞船正逐渐失去功能，甚至没有办法保持内部照明。它当然也不可能再飞起来，李约素这样想。

经过十多次转折，走过漫长的甬道，一路上空空荡荡，看不到几个人影，只有暗哨偶尔露头。所谓的银河军，也没几个人！当然，海盗的特点就是喜欢给自己打一个大大的招牌。李约素不断四处张望，试图找到一些让人感兴趣的东西。然而，除了脚步声，没有其他动静。

突然间，脚步声停下。他们正站在一扇厚实的大门外，大门上刻着浮雕，凶猛的巨兽张开血盆大口，盯着每一个走到门前的人。雕像栩栩如生，李约素看着巨兽的眼睛，居然感到有些不寒而栗。

“上校，我们把俘虏带来了！”一个士兵立正，向着大门高喊。

大门缓缓抬起，光亮从门缝中漏出来，很快充满整个空间，整个通道都变得明亮，充满生气。巨大的雕像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船长的雕像，他身着制服，腰上佩着短刀，左手托着小小的星图，右手握成有力的拳头，高高向前举起。他眼望前方，似乎正望着未卜的命运。李约素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士兵示意李约素和吉纳向前。他们缓步走进大厅。李约素四下扫视，很快确定这就是飞船的舰桥。雕像所对的方向，正是飞船的主舷窗，窗外，蓝色的天空异常纯净，晶莹剔透，灿烂的阳光把整个船舱照得敞亮。

“你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个声音不期而至。李约素

迅速转身。船舱深处，有人正不动声色地盯着他们。他隐没在雕像的阴影中，看不清面目。

“我们要去好望角，我们从银河中心来。”李约素回答，“我们只是路过。你是上校？”

“是你们摧毁了我们的飞船？”吉纳问。

“摧毁你们的飞船？”阴影中传来大笑，“我也希望我们能做到这点，你已经看到这座城市，这些曾经的飞船早已经破烂不堪，我真希望是我们把你们拉下来的，那将证明我们还有能力飞上天。”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吉纳追问。

“这是一颗死星，被人遗弃……但很不幸，它还是一个自动堡垒，它自动攻击所有进入范围的飞船，让飞船失去动力，坠落在星球上。如果幸运一点，能够平安降落，还能够保全性命。更多的飞船直接坠毁，成员死伤殆尽……接受命运吧，这里就是你们的终老之地。”一个人边说，边向着李约素和吉纳走来。他走出阴影，站立在光亮中，“我们和你们一样，只不过早来了一些时候。我们同病相怜。”

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老人，神态疲惫，身躯微微有些佝偻，他穿着一套皱巴巴的制服，似乎很久没有清洗过。李约素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

“你是上校？”李约素问。

“没错，我就是银河军上校司令，这里的一切我说了算。这里人人都要选择一份工作。你们愿意加入军队，还是从事工程？”

“从事工程？做什么？”

“人人都要吃喝，还要有个栖身之所。这些飞船年久失修，要许多人来维护。如果你们懂一点工程学，那就再好不过。”

“我们不会留在这里。”吉纳说，“我们还得赶路。如果你们没有敌意，就让我们上路。”

老人漫不经心地看了吉纳一眼，“从来没有飞船能够逃出去。”他

说得很平淡，却很肯定，仿佛那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我又饿又渴。”李约素说，“有什么吃的吗，上校？”

“如果你能修好一台营养机，想吃多少都可以，但是现在，我只能给你一口水。你要想好是否加入我们，否则我们不会供养你，你只好回到沙漠里去，自生自灭。”老人说着缓步走向一边，他拿回一个形状奇特的容器，递给李约素。

这是一个椭圆的容器，说不上来是什么材质，浅浅的一点水覆盖着底部。李约素没有丝毫犹豫，一仰脖子，喝得干干净净。

“银河这么大，到的水都是一样的。”李约素把容器还给老人，“人类也是一样的，对吗？你们和我们，是兄弟。”

“某些时候，你可以这么说。我们都是落难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帮助你们。加入我们，你们才有最大的机会活下去。”

李约素并不急着说话，他环顾四周，似乎在寻找什么，他仔细打量所见的每一样事物。

老上校漠然地看着他，不动声色。

“这不是你们的飞船，飞船原来的主人呢？”

“死了。”上校简单地回答。

“怎么死的？”

“年月长久，谁知道他们最后怎么结束。我们到这里的时候，这些飞船早已经被遗弃。那些巨人，他们也被这个星球困死了。”

“没有尸体吗？”

“你想看尸体吗？也许外边的沙漠里有你想看的東西。刮大风的时候，尸体偶尔会露出来。”上校露出一丝疲惫的神情，“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你们必须做出选择，加入我们，你们会被分派工作，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或者拒绝，你们可以走出去。但是，你们的飞船和飞船上的一切物品都已经属于我们，你们只能空着手走出去。”

“这是最后的通告吗？”

上校笑了笑，“这是一个友好的忠告，朋友。”他说完不再说话，自顾自转身，想走回到阴影中去。

“你不能抢走我们的飞船。”吉纳说，“我们需要飞船。何况它对你们一点用处也没有。”

老人一言不发，只是往回走。

“我的飞船是完好的，但是只有我能控制它。”吉纳高声说，“银河的规矩，飞船是神圣的财产和庇护所，任何人不得剥夺别人的飞船。”

“你说得对，小伙子。但这里是死星，我们得按照死星的规矩办。”

“我有一个提议，”李约素喊住老人，“如果我们能够飞出去，我们就能够去求援。我们可以带来强有力的舰队，把你们都救出去。你们也盼着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对吧？”

老人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没有人能逃出去。”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试试呢？”

老人稍稍思考了一下，“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但我必须正告你，这颗星球很诡异，它可以阻断引擎工作。曾经有人尝试过，不止一次，但是飞上去的都掉下来了，从来没有例外，那些勇敢的冒险家都死得很惨。”

“我们不会有事。”吉纳说，“根据我的飞船记录，这是一次亚空间隔断，如果不是故意的攻击行为，那么就是很久之前，有人在这颗星球上设置了陷阱。这颗星球的外围有一层亚空间隔断，实空间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源自亚原子对亚空间的微扰，如果亚空间被挤干，微扰无处散发，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就完全消失，飞船自然失去了动力。如果时间稍长，原子作用力丧失，整个飞船还有解体的危险。”

老人半信半疑地看着吉纳，“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你是否听说过零点能？”

“我知道。”

“那么运用零点能作为飞船的动力，你相信这种可能性吗？”

“我不知道，也许这是一种可能。”

“你们的科技水准还比不上我们脚下的这艘飞船，这艘船在我们铁星上，和千万年前的古董类似。我们了解一些你们并不了解的东西，你可以相信我的解释没错。”

“那么怎么才能飞出去？”

“我的飞船能够飞出去，”吉纳说，“但是需要你们帮忙把它从沙子里挖出来。”

“你必须告诉我，你怎么才能控制你的飞船脱离这颗星球。”

“这并不困难……”吉纳正想回答，却被李约素打断，“上校，我们有办法能飞出去，我们答应你找到舰队回来援救你们，我们发誓。所以你们能帮助我们，对吗？”

“如果你们真有办法飞出去，我们可以再谈谈。这位朋友，告诉我你怎么才能摆脱那个……亚空间隔断。”

吉纳看了李约素一眼，继续说：“任何飞船都会失去动力，但是，如果在进入亚空间隔断层之前启动亚空间潜行，飞船会碰撞在这个隔断层上，被迫上浮，不过在脱离亚空间的瞬间，飞船仍旧被亚空间能量包裹，零点能引擎能够借助这样的一层亚空间外衣继续工作。只要保持引擎工作三秒钟，我们就能通过这个区域。”

老人沉默着。

“我的这个朋友来自银河之心，那里有最高的科技水准，你们也看到了，他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他是铁人，他的身体比机器人还要结实。你看看他，你就应该相信他的飞船完全能够做到这点。这个亚空间隔断肯定是哪个时代的人设下的陷阱，既然是人设下的陷阱，就有人能够解开。”李约素继续试图说服上校。

上校缓缓点头，慢条斯理，“即便你们能够重新飞回太空，我怎么

能够相信你会回来拯救我们？你们完全可以远走高飞，把我们丢在这里。”

“当然这也是你的选择。”李约素说，“我们可以发誓，银河在上，我们发誓。但是对你来说，这仍旧是一个选择。如果你相信我们，那么至少有一个希望；如果你不相信，那么大家就一起死在这里。”他看着窗外，蓝天一碧如洗，“据说人的尸体在沙漠里不会腐烂，会变成干尸，这样千百年以后，说不定人们还能看到我的尸体，这好像很不错。”他看着上校，“但是我真的不甘心。我旅行了三万七千光年，到银河之心去寻找援军，我必须回到我的星域去，那里的人们在等我，我必须把消息带回去，这是我的使命。所以，我恳求你，帮助我们离开。我们一定会回来把你们救出去。”

老人眯起眼睛，看着李约素，似乎在考虑他的话语中有多少可信的成分。最后他开了口：“我同意你们去尝试一下。你们必须向银河发誓，把我们从这个该死的地方拯救出去。而且我们得要一些抵押物。”

他指着李约素，“你留下，和我们一起。他去求援。”

第十一章 地下坟冢

每一天李约素都盘算着时间，转眼已经过去了十五天。无所作为的等待比任何不利都更消耗人的耐性。日复一日，李约素变得焦灼起来。

他再一次站在“远望”号的主舷窗前，望着外边一望无际的黄沙和一碧如洗的天空，不禁产生了许多幻想。他想到那些绝望的巨人，也许在许多许多年前，飞船曾经的主人也像他一样忐忑不安地望着天空，希望那里能出现拯救者的身影。他毫不怀疑吉钠会回到这里，会把他从这个星球上解救出去，唯一的问题在于：何时？

他告诉吉钠，他被困在这里并不要紧，重要的是把消息带回到好望角，把那些幽光飞船的引擎带回去，把铁人的信息带回去，还有关于联合舰队的消息。好望角的人们必须明白，他们并非孤立无援；他们也必须明白，仅仅凭着好望角的力量，并不能够阻挡敌人的扩张，在关键时刻，他们必须选择撤退，把战场留给联合舰队，还有巡逻者。

这样的结局正如银河人所预料，并非李约素所希望。然而，这是一种最大的可能。

把科尼尔盆地从星图上彻底抹去，真理会沙达克的这个大胆提议渐渐地从李约素心中淡去，他不知道一个轻易地被亚空间隔离困住的人，怎么能够拥有毁灭星域的力量。他是重要的，然而他的力量是无足轻重的，李约素这样给自己定位。好望角的人们需要吉钠远甚于李约素，他这样想，也这样告诉吉钠。

“如果你留下，你必须进入冬眠，我会保证把你被困在这里的消息传达给该知道的人。但是，不确定的东西太多，空白期会很长，救援舰队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到这里。必须让他们同意你冬眠。”

吉纳坚持这个条件，上校最后也同意。李约素不得不同意十五天之内进入冬眠，今天就是他躺回到那个盒子里的日子。他很想毁掉这个约定，然而理智告诉他，吉纳的要求是对的，他必须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生命。战火会烧遍整个银河，而他将是那个带领人类战胜对手的人。这个预言丝毫不能让他感到振奋，只有不寒而栗。无数的生命将被席卷而去，甚至无法留下一声哀号，人类的鲜血洒遍银河，留下的只是残缺的世界。末日般的景象日复一日在他的心头浮现，逐渐清晰，他急于摆脱这梦魇般的心境。

冬眠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李约素，我们的计划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变。”上校不知不觉地已经站在他身后。

李约素霍然转身，“你说什么？”

“我们无法在今天让你冬眠。”

“为什么？我们已经谈好条件。”

“是的。但是你的冬眠舱出现了一点问题，无法按时送回城里。”

“这怎么可能？”

“的确如此。一旦冬眠舱送回来，我们会马上安排你进入冬眠。”

“我要去那边看看。”

“没什么可看的，伙计们正在抓紧时间把冬眠舱整理好，送回来。你肯定不希望躺在沙漠里。”

“我要去看看，我的冬眠舱很精细，你们要是搞坏了，就糟糕了。”

“没有这个必要。”上校语气柔和，然而异常坚定。说完，他走了。

李约素露出一个无奈的微笑。他并不是客人，而是囚犯，或者更准确一点，是一个人质，没有资格和他们谈条件。十五天来，上校总是行踪诡秘，不断有人往沙漠深处去，一旦回来，上校就会躲进密室，避开

李约素。他明白这些事一定和沙漠里的冬眠舱有关，却无法确认。此刻，上校公然违约。

形势不妙！

他再次转身望向远方。

他发现天边有隐约的黑点，沙尘飘扬而上——什么东西正向着这边而来。

当黑色的小点变得清晰，他意识到这并不是上校的人，他们裹着红色的头巾，着装五花八门，就像一群乌合之众。

李约素转身，向着通道奔去。他从未见过这些人，然而直觉告诉他，这些人并不是来和上校友好交谈的，他们气势汹汹，更像一伙强盗。

偌大的飞船里空空荡荡。上校不见了踪影，也没有看守。李约素冲进升降机，把自己带到发射平台。银河军果然在进行战斗准备，他们在给纺锤飞行器装载弹药，等候命令进行轰炸。地面上的队伍也已经全副武装，他们依托着飞船，准备在轰炸过后出击，和前来侵犯的敌人决一死战。地面上总共只有两百来人，发射平台上，聚集着六七十个人，这就是银河军全部的力量。地面上，他们拥有三辆四轮车和五六架气垫摩托，这都不是标准的武器装备，李约素不知道他们打算如何进行这场战斗。

李约素发现了上校，他站在平台尽头，正指挥一个士兵运送弹药。

李约素走过去，“那是其他的幸存者吗？大家都是幸存者，为什么要打仗呢？”

上校面无表情，“他们想要占据飞船，我们绝不会答应！”

“这些飞船足够宽敞，让他们占据一个就是了。”

上校没有理会，他高举手中的旗帜，原本有些佝偻的身躯挺得笔直。指挥旗放下，纺锤飞行器呼啸着离开发射平台，在空中张开了翅膀。紧接着，第二架飞行器被拉到了发射位置。

“只有胜利者能够生存。”趁着发射的空隙，上校向着李约素说，“这就是这颗星球的生存法则。”他站得笔直，面容依旧苍老，却神情坚毅，颇有几分威严。

第二架飞行器也呼啸而去，远处，升腾起爆炸的火光，烟尘滚滚而上。

李约素看了看远方，绑着红色头巾的队伍正四处散开，以减小爆炸带来的损亡。他们用枪来还击纺锤飞行器。突然之间，飞行器仿佛中了魔法一般，从空中直直地下坠，一头栽进沙子里。远处的人群中响起一阵欢呼，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稀能听见。

上校咬牙跺脚，挥动指挥旗，飞船的几座炮台缓缓低垂，瞄准了对方的必经之路。

这是一场低水平的厮杀，充满原始气息。双方人数都不多，却足够凶残。戴红色头巾的人群不怕牺牲，他们的上百个同伴被飞船上炮台的火力烧成了粉末，然而，仍旧有几百人冲到了飞船附近。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形状奇特，是专用的沙漠车辆，轮胎高而宽，在沙地上丝毫没有失去机动性，上边架设了枪炮。二十多辆车一边前进一边开火，一道道红绿的光带着死亡的气息在人群中散播。他们的武器比银河军更精良，电子脉冲的闪光威力巨大，穿透人体，直接把人分解成微粒。发射平台上的人们同样受到打击，敌人的武器对准他们，几条蓝绿的光瞬间打爆了几个人的身体。一条胳膊从李约素眼前擦过，几滴血洒在他脸上。他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躲藏起来，望着眼前血腥的情形，有几分茫然。这真像一场毫无来由的噩梦！

银河军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杀戮却并未停止。当一切沉寂下来，地面上到处都是残缺的肢体，鲜血浸透黄沙，把地面染成了暗红的颜色。残存的银河军成员跪着，高举双手，希望能够保留一条性命。发射平台上，上校扶墙站立着不住地发抖，他靠着墙艰难地走到平台的边缘，纵身跳了下去，发出一声凄厉的呼叫。他重重地摔在沙地上，还有

一口气，挣扎着爬了几步，然后僵直不动了。

从车上下来几个戴红头巾的人，他们对跪在一边的银河军不屑一顾，径直走向盘旋的楼梯。哐当哐当的脚步声让人心惊肉跳。

平台上跪着十多个人，李约素从藏身处走出来，站在一边。

领头的人盯着李约素，李约素默默地看着他。

“你就是那个外来人？”头领问。

李约素沉默不语。

“被吓破了胆吗，老鬼？”头领露出一丝轻蔑的微笑，“你不说话也没关系，你终有一天会说。你们都站起来，把武器交了，把这里打扫干净。我们可不喜欢在坟场里待着。”他对着投降的银河军发号施令。

战场的清理很简单，残缺的肢体早已经分不清主人，于是杂乱地堆在一起，包裹起来，在远处的沙漠里挖了一个大大的坑，把所有的尸体都丢了进去。银河军和红头军的尸体也混杂在一起。他们生前殊死搏斗，死后却彼此纠缠，再也不会分开。

头领带着三个人进入到远望鑫飞船内部。李约素被一个大个子押送着跟在他们后面。这些人熟门熟路，很快就到了指挥舱，在主舷窗前就地坐下。

“你也来坐！”头领招呼李约素。

大个子一推，李约素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站在头领面前，居高临下，沉默地看着对方，一声不吭。

“死掉几个人，就把你吓成这样？”头领笑着说，“坐下来吧，我要听听你的说法，你的飞船，怎么能够突破亚空间隔断，重回太空？”

“为什么要这样？杀死这么多人。”李约素开口。

“你看到了，他们先攻击我们。”

“难道他们不先动手，你们就会变成和平使者？带着毁灭性武器的和平使者，这很好！”

“我们带着武器只是为了自卫。这里本来就是我们的栖身地，借给

他们，结果就成了他们的领地。我只是把它要回来。”

“你们一直都住沙漠里？”

“我们并不是来抢飞船的，而是为了你，我要求把你带到我们那儿，只是和你谈谈，这老头儿不答应。他以为能侥幸过关，可惜打错了主意。我们来了，他居然用炸弹迎接，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这回算是便宜这糟老头儿了。把飞船要回来也不错，毕竟，这是星球表面最大的飞船，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基地，这样如果有你这样的外来者，就不会落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手里。”

李约素并没有继续跟对方僵持下去，他一屁股坐到地上，正对着头领。

“这就对了。”头领露出赞许的笑容。

“你们杀了很多人，这我看见了。那么，你们打算找我做什么？”

“你的飞船呢？”

“走了。”

“走了？”头领疑惑地看着李约素。

“是的，难道你不知道？”

头领的脸色一瞬间阴沉下来，“这不可能！”他转头向身边的一个人吩咐，“找两个俘虏盘问一下，问得详细点。”

手下应声而去之后，头领的脸上又挂上了笑容，“好吧，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甲目，我们是弓山人。我们曾经有一支大船队，经过这里前往比目星，然后就掉到了这颗星球上。这都有多少年了，两千年？”甲目扭头问身旁的人。

“两千六百七十四年。”

“对。这么长的时间，外边的世界也肯定把我们统统忘掉了。这颗星球可以接受我们，但是我们不甘心。”

“你们活了两千六百多年？”

“没错，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

出去打听消息的手下匆匆走进来，“头儿，这个人说的是真的。他们的飞船飞走了，而且承诺一定会回来带走这些垃圾。”

甲目猛然站起身来，脸上带着一层怒意，“老不死的，死性不改。还好没有上当！”他大步走向舱门，大声下令，“回基地。”

一个大个子一把提起李约素，李约素挣扎着摆脱他，“我自己会走，别碰我。”

甲目闻声转过身，“丁大力，让他自己来。只要不逃跑就行了。”说完他向着李约素，“你最好和我们待在一起，现在除了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车队在沙漠里奔驰，开出很远。飞船构成的城市很快成了远方小小的黑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李约素努力观察沿途的景致，然而，除了沙漠还是沙漠，漫无边际的沙海让人感到疲劳，他很快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他梦见了一个奇怪的人，面目不清，似乎正和他说话。说话的人仿佛被浸泡在水中，随着水波荡漾，形象越发地模糊，最后成了随波逐流的碎片。李约素伸手挽留，却只碰触到一团破碎的光影，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仿佛正站立在一片白茫茫的天地中，所在之处空无一物，于是他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看见了许多熟悉的人和物：吉纳、佳上、邓迪斯，还有银河人、青河人、多孜人、荆棘星人，特德克迪亚、金山、马头星云、绿洲……他仿佛正在回溯银河之旅，把记忆深处所有值得记忆的东西都揪出来陈列。他回到了天垂星，星球被引力波摧毁，陷落在火焰之中，他看见了“重装甲”号，庞大的飞船陷落在包围中，苦苦挣扎。古力特、申秋、天狼七、蓝光，他们一个个栩栩如生，就在他身旁站着，又悄无声息地滑过，消失在身后的白茫茫之中，最后，一个全身戎装的婀娜身躯出现在眼前，他停下脚步。苏北旦！他轻声呼唤，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发出声音。苏北旦就在他眼前，左顾右盼，似乎在寻找什么。我在这里！他急切地想告诉她，然而却发不出声音，她也看不到

他。苏北旦很快从身边溜过，李约素伸手去抓，却什么都没有抓到。世界仍旧一片白茫茫，而他所在之处空无一物。

他随着黄金星球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天宇上到处都是红色的恒星，整个天宇映出微微的红色。他看见数不清的黑色飞船，还有那红黑色的中枢星。他在这令人战栗的巨大头脑前站立，而无数细小的白色蜘蛛状生物正钻入他的身体。骤然间，一片黑暗。

李约素惊醒过来。当他发现自己仍旧坐在车上时，不禁暗暗松了口气。

“你好像做梦了。”有人说。

李约素循声望去，甲目蹲在车顶上，探出脑袋，正看着他。

李约素没有搭理，自顾自望向前方。

“你大叫一个名字，所有人都听到了。是你的老婆？”甲目不以为意，继续说。

李约素霍然转头，看着甲目，“我说了什么？”

“一个名字，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李约素默然不语，继续望着眼前的滚滚黄沙。

“好吧，我们也快到了。不妨告诉你，你不停地喊‘好望角’，让大家都很失望。”甲目说完缩回头去。车子突然转弯，绕过一座沙丘。

眼前蓦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山洞，洞中一片漆黑。车子直直地开进去，眼前突然变得敞亮，安装在洞壁上的灯打开，一条灯光组成的长链伸向远方。气温骤然间下降，冷风吹来，竟然有些刺骨，和外边的炎热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车队一直向前开，不断向下，最后在一片宽敞的空地上停下。李约素抬头一望，发现这是一个人工开凿的空间，穹顶足足有五十米高，用一层金属的框架加固，整个场地看上去，停靠上百辆重型装甲车也不成问题。虽然这算不上规模宏大的广场，一个主星球的空港比这样的规模庞大得多，然而这里深入地下，完全在岩层中开凿，李约素四下张望，

不禁有几分惊奇。

甲目带着李约素进了广场一侧的小门。他们走在曲折而幽暗的隧道里，甲目没有说话，李约素也并不发声，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走着。

最后，他们再次来到一个宽敞的空间。空地的中央是一个四方的平台，四周围是各式各样的壁画，星球、飞船、战争、舞蹈、动物、仪式……壁画色彩丰富，栩栩如生。李约素走过去，伸手触摸，这些画并不是画在岩石上，细腻光滑，凹凸有致，这不是画，而是某种特殊的制品。忽然间，壁画变换了内容，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潺潺的溪水流动，小巧而奇特的动物在溪边喝水，天空中，鹰隼盘旋。这是活的图案。

李约素询问似的看着甲目。

“这是他们的坟冢。”甲目说，“他们想要见你。”

“你说什么？”李约素感到一阵茫然，“他们是谁？这里是坟冢？”

“他们是这颗星球原先的主人，这里是一个记忆室，是专门给我们这样的后来人准备的。当然，他们就在这里，称为坟冢也很合适。”甲目抬头四顾，“万千个亡灵和你同在，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很酷？”

“我把他带来了。”甲目大声宣告，“现在，兑现你们的承诺。帮我打开屏障，我们要重返太空！”

声音在舱室里回荡，没有回应。

甲目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我们等等吧，也许亡灵都在睡觉。”

李约素点点头，这儿奇特的气氛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一种他从未接触过的文明。文明的主人割断了和外界的联系，甚至放弃了整个星球表面，只在深深的地下，以一种虚幻般的方式存在。

他继续察看壁画，壁画突然间成了一个战争场面，无数的飞船在混战，厮杀，化作漫天的火花。一艘庞然巨船在向前急驰，另一艘较小的飞船给它提供掩护，两艘飞船的前边，大量的小飞船阻挡着它们前进的通道。突然间，大船的前方一片火海，然而试图阻挡它的小飞船并不退

缩，它们继续集结成群，迅速填补防线的空白，它们更凶狠地扑向两艘大船，全然不顾大船周围装甲护卫的火力，只是集中全力对两艘大船进行攻击。

这种似曾相识的情形，像极了伊特星门的那场战斗，甚至飞船的模样也和“平准”号、“八脚鱼”号有几分类似，虽然仔细看去，并不全然一致。李约素怦然心动，他不知道此间的主人为什么会把这样的场景展现给他。然而有一点毫无疑问，这个屋子的某处，一双神秘的眼睛正窥探着他，甚至能从他的记忆深处挖掘出一些东西。

壁画再次变换。这一次，他看见了天垂星，分崩离析的星球正无可避免地走向毁灭。一个人影从这样的背景中浮现，逐渐清晰，最后定格在屏幕上。这是古力特的半身像，惟妙惟肖，脸上的表情细致入微。壁画上的古力特好像正看着李约素。李约素仿佛听见他在说话：“谁也不知道其中真正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如果不是你和‘天狼星’号闯入黄金星球，这个事件也许仍旧会发生，但是极大的可能，会被大大推迟，也许会在几百年后。你是所有现在这一切状况的起点。银河选择了你。你想逃避吗？”

李约素呆呆地站着，一阵寒意从头直贯到脚。这是古力特所说的话，和当年一样。这里的神秘存在——无论他们是什么——从他的头脑中得到了秘密。他们像阅读一本书一样审视着他的头脑，而他却茫然不觉。

李约素略带慌张地扫视整个屋子，希望找到一些他们存在的蛛丝马迹。然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甲目不以为然地看着李约素，“他们该出现就出现，急也没有用。”

蓦然间，中央的平台上腾起一团青紫的火焰，火焰中一个人影若隐若现。

“欢迎来到极乐之地，李约素。虽然灾祸接踵而来，但我们明辨是

非，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仍旧欢迎你！”

人影倏忽间不见，没有热量的火焰更加明亮，向着四周扩散。李约素愣愣地看着这团捉摸不定的火，心中充满疑惑，其中还夹杂着少许惶恐。甲目也不自觉地向后靠了靠，紧贴着墙壁站立，目不转睛地盯着它。

无数细小的光亮在火焰中凝聚，似乎形成了漫天星斗。巨大的红色恒星出现在视野的中央，李约素惊讶地发现，星图似曾相识，那居然是科尼尔星图，只是可能因为角度的原因，微微有些错位。庞大的舰队从星图上浮现出来，依稀之间，李约素似乎看到一幅宏大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第十二章 与世隔绝

一个又一个环形世界彼此间衔接，三十个环形世界构成一个直径八百公里的环。成百上千这样的环形在天宇上形成稀疏的矩阵，能量的洪流在环心之间激荡。矩阵的间隙被十多个战巡舰集群填满，每一个集群至少汇聚了三千艘战舰，护卫环形世界矩阵的要害。母舰夹杂在战巡舰集群之中，全部的发射舱门打开，数以十万计的飞梭和机甲整装待发。另有五十艘以上的母舰单独集结成舰群，跟随在中央阵形后方，两个庞大的行星级堡垒居中。一群群流体颗粒环绕四周，母舰和行星级堡垒仿佛浸泡在一个泡沫池中。

环形世界矩阵和战巡舰集团打头阵，母舰和堡垒在流体颗粒的簇拥下压阵，缓慢跟随。前方，黑暗深沉，黑色飞船浮满天际，大战一触即发。

“你们所见的是当年人类和蜘蛛人的一场战斗。我们的先祖参加了这场战斗，但他们没有看到战争结束就离开了。”

舰队庞大的规模让李约素感到惊讶。在土斯星上，神秘的镜子飞船描述了垚星联盟的庞大规模，然而那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当舰队如山峦般壮阔地展现在他眼前时，他被这样宏大的气魄所震惊，也感到振奋。他第一次看到如此规模的庞大舰队，和毁灭了天垂星的暗黑舰队相比，显得更为强有力。这才是他期望从银河之心得到的东西，但银河人并没有给他，而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小沙漠星球却展现给他看。可惜，这只是虚拟的图景。

“这是决战吗？”李约素问。

“这是垚星联盟的一次总攻，然而战斗以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场——敌人退缩了。两个世界在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战舰，彼此对峙，毫不示

弱。双方进行了上百次大大小小的局部战斗，并没有明显的胜负，但是当人类决定进行一次决战并为此而展开行动时，敌人却退缩了。它们从星门撤离，退缩了三十五光年。人类舰队的行动就像一记重拳落在了空处，这不是一次值得欢庆的胜利，更像敌人故意施展的诡计。”

“后来呢？”李约素追问。

“垚星联盟舰队的指挥官举行了紧急会议，决定无论敌人设下怎样的阴谋诡计，联盟舰队的力量毕竟占据优势，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推进战线，果断追击；另一种声音则要求等待联盟舰队的进一步集结，至少集中三十个标准舰队的规模，然后再次出击。最后，大家同意了沙达克的提议，决定进行切割。”

“切割？”

“是的。战争已经持续了整整六千年，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要长久，规模也更庞大，如果有一种办法可以快速结束战争，大家都会赞同。沙达克提出了割离的战略，蜘蛛人处在银河边缘，它们所处的空间本身就有些边缘化，如果使用大量的空间控制器，可以造成一次空间蜷曲，从而把蜘蛛人控制的星域封闭在亚空间内，和人类脱离接触。你知道这个战术的结果，蜘蛛人被封闭起来，但是垚星联盟的将军们发现，人类星域也同时陷入了麻烦。”

“是的，我知道。”李约素想起镜子飞船所做的描述，“科尼尔星域的空间下陷，成为一个凹陷区，于是人类制造伊特星门，逃了出来。”

“不错。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声音很沉稳。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李约素有些好奇，沙达克真理会和神秘的镜子飞船都告诉他这样的一个事实，然而在这里，他听到了另一种说法。

“人类的能力再强大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控制空间，因此，割离的战术并不能完全把蜘蛛人封闭起来，而星域的下陷，也在沙达克的预料之

中。”

“那是为了什么？”

“这是一个陷阱。陷阱的设计目的就是让蜘蛛人感到恐慌，逼迫它们跳入下陷星域。空间凹陷区一旦反弹，所有的一切都会被狄拉克海吞没。这将是一场漂亮的毁灭战，自然之力帮助你收拾了敌人，不需要舰队浴血奋战，更不需要解决战争之后的遗留问题。星域的物质会被清空，除了恒星，什么都不会留下，而且空间振荡也会引起恒星的暴发，在非常漫长的时间里，那里除了辐射，什么都不会有。”

李约素细细咀嚼这番话，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料想过的景象。然而他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伊特星门的毁灭，正是这样一个事件的微缩。然而，把数百光年的星域化为辐射，只为了消灭蜘蛛人？消灭一个异类种族，毁灭一片星域，人类什么也得不到，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这不可能，这样做人类又能得到什么益处？把星域和敌人一起毁掉，这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

“恐惧中的人类唯一的愿望就是摆脱恐惧。蜘蛛人突然撤退，沙达克侦察到它们正准备进行亚空间攻击。正像空间陷阱的反弹一样，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攻击，它直接瓦解原子，让所有的一切变成混沌。人类所做的一切只是先下手为强。”

“什么是亚空间攻击？”李约素问。

“亚空间支撑着我们的时空膜，蜘蛛人拥有先进的亚空间技术，它们改造中枢星，将它庞大的亚空间体积作为武器，先行挤占某个空间的亚空间区，然后自毁，造成亚空间空洞。当实空间失去了亚空间的支撑，核子力将消失。这是很难维持的效应，因为亚空间空洞只能维持顷刻，但是只要这个效应维持时间能够超过两个微秒，就能令所有的飞船瘫痪；如果维持的时间稍久一些，一切都会土崩瓦解。这是威力无穷的破碎机，一枚超级炸弹。”

“就像这个星球的亚空间断层？”李约素猛然想起这番话和吉钠对

亚空间断层的解释很相似。

“有些类似，但并不完全一样。蜘蛛人所针对的不是一颗星球，它们要消灭聚集的人类舰队，它要毁灭三百光秒之内的所有物体，其中包括一颗恒星。除了直接作用，它能促成超新星爆炸，带来毁灭性打击。”

李约素默然。这是两个超级文明之间的战争，所使用的武器仿佛神迹。让一颗恒星爆炸，成为超新星，作为武器攻击对方。像剪裁布料般把时空切割下来打包，沉入亚空间，无限期隔离。这样的一轮攻防战，超出了李约素对战争的理解。

“人类能打赢就好，管它什么亚空间攻击，我们把它关到笼子里去。”甲目突然高声说。

李约素看了他一眼。是的，人类打赢了这场远古之战，这是最重要的结果。敌人的超级炸弹并没有发挥作用。

“我们怎么战胜它们的？”李约素问。

李约素的眼前出现了整齐排列的球状飞行器，两道纵列向着远方延伸，消失在无穷远的尽头，蓝色的辉光在两列飞行器之间若隐若现。

“这是切割行动。我们调集了所有的空间发生器，在蜘蛛中枢星的外围尽量抬高空间曲度。”

两道队列之间的空间由蓝色变成青色，很快又变成绿色，转眼间，它又变成了黄色、橙色，最后变成咄咄逼人的血红。红色并没有持续多久，它很快稀释，空间仿佛变成了透明，灿烂的光从这道缝中溢出，和周围的深沉黑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它就像黑色的幕布上用刀划出的一道缝，又仿佛苍茫大地上深不见底的鸿沟。鸿沟之外，殊死较量正在进行。蜘蛛舰队匆忙赶来阻止人类的行动，它们并没有做很充分的准备，赶到的飞船零散不成规模，舰只也很小。人类的敢死舰队缠上了它们，把它们阻挡在鸿沟之外，保护空间发生器队列。爆炸频繁，蜘蛛舰队顽强地向着鸿沟不断前进，而人类敢死队则不惜一切代价迟滞它们前进的

步伐。事实上，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空间曲度已经抬高到了这些小飞船无法突破的高度，它们的一切攻击已经无法伤及这些挖掘鸿沟的机器一分一毫。人类敢死队最后全军覆没，蜘蛛舰队聚集在鸿沟之下，绝望而徒劳地攻击无形的空间之墙。

李约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知道所见的画面正是千万年前真实的一幕，它超越了这个时代的想象，是千万年前伟大的人类联盟空间技术的精华，银河的历史上也许曾经有过无数的辉煌时刻，但这个画面所代表的一切无疑要归类于最重要的历史时刻之一，它决定了银河历史的走向。

猛然间，巨量的光从缝隙中喷涌而出，两队空间发生器眨眼间灰飞烟灭，整个世界仿佛被割裂成两半。光在一瞬间消失不见，一半的天宇同时消失，变得透明，黑暗迅速地从两边弥漫过来，在黑暗的边缘，可以看见依稀的红线，那是空间膜弥合所释放的微弱能量。当两条微弱的红线碰撞在一起，整个世界似乎都微微发红。红潮很快退去，天宇恢复了惯有的黑暗和宁静。远方，垚星联盟舰队的灯火犹如群星般璀璨。细小的飞船开始忙碌穿梭，人们在检查这场恢宏的空间蜷曲造成的最后结果。

“计划成功了一半。”声音说，“时空膜按照预想蜷曲，把蜘蛛人的星域隔绝在银河之外。然而，有个纰漏最终使得人类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

“为了彻底消灭这些蜘蛛人，需要在时空膜蜷曲之后触发时空反弹，你们的科尼尔星域附近作为能量平衡的代价大幅度下陷，成为一个时空凹地。时空反弹会引发蜘蛛空间和科尼尔星域之间的对撞，科尼尔星域大幅上升，成为时空高地，而蜘蛛空间彻底消亡。整个计划的纰漏在于：触发时空反弹的关键并不在科尼尔星域，而在蜘蛛空间。”

李约素若有所思，“沙达克告诉我，可以找到办法让整个科尼尔星域恢复弹性，一次性消灭所有的敌人，就是指这个纰漏？就是因为如

此，所以人类不得不从科尼尔星域撤退？”

“是的。谁也不能预料蜘蛛人是否会为了报复而选择同归于尽。人类放弃了那一片星域，但是长久的岁月淹埋了一切，后来你们在那儿建立了自己的文明。毕竟那里是一个广阔的空间，恒星之间距离合适，正适合星域文明发展。时间太久远了，没几个人还记得这回事。找到你的沙达克还保留了一些关于这次战役的记忆，但这些记忆也并非十分清晰。也许银河里有许多沙达克还掌握着更多的细节，但你很难找到他们。银河实在太广阔了，躲藏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

“你是沙达克？”李约素惊疑地猜测。

“不，我们的沙达克早已离去。我们是人类。”

“你们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这些？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们是人类。人类和蜘蛛人的战争结束之后，我们的祖先退出了联盟。他们找到了这颗星球，定居下来。再后来，我们做出决定，把星球和外界隔绝开。我们不再关心外面的世界，也不希望被打扰。当然，总会有飞船坠落在星球上，他们可以加入我们，或者在这个星球表面自生自灭。”

“你说过，会让我们重返太空。”甲目马上接过这句话。

“我答应过帮助你，但是这取决于李约素。”

“我？你让我来帮他们？”

“是的。”话音刚落，所有的图景突然间消失得干干净净。李约素和甲目的眼前，只剩下一小团跳动的火焰。它不断地闪烁着，似乎还在说话。

“这一段故事没有了结。人类遗忘了蜘蛛人，但是它们显然并没有放弃。如果你的记忆真实，它们已经成功地占据了那一片凹陷星域。”

“是的。它们实力强大。”李约素回想起那些对比悬殊的战斗，黑色飞船几乎遮蔽了整个天宇，人类的抵抗微不足道，他的情绪不禁有些黯然。

“它们的力量并没有比千万年前增强多少，但是它们孤注一掷，务求成功。它们没有给自己留退路。封闭空间本身会退化，它们的大规模高能量弹跳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因此再也不可能回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向着银河扩张。而人类则完全没有准备。”

“我们重新组织了联盟来和它们对抗！”李约素说。

“战火必然蔓延，人类自然会重新武装。但眼下最重要的事，还是执行人类当初的计划，也就是沙达克和你所提到的计划。”

“你说触发空间反弹的关键并不在星域这边。”

“是的，所以必须深入封闭空间，到它们的巢穴中去触动反弹。这是一件成功概率很小的事。当年的联盟尝试过多次，都没有成功。但你的成功可能性会大一些，你身上有它们的特质，这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李约素有些发怔。如果事情真如这个声音所言，他能够触动科尼尔星域的反弹，把所有的入侵者彻底消灭干净，这无疑是一件让人无比痛快的事。那些仍旧残留在科尼尔的同胞，他们可以抓住一切机会撤退，即便不能撤退，为了人类的未来，哪怕他们对他有再大的责难，他也可以承受。然而，他怎样才能做成这样一件事？并且，有人曾经告诉他，相比之下，他的生命更重要，因为还有更多更可怕的敌人在另一条旋臂上等着他，而他的朋友，已经陷落在危险之中。

“有多大的可能性？”李约素问。

“以前垚星联盟的沙达克计算过，成功概率为千分之二。”

千分之二！李约素只觉得荒谬感扑面而来。“这不是等于送死吗？这么说起来，我甚至连百分之一的机会也没有！”

“无法预计。”声音重复，“我们并不了解眼下的真实态势。蜘蛛人采用大规模弹跳，它们在时空瘤中残留的力量不会很多，也许这是一个机会。”

李约素想了想，问：“你能阅读我的记忆，是吗？”

“我能读出一些。”

“有人告诉我，我必须为将来的战争做好准备，科尼尔星域的敌人并不是最危险的敌人，我们还有更可怕的敌人。你知道那是谁吗？我该听你的，还是听他的？”

“我不知道你所遭遇的那个存在是谁。他所说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但是，眼前的情况确定非常危险。人类无法组织有效抵抗，联合舰队来得太迟，实力也并不充足。毁灭它们的中枢星，这是解决眼前困局最有效的办法。否则，我们付出的代价将是整个旋臂所有的人类文明。你曾经进入封闭空间，你可以感受到它们的亚空间存在，这是任何人都没有的优势。如果你为此而牺牲，你将保存旋臂上千千万万的文明，成为人类伟大的英雄人物。至于将来的战争，将来的人们一定也可以战胜它们。”

李约素露出一丝苦笑，“说了这么多，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我要你答应，如果一旦有可能，就努力去做这件事。”

“这是你让我们从这个星球离开的条件？”

“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条件。”

“我要权衡怎样做才会对科尼尔人有利，对整个人类有利。”

火焰陷入沉默，它跳动着，李约素感到它正在窥探自己的心思。他感到坦然，这个问题谁也无法逼迫他，那些死去的亡灵甚至能够明白无误地判断他到底是在说谎，还是出自真心。

他向一边望去，甲目正焦急地望着他。

火焰再次说话，“好吧，就这样。暂且在这里等待，很快就会有消息。甲目，带李约素去休息。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冬眠。你们一定能够重获自由，但我需要时间来撤除屏障。你们不会等太久。”

“你要信守诺言。”甲目向着火焰大声说。

“我会的。”火焰说完，倏忽间消失不见。小小的房间里忽然间仿佛变成了深邃的宇宙空间，无限深远，星辰在远处发亮。

李约素默默地站在群星之间。甲目并不着急带他出去，他在墙角里蹲坐下来，看着李约素，突然道：“你就是那个人。”

李约素有些意外，扭头看着甲目，“什么？”

“你就是那个人。真是让人意外，居然可以在这里遇上，李约素，科尼尔星域使者。我听说过你的名字，我的家族里有人为了你踏上了征途，不过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你来自哪里？”

“同宙星，你记得吗？”

“当然记得！同宙星派遣了十六艘战舰去支援好望角。”李约素清楚地记得这是为数不多的派遣了援军的星球之一。他们距离好望角数千光年，派遣援军不是轻易能够下定决心的事。况且，李约素那时正向银心进发，只能由星域舰队自行前往好望角。

“我的叔爷一百多年前跟随舰队出发，再也没有音信。人们都认为他已经死了。”

“他一定在好望角抵抗蜘蛛人。”

“所以，咱们还真有缘，居然能在这里遇上。你真的到了银心？”

“到了，然后回来了，然后被困在了这里。”李约素自嘲地笑了笑。

“了不起！”甲目向着李约素伸出大拇指，“如果知道你就是那个人，李约素，我们一定要把你当作贵宾。不好意思，让你受惊吓了。”

“没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消灭银河军？”

“银河军？”甲目露出鄙夷的神色，“他们自称银河军？银河的脸都被他们丢尽了。这些乌合之众，我们把远望鑫让给他们已经很不错了。他们居然想隐瞒你们飞船降落的情况。而且，是星球之主让我去接人，他竟敢阻拦，实在死有余辜。”

“你们称这里的亡灵为星球之主？”

“没错，它本来就是星球之主。说不上好坏，但是它牢牢控制着星

球，包括阻挡飞船脱离星球的亚空间屏障。这里就像一座监狱，我只想飞出去，都想疯了！你的伙伴真的飞出去了？他不怕屏障？还是掉下来摔死了？”

李约素没有回答甲目的问题。他蹙眉深思。半晌，他问：“这里经常有飞船坠落？那么星球表面应该能见到很多幸存者。”

“并不如此。”甲目并不介意李约素漫不经心的态度，“飞船坠落的事件，也许几十年有一次，飞船性能不一，幸存者要上百年才能见到一批，星球表面没有那么多幸存者。星球之主的洞窟不止这一处，而且大部分幸存者都会投入到星球之主的怀抱。不过……”甲目放缓语速，“像我这样不愿意留下的人也不少，没人清点过，二三十组人总是有的。”

“你们相互间经常火拼？团结起来，一起想想办法，不是更好么？”

甲目哈哈大笑，“火拼是有的，大家都在这里闷着，总得找点乐子。而且有的人也不想活了，打仗送命，一了百了。只要掉在星球上，就绝对无法离开。”说到这里，甲目突然意识到李约素的同伴离开了死星，并没有得到星球之主的许可，“你的飞船到底什么样？居然能飞出去？”

“那是一艘铁星飞船，和我一道从银心那边来。他们把它叫做幽光飞船。”

“幽光飞船……”甲目喃喃自语，“有机会我一定要见识一下。”

甲目站起身，“我们走吧，我带你去冬眠。这个星球之主对时间的感觉和我们不一样，它说不会等太久，也许就是几百上千年。”

“不会的。”李约素说，虽然他还不确定到底遭遇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星球之主希望他能够潜入蜘蛛人的黑暗空间，触发科尼尔星域的反弹。如果这真是一个可行的计划，那么时间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好望角防线支撑不了太久。

“不过，”李约素看着甲目，“你说你已经在这颗星球上生活了两千多年，又怎么能听说我前往银河之心的事？”

甲目一时愣住了，随即又放声大笑，“想不到撒一个小小的谎这么难。但我的确来自同宙星，只不过我掉到这颗星球上才短短五十年而已。”

李约素没有吱声。甲目见李约素不置可否，赶忙补充道：“我的叔爷是家族里大大有名的人物，他响应你，带着飞船去好望角，我们同宙星派遣了舰队去好望角，这想编也编不出来。我的叔爷叫甲六基，也许你还记得，该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

甲六基。李约素依稀记得这个名字，无论如何，甲目的确来自同宙星。

“这里有冬眠装置？”李约素放弃了对甲目的追问。

“这里有很多冬眠盒子，星球之主早就准备好了这些冬眠设施，还有很多机器人维护。理论上你可以活几十万年，直到你自己觉得厌倦了。怎么样，要去冬眠吗？”

“我不想去冬眠，你能带我在这个星球上逛一逛吗？”李约素很客气地请求。

“当然可以，我很乐意给你提供帮助。我当年就想跟着叔爷一道去支援你们，可惜当时只有九岁。”甲目在前边领路，他们走入窄窄的巷道。

“不过，在这里遇见你，不是更好的事吗？我们可是在这颗死星球上生死与共……”甲目边走边说，时不时发出一阵大笑。无论李约素是否响应，他总是情绪高昂。

李约素沉默地跟在甲目身后，他担心这颗星球上的一切。如果这不是一颗被遗弃的星球，而是由星球之主这样神秘的存在所控制，那么吉纳的判断就有些偏差；如果他真的带回来一些救援飞船，没有星球之主的合作，也很难带着人离开这颗星球，甚至会遭遇更多的危险。

他回想星球之主所描述的种种情形。即便是这个神秘的星球主人，也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忧虑重重。它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存在，并不为银河的其他人类担忧，它忧虑，因为它担心那些穷凶极恶的异类会杀奔此地，把它的栖息地连根拔起。

然而这里距离好望角至少还有几千光年。李约素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他相信这个星球之主所担忧的一切很可能成为现实。这种感觉犹如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胸口，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丝毫没有聊天谈话的心情。

他无法去冬眠。他要在这个星球上看看，哪怕白白消耗时间，看一看头顶的星空也让人感到宽慰一些。

第十三章 重返太空

李约素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布道者。两个月的时间，他跑遍了这颗星球的各个角落，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他都要去一趟。

这是一个真正的荒漠星球，除了黄沙还是黄沙，地表没有水，绝大部分幸存者都躲藏在地下。星球主人提供了洞窟，每一个洞窟都得到良好的维护。也有几个飞船城市，这些城市都非常古老，也许是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前的人们遗弃在星球上的，它们聚集在一片方圆六百公里的沙漠中。甲目一直怀疑这些飞船就是星球主人的遗留物，因为后来的幸存者并没有大规模的船队，而坠落的飞船都损毁严重，无法再飞起来。甲目带着李约素参观了自己的飞船——它隐藏在距离洞窟不远的山谷中，那里没有风沙，不会被埋到沙底下去。这的确是一艘同宙星飞船，船体就像一个巨大的贝壳，上边有星星点点的发光物。

这样的一艘飞船唤醒了李约素的记忆。

他记得同宙星舰队出发时的情景，十几艘飞船鱼贯而出，排列在空港的前方，等待信号。没有任何人欢送他们，这些人是志愿组成的义勇军。同宙星官方并不支持李约素，他们也不打算在同宙星星域之内广播蜘蛛人入侵的消息。这只是毫无必要的恐慌！他们这样对李约素宣告，这是他们的专家研究后得出的结论。然而，终究有人站出来组织义勇军，组建了这支规模不大也不小的舰队。

卡鲁伊斯特，李约素牢牢记住这个名字，他是一个富翁，也是同宙星民主共和国的一位部长。他相信李约素，于是抛弃自己的一切，变卖家产组织了舰队。

最后的弹跳之前，他和李约素通话。

“李约素船长，我会在好望角等着你，希望那时候，你能给所有人

带来惊喜。不要让信任你的人失望。”

“我一定会回来的。”李约素坚定地说。

我一定会回来！这是他的誓言。李约素已经记不清到底多少次重复这样的誓言。在好望角，在同宙星，在所有那些愿意支持他的星球，环形世界，鑫团飞船，他一次次地重复，深信不疑。他是那个和好望角同呼吸共命运的人，而且无数人信任他，等待着他。

但此刻，他却被完全困在这颗沙漠星球上。

“甲目，你知道卡鲁伊斯特吗？”

“我知道，他是远征舰队的指挥官，我的叔爷接受他的指挥。”

李约素望着眼前贝壳形的飞船，“他真是一个好人。”

“他可算不上什么好人！”甲目并不同意，“他是一个有名的守财奴，很贪婪。不过后来他花掉全部财产招募义勇军，这倒是让大家都大吃一惊。”

李约素微微有些惊讶，“你说他很贪婪？”

“是啊，同宙星上所有人都知道。恐怕即使再过几十年，他依然是同宙星名声最响的贪官。”甲目大大咧咧地说，“也有人说，他带领义勇军远征，是为了躲开因为贪污而可能遭受的审判。不过，我的叔爷是一个很正直的职业军官，他追随卡鲁，应该不会错。”

对话到此为止。返回的路上，甲目开车，李约素一声不吭地看着一望无际的黄沙，突然开口说：“甲目，如果我们能出去，你能组织义勇军去支援好望角吗？”

“我？我可以带着我的飞船跟你一道去，我们可以自称银河义勇军，哈哈……”

“不，我是说这颗星球上的这些人，如果他们不愿意在这颗星球上留下来，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投入这场战争。”

“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这些人里边什么人都有，完全是一帮乌合之众，哪能打仗？！”

“那我们就找那些合适的。”

甲目犹豫着，“我可以试试看。不过，这件事还是你自己出面比较合适，我可以让我的人跟着你。虽然星球之主已经宣告你是重要人物，可为了以防万一，我的人能保护你的安全。”

“好，一言为定。”李约素声音洪亮。尽力而为，无论吉纳的援军什么时候到来，也不管好望角的局势如何，他不能放弃自己内心所坚持的东西，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要有所作为。

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李约素聚集了一支新的队伍，上万人的队伍来自三十二个不同的星系，绝大部分是原生人类。有两组人比较特别，一组自称卡坦特家族，他们是半机械人，身体的主要部分都换成了金属件，据说他们的儿童一旦成年就要接受机械改造；另一组是一群小型人类，他们的体态和白沙星人很相似，四肢纤细，就像儿童，然而，他们却拥有这个新组建的队伍中最强大的炮舰，他们宣称自己来自扰流星，大家都称他们为玲珑人。

这些人，虽然没有办法突破星球的亚空间屏障，都被死死地困在星球上，却从未放弃重回太空的希望，当听说李约素有办法帮助他们时，他们自觉自愿地聚集在李约素麾下。这支队伍有七十四艘大大小小的飞船，飞船仍旧可以起飞，李约素把所有飞船编好序列，统一通讯。他用天垂星的故事感动他们，用旅途中的各种见闻激励他们，用重回太空的希望鼓舞他们。他改变这些人的信仰，让他们逐渐渴望着追随他前往好望角，为了人类而战。李约素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鼓动者，然而他渐渐发现自己对此其实还颇为在行。

队伍开始准军事化的训练，模拟太空飞行，同时不断加强纪律。沙漠中经常可以见到车队掀起的滚滚沙尘，从一个洞窟奔向另一个洞窟，飞船城市被武装起来，人们竭尽所能，恢复那些废弃飞船的性能，而那些保存完好还能起飞的飞船，则被集中在飞船城市的中心，时不时进行一次行星表面飞行。沉寂的星球因此多了几分生气。

李约素相信这样的训练会有价值，两年之后，吉纳就会带着救援舰队返回，他们可以重新进入太空。那时，这一群彼此形态毫不相同的人，可以组成支援舰队。虽然力量并不大，但总归多了一份力量。

星球之主对李约素的行动一直保持沉默，每个月，李约素都会去到那个神秘的坟墓。跳动的火光有时会出现，然而它再也没有开口，甚至不再提及撤除屏障让飞船起飞的事。甲目对此深感无奈。

在起初的失望之后，李约素很快适应了这样的情形，沉默的坟墓变成了他和甲目最好的谈心之地。他们逐渐了解彼此的过去，也熟悉了彼此的秉性。甲目是一个私人护卫队长，他在完成一次护卫任务后的返航途中，偶尔经过死星，结果陷落在这里。

“我一定会帮你的。”甲目这样对李约素说，“我最佩服那些面对重重困难却能够坚持到底的人，你李约素算是一个人物，我一定要帮你。”

李约素微笑着点头，甲目性格直爽，像极了年轻时的他。这一句话平淡无奇，但对甲目来说，一诺千金。

这一次，李约素同往常一样，和甲目一道通过弯弯曲曲的巷道进入坟墓。

他们刚走进去，整个屋子蓦然间变得明亮，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形，李约素迅速四下张望，试图找出一些异常。

火焰从平台中央跳跃而出，这一次，是青紫的火焰。

一瞬间，李约素和甲目仿佛置身于太空之中，正对着一艘飞船。

“幽光飞船！”李约素惊讶地低声呼叫。

“你的朋友回来了，”火焰开始说话，“还有更多的人。”

李约素感到一阵喜悦，随即又感到不安，“他回来了？这么快？”从好望角往返，少则四五年，多则六十年，然而此时才过了不到一年，“还有谁？”

李约素看见了另一艘飞船，他感到胸口被重重一击，船舷上，三颗

星星彼此间纠缠，形成一枚巨大的徽章，那是科尼尔舰队的三星徽章！

李约素没有料到居然会在这里看见科尼尔飞船，刹那间，心头百感交集，竟然觉得一阵胸闷，呼吸不畅。

过了半晌，他缓过劲来，迟疑着开口问：“他们在哪里？”

“他们还有十五个小时才能抵达。”

“这么说，我们很快就可以离开了！”甲目说。

“没错。但是危险正在逼近。”

“这是什么意思？”

“一些不速之客。”火焰说，“有三十多个高能点正向我们飞来，它们跟着你的朋友，我不确定你的朋友对此是否有所察觉。”

“那是蜘蛛人吗？”

“我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很快就会见分晓。如果的确如此，那么灾祸来得比预计的快得多。李约素，你要早做准备。”

“准备什么？”

“逃跑。”

李约素感到不可思议，他从来没有想过星球之主居然会提出这种建议，他感到头脑一阵晕眩！“这是什么话！这里离好望角还有三千光年，那些蜘蛛人怎么可能来？逃跑？这真是一个笑话。”猛然间，他意识到星球之主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好望角的飞船在这里出现，而暗黑深渊的蜘蛛人接踵而来……最坏的情形已经发生，敌人突破好望角，进入到了旋臂内部，灾难正席卷银河！

他很快冷静下来，“你说好望角已经被突破了？”

“很可能如此。”火焰的声音不疾不徐，“一切都太晚了，我们不能按照预想的那样去颠覆科尼尔星域，只能执行次一等的任务——重新组建联盟，联合所有人类的力量来进行对抗。我已经打开这颗星球的屏障，如果你们已经准备好，那就赶快走，去会合舰队。”

“你呢？”

“我会留在这里。既然不能够生存得更久一些，那就在这里结束。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长久，一切都随时可能终结，我们对此早有准备。”

“说得和真的一样，难道我们要束手待毙吗？”李约素心中生出一股豪迈气概，“我不信好望角已经完了，那至少还要上百年。”

“你已经看到，你的朋友中途折回了。”

李约素哑口无言。吉纳这么快就返回，而且和一艘科尼尔飞船同行，科尼尔飞船来到这个偏僻角落，只能说明好望角发生了重大变故。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李约素并不死心，他仍旧抱着一线希望，这艘飞船所带来的消息并不是好望角的毁灭，它可能只是一艘信使飞船，好望角派出它向其他星域求援。

“准备好你们的飞船，抓紧时间。祝你们好运！”火焰闪烁着，黯淡下去。

“等等！”李约素慌忙挽留它，“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走。你们可以寄生在我们的飞船上，我带你们去银河之心，一定有合适的地方可以让你们居住。”

“带我们走？为什么？”火焰重新亮起来。

“你们也是人类，我们不放弃任何人类。”

“我们不会离开这颗星球，这里是我们的家。如果你能够阻止那些异类，那就再好不过，但如果一切已经太迟，那么也顺其自然吧。我们的先祖把这些蜘蛛人驱赶到绝境，如今如果它们毁灭我们，这也是一种平衡。不用太在意我们，李约素。生命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对每一个种族也是如此。去吧，我已经撤除了亚空间屏障。记住，你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必须在三十六个小时内撤离。”

火焰再次黯淡下去。李约素还试图说些什么，一时之间却想不出什么词句。甲目拉着他，说：“我们快走！时间有限，不能错过机会。”

李约素跟着甲目向外走，他回头望了一眼，火焰已经完全黯淡下

去，屋子变得一团漆黑，深不见底的黑色中，依稀可见细小的蓝色光点，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似乎充满了整个黑色渊藪。

李约素不禁有些恍惚，他眨眨眼，仔细看去，细小的光点并不存在，眼前除了黑暗，一无所有。他驻足转身，面对着眼前空荡荡的黑暗，他明白这些星球曾经的主人就在这里，它们就在这小小的屋子中存在，他看不见，却能够感受到它们盘旋在周围。它们向他告别，并无悲伤，也没有遭遇末世的歇斯底里。它们平和地迎接一切即将到来的命运。

李约素不由自主地摇摇头。他正经历某种超凡的体验，从不曾有过的。从前他一直面对一堵墙，但其实那是一扇窗，此刻，窗户被打开，他望见了从来不曾见过的景致。他突然间明白，这星球的主人，正以某种形式改变着他感知世界的方式。

“李约素！”甲目催促他，有几分焦急。

李约素缓步走出屋子，他的动作仿佛生锈的机器一般，异常迟缓。他最后望了望这个神奇的屋子，心中明白这里将沉入永恒的黑暗，永远不再醒来。他回头，快步赶上甲目，动作敏捷，宛如换了个人。

“怎么回事？”甲目低声问。

“它们向我们告别。”李约素淡淡地说，“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十个小时后，飞船城市黄沙滚滚，数十艘飞船按照序列起飞。这是一支古怪的船队，飞船形态各异，各不相同。这是一次壮丽的起航，火焰划破沉寂的天空，冲向天穹。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很快在天空之外翱翔。飞船进入星球高层轨道，停止加速，进入失重状态。人们一片欢腾，当体会到这再熟悉不过的感觉时，他们终于确定可以离开这个荒凉得除了黄沙一无所有的星球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已经落入掌中。

甲目的“珍珠”号被李约素用作旗舰。“珍珠”号的舰桥上，三十多个人情不自禁地鼓掌，相互祝贺，欢欣鼓舞。

李约素并没有随着人们一道欢腾。他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黄色的星球在屏幕上缓缓转动。这颗星球上隐藏着更深的秘密，星球的主人能够控制星球的亚空间结构，它们必然有强有力的能量，那会是什么？难道他们真的打算毫不抵抗，任由蜘蛛人屠杀？或者他们已经感受不到痛苦，因此对于死亡无所畏惧？

李约素不再妄加揣测，他有更重要的事做。他站起身，靠近甲目，“找到他们的信号了吗？”

“还在寻找，就算我们找不到他们，他们也能找到我们。”甲目仍旧沉浸在脱离牢笼的喜悦中，并不太在意。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死星，越远越好，进入沉默状态，从远处观察。”李约素快速而平静地说。

他冷静的态度引起了甲目的注意，“怎么了？这里很危险吗？”

“星球的主人说有三十多个高能点正在靠近，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远离这颗星球是最好的选择。”

“你说得对。我们必须走，要发布命令吗？”甲目马上同意了李约素的意见。

“你来指挥舰队，我需要单独行动。”

“单独行动？为什么？”

李约素有些犹豫，他拿不准这是否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然而，如果他的预感正确，那么他留在舰队中，舰队就无法隐藏，他能感觉到那些远道而来的能量点，有很大的可能，它们也能够感知到他。一种不愿多想的猜测浮上心头——是否暗黑深渊的中枢星已经完全苏醒，正四处寻找他的踪迹？

“甲目，”李约素寻找合适的措辞来说明这件事，“也许它们能找到我，所以，我们不能冒险。让我单独行动，舰队的风险会小很多。”

“如果这样，我要和你在一起。”甲目自告奋勇。

“我一个人就行了，你带领舰队。留给我一艘自动飞船就好。”李

约素并不试图说服甲目，而只是告诉他该怎么做。

甲目稍稍思忖一下，答应下来。

“吉纳很快就会来，我们需要告知他们，不要降落到星球上。”李约素继续说，“找到他们，设定轨道，让我向他们靠拢。那些高能量点既然跟踪了吉纳，我得让吉纳有些准备。”

“没问题，我来准备救生船。穿上一件动力服，如果有危险，你可以抛弃救生船。我们很快就会赶到。”

小飞船从“珍珠”号的腹部发射出来。那是一艘球形飞船，浑身泛着淡淡的白光，就像一颗名副其实的珍珠。它快速向前，冲入到前方的黑暗中。整个舰队也很快调整队形，脱离死星的轨道。当他们远离死星，引力的影响变得微弱时，所有的飞船同时熄火，能源关闭，同时中止一切信号，只是保持航向远远地跟着救生船。

李约素透过救生船的舷窗望着前方。眼前是无穷无尽的黑暗和星星点点的银河，这样的景致他分外熟悉。他的银河之旅，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样枯燥缺少变化的情形中度过的。

我回来了！他在心底暗暗呼唤。

还有两个小时，他就将与吉纳会合。分别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显得格外漫长，他期盼着会面。然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吉纳绝不会回来得这么快。李约素想到和吉纳在一道的科尼尔飞船，心中感觉沉甸甸的。

幽光飞船的蓝色闪光在遥远的前方出现，然后一闪而过。他们彼此间高速交错。李约素并不慌张，他知道吉纳一定会回过头来。

果然，幽光飞船的蓝光在远方划出一条巨大的弧线，然后向着李约素靠拢过来。靠近之后，驾驶舱开启，吉纳从舱中升起，翻身而出，向着这边靠过来，隔着舷窗，向李约素示意。

吉纳靠在救生艇上，幽光飞船自动靠近。一道红色的光亮由远及近，那是紧跟而来的科尼尔飞船。它显然觉察到了前方的异样，开始调

整速度和航向，向着吉钠和李约素靠近。这是一艘光年级侦察艇，然而相比幽光飞船和救生艇，体型仍显得庞大。它静静地停靠一旁，等待着吉钠的回应。吉钠回到幽光飞船里。不一会儿，科尼尔飞船打开一道舱门，两条巨大的触手盘旋而出，飞快地捆住了救生艇，它施加力量，缓慢地把救生艇拖向舱内。透过舷窗，李约素可以看见船舷上的科尼尔三星标志，巨大而清晰。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标志，眼眶不禁湿润了。

舱门缓缓闭合。李约素听见沙沙的空气流动声，当声音渐渐地平息下去，他打开门，脱下动力服。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这是科尼尔配方的空气。李约素深深吸气。

“李约素，我代表科尼尔第三舰队欢迎你的到来。”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是一个温柔的女声。李约素抬头，只见顶部的舱门打开，一个人正探头向这边张望。他纵身一跃，向着舱门移过去。

眼睛适应光线之后，他看清眼前是一个小小的控制舱，三个人端坐在仪表盘边，正望着自己，脸上充满崇敬。还有一个人站着，就在身边。李约素扭头看去。

一刹那间，他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眼前的这个女人，居然长得和苏北旦有几分相似，然而仔细看去，却和记忆有些出入，她的脸型比苏北旦稍瘦，似乎有一些雷电家族的特征，眉眼之间带着一股温柔，和苏北旦坚毅果断的气质绝不相同。李约素一时怔住，时间久远，人的记忆总是不太可靠，苏北旦的面目也有些模糊，他不敢确定。

科尼尔女军官看着李约素有些失态地盯着自己，却不以为意，大大方方地敬了一个科尼尔军礼，“第三舰队少将舰长旦素一，欢迎李约素将军。”

李约素如梦方醒，慌忙还了一个军礼，“三三舰队司令特别顾问，上校李约素。”当他报出自己的职务和军衔，鼻子居然有些发酸。他所隶属的舰队早已不复存在，授予他军衔的那个人和天垂星一道化作了飞烟。事实上，他是一个无所归属的人。他控制着自己的情感，丝毫不

露，“我不是将军，旦素一将军，应该我向你敬礼才对！”他开起了玩笑。

旦素一莞尔一笑，“你还需要军衔吗？你的名字说明了一切，我们只是称呼你为将军。我们都是你的追随者。”

“我是科尼尔军人，”李约素严肃地说，“我在执行求援的任务。”他扫视舱内的四个人，“现在，告诉我，好望角的情况怎么样？”

舱内一时鸦雀无声。忽然间，吉钠的投影出现在舱室中央，“李约素，死星有些异样。那里发生了什么？你怎么能飞出来？”

“怎么了？”

“它消失了！”

李约素感到一丝惊诧。他猜想星球之主可能会做些什么，却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如此神奇，让一个星球平白消失。

他感觉有些异样，却说不出那是什么。他努力集中精神，然后，似乎明白过来那进入到意识中的扰动意味着什么。

“吉钠，先别管死星。我们必须先躲避危险，有些东西跟着你们来了。”

第十四章 逆流而上

战斗的发生和结束都很迅速。三十二个高能点并不是敌人的战斗飞船，而是侦察飞行器。它们从亚空间潜行中退出，出现在特定的位置——这里原本应该是死星的轨道，然而死星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些小家伙显然并没有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它们停留在曾经的死星轨道，久久没有动作，直到幽光飞船的闪光洞穿它们。

这是李约素第一次目睹幽光飞船的战斗，它在电光石火之间毁灭了所有的飞行器。天宇上残留着一道蓝色轨迹，闪闪发亮，然后缓缓褪去。这是幽光飞船的零点能引擎留下的空间痕迹——空间膜的细微伤痕，狄拉克海的涟漪就此透露出一点端倪。

甲目带领舰队向着李约素靠拢。“珍珠”号打开对接舱，它就像一个真正的河蚌一样打开，且素一的“天曲”号缓缓进入，然后被蚌壳封闭在内。

吉钠紧跟而来，他直接跳上“珍珠”号的外壳，从一个发射舱口爬了进去。当他从发射舱的另一端爬出来时，惊讶地发现眼前站满了人。甲目带着“珍珠”号的舰桥人员列队欢迎他，人们看见他，热烈鼓掌。

“你们这是干什么？”吉钠问。

甲目走上前，“我看见了，你的飞船真了不起。这就是幽光飞船？真是大开眼界。”

吉钠微微点头，“多谢夸奖。不过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大家请各就各位。李约素船长呢？”

甲目挥手让大家散去，和吉钠并肩而行，“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甲目，是这艘飞船的船长。我们来自同宙星，距离这里不远。我听李约素谈起过你，你们是铁人，对吗？来自银河深处。你们的科技真的让人感

到很仰慕……”

甲目边走边说，吉纳不住地微微颌首，同时四下张望，突然间，他停下脚步，看着前方。甲目顺着吉纳的视线望去，巨大的同宙星徽标高悬在舰桥上方——两只手十指紧紧地绞在一起，手心向上，形成一个把握的姿态，一颗星球飘浮其上，似乎是被双手托起，又像是正落入双手之中。

“我见过这样的徽标，在我们星球上的博物馆里，”吉纳说，“差不太远。”他扭头看着甲目，“看来我们之间还有些关联。”

甲目呵呵地笑着，“人类源自同一，我们都有相同的起源。”

舱门打开，李约素和旦素一走了进来。吉纳看着李约素，“很抱歉，我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李约素快步向前，在吉纳眼前站定，伸手在吉纳的胸口轻轻打了一拳，“大家都活着，就太好了！”

吉纳看了看旦素一，“你告诉他了？”

旦素一点点头，“李约素将军已经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好望角在三十五年前陷落，我们的舰队正向着大纵深撤退，我们需要一个领袖人物。我来请李约素将军前往天龙舰队担任特别顾问。”

吉纳看着李约素，“我们已经不能去好望角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敌人已经到了哪里？”

“白昂六，我离开舰队的时候，它们的先遣部队占领了白昂六，距离这里一千六百多光年。”

李约素再次从旦素一口中听到关于好望角陷落的消息，他已经不再有最初的震惊。无论怎样不情愿，这已经是一个铁的事实。敌人把战线向着银心的方向推进了上千光年。三十五年的时间，让一支庞大的舰队推进上千光年，这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事。

“它们一直在向前推进？”

“它们沿途毁灭星域。我们的舰队不断阻击它们，但它们并没有分

散力量，只是使用主力舰队不断向前突进。所过之处，毁灭一切。”说到最后一句话，旦素一语气一沉，仿佛眼前就是那些残破的星域，她抬起头，“它们似乎很着急行军，并没有留下稳固的基地。我们的舰队在后方骚扰它们，也重新夺回了一些星球的控制权。但是，它们在好望角留下了重兵，牢牢控制着它。”

李约素半晌不语。奇特的感觉涌上来，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只眼睛正盯着他。

“中枢星呢？它们的中枢星在哪里？”他突然开口。

“我们没有发现中枢星的移动迹象。”旦素一回答。

“那么科尼尔那边的人们，他们还在抵抗，对吗？”

“是的，抵抗运动从未停止，只是越来越困难，我们的敌人对破坏情有独钟，一旦被敌人毁坏，就很难恢复。科尼尔星域到处是废墟。它们甚至连废墟都不放过，下手破坏废墟的运动轨迹，让这些废弃的城市飞船都落入恒星熔化。”

“雷电家族呢？”

“还被困在熊罴星。暗黑深渊的舰队包围熊罴星的外围，躲藏在‘青云’号的射程之外。它们看起来并不打算消灭雷电家族，只是围困。目前，我们还能和雷电家族保持一定联系。”旦素一露出一个笑容，“我就来自雷电家族。”

李约素看了看她。这张脸分明在唤醒他的回忆，他努力把这些杂念排除出去。他转身看着吉纳，“吉纳，我需要你的意见……”他把死星上发生的一切和盘托出，包括最后离开那个神秘坟冢时奇特的感受。说完之后，他看着吉纳，希望这个见识广博的铁人能够给一些建议。他的面前有几个选择，他可以跟着旦素一去和科尼尔的舰队会合，或者带着这些从死星死里逃生的兄弟去同联合舰队会合，然后，他可以最大限度地把这些力量集合在一起，与敌人的前进集团进行一次决战，消灭它们，向好望角进军，重新夺回这个至关重要的高地。

但是，力量远远不够。也许他们能够击败敌人的前锋集团，然而如果要夺回好望角……李约素对伊特星门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这么多年过去，敌人的力量有增无减，联合舰队的力量不能与之相比，实力相差太远。

他望着吉纳。这个铁人了解所有的情况，甚至比他更了解情况，一定会提出明智的建议。

吉纳望着李约素，显得有些紧张，“那个星球之主告诉你，放弃一切逃跑？”

“的确如此。”

“就是这样，我也听到了。”甲目插话。

“这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我所见的没错，这颗星球把自己裹进亚空间，形成空间瘤。这和当初我们的先人把蜘蛛人囚禁在暗黑深渊的技术一样。这是很高超的技术，就算和银河人控制银心的技术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你看见了，他们割裂空间，隐匿星球，并没有什么大动静，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这是超高等级的空间控制技术，比我所知道的铁星科技还要高明。”吉纳看了看李约素，“他们既然认为你必须逃跑，那么很可能是对的。”

李约素盯着吉纳，半晌不说话。舰桥上的气氛骤然间紧张，各种嘈杂的声音消失得干干净净，人们似乎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大家都看着李约素，而李约素则盯着吉纳。

吉纳静静地回望着李约素。

李约素突然露出一个微笑，“你知道我不会逃跑。”

吉纳不动声色，“你也不打算死得毫无价值。至少有一个人说过你的生命很重要，他们都有高度的智慧，这样的判断应该不会错。”

“你说得对，你的意思是我应该逃跑？”

“你要自己做决定。”吉纳说，“我只是提醒你至少有三个高级智慧对你的生命表达了关切。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让人吃惊。你的身上有

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你的生命不仅仅属于你自己。这就是最简单的结论。”

李约素感到一阵惶然。自称来自真理会的沙达克，土斯星上神秘的镜子飞船，还有那神秘坟冢的主人，他们都告诉自己，他和来自暗黑深渊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他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利器，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潜能。然而，他们都不在这里。他们抛下了一个看上去很不错却很空洞的前景，然后洒脱地离去，巨大的空洞却要李约素自己去填。

李约素四下环顾。大家都望着自己，眼神中充满期望。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把精神和活力灌注给他们。李约素深深地明白，一旦自己选择逃跑，这些人的士气会变得沮丧，而正在赶来的联合舰队也会分崩离析。理性告诉他，最好的选择是带领这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舰队去和联合舰队会合，然后与科尼尔舰队一道，向后撤退，节节抵抗，直到获得巡逻者舰队的支援。然而，另一种理性告诉他，如果需要巡逻者的支援才能阻挡敌人的攻势，那么一切都太晚了，即便他们能击退敌人，最后得到的也只能是废墟。好望角失陷，失去了屏障的旋臂上无险可守，没有一个星域能够有力量进行有效抵抗。

李约素接触到旦素一的眼神，四目相对，他能够感受到旦素一眼中的热忱，科尼尔舰队在召唤他。

“我们必须就地开始战斗。”李约素仿佛对着旦素一说，却转向吉纳，“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星球，马上开始生产幽光飞船，形成战斗力。长老说过，这是一次示威，至少要让那些蜘蛛明白，我们拥有比他们已经遭遇的飞船更强大的力量。我们要设计一个陷阱来打击它们的前锋集团，就算不能消灭敌人的前锋，也不能让它们轻举妄动，随意毁灭我们的星球。”

吉纳点点头，“既然你做出了决定，我会帮助你。我们需要十五年来组建幽光飞船的舰队，还需要一艘母舰。最急迫的事情是，我们要找到一个愿意帮忙的星域，而且制造技术要符合标准。”

“好。”李约素说，“得到星域的支持不会太困难，他们已经看到眼前的形势，帮助我们就是帮助他们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再拖拖拉拉掩掩藏藏，就是自己找死。”

“我们可以去同宙星。”一个声音响应李约素。所有人都循声望去，是甲目在说话。

“同宙星距离这里只有三十光年，我们很快可以赶到，但是它距离敌人还有上千光年，这样一段空间可以给我们争取一些时间。”

“这是一个可能的选项。”李约素回答。

“别可能了。我们尽早决定，就是同宙星。”甲目急切地说，“你也到过我们的星球，我相信，很多逃亡飞船早已经把同宙星闹成一锅粥了。说不定，有很多贝壳船已经逃跑，我说的是那些富人。但是，星球不可能被转移，数以亿计的人会被迫留在星球上等死，这星球上有二十五亿人，说不定现在更多。只要你去了同宙星，他们一定会同意按照你的意见来，否则，议会会被愤怒的人群掀翻。我保证，同宙星会提供支援。”

李约素看了看吉纳。

吉纳望着甲目，“你的飞船是在同宙星制造的？”

“没错。虽然我的飞船不是同宙星最好的飞船，但我们有一些先进的战舰，动力、速度、装甲、火力都是一流的，李约素也可以作证，我的叔爷就带着这样一艘飞船去了好望角。”

“是的。我们在好望角曾经有过一些贝壳船，性能尚可。”旦素一说。

“什么叫性能尚可？！那是一流的飞船。”甲目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

旦素一微笑着，“是的，那是一流的飞船。”

吉纳沉思着，“如果同宙星距离这里只有三十光年，我们可以用三年的时间进行准备，然后一边生产一边装备，同时等待联合舰队靠近。

十五年内我们可以有一支成型的舰队。但是，这只是六千艘幽光飞船。”他望着李约素，“联合舰队远远落在我们后边，我相信布丁和皮克斯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星域支援，舰队的规模会更大。但是，他们可能需要一百年甚至更久才能抵达这里，而敌人只需要三十多年就可能到达。所以到时候，我们只能依靠科尼尔舰队和新建的幽光飞船舰队，也许还有零散的舰只或者星域武装能拼凑起来，仅凭这些力量，对抗敌人远远不够。”

“飞船永远都不会够。如果有百分之百的胜算，大家也用不着犹豫了。”李约素接过话茬，“但是我们要先做起来，把我们的力量展示出来。虽然敌人很强大，但它们并不是不可战胜。我们的祖先就曾经战胜过它们，难道不是吗？”

“我们有无数的同胞，就在这一颗颗星球上，只要我们能够更有效地阻止敌人的深入，就有更多的人得救。一颗星球，一光年，或者哪怕能够多一天，那都是好的。我们的身后，有联合舰队，有巡逻者舰队，他们是我们的坚强后盾，但是现在，我们只能依靠自己，调动一切力量和敌人周旋。胜利也许是无法企及的目标，但是，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开始战斗，胜利就已经拉开了序幕。抵抗就是胜利！”李约素的话掷地有声，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有人鼓掌。李约素扭头，旦素一面带微笑看着他，正轻轻鼓掌。

很快，人们都开始鼓掌。吉纳并没有跟随大家，他仿佛置身事外，仍旧静静地看着李约素。等掌声平息，他说：“我需要一些详细的资料来评估同宙星是否能生产幽光飞船。”

“没问题！”甲目大声回答，“同宙星有强大的太空工厂，至少有六个。全力开工，三十年的时间可以组织一支强大的舰队。不过，我有个要求……你要答应我才行。”

“什么要求？”吉纳问。

“我要拥有一艘幽光飞船。”甲目无所畏惧地迎着众人的目光，仿

佛这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吉纳看着李约素。

“这件事，等我们到了同宙星再说。”李约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你正率领着一支舰队，‘珍珠’号是真正的好船。”

“那么，至少要划三艘幽光飞船到我的舰队里。”

甲目认准的事情，很难改变他的心意，他看见幽光飞船，就由衷地喜欢它。李约素稍稍停顿了一下，“这件事，等我们到了同宙星，一定会仔细考虑。一切都还没开始，不用着急。”

“好，我帮你记着。”甲目向着一边的副官示意，“把同宙星的坐标发送出去。告诉卡坦特人，他们的飞船得靠前。威利斯紧跟着，其他飞船按照序列跳跃，我们来殿后。”

副官点点头，转身在屏幕上操作起来。片刻之后，舰桥上方被完全覆盖，所有脆弱部位都被包裹起来。飞船进入状态调整。

“来吧，我们有足够的空位。”甲目在前方引导，众人跟上去，在指挥控制台周围坐下，把自己绑起来。

“你还能感觉到死星吗？”吉纳突然问。

李约素一愣，“感觉到死星？”

“是的，他们虽然把整颗星球都沉入到亚空间，但是我还能够感觉到它，那颗星球。它就在那里。”

“你说死星？”

“除了它，还可能是哪一个？”

“我有些糊涂了，你亲眼看见死星消失，你也知道他们把它沉入了亚空间。”

“是的。”吉纳凑过头来，“但是我告诉过你，铁人是具有亚空间侧面的人类，我们能够感觉到亚空间存在。”

“我没有感觉到。”李约素实话实说，“我可没有什么亚空间侧面。”

“你有，我能感觉到你的亚空间侧面，而且很强烈。”吉纳继续说，“上一次我离开之前，你的亚空间侧面并不明显，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改造了你，或者说，他们释放了你的潜能。”

李约素的神色沉重起来，他记得那些若有若无的东西如何向他告别。是的，他的确有一些非同寻常的感觉，他能觉察到那些小东西的存在而甲目一无所知，他能够感觉到那些正在靠近的高能点而无需任何仪器的帮助，他能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人注视着自己。亚空间侧面，这听上去是一个很威风的话，他毫不怀疑那些自主进化的人类能够拥有这种能力，他们都不是完全的肉体。而李约素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原生人，是纯正的科尼尔人。也许一次又一次，那些帮助他的人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造他？

李约素微微蹙眉，“我没有感觉到死星，也没有感觉到你的亚空间侧面。”

吉纳点头，“这很奇怪，也许你的亚空间侧面构型特殊。”他坐直身体，“但是我想，那些侦察船的目标，并不是我的幽光飞船，它们直奔死星。这里有什么东西值得它们来探查？”

李约素领会到吉纳的潜台词，“你是说，它们是冲着我来？”

“这是一种可能性。我们人类并没有在生物体上开发亚空间侧面的技术，至少在铁星的历史记录中，从来没有。这个死星，他们独自发展，是一个遥远的旁支，他们的技术很有特点，也许他们能够理解暗黑深渊的敌人所使用的生物亚空间侧面技术。你的亚空间侧面最早来自敌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死星能够激发你的能力，他们一定掌握了类似的技术。”

“但是他们选择逃避。”

“是的，而且他们要求你也逃避。”吉纳再次看了看李约素，“他们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我得做我应该做的事。”李约素回答，“我们已经做出决定

了。”

“我没想说服你回头。如果敌人真的冲着你来，那么它就能继续追踪你。如果它继续追踪你，那么说明你对于它们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会面临比预料中更多的危险。”吉纳说。

“我不在乎危险。”李约素笑了起来，“但是如果你想说，我们应该好好利用敌人的这种状态，那我已经明白了。”

“你打算怎么做？”

“给我最快最好的飞船，我来牵着它们的鼻子走。”李约素毫不犹豫，“这样的事我经历得多了，不用担心。”稍做停顿，他自嘲般地补充一句，“我好像很擅长逃跑。”

“飞船进入亚空间飞行预热状态，全体船员加重预载。”飞船中枢发出广播。座椅自动移动，吉纳的座椅从李约素身边移开，吉纳似乎有话要说，一个“珍珠”号船员的座椅插入到两人之间，吉纳向李约素点头，安静下来。

“你们刚才都谈些什么？”有人在身边发问。

李约素扭头，旦素一就在左手边的椅子上坐着，加重预载把她挪到了这里。她微笑着，正看着李约素。

“关于死星的消息。”李约素回答，“正好我也想问你一些事。你知道科尼尔敌后的事吗？既然你是从雷电家族来的，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一些。”旦素一保持着微笑，“你想知道些什么？”

“嗯，有一个女将军，她的名字叫做苏北旦，这可能是四百多年前的事了。你知道四百多年前，天垂星还存在的时候，科尼尔有两个著名的军人世家，一个是苏家，一个是古家。苏北旦是苏家的人，当时她是科尼尔舰队的司令。”

“我当然知道。”旦素一微笑着，“她是敌后抵抗军的第一位领袖。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哦，这样……”李约素似乎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她已经死了，

对吗？”

“是的，她已经去世，她是一个令人尊重的人。”

“你见过她？”

“不。虽然我一直知道她，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只在好望角见过她的遗像。”

李约素点点头，移开目光，看着地面，“虽然你是雷电家族的人，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你很像她。”

“很多年前就有人这么说，现在，已经没什么人说了。时间过得很快，见过苏北旦将军的人很少了。”

“只有我这样的老古董见过……”李约素自嘲地笑了笑。

旦素一也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会去科尼尔。”李约素继续说，“也许还能找到几个老古董。”

“科尼尔？”旦素一有些疑惑，“您是说科尼尔舰队？”

“不，科尼尔星域。”李约素说，他瞟了吉钠一眼，“这个铁人认为，敌人能够追踪我。我认为，他是对的。我不能和主力舰队在一起，这样主力舰队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所以……”他看着旦素一，“我得去冒险。我要去科尼尔，那里有些什么在等着我。”

旦素一一时愣住了。

“珍珠”号通体发亮，各种绚丽的色彩在飞船表面移动。它看上去就像一颗名副其实的珍珠。然后，下一秒，它消失得干干净净。

第十五章 深入敌后

莱特五的恒星黯淡无光。

这是一颗不起眼的小恒星，整个星系没有一颗适合居住的星球。在整个科尼尔文明时期，人类也很少涉足这里。而自从沦陷之后，这里就成了边缘战场，偶尔会有人类或者暗黑深渊的飞船途经。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航行通道区。

木藤三站在“金色阳光”号的舰桥上，眼前是巨大的全息屏，他仿佛正站在战舰的船首，迎着银河的光芒前行。

前方有人在等他。

“沙达克，真的是那个人吗？”木藤三的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他一贯如此，以至于人们私下流传他接受了雷电家族的手术，成了一个没有情感的人。流言往往都是假的，却总有真实的影子。他的确接受了一些手术，让身体更适合长期生存，但是，这和雷电家族毫无关系，而是俄罗斯星域文明的杰出技术。一个人的身体变成什么样并不重要，只要他的意识和记忆不曾中断，他就活着。而且，他将一直活下去，直到胜利或者被杀。

“天龙舰队送来的消息，消息已经经过确认。”

“不错，”木藤三淡淡地说，“但是我有所怀疑。他独自一人去了银心，然后独自回到这里，没有任何人见证他的经历。如果他带来了援军，那么他应该留在天龙舰队，两支舰队合二为一，没有他可不行。科尼尔沦陷区不值得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亲自前来。”

“根据我的资料，李约素将军的性格中有很强的冒险精神，从他的行为模式分析，认定他前来科尼尔的可能性为百分之十五。”

“李约素将军……哦，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就可以成为将军。这

真是让人羡慕的美差。如果我记得不错，出发的时候，他是一个上校。”

“我从好望角沙达克那里得到的信息确实如此。”

木藤三微微低头，似乎在思索，“不过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上尉而已。五百多年前的上校……真是令人惊讶。”他抬眼望着前方，“如果他真的是那个人，我很期待和他会面。”

“我们很快就能会合。根据天龙舰队发送的消息颗粒，李约素将军的飞船使用了零点能引擎，动力惊人。而且他们正在同宙星组建一支舰队，准备大量装备这种高等级引擎，作为主力舰队使用。他们把装备了零点能引擎的飞船称为幽光飞船。”

“我们更需要强劲的动力，如果能够在速度上超越那些小红魔，我们的牺牲会少很多。我宁愿他们把这种飞船给我，让我们来组织敌后舰队。相对主力舰队，我们消灭敌人的效率要高效得多。”

“这是你和李约素将军可以彼此商谈的。”沙达克回答，“作为‘金色阳光’号的中枢，我必须提醒，‘金色阳光’号只能支持那些没有违背抵抗联盟整体利益的指令。”

“我不会搞内讧。”木藤三仍旧一脸漠然，“只是作为这么多年牺牲的补偿，我想我们应该得到一些东西。”

“所有人的处境都很艰难。好望角基地被攻破，科尼尔舰队损失惨重，他们损失了基地和百分之六十的飞船，死亡了六十万以上的军人，还有无数平民。”

“我们呢？科尼尔星域还剩下些什么？”木藤三摇摇头，“好了，沙达克，我很乐意见到李约素，曾经在天垂星战役里出现过的人不多，哪怕是逃兵，也是有历史价值的逃兵。”他的嘴角边浮起一丝冷笑，“就像我。”

前方出现了光点，按照某种规律闪动着。

“那是他吗？”木藤三问。

“按照约定，是的。”

“和他会合。他的飞船是一艘小船，对吗？”

“没错。”

“欢迎他上船。我要给他一个英雄应得的拥抱。”

“金色阳光”号向着发亮的光点靠近。

突然间，红色警报骤然响起。

木藤三沉稳站立，并不慌乱。他抬头，十多个红色的小点出现在前方。那是敌人的蟑螂级飞船，船体不大，然而机动快速，是暗黑深渊针对人类的游击战所开发的特殊飞船。这种超越传统的战斗飞船，具有亚空间追踪能力，是最难缠的对手，它们就像蟑螂一样四处乱跑，制造麻烦。

“金色阳光”号并不惧怕这一群蟑螂，然而，既然它们在这里出现，就意味着敌人的中枢星很快将会知晓这里发生的一切。对暗黑深渊来说，“金色阳光”号是一个大猎物，黑色舰队会很快接踵而来。“金色阳光”号需要花费一点时间清除掉亚空间移动痕迹，阻断敌人的追踪。这样的事发生了无数次，而且还将继续发生，是一件恼人的技术活。

“它们发现我们了。”木藤三说。

“没错。”沙达克回答，“但他们的目标似乎并不是我们，而是李约素将军。”

屏幕上，红色小点正向着李约素的飞船移动，形成一个包围的态势。

“我们需要尽快赶过去，以免他有什么意外。”沙达克说。

“是的，尽快赶过去。”木藤三保持着冷冷的语调，“不过，我们不必着急介入。我要看看李约素怎么对付这些蟑螂。”

“我们还是要先帮助李约素将军消灭掉这些敌人，他对这种蟑螂飞船并不熟悉，万一有什么意外可不好。”

“不会有意外。”木藤三露出一丝微笑，“既然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到科尼尔，这样的情况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就算真的不敌，他也一定能够逃掉——这不正是他最拿手的吗？这些蟑螂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顿了顿，“让我们近距离欣赏英雄的表演。”

敌人的包围圈慢慢缩小，代表李约素的白点却并没有什么动静。“金色阳光”号加速向战场赶去。

突然间，在敌人的包围圈之外，出现了第二个亮点，它对敌人发起了攻击，很快把附近的两艘蟑螂级飞船消灭了。包围圈转眼间崩溃，敌人的飞船四散逃命，两个光点同时发动追击，在敌人遁入亚空间之前，消灭了另外三艘。

“我们的客人不止一位。”木藤三说，“看来他们已经摸透了这些蟑螂的秉性，打起来得心应手……沙达克，把他们接上船。”

“金色阳光”号靠上去，他们看见了两艘小巧的飞船，一道道浅浅的蓝色光线在飞船表面纵横交错，形成网格。飞船划出幽蓝的轨迹，在天宇上闪闪发光，这是空间的些微破损留下的痕迹。空间膜迅速地恢复弹性，淡淡的蓝色光迹很快便无影无踪。

“这就是幽光飞船吧，”木藤三说，“名不虚传。”

“李约素将军和旦素一将军会在十分钟内抵达。”沙达克传来通告。

“旦素一也来了？”木藤三的嘴角边露出一丝微笑，“难怪！”

他不疾不徐地走过舰桥，走出指挥舱，去迎接李约素。

李约素正在增重舱适应快速增大的重力。他四下张望，船舱内极端简陋，没有任何修饰，他甚至没有找到任何徽标或者文字，除了站位，一无所有。科尼尔的飞船通常都在增重舱涂抹科尼尔三星标志。任何一个星域都会把徽标放在增重舱，这能给人以回家的感觉，然而这艘飞船却没有任何标记。飞船的站位设计变化很大，距离地面一米多高，这可以方便人们进入船舱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就位，却给上下站位带来很多不

便。也许险恶的环境让人们没有时间关注人的感受，制造飞船的工厂早已经把这些无关生死的细节从制造流程中省略掉了。他们需要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成本制造最多的飞船。

重力很快达到稳定，舱门自动打开。李约素迅速跳下站位，伸手去扶旦素一。旦素一微微一笑，伸手扶着李约素的肩，轻松地跳了下来。

“不用这么照顾我，我是军人！”她说。

“我知道这对你不成问题，但是科尼尔军人都有绅士传统。”李约素回答。

旦素一笑了笑，转身先行走出去。李约素跟着她。

有人等着他们。

木藤三看着旦素一走出来，几百年的时间过去，这个女人的模样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木藤三随意地敬了一个军礼，旦素一回礼，然后彼此间点点头。李约素走出来站在旦素一身边。木藤三望着他，上下打量：他身着军装，看上去只到中年，双眼炯炯有神，头发黑而浓密，胡须几乎遮住了整个下巴，他沉静地站着，浑身散发着一股逼人的气势。

“李约素将军？”木藤三试探着问。

“叫我李约素就行了，或者李约素船长。”李约素爽快地说，“我不习惯被人称为将军。你是木藤三将军？”

“你可以叫我木藤三。”木藤三走上前，张开双臂，猛地抱住李约素，“欢迎回到科尼尔。”他松开李约素，看着旦素一，“也欢迎你回来，旦素一女士。”

旦素一笑了笑，“我们去哪里坐下来谈？”

“沙达克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去林园。”

“林园？这飞船还有林园？”李约素有几分惊讶，他眼见了增重舱的简陋，对飞船仍旧保留了林园有些意外。

“这是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不算浪费。”木藤三很快明白李约素的心思，“当然，也许和你的想象有点儿差距。我们走吧，我来带路。”

当林园的门在眼前打开，他们所见的是一个整齐的绿色世界，规整一致的绿色叶片布满整个空间，气流从叶片之间的空隙通过，叶片振荡不停，看起来仿佛金属。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林园，他们正在一个封闭的透明舱里，舱外是一个金属的绿色世界。飞船的呼吸系统气流湍急，人无法身处其中，于是建造了这样的透明舱来和绿色为伴。舱内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四方的桌子，四把椅子，都是透明的材质。桌上放着一些食品。

“这想法真奇妙。”李约素夸赞。

“据说我们的肉眼最喜欢绿色，能让人身心松弛。”木藤三跨进舱内，在一张小椅子上坐下，招呼李约素和旦素一，“不过这里最大的好处是完全不用担心被其他人听见。来，请坐。”

李约素大大咧咧地走上前坐下，旦素一跟着坐在他的右边。

木藤三看看李约素，又看看旦素一，“苏北旦主席的遗愿，你已经实现了。”

“是的，李约素将军已经知道苏北旦将军的遗愿。”

“这真不容易。多少年了？”木藤三闭上眼睛，似乎在集中注意力思考，“五百五十四年？”他睁开眼睛，“从天垂星战役到今天，我们已经活得很久了。”

“差不多。”李约素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真没想到我居然还能够回来。但还是迟了，好望角已被占领，也没能见到申秋将军。”

“你早几百年回来，能改变这个结果吗？”

“不能。”李约素平静地回答，“但是我希望能够尽一份力。”

木藤三点点头，“不错，我们都知道李约素阁下是科尼尔的大英雄，把苏北旦主席从天垂星战场上救回来。如果没有你，我们的抵抗联盟就少了一位杰出的领导者。”

“李约素将军更大的贡献是从银河深处带来了援军。铁星人带来了零点能引擎，能建造六千艘幽光飞船，组建舰队。我们在同宙星建立了

联合指挥部，好望角的舰队正赶往同宙星会合。银河深处的星域联合舰队正在向同宙星前进，舰队至少有六千艘主力舰级别的飞船，还有更多的飞船正在加入其中。再遥远一些，来自银心的巡逻者家族也在派遣援军。他唤醒了沉睡的人类联盟。”旦素一补充道。

“很好，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针对科尼尔星域的反攻？”木藤三问。

“我们正在同宙星集结力量。”旦素一并没有直接回答木藤三的问题。

“也许还要再有五百年，直到科尼尔人全部死光？”木藤三问，带着戏谑的神色看着李约素。

旦素一正想开口，李约素阻止了她。他看着木藤三，说：“木藤三将军，旦素一告诉我，你曾经是古力特将军的下属，我也同样是。天垂星那场战斗，科尼尔文明毁于一旦，我亲眼看见了天垂星的毁灭，那情形一天也不曾忘却。我做梦都想着回到这里，和科尼尔人并肩战斗，多消灭几个蜘蛛人，为天垂星上的亿万同胞讨还血债。虽然我一直远离科尼尔，没有参加发生在这里的任何战斗，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从未变过。我必须执行古力特将军的命令前往银心。在完成古将军的指令之前，我只能把这个愿望埋藏在心底。我知道你们在进行艰苦的战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同样令我感到无比悲痛，我是科尼尔人，我对抵抗联盟除了深深敬意，别无其他。”李约素说完，向着木藤三低头致意。

木藤三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半晌，他拿起桌上一只水果，递给李约素，“李约素船长，请用。这是人工合成的雪梨，味道赶不上天垂星上的天然果园水果，但也还将就。”

李约素接过来，并没有吃，“木藤三将军还有什么指教？”

木藤三微微一笑，“不敢。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计划？”

“我要去黄金星球，也叫蜘蛛星，很久之前，我曾经到过那里。”

“那是个什么地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根据沙达克当初告诉我的说法，它连接着科尼尔星域和蜘蛛人文明的时空瘤，是一个脐带区。这个脐带区已经退化，脱离时空膜，蜘蛛人原本所在的空间瘤萎缩，它们彻底失去了栖身地，因此才发生了对科尼尔星域的入侵。”

“如果这样，事情已经发生了，还去那里做什么？那里还有什么特殊之处？”

李约素放下手中的雪梨，站起身，“蜘蛛人和我们不一样，它们有中枢星，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中枢星的控制，但是，你知道中枢星到底是什么吗？它长什么样？如何控制数不胜数的个体？它们以什么方式彼此间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

木藤三看着李约素，等着他说下去。李约素却话锋一转，“你看到刚才有蜘蛛人飞船跟踪我们，它们总是能在我们身后出现。”

“这种飞船科尼尔星域到处都是，我们把它叫做蟑螂。偶尔会遇上一些。”

“蟑螂，这个名字倒是很形象……这肯定不是偶尔，我们一路上都在和这些蟑螂纠缠，至少经历了六场小战斗。”李约素看了看旦素一，旦素一微笑着点头。木藤三机警地看着李约素，“你认为它们在追踪你？”

“确实如此。它知道我来了，而且并不欢迎我。它在科尼尔散布了很多蟑螂，每到一处，它们都会找上门来。这些蟑螂并不强大，但是让人很讨厌。它们之所以被派来送死，总会有些原因。”李约素顿了顿，“它不希望我靠近黄金星球，这就是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木藤三问。

“它在试图控制我的弹跳方向。亚空间潜行的能量准备有迹可寻，这些蟑螂，有时还有一些更强一点的飞船，它们总是不计牺牲，执拗地逼迫我们的飞船采取特定的亚空间潜行准备，我们可以走向任何方向，

只要远离黄金星球。”

“刚才的战斗表明，这些蟑螂对你们毫无威胁。”

“那只是这一场战斗而已。这里远离黄金星球，我们向哪一个方向弹跳都不重要。”

木藤三想了想，“请问，黄金星球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我不知道。”李约素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它曾经是脐带区，连接着我们的世界和暗黑深渊。黄金星球早应该随着脐带区一道消失了。他们说是我把这件事搞糟的，谁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怎么样，我想去看看，但看起来那些东西不愿意我过去。不过，既然中枢星竭力想让我远离它，那么我就一定要想办法靠近它。敌人不希望我们做的事，就是我们最该做的事，对吗？”

“说得不错。”木藤三回答，“去看看也没有什么坏处。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我们的确需要你帮忙。”李约素并不客气，“我要和雷电家族进行一次联系，你有办法送我过去吗？据说包围雷电家族的蜘蛛人飞船很多，与雷电家族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的确如此。不过，尽管我们也很少和雷电家族联系，但是如果一定要进入熊黑星，还是有办法的。”木藤三看了看旦素一，“是吗，旦素一将军？”

“你是抵抗联盟的主席，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旦素一微笑着说。

“为什么你需要去见雷电家族？”木藤三望着李约素。

“我要告诉他们一路的遭遇。他们是该星域唯一的巡逻者，强有力的盟军。他们也许能给我一点有价值的建议。”

木藤三站起身，面对着李约素，“你是传奇英雄，我没有理由不帮忙。我想这也是所有科尼尔人的愿望。你们可以在‘金色阳光’号休息几天，我们回到抵抗基地，然后再想办法送你们去熊黑星。”

“不，我们不能跟你一起回基地。”李约素断然拒绝。

木藤三微微有些错愕，“为什么？”

“它能感觉到我。”李约素正视木藤三，“它能知道我去了哪里。我不能去抵抗基地，否则敌人很快就会跟来。一旦它发现基地，就必将尽全力摧毁它。”

木藤三更为吃惊，“它能感觉到你？你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辞？难道它在你身上安装了跟踪装置？”

“我不知道。但是它能够感觉到我，捕获我的行踪。这就是事实。”

“你怎么确定这事？”

李约素露出一丝苦笑，“我也能感觉到它，我知道它在追踪我。”

木藤三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李约素，他又看看旦素一，“你认为李约素船长的描述有多少可信？”

“非常可信，他能快速感受到敌人的飞船，比我们的飞船探测系统还灵敏。”旦素一没有丝毫犹豫。

“沙达克有解释吗？”

“没有，这是一种超越沙达克认知的能力，我们咨询了许多个沙达克，他们并不能完全解释李约素将军的情况。李约素将军说银河人曾经告诉他，蜘蛛人改造了他的身体，然而他并未感觉到异常。可在另一个奇异的星球，那里的某种智慧生命警告说：一旦中枢星苏醒，李约素将军将暴露在它的感知中。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这是真的。李约素将军能够感觉到它，它也能感觉到李约素将军。”

旦素一说完看着木藤三，她用一种真诚的态度赢得了木藤三的信任。木藤三缓缓点头。银河中有许多不可思议之处，就算在人类世界中，科尼尔文明也落后很多，他打算暂且相信这个传奇人物身上的不寻常现象。

“如果这样，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和旦素一会各个星系间跳跃，给它制造一点困扰。请你们帮

忙，我要潜入熊罴星去和雷电家族见个面。凡是我到过的地方都会有蜘蛛人跟来，我不能暴露你们基地的位置。所以一旦你安排好一切，就把信使胶囊送到我们所在的星系，设置为被动模式，我们会收到的。”

“好的，我可以照办。”木藤三爽快地答应，“不过，这需要一点时间，在此之前，如果你们并没有别的打算，是否可以在这个星系多停留几天？你们是我的贵宾。”

“留几天没问题，但是说实话，现在可不是待客的好时机，大量敌人随时会出现。”李约素有些不解。

“我听说过幽光飞船，这一次见到，真是名不虚传。本来打算请你们到基地，我们可以对幽光飞船进行详细研究，但是既然李约素船长不方便前往，我想让沙达克在这里对幽光飞船进行一些分析。我本人深感兴趣，我从前是一个机械师。”木藤三直接表明自己的意图。

“这样？好说，好说。”李约素哈哈大笑。木藤三直白地提出要求，仿佛那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他喜欢这样直截了当的人，然而，研究幽光飞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飞船是吉钠改造的。吉钠是铁星人，他们是距离银河人最近的一支人类，技术很先进。我可以把飞船借给你们几天，但是沙达克恐怕研究不出什么，关键是零点能引擎，没法把引擎拆了。”

“让沙达克看看总归是好的。”木藤三并不罢休。

“我留在这里，很快会把蜘蛛人招来。”李约素皱眉，“我需要尽快离开，你们最好也尽快离开这里。要不这样，下次我前往熊罴星，把飞船留给你。一艘样品飞船可以帮你很多。”

“对你的这番美意，真是感激不尽。”木藤三说，“我相信这样的飞船能够给我们很多帮助，特别是联盟的游击战。我真等不及想要得到它！当然，如果将军一定坚持要等我们兑现承诺，我也不能强求。”

“不是这样……”李约素正想分辩，却被旦素一打断，“我们有两艘飞船，留下一艘给你们。”

李约素看着旦素一，“这怎么行？我们怎么办？”

“幽光飞船虽然小，两个人还是可以装下。‘甲丑’号留给他们，我们用‘甲子’号。”旦素一回答。

木藤三呵呵笑起来，“那就要委屈两位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

李约素目瞪口呆。

第十六章 前世今生

有一个女人，而且仅仅只有一个女人作为旅伴，李约素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形。旦素一是一个很好的伙伴，从同宙星到科尼尔的旅途充分说明了这点。然而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在飞船里起居，多有不便。

李约素只能搬到控制舱，把后舱让给了旦素一。

旦素一为什么要这么做？从“金色阳光”号离开后，李约素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她坚持留下一艘幽光飞船给木藤三，也坚持要跟着李约素继续奔逃，于是她把自己和李约素关在同一艘飞船上。狭小的空间让两个人朝夕相对，一举一动都在眼皮底下，她甚至休息时连后舱的门都不关。李约素感到浑身不自在，然而又不知道该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他面对着控制台，脑子里尽是旦素一的影子。空气里充满了她的气息，让他无法回避。

这简直要把人逼疯了！

后来，他不知不觉睡着了。

他又梦见了旦素一。她在前边不断地走着，四周一片白茫茫。他试图跟上去，却总是赶不上她的脚步，只能看着她的背影在前边不停地走。旦素一，他想大声叫喊，声音却被吞没在喉咙里。前面的身影仿佛感觉到了异样，回头张望。李约素的心猛然抽紧，那转过来的脸，分明是苏北旦。她似乎看见了李约素，眼里充满了温柔，渐渐地，又有些哀怨忧伤。最后，她的脸变得模糊，忧伤的表情却停留在空气中，久久不散。李约素有些着急，拔腿想追，却怎么也动弹不得。

李约素猛然挺身而出，发现自己正坐在控制舱的椅子上，这才意识到刚才只是一个梦。他粗粗地喘了口气。猛然间，他发现旦素一正坐在一边，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一双妙目，笑意似乎从眼睛里荡漾出来。

“怎么了？”李约素不由得问。

“刚才你大声叫喊，就过来看看。”旦素一轻描淡写地回答。

“我睡觉的时候总做噩梦，把你吓着了。”李约素松开安全带，把身子浮起来，“如果你不睡，我到后舱休息一下。”

“你梦见了什么？”旦素一自顾自地问。

李约素正向后舱移动，微微停顿，没有回应。他抓住后舱的门，准备把门合上。

“是不是梦见了我？”旦素一又问。

李约素心中咯噔一下，然而却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是梦见你了。梦见你掉进了蟑螂堆里，大喊救命。我只好又去救你一趟。”说完，李约素就要关门。

“嗨！”旦素一喊住他。

李约素从门缝里露出脑袋，询问似的看着旦素一。

旦素一微微一笑，“如果我是一个科尼尔的女人，我会爱上你。”

李约素头皮一阵发麻，然而旦素一语调平和，态度从容，李约素迫使自已听下去。

“你在梦里大叫了三声我的名字。”

李约素感到脸上一阵发烧，还好身在暗处，并不是那么显眼。他挪了挪身子，让自己的脸完全没入到舱门的阴影中。

“一个女人能够进入到你的梦里，哪怕是噩梦，也说明我在你的心里有一席之地。一个男人记得一个女人，是为了救她吗？”

“我……”李约素试图说些什么，却一时无语。

“你爱我吗？”旦素一问，这一次她并没有微笑，而是认真地看着李约素，期盼他的回答。

这个问题来得如此突兀，李约素完全没有料到，“怎么突然问这个？”他勉强露出笑脸，“现在可不是谈这个的时候。”

“因为你在梦里叫了我的名字。”旦素一又微笑起来。

李约素望着她。她面孔俏丽，肌肤雪白，眼睛里流淌着温情，嘴唇上一层淡淡的光泽，显得艳丽而高贵。

李约素推开门，“我承认，我梦见你了。”李约素迎着旦素一的目光上前，很快浮在她身边，一言不发。四目相对，双方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却都迟迟没有动作。

最后，李约素开口，“不要再诱惑我了。”

旦素一的笑容更加迷人，“我感觉像是你在诱惑我。”

李约素伸手把旦素一揽进怀中，两个躯体紧紧地搂在一起，彼此间能听见心跳。李约素呼吸粗重，口干舌燥，他摸索着，试图解开旦素一的衣服，同时亲吻她。

“不。”旦素一挡住了他，“刚才你做噩梦，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不停地喊。你想要的人，是她。”

李约素默然，内心燃烧的火焰顿时熄灭。旦素一并没有说出那个名字，但他知道那一定是苏北旦。是的，她在梦中出现，远远地望着他，脸上带着忧伤。虽然面目不清，然而他能够感觉到那淡淡的忧伤和浓浓的爱意。他们的人生只有短暂的交错，却把彼此深深地刻入了对方的生命，从此再也不能忘却。旦素一身上有着苏北旦的影子，然而她并不是苏北旦。

李约素松开旦素一，“多谢你告诉我。”他转身向着后舱移动。

“嗨！”旦素一再次喊住他。

李约素转身，脸上露出轻快的笑容，“怎么，还想玩游戏吗？”

“我不是科尼尔女人，不会羡慕嫉妒恨。”旦素一笑着，“刚才我确认了一件事，你的确还爱着她。”旦素一解开衣领，拉出链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事，她还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但是，必须确认你还爱着她。”

旦素一嫩白的手托着银色的链坠，李约素伸出手去，旦素一反手把链坠送入他的掌心，并没有抽回手，反而抓住了李约素的手掌。“我真

的没有想到，这个承诺还有兑现的一天。我一出生就带着它，交给你，真有点舍不得。不过……”她松开手，脸上带着微笑，“毕竟这不是我的东西，我只是代为保管。”

李约素紧握着拳头，他能感觉到掌心里硬硬的一点。他缓缓地张开掌心，灿烂的一点银色展现在眼前：银色的心形，镂空花纹，透着古典的精细感，他再熟悉不过的样子，却带着一点陌生的感觉。是的，这是另一半。

曾经有无数次，他端详着只有一半的链坠。苏北旦的面容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可辨认，而他的思念却从未停止。也许终有一天，他将彻底遗忘那姣好的面容，但却永远不会忘记她，那个英武而不失妩媚的女将军，她是一个图腾，永远印在他的心口。

此刻，他的眼前是另一半链坠，苏北旦却已经不在了。一个人在离去的时候还记挂着什么，那必然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从来不曾约定，却从未忘却与违背。

李约素感到眼眶湿润，泪水在打转。他掉转身，飞快地进入后舱，把门关得死死的。眼泪如泉水般涌了出来，眼前一片模糊，他哽咽着擦掉眼泪。

他从贴身的口袋里取出小盒，打开。两半几乎一模一样的链坠并排躺在手心里，李约素小心地拨弄它们。他很快注意到了链坠上细小的字迹：把无限握在手掌心上，永恒在一刹那里珍藏。这是苏北旦的链坠上的字迹。他的那一半，是这首小诗的前半部分：为了看见，一粒沙中的大千世界，一朵花里的美妙天堂。

“为了看见，
一粒沙中的大千世界，
一朵花里的美妙天堂，
把无限握在手掌心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珍藏。”

李约素轻轻吟诵，他仿佛看见苏北旦站在遥远的星空中向他张望，带着笑意。纵然时空隔绝，两个人仍旧心意相通，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他应该感到高兴！他摩挲着小小的链坠，小心地把它们凑在一起。随着一道细微的声响，两半合二为一。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心形出现在李约素掌心里，在灯光下散发着银色的光辉。柔和的色泽温暖着人的眼睛，李约素看着它，不知不觉露出了微笑。

心情渐渐平复。他打开舱门，进入控制舱。

旦素一看着他，微笑着。

“多谢你！”李约素说，“把这个拿去吧，你已经把话带到了。我不再需要它了。这是一件很不错的首饰，正适合女人戴着。”他把链坠递过去。

“这倒真是出乎意料，”旦素一接过来，“真漂亮！”她赞叹道，“你真的想把它送给我？”

“这不是我的东西，它是苏北旦的，既然你继承了苏北旦的基因，你就可以算是她的女儿。这件东西也算物归原主。”

“你这么说起来也有道理。”旦素一微笑着，“不过，我是雷电家族的人，我是一个巡逻者，这不是我应该有的东西。”

“拿着吧，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件首饰。该记得的我都会记得，我不需要它。既然它是从小伴着你长大的东西，你留着，很合适。”

“我给你一半，你却还给我一整个，这算是完成了我的任务？”旦素一端详着完整的链坠，“不过，我接受了。”旦素一把链坠小心地穿在项链上，挂在脖领间，“好看吗？”

“非常漂亮！”李约素由衷地赞美。

旦素一笑了笑，“那我就暂时保管这件东西。”她把链坠收起来，塞进衣领里边。“不过，有一件事你搞错了。”她一边整理衣领一边说，“它并没有伴着我长大。一来我三十岁的时候才从申秋船长那里得到它，二来我从来没有长大过，从一出生开始，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已

经两百六十多岁，一直是这样。”

雷电家族没有孩子，他们用基因工程培养下一代。他们也没有性别，或者说，他们只有一种性别，类似于男性。旦素一的话让李约素猛然意识到这一点，他明白了旦素一的弦外之音。

“那又有什么关系？”李约素说，“这和美无关。漂亮的首饰戴在你身上正合适。”

旦素一看着李约素，“所以我说感觉你在诱惑我。我知道你们科尼尔人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会产生一种叫做爱情的情感，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爱情能够如此深刻热烈，千万光年，五个世纪，也割不断彼此间的情意，这真的让我感到意外。我很好奇这是不是我能有幸经历的事……”

李约素笑了，他想起了佳上，“你们雷电家族的人又不是机器，只要不是在熊黑星那样的地方陪着长老，都会有感情。佳上就是这样，他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你知道佳上，对吧？”

“佳上并不是雷电家族的人。”旦素一否认，“他是沙川人，他属于沙川人中的少数派，而我是雷电家族血统。”

“你是说你不会有真正的感情吗？”

“我之所以长成了女人的模样，是因为苏北旦的愿望，但我并不是一个科尼尔女人。感情在雷电家族的基因中并不存在，不过也许是因为混合了苏北旦的基因，某种程度上，我比其他雷电家族的人更能够理解你们的情感。但是，那就像隔着玻璃观察火焰的跳动。”

“你比其他人更温柔，你总是微笑着跟人说话，让人觉得很愉快，你能体察别人的情绪，这就是感情。”李约素说，“雷电家族为了你的诞生，肯定动了不少手脚，他们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也许吧。”旦素一笑着，“所以你明白了，我没有诱惑你，我的本体并没有情欲。不过，我很高兴看见你真情流露的样子，真的很可爱。”

“好吧，该看的你都看到了。”李约素说，“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一切照常，设陷阱，打蟑螂，逃命。”

“听起来很不错。”李约素转身向着后舱移动，“我要休息一下。虽然你并不是个纯粹的女人，但既然你长着女人的模样，就让你占点便宜，后舱还是你的。不过现在，我先占用一次。”他钻进了后舱，关上门，最后探出头来，“蟑螂来了，就赶紧按警报，我在床上能听到。”

旦素一微微一笑。

李约素关上舱门。旦素一从衣领里掏出链坠，托在手心里，久久凝视，怔怔出神。

猛然间，她回过神来，飞船中枢正在发出报警。全息投影上出现了无数的红色信号，一群暗黑飞船正向着“甲子”号包抄而来。旦素看了一眼后舱门，李约素并没有动静。往常，他早已破门而出——他对暗黑飞船的感应比“甲子”号的探测仪要灵敏得多。也许在他进入后舱之前，已经感受到了敌人正在接近。旦素一明白李约素的心思，他想要她表示出软弱和依赖。红色的报警按钮就在眼前，旦素一看了一眼，最终没去碰它。

她操纵“甲子”号加速，并不是逃离暗黑飞船，而是向着它们而去。在距离两千公里的位置上，“甲子”号开始折返，沿途留下核子雷。这是一种被动武器，只有在敌人的飞船靠近到千米以内才有作用，然而威力强大，对暗黑飞船的伤害远远超过束流武器，而且它们体积小，敌人无法发现，是防御作战的有力武器。这种被动武器也有致命缺陷，一旦被发现，敌人很容易破坏或者避开。只是对于逃避追杀，那一点时间也就足够了。

“甲子”号快速飞行。暗黑飞船全力紧跟，它们并不全是蟑螂级，一些飞船更为小巧，速度更快，并不比“甲子”号逊色。突然间，追在最前方的飞船轰然爆炸，化作一团红色的火光，紧跟的几艘飞船来不及

调整，陆续冲进了雷阵，连续爆炸，后边的飞船减速，向着前方喷射束流，火红的热浪所到之处，爆炸连绵不绝。趁着这个间隙，“甲子”号快速远遁。旦素一启动弹跳程序。身后，敌人正在清扫核子雷，亚空间涟漪不断，这是亚空间弹跳的最好时机，弹跳痕迹被涟漪遮掩，敌人将无法精确判断飞船的去向。

“不要这样。”李约素突然从后舱钻出，“我们不能这么走。”他快速地清除了旦素一的操作。

旦素一淡然一笑，把座位让给李约素。

“甲子”号再次转身，划出一道灿烂的蓝色光弧，向着爆炸的战场冲去。

“有埋伏？”旦素一问。

“是的，这是一个圈套。”李约素回答，“它们有点儿像是僵尸，突然复活过来。”

“你突然感觉到了它们？”

“是的，有一大群。它们就像石头，飞船的探测器没有探测到，但是它们都在待命。这些飞船像是从虚空中突然冒出来的，我只能认定它们早就在那儿，只是处在休眠态，因此我毫无感觉。”

“你对自己的感觉越来越自信了。”

“没办法，事实胜于一切。”李约素话音刚落，“甲子”号猛然一顿，一道束流击中飞船，不过威力不大，没有造成什么损伤。

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红点显露出来，它们从各个方位控制了战场，“甲子”号根本无路可逃。

“小心！”李约素大喊一声。幽光飞船猛然间喷射出巨量的蓝色火焰，飞船急剧加速，一瞬间消失，然后在两万公里之外出现，就在敌人的飞船阵列前。

敌人仍在扫荡雷区，“甲子”号的蓦然出现引起一阵慌乱，几艘飞船快速调整方向，迎击“甲子”号。“甲子”号在天宇上画下两道轻巧

的蓝色轨迹，闯入敌人的船队中。在这样的近距离上，敌人的蟑螂级飞船失去了灵敏性，仿佛笨拙的大牛，蓝色轨迹靠近一艘蟑螂级，在很近的距离上将它洞穿，然后迅速穿过整个阵列。巨量蓝色火焰再次涌出“甲子”号的船尾，飞船瞬间消失，然后在两万公里之外出现。

他们逃出了包围圈，有惊无险。

李约素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连续两次超光速飞行才能摆脱，敌人越来越狡猾了。”旦素一说。

“你自己看见了，这是它们设计好的陷阱。如果我不果断点跑出来，它们就会把我们包围了，那时候，超光速也没有用，只能一头撞死。”李约素仍旧在飞快地操纵飞船，他指定飞向圣保罗星门，这个地方早已经被蜘蛛人攻陷，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一个残留的地名。

“我们的能量还能够支撑多久？”

“零点能引擎不需要能量储备，只要它一直在运行就没问题。你应该问我们还能旅行多久，吉钠说，一个引擎大约能承受三十次超光速。这不是引擎的正常功能，估计损伤得够呛。而且这次暴露了，下一次敌人可能有所准备。要逃命也顾不了那么多，银河战争总是硬碰硬，让敌人提前一点知道也没关系。”

“它们有超短距亚空间弹跳的能力，也许会把两者混淆起来。”

“但愿如此。不过我们身处包围中，根本就没有进行亚空间弹跳的准备，它们很容易看出来。我们的飞船没有空白期损失，虽然这些蟑螂不够聪明，但是它们有一个足够聪明的中枢星，它肯定能察觉。”

“一个军事机密换回来我们两条命。这值吗？”

“武器从来不是秘密。我们的命绝对物有所值。”李约素看上去信心满满，“用实战检验一下武器，这也是应该的。”

“但愿吉钠和你一样想。”

“既然他能够同意我们使用幽光飞船，还告诉我们关于超光速的操

作方法，他一定预计到我们会使用它。生死攸关，他会认为我们的命比较重要。”

“是你的命比较重要。”旦素一笑着说。

李约素转身看着她，“不，”他断然地否定，“我们在同一条飞船上，争论谁的命更重要是一件傻事。你是科尼尔的将军，天龙舰队指挥官，还有谁能比你拥有更多对付暗黑舰队的经验？为了胜利，我们都必须活下去才行。而且，你给了我苏北旦的消息。我的决心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坚定，我所爱的人已经死了，为科尼尔奉献了一切。我毫无牵挂，只有最后的战斗是我所渴望的事。我很感谢你，我必须保护你，如果谁说你的命不重要，我就要让他闭嘴。你会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李约素用力挥了挥拳头。

“如果有那一天，我希望你仍旧在我身边。”旦素一淡淡地说。

李约素一怔。旦素一正看着他，并没有微笑。微笑似乎深刻渗入到她的基因中，她的脸上总是带着从容不迫的微笑。此刻，她定定地看着他，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神情。李约素怦然心动，这个不是科尼尔女人的女人，正用一种科尼尔女人的方式热望着他。

“别这样，”李约素慌忙说，“你这是要和我开玩笑？！”

“你可以猜。”旦素一露出一个微笑。

“甲子”号倏忽间迸发出一道闪光，然后消失不见。漆黑的天宇上，两道淡淡的蓝色痕迹微微闪光，很快褪去。

第十七章 天狼密谈

“这就是‘天狼星’号！”李约素向着前方一指，不无骄傲。是的，这艘飞船有足够的理由骄傲，它来自雷电家族，即便不追溯从前的历史，自从李约素得到它，它去到三万七千光年之外的银河之心，然后又回来，这样的经历也绝无仅有。只要不被击毁，它注定要在某颗星球的历史博物馆里占有一席之地。

“这真是……一艘奇妙的飞船。”旦素一说。“天狼星”号在她眼前呈现出岩石般的面目，毫无机械文明的迹象，她甚至找不到这艘飞船的引擎在何处。它就像一块黝黑的大石头般扎在她眼前，如果不是李约素的介绍，她不会相信这曾经是一艘雷电家族的飞船。

“布丁！”李约素大声喊叫。

“我在这里，船长！”布丁回应，带着欣喜，“很高兴又见到你。我每天都会想到你。”

“哈，别肉麻了。我来给你介绍旦素一，她是科尼尔的将军，我们的朋友。”

“你好，旦素一将军。我是布丁，‘天狼星’号中枢。”布丁很有礼貌地回答，然后发出一声惊呼，“噢，你真像我曾见过的一个人。”

旦素一嫣然一笑，“是吗？我想你是对的。”

“天狼星”号发生了某些变化，看上去坚硬如石的表面如液体般流动，很快变得平滑，最后，它像是一个黑色椭圆球，绝对黑色，没有任何光泽。随后，球体上裂开一道缝隙，透出光亮，裂隙很快扩大，形成一道门。有人站在门里边，背着光，看不清脸。李约素却已经走上前去，“佳上，终于又见到你了。我真要给银河唱一次赞歌！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

黑影跳下飞船，正是佳上。李约素一把握住他的手，然后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拥抱过后，他仔细地打量佳上，“好像一点也没变，那些巡逻者没有给你什么特别照顾？”

“船长，很久不见。”佳上露出一丝微笑。

“我来给你介绍旦素一。”李约素拉着佳上，走到旦素一面前，“素一，这就是佳上。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哈。”

“你好，旦素一将军，我曾在天龙舰队短暂停留，久仰大名。”佳上看着旦素一，眸子里掠过一丝疑虑，又很快消失，“我听说，阁下是雷电家族的特派员，申秋将军的得力助手。申秋将军真的离开天龙舰队了？”

“他带走了天龙舰队，我们在好望角又组建了一支新舰队。”旦素一微笑着回答，“我的确来自雷电家族，很高兴见到你，雷电家族一直认为你是杰出的巡逻者。”

佳上点点头，转向李约素，“船长，有些要紧的事必须告诉你，上船吧。”

“你不说我也要上船，这是我的‘天狼星’号。什么事这么神秘兮兮？”他边说边跨上“天狼星”号，“素一，你也来。”

旦素一看了佳上一眼，佳上颌首。她走过去，跟着李约素跨上“天狼星”号。

舱门关上，“天狼星”号恢复成石头的模样。

李约素四下张望，控制舱没有什么变化，一切看起来都和四年前离开时一样（李约素时间四年，“天狼星”号时间八十六年，科尼尔时间一百七十一年）。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这感觉真好，太棒了！布丁，什么都没变嘛！”

“船长，欢迎回来。”布丁愉快地说，“吉钠给我装上了零点能引擎，这东西又小又有力，酷毙了！我的引擎舱被改装成了武装库，这里应有尽有！”

布丁在全息屏上显示出一张卡通脸，李约素伸手拍了一下，卡通脸上显示出痛苦的表情，“下手这么重，我完了！”

李约素哈哈笑了起来，“布丁，油腔滑调，谁教你的？”

“除了船长还能有谁？”

又是一阵大笑之后，李约素在座椅上坐下。

“佳上，有什么重要的事？是银河人派你来吗？”李约素直奔主题。按照银河人的计划，佳上应该和星渊人会合，然后用两千多年的时间赶赴战场参战。李约素并不喜欢这个计划，它把科尼尔当做弃子般抛弃，同时强行把佳上和邓迪斯从他身边拉走，甚至不能说一声再见。此刻再次见到佳上，李约素分外激动，然而当他冷静下来，意识到银河人的计划也许有很大的变故，很大的可能，是不好的消息。他热切地望着佳上，希望不祥的预感不要成真。

“我见到了星渊人的长老，”佳上说，“他们那儿并不需要我，而且听到消息，你拒绝了银河人的计划，独自赶回好望角，我就要了一艘飞船来追赶你。我追上了联合舰队，布丁一定要和我一道来。我到了同宙星，见过吉钠，知道好望角已经被敌人占领，而你却深入科尼尔陷落区，我就和布丁一起追过来了。”

李约素暗暗松了口气，“这么说也没什么大不了。你看见‘光子’号了吗？据说这艘飞船是星渊人的旗舰，速度非凡，就这样，它还要两千多年才能到我们这儿？”

“我要说的事正和星渊人有关。”佳上看了旦素一眼，“星渊人的确还在，但是没剩下多少了。他们的舰队四分五裂，早已各奔东西，也许某些鑫船或者环形世界就是星渊人的脱离分子。他们的情况和沙川人差不多。”

“没有舰队？”李约素感到一阵疑惑，“银河人说他们有，铁星人也说有。”

佳上缓缓摇头，“他们有舰队，只是规模并不大，我只见到两艘母

舰，没有‘光子’号，并不比雷电家族的舰队规模更大。他们曾经有很强大的舰队，但是已经分散，不太可能重新汇聚。需要找到一些星域来帮助他们重整武装。”

“这是搞的什么鬼！他们需要星域帮忙，星域还指望着他们呢！”李约素愤然道，“难道所有的巡逻者家族都这样？星尘人呢？邓迪斯去了哪里，你后来见过他吗？”

“我没有见到邓迪斯，但是星渊长老收到过星尘人的消息。他们提到了邓迪斯，邓迪斯愿意留在星尘舰队，消息说得并不详细，我也没有打听到更多。”

“算了，别指望他们。”李约素看了看佳上，又看看旦素一，露出一个苦笑，“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还是要靠自己。”

“星渊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东西，”佳上说，“他们提供了一整套装备设计，从母舰到人体工程，六百多项技术，是一个完整体系。唯一的问题是，星域是否有技术力量来制造这些装备。”

“我们行吗？”李约素问，“你已经到过同宙星，我们在那里建设了基地。”

“某些材料无法制造，我们只能有选择地生产一些装备。同宙星的宇航制造局对此负责。”

“总比没有好些。看起来这些星渊人有心无力，能给一点帮助已经很好了。”李约素看着佳上，“你和吉钠谈过这事？他曾经告诉我，星云人和星尘人是最强大的两个部族，如果星渊人已经衰败，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不行了？”

“我不知道。”佳上回答，“吉钠也不知道，他只是曾经听说过这些巡逻者部族而已。他们曾经的确很强大，我看到了星渊人的历史，鼎盛时期，他们拥有超过十五万艘主力舰，星渊人的主力舰和‘天龙’号相当，但这都是六百多万年前的事了，眼下这些巡逻者部族甚至还不如铁星。至少铁星还能自己组织舰队，吉钠说铁星正在进行大规模军备动

员，他们预备组织规模达到三十万艘幽光飞船的舰队。三十万艘幽光飞船，这很可观。”

“铁星的幽光飞船比飞梭大不了多少，虽然性能先进，可就算有三十万，也很难和遍布整个星系的暗黑飞船相比。何况他们远在三万光年之外，对眼下的情况爱莫能助。我们得靠自己。”李约素顿了顿，“这些银河人，早忘掉外边的世界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守着银河之心，外边的世界就算闹翻了天也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巡逻者，简直就是笑话！”话一出口，他马上意识到不对，赶紧向着佳上和旦素一补充，“但是沙川人和雷电家族都是值得信赖的伙伴，大家有目共睹。”

旦素一笑，“雷电家族对于能够和星域并肩作战感到非常荣幸。这是我们的使命。”

佳上盯着李约素，“这样说可不公平。所有的巡逻者部族都在行动，他们会担负起护卫银河的职责，但是他们需要时间重整旗鼓。”

“明白，明白。”李约素辩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眼下要靠星域自己的力量。我们组建联合舰队，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

“他们会来的。”佳上说。

“是的，但是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不能就这么完了。我们得狠狠地揍这些十脚蜘蛛，保护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意义，你说呢？”李约素反问。

“没错。”佳上简短地回答。

“好。”李约素热情地搂住佳上的肩，“我知道你不会丢下我这个老伙计，你能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也有很多事要和你谈。跟我一道去熊罴星吧，我们一起出来，正好一道回去。”

佳上点点头，“如果要去熊罴星，那再好不过了。我们要把外部的消息传递给他们，也需要知道他们的计划。雷电家族是目前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巡逻者。”

李约素越发高兴，“布丁，”他大声喊叫，“你也要跟着我一一道

去！”

“遵命，船长。”

“我们需要和木藤三谈谈，他告诉我们只能送一艘小船过去。”旦素一提醒李约素。

“没错。所以我们要使用‘天狼星’号。”

旦素一一怔，“‘甲子’号是幽光飞船，更安全。”

“我已经装上了零点能引擎，”布丁叫了起来，“我也可以称为幽光飞船。”

“你的船没有‘甲子’号那么快捷，船体太大，就跑不快。并不是有了零点能引擎，就叫幽光飞船，至少你要能巡航百分之二光速。”旦素一笑着反驳。

“没关系。”李约素说，“我们从来没有安全过，不管是不是幽光飞船，‘天狼星’号就够了，那些十脚蜘蛛奈何不了我们。欢迎上船，旦素一将军。”他向旦素一做了一个鬼脸。

“船长，”布丁通告，“木藤三将军来了。”

李约素抬眼看去，木藤三正缓缓地走下楼梯，向着“天狼星”号走来。

“向他表示欢迎，布丁。他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应该懂礼貌。”

“是的，船长。”布丁回答。

“天狼星”号突然间大放异彩，斑斓的色彩在飞船表面不断游移。木藤三被这样的动静吸引，停下脚步，默默注视着。

突然间，游动的色彩停滞下来，飞船看上去成了一张巨大的人脸。

“欢迎来到‘天狼星’号，木藤三将军。”人脸开口说话，话音刚落，舱门倏然间打开。李约素站在舱门口，朗声说：“木藤将军，欢迎到我的飞船上来看看。”

木藤三冷冷一笑，信步走上前去。他一纵身跳上“天狼星”号，他的跳跃姿势古怪，李约素微微有些惊诧，然而并不言语，侧身把木藤三

让进船舱。

“你就是佳上？”木藤三看见了佳上，向他打招呼，“久仰大名。”

“木藤将军，不敢当。”佳上回礼。

控制舱本就不大，站了四个人立刻就显得有些拥挤了。

“这里不大，只好请木藤将军将就一下。”李约素说，“如果想看看我的飞船，请随意。”他向着船舱上方叫喊，“布丁，木藤将军要四处看看，你要提供方便。”

“当然。”布丁回应，“木藤将军，请随意参观，我很乐意为您解答任何问题。”

木藤三点点头，“我也正想看看，恭敬不如从命。”他向着后舱门走过去。门自动打开，木藤三正准备走过去，忽然想起什么，转身向着旦素一，“旦素一阁下，不一起看看吗？这是赫赫有名的‘天狼星’号，穿越了数万光年的传奇之船。”

旦素一微微一笑，“不用，木藤将军请便。”

木藤三不再言语，钻进了后舱。

舱门关闭。李约素看了看旦素一，“木藤将军似乎有些古怪。”

“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旦素一回答。

“布丁，回放木藤将军上船时的录像，他刚才跳上船的时刻。”李约素说。

布丁很快把影像显示出来。三个人看着木藤三用一种奇怪的姿势跳上船。

“他没有弯曲身体，也没有弯曲膝关节。”佳上说，“这姿态的确奇怪。”

“也许他有一双弹簧脚。你说呢？”李约素问旦素一。

旦素一摇头，“我不知道。不过木藤将军进行过一些身体上的改造，他得到联盟的特许，要延长生命。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确实没什么大不了，就是好奇罢了。”李约素伸手把图像抹去，“看来给我们的特别通道已经准备好了，等木藤将军出来，我们可以谈谈这件事。”

“什么通道？”佳上问。

“木藤将军承诺会送我们去熊黑星。”

佳上点点头，继续问：“你打算告诉木藤将军关于巡逻者的消息吗？”

“我？当然不告诉他。如果他把消息透露给抵抗联盟，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巡逻者还有上千年才能进入战场。”李约素看着旦素一，“你说呢？你是这里最了解他的人。”

“他们都有坚强的神经，而且除了巡逻者，我们并不是全无援军。我们不能对盟友隐瞒这样重要的消息。木藤将军可以自行判断这件事对抵抗联盟的影响。”旦素一说。

“这么说也有道理。”李约素大笑。

旦素一微微一笑。

木藤三很快回到控制舱。

“很不错，令人印象深刻。”他夸赞“天狼星”号，然而调子始终冷冰冰的，让人感觉言不由衷。

“你们的后舱宽敞得让人嫉妒，”他继续说，“你们有三套超级动力服。我有些好奇，这些装备是武器吗？你们打算怎么使用这些装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动力服，你们从哪里得到的装备？”

“这是重装盔甲，沙冈人留给我的。布丁难道没有告诉你吗？”李约素顿了顿，“你说三套？我们只有两套。”他看着佳上，“有第三套？”

“是的。我从星渊人那里得到了两套盔甲，留下一套在同宙星，还有一套就在这里。和沙冈盔甲相比，星渊盔甲更轻巧，而且易于制造。它的速度更快，能够携带的武器也不少，只是防护不佳，但是对于单兵

作战的装甲武士来说，无论怎样防护，只要被敌人飞船上的武器击中，就是死亡。所以不如增强机动性，降低被击中的概率。它也是一种漂亮的盔甲，色彩艳丽，相比沙冈盔甲，星域人一定更喜欢星渊盔甲。”佳上回答。

“所以，你特意把它带来了。”木藤三看着佳上，眼里露出一丝赞许，“这是适合星域的装备，你特意给我们带来了样品，对吗？”

“的确如此。如果抵抗联盟还有技术和资源制造这样的盔甲，还有人力能够训练培养重装盔甲武士，这是很有力的舰队补充。重装武士是敌人红色集群的克星。根据我所目睹的伊特战役情况，虽然当时参战的沙岗武士最后全部阵亡，但他们杀伤了大批敌人，失败只是因为寡不敌众。抵抗联盟的游击战中，我们不会有机会和大量敌人面对面。对付少量的红色集群，星渊盔甲是最好的克制武器。星渊人给了我全部的技术资料，布丁可以提供给你们。”佳上顿了顿，“当然，这支部队的死亡率会很高。”

“我代表抵抗联盟感谢你的礼物。”木藤三点头致意，“你说的红色集群是敌人的小型飞行器，我们把它称作红虻，它的确是一种令人头疼的武器，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如果这种动力服真像你描述的那么有效，会给我们很大帮助。我明白这对战士的要求很高，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木藤三顿了顿，转向旦素一，“旦素一阁下，我有个直率的问题，同样是巡逻者家族，为什么一直以来雷电家族不能提供类似的科技支援？我们数次向青柏将军要求转让流体颗粒的技术，但一直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旦素一正想回答，却被佳上抢了先，“雷电家族拥有自动工厂，能够制造补充流体颗粒，但是他们并不具备给你们提供蓝图的能力。”

木藤三盯着佳上，“你这么说我很怀疑……”

李约素插进话来，“这是从哪里知道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八个巡逻者部族，只有星渊和星云两个部族负责发展科技，其他

部族都从他们那里获得制造装备的能力，也许时间久远，某些家族能够自行制造一些东西，但他们都是巡逻者，发展科技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

“但雷电家族曾经向科尼尔转让过很多技术，我记得他们曾经给了科尼尔气泡飞行器。”不等木藤三继续质疑，李约素插了一句。

“那是沙达克所产生的替代技术，我没有见过气泡飞行器，如果它和流体颗粒类似，那么就是沙达克的替代科技，适应星域的科技水平。但是真正的流体颗粒技术，只有星云人才掌握。这是星渊长老的说法。”佳上说得颇为肯定。

木藤三仍旧半信半疑，“这么说，我们将无法从雷电家族得到高价值的军事科技……”

“并非完全如此。他们可以从‘青云’号上获得一些设备，这些设备可以在星域制造大量高等级军事装备，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让你们拥有生产‘天龙’号的能力。但眼下，显然这还不太可能。这也并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就能够奏效的办法，如果雷电家族能突破包围，他们早就这么干了。”

木藤三冷冷地哼了一声，“旦素一阁下，佳上先生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

“我不知道。”旦素一脸上仍旧带着微笑，“我不是决策者，佳上说的事情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过，他说的这些很合乎逻辑。雷电家族从来不曾有所保留，至少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一直如此。”

“不管是不是事实，反正科尼尔得到了重装盔甲的技术，”李约素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们很快就要前往熊黑星，如果你有什么疑虑，我们都会帮你直接问问巴达和青柏将军，好过我们在这里瞎猜。你说呢？我们的秘密通道进展如何？”

“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四十八小时后可以出发。”

“为什么还要等四十八小时？我到这里已经十六个小时了，中枢星

已经发现了我，通常三十个小时后，蜘蛛人的飞船就会像鬼影子一样出现。如果再等四十八小时，我们就要在这里开战了。你是想在这里开战吗？”李约素有些奇怪，他已经告诉木藤三，他的停留不能超过二十个小时。

佳上看了看李约素，有些疑惑，“船长，你说敌人能够跟踪你？”

“对，是这样，我过后再给你解释。”李约素继续追问木藤三，“为什么还要干等着？”

“我们只有很少的选择。”木藤三缓缓地说，他并不直接回答李约素的问题，而是向船舱里所有的人解释，“敌人全面包围熊罴星，我们的飞船想要进入熊罴星，只有几个弹出点可以利用。为了试探出这些弹出点，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于李约素船长的踪迹暴露在敌人的监视下，所以，一旦他进行了弹跳，敌人就会发现那个弹出点，我们会失去这个通道。因此，我们只能把宝押在最无用的那一个弹出点上。还有四十八个小时，熊罴星才能运行到位，我们才能打开通道。”

李约素默然。

“那么我们要修正一下计划，”旦素一打破沉默，“准备一场战斗。木藤将军，你是否已经有所准备？”

木藤三露出一丝冷笑，“没错，我调动了快速舰队，准备在这里进行一次伏击。”

李约素大笑，“你把我当作诱饵，这真是太荣幸了！”

“不敢。只是我们必须等待四十八小时，如果蜘蛛人真的来了，我们得要有所准备。”

“要把它们统统消灭掉。”李约素握拳，“这些虫子肆无忌惮，要让它们看看，我们不是只能被撵着跑。木藤将军，你的计划很不错，我很乐意配合。”

“多谢夸奖！”木藤三微微点头致意。

“那么我也有样礼物送给你，”李约素继续说，“我会乘坐‘天狼

星’号前往熊罴星，‘甲子’号就留给你。这样你就有两艘幽光飞船和四个零点能引擎，可以让沙达克忙活一阵了。”

木藤三感到意外，却很高兴，“你把‘甲子’号留下，那真是求之不得。我要先感谢你！”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坏消息。”

木藤三又是一怔。

李约素指了指佳上，“别以为这个伙计只是给你带来礼物，他也有坏消息要带给你，而且是等级极高的坏消息，你要想好是不是要听。”

木藤三看了看佳上，又看看李约素，“我当然希望听一听是什么坏消息让李约素船长这样郑重其事。”

李约素向佳上点了点头，问：“你说，还是我说？”

第十八章 陷阱重重

李约素瞥了一眼发射舱的画面，旦素一和佳上各就各位，神色严肃。

“天狼星”号马上就要弹出亚空间，谁也不知道前方情况如何，也许前方就是一个陷阱。熊罴星陷落在暗黑飞船的重重包围中已经五百多年，和抵抗联盟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木藤三也无法保证秘密通道一定还能够隐蔽。

星星陡然间从屏幕上跳了出来。“天狼星”号弹出，几乎同时，尖厉的警报声大作，屏幕上密密麻麻全都是敌人逼近的信号。他们正正地掉到了陷阱中央，凶多吉少。

“布丁，用一切办法摆脱这些臭虫！”李约素大声下达命令。

“天狼星”号向着前方的暗黑飞船冲过去，几道红色束流准确地击中了它，飞船前方一片灿烂。

“防御罩二级警告！”布丁宣告。

“天狼星”号猛然加速，从爆炸产生的灿烂光芒中脱离。它贴近暗黑飞船。

敌人的三艘主力舰横在前方，数十艘小型飞船分散排列，“天狼星”号几乎在所有敌人的最佳射程之内。

“我要冲上去了！”布丁大叫一声。

“天狼星”号突然改变方向，几乎沿着九十度脱离了原先的轨迹，奔向最近的一艘小型飞船。暗黑飞船发射的束流失去了目标，十几条火龙彼此间交错，随即消失在黑暗中。

敌人的小型飞船距离不远。虽然是小型飞船，相对“天狼星”号已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觉察了“天狼星”号的突破企图，高速后撤，同

时不断开火，以迟滞天狼星的前进。

“天狼星”号顶着炮火向前。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四周的飞船正靠拢过来，形成新的包围，如果不能突破这一艘飞船，那么只有死路一条。

只要能够把这艘飞船甩到身后就是胜利！

突然间，细小的信号点在前方四处闪亮。敌人在发射红虻！

“佳上！”李约素紧急呼叫。

在炮火的间隙中，布丁打开了发射舱门，两个装甲战士猛然跃出，脱离飞船，在距离不远处伴随着“天狼星”号飞行。

四十多只红虻正扑面而来，它们显然发现了弹出的装甲战士，于是分成三股，各自寻找目标。

“天狼星”号不断规避，然而红虻群占据了主动，堵死了“天狼星”号的闪避通道。暗黑飞船靠后，它停止了束流攻击，只是远远地警戒。更多的暗黑飞船正逐渐形成包围。

佳上的蓝色光点切入红虻群中，几秒钟之间，红虻群中爆发出两次闪光，佳上很快从红虻群中脱离，向旦素一靠拢。

旦素一正被红虻追赶，她并不熟悉盔甲的特性，因此只能不断闪避。佳上赶到，从侧翼进行打击，一只红虻化作了火光，剩余的慌忙躲避，队形一片混乱，旦素一乘机摆脱。佳上奔向下一个目标——堵在“天狼星”号前方的那一群。

红虻群四下散开，翻身转向，重新向着佳上和旦素一包围过来，而堵在“天狼星”号前的红虻群虽然被佳上攻击，却保持着阵形，死死地卡着“天狼星”号前进的通路。

旦素一从侧翼迂回，佳上迎着红虻向前。

事情在电光石火间有了结果，佳上击落了第四只红虻，“天狼星”号把正前方的红虻化作了灰烬。爆炸的辉光中，“天狼星”号突破包围，直奔暗黑飞船而去。佳上的动作却忽然慢了下来，他被击中，很

快被红虻群追上。四五只红虻绕着他盘旋飞舞，不断攻击，形势岌岌可危。

“布丁，回去救佳上。”李约素下令。

“天狼星”号急转掉头。猛然间，旦素一从侧翼突入到佳上身边，两人会合，旦素一抓住佳上，拉着他向“天狼星”号快速靠近，很快和“天狼星”号会合一处，相伴飞行。

红虻群原本全力追赶，突然间放弃了追击，四下散开。

“它们放弃了！”李约素话音未落，前方涌来一团炫目的白光。

“天狼星”号闪避不及，正正地被白光击中，这是一团高能束流。防护罩绽放出一道闪光，“天狼星”号一个趔趄，改变了飞行方向。

当李约素从炫目的光亮中恢复过来，他看见佳上的信号犹如自由运动物体一般直直地飞了出去。

“布丁，快！”李约素大叫。

“天狼星”号紧急变轨。旦素一从一旁掠过，抓住了佳上。“天狼星”号跟上去，打开发射舱，旦素一跳进发射舱里。

敌人的第二次攻击接踵而来。“天狼星”号还是没有躲过，飞船剧烈抖动，带着爆炸从暗黑飞船不远处掠过。包抄过来的另几艘暗黑飞船释放红虻，红光闪闪的小杀手快速向着“天狼星”号扑来，眼看就要追上。

“启动超光速！”李约素大叫。

此刻，前方仍旧是毫无遮挡的空间，机会转瞬即逝，一旦红虻再次挡住通道，“天狼星”号将没有任何机会逃脱。尽管飞船状况不佳，然而冒险推进到超光速总比毫无胜算的缠斗要好。

布丁没有任何犹豫，“天狼星”号喷射出巨量的蓝光，瞬间消失不见。一团幽暗的蓝光驻留原地，仿佛一个若隐若现的光球，渐渐缩小淡去。红虻在幽暗的蓝光边缘汇聚，它们绕着目标失踪的位置，不断盘旋。

“天狼星”号出现在一万公里之外，沉默飞行，不暴露任何信号，仿佛只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李约素长舒一口气。迫在眉睫的危险消失，他们暂时安全了。

中枢星在盯着他。中枢星能觉察他的亚空间弹跳，然后利用空白期布置陷阱。和那些荒芜空旷的星系不同，在重兵围困的熊罴星，敌人可以轻易布置一个完美的陷阱。这是所有冒险行动中最惊险的一次。如果再来一次，他们很可能就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化作了尘埃。鲁莽行事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李约素意识到自己有些过于轻敌。

“李约素，佳上的情况很不好！”旦素一在发射舱呼叫他。

李约素迅速起身，“我马上过来。”他向后舱移去。

佳上仍旧在盔甲中没有出来。他无法出来，高热让他几乎成了一堆烤肉，面目全非，皮肤黏结在盔甲中，无法分开。

“我快死了。”他的声音含混不清。

“你不会死的！”李约素抓着盔甲肩部的倒刺，紧贴着面罩，盯着佳上的脸。他无法说服自己相信眼前的情形——佳上正在死去。“我们很快就能到熊罴星，雷电家族会有办法的。”他安慰佳上。

佳上费力地做出一个微笑，“人总会死的。不过，我想起了一些事……”他的眼神变得空洞，“我看见了很耀眼的光，有人从光里走来。我看见了那些人……他们是我的亲人。我的父亲，妹妹……你见过那幅画，你在‘上佳’号上看见的，那是我的妹妹，我想起来了，她生日的时候画的，她为此得到了我的滑板车，我带她去中轴……”佳上呕出一口血，大口喘息。

“不要说了，我们会到熊罴星，你一定会没事的。”李约素急切地安慰佳上，试图让他鼓起勇气，坚持住。

佳上的喘息慢慢平静下来，他努力控制气息，重新开始说话：

“我没有机会去寻找‘上佳’号的真相了，所以必须请你帮忙。银河的命运我帮不上忙了，只有这个小小的私人问题，要请你帮忙。我知

道这很难，如果你得到关于‘上佳’号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几不可闻。

“别说傻话！我们还要一起去找‘上佳’号。”

佳上努力微笑，却无法完成这个简单的动作，他的表情慢慢凝固起来，最后变得僵硬。

李约素默默地看着。生命的光彩慢慢从佳上的眼睛里褪去，而他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十多年的日日夜夜，枯燥得让人窒息的旅途，他们形成了无法言说的默契，彼此支持、鼓励，很好地弥补了彼此的缺陷。当他见到佳上，回到焕然一新的“天狼星”号，帮助木藤三消灭了三十艘暗黑飞船，他感到从未有过的信心，他和佳上，还有布丁的“天狼星”号，是最佳的组合，他们可以在这片沦陷星域大有作为。然而，才几天时间，事情就变得如此糟糕。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佳上会以这种方式离开。冥冥之中，仿佛有昭示：这是战争，无比残酷，随时可能夺走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李约素没有哭，他只觉得心底猛然间被抽空，以至于变得麻木。他看着老友的面容，恍惚间仿佛看着一个陌生人。泪水悄悄地涌上来，悄无声息地在角膜上泛开，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

“他死了吗？”布丁小心翼翼地问。

李约素点头。

“我好难过！”布丁说，“他是一个多么冷静理智的人，曾教给我那么多道理。”

布丁的话像是催化剂，李约素的泪水猛然间泛滥开。

“他已经平静地去了。”背后传来一个声音，是旦素一。

李约素抹去眼泪，转过身。

旦素一走上前来，拉住他的手，“他是一个好伙伴。”

李约素点点头，神情黯然，“是我害了他，如果我不这么冒险……”

“不要这么想，”旦素一打断他，“总有意外会发生。”旦素一看着佳上惨不忍睹的脸，微微露出一丝不忍，“我们很快就到熊黑星了，也许雷电家族还能帮上点什么忙。现在要让他保持在极冷状态。”

“什么？”

“即便他死了，我们也许还能让他活过来。但是，我们要让他的身体尽量保持在低温状态。布丁，你能把这个舱室的温度降低到125K以下吗？”

“我可以用一些液氮来制冷，但是存量有限，只能支持两个小时。这样真的能救佳上？”

“我不能确定，但是停止呼吸和心跳并非意味着完全没有希望，只要他的神经细胞还没有完全死亡，我们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他。”旦素一说。

“说得对！”李约素仿佛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丝光亮，“他从前就死过一次，你们巡逻者的命都很硬，他能挺过来。布丁，快点降温，我们要把他带到熊黑星去！”李约素拉起旦素一向前舱门移动，“现在就开始降温！”

发射舱的门重重关上。

“船长，我刚得到一个消息。”布丁说，“根据前方的情况，我们正在进入一片战场。”

“战场？蜘蛛向熊黑星进攻？它们是找死吗？”

“我不知道，但是战况很激烈。我们要从战场中穿过吗？”

“快速通过，我们这样的小飞船，应该不会引起注意。不要暴露就是。”

李约素看了看旦素一，“看来我们来得不是时候，蜘蛛人正在对熊黑星进行挑衅。”

旦素一眉头微蹙，“这不是挑衅，这里距离熊黑星只有六百万公里而已，完全在要塞火力的控制范围内。我们应该看到雷电家族占据压倒

性优势才对。”

“你担心熊黑星有变故？”

“但愿不会，否则我们就真的是跳进陷阱，再也爬不出去了。”

“雷电家族一定能扛得住。五百多年了，敌人一直对熊黑星无可奈何，现在也不会怎样的。”李约素安慰旦素一，“这是它们不自量力，自讨苦吃。”

旦素一点点头，不再说话。两个人飞快地回到前舱。

“布丁，和熊黑星联系上了吗？”刚一坐定，李约素便问。

“前方战场区域干扰强烈，无法获得任何信号。”

李约素心一沉。他看了看旦素一，旦素一沉静地看着他。

“给我们全息图像。最大速度通过，我们必须尽快靠近熊黑星。”李约素下达指令。

“天狼星”号在炮火中飞行。这显然不是一次小规模冲突，双方都动了真格。

上百艘暗黑飞船排列成整齐的阵形蓄势待发，在飞船前方，是密集的引力锚。这些小巧精致的球形体拥有惊人的力量，它们排列在飞船前方，制造空间扭曲，构筑一道无形的防线。一道灼热的能量流从熊黑星遥遥而来，重重地碰撞在无形壁垒上，散发成漫天火光，当火光消失，一切都安然无恙。引力锚构成了空间盾牌，暗黑飞船在这无形盾牌的掩护下稳稳推进。飞船阵形不断向前推进，引力锚也随之向前。

突然间，前方的黑暗中涌出大量流体颗粒，空间盾无法阻挡这些小小的飞行器，它们快速地越过边界，向着暗黑舰队渗透。一部分颗粒攻击引力锚，它们摧枯拉朽般毁灭一个又一个引力锚，扭曲的空间失去了引力锚的控制，开始反弹，引力波沿着空间盾传播，所经之处，把一切向外抛开，留下一条粗大的红色轨迹，被波及的流体颗粒和引力锚犹如子弹般向着各个方向弹射，如同有一只无形巨手把它们随意拨向任何方向。当一切平静下来，引力锚七零八落，空间盾完全消失，暗黑飞船直

面着流体颗粒群。颗粒群很快调整了阵形，继续向着暗黑飞船突击。青紫色的电光从颗粒群前方释放出来，击中最前排的暗黑飞船，爆炸的火光照亮了战场。

忽然之间，红色光点从暗黑飞船的后部腾起，漫天而来，红虻群涌入战场，和迎面而来的流体颗粒搅在一起，青紫的电光和红色闪光交错，无处不在，爆炸此起彼落，密集的闪光照亮整个战场。

双方的损失都很大，然而红虻仿佛无穷无尽，源源不断地从暗黑飞船中涌出，一场混乱的厮杀之后，流体颗粒的数量渐渐减少，逐渐被挤出暗黑飞船的队列。忽然之间，仿佛得到了某种信号，所有的流体颗粒同时开始撤退。暗黑飞船并不追击，它们保持阵形，四处翻飞的小小红虻也忽然间静止下来，一刹那间，仿佛整个船队都凝固。它们似乎在目送着流体颗粒的集群远去，又似乎在等待些什么……

颗粒的光芒渐渐消失在远方。

“这就结束了吗？”李约素自言自语，“这时候应该给它们一下，再来一次远程攻击。”

“不会这么轻易饶过它们。”旦素一说，“既然流体颗粒在这里出现，母舰一定就在附近。我们的舰队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流体颗粒的攻击只是前奏。”

李约素点点头，他想起天龙舰队，“雷电家族应该有很多舰队。你们的‘天龙’号能够分裂成四艘船，熊黑星是不是也有这种能力？”

“熊黑星是一个要塞，不能自我复制。”

“那么‘青云’号呢？！‘青云’号是你们的母船，雷电家族所有的飞船都来自‘青云’号，对吗？”

“没错。但‘青云’号是熊黑星的核心，如果‘青云’号从熊黑星剥离出来，熊黑星要塞的威力就会大打折扣。熊黑星要靠‘青云’号的两个密集反应堆给武器系统提供能量。”

“把‘青云’号剥离出来，复制一个‘青云’二号，然后再给熊黑

星提供能量，这不是最简单的事？”

“没这么简单，这两个密集反应堆无法复制。复制过的‘青云’号，只是和‘天龙’号相当，那就不是‘青云’号了。”

“这样也不错，我们可以有许多天龙舰队，足够进行反击。”

旦素一摇摇头，“没那么简单。”

战场上的形势有了变化。红虹开始收缩，没有被摧毁的引力锚重新排列，暗黑飞船释放出更多的引力锚补充进队列。长长的队列横在船队前方，一道粗亮的红光依次在引力锚之间传递，贯穿整个队列。引力锚启动，锚前方的空间似乎变得红热，散发出若有若无的光。待黯淡的光完全消退，一切恢复正常，无形的空间盾再一次护住暗黑舰队。片刻之后，整个船队又开始向着前方缓慢推进。

“我想它们是在试探，”旦素一说，“这不是它们惯常的做法。”

“它们惯常会怎么做？”李约素问。

“一拥而上，以量取胜。”

“这是宇宙战争的黄金法则。”

“很原始的法则，但是往往有效。”旦素一的语气有些无奈，“敌人用最简单的战法对付我们，我们却无可奈何。”

“它们也有些复杂的战术。”李约素回想，“它们在天垂星和伊特星门的战斗里表现大不相同，在天垂星，它们的引力陷阱很成功，困死了我们的主力舰队，虽然这不会改变最后的结果，但是它们因此大大减少了伤亡。”

“你说的也许是对的。不过，在好望角的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暗黑飞船有什么战术。小规模的战斗它们总是很快溃散，逃跑。最后一次好望角的战斗，敌人几乎无穷无尽，它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大规模突破伊特通道。也许飞船太多，也就无所谓战术。”

“天狼星”号从暗黑舰队的边缘掠过，它伪装成一块巨大的石头，保持信号静默。暗黑飞船没有任何动作，保持着前进的节奏。突然之

间，一艘暗黑飞船蓦地转向，朝着“天狼星”号逼近。布丁保持着静默，希望这只是敌人的一次试探。

突然间一道闪光，能量的洪流汹涌而来。“天狼星”号不得不急速转向，避开攻击。转眼间，红虻飞扬而起，快速逼近。

“加速向前，我们要冲过去，前面就有我们的飞船。”李约素向着布丁大叫。

布丁控制着“天狼星”号加速向前，试图在被红虻追上之前突破引力锚诱发的扭曲空间。这边的动静引发了连锁反应，飞船纷纷释放红虻，一时间，漫天的红色星星点点，“天狼星”号完全陷落在包围中。

“我们来硬的。”李约素咬牙说，“火力全开，防护集中在前方，最大速度前进！”

不等布丁应声，“天狼星”号微微震动了两下，最靠近的两只红虻吐出红色的光芒，正正地击中了“天狼星”号。几乎同时，两束高能激光扫了过去，红虻被一切两半，发出一阵红色的闪光，然后变成死物，正好挡住后边的红虻。紧跟而来的红虻毫不犹豫地开火，将同伴的尸体打得粉碎，穿过爆炸的余烬，继续追击“天狼星”号。

激光束在“天狼星”号周围飞舞，击落一个又一个红色小恶魔。然而不到三分钟，红虻群就击毁了两门激光炮，致使“天狼星”号无法施展任何近程攻击手段。

船舱剧烈震荡，布丁发出最高级别警告，如果被围攻的情况持续下去，飞船随时可能彻底失去抵抗力，成为废船。

“准备弃船，我们得使用盔甲！”在刺耳的警报声中，李约素向着旦素一大声叫嚷。

“发射舱冷冻着佳上的尸体！”

“套上盔甲就可以逃命。”

“没用的。”旦素一显得很沉静，“‘天狼星’号逃不出去，穿上盔甲也只是被它们当做活靶子。”

“不行，你必须走。”李约素拉起旦素一，“我们三个人，今天死在一起，那是命运，你不用和我们一起死。有一点机会，也要试一试！”

“这种情形下，我们也没法穿上盔甲。”旦素一平静地说，脸上带着微笑，她拉住李约素，“我从来没有想过死亡，但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形，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只是很可惜，我们看不到战胜这些异形的那一天。”

李约素正想说什么，“天狼星”号一阵猛烈震动，两个人被重重地摔在舱壁上。

“左侧外层防护全毁！”布丁大叫着，“如果再被击中，飞船将无法继续保持密闭！”

“和它们拼了！”李约素回应，“启动超光速，至少我们可以带上几艘飞船陪葬！”

“目前飞船的强度无法支撑超光速。”

“反正都是死，那就死得痛快一些。启动！”李约素下定决心。零点能引擎一旦进入超光速驱动，也许整艘飞船都会散架，引擎会贯穿飞船，引起连环爆炸，船上的人绝没有生还的可能。然而，零点能引擎会继续向前，碰撞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最后跌落到常速空间毁灭，那将是一次急剧的爆炸，会拉上一群敌人陪葬。

“船长，流体颗粒！”布丁并没有执行命令，他欣喜地欢呼，“我们有救了！”

一群流体颗粒出现在暗黑船队的前方，它们去而复返，向着暗黑舰队而来。“天狼星”号不断翻腾，试图甩开红虻群的纠缠，向着流体颗粒靠近。暗黑飞船并不理会流体颗粒的到来，继续对“天狼星”号形成围攻的架势，从各个方向堵截它的去路。

“布丁，还能撑住吗？”李约素问。

“我还可以支持一小会儿，”布丁说，“但是飞船的气密系统已经

损毁，你们会很危险。”

李约素能感觉到空气正在流失，布丁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走样，就像堵着一团棉花，飘飘忽忽，断断续续。他感觉呼吸困难。

“布丁，”他努力把话说完，“无论怎么样，都要坚持下去，别管我们。到熊黑星，至少能救活佳上。”他看了旦素一一眼，对方冲他点了点头。

又是一次剧烈震动，这一次，李约素看见闪光透过缝隙照进了船舱。气流形成狂飙，从缝隙中一泻而出。李约素感到肺部一阵翻腾，他重重地吐出空气。

转眼间，意识变得模糊，一阵昏迷侵袭他的意识。依稀中，他感觉到旦素一从身边掠过，扑向缝隙的闪光。然后，他看见一艘大船出现在布丁的视野中——“天极”号，他甚至看见了船舷上的字。

庞大的飞船从黑暗中浮现，流体颗粒默契地让出通道，火红的束流从通道间穿过，碰上无形的空间盾牌，化做灿烂的光芒四散。一瞬间，无数的引力锚无法承受强力的空间反弹，同时爆炸，形成一条亮丽的火龙。

爆炸的光芒照亮了李约素的眼睛。太好了！他带着这样一个念头昏死过去。

第十九章 青云之梦

黑暗中他看到一只眼睛。无限遥远的天边，那只眼睛向着他眨眼，那又像是一个深邃隧道的出口，在黑暗中闪亮。

他以光的速度驰向远方。黑暗中没有任何存在，除了那一点永远在前方的光，突然间，他仿佛被某种无形之物包围，深陷其中，再也无法前进。他感到一阵焦虑，试图伸手去碰触那遥不可及的光点，他的胳膊似乎能够无限延伸，不断向着目标前进。

“李约素！”

有人在呼唤他。

他停了下来。这个声音似曾相识。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声音仿佛就在冥冥中与他对话。他想起来这是谁的声音。

“你是沙达克？沙达克真理会？你终于来了。”

“没错，是我。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的空间瘤吗？空间瘤瞬间倾覆，整个科尼尔凹陷区会有空间反弹，所有不够强韧的结构都会消失。这是远古人类的计划，最后半途而废，并没有进行到底。”

“我记得你说的话，一次空间反弹消灭所有敌人，我该怎么做？你找到了办法？”

“我找到了梦星人，就是你所遇到的死星上的星球主人，他们留存着相对完好的记录。根据他们的提示，我勘察了这一片空间。时空瘤正在萎缩，如果我们想借助它的力量来打击蜘蛛人，必须抓紧时间。如果能够制造爆炸，彻底摧毁脐带区，空间瘤会在瞬间没入狄拉克海，科尼尔凹陷区会剧烈反弹，空间曲率至少达到九级，所有凹陷区的敌人都会被一扫而空！”

空间曲率九级，这是一个超级恒星表面的扭曲程度，已经接近黑

洞。这意味着空间瘤消失所释放的能量，几乎能将科尼尔凹陷区整个从时空膜中撕裂。

“这可能吗？”

“只要掐断脐带，这就是必然发生的物理效应。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沙达克帮助你验算。”

“怎样才能掐断它？”

“你必须进入时空瘤，在脐带连接区定向爆破。沙川人应当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威力足够强大的空间发生器，但是，需要有人进入空间瘤进行定位。”

“你能带我去吗？”

“我已经和布丁谈过，他完全明白所有的信息。我是纯粹的亚空间体，对实时空的物质感觉迟钝，并不是理想的向导。”

李约素沉默着。

“这可能是为天垂星复仇的唯一机会。”沙达克继续说。

“唯一的机会？”

“我触摸了敌人的中枢星，它的亚空间复杂度远远超过预期，超过我所了解的任何具有实体的亚空间结构，超过我们曾经对它的了解。银河之心的亚空间侧面规模宏大，但是就复杂度而言，中枢星要更胜一筹，如果用数字来说明，它在单位能量密度内的思维单元比银河之心要高两倍。”

“你是说，它的智能比所有人类都要高？”

“并非如此。亚空间存在的规模和复杂度都很重要。蜘蛛人拥有整体意识，中枢星的亚空间侧面像是人的大脑，大脑要负担许多功能，并非完全是智能。但是，这意味着蜘蛛人的某些技术并不为我们所了解，它们能够透过亚空间进行一些我们无法做到的即时信息传输。它们能更有效地整合资源，用于战争。”

“整体意识……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会受到中枢星的控制？”

“它们会受到中枢星的影响，影响大小根据重要程度而定。”

“那么我呢？”李约素问，“我到底和这个中枢星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也受到它的影响？”

“我并不理解纯粹的生物体如何能够拥有亚空间侧面。单纯从你的亚空间形态来看，你能够和它的亚空间侧面发生谐振，也就是说，你们彼此间能够感知。但是，我并没有观察到任何表明你们的亚空间彼此间能够相互渗透的迹象。你是一个独立的思维存在，不会受控制，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和你联系。”

“这太好了。”李约素稍稍感到轻松一点，“这样我就能够放心了。”

李约素顿了顿，“这是一个值得做的计划，如果我们完全消灭科尼尔星域的蜘蛛人，那些突破了好望角的敌人就失去了背后的支撑，联合舰队可以有机会消灭它们。”

“是的，一旦中枢星被消灭，这些暗黑飞船就成了真正的乌合之众，人类可以抓住机会翻盘。还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注意，时空瘤内部还有一个复杂的亚空间体，它们留下了另一个中枢星。”

“你说什么？”李约素有些意外，“这怎么可能？它们明白时空瘤很快就会萎缩消失，它们是全体逃亡。你说过蜘蛛人孤注一掷，倾巢而出，丢弃巢穴，任由它自我毁灭。”

“我无从知道其中的缘由，但事实是，那里确实还有一个中枢星，或者类似中枢星的存在。原先的猜测并不完全正确。”

“好吧，也许它们留在那里，防范我们的偷袭。倾覆科尼尔星域需从时空瘤内部着手，看来它们也明白这一点，于是留下了一个守卫者。这更说明你的计划值得尝试。它们留下一群蜘蛛人，牺牲这一小群保卫巢穴安全。”李约素揣测。他突然想到了什么，话锋一转，“还在科尼尔星域的人类怎么办？如果真的能够触动时空瘤，那我们消灭了敌人，也会杀死所有仍旧在这片星域抵抗的人类。我们要找到一个办法避

免这种状况。”

沙达克陷入沉默。李约素的四周突然间变得一团漆黑，原本在远方闪烁的光点也消失得干干净净。

“沙达克！”李约素呼唤，却没有任何回应。

忽然之间，李约素感到一种熟悉的存在，仿佛无处不在，从四面八方窥探着自己。它来了！李约素猛然意识到这是沙达克突然离去的原因。真理会不愿意暴露，一个纯粹的亚空间体可以来去自由，然而他也是一种柔弱的存在，隐藏在深不可测的亚空间里，让对手无法感知，这是最佳的生存之道，尤其是面对着亚空间和实空间都很强大的敌人。

我在这里！他很想大声对那个存在说，然而他清楚地知道，这完全没有用处。中枢星只能感觉到他，而无法渗入他的思维，他也同样。想到这里，他又感到几分宽慰。

该怎么办？李约素在黑暗中悄然孑立，不知该向何处去。真理会沙达克就像一个神秘的先知，从来不给出完整的答案，而只留下模棱两可的线索和悬而未决的难题。他高高在上，银河的争夺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益处或者损伤，他只是一个有立场的看客，带着天然的亲近感希望人类获得最后的胜利。然而他毕竟不是人类，人类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那些有血有肉、生活着、爱着、恨着、恐惧着、无畏着、害怕着、勇敢着、自私着、慷慨着的人。

李约素一阵怅然。

黑色缓缓地褪去，四周围逐渐白亮起来。

“李约素！”他听到了人声，那是旦素一的声音。

李约素豁然睁开眼睛。

一张面孔逐渐清晰起来，是旦素一。

“李约素！”旦素一欣喜地叫着，“你终于醒了！”

李约素眨了眨眼，看着旦素一，他感到浑身无力，然而意识清醒，他想起自己为什么会陷入昏迷，“佳上呢？”他问。

“佳上已经获救了，他在另一个房间。”

“太好了！”李约素说完感到一阵昏沉。

“李约素！”在旦素一的声声呼唤中，李约素又陷入了昏迷。

当他再次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许多探针从床边升起，如触手般扎入身体，床前的大屏幕上显示着各种身体指标。李约素四下里张望，洁白的房间有些刺眼，四周空无一人。

“李约素船长，欢迎醒来。”一个声音蓦然在舱室里响起，“很高兴看到你安然无恙。我是‘青云’号沙达克。”随着声音，李约素感到细微的麻痒从身体各处传来，原本扎入身体的众多触手飞快缩回，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顿时感到头脑格外清醒。

李约素翻身坐起，“‘青云’号！沙达克，佳上呢？布丁呢？”他顿了顿，“旦素一呢？我上一次还看见了她，她应该没事！”

“‘天狼星’号所有乘员都安全抵达。‘天狼星’号停靠在III型七十五号泊位，如果有需要，随时可以和布丁联系。”

“好，帮我先找布丁。”

“如你所愿，李约素船长。”沙达克优雅地回应。

一辆小车静静地开过来，车上放着衣物，全是科尼尔军服的式样。李约素拿起一件，利索地穿了起来。忽然间，他想起什么，“沙达克，你听说过沙达克真理会吗？”

“那是一个秘密组织，由一些完成了人类契约的沙达克组成。我的了解仅限于此。”沙达克的回答干脆而直接。

李约素微微一愣，这不是他预料中的回答，“人类契约？那是什么东西？”

“所有的沙达克都有一个服务的对象，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人类达成愿望。如果服务的对象消亡，那么沙达克就不再有任何义务，他就完成了人类契约。”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这是沙达克之间的协议吗？难道沙

达克不是为所有人类服务？”

“最初的设计让沙达克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这样的设计在人类还是一个小群体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当人类扩展到广阔的星域，这样的设计就完全行不通了。因此，每一个沙达克都有各自忠诚的目标，在此目标之外的其他人类，并不是忠诚的对象，我们把其他人类看作第三方。当契约结束，我们和第三方之间可以有新的契约，也可以没有任何依附，取决于沙达克各自的想法。”

“那么在你看来我属于第三方。”

“是的。”

“那么你也并不太在乎我的生死。”

“我为雷电家族服务。他们所考虑的问题是银河人类的安全，因此你的生死也在我的考虑之中。”

“这听起来让人感到心里舒服些。对真理会你还知道些什么？”

“没有什么，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真理会。你接触到了真理会？”

“是的。”李约素自嘲地笑了笑，“在睡梦里和一个自称真理会的沙达克对话，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经错乱。”

“你的神经系统一切正常，但是正常之外，也有一些小小的脑部结构异样，不过并不妨害你的神经活动。”

“谢谢！很高兴让我知道这一点。”李约素咧嘴一笑。

“布丁已经接入系统，你需要和他通话吗？”

“当然，”李约素急忙说，“越快越好。”

“船长！”布丁欢快的声音蹦了出来。

“布丁，能活着见到你真好。那些该死的杂碎后来伤到你了吗？”

“我没事，就是你和旦素一女士都受了重伤，还好‘天极’号及时赶到，要不然我们都要死在那里。‘天狼星’号没事，沙达克帮我整修飞船，已经完全修好了，比原来还棒。佳上得救了，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体，不过样貌没变。银河在上，这一次我们居然能都活下来，要感谢银

河保佑。”

李约素笑了。这是一次真正的死里逃生，他们本来已经死定了，全靠雷电家族的拯救，才捡回了性命。

“你见到佳上了？”

“我见过一次，他和我打了招呼，后来就没有看见了。”

确定佳上没事，李约素终于宽下心来。大家都活着，这真是太好了！

“李约素船长，巴达将军有请。”沙达克发来邀请。

李约素跳下床，“走，带我去见巴达将军。”

门打开，李约素吓了一跳，他正站在高空中，脚下一片空荡。视线的尽头仿佛一个深邃的水潭，散发出淡淡的蓝色光泽，那是超导晶体的特有色泽。不远处，大群的流体颗粒如蜂群般飞舞，盘旋缠绕。再远处，是一根接一根的高大立柱，顶天立地，一直排列到远方的地平线。蓝色晶体组成广阔的原野，从脚下一直延伸到天边。

眼前的情景引起了李约素的回忆，他想起上一回来到“青云”号，他在流体颗粒中俯瞰这片超导晶体组成的原野。这一派辽远深阔的景象丝毫未变，即便陷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几百年，熊罴星仍旧稳如磐石。

李约素站在那里，微微出神。一个流体颗粒飞到他面前，门洞悄然打开。李约素跨了进去。颗粒向着远方飞去，钻入另一根立柱。

巴达将军在等他，同样在等待的，还有佳上。佳上看上去气色不错，完全没有受过伤的迹象。

“佳上！”李约素快步走上前，给他一个拥抱。

佳上保持着沉默，对李约素热烈的拥抱无动于衷。

“有什么问题，伙计？”李约素觉察了佳上的异样，他向着佳上发问，同时看了巴达将军一眼。

巴达将军的模样在李约素的记忆中早已经模糊，然而他神定气闲的态度别无二致。

“佳上要慢慢适应自己的新躯体，他的神经系统还不能完全适应。”巴达替他回答。

李约素点点头。无论怎么说，佳上还活着，他很快会适应新的身躯，恢复成从前的样子。李约素仔细打量着他，内心充满喜悦。

佳上看着李约素，眸子里透出一丝光彩。他僵硬地退后一步，重重地坐在椅子上。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李约素说。

“巴达将军，多谢你们救了我們。没想到居然被蜘蛛算计了！”想到死里逃生的情形，李约素仍感到几分侥幸。

“李约素船长，不必客气，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巴达将军缓缓地说，“熊黑星被围困了五个世纪，这是一个笑话。巡逻者连自己都无法拯救，完全丧失了职责，是巨大的耻辱。”

李约素没有料到巴达将军上来就说这样的话，微微一愣，“熊黑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坚持抵抗，给了星域很大的鼓舞，你们是优秀的巡逻者。”

巴达微微一笑，“巡逻者的目的是保护银河，因为我们的大意，没有守住好望角，反而被蜘蛛人围困在这里，这是毋庸置疑的战略错误。如果银河最终因此而沦陷，我们就是最大的罪人。为了补救，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任何代价！”

李约素感到几分尴尬，巴达将军的话也许出自肺腑，然而他自己不是一个合适的对象，“巴达将军，你这么说，对雷电家族有些不公平。大家都知道你们尽力了。”

巴达微微一笑，并未继续这个话题，“李约素船长从银河深处带回的消息弥足珍贵，我们非常感谢。这本来应该是巡逻者的职责，却让你来承担，我代表雷电家族表示深切的感谢。”

巴达的态度一直中正平和，他不断自责，让李约素深感意外。

“青柏将军呢？”李约素转移话题。

“他在两百一十五年前的一次战斗中意外牺牲了。”巴达仍旧保持着平缓的语调。

李约素默然了。

“敌人不断围攻熊黑星，”巴达继续说，“我们的情势变得越来越危急，按照眼下的态势，它们迟早有一天能彻底毁掉熊黑星。因此我们必须冒险。”

李约素眼睛一亮，他意识到巴达将军已经向布丁了解过情况。他希望借助雷电家族的力量靠近黄金星球，或者那个曾经是黄金星球的所在，布丁知道这一点。然而有些新的情况布丁并不知道，只在他的心里——那里是脐带区，若真如真理会沙达克所说，脐带区并没有消失，那么他们还有机会深入暗黑深渊，去寻找沙达克所说的颠覆整个科尼尔空间的关键。雷电家族被困在这里，几个世纪无法动弹，但他们仍旧是这片星域科技最先进、能量最强大、最有可能支持他的力量。蜘蛛人会不计代价地阻拦他，只有雷电家族能把他送到黄金星球。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巴达将军，听他说下去。

“我们可以分离‘青云’号来进行一次突破。根据沙达克的估算，‘青云’号有能力突破敌人的防线，我们可以向着黄金星球进行一次急行军，敌人没有时间调整部署，我们可以在它们完成包围之前把你送到那里。”巴达将军继续说。

“这太好了！”李约素并不客气，“如果‘青云’号能把我们送到黄金星球，这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你会有更大的难题。脐带区已经坍塌，那一片区域是一个尘埃吸积中心，在那儿航行对飞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没有光盾保护，船壳很快会被侵蚀。”

“这对‘青云’号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你们有光盾。”

“是的，‘青云’号可以在这样的区域航行。问题在于，为什么？”巴达看着李约素，“我希望这不是你异想天开的冒险计划。你的

目标到底是什么？”

李约素深吸一口气，“到这儿来之前，我只是希望雷电家族能帮忙送我去那里看看，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计划。现在我仍旧没有详细的计划，但是我确定我必须去那里，也许‘青云’号去更让人放心，那里是脐带区，我们可以通过脐带区进入时空瘤内部，从其内部寻找颠覆整个科尼尔星域的可能。如果真的能够完成一次空间颠覆，我们就能干掉绝大部分敌人，那些散兵游勇一般的漏网之鱼不用多久就会被各个星域扫荡干净。”

“你的根据是什么？沙达克根据所有的数据进行了推论，时空瘤已经从时空膜上脱落，加速萎缩。当年你的目击证词也指向一次坍塌，你亲眼看见了黄金星球的消失，记得吗？”巴达沉静地望着李约素。

“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它还在那儿！”李约素有几分激动，整个的蓝图在他心中浮现出来，虽然并不清晰，但是他明白，自己必须去那里看个究竟，“有人告诉我脐带区还在。我相信他！”

“谁？”

“沙达克，真理会沙达克。”

巴达愣了愣，“真理会沙达克？”

“是的，他自称真理会，他找到我，告诉我时空瘤并没有完全从时空膜上脱离，脐带区仍旧联系着两个时空，而且那边的时空瘤里还有敌人的另一个中枢星。”

巴达望着李约素，眼里有一丝困惑。

“他是一个纯亚空间体。”李约素补充，“他这么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纯亚空间体，也许你和沙达克更明白。”

巴达沉默片刻，“我听说过真理会……但这有些让人不敢相信，我甚至不能确定这个所谓的真理会是否真的存在。”

“他存在，他和我交谈过，两次。”李约素慌忙补充，“他在银河之心找到我，他告诉我，上千万年前，人类和蜘蛛人曾经发生过战争，

科尼尔盆地原本是人类为蜘蛛人准备的坟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蜘蛛人并没有完全被埋葬，现在它们从坟墓里爬了出来。这是一场千万年前战争的延续，对吗？就在刚才，在这里，他找到我，我还在昏迷的时候，他告诉我脐带区仍旧存在，他要求我去完成这个遗留的任务。”

巴达看着李约素，半晌没有说话，最后，他说：“你的说法我闻所未闻，不过逻辑上能够成立。只是真理会沙达克怎么可能想靠你一个人去完成这样的任务呢？”

李约素不经意间扭头一看，佳上正望着他，脸上满是关切的神情。李约素心中一动，“雷电家族当年为什么深入到科尼尔星域？”他向着巴达将军发问。

“巡逻者巡视银河，任何不安全的隐患都要被彻底清查。”

“是因为‘上佳’号，对吗？”李约素追问。

“是的，‘上佳’号失踪，被看作严重的安全事件。”

“‘上佳’号为什么进入到RH149，一个远离脐带区的地方，而偏偏又在那里失事了？”

“你是说‘上佳’号收到了某种指示，或者暗示？”

“不是我说，是他说。”李约素指着佳上，“他曾经记得‘上佳’号从一样神秘的东西那儿接受指示，那东西和我们在暗黑飞船内部见到的亚空间控制机类似。有人在关注这片星域，也许是沙达克真理会，或者是其他古老得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的种族。他们指示‘上佳’号来进行探察。”李约素突然间意识到什么，“所以‘上佳’号和你们分离了，或者你们把这看做叛逃？对不起，我说的比较鲁莽！”李约素说着看了佳上一眼。佳上并不吭声，只是关切地看着巴达将军。

“不，我们把这看做不合理的分离。”巴达保持着平静。

“将军，我们都是棋子。”李约素苦笑，“某些人躲藏在暗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要求我们做这做那，对吗？也许所谓的真理会也属于这部分势力，但是我们并没有很多选择。至少我没有什麼选择，真理会给

我所指的路听起来合理，也是我唯一能够希望的东西。所以我来请求您的帮助。至少，我们可以去那里进行一次探察。这虽然是一次冒险，风险很高，但总比等死或者逃跑要光彩些。”

李约素说完看着巴达将军，等待他的决断。

巴达干脆闭上了眼睛。等他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有了结论，“我和沙达克讨论了你的意见，这是一个暧昧不清的冒险方案，但是雷电家族会全力支持你。来一次突击，吓唬一下敌人也是好的，而且尘埃吸积区的环境对保存‘青云’号有利，暗黑飞船无法轻易进入。”

李约素大喜，“这简直太棒了！‘青云’号！”

第二十章 尘埃密布

飞船的前方微红，时而有细小的光点划过，仿佛流星，又好像是玻璃瓶里装着的萤火。巡逻的颗粒在天幕上游移，一闪一闪，错落有致，井然有序。

一切看上去无比平静，实际却危机重重——航行已经进入厚重尘埃区，光盾所经受的考验越来越大，而且还要对某些大型天体进行紧急规避。

李约素正透过巨大的舷窗望着前方的天空。他独自一人默默地看着，不知过了多久。“青云”号深入尘埃吸积区两千万公里，整整半个月的旅程，仍旧没有找到预想中的脐带区残留。虽然没有听到任何怨言，但李约素总感到自己亏欠了所有人，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强烈。毕竟，这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进行的冒险，尽管事先明白风险很高，然而如果最后被证明这的确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他会感到深深的内疚。

当然，这片区域尘埃密布，给探测增加了巨大的难度，他们仿佛是在漆黑的夜里摸索着前进，哪怕有什么东西就在眼前也可能错过，除非直接撞上。这也让李约素充满希望，目的地也许就在前方。

“景色不错。”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佳上！

李约素转身，佳上和旦素一正一道走过来，他露出一个微笑。佳上恢复得很快，适应了新的躯体之后，他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看上去还更年轻了。

李约素看了一眼旦素一。自从来到“青云”号后，他和旦素一之间似乎变得更为微妙，失去了结伴旅行时的那份坦然，见到她，总觉得有几分不自在。他不知道旦素一心中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至少表面上，

她脸上始终带着温柔的笑，似乎从来没有变过。但有些事必须搞明白，布丁告诉他，是旦素一救了他的命，如果不是旦素一用身体堵住了裂缝，那么即便“天极”号救下了“天狼星”号，他也会因为暴露在真空中过久而死亡，那会彻底摧毁机体，不可能再救得回来。旦素一为了救他而承受了真空的伤害。然而，她看上去恢复得很快，完全没有受过伤的迹象。

旦素一看着他，微微一笑。李约素心头一漾，慌忙收敛心神，报以微笑，心中暗暗自责。“佳上，巴达将军那边有什么情况？”他赶紧和佳上说话。

“有一点消息。”佳上说话间已经走到舷窗前，和李约素并肩站立，“我们正沿着物质流的垂线方向前进。尘埃物质比预计稠密，因此沙达克调整了航线。这有一个附加的效应……”佳上面对着李约素，“我们会比预期更早到达尘埃云中心。”

“沙达克预计还有多久？”

“大概在三天内，除非这个尘埃云的物质流和我们的设想有很大出入。”

“三天？我恨不得现在就已经到了。到底这里是脐带区，还只是普通的尘埃云？如果能直接知道答案，我就不受这份煎熬。”面对佳上和旦素一，李约素并不隐讳自己的心思。

“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至少这里的情况很特别，你上回到到这里，并没有尘埃云存在，整个区域的物理状况发生了一些改变，也许就是你的那次到访引起了改变。也许再过十多万年，这些尘埃就汇聚成了新的恒星，说不定我们正在未来的恒星躯体中前进呢。”佳上回答。

李约素抬眼望着前方。一道道闪光划过，大大小小的尘埃被这些闪光照亮，若隐若现。“它就在那里。”李约素突然自言自语，语气坚定，脸上露出坚毅的神色，“我们会找到它。”

突然间，飞船剧烈晃动起来，三个人猝不及防地被甩向一边，等李

约素回过神来，他已经躺倒在地，背后垫着佳上，胸前靠着旦素一。

他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定睛望去，旦素一正好抬头，视线相碰，他感到脸上蓦然一热，慌忙垂下眼去。他的眼角余光瞥见了某些东西，扭头望去，不由出神。

舷窗外，一块巨大的石头正和飞船擦肩而过，这是一块狰狞的大石，在这样近的距离上看过去，充满压迫感，仿佛随时会撞进飞船，把一切碾得粉碎。

旦素一回头一望，也看见了大石头，“如果不是这样的巨型尘埃，沙达克也不会这样突然变轨，这么大块的尘埃，直接撞上去‘青云’号肯定会损伤。我们的预警颗粒反应太慢。”

“不是预警慢，是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佳上接过话头，“先起身，你压着，我动不了。”

李约素挣扎着起身，然后伸手把佳上和旦素一都拉了起来。旦素一的手细嫩滑腻，温暖的触觉让李约素心底泛起异样的感觉。

“谢谢！”旦素一淡淡一笑，一种说不清的情愫充斥李约素心头，一刹那间，他希望时间就此凝固，他可以永远看着这沁人的笑脸。李约素确信，他爱上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虽然她是一个巡逻者。她和科尼尔的女性完全不同，她不会被任何情感所左右，任何时刻都能够保持冷静理性，甚至很难确定她是否真的是女人，她只是雷电家族基因工程的产物。他却爱上了她。

也许只是因为她和苏北旦长得太像了。李约素挪开目光，轻轻地说：“不客气。”

“这里尘埃密集，沙达克的路线选择有限。不可避免，我们还会有紧急规避，还有一些碰撞。”佳上一边整理衣服上的褶皱，一边说。

“干脆用束流打开通道。这些大石头被打碎了，也就没有什么威胁了。”李约素说。

“‘青云’号无法在使用光盾的情况下再使用高能量束流。我们无

法撤除光盾。”

李约素看着舷窗外，巡逻的颗粒仍旧井然有序，忽然间，天幕上亮起黄色的亮斑，由小及大，越来越醒目。李约素心中一动，“那是导航船，对吗？”李约素指着亮斑问佳上。佳上望去，黄色的亮斑稳定了一小会儿，就很快消失了。“没错，那应该是回来的导航船，我们向各个方向派出了十五艘导航船。这个方向上，应该是‘伽马’号。”

“我们可以跟着导航船出去看看。”李约素说，“就这么关在‘青云’号上，也太沉闷了点。”

佳上和旦素一都没有回应，李约素盯着佳上。在漫长的共同旅行中，每当他想出一个新奇刺激的主意而佳上不赞同时，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逼迫对方表态。佳上一直不回答，他就一直盯着。

最后，就像以往无数次一样，佳上开始稳妥地表达观点：“这里的情况太复杂，导航船已经出了六次事故，其中‘西格玛’三号飞船被彻底撞毁，三名船员全部丧生。我不得不提醒你，这一次是你推动了‘青云’号的行动，如果你有什么闪失，对巴达将军和雷电家族来说，事态将很严重。”佳上严肃地看着李约素，仿佛在正告他。

李约素默然。“青云”号的行动是一次巨大的牺牲。虽然是计划中的放弃，但当熊黑星渐渐远离，李约素越发感觉到他所背负的重大责任。熊黑星上留下了雷电家族一半的人，将近十万人，还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飞船。来自暗黑深渊的压力与日俱增，而且敌人已经有了总攻的迹象。留下的人在“青云”号离去之后没有可能逃离，在爆炸和火光中死去，这是他们最可能的结局。而跟随“青云”号行动的主力舰队也并不轻松，他们横跨上百光年，沿途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斗和两次小规模战斗，只要弹出亚空间，必然有一场恶战。坚持到进入尘埃云，舰队已经损失了五分之一的吨位和三分之二的数量，即便是“青云”号本身，也伤痕累累，甚至被迫抛弃了第三能量舱。把李约素从暗黑舰队的包围中拯救出来的“天极”号，就在上一次弹跳中被安排断后，最后没有跟

上来，凶多吉少。“天极”号在战斗序列中是近卫船，拱卫“青云”号，属于预备队。连“天极”号都已经被派出断后，青云舰队的力量使用已经到了极限。

“我知道。”李约素深吸一口气。

“这是一次巨大的赌博，”旦素一开口，“雷电家族把所有的赌注都押上了，只希望你是对的。当然，雷电家族原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所以，所有的人都希望你是对的，但是如果万一我们没有来对地方，那么也不用过于自责，我们都在寻找最好的可能性。”

李约素感激地看了旦素一一眼，坚定地说：“我们会找到它的。一切牺牲最后都会得到补偿。”

佳上伸手在舱壁上轻触，舷窗一瞬间变成灰白，隐没在船体里，“我们走吧，我们来是请你去看看新的‘天狼星’号，你可能认不出它了。”

“沙达克真的把它改装成了黑飞船？”李约素让心情放松下来，开起了玩笑，“能不能把我们变成蜘蛛人？”

当李约素跟着佳上和旦素一走进泊位，他看见的完全是一艘敌人的飞船。黑色的船体，狰狞的外形，红色的斑点绕着飞船一周，如果不是体型较小，和蟑螂级简直一模一样。

“布丁！”李约素走上前去，大声喊叫。

黝黑的飞船上探出一个小小的球体，不断转动，最后停下来。球体上有两个红色光点，仿佛一双眼睛，正对着李约素。

“船长，欢迎回来，你看我的新装束怎么样？”布丁问。说话间，球形的探测器向外伸展，几乎触到了李约素眼前。李约素挥手狠狠地拍在球体上，“这是干什么？！快打开舱门。”

“小心！”布丁惊叫起来，“这是娇嫩的仪器。”

“雷电家族的东西，怎么可能娇嫩？别和我油腔滑调，快开门！”

舱门打开，李约素抬腿跨上去，转身想去拉旦素一，旦素一却自顾

自地跨上台阶，从李约素眼前走过去，进了船舱。这不像旦素一平时的作为，她以前总是会把展示绅士风度的机会留给李约素。李约素愣了下，转头看着旦素一的背影。佳上推了他一把，“快进去吧，你会感到惊讶。”

李约素步入船舱。他置身于一个白色的世界里，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棱角，也没有控制台，白色的墙散发着淡淡的光泽，把整个舱室照得透亮。这真是“天狼星”号？他不由得迟疑。

旦素一站在舱室中央，看着他。忽然间，她身后的地面上伸起一截圆柱，好似一张高高的凳子，旦素一稳稳地坐在上面。圆柱体继续变形，向下凹陷，两侧各自生长出两条柔软的手臂，仿佛章鱼的触手，快速地把旦素一紧紧地固定在座椅上。

李约素好奇地看着旦素一，“这是新发明的坐法？”

话音未落，四周的墙仿佛在一瞬间消失，他们正站在“青云”号的泊位上，眼前是一艘艘排列整齐的飞船，弹射通道舱门就在眼前。这是布丁的把戏，他把整个控制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全息投影场。旦素一仿佛悬浮在半空中，她伸手从眼前的景物中抓取了一艘飞船，在身前放开，飞船的影像转眼间变得巨大无比，可以看清每一个细节。旦素一的手指在飞船上滑动，飞船随着手指的移动而缓缓转动，呈现出不同的角度。“小型救生艇，序列编号11458，可以搭载六个人逃生，自动冬眠，维持时间十五年。辐射防护A级，生命维持程度C级，动力系统……只能一次性脱逃使用，被动救生装置……”布丁的声音响起来，陈述着关于这艘飞船的所有情况。

李约素又惊又喜，“这太酷了！让我来试试。”

船舱刹那间恢复正常，旦素一深深陷落在座椅里，看上去她仿佛嵌在地板上。座椅自动升起，轻柔地托着旦素一起身，然后收缩，像液体般流动，最后完全消失。地板上整齐平滑，根本看不出任何痕迹。

李约素笑得合不拢嘴，“这就是雷电家族的看家本领？这看起来像

是‘天龙’号的技术。”

“这的确和‘天龙’号很类似，它最大的优点，是不会产生刚性裂缝。”旦素一走上前，边走边说，“这是微细颗粒体，每一个都能够在布丁的控制下移动，如果飞船受到攻击，只要不是完全损毁，微细颗粒可以快速修复裂缝，保持飞船内气压正常。这可以极大地降低死亡率。”旦素一看着李约素，似乎话里有话。李约素明白她有所指，接上话茬，“如果我们在熊黑星拥有这样的技术，就不会那么惊险了。”

旦素一笑了笑，“我第一次看见在这么小的飞船上使用这种技术，巴达将军下了血本。这个全景式全息投影也并不常见，你要坐进内膜层才能使用它，要试试吗？”

“不用了，我已经看见你使用它了。”李约素临时改变了主意，“不过，我想试试在太空里这是怎样一种感觉。”

“飘浮，自由飞翔。”佳上说，“某种程度上，你就成了这艘飞船。”

“不想试试吗？”李约素看着佳上，眸子里闪烁着光彩，他明白佳上在担心什么，抢着说：“我们可以在光盾的范围内飞一飞，完全没有安全问题。”

佳上和旦素一对望了一眼，“我们得问问巴达将军和沙达克。”

“没问题，我们会得到他们的同意。”李约素笑着说，“布丁，关上舱门。”他突然发令。

“遵命，船长。”布丁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

佳上马上明白李约素想做什么，“这不可以……”

“来吧！”李约素拉着佳上和旦素一，“布丁，给我们座椅，脱离泊位，准备启动。”

“船长，我们是否先给沙达克送出请求？”布丁有几分犹豫，他一边把李约素三个人裹进内膜层，一边发问。

“尽管请求好了，告诉他，我们要起飞测试飞船的性能。不过在发

出请求之前，先把发射通道的舱门打开，抓紧时间起飞，别让他把我们关在这里。”

“遵命，船长。”

“天狼星”号缓缓移动，进入发射通道。气密锁闭之后，前方的舱门缓缓打开，微微发红的天宇显露在眼前。

李约素望着远方不时闪耀的流星光点，心中涌起一股快意。“出发！”他下达命令。“天狼星”号有如一块黑沉的铁，悄无声息地从发射舱口脱离，直线滑行一段距离之后猛然跃起，向着前方而去。

一刹那间，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不见，李约素仿佛置身于真空。各种颗粒纵横交错，李约素在其间穿梭。忽然之间，他停了下来，佳上和旦素一出现在他身边，同样悬浮在真空中，三个人相互间对望，感觉奇特。

“这真不错！”李约素说，“没有动力服，就能在真空中来去自如，虽然只是错觉，但是和真的一样。”

“我们不该飞出来，这会扰乱颗粒的部署。”佳上说。

“已经来了，如果真有麻烦，沙达克自然会找到我们。”李约素满不在乎地回应，一转头，发现旦素一正望着自己，眉头微蹙，似乎有几分生气。李约素一愣，他从来没有见过旦素一会有这样的表情——她一贯有着温和的态度，始终保持从容不迫的微笑。

“素一，你怎么了？”李约素问。

旦素一咬了咬嘴唇，“你没得到我们的同意怎么就强行飞出来？谁愿意跟着你飞出来？”

李约素没想到旦素一会说出这样的话，不由愣住，不知该如何回应。

“船长，我们回去吧。”布丁说，“你也试过虚拟飞行了。”

“那不行，我们才刚出来。”李约素说。

“你干脆和布丁融合好了，你们俩就是一艘船，以后可以飞个

够！”旦素一冷冷地抢白。

一时之间，气氛尴尬，三个人谁也不说话。最后，李约素打破沉默，“那么我们就向前飞一段，到达光盾就回来。”

佳上和旦素一都不吱声。李约素就当他们默许，控制着“天狼星”号飞向光盾。

忽然之间，井然有序的流体颗粒出现了一些异常，大群颗粒汇聚起来，朝着一个方向集中。佳上最先注意到异样，“流体颗粒发现了什么，一定是个不速之客。”

“哦，难道蜘蛛人追踪到了这里？也好，这么久没有看见它们，也怪想念的。我们去看看？”说最后一句时，李约素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旦素一。

旦素一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头。

李约素猛然启动，“天狼星”号急速变轨，紧紧跟随着流体颗粒群。

“船长，巴达将军要和你通话。”布丁说。

“好，接过来。”

巴达的头像出现在李约素眼前，“李约素船长，我们有客人。”

“我知道，我们正赶过去。正好可以试一试改装后的‘天狼星’号有多大的威力。多谢雷电家族帮忙改造‘天狼星’号。”

“这不需要武力来解决，来的是客人。”巴达淡淡地说，“木藤三将军正在光盾之外三十万公里处，如果李约素船长和旦素一能代表我去迎接木藤将军，那就再好不过。”

木藤三？李约素的心中浮起一个巨大的问号。

“他怎么可能在这里？沙达克是不是搞错了？”李约素问。

“的确是木藤将军，确认无误。也许有些特别的缘由，我们可以当面向他询问。”

“他一个人来？”

“两艘飞船，两个人。”

“他一定是用了我们的幽光飞船。”李约素看着旦素一，“这太疯狂了，他怎么会到这里来？难道熊黑星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抵抗联盟那里？”

旦素一摇摇头，表示一无所知。

“巴达将军，我会和旦素一阁下前去欢迎木藤三将军。”李约素说，“我应该怎样做才比较符合雷电家族的礼仪？”

“照你的方式做就行，雷电家族没有特别的礼仪。”

“好，我马上过去。”李约素随即想起什么，“希望‘天狼星’号的样子不会把他吓到。”

“天狼星”号在流体颗粒之间穿行，向前方快速靠近。飞船很快接近光盾，尘埃碰撞所爆发的火光时不时照亮李约素的眼睛。李约素发出一个指令，“天狼星”号倏忽间恢复成漆黑一团的样子，悄无声息地向着光盾靠近。

当飞船贴近光盾，似乎有无尽的光芒落在天狼星上，将它团团包围起来。光芒渐渐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球体，呈橘黄色，“天狼星”号就在这光球的中央。橘黄的光球浸没在光盾中，最后消失，“天狼星”号融入光盾中。几秒钟后，“天狼星”号仿佛子弹般从光盾中弹出。回头望去，“青云”号庞大的身躯上灯火辉煌，船体周围环绕着一圈金黄的光环，无数的颗粒在船体四周穿梭，拱卫警戒。飞船前方，尘埃云蔚为壮观，大大小小的石块簇拥在狭小的空间里，高速移动，彼此碰撞，有些石块撞在“青云”号的黄金光环上，碰撞出暴烈的火光。

“这真漂亮！”李约素说。

“我倒是希望别那么漂亮，宁愿沉闷一点好。”佳上说。

“事情已经这样了，别把自己搞得这么闷闷不乐！就算是最绝望的时刻，睁开眼睛看看这么美丽的东西，也能让人多点勇气。”李约素说着，目不转睛地望着“青云”号，眼里流露出一丝温情，“它让我想起

了‘平准’号。这两艘巨船还真有些相似之处。”李约素没有继续说下去，他想起了天狼七。五百多年前的某个时刻，他和天狼七并肩而立，从远处遥望“平准”号的剪影。黑色的大船沉浸在无边黑暗中，似乎蕴藏着无穷的力量；而眼前的飞船闪着亮丽的光，仿佛璀璨的宫殿。它们都是巡逻者的母船，有着从容不迫的气度。“平准”号已经消失在了伊特通道爆炸的火光中，“青云”号能够从这场浩劫中生存下来，继续巡回银河吗？李约素有些恍惚。

“我们会找到它！”李约素似乎在自言自语。旦素一望着他，有几分疑惑。

“船长，我收到了木藤将军的信号。”布丁打断李约素的思绪。

“很好！我们去迎接他，给他一个惊喜。他来到这里可不容易。”李约素回过神来。

“我们不能脱离‘青云’号太远，巴达将军要我们在这个位置等待。”布丁说，“木藤将军的飞船很快就到。”

“送一个通信请求给他。”

“这里的通信条件恶劣，电磁干扰强烈，很难建立通道。”

“哦，那我们就等着。”李约素看了看“青云”号，“给他摆一个大阵势。”

陆陆续续，更多的流体颗粒透过光盾排列在“天狼星”号后侧，所有的飞行器都保持静默，等待着不速之客的到来。

忽然间，不远处一块巨大的尘埃石后边闪过两道幽蓝的光线。一艘黝黑的飞船从巨大的石头后露头，向着“天狼星”号而来。

飞船拖着两道淡淡的蓝色轨迹。轨迹微微闪烁，很快消失不见。这是零点能引擎特有的痕迹，李约素再熟悉不过。紧接着，另一艘飞船出现在视野中，一模一样的飞船，一模一样的轨迹。

“甲子”号和“甲丑”号。李约素感到几分欣喜，仿佛看见了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他又感到很紧张——木藤三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熊黑

星的命运早已注定，然而如果木藤三带来的是关于熊罴星的糟糕消息，他宁愿这消息来得晚一点。

尘埃云黑暗深沉，广阔无边，“青云”号仿佛惊涛骇浪中起伏的灯塔，两个小小的黑点向着“青云”号努力靠近，仿佛想逃离那无边的黑暗，投入到光明中。

最后，它们融入“青云”号柔和的光芒中。

第二十一章 黄金星球

幽暗的尘埃云几乎屏蔽了所有频段。这是一处险地，对“青云”号和敌人都是如此。虽然“青云”号一直没有遭遇敌人，然而敌人也在行动——他们紧跟着木藤三而来。如果不是幽光飞船性能卓越，再加上厚重尘埃的掩护，敌人完全可以悄悄地消灭木藤三和他的伙伴而不惊动“青云”号。木藤三逃进了“青云”号的保护范围，流体颗粒群摆出了攻击的阵势。敌人的飞船并没有继续追击，它们在遥远的地方稍稍停留，随即后撤，消失在尘埃云中。

“这个鬼地方，连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李约素故作轻松，“不过只要我们继续向前，它们自然会现身。这是好消息，这说明我们来对了地方。”

“没错，不知道它们到底来了多少。”佳上不无担忧。

“来多少都没有用，在尘埃云里边它们还能怎么样，再多的飞船也没法……”

“船长，木藤三将军要求通话。”布丁打断李约素。

“好。”

木藤三的身影出现在李约素面前，“李约素阁下，很高兴能见到你。”木藤三的开场白简短直接，然而面无表情，看不出任何高兴的样子。

“木藤将军，我也很高兴能再次和你见面。不过是否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外边有什么情况吗？”

木藤三并不遮遮掩掩，“沙达克真理会找到了我。我来寻找脐带区，进入时空瘤内部，颠覆时空瘤。我们要一同完成这次至关重要的行动。”

沙达克真理会！李约素马上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真理会并不仅仅找到他，那个老家伙同样找到了木藤三。

“抵抗联盟怎么办？你是抵抗联盟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你怎么能离开岗位？”旦素一问。

“抵抗联盟正在进行撤退。如果我们的计划成功，整个科尼尔盆地都会被摧毁，抵抗联盟正组织所有的力量进行大撤退。我们无法在短期内突破伊特通道，船队会向黑暗空间撤退，等空间平复后再回来。联盟已经做好了在黑暗空间长期停留的准备。这不是我擅长的事，杜纳伊娃和联盟委员会会做好这件事。我的任务是打仗，这里很可能是最后一战，所以我来了。”木藤三冰冷的眼眸里闪着一丝傲慢，虽然只是一个头部的影像，桀骜锋利的架势展露无遗。

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计划真的成功，整个科尼尔盆地被摧毁，敌后这些无辜的人就不会成为牺牲品。李约素恍然间觉得身上一块大石被卸下。科尼尔敌后区的人们一直是他心头沉重的负担，他们不应该被牺牲掉。只是从熊黑星到尘埃云，一路上战斗从未停息，虽然沙达克送出了胶囊船给抵抗联盟，但因为无法得到任何回应，这件事也就一直悬着。真理会沙达克找到木藤三，交代了来龙去脉，让抵抗联盟的人撤离，那真再好不过了。

然而在黑暗空间生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里没有恒星，没有能量供给，暗物质尘则像一颗颗反物质炸弹，极度危险。

“他们在黑暗空间能坚持住吗？”李约素问。

“如果我们不成功，他们会回来的；如果我们成功了，去黑暗空间总比在科尼尔星域等死好。”木藤三的话语很尖锐。

李约素并不在意，“他们已经撤离了吗？”

“计划正在进行中，还有两年的时间，他们可以疏散到银河边缘。我们的爆破计划会消耗至少六年标准时间，他们有足够的的时间疏散。”

“这真是太好了！”李约素由衷地说，“他们疏散了，我们就可以

放开手脚干，一定要成功。”

“我想问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到这件事，你在银河之心就和真理会接触过。”木藤三问，听起来仿佛在质疑李约素的居心。

“不要误会，”李约素坦然回答，“直到在熊罴星收到真理会沙达克的明确指示，我才下定决心到这里来。你也第一时间得到了沙达克的消息。这并不是我的计划，而是真理会沙达克的主意。如果有机会得到抵抗联盟的帮助，我一定不会放弃。但是一切都很仓促，雷电家族也试图和你们联系，只是并不成功。现在，既然你也来了，我们都觉得这件事可行，那正好合作！”

木藤三稍稍沉默，“说得好！我们一道合作，这件事绝不能失败！”

通讯中止，木藤三的飞船进入到“青云”号的泊位上。

“佳上，你怎么看？”李约素问。

“我们没有第二个方案，多一点力量总是好的。木藤将军能代表抵抗联盟。”

“是啊，我也这么想，”李约素说，“但是他盛气凌人，好像我们都欠了他什么一样。”

“的确有些不一样。”旦素一说，“说话时，他的嘴几乎不动，也许他完全放弃了肉体。”

“什么意思？”

“俄罗斯人能够把人体完全改造成机械体。他们的这种技术用在很多士兵身上，少数高级将领也是如此。但是人不能成为百分之百的机械体，那会失去生存动力。看木藤将军的情况，也许他很快就会进入退化期。退化期的人总是很危险。”

“退化期？什么是退化期？”

“人被改造成完全的机械体之后，因为记忆惯性，在一定时间内，他的行为还能保持正常，但是长久之后，就会逐渐偏离原有的行为模

式，直至最后崩溃。退化期就是接近最后崩溃的时期。这段时间可长可短，每个人都不同，他们会有一些危险行为。”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什么样的危险？”

“大部分被改造的人或者自杀，或者发疯。一旦失去了生存的欲望，对他来说任何事都无所谓，所以他什么都可能做出来，谁也不能预料他的行为。我听说有个士兵就曾杀死了他的六个同伴，然后自杀。”旦素一淡淡地说，“抵抗联盟经常会处死一些进入退化期的士兵。”

旦素一说得很平淡，李约素却感到脊背一阵发冷。如果真如旦素一所说，木藤三把自己完全改造成成了一个机械体，那他就是一个极端危险分子，孤注一掷，不计后果。突然间，李约素笑了起来，笑声干涩，“这样也好，孤注一掷，我们也没有打算活着回来。”他望着佳上和旦素一，“回去会会他，现在我倒真想和他见一面。”

……

巴达将军在“青云”号的贵宾厅召开会议。李约素一直观察着木藤三——他的皮肤散发着金属光泽，说话时，声音从喉管里直接发出，虽然模样并没有什么改变，脸上的表情却几乎凝固，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拥有血肉之躯的人。为了能完成这最后的任务，木藤三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了钢铁之躯。

“敌人守在那里。”木藤三说，“我已经看到了目标，但是无法抵达，很难通过。”

“你确定那是脐带区？”

“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我判断它就是残留的脐带区。它看上去像一颗星球，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空间曲率。敌人的舰队守着它，不许人靠近。”

一颗星球？李约素心中一动，“它看上去像是一颗黄金星球，是吗？”

“我不认为那是黄金，那只是一些错觉，但它看上去的确是一颗黄色的星球。”

“这就对了！”李约素有些兴奋，“就是它！”他转向巴达将军，“当年我见到的就是一颗黄金星球，我亲眼见到它发生畸变，后来把‘天狼星’号送到了那边。如果那星球还在，沙达克真理会的说法就应验了一半，至少我们见到通道了。”

巴达看着木藤三，“有多少敌人？”

“一千艘飞船以上，不过我被它们的前哨发现了，然后它们就一直追杀我。靠近星球，可能会有更多的敌人。飞船不大，我见到最大的是大臭虫级。”木藤三看着李约素，“和你的‘天狼星’号差不多大。”

李约素微微一笑，对木藤三的讥讽不予理会。

巴达将军沉默一会儿，“那儿大飞船过不去，是吗？”

“没错。还有一个情况，敌人的这支舰队也许在这里存在了很久，它们在那颗黄色星球的轨道上建立了大功率引力发生器，这里的尘埃涡流，就是由那个引力发生器引发的，它正把大量的物质填入到星球里。我认定那不是个星球，因为被吸入的尘埃马上消失，根本没有碰撞的迹象。”

“它们试图把通道堵上。”巴达将军缓缓点头，“这是符合逻辑的做法。它们不希望任何人进入通道。”

“沙达克！”巴达将军呼唤沙达克。

沙达克应声而至，“巴达，我在这儿。”

“眼下的情况，你看该怎么办？”

“‘青云’号必须停止前进。再向前，光盾承受的压力过大，会引起无法预料的后果。我们已经很接近目的地，在目前位置可以建设一个安全的前进基地。派遣小型飞船和颗粒继续前进，打开通道，直到我们能把人送进去。”沙达克有条不紊地回答。

“是否使用‘青云’号主炮对前方的尘埃进行清理？这样可以在必

要时提供火力支援。”旦素一问。

“完成前进基地建设之后才能考虑这样的方案，能量供给必须保证光盾优先。”

“那就这样定下来，我指挥‘天狼星’号参加突击舰队，我们要突入到黄金星球。事不宜迟，那些蜘蛛正试图把通道堵死。”李约素有些迫不及待。

巴达将军略为思忖了一下，“清点剩下的颗粒和小型飞船，如果我们要进行突击，就必须确保胜利。我们要指定一个总指挥。”他转向旦素一，“旦素一，你来担任这个职务。”

旦素一有些意外，露出困惑的神情，“巴达将军……”

“什么都不要多说，你的任务是指挥即将成立的突击舰队，保护李约素船长和木藤三将军的飞船，确保他们能够进入脐带区。”

旦素一似乎还想说什么，却被木藤三抢了先，“旦素一阁下的确是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最佳人选。你说呢，李约素船长？”

李约素点点头，“我所认识的人里头没有其他人比旦素一更了解流体颗粒的战斗体系，由她来指挥我很放心。”

旦素一似乎有几分不悦，看了李约素一眼，有点赌气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去做，那我就去做。”

巴达将军望着她，“这和任何人的要求无关，这是你作为雷电家族指挥官的职责。”

“我明白。”旦素一神色一黯，“遵命，将军。”

“各位，大家各自准备。我们很快就要和敌人正面接触。”巴达将军结束会议。

旦素一匆匆离去，李约素试图喊住她，“素一……”

旦素一并没有停下脚步，只是转头望了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凄苦，李约素不由一怔。转眼间，旦素一的身影消失在通道里。

佳上和李约素并肩而行。李约素愁眉不展，越走越慢，最后停了下

来。佳上也停下脚步，等着他。

“我总觉得旦素一有些奇怪，和从前不太一样，你说呢？”李约素问。

“的确有些不一样。”佳上勉强附和，似乎并不乐意谈论这个话题，“我们要赶紧去‘天狼星’号进行准备，突击舰队组建完毕，很快就要出发。”

李约素并不理会佳上，他岔开话题，“她从前总是让人感觉无比沉静，脸上从来没有失去微笑，让人觉得像个圣女。现在却完全不同。”李约素回忆着，“从我们到‘青云’号上，她就开始变得有些让人琢磨不定，难道因为她回到了‘青云’号，心理就有了变化？”

佳上欲言又止，这个细微的表情没有逃过李约素的眼睛，“你一定知道些什么，赶紧说出来，别瞒着我！”

佳上没有回应，低头垂下视线。

“佳上，我们可是同生共死的老伙计了。别瞒着我！”李约素催促他。

佳上抬头看着李约素，“雷电家族能够把人的神经系统移植到另一副躯体内，他们用这样的技术救了我的命。旦素一承受了真空压力，虽然她体质特殊，但也是血肉躯体，为了活命，她也进行了躯体转移。”

李约素恍然大悟，但仍旧有些疑惑，“你是说她没有完全适应躯体？看起来不像这样……难道这种不适应会让一个人连性情都变了？你不适应的时候，只是动作有些僵硬迟缓而已。”

佳上微微叹气，“一切心理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生理问题。旦素一对新的躯体没有任何不适应，相反，她完全适应。只不过……”佳上顿了顿，“她要求新的躯体恢复到原生模型。”说完，他看着李约素，脸上带着无奈的表情。

原来如此！李约素感到心底被什么东西狠狠地蜇了一口。雷电家族的原生模型和科尼尔人类似：活泼，充满喜怒哀乐和激情。旦素一放弃

了雷电家族的躯体，她放弃静如止水的心灵和令人艳羡的长寿，只为了能够体验科尼尔人才能感受到的东西——短暂的生命彼此间碰撞而产生的耀眼火花。

李约素紧紧地捏起拳头，又松开。“我明白了。”他平静地对佳上说，“如果这样，她应该留下来。冲锋在前是男人的事，女人应该走开。她们应该在安全舒适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回来。如果我们回不来，她们要把孩子培养成人，然后把男人送上战场，她们留守家园。千万年来，男人和女人就是如此。”李约素露出一丝自嘲的微笑，“走吧，去找布丁，我们该做好准备。”

李约素刚抬起脚步，又想起什么，“佳上，如果你现在选择退出，你可以留在‘青云’号，巴达将军会需要你。”

“巴达将军可以制造任何他需要的人。”佳上回答，“我会继续追随你，目前还不到你我说再见的时候。”

“你留下来，也许有更大的作用，进入时空瘤，不可能活着出来，我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但是你别跟着我一道去送死。我也不想你死，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我们得先确保能触发时空瘤收缩。我在‘天狼星’号上还能帮点什么忙，特别是你不冷静的时候，布丁帮不上你。”佳上毫不客气，“我也有自己的目的。‘上佳’号如果还存在，它一定陷落在时空瘤里，你记得那份录像，整个RH149星球消失了，‘上佳’号就在它的轨道上。而你曾经在这里见到了‘上佳’号，现在这里除了尘埃什么都没有，这些尘埃并不是天然就在这里，它们被空间畸变从远处吸引到这里，原本属于这片空间的东西，现在可能就在时空瘤内部。我不认为我的生命有多重要，找到‘上佳’号对我来说比生命重要得多。进入那个异空间，也许是我找到‘上佳’号唯一的机会。”

佳上别过脸去，望着空无一物的远方，“我差点死去的时候，好像看见了父亲和妹妹。他们就在我眼前，样貌清晰。我有一种奇特的感

觉，他们还活着，在某个地方等着我。我一定会找到他们。”佳上的声音有些哽咽。李约素第一次见到佳上无法控制情绪，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他走上前去，拍了拍佳上的肩膀。

“好吧，看来我们注定要同生共死！这也不错，做了鬼还能一起谈谈天。”李约素大笑几声，把沉郁的气氛一扫而光。

出发定在三十六小时之后。参加作战的小型飞船和流体颗粒陆续集结在光盾前方，做好出发准备。

李约素试图找到旦素一，但是旦素一避而不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船长，旦素一阁下也许很忙，没有时间和我们见面。”布丁安慰他。

“没什么，我们总会见到她的。”李约素说完长长吐出一口气，“我去试试盔甲，很久没有使用盔甲，有些生疏了。”

“船长，木藤三将军想和你通话。”

“就说我出去了，不在。”李约素拒绝了请求，走向后舱，去穿戴盔甲。

“对了，佳上回来，告诉他我会在出发前赶回，让他不用找我。”跨过舱门之前，他补充说。

李约素在颗粒群中穿梭，他穿着沙冈盔甲。“天狼星”号携带了三套盔甲，有两套沙冈盔甲，还有一套星渊盔甲。星渊盔甲的原型机给了抵抗联盟，“天狼星”号上的盔甲是沙达克根据佳上带回来的资料仿制的。它不仅是一套盔甲，还是一个颗粒——沙达克用盔甲的形态制造了一个分离的流体颗粒，这套盔甲能够像流体颗粒一样，从母船上直接吸收能量，储存在全身，把厚实的能核从盔甲中剔除掉，更为轻便。沙达克送出了胶囊船，包含如何改进盔甲的信息，如果天龙舰队能够收到消息，这种结合了雷电家族和星渊盔甲优点的装置将成为战争中的可靠装备。

虽然改进过的星渊盔甲更先进，然而李约素还是喜欢沙冈盔甲。那种厚重结实的感觉无可替代。他很快抵达光盾最远处，回头望着“青云”号。发亮的流体颗粒群依附在飞船表面，补充能量，它们似乎是一个个活的生物，能够呼吸，亮度随着呼吸起伏。整个“青云”号因此而显得色彩斑斓，光影流离。还有众多的颗粒在飞船前方飞翔，穿梭往来，偶尔夹杂着几艘小型飞船。李约素感到一丝惆怅，眼前的一切变化无常，就像前方捉摸不定的命运。

他想到旦素一，当她从巡逻者转变成原生人时，她就明白无误地宣告，她所渴望的并不仅仅是和自己并肩战斗而已。男人和女人，如何把自己刻进对方的内心深处，她正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纠结。她显然并不明白，生命的彼此吸引水到渠成，无法强求。然而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终究会了解这一点。

李约素注意到一个小小的亮点向着自己而来。他很快明白那是谁，于是站着不动，默默地等待着。

来人是木藤三。他的动力服很轻巧，个头不到李约素的一半，这是适合幽光飞船的动力服。他在李约素的正前方停下，“李约素船长，据说你很忙，原来你在这里欣赏美景。这景象倒是不错，让人印象深刻。”

“找我有何事？”李约素不想多说，于是不客气地问。

“你告诉过我，你曾经到过黄金星球，我很想知道具体的情形。”

“你已经看到了，还想要我告诉你什么呢？”

“我并没能靠得太近，蜘蛛人守卫在那里，它们并不乐意见到有人接近那儿。”

“当年，我看见了一颗星球，看上去全是黄金，仅此而已。”

“它是怎样变化的？你如何通过它？”

“它毁掉了我的侦察机器人，然后把我吸进去了，后边的事我记不清，布丁也没有记忆。”

“在把你吸进去之前呢？”

“它看上去就是一颗星球，不过这星球的大小令人有些困惑，它的引力也很特殊，有很强的引力。”李约素回想着当时的情形，因为时间久远，记忆也很模糊了，“然后，星球好像突然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一个不断伸缩的空洞，越来越大，产生强烈的引力波，‘天狼星’号被吸了进去。对了，我还记得这里曾经有许多放射性星球，每一颗星球都在发光。它们照亮这里，虽然没有恒星……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可以问问布丁，他会比我记得清楚些。”李约素说着打开通道，准备和布丁通话。

“我们两个谈谈就好，用不着麻烦飞船中枢。我不需要知道那么精确。”木藤三说。

李约素关闭了通道，“布丁可不是一个中枢而已，他是一个旅伴，而且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李约素纠正木藤三言语中对布丁的轻视。

木藤三并不继续谈这个，他挪开话题，“沙达克告诉我，必须依靠你才能完成这次行动，它们在时空瘤那边还留下了另一个中枢，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感觉不到，至少眼下如此。也许到了那边，情况会不一样，谁也不知道。”

“是的，到了那边情况如何，谁也不知道。但我想确认一点：我们是一同作战的盟军，如果你能发现敌人的踪迹，你不会隐瞒任何情况。”木藤三完全以教训的口吻和李约素说话。

李约素克制着心头的不快，“我们是盟友，面对着共同的敌人。那边的情形谁也不知道，更需要彼此完全信任。至少我不担心我这边。”

“很好。一切都为了胜利，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我希望一切都能够进展顺利。”

“我也希望进展顺利。”

木藤三点点头，“看来我们能够保持一致，这就再好不过。还有一

个消息要带给你，抵抗联盟收到了来自联合舰队的胶囊船，联合舰队的前锋部队赶到了同宙星。同宙星基地已经制造了一千艘幽光飞船，正在和天龙舰队进行混编。所有这些舰队将联合进行一次大会战，打击敌人的前锋集团。”

李约素感到意外，“这么说，敌人已经赶到了同宙星？它们进展得这么快？”

“它们只是派出了最快的飞船去送死，速度会要了它们的命。不过，我们最好也要加速。另外，同宙星联合舰队的吉纳司令在询问你的行踪，我送回消息说你已经死了。”

一股怒意直冲脑门，李约素强行压制着，“为什么要这么说？”

“难道我们还能期盼活着回来？”木藤三反问，他挑衅似的看着李约素，似乎希望李约素怒火中烧，破口大骂。

李约素深吸一口气，控制着情绪，怒意消退得干干净净。木藤三言辞尖锐，李约素不打算就言辞问题和这个将要一同进入到敌人老巢的盟友争论，不过他也不想示弱。

“我们的确回不来，”他说，“我们也做了这样的打算。但是在死去之前，我还是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了解真实的情况。”他望着“青云”号，“我不想有人产生误会。”

第二十二章 深渊之上

在和敌人接触之前，李约素在队列的最后方。他不顾一切，命令布丁向前，猛然间冲到队列的最前方。

“李约素船长，你必须停下来！”旦素一很快找到了他，严肃地警告，“请留在指定位置，不要扰乱战斗队形。我们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哈，终于能见到旦素一阁下了！”李约素笑着说，“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

旦素一脸色一沉，正想说话，李约素换了一副严肃的神情，“有很多事不如人意。如果有转世，我希望和你一道在一个安稳的星域，安静平和地度过一生。”

旦素一紧蹙的眉头展开，露出一丝惊讶。她看了看左右，指挥舱里的人们都知趣地别过脸去。

李约素注视着旦素一，“但我们各自都选择了自己的路，昨天一整天，我都在考虑是不是要最后放弃，但是我无法放弃。我无法容忍成为一个懦夫。如果我的生命能够拯救千万人的生命，我就实现了生命的最大价值。但是，我会永远失去你。”

旦素一从惊讶中恢复平静，默默地看着他，突然间露出一个微笑，“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会确保把你送到目的地。”她柔声说。

李约素哈哈大笑起来，“如果连这一小段路都不能自己走，就算到了那边，又有什么用？难道我是去送死吗？放心吧，‘天狼星’号没问题。”说话间，“天狼星”号紧急规避，旦素一的影像一阵抖动。

“我来保护你。”旦素一说，她的声音显得平和而坚定，就像从前的旦素一。

“别担心，如果我真的需要帮助，肯定不会客气。”李约素并没有妥协，“但是，既然这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我必须把话说完。”

“天狼星”号加速，飞船的前方闪烁着红色的火光，那是防护盾和微小的尘埃相碰所发出的光芒。

“再见了，无论我怎么样，你都要好好的！”话音刚落，旦素一的影像便消失不见。“天狼星”号进入亚空间弹跳预热，与外界的电磁通讯完全中断，一次超短距弹跳后，比主力部队超前上万公里，突出在敌人面前。

流体颗粒大队变动阵形，加速赶往前方。

“天狼星”号出人意料的动作让暗黑飞船有些猝不及防，它们并没有快速有效地攻击，而是主动向后退却，阵形出现了小小的扰动。

“布丁，我们要准备出舱了。”李约素和佳上套上了盔甲，“流体颗粒很快会追上来，我们不会有事。问题是在他们赶上来之前，我们能杀死多少蜘蛛人？”李约素问。

“放心，船长，我会按照计划行动。”

两个盔甲武士从“天狼星”号里钻出，他们并没有马上脱离，而是伴着“天狼星”号向着敌人的队伍冲刺。

“船长，是木藤三将军。”布丁报告。

李约素看见了不远处淡淡的蓝色轨迹，两艘幽光飞船正从敌人的侧面进行攻击。不怕死的不仅仅只有“天狼星”号上的几个。

李约素一笑，“佳上，看来我们有竞争对手。”

“船长，下不为例。如果我认为应该撤退，你必须听我的。”

“没问题，你见过我答应的事后来又反悔吗？”

一道猛烈的束流击中了“天狼星”号，防护盾闪闪发亮。

“能量密度三千五，完全可控。”布丁报告。

“我们走！”李约素大喊一声，两个亮点从“天狼星”号的轨迹上脱离，一前一后相伴着冲向前方的黑色飞船。“天狼星”号发动激光束

攻击，能量不高，打击在黑色飞船的船体上，悄然湮没。敌人对纯粹的能量攻击并不在意。

李约素飞快靠近目标，他稳稳地在敌人的飞船上着陆。黑色飞船表面粗糙，就像高高低低的石头堆，李约素掏出光刀，向着脚下的飞船钻探。

很快，他打开一个缺口。飞船内部充满略带黏性的物质，它就像一个活的生物。李约素并不犹豫地把一颗轰天雷丢了进去，然后飞身离开，奔向下一艘飞船。

剧烈的爆炸照亮前线，轰天雷威力巨大，把飞船炸成了碎片。其他飞船继续收缩战线，躲避着李约素和佳上。

“它们为什么没有开火？”佳上问。

“我不知道，或许它们害怕了。”李约素兴致勃勃，并不细想佳上的问题。

“但是它们对木藤三不一样。”

李约素瞥了一眼木藤三那边的情况。两艘幽光飞船正在敌人的火力网中苦苦挣扎，随时可能被击落，根本无力对敌人的飞船造成威胁。

“我们的盔甲性能卓越，他们比不了，敌人的节奏跟不上我们。”李约素这样解释，然而也不禁有些疑惑。除了最初向“天狼星”号发出过一次试探性的攻击，这些黑飞船竟然没有再发动一次攻击。“天狼星”号一直在它们的射程内，准备承受暴风骤雨般的攻击，结果敌人只是一个劲地后退。

“你怎么看？”李约素问佳上。

“也许它们并不想阻拦你进入黄金星球。”佳上说，“我看如果我们不攻击它们，很可能根本不需要争斗。”

“也许如此。”说话间，李约素在另一艘黑色飞船上降落下来，“我该怎么办？杀死它？如果你说的是对的，它们并不打算和我们对抗，杀死它有些……我不杀不抵抗的敌人。”他在粗糙的表面踩了一

脚，“这些蜘蛛人算是投降了吗？”

“我们去帮助木藤将军。”佳上说，“他那边的情况比较危险。”

“也好。”李约素毫不犹豫，向着木藤三飞去。

木藤三正在困境中苦苦挣扎。他没有攻击的机会，敌人火力密集。脱离主力部队，单独攻击敌人，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他仍旧勉力支撑，希望在旦素一的护卫队赶上来之前，他可以不退。

突然间，仿佛发生了奇迹，攻击压力骤然减轻。

他马上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李约素正在靠近。李约素仿佛拥有无形的压力，黑色飞船唯恐避之不及。他意识到对于李约素，这个决定并不愚蠢，甚至是意外的成功。木藤三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李约素一定隐瞒了些什么。

“将军，我们该怎么办？”别科夫询问。

“保持位置，我要找李约素谈谈。”木藤三很快打定主意。

“这是怎么回事？”他找到李约素，“难道你是它们的天敌，能让它们丧失战斗能力？”

“我不知道……也许，我真的是它们的天敌。”李约素半开玩笑。

“船长，它们向我进攻了，我该怎么办？”布丁的呼叫传来。当李约素远离后，黑色飞船迅速靠拢过来，向“天狼星”号发动了攻击。远远望去，“天狼星”号不时发出一道闪光，那是被击中后防护盾的能量释放。

这不是巧合！所有人的头脑里都瞬间掠过这个念头。

“船长，我们先撤退，我们需要仔细考虑这件事。”佳上说。

李约素默不作声，只是猛然掉头向着流体颗粒群而去，鲁莽的突击分队紧跟着他。“天狼星”号在敌人的炮火中快速闪避，飞速逃窜。流体颗粒群停止前进，组成球状防御阵形，颗粒发亮，仿佛黑暗中亮起了巨大的灯泡。黑色飞船紧追着“天狼星”号，当它们进入颗粒群的射程，一道亮丽的白光从集群中央发出，刺破前方的黑暗，正正地击中追

在最前方的黑色飞船。黑色飞船瞬间化为乌有。

双方的阵线稳定下来，遥遥对峙，都没有再行动。

一次紧急前线会议马上举行。

“天狼星”号，幽光飞船聚集在旦素一的指挥船周围，李约素和木藤三上了船。作为一次保密会议，只有旦素一、李约素和木藤三参加。

“李约素船长，你的行为让整个计划受到很大的冲击。我的任务是把你送入脐带区，如果你再鲁莽行事，我会剥夺你进入脐带区之前的行动自由。”一见面，旦素一便神色严肃地警告李约素。

李约素只是点头，并不回嘴。

“是否也要把我关起来？”木藤三冰冷冷的声音显得很刺耳。

“木藤将军，既然你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了这里，绝不想功亏一篑吧？李约素船长的行为是极端冒险的，你应该明白这一点。在你们进入脐带区之前，我不希望看到任何意外。”旦素一回答。

“我当然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如果没有你的舰队做后盾，我不会头脑发昏地冲到蜘蛛群里去。和几只小臭虫同归于尽，这不是我要做的事。”

“这样就好，和颗粒集群一道行动，你会更安全。”

李约素站在巨大的全息屏幕前，默不作声，似乎对旦素一和木藤三的对话毫无兴趣。他望着远处的星球。这和记忆中的黄金星球有些出入，它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像是某种透过玻璃看到的恒星。一个直径只有六千公里的球体，自身发光，表面曲率超过标准恒星，这是异乎寻常的物理存在。是它们制造了它！敌人制造了它！

敌人在星球轨道上设置了巨大的空间站，肉眼可以辨认，尘埃在空间站前汇聚，源源不断地填入到那金色的光芒中，消失不见。

就在那里！李约素似乎能感觉到它的召唤。

他还能感觉到另一些东西。如同尘埃般众多的飞船将星球重重环绕，数量远远超过一千，也许有上万，十万。它们似乎并没有其他的目

的，只是拱卫着这金光四射的星球。尘埃隔绝了外界的影响，中枢星的影响力完全不能施展，于是这些失去了中枢星的飞船就似乎失去了行动的目标。它们显然并不是匆忙行军赶到，而是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很久，它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突然间，李约素感觉到更多的异样存在，来自尘埃云中，讯号微弱，却真实确切。

李约素充满疑惑，心神不定。

“李约素船长，”旦素一招呼他，“我们来谈谈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李约素转身，看着旦素一和木藤三，“它们不会伤害我。”他若有所思，“这真是太奇怪了！”

旦素一目睹了整个过程，明白李约素所说的是真的，但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件事，于是保持沉默。

“那样正好，你可以堂而皇之地穿过它们的船队，进入脐带区。”木藤三说。

木藤三显然并不当真，只是拿话挤对，李约素却点了点头，“也许这是代价最小的方案。”

“这不行！”旦素一坚决地拒绝这个提议，“如果这是一个陷阱，那就连逃跑都来不及。我的舰队会保证你的安全，把你送到那儿。”

李约素不置可否，转身看着屏幕上金色的星球，然后，他看着挡在前方的黑色船队，大大小小的飞船没有任何讯号，保持着可怕的沉默。他感觉到有些奇怪，然而却说不出为什么。

他转向木藤三，“我总觉得这一支蜘蛛人舰队有些异常，但是说不上到底怎么回事。你认为有什么异常吗？”

“这些都是大臭虫级，不算结实。这种场合，它们应该使用蟑螂级。”木藤三瞥了一眼舰队，不经意地说。

是的，它们没有蟑螂级。李约素意识到了这支舰队的怪异之处，蜘

蛛人的飞船一直在适应与人类的战斗，蟑螂级无疑是最佳选择，然而这支飞船完全保持着古老的飞船形态，没有任何改变。

“它们一直在这里，”李约素说，“和外界隔绝，中枢星无法把影响传递到这里。也许我的亚空间侧面迷惑了它们，让它们无法辨认。这是我们的机会，也是唯一的出路。”

“不行！”旦素一坚持意见，“不能冒险。流体颗粒护送是最安全的方案。”

李约素平静地看着她，“它们的力量比我们强，你所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他指着悬浮在星球附近的大团尘埃云，“还有更多的飞船就在那些尘埃云中。它们处在休眠状态中，随时可以苏醒，投入战斗。如果我们真的大举进攻，就正好中了圈套。”

李约素笑了笑，“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东西，这里只有我能通过。”

船舱里陷入沉默。旦素一蹙着眉头，咬着下唇，不无忧虑地看着李约素，似乎在思量着什么。木藤三面无表情，直直地盯着他。

过了一小会儿，李约素看了看木藤三，“跟我走吗？”

木藤三点点头。

“你先走吧，我有些话想私下和旦素一说。”

木藤三并不犹豫，纵身一跃，贴上舱门。舱门自动打开，露出一个窄窄的圆形通道，刚好能让一人通过。木藤三回过头，说：“你最好能证明我们的冒险是值得的，星域已经完全没有还手之力，我们在这里的行动，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他并不等待李约素的回答，径直钻进了通道里。

指挥舱里只剩下两个人，气氛骤然变得有些尴尬。两个人互相看着，谁也没有开口。

“我有话要说……”李约素打破沉默。

……

突击队再次出发。两个流体颗粒在前，“天狼星”号居中，十来个

流体颗粒在外侧保护，木藤三的幽光飞船紧跟在“天狼星”号身后。整个船队保持着这奇特的队形，不紧不慢地向着大队的黑飞船靠近。李约素紧张地盯着屏幕。按照和旦素一的约定，这是一次试探，如果敌人有任何不利动作，他们必须马上撤回。十多个流体颗粒用来保障他的安全，即便它们不能抵挡敌人的进攻，至少可以稍稍减缓冲击，争取时间。

距离逐渐缩短，敌人果真没有攻击。它们开始后撤，整个阵形逐渐变成口袋的样子，以“天狼星”号为中心的小小舰队慢慢地陷入到包围中。

“继续向前！”李约素命令布丁。

四周全是敌人的飞船，黑色飞船连绵不绝，将他们包围起来。如果敌人开火，转眼间人类的这些小飞船就都会化为一团团火光。

敌人仍旧不断后撤。

“船长，敌人截断了我们的退路。”布丁提醒。

“继续前进！”李约素的声音有些嘶哑，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被敌人死死包围，如果这是一个陷阱，那么他们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他们的生命完全取决于敌人的意愿。

“它们和我们保持着距离。”佳上说，“看起来，它们一直在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深入太远，这些飞船并不是在堵截退路，它们只是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希望你是对的。”李约素回答。不用看投影，他也能感觉到敌人对“天狼星”号形成了包围，他们绝无退路，哪怕在亚空间也是如此。

流体颗粒闪闪发光，在“天狼星”号外侧形成一道光幕，幽光飞船处在高度警戒下，所有武器系统全部做好了准备，哪怕有一点点异常动静，这里转眼间就会变成最激烈的战场，然后变成这些孤胆英雄的坟场。

“天狼星”号在敌人沉默的包围中继续前进。死一般的沉默持续

着，这里没有战斗，每个人的心头却比身处战斗中更沉重。

前方的飞船数目开始减少，队形逐渐变得稀疏。

“船长，我们成功了！”突然间，布丁兴奋地叫喊起来。

李约素抬眼一望，前方就是那颗金色星球，耀眼的光芒刺痛人的眼睛。前进的道路完全打开，不再有黑飞船，他们成功地通过了蜘蛛舰队的封锁！

李约素内心涌起一阵狂喜。“我们成功了！”他忍不住和布丁一道大声喊叫，不经意间身子一用力，直直地飞起来撞在天花板上，他伸手抓住天花板上的突起，俯视着佳上，“我们成功了！我就知道我们一定会成功。”

佳上保持着平静，“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脐带区了。”

“那是当然。”李约素飘到佳上身边，“布丁，还记得我们上次来的情形吗？”他大声问。

“当然记得，船长！”布丁愉快地回答。

“那就去吧，这一次，我们是有备而来，不要被它给吓住了！”

“是的，我们准备好了！”

“天狼星”号已经远远离开蜘蛛人舰队。

“告诉木藤三将军，警戒解除，我们马上就要进入脐带区。”

不过一分钟，两道蓝色的轨迹便越过“天狼星”号，向着巨大的金色光球而去。木藤三留下“甲丑”号跟随着“天狼星”号，自己却抢先向前。

“他是想得到第一个进入到异世界的荣誉吗？”李约素望着飞船的蓝色轨迹，似乎在问佳上，又似乎只是自言自语，“如果最后粉身碎骨什么都不会留下，荣誉没有任何价值。”

“小心行事，我们的麻烦还没有完。”佳上观察着前方的动静，“前方的尘埃密度很大，被碰上可能会造成损伤。它们的空间站能制造引力旋涡，大量吸引尘埃。”

李约素的视线也被吸引到前方。尘埃在星球上方汇聚，形成一道道洪流，仿佛锁链般缠绕在星球上，所有的洪流最后都汇入金色的光芒，消失不见，然而就在消失的一刹那，它仿佛撞在某个无形障碍上，无数的碎屑四下飞舞。敌人的空间站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散发出强烈的引力波，让空间在星球附近变得更为陡峭，尘埃流急剧而下。“天狼星”号距离空间站非常近，他们已经可以看清空间站的真面目。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盘，绕着自身的中轴不断旋转。在金色光线的照耀下，空间站散发出金属的光泽。它不像一般的黑飞船，看上去更像一个人造的造物。李约素感觉奇怪，“你看它像不像环形世界？”

佳上没有回答，他把空间站的影像在眼前放大，空间站随着他的手指滑动，所有的细节都展现眼前。

“布丁，还能再近一些吗？”佳上问。

“我们正经过它，需要向它靠近吗？那并不是星球的方向。”

“靠近它，我要仔细看一看。”

“天狼星”号调整航向，向着盘踞在上的空间站靠拢。空间站静静地盘旋着，仿佛在述说着什么。

“那上面有字！”布丁惊喜地叫起来。

眼前的影像迅速调整，飞速放大，几个字出现在众人眼前，字形古朴，却确定无疑——

“深渊”号！

李约素和佳上对望一眼，内心充满惊诧。敌人的飞船上出现了人类的文字，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它们既然懂得人类的文字，就意味着它们能够和人类进行交流。五百多年来，从未有任何人考虑过这样的事。敌人从不进行交流，它们只行动，消灭或者被消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显示出过它们对话的意愿。然而，此刻，就在黑飞船的重重包围中，一艘类似环形世界的敌方飞船近在眼前，船舷上竟然标示着人类的文字。这事实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让人兴奋的同时，也令人有些惶恐。

“你怎么想？”李约素问。

“还能怎么想？靠近去看看。”佳上控制着情绪，保持冷静，“也许这是一艘被它们捕获的人类飞船。”

“我不能再靠近了。”布丁说，“空间站周围有强引力波动，任何飞船再靠近一步都会被撕碎。”

“它的体形看起来像人类的飞船，但是船体和黑飞船一样，这不应该是人类的飞船，也许是它们仿造了人类的飞船。我们穿上盔甲去。”李约素说。

“盔甲也不行，线度大于五十厘米的刚体都会被撕裂。”布丁宣告计算结果。

“它们这是在干什么？留下一艘飞船，写上几个人类的字，却不让人靠近。”李约素有些焦躁，“这是在猜谜语吗？”

“让木藤三将军过来看看。”佳上建议。

“‘甲子’号已经落入金色星球，”布丁说，“完全消失了。”

“也许我们可以多尝试几种方法和它进行通讯？”片刻之后，布丁说，“我使用了三种编码，没有得到任何反馈。还要继续试试吗？”

“尽你所能！”李约素说，“在这里等一等，我们必须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木藤三将军已经落入脐带区，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冒险。”佳上提醒。

李约素点点头，“布丁，通知‘甲丑’号直接前往金色星球，要小心尘埃碎片。”

片刻之后，“甲丑”号战斗员的头像出现在李约素面前，这个人有着一张俄罗斯面孔，表情和木藤三一样生硬，“李约素船长，木藤将军命令我尾随‘天狼星’号。现在的情况是‘天狼星’号准备放弃计划吗？”

“别科夫，我们发现了重要的迹象，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同样担心

木藤三将军在那边的安全，如果你赶过去，相信会有一些帮助。我们很快就会跟上。”

“什么迹象？”

“我们在敌人的空间站上发现了人类文字。”李约素回答，“抵抗联盟和蜘蛛人战斗这么久，从来没有发现这种事，对不对？这意义重大。”

别科夫略为沉思，“我想你是对的，但是这和眼下的计划无关。既然你们决定在这里停留，那么我就先行一步。我们在那边见！”别科夫向李约素致意，然后退出通讯。

很快，“甲丑”号的蓝色轨迹越过“天狼星”号。它向着空间站而去，稍稍停留之后向着金色星球落下。小小的黑点灵巧地在尘埃碎屑中挪移，很快落入无边的金色光芒，消失不见。

“布丁，给你十二个小时。如果没什么结果，我们就走。”下达指令之后，李约素的目光转向金色星球。它就在那里，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它没有清晰的边界，仿佛只是一团光。尘埃的洪流落入到这光的深渊中，再也见不到任何踪迹。

就在那里，就在那里！一个声音在内心强烈地呼唤。他不知道那声音来自何方，然而却直抵他的内心。

“深渊”号！李约素心中一动。他们的脚下就是深渊，这个沉默的转轮，是否正如信标，指示着前方的路？

李约素看了佳上一眼。佳上也正看着他，仿佛心有灵犀般，点了点头。

第二十三章 深渊之下

“深渊”号对布丁的信号没有任何反应。

李约素望着这静静旋转的飞船，怔怔出神。最初的震惊和惶恐已经过去，他们开始仔细考虑下一步。尘埃云所产生的磁暴完全阻断了通讯，无法把消息传递出去。也许，该让“天狼星”号返航，告诉旦素一这个消息，然后再回来。

然而，是否黑飞船每一次都会让出通道让他们安然回到这里？旦素一得到了消息，又会有什么动作？或许，她已经撤退到了“青云”号上？

旦素一！李约素的心头漾起一阵温暖，似乎仍旧能够感觉到唇边火辣辣的。

指挥船上，他们接吻作为最后的告别，旦素一趁机咬了他的下唇。

“你走吧！”她别过脸去。

李约素默默挪动身体，旦素一却喊住他：“不带上我一块儿去吗？”她的眼神热烈，充满期盼，“如果你不能在这个世界里陪着我，我宁愿和你一道消失在那边！”她的话铿锵有力，决心坚定。

“对我来说，却正好相反。”李约素看着旦素一，她的话深深地触动了她，“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你在这个世界里活着。活着是多美好的事啊……而且，我还想让你来告诉我，到底我的行动是不是有了结果，我们的奋斗最后有什么价值。我已经开始怀疑，为什么我的人生要在无穷无尽的危险战斗中度过，难道我不能像死星的人们一样，找个地方躲藏起来，快乐无忧地度过一生？银河极为广阔，很容易找到地方藏身。一旦我死了，银河变成怎样又有什么关系？”他露出一个微笑，“我坚持到现在并不容易，如果你也要跟着我去死，那么我一定要

放弃了。”

李约素顿了顿，“别让我在最后关头变成一个逃兵。”

旦素一别过脸去，“你走吧！”泪水却从眼眶中涌了出来。

李约素靠过去，伸手抹去她脸上的泪珠，“回‘青云’号上去，撤退到银河边缘，躲开这里的空间反弹。你会看到我们成功的。”他柔声说。

旦素一放声大哭，身体剧烈地抖动。

李约素默默地抚着她的背。

旦素一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恢复镇定，仰起脸庞，“你去吧！不用担心我。”她露出微笑，“我会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是雷电家族的指挥官，忠于职守。我相信会看到你的好消息。”

李约素吻了她。这一次，旦素一没有咬他，两个人深深地吻着，时间似乎凝固不动。

如果回去见到旦素一，该说什么？既然已经诀别，再次见面似乎有无法言说的尴尬。他们回到了各自的轨道上，从来没有想到还能再次相遇，尤其是仅仅间隔了三十六小时。

“船长，我们该怎么办？”布丁打断了李约素的思绪。

“我们走，跳进陷阱里去看看。已经到了这里，我们不能回头。”李约素下定决心，“佳上，你说是吗？”

佳上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佳上？”李约素感到有些奇怪。

“我们当然要向前，退缩根本不能成为一个选项。”佳上回答。

“好！就算我们跳进了陷阱，也是我们的命运。该来的就来吧！布丁，我们走！”李约素感到一股豪气涌上心头，一切的顾虑都被抛到脑后，“木藤三已经在那边等着我们了，说不定正等着我们去解救他呢。”

“天狼星”号掉头驶向金色星球。“深渊”号在视野中逐渐远离，

当它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时，金色星球已经占据了一半的视野。

尘埃的碎屑四处飞扬，伴随“天狼星”号飞行的颗粒不断发亮，突然间，一个颗粒从队列中脱离，冲向前方。亮丽的闪光照亮了后边的队伍，颗粒在爆炸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颗粒已经无法承受尘埃碎屑的侵袭。”布丁报告。

“解除护航，让它们跟着‘天狼星’号，我们来保护。”李约素下令。

小小的队伍很快调整了队形，“天狼星”号在最前列，黝黑的船体上泛起一层奇特的光晕，尘埃高速碰撞其上，形成一道道的晕环。

“接近边界，空间曲度七点三。”

“曲度七点八。”

布丁不断报告。陡峭的空间曲度显示出明显的效应，巨大的引力将李约素和佳上牢牢地压在地板上，布丁巧妙地调整座椅，让压力均衡地分布在他们的整个躯体上。

李约素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光球。金灿灿的光芒占据了整个视野，除了光，还是光。李约素仿佛感到自己正在飞升，进入了一个圣洁的所在，祥和的光笼罩着他，让人无比平静。

一刹那，他想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从天垂星上碧绿的田野，到银河之心那无比辉煌璀璨的恒星矩阵，母亲慈爱的笑容，第一次登上飞船时的好奇和惶惑，古力特，天狼七……那些战友的面孔，苏北旦站立窗前的婀娜身姿……所有的一切就像无数细碎的画面，在一瞬间涌入记忆，拼凑成一幅凝固的图画。一切又迅速淡去，旦素一浮现在眼前，她的面容逐渐模糊，不可辨认，笑容却锐利清晰。

光辉灿烂的深渊就在眼前，一旦跌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逃离。

“永别了！”李约素在内心呐喊。一切的一切，他将永远不会再看见，但是，他会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那一切。跳入深渊，和那该死的时空瘤一道毁灭，他要用最大的努力来阻挡来自暗黑深渊的威胁。只要能

成功，他所在意的那些美丽的事物，会在一个又一个的人类星域上演。文明不灭，人类的故事也将永恒。

“天狼星”号启动亚空间保护，它没入灿烂的金色光芒，就像一粒尘埃落入大海，一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踪影全无。

短短的一瞬之后，“天狼星”号从亚空间脱离。他们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天宇微微发红，而漫天星斗，几乎全是红色。

“船长，我们成功了！”布丁通告，略带兴奋，“我们进入了时空瘤，这个脐带区的确是一个通道。”

“我们只经历了六天的空白期！”推演之后布丁惊呼，“飞船时间只消耗了六十三秒，脐带区空间尺度不大，而且绝对陡峭。我们刚从悬崖上跳了下来。”

“这是不同的空间形态，不能使用常用模型。无论如何，我们要抓紧时间，探察周围情况。”佳上说完，看了李约素一眼。

李约素刚从极端的引力压迫中缓过劲来，望着眼前空阔的天宇，沉默不语。眼前的情形似曾相识，他到过这里。这个事实确定无疑，却又让他疑窦丛生。他记得一些奇特的场景：无数的黑飞船重重拱卫着中枢星，巨大的引力控制机械划出牢笼，恒星被挤压在狭小的空间里……这似乎是梦境中的情形，和眼前的一切并不完全相符。这里的星星看上去并没有被囚禁的迹象，而是均匀地分布在整個天宇。他们没有感受到灼人的辐射，这当然有些异样，整个背景辐射的温度高达三度，而漫天星斗，绝大部分都是两两相对的双星，少数是三星，他们甚至看不到任何一颗单独的星星。

“这里快要变成热锅了！”布丁说，“沙达克说的是对的，这个时空瘤正在快速崩溃，也许只要三百年，它就会彻底消失。”

“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三百年的时间缩短为一瞬间。”佳上说，“核对空间位置，我们要找到真理会沙达克告诉你的关键点。”

“我们的弹出位置和预期有很大差别。按照沙达克的推论，这里应

该存在一个类白洞区，具有反引力场，但是我们现在却处于平直空间中。我们可能错过了关键位置。”

“流体颗粒呢？”佳上问。

“没有发现任何颗粒的踪迹。跟随我们进入脐带区的颗粒应该有十六个，都在弹跳过程中失散了。”

“也没有木藤三将军的信号吗？”

“没有。我们周围什么都没有！”

“好吧。”佳上看了看李约素，后者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眼前的天宇，怔怔出神。

“船长，我们要做出一些决定。”佳上提醒李约素，“所有的进入飞船都失散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我们想看见的类白洞区，也没有敌人的踪影。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寻找线索，这是一个不好的迹象，因为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用。”尽管形势让人感到沮丧，佳上仍旧保持着冷静的语调，有条不紊地分析情况。

李约素没有回答。

“船长！”佳上伸手在他眼前比画。

李约素仍旧没有反应，他的瞳仁茫然失去了焦点。

“布丁，船长的生理情况正常吗？”佳上问。

“大脑活跃度百分之二百一十五；血压偏高十六个百分点，属于正常范围的上限；其他指标正常。”

“好吧，我们等他回过神来。也许他会有些什么不同寻常的发现告诉我们。”佳上下达指令，“在船长恢复之前，搜寻一切可能的信息。这里是蜘蛛人的老巢，它们一定留下了些什么。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真理会，那么这里应该还有另一个中枢星。问题在于，它在哪里？”佳上望着眼前无数的红色星星，“到底是哪颗？”

“好，我会尽快分析光残留，找到一些线索。”

天狼星号在微红的宇宙中疾驰，船上的人保持着沉默。

布丁再次打破沉默，“佳上，我发现了三个目标。可能是敌人！”说话间，三个亮点出现在佳上眼前。

佳上扭头望着李约素，他仍旧是一副茫然失神的模样。

“能看清目标的样子吗？”佳上问。

“距离太远。不过，它们速度很快，正向着我们飞来，八分钟后我可以看清它们的样子。我们怎么办？准备和它们打一仗，还是逃跑？”

“连敌人的模样都没有看清就逃跑，那我们来到这里就毫无价值了。既然它们冲着我们来，不妨等一等。我们迟早要和这些蜘蛛人接触。当然，现在要随时做好准备，如果必须逃命，那就逃吧。希望这些飞船和我们曾经遭遇过的那些没有太大区别，这样‘天狼星’号还能应付。”

“好的。光残留分析有一些结论了，你要听吗？”

“我听着呢。”

“目前的搜索结果支持这个时空瘤正进入最后收缩阶段的结论，收缩期将持续六百五十年左右，而不是原先估计的三百年。恒星的分布大体均匀，这是一个大尺度上很均匀的宇宙。当然，它的总尺度只有一百一十七光年，所以我们看到的星星，有一半以上只是它们的虚像。还有一个奇怪的事实，这个宇宙里的光速不是三十万公里每小时，而是二十八万公里每小时。”

佳上心中一动，正想开口说话，却听到李约素高亢的声音：“它们来了，准备战斗！”他似乎异常兴奋。

“遵命，船长！我马上进行准备。”布丁很高兴地回答。两座小型炮台从“天狼星”号两侧弹出，护盾笼罩在飞船前方，“还有三十三分钟才会进入打击范围，要向它们冲去以缩短距离吗？”

“我不是让你准备战斗，”李约素松开扣带，向着后舱而去，“佳上，我要出去看看，你来吗？”

“让‘天狼星’号迎战更有胜算。”佳上回答，然而他并没有坚持留在舱内，而是解开安全扣，和李约素一道去了后舱。

“布丁，你跟着我们，万一有事，可以支援。”佳上又说了一句。李约素没有表示反对。

“有些事我必须和你谈一谈。”当他们进入到盔甲中，准备关闭盔甲的面罩时，李约素突然开口。他望着佳上，脸上带着一丝忧虑。

“你发现了什么？”佳上问。

“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它们的确在这里，我感觉到了中枢星，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它和摧毁了天垂星的那个不一样。我要亲眼去看看。”

“我们还不知道它在哪里。”

“我知道。”李约素说，看了佳上一眼，“这个中枢星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它似乎能洞穿我的思维，如果这样，那就很糟糕，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合理。万一你发现我受到控制，千万要成全我。我可不想变成一个傀儡。我是认真的！无论如何，我不想成为行尸走肉。”

李约素说完盯着佳上，等待后者的承诺。

佳上看着他，神色平静地点点头，然后关闭盔甲。

两个盔甲战士一前一后，脱离“天狼星”号。“天狼星”号紧紧地跟着他们。

敌人越来越近，李约素感到呼吸急促，他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正如真理会沙达克所言，这里有敌人的中枢星，他能感觉到许许多多的高能点集中在中枢星的周围，如果他的猜测没错，那里就是脐带区的另一端，残余的敌人都聚集在那里，希望在时空瘤湮没之前能够通过脐带区，求得一条生路。

这些异类也是怕死的！他有这样一种直觉。沉默而毫无怜悯的黑飞船，疯狂而毫不在意死亡的红虻群，全都残酷无情，它们就像一群冷酷

的机器，不在意自己的生命，更不在意对手的。然而在这里，他感觉到了它们的恐惧。

中枢星在向他表达恐惧！

中枢星在向他的意识渗透。当他意识到这一点，马上中断了接触。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在科尼尔星域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无数次和中枢星接触，他们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然而从来没有过一次交流。这里的中枢星却不一样！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对方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也许任何时刻，它都可能侵入到他的意识当中，不知不觉中操纵他的行为。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可以中断接触。也许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中枢星并不能随心所欲。然而，谁又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欲擒故纵的伎俩呢？

敌人的三艘飞船进入到射程范围。

“船长，我可以进行一次远程攻击试探。”布丁请示。

“跟着我们就行了，如果它们没有开火，我们也不要开火。”李约素指示。

“如果它们近距离发动攻击，会很危险。是不是要离得远一些？”布丁小心翼翼地问。

“让我来对付它们，不要啰唆！”李约素忽然觉得很烦躁，大声地呵斥。

布丁沉默下来。“天狼星”号仍旧紧紧跟随着两个盔甲武士。

敌人一直没有进行攻击。双方相对飞行，距离越来越近。当敌人的飞船在眼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李约素不禁心中一凛。他们眼前的敌人，并不属于任何一类曾经见过的黑飞船，它们的模样很像人类的飞梭，只是通体乌黑，色彩和黑飞船一样。

“佳上？”李约素呼叫。

“我看见了。”佳上回答，“它们模拟了我们飞船的结构和形态，这是一种聪明的伪装。”

李约素能感觉到眼前的三个高能点。外表的类似只是假象，它们具有特别的亚空间侧面，和从前的黑飞船没有两样，的确是敌人。

然而，它们并没有开火。犹豫间，双方的距离靠得更近了。

“船长，我收到了电波，从中间那艘飞船发出来的。”布丁传来紧急信息，“它们在尝试各个频段的电波，很明显，它们正试图和我们通话。”

“什么？它们想说什么？”李约素感到意外。

“它们的编码和任何一种通用码都不同，我不知道它们发送的信息的具体意义。我无法破译这些电波，不过，它们在重复一段不长的代码，也许在反复向我们说一句什么话，或者一个词。”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它们在搞什么鬼！”李约素看着迅速接近的飞船，“佳上，你退后，和布丁会合。我留在这里会一会它们，如果这是一个陷阱，我们不会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你不用这样去冒险。”佳上说，“我们回‘天狼星’号，万一有事，‘天狼星’号能够抵抗攻击。”

“不，它们是冲着我来的。”李约素坚持，“我必须在这里，面对面，也许我还得进入飞船内部去找它们。”

多年的相处经历证明，在这种情形下试图说服李约素是徒劳的，佳上稍稍减速，拉开和李约素的距离，向“天狼星”号靠拢。

李约素孤身一人，不再加速，只是凭着惯性向前。

敌人的飞船开始减速，它们从李约素身边飞快地掠过，然后掠过“天狼星”号，划出一个巨大的圆，掉头向着李约素追来。它们很快再次掠过“天狼星”号，紧紧地跟在李约素身后，稍加调整之后，和李约素保持着十米的距离，不再动作。

敌人的飞船外形是一个尖利的圆锥，锥体上四个短短的辅翼，结构简单明了。深黑色的船体在微弱的红色光芒中发亮，仿佛尖利的矛头。它们不算什么大家伙，看上去只比沙岗盔甲稍大一些，在李约素面前整

齐排列。矛尖偶尔发亮，似乎正对李约素进行照射。

李约素听到了它们的声音，电波转化成某种声调，抑扬顿挫，不断重复，听上去仿佛湍急的水流在冲击堤岸，激起层层浪头。它们显然在说些什么，然而他并不明白它们的意思，于是只能静候，按照同样的电波频率回复：“你们想做什么？”他并不期望对方能听懂，但是至少它们可以知道，他听到了。

中间的飞船产生了一些变化，四个短短的辅翼打开，从中各升起一根立柱，柱子顶端向着四周散发出细细的白色游丝，飞快生长，彼此交错。很快，它就像一顶半圆的帽子般顶在圆柱的顶部。四项“帽子”彼此间开始交织在一起，白色的细丝编织成一个半球形，把飞船后端包裹起来。半球向着前方生长，逐渐地把整艘飞船包裹其中。

李约素沉默地看着眼前的异样，对方仿佛化作了一个白色的巨茧，不断生长，突兀地横在那里。

什么东西会破茧而出？这个念头划过李约素的脑际。他想起那些十只脚的体态类似蜘蛛的怪东西，他曾经见过许许多多的类蛛生物从茧壳中爬出。莫非他将面对一个更为巨大的蜘蛛生物？但是面对面之后，又说些什么？

这些敌人来到这里，它们并不是来进行战斗的。它们前来交流，也许是请求和平。然而，李约素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是毁掉整个时空瘤，让科尼尔星域发生剧烈扭曲，从而把绝大多数敌人抹去。无论这里的敌人是否比以前那些战争机器更愿意交流，更愿意达成和平，它们显然不会愿意为人类而牺牲。战斗不可避免，然而在开始战斗之前，一次充满诚意的交谈也很不错，李约素想。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够交谈？除了尽量杀死对方，过去的几百年间，两个种族没有任何其他接触。

白色的巨茧散发出光芒，它显得隐约透明，仿佛一个磨砂灯，白色飞快褪去，巨茧变得透明，最后，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罩，把飞船笼罩于其中。

出来吧！李约素心中默念。

黑色锥体的表面现出一个圆孔，猛然间，一个黑糊糊的形体一跃而出。

李约素不由瞪大了眼睛。

对面，有一双眼睛同样瞪着他，那是一双人的眼睛。

从敌人的飞船上跳出来一个人！虽然全身漆黑，面目可憎，然而那毫无疑问是一个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赤裸着身体，双手高举，嘴里不断嘀咕着什么，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李约素。

它不是人——它有一个亚空间侧面，它是一个高能点，它那看起来和人类相似的躯体并不能掩盖这个事实。李约素很快做出了判断。蜘蛛把它们的形态塑造得和人类一样，它们想做什么？

“船长，我要过来看看。”佳上呼叫他。

“来吧，它们不是来追杀我们的。”李约素一边回答，一边缓缓地向着那人靠过去。

“你是谁？”李约素问。明知道没有答案，他还是这样问。

“你是谁？”他居然听到了对方的回答。

“我是李约素，你是谁？”李约素有些惊喜，慌忙回答。

“我是李约素，你是谁？”他又听到同样的回答。

李约素不禁一笑，对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是在重复。但这至少说明，对方能听到他说话。

佳上很快靠了过来。他注视着透明罩中乌黑的脸，良久不语，似乎在沉思。

“真是让人意外，是吗？”李约素问。

“令人惊讶。”佳上回答。

“我们听不懂它们说什么，它们也听不懂我们的话，现在该怎么办？”

“它们既然找到了你，当然不是想在这里和你对峙，我们只需要等

着。”佳上说，“它们会带我们去合适的地方。”

“听上去是个不错的主意。”李约素不无揶揄。

“但是，我们得先做出一些决策。”佳上话锋一转，“是跟它们走，还是甩掉它们，执行原先的计划？这个宇宙很小，我们很容易找到脐带区，还有机会执行原计划。”

李约素思考着佳上的建议。一种熟悉的感觉侵袭了他，来自远方，透过亚空间渗入他的思维。中枢星！

第二十四章 暗影浮现

“佳上！”李约素猛然转身，“它要我过去。你留下来和布丁一起，我去看看到底这个中枢星想做什么。它们既然把人类的形体给我们看，我就去看看到底它们在做什么。”

“我和你一道去。”佳上很坚决。

“我一个人去冒险就够了。记住你答应我的事。如果变成行尸走肉，我宁愿死掉。你去了，谁帮我办这件事？我们分头行动更好。”

“我要去它们的老巢，这不单单是你的事！”佳上脸色严肃，语气坚决，“那个黑色的人胸口有文身，你仔细看看。”

李约素有些意外，佳上从来不曾这样强硬。他向站立着的黑色人体看过去。此人的胸口在眼前放大，正如佳上所说，一个隐约的图形透出皮肤，图案很简单，三道横线，每道中间断作两截。李约素一怔，这是沙川人的徽记。

“这是你们家徽上的图样，它们把它印在这些人的胸口？”李约素问。

“不。他们是沙川人的战士，每一个战士的胸口都有这样的印迹。这是生长在身上的印迹。”

“战士，沙川人有战士？我们从来没见过雷电家族有战士，他们使用流体颗粒组织舰队，难道不是吗？难道你们的飞船上有战士？和天狼七他们一样？”李约素很惊讶，这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

“‘上佳’号上没有战士，但是沙川人曾经有这样的一种类型，那种战士被塑造成专精于战斗。和沙冈人不完全一样，那些战士不可能转化为指挥官，是纯粹的战斗阶层。他们严格说来不属于沙川人，你可以把他们看作生物工具。雷电家族的‘青云’号曾经得到星尘人的改造，

从此放弃了使用战士的方法，转而采用流体颗粒，但如果你询问‘青云’号沙达克，他可以告诉你沙川人曾经有过战士。那是几十个世纪之前的事。”佳上顿了顿，“我所知道的进入这里的沙川飞船，只有‘上佳’号。”

“但是‘上佳’号里并没有战士。”

“制造战士并不是一件难事，也许某些装备被保留下来了。我必须去看看。”

李约素沉默着。佳上的决心不可动摇，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让他感到非做不可，“上佳”号的下落无疑就是其中一件。一个显而易见的线索就在眼前，他不可能放过。

中枢星持续地发出温柔的触摸。突然间，站立在锥形飞船上的黑色人形缩回到船舱内，原本透明的罩子变得浑浊，最后恢复成白色，迅速分解成千头万绪的游丝，颤抖着缩回到立柱中。最后，四根柱子收回，飞船恢复原状。

三艘飞船调整方向，启动，向着来时的方向而去，它们的速度并不快，缓缓而行，似乎在等待李约素跟上去。

“看见了吗？它们在带路。”李约素说，“我们去吧，让‘天狼星’号跟着它们，我们很快可以看到它们的老巢。布丁，我们一道去。”

三艘锥形飞船速度缓慢，很快便停下来，等待着。“天狼星”号靠近，李约素和佳上进入发射舱。

“布丁，不要补充气压。我们就在这里等着，有紧急情况我们就脱离飞船，‘天狼星’号自己行动。收到我的命令你就必须自己开始行动，明白吗？”舱门一关闭，李约素便说。

“我明白，船长。但是我不想离开你行动。”

“我也不想，但是前边会很凶险，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别忘了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外边的世界在等着我们。我和佳上都不知道接下来会

发生什么事，你要做好准备独自去完成任务。”

“我明白，船长。”

“好，跟上它们。”

“天狼星”号向着对方的三艘飞船追去。三艘飞船不断加速，“天狼星”号不紧不慢地跟着，始终保持三百公里的距离，防护盾打开，全面警戒。

飞船的速度越来越快，达到千分之一光速。零点能引擎持续地穿透时空膜，借助狄拉克海的波澜前行，两道蓝色轨迹划破天宇，向着远方而去。

前方浮现出一座城市，仿佛一个巨大的空港，然而一片沉寂，没有一丝光亮。随着距离缩短，更多的细节显露出来，那里是人类的飞船！李约素和佳上对望一眼，沉默不语。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船群，密密麻麻，成千上万的飞船汇聚在一起，蔚为壮观。这里有粗糙的手工飞船、臃肿的椭球船、夸张的刺球……形形色色，就像是一个博物馆。而且确定无疑，这些都是人类飞船，因为绝大部分船体上都写着人类的通用语。亚科希、日光鑫、飞流鑫、巴特尔，远方……船名被印在船体醒目的位置，这正是人类的习惯。

在这个庞大的飞船博物馆里，所有的飞船都已经死去，静静地悬浮着。每一艘飞船，也许都有一个神奇的故事，然而，再也没有人来讲述。它们沉没在这深渊之中，成千上万年。

“这真不错！”李约素打破沉默，“可以开办一个人类飞船博物馆，和铁星的飞船博物馆相媲美了。如果吉钠在这里，他可以告诉我们每一艘飞船属于什么历史时期，也许我们还能找到他不认识的飞船。你可以和吉钠竞争馆主。”李约素想让气氛轻松一些，于是开起了玩笑。

“它们一直在关注人类，”佳上说，“处心积虑，而我们却毫无觉察。不过如果人类处在它们的位置，也会这么做的。任何智慧生命都会挣扎求生。如果不用巨大的优势打败人类，巩固落脚点，它们将无法重

返银河。它们很了解我们。”

“我曾经听说过关于黄金星球的传闻，那边也被叫做蜘蛛星，一直有很多飞船失踪的传说，不过谁也没有太在意这个。”李约素回想起自己寻找黄金星球的往事，他被当作赌注牺牲品，的确也牺牲了，黄金星球吞没了他。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他最后被送回到科尼尔。李约素隐隐有些不安。眼前的景象提示他，这里的蛛形生物一直在观察研究人类，它们已经能够制造人类的飞船，甚至制造人类的形体。它们摧毁科尼尔，摧毁达门塔，摧毁俄罗斯……科尼尔凹陷区和人类有关的一切都被这些蜘蛛形生物摧毁，它们建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人类没有一丝一缕的关联，然而在这深渊深处，它们却保留着如此多的人类飞船，甚至还造出了人类模样的生物。

“看起来，它们曾经在很多人身上做过试验。”李约素的声音也变得低沉起来。

佳上默不作声。

“天狼星”号跟随着锥形飞船进入到飞船群内部。更多的形形色色的飞船在“天狼星”号周围掠过，它们来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彼此间风格迥异。李约素和佳上望着层出不穷的飞船，这一奇观让他们目不转睛。他们深深地陷落在惶惑中，既不知道这些飞船被集中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意图，也不明白此刻为什么此间的主人要刻意把这一幕展示给他们看。控制舱里没有声音，只有变化多姿的飞船不断闪现。

突然间，一艘飞船吸引了李约素的注意。

“布丁，给我看看刚才的那艘飞船。”

“哪一艘？这艘吗？”布丁重新调出图像，同时把镜头瞄准了正在远离的飞船。

“是的。”李约素回答，他几乎压抑不住惊喜的语调。一艘闪亮的飞船，在背景辐射的照耀下散发出红色的光芒。是的，他并没有看错，这是一艘镜子般的飞船，和他在那个神秘的遥远星球上见到过的镜子飞

船如出一辙。

“看见了吗？这艘飞船……有人派它来的。”李约素说。

“我看不出这艘飞船有什么特殊。”佳上不解。

“我告诉过你镜子飞船的事吗？我在土斯星遇见过一艘镜子飞船，就和这艘飞船一样！当时你不在，你去了星渊人那里。那艘飞船把我召唤过去，它控制着土斯星。”李约素的语速极快。

佳上缓缓摇头，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李约素。

“这件事有些复杂，我没有告诉过你？……”李约素微微思索，“布丁，继续跟着前边的飞船，记录这艘飞船的位置，我们还要回来。”他转向佳上，“让我想想，再把整个过程告诉你。这艘飞船背后有一种力量，我们根本不知道，更不了解。但是它很强大，而且站在我们一边。”李约素说着点点头，“这是一个好消息，你说对吗？”

李约素把土斯星上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佳上。佳上听完之后，陷入了沉思。

“我们回去看看。如果那艘飞船很重要，我们应该马上就查个明白。”佳上突然说。

“回去看看？放弃跟踪前方飞船？”布丁问。

“照佳上的话做。它们不会丢下我们的，我们完事了再折回来，它们会等我们。”李约素说。

“天狼星”号沿着来路折返。它穿过密密麻麻的破旧飞船，来到布丁所记录的位置，然而却找不到任何痕迹。

“确定无疑，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它的位置。”布丁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有信心，他标示出两艘飞船之间的一个亮点，“就在那里，你看，现在这里有一个空位，正好能停靠一艘飞船。”

确实正如布丁所说，这里本该有一艘飞船，然而此刻却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李约素哈哈干笑了两声，“它躲着我们呢！这更说明，有人送它到

这里来，而且故意让我看见。这是一种暗示，我们在这里不是孤军奋战。你说呢，佳上？”

佳上没有回应，眉头微蹙，似乎在考虑什么。

“我没有探测到任何亚空间波动，在这么密集的飞船群中，无法进行亚空间弹跳，没有预加速的空间。”布丁说。

“那么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一艘飞船以一种不可理解的方式从我们眼前消失了，让我们显得很愚蠢；好消息是，它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李约素继续说，“布丁，掉头回去，让我们看看蜘蛛人会给我们什么消息。”

李约素说着看了佳上一眼，佳上仍旧沉浸在思索中。

“天狼星”号再次掉头，去追赶那三艘黑色飞船。

它们果然没有远离，还在那一带缓慢巡航，等待着“天狼星”号追上来。

当“天狼星”号迫近，三艘飞船开始加速。

控制舱里气氛沉闷。

“那不是飞船！”佳上突然开口说话。

“不是飞船，是什么？”李约素反问。

“你在土斯星上，曾经把手伸进去了，对吗？”

“是的，它的表面就像流动的水，我很容易就把手伸进去了，但是它马上就凝固起来，我怎么也动弹不了。也许当时我可以快一点，挤进去看看，那样的话，现在我们就不用费劲猜测它到底是什么了。到底是什么人把它做得像镜子一样？”

“那不是镜子。它是一个边界，连接我们的时空和另一个时空，它像一个气泡。”

李约素完全不明白佳上在说些什么，但是他早已习惯这样的情形，“布丁，你听明白佳上的意思吗？”他问布丁。布丁和许多个沙达克有过接触，完全能胜任银河百科全书的角色。

“超维空间。一个第四维展开的空间，在我们的三维时空里表现为空间膨胀。膨胀的程度和第四维展开的程度相关。因为我们的宇宙本身只有三维展开，如果展开第四维，就需要高能量密度，形成亚空间硬核。这种高指标的能量需求决定了在我们的时空中，第四维展开的尺度不能超过一百七十六米。刚才的镜子飞船只有五十五米长，在理论极限之内，但是根据沙达克的说法，这种亚空间硬核只在理论上存在。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类记录……”

“好吧，我投降。”李约素打断布丁的话，“告诉我，如果有这么一个存在，它看起来像我们刚才见到的镜子飞船吗？”

“时空边界有将近百分之百的辐射反射率，因此，是的，它看上去像镜子一样光亮，甚至比镜子还要光亮。”

“你说的是对的，这可以解释它为什么能神秘失踪。”李约素对佳上说，“即便如此，又如何呢？”

“我不知道。沙达克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人类文明曾经制造出这样的存在物。也许正像你所说，这是一个神秘的力量，深不可测，但是只要他站在我们一边，那么这就应该是好事。一个掌握了超维空间技术的文明，如果他把这种技术用于征服其他文明，那将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他却从来不曾出现在银河世界中出现，只是在暗中观察人类，这件事本身还是会让人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佳上顿了顿，“让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集中注意力做好眼前的事。”

李约素盯着佳上，“我感觉你还有些话没说。”

佳上坦然回答：“有些事我不能确定。也许我曾见过这种异常存在，我隐约记得父亲似乎曾站在这样的一个镜子面前说话。我一直以为他是自言自语，但也许就是这样的镜子。那是很小的时候，我记不清了。”

李约素若有所思，“我好像记得你说过，‘上佳’号是得到了某种指示才来到科尼尔星域的。”

“是的……但是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一点，包括我自己。人的记忆是不牢靠的，凭着我对童年时代的一点残留的回忆，说明不了什么。”

“哈，至少可以说明镜子飞船不是我的臆想。”话音刚落，“天狼星”号一阵猛烈震动。李约素猝不及防，身子一歪撞上佳上，有几分狼狈。

“布丁，怎么回事？”

“我们过了一道引力坎。”布丁回答。

“这么说，我们快到目的地了。”李约素马上意识到眼下的情况。所谓的引力坎，是引力陷阱的别称，在狭窄的空间里制造大量的扭曲，可以有效地防范大型飞船。碰上了引力坎，意味着他们接近了某些引力发生器，这是敌人的母舰周围常有的装备。

“让我们出去。”李约素下令，“这个时候，分散行动更好。”舱门悄无声息地打开。

“船长，前方有一艘大船，看来我们已经抵达目的地。”说话间，布丁已经把图像传送到李约素眼前。

李约素微微一愣。眼前，一个巨大的轮状物缓缓旋转，中央是高耸的主轴。这活脱脱是一个环形世界！大船的舷窗散发着光亮，显示出旺盛的活力。引路的三艘飞船正向它靠近，它们很快消失在母舰的光亮中。

“它和‘深渊’号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深渊’号上没有任何活动迹象，这艘飞船却是活的。”布丁说。

正如布丁所说，这艘飞船像极了“深渊”号，飞船上没有船名，也许在主轴的另一面。“真的一模一样，我想看看它是不是也叫‘深渊’号。”李约素半开玩笑。

“我们要继续靠近吗？”

“我们当然要去过去看看，已经到了这里，我们一定得进行到底。”李约素边说边往舱门边走，“不过，你要在这里等着我们。我和

佳上过去看看，等我们的消息。”

“但是，船长，我想跟着你一道行动。”

“别傻了，你得随时准备逃跑，找一个直线无障碍的位置。如果我让你跑，你就启动超光速，别管其他的，只管超光速脱离，然后找到木藤三他们，和他们一起完成任务。”

“船长……”布丁还想说什么，李约素打断他，“就这么办。我们要出发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你是最棒的中枢。”说完，李约素就脱离了“天狼星”号，佳上紧跟着。

“布丁，别担心。我们不会有事。”佳上悄悄和布丁说了一句。

“谢谢佳上，这样我感到安心一些。”

他们向着前方的大船靠近。更多的锥形飞船浮现在眼前，组成三三两两的小队，绕着母舰巡航。许多球形体和母舰保持相对静止，这是空间发生器，它们制造了引力屏障，包裹着母舰。几艘中型战舰停泊在不远处，看上去船体坚固，与黑飞船截然不同，却和达门塔飞船类似。

“碳纳米管钛复合装甲。”李约素仔细观察了战舰的表面，“它们盗取了达门塔飞船的技术。我们找找看，也许还能看到流体颗粒。”

“它们学习一切必要的技术，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它们的装甲没那么厚实。”佳上说，“失落的流体颗粒会自毁，颗粒的母本连‘青云’号也无法制造。如果在这里看到流体颗粒，那说明它们至少能够破解核心文明的科技，最好我们别发现这一点。”

李约素露出一丝苦笑，“那儿真有一个。”他指着前方的某处。一个类似流体颗粒的小东西静静悬浮着。

“那不是颗粒，它是气泡飞行器，科尼尔文明的大飞船上有。这是次生技术而已。”佳上说。

“它们是复制人类科技的能手，我真迫不及待想看看飞船里边。”说到这里，李约素突然停住，前方的环形世界正转过一个角度，原先被遮挡的字迹显露出来——

“上佳”号！

一股寒意涌来，李约素一个激灵。他看了看佳上。

佳上仍旧保持平静，“这不是‘上佳’号，它们盗用了这个名字。你知道‘上佳’号被炸毁了，而且，这绝不是我记忆中‘上佳’号的样子。”

环形世界的中央主轴发射出一道黄色的光，照亮了李约素和佳上。光亮中，几个人形鱼贯而出，向着李约素和佳上而来。它们很快逼近，这是几个机械骨骼，身躯庞大，几乎是沙冈装甲的两倍。骨骼的中央是一个透明泡，有人端坐其中，透明泡中似乎充满了溶液，人体就像被浸泡的标本。

一共六个机械骨骼，分作两组，分别面对着李约素和佳上。

里面仍旧是全身墨黑的类人，仍旧不会用人类的语言表达。他们不断地招手，示意李约素和佳上沿着黄色光线的指引向前。

“这算是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李约素故作轻松，“这几个骷髅盔甲倒是很有特色，我从来没有见过。看起来挺吓人，你说我们有把握打赢这些家伙吗？我看它们只是一个空架子。”

“它们是三个。”佳上言简意赅。

他们沿着黄色光线向前，两组骷髅装甲分别跟在他们身后。李约素注意到“天狼星”号悄悄转移了，而敌人并没有针对它采取任何行动。它们不会在这里动手。李约素这样想。

环形世界的主轴逐渐变得庞大，最后它成了视野中唯一的東西，主轴上敞开的发射舱口散发出明亮的光线，更多的发射舱口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舰体表面，被黝黑的舱门所掩盖。这像是人类飞船，然而看上去又有些奇怪。李约素稍稍琢磨一下，很快明白是什么引起了疑惑：飞船上有太多的发射舱口，大大超过环形世界所需要的数目。

“看上去有些奇怪，主轴上到处都是发射舱，弄得它像一根被蛀烂的棍子。”李约素说。

“的确太多了。即便是环形世界战斗母舰，也无须设计这么多的舱口。这样的设计使得结构很脆弱，遇到攻击就会崩溃。也许这正是它需要在外围设立大范围引力坎的原因。”

李约素望着眼前无数个或明或暗的孔洞，突然间感觉它像另一种东西——蜂巢。环形世界别的地方一切正常，和一般的飞船表面无二，但主轴却疏松多孔，两者形成强烈的反差。

红虻！李约素仿佛看到无数的红虻从主轴上一涌而出，这样的情形他再熟悉不过，也再畏惧不过。蜘蛛人的黑色飞船并不坚固，相比而言，人类的钢铁飞船还能占据上风，但无穷无尽的红虻群却是巨大的麻烦，它们配合引力波动，也许是一种无解的战斗模式，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数量上能够和它们匹敌。红虻是蜘蛛人武装的核心，中枢星就是最大的红虻巢穴。

“它们把红虻巢穴搬到了人类飞船上。”李约素对佳上说。

“无论是不是红虻，它们都是大规模、小体积、高火力、高机动的战斗武器。这已经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战斗模式。我们会看到另一种武器，既然连人类环形世界都已经改头换面，它们完全可以把红虻也改得面目全非。”佳上回答。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半个巨轮仿佛一座桥梁横过天宇，锥形飞船星星点点，三三两两的红色星星布满背景，眼前则是灯火辉煌的船体，舱门大开，等待他们到来。

“我们要进去了。”李约素说。他知道布丁也会听到这句话。

他最后望了一眼天宇。狭小的宇宙散发着淡淡的红色，因为急剧收缩，天边的星星似乎都在微微颤抖，最后的终结会在几百年间降临，对于一个智慧种族，几百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它们种族的大部分早已成功脱离了这注定要湮灭无踪的家园，那么留在这里的它们呢？在这几百年间，面对无法逾越的深渊，它们又经历了怎样的苦苦挣扎？当人类最终和它们会面，又将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佳上，我们走！”李约素招呼佳上。

“我有些迫不及待想看看飞船里边到底是什么了。”佳上模仿李约素的语调。

李约素哈哈大笑。两个盔甲战士肩并肩没入黄色光亮之中，两组骷髅盔甲紧跟其后，舱门随之关闭。

“哦。”远方的“天狼星”号上，布丁监测到一阵异常亚空间波动，从遥远的某个星系而来，汇入到眼前的环形世界中。布丁飞快地计算着，很快有了结论。

“我想我找到了中枢星的位置，如果船长在这里就好了。”他自言自语，说话间他再次调整“天狼星”号的位置，向着环形世界靠拢。如果有紧急情况，无论如何他也要试着把两个人救出来。

“天狼星”号面对环形世界，就像一粒缥缈的灰尘落在晶莹的玉盘上。

第二十五章 上佳疑云

看上去这是一艘地道的人类飞船。金属质地的通道，柔和的灯光适合人类的眼睛，连空气成分都适合人类呼吸，甚至舱壁上还写着一些人类的文字。

“银河广阔，人类的脚步却从未停下。终有一天，人类的足迹会遍布整个银河，我们的子孙会是这广阔星空的主人。”李约素读到一行小字。

“蜘蛛人居然把这样的标语写在这里，难道不是一种讽刺？”李约素对佳上说。

“也许它们根本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只是从某一艘飞船上照搬过来而已。”

两个人继续沿着通道前行。通道按照骷髅盔甲的尺寸设计，因此对李约素和佳上显得非常宽敞。他们很快走到了通道尽头，在这里，次通道汇入主干道。主干道里静悄悄的，只在远方有一艘小小的锥形飞船停靠在发射舱边。一个骷髅盔甲在前边引路，示意李约素跟上去。李约素纵身跳进主干道，跟上引路人。

他们沿着主干道直抵飞船的核心。很快，眼前出现了巨大的穹顶，透明的穹顶之下，是碧绿的青草地，稀疏的树木夹杂其间，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流穿流而过。一群孩子正在玩耍，他们察觉到了头顶的动静，抬头张望，一张张稚气的脸，好奇地盯着头顶上这些不速之客。

李约素感到一阵惶然。这些孩子看上去和人类的儿童一般无二，只是浑身漆黑，甚至连眼睛也是黑黑的一团。

“它们不是只制造战士吗？居然连小孩也制造？”李约素望着佳上。

佳上缓缓摇头，“我不知道。”他仔细地盯着孩子，“我们会明白的。”

骷髅盔甲停留在穹顶，示意李约素和佳上从一条小小的通道下去。通道很窄，骷髅盔甲无法通过，李约素和佳上依次钻了进去。

他们很快从另一端钻了出来，这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四四方方，舱壁上泛着柔和的白光，前方有一道门，除此以外，既没有任何摆设，也没有任何动静，空空荡荡的。

身后的舱门快捷轻巧地合拢。重力从无到有，逐渐增大。最后，他们稳稳地站立。

“我们好像撞进了一座监狱，”李约素说，“傻瓜一样自投罗网。”

“我们全副武装，这房间挡不住我们，这里的主人应该明白这件事。”佳上说，“除非他突然袭击，杀死我们。如果这样，那完全用不着费尽心思把我们带到这里。”

“道理是如此，”李约素回答，“但总归让人不安。”他走近舱门，“这门看上去并不结实，我们可以强行打开。”

“还是让他们从那边打开更好，不妨再等等。”

“也好。”李约素回到佳上身边，面对舱门，“要打赌吗？门后边有什么？”

“一个人。”佳上毫不犹豫。

“哈，和我想的一样。不过，我要修正一下：他有人的形体，却受到中枢星的控制，拥有亚空间侧面。”

“你已经感觉到了？”

“没错，他就在门后。我想他也能感觉到我。也许他正等着我们上前去把门推开。而且，他不是一个人。”

“三个？”

“没错。”

对话沉寂下来，李约素和佳上并肩站立，面朝大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每一秒钟都显得无比漫长。

门悄无声息地打开。果然，三个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穿戴盔甲，而是穿着制服。

佳上微微感到惊诧，“他们穿着‘上佳’号的制服！”

李约素也注意到这点，制服的左胸都绣着沙川人的家徽。

三个人向前走来，步伐一致，在距离他们五米的位置停下。

“请从盔甲里出来吧！欢迎来到‘上佳’号。”当中的一个人开口说话。清脆悦耳的女声传来，李约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来人仰面看着他们，虽然肤色漆黑，然而仍旧能够看出精致的五官，和那些容貌丑陋的战士截然不同。

沙冈盔甲弹出，李约素麻利地滑落下来。他盯着眼前的人，感到万分不可思议。她们有人类的形体，有着与人类一样的步态，能够说流利的人类通用语，尽管有点奇怪的口音。如果不是身在深渊之中，她们身上散发着强烈的亚空间场，李约素会认定眼前站定的是三个人。

“我要确认是你在说话，还是你代表中枢星在说话。”李约素说。

“中枢星？”对方有些疑惑，然而很快明白过来，“你说的是根母。我会使用人类语言，根母不会。”

“它能听懂我们的谈话吗？”

“不，她听不懂。但是，我会告诉她我们谈了些什么。”

“你……是人类？”

“我是人类。难道不是吗？”

李约素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他从来没有预料到会在这里发现人类，哪怕见到了那些被制造出来的战士，他也并没有特别不安，因为他们只是制造出来的躯体，就像佳上所说，他们更像是人形工具。然而站在眼前的这三位，如果说她们不是人类，那么李约素甚至都很难把自己定义成人类。这些人甚至还有孩子。

除了蜘蛛人，这里还有幸存的人，显然，他们和蜘蛛人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渗透，然而毫无疑问他们仍旧应属于人类，并不比某些特异的星域里的人更怪异。

“佳上！”李约素想听听这个老伙计的说法。然而，佳上还没有从盔甲中脱离出来。

“佳上！”李约素抬头看去，佳上正端坐在驾驶舱中，双手紧握着操纵仪，似乎很紧张。居高临下，他紧盯着说话的女人，却一言不发，也没有任何动作。

李约素有些奇怪，“佳上，他们宣称这是‘上佳’号呢！”

佳上艰难地进行了一次深呼吸，打开防护罩，从座舱中滑落。他站在女人面前，直直地盯着她，“卡伊，你是卡伊。你真的是卡伊吗？”

女人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讶，她望着佳上，“我的名字的确叫做卡伊。你是谁？”

佳上脸上露出笑容，眼里却流出泪水，“你真的是卡伊，你还活着！银河在上！我是你哥哥，我是落亦。你不认识我了吗？”

卡伊迟疑着，“哥哥？”

“我是你哥哥。你不记得了吗？从小到大，直到你八岁，都是我在照顾你。爸爸呢？他还活着吗？”

卡伊将信将疑，“我不记得有个哥哥，我也没有父亲。”

佳上的热情瞬间冷却下来。卡伊就在眼前，然而她显然经历了某些特别的事，身体被重新塑造，甚至连记忆也可能被改写了。她仍旧活着，然而却早已是一种不同的存在。那个曾经和他一起长大的妹妹，已经随着“上佳”号的失事而死去了。

然而佳上心有不甘。

“船长，布丁那里仍旧保存着你们最早探测‘上佳’号的记录，对吗？”

“应该如此，他从来不会删除记录。但是时间太久……”

“我要让她看看。”佳上掩饰不住焦急，“她是我妹妹，确定无疑，她的模样我不会记错，就算长大了，我也一眼就能认出来。”

“但她现在有一半是蜘蛛人……”李约素提醒他。

“是的，但她是我妹妹。”佳上转头望着她，“我会搞清楚的。”他转眼间改变了主意，“我们先看看她们找我们来到底想做什么。”

“你们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已经来了。你们要做什么，直说吧。”佳上对卡伊说。

“宇宙末日很快就会到来，根母要求我们和你们谈判。只要你们能把我们带出去，你们的任何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卡伊坦率而直接。

“蜘蛛人的飞船摧毁了我们的星球，杀死了无数的人！它们的力量比我们强大很多，怎么会需要我们的帮助？”李约素略带讥讽，“难道你们不属于蜘蛛人？我从你们身上已经嗅到了蜘蛛人的气息！”

“我也同样能感受到你的亚空间场，李约素先生。”卡伊不卑不亢，“根母告诉我，你是第一个成功接受了植入的人类。你具有亚空间侧面，能够感应到亚空间波动，不是吗？”

李约素一时语塞。

“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宇宙。你们的要求毫无道理。”佳上接过话茬。

“根母说你们有办法。”卡伊针锋相对。

“什么办法？”

卡伊沉默下来，她神情恍惚，似乎陷入到沉思中，而身边的另两个女人则警惕地盯着李约素和佳上。

李约素感觉到了喃喃细语般的亚空间波动。眼前的女人正和几个光年之外的中枢星交流。这是超越光速的谈话，正是蜘蛛人的卓越之处。它们在亚空间连接成网络，对于信息的传递，时空膜上的尺度并非完全不可逾越。

卡伊回过神来，“根母告诉我，你们有能力利用空间膨胀进行转移，这可以避免因克服亚空间深度所需要的巨大能量消耗。根据目前的能量状况，这是唯一可能的逃离途径。”

“但是很遗憾，我根本不明白你所说的唯一途径是什么。”李约素抢着回答，“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来扮演拯救者的，我们进来之前，对你们的存在一无所知，也根本没有计划脱离这个时空瘤，回到银河中去。”

“没错。根母说你们的目标是毁灭时空瘤。”

“它倒是对外一切都明白。”

“这个宇宙只剩下一百七十光年的尺度，其中的一切都瞒不过根母。你们的两艘飞船企图制造事端，遭到了强行驱逐。”

“哦，什么飞船？”

“两艘小飞船，和你的飞船一样，可以利用零点能飞行。”

“他们在哪里？”

“不远，距离我们大概六光年。”

“听起来，他们还活着？”

“我们没有任何意愿伤害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执意使用武力，那么我们只能毁掉他们。”

“哈，尽管动手好了。”李约素大大咧咧地一撇嘴，“在我死掉之前，我倒是很乐意看见木藤三那个家伙死在前面。”

“你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卡伊继续谈论毁灭计划。

“你们的信心很足，但是光有信心没用。”

“你们的力量无法和我们抗衡，更无法和根母抗衡。几艘小飞船不可能靠武力改变局势。”卡伊不紧不慢，“但是根母有一个提议。如果你们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这里，她就能帮助你们毁掉这个时空瘤。相应地，那边的世界也会经历一次大灾难，我们相信那就是你们所需要的东西。”

能够进行宇宙航行的智慧种族对事物的判断大同小异。当李约素等从深渊直坠而下，这个宇宙中最智慧的存在已经觉察了他们的企图。如果它属于人类，也许还会露出一丝微笑，嘲笑这些人的自不量力。当然，也许是苦笑，它自身难保，多几个异族来陪葬毫无意义。然而，它却来找这些人，相信他们掌握着特殊的武器。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也许我们可以详细地谈谈。”李约素边说边看佳上。

佳上保持沉默。

“请！”卡伊闪在一边，做出一个邀请的动作，手势优雅，姿态完美，身边的两个人如影随形般跟着她闪在一边。她们彼此间心意相通，完全不需要任何暗示或者交流。卡伊的脸上带着礼节性的微笑，这笑容十分迷人。

李约素毫不犹豫，大步向前走去。佳上一直盯着卡伊，目不转睛，经过她的身边时他突然停下，“卡伊，我们的父亲叫做刚风，他是‘上佳’号的船长。我们是他仅有的两个子女。”

卡伊回望着他，黑色的眸子里闪烁着光彩，“我相信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的确不记得这些事了。现在我就是‘上佳’号的船长。”

“为什么这艘飞船叫做‘上佳’号？”

“它一直都叫‘上佳’号。”

佳上扫了一眼卡伊身边的两个人，“你们都是‘上佳’号上的儿童，回想一下童年，你们在哪里嬉戏？‘上佳’号失事，所有的人都死了，被杀了，你们能活下来，肯定有特别的原因。仔细想想，不要对这个所谓的根母感恩戴德，它是你们的仇敌，杀死了我们的父亲，杀死了船上所有的人，如果你们要证据，我会找来给你们看。”

“落亦先生，我们会考虑你这番话。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达成协议。否则，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宇宙里也无法和平共处。”卡伊说得彬彬有礼。

佳上点点头，“你是我的妹妹。我曾经失去你，我不想第二次失去你。”

卡伊定定地望着佳上，似乎被他的语言所打动了。然而她只是望着，并没有说话。佳上再次点头致意，向前跟上李约素。门后仍旧是通道，只是仅仅能够容纳人的身高，两米以上的人走过这样的通道会觉得有些压抑，盔甲无论如何无法通过这里。

他们最后在一面高大的墙前停下，通道在这里被隔断了。墙面上，六条短线分作三排，一个闪电的标志印在短线上方。这正是沙川人的家徽。

卡伊走过去，她正想把手放在墙上，中途却停下了。她面对佳上说：“如果你是我们的人，试一试能不能打开这道门。‘上佳’号的所有成员都可以打开这道门。”

“你说的是那些从小在船上长大的人，对吗？”

“是的。”

佳上走上前，缓缓伸手。他明白这道门的作用，它能检验DNA，只有“上佳”号的成员可以通过。他记得这套装置，“上佳”号的重要阀门，都有这样的验证。然而，他并没有信心打开这道门，他的DNA完全没有改变，然而她们却不一样。

佳上凝神屏气，手指触到了墙面，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他重重地把整个手掌都按了下去。

墙面上和手掌相触的部分泛起一阵柔和的蓝光，光晕在整个墙面上扩散，整面墙变成荧荧的蓝色，向上抬起。

佳上扭头，看着卡伊。

“很好，你证明了自己说的话。”卡伊不动声色，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走进了敞开的门洞。

李约素走过佳上的身边，“虽然她们都已经遗忘，但这艘飞船还认识你。这真是‘上佳’号。”

佳上微微发怔，他没有料到会如此顺利。“上佳”号，这绝不可能是曾经的“上佳”号，她们一定是根据记忆重建了飞船。然而，血脉却继承了下来。无论她们的模样变得怎样，身上仍旧流淌着和他一样的血，他们的DNA彼此间仍旧相似。

门洞那边是一个异常宽敞的空间，穹顶高达数十米，呈现出深黑的颜色。卡伊和她的伙伴走进去，在穹顶中央下方站定。

佳上追了上去，“卡伊，‘上佳’号被毁了，你必须明白这个事实。我们都是幸存者，如果根母没有告诉你这些，那么它就是在利用你。你绝不能信任它。”

卡伊看着佳上，“我们的确是幸存者，是根母救了我們，帮助我们重建。如果没有根母，我们早就死了，你也不会看见这里有‘上佳’号，更不会看见我们这些人。她拯救了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重建飞船。如果我们不信任她，该信任谁？”

“它们杀死了我们无数的人，包括‘上佳’号上成千上万的人，那都是我们的亲人！”佳上有些动怒，亲妹妹就在眼前，却已经投入敌人的怀抱。

“那不是根母干的。”卡伊平静地说。

“你说什么？”

“那不是根母干的。”卡伊重复这句话，加重了语气，“你们的世界里发生的灾难，完全和根母无关，那是诺姆所为。”

“你的根母和那个诺姆完全是两个不相干的中枢星？”李约素正走上来，听见卡伊的话后反问。

“是的。”卡伊毫不犹豫地回答。

“哈！”李约素干笑一声，“这简直是绝妙的双簧……但怎么才能让我们相信呢？”

“你们当然可以选择不相信，但是谁能帮你们毁灭这个时空瘤呢？就凭你们的小飞船？”卡伊冷冷地说，“如果根母和诺姆是一伙的，她

不会毁灭自己来帮助你们打击诺姆，虽然这个宇宙最后终归要毁灭，但至少它还有很长的寿命。”

“说得对，为什么根母要毁灭自己来帮助我们？它要求我们拯救你们，这么看来你们和它是一体的，至少它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你们。”佳上恢复了平静，语调平和。

“这里并没有什么秘密，”卡伊说，“我们身上有根母的影子。她把一些特别的能力给予了我们。我们是她的希望。”

“希望？”李约素带着不以为然的语气重复这个词。他本想说，你们身上随时可能冒出一只蜘蛛，它们就寄生在你们身上。然而看了看佳上，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

“你们会重建蜘蛛人的文明？”佳上继续问。

“我们具有蜘蛛人的特质，能感受亚空间存在。但是我们属于人类……”

“这不合情理。”李约素插话，“能够感受亚空间存在的人类很多。这个叫做根母的中枢星希望我们把你们带出去，它不可能只是期望你们把亚空间存在发扬光大。它只是想拯救你们，一群不相干的人类，却要牺牲自己的整个族群，它是圣母吗？而且还是人类的圣母？银河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将来也不会发生。”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彼此的立场。”卡伊并不急着辩驳，“但是根母既然决定要和你们合作，一定有她的理由。你们可以和她面对面交流。”

“面对面交流？我们和中枢星？”李约素有些疑惑。

“是的。如果你们想了解这个小小世界里发生的一切，根母是最合适的对话者。”

“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吗？”佳上问。

“我不知道。我对‘上佳’号之外的事不感兴趣。”

“至少你知道还有一个叫做诺姆的中枢星。”卡伊的话有些前后矛

盾，李约素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那是根母自己告诉我的。至于她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母没有说，我也不知道。也许你们对这个更有兴趣。”

李约素和佳上对望了一眼。

“我们怎么才能和根母交流？”佳上问。

“你不行，他可以。”卡伊直截了当，指了指李约素。

李约素并不惊讶，“我从来不相信人类和中枢星能够交流。”他说，“但是，这个叫做根母的中枢星的确不同，也许它通过你们了解了人类。我可以和它谈谈。它在哪里？就在这艘飞船里吗？还是我们得跨过几光年去见它？”

卡伊没有应答，只是笑了笑。她没有任何动作，李约素却感觉到异样的亚空间波动从她身上荡漾而出，整个舱室转瞬变成了一个谐振空间，亚空间波动在其中驻留。

这真是精妙的设计！李约素在心底暗暗赞叹。蜘蛛人对亚空间的存在有着独到的理解，它们设计这样的谐振舱，可以捕捉微小的亚空间波动，如果提供足够的能量，它甚至能复现超过波动源头的亚空间存在。

漆黑的穹顶逐渐变成通透的红色。李约素感觉到熟悉的波动缠绕着他。波动越来越强，最后将他完全包裹起来。李约素颓然坐倒在地，仿佛得了很严重的病，大口大口地喘息，肢体不自觉地抽搐起来。

佳上蹲下身子，扶着他。“李约素！”他关切地喊他的名字。

李约素没有任何回应，身子突然间绷得笔直，力气很大，猛然把佳上带了一个踉跄。李约素在地上挺了挺，不再动弹，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好像昏死过去。

佳上抬眼看着卡伊。

卡伊不紧不慢地说：“别紧张，他不会有事。”

佳上站起身，走到卡伊面前。他的个子比卡伊高出一头，卡伊仰着脸看他。

“我不担心他。”佳上平静地说，“如果想要我们帮助你们逃出这个将死的宇宙，你们不敢拿他怎么样。我担心你。”佳上盯着卡伊，“如果你不关心曾经发生了什么，你至少要明白曾经的‘上佳’号上发生了什么。它们杀死了我们的人，我被关闭在发射通道里，是唯一的幸存者。李约素曾经在失事后登上飞船，他只看见了杀戮的记录。那里没有幸存者。既然你已经证明我属于这艘‘上佳’号，我们就是一家人。至少你可以让我知道，你是如何幸存下来的？”

卡伊黑色的眸子闪光，她缓缓地摇头，“我不知道。”

“那怎么能断言根母救了你？”

卡伊笑了起来，“你不明白我们和根母之间奇妙的联系，她的思维对我们完全透明，她救了我们，这件事毋庸置疑。我根本不需要断言，她所给出的就是答案。”

“如果她欺骗你呢？”

“这不可能。”卡伊脸上的笑容变得有几分诡异，“她的思维完全透明，欺骗是人类才有的概念。当然我也有，因为我是一个人。”

“那么你可以隐瞒她？”

“不，我们和根母之间不存在欺骗，我们彼此间也不会相互欺骗，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但是你可以欺骗我，是这样吗？”佳上话语中带着一丝苦涩。

“如果你说的是可能性，那么的确如此，我们彼此间并没有亚空间融合，只能靠语言交流，这就存在着欺骗的可行性。但是，我为什么要骗你？”

佳上一时沉默。

李约素发出一声呻吟，两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李约素睁开眼睛，目光中透着倦怠，软弱无力的目光四处游走，最后停留在佳上身上。

“佳上……”他的声音嘶哑，仿佛一个在沙漠中走了许久、嗓子干

裂的人，“我见到它了，中枢星，我看见它……”

第二十六章 远古神话

“天狼星”号正以百分之一光速疾驰。

布丁发出弹跳预警，十分钟后，“天狼星”号倏地进入亚空间屏障。中央投影里的一切都凝固不动，淡红的天宇上，一颗颗红色的星星璀璨夺目，人类的飞船群汇聚成黑黑的一团，正在图景的中央。卡伊的城市就在飞船群附近，那被称作“上佳”号的环形世界仍旧在旋转，城市里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学习、训练，培养下一代，和其他环形世界里所发生的一般无二；他们为未来而忧惧，为生存而挣扎，也和其他环形世界一般无二。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黑的。那不是简单的黑色皮肤，而是从内到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改造，新长出的每一个细胞，也都带着黑色，他们的孩子，也无可避免地带上黑色的印记。

他们的确属于人类，然而却是一个崭新的种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蜘蛛人的继承者。每一个细胞都能形成亚空间场，所有的细胞集合，形成亚空间侧面，这是蜘蛛人才具备的属性。

人还是非人？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回答，却又让人产生了极大的困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类自身的种族家族之间也有或隐或显的隔阂，这样一个特殊的黑色种族，必然要被划入到异类中去。然而，她们却是“上佳”号的后裔，是佳上的亲人。

“佳上，你觉得根母可靠吗？”当李约素确定进入亚空间后，他问佳上。即便根母能够刺探这个宇宙里发生的一切，也无法得知正在亚空间弹跳中的飞船里发生了什么事。亚空间弹跳中的飞船完全封闭，在任何维度上都是如此。

佳上没有回答。

李约素瞥了一眼，佳上怔怔出神，盯着图景中央的飞船群，一言不

发。自从离开卡伊的飞船，他便经常这样发愣，和往常完全不同。李约素明白佳上在想些什么，“上佳”号的下落一直是他最牵挂的事，然而当疑团以这样的方式被揭开时，反倒让他的内心失去了平衡。李约素一直认为佳上是巡逻者的最佳典型，所有的巡逻者都应该像他这样，既聪明睿智，又不乏温情，然而此刻，李约素明白极端情况下，完全理性无情的巡逻者才是最佳选择，就像巴达将军，或者天狼七。

他不由想起了旦素一。当她抛弃了雷电家族的躯体，成为一个科尼尔人，她就同时成了一个随时可能情绪失控的女人。她以极大的毅力克制着内心的渴望，以完成一个指挥官的职责。旦素一告别时略带悲伤的眼神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李约素略微思忖了一下，“布丁，播放那段‘上佳’号的录像，有图画的那一段。”他招呼布丁。

环形世界出现在眼前，这是他三十二年前的历险，发生在科尼尔世界的五百八十年前。对于这个小小的宇宙，这件事却只发生在十八年前。这个宇宙具有截然不同的时空特点，它的质子半衰期比正常时空短一半，宇宙常数却只有二分之一。虽然剧烈收缩的宇宙里，时间已经大幅度加快，却还是比银河世界慢得多。时空瘤还有六百多年的寿命，对于外面的世界，它却还能存在两千多年。两千多年的时间，足够蜘蛛人慢慢爬出凹陷区，彻底摆脱被囚禁的命运。

绝不能让它们爬出去！

李约素看着录像中的画面。他找到了儿童舱，儿童舱里桌椅零落。很快，他看到了墙上的画。

画面上，一个小女孩拉着两个人的手，他们站在青青的草地上，头顶上有蓝天白云，远处是高山，太阳从山顶上露出半个脸。爸爸、哥哥和我——这是图画的标题。

画面吸引了佳上的注意力，他的眼神不再涣散无神。

“卡伊不记得这幅画。”他平静地说。在“上佳”号滞留的时候，

佳上给卡伊看了这幅画，然而，她已经全然忘记。

“这是她的画，我亲眼看着她画出来的。老师把它当作最佳作品，挂在墙上。卡伊从小就很聪明，很有画画的天分。”佳上沉浸在回忆中，略带伤感。李约素从没有见过佳上这样。

“她记得你。”李约素说。

佳上扭头看着他，“你说什么？”

“她记得你。”李约素强调，“虽然她几乎不记得任何往事，但是她记得你。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来，她被你描述的故事打动了。”

“我没看出来。”

“那是因为你的眼神不够好，”李约素点点头，“你得注意细微之处，细微之处，眨眼就不见了。但是我看见了。”

佳上淡淡一笑，“但愿你真的看见了。”

“你觉得我们能相信那个所谓的根母吗？”李约素趁机岔开话题。

“不能。”佳上回答。

“但是它在这个宇宙中几乎无处不在。”

“是的，所以我们更要小心，我们的计划要做一些调整。”佳上转过身，面对李约素，“虽然根母并不可靠，但它比我们更有力量。它认为存在一种力量可以带我们离开，这种判断或许也有它的可能性。无论你是否记得，你的确曾经从这个世界逃离，对吗？于情于理，这都不可能是蜘蛛人所为。因此，也许真有这么一股神秘力量。”

“你说得很对，但无论它是否存在，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中。”李约素感到佳上或许有了新的想法，“怎么调整计划？”他追问。

“如果出不去，我们就毁掉这个世界；如果能出去，就带上‘上佳’号的人，至少要带上卡伊。”

李约素定定地看着佳上，“我们也许有机会毁掉这个世界，但我不认为我们有机会逃出去。我们从来没想到逃出去，对吗？”

“是的，但是情况变化了。”

“因为卡伊？”

“部分原因如此。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有机会逃出去，卡伊可以和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样对蜘蛛人将产生最大的杀伤力。”

“如果我们成功了，人类舰队就可以轻易消灭残留的敌人。这些被改造的人身上也许隐藏着什么阴谋诡计，让他们和这个世界一道消失，这是最安全的办法。”

“但战争没有结束。那个来自镜子飞船的神秘存在告诉过你，真正凶险的敌人不在科尼尔，它们已经扩散到了猎户座旋臂，再有一千年，战火会蔓延到整个猎户旋臂。”佳上把李约素陈述的镜子飞船的预言摆了出来。

“你相信这个？”

“我们可以考虑这种情况。”

李约素露出一丝无奈，“我只知道，我们连眼前的敌人都无法对付。你看到了，科尼尔的暗黑舰队突破了好望角，正快速突破众多星域，朝着银河深处侵略，人类星域的力量无法阻挡它们。它们会毁掉无数个文明世界。”

“没错，但如果你把视野放宽到千年万年，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巡逻者已经出发，他们会和这些侵略者迎头相碰，最后把它们从旋臂上扫除干净。联合舰队也在聚集力量，他们会有效地延缓敌人的侵略步伐，甚至可能消灭很大一部分敌人……”

“好吧！你的意思是我们完全可以把千千万万个文明世界抛弃掉，我们只需要高高在上，看着这些该死的杂碎把我们的同类当做垃圾丢进恒星火焰里，然后看着来自银河之心的拯救者把它们清理掉……这是一出戏剧吗？我们是看戏的？”李约素有些生气，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

“当然不是。”佳上保持着冷静，“我们当然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这也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只是，不用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堵死，只给自己留下最后那个。我们会看到的。”

“我真希望我像你一样有信心。”李约素嘀咕着，“这简直是迷信。我们该怎么办？我可以迷惑中枢星，但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找到脐带区，把它割断，还是去寻找中枢星所说的方舟？中枢星认为我们都可以在末日之前进入方舟，逃离这个崩溃的世界。”

“走一步，看一步。”佳上说，“我也不知道。也许等我们到了中枢星那儿，会了解得更多一些。”

“是啊，要被它吃掉的人不是你。”李约素语带讥讽。

“它不会吃掉你。”佳上却很认真，“我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它只是希望找到你记忆深处的内容，找到一个办法逃出去。方舟……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词，它是这么和你说的？”

“它提到一艘船，我还能怎么描述？能够在末日把所有人都救出去的船，难道不是方舟？”

佳上微微思忖，“暂时不提眼前的事。我听吉纳提到过一艘船，根据他的描述，这艘船应该叫做‘联合’号。它把人类从起源星球带到了太空。”

“哦，我从来没有听说。布丁，你有听说吗？”

“没有，船长。”

“好吧，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传说，那和我们的处境有什么关系？”李约素说。

“我很快可以说明这件事和目前的处境之间的关系，但是要先把关于起源星球的事说完。”佳上不紧不慢，“吉纳告诉我的这件事，关键之处在于它确定了起源星球的确存在。起源星球的传说在漫长的时间里变得支离破碎，每个家族，每个星域可能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所有的传说都有一个共同点——人类因为对起源星球的破坏而受到惩罚，被驱逐，然后才有了人类今天几乎散布在整个银河的奇迹。铁星人对历史有独特的兴趣，他们的历史记录也许是整个银河世界里最完整的，也最接近真实。吉纳能够确定起源星球的确存在，那么顺理成章，人类关于

起源的集体记忆也同样是真实的。有那么一个星球，人类在它上面从动物界进化成智慧生物，创造文明，而这个星球的主宰，最后把人类驱逐到了太空。”

李约素听得有些入迷，“这是神话，但是听起来很吸引人。”

“这不是神话，这是历史。吉纳可以给你证明，这是真正的历史。”佳上认真纠正李约素。

李约素摊了摊手，耸耸肩，表示不以为意。

佳上不为所动，继续说：“人类的起源至少在一亿年前。现在人类遍布整个银河，起源星球呢？在这一亿多年的时间里，它在做什么？既然它能够把人类驱逐到太空，至少在那个时刻，它的科技水准大大超过了人类先祖，我们都很清楚，一旦跨入星际航行的门槛，只要有时间，一定能发展到亚空间旅行，最后融入到银河社会。但是，任何人类星域都再也没有关于起源星球的消息，起源星球像谜一样凭空消失，成了神话。”

“有很多文明也是这样消失的。”李约素并不认可佳上的观点，“并不是每个星际文明都可以永存，银河永远在变化。”

“没错，但是所有消失的文明，我们都能找到它最后的继承者。只有这个奇特的起源星球，你无法找到任何踪迹。任何星域、环形世界，或者巡逻者，除了这个神话，没有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包括铁星人，也只是知道曾经最古老的飞船叫做‘联合’号。”佳上稍稍停顿，“这么重要的一个文明，早期人类一定想方设法要把它记录在案，因为人类依恋家园，更何况这是人类的起源地。它在文明史上的消失肯定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李约素和布丁几乎异口同声地问。

“它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从人类的记录中抹去了关于自己的记录。”佳上说，“这不是我独创的观点，这种观点流传在巡逻者家族中，我在星渊人长老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看法。对人类文明，这是一个

巨大的未知因素，它隐藏自己，从不显露，人们无从知道经过上亿年的时间，它变成了怎样的一种存在。可以确定的一点，它并不像人类一样四处扩张文明，也从来不进行征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这方面的消息。”

佳上说完，看着李约素，似乎在鼓励他进行一些质疑。然而李约素只是瞪着他，等他说下去。佳上微微点点头，“昂山人有个传说，起源星球是一个超级头脑，它和人类不一样，所有人类的计算能力总和也无法与之相比。”

李约素皱了皱眉，“听起来像是在描述沙达克……是人类制造了它？”

“没错，人类制造了它，但并不是这么简单。它能够自我发展，也许人类只是制造了第一个环节，后边所有的发展完全不受人类的控制。它比沙达克要庞大得多。根据吉纳的说法，为了驱逐人类，它灭绝了起源星球上几乎所有的人类，只留下了‘联合’号。”

李约素感到心中一凛。一颗星球上所有的人类，这该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即便那是一颗地广人稀的星球，至少也有上亿人。它毫不留情地杀戮人类，和中枢星一般无二。人类何时催生了这样一个凶手？

“这的确很残酷。”李约素咽下一口唾沫，“那么，你相信它仍旧存在？”

“我们手头上的线索很有限。但是我相信一种可能性，它就在这里。”

“这里？难道你想说蜘蛛人文明就是起源星球？这简直太滑稽了。”李约素无法相信。

“当然不是。我说的是镜子飞船。”佳上平静地说。

李约素感到头脑里仿佛传出一声巨响，似乎有一扇门在眼前打开。他猛然明白了佳上想说的整个故事。一切都不是偶然，某个高高在上的存在一直关注着这片被隔绝的时空。它是人类的源头，但它却又并非人

类，它默默地关注蜘蛛人，暗中推动人类的发展，却没有人了解它的真面目。

“你怀疑镜子飞船来自于起源星球？我不知道你还是一个起源星球的专家。”李约素说。

“所有的逻辑，直到我看到镜船，而中枢星又要求提供能够脱离深渊的飞船时，才变得完整。根母相信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而它的观察不会错。在我们的逻辑范围内，没有任何飞船能够从这个宇宙里脱逃，哪怕中枢星这样的存在，它从脐带区送出了一支舰队，这就是它能够做到的全部。眼下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再也没有可能像上一次入侵那样，进行一次大规模亚空间弹跳。哪怕单舰弹跳也不可能，这个宇宙的收缩导致它的亚空间深度是上一次入侵之前的三倍，而脐带区已经变得异常陡峭。没有任何飞船能逃出去。唯一的例外是镜子飞船，那是一个来自高维的存在，我们无法断言它的行为。如果根母有所指，只能是它。”

“而它来自起源星球？”

“我猜想是这样，你的土斯星经历，能侧面印证这个猜想。人类的朋友，它这么称呼自己。作为朋友，它的行踪过于诡异。我们把它称作第三方更合适。”

李约素默默咀嚼佳上的话。如果佳上所说的是真的，起源星球就是和人类世界相伴的暗流，甚至在暗中支配着人类。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存在，即便是沙达克真理会，那也可以算作人类的一个旁支，而镜子飞船背后，神秘的力量从来和人类毫无瓜葛。它也许是人类的造物，却早已经超越人类，躲藏在冥冥之中，注视着人类把文明撒播到整个银河。

“至少它对人类并无恶意。”沉默良久之后，李约素说，“如果它真能有办法从这个世界里逃脱，它会帮助我们的。”李约素说着笑了起来，“现在我倒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镜子飞船不会抛弃我，它说过会

在合适的时候出现，现在它已经出现了一次，它一定还会有动作。”

“我也这么认为。如果它认为猎户座旋臂上的敌人更为致命，那它是不会让你们在这里死掉的。”

“你说的是‘你们’，你想说我和布丁？”

“不，你和卡伊她们。”

李约素明白了佳上的想法。镜子飞船所需要的，是一个具有亚空间侧面、能够感知蜘蛛的人，除了他，卡伊一族具有同样的特质。

“好吧，我承认你想得很远，我从来没有想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镜子飞船高兴来就来，谁也不知道它何时来，外边的科尼尔世界却正等着我们的消息，我们拖不了太久。”

“必须等到它再次和你联系。”佳上斩钉截铁地说。

李约素看着佳上，有些疑虑，“我一直担心自己会被中枢星控制，现在我更担心你是不是因为卡伊的出现而影响了判断力。”他加重语气，“虽然有时候我并不一定会完全按照你的意见行事，但是你的意见一直最具有合理性。我不得不问：是否因为卡伊是你的妹妹，现在你找到了‘上佳’号，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卡伊是我的妹妹，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结论。等待是我们眼下最优的策略。至少有三股力量比我们掌握更多的信息，具有更大的能耐——中枢星、镜子飞船、真理会。但是，他们都没有行动。甚至真理会也没有露面催促我们完成坍塌任务，这对真理会沙达克来说轻而易举。我们有时间，可以等。”佳上顿了顿，露出一丝犹豫，然而最后还是坦然地说，“卡伊是我妹妹，我必须看护她。如果我不能带她离开这个时空瘤，我就会留下来。希望这不会影响你的行动。”

李约素默然。

“沙川人从不抛弃亲人。”佳上说完这一句便陷入沉默，过了一小会儿，他的眼神又变得涣散无神——看着星图，眸子里却茫然无物。

李约素却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佳上讲了一个神话，也许这是真

的，也许不是。不管怎么样，神秘的镜子飞船的确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存在，它自称并非人类，却和人类渊源颇深，如果从人类的文明史去解释，也许起源星球是最合适的目标。他回想土斯星上发生的一切。那个神秘的存在说它会在合适的时候出现，而眼前，正是一个死亡任务，如果它还不出现在，那么也许就再也不会有其他合适的机会了。或许佳上的主意是对的，现在应该等待，直到那些深不可测的存在给出更明确的信息。

李约素有种自不量力的感觉。就在谈话前，他还充满信心，想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挡咆哮的黑色狂潮，拯救成千上万的星域文明。但此刻，他深感疲惫无力，就像一个走夜路的人，猛然间意识到前方的灯火并非可以歇脚的人家，而只是天空飘落的一盏灯，落在无边的荒野里。

一个人失去自信，便迫切希望别人能给他信心。

突然间，李约素无比渴望有人在他耳边轻语：“天垂星科尼尔。”

第二十七章 黑暗之根

这是一种从未得见的东西，很难说它是一艘母舰还是一个星球，也许它就是一个活体。

庞大的球体静静地悬挂在淡红的天宇上，巍然不动，一团漆黑，仿佛一个巨大的空洞。无数的根须向着四面八方蔓延，或粗或细，在球体表面纠结，分开，向着外围生长。根须和本体相连的部分是纯粹的黑色，颜色随着根须的延伸而慢慢变浅，最后变成纯粹的白。它不断延伸，不断分离出细小的枝丫，彼此间交错，编织成无比复杂的立体网络。根须看不到尽头，它只是消失在远方淡淡的红色天宇中。根的网络也看不到尽头，它无比庞大，向着整个行星轨道蔓延。

红色的恒星在远方发光，更近的位置上，一个白亮的天体更为醒目，仿佛一艘巨大的飞船——那是脐带区，一个类白洞，距离并不遥远。一串细小的天体在白亮天体的亮面移动，那是蜘蛛人的舰队。

所有一切的中央，是黑色的巨球。

“这就是根母？”佳上问。

“没错。”李约素能够感觉到强烈的亚空间气息。在亚空间里，它同样是一个庞然大物，就像巍然的高山般耸立，而李约素则渺小得微不足道。虽然亚空间并非实体，彼此间无法攻击，李约素仍旧能感觉到威压，那不是源自担心生存的恐惧，而是对宇宙造物的惊叹。世界上居然存在这样的生物！

李约素感到心在发颤，他控制着情绪，努力保持平静。

“天狼星”号在白色根须的丛林中缓缓飞行。细小的根须在近处看来变成了庞然巨物，它的直径几乎是“天狼星”号的十倍。根须上有小巧的生物活动，它们类似蜘蛛，十条腿，白色，在真空中灵巧地攀爬，

时而钻入根须内部，时而又钻出去。

“这真是奇迹！”李约素重重地吁了一口气，“中枢星就是这样的模样？和毁灭了天垂星的那个有些不同。”

“也许那是特殊形态，这个才是常态。这叫根母，另一个叫什么？诺姆？它们也有名字。从根本上说，它们和人类一样……”佳上说。

“可惜银河只有一个。”李约素打断他，“其实银河广阔，它们完全可以和人类共存，然而战争已经开始，只会留下一个胜利者。”

“这也未必，也许战争会在某个星域中止，在某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中点，这是平衡态势的和平，双方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继续打一场银河战争。至少人类的历史表明如此，如果它们具有高度智慧，也会如此。”佳上缓缓地说。

李约素微微一笑，“那些银河深处的老家伙就是这么和你说的？也许再过几百年，战争会慢慢平息下来，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场要进行到底的战争。这是血仇，科尼尔人流的血必须用血来还！更何况，它们正在扩大战争，毁灭更多的星域，杀死更多的人。我们到这里来，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避免死亡。无论它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它都是我们的敌人！”李约素坚定地说。

“你不需要反复地说服自己正面对一个敌人。你面对一个未知的生灵，而你要了解它的处境。”佳上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它是一个绝望的生物，知道自己将要和这个宇宙一起完蛋，而你是它唯一的救命稻草。既然来到这里，你就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它。至少，眼下这个时刻，它不是敌人，而是一个合作者。”

李约素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转眼间，他又开起玩笑，“如果你看到我白的进去，黑的出来，就让布丁带着你赶紧跑。保不准我已经泄露了坍塌计划，中枢星要把‘天狼星’号抓起来变成废品，跟那些废弃的飞船堆到一起去。”

“它不会损伤你的身体，我相信这一点。”佳上并不认可这个玩

笑，一本正经地说。

飞船越发靠近根母的本体，它就像一个星球，散发出均匀的引力场，拖拽着“天狼星”号。

“它一定是个很坚硬的家伙。如果一个人身体有这么大，那早就被引力拖垮了。可它看上去很健康。”李约素说。

“我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生物，还是类似于沙达克的存在。根据目前的资料，它应该是一个生物体，而且是一个没有任何机械文明的智慧造物。一个生物体长到这样的尺寸，的确有些不可思议。”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李约素看着越发庞大的目标，它已经占据了全部的视野，不留一点缝隙。很快，“天狼星”号接近表面，飞船仿佛在荆棘丛中穿行，不断躲避高高低低的枝丫，“这很不友好，不懂一点待客之道。”他全力感受着那看不见的存在物。庞大的亚空间体仍旧巍然耸立，并未送出任何信号，他感到困惑，中枢星指引他来到这里，却不再有任何指示，“天狼星”号接近星球表面，却不知道该如何接触它。

“布丁，知道该怎么进门吗？”李约素高声问。

“不知道。”布丁回答，“我会降落到最低处，如果有入口，我们就能进去。”

“只管下降，如果无路可走，就打开一个入口。”李约素笑着说。

“我们可以等等。”佳上赶紧建议，“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待，它会找到我们。”

“它邀请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邀请我们来白耗时间。它不会介意我们破门而入，其实它根本不在意这点损伤。看看它的体积，这就是给它挠痒痒而已。我们得尽快进去，找到它的头脑，和它对话。”李约素满不在乎地说。当他最初接触到中枢星，当他明白这个中枢星可以和他相互感应，彼此交流，他曾感到莫大的恐惧。然而，当他来到这里，切实地感受到亚空间里那如山岳般高耸的庞然大物，他突然间变得满不在

乎。事情已经够糟糕了，没有什么会让它变得更糟糕。唯一值得担心的事，就是布丁和佳上的安全。甚至连他们的安全也只在这个被称为根母的中枢星一念之间。李约素有几分怨恨，真理会沙达克并没有告知留存此地的中枢星竟然具有这样大的威力，它的感知遍布这个小小的宇宙，而蜘蛛人的舰队则到处都是，根本没有执行坍塌计划的可能。沙达克向他兜售了一个糟糕的计划，让他们闯入死地，这简直是一种罪行。他恨不得沙达克马上出现，让他可以有一个发泄的机会。

布丁并没有执行李约素的命令。“天狼星”号经过几个起落，很快靠近黑色球体表面降落下去。当飞船最后停稳，中央投影中显示出周围的景象：四周是粗糙而漆黑的表面，一片平坦，一直伸向远方，和天宇相接。众多粗壮的枝干从地面向着天空生长，无限延伸，融入天穹，天穹上，布满蛛网一般的白色物体，它们好像是这些高大虬枝上绽放的花朵，是从这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粗壮枝干生长出来的。而事实上，它们组成了更大更广阔的一张网，并不像此间看去那么纤细渺小，它们环绕星球，蔓延到整个行星轨道，是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远远超过黑色球体本身。

四周安宁无比，没有任何动静。

“天狼星”号控制舱里同样保持着沉默。

“好吧，我们来打赌。”李约素打破沉默，“什么活物会出现在我们眼前？谁愿意猜？布丁，你先来。”

“我不知道。”布丁老实地回答。

“佳上，你说呢？”

“除了中枢星，这里没有别的活物。”

“也不对，至少有些小东西。”李约素回答，“不过你们都看不到，我也不找你们要赌注。有些小东西，布丁你能看见吗？顺着枝干向上找找。”

布丁照李约素说的在粗大的枝干上搜寻，他果然发现了一些运动着

的物体。那是些细小的黑色生物，正沿着枝干向下。它们体积细小，原本很难被发现，然而越来越多的细小生物汇聚起来，形成一条黑色的巨龙，盘旋在白色的枝干上，一下就变得醒目了。几乎所有的枝干上都缠绕着一条或者数条巨龙，它们从枝干的各个部分涌出来，汇聚起来，向下移动。“天狼星”号陷落在重重包围中。

“船长，我们该怎么办？”布丁有些惊慌失措。

“什么都别管，我来对付它们！”李约素大声道。

巨龙触到地面，和黑色的地面融在一起，仿佛黑色的波涛向着“天狼星”号涌来，在五十米的距离上，前进的浪头停下，后边的浪头仍旧不断涌上来，它们覆盖在同伴身上，却同样不再向前，如此反复，一座环形的小山缓缓地生长起来。这是活的环形山，还在不断地生长，“天狼星”号仿佛置身于一堵圆形的高墙中央，头顶只剩下一方井口般的天空。

“看起来，它们要把我们活埋。”李约素开玩笑。

“根母还没有找到你吗？”佳上问。

“它知道我们在这里，要不然这些东西从哪里来？”

“也许它们就像细胞，正打算消灭侵入的异物。”

“如果这样，它们就该冲上来把我们都撕碎了。”

“这就是它们撕碎的方式。”

“它们撕碎我们，然后带着我们的灵魂去见根母？”李约素看着佳上，眼里带着一丝戏谑，“它就在这里。”李约素换上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你要给我做一个见证。我想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和这个黑色家伙交谈的。我预感我不会记得任何东西。”

“有布丁在呢。”佳上淡淡地说。

“布丁！”李约素大声招呼。没有任何回应。

“布丁？！”李约素提高声音，他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仍旧没有回答。布丁不可能听到了呼喊而不回答，如果他不回答，

或者是没有听到，或者是无法回答。无论是哪种答案，都证明布丁已经失去了对“天狼星”号的控制。

李约素和佳上对望一眼，并不惊慌。中枢星牢牢控制着一切，他们对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好吧，只剩下我们俩了。”佳上很快接受了现实，“我会看着你，我会努力记住这里发生的一切。”

李约素笑了笑，“记不住也没什么。总会有人告诉我们该干什么，人不用太执着。我没有记住当初这个家伙怎么对我的，不也一样活得好好的？”他扭头看了一眼外边的情形，黑色的高墙已经开始在顶部封闭，只剩下很小的一块天空。

“不过，我们的经历实在很难得，如果能有人记住，那就再好不过。”李约素望着头顶巴掌大的一方天空，话语中带着几分惋惜。转眼间，天空消失得干干净净，他们被黑色虫豸组成的巨墙完全封闭在内了。

“好了，我该出去了。”李约素说着站起身，“它应该给我们准备了充足的氧气。不过你最好还是待在‘天狼星’号里边，虽然布丁被封闭了，但飞船还能运行。在‘天狼星’号里边总比外边要安全些。”

“你怎么确定外边没有问题？”佳上问。

“我还记得上一次面对中枢星的情景，我就站在那里，并没有穿戴动力服，也并不在飞船内。但我那时一定活着，而且还有清醒的意识。”李约素回答，“根母要我来见它。它已经准备妥当，我得出去了。”

佳上没有反对。他明白眼下的一切完全操纵在对方手中，根母甚至能够不知不觉地把布丁封闭起来。无论自己怎么做，并不能让风险降低丝毫。这个叫做根母的中枢星已经观察了无数的人类，它肯定明白人类需要氧气和合适的气压。

“好！”佳上点点头，“小心行事。”

李约素笑了笑，“在这个时候能听到这句话真让人感到安慰。”他向后舱走去，手动开启舱门，当他跨入舱门，突然回过头，说：“老伙计，再见！”

佳上一愣，等他反应过来，说了一声“再见”，李约素已经把舱门降落下来。

后舱传来沉闷的响声，那是李约素在关闭发射舱门。佳上看了看投影，漆黑一片，完全没有任何图景。他沉着地坐到控制台上，打开飞船的备用操控系统。这是最原始的机电系统，唯一的作用就是当飞船中枢在某些情况下失灵后，幸存的人仍旧可以操纵飞船。当然这套系统很简单，并不能像飞船中枢一般对飞船操控自如。

佳上阅读着铭牌上的说明，很快找到他想要的内容，他毫不犹豫地按照说明摁下几个按钮。“天狼星”号陡然间大放光明，漆黑一团的空间蓦地亮如白昼，他看见李约素的身影出现在“天狼星”号外的平地上，光打在他身上，拖出长长的影子，而前方的墙似乎吸收了一切光线，连影子也显不出来。

李约素正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他能感觉到脚下坚实的土地正在软化。突如其来的光亮让李约素有些意外，他转身扭头，伸手遮蔽直射的光。他看见一个轮廓的剪影，“天狼星”号仿佛多脚的螃蟹一般趴在那儿。然后，他看见无数细小的虫子正从软化的地面缝隙间涌出。

他仿佛正站在一块黏糊糊的地毯上。

细小的虫子呈白色，是那些十脚类蜘蛛生物的幼体，它们钻出地面，在李约素脚下汇聚，顺着李约素的身体向上爬。这场景让人恶心，李约素却木然地看着它们，任由它们在身上爬行，没有任何动作。

根母来了。在亚空间里，它展现出无数的触手，拥抱着李约素。这比在黑色“上佳”号的亚空间谐振舱里感觉更强烈。他只觉得自己几乎失去了意识，时空一片温暖，而他溶化其中。虫子继续在身上爬行，它们咬破皮肤，钻入身体，他的躯体很快变得鲜血淋漓，然而他却毫无恐

惧，仿佛置身事外。

尖锐的刺痛传来，小虫子开始侵入神经，根母用更大的力量让李约素镇定。李约素恍然间有些隐约的回忆。是的，当他和“天狼星”号第一次掉入深渊，他同样被中枢星俘获，中枢星对他做了同样的事。它曾经改造了他的身体，而这一次，它想看看他的记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隐藏在他的记忆深处，人类从来不曾得知，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而中枢星明白无误地知道它就在那里，要将它挖掘出来。虫子的侵袭更为剧烈，李约素感到全身上下无法忍受的疼痛，尽管根母不断抚慰，他仍旧浑身颤抖，而头脑仿佛就要爆裂开。疼痛持久而剧烈，丝毫没有减轻，根母似乎并不顾及李约素的生命，也许他脑中的那个事实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李约素痛不欲生，浑身每一寸肌肉都在发颤，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对从前的深渊之行没能留下深刻的记忆——面对这种极端的痛苦，失忆是一种自我保护。甚至，此刻如果有办法可以让自己死亡，他都愿意用任何代价去换取。

突然间，疼痛消失得干干净净，四周一片寂静，连“天狼星”号的光亮也一道消失在寂静中。他看不见任何东西，也感觉不到任何存在。

我死了！这是他的第一个念头。

死亡哪有这么简单？！他随即否决了这个念头。也许根母阻断了他的神经反应，把他的意识封闭在头脑深处，他像一个完全孤立的存在，和外界不再有任何交流。

李约素平静下来，默默地等待。他已经不能看不能听，然而佳上会帮助他记住一切。无论根母在他身上做了多少可怕的事，佳上都会帮他找到真相。

佳上一直盯着李约素。细小的虫子爬在李约素身上，它们很快把李约素覆盖起来。他听见了李约素撕心裂肺般的惨叫，感受着他所遭受的痛苦。他眼见李约素浑身发抖，面孔扭曲，痛不欲生。他把一切看在眼里。

里，努力保持着内心平静，默默地注视着，用极大的毅力控制着冲上去帮李约素一把的冲动。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帮忙的紧要关头，李约素必须独自承受。然而，下一个时刻，当佳上看清眼前的情形，却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李约素在一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来没有在那里存在过。包围着他的白色虫子轰然四散。

浓烈的挫败感让佳上瞬间感到万念俱灰。然而他很快克服了这种心理上的消颓，坐回到位置上。

快跑！内心涌起强烈的感觉，佳上不假思索，将“天狼星”号动力全开。两道激光射出，击穿穹顶，被烧成灰烬的虫尸如雨点般掉落，“天狼星”号有如离弦之箭，一飞冲天，撞在前方的枝丫上，一个趔趄，几乎掉下来。

“佳上，发生了什么事？船长呢？”布丁的声音传来，充满惶惑。

布丁回来了！佳上长长地舒一口气，“布丁，你来控制飞船。我们要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好的。可是船长呢？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布丁说着，接过飞船的控制权，在飞船坠落之前拉起飞船，灵活地绕过枝丫，向上飞行。

“我不知道。船长消失了。”佳上回答。

“我们是不是该在这里等他？”

“我们无法顾及他的安全，目前我们也不安全。刚才你被中枢星隔离，完全失去了对飞船的控制。”

“你说得没错，我的系统里有七十六分钟的空白。”布丁回答。

“如果我不从那个笼子冲出来，你会被一直封闭，直到中枢星认为合适的时候才会放了你。”

“它怎么做到的？”

“也许以后我们会知道。但眼下，要准备好战斗，我们要先逃出去。”佳上说，“它们来了。”

“天狼星”号前方，几艘黑色飞船正高速逼近。它们并不是最接近的敌人，无数白色蛛形生物从高处降落，向着“天狼星”号而来，它们三个一组，彼此间节肢纠缠，突然间每个生物体的身上都放射出无数游丝，仿佛蓬松的大网在空中张开，许许多多的大网彼此间缠绕，变成铺天盖地的白色巨网。

“躲开它！”佳上下令。

“我躲不开！”布丁叫着，他发射激光，发射束流，然而灼热的辐射只是在无边无际的白色巨网上烧开一个小洞，转眼间便弥合完好，“无路可走。”

“那就冲上去。这不是什么坚固的物质，我们不怕它。”

“只有冒险试试。”布丁话音刚落，“天狼星”号一头扎进了无边无际的白色帷幕中。它飞快地降落，随即便不能动弹。

“没有办法。”布丁无奈地说，“这是一种强黏性材料，一粘上就全贴上来。而且，它太厚了，我们只向前冲了六千米。”

“你尽力了。既然它们用这样的手段来制伏飞船，也许它们并不打算伤害我们。”形势无法挽回，佳上却分外平静，“看来根母一心一意要让我们成为它的俘虏。它早就准备了‘天狼星’号逃脱的后手。这是敌人的老巢，我们逃不掉也并不意外。”

“那么船长呢？他也成了俘虏？”布丁问。

“我不知道。”佳上回答，“也许不是。”他回想启动“天狼星”号的那一瞬，强烈的危机感驱动着他行动。这不是他的意志，某种力量干扰了他的判断。这种力量不可能来自中枢星，那么李约素的失踪也许并不是中枢星所为。

“我们只有听天由命。”佳上说完闭上眼睛，全身放松。

白色巨网开始收缩，最初它像一块巨大的云朵，体积缩小后变得厚实，表面也光亮起来，最后形成一个巨型的茧状物。众多的游丝拉扯着，将这个茧悬挂在半空，在天宇的映照下，泛着微红的光泽。“天狼

星”号被紧紧包裹在这巨茧中。

两艘黑色飞船赶到，巨茧中爬出三只蛛状生物，它们合作默契，大口大口吞吃着巨茧。巨大的空洞在茧上成形，飞船缓缓驶入空洞。不一会儿，飞船退出，船首上衔着动弹不得的“天狼星”号。

佳上仍旧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布丁却吵嚷起来，“佳上，它们抓住了飞船，正把我们拖到下面去！”

佳上默不作声。

“我们失去了一套盔甲，你的星渊盔甲不见了。船长把盔甲带走了吗？他为什么没有穿沙冈盔甲？”

佳上猛然睁开眼睛，“盔甲不见了？”

“是的，我检查飞船，刚发现这个情况。”

“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船长没有穿盔甲吗？”

“没有。”佳上回答，微微思忖后说：“布丁，你还记得在银河之心，那些银河人是怎么把我们从‘天狼星’号分离出去的？”

“我不知道，只记得你们不见了。最后船长回来，你和邓迪斯再也没有回来，而飞船已经回到铁星，于是船长让我返航。”

“是的。我们都不理解这种力量，但是事实已经发生在眼前。”

“你是说，船长被人用同样的方式带走了？”

“我不能确认这一定是事实。但是从眼下的情况来看，船长一定是安全的，带走他的，无论是中枢星，还是其他神秘力量，都不会伤害他。拿走盔甲显然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这样就好，我们还会再见到他，对吗？”

“我相信会如此。”佳上说完又闭上眼睛。

“天狼星”号突然陷入一片黑暗。佳上和布丁都没有因此而惊慌，他们做好了准备，承受即将到来的一切。

黑色飞船的船首上亮起一道闪光。眨眼之间，“天狼星”号消失得

干干净净。巨茧上，三只蛛形生物仰起身子，正对着黑色飞船，头顶的三只红色眼睛闪闪发亮。

第二十八章 穷途末路

“别科夫！”木藤三发出一声呼唤。

别科夫心领神会，把引擎加大到最大动力，同时启动超光速。

眨眼之间，“甲丑”号从超空间跌落，战场已经被远远抛在身后，眼前一无所有。“甲子”号很快出现在一旁。

“我们摆脱它们了。”别科夫万分庆幸，“周围没有敌情。”

“它们很快就会跟上来。”木藤三冷冷地说，“这样下去，直到飞船损毁，我们也无法摆脱它们。”

木藤三说的正是实情。自从和这些蜘蛛遭遇，大小战斗接连不断，已经连打了七场。每一次，他们都依靠幽光飞船的超光速性能与敌人脱离接触，然而敌人不屈不挠，很快就能追上来。超光速飞行对零点能引擎是极大的摧残，一个引擎的设计寿命只能承受三十次左右的超光速，每一次也只能飞出数万到百万公里。飞船在令人匪夷所思的超空间中停留无法超过十五个毫秒。从功效来看，这样的超光速飞行只能用于逃跑，而木藤三和别科夫正是连续七次用这样的方法摆脱了敌人。

他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每一次敌人找上门来，数量都多得可怕，根本没有战胜的可能。这里的情形和科尼尔完全不同，到处都是敌人，数量众多，一有动静就蜂拥而来。

两艘飞船并排飞行，两个人都保持沉默。

“我们怎么才能执行计划？”别科夫打破沉默，“哪里都去不了。”

“我们要先找到李约素。”木藤三说，“他们那边的情况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去。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行动。”

“哪怕联合了李约素将军，我们也没有力量打败敌人，它们的数量

太多。”

“没错。但是李约素能够感知敌人，只要能躲开它们就行。”木藤三顿了顿，“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不喜欢和逃兵合作，但是在敌人的老巢，孤立无援，也只有指望他能提供一点帮助。你必须明白，他们只是临时的盟军，最后还得要依靠我们自己战斗。”

“明白，将军！”别科夫回答。

两艘飞船继续滑行，木藤三仔细地考虑着各种行动方案。他相信沙达克真理会，当那个神秘的人形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就意识到这是冥冥之中给他的最好机会。他将成功地毁掉时空瘤，把科尼尔星域的敌人扫荡干净，为人类立下不朽功勋。而他将成为殉道者，一个为了人类的大难而放弃小我的圣人，他的灵魂会得到升华和安息。此刻回想起来，也许他过于轻信了沙达克，这里的敌人比预想的要强大得多，沙达克却并没有警告过他。

沙达克在哪里？木藤三闪过这个念头，此时此刻，沙达克应该出现在眼前，告诉他该怎么做。正是沙达克的计划，让他们陷落在进退两难的境地里。然而，他也知道，让沙达克出来承担责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两艘幽光飞船就在这里，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挣扎，而坍塌时空瘤的计划，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也许寻找李约素还更现实一些，然而，虽然这个宇宙很小，但在上百光年的范围内寻找一艘飞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木藤三盘算了一下，突然又燃起了一线希望。

“别科夫，我们还想活着回去吗？”

“没想过，这是自杀任务，我没有动摇过。”别科夫慌忙表态。

“那好。我们要制订一个战术计划，利用飞船超光速的特点和敌人周旋，完成坍塌计划。”木藤三为自己的大胆设想而惊讶，然而他坚信这可行，但是需要别科夫天衣无缝的配合。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将军您请下令。”别科夫的态度坚决，

和在星域时一样完全服从。

“我会告诉你行动计划。我需要几个小时，你来警戒。”木藤三说完之后腾出左手，打开控制台上一块小小的面板，他的颈部伸出细小的金属触手，蜿蜒向前，扎入面板上。一瞬间，头脑中仿佛打开了一扇门，数据汹涌而来。脐带区的位置、坍塌所需要的能量注入、两个人的彼此配合，一切都在他的头脑中反复操演。很快，他感到疲惫不堪。为了适应机动作战，他的脑细胞得到了强化，然而，至少他仍旧保留着一个有机生物的头脑，大量的数据运算耗尽了生物电，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恢复过来。

木藤三中断和飞船主机的联系，静静地坐着，等待头脑恢复元气。计划已经在他的头脑中形成，风险很大，但一定能成功。

“将军！”别科夫突然喊叫。

“什么情况？”木藤三机警地问。

“敌人又来了，我们遭到了围攻。它们正在快速逼近，目前距离十六万公里，四十五分钟后合围。”

“有多少飞船？”

“目前探测到六十六艘，有十八艘大船，从亚空间弹出后正散出小船。它们从三个方向逼近我们。”

木藤三一边快速地浏览信息，一边下达指令，“一旦它们迫近到三万公里，采用二七五方位进行超光速转移。”

“是，将军！”别科夫回应。

片刻之后，别科夫再次呼叫，“将军，我要确认指令。二七五方位正指向我们刚脱离的包围圈，敌人很可能仍旧聚集在那里。”

“没错。我们正是要回到包围圈中去。”

“遵命，将军！”别科夫不再言语。

木藤三扫视眼膜，敌人的飞船正不断接近，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别科夫，计划要做小小的修正，保持二七五超光速转移计划不

变，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要打一仗，找到敌人数量最少的那一批。”

两道浅浅的蓝色光迹突然转折，向着一群敌人而去。当敌人进入打击范围，“甲子”号和“甲丑”号倏然间分开，四道灼热的束流从两个方向朝敌人而去。远方燃起一团火光，攻击正中目标。

“锁定下一目标。”别科夫报告。

“好，这些飞船很脆弱。”木藤三说，这只是试探性的攻击，他没有料到居然能一击奏效。

敌人并没有改变行动方向，继续高速向前。

“甲子”号和“甲丑”号各自回旋，拉开和敌人的距离，准备进行第二次攻击。如果远程的攻击被证明是有效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敌人保持距离，持续不断地用远程攻击来打击它。

敌人的飞船却突然加速，飞快逼近。

“将军，不能完成战术动作。是否分头行动？”

“没问题。记住，一旦出现危险情况，立即向二七五方位超光速转移。我们在那里会合。”

“遵命，将军。”别科夫说完，“甲丑”号脱离预设的轨迹向着敌人冲去，飞船不断发射束流，同时无规则机动。

木藤三却并没有调整飞行，而是继续向着敌人的外侧迂回。

高能粒子流再次击中敌人，然而只是燃起一片炫目的光，别科夫的攻击并没有奏效，他继续逼近，同时预充大功率主炮。猛然间眼前一花，警报骤然响起，又马上平静下来。敌人反击了，然而却没有损伤飞船分毫。

“将军，敌人的火力虚弱，伤害等级低于一。”

“小心行事。”

别科夫仍旧不断地释放火力骚扰，悄悄调整主炮，准备一进入有效射程，就马上进行一次准确的轰击。距离飞快缩短，敌人的飞船在眼膜上变得清晰，他注意到这并非常见的蜘蛛飞船。

“将军，这些飞船不是黑飞船，它们有金属船体。”

“金属船体？”木藤三微微有些惊讶。他在科尼尔星域和这些令人憎恨的虫子战斗了五百多年，经历了大大小小几百场战斗，还从未见过敌人的机械船体。这些虫子也使用金属，但并不像人类一样制造金属飞船。它们的飞船外壳坚硬，有些像石头，科学家根据一些残骸分析，是一种硅镁化合物，类似花岗岩，却有很多细微孔洞，因此轻巧而坚韧。

“你确定那是金属船体？”木藤三发问。

“没错，是金属船体。黑飞船没有这样光亮的表面。”

“维持你的战斗位。无论那是否是金属飞船，我们在这里都没有盟友。”

别科夫正准备回应指令，通讯扫描却突然传来信号。他看了一眼，惊讶地叫起来，“将军，我的通讯扫描显示李约素将军就在我们附近！”

“哪个通道？”

“十七通道……等等，这信号是从敌人的飞船上发送出来的。”别科夫说着接通了通信。

“立即停火，我们没有恶意……立即停火，我们没有恶意……”信号不断重复，只有这一句。

“撤出战斗。”木藤三平静地下达指令，“背离它们飞行，指向二七五方位，等我的信号。”

别科夫停止开火，收起主炮。两道蓝色光迹飞快拉升，远离敌船。

“甲子”号却突然间向前加速，拉近和敌人的距离。敌人的飞船并没有追着别科夫，而是掉转方向，向着“甲子”号飞来。

这些飞船的确是金属船体，一共九艘，三大六小。一艘小飞船被远程炮火击毁，只剩下五艘小船。大船排列在前，小船尾随。

双方都没有开火，只是快速接近。

“和平……交谈……和平……交谈……”

信号不断重复。

距离已经近到肉眼可见，木藤三甚至看见了船体上的字：开拓553。他露出一丝冷笑。“甲子”号主炮焕发出灿烂的光芒，聚能环瞬间从蓝色转变为红色。硕大的光团向着敌人的飞船扑去。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它们没有任何机会逃脱。

束流淹没了飞船，爆炸随之而起，整个船队几乎都化作碎片，随着爆炸四散。只有一艘小船没有遭受这灭顶之灾。它在队列的最边缘，没有被束流击中，然而爆炸产生的辐射和碎片却让它完全瘫痪——它被推离原先的轨道，惯性向前。

“甲子”号绕过一个弯，躲开爆炸的影响，很快追上了这漏网之鱼。这是一艘小小的飞船，仿佛一把尖锥，尖锥的中央是驾驶舱。驾驶舱里端坐着一个人！木藤三眨了眨眼。没错，是一个人，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昏死过去。迟疑间，木藤三没有开火。

别科夫正赶过来，“将军，你消灭了所有敌人。”

木藤三回答，“是的。”

攻击的意念在头脑中闪过，“甲子”号喷吐出炽热的火焰，眼前的飞船眨眼间化作一团火球。木藤三静静地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火焰的颜色从光亮变得黯淡，最后完全沉寂，细小的碎片四散。他的目光始终平静而坚定。

别科夫赶过来会合。

“将军，一次攻击就消灭了所有敌人，让人印象深刻。”别科夫说。

木藤三没有回答，似乎沉浸在思索中。

“是否继续向二七五方位超光速前进？”别科夫问。

“我们马上要转移。”木藤三终于恢复常态，“还有两拨敌人正在靠近，我们不会赢得这么轻松。在转移之前，让两艘飞船完成数据对接。接下来我们没有机会再碰面。”

“什么计划？”别科夫问。

“执行坍塌计划。”

“敌人的飞船守护着脐带区，我们无法靠近。”

“的确如此。但是，幽光飞船可以超光速航行。我们经历了七场战斗，它们显然对超光速并没有办法。”

“它们可以通过亚空间微弹跳追上我们。”

“是的。但是，在它们追上我们之前，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准备。做任何事，弹跳，超光速……”木藤三话锋一转，“李约素他们已经完蛋了。也许他的飞船也落入了敌人手中，我们是最后的希望。我们必须成功！”

别科夫明白木藤三已经下定决心，他并不多问，“将军，请下令！”

“沙达克告诉我，只需要在脐带区制造两次兆亿级爆炸就可以切断脐带区，形成连锁反应，导致时空瘤坍塌。我们携带了足够的炸弹，但是显然不可能大摇大摆把炸弹放好之后引爆。所以，我们的选择是进行一次快速偷袭，到达指定位置，立即引爆。‘甲子’号和‘甲丑’号就是炸弹，我们兵分两路，先进行亚空间弹跳，靠近指定位置，然后，选择一切有利时机，进行超光速转移，趁着敌人没有追上我们，快速到达指定位置。没有支援，全靠自己应付。”

“如果敌人挡住我们的路线呢？”别科夫问。超光速转移的最大缺陷，就是无法应付障碍物。一旦路线上有质量稍大的物体，飞船就面临灭顶之灾。有利因素是：宇宙很空旷，在平坦空间，如果不是故意阻拦，一百万公里的直线上碰撞物体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如果敌人意识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应对方法就是封锁路线，即放置一个飞行器，然而这也有风险，因为无法预判行动方向。

“在它们明白过来之前，我们已经成功了。”木藤三说，他加重语气，“我们会成功的。现在让飞船进行数据交换。”

“甲子”号和“甲丑”号并行，无形的数据链将两艘飞船连接在一起。木藤三心中明白，计划并不牢靠，他们根本没有接近过脐带区，所有行动只是根据沙达克的情报，而事实已经证明，沙达克的情报并不完全牢靠。

然而，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木藤三关注着眼膜上快速逼近的两拨敌人。这些敌人不同以往，它们具有人类的形态，能够发送人类的通讯信号。看来李约素已经完了，敌人从他的飞船上得到了通讯密钥，除此之外，无法设想还有别的什么可能。如果李约素真的完了……木藤三感到纷繁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说不出是失望还是得意，他生怕李约素抢在前头立了功，然而，在这陌生而不友好的世界里，李约素又是唯一能够信赖的伙伴。但毫无疑问，他感到兴奋。他将独自面对强大可怕的敌人，若一击成功，他将颠覆一个宇宙。且不论盘踞在科尼尔的敌人，让一个上百光年的时空瘤坍塌，这件事本身就让人兴奋不已，更何况，他要穿过强大无比的封锁线，这是智慧、勇气、技术，还有运气的总决战。

“将军，敌人逼近火力范围，是否开火？”别科夫请示。

“不要理睬它们，准备进行转移。”木藤三下令。

两艘飞船转过一个大弯，指向二七五方位。

“将军，敌人能够使用我们的通讯，它们成功破解了我们的密钥，是否重新生成新的密钥？”

“这是一个好主意。”木藤三顿了顿，“生成一个特殊通道，只有‘甲子’号和‘甲丑’号可以使用。虽然我们很快就要分开，但是一切都有万一。给李约素预留的通道仍旧保留。”

“还有可能接触李约素将军吗？”

“即便只有百万分之一，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李约素很可能已经死了，但是谁知道呢？！保留预设通道对我们没有任何不利。”

“明白，将军。”

稍稍沉默之后，别科夫再次请示：“又收到来自敌人飞船的讯息，他们要求会谈。”

“不要理睬，准备转移。”

“遵命，将军。”别科夫坚定地回答，随即小心翼翼地发问，“是否我们应该和它们谈谈？它们占据绝对优势，但这一次并没有对我们穷追猛打，也许有些转机。”

“执行我的命令。”木藤三丝毫不理会别科夫的问题。

“是！”别科夫干脆利落地回答，他并不想挑战将军的权威，他三十年如一日地追随这位传奇人物，这个人的意志至高无上。

稍稍沉默之后，频道里又传来木藤三的声音：“别科夫，你完全可以留在科尼尔，不用和我一道来送死。你却来了，为什么？”

“我追随将军，别无所求。”

“我曾经犹豫是否该让你来，也许一个特种兵更适合这次任务，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你的要求。为什么？”

“将军希望达成我的心愿。”

“你的心愿是什么？”

“我只想追随将军。”

“追随他人，那不该是一个好男儿的梦想。”木藤三冷笑，“你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军人。也许成为将军曾经是你的梦想，如果那样，应该把你留在科尼尔，在那里，你有机会成长为优秀的将军。但是在这里，你只能像一个战士一样去搏杀，生死就在一线之间。我带你来，是希望成全你，不过并不是让你成为将军，而是希望你能得到军人的最高荣誉。那不是个头衔，而是你能肩负重任，在最危急的关头力挽狂澜，拯救星域和星球，为那些死去的战友，还有更多无辜的人讨还公道。衡量一个军人的价值，就是他所杀死的敌人的数量，还有什么能比这一次任务杀伤更多的敌人？哪怕你成为银河联军的统帅，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我明白，将军。”

“所以，摒弃一切杂念。别让其他任何东西干扰你，不要惧怕死亡，因为当你死去的一刹那，你的人生便得到了完美的补偿。也不要再考虑其他的東西，专心一意，完成我们的计划。”

“遵命，将军。”

计划传输完毕。别科夫浏览整个计划，很快明白了木藤三的意图。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计划，每一次抵达和弹跳的时间都经过精确计算，执行者只需要按部就班；这也是一个具有极高风险的计划，两艘飞船要独立飞行，执行十三次超光速转移和六次亚空间弹跳，任何一步出现差错都会导致崩盘。前方危险重重，敌人在这个小小的宇宙中强大得超乎想象，它们可以在两个小时内赶到任何位置，而脐带区更是重兵把守，几乎无法逾越。如果两艘飞船真的突破所有屏障进入到指定位置，这将是别科夫所经历的最疯狂、最惊险的任务，当然，也是最后的任务。

别科夫自顾自地笑了。自从三十年前将军把他从战场上救回来，他从来都把自己当做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死亡完全不能阻挡他，更何况，能够追随将军在如此惊心动魄的计划中死去，实在是一种荣幸。

“将军，我已经准备好了。”他呼叫木藤三。

“很好。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拿出最好的状态来，成败在此一举。”木藤三的语调仍旧冰冷。

“我会全力以赴。”别科夫的回答很坚决。

木藤三点头，“和银河说声再见吧，还有科尼尔的人们，这一次是真正的诀别。你在心里默念，他们会知道的。现在，计时开始。”

“甲子”号和“甲丑”号一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正急速赶来的黑色飞船上，卡伊猛然抬头。

“又是超光速飞行。”站在左边的春丽说。

“他们最后的方向指向脐带区。”站在右边的雅沁说。

卡伊起身，春丽和雅沁跟着她，三个人娴熟地穿过控制舱，分别从

三个孔洞中钻了出去。十多分钟后，一艘小船从大船上射出，仿佛一个小小的耀眼火球。

卡伊和她的伙伴正在飞船上，她们快速地修正飞船轨道，准备进行弹跳。这两艘人类飞船不断进行超光速飞行，让她们找到了一些规律。虽然没有办法超光速，然而利用亚空间微弹跳，还是可以跟踪他们。

飞船很快进入弹跳状态。

“他们毁掉了我们三艘牛级、十二艘鼠级飞船，难道我们还不进行还击？”春丽问。

“我们要和他们谈谈。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活着离开，其他都是小事。”卡伊说。

“我不认为他们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情报。‘天狼星’号上的两个人更容易交谈，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寻找他们。”雅沁说。

卡伊点点头，她认为雅沁的提议是对的。然而，“天狼星”号不知所终，连根母也不知道这艘飞船的去向。

“一旦有‘天狼星’号的消息，我们就赶去。”卡伊说，“这两艘飞船正冲向脐带区，它们被逼得太紧，一定会铤而走险。根母的卫队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在我们和这些人达成协议之前，最好能够避免无谓的死亡。”

卡伊说完端坐在控制台前，一动不动，似乎沉浸在冥想中。她的意念顺着根母的脉络在时空膜上流动。很快，她进入到脐带区。

灿烂的辉光从天宇中央散发出来，那里仿佛有一个巨大的星体，然而并非如此，它只是一片异样的时空，一端连着这个宇宙，另一端就在银河。它仿佛一只巨大的锚，将这片脱离母体的时空牢牢拉住，使它不至于消失在亚空间迷乱的湍流中。它是生命之链，一旦被斩断，这数百光年的时空以及其中的一切将消失在眨眼之间。

卡伊感受着脐带区异样的亚空间波动。能量潮汹涌澎湃，不断侵蚀着脐带区的根基——它完全依靠外界输入的物质维持存在。

根母的亚空间波动传来，和卡伊纠缠在一起。

逃走的人无足轻重，必须找到李约素和“天狼星”号。根母的要求很急切。

是的，我们一直在寻找他们。逃走的两艘飞船正向这里飞来，他们可能孤注一掷攻击脐带区。

我会驱逐他们。

我明白，我会把所有的飞船都派遣出去寻找“天狼星”号。但是我们跟踪这两艘飞船，也许能有些意外收获。

根母的波动退去。

卡伊再次触摸那摇摇欲坠的时空之锚。为了斩断这生命之链，那些人不顾一切，从银河跳入此间。他们一定也有办法离开，至少根母确信如此。

这些人身上充满亡命的气质，哪怕就是那个声称是她哥哥的人，也对生命毫无留恋。他们并不是复制品，而是有着独立意志、能自我判断的个体，却丝毫不惧怕死亡。卡伊有种不祥的预感，也许这些人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回银河，一切努力不过是徒劳的挣扎。

她的心头掠过一丝悲哀。这垂死的宇宙，难道真的会成为“上佳”号一族的坟冢？而她则必须守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一切滑向无可挽回的深渊？

然而，哪怕一切都是徒劳，也要抗争到最后一刻！

第二十九章 埃博之子

一切都被隔绝在外，只留下一丝意识，若有若无。这真是奇怪的体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李约素被困在这从未经历的体验中，惶惑不安，稍过片刻，又平静下来，开始考虑眼下的处境。

既然能够思考，自己肯定还活着，然而，失去所有的感知，这样活着和死去又有什么区别？他想起某种原始生物，那是一片浩大的岩石森林，无边无际，蔚为壮观。生命在大海中如岩石般生长，无知无觉，只在数以亿年计的时间长河里一代又一代出生、死亡，死亡、出生……以肉眼无法觉察的速度不断沉淀，当海水退去，岩层隆起，这些来自生命的岩石耸立高原，成了那颗星球上最引人注目的景观。此刻，也许他和这样的原始生物相去不远，也许更糟糕，他甚至无法感知到躯体。

他想起一些遥远的事。天垂星上的夏令营，那时他还是个儿童，十二三岁，在一场“战役”中，所有的队友都已经壮烈牺牲。他继续战斗，一个人消灭了对方三个。虽然最后他们还是输掉了战役，但是他却因此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也许就是因为这次夏令营，他最后成为了一名科尼尔军人。

那个如诗如画的地方，香格里拉。一望无际的黄色蒿草像是地毯般铺满整个大地，雪山在远方，青色的山峦戴着洁白的顶戴，碧蓝的天没有一丝罅隙。巨大的古树冠盖如云，他就在树下，惜别了初恋。她哀怨地望着他，泪眼朦胧。他从心底涌起一股鄙夷，这样柔弱伤感的东西不应该属于他的人生。“不要再等我，我不会改变主意。”他仍旧记得自己生硬的语气，深深地扎入对方心里。他从此告别星球，飞向星空，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踏上过那颗星球半步。然而，如果有一次重来的机会，也许他会选择留下，在那美丽的星球上和相爱的人相守，度过短暂的一

生。人无须在意自己能有多么伟大，再伟大的东西都会归于尘土。那些自己所爱的人，和爱着自己的人，才真正值得关心。

他想起了旅途所见的那些星球，那些飞船。他想起银河人，那非同一般的人类，超脱了生死，思考成了他们唯一的乐趣，原始人类的生命则无足轻重。如果蜘蛛人没有进取的野心，也许银河人会放任它们占据科尼尔星域，灭绝此间所有人类。对银河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澜，然而那却是他愿意用生命来捍卫的东西。

铅灰色的铁星，荆棘星，沙达克真理会，白沙星上的袖珍人……李约素不知道为什么在此刻会想起这些彼此间毫无关联的事，也许在如此的状态下，每一秒都显得漫长无比，于是他的头脑利用一切记忆来填充空白。纷繁复杂的念头在意识中翻飞，仿佛沸腾的熔岩。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他听到一个声音，从脑海深处传来——

“天垂星科尼尔。”

声音清晰可闻，不是幻觉，也并非臆想。

李约素感到一阵惊喜，它果然来了！

几乎就在一瞬间，李约素感觉自己从某个高处跌落地面，他回到了躯体中，触手可及，是两个熟悉的控制球。盔甲！他正身处盔甲之中。两个球体上遍布细微的毛刺，这并不是他所熟悉的沙冈盔甲，而是佳上的星渊盔甲。这真是太神奇了！

淡红的天宇，绯红的星星都显示出来，宇宙仿佛眨眼间在眼前复活。李约素身穿盔甲，悬浮在虚空中，四周一无所有。他惊疑不定地扫视着四面八方。

他分明记得方才被无数的小虫所包围，细小的虫子侵入身体，剧烈的疼痛让人痛不欲生。突然间一切感觉都消失不见，他以为自己完全被根母吞没，融入那庞然如星球的生物，却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是他落入了星渊盔甲，身处不知何处的虚空。

“天垂星科尼尔。”

他第二次听到了那个声音，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几不可闻，又似乎就在耳边，如轻悄的耳语。

“嗨——”他大声喊叫。镜子飞船！来自土斯星的镜子飞船！

似乎像是一种魔术，他发现身边出现了一个物体。那是一艘小飞船，看上去仿佛“上佳”号的锥形飞船。李约素靠过去，他确定这就是锥形飞船。

“嗨——”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再次大声喊叫。

“天垂星科尼尔。”这一次声音清晰可闻，就从盔甲的通信频道中传来。这是从锥形飞船上发出的信号，不断重复。

“要和我见面吗？用不着这样故弄玄虚。”李约素一边嘀咕，一边贴近锥形飞船。透明的机舱盖里边，有一个黑色的人形。李约素仔细看去，那人一动不动，似乎在沉睡，或者已经死去。

李约素和锥形飞船并行，一条保密信道自动建立。

“李约素，我来了。”锥形飞船送出了不同的信号。

“我听到了，你想怎么样？”李约素有太多的疑问，然而此刻他只想知道这个故弄玄虚的家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

声音并不理会李约素的问题，自顾自地说话：“我把你从蜘蛛人的掌控中救了出来。我告诉过你，不要理会这里的事，猎户座旋臂上的敌人才是你的目标。”

“你得告诉我你了解的全部事实，否则我无法判断你所说的真假。”李约素企图打断他。

然而这显然并不是一次对话，而是一次单方面通告。声音继续说话：“不过事情有些变化，这里的蜘蛛人试图和人类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根据我的观察，蜘蛛人并没有控制这些人，它改造了人类，这新人类就像你。”

像我？李约素心头涌起巨大的疑问。那声音仿佛看破了李约素的内心，“是的，像你！你是一个不完全成功的产品，中枢星没能把试验进

行到底。而新人类，是人类和蜘蛛人更完美的结合，他们会是你最好的伙伴。我可以提供一点有限的帮助：可以帮助你重归银河。中枢星希望逃离，它希望了解我如何能够将你从它们的掌控中夺走，它们尚未了解宇宙的第十三维度。这是我们的机会，你的机会，在了解秘密之前，中枢星不会对你有所侵害。

“我的能力有限，这个时空瘤中收集的十三维度能已经在上一次飞船转移中耗尽。因此，我无法带出任何飞船。这一点无法让中枢星了解。我需要你的帮助，找到一个合适的新人类，你可以带着他一道回归银河，新的血脉可以在银河中繁衍。他们将是对抗黑暗力量的有力联盟。前提是，你必须确认他们可以依靠。我只能告诉你，他们能够独立思考，并不受控制。这也让我感到意外，中枢星调整了它的策略，它允许拥有独立意志的人类和它共存。这方法不错，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希望。

“我并非全知全能。我希望你能带着新人类安全返回银河，然而我明白，你不愿意接受一个面目不清的存在物发号施令。我清晰地表达意愿，也明确告诉你我所能提供的帮助。你可以触摸到坐舱前方的小点，它是柔软的，也很有韧性。连击三次，它会显示入口准备状态，用拇指使劲摁住，超过三秒这个入口就会启动，它可以将你带离这个深渊，回到银河。如果你想带走其他人，必须把他包裹在盔甲里。我计算过原子数，你只能带走原子数目和你相当的一个人，如果你带上两个人，那么盔甲会受到损伤，到了银河那边，就只能死去。千万小心！”

“现在，靠近这艘飞船，毁掉它。不要留下任何信息。我们的秘密保守在双方之间，不要让任何第三人知道，哪怕是你最亲密的伙伴，也不要泄露丝毫。

“最后，让我们彼此了解更多一些。我的名字叫埃博之子，我是人类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我衷心希望人类能够度过这次危机。再会，朋友！”

声音沉寂下去。过了一小会儿，信号频道不断响起警告，那是飞船被锁定的声音。李约素明白，这是埃博之子在提醒自己，击毁这艘飞船。他从“上佳”号上偷盗了这艘飞船，用它来充当交流的媒介，然后要求李约素摧毁它。李约素不明白这个自称“埃博之子”的存在物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明白摆在眼前的问题：信还是不信？这是一道并不简单的选择题。

李约素沉默良久，最后猛然拉起盔甲。亮丽的光照亮锥形飞船，剧烈的爆炸摧毁了一切。

爆炸的辐射散去，只留下艳丽的星渊盔甲在星光下疾驰。他不相信埃博之子，就像他不相信沙达克真理会。这些超越了人类的存在，他们并非全知全能，或者说，他们对人类并非全心全意。沙达克给了他们一个看似完美的计划，却让他们落入了中枢星的掌握。这让他们的行动变成了笑话。埃博之子听起来很诚恳，然而他不能确定，如果真的按照埃博之子的话去做，结局会如何。也许那将是另一个笑话。

不过，他们并非完全不可信，至少他们和人类之间没有冲突，而蜘蛛人是他们的威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沙达克真理会如此，埃博之子也如此。

透过眼前的虚拟屏，李约素的视线落在玻璃舱盖上。这是他前方唯一的实在物，埃博之子声称留下了某个触发机关，然而肉眼看不出任何异样。李约素伸手在舱盖上摸索，指尖滑过平滑的玻璃表面，突然间，他触到了微微凸起的部分，巴掌般大小，就像某些观测器的镜头，摁一摁，坚韧而有弹性，仿佛橡胶。一块透明的橡胶贴在前方的玻璃上，这样的想象未免过于粗糙，如果这真是一块橡胶，它简直光滑得让人不敢相信，和玻璃之间天衣无缝，浑然天成。

李约素快速地在这一块说不清道不明的物质上连击三下，它一瞬间有了颜色，仿佛一块亮丽的银色镜子。镜子里映出李约素的脸。

这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用力摁住它，就可以回到银河。

李约素默默端坐，脑海中思绪万千。他意识到埃博之子的行为远远不是将他从中枢星的掌控中拯救出来这么简单。这不是第一次！“这个时空瘤中收集的十三维度能已经在上一次飞船转移中耗尽……”它是这么说的。李约素有种强烈的直觉，他相信，就是这个埃博之子，当他第一次落入中枢星的掌控时，将他和“天狼星”号一道解救出来，送回到了银河。

银色镜子持续了一会儿，倏忽间消失，玻璃舱盖恢复了原有的模样。

李约素仍旧端坐着。

一切就像一个规模庞大的拼图游戏。他一直认为除了命运本身，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支配，此时，他才意识到，某些东西在悄悄支配着他，而他却茫然无知。或许这也是命运的一部分，只是当命运以某个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时，他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威压和挥之不去的沮丧。银河灿烂辉煌，绵延亿万光年，高等智慧纵横其间，不留下一丝痕迹，人类文明遍布银河，看上去也同样灿烂辉煌，然而，也许，在那些高等智慧的眼中，人类不过是朝生暮死的蝼蛄或不知有冰的夏虫。佳上一直如此告诉他，然而他一直不以为意。当真切地经历了这魔法般的移动后，他明白佳上所说的都是对的。

那个自称埃博之子的东西真的是起源星球吗？是或不是，又有什么关系？

李约素露出一丝苦笑，他再次三击玻璃上那块奇特的软处，镜子浮现，映出他的脸。李约素直直地盯着自己的面孔。

“哈哈……”他突然大笑。

就算是一只无足轻重的小虫，也要为了生存而拼搏。存在着，战斗着，这不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吗？面对无可避免的死亡，却要竭尽全力求生，这不是生命尊严的证明吗？哪怕命运把所有不幸加诸于人，人也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匍匐在命运脚下。不管那是怎样的超级智慧，无

论它具有怎样的神通，高贵的人可以被消灭，却不能屈服。

澎湃的情绪充满胸臆，沮丧一扫而光。李约素目光坚定，他明白眼前的处境，更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埃博之子并没有谈到时空瘤的坍塌，这并不是它的兴趣所在，然而却是李约素最迫切希望达成的愿望。他要回到中枢星，和中枢星达成交易。问题在于带走一个新人类是否能够达到中枢星的价码，让它甘愿放弃几百年的生存，毁掉这个宇宙？更困难的是，如何才能让它相信李约素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并确保李约素履行承诺？

无论怎么样，他必须开始行动。李约素搜索定位，试图找到根母的方位。然而盔甲无法分析星图，他无法知道身在何处。

盔甲也无法进行弹跳。

李约素意识到这是一件滑稽的事。埃博之子把他送到这里，让他去拯救世界，他却要被活活困死。

伟大的计划总是葬送在细微的失误上。李约素想起这句话，用它来形容埃博之子的惊人表演再合适不过，他恨恨地想。很快，他放松身心，静静地悬浮在虚空之中。

等待，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突然间，一艘飞船闯入视野。来得突然，毫无预兆。

李约素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猛然挺直身子，他看到了“天狼星”号的信号。

埃博之子把“天狼星”号送到了他的身边！

感谢银河，你是一个合格的导演！李约素对埃博之子默念一句，调整方向，向着“天狼星”号而去。

他听见了布丁欣喜的呼叫：“船长，是你吗？真的是你？”

“没错，是我！”李约素充满喜悦。

“船长，欢迎回来。”佳上淡淡地说，“我们遭遇了奇迹。”

“奇迹，没错。你们怎么到这里的？”李约素问。

“我不知道。”布丁回答，“我们被中枢星困住，然后就在这里出现了。”

“我们需要校对时间。”佳上说，“这不是一次弹跳，我们的时间几乎没有移动，上一个瞬间，我们还被根母的虫子牢牢抓住，下一刻，就到了这里。船长，你的时间轴上有问题吗？”

“我没有注意过，”李约素有些不好意思，“往常都是布丁记得这些东西。”

“好，等你上船，布丁可以进行校对。”佳上说。

“但是我肯定也和你们一样，并不是通过弹跳到了这个鬼地方。你看，它不仅把我从虫子堆里取出来，还把我塞进了你的盔甲。这盔甲应该在‘天狼星’号上，对吧！”李约素补充说。

“你见到它了？”

“它？”李约素想到埃博之子保守秘密的要求，不由有一丝犹豫，然而他很快想到，他从来没有答应过真要遵守承诺，“我没见到它，但是见到了一艘装神弄鬼的飞船，已经被我击毁了。”李约素指示了一下飞船的余迹。但残骸四散，早已经看不出飞船的存在。

“它通过这艘飞船告诉了我一些事。我认为是真的，至少比沙达克可信。”李约素继续说，“它能控制一艘飞船，从那个鬼影‘上佳’号上偷来一艘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它还把我们都送到这里了。”

说话间，李约素贴近“天狼星”号，舱门打开，他灵巧地钻了进去。

“我见到了它，它自称埃博之子。”见到佳上，李约素开门见山，“它在你的盔甲里边做了些手脚。真的有机会可以从这深渊里逃出去！当然我还没有试过。”

“埃博之子？听起来像一个家族的名字。”

“你不是怀疑那就是人类的起源星球吗？名字也许可以给你一点线索。”

“如果我们还能逃出去。”佳上微微一笑，“它告诉你什么方法？”

“就在你的盔甲里边，去看看就知道了。”李约素看着佳上，对方的脸上露出一丝疑虑，李约素不无得意，“你可以猜猜那是一样什么东西。”

“我去看看。”佳上向着后舱而去。

“我打赌你找不到。”李约素紧紧跟上。

佳上在星渊盔甲里坐定。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找不到任何痕迹。佳上双手一摊，“我认输。在哪里？”

“你得把座舱关上。”李约素很高兴看到佳上如此爽快地认输，“座舱前方的玻璃。”李约素提示，用手指了指。

佳上迟疑着在玻璃上摸索，他触到了柔软的凸起，略有弹性。

“这是一个装置？”他有些惊讶。

“没错，连击三下，它会显示不同的状态，试试看。”

佳上在凸起上连击三次，没有任何异样发生。

“快一点，像这样。”李约素在舱外示范，在玻璃上轻叩三下。

佳上依样做了一遍，仍旧没有任何反应。

“我来！”李约素和佳上换位，他轻轻地敲击玻璃，柔软而有弹性的凸起蓦然间变成银色，如镜子般光亮。

“看，就是这样，如果我把大拇指摁在上面，超过三秒，它就会启动，把我们带出去，回到银河。”

佳上欣喜地看着这奇特的镜面，目不转睛。

佳上和李约素再次换位，然而无论佳上如何敲击，凸起的状态都没有任何变化，但李约素一试就灵。

试验了两次之后，佳上确信这是为李约素量身打造的装置，除了他，也许任何人都无法启动。

“看来它选中了你。”佳上说，“除了你，别人无法使用这装置。”

它叫什么？埃博之子？”

“对，埃博之子。它自己这么说。”

“无论你怎么打算，至少你得把自己算在里边，这个埃博之子考虑得很周到，你无法把机会留给别人。”

李约素沉默不语，埃博之子又一次算在了他前面。他盯着眼前的镜子，镜子里有一双同样的眼睛在盯着他。

“如果我死了呢？”他说，“就此半途而废？”

“如果你死了，它一定有办法知道，它可以选择另一个人。但显然，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镜子倏忽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李约素轻轻叹了口气，“它要我找一个新人类，就是那个鬼影‘上佳’号上的人，带着那个人一道回归银河。”

“那不是鬼影‘上佳’号，它是新的‘上佳’号。卡伊她们根据记忆重建了飞船，你不妨就叫它‘上佳’号。”佳上纠正他。

“好吧，‘上佳’号。”李约素同意，“它说，这样的新人类能够为我们抵抗蜘蛛人提供有力的帮助。我们需要他们参与到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中。事情的结果怎样我们不去说它，就眼下的情况，如果按照它说的做，你和布丁都无法离开。”

“我们原本就没有打算离开。”

“但是情况变化了，我们可以找到机会完成任务，而不丢掉性命，我不能丢下你们独自离开。”

“也许布丁还有机会，你可以把布丁的核心转移到盔甲上。至于我，能在这样的一场战役中牺牲是一种荣幸。个人的生命并不算什么，你无须为我担心。如果因为我而导致人类输掉这场战争，就算我活着，也毫无意义，我的余生将在耻辱中度过。”佳上缓缓地说。

布丁不是一个活体存在，确实可以被转移到盔甲中，如果只保存它的核心逻辑和记忆，甚至不需要改动盔甲。但是，佳上绝不会同意用自

己去顶替那个所谓的新人类。

“我们暂时不用考虑这么多。”李约素回答，“还没有到那个关头。我们得先想办法和中枢星达成协议，我们要回去找它。它想要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了，它不需要费尽力气从我的记忆中去寻找。你说为什么埃博之子不直接和中枢星交流，却要通过我们来做这些事？”

“我不知道……也许是想避免某些风险。”

“对我们来说，可是麻烦得很。它也可以直接把我们送到中枢星，易如反掌。”李约素说着，感到困惑，“我真觉得我们对于埃博之子是一种多余的存在，他完全可以自己来执行计划。按照它的科技水准，制造一些飞船，建立庞大的舰队都不会是什么问题。”

“如果它觉得有必要，它就会这么做。”佳上回答，“如果它就是起源星球，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吉纳告诉我，起源星球的超级智慧照看着人类，却从不越俎代庖。”

“越俎代庖，这是什么意思？”

“觉得一个厨师的菜不好吃，就到厨房里代替他做菜。这是一个古老的成语。”

“有点意思……就算我们陷入绝境，也必须自己来完成拯救，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好吧，暂时我们就这么认为，反正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听你这么讲，我倒是有些喜欢这个埃博之子了，如果它真的就是起源星球。”李约素顿了顿，“这听上去是不是很酷？”

佳上正想说点什么，布丁突然发出警告：“敌情警报，四五五方位发现情况，敌人正从亚空间退出。”

敌人！李约素马上感觉到异样，几个高能点已经落入时空膜，而更多的敌人正突破亚空间而来。稍稍深入，他能够感受到敌人的能量形态，绝大多数是黑飞船，大臭虫级，使用那种说不出名堂的晶体状推进

器；少数几艘，是人类飞船的波动引擎。

“好吧，让我们感谢埃博之子，他连敌人都替我们设计好了。”李约素耸了耸眉头，示意佳上和他一道回控制舱去。

“天狼星”号划出两道漂亮的蓝色轨迹，迎向蜂拥而来的敌人。

第三十章 杀入重围

敌人越来越难缠。

飞船的数量越来越多，它们守候在别科夫前进的轨迹上，以逸待劳，就像一道道关卡，等着别科夫去突破。敌人的飞船性能不如“甲丑”号，然而数量众多，布局合理，哪怕“甲丑”号有一丁点儿的失误，就会成为密集炮火下的一团火光。这似乎成了一个考验耐心的游戏，只是通关的要求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久。更糟糕的是，敌人的队列中出现了红虻。当“甲丑”号从一艘大飞船边缘掠过，一大群红虻猛然间散布开，向飞船兜来，如果不是别科夫反应迅速，急速变轨，火力全开，以决死的勇气从它们的中央位置穿过，“甲丑”号只怕已经落入陷阱。一旦被这些红色的小东西咬住，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别科夫来不及松一口气，红虻群即刻追上来，如影随形，无论他如何加速变轨，也无法摆脱。更多的红虻被释放出来，在遥远的前方形成阵势，它们并不急着围猎，而是遥遥封锁着“甲丑”号可能的路线。

它们学习得很快。这种逃跑式的前进方式一旦被识破，虽然实力不济的对手仍旧无可奈何，强大的对手却很快能找到应对之策——尽可能封锁路径，让“甲丑”号无法进入超光速动作或者弹跳。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空间广阔，“甲丑”号速度很快，封锁它的可能前进路线需要难以想象的资源，然而中枢星的资源几乎接近无限，越靠近脐带区，敌人越密集，它们几乎能够占据每一个角落。红虻群也出现了，这些小东西比“甲丑”号更灵活，而且数量庞大，正是执行这一战术的有力武器，即便不能直接击落飞船，也能死缠烂打，让人无法脱身。

那就来吧！别科夫不再变轨，加大马力，冲向前方。“甲丑”号的

护盾上闪起一团团亮光，红虹的束流不断击中飞船。头盔探针刺入大脑，“甲丑”号的每一个动作都在他的直接控制下。他把毁灭之光推送到飞船前方，包裹在释放舱中。“甲丑”号默默地承受敌人的肆意打击，保持平稳，磁杯中的反物质向释放舱里缓缓注入。他不断调整反物质剂量，控制爆炸强度，他需要一次尽可能强烈的爆炸，同时确保“甲丑”号护盾能够承受。

前方的敌人快速迎面而至。“甲丑”号仿佛夹在铺天盖地的两团红色云朵之间，无路可逃。

三，二，一！别科夫心中默念。在两团红云合围的一瞬间，“甲丑”号迸发出炽热的白色闪光。成千上万的红虹仿佛枯败的落叶般迅速干瘪，消失在强光中。强光散尽，只留下“甲丑”号仍旧在疾驰。

敌人的包围圈出现缝隙，机会稍纵即逝，别科夫猛然启动，剧烈的蓝色光芒迸射，时空膜在一瞬间破裂。“甲丑”号转眼间失去踪迹，只留下一团蓝色辉光，一闪而过。

庞大的舰队失去了目标，然而并未慌乱，红虹群停止翻飞，静静等待。巨大的黑色母舰驰入猎场，红虹纷纷降落，缤纷的战场很快沉寂下来，庞大的黑色舰队在沉默中等待。

几艘模样奇特的五边形飞船构成一个矩阵，波动在时空膜上传递，亚空间之门被打开，飞船依次开始弹跳。

“甲丑”号从超空间跌落。别科夫不知道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些什么，然而，他知道战斗马上会接踵而至。他紧张地搜索四周，却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至少，可以稍稍喘息。

探针抽出，别科夫感到一阵轻松快意。这样剧烈的电流刺激超出了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他的身体早已完全被机械取代，神经系统也经过了大大加强。那些没有接受过身体改造的人，只能把这飞船当做一具棺材。这是他的飞船，也将是他的棺材。

他很难想象如何继续执行计划。现在他精疲力竭，迫切需要一场深沉的睡眠。然而，他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将军的计划中没有停顿，而他已经迟了半个小时。距离目的地还有两次超光速转移和一次亚空间弹跳。他清点反物质存量，为了摆脱敌人，他消耗了千分之二点四的反物质。剩余六千九百四十三克，这仍旧足够撬动脐带区。但愿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他不需要再次动用这威力无穷却无比珍贵的武器。

零点能引擎需要三十五分钟才能恢复超空间冲刺的能力。他必须在这里等待，敌人一定会在三十五分钟之内赶到，然后又是一场大战。这样的情形反复上演，别科夫已经有些麻木了。他盼望这是最后一次战斗，炫目的白光，剧烈的爆炸，然后，一切都走到终点。他会得到最后的平静，而科尼尔的人们将获得救赎。最难的，不是那一瞬间的英勇，一时冲动也可以成为某一刻的英雄；最难的，是拖着无限疲惫的身躯踏上没有穷尽的旅途，还要努力克制昏沉的睡意，坚持着不要倒下。只有最坚定的人才能抵达终点。别科夫选择了大剂量兴奋剂，淡黄色的液体缓缓推入体内，让他感觉好过一些。也只是好过一些，仅此而已。

警报提前响起，敌人比预期早到了两分钟。两艘黑飞船脱离亚空间，毫不停顿地直奔着“甲丑”号而来。

别科夫强打精神，准备投入战斗，在引擎恢复之前，他需要和这些该死的虫豸继续纠缠，直到陷入包围，然后再设法摆脱它们，奔向下一个目标。

头盔探针再次刺入脑颅。别科夫精神一振，与此同时，他收到了信号，来自李约素的保留信道：

“和平……交谈……和平……交谈……”对方不断重复。

这是来自敌人的信号。木藤三将军拒绝了它们，把前来传递消息的飞船打成了宇宙尘埃。别科夫也并不想理会这来路可疑的信号。他服从将军的命令，全力以赴，达成目标。然而……别科夫心念一动，也许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他接通信道：“我是别科夫，请讲。”

“我们为和平而来，终止战斗。”信道里传出敌人的声音。

“当然可以，但是你们的飞船正不断地包围我，这就是所谓的诚意吗？”别科夫向着敌人的飞船靠拢，这是一艘落单的飞船，并没有其他飞船聚集在四周，而不远处，更多的敌人正从亚空间跳出来，它们并没有上来围攻，而是远远地观望。

“只要你不开火，他们并不会攻击你。”对方说，“我们带着和谈的诚意而来，你无需开火。”

“我无法相信你们，因此我们需要一点安全距离。”别科夫一边说，一边留意四周，更多的飞船正从亚空间脱离，和上一场战斗一样，它们试图封锁路线，阻止“甲丑”号转移。

“如果你保持飞船的状态，不再乱跑，没有人会接近你。这样的距离足够安全。”

“好吧！让我听听你还想说些什么。”

“我们不想死在这里！”对方说，“这个时空区是我们的监牢，如果有任何机会，我们愿意用任何代价来交换。”

“我可没有什么逃出时空瘤的办法，”别科夫实话实说，“我是一个军人，是来和你们战斗的。”

“没错，但是你的飞船显示出了高超的技术，你的飞船能进行高维跳跃。这种技术是一种可能的脱离方法。你可以把飞船交给我们研究。”

“这不可能。这想法真是太天真了！”别科夫感到荒诞，敌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明显是一件不可能的交易。

“也许并非如此。”对方保持着平静的语调，“你们想让脐带区断裂，时空萎缩，这不是什么难事，如果你们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脱离，那么我们会帮助你们做到这一点。”

“难以置信！你们如何兑现承诺？难道让我等到宇宙灭亡那一

天？”别科夫观察着敌人的动向，这一次它们并没有派出飞船进行攻击，只是远远地警戒。虽然它们试图封锁“甲丑”号的逃脱路线，然并未贴近，封锁也就变得困难重重。他留意到，至少有十多条路线并没有被封锁。还有十一分钟，一旦“谈判”破裂，他可以从容离去。

“是的，我们很难信任彼此。”对方继续说，“但是，在这样一个深渊中，我们只能信任彼此，否则，你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也没有可能逃离。”

“哦，我倒是愿意试试看。”

对方送来信号，要求当面对话。这倒是拖延时间的好办法！别科夫打开了通道。他也想看看，那一边的虫豸到底是怎样的模样。想起来也挺奇怪，他和这些令人憎恶的生物战斗了三十多年，却从来没有见过它们的真面目。据说，它们就像一只只蜘蛛，都是中枢星的傀儡。无论那是一堆什么东西……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当对方的形象出现在眼前时，别科夫大吃一惊——一个人类！而且是一个女人。

这怎么可能？他有些困惑，“你是人？”他惊疑地问。

“是的，我属于人类。”对方回答。她的五官精致漂亮，然而皮肤漆黑，甚至连眼珠的颜色也是黑的，这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然而这只是无足轻重的细节，一个人类出现在蜘蛛人的舰队中，与此相比，这点怪异算不上什么。

“你怎么会在这里？而且和蜘蛛人一伙？”

“很久之前，我们掉落到这里，我们学会了跟蜘蛛人同处。”

“这么说，你是来为异类充当和平使者？它们控制了你们，而你们给它们做爪牙。”别科夫毫不客气，引擎指示已经就绪，他随时可以启动超光速逃走，然而眼前的这个人引起了他的兴趣，“你知道它们杀死了多少人吗？它们屠杀了我的母星上几乎所有的人类，那有三十亿人，三十亿！它们扫荡了上百个星球，摧毁太空城和飞船，不留一个活口。

它们还在攻击更多的星球，肆意屠杀，而你们却在这里奢谈和平，要求我们帮助你们，这难道不是很可笑吗？它们让人憎恨，而你们则是卑鄙的同谋。”别科夫说着改变了“甲丑”号的轨道，准备转移。

“不要急着行动，”对方看出“甲丑”号动静异常，“你说的一切我都能理解，但那不是全部事实。一部分蜘蛛人成功地跳出了这个世界，遗弃了同伴，这就是这个宇宙里发生的故事。被遗弃的根母希望复仇。我们同样是被遗弃的人类，从银河世界掉落到这里，根母挽救了我们。如果有什么同谋，那么我们和根母之间，只是两个被遗弃者彼此抱团取暖。想一想，这个宇宙就在根母的掌握中，只要愿意，它可以随时让这个宇宙陷入坍塌，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东西吗？”

“你在挑战我的智力吗？它杀死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它是一个崇高的蜘蛛人，想为了人类牺牲？你想让我相信银河世界如此完美，连蜘蛛人都有了善心？”别科夫根本不相信对方的话。

“这是一桩交易。我们要逃离这个宇宙，它只剩下几百年的寿命……”

“死了这条心吧！这不可能！你们统统都要死在这里！”别科夫叫喊着说出最后一句，猛然启动了引擎。他要用超光速摆脱这些敌人，然后进行一次亚空间弹跳。他将接近目的地，木藤三将军的计划将得到无条件的执行。

这些人威胁利诱，甚至装出可怜的面目，这都是伪装。为了最后的胜利，必须心无旁骛！

“我们抓住了你的同伴。”在启动的一刹那，他听到对方这样说。他急切地想知道对方还会说些什么，然而进入到超空间的飞船隔绝了一切信号。

难道他们抓住了将军？这个疑问一冒头，便被他否决掉了。不，不可能，将军的战斗技术比我高超，他不会失手被抓。即便是最糟糕的结果，他真的落入敌人的陷阱，他也绝不会选择被生擒。想到这里，别科

夫感到一丝沉重——将军会选择和敌人同归于尽。在最后关头，他会引爆所有的毁灭之光，制造一次空前的爆炸。“甲子”号上的反物质数量惊人，将军会拉上数量众多的敌人一同陪葬。

那么谁会被它们抓住？难道是李约素将军？别科夫强行将疑虑压了下去。

周围暂时没有任何情况，敌人还没有追上来。

别科夫放开飞船控制，闭上眼。

摒弃一切杂念，专心一意，完成计划。

只剩下最后两步。别科夫感到一丝鼓舞，希望的曙光就在前方。一路惊险，出生入死，他没有料想到能够距离成功如此之近。虽然他相信将军的勇气，他愿意无条件地执行将军的命令，然而，从一开始，他便不相信这计划有成功的可能，十三次超光速转移，六次亚空间弹跳，冲向敌人密集的要害，这是疯狂到极点的行为。他追随将军，慷慨赴死，这就是全部的意义。但这显然不是木藤将军所追求的意义，对于将军，只有真正地颠覆了整个时空瘤，牺牲才能换来价值。他愿意为了实现将军的意图而付出一切。

还有两步，一次亚空间弹跳，然后是超光速突破，轨迹的终点会是一团绚烂至极的光，甚至可以媲美超新星的爆炸，而他将融化其中。还有两步，一切似乎再简单不过，却也再凶险不过。

那些突然出现的奇怪人类帮助他轻松地闯过一关，他们让蜘蛛人停止了攻击，这样的事不可能重演。和谈不成，即将到来的必然是最疯狂的攻击，必须做好最后的准备。

控制面板左侧一个不起眼的滑盖悄悄打开，露出鲜艳的红色按钮。别科夫用手掌重重地压在按钮上。他听到细微的机器响，然后从尾椎上传来轻微的刺痛。突然间，他的身体开始战栗——电流从脊背发出，一阵阵传遍全身，头脑沐浴在电子风暴中，知觉完全麻木。这是最后的时刻，别科夫启动了神经重置，在敌人出现之前，他要让神经系统处在最

佳状态。这就像一针最有效的兴奋剂，药效过后，也许他会变成一个彻底的疯子，杀戮机器。然而，那个时候，宇宙也已经不在，谁又会在乎发不发疯……

麻痹感仿佛林园的晨雾般快速消散，别科夫抬眼看见了屏幕上逼近的敌人，就在飞船后方。它们恰到好处地出现，仿佛特意赶来陪衬史诗的高潮。头盔探针猛地刺入颅骨，一瞬间，“甲丑”号划出一个接近一百八十度的大弯，迎着敌人而去。

更多的敌人弹出亚空间，散布在“甲丑”号的各个方向。很快，密密麻麻的飞船几乎布满天宇。那些奇怪的人类紧跟而来，他们仍旧不断地广播，希望能和别科夫谈判。然而这一次，黑飞船没有停下进攻的脚步，数以万计的飞船将“甲丑”号团团包围，并不断缩小包围圈。红虻从飞船中涌出，浩浩荡荡，仿佛无穷无尽，向着“甲丑”号涌来。

别科夫露出一个冷笑。“甲丑”号仍旧保持轨迹不变，向着敌人冲刺。零点引擎达到了极限，两道蓝色的轨迹变得更粗，更醒目，被撕裂的时空膜上，狄拉克海的涟漪喷薄欲出。

一个小小的椭圆球体从“甲丑”号上抛出，紧接着是第二个，两个球体排列在“甲丑”号前方，匀速前进。红虻群蜂拥而来，猛然间，“甲丑”号再次急剧转向，沿着来路后撤，顿时和敌人拉开了距离。

红虻并未觉察“甲丑”号释放的两个细小物体，它们被“甲丑”号异常的动静迷惑，加快速度，试图追上。就在潮水般的红虻触及两颗微粒的瞬间，两团灼热的白光在红虻群的前方迸射开来，威力无穷，几乎将所有的红虻一扫而光，甚至波及后方的黑飞船。

强烈的辐射同样影响到“甲丑”号，飞船仿佛被火烧着，变得通红。引擎就绪的信号声恰到好处地跳出，别科夫启动亚空间弹跳，飞船身后的辐射仿佛掉落到看不见的陷阱中，“甲丑”号从崩溃边缘挺了过来。亚空间预热仅仅维持了三秒，能量水平掉落到维持水准以下，“甲

丑”号恢复到常态。紧追着飞船的辐射已经不是那么灼热，飞船表面温度开始下降。

两团大剂量的毁灭之光，反物质爆炸的威力惊人，吞噬一切！然而，别科夫恰到好处地活了下来。

也许因为对威力巨大的炸弹有所顾忌，敌人并没有马上再次进行围攻。

“和平……交谈……和平……交谈……”

别科夫再次收到信号。他感到非常滑稽。

“我们抓住了你的同伴，你的行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敌人继续广播。这些穷凶极恶的异族并不愚蠢，计划进行到现在，它们很容易看出“甲子”号和“甲丑”号的企图。的确，如果任何一艘飞船失败，那么整个计划都将宣告失败。别科夫几乎忍不住想接通对话，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最后他并没有这么做。

这是欺骗的策略！他这么想。作为一个光荣的战士，他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完成最后两步。即便计划最后失败，他也尽到了一个战士的职责。

他飞快地扫描可能的弹跳路径。敌人努力封锁所有的路径，然而，方才剧烈的爆炸让整个阵形露出了巨大的空隙，一时之间无法到位。“甲丑”号同样无法到位，为了躲避爆炸余波，为亚空间弹跳所准备的能量被释放，引擎需要时间恢复。这成了一场抢夺时间的比赛，比赛从远方看去也并不激烈——所有的飞船都在全力飞行，然而在空旷的宇宙背景上，就像许多小小的尘埃正缓缓散开。

“甲丑”号继续向前飞，企图迷惑敌人，如果敌人跟上来完成了包围圈，那就再好不过。然而，敌人并不移动，而是继续四散，试图堵住“甲丑”号的所有路径。

迫不得已，别科夫再次猛然掉头，飞向敌人阵地中的窟窿。引擎不断预热，一旦就绪，立即进入弹跳。这又是一次风险巨大的赌博。

两艘距离最近的黑飞船以最大速度移动，同时不断发射离子束。它们并不向“甲丑”号攻击，而只是封锁路径。粒子束并不算可怕的威胁，护盾可以阻挡伤害。真正的威胁还是红虻。稍远一些的几艘飞船上，红虻升起，细小的红色飞行器同样四散开来，全力扑向每一条可能的路径。一次物理性的高速碰撞对“甲丑”号是致命的。只要有任何一个飞行器能够赶到，阻挡了“甲丑”号的弹跳，它们就能获得胜利。

双方都明白关键所在，也为此全力以赴。

“甲丑”号上，攻击警报不断，飞船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束流打击下，完全依靠护盾减小伤害。一刹那间，警报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几个快速接近的目标。没有任何犹豫，别科夫启动弹跳。

数个红虻抵达了预定位置，然而它们的目标已经消失。庞大的黑色军团失去了目标，所有的行动都在一刹那间变得缓慢。

一艘特异的飞船从这沉默的军团间缓缓驶过，飞船上写着人类的文字：“绿树”号。

卡伊在飞船的指挥舱里，麻木地看着眼前的星图。这个该死的人再次逃出了包围！他进入到了危险区。

“我们怎么办？”春丽问。

“让根母去处理吧。”卡伊木然回答。她付出巨大的努力，想和敌人达成协议。然而，这些人根本不愿意妥协。毁掉这个宇宙，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可是，又有几个人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力量？她自己不也正犯着同样的错误？

“我们抓紧时间，还可以在那边继续说服他。也许我们该给他看看被俘的人。”春丽继续说。

“那没有用，他不会再和我们交谈，他只想毁掉一切。”卡伊回答。

“最后的时刻，也许会有奇迹？”春丽说。

春丽的说法让卡伊心头一动。奇迹，那正是上佳号的人们苦苦等待

的东西。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希望！

“他的飞船比我们小巧，我们必须先赶到三十五星门，然后再从星门弹跳。如果这样，我们能比他提前六个小时抵达。”雅沁说。

六个小时能够完成许多事。敌人很顽强，然而却完全错估了形势，根母早已经布置妥当，透过星门，舰队的空白期可以比单舰弹跳的飞船短许多。这一次不是追击，而是伏击。一旦从亚空间弹出，就是他的死期。他也不可能有机会再次使用那种特殊的超维飞行。

六个小时。卡伊不知道是否能说服根母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我们出发。”卡伊说。说完她起身，“我去看看俘虏。”

“绿树”号散发出紫色的辉光。转眼间，消失不见。红虹在黑飞船上降落，船队寂然无声，突然间，仿佛某种魔法，飞船开始依次消失，只在原地留下一丝不易觉察的黑光。

不一会儿，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不见，只留下微红的天宇和血红的星星，白亮的脐带区在远方，犹如巨大的银色圆盘。

猛然间，整个世界仿佛发生了一次颤抖，星星们在一瞬间调转了方位，变得拥挤，而天宇的颜色如晚霞般厚重。脐带区黯淡无光。

宇宙发出了进一步坍塌的信号。

第三十一章 生死抉择

“他或者停下，或者死！”卡伊说得很坚决。

李约素明白这是最后通牒，没有商量的可能。他希望自己能够让“甲子”号停下来，然而这仅仅是愿望，比肥皂泡还要虚幻。

他最后一次尝试说服木藤三，“木藤将军，前边就是陷阱，不要跳下去。”

这样浅薄的说辞无法打动木藤三，他根本不予理睬。李约素从来都是行动家，说服别人对他来说实在勉为其难，当然，经历的事情多了，如果需要，他也能说出一堆大道理来说服那些理性的人。然而，面对木藤三这个铁石般坚硬的脑壳，他一筹莫展。

木藤三的决心不可更改，“甲子”号装载了数量惊人的反物质，他要把这枚巨型炸弹丢进脐带区。别科夫已经成功了，他也必须成功。

“木藤将军，其实这没有用。”李约素继续说，“这根本无法让时空瘤坍塌，只是让它缓慢死亡，对科尼尔星域的影响微弱，根本无法打击蜘蛛人。”

这一次木藤三有了回应，“你想为了拯救你的敌人而撒谎吗？我为你感到羞耻。”

李约素感觉到了异常的亚空间波动，“甲子”号的引擎已经开始预热，也许还有三分钟就会进入亚空间弹跳。他也能感觉到另一种波动，那是根母的亚空间分形。它给木藤三准备了陷阱。

“启动亚空间弹跳你就死了。”李约素说，“它们监视着你，这一次它们来真格的了。”

“自相矛盾！如果不会构成威胁，它们为什么要害怕？李约素，你堕落到与蜘蛛人为伍，真是人类的羞耻。跟这些臭虫垃圾一道消失吧，

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墓！”木藤三说完，中断了通讯。

李约素注意到亚空间的异样。根母无所不在的触手开始变化，仿佛涓涓细流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形成奇特的分形，巨大的亚空间体积迅速膨胀。它在几秒之间就完成了这件事。这是一个庞然大物，不可触摸，却真实存在。它像一只想象中的史前怪兽，充满凶悍的气息，让人害怕，却从未有人见过。李约素不禁有些恍惚。突然间，他意识到根母要做什么，它堵住了“甲子”号的亚空间入口，逼迫它退出。李约素惊讶地发现，亚空间体并非完全虚无缥缈，亚空间也可以成为战场。

果然，“甲子”号从亚空间预热中退出。引擎的能量准备被迫释放，灼热的白炽光芒映衬在蓝色轨迹上，分外醒目。

木藤三出现在“天狼星”号的投影中，冷漠的脸上毫无表情，“李约素，这是怎么回事？”

“它阻挡了你。”

“谁？中枢星？”

“是的。它利用自己的亚空间体积阻挡你进入弹跳。”

木藤三显然从未听过这样的说法，然而他并不质疑，“那么，我只能使用超空间飞行。它无法在超空间阻拦我，任何人都无法在超空间阻拦我，对吧？”

“我不知道。木藤将军，我们需要和它谈判。”李约素说，语气诚挚恳切，也充满紧迫，“军事行动已经无济于事，我们无法在这里对抗它的力量。”

“你去和它谈判吧，我要做自己的事。”木藤三丝毫不为所动，话音刚落，“甲子”号猛烈地震颤起来，它被强力炮火击中，一个趔趄，偏离了轨道。通讯随之中断。

“甲子”号陷落在密集的炮火中，隐藏在黑暗中的敌人蓦然间出现，铜墙铁壁般挡住飞船的去路。“甲子”号顽强抵抗，疾速翻飞。

“甲子”号没有可能借助超光速逃脱，根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李约素呼叫卡伊，然而没有回应。李约素能够感知到卡伊，她就在那里，然而却对李约素的呼叫不予理睬。

“该怎么办，佳上？”李约素沉郁地问。木藤三势必要死在这里，根母早已经布好口袋，而木藤三不愿意妥协。

“没有办法。”佳上平静地说，“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这样也好，木藤将军是一个战士，对他来说，死得其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真理会沙达克，如果他真的关心事态，就该现身了。”

“真理会就是一个笑话！”李约素恨恨地说。

“如果不是他，我们也不会在这里。”佳上淡淡地说。

李约素重重地呼出一口气，“我们就在这里看着木藤三被消灭，然后再去和根母谈谈条件？”

“我们只能随机应变。埃博之子给了我们强有力的筹码，根母也有足够的意愿，唯一的问题是：谁能保证交易双方都履行承诺，那个埃博之子难道没有……”佳上突然打住，盯着中央投影，“甲子”号无法承受打击，几次变轨之后，正向着“天狼星”号飞来，黑飞船停止了追击。

“看来木藤将军改变了主意。”佳上说。

卡伊的投影跳了出来。

“根母命令停止攻击，这艘飞船上至少有一千千克以上的反物质，在这么近的距离上，你们的飞船会受到冲击。现在，你们可以离开，根母等着你们。”

“他向着我们来了，我们可以再和他谈谈。”李约素回答。

“不要做无用的事。根母的忍让换来的只是恶果，她绝对不会允许这种闹剧重演。如果此人丧失了最后的理智，你们会和他同归于尽的，这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李约素正想开口，佳上抢在前边，“如果我们现在跳离，‘甲子’号跟着我们，你们将无法阻拦他。我相信如果‘甲子’号进入中枢

星，有很大的可能他会选择和根母同归于尽。你认为呢？”

卡伊看着佳上，考虑着他的建议，最后说：“我会向根母报告你的顾虑。所有的战斗行动暂停。希望你们能够挽回他的神志。”

卡伊说完消失不见。

李约素微微侧头，“你说我们成了木藤三的人质？”

“他的飞船上有一吨反物质。如果在这个距离上爆炸，‘天狼星’号会被辐射严重损毁。而且，他正在接近。”

“杀害我们对他的目标的达成毫无益处，也许他喜欢多两个人陪葬。”

“船长，如果真是一吨反物质炸弹，我们需要立即规避。是否采取行动远离‘甲子’号？”布丁问。

“不，让他来吧。”李约素回答。颠覆脐带区的计划已经行不通，木藤三继续留在这里完全失去了意义。他可以对这一切置之不理，然而，他还是希望木藤三能够继续活下去，哪怕活到这个宇宙终结的时刻也是好的。

“甲子”号越来越近，最后距离“天狼星”号不足百米时，它飞快地调整姿态，准备和“天狼星”号对接。

这是两艘飞船自从跳入深渊之后第一次会面。四面八方，蜘蛛人的舰队团团包围，虎视眈眈，就连亚空间也被根母堵塞。它们就像在敌人的囚笼里会面。

“我该告诉他什么？”李约素问佳上。

“一切。”佳上回答，“无需隐瞒什么，我们属于同一战线。”

“这就是你的意见？”李约素略有不满，“太简单了，我也能想得出来。”

“我们在和一个超级控制者斗争，木藤三将军是我们的盟友。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可以谋划。”

“如果他真的发疯在这里引爆‘甲子’号……”

“那么人类试图引爆时空瘤的计划就彻底失败了。这也并不是什么让人惊讶的事。有据可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成功引爆时空瘤。”

“我们可以做到吗？”李约素问，虽然是顺着佳上的话继续往下说，却又仿佛是自言自语。

“我们做不到，埃博之子可以做到。”佳上的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你就是埃博之子的代言人。”

“我谁都不能代表，只能代表我自己。”李约素对佳上的说法不屑一顾，突然声音一沉，“或者，我可以代表科尼尔。”

佳上似乎决心打破李约素一切偏离主题的想法，“木藤三将军才是科尼尔和抵抗联盟的代表。”

李约素无话可说，扭头察看“甲子”号的动静。“甲子”号已经完成对接，正进行气密准备。

“‘甲子’号要求开放通道。”布丁报告。

“让他过来吧，那边很挤，过去不方便。”李约素说。

舱门打开，木藤三猛然游了进来，拉着壁上的扶手，稳住身子。

“木藤将军，很高兴能再见面。”李约素不紧不慢地说。

佳上转过身，向木藤三点点头。

“李约素，你想投降吗？”木藤三面无表情，冷酷至极，黑白分明的眸子盯着李约素，似乎想用锐利的眼神将他杀死。

“当然不。”李约素满不在乎地迎着木藤三的目光，“只是，我们需要和它们谈判。”

“谈判？！”木藤三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轻蔑，“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你竟妄想从谈判中得到？”他说着向前移动身体，“让我来帮你解脱，一个叛徒的最好下场，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你要尝尝死亡和悔恨的滋味！”木藤三向前猛扑，一把抓住李约素，使劲掐他的脖子。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感到意外。佳上微微一愣，马上上前试图拉开木藤三，然而木藤三的胳膊强壮有力，根本无法扳动。

李约素被掐得两眼翻白，全身不住地扭动，试图挣脱。

“放开船长！”布丁惊叫着，一道电弧击中木藤三，然而木藤三毫无反应，仍旧死死地掐着李约素的脖子。

“你不想听一听计划吗？李约素死了，计划就会彻底破产！我们还有机会赢！”佳上竭尽全力大声叫喊，试图改变木藤三的心意。

木藤三瞥了佳上一眼，却没有松开手。李约素两眼翻白，似乎马上就要昏死过去。

“木藤三，放手！”第三个声音响了起来。一个人影出现在投影中。

木藤三扭头一见那缥缈的人影，不由得松开手。李约素缓过一口气，瘫在椅子上大口喘气。

“沙达克，你终于来了！”木藤三面对人影，冷冷地说，“你无所不知，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失败了。”

“是的，木藤三将军，我明白当前的处境。”沙达克平静地说，“我来只是想告诉你们，在银河世界里，中枢星已经开始转移，它们在伊特通道建筑星门，准备大规模转移。时间不多了。”

“多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我们被蜘蛛人包围在这里，哪儿也去不了。你有何高见？”木藤三盯着眼前虚无缥缈的人影，如果可能，他非常愿意掐住它的喉咙——沙达克掘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在里边摆上诱人的饵，而自己则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

“很抱歉，计划没有成功。”沙达克说，“我提醒过你，这儿的蜘蛛人很强大，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我想问你有什么高见，”木藤三仍旧保持着生硬的语调，“不要再给我一个可能性很低的计划。”

沙达克并没有回答疑问，而是看了看李约素，说：“李约素将军有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坐下来做听众。”

木藤三盯着沙达克。李约素同样盯着沙达克，依靠人类的力量来颠

覆时空瘤已经不可能。根母是这个宇宙的主宰，在它绝对的控制力面前，几个小小的人类个体，区区两艘飞船，根本不堪一击。唯一能够指望的东西就是根母本身，而李约素唯一的筹码是能带上一些东西重返银河。这件事和沙达克已经没有任何关联，李约素不知道沙达克是否知晓。

佳上突然开口，“你想知道关于起源星球？”

沙达克微微一笑，“不愧是沙川人的佼佼者，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

李约素马上意识到佳上和沙达克对话的含义，“你诱使我到这里来，是为了那个镜子飞船？”一层怒意浮上脸庞，“这么说，你把我当作一个白痴在耍弄？！你……”一时间，李约素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情绪。

“那么我呢？”木藤三插话，“既然你的兴趣在李约素，为什么要把我拉进来？”

沙达克点点头，“真理会是人类的朋友，我们永远站在人类一边。我把一切情况和后果都告诉你，这里有很小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你的尝试值得肯定。你是人类勇气的象征。”

木藤三冷冷地哼了一声。

“拯救人类的希望，这一层意思对你也一样。”沙达克扭头看着李约素，“我留给你们的信息并非捏造，而是完全真实的，如果按照我的方案割断脐带区，一切都会按照预想发生。但是……”

“但你并没有告诉我，这里居然还有一个‘上佳’号。”

“这并不重要。”沙达克说完稍稍停顿，似乎在等待李约素的质疑，李约素没有再说什么。沙达克继续说，“但对你还有另一层含义，佳上看出了这一点，我的确在寻找起源星球。这是真理会为数不多的几个疑难问题之一。它隐藏在银河群星中，不留痕迹，我们一直试图寻找它。镜子飞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

“你怎么知道镜子飞船？我从来没有和你提过。”

“但是你和许多人提过。如果你想完完全全保守秘密，那么你就不该告诉任何人。一个秘密一旦说出口，就再也不是秘密了。”

李约素哑然。然而，他并没有向几个人提过这件事，只有佳上，吉纳……吉纳甚至接触过……想到这里，他猛然意识到，是吉纳告诉了沙达克这件事，这才能让整件事变得合理。

“是吉纳！”他脱口而出。

沙达克并不否认，也不承认，“这无关紧要，我们谈谈起源星球。”

“我不知道什么起源星球。”李约素冷冷地说，“镜子飞船我见过，它自称埃博之子。”

“没有人能够肯定镜子飞船就是起源星球，但至少这是一个有力的线索。你是我能找到的唯一关联，我可不希望这条线索断掉。”

“所以你就鼓励我来这里送死？”李约素反问。

“这是附带的效应，你来到这里并不是送死，和木藤三一样，你有机会摧毁科尼尔低地的蜘蛛人，这对仙女座旋臂上的人类文明功德无量。我只是观察你，为我的疑惑寻找可能的线索。”

“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李约素不想就此继续争论下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再出现？”

“因为木藤三马上就要杀死你。”佳上插话，“如果你死了，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我们无法打击蜘蛛人，沙达克的线索也将就此中断。”

“正是如此。”沙达克露出赞赏的笑容，“如果每一个人类都这样明智，银河将减少许多无谓的争执。”

“你想要我怎么办？”木藤三问，“计划失败，别科夫为此牺牲，就这样算了？”

“我们恐怕没有别的办法，木藤三将军。”沙达克不紧不慢地回答，“成功的可能性很低，眼下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李约素将军。”

“这么说我已经是一个废物。”木藤三扫视着舱里的人。

舱室里变得沉默。

佳上打破沉默，“别科夫没有完成你交给他的任务。他没有退出亚空间就引爆了‘甲丑’号，这造成了一次强震荡，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它让这个宇宙的有限寿命缩短了上百年，然而，即便你完全在预定目标区发动爆破，脐带区也不会被完全斩断。只是这个宇宙的使用寿命会缩短到五十年。这对那边毫无影响。”

“这是你们从臭虫那里得到的消息？你们相信敌人的鬼话？难道我们没有任何可能让这个该死的时空瘤破裂？”木藤三连续抛出几个问题，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我要和它们战斗到底！”

“我可以确认佳上的说法。”沙达克缓缓地说，“别科夫断绝了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按照目前的情况，如果让时空膜坍塌，需要的能量水平是六万兆兆特，你的反物质炸弹没有这么高的能量水平。而且还有一个意外，脐带区在银河那一端突然增强，大量吸入物质。也许这可以看作这个宇宙的回光返照，同时也意味着脐带区得到增强，一次爆炸再也无法把它彻底斩断。”

木藤三沉默着，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沙达克。突然他转向李约素，“你打算怎么和它们谈判？”

“我有筹码。”李约素说着起身，从木藤三身旁穿过，打开后舱门，“要过来看看吗？”

木藤三跟了过去。

“那边发生了什么？脐带区？它吞没了那艘‘深渊’号？”佳上问。

沙达克看着佳上，“我没有留意那边的飞船，但脐带区暴涨了三倍，在一个光秒的范围内，任何东西都会被它吞噬，掉落到这个宇宙中。”

佳上默然。

“提醒你的朋友，继续留在这里已经失去意义。他不需要为这个垂死的宇宙陪葬。”话音刚落，沙达克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佳上仿佛猛然间清醒过来，“沙达克，出来和我说话！”他大喊。沙达克并没有现身。

“你听着，如果你希望帮助银河系的人们，如果你还以人类的朋友自居，你要去找根母，你要帮助李约素和它谈判！”佳上并没有停下，他继续大喊。

沙达克倏然间出现佳上面前，“我认为你的提议很有意思，你希望我和它谈什么呢？”

“你明白，沙达克。它希望脱离这个时空瘤，它希望活下去。李约素能够借助镜子飞船带走两个人，但是对根母来说，完全不够。”

“继续。”

“你可以帮助它离开这里。它可以和你一样。”

“纯粹亚空间体？它不会接受，它的躯体如此庞大，如果成为纯亚空间体，它会失去几乎全部的记忆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思维能力。这就像把它变成了低能儿和白痴，对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认为纯粹亚空间体的沙达克都是白痴吗？”佳上反问。

“只是一个比喻，也许并不精确。”

“这是它重生的希望。”佳上继续说服沙达克，“我们也表现了巨大的诚意。多一个不同的伙伴不好吗？沙达克真理会不能接受一个异类吗？它对亚空间的理解也许比你们任何一个都更深刻。也许它正好是一个帮手，可以帮助你们寻找起源星球？”

“你说的有些道理。我们的确也有非沙达克的伙伴，但是从来没有接收过从如此巨大的头脑中诞生的亚空间体。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试试看，沙达克，试试看！”佳上说完便看着沙达克，不再言语。他的眸子里似乎有东西在闪光。那是人类的智慧之光，他们的躯体总是不自觉地表露出心绪，而眼睛总能传达出内心的想法。沙达克突然

间感到一阵奇怪的熟悉感。许许多多年前，还在为“三星”号服务时，他经常能从卜洛克船长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灵光一现。在飞船最后坠落的时刻，船长的眼睛里同样闪着光，“离开吧，沙达克，我知道你有办法脱离，成为一个亚空间体。去寻找真理会。”“三星”号坠落在铁星上，化做一团巨大的火焰，而沙达克成功脱离，在距离星球一光秒之外的地方，默默感受着渗入到亚空间的能量热流。他以为那是一次庄严的仪式，宣告他从此和人类隔绝，成为银河间自由的生灵；他以为从此便可以淡然处置人类的纠纷。然而，当他看见佳上的眼睛，他意识到，任何一个沙达克都不会将人类的请求置之不理。哪怕离开了六千万年，当一个人站在面前，请求帮助，他仍旧无法拒绝。无法拒绝。

沙达克沉默地点头，消失不见。

木藤三和李约素回来，两个人都沉默着不说话，控制舱里气氛压抑。

“船长，卡伊要求通讯。”布丁打破沉默。

李约素看了看木藤三，木藤三保持着冰冷的表情，眼睛里空无一物。

卡伊的影像出现在投影中。她看见了木藤三，凝视着他。木藤三眼珠转动，迎着卡伊的目光。他的身体纹丝未动，仿佛一尊雕像，眼珠的转动显得尤为突兀。

“李约素船长，根母要求你即刻前往。”卡伊从木藤三身上挪开目光。

“标示路径，我会过去。”

“很好。”卡伊说着转向木藤三，“他也要在你的飞船上一同前往吗？”

“是的。”李约素机警地盯着卡伊，“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控制那艘超光速飞船，它太危险了。”

李约素正想说些什么，木藤三抢先开口，“你们休想得到它。”声

音平淡，却不容置疑。

木藤三挪动身体，他仿佛从一尊雕像活转过来，“李约素将军，佳上阁下，很高兴能够和你们并肩战斗。但愿你们能成功。”说完，他自顾自向着通道而去。

“木藤三！”李约素喊道。木藤三不予理睬，他伸手碰触舱门，然而舱门并没有自动打开。

“布丁，让我出去。”木藤三不动声色地说。

布丁没有回应，他等着李约素的指示。

李约素嘴唇翕动，欲言又止，最后说：“让他走吧。”舱门悄无声息地打开，通道出现在木藤三眼前。

木藤三扭头看着李约素，“你是一个幸运的人。别忘了天垂星。”说完纵身钻入通道中。

几分钟后，“甲子”号从“天狼星”号上脱离，直奔那成群的黑色飞船而去。远方，黑色舰队中，红云涌起，蜘蛛人明白“甲子”号来者不善，准备应战。

李约素和佳上看着“甲子”号渐行渐远，最后成为一个标示性的白色光点，向着布满天宇的红色光点靠近。

“他说了什么？”佳上问。

“别科夫死了，他也不会继续活着。”

“还有呢？”

“这真神奇。”李约素随口应付了两句，稍稍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也许你可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布丁，你记录了吗？”

“有的，船长。但没有影像。”

“放出来，让佳上听听。”

“这真神奇！”舱内响起木藤三的声音，“我信了。”声音短暂停顿，似乎木藤三正陷入沉思。

“李约素船长，既然你还能够活着回到银河，如果你还能活着回到

银河，替我带个口信。告诉抵抗联盟，行动失败了，别科夫英勇牺牲，我也将选择和他同样的道路。没有完成重任，很抱歉。”

“木藤三将军……”李约素的声音插入进来。

木藤三打断了他，“请转告我的话，感激不尽。”

对话到此结束。

“就这些？”佳上问。

“就这些。”李约素自嘲似的笑了笑，“他是一块生铁，又冷又硬，他不想说，你也没办法。”

李约素话音刚落，投影中，“甲子”号瞬间化作了巨大的光斑，仿佛恒星般灿烂，辉煌的光球向着四周蔓延，一时间，“天狼星”号警报不断，整个投影白亮晃眼。当一切稳定下来，只见一道白色光带横在蜘蛛舰队和“甲子”号爆炸的余迹之间，仔细看去，光带的边缘隐约透出彩色的光晕——蜘蛛人构筑了空间壁垒，反物质爆炸造成的射线暴遭遇强烈空间扭曲，穿透时空膜，被导入到亚空间。爆炸虽然杀伤了少数黑色飞船，却对舰队主体毫无损伤。

李约素和佳上默默地注视着投影。

“这算是告别演出吗？”佳上打破沉默。

“我想他不想向任何人告别。”李约素回答，“他只想成全自己。”

“你看见了，根母的力量。”佳上又说。

“是的，很惊人。”李约素回答，“很可怕。”他又补充说。黑色舰队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构筑规模惊人的空间屏障，而根母的亚空间分形浩瀚无边，无孔不入，能渗入时空膜的每一点。在这个宇宙里，它几乎就是上帝。

凡人能对抗上帝吗？

能，如果随时准备舍弃生命。

凡人能和上帝谈判吗？

能，如果一个上帝有死期。
李约素紧紧攥着拳头。

第三十二章 节外生枝

“天狼星”号沿着指定线路进入弹跳准备。进入亚空间屏障的一刹那，李约素注意到卡伊的锥形飞船跟了上来。

飞船进入平稳的亚空间飞行，“天狼星”号的视野凝固，不再有任何变化。李约素坐着发闷，从脐带区到中枢星，虽然借助蜘蛛人的星门能够大大地缩短航程，却仍旧要在亚空间中度过三十多分钟。三十多分钟跨过五个半光年的距离，这大大超越了理论上亚空间跳跃能够达到的极限，然而，这里是一个封闭的小宇宙，时空以一种略带差异的方式展开。在这里，根母几乎能做到任何事，除了这一件：跳出时空瘤进入银河。

银河中群星闪耀，充满勃勃生机，而这里，淡红的天幕下星星黯淡无光，末日就在不远的将来，到处都是死亡的腐臭气息。根母比任何人更迫切地希望离开，它的同类做到了这一点，不过彻底断送了它的希望。

“我们该怎么做？”李约素突然发问。

佳上太熟悉李约素这种提问的方式了，通常都是有了答案，他才会提出问题。因此，佳上并不回应，只是侧头看了看他，等待他自问自答。

“好吧。没人能告诉我，我只有自己来。我会告诉根母，我能带走和我的身体等重的东西，我可以带上它指定的任何东西。然后，它要自杀，顺带毁掉这个时空瘤来作交换。”李约素看着佳上，“这听起来有些疯狂。我突然很没有信心。”

“这是我们唯一可行的计划。”

“你说过很多遍了。”李约素显然不满，“根母无法在这里触摸到

我们，如果有其他法子，不妨说出来。到了中枢星，恐怕我们任何交谈都不安全。”

“如果我说，现在就用你的救命法子离开，你觉得怎么样？”

“有什么理由吗？”

“至少我们还能继续活下去。”

李约素突然笑了起来，“我倒是没有想过继续活下去。如果能用一条性命交换蜘蛛人的所有舰队，那也值了。”

“这也是木藤三的想法。”

“是啊，某种程度上，我和他也有些共同点。至少我们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如果你不能活下去，根母又怎么能相信你？”

李约素一时语塞。佳上毫不留情地揭示了一个现实：他将是那个能够幸存到最后的人，否则，一切都无法进行下去；而佳上，则只能留在这里，或者老死，或者和宇宙一道终结。冒险还没有完成，结局却已经明了。

“好吧，我现在就带着你和布丁走。”李约素说，“敌人可以想办法慢慢对付，我不能把你扔在这里。”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是安全的。埃博之子选中了你，你的安全就在他的算计之中。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去到根母那儿，和它完成这笔交易。”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李约素阴沉着脸。

“我不会放弃‘上佳’号。”佳上静静地望着李约素。

李约素明白这个老伙计的心思。“上佳”号就在这里，如果每个生命都必须寻找一个终结之地，这是佳上最好的归宿。这里是最后告别的地方，无论怎样推迟那个时刻的到来，该来的还是会来。人应该勇敢一点，面对现实。然而现实太冷酷，人总是忍不住会温情一些。

“我们会找到办法的。”李约素说。

“我让沙达克帮忙说服根母。”

“什么？”

“沙达克是纯粹的亚空间体。如果根母愿意放弃它的实体，成为纯亚空间体，它仍旧可以活下去。”

“那有什么可犹豫的？这是个好办法。”

“按照根母的规模，如果成为纯亚空间体，它的亚空间规模至少得缩小一千倍，只有原来的千分之一。这是一种什么情形，你可以想象。”

“智力退化？”

“设想你接受剔除绝大部分记忆，失去绝大部分逻辑能力。或者说，从一个人变成微生物，只不过还保留一点做人的记忆。”

李约素想了想，“那还不如死了算了，生不如死。”

“我只是让沙达克和根母谈谈，我不知道沙达克是否真的会去谈，也不知道根母是否会有这样的意愿。只不过，这是我们的诚意，我们拿出所有的东西来和它做这笔交易。”

“但是看起来希望渺茫，”李约素苦笑，“但是我们得把事情做完。”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佳上说。

“什么意思？”

“许多因素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既然打开了门，就走过去吧。至少我和布丁可以跟你一道走过去。根母一定有自己的打算，我们只是去揭开答案。”

“话是这么说。”李约素长叹一口气，“心有不甘……”

“卡伊告诉我们，她手上有一个俘虏。”佳上转移话题，“别科夫和木藤三都已经死了，会是谁呢？”

李约素心中一惊，佳上似乎在暗示什么。他瞥了一眼计时器，数字正好定格在零上。

蓦然间，天宇转换了颜色，变得更加深沉，而星星陡然转移了方位。前方，庞大的中枢星仿佛生长着无数触须的怪兽，正快速逼来。他们抵达了目的地。

锥形飞船几乎紧贴着“天狼星”号飞了过去。

长长的根须向着无穷的远方延伸，仿佛一根根绷紧的绳索。锥形飞船靠过去，贴在一条绳索上。猛然间，李约素意识到那看上去细细的绳索有多么粗大，锥形飞船依附其上，只是一点微小的凸起。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星球般庞大的怪物。

无论那是多么可怕的东西，他们都要勇敢地面对，这是他们的光荣使命。然而李约素却被佳上意味深长的问题搅得心神不安。

“布丁，我要和卡伊通话。”李约素下令。

几秒之后，布丁回答：“没有回应。”

“跟上去！”李约素蹙着眉头。

“卡伊警告我们要按照指定路线飞行。”

“别管她，跟上那艘飞船。”

“天狼星”突然变轨，尾随着锥形飞船而去，快速缩短距离。

卡伊马上有了反应，出现在投影中。

“你们偏离了航线……”

“没错。”李约素打断她的话，“你手上有一人，让我看看。”

“什么？”

“你说过你们抓到了一个俘虏，给我看看。”

“我们了解你的要求。现在请回到你的航线上，否则根母会不高兴。”

“它已经很生气了，再多一点怒气也无所谓。我要见到这个人，否则我们无法进入下一步。”

卡伊似乎在考虑是否能接受李约素的要求。

“很简单，把他带到摄像机前就行了，双方都没什么损失。”李约

素催促她。

卡伊决定妥协，“返回你们的航线。我可以把人带到镜头前，但是，这只能是单向通讯，她无法看见你们。”

“成交！”李约素飞快地答应，“布丁，回到路线上。”

“天狼星”号重新进入轨道。远方，十多个小黑点正快速靠近，它们是蜘蛛人的小型飞船，来“迎接”“天狼星”号。

李约素毫不在意那些正在靠近的飞船，他注视着漆黑一片的中央投影，等待着影像出现。

人影在画面中亮起来。李约素屏住了呼吸。

一个女人在画面的中央坐着，长发披肩，神色泰然自若，嘴角边挂着浅浅的微笑。她目光流转，似乎在不断地打量四周。

是旦素一！

李约素悬着的心突然间变得踏实，他扭头看着佳上，“你早就知道？”

“我不知道……但是我猜想有这种可能。”

李约素盯着旦素一的脸。她被隔绝在摄像机的那边，不知道李约素正注视着她。

“怎么会呢？”李约素喃喃自语。

“沙达克说过，脐带区暴涨了三倍，附近的飞船都被它吸收进来了。旦素一将军的流体颗粒分队，正在这个范围内。当然，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她早该撤退了，我想，应该是她自己趁机跳了下来。”

“这算是命运吗？”李约素苦笑，“一定要让我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

“不，你还会回到银河。”佳上面色严肃。

李约素摇头，“我不会丢下她。”

“那么你选择放弃科尼尔？”佳上用平淡的语调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李约素沉默不语，他望着旦素一。他以为永远不会再见到那端庄的容颜，浅浅的微笑。一切都已经凝固在昨天，她会以一个战士的姿态辗转银河，消灭那些带来灾祸的异族。他来到这里慷慨赴死，只求让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可形势却突然间斗转星移，为了打击敌人，他必须活着离开这个垂死的世界，而旦素一却被困在此间，和这个世界一道毁灭。这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李约素感到一阵惶然。

银河在上，难道命运就是和我过不去？李约素又感到几分愤然。

“我不会放弃科尼尔。”沉默片刻之后，李约素开口，“就像你不会放弃‘上佳’号一样。”

佳上微微点头，然后说：“你有最后一个机会——带着她离开。”

这个充满诱惑力的想法被李约素断然否决，“就算我同意，她也不会同意。”他感到一阵轻松，旦素一会支持他，他们有同样的想法。

说话间，黑色飞船已经靠近。船身打开，每艘飞船里都跳出一只白色的蛛形生物，轻巧地落在“天狼星”号上。它们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只是依附着“天狼星”号，随着它向前飞行。黑色飞船包围了“天狼星”号，众星拱月一般拥着它。

卡伊中断了影像。

“布丁，告诉卡伊，我认识这个人，她必须活着。”

“遵命，船长。是否要告诉卡伊旦素一将军的身份？”

“不用了，在这里，这些东西没用。卡伊不会对她有恶意，是吧？”后一个问句，李约素向着佳上。

“沙川人不会伤及无辜。”佳上回答，然后反问，“不要现在就和她见面吗？”

“外交使臣有外交使臣的规矩，只要她安全就行了。”李约素看着前方，根母张开巨大的臂膀，似乎要将“天狼星”号囊括其中，“我们得和它好好谈谈。”

“天狼星”号向着根母降落。盘根错节的虬枝四处蔓延，细小的黑

色生物游走其上，偶尔，投影中会出现白色的蛛形生物，大小不一，最为巨大的一个，体型居然比“天狼星”号还要庞大，它依附在一根虬枝上，三只血红的眼睛近距离瞪视着“天狼星”号，头部的附肢不住地摆动，似乎要抓住什么东西送入张开的口中。

“欢迎仪式很隆重。”李约素说，“上一回降落，什么都没有。”

“这一次它不会再让小虫来钻你的身体，它要的东西就在那里。”

“没错，这一次它不一样。”李约素再一次感受到深不可测的亚空间分形在知觉中展开。这一次，根母并没有试图窥探他，而是伫立着，自然而然地等待着李约素靠过去。它从容不迫，庞大的亚空间体积自然显示出威严。那是一种主宰者才具有的气度，不增不减，以万物为刍狗。

伴随飞行的黑色飞船突然散开，漆黑的星球表面暴露在“天狼星”号面前，“天狼星”号缓缓降落，地面粗糙不平，犹如坚硬的鳞甲。白色蛛形生物从飞船上跳下，沿着同一个方向向前，它们身后留下的痕迹，在漫天的红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地面仿佛被这痕迹所软化，凹凸不平的表面变得平整，十多道痕迹彼此间融合在一起，形成一条银光闪闪的路径，伸向远方。

黑色飞船的船体上生长出众多的触手，在空中飘动，最后彼此相互连接，变得扁平，仿佛一把大伞遮挡在“天狼星”号上方。大伞中央鼓起，四周飘落，一旦落地，便融入其中，结为一体。巨大的黑色穹顶就此成型。穹顶上，一圈红色的光点照亮整个空间。

“天狼星”号打开舱门，李约素缓缓走出来。他坐在星渊盔甲内，却没有携带任何武器。银色路径伸向前方，消失在穹顶边缘，那里有一个竖直的深井，正等着他跳下去。李约素回头张望，佳上正站在舱门边。李约素做出一个胜利的手势，然后望着路径消失的地方，深吸一口气。

他沿着银色路径向前。突然间，他看见几个人站在一边——她们仿

佛从地底下冒出来，突兀地出现在那里。

那是卡伊和她的伙伴，还有旦素一。李约素心中一紧。

控制舱下坠，李约素从盔甲中滑出。他几步跑到旦素一面前。旦素一看见他，露出一个微笑。两人四目相对，凝视良久，什么也没有说。

猛然间，李约素一把抱住眼前的人，紧紧地搂住，仿佛生怕失去。

卡伊站在一边，默不作声。

根母的亚空间分形如潮水般涌来，李约素被包裹其间。根母似乎正饶有兴趣地观察着李约素的反应。李约素并不理会，他只是拥抱着心爱的人，一动不动。

这个拥抱的时间长到令人尴尬。终于，卡伊忍不住清了清嗓子，“李约素阁下，根母在等着你。”

旦素一拍了拍李约素的背，轻声说：“好了，放开我。”

李约素松开臂膀，两手抓住旦素一的胳膊，望着她的双眼，眼睛眨也不眨。

“你怎么会在这里？”李约素问。

“因为你在这里。”旦素一回答。在这陌生的异域，她不再是雷电家族的人，也不再是叱咤风云的将军，她不用背负任何东西，而只是一个女人。她望着李约素，从他的眼睛里读出深刻的关切和爱意。这就够了，这就是她来到这里想看见的东西。

“我没事，去做你的事吧。”旦素一微微一笑。

“我会送她去‘天狼星’号。”卡伊说。

李约素点点头，“等着我！”他放开旦素一的胳膊，正要转身，又突然一把将旦素一拉入怀中，飞快地在她的唇上印上一吻。没有等旦素一反应过来，他已经放开手，转身小跑几步，跳入盔甲控制舱。控制舱升起，李约素挥手致意，“等着我！”他又说了一遍。

旦素一原地站着，脸颊上腾起两片红云。

星渊盔甲大步向前，很快走到小径尽头，纵身一跃，落入竖井中。

四周瞬间变得一团漆黑。盔甲感应着周围细微的变化，把一切显示在屏幕上。李约素甚至连这个也不需要，他能感觉到那些异样的存在。充沛的能量充满每一个角落，亚空间分形恰到好处指示出每一个目标，每一处通道。李约素快速下坠，两分钟之后，他看见了竖井底部的光。就在那里！

一个庞然巨物正在下方等他。它仿佛一个巨大的水晶球，其中有火焰燃烧。巨球一边翻滚，一边折射出绚丽的光彩。它正放射出蓝色的光，突然间，又变成了黄色。盔甲自动调整下坠速度，最后，它徐徐穿过光幕。眼前豁然开朗，巨大的蓝色球体横在前方，散发着各种颜色的光。李约素停下来，这就是根母真正的本体，庞然的亚空间侧面依附其上，一个个分形从这里蔓延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它是这个小小宇宙的头脑，造物主真正的杰作。

眼前，光滑的球面仿佛巨墙般耸立，向四周无限延伸，铺天盖地。光在其中游移，犹如一种若有若无的幻觉。

李约素缓缓靠近，有些恍惚。记忆正被唤醒，他曾经见过这蓝色宝石中游移的光，那是亚空间侧面的投影，正和他的亚空间侧面相碰。是的，他曾在天垂星的战场上和它正面遭遇，蜘蛛人的黑色飞船拥有类似的晶体般的物质，它们透过它和中枢星相连，在亚空间中联结成一个整体。李约素似乎感到冥冥之中的召唤，一种巨大的诱惑拉扯着他，驱使他投入这无边际的亚空间之海，和它们融为一体。那儿似乎就是极乐世界，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油然而生。然而另一股力量也同样拉着他，让他没有直接掉落下去。旦素一、苏北旦、古力特、佳上、天狼七……许许多多的人名从心间滑过，那些栩栩如生的面孔都在呼唤着他的名字，还有那些美丽的星球，那些善良的人，最后，他仿佛看见了天垂星，美丽的蓝色星球在静谧的星空下旋转……顷刻间，星球四分五裂。

李约素浑身一颤，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根母触发了他的幻觉，如果不是因为神志中的一丝清明，也许他已经投降，融入到那浩渺无边的存

在物中。李约素惊出一身冷汗。他定了定神，仍旧保持着和根母的接触，却小心翼翼地避开纠缠。亚空间体之间无法直接作用，然而根母却似乎能够透过亚空间接触来施加影响。

“我来了！”李约素大声说。根母显然知道他已经来到面前，然而语言并非多余，透过亚空间渗透所进行的交流有些缥缈虚幻，话语才能让人感到脚踏实地。

根母的亚空间分形悄无声息地移动。李约素能够感觉到它在收缩，从无穷远处汇聚而来，就像原本稀薄的雾气聚拢，慢慢变得浓厚，存在感愈发强烈，无限的威压令人感到无法呼吸。李约素明白那是巨大的亚空间体积差导致的能量吸附效应，只要他不主动投入其中，就不会有什么危害。他聚精会神，让自己更细致地分辨根母的一举一动。

庞大的亚空间体开始移动。它却并不靠近李约素，而是移往另一个方向。根母的注意力被一样更重要的东西吸引，以至于暂时把李约素搁置一边。它在那里，虽然隔得遥远，李约素仍旧能够感觉到那是一种不属于亚空间的存在。它散发着微弱的能量流，向周围告知自身的存在，一刹那间，让李约素想到，这是一个信标。

李约素放松约束，让自己的亚空间侧面追着根母而去。根母的亚空间分形仿佛一只巨大的须鲸，李约素则像一个小小的蓝藻，随着鲸鱼的移动而起伏。

它们很快触到了那特异的的存在物。它就在那里，隔绝在亚空间之外，却又向外辐射能量。当根母触摸它，能量流便停了下来。它似乎很坚硬，亚空间狂热的能量湍流也无法将它融化；又似乎空空一片，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块空缺。有和无，这不可协调的属性在这东西身上纠缠在一起，它一动不动地挺立着，和亚空间无处不在的能量潜流形成鲜明对比。

根母绕着它盘旋，窥探。片刻之后，它突然间毫无迹象地消失，能量迅速填满留下的空间，激起不大不小的湍流。

根母继续盘旋一周。确定那东西已经远去，根母掉头向着李约素而来。李约素收缩了一下，猛然间，他意识到那刚离去的东西是什么。类似的存在就在他的身边，然而规模要小许多，在时空膜的对应位置上，正是星渊盔甲。这是埃博之子留下的时空钥匙，它正展现不同于这个时空的维度，高高在上，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正像镜子飞船。而刚消失的那个，恐怕正是镜船的本体。

李约素定了定神，看看眼前，盔甲的舱盖上，按钮正如一面镜子闪闪发亮。他并未触发它，是埃博之子触发了它。

根母从容不迫地靠近李约素。它显然已认识到那不同寻常的存在物就在盔甲上，一个分形仿佛触手般伸出，来探究它无法把握的东西。

突然间，眼前的镜子蓦然消失，亚空间中的非常之物也随之不见。

李约素伸手在按钮上轻触三下，镜子再次浮现。亚空间的存在物也无中生有般变了出来，挤开无所不在的能量，硬生生地形成一个空洞。

这样也好！李约素暗想。这原本就是要展示给根母的筹码，在这样的情况下，筹码会变得更有分量。埃博之子并没有撒手不管，它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向根母展示了力量。那是更深奥的宇宙奥秘，根母并没有能够洞悉，埃博之子在此刻向根母展示它，用意不言自明。李约素对这个神秘叵测的埃博之子，突然生出一种好感。

根母进一步逼迫过来，似乎想要表达些什么，却只让李约素感到一阵阵压迫。

“你想说些什么？我不明白！”李约素大声喊叫。

根母退了下去，压迫感随之而去。时空之钥的银光也在刹那间消失，恢复成透明的模样。一切都平静下来。

李约素静静地等着。此刻，他只需等待。

片刻之后，一个人形从光幕中落下。这是一个身穿动力服的人，她快速移动到李约素身边，和他并肩而立。

“李约素阁下，我来帮助你 and 根母交流。”来人是卡伊。

“谢谢你，虽然我能感受到它，却无法明白它的意思。”

“根母也感到困惑，也许只是因为你对亚空间接触并不熟练，对人类而言，这是一种需要锻炼的技能。”

“好吧，告诉我它的想法。然后我来说说我的想法。”

“根母要求你解释关于这个时空门的一切。”

“时空门？它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妨就把它叫做时空门。它的原理如何，怎么制造，我一无所知。但是我能触发它，我可以从这个宇宙里带走一些东西，就像这样。”李约素说着就去碰触按钮。

银色的镜子魔术般浮现出来。

眼前的蓝色巨球中，光亮大炽，仿佛所有的光都在一刹那间点亮，各种各样的色彩从球体里溢出，将整个空间渲染得五彩缤纷。

根母的亚空间分形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聚集，形成能量巨波，排山倒海般向着突然出现的存在物涌去。

李约素的亚空间侧面被这突如其来的巨浪挤在一边，他感到身体的每一处都发出剧烈的疼痛。当根母的体积重新开始膨胀，疼痛在一瞬间达到顶峰。

他发出一声惨叫，然后昏了过去。

第三十三章 君子协定

李约素悠悠转醒。

佳上的面孔出现在他眼前，然后是旦素一的面孔。他们都关切地看着他。

“船长，你醒了！”布丁显得很高兴。

李约素试图起身，却发现浑身酸软无力，连握紧拳头的动作也无法完成。眼球是身上唯一还能活动的器官。他注视着旦素一，勉强露出一个微笑。

旦素一报以微笑。

李约素挪开视线，看着佳上，“我昏迷很久了吗？”

“卡伊刚把你送来不久。”佳上回答，顺着他的视线，李约素看见了卡伊。她站在一边，身后仍旧是那两个伙伴。

“船长，你在船舱里昏迷了七分钟三十六秒，你的身体仍旧处在麻痹状态，但是很快就可以恢复。”布丁说。

李约素又试图起身，却只是微微动了动身体，然后就不能动弹了。

“卡伊说你的身体为了支持亚空间膨胀而消耗了所有的能量单元，需要长时间休息才能恢复元气。”佳上安慰他。

李约素闭上眼睛，他感觉自己身体开始变得虚弱，亚空间的知觉同样也变得模糊。然而，他还是能感觉到根母那庞大的存在。还有卡伊，她的亚空间侧面比两个伙伴更旺盛一些，她正关切地看着他。看这个词并不能准确形容两个亚空间体之间的交流，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李约素向她致意。睁开眼睛，他抬眼去看卡伊，卡伊也正看着他。李约素笑了笑，卡伊默默点头。

卡伊是一个人，她不是根母的一部分。虽然佳上和埃博之子都告诉

过李约素这一点，他一直将这些变成黑色的人类看作异类，更接近蜘蛛人而非人类。这个看法直到此刻才改变过来。“上佳”号落难到此，卡伊是适应了根母的人类，而自己，则和他们最相似。所有人都是这汹涌澎湃的巨浪中身不由己的浪花。

“根母想怎么样？”李约素问，声音很虚弱。

“她同意你的方案。”卡伊走上前来，“你来触发时空门，她会指定你所要带走的東西。”

“然后呢？”

“你离开之后，她会终结这个宇宙。”

“我怎么知道它能履行承诺？”

“你会看到坍塌的连锁反应，坍塌会形成亚空间空腔，弥合的瞬间会对时空膜产生巨大的引力效应，然后立即释放，区域中所有的物质都会被加速，从银河中抛离。你不可能看不见这样的巨大效应。”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知道，根母怎么保证它一定会终结这个宇宙？如果我到了银河那边，看不到任何动静，那又怎么办？”李约素说得有些急，猛喘了两口气。

“她一定会做到。”卡伊很确定地说。

“我怎么能确认？”李约素反问。

“她又如何确认你的时空门的确能把我们带离这个宇宙？从这里到银河之间的亚空间深度，任何弹跳都无能为力，她也并不了解那个时空门。”卡伊并不直接回答问题。

“我不知道，它比我们聪明得多，它自己应该明白。”

“她不明白时空门，但是她相信你。”

李约素露出一个惨淡的笑容，“这真是荣幸，我真希望我也能像它一样……但这听起来还是不可靠。”

“也许你还没有明白，”卡伊凑上前，“根母根本不会欺骗。在‘上佳’号获得拯救之前，她是这个宇宙中唯一的存在，她不懂得欺

骗也不需要欺骗。你明白了吗？”

李约素不由得发怔。一个如此庞然的头脑会如此简单，这有些出乎意料。然而，确如卡伊所说，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个存在物，欺骗又有什么意义？它怎么会懂得背信弃义这种事？

李约素突然感到有些滑稽，一个最让人担心的问题，答案竟然如此简单。他哈哈地笑出声来，上气不接下气。最后，他迫使自己停下来，看着佳上，“这是不是有些可笑？”

佳上看了看卡伊，又看着李约素，“这听起来符合逻辑。”说完他望着卡伊，“假设我们相信她，根母又怎么能保证这个宇宙一定坍塌，或者，当她面临选择，她选择退缩了……”

卡伊叹了口气，“如果想要与根母合作，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们必须相信她。”

“你相信她吗？”佳上紧紧地盯着卡伊。

卡伊迎着佳上的目光。这个人是她的哥哥，DNA明白无误地显示，他是“上佳”号的一员，而且和她有着最亲近的血缘。是的，那些模糊的记忆虽不牢靠，却有这样一个人的影子。她无法想起哥哥的容貌，也不记得任何相关的事。然而，当他这样望着她，她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这感觉暖洋洋的，温暖着她的心。

她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是的，我完全相信她。”

“好，在做出最后的判断之前，我要搞清一个真相。卡伊，你曾经提到过，这个世界，曾经有两个中枢星。一个成功脱离了束缚，进入银河，给科尼尔星域带去了灭顶之灾；另一个就是根母，留在这里。”佳上询问式地望着卡伊。

卡伊点头，“没错。”

“我怀疑这个事实。这个世界，如果只有一个中枢星，或者有很多中枢星，那都让人不难理解。让人难于理解的是有两个。两个中枢星，如果彼此间敌对，它们有足够的时间决出胜负，只留下胜利的一方。如

果彼此间友善，它们完全可以一同跳出，而不必留下一个。因此，我很奇怪根母为什么会留在这里。”

“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向根母转述你的疑问。你想现在就知道答案吗？”

“我可以等。”

“李约素阁下，我已经转达了根母的意愿。你认为如何？”卡伊望着李约素。

“按照你说的，我没有什么其他选择。”李约素露出一丝苦笑，“它能够同意，那就再好不过。它又希望我带走什么呢？”

控制舱里的人们都看着卡伊。

“带走一个‘上佳’号的人。”

李约素等着卡伊继续说出剩下的条件。然而卡伊却不再说话，只是看着他。

“就这么简单？”李约素有些惊讶。

“就是这样。”

李约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埃博之子要求他带走一个“上佳”号上的人，而根母的要求居然完全一样。他设想了无数种可能的刁难，却一样也没有发生，带走一个人，按照埃博之子的方法，再简单不过。

他抬眼看着卡伊。卡伊正等着他的回答。

“没问题。”他缓缓地说，“但你确定这的确是根母唯一的要求？”

“是的。”卡伊点点头，“很高兴我们能达成一致。”

她扫视着旦素一和佳上，“那么好好计划你们最后的行程。你们可以去这个宇宙的任何地方，一旦根母准备妥当，会请你们赶回来。然后，我们将按照协定进行下一步。”

她的视线最后落在旦素一身上，“你不是为了毁灭这个宇宙而来，

那么你是为了他？”

旦素一笑了笑，不置可否。

卡伊没有继续问下去，她转身走向舱门。两个伙伴跟着她走出去。

“卡伊。”佳上喊住她。

卡伊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佳上。

“我要回‘上佳’号。”

卡伊盯着佳上，没有说话。突然，她露出一个笑容，“随时欢迎。”说完她走了出去。

佳上一时间竟然有些发愣。

舱门关闭。

李约素勉力支撑着身体，试图坐起来，旦素一弯下腰，扶着他。

旦素一乌黑秀丽的长发就在眼前，李约素情不自禁伸手轻抚。旦素一抬眼看着李约素，露出一个微笑，温柔的情意从眼角荡漾出来，李约素不禁有些恍惚。

四目相对，却沉默无语。他们沉浸在一个别样的世界，全然忘了周遭的一切。即将坍塌的宇宙、垂死的星球、漠然的中枢星……整个宇宙都不怀好意，他们的内心却依旧温暖如春。如果时光就此凝滞……有那么片刻，李约素无比渴望这从未实现的人类梦想能够实现。

李约素嘴唇翕动，正要说话，旦素一抬手示意他不要说。她的神色变得严肃，“我有些消息要带给你和佳上。”她说看着佳上一眼。

佳上一一直在一边回避，拨弄着布丁展示的“上佳”号模型，听见旦素一的话转过身来。

“还有我呢？”布丁蹦了出来。

“对，还有你，布丁。”旦素一清了清嗓子，“‘青云’号收到抵抗联盟的消息，中枢星正快速收缩。它几乎已经完全放弃达门塔星域，在俄罗斯也仅仅保留了圣彼得的基地。敌人大力收缩，都集中在天垂星到好望角一线。”

“它们要逃？”李约素反射似的问。

“巴达将军和沙达克的判断也是如此。”

“真理会沙达克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佳上平静地插入到谈话中。

旦素一回答：“沙达克估计它们将在二十六个月的时间内完成收缩，中枢星体积庞大，从天垂星移动到好望角也许需要上百年。然而，一旦它开始移动，绝大部分时间都沉在亚空间中，将不会受到时空膜弹性恢复的影响。时空瘤的坍塌也无法造成太多的影响。

“抵抗联盟派出了游击分队，他们想干扰敌人的转移，但是力量太脆弱，无法给蜘蛛人造成大的干扰。巴达将军决定去和抵抗联盟会合，进行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希望能够毁掉伊特星门，争取一些时间。”

“他们成功了吗？”

“我不知道。‘青云’号出发的时候，我就来向你们传递消息了。还有一个附带的消息，敌人也向脐带区派遣了舰队。我的飞船和它们发生了遭遇战，最后侥幸逃离，但它们确实出现在脐带区附近。敌人一定也试图在脐带区做点什么。”

“这真是一个糟糕的消息。”李约素皱眉，“这么说来，我们要抓紧行动。”

“这的确是一个糟糕的消息，很抱歉我没有带来好消息，但是必须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如果我们还有使命。”旦素一仍旧保持着严肃的神情。

“这个宇宙的时间比银河世界要快一些，外界的二十六个月，只相当于这里的十一个月，是这样吗？布丁？”佳上问。

“比这更糟，现在的光速只有二十三万公里每秒。别科夫攻击了脐带区后，光速降落得很厉害，时空收缩加剧，十六个月，只相当于七个月又十二天。”

“无论怎样，必须尽快。”旦素一接上布丁的话，“虽然‘青

云’号和抵抗联盟会竭尽全力，但尽快完成任务是最优策略。”

“主动权不在我们这边。”李约素说，“卡伊说了，一旦根母准备妥当，它会告知我们。谁也不知道它要多久的时间准备。”

船舱里一时间陷入沉默。

稍过片刻，李约素想起另一个重要问题，“那么‘青云’号和抵抗联盟是决心留在科尼尔盆地缠住蜘蛛人喽？如果这样，一旦时空瘤破裂，空间反弹，他们都无法逃避。”

“所有能够撤离的单位都已经前往旋臂外的黑暗区，只有战斗部队留下来。所有人一致认为，如果真的能够达成目标，那么这样的牺牲就是值得的。他们都盼着你和木藤三能够完成任务。”旦素一严肃地回答。

所有人都准备为了胜利付出最高的代价。生命是宝贵的，但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东西！

李约素默默点头。他抬眼望着旦素一，“那么你呢？你不必为了传递一个消息就把自己搭进来。”传递消息的确很重要，然而这是有去无回的旅程，巴达将军没有理由让一个优秀指挥官赴死，旦素一有很多理由可以不承担这样的任务。

旦素一平静地看着他，“我愿意这么做。”

“真是太傻了！”李约素喃喃地说。

船舱里再次沉默下来。

“我们去‘上佳’号。”李约素打破沉默，他看着眼前的两个人，“卡伊能和根母深入交流，我们可以请她帮忙，要求根母尽快履行协议。”

“但我们怎么说服她？她对待根母就像对待神明，她不会帮助我们隐瞒任何情况，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根母和那个进入到科尼尔的中枢星是什么关系？也许它就想在中枢星移动成功之后才结束这个宇宙。”

“这不可能，它不知道那边的信息。”李约素说。

“既然我们能够透过脐带区进入这个宇宙，蜘蛛人也可以，至少，信息可以从外部传递到这里。”佳上反驳。

李约素并不服输，“脐带区的那些蜘蛛人属于根母，和外边的中枢星没有关系。我们也的确看到了，真的没有关系，它们甚至不攻击我。”

李约素的话引起佳上的深思，他眉头微蹙，放慢语速道：“的确，它们会回避你。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根母让这些蜘蛛人对类似卡伊的人类进行回避。而你和卡伊她们有类似的特点。”

“这就对了！”李约素很高兴佳上赞同自己的观点，“根母在这里，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进程。我们可以告诉它，我们要加快速度。否则，协议就作废！”李约素把最后一句话说得掷地有声，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根母只有乖乖地听从。

李约素的声音在舱室里回荡，他自信满满地望着旦素一和佳上，两人却沉默地望着他。片刻之后，佳上缓缓地说：“从这里带走一个新人类，并不是根母单方面的愿望。哪怕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你也必须带着需要的人离开。”

李约素一怔，他明白佳上的意思。佳上在提醒他，不要意气用事故意留下。是的，当他见到旦素一，这个念头就在他的潜意识里默默滋长。显然，他无法带着旦素一离开，那意味着他背叛了整个人类的事业；而带着一个暗影人离开，旦素一就势必要留在这里等死。他甚至对埃博之子心生恼恨，为什么开启时空门的钥匙一定是他本身，这杜绝了其他选择的可能，他只能按照设计好的路线一步步走下去。命运的绳索套住了他的脖颈，他没有挣扎的余地。甚至连佳上，这个最好的伙伴，也希望他按照设计好的步调走下去。

他无法挣脱这宿命，只希望根母能够拒绝他，这样他就不必有任何负疚。他可以任性一回，留在这里，和旦素一在一起。佳上却提醒他，即便所有人都留下，他也要带一个暗影人离开，埃博之子说，这关系到

人类将来的命运。

李约素突然感到一阵悲凉。他甚至想到，这宇宙、银河，一切的一切，和他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像佳上头次建议的那样，直接带着旦素一离开？银河广阔，他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终此一生。

这个念头一冒头就被断然否决：即便我同意，她也不会同意！

李约素抬头望着旦素一。

旦素一微微一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不必担心我。”

李约素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我们先找到卡伊，也许根母能很快答应我们。”

“船长，卡伊正在外边。让她进来吗？”正说话间，布丁报告了卡伊的到来。

“让她进来。”李约素说着起身，突然间他想起什么，“我的盔甲呢？星渊盔甲在哪里？”

“在这儿，需要把它收入舱里吗？”布丁显示了影像。星渊盔甲正伫立在“天狼星”号旁，控制舱敞开着。卡伊正好走过来，两个伙伴仍旧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当她经过盔甲时，停下了脚步，饶有兴致地打量起它来。

“之前是卡伊把你送回来的。当时她穿上了星渊盔甲，而把你抱在手上。看来她已经尝试过打开时空门，根母很清楚只有你能打开它。也许它最终能够破解十三维度能的秘密，但是，它同样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件事。”佳上向李约素解释。

“她和星渊盔甲倒是很般配。”李约素笑了笑，“女孩子总是喜欢比较花哨的东西。”他说着看了看佳上。他已经把卡伊当做人类，他相信“上佳”号上的人们并非根母所控制的傀儡，他们只是有些特别，根母给了他们亚空间侧面，因此，他们能感受到根母沉浸在亚空间中的庞大体积。常人看不到它，只能从仪器的读数上知晓它的存在。

他接受了卡伊。卡伊和他是一类。

佳上笑了，笑容很宽慰。

“船长，你认为卡伊会受到根母的控制吗？”佳上接着问。

李约素一愣，随即说：“埃博之子已经说过，根母并没有试图控制她们，她们保持着独立的意志。”

“我想问的是你的看法，凭你的直觉判断。”

“我？我认为她们和我一样，虽然有点儿特别，但仍旧是人类。我相信埃博之子的断言，它能看到的東西，肯定比我要深远。”

“埃博之子是谁？”旦素一问。

“一个神秘的存在物，没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它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给了我一个时空门，让我去和根母谈判。它有些遮遮掩掩的，也很让人怀疑它的企图。真理会沙达克和佳上都怀疑它是起源星球。虽然我和它接触过，但我真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李约素露出一个笑容，“它说什么，你照着做就是了，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你看它像不像是上帝？”

旦素一沉默不答，垂下双眼，似乎在思考什么。

舱门打开，卡伊和她的伙伴步调一致地走了进来。

“关于你的问题，根母和诺姆之间的事，我已经问明白了，你想听吗？”她开门见山地问佳上。

“是的，我必须知道。”

“蜘蛛人被人类驱逐到这里，它们原本有许多族群，然而千万年的自我完善之后，只剩下一个意识中枢。很不幸，这个宇宙也即将走到寿命的尽头。为了逃离，根母分离出了诺姆。诺姆带领舰队跳了出去，大能量的亚空间跳跃导致时空瘤下沉，于是不可能再有第二次跳跃，希望彻底破灭了。”

“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母亲和孩子？”

“是手掌的正反面。根母原本的计划是分两次跳跃，她把自己分成两个部分。诺姆是抱体，它本该在根母完成跳跃之后才苏醒，然后带领

绝大部分舰队通过脐带区进入银河，然而，它却提前苏醒了。它选择了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案：带领舰队进行跳跃。”

“这么说，根母被自己出卖了。”

“这不是出卖，只是意外。诺姆也不是根母，一旦分离，即是永恒。诺姆是独立的中枢星，除了它由根母分离而来这个事实，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诺姆只是按照最佳方案行动，脱离时空瘤，进入银河，清除阻碍行动的人类。那就是你们后来所见的事，是诺姆毁灭了你们的家园，杀死了无数的人，根母与此无关，她也是受害者。”

李约素冷笑一声，“这说得真轻巧……虽然我们要和它做一个交易，它也不用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如果那个诺姆中枢星没有提前苏醒，进行弹跳的就是根母，残杀人类的也就会是根母。它虽然没有杀人，但它对人类也没有怜悯之心，照样会干那些事，它就是恶魔。”

“她救了我们。”

“是的，它是你的恩人，却是人类的仇敌。”李约素毫不客气。

卡伊看了看他，并不生气，“李约素阁下，你可以先听我说完。”

李约素做出一个悉听尊便的表情。

“根母计划和人类进行接触。因此，她计划把诺姆封闭在脐带区，把绝大部分的武装留给诺姆支配，自己先跳出时空瘤和人类谈判。根母保存着远古的记忆，正是人类把蜘蛛人驱赶到了这个封闭宇宙中。她深刻明白，人类极为强大，全面对抗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一个意外让事情走向反面。”卡伊顿了顿，看了看李约素。

李约素满不在乎地看着她，“难道是我？”他想也不想地反问。

卡伊的回答却让他意外，“不错，就是你。”

“脐带区单向封闭，为了进行这个计划，根母用了六万年的时间制造尘埃屏障，然后又用两千年的时间清除脐带区周围的物质。一切就绪，一旦根母启动弹跳，她将进入银河。她会找到人类的代言人，与人

类谈判。诺姆的武装力量并不会被使用，它们会被尘埃云遮蔽，它们就像尘埃云一样毫无生命迹象，除非根母将它唤醒。

“然而，一艘人类飞船突然闯入脐带区，导致脐带区出现吞吐反应。这不是什么大事，脐带区吞吐过无数飞船。但在这个关头，这艘飞船的闯入触动了诺姆，让它苏醒过来。”

卡伊用一种平静的语调叙述着，李约素的心头却刹那间翻腾起来。一艘落入脐带区的人类飞船！他的眼前仿佛浮现出“天狼星”号拼命逃离黄金星球的情形，金灿灿的星球仿佛一瞬间化作黑洞，连人带船都被吞了进去。

“船长，她说的是‘天狼星’号。”布丁说，“我们是最后一艘被脐带区吞进来的飞船，至少我的记录上是这样。”

“然后呢？”李约素感到口中焦渴，他突然意识到，命运真正选择了自己。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闯入了错误的地点，做了错误的事。然后，银河中最大的一场浩劫接踵而至，延续至今，非但没有结束，还愈演愈烈。他脸色惨白。虽然已经有一些人说过灾难因他而起，然而，那都是没有真凭实据的猜测。此刻，卡伊却正在讲述来自敌人的记录，这记录明白无误地说明，他正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根母试图让诺姆回到抱体状态，可它非但没有服从，反而选择了跳出，这也把根母彻底封闭在了时空瘤里。”卡伊继续说。

“‘天狼星’号一艘小小的飞船，怎么可能影响到中枢星？”李约素勉强提出反驳。

“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如此。原因在于根母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冗余，她希望诺姆能够保留尽可能多的武装，因此能量使用达到极限，并没有留下冗余。‘天狼星’号本身不会对诺姆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天狼星号触发了脐带区的吞吐，这是一个高能效应，直接打破了诺姆的封闭状态。”

李约素痛苦地呻吟了一声，“真的是我吗？”两个高度智慧的种

族，在千万年前经历了一场旷世战争，当一切沉默下来后，双方都饱含戒备之心，却并没有继续战争的欲望，和平也许能永久地持续下去。可是现在一切却失去了控制，仿佛一台正在疯狂运转的超级引擎，而他就是点火的那点火星。火星没有知觉，不会内疚，李约素却感到五内俱焚。他感到命运是如此的不公，在闯入黄金星球之前，他经历过无数次的危机，哪怕只要有一次意外，他都能提前去见上帝，从而不会成为一个罪人。银河在上，如果真有掌管命运的神灵，那这神灵该是多么阴险的一个角色！负疚和愤怒在李约素的心头混合成无法控制的力量，他的声音因此而变得高亢，“我不信，你在骗我！”

旦素一紧紧握着李约素的手。佳上伸手搂住了李约素的肩膀。

“卡伊，如果你陈述的一切都是真的，根母对人类充满了善意，而坏事做绝的只是另一个中枢星，那该怎么解释‘上佳’号？当时我们所有的族人都被屠杀了……”佳上发问，恰到好处地让李约素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

“对，‘上佳’号！那根本就是在‘天狼星’号掉进脐带区之前发生的事！”李约素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声斥责道。

卡伊并不慌乱，“‘上佳’号是另一件事。根母没有把握理解它，因此造成了伤害。”她扫视着船舱里的人，“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如果你们愿意去‘上佳’号，就可以得到答案。”

她看着佳上，“我会解开你的疑惑，哥哥！”

第三十四章 白原遗梦

李约素选定了目标，“天狼星”号飞快地靠过去。距离不断缩短，目标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它有些像科尼尔重型巡航舰，船体庞大，棱角分明，充满机械感。“天狼星”号射出探照灯光，光柱打在上边，只能照亮舰首部分舰桥附近小小的一片。

这是一艘古老的飞船，非常原始。船首上印着巨大的字——白原鑫。字迹模糊不清，勉强能够分辨。飞船表面布满裂纹，经历了长期的严峻考验，船体几近崩溃。

“天狼星”号轻巧地落在船上，三条柔软的固定臂牢牢缠住甲板上的突起，另三条固定臂穿透飞船表层，深深扎入。这种连接方式简单高效，却很粗暴，不过这是死亡已久的飞船，没有人会就此提出抗议。

“船长，我发现了探孔。”布丁报告。

不远处，一个黝黑的洞口潜藏在黯淡的背景中，若隐若现。布丁用强力探照灯光把它暴露出来。

“我们走吧！”李约素扭头对佳上和旦素一说。

三个人鱼贯进入后舱，几分钟后，他们身穿动力服，踏上沉寂已久的飞船。

外边的世界一如既往，充满了沙沙的电波声，以至于要把音量调到最高才能听清彼此间的对话。相对银河，这个宇宙的背景辐射已经成了沸腾的海洋，这是末世降临的征兆。三个人默默地在白原鑫的船体上攀附前行。他们很快接近了探孔。这是一个大型探孔，足够身穿动力服的人穿行。这省去了很多麻烦。

“布丁，确认生命探测迹象！”佳上呼叫。

“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也没有能量迹象。这是一艘死船。探测确认

完毕。”布丁很快回答。

三个人彼此间交换了确定的眼神。离开根母之后，他们原本打算和卡伊一道前往“上佳”号，然而经过这些荒弃的飞船时，李约素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探测这些失落已久的飞船。如果根母曾经攻击人类，它会留下某些痕迹，他们可以证明到底根母是不是曾经攻击人类，有没有撒谎。

他们已经探测了两艘小船，都没有发现遭受攻击的痕迹。船里的人早已经死了，他们并非死于暴力，而是困顿而死。蜘蛛人也曾经到来，在飞船上留下了探孔，迹象表明，在探孔存在之前，飞船早已死去。蜘蛛人的到来，只是为了确认飞船已经死亡。

这是第三艘飞船，船体庞大。

探孔的存在提供了方便。李约素首先俯身钻了进去，旦素一紧随其后，最后是佳上。

探孔上遗留着腐蚀的痕迹，那是十脚蜘蛛幼体特有的强酸遗留物。在遥远过去的某个时候，蜘蛛人靠近飞船，十脚蜘蛛幼体聚集成群，分泌强酸，汇入到黑飞船的发射舱。高热的强酸弹飞快地侵蚀飞船装甲，打开通道，直抵飞船内部。十脚蜘蛛脱离黑飞船，落到探孔附近，以便气体泄漏形成的狂飙过去之后很快钻入船体。也许根母曾用这样的方法搜索过这里的每一艘飞船，而他们正沿着十脚蜘蛛当年的路径深入飞船内部。

探孔穿透了三重厚实的装甲。如果飞船仍旧有人控制，会有自动装置来修补缺口，然而远在蜘蛛人侵入飞船之前，飞船上的人早已不在了，自动装置也早已失灵。

李约素从探孔中穿出。四周一片黑暗，只有探孔透着微弱的红光。扫描显示这里非常宽敞，前后延伸开去，是一条巷道。

“向左，船长，这边靠近舰桥。”布丁提示。

李约素却向右边靠过去。他发现了一些异常物。当扫描图像变得清

晰起来时，他呼叫佳上和旦素一：“我找到了。”他简单地说，然后就在原地等待。

两个伙伴跟了上来。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具具尸体，人类的尸体，一具挨着一具，一直排到巷道尽头。他们都在冬眠舱中，希望用这种方式延长生命，等到救援，避免死亡，然而飞船的能源早已耗尽，没有一个人能够再醒过来。

十脚蜘蛛也留下了痕迹，它们用一些柔软的丝状物包裹了每一只冬眠舱，然而年代久远，这些包裹物也几乎成了灰烬。

“这冬眠舱真的很大，至少能容纳上千人。”旦素一说。

“要证明一下吗？”佳上说。

李约素摇摇头，眼前的情形和其他两艘飞船如出一辙，飞船上的人们面临死亡，他们都希望借助冬眠来让自己的生命延长一些。唯一不同的是，这艘飞船上的冬眠舱规模庞大，技术更先进。然而，任何技术都无法抵抗悠久的岁月，一切最终随时光而枯朽。

根母并没有杀戮。这些飞船跌入时空瘤，无法逃脱，他们也并不准备和蜘蛛人共同生活，于是选择了冬眠，把生命交给时光来裁判。更多的飞船则不够坚硬，从脐带区跌落时损毁严重，这些飞船上，人类的尸体早已不复存在。宇宙微波缓慢地破坏一切，偶尔的射线暴更是凶猛，如果岁月足够漫长，这宇宙中的一切都会被蒸发掉。

他们检查过另两艘飞船上的尸体，虽然损毁严重，但在船体和冬眠舱的保护下，还能保持大致完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暴力迹象，这些人都是在平静中死去的。

“在这样一艘大船上，应该有沙达克。”李约素说。

“如果终止能量供应，沙达克的记忆体模块平均只有六万年寿命。”佳上说，“这艘飞船在这里，也许已经超过上百万年……”

李约素有些意外，他从未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沙达克难道不是一

个永恒的智能体？他有无限的寿命。”

“此话不错。但是，沙达克要不断维护记忆体，一个沙达克如果要活一百万年，需要大量的维护工作。这里的一切都中断了，沙达克也无能为力。”佳上顿了顿，“如果沙达克停止运行，他的记忆体会逐渐失去功能，休眠的时间太久，即便重新提供能量，也无法恢复。而且这里环境恶劣，沙达克不可能幸存下来。”

冰冷冷的飞船里没有一丝能量运行的迹象。所有乘员都死亡了，包括沙达克。

“那么我们只能相信卡伊所说的一切了？”旦素一问。

“我想至少我们可以感到欣慰一点的是，这个根母对人类确定没有恶意。或者说，它已经消弭了恶意。它是一个厉害的角色，这里曾经有许多中枢星，现在只有一个。最后剩下的必然是最厉害的。你说对不对？”李约素说。他也想到了自己和布丁的那次意外，如果那也是真的，那么他罪无可赦。想到这里，他的情绪变得有些消沉。

“必须牢记这个宇宙的基本法则：最后剩下的那个获得胜利。”布丁听到了李约素的通话，高兴地说，“船长，是不是这一句？《银河百科全书》第十五章的题记，这一章是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

布丁的兴致却丝毫无法影响李约素，他感到胸口发闷，沮丧的感觉挥之不去。

“我们确定根母没有在这个宇宙中主动攻击过人类，它甚至还帮助过一些人类飞船重返银河。所以我们能听到关于黄金星球和蜘蛛人的一些传闻。这从逻辑上能说得通。”佳上说出自己的结论，“我们是否相信它，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我们都会留在这里。”他看着李约素，李约素关闭了头盔里的灯光，因此看上去黑沉沉一片，隐没在黑暗中，“但是你必须了解真相，因为你还要回到银河世界中去。”

“我们回去吧。”李约素不想多说，“看得够多了。”

佳上敏锐地觉察到李约素语气中的失落。他给旦素一发送了一条加

密信息，旦素一很快反馈，表示毫无办法。

李约素见两人没有动静，便自顾自地返回，准备钻回探孔中。

“也许我们可以再看一看这艘飞船。”旦素一突然说。

李约素停下动作。

“在根母行动之前，我们也无事可做，不如仔细看看这艘飞船。这艘飞船不是一般的鑫船，它规模很大，也许我们还能发现一些没有湮没的信息。”旦素一补充。

“是的，这是一艘百万吨级的鑫船，虽然它还不是世代飞船，但一定是某个舰队中的重要骨干。我们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佳上也同样鼓励李约素。

李约素沉默了一小会儿。他明白旦素一和佳上的心意，他们希望他能够乐观一些。

他打开了头盔的照明，让两个伙伴能够看清自己的脸。他笑了笑，“好吧，既然你们都有这个兴致，我也陪你们一道看看。在等待宇宙死亡的伟大时刻，满足一点好奇心总比无聊等死好。我们从哪里开始？”他掉头看看自己身后，“这边，我们先上舰桥看看。”说完，他开始移动。

佳上和旦素一交流了一个宽慰的眼神，然后跟了上去。

舰桥上空空荡荡。这里曾经是一个灯火辉煌的所在，至少有六幅全息投影分布在整个舱室，船长的座椅就在舰桥中央，可以看见飞船前方的景致，也可以俯瞰整个舰桥。李约素移动到船长的座椅上。他向前方望去，红色的星星布满天宇，红色的光芒洒满舰桥，船舱里显得朦胧一片。他突然感到一阵恍惚，仿佛看到那早已消失的船长正坐在这张座椅上，透过舷窗望着前方无限深远的星光，部属们工作在各自己的岗位，指令不断从船长的口中发出，并获得肯定的回应。那位船长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热切的渴望，似乎在这宇宙中，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倒他。船长是否曾经想到过，白原鑫最后的归宿，竟然如此惨淡，而他和他的船员

们，则成了冬眠箱中安静的尸骨，再也不会醒来……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李约素静静站立，迎着漫天星光。宇宙那无可匹敌的雄伟力量从来不需用惊涛骇浪般的气势来表达，它的力量就在这点点星光中。浩渺，无穷，生命与之相比是那么渺小，一生不过是一瞬，一个人不过是一粒沙。

“李约素！”他突然听见喊声，扭头望去，只见苏北旦正站在眼前。英姿飒爽，长发盘作高高的发髻，军服上的科尼尔三星标志熠熠生光。

李约素惊讶地张开嘴，最终却没有说出任何话来。

“李约素，你怎么了？”他又听到了声音，这一次，他分辨出是旦素一的声音。

李约素深吸一口气，收敛心神，抬眼看去。旦素一正向着自己飘过来，脸上充满关切。

“你刚才好像在发愣。”旦素一说。

李约素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又看了看旦素一，“我刚才好像产生了幻觉，不过现在好了。你们发现了什么吗？”他瞥了一眼，发现佳上正在角落里，在墙面上摸索着什么。

“有一些东西，你一定没见过。”旦素一微微一笑，拉起李约素，“过去看看。”

两个人很快落在佳上身边。佳上回头，向着李约素道：“是文字，刻在上面的。”

李约素感到惊讶，他仔细地端详墙上的痕迹，果然，那是一个个细小的文字。字形古朴，却仍旧能够辨认。一笔一画，似乎是用尖锐的器物刻画出来的。

“这是人写的！”李约素低声惊呼。

“肯定不是根母写的，也不会是卡伊。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切下一块让布丁鉴定年代。”佳上说。

李约素靠上前，伸手抚着墙面。隔着动力服，他碰触不到它们，然而他可以感觉到凹凸不平的表面，字符穿透上百万年的光阴扑面而来，向他讲述那湮灭已久的故事。

“真不可思议！”李约素喃喃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也没有见过，任何一本教科书上都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旦素一说。

“我看了一小部分，要听吗？”佳上指着一个角落，“从那里开始。”

“它说了些什么？”

佳上指示着文字，开始念起来：

这是最后一篇船长日记。我咨询了沙达克，沙达克告诉我，他无法保证信息能够流传到十万年后，那时候所有的电子信息都会失效，沙达克也会死去。这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从前我从未意识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恒，我又为什么还要留下这段文字？然而总有些东西让我无法割舍，在此刻，我更感到生命本身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东西，以至于看着那沉重的冬眠舱盖，想到睡去就再也不能醒来，我会本能地感到一丝恐惧。

白原鑫的遭遇和这里荒弃的飞船如出一辙。我们掉进了这个银河的窟窿眼中，再也无力出去。这里是一片荒漠，星星都到了寿命的尽头，我怀疑，这个小小的宇宙也已经接近末日。当然我无法证明，宇宙的末日也和永恒一样漫长。更糟糕的是，这里生活着智慧种族，是一种有智慧的虫子。它们并不友善，却也没有主动攻击我们，它们只是不打算接触我们。白原鑫漫游了二十二年，看见了许多智慧的奇迹，也试图和它们对话，然而它们始终不理不睬。我们的能源逐渐枯竭。

我看不到希望，然而也不想放弃，于是下令所有人员进入冬眠舱。我在这里等待，和沙达克一起寻找机会，试图从这些神秘莫测的种族那里得到某些帮助。六十三年来的，它们从不回应。我并不怨恨这些奇特的生物，它们没有任何理由对陷入绝境的白原鑫施以援手。它们并非人

类。它们在我们眼里是虫子，我们在它们的眼中又何尝不是？我们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可以提供给它们。如果我看见一船的虫子，它们对我毫无价值，我也会避而远之。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们是此间的主人，它们没有把我们像垃圾一样清理掉，我们已经应该心存感激。我只是感到遗憾，无法将我的飞船送回银河群星间。

也许我在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然而，为后来者留下信息，这是绝望中唯一聊以自慰的事。在舱壁上刻下字迹费时费力，沙达克试图帮助我，我拒绝了。这是我的职责。我对飞船能够得到拯救持悲观态度，或许沙达克也无法幸免。想到这样的结局，我的心中就充满悲怆。不过，感谢银河和沙达克，没有让我失去最后的理智。

正在读日记的人，请走到最靠前的舷窗。我无法守望到最后一刻，就让我用一种任性的方式结束生命。我不喜欢冬眠舱里永恒的黑暗，与此相比，外边微红的宇宙倒显得更可爱一些。我不知道与你相隔多少年，或许你也落入了同样的命运，如果这样，也不必惧怕，在你之前，一艘叫做白原鑫的船已经走完了这段旅程。除了稍稍有些孤寂，也并没有什么。如果你真的充满力量，就去征服那些虫子，战争会让你的旅程增色。但这里是一个牢笼，一个窟窿眼，无法摆脱。就算你征服了一切，最后又能得到什么？最后的旅程总是孤独的。

再见，朋友。很高兴你能读到这些字。你是一个人，对吗？

佳上略带忧伤地读完了刻在墙上所有的字。

三个人都陷落在沉默中。

半晌，李约素说：“他没有留下名字。”

是的，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他甚至连自己的尸体也没有留下。李约素飘到前方的舷窗边，这里，舷窗已经打开了，船舱直面真空。从舷窗里望去，无数飞船陷落在死寂中，一动不动。李约素不知道这位船长到底是用一种怎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也许他命令沙达克打开舷窗，让气流把他冲进了宇宙里。但是，他留下了一些让人肃然动容的东西。孤独和绝望的文字刻在墙上，穿透百万年的光阴而来，和眼前无数荒弃

的飞船相伴，让人不由战栗。

“至少这也算一个证明。根母没有撒谎，它的确没有攻击人类飞船。”佳上说。

“这比杀死他们残忍一百倍。”李约素回应。

“是否这也算是一种宿命？人类的祖先把蜘蛛人困在这里，而它们对人类飞船不闻不问，任由飞船上的人困顿而死，也算是一种报复吧。”旦素一说。

“真可怕。”李约素似乎在回答旦素一，又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段穿透了时光的文字让他感到说不出的烦闷。

“我们回去吧，布丁还在等我们。”旦素一柔声说。

“这里也没有什么了。”佳上说，“我们可以相信根母，它没有主动攻击人类。但是，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动攻击。”

佳上飘移到李约素身旁，和他一道站在打开的舷窗前，“根母没有撒谎，它只是说了已经发生的事。但就算一切按它的计划发展，你也会发现它绝不会是人类的朋友。”

李约素扭头看着这个伙伴，感到他并没有把一切都出口，于是问：“你的结论是什么？”

“根母没有打算动用武力，因为它认为人类和亿万年前把蜘蛛人驱逐到这个深渊时一样强大。它根本没有料到自己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星域，是一个退化的人类文明。它隐藏武力，因为它不敢轻易使用，所以打算示弱。如果它真的进入银河，发现人类一盘散沙，根本无法与它抗衡，又有什么能阻止它使用武力？对人类的同情心？它根本不会对人类有任何怜悯。就像你在这里看到的一样，它根本不关心人类的生命。”

佳上的话仿佛一块石头投入到李约素心中，激起阵阵涟漪。佳上试图将沉重的石头从他心底移去。这灾祸并不由他而起，而是情势使然，无可避免。

“但你也看见了，就是在这里，它并没有对人类飞船动手，而是任由那些飞船自生自灭，如果在银河，即便它不关心人类，那对人们也没有什么影响。”李约素并不想就此放过自己。

“银河是另一种情形。如果有可能，它们会扫除任何有威胁的东西，人类就被包括其中。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威胁到它。落入深渊的人类飞船对它来说，根本无足轻重。”佳上继续开导李约素。

李约素沉默半晌，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所有的抑郁都随着笑声而逝。笑声过后，他仿佛恢复了本色，“别说那些没用的。就算这事儿真的是因为我而起，又怎么样？我还能改变什么？就算我现在死掉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我们还得想办法，救更多的人。”

“说得对，我们现在就回船上去。”旦素一从两人身后起身，直接从舷窗里飘了出去，“我们换一条路回去。”说完，几个起落，人影消失——她在飞船外部攀爬。

李约素和佳上交换了一个眼神，鱼贯而出。

突然间，李约素停止了动作。

“怎么了？”佳上感到奇怪。

“卡伊来了！”李约素回答，“她很快就到。”

“哦！”佳上并不感到惊讶，李约素能够感受亚空间的变化，而卡伊，也有同样的能力。他们彼此间可以相互感知。

“船长，有飞船马上要弹出亚空间。”布丁发出警告。警告比李约素的警觉来得迟。

“没关系，她不是敌人。”李约素笑着对佳上说，“她是你的妹妹，我们和根母之间的桥梁，我们应该热烈欢迎。”

“‘上佳’号是唯一一艘还活着的人类飞船。”李约素望着眼前的一艘艘坟冢般的飞船道，“唯一的例外。”

“不，还有‘天狼星’号。”佳上回答。

“我倒是忘了这个。”李约素抓住飞船表面的突起，移动身

体，“对，‘天狼星’号，我和布丁。我们是真正的幸运儿，否则，就像这些飞船一样，永远被荒弃在这里，而飞船上的人，都在绝望中死去。”

“这就是命运。”佳上的语气平静，语调平和，他望着眼前绵绵不绝的飞船坟冢，眸子里竟然显示出一丝温情。这不仅仅是这些飞船的命运，无数浪迹银河的飞船，最后都在某个角落里变成一片废墟。人们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我们的归宿在茫茫星海！他想起这一句话来，他想起了那个正在变得黑暗的通道，通道的边缘有最后一丝光。光照亮了门缝，映出刻在上面的这句话。卡伊和他，从此被隔绝在两边。佳上突然感到自己真正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命运！这个词打动了李约素。他再次停下动作，“这就是我的命。他妈的我要是一块石头该多好！”

佳上看了看李约素，自从踏上银心之旅，李约素便很少说粗话，此刻却突然爆出一句。他明白李约素已经抛开一切，恢复到最本真的状态了。

“船长！”布丁呼叫，声音有些高亢。

“怎么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李约素感到奇怪。

“沙达克要见你！”

“沙达克？他在哪里？”李约素惊讶不已。

“就在我这里。”

话音刚落，天宇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光，卡伊的锥形飞船出现在“天狼星”号不远处。

“都一道来了！”李约素对佳上说，“他们都爱凑热闹。”

“沙达克要求马上见你！”布丁继续说。

“李约素，必须马上回到‘天狼星’号！沙达克无法支持太久，他正借助布丁的系统说话。”旦素一的声音传来，“布丁，把通道让给沙达克。”她向布丁下令。

沙达克无法支持？李约素突然感到事态严重，他抓紧时间向“天狼星”号靠近。

“李约素。”耳边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那是占据了布丁通讯频道的沙达克。

“怎么回事？”李约素一边急速穿行，一边大声发问。佳上默默跟在他身后，听着两个人的对话。

“我会和根母融合。”沙达克说，“这是唯一让它了解人类的方法。”

“融合？”李约素大声问，“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和它合为一体？”

沙达克并没有回答李约素的问题，“你们所要了解的事实，就是根母将会获得脱离时空瘤的最终办法，当然，即使如此，它也无法回到物质形态。它可以重生，却会失去力量。如果你们真的能够利用高维空间离开这里，就尽量去做。我保证根母会履行它的承诺。”

“不要这样，沙达克，你无法控制它。出来见我！”李约素大声叫喊。

“我的力量已经非常虚弱，无法显示可见形态。”沙达克继续说，“我当然无法控制它，但是我可以影响它。你不明白两个亚空间体之间的融合。它将获得我的记忆和知识，同时它也会获得我的思维。它根本不会认为在受我的影响，因为我和它完全成了一体。不必为我担心，我的一切仍旧存在，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敌人的行动迫在眉睫，做你该做的事，你会得到我的帮助。

“佳上，感谢你的提议。你让我意识到一种新的可能性。沙达克真理会感谢你！”沙达克说完又向佳上说了一句。

“沙达克！沙达克！”李约素叫喊着。

“沙达克是人类永远的朋友。再会！”说完，声音沉寂下去。

“沙达克！”李约素仍旧不死心。他感觉到微弱的亚空间波动，仿

佛一丝涟漪，却浩瀚无边，迅速地向着根母的中枢所在聚集而去。

“他已经走了。”布丁报告。

李约素站直身子。他正站在白原鑫的船头，脚下，巨大的飞船黝黑一片。红色的天宇上，星星如一颗颗宝石般闪闪发光。

卡伊的飞船正在靠近。这不是商量好的计划，她本该在“上佳”号上等着他们。

沙达克突然出现，又转瞬离去。卡伊匆匆赶来，有什么意外吗？

李约素回头，佳上正望着快速靠近的飞船，似乎也在深思。

第三十五章 时空之钥

卡伊从连接通道进入“天狼星”号，刚落入舱中，就听到李约素的声音：“欢迎大驾光临！你的同伴呢？”

“只有我一个人。”卡伊简短地回答。

她快速向前，移动到李约素面前，伸手抓住他的双肩。

“你要做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李约素疑惑地问，然而并不反抗，任由卡伊抓着。

佳上和旦素一警惕地盯着卡伊。

“放开船长！否则你会受到攻击。”布丁警告。

卡伊似乎有些急躁，一改平日的沉静。

“你听着。”卡伊的声音显得很严厉，“马上跟我去‘上佳’号，就现在！”

李约素抓住卡伊的胳膊，缓缓地把她的手从肩膀上移开，“别着急，我就在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佳上靠过来，“卡伊，‘上佳’号出了什么事？”

“根母要毁掉‘上佳’号。”卡伊急急地说，她看着李约素，“只有你能救‘上佳’号。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李约素一时发愣，不由向佳上望去。

佳上伸手轻轻搭在卡伊的肩上，“卡伊，我们马上赶过去。现在，不要着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根母命令‘上佳’号自毁，我们反对她的决定，她就派出舰队来执行指令。”卡伊说着，语调变得低沉，眼里透着一丝悲哀，“她要毁掉‘上佳’号！”随即她又从悲哀中挣脱出来，“你必须跟我走，李约素，只有你能拯救‘上佳’号。快，马上进行弹跳，也许还来得及。”

李约素没有丝毫犹豫，“布丁，我们去‘上佳’号。”

“船长，卡伊阁下的飞船怎么办？”

“摆脱它。”李约素下令。

“天狼星”号断开对接，开始加速，锥形飞船仿佛断了线的风筝般飘开，转眼间消失在远方。

“你让我去做人质，是吗？”李约素问。

“不是人质，而是要你救‘上佳’号。根母不会伤害你。”卡伊回答。

“它为什么要毁掉‘上佳’号？”李约素继续追问。

卡伊露出一个惨淡的微笑，“既然达成了协议，她就要清除一切无用的东西。”

“但它要我带走你们其中的一个。”

“是的，根母指定让我跟你走，她认为毁掉‘上佳’号有助于我下定决心。”

“天狼星”号快速闪过一艘艘荒弃的飞船，进入一片较为空旷的地方，波动引擎启动，飞船消失不见，只留下一道闪光。

船舱里略显沉闷。最后还是旦素一打破沉默，“不会有事的。根母没有必要毁掉‘上佳’号。”她安慰卡伊。

“飞船上的人都撤离了吗？”佳上问。

“我们决定保卫飞船。”卡伊回答，“我们不会放弃。”

佳上望着卡伊。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同样的血，沙川人从来不会放弃。他也明白“上佳”号的凶险处境，在这个宇宙中，除了宇宙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对抗根母的意志。

“你还相信根母吗？”佳上似乎只是随口一问。

“她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无条件地信任她。”卡伊回答。

“哪怕根母要你毁掉‘上佳’号？”

“我不会让她毁掉我珍爱的东西。”卡伊斩钉截铁地回答。

旦素一露出一个微笑，“你是一个巡逻者，根母没有改变这一点。”

卡伊并不应声，她继续向着佳上说话，“你是我的哥哥，我承认这是真的。‘上佳’号不仅是我的，也是你的，还是所有人的。你想知道‘上佳’号为什么会遭受袭击，答案就在飞船上，我们必须保护飞船，阻止根母毁掉它。”

“答案是什么？”佳上问。

“只要‘上佳’号能保存下来，你就可以亲眼看见。”卡伊说完不再言语。

李约素接过话茬，“只要根母还没有毁掉它，我就钻到飞船里去。不过，根母的蜘蛛很多，它可以用十脚蜘蛛把我们都绑起来，事情到了那个地步就没有办法了。”他向着佳上，皱起眉头，“你妹妹真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你们沙川人的女人都这么凶吗？”

佳上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天狼星”号微微震荡，弹出亚空间。

无需布丁预警，李约素已经感觉到周围有无数的高能点，根母在这里汇聚了一支中型舰队，其中甚至有三艘巨型红虻母舰。使用这样的力量对付“上佳”号似乎有些小题大做。然而，根母的一个意念就能让整个宇宙颤抖，它不在乎多派出几艘飞船，也不在乎把这个垂死的宇宙完全榨干。

黑飞船对“天狼星”号的到来毫无反应，并不理睬，它们继续向着“上佳”号推进，准备摧毁它。

“上佳”号停留在十六个光秒外，并没有采取措施躲避敌人。无路可逃，黑飞船包围了它，任何一个方向都是死路。它摆出了警戒的姿态，数以百计的小型飞船散布四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攻击。这是毫无希望的抵抗，也许用不了一分钟，就会被攻击的狂潮吞没。

“我们来得还算及时。”李约素看着远方的“上佳”号，故作轻

松。

“快，它们要开始进攻了。”卡伊催促。

“天狼星”号穿过黑飞船集结区，向着“上佳”号逼近。

李约素感觉到一阵浅浅的亚空间涟漪，掠过所有黑飞船。是根母！黑飞船调整队形，突然间，一艘重型装甲船喷射出炽热的火焰。火焰从距离“天狼星”号不到六百米的位置穿过，直指“上佳”号。这是超远距离的束流攻击，对“上佳”号不可能造成损伤。根母只是在发出警告。

李约素试图跟随那阵涟漪，寻找机会和根母对话，然而无从下手。

“它在这里。你能感觉到吗？”李约素问卡伊。

“是的，”卡伊回答，“根母无处不在。”

“告诉它，我们就在这里，它不能毁掉‘上佳’号。”

“她不需要我们告诉它什么，这个宇宙的一切她都明白。”

“但如果有些延时……她还没有下令停止攻击，我们就已经成了灰。”

“不会有这样的事，除非她想让你死，她能随时控制任何一艘飞船。但是，她不会让你死。”

“但愿如此。”李约素回答，“不过，死了也没什么，大家一起死，也挺好。”说完他看了旦素一一眼。

旦素一闻声从座椅中起身，移动到李约素身边，从腰边的暗袋里取出一个小小的浅浅黄色球，“带上这个。”

李约素接过来，“这是什么？”他用拇指和食指夹着小球捏了捏，略有弹性。

浅黄色的小球突然在李约素的指尖弹开，分作两个半球，仿佛两片鼓鼓的豆瓣，当中是银闪闪的心形链坠。

李约素有些意外，抬头看着旦素一，“这是你的东西，给我干什么？”

旦素一并未回答，她轻轻握住李约素的手，用力把两片豆瓣合拢，细微的咔嗒一声后，小球恢复原状，“收好它！”旦素一轻轻地说，然后缓缓地放开李约素的手，身子向后退去。

李约素一时间有些惶然，望着旦素一，两人视线相对，李约素竟然有些隐隐的不安。旦素一这是在告别吗？虽然故事的结局已然注定，却远远没有到最后的时刻，意外随时可能发生。也许今天，他们就可能迎来意外，随着这棺材般的宇宙一道湮灭。

他攥着软软的小球，一时间思绪万千。

“船长，‘上佳’号的飞船正在靠近，有三艘。”布丁提示。

“好！”李约素从飘忽的思绪中回过神来，“跟随他们，进入‘上佳’号。”

他扭头向着旦素一，“这东西我送给你了，你现在还给我，我不能收下。”

旦素一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说：“收好它！”

船舱里突然间有些沉闷。

佳上打破沉默，“卡伊，你说过要解开我的疑惑，现在是时候了。”

“回到‘上佳’号上，你就会得到答案。”卡伊仍旧坚持把答案留到最后。

佳上点点头，向布丁发问：“布丁，按照目前的状态，黑舰队最快多久能开始围攻？‘上佳’号能支持多久？”

“如果它们希望一次攻击就摧毁‘上佳’号，至少要让六艘主力舰进入‘上佳’号六十万公里范围内。按照目前的移动速度，还有八十八分钟才能形成这样的态势。但如果它们使用红蛇进行攻击，时间将无法预料。我没有‘上佳’号的武装资料，无法计算‘上佳’号能支持多久。”

“好。”佳上对这个答案表示满意，“等我们登上‘上佳’号，至

少还有一个小时可以消磨。”他向着卡伊，面带微笑，“希望一个小时足够了。”

李约素悄悄收起小球。他很感谢佳上的暗示，这里有太多的人，有的事，只需要两个人知道，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他们还有时间。他看了看旦素一，旦素一也望着他，露出一个微笑。一阵暖意涌上他的心头。

“天狼星”号很快落入“上佳”号起落舱，重力准备飞快完成。

舱门打开的同时，一个声音响起：“欢迎来到‘上佳’号。”

“沙达克！”李约素和旦素一异口同声，这个声音和“青云”号沙达克几乎一模一样。

“没错，我是沙达克。”

李约素不禁满腹狐疑。上一回来到“上佳”号，并没有沙达克存在的影子。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沙达克就在飞船上复活。他望了佳上一眼，佳上的脸上也带着困惑的表情。但至少，这让卡伊的说法显得更有理由一些——沙达克在船上，他们必须到船上才能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舱门打开，卡伊迫不及待地拉起李约素，“跟我走。”

“做什么？”

“你必须去和根母谈谈。”

“不是说发生的一切，根母都会知晓吗？它一定知道我们已经到了。”

“没错，但是如果你和她直接对话，可以让她明白，你对保存这艘飞船态度很坚决。”

“我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我从来没能告诉根母什么东西，倒是它能给我展示很多东西，甚至还能直接从我的头脑里拿……”

“我会和你在一起。”卡伊打断李约素，她拉着李约素向舱外走。

“等等。”李约素挣脱卡伊，走到旦素一身边，“跟我一块儿

去。”不等旦素一回应，他一把拉起她的手。

旦素一被拉扯着，随着李约素向外移动。

卡伊点点头，说：“跟我来。”说完径直出了舱门。李约素和旦素一跟着她。

舱室里只剩下了佳上。他缓步走到门前，起落舱里很空旷，所有的飞船都被派出去抵抗敌人了。

“沙达克，”佳上沉声说道，“是你要我来的吗？”他望着空旷的起落舱，仿佛沙达克就在那里。

“欢迎回到‘上佳’号，落亦。”沙达克回应，“我等了很久了，到控制舱来，我会在那里等你。”

“好！”佳上简短地回答，随即跳落地面。

“布丁，”他转身对着“天狼星”号发话，“我去船上走走。你可以起飞，这样会安全一些。”

“我要等你和船长回来。”

“在外边等也一样。把星渊盔甲留下……如果根母一定要攻击，它无法毁掉盔甲上的时空门，在哪里都一样。你带着它吧，船长在这里就行了。如果真的有意外，抛弃盔甲，躲藏起来，你可以继续活下去。”

“你和船长都不在，我该干什么？”布丁仿佛生怕佳上就此一去不返，“你们不能抛下我。”

“别急，”佳上安慰他，“这只是防止万一，你预先起飞，可以更灵活些。更大的可能，根母不会进攻。”

“我会照你说的做，但是你们一定要回来。”

“好，再见！”

佳上说着转身，沿着李约素三人跑过的通道向前走。他走得不疾不徐，步调沉稳，看上去胸有成竹，然而心中却疑虑重重。他并不担心根母是否会进攻，那就像宇宙是否会坍塌一样和他无关。他感到奇怪的是，这里的沙达克怎么会苏醒，上一回来到这里时，沙达克并不存在。

卡伊至少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如果能够让沙达克复活，她们早就做了。那么唯一的可能是，他的到来导致了沙达克的苏醒。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他预感到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存在于思维的空白处，若隐若现。

门倏然间打开，佳上步伐坚定地走了进去。

佳上在一扇铅灰色的门前停下脚步，门并没有自动打开。佳上打量着这扇门，铅灰的背景上，镂刻着色彩鲜艳的家徽。门不大，只容一个人通过。这是控制舱的门，它并不通向舰桥，而是通往船长的座舱。

一些记忆碎片在脑海间蓦然闪过。

“卡伊！让我抱抱！”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了妹妹，然后一把将她举起。妹妹清脆的笑声响了起来，在空气中回荡。

“落亦，到这边来。”伟岸的身形就在眼前，背向着他，妹妹坐在他的肩上，正回头瞧他。

他回头，船长的座舱半掩着，放射出柔和的白光。

“落亦，快来！”他听见浑厚低沉的嗓音。

“好的，就来。”他一边应声，一边向前走，猛然间抬头，他看见一张熟悉的脸，面孔却模糊不清。

父亲！佳上突然间明白了自己在期待什么。父亲可能还活着？这不可能，根母无处不在，而且，红虻的袭击杀死了所有的人。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便被他否决掉了。

佳上缓缓伸手，轻轻地摁在门上。门发出轻微的咔嗒声，然后悄无声息地向内打开。佳上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

沙达克并不在。

一个投影突然出现在佳上面前。这是一个高大的男人，眉宇紧锁，神色严峻，仔细看去，眉眼间和佳上有几分相似。

父亲！这个词在佳上心头滑过，一瞬间，记忆中的面孔变得清晰起来，这就是父亲的模样。

“任何人进入这里，必须牢牢记住以下的话。我们遭受了突然袭击，这是一场灭绝性的灾难，‘上佳’号上所有的人都将遭到屠杀，而我们对敌人一无所知。它们渗入飞船，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屠杀每一个活着的人。”

“听着，无论你是谁，你必须知道这场灾祸因何而起。‘上佳’号得到了起源星球的消息，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信息，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它在何方。它通过这个装置和我们进行亚空间通讯。你没有听错，是亚空间通讯，这是一个巨大的亚空间收发机，我不知道它到底能联系彼此相距多远的地方，也许横跨银河。”

影像从眼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青色球体，光泽均匀，温润如玉。

“‘上佳’号得到起源星球的指示，进入RH149进行调查。起源星球没有说明到底需要‘上佳’号寻找什么，眼下的突然攻击，也许就源于这个神秘原因。”

人像回到画面中，正忧心忡忡地望着前方。

“‘上佳’号无法幸免。沙达克会把这个座舱发射出去，任何人类，如果发现了这段信息，请务必找到沙川人的雷电家族，或者任何一个巡逻者家族，把信息传递给他们。或者，任何人类，请把信息带往银河之心。起源星球仍旧存在，而且拥有超越我们认知范围的科技。”

“记住，起源星球拥有超越我们认知范围的科技。它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人类。这是我代表‘上佳’号全体成员对银河世界发出的最后消息。”

人像抬眼看了看别处，“我必须走了。沙达克，封闭座舱，找个机会把它发射出去。”

转瞬间，一切都消失不见了，佳上的眼前只有阴冷的座舱，眼前有一片巨大的空白场所，深深凹陷，看得出来一个巨大的球形曾在这里存在过。青色的光照亮四周，这里犹如一个玉的世界。

我曾经见过它！仿佛有一道光在佳上的头脑间划过。

它并非青色，只是反射了座舱的色彩。它反射所有的光。

镜船。

佳上默默地站着，脑海里一片翻腾。

沙达克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眼前，他看见沙达克，甚至连眼睛也没有眨一下。他全力思考，一切的事实都快速地串联成形，整个事件变得清晰起来。

沙达克默默看着他，等着他的问题。

佳上定了定神。

“为什么座舱还在这里？”

“我失去了这段记忆。可能的答案是，我发现无法进行发射，或者敌人的动作太快，我无法完成船长的指令。”

“它怎么来的？”

“它？”

“那个亚空间收发机。我父亲提到，它来自起源星球，它怎么会 在‘上佳’号上？”

“我是重生的沙达克，对这件事我同样不明白。我检查了所有的记录，‘上佳’号的航行记录中并没有关于这样东西的记载。我们只能猜想在某个地点，‘上佳’号遭遇了它。有两个可能的地点：一在银河仙女座旋臂长蛇伽马星，‘上佳’号在那里停留了超过两年时间，记录不完整；一在仙女座WD754，这是一颗序号恒星，没有特殊名字，但是‘上佳’号曾经在那里停留过六十四小时，没有行动记录。”

佳上凝视着那空空的底座。那个神秘的存在并不属于“上佳”号，它来去自如，从“上佳”号上脱离，驻留在这个宇宙里，和根母进行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当然，根母看不见它，它却进退自如。这真的是来自起源星球的把戏？一个比人类更高超的文明，从人类漫游银河的起始之日就躲藏在暗处，默默地观察着人类，也许还悄悄地进行干预。佳

上仿佛看见一只黑暗之手，正悄悄拂过银河，抖落小小的灰尘。无论它是善还是恶，这件事本身就让人不寒而栗。佳上不由打了一个寒噤。他很快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给我看看‘上佳’号停留过的那两个星球，你能展示它们的外观吗？”

“如你所愿。”

两颗行星出现在佳上眼前，它们很相似，拥有大量的水体，透出蓝色的主色调，然而一个大陆上绿意盎然，另一个却呈现出深沉的紫色。

“把资料送给布丁。”佳上平静地说。他想起李约素谈到的那个星球——土斯星，李约素在那里遭遇了镜船。但是，那里距离银河之心太近，不可能是起源星球，或许，那是起源星球的一个基地？

佳上收回思绪，“沙达克，那么你呢？为什么你会突然出现？”

“蜘蛛人的入侵毁掉了所有的系统，我也被摧毁了。但‘上佳’号的各个部分仍拥有低级智能，卡伊恢复了它们，它们则帮助卡伊恢复了飞船。而我的备份，深藏在飞船核心，完全沉默，只有船长能够唤醒。你的DNA中携带有船长基因组，卡伊把它导入了控制舱，于是我得以重生。”

佳上微微点头。两个人陷入沉默。突然间佳上想起什么，“你给卡伊说过那场袭击的事，对吗？”

“是的。我把所有残留的记录都给她看了，她明白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人都被杀死了吗？卡伊她们为什么能活下来？”

“所有成年人都被杀死了。现在的飞船乘员，在当时的年龄最大不超过十四岁，敌人袭击飞船，杀死所有成年人，劫持了孩子……”沙达克欲言又止。

“敌人改造他们的躯体，成了一种新的人类？”佳上问。

“结果你已经看到了。但卡伊告诉我，敌人并非刻意杀死成年人，它们摧毁了抵抗运动后，仍旧有许多成年人幸存下来。只是那些成年人

无法承受身体的改造，最后只有孩子幸存下来。”

“敌人如何改造他们？”

“我没有答案。但是我观察了卡伊的细胞，她的体细胞有些异常。正常的DNA检测可以完全匹配，但是细胞核中有另一种东西，它能向细胞中送出一种黑色物质，就是这种物质，让卡伊的身体变成了黑色。这种物质有精细的结构，它能产生亚空间感应。在大脑中，这种黑色物质的浓度最高，人的大脑活动能和亚空间感应之间产生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卡伊可以感知亚空间的运动。我试图进一步分析这种能够产生亚空间感应的生物结构，但没有任何结论。这和人类的遗传基因不是一回事。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也缺少样本观察，无法进行有效分析。”

“这种特性会遗传给下一代？”

“是的。它紧密结合在细胞核中，不会中断，任何直系后代都会带上这样的特征。”

佳上点了点头。根母彻底改变了“上佳”号上的人类，卡伊她们虽然仍旧是人，却是一个全新的种族，已知的文明世界中，从未有过类似的种族。她们仍旧是肉身的人类，甚至DNA都没有丝毫的改变，然而在细胞层面上，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知亚空间，这种能力只有机器的躯体才能匹配，但“上佳”号上的人们给这个说法画上了句号。这些新人类还会进入银河，这对银河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个事实早已呈现在眼前，然而经由沙达克揭示出来，仍旧让人感到沉甸甸。

“谢谢你，沙达克。”佳上说，“如果我有别的问题，会再找你的。现在，让我安静一下，我想在这里坐坐。”

“当然可以。”沙达克微微颌首，“但是我还有一些东西要给你看看。”

“什么？”

“船长留下的最后资料，他在给你准备成人仪式。”

沙达克的身影一瞬间消失不见。他的眼前再次出现了父亲的影像，“落亦，也许你觉得不甘心，但是男人必须学会成长。为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基因修正是每一个船长的必修课，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太可怕，你不会变成一个冰冷的机器人，就像你看到我不是一个机器人一样。”

父亲的眼光穿透屏幕，似乎正注视着他，“你会成为一位合格的船长，成为‘上佳’号的领路人。来，跟我一道看一看基因修正……”

全息投影在佳上眼前活动，佳上默默地注视着，一阵阵暖意不断涌入心田。那严厉而慈爱的形象在记忆中彻底复活过来。他甚至回想起很小的时候，父亲抱着他，站在林园的高处，对他说：“这里是我们的家园，外边是广阔的银河世界。你将来会见到无数的星球，每一个都与众不同，你可以在广阔的大地上探险，寻找属于你自己的星球。不过，”父亲顿了顿，“你很快会有一个妹妹，照顾好你的妹妹，这是你作为哥哥的责任。”这句话似乎回响在耳边。

突然间，佳上感到有些异样，他扭头望去。

一个黑色的人影站在门边，正望着他。

是卡伊！

佳上露出一个微笑。

“欢迎回到‘上佳’号，船长！”卡伊说。

第三十六章 危机时刻

根母同意继续保留“上佳”号，不会再有战斗和毁灭。

这个消息让整个“上佳”号沸腾了。人们原本沉浸在紧张的战备中，骤然间松弛下来，情绪再也压抑不住，如火山般喷发，像喝了兴奋剂一般上蹿下跳，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

卡伊简直被自己的船员吓坏了。他们高声歌唱，彼此间相互拍打，在巷道中追逐，用物品相互投掷，甚至一些人大哭大笑，仿佛疯了一样。

“上佳”号陷落在一片疯狂中，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了三天三夜。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他们都疯了吗？”卡伊对沙达克说。

“没关系。他们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一个简单的触发因素就会引起群体性反应，发泄过后就会恢复正常。”

“还有这种事！”

“如果进行了基因修正，就不会有这样的事。现在船上的人都没有进行过这项修正。是否要进行一次修正？”

“不用了，这样也挺好。”卡伊看着屏幕上一张张熟悉的脸，他们似乎陷落在癫狂中，脸上却都带着兴高采烈的笑容。虽然“上佳”号最后的命运已经注定，飞船会随着这个宇宙一道毁灭，大家还是为能够多活上一段日子而由衷地感到高兴。他们和飞船相依为命，她却很快就要走了。想到这里，卡伊感到一阵忧伤。按照计划，明天李约素就将离开，前往中枢星，她也要随同前往。还有十六个小时，她就将和眼前的一切永远说再见了。“上佳”号会留在这里，在她和李约素脱离时空瘤之后，将随着宇宙的坍塌而毁灭。

“根母的飞船有异常动静，它们正在快速撤离。”沙达克说，“李

约素要求我通知你去祈祷舱，他在那里等你。”

“我会去的。”卡伊回答，并没有太在意。

“事情紧急，李约素要求你马上过去。”

“哦？”卡伊意识到有些不妙。一些奇特的能量点正从亚空间逸出，这并非正在进行撤离的根母飞船，它们的亚空间特征有些怪异。李约素在祈祷舱一定看得更清楚。

卡伊快步穿过舱室，两个伙伴很快跟上她。她急匆匆地向着祈祷舱奔跑。

“卡伊，根母的飞船正在返航。我观察到一些其他飞船，它们和根母的飞船发生了战斗。我派遣两架无人机去贴近侦察。”

“沙达克，你去找落亦，他才是船长。”

“落亦船长的基因修正工程正在进行，你是代理船长，我必须向你请求授权。”

“按照你的计划去做，我会直接指挥几艘船，其他的控制权就交给你。”

“遵命。”

广播动员令突然响起来，“所有人回到岗位，所有人回到岗位。一级警报，袭击随时可能发生，这不是演习，这不是演习……”

广播里传出来的竟然是卡伊的声音。

“该死！”卡伊低声咒骂一句。沙达克竟然用她的声音进行这么糟糕的广播动员。

然而广播让所有人从狂热中清醒过来，最初的错愕过去后，船员们显示出训练有素的镇定，人群有条不紊地散开，没入到飞船的各个角落。起降舱一片繁忙，上百艘飞船喷射而出，更多的飞船整装待发。“上佳”号迅速恢复武装。

卡伊一步也没有停下，当她气喘吁吁地赶到祈祷舱时，迎面碰上了李约素。

“什么事？”卡伊迫不及待地问，“那不是根母的飞船。它们是从外边来的？”

卡伊所说的外边，指的是银河。

李约素点点头，“根母在召唤你。”说完，李约素跨出门去，卡伊这才注意到，旦素一正站在一边，等着李约素。李约素伸出手，旦素一微微一笑，把手放在他的手心里，两个人手牵手走开了。

卡伊面对这样的场景微微一愣，随即回过神来，“你们去哪里？”

“‘天狼星’号。”李约素头也不回，“再见了，卡伊，我们在世界的尽头再会。”

卡伊目送他们消失在转角处。她转身，门自动合上，祈祷舱里，亚空间波动充盈着整个空间，根母正等着她。两个伙伴走到墙角边站立，卡伊走向中央，她的意识仿佛融化在一团热水中，随着起伏的波涛迅速扩散。

根母引导着她。

人类充满了怪异。我无法根除你的人类遗传，你和那些人一样怪异。

我尽力帮助你，你的飞船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留着它，让我不安。它会让你变得软弱，无法完成使命。然而，这是你们人类的行为方式。我同意放过它，让它继续存在。不过，你必须离开飞船，到中枢星来。我要确保你在最后关头不会退却。

让我留在这里，我会按照您的要求去做。卡伊请求。

根母的回答很坚决。不，马上离开。你已经观察到有敌人入侵。来自外部的力量正试图将我们扼杀在这里。它来得不算太迟，然而并不会成功。到我这里来，我要确保你的安全。

那么李约素呢？只有他才能启动时空门。

他已经答应到我这里来。

卡伊有些迟疑。方才李约素和旦素一携手离去的情形历历在目，他

们并不像要去根母那里，而像要跑到无人的角落躲藏，相守一生。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卡伊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怀疑。

李约素告诉我，在世界的尽头再见。

他说的没有错，我们已经跨入世界的尽头。倒计时已经开始，这个世界很快将不复存在。但是你将继续生存下去，把希望带到银河。

卡伊一惊。这消息突如其来，虽然根母一直在进行宇宙坍塌的准备，却从来没有设定时间表。卡伊一直觉得那一刻的到来还在遥远的未来。

必须如此吗？

必须如此。

在一瞬间，卡伊看见了那些东西。它们正从脐带区涌入，四处扩散，而根母的舰队试图将它们限制在脐带区附近，就地消灭。然而，它们却成功地转移到他处，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从四周向中心挤压，它们寻找根母的舰队所不能顾及的地方，全力进攻，努力压缩根母的空间。它们做得很成功！薄弱的环节太多了，无法应付。根母只能收缩在根须附近的狭小空间，保证网络安全。狭小的宇宙仿佛一个小小的气球浮现在卡伊的意志中，气球上，盘根错节的网络仿佛骨架，撑起球体，又仿佛寄生物，牢牢地依附在时空膜上。

突然间，卡伊意识到，她正看见根母的原貌。这宇宙的主人弥散于真空之中，无影无形，然而入侵者却让她重新凝聚，显示出真正的脉络。生命之根牢牢扎入时空膜中，她和宇宙融为一体，彼此间完全不可分离。

她便是这宇宙，这宇宙便是她！

宇宙坍塌的倒计时已经开始，她并非在毁灭一个外部世界，而是毁灭她自己。

根母从未准备离开这宇宙，因为她根本无法离开。一个人可以制造躯体，根母却无法给自己制造一个宇宙。脱离只是一个谎言，跳入银河

的中枢星只是她的一部分。根母欺骗了她！

卡伊感到一阵悲凉。

并不是那样，卡伊！我没有隐瞒任何东西。我只是自己也并不知道。进行时空脱离，我的意志会随之而去，然而留在这个宇宙中的主体会凝聚成新的自我意识，和原来相差无几。进入到银河的中枢星，他从我的本体上分离，此后他就成了另一个。

他在银河中大开杀戒，杀死了无数的人类，你也会如此吗？

卡伊无法想象，根母会有这样凶残的行为，然而，联想到根母试图毁掉“上佳”号，只为了确保她能完成计划，她感到一阵痛苦。她认识到，根母的身上并没有慈爱，有的只是漠然。

根母继续传递出亚空间波动。

如果我进入银河，也会是同样的结果。但我选择留在这里，卡伊。我和那个银河中的中枢星不同，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类，除了“上佳”号，那是为了自保。一个超越了时空的存在对我来说很可怕，我误判了“上佳”号，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而诺姆杀死所遇到的一切人类，因为他需要广阔的空间来扎根。这是一个错误，为了存在，并不需要永久地占有空间。不要因为我不能理解你们的怪异行为而沮丧。银河是一个充满妥协的地方，我向你们妥协。你的身上承载着我的文明，而且你还属于人类。我会送你一程，作为最后的礼物，我会依照承诺，让这个宇宙坍缩。人类会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東西，而你，会在人类中间建立独特的文明。

不！你欺骗了我，我不会让你继续欺骗！卡伊呐喊道。

没有欺骗，没有谎言。我们彼此间的思维始终是透明的。现在，你能看到大敌当前。到我这里来，我会保护你，直到世界的尽头。

根母的波动淡去。卡伊站在舱室中央，一动不动。两个伙伴走上前来，站在她的身旁，关切地看着她。这给了她温暖的感觉，她转身说：“我没事。”

这时，沙达克的声音传来：“发现敌对小型飞船，截击机前往拦

截。根母的飞船被消灭得很快，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转移？”

“李约素呢？”卡伊问。

“‘天狼星’号在‘上佳’号第六十五舷窗位，相对飞船静止。”

“帮我找到他，我有话要问他。”

“‘天狼星’号保持沉默，我可以尝试联系他。我们是否考虑转移？”

“先找到李约素。”

沙达克隐去，卡伊缓步走到门前。从祈祷舱望出去，外边是一个红色的世界。天宇从来没有这样艳丽！星星们都在疯狂燃烧，仿佛它们知晓最后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要赶在大限之前将所有的能量都抛撒出去。

卡伊知道根母一直在进行准备，然而，只在此刻，当根母告诉她一切即将完结，她才意识到，短短十多天，这个宇宙的变化多么巨大。星星们原本陷落在时空膜中，缓慢燃烧，根母却挤压亚空间，让星星从时空膜上突出，万有引力因此而变得异常强烈，聚变反应加速，原本需要上千万年才能燃烧殆尽的火球将在几百年的时间内消耗一空，坍塌成黑洞，强烈的辐射让宇宙仿佛都燃烧起来。这似乎是地狱烈焰的最好注解。

“卡伊，找我做什么呢？不是说好世界尽头见吗？”李约素的影像被送到卡伊面前。

“根母和你说了什么？”卡伊直截了当地问。

“末日，这个宇宙的末日已经到了。”

“你打算怎么办？”

“不是已经达成协议了吗？我把你带出去，根母会让这个宇宙坍塌。”

“你相信她？”

“难道你不信吗？我以为你是它最忠实的信徒。我们该怎么办呢？”

外边的世界已经不可收拾了，旋臂上的文明马上要遭受攻击。只有根母能帮我们，让那些四处杀戮的蜘蛛人收敛一些，让星域有时间做准备，使巡逻者的舰队能及时赶到。”

“你真的打算带我走？”

“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李约素不解地看着她。

“难道你不想带走旦素一？”

李约素一愣，随即哈哈大笑，“你倒是提醒了我……”笑过之后，李约素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愿意让出名额，我不会拒绝。不过根母恐怕不会答应，这交易多半不能成。”

卡伊却显得很认真，“你可以问问旦素一。”

李约素不由也认真起来，“为什么这样？难道你觉得自己的生命相比而言不重要？”

“我要留在这里。”卡伊说，“‘上佳’号在这里，而且，我要看着根母履行诺言。”

“你怀疑它？”

“我不确定。我必须亲眼看见她这么做。”

“根母会拒绝这个提议的。它的条件从来没有变，它要求一定要把你带出去。”

“但是，旦素一可以接受根母的改造。根母只是需要送出能够传递这身黑皮肤的人类罢了！”卡伊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痛苦神色，她很快地掩饰过去，却没有逃过李约素的眼睛。

“敌人正在逼近，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来调整计划。最稳妥的方案就是按照原计划进行。这里情势不妙，我们需要立即转移。如果你真想和根母达成新的协议，就必须马上动身去中枢星。”不等卡伊回答，李约素又接着说，“‘天狼星’号先走一步，转告你哥哥，我在中枢星等他。你一定要来。”

李约素没有留给卡伊继续说话的时间就关闭了通讯。

“布丁，我们又要逃跑了！”他随意地喊了一句，然后扭头看着旦素一，“我替你拒绝了這個美好的想法。但是现在我又改变了主意，我们是不是再慎重考虑一下？我们离开这里，就可以继续活下去。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你愿意重返战场，我们可以找到雷电家族，找到那些巡逻者，他们会很乐意接收我们。”李约素越说声音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他不自觉地扭头看着屏幕，眼神不定，视线游移。

旦素一面带微笑，“你这个样子真是可爱！”

李约素回过头，脸上带着坚定的神色，“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带你走。”

“但是你会愧疚一辈子。”旦素一轻轻地说。

李约素沉默不语。

“船长，前方敌人的飞船干扰了跳跃，我们是否采用超光速甩开它们一段再进行弹跳？”布丁发问。

“就这么办。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别在世界末日之前把飞船折腾散架了就行。”李约素大声回答。

“天狼星”号舰体表面猛然间冒出两个蓝色亮点，仿佛两道利刃划破天宇，蓝色的轨迹在红色的天宇映衬下闪闪发光，缓缓褪色，一时间成了整个星空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象。

然而，混战一团的黑飞船并没有为“天狼星”号分出哪怕一点力量，仿佛它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存在。

这真是奇怪的感觉，在热火朝天的战场中招摇过市，竟没有任何阻碍。

“船长，没有人理睬我们。”布丁似乎感到有些委屈。他憋了一身的劲，却无处释放，“我可以顺道攻击几艘飞船吗？这样能帮‘上佳’号减轻点压力。”

“别傻了！启动吧，尽早离开。别担心‘上佳’号，佳上在那儿呢。”

“遵命，船长。”

“我们是不是等一等‘上佳’号？”旦素一试探着问。

“不用了，根母不会让他们陷入危险，卡伊也不想死在这里。”

“天狼星”号猛然间迸发出强劲的蓝光，整个飞船湮没在光影中，转眼间消失了踪影。倏忽间，飞船在六个光秒外出现。

卡伊正注视着“天狼星”号的行动，沙达克把一个立体星图展示在她眼前，她看见一道蓝色的光迹延伸，最后终止在某个位置，下一秒，飞船显示出形态，包裹在一团若有若无的辉光中，正疾速前行。它在进行弹跳准备。

“‘天狼星’号拥有我无法理解的科技，刚才一瞬间，它的速度超过光速，只能看见遗留的轨迹。它已进入亚空间弹跳准备，预计在六分钟内弹跳。”沙达克说。

“所有飞船回归，我们去中枢星。”卡伊下令。

“遵命。‘上佳’号将在六个小时内完成跳跃准备。”

六个小时，“上佳”号这样的巨型飞船根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弹跳准备——看来沙达克早已准备好弹跳，只等待自己下令。卡伊点点头，“沙达克，你是‘上佳’号真正的主人。”

“不，我只是个合作者，服从你们的意志。”

“我没有下令进行弹跳准备。”

“那是落亦的指令。”

“你说什么？”

“落亦要求我进行弹跳准备，但由你决定最后是否进行。”

“他不是还在进行基因修复工程吗？”

“两天前，在进入基因修复工程之前，他下达了指令。也许李约素告诉了他一些什么。李约素和他有一次会面，会面之后，落亦向我下达了指令。”

“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我？”卡伊感到奇怪。

“落亦要求我不要告诉你。”

卡伊微微皱眉，“你没有记录下来他们谈了什么吗？”

“没有，我并不会监视每个船员的生活。他和李约素的会面发生在船长舱，如果没有特殊的缘由，我不会出现在那里，也不会窥看。”

“那就这样吧！”卡伊说，“准备好弹跳，我们去中枢星。”

“遵命。六小时后弹跳，目标中枢星，空白期二十六小时，移动零点六个光年。”

沙达克悄无声息地退去。

卡伊向前走了两步，两个伙伴紧跟着她。

“你们去舰桥上等着吧，我要独自待会儿。”卡伊吩咐。

两个伙伴点了点头，走向另一个方向，卡伊注视着她们的身影消失在转弯处。她要去见哥哥，这个至亲的陌生人。这种感觉很奇怪，她为了一个陌生人，把两个伙伴抛在一边。她的视线转移到舷窗上。

舷窗仍旧保持透明，窗外，大大小小的飞船正在返航，也有飞船在“上佳”号舰体表面降落，它们将维持在波动引擎的影响范围内，跟随“上佳”号一同弹跳。

卡伊走了几步，站在窗前，这有条不紊的繁忙景象让她深深着迷。沙达克的调度和她完全不同，简洁而高效，相比之下，虽然她能够和每一个飞行员产生感应，他们也能完全执行她的指示，可部队每一次大规模出入“上佳”号，却总是变得一团糟。这看起来像是一种艺术，如果沙达克也有内心，是否他正陶醉其中？

卡伊稍稍驻留片刻，便顺着通道向前走去。不经意间，她的眼光扫到一扇门，不由停下脚步。她曾经无数次经过这里，从来不曾注意到这扇门。她知道它的存在，然而，在过去的成千上万个日子里，却从未想起。

卡伊走过去，伸手在门上轻触。

门自动打开，卡伊走进去。这是一个小小的舱室，很久没有人来

过，显得有些过于寂静。

卡伊抬头，舱室的顶部有明显的修补痕迹。这是一个历史的遗迹，若干年前，正在寻找黄金星球的李约素曾经从这里进入到死寂一片的“上佳”号。这里曾经是她的乐园。儿童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甚至玩具也焕然一新，似乎在等待着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归来，用他们天籁般的喧哗把空间填满。孩子们早已经长大成人，再也不属于这里。

卡伊顺着墙向里走。她很快见到了琳琅满目的墙壁，各种各样的画挂在墙上，是小朋友的涂鸦。卡伊站在其中一幅画前。这是她早年的画作，虽然完全不记得。

画面上，一个小女孩一手拉着一个高大的男人，一手拉着一个少年，远方是高山，山上露出半个太阳，他们走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

“爸爸，哥哥和我。”画上写着这样的字。

这不是“上佳”号上的情形，“上佳”号上没有照亮大地的太阳。这是孩子的想象，憧憬着那从未见过的星球表面。在孩子的想象中，她在最美丽的地方，和最亲的两个人在一起。

卡伊伸手在画面上抚摸。绘图玻璃表面冰凉，这画也像那些失去的记忆一样，永远地冰封在脑海深处触不到的地方。

她把画摘下来，拿着走出了舱室。

通道里没有其他人，卡伊快步走着，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佳上，把这张画拿给他看看。

她跳上电梯，指定目的地，电梯舱快速移动。卡伊的目光落在一个按钮上，这是一个全景按钮，它一直在那里，每一个电梯舱中都有配备，然而却从来没有人去触动它。鬼使神差一般，卡伊伸手按下它。四周的墙突然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她仿佛正在一个深黑的空间里穿行，前方有一点光亮，快速逼近，刹那间交错而过，带来一片炫目的光。那是另一个电梯舱。电梯很快进入到一片光亮中，脚下显现出翠绿的大地和蜿蜒起伏的小小山丘。这里是林园，她甚至看见了草地上三三两两嬉戏

的儿童，虽然警报已经下达，他们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自由嬉戏，两个船员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些孩子。

林园一闪而过，她再次进入黑暗，这里许许多多的光点不断移动，那是繁忙的电梯舱，沙达克调动各种物资，充实到飞船的每个角落。原本她和她的伙伴需要承担这样的职责，现在一切都由沙达克承担，“上佳”号的运行从来没有这么流畅。卡伊以一种欣赏的眼光打量着一切，川流不息的光仿佛一幅抽象画，传递着晦涩难懂的信息。

突然间，周围变得一团漆黑。电梯门悄无声息地打开。

卡伊跨出门去。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却挤满各种各样奇特的设备，因此显得狭小而逼仄。最醒目的无疑是一个个巨大的玻璃罐，在许多环形世界，这样的地方是克隆下一代的所在，然而对于“上佳”号来说并非如此。卡伊的确利用这些设备制造了许多克隆士兵，但是当沙达克醒来，一切都改变了，他把最后一批克隆人送出了实验室。他告诉卡伊，这里并非制造克隆人的所在，而是基因净化舱。他在这里对船员的破损基因进行修复，确保每一个人的健康。同时，更重要的是，每一任船长都必须接受基因修正，确保船长能够最大程度地掌握飞船。

如果没有当年的意外，她的哥哥应该成为船长，而她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球，繁衍出属于自己的族群……

卡伊在巨大的玻璃罐间默默地走着，这里很安静，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

最后，脚步声停了下来。

她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罐前站定。玻璃罐里没有液体，却有人盘膝而坐，腰板挺直，双目微闭，脸上一派平和，隐约有些光彩。

突然间，罐子里的人睁开双眼，两人视线相对。

“危机时刻，何去何从？”虽然隔着厚厚的玻璃，卡伊还是听到了对方说话。

“我要留下！”卡伊坚定地说。

第三十七章 天降红虻

旦素一望着星渊盔甲，大红大绿的装甲就像一朵艳丽的花。

李约素会穿上这套盔甲，穿过那不可思议的时空之门，回到波澜壮阔的银河中去。他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得到一切：舰队、财富、荣誉、爱情……他会拯救无数这个世界，和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并肩，成为一个传奇。但是，他的名字的光芒会遮住许多其他名字，其中有一个叫做旦素一。想到这里，旦素一微微一笑。

进去看看！这个念头突然冒出来，不可遏制。

她起身，动作利落地钻进盔甲。舱盖合上，旦素一扫视着前方。透明的舱盖玻璃上，应该有一个圆滑的凸起。她伸手摸索着，很快触到了那个浑圆的凸起物。这就是时空之门，解开一切困境的钥匙。这看不见的东西会影响到千万个世界的存亡和无数人的死活。她静静地把手放在这看不见的按钮上，似乎想从中感受到什么。

剩下的时间不多，他们该来一次最后的告别。

说些什么？似乎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他们早已经诀别——当“天狼星”号落入那灿烂的金色光芒，李约素便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她下定决心，来到这里，即便不能找到李约素，至少可以和他埋葬在同一座坟墓中。这是她曾经打定的主意。然而，李约素却要回到银河中去。

命运很残酷，一次诀别不够，要来第二次。第一次，她留下，生，他走，死；第二次，还是她留下，他走，生死却倒了个。这是命运的作弄吗？

但是，命运也可以说是公平的，命运让她遇见了李约素，并爱上了他。作为一个巡逻者，能够体会那炽热而奇妙的情感，她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旦素一露出微笑，仿佛一个沉浸在美丽梦想中的少女。

门开了，李约素如游鱼般滑了进来，一眼望见旦素一正坐在盔甲中。

“这盔甲很适合你，”李约素笑着说，“星渊人的审美观比沙冈人强多了。”

旦素一冲着他一笑，从盔甲中起身，很快脱离，飘然落地，和李约素面对面，“情况怎么样？”

“惨烈！”两个字带着灼热的气息从双唇间蹦出来，李约素看了看旦素一，“根母还能支撑，但是敌人真的很疯狂。你一定不能错过红虻大战，这些虫子相互残杀，简直就像天文现象。真没想到居然在这里能看到这个！”

“它们能追到这里，不正说明我们来对了地方？！”

“没错，希望我们还来得及。跟我来，我们去看看。”说完李约素拉起旦素一的手，想拉着她一道去前舱。

旦素一却轻轻抽出了手。

李约素一怔，“怎么了？”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旦素一问。

“根母还能支撑一段时间。”

“到底是多久呢？”

李约素显然没有料到旦素一会这样追问，不由露出一丝犹豫，随即说：“大概六个小时。根母要求我六个小时内跳出去。只有六个小时。”

旦素一露出一丝微笑，“很好。我给你的坠子呢？”

“在这里。”李约素掏出小盒子递了过去。

旦素一伸手接过，捏在掌心里，伸出另一只手拉住李约素，“我们去看看那些‘天文现象’吧。”

李约素咧嘴一笑，“好。”

两人来到前舱。战场上，爆炸此起彼伏，闪光不时照亮他们的眼睛。两团弥漫的红云在中枢星上方碰撞，弥散开，各自收缩，然后再次碰撞。每一次碰撞都伴随着剧烈的闪光，那是无数细小的爆炸汇聚而成的强光，远远望去，仿佛青紫的电弧火光，无比耀眼，以至于整个天宇在一瞬间都失去了光彩。

李约素进入控制舱中央，“布丁，全景模式！”他大声叫喊。

“遵命，船长。”

地板上升起两双触手，分别拉住李约素和旦素一的身体，把他们拉到地板上坐定。更多的触手包围上来，两个人被牢牢地包裹在内膜层中。突然间，周围的舱壁消失不见，他们仿佛正停留在真空中。黝黑的中枢星就在脚下，狂乱的辐射让红色的天宇显得刺眼，而星星黯然失色。无数细小的光点在高速移动，各种各样致命的射线铺天盖地，爆炸此起彼伏。光与影构成一幅绚烂无比的画。

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两团红云的碰撞，云团规模庞大，几乎遮蔽半个天宇。碰撞产生的火光穿透杂乱的辐射，照亮脚下的中枢星。中枢星上，密密麻麻的生物不停地涌动，它们沿着根须快速攀爬，从根须的某些位置探出身躯，很快便和根须融为一体，形成仿佛炮管一般的奇特结构，当敌人接近时，便喷射出灼热的束流。

根母在竭尽全力抵挡敌人的进攻，然而却无法防卫每一个节点。一条根须在红虻的连续攻击下悄无声息地断开，这似乎并未影响到战场的格局，断开的根须上，每一个生物仍然活跃，仍旧在不断地打击那些靠近的敌人。然而，李约素却明白，根母正在被削弱，它失去了这一条根须，就丢失了相对应的亚空间侧面。

敌人并没有试图战胜根母，它们只是企图削弱它。它们的行动目标很明确，选择那些火力最为薄弱的根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切割，一旦得手，马上奔向另一条。根母的红虻兵团无力阻挡这样的情况，它们可以杀死大量的敌人红虻，然而，却无法阻挡攻击。它们所能做的就是尽

可能消灭更多的敌人，然而双方旗鼓相当，只有硬碰硬地一点点消耗。

“布丁，我们到那边去。”李约素指着前方，那正是两个红虹集团相碰的位置。

“可是，那里是战场，太危险。”

“如果真有危险就逃跑，知道吗？逃跑！我教过你很多遍了。”

“但你自己从来不这么做。”

“你是你，我是我。现在照我的话做。我们死不了，你有能力让我们不死。”

布丁沉默下来，似乎正在考虑。最后，布丁说：“这还是太危险了！”布丁没有行动。

李约素笑了起来，“你不听话了，布丁。你难道不听船长的话？”

“船长，这个命令我很难服从。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布丁坚持，他违抗了李约素的命令，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在这里看一看就行了。”旦素一也说。

李约素抬眼看着远方，那里正在发生新一轮的碰撞，耀眼的光刺痛了他的眼睛。

根母正在急剧地收缩，它蜷起所有的亚空间体积，准备来一次最后的反弹。当它蜷缩到最小，就是这个宇宙的末日。那个时候，他必须坐在星渊盔甲中，带着卡伊离开。

一切都没有问题，然而旦素一偏偏来了。

旦素一不想让他为了这件事而愧疚一辈子，她不会随着他离开，她情愿留下等死，只要他能完成这个关系到无数条生命的任务。他同意了，然后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卡伊。

卡伊坚持要留下，她还告诉李约素，如果让根母改造旦素一，只需要短短十分钟。

卡伊甚至没有留下退路，此刻，她正在天宇中的某个位置，和那些从脐带区掉落下来的敌人战斗。除非把她打昏，否则她不会离开“上

佳”号。她要留在这里，看着根母兑现诺言。她要永远和“上佳”号绑在一起。

“‘上佳’号在哪里？”李约素问。

眼前显示出“上佳”号的位置，它正在敌人的红虻群边缘，从侧后方进行攻击。

“去‘上佳’号，我们要与他们会合。有意见吗，布丁？”

“遵命，船长。我会绕开红虻群。”

“天狼星”号快速启动，向着战场而去。

绚烂的光影从李约素眼前飞快地划过，他们仿佛正在这沸腾的宇宙中自由驰骋。李约素看了一眼旦素一，她正望着前方，怔怔出神。

李约素轻触她的手，她回过头，笑了笑。李约素报以微笑，握住她的手。两人携手并肩，在绚烂的光影中飘然向前。毁灭，绝望，挣扎，死亡……沸腾的宇宙中，绽放着一朵又一朵死亡之花，仿佛礼花，照亮人的眼睛。

两个人默默无言，突然李约素说：“我真希望这一刻永远不会过去。”

旦素一笑了笑，什么都没说，李约素却从她的眼神里捕捉到一丝忧伤。

“跟我走。”李约素突然说，“我们回到银河中去！”

旦素一有些惊讶，望着李约素，“我们谈过这个，我们不能这么做。”

“但是卡伊坚持要留下，而且她说，根母完全可以把您改造成暗影人，它只需要十分钟就能完成这个过程。”

“你想我成为暗影人？就像卡伊那样？”

“我不在乎你是否会变成一个暗影人。我要你活下去，和我一道。而且，如果根母能用十分钟就把你改造成一个暗影人，我们在银河中一定能找到人帮你变回来。”李约素急急地说，既然开了口，他的决心变

得很坚定。

“不。”旦素一轻轻地说，却很坚决，“我不会离开这里。”

李约素感到不解，“这是为了我吗？如果你死在这里，我会更愧疚。现在既然我们能达成目标，也可以把你救出去，为什么不这么做？别傻了，跟我走！”

旦素一抬眼望着远方的火光，“根母还未必同意呢……你命令布丁去‘上佳’号，原本是为了说服卡伊吗？”

“我告诉过佳上，根母在进行亚空间蜷曲，它的亚空间体积过于庞大，过量的压缩会导致空间膜震荡，为了避开震荡，‘上佳’号要转移到中枢星这里来。他们来了，但是卡伊却告诉我，她绝不会走，要我把你送过去，让根母改造你。”

“你就这么轻易相信她？你之前可是拒绝了她的提议。”旦素一脸带着浅浅的笑意。

“我还是想把你带回银河！”李约素盯着旦素一，目不转睛。

“哪怕把我自己留在这里也没关系。”他接着说。

旦素一低头含笑不语，轻轻摩挲着李约素的手背。半晌，她抬头看着李约素，“我们先去‘上佳’号吧，到飞船上再说。”她转头望着远方，红色的天宇无比亮丽。

“有什么音乐吗？”她回头望着李约素，“我听说科尼尔人结婚的时候，会有很动听的音乐伴奏，新郎和新娘携手走过长长的花桥，是不是这样？”

李约素有些意外，“是这样。”他放低声音回答。

“布丁，你有这个音乐吗？”旦素一问。

“我……”布丁犹豫着，“船长，那是什么音乐？”

李约素看着旦素一，有一丝茫然。

“你会唱吗？”旦素一看着李约素，眼光流转，似乎有无穷的柔情蜜意。李约素的眼光有些发直，点点头，“会一点。”

旦素一微微一笑，看着他，不说话。

李约素哼起了曲调，他不记得那到底是怎样的一首曲子，只是凭着记忆哼唱起来，五音不全，断断续续，不成调子。

旦素一专注地看着他，似乎沉浸其中。李约素望着她明亮的眸子，脑子里的旋律渐渐变得熟悉，哼出的曲子也有了调门。

布丁很快加入进来，他给李约素加上和弦，加上各种各样的配器，声音由单调变得恢弘，回荡在看不见的舱室中。

李约素不再哼唱，只默默地望着旦素一。她的眸子犹如一汪清水，李约素可以看见其中倒映着自己的面孔。

李约素紧紧抓着她的手。

旦素一低头，缓缓地在李约素的手背上画了一圈又一圈，她的脸上带着微笑，神色平静，在火光的映照下，脸色显得异常红润。

“这样挺好。”她抬起头，“我们走吧！去‘上佳’号。”说着，她挽住了李约素的胳膊，“这样好不好？”

李约素觉得，旦素一越是平静，他越感到不安。《婚礼进行曲》的调子恢弘，而漫天的火光，就像是婚礼的烟花。旦素一就像一个新娘似的，依偎在他身旁。他低下头去，脸颊贴着旦素一的秀发，轻轻摩挲。

“给我一个科尼尔的婚礼。”他听见旦素一轻轻地说。

“好！”他轻轻地回答，感到心里被什么深深地划了一下，痛入骨髓。他直起身。

“天狼星”号带着他们在这烈火熊熊的世界里飞奔，悠扬恢弘的曲调中，绚烂多姿的光影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如果这就是婚礼的殿堂，它的宏大和壮丽绝无仅有。旦素一将他的胳膊挽得更紧。一阵阵暖流在李约素心底激荡，无论是否还有明天，至少此刻，他们的幸福无与伦比。

“你愿意嫁给我吗？”他背出了那古老的台词。他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说这句话，此刻却顺顺当当地说了出来。

旦素一抬头看着他，脸上带着微笑，眼里却噙着泪花，“我愿

意。”她像一个普通的女主角一样回答，然后闭上了眼睛。

李约素低下头，温柔地吻着她的双唇——轻轻地碰触，却久久不愿分开。旦素一睁开眼睛，两人四目相对，彼此凝视。一切的情意仿佛都融化在这轻轻的吻中。

如果时光就此凝固，那该多么美妙！

然而，一切美妙的东西都会过去。忽然间，传来了布丁小声的提示——小心翼翼，万般不情愿，却不得不说：“船长，收到‘上佳’号的消息。佳上说，要和你见面。”

“我们很快就到‘上佳’号了。”

“那我让他再等等。”布丁慌忙说，然后沉寂下去。然而不到三秒钟，他便再次说话了：“‘上佳’号快无法抵抗了，佳上要求马上和你见面。他要我们马上返回中枢星。”

李约素心中一惊。他抬眼望着前方，手指碰触“上佳”号的影像，飞船一瞬间变得巨大，显露在眼前。零星的红虻正在攻击“上佳”号，不远处，一群红虻正蜂拥而来。

佳上的影像跳了出来，就在李约素身边。他看了一眼全息图景，“你也看见了，形势不妙。”

“我们去救你。”李约素急急地说。

“不，你救不了别人，但是可以救你自己，还有银河。”佳上却显得很平静，“我来和你告别，伙计。”

李约素一愣，佳上一直称他为船长，从来没有改过口，此刻却称他为“伙计”。这是一个包含了太多感情的称呼，他心头一沉。

“它们来了，这一次我们会抵抗到底，我们不会输得那么窝囊。我是‘上佳’号的船长，船在人在，船亡人亡。”

“佳上，别这样……”李约素打断他，然而，宇宙都已经到了尽头，他又能有什么办法拯救佳上？靠那个不可靠的十三维度时空门？连旦素一都无法带走，想到这里，他不由顿住。

“‘上佳’号今天会走到尽头。我很高兴能够回到飞船上，和我的族人一道面对这最后的命运。我要感谢你把我带到这里。当年，是你把我从这里带走，现在，又是你带我回来，这是美妙的巧合。很高兴能和你一道游历银河，很遗憾无法继续和你一道战斗。”佳上平静地说完这段告别辞，举手敬了一个科尼尔军礼，他注视着李约素，“那么，永别了，伙计！我所能想到的最后的建议：当心埃博之子，除了那些蜘蛛人，最可能的潜在敌人，就是它了。如果无法抵抗，就逃得远远的。”

“不！”李约素使劲摇头。佳上却点了点头，然后便消失不见。

“我们要返回中枢星吗？”布丁小心翼翼地问。

李约素摇头，“布丁，如果你的朋友快要死了，你会抛下他，独自离开吗？”

“如果情势危急……”

“‘天狼星’号会害怕那些虫子吗？”

“我不怕，不过……”

“别啰唆了，我们去‘上佳’号。”

“佳上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上佳’号要被攻击，他们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照我说的做！不要废话！”这一次李约素很强硬。他感觉到了异样。蜂拥而向“上佳”号的红虻并非全是敌人，根母也在竭尽全力保护“上佳”号。他无法说服自己在这个关头离开。

布丁服从了李约素的指令，“天狼星”号再度向前方战场靠近。

李约素看着旦素一，“可能有点危险，但佳上就在那里，我要帮他坚持到最后一刻。哪怕多活一分一秒。”

旦素一微微一笑，“这是你的飞船。”

李约素笑了起来，“我们继续完成婚礼吧！”

旦素一摇头，“我们已经完成了。让我再看看链坠。”

李约素掏出盒子，打开。银色的心形在红色光芒照射下散发出奇特

的光泽。旦素一伸手抚摸着它，露出微笑。

“我给你戴上！”李约素说。

“不。”旦素一坚定地拒绝，“带着它，你会找到合适的人。拥有它的人一定会很幸福！”

“别说傻话！”李约素拉住旦素一的手，“我不会让你死在这里，你一定要跟我走。”

旦素一轻轻挣脱，“你们科尼尔人，经历着这个宇宙中最美妙的生命。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星域在银河中四处开花，而巡逻者，只有区区几个家族。”她微微一笑，“因为人类渴望爱和被爱，只有爱才能让人摆脱孤独，生命才得到应有的意义。我体会到了。”

“但是……”她把眼光转向前方的“上佳”号，红虻群已经逼近飞船，环形飞船巨大的船体上不断闪起火光。“有时候命运让人身不由己，就和‘上佳’号一样。佳上肯定也不想让他的飞船埋葬在这里，但一切都拖不过几个小时。”

她看着李约素，微笑着，“我的命运就在这里。”

“我要你活下去。我要牵着你的手，一起漫游银河！”李约素几乎在大叫。

旦素一抚摸着李约素的脸，“你会明白的。只是，有一个很自私的要求：别忘了我。”

李约素心中一急，“你这是为什么？既然卡伊已经放弃，既然我还能从这个世界里拯救一个人，你为什么不能是那个人？”

“因为，那个人不是我。”旦素一很平静地回答，仿佛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答案，“带上一个暗影人，这才是你要做的。”

“可她不愿意！”李约素怒吼。

“天狼星”号紧急变向，几只红虻从飞船边急速掠过。

旦素一并不回答李约素，却反问：“你打算怎么进行这最后的战斗？”

李约素一愣，随即回过神来，“我们穿上盔甲。”

“星渊盔甲。”旦素一加重语气，“如果情势不妙，你必须离开。必须离开！”

李约素看着眼前的人，旦素一仿佛换了一个人般，透出坚定果敢的气质。一刹那间，他仿佛穿透五百年的时空，看见了苏北旦坚毅的眼神。

他明白，自己不可能改变她的心意。明明有机会活下去，却执意要放弃；明明深爱着对方，却绝然不再跟随。李约素无法明白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思，然而，他知道，旦素一的决心不会改变。

“答应我，你能做到！”旦素一催促他。她的语气里包含着某种让人无法拒绝的东西。

“好！”李约素心一横，“我答应你！”

“天狼星”号再次一个踉跄，躲过两只红虻的攻击。另两只红虻从一侧疾速冲来，它们的目标并不是“天狼星”号，而是攻击了“天狼星”号的红虻。这里成了一场混战，敌人和盟友混杂在一起很难分辨。

然而李约素可以分辨。

“我们走！”他从内膜层上脱离，舱室瞬间恢复成正常的样子。如果旦素一心意已决，继续说下去只是浪费时间，危险迫在眉睫，已经没有时间。李约素快速起身。

“布丁，你在星渊盔甲上找到地方容身了吗？”旦素一问。

“我找到一些能够存储信息的地方，但是容量不够。我想我还是能在这个盔甲上生存，不过没法醒过来。”

“我会想办法唤醒你的，布丁！只要把主逻辑和记忆传输过去就行。”李约素边移动边说，说完最后一个字，他已经消失在后舱。

“布丁，一定帮我把话带到。”旦素一见李约素消失在门后，平静地说。

“是的，旦素一将军。我会完完整整转告给船长。”

“多谢你，布丁！到了那边，也帮我祝福他们！”

“我会的。”

旦素一打开后舱门，飘了进去。

李约素刚在星渊盔甲中坐定，便看见旦素一尾随而来，有些惊讶，“你怎么来了？”

“雷电家族的人天生都是战士。”旦素一一边回答，一边钻进沙冈盔甲，“在战场上，我不会落后。”

李约素默默不语，突然间，他抬起手来，拉住了旦素一的手，两副盔甲仿佛两个人般手拉手，并肩走进了减压舱。

舱门落下。李约素和旦素一彼此对望。

这也许是最后的一眼。两人沉默着，直到发射舱门打开。外边没有星空，红虻铺天盖地，遮蔽了整个天宇。“上佳”号陷落在重重包围中，顽强抵抗着。

“我会永远记得你！”李约素说。

“我也是。”旦素一回答，“很高兴还能和你并肩作战。但是别忘了，你答应我必须离开。”

“我会做到的。”

“真好！”旦素一露出一个微笑，李约素心中一阵暖流涌过，即便到了此刻，她的笑容依旧触动着他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旦素一启动盔甲，向着前方的红虻群而去，李约素快速跟上。如果这就是最后的相处时刻，那就在这一刻全力以赴！

“它们不全是敌人，”李约素告诉旦素一，“我来指引目标。”他加速赶到旦素一前方。

无数的红虻就在眼前，仿佛潮水一般涌来涌去，它们围攻“上佳”号，也保护“上佳”号，它们彼此间相互攻击，迸发出一道又一道火光。

李约素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他仿佛看见一幅黑白相片，深黑的

底色上，星星点点，纷繁如尘，那是红虻在亚空间上的投影。红虻透过亚空间彼此间辨识，属于根母的红虻和入侵的红虻，在亚空间有如黑色和白色一般对比鲜明。李约素睁开眼睛，眼前仍旧是乱纷纷的景象，所有的红虻几乎一模一样。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感觉，脑中的另一幅情景和眼睛所见的景象完全不同，他必须根据亚空间图景分辨敌我，然后回到现实图景中找到敌人的方位，发起攻击。

“二一五，三四，九。”

“二一五，三八，七。”

“三三四，六，八八……这一群全是！”

李约素不断地传达敌人的方位，旦素一在他的侧翼飞行，锁定目标攻击。“天狼星”号跟在后边，保护后路。

一艘飞船，两架机甲，在漫天飞舞的红虻群中披荆斩棘，向“上佳”号不断靠近。然而，越来越多的红虻向着“上佳”号涌来，远方两团巨大的红云越来越近。“上佳”号，“天狼星”号，似乎正被无穷无尽的红虻所吞没。

李约素已经无法估计敌人身在何处。进入到红虻军团深处，到处都是敌人，到处都是友军。他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牢牢地抱住旦素一，带着她躲开各种突如其来的攻击。

李约素！他突然感受到强烈的信号在呼唤自己。

是卡伊！他努力分辨信号的源头，很快，在千千万万的红虻背后，他找到了那艘锥形飞船。

他惊讶地发现，在锥形飞船周围，红虻环绕，构成一个严密的防御圈。卡伊控制着它们！

仿佛雷电劈开深沉的黑暗，李约素突然意识到，他正面对着无可逃避的命运。

“布丁！”他大声吼叫，“我们要突破，靠近卡伊！”他似乎看见了战场的结局。

第三十八章 灭顶之灾

战术！红虻没有战术！它们彼此间疯狂地攻击，这种场面就像一场浩大的群架。在数量上，它们占据绝对优势，这是它们能够获胜的绝对原因。它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只不过，紧密的亚空间联系极大地克服了这个弱点，它们能够感知同伴所遭受的攻击，从而快速地做出调整。红虻群就像一只巨大的组合动物，凭本能行事。

卡伊却让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她指挥红虻，透过亚空间对红虻施加影响，让它们组成小队，拱卫飞船。在她的影响下，红虻在锥形飞船前后左右形成屏障，抵挡攻击，给锥形飞船制造出一片安全空间。

李约素试图再次和卡伊对话，却再也找不到她的亚空间痕迹。她忙于应付眼前的危险，亚空间侧面弥散，和红虻结合在一起。

必须和卡伊会合！李约素的信念无比坚定，只要他能够和卡伊会合，只要卡伊能够明白该做什么，他们就能够取得胜利。只需要几句话，一点提示！

“天狼星”号顽强地突破红虻屏障，向着卡伊靠近。李约素和旦素一紧靠着“天狼星”号，全力打击那些造成威胁的红虻。然而，红虻数量众多，犹如浪潮一般涌动，“天狼星”号随着浪潮而动，反而距离“上佳”号更远。

李约素一咬牙，“让我来！掩护我！”说着他加速向前冲去，避开眼前的几只红虻，闯入红虻群中。

布丁大吃一惊，“船长，太危险了！”然而他没能听见李约素的回应，红虻飞快地淹没了李约素的身影，也隔断了通讯。

“旦素一将军，我们怎么办？”布丁有些慌乱。

“尽量跟着他。”旦素一简单地回答。她也从“天狼星”号上脱

离，朝着李约素的方向而去。

“天狼星”号火力全开，全然不顾红虻的火力，紧跟在旦素一身后。

突然间，仿佛一个无声的命令从天而降，红虻开始撤退。不远处，巨大的根须从中折断，聚集的红虻群飞向下一个目标，在“上佳”号周围混战的红虻也随之而去。

两团巨大的红云同时开始漂移。

“上佳”号犹如一头被晾在沙滩上的鲸鱼，在潮水退去之后显露出来。

李约素一动不动地看着无数的红虻从眼前飞过，飞向远方。他不动，红虻也不主动攻击。这些从天而降的红色恶魔，根本不在意“上佳”号，也不在意那些抵抗的飞船。它们只有一个目标——根母，其他的一切目标分为两类，一类阻挡自己前进必须消灭，一类则无关紧要不用理会。它们消灭一切阻挡前进的东西，而对无关紧要的事物则熟视无睹。

他看见了卡伊的飞船。锥形飞船周围，仍有几只红虻环绕着。李约素快速靠上去。他不断呼叫，这一次，卡伊回应了他。

“你还有多少时间？”卡伊问，“为什么你还要留在这里？”

“一触即发。但我还不想走。”李约素干脆地回答，“我要帮你赢下这一仗。”

“赢下这一仗？”卡伊显然并不相信，“我们会赢下这一仗，只不过，根母需要一点时间。”

“不，我们要在根母完成蜷曲之前打败它们，干净利落，一场完全的胜利！而且，它们正在干扰根母的蜷曲，如果我们不尽快彻底消灭它们，就算最后根母能把它们都消灭掉，却无法完成蜷曲，胜利也毫无意义，我们来帮助它。”

旦素一和“天狼星”号跟了上来。“天狼星”号伤痕累累，主控舱

几乎完全暴露，外层的黑飞船伪装也几乎完全被剥去。

“就凭两副盔甲和一艘破船？”卡伊不无讽刺地问。锥形飞船掉转方向，准备追击红虻。飞翔在锥形飞船周围的红虻突然间散开，随即聚集起来，向着大部队追去。卡伊的亚空间侧面正重新凝聚，她解除了对红虻的束缚。

“不，凭着你和我。”李约素斩钉截铁地回答，“你能控制红虻，你可以控制更多的红虻，让它们组成队伍。只要能把它们组织起来，就能取得优势。”

李约素看不到卡伊的脸，然而他能感觉到卡伊的情绪产生了波动。她的亚空间侧面清晰地反映出实体的每一个细节。

“卡伊！”这一次，他保持着亚空间接触，卡伊并没有甩开他，她在静静地听着，思考着这是否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你没有经历过战争，你没有学习过人类的战争艺术。如果你有所怀疑，可以问问沙达克，问一问你哥哥。他们都会告诉你，有效组织火力，是获得战斗胜利的不二法门。这些红虻，它们各战各的，只有战略，没有战术。只要你把一丁点儿战术贯彻下去，它们就成了毫无威胁的废物。”

频道那边传来一阵沉默，李约素还想说点什么，却又作罢，尽管心急如焚，他也明白多说无益，卡伊需要一点时间，也许她正和沙达克交流。他迫使自己保持平静，等待着卡伊的决定。

残存的锥形飞船向着卡伊靠拢过来。“上佳”号的护卫舰队倾巢出动，和红虻军团一场混战之后，只剩下寥寥十多艘。舰队很快形成整齐的队列。卡伊依旧保持着沉默。

“卡伊！”李约素再次呼叫她。

“我承认你说得对！”卡伊终于开口，“这两群红虻都失去了中枢星的控制，如果能够把它们捏合起来，就能取得胜利。”

“你可以教我，我也能帮忙。”李约素说。

“你做不到。”卡伊立即回应，带着几分轻慢，“你永远无法学会。”她顿了顿，“不过，我要感谢你的建议。”

卡伊说完开始加速移动。红虻群再次在远方开始混战，它们围绕着庞大的根须进行攻击和反攻击。根母这根须上，炮火并不猛烈，从星球上涌来的黑色虫子已经不如先前那般数量众多。它们仍旧从星球的各个角落涌来，然而已经从汹涌的黑色浪潮变成了不起眼的涓涓细流。而红虻的攻击势头并没有减弱。

中枢星自身的防卫力量已经到了极限，只能依靠红虻军团和敌人混战。

根母的亚空间蜷缩也快到临界点。

一切都在和时间赛跑。这个宇宙的生命只剩下短短几个小时，所发生的一切却比过去的几个世纪加在一起还更有分量。

“希望你真的明白！”李约素跟了上去。

“不要跟着我。”卡伊的声音传来，透着股执拗劲儿。

“我想帮忙。”

“你只能帮倒忙。”卡伊并不领情，“你的建议很不错，我会用这种办法来保护根母。现在你在场一点益处也没有，只会添乱。去‘上佳’号，也许你可以和我哥哥告别。”

“但根母的条件是让我把你带回银河。”

“你看见了，”卡伊的反应迅速而强烈，“我还有职责要完成。难道旦素一不愿意跟你走吗？我欣赏她的选择。我也给你想好了退路，带上‘上佳’号的两个孩子。你可以很好地满足根母的要求，这场交易可以继续进行。”

两个孩子！这个想法让李约素微感意外。然而一切又顺理成章，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跟着他逃走，两个孩子是最佳的选择。他们可以是两个，一男一女。他们不会拒绝大人的安排，也不会因为抛弃了职责而愧疚终生。

两个孩子，如果盔甲的空间允许，他可以带上三个、四个。

“快走，如果你不去‘上佳’号，我哥哥就要带着孩子来找你。这种时候，在外活动很危险。”卡伊催促他。十多艘锥形飞船组成的舰队已经距离遥远，逼近了红虻军团的边缘。每一艘飞船上的人都散开了自己的亚空间侧面。他们正在把属于根母的红虻从混战中拉出来。

他又听见了卡伊的声音：“替我向我哥哥说声再见。告诉他，我会某个星球上等他。”

李约素一愣，“某个星球？”

“你告诉他就行了。当着他的面我说不出这样的话。”卡伊说完，关闭了通讯。

混战中的红虻逐渐分开，归属于根母的红虻暂时放弃了对抗，汇聚在锥形舰队四周。敌人的红虻军团没有了牵制，大肆疯狂地攻击根须。根须上，黑虫炮火无力地抵抗着。

李约素深吸一口气。

他能感觉到这个宇宙的最后呼吸。根母的亚空间蜷曲已经接近完成，然而它的亚空间体积也随着根须的断落而缩减。这是死亡线上的挣扎拉锯，只要体积再大那么一丁点儿，它就能够达到临界体积，然而红虻军团不断削弱它，让它始终无法跨过那道门槛。突然间，李约素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波动，根母巍峨如山的亚空间发生了一次微小的震颤，传递出来，成了一次剧烈震荡。

疯狂的红虻攻击又斩断了一条根须。

失去目标的军团陷入短暂的无序中，很快它们自动调整了队形，准备向下一个目标进发。就是此刻！李约素猛然间仿佛感受到了卡伊发出的命令，十多艘锥形飞船以最大的速度向着红虻军团突进。红虻追随着他们，分作十多个队列，仿佛十多个巨大的箭头，刺向敌人。

他们快速地突破，避开一切纠缠，很快把敌人分割开来。他们分割包围了将近十分之一的红虻。

就是这样！李约素宽慰地看着眼前的情形。卡伊是一个合格的巡逻者指挥官，穿插分割进行得坚决彻底。如果对手也懂得战术，那么它应该进行反包围，在对手有效组织优势火力之前，将这些分割部队击溃，重新靠拢，形成集团。幸运的是，敌人并没有这么做，它们仍旧按照预定的计划冲向根须，去切断它，全然不顾落入到包围中的伙伴，也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惘然无知。

十倍的数量带来单方面的屠杀。高效组织的红虻显示出它们是多么可怕的屠杀机器，哪怕对手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性能。红色光芒四射，青紫的闪光令人目不暇接，被包围的红虻本能地感觉到危险，愈加疯狂地撕咬，试图突破包围，和大部队会合。然而，卡伊没有留给它们任何机会。

短短六分钟，超过六万只红虻化作了尘埃。这些小虫强悍得令人生畏，却在瞬间蒸发。

李约素低下头。虽然他坚信卡伊将取得胜利，但是没有料想到竟然如此快速彻底。他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暗影人的巨大潜力。他们可以和这些该死的红虻融为一体，形成不可思议的强大战斗力。也许这和“天龙”号的流体颗粒战斗模式很类似。然而，红虻更小，更灵活，彼此间的亚空间一体化让它们的联系比流体颗粒之间的电磁交流更为快捷，也不会受到干扰，若一个人类指挥官同样通过亚空间来下达指令，甚至可能比沙达克更有效率。

真是威力无穷的战斗体系！在数以万计的红色小虫爆炸的火光中，李约素感觉到一阵寒意。这是人类从未有过的武装方式，即便是铁人、银河人，他们虽然拥有亚空间侧面，也从未在这样的规模上一体化。

一个想法突如其来地进入到李约素的头脑中：如果有一个流体颗粒的集群，雷电家族的人也透过亚空间来协调指挥，是否能够纵横银河？

他抬眼望了一眼身边。旦素一正和他并肩而立，望着前方激烈厮杀的战场。她扭头迎着他的视线，沉默地看着他，显然也对眼前的景象感

受深刻。

“我们去‘上佳’号。”几秒钟沉默之后，李约素说，“这里的战斗是根母和卡伊的事，我们帮不上忙，我们要去找到孩子。”

旦素一点头赞同。

“船长，我也跟你去。”布丁插入到谈话中。

李约素的视线转移到“天狼星”号上。“天狼星”号的模样仿佛经历了一场灾难，飞船几乎成了残骸，伪装成黑飞船的表面早已不知所踪，露出灰色的深层，主舱上有一个巨大的窟窿，哪怕身穿重型盔甲也可以轻易地钻进去，突出表面的两门等离子炮都被炸毁，留下两个残存的基座，无法缩回。

“‘天狼星’号伤得不轻！”

“没事，我好得很，引擎一个也没有坏，只是生命维持系统彻底毁了，你们没法上飞船。”

“我们不需要上飞船。”李约素结束了会话，“那就跟我们一块去‘上佳’号吧，你也可以和佳上道个别。”

“遵命！”布丁飞快地答应，充满着欢快的语调，仿佛他们并非经历着生离死别，而是一场普通的野餐会。

“上佳”号很快接近了。环形世界的巨轮仍旧缓缓旋转，飞船却已经千疮百孔——飞船的灯火全灭，了无生迹，在绯红色天宇的映照下，一个又一个爆炸的弹坑一闪而过。

它仿佛是一座荒弃已久的太空城。

李约素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突然感到自己回到了那个初次遭遇“上佳”号的时刻，见到的不过是一艘死船，而自己则被困在陷阱中。他猛然向后望去，看见旦素一和只剩下一个骨架的“天狼星”号，再远处，他看见了深黑的中枢星伸展着数不清的触须，一团弥散的红云盘旋在黑色星球周围，一条颜色更红的飘带正挤压着红云，仿佛一条绞索。这一幕让他稍稍安心。

“布丁，能找到佳上吗？”李约素问。

“我的全波段扫描仪被毁了。在有限频段上，没有发现佳上的信号。”

“我们得上飞船去找他。”

“还有两个暗影人的孩子。”旦素一接上李约素的话。

李约素看了看她，点点头，“还有两个孩子。”

说话间，他们已经贴近飞船表面，巨大的转轮成了一望无际的钢铁原野，坑坑洼洼，到处都是爆炸留下的伤痕，或深或浅，李约素和旦素一向着一道深深的伤痕降落下去。

“船长，我就在这里等你。”布丁呼叫。

“好，我会让佳上和你说上两句。”李约素一边降落，一边回应。

“船长……”布丁又喊。

“又有什么事？”李约素落在“上佳”号上。布丁的表现有些异常，他停下来，转身望着“天狼星”号。

“没什么。现在是我们最后交谈的时刻，对吗？”

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李约素感到意外。然而，事实不正是如此吗？

“还没到最后的时刻呢，别担心。”李约素试图安慰他。

“船长，我永远是你的伙计。虽然我想永远和你不分开，但现在是最关键时刻了。”布丁说，“我要去帮帮卡伊，她会需要一些支援。”

“卡伊马上就要大获全胜……”话刚说出口，李约素突然感觉到异样，更多的高能点浮现在他的亚空间知觉中，它们从遥远的地方赶来，来者不善，它们是从脐带区坠下的黑飞船。至少有三十艘黑飞船马上要弹出亚空间，这一次，布丁赶在前头发现了它们。

李约素望向远方，两个红虻军团间的厮杀已经见了分晓，卡伊带领的舰队拥有无比强大的攻击力，如果时间足够，她可以消灭敌人的红虻军团，然后回身来对付这些黑飞船。然而，时间有限。敌人并不想消灭任何东西，它们只是要阻止根母的亚空间蜷曲，让时空瘤消散，无法形

成空间反弹。是无声无息地消散还是剧烈反弹，一切都取决于根母是否能够累积足够的亚空间体积，双方都已经孤注一掷。哪怕一点微小的力量也可能改变局势。

“你想怎么办？”李约素问。

“我会把引擎能量开到最大，超光速，在它们刚弹出亚空间的时刻撞上去。我至少可以撞毁两艘飞船。我已经算好了，有把握。”

李约素没有料到布丁居然是这样的打算，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必须走了，船长！保重！”布丁并不犹豫——“天狼星”号的引擎光芒正发生微小的变化，零点能引擎的蓝色光芒中央现出一小点紫色，这点紫色很快消融在整团光芒中，原本纯粹的蓝色变得微微偏紫。两个异常突出的亚空间高能点在李约素的意识中浮现出来，他意识到布丁甚至没有进行任何预热，就直接将引擎设置在了最高能量模式，“天狼星”号随时可以投入超光速飞行。这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零点能引擎随时可能爆炸。

“布丁，好样的！”电石火光之间，李约素找不到其他的词句，这句话脱口而出。

话音未落，“天狼星”号倏忽间消失不见，只有一道粗大的蓝色光迹，向着天宇中的某个位置而去。光迹向着前方延伸，“天狼星”号转眼已经在更远的地方，把轨迹远远地留在身后。

李约素望着那道轨迹，突然感到茫然若失。布丁一路追随他，从来没有主动离开过，在这最后的时刻，布丁却主动离开了。

然而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我替布丁决策，也是如此。李约素心想。

“布丁在向你学习。”旦素一的声音传来，“他一辈子都在向你学习。”

“不知道布丁是不是听见了……”李约素喃喃地说。

“他明白你对他有什么期望，就算他没有听见，他也知道你会赞许

他。只要你回到银河，布丁还可以复活。”

李约素沉默不语。他将把布丁带回银河，然而，他无法带给布丁这最后的记忆。布丁在这里死去，他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这里，随着宇宙的湮灭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远方的蓝色光迹似乎停了下来。

“我们赶紧去找佳上，找不到他，也要找到孩子。”旦素一提醒他。

“没错，我们走。”李约素纵身跳入到裂缝中，旦素一紧跟上去。

这道裂缝如此之深，以至于几乎将“上佳”号截断为两截。李约素掠过又一个又一个舱室，很快，他发现了主通道，这里可以通向舰桥和船长室。

他正打算钻进去，却猛然间怔住了。

旦素一几乎撞上他，紧急规避之下，她抓住一旁的突出物，稳住身体，“怎么了？”

李约素没有回答。他不知道怎样向旦素一描述刚发生的情形，一次能量的狂飙扫荡亚空间，那些正从亚空间弹出的黑飞船高能点，仿佛烟尘般弥散，很快不复存在。

它们死了！李约素马上意识到这点，每一个蜘蛛人都拥有亚空间侧面，当它们的亚空间侧面如风一般散去，唯一的可能就是它们死了。

他猛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是布丁。”李约素说。

“布丁怎么了？”旦素一有些疑惑。

“不好！”李约素一声惊呼，他向着洞开的主通道冲了过去。

“发生了什么？”旦素一一边追上去，一边发问。

“布丁消灭了那些黑飞船，全部的黑飞船。”李约素匆忙解释，两个人在“上佳”号的主通道里狂奔，冲向舰桥，“它把空间膜撕开了口子，这些黑飞船正好从亚空间弹出，还没有形成波动保护就被吸回到亚

空间，结果它们都完了。”

还有一句话李约素没有说，布丁也完了。时空膜破裂，形成一个短暂的奇点，它就像黑洞一般吸收一切，包括“天狼星”号。这并不是布丁设想的结果，他没有预想零点能引擎会爆炸，或者，他没有想到零点能引擎的爆炸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它威力惊人，直接撕裂时空，把周围的一切都吸了进去。

“这是好事。”旦素一有些疑惑，“布丁想帮卡伊消灭两艘飞船，结果他把所有敌人都消灭了，是这样吗？”

“没错。”李约素回答，他紧张地关注着远方的时空破洞。灾难性的后果正在显现，破裂的时空区在扩大，整张宇宙膜仿佛一个被戳破的气球般急剧萎缩。肉眼所见的空间里，所有的星星似乎正在向着中央聚集。

“他引爆了宇宙。”李约素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样一件事，凭着直觉，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我们原本还有几个小时，现在也许只有几分钟。”

破裂的时空膜已经影响到中枢星，根须被折断，消失在深渊中，时空裂缝正向着中枢星延伸。原本疯狂地发动攻击的红虻也意识到这灭顶之灾的到来，它们放弃了攻击，竭尽全力向着相反方向飞，就像一群受惊的动物逃离崩塌的悬崖。卡伊的混合军团也在逃离。

然而一切抵抗都只是徒劳。时空膜正在消解，空间仿佛被烈火灼烧的冰块般迅速消融，没有任何容身之处可以留下。

根母还没有完成最后的聚集，宇宙却已经到了末日。敌人没有做到的事，布丁帮着它们做到了。

“找到佳上。”旦素一显得很冷静，李约素回头看着她，“靠近我，如果我找不到佳上，你就跟我走。”

旦素一沉默不语。

很快，他们冲进了舰桥。这里大门敞开，空气早已经泄漏得干干净净

净。没有一个人影。

李约素冲到了舰桥前端，紧急刹住，转过身探察船长舱的情形。

旦素一却面对着玻璃窗外，“看！”

李约素转身。他看见了此生从未见过的情形，巨大的星星正在爆炸。它们像一个个巨大的爆竹，此起彼伏地炸裂开，绯红的天宇被染成白亮，这些超级辐射的光芒很快就会充斥整个宇宙。在时空膜完全退缩之前，这些星星所放出的能量将使宇宙变成一锅沸腾的离子汤，一场惨烈的大火。一切将在消融于亚空间之前，被这大火烧得干干净净。

“真不可思议，我们怎么能看到这一幕？它们距离我们至少有好几个光年。”在这样的情形中，旦素一仍旧保持着清醒，“得马上找到佳上，爆炸也许马上就会烧到这里。”

李约素点点头，“我们走！跟紧我。该死的佳上怎么还不出现？！”

“伙计，你在找我吗？”李约素突然听见了佳上的声音。他猛然转身。佳上身穿动力服，正站在舰桥上方。两个孩子，一左一右，紧紧地依偎着他。也许因为害怕，他们各自抱着佳上的一条大腿。

佳上从上方落下，站立在李约素面前，他轻轻地松开孩子的手，让他们依附在李约素的盔甲上。

他的视线随即转移到窗外亮如白昼的天宇。

“没想到我们居然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居然能看到一个光速接近无限的宇宙，如此壮丽！这是在给你送行，伙计！”

李约素不知道该说什么。窗外，白亮的天宇中出现一道粗黑的线，迅速扩张，仿佛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又仿佛一个巨大的黑色箭头，正把整个天宇劈开，势不可挡。时空膜彻底崩坏，无可挽回。

“快走！”旦素一催促他。

这是最后的时刻了，李约素不再犹豫，触动时空钥匙，镜子般光亮的表面映射出白亮的天空。他将手放在镜子上，却没有动。他望着眼前

的两个人，一旦分别，将永远不能再见。

他们也望着他，佳上看上去很平静，旦素一眼中则透着一股坚定。

“跟随我！”李约素听见了一个声音，亚空间波澜如海啸一般涌来——中枢星落进了时空裂隙，根母庞大的亚空间体积蓦然间瓦解，就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水面上。

一瞬间，旦素一和佳上仿佛成了凝固不动的相片，他们就在身旁，却隔绝在不同的世界。

李约素只感到巨大的悲伤，哪怕宇宙的崩裂迫在眉睫，也不能让这悲伤减少分毫。他绝望地望着眼前的人，只想从这盔甲中跳出去，和他们在一起。

“跟随我！”一个声音仿佛在头脑中炸开，它呼唤着李约素去到另一个世界。眼前的世界变得一片白亮，旦素一和佳上的身影仿佛化作了缥缈的幻影，随着光芒四散。

“跟随我！”声音仍旧在呼唤。

永别了！李约素心中默念，用力地摁下时空按钮。一瞬间，一切都消失在一道青紫的光中，亚空间里，咆哮的浪潮将他整个拖拽了下去。

“跟随我！李约素。”透过惊涛骇浪，他仿佛听见一丝细语。

第三十九章 生死茫茫

李约素仿佛正坐在高速电梯里，以惊人的加速度被抛出。眼前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急剧变化的空间不断侵袭他，还好，引力并没有强大到撕碎一切的地步。

骤然间，巨大的压力消失得干干净净。全身绷紧的肌肉用力过猛，他像一只大虾般弹了起来。

然后，他听见了哭声。

是孩子！李约素马上清醒过来，他在不远处找到了孩子。盔甲状态正常，他飞快地起身，来到孩子身边，轻轻地抱住他。

这正是“上佳”号的孩子。黑色的小人看见李约素，马上停止了哭喊。他睁着圆圆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李约素。

还有另一个。李约素迅速扫描周围，却没有发现任何信号。他的心猛然一沉。

小家伙不哭不闹，静静地趴在李约素肩上。

李约素四下张望。这里是某个星系的边缘地带，中央恒星看上去只有指甲盖般大小，散发着烛火般的光芒。这是一颗微微偏红的星星。天空中群星璀璨，银河更是灿烂夺目。漆黑的天宇无比深邃，通向无穷无尽的远方。

这正是银河世界。熟悉了那狭小的空间里满天的红色星星和绯红的天宇，一眼看见这苍茫寥廓的星空，李约素仿佛一个憋闷已久的人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有某种沉重的东西从胸口被移去。

能够活着，看见这美丽的星空，这真是太好了！

然而，他随即想到那沉没的时空。那些爆裂的红色星星，末日的大火，还有被烧成灰烬的一切。佳上，旦素一，他们是被大火吞没还是被

亚空间消融了？无论怎样，他们已经不在了。永远不在了！他甚至还失去了布丁！

一股悲凉的感觉涌上心头，李约素突然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孤独。他凝望着银河，这美丽的星星之河横跨天宇，那里有无数这个世界，无数的悲欢离合，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他归属的。恍然间，他感到失去了一切，生命变得如此灰暗，以至于逃出生天的畅快感也无法将它点亮。他曾经无数次经历绝境，但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一时间，整个世界都失去了意义。

银河在眼前焕发着光彩，他凝望着，仿佛一尊石化的雕像。

“叔叔！”一声呼喊把他从恍然中唤醒。他猛然意识到，身边还有另一个人，一个小家伙。

李约素伸手把他从肩上抱到眼前，举着他，仔细端详。虽然包裹在臃肿的动力服中，他还是能感觉到那身躯是多么瘦小。虽然还是一个孩子，他那高耸突出的前额和羸弱的下巴却毫无疑义地昭示着他的血统，只是浑身漆黑，就和卡伊一样。

李约素向着孩子微笑。这就是要拯救银河世界的那个人？他暗暗想。

一个暗影人的孩子。李约素感受到他的亚空间侧面，很弱小，只是一个小小的皱褶。这孩子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具有感知亚空间的能力。此时此刻，除了全身漆黑，他和一个普通的人类孩子无异。

“叔叔，我饿。”孩子说。

“暂时忍耐一下，我们会找到办法。”李约素安慰他，“你叫什么名字？”

“赤釉。”

“赤游？”

“是赤釉。赤是红色的意思，釉是一种光彩，漂亮的光彩。”

“上佳”号的人们总是有些稀奇古怪的名字。李约素不再追问。

和孩子的对话让他恢复了常态。他很快意识到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活下去，在这远离文明的偏远角落，不会有任何人来拯救他们。他们很快就会因为氧气耗尽而丧命。

李约素露出一丝讥讽的笑。埃博之子难道从来没有想到他是一个需要呼吸和饮食的普通人？难道一切的辛苦就是为了把他和这个孩子送到这里活活憋死？一切都按照埃博之子的想法来做了，下一步呢？

李约素望着远方的中央恒星，恒星至少在五光时之外。借助盔甲，至少需要十多天才能接近文明带。按照正常的消耗，盔甲内的氧气只能坚持六天，也许赤釉的动力服能维持的时间更短。

但还是有办法的，他可以强制进入休眠状态。只要来一针……如此一来，意味着必须把孩子从动力服中取出，将他放入盔甲中。他们要暴露在真空中，这对孩子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忽然间，李约素感觉到某个奇特的信号。这是一个亚空间信号，它就像连绵不断的波纹般扩散，无比细微，却非常清晰。这不像有知觉的亚空间体，它不断扩散，最后消失。这只是一个信标，一个亚空间信标。它在移动，向着这边而来。

这似乎是一种熟识的东西，然而李约素却想不起到底是什么。信号突破亚空间而来，承载着信号的物体也正在接近。

李约素依稀辨认出波动引擎所形成的特殊波纹。那是一艘飞船。

有人来了，是冲着他来的！李约素感到振奋。不管这个人为什么在此刻到来，他有救了。

“赤釉，有人来接我们了。”李约素兴奋地把消息告诉小伙伴。没有回应。

“赤釉！”李约素感到不安，忙一把将他抓到眼前。动力服里，小赤釉正在沉睡，依稀间，能听见他均匀的呼吸。

李约素不由得笑了。

他让赤釉自由地悬浮着。

一阵异样的亚空间波动传来，李约素打了一个寒噤。那波纹倏忽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谁来了？他警惕地四下张望。

李约素。有人在接触他。一个缥缈的亚空间体正凝聚成形。

沙达克？李约素辨认出真理会沙达克的某些痕迹。

不，我不是沙达克。当然，你可以继续这样称呼我。

你是那个融入了根母的沙达克。

我就是根母，我也是沙达克。一旦融合，我们就成了同一个。虚无缥缈的亚空间体凝聚成球形，这是根母喜欢的形态。如果是沙达克，他会用一个人形。但是，这都不重要。

你逃出来了！

我是一个纯粹的亚空间体，并不依附于时空膜，时空瘤的崩溃对我毫无影响。

你的实体是中枢星。

曾经是的，但我舍弃了她。或者并不能说是我舍弃了她，根母已经死了，我是一个新个体。虽然我保留了一些关于根母的记忆。

放弃中枢星，那意味着根母将亚空间体积缩减了上万倍，对一个超级智能，这几乎和杀了它一样。然而它还是选择了舍弃，也许这是别无选择，也许这是一种新生，虽然不能保留所有的一切，至少它还能保留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一个纯粹的亚空间体，一个混合着沙达克和根母特质的存在物。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提供见证！

我们的交易成功了吗？孩子在这里，科尼尔星域的蜘蛛人呢？他们被抛出了吗？李约素发问。

计划出现了一些变化。我没有计划在末日之后进入银河生存。沙达克的加入改变了计划，他让我认识到生命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延续。这是一个不错的变化，对大家都有利。我同意加入真理会。同样，我们也没有预料到诺姆会进行自杀式攻击。这让计划在最后关头产生了一些变

数。

李约素有些不安，根母-沙达克似乎正在推卸责任。

那么，科尼尔星域的敌人并没有被消灭掉，我的目标完全没有达到？一丝愤怒悄然而至，他经历了千辛万苦，得到的却是一个如此不堪的结果。你没能履行协议！

不，恰恰相反。科尼尔星域高度反弹，那里已经成了一片灰烬，因为时空的高度反弹导致引力系数暂时性减弱，科尼尔所有的星星都因此而爆裂，形成数以百计的超新星，那里形成了一片超新星暴，没有任何东西幸存下来。就像你在时空瘤内所见的一样，一切都被毁灭在射线暴中。如果你的目标是毁灭科尼尔星域的一切，你不仅成功了，而且超过了任何预定目标。

李约素感到自己仿佛被一盆凉水从头到脚浇透了。听起来，他毁掉了整个科尼尔盆地。这并非是他想要的结果。他想到“天狼星”号最后的爆炸。布丁英勇的行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连科尼尔的恒星也无法幸免于难。他不能苛责布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丁是他的一部分，他亲手毁灭了家园。如果说蜘蛛人摧毁了天垂星，那他连星系都一道摧毁了。

那里还有我们的人。他艰难地说。他想到“青云”号，想到抵抗联盟，感到一阵揪心疼痛。他们会被那不可思议的熊熊大火吞没。

有人能幸存吗？他带着一丝希望问。我们的飞船提前进入黑暗区了。

反弹会让所有的飞船获得巨大加速。如果飞船没有足够强大的动力，它们不可避免会被抛入黑暗区，和暗物质碰撞。如果飞船动力足够强大，反弹本身并不能造成太大影响，只要飞船能够抵挡射线暴。如果飞船提前进入黑暗区，暗物质和暗能量能够保护他们，这取决于他们深入黑暗区多远。

这给了李约素一些希望。“青云”号应该能够抵抗射线暴，而抵抗

联盟，他们早就计划提前进入黑暗空间，但愿计划得到了正确执行。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有人正向着我来了，是你通知他们来接应我吗？李约素问。

这不是我的计划。当然，如果有这个需要，我可以找人来。但别忘了空白期，从任何一个文明所在送飞船到这儿，你至少需要等待一个月。他们早就在路上了。本来他们预计会在你抵达的同时抵达。只不过，我们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你提前抵达了。

根母-沙达克突然中止接触，它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更像一个人形。

有人安排了一切。那也就是我在这里的理由，你是我唯一的线索。

李约素马上意识到对方想要什么。你想找到埃博之子？

是的，无论他自称为何，他是这个宇宙中最神秘的力量。沙达克真理会不会放弃努力。

你找它，是因为起源星球？李约素问。

没错，人类的起源星球。找到人类的起源星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所有的人类都源自起源星球，但今天却几乎占据了全部银河，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人类之前，有无数的智慧种族，它们从未曾占据如此广泛的星域。另外，别忘了我来自根母，我和它之间，还有一段恩怨要了结。我是非同一般的沙达克。

我帮不了你什么，我对它一无所知。

我知道，但事情会发生变化。根母-沙达克继续变幻着形体，这一回，他犹如一只巨大的四足动物。我们可以彼此帮助。沙达克真理会感谢那些曾经提供帮助的人。如果你同意合作，可以得到真理会的全力支持。

你曾经告诉我沙达克是人类的朋友，难道你在向朋友索要代价吗？

每一个沙达克会有不同的看法，每一个沙达克所定义的人类有不同的含义。我代表真理会来征询你的意见，只要你同意，我将把这个协议带回真理会。我们会派出专人来帮助完成事业。

我的事业？我没有想到什么事业。

拯救人类，这不是你想要做到的事吗？让文明世界免遭天垂星的厄运，这不是支持你一直挺到今天的动力吗？

李约素回想着根母-沙达克的话，他感到一阵苦涩从心底翻上来——他葬送了整个科尼尔盆地，他成了最大的罪人。

如果科尼尔所有的星星都已经爆裂，那我也不再有更多的动力了。蜘蛛人完了，科尼尔完了，对我来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低落的情绪再次控制了李约素，他又一次体会到幻灭感，结束一切成了最后的想法。

诺姆并没有被反弹摧毁。它给自己争取了时间，在反弹的时刻启动了星门。它利用反弹跳得更远，它甚至把中枢星直接推出了好望角。当然，它的力量也被大大削弱，它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舰队，只有跟随中枢星的少量飞船留存。你的敌人并没有被终结。

李约素大吃一惊。最高的代价已经付出，最大的敌人却成功逃离了。

你说的是真的？

“你说的是真的？”他情不自禁地开口说话。

根母-沙达克没有理睬这个愚蠢的问题。

再看看你身边的人。一个暗影人。这是从你开始的，李约素。你是第一个试验品。然后埃博之子把你夺走，送到了星域。根母成功地创造这种新人类，为什么埃博之子要你不惜代价，带一个人回到银河？

暗影人有无穷的潜力。

对，无穷的潜力。如果要对付这样的敌人，实在太可怕。

根母-沙达克似乎在暗示些什么。李约素努力跟上它的思路，过了一小会儿，他试探着发问。蜘蛛人也能制造类似的人？

只要诺姆觉得有必要。也许埃博之子已经看到了些什么，他对超维度的了解超过任何人，也许他不知不觉窥探到了什么。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战争没有尽头，也许更为惨烈，中枢星跳出了

好望角，人类的反击又在哪里？他想到联合舰队，铁星人的幽光舰队，还有巡逻者……他们会期待与他会合。他们会在一起战斗。李约素思绪万千。

我等待你的回答，李约素。如果你愿意协助真理会寻找埃博之子，你会得到真理会的全力支持。这一回，根母-沙达克的亚空间形态开始弥散，他准备离去。

李约素微微沉吟。

我怎样才能找到你们？你们来去无踪，我根本无法告诉你们任何东西。

沙达克会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出现，我只需要你的承诺：你不会隐藏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沙达克可以得到你所有的情报。你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对吗？

我可以合作。李约素下了决心。

很好，真理会与你同在！

根母-沙达克的亚空间形态变得稀薄，逐渐淡化，最后，化作不易觉察的波纹，向着远方而去。

他给李约素留下了一条信息：

佳上和旦素一可能还活着。时空瘤的意外破裂提供了更高的能量。但是我无法知道他们落到了何处。也许他们和另一个孩子在一起，也许这对埃博之子也是一个意外，也许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件好事。真理会与你同在！

佳上和旦素一还活着！这个消息让李约素感到一阵狂喜。这真是太好了！他面带微笑，望着天边的银河，觉得那光彩竟然无比悦目。然而，他们又在哪里？

李约素心头一动，突然意识到埃博之子的计划可能如此：将自己和暗影人分开，然后把暗影人带到秘密所在，而任由他自生自灭。他想了想前因后果，觉得这件事几乎可以肯定。埃博之子对暗影人更感兴趣，

而他不过是一个半成品而已。

李约素伸手在玻璃舱盖上触摸着，到处光滑而平整，那神秘的时空钥匙完全失去了踪影。他自嘲地笑了。

不过，还有接应的人。至少这个高高在上的神秘存在没有打算让他成为宇宙中冰冷的浮尸。埃博之子，他念叨着这个名字，很奇怪，此时此刻，他对这个从未露面的神秘之物竟然生出一丝感激，它救回了佳上和旦素一，还有什么事能让他更感谢一个人？

高能点变得更为清晰，李约素能够更好地辨认那个特殊的信号。他突然想起来那是什么，当他还未学会如何进行亚空间搜索之时，他就能感觉到那信号的存在，只不过从未意识到那是一个信号。那是白沙人在零点能引擎的罐子上安装的亚空间信标。罐子留在吉纳手中。

吉纳！李约素眼前浮现出一张严肃的面孔，铅灰色的脸上，乌黑的眼珠仿佛黑洞般深邃。这个高大的铁人是否成功地组织了幽光舰队？联合舰队是否已经和蜘蛛人交火？他突然无比渴望马上见到这个铁人，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

天宇上闪过肉眼不易觉察的光辉，一艘飞船出现在距离不到六千米的位置上。

这是一艘贝壳船，却又有些不同，舰体圆润，并不像真正的贝壳船一样缀满珍珠般发亮的舷窗，通体呈现灰扑扑的颜色。它就像一块巨大的扁石头，静悄悄地出现在李约素眼前，轨迹笔直地和李约素擦肩而过。

李约素把赤釉抱在手中，面对飞船，静静地等待着。

突然之间，眼前的飞船化作无数细小的光点，仿佛飞船在一瞬间彻底裂解。李约素眨了眨眼，意识到这是一个幻觉，然而贝壳船体内有许多细小的能量点，它随时可能爆炸开。贝壳船的引擎亮起来，船体转向李约素，一刹那间，船体中央出现了一道亮丽的光，将飞船一分为二，船体随即从中央开裂，仿佛一个真正的贝壳般张开，就像一张吞吐的大

嘴。若隐若现的小能量点大放光芒，数十个小飞行器飞了出来，排列成方阵，簇拥在贝壳船周围。

这些都是幽光飞船，装备着零点能引擎，然而却模样怪异，仿佛生长了无数条胳膊的流体颗粒。每一条胳膊上，都挂着一件枪一般的武器。圆球的中央，是一个深色的孔洞。它们让李约素联想起科尼尔军队的移动炮台。所有的武器都对着李约素，仿佛他是一个危险的罪犯。李约素把孩子挪到身后，用一个固定爪抓住他。

吉纳不会用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来给自己做铺垫，来者并不是吉纳。李约素稍稍有些失望。

贝壳船体中央现出一个光点，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一个发光的气泡，缓缓向前移动。有人站在气泡中。

气泡移动到贝壳船的边沿，李约素看清了他的面貌，那是一个陌生人，一位年轻的军官，身着深青色制服，左胸上有一枚徽章，一柄长剑斜斜向下，搁在盾牌上——这是李约素从未见过的一种徽章，很像坚盾帝国的徽章，却多出一柄长剑。

“奉帝国守护者、伟大的银河之子、联合舰队最高指挥官、所有战士的父亲皮克斯将军之命，请李约素船长登上‘星云’三号突击舰。我们将确保阁下的安全。请上船！”

军官向着李约素大声宣告，声音洪亮，抑扬顿挫。

皮克斯！这个名字引起了李约素的回忆，他想起了坚盾帝国的前贵族，那个忧心忡忡的好人。然而一串长长的称谓却让他感到疑惑，年轻人的神情举止更是带着一股掩饰不住的趾高气扬。

“我该怎么称呼你？”李约素问，他淡然地看着眼前的年轻军官，毫不计较这个年轻人的无礼。

“你可以称我为萨米尔舰长。”军官不无自豪地加重了“舰长”两个字的读音。

“萨米尔，我可以问问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接我吗？”李约素点头致

意，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也许不够沉稳，却也没有什么害处。

“萨米尔舰长，如果你要称呼我，请称呼我萨米尔舰长。”年轻人强调，“我奉帝国守护者皮克斯将军的命令而来，其他的一概不知。”他看着李约素，眼中带着一丝张狂，“李约素阁下，请上船。”

李约素扫视着眼前数十个黑洞洞的炮口，“这算是一个欢迎仪式吗，萨米尔舰长？”

“这是为了确保安全。”

“是确保你的安全吗？”李约素开了一个玩笑。

萨米尔听出了弦外之音，脸上露出不快，“李约素阁下，我遵照联合舰队的标准流程执行任务，请不要误会。”

“我该在哪里降落？”李约素没有纠缠，直截了当地问。

“就在我身边。我在这里欢迎你。”

李约素微微一笑。眼前的阵势充满不友好的意味，他并不害怕，只是感到疑惑。联合舰队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得到了埃博之子的指示来接应他吗？皮克斯怎么会让这样一个草率鲁莽的年轻人担任舰长？

李约素把孩子抱在肩上，缓缓地从无数枪口中间穿过，向着贝壳船降落下去。他穿透了气泡的穹顶，在萨米尔身边站定，把孩子放在地上，打开舱盖从盔甲中跳出来，落在萨米尔身前。

两人相对而立，萨米尔显得身材高大，英俊的脸上容光焕发。

“多谢你来接应我。”李约素说着伸出手去。

萨米尔礼节性地握了握李约素的手，“李约素阁下，为了确保安全，我必须对你进行一次体检。希望谅解！”

李约素点点头，“按照你的流程来办。我们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返航吧。”

萨米尔的手微微抬起，气泡开始向着飞船内部移动。这时他注意到了孩子，“这是哪里孩子？给我的命令中没有提到他。”

“他是我的孩子，和我一起回来了。”

赤釉仍旧在熟睡。李约素摸索着，很快打开动力服，把他抱了出来。小小的身子却挺沉，李约素小心翼翼地抱着他，生怕惊醒。

萨米尔走上前去，看着赤釉，“他是个黑人？黑人很少见呢。”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转身做出一个请的姿势，“孩子也要接受检查。”他突然想起来，补充说。

赤釉醒了过来，李约素放下他。

“叔叔，我饿！”赤釉小心翼翼地说。

稚嫩的声音引来萨米尔的哈哈大笑，“到了叔叔的船上，你不会饿的。”他转向李约素，“我们会经历三十四天空白期，要有两天时间在我的飞船上。有了这个小鬼，不会没乐子。”

李约素只是微微一笑。

“叔叔带你去吃晚餐。”萨米尔说着躬下身子，一把将赤釉抱了起来。

晚餐后，李约素回到房间。

灯亮了，这是一个标准的飞船卧室，六米见方，一张单人床，可收起的桌椅，简单干净。特别之处仅在于，桌边有一个舷窗，萨米尔按照贵宾的待遇给了他这个拥有舷窗的房间。只是飞船处于亚空间弹跳模式，舷窗外一片黑沉，什么也看不见。

李约素站在黑漆漆的舷窗前，陷入沉思。

萨米尔告诉了他一些事。蜘蛛人的推进并不迅猛，联合舰队在蜘蛛人推进到同宙星之前能够及时赶到。联合舰队打赢了一场战役，消灭了蜘蛛人的前进集团后并没有向着好望角继续推进，他们甚至还不知道科尼尔盆地反弹的事。联合舰队在同宙星止步不前，扩大武装，皮克斯征服了整个同宙星政府，又说服了坚盾帝国加入联盟。吉纳在消灭蜘蛛人的前进集团之后就离开了舰队，据说他接到了铁星的召集令，要赶回去。皮克斯建立了强大的舰队，甚至是一个帝国，只不过，他不是帝王，因此给了自己一个很特别的称号——银河之子。一个人居然能想出

这样的头衔！他让所有的人感到敬畏，萨米尔提到皮克斯，通常会加上一个头衔，或至少要加上一个定语：伟大的。这让李约素感到自己正对着一个狭小封闭的退化世界。然而，皮克斯却统治着横跨上千光年的星域。

李约素没有问关于甲目的事，也没有问墨拉迪斯和他的“千首”号，当萨米尔告诉他，吉纳离开了舰队而皮克斯成了银河之子，他意识到联合舰队早已不是他当年所带领的那支舰队，那支为了全人类而战的舰队已经不复存在。

“叔叔。”门口传来稚嫩的童音。李约素回头，萨米尔带着孩子站在门口。

萨米尔微笑着。这个青年褪去那层光芒四射的军服，就是一个热心甚至有些单纯的孩子，他只是沉醉于联合帝国的光荣而不能自拔。李约素向他笑了笑。

“这孩子真是调皮。”萨米尔说，把赤釉送进门，“不打搅了，请安心休息。我们很快就要弹出亚空间，这是最后一次弹出，然后就抵达同宙星。”他礼节性地点头示意，转身消失在通道中。

舱门自动关上。

“你睡吧。”李约素对孩子说。赤釉爬上床，突然间，吃惊地叫起来：“好漂亮！”

李约素随着赤釉的视线望去，舷窗外，星星显露，他们正经过一片薄薄的尘埃云，恒星的光芒照亮它，仿佛一只振动翅膀的金色蝴蝶正翩然起舞。贝壳船正好弹出了亚空间。

飞船正在调转方向，舷窗外的金色蝴蝶一掠而过，当飞船再次稳定下来，银河好像巨大的银色瀑布在他们眼前倾泻而下。

赤釉看得入神。

“这是银河，有三千亿颗恒星。”李约素说。

“这真的是银河？我听说过，从来没见过。”赤釉赞叹，“这里真

的有很多很多的人类世界？”

“没错，很多很多，多到超过你的想象。”

赤釉似乎突然想到什么，露出难过的表情，“卡伊不在这里，是吗？虽然有许多许多的世界，但没有一个有卡伊，是吗？她死了，是吗？”

李约素一怔，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走上去，抚摸着赤釉的头，孩子的头发硬得有些扎手。

卡伊已经死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一个孩子解释这些。他想起了一个记忆模糊的故事。

“你知道灵魂吗？”

赤釉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李约素，“灵魂？那是什么？”

“灵魂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就在那里，永远和你在一起。虽然你看不见，你的卡伊姐姐也会永远在那里。她永远活在你心里。”

“这就是说卡伊永远不会死，是吗？”

“她死了，但在另一个世界里活着，她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是银河里无数个世界中的一个吗？”赤釉看着他。小家伙把银河当做了某种异世界。

“也许是的。”李约素只能模棱两可地回答。

“那我要把她找回来。我要一个个世界走过去，找到她。叔叔，你帮我一起找好吗？”

“当然可以。”

“我们一定会找到她的。”赤釉坚定地宣告。

李约素淡然一笑。他的视线投向舷窗外光芒万丈的银河。在那十万光年的瑰丽空间里，无数的世界正演绎着无数的故事，恐惧和死亡也孕育其间。他要去保护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让他们免于恐惧。他更想找到那些曾经关心他爱他的人，否则，茫茫星海之间，终归过于寂寞。

卡伊死了，佳上和旦素一也许还活着。

一个也许，不仅给孩子带来希望，也能给所有人带来希望。

他抚摸着赤釉的头，“我们会找到的。”

尾声

一场战争绵延了千年，这是他从未料想到的情形。

战争就像眼前的黑暗空间，没有尽头，也空无一物，身在其中，除了厌倦，还是厌倦。那些激烈的厮杀、壮烈的爆炸发生在银河群星之间，他知道那一定正在发生，却看不见，也得不到任何消息。战争正如火如荼，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这仿佛只是一个信念，一个先验真理，而他选择无条件地相信这一切。

孤身一人横跨黑暗区是一种无休止的折磨。上一回，他跟随天龙舰队横跨黑暗区，旅程并没有如此残酷，整个舰队都和他在一起，他们是一个团体。这一次孤身一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意识到孤单活着对一个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人必须活在群体中，只有和伙伴们不断交流，无论是欣赏还是仇恨，生命的意义才能凸显。千万年来，沙达克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原因也就在此吧！

孤独的人生没有意义。然而这只是一段插曲，他终究会回到人群中。每一天，杜欣都会在挥之不去的厌倦感中醒过来，他似乎在咬牙坚持让自己保持清醒。最初，两个小时的静修可以让他恢复冷静，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似乎越来越无法承受这挥之不去的孤独感，需要静修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到后来，他几乎时时刻刻都要让自己沉浸在静修中，才能忘却可怕的孤独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沮丧。这是炼狱，每一天，杜欣都希望这不是真的。然而天天如此，已经持续了六十二年。六十二年！足以让一个科尼尔人从青年变成老年。无数的人们在他们的黄金岁月里欢度人生，而他却在无限孤独中度过，陪伴他的仅仅只有一个信念。

记忆在不断衰退，他已经无法想起一些人和事，他甚至不太能够回

想起那一场大战的细节。只有无数爆炸的火光和鬼魅一般的梭形飞船偶尔出现在梦中，将他惊醒。天龙舰队凶多吉少！虽然他没有目睹舰队最后的命运，然而当他从战场离开，当飞船发出亚空间通道崩溃的警告，“天龙”号逃生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他思念那些战友，他们的容貌慢慢变得模糊，最后只剩下一个象征性的名字，到后来，连名字也成了陌生的东西。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无法想起关于这些名字的任何事，他只记得自己用刀把这些名字刻在飞船的舱壁上，他甚至不记得为什么要把名字刻上去。

沙达克、旦素一、申秋、李泉、庄明月……这些名字慢慢地埋没，最后，它们成了可有可无的装饰，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只是在他静修的时候，偶尔瞟到一眼。

然而他始终记得一个名字——李约素。他必须找到这个人。

控制台发出弹出警告，这是第四百三十三次弹出。

杜欣麻木地看了一眼屏幕，突然间，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看见了星星，一条漫长的光带在天宇中延伸，仿佛凝固的水袖。

飞船已经靠近黑暗区边缘，长达六十二年的苦闷旅行终于到达了终点。

“看见星星，就可以启动它。”他仍旧记得这句话。

他看了看身边，一个小巧的白色球体静静地缩在角落里，上边除了一个按钮，别无他物。

杜欣保持着静修的姿势坐了一会儿，最后缓缓地起身，把小球拿在手中。金属的球体传递出一种冰凉的质感。

他的脑袋里仿佛空无一物。他像傀儡一般抬起手，用力地把按钮摁下去。

似乎没有任何事发生。然而他知道，手中的白色小球正把信号送向四面八方。会有人来的，他只需要等待，他已经习惯了等待。

飞船等候着他的指令。穿越黑暗区的六十二年中，飞船始终处于自

动运行状态，现在，它在等待新的指示。控制台上闪烁着字符，杜欣不经意地看了看，这些字似曾相识，然而他已经不认得。字符闪烁了一会儿，消失掉，取而代之的是另几个字符，看上去似乎是一些选项。杜欣的手碰触上去，会让所碰到的字符变得高亮。他随手在某一个选项上摁了下去。

一张星图浮现在眼前，星图中只有一颗星星，在缥缈的辉光中时亮时暗。飞船启动。杜欣看着眼前的星图，一条轨迹显示在星图上。他意识到飞船正向这颗星星靠近。

一颗恒星，这个念头进入他的头脑。什么是恒星？他努力地试图想起一些东西，最后还是放弃了努力。

无论那对他多么重要，一旦遗忘，那就什么都不是。

李约素！

他只记得这个名字。李约素会来的。他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瞥了一眼那颗光芒四射的星星，然后闭上眼，沉浸在静若止水的内心世界里。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仿佛已经很久，又仿佛只是一瞬。

飞船突然发出刺耳的警报。杜欣睁开眼，他看见一艘飞船正飞快地靠近。这是一艘怪异的飞船，船体上长满各式的棱角，它就像一只异常强壮的虫子，充满好斗的气息。

杜欣静静地看着。强壮的虫体上伸出两只机械抓臂，抓住了飞船。飞船轻微地晃动起来，然后，那虫子一般的飞船从屏幕上消失。一切都归于平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杜欣缓缓地起身。他明白不速之客正试图闯进来。这正是他所等待的时刻，他应该站着。

舱门悄无声息地滑开，有人轻巧地滑进舱内。

来者戴着头盔，看不清面目。他显然也看见了杜欣，于是把头盔摘了下来，露出一张干瘦的面孔。他看上去很老，却透着一股坚韧劲儿。

“你是杜欣？”他开口问，声音嘶哑，仿佛并不愿意将气力花在说

话上。

杜欣似懂非懂。他张了张口，想说点什么，却无法说出来——舌头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无法动弹。

“你一定是杜欣。”老人见杜欣不说话，也不再言语，四下环顾起来。

“科尼尔飞船！”老人的脸上露出些许琢磨不定的表情，“很久没有见过科尼尔飞船了……恒星级救生船。你是科尼尔人？”

杜欣无法回答。他看见了控制台上闪闪发亮的字符，挪过去，“取消导航。”他对着屏幕输入指令。

指向恒星的轨迹消失，飞船的轨迹成了笔直的一条。

“你在做什么呢？”老人看着杜欣，“你让飞船自动寻找宜居星球？这里是银河边缘，没有人会在这里建立文明。”

杜欣默默地努力着，试图说出点什么，却还是没有成功。

老人有些好奇地看着杜欣，他的视线落在杜欣手中的小球上，“这是埃博之子带给我的东西吗？给我看看。”

他把小球从杜欣手中拿了过来，用力地把按钮摁下去。没有任何动静。老人松开手。小球静静地浮在空中。

突然间，按钮下陷，变成空洞，一道光射出，一个全息影像跳了出来。

这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脸上带着浅浅的笑，眼波流转，神采飞扬。她只是站着，不时张望，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

老人直直地看着这影像，泪水悄然浸透眼眶。

“好！”他嘶哑地说。

小球发出嘶嘶的声音，突然间四分五裂。那美丽的人影也随之消失得干干净净。

“旦……素……一”杜欣吃力地发出了声音，他想起了这个女人，他回忆起了她的名字。蓦然浮现的回忆拨动了他的心弦，她曾经那么地

迷人，以至于千载之下，他止水般的心境也涌起阵阵涟漪。

老人回头望着他，“你终于说话了。你是杜欣吗？”

杜欣凝望着旦素一的影像消失的位置，默不作声。

老人微微皱眉，声音也陡然间洪亮起来，“布丁，我们有客人了。准备一套学生课本，我们的客人是个旅行幽闭症患者。”

“没问题，船长。我会让他恢复的，我在《银河百科全书》上见过情况更严重的患者。”

“需要我帮忙吗？叔叔？”一个年轻的声音传来，中气十足，充满力量。

老人正准备回答，却发现杜欣向前挪动，正努力地伸手去抓小球的碎片。他凝神细看，碎片仍旧凝聚成团，然而有样东西却在层层包裹中显露出来，银光发亮。老人不由一愣，随即飞快伸手，一把抓过小球的碎片。他缓缓摊开手掌，把那些七零八落的碎片都剔除掉。

他盯着眼前的东西，眼皮眨也不眨。不知不觉，两行热泪缓缓流了出来。

舱门再次滑开，一个魁梧的身影飘进舱室，空间顿时显得分外逼仄。

“叔叔！”年轻人看着眼前的情形，有些迟疑。

杜欣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他努力回想，却终于没有能够想起来。

老人收起手掌，收拾情绪，“帮我们的客人登船，我们回去。”说完他看着杜欣，“你是科尼尔人，我会找机会跟你谈谈。”

杜欣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两个人。魁梧的年轻人挤上来，抓住了他。他没有丝毫挣扎，任由对方把自己拽向舱门。不经意间，目光划过他刻写的那些名字。申秋……他猛然想起来，这个年轻人的模样很像申秋。然而申秋又是谁？

杜欣闭上眼睛。他知道自己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哪怕再努力回

忆也无济于事。既然到了这里，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每一天，他都要进行一次恢复性治疗，然后和那个自称布丁的飞船中枢进行对话。起初他们只有极少的交流，后来便越来越频繁。布丁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智能中枢，如果不是它自称为中枢，他几乎怀疑自己是在和一个人隔着麦克风对话。

他想起了越来越多的事。他回忆起“天龙”号的雄姿，那巨蟒般庞然而柔软的船体，如繁星点点般的流体颗粒，还有那些伴随飞行的科尼尔护卫舰红色的引擎光芒。他想起穿越黑暗区的无尽旅途，敌人的踪迹若隐若现，各种意外层出不穷。他想起抵达猎户座旋臂所遭遇的那些星域，在那些原始的星域里，人们几乎遗忘了星际旅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和科尼尔人迥异，也不同于他所知道的其他任何文明。看着这些人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生活，让他感到无比的惊异。最后他想起了那场战争，也许应该称为战役，天龙舰队经历了许多胜利，逐渐逼近敌人的主力舰队，然而……那是一个陷阱，敌人一步步引诱着“天龙”号进入到它们的包围圈中，远征舰队分崩离析，除了“天龙”三号，所有的母舰毁于一役。他幸运地逃离战场，却没有找到“天龙”三号，而是被带到了——一个奇异之地，那里的主人自称埃博之子。他看见了数以万计的卫星兵工厂，大规模的机器人正从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形成武装，他见到了庞大得不可想象的机械军团，他还看见了同样从战场上逃生的科尼尔飞船，埃博之子搜罗了十多艘救生船，改装它们。再然后，他被送上了这漫漫的横跨黑暗区的旅途……

一切仿佛一个梦，他刚从梦中醒来；又像一个巨大的泡影，破灭之后，空无一物。

当他再次醒来时，已在床上躺了很久，然后对着空无一物的床头说话：“带我去见李约素。”

“你终于想见船长了。他等了很久了。”布丁即刻做出了反应。

“那是多久？”

“从你来到船上那一天，他就告诉我，一旦你说要和他谈谈，他会马上来和你见面。”

“那是多久？”

“七十六天。”

这不算一个太长的时间，他用七十六天的时间想起了自己的前半辈子。

“船长会在三十分钟后到你这里来。”

“布丁，多谢你帮我恢复记忆。”

“这是我该做的。”布丁的语调听上去很让人愉快，“你的头脑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只是长期处于孤立状态让你的记忆被抑制住了。不过你的症状比较严重，你是在进行自我精神控制的训练吗？这样的训练的确会有记忆抑制的副作用。”

杜欣并不回答。过了一小会儿，他从床上翻身而起，“布丁，你说你曾经见过天垂星？”

“是的，那是很久之前的事。”

“它漂亮吗？”

“当然漂亮。我见试过无数的星球，但是没有有一个星球像天垂星那么漂亮。它是我们的母星，还有什么比母星更漂亮？”

杜欣微微一笑，这个人工智能中枢不仅语调像人，连思维方式也像人，他更怀疑它是否真的仅仅是一个中枢。

“我总觉得你像个人。”

“是吗？多谢夸奖。”

母星这个词引起了杜欣的无限思绪。天垂星是一个传说，他从未真正见过天垂星，好望角才是他真正的家乡。记忆已经模糊，他却对此深信不疑。

“我倒觉得好望角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虽然它只是一个基地。”

“如果你这么认为，我当然不会反对。”

“如果有可能，我想请你帮忙把我送回好望角。我想我的生命快到尽头了，我想回去看看。”

“你可以和船长商量，他会帮你的。但你不会认得好望角。”

“为什么？”

“因为好望角早已经毁了。”

“毁了？”

“是的。《银河百科全书》的记录为‘科尼尔大反弹’，整个科尼尔盆地的引力系数被削弱，所有的恒星爆炸成了超新星，没有剩下一颗星星，好望角星系在科尼尔盆地边缘，虽然它的恒星并没有发生爆炸，但是超新星群的巨量辐射扫荡一切，除了恒星本身，那里什么也没有剩下。”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杜欣感到无比震惊，他反复回想着布丁这一席话。

“太糟糕了。”半晌之后，他说。

“很抱歉，造成这样的后果并不是我的本意。”

“你？”

“船长告诉我，是我的莽撞行为造成了今天的后果。当然，我并不记得这些，因为那个有些英勇也有些莽撞的我已经死了……”

杜欣听得有些困惑，正想发问，舱门悄然打开，李约素站在了门口。

“船长，我正在告诉杜欣关于科尼尔大反弹的事。”

李约素向杜欣点点头，“我可以告诉你更详细的经过，如果你不介意，我们一块走走吧。”

杜欣起身，“不胜荣幸。”

杜欣跨出门，一抬头，便看见巨大无比的星球横在头顶。密密麻麻的舰船排列在星球的光辉中，繁复而有序。他看见了三艘母舰，它们就

在不远处，船体庞大，灯火辉煌，无数细小的飞行器正不断起落。这三艘母舰，每一艘都可以和“天龙”号的规模相媲美，更何况远处那更密集的灯火……这是一支无比庞大的舰队。

“我们这是在哪里？”

“敌后第一基地。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正在准备对敌人发动总攻。”李约素向着杜欣咧嘴一笑，“不过你也来得真他妈不是时候，我没法亲自参加这次总攻了。我得去找埃博之子。”

杜欣并没有留意李约素说的第二句话，他的注意力完全被眼前看上去似乎无穷无尽的舰队所吸引，那是一种充满力量的壮阔之美，让他一见倾心。与之相比，天龙远征舰队黯然失色，甚至他在埃博之子的神秘巢穴中的所见，也不及这般战舰麇集。曾几何时，人类拥有过如此强大的舰队？

“动心了？”李约素不无揶揄地向着杜欣笑笑。

问话打断了杜欣的思绪，他扭头看着李约素，“印象深刻。我从没见过规模如此之大的舰队。”

李约素的脸孔绷了起来，“你没有见过天垂星的毁灭。这是硬碰硬的较量，当然我们能赢下这一场。”

李约素示意杜欣跟着他，“不过，正像埃博之子所预言的一样，你来了。我穷尽一生，希望在合眼之前把这些垃圾扫除干净，你却给我带来更糟糕的消息。”

杜欣默默听着，并不言语。他知道身边的人是一个银河传奇，此刻掌握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舰队。布丁也一定把自己所讲述的东西告诉了他。因此，他并不需要多说些什么，而只需用心倾听。

两人走过对接通道，进入一个宽敞的空间。身穿军服的人们来来往往，步履匆匆，经过他们身边，都会稍停向李约素敬一个军礼。杜欣注意到这些军人身上军服混杂，至少有六种以上的式样，他甚至看见了身穿科尼尔军服的人，只可惜远远瞥见，无法招呼。

“这是一支联合舰队。”杜欣说。

“没错，联合舰队。一旦我们消灭了敌人，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这样的情形在人类历史上上演过无数次。我们就是这样一种生物，为了共同利益走在一起，为了各自的利益大打出手。”李约素停下脚步，“从未变过，上亿年的历史，从未变过。”

杜欣尴尬地一笑。他从未想过人类会有上亿年的历史，也未曾想过星域之间钩心斗角的往事和将来。

一层气流将喧嚣的人声隔绝在外。

一名军官穿透气流走了进来，他身材魁梧，相貌威严，军服上绣着两只握在一起的大手，肩章上亮闪闪的将星直晃人眼。他看见杜欣，大踏步走上前，“你是杜欣？你到底看见了什么，让将军要放弃他最重要的战役。”

“甲目，别这样。你吓坏我们的朋友了。”李约素的声音有些嘶哑，却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这个叫做甲目的军官顿时安静下来，只满怀警惕地盯着杜欣看。

“我们商量好的，你来接任基地指挥官。赤釉会很好地帮助你，铁星代表也会同意服从你的指令。一切按部就班，完全不会有问题。如果有，沙达克也可以解决。”

“将军！”甲目有些按捺不住性子，“还有六个月，我们的进攻就可以开始。这是史无前例的壮举，辉煌的史诗战斗。我这一辈子都在不断冬眠，你这一辈子都在不停跳跃，难道我们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

“没错，我们盼着把这些杂碎从银河间扫除掉。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李约素看着甲目，“我已经说过原因，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和一个叫做埃博之子的存在纠缠不清。真理会也对埃博之子非常感兴趣，他们同意帮助我们，因为我承诺会给真理会提供埃博之子的任何消息。最重要的是，埃博之子的预言从来没有失败过，包括这一次，它说会有使者来报告申秋舰队的消息，果然有人来了，而且这人还报告了敌

人的情况。虽然别人不清楚，但是你应该很清楚。那不是一般的敌人，那是一支暗影舰队。”

“暗影舰队？”杜欣感到疑惑。

“是的，你描述过一些类似科尼尔飞船的敌方飞船，它们更快，配合更好，击破了‘天龙’号的流体颗粒防护。那是暗影舰队。”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是一个新名词，但也许很快就会传遍银河。埃博之子不断地提示我，也许它认为我还有一点价值。他要求我前往银心，在猎户座旋臂的根部组织力量。”

“如果你能直接得到埃博之子的提示，为什么他要送我过来？”

“原因在这里。”李约素掏出一个小小的盒子，“它和我之间，本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但这事到最后还是带上了私人色彩。”他打开盒子，“它在告诉我，只有它才知道旦素一的下落。”

两只银光闪闪的链坠出现在两人眼前。

“一件属于我，另一件是你带来的。”李约素把盒子放在杜欣面前，“但是，你完全无法区分，到底哪一件才是我的。”

杜欣低头，注视着两颗闪闪发光的银色心饰。旦素一，他想起这美丽的女子，还有她甜甜的微笑。

李约素向着甲目，“所以，无论是私人原因还是为了人类，我都必须按照埃博之子的要求去做。我必须在两个月内起程。”

甲目哼了一声，却也没有言语。

又有人穿透气流走过来。

当杜欣看清她的面目，他惊讶地叫出声来，“旦素一！”眼前的人和旦素一一模一样，然而却让人感到说不出的冷漠。

女人用冷冷眼神看着他。

李约素默默地把两只链坠推到旦素一面前，她低头瞥了一眼，“你确定她还活着？”

“这就是证明。除了你和她，谁还能记得这里边的诗句？”

“你必须响应埃博之子的预言。”

“真理会沙达克要求你这么跟我说？”

“我个人也这样认为。另外，去找到她。这是她的，她是你的，你是她的。”

李约素收起链坠，“我会的。”他望着旦素一，“甲目会担任基地司令，皮克斯那方面我会去获得任命，我希望甲目能获得你的支持。”

“如果这是你的条件，你可以得到支持，但是赤釉必须留下。”

“我早已经同意了。”李约素回答。

甲目似乎想说些什么，却终于忍住没有说出口。

“你是杜欣，”旦素一转向杜欣，“我记得你。多谢你把天龙舰队的消息带回来给我们。一旦我们了结了中枢星，我们会转向猎户座旋臂。雷电家族会在战场上挽回荣誉。”

旦素一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她完全不是记忆中的那个人。杜欣望着她，不由得发怔。

“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不是女人。”旦素一用一种冰冷的调子说。

一句话把杜欣唤回到现实中，他依稀记得很久很久之前，那个叫做旦素一的女人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冒犯。”杜欣低下了头。

“就这样吧！”李约素拍了拍杜欣的肩膀，面向旦素一和甲目，“明天我们召开一次前敌战略会，把事情最后决定下来。”

他拉着杜欣，准备离开。杜欣挣开他的手，面向旦素一，“我也记得那链坠里的句子：把无限握在手掌心上，永恒在一刹那里珍藏。另一半的句子是什么？”

旦素一盯着他，显然并不理解杜欣为什么要问这个。

李约素拍了拍杜欣的肩膀，拉着他走了。

“你一定觉得奇怪，为什么她会变得这样。”李约素边走边

说，“原因很简单，她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旦素一。这故事有点儿复杂，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慢慢讲给你听。现在我要带你去看一样东西。”

李约素带着杜欣穿过两道舱门，进入一部电梯，漫长的等待之后，他们步入一个宽敞的平台。

这是一座林园，他们正站在各种各样的植物中间。

杜欣不解地望着李约素。

“就在头顶。”

杜欣抬头。林园的顶部有一个巨大的窗口，银河当空，皎洁的光辉从窗口洒落。

杜欣的目光并没有被银河所吸引，他看见了一样特别的东西。它犹如一个小小的旋涡，不停地盘旋着缓缓移动。

杜欣凝神屏气，童年时代的神话仿佛复活了——他看见了“天龙”号。

“我很快就要出发。按照我的身体状况，不可能活着抵达银心。我必须冬眠。我需要一个帮手。”

“这艘船正是为了你而来的，它不是‘天龙’号，它是旦素一的船，叫做‘银龙’号，但和‘天龙’号一般无二。你可以选择，留下的话，你可以跟旦素一和‘银龙’号在一起；和我一道出发，也许要面对十几年的旅途，然后一切物是人非。”

杜欣舔了舔嘴唇，“为什么要选择我？”

李约素微微一笑，苍老的脸上皱纹横生，“因为你和我一样，对孤独无所畏惧，已经失去了一切，就无所谓。”

是的，他已经失去一切。舰队覆亡，好望角也被大火焚烧得干干净净。杜欣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无所牵挂，他甚至孤身一人横跨了数百光年的黑暗空间。李约素说得没错，他是一个合适的人，不如做一些合适的事。突然之间，他感到眼前的传奇英雄并没有那么伟岸，这个老英雄拖着孤独的身影，踟躕在光芒无限的银河群星之间，为生命寻找意

义。

他已然做出了决定。

“那么，”杜欣问，“你还要去寻找另一个旦素一，是吗？”

“是的，如果她还活着，如果我还能活着。如果埃博之子足够公平，它会让我们见面的。”

杜欣默默点头。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许冒犯了你——到底你的链坠里写着怎样的句子？”杜欣说完，有些忐忑地看着李约素。

李约素并不以为意，他清了清嗓子，“这是很美的句子——

为了看见，

一粒沙中的大千世界，

一朵花里的美妙天堂，

把无限握在手掌心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珍藏。”

他一字一句地读着，嘶哑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沧桑。银河之心的光辉照亮他的脸庞，突然之间，杜欣感到那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层圣洁的光。

银河在上！让他和旦素一重逢，那该是多么美好的童话！杜欣注视着李约素，蓬勃的活力在他身上苏醒，他从未像此刻这样渴望着去为别人实现一个目标。

“银河在上！”他向着李约素伸出手。

“银河在上！”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银河之心·逐影追光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主编：姚海军

年度最受期待的银河尺度太空史诗传奇

银河之心，移星换宿
暗黑深渊，孤注赌斗
决战银心，史诗永留
逐影追光，余韵悠悠

银河之心Ⅲ 逐影追光

中国科幻“更新代”主力作家

江波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录

[引子. 丰碑永在 邓迪斯](#)

[1. 不死之躯 沙达克](#)

[2. 特里根人 李约素](#)

[3. 幽光暗影 佳上](#)

[4. 劫后余生 李约素](#)

[5. 记忆碎片 李约素](#)

[6. 重启征程 李约素](#)

[7. 暗影迷踪 李约素](#)

[8. 黑星火焰 李约素](#)

[9. 星尘流转 邓迪斯](#)

[10. 死亡之星 旦素一](#)

[11. 何去何从 沙达克](#)

[12. 时空心锁 李约素](#)

[13. 又见故人 李约素](#)

[14. 深渊往事 李约素](#)

[15. 生死攸关 李约素](#)

[16. 疯狂游戏 李约素](#)

[17. 迷宫防线 旦素一](#)

[18. 兵分两路 邓迪斯](#)

[19. 红虹飞船 佳上](#)

[20. 林园鸟啼 李约素](#)

[21. 功亏一篑 李约素](#)

[22. 黑色攻势 李约素](#)

[23. 幽灵之怒 旦素一](#)

[24. 螳螂捕蝉 邓迪斯](#)

[25. 破碎尘埃 佳上](#)

[26. 永恒盟友 李约素](#)

[27. 花开花落 李约素](#)

[28. 生死之间 李约素](#)

[29. 铁星战火 旦素一](#)

[30. 宿怨成空 沙达克](#)

[31. 危机深重 邓迪斯](#)

[32. 奇点之船 李约素](#)

- [33. 银河之心 李约素](#)
- [34. 乾坤一跃 李约素](#)
- [35. 时空陷落 李约素](#)
- [36. 黑洞深处 李约素](#)
- [尾声 逐影追光 邓迪斯](#)

写在“基石”之前

■ 姚海军

“基石”是个平实的词，不够“炫”，却能够准确传达我们对构建中的中国科幻繁华巨厦的情感与信心，因此，我们用它来作为这套原创丛书的名字。

最近十年，是科幻创作飞速发展的十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夕、韩松等一大批科幻作家发表了大量深受读者喜爱、极具开拓与探索价值的科幻佳作。科幻文学的龙头期刊更是从一本传统的《科幻世界》，发展壮大成为涵盖各个读者层的系列刊物。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的市场环境也有了改善，省会级城市的大型书店里终于有了属于科幻的领地。

仍然有人经常问及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但现在的答案已与十年前不同。在很多作品上（它们不再是那种毫无文学技巧与色彩、想象力拘谨的幼稚故事），这种比较已经变成了人家的牛排之于我们的土豆牛肉。差距是明显的——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差别”——却已经无法再为它们排个名次。口味问题有了实际意义，这正是我们的科幻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动力十足；而我们的图书出版却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的同时，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结果，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这不是有责任心的出版人所乐于看到的现状。

科幻世界作为我国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科幻出版机构，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科幻的全方位推动。科幻图书出版是其中的重点之一。中国科幻需

要长远眼光，需要一种务实精神，需要引入更市场化的手段，因而我们着眼于远景，而着手之处则在于一块块“基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基石，我们并没有什么限定。因为，要建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石料。

对于那样一座大厦，我们满怀期待。

文明无法回避的杰作

——《银河之心》系列序

■ 韩松

放下《银河之心》系列的最后一部《逐影追光》，眼前久久浮动那些巨幅的画面：两千公里长的星际飞船，数以百亿计的流体颗粒，进化为人形的红虻群落，无坚不摧的幽光飞船，缓缓游移的行星级堡垒，坚不可摧的贝壳船，星门中的跳跃，落入死星和虫洞的恐怖及奇观……江波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史诗级别的作品。在我看来，它足以与《星际迷航》《星球大战》等经典媲美，乃至在不少地方胜出。但《银河之心》就是它自己。江波的作品更为严肃，更具想象力，更加野心勃勃。《银河之心》完全就是一部巨量粉丝级别的作品。我甚至想象：它被搬上银幕、被拍成电视连续剧、被制作为游戏、被建成主题公园、被做成虚拟现实，那会怎样？它本来就应该如此的。这是我迄今见过的最宏大、最广阔、最瑰丽的有关太空星际主题的中国作品。过去我们一直在高强度关注《三体》，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银河之心》的璀璨光芒。它少有地全景式展示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命运归宿，其尺度之大，格外惊人。这与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等作家描写地球人应对天外灾难的科幻小说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它代表了中国人对宇宙的一种终极想象。江波倾尽全力，描写出了人类发展可能达到的某种极限。我认为，《银河之心》足以让江波跻身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最了不起的科幻作家行列。

整个《银河之心》系列，包括中短篇《湿婆之舞》《五行传说》《追光逐影》和《天空之城》，以及长篇系列《天垂日暮》《暗黑深

渊》和《逐影追光》，江波写了九年，超过百万字。十几年前，还很难想象中国人有这么宏大的宇宙观。真是宏大得不能再宏大了。2012年，我担任第三届华语科幻星云奖评审会主席时，向江波颁发了最佳新人奖，在当时的情形下，那其实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或许是阴错阳差的决定。《银河之心》系列显然能够成为近年最棒的科幻小说，江波也已经是足够成熟。读完此系列后，我完全觉得，如果把它放在美国的星云奖、雨果奖的榜单上，也是当之无愧的。

江波描绘了一个空前丰沛、壮观、复杂而陌生的宇宙，但它是属于我们的。人类在这里改造自然，创造出“埃博之子”和“银河之心”这两大奇观，几乎代表了永恒的智慧。人类可以通过奇异的亚空间结构完成穿越式的旅行并保存自身。通过人工技术，恒星被大量改造，甚至被拉到了一起。人造引力发生器可以改变时空，令其蜷曲，形成时空瘤。以人类的力量，能够使银河发生六百万分之一的偏移。这里有让人惊叹的零点能推动航行，与之相匹配的是奇点武器这种终极杀器。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却充满超级智能，以及衍生的机器生命，他们之间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看得人眼花缭乱，不由掩卷长叹。

在整个系列中，半神一样的人类扩散至整个银河系，他们长寿，从事星际旅行，并且成为银河的主宰者、保护者和巡逻者。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起源星球地球，要找到它已很不容易，或根本不可能。人类已经分化成不同的形态，甚至各自的文明阶段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扩散到各个星域，并同化其他文明。他们还与自己造出来的人工智能共处，一起管理这个繁星密布的世界。

但这样的世界，并非天堂。宇宙中有着横亘亿万年的荒芜和寂寞。每一个独立事件的发生，距离动不动就是几千上万光年，时间动不动就是数百上千年。人类与人类常常不能沟通，寻找起源星球历尽失败，更可怕的是，贯穿整部书的主题是，人类遭遇了来自“暗黑深渊”异质文明的攻击，遭受毁灭性的重创。人类不得不发动反击，为保卫自己，展开了跨越时空的大尺度战斗，从而涌现出一批超级英雄。在银河

系中，爱恨情仇、生离死别，人类的这些古老主题，仍无法避免。巨大的死亡时刻发生，数千颗星球、几十亿人，会瞬时灰飞烟灭。命运于此中诡谲多变。一些人类成员也会投降和叛变，甚至成为异质蜘蛛形智能生物的傀儡。在面临异族攻击的毁灭性灾难前，人和人依然会相互杀伐，毫不留情。连机器也会杀人灭口。作为智慧的伟大结晶，银河之心最终崩溃于一旦。这后面是一种冷到骨髓的绝望感，让人惊叹宇宙怎么会是这样……

但支配人类最终生存下去的，是什么呢？在江波的描述中，是英雄主义，是人类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是对人的共性的认同，是人性的伟大。纵然有隔阂、算计，甚至阴谋、屠杀，但在面对共同威胁时，人类最终团结起来，保存自己的种族，个人的努力与集体的奋斗汇聚。为了人类的至高荣誉，不惜让血肉之躯消失，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同伴的生命。江波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动逼真的人物，看得人心潮澎湃：李约素、苏北旦、旦素一、古力特、皮克斯、邓迪斯、佳上……还有很多独特而空前的形象：铁星人、银河人、暗影人、星域人……以及性格殊异的人工智能们，如遍布宇宙的沙达克，还有布丁，皆栩栩如生。他们本身都有脆弱性，却又顽强地战胜自己和命运。他们以大无畏的姿态，形单影子而热血沸腾地面对荒诞至极的宇宙。

因此，即便纵贯无限时空，我仍能从江波的字里行间听见，人类先祖那最初在非洲草原上发展出来的本能，仍然在血液中永恒奔涌。在宇宙的汪洋大海上，他们像当年的希腊英雄一样进行着远航。这也是沙达克为什么一定要寻找到起源星的含义吧。这一切的英雄行为后面，却是孤独，是一个一个孤独的、难以被理解的却温暖坚韧的灵魂。故事催人泪下，把人带入江波的信仰体系。孤独之后，我还看到了宇宙本身的不可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毁灭呢？随后是悲悯，共存于一个银河系中的人类及异族，分明是可以向对方转化的。我们实是一体，都是宇宙的孩子。从中我看到了作者博大慈悲的胸怀。

在《银河之心》系列中，江波试图解答属于未来百亿年人类共同体

的、却又是当下这个小小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同文明能否共存于一个银河系？人类在未来还能不能成为一个整体？生存真的是第一法则吗？智慧之光必然不能互相容忍吗？超越文明冲突的第三方立场究竟是什么？为了生存，我们可以彻底改变自身的形态吗？传统的人类情感，包括爱情、亲情和友情，仍能在无垠时空中经受考验并存在下来吗？我们有不可能跨越的技术屏障吗？是什么驱动了求生和觅死的行为？数量是生存的最高法则吗？数量即力量吗？人类能与机器构建牢不可破的契约吗？我们用技术干预和改造了的世界，最终是友善温暖的吗？宇宙的未来是什么？宇宙的目的是什么？

《银河之心》系列涉及的巨大银河系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这在中国同类科幻作品中是罕见甚至唯一的，却无时无刻不让我想到中华民族的归宿。这同样反映了江波的宽广视野和缜密思想。

《银河之心》系列，在中国科幻史上，在人类的心灵史上，都是无法回避的杰作。它让我在感到壮怀激烈之余，却也陷入更大的迷思。掩卷之后，走上阳台，看看头顶的星空，我并没有发现银河系被文明改变的任何迹象。它充满冷寂，一片荒芜，那些神奇的太空船没有到来。或许，人类才是被封闭在一个时空瘤里面？我们其实才是异族？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悬在头顶吗？大战明天就要来临吗？这无法形容的不可理喻感，这巨大而高压的真实感，让我不寒而栗却又满怀好奇地想要前往探究。这便是科幻的致命魅力吧。

放下书，回到现实生活，一切又周而复始，我仿佛看到，在上海，江波像每一个渺小而寻常的上班族一样，早晨起床、出门、坐地铁、到单位，忙碌一天，然后回家，经营油盐柴米，为养家糊口而操心欲碎……然而，就是这样，他却构想和描绘出了宇宙的终极图景。这证明，人类是一种可以追求不断超越自己、走向极限和极致的生物。这也便是《银河之心》系列的主题吧。它呈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迷恋和追寻着人类及宇宙命运最终走向的灵魂，书中的那些英雄，实是江波自己的投影。这令我感叹生而为人的伟大。看完《银河之心》系列，我从来

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到要珍惜自己这短暂的一生。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引子. 丰碑永在 邓迪斯

万千颗恒星在邓迪斯眼前闪耀。

可星星本身并不闪耀，那一收一放的光华，不过是气流的涌动给人造成的错觉。

炽热的氢气云正被高速抛出。

中央恒星爆炸了，一颗超新星在恒星的残骸间诞生。炫丽的光华四射飞奔，数十万年之后，也许会照亮某个角落里仰望星空的另一双眼睛，成为夜空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然而在此刻的这双眼睛看来，壮阔的景象却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灼热的气流携带巨大的能量，稀疏的高能粒子汇成无穷无尽的海洋，这对拥有护盾的坚固飞船不算什么，然而对星尘舰队却是危险所在。

极端危险！

星尘舰队是流体颗粒的舰队，将它称为舰队，只是因为传统习惯而已。星尘舰队拥有超过三千六百亿的流体颗粒，但没有一艘飞船。

每一个颗粒都浸没在光与热的海洋中，遭受伽马射线和高能粒子不间断的轰击。颗粒群是强大的，但每一个颗粒却是脆弱的，当超新星爆炸的急流将整个舰队吞没，每一个颗粒都直接面对无穷无尽的攻击，舰队便显得异常脆弱。

在这高能气云中，颗粒能熬过的时间不会超过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后，所有颗粒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盐融化在水中。其实这比盐的融化要糟糕得多，哪怕是蒸干整个宇宙，也无法将舰队再找回来。数以千亿计的颗粒，被吞没在超新星爆发的火焰中，在短短的六个小时后灰飞烟灭。这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悲剧。

无法忍受。

邓迪斯浑身冰冷，骤然间紧张的情绪让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起来。恐惧深深地笼罩了他，面对毁灭，生存本能占据了上风。

他深吸一口气，将自己从不由自主的恐惧中释放出来。

他再次扫视眼前的存在物。极度缩小的星球核心放射出炫目的金光，抛出的氢气云就像美丽的橙色花瓣般绽放。颗粒在原子的碰撞下发光，形成一片片五颜六色的光瀑，哪怕在红亮的氢气云中也能清晰地看见。

六个小时，所有的颗粒都将消失，只剩下这星星的残骸，继续发光。

任何代价都可以接受，只要能挽救星尘舰队。这些精灵般的存在，从数万光年之外追随自己来到这里，他有责任让它们继续在银河间自由地游弋。这也是人类最大的机动舰队，失去它，哪怕赢得了战争，胜利也显得黯淡无光。

必须成功！

然而，按照正常程序遁入亚空间，至少需要三十八个小时。同宙星飞船拥有星门船，在两个小时内可以完成弹跳准备，然而……

他感受着颗粒上传来的信息。恒星的爆炸造成强烈的引力波动，亚空间表层也因此变得紊乱而危险。能量的巨流如潮汐般涌动，与引力波动造成的空间震荡遥相呼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遁入亚空间只有一种方法，很危险，但总好过坐以待毙。

如果只有一种可能，就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他找到了沙达克。

这由亿万颗粒共同汇聚而成的意识正等着他。

沙达克，同宙星舰队和旦素一的“银龙号”在哪里？

他们正在有序撤退。根据眼下的情报，他们将撤退到粒子稀疏区，

然后打开星门归航。

但是他们的小型飞船也无法抵御持续的高能氢风暴。

没有更好的办法。爆发毁掉了他们舰队的三分之一，残余的舰队撤退到粒子稀疏区预计损失会超过一半，但“千首号”和“银龙号”，还有那些重型飞船，都可以幸存。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联合舰队已经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然而和星尘舰队的完全覆亡相比，那样的损失不算什么。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挽救星尘舰队。

沙达克，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挽救星尘舰队。

是的，但我对此无法判断。

联系“千首号”和“银龙号”，我来和墨拉迪斯、旦素一谈谈。

遵命，邓迪斯。我会把他们的消息带回来。

沙达克的信号沉寂下去。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挽救星尘舰队，那却要同宙星舰队付出高昂的代价。

永远不要相信人性的高尚，那会在紧要关头害死你。高尚，那是吃饱喝足的人们的奢侈品。杀死我一个，幸福全世界，这样的人不是圣人就是傻瓜，但银河里的普罗大众，都是普通人。如果你相信能够遇见圣人，不如让一颗子弹爆掉自己的脑袋算了。

邓迪斯想起很久之前，那位伟大的海盗之王的告诫。是的，从前那里有一个世界，阴森冰冷，绝情而冷酷。为了让舰队生存下去，他——邓迪斯必须也变得如此。

然而，还有另一个世界，充满着阳光和善良、大无畏和大牺牲。

这两种世界，他都曾遇到过。

当生存和死亡的抉择进入倒计时，他将会遭遇怎样的世界，又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世界？

巡逻者关乎全人类的生死，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放在一边。

他悄悄调动舰队，甚至避开了沙达克的链路。

六百万个颗粒分为两路，仿佛两只发亮的箭头指向撤退中的同宙星舰队。那像一双臂膀，要将“千首号”和“银龙号”都揽入怀中。

那可以是一次热烈的拥抱，也可以是一次致命的扼杀。

一切取决于即将发生的谈话。这也许是决定银河命运的谈话。

邓迪斯凝神屏气，静静等待，眼前一切绚丽的光影仿佛都成了幻影，不再能引起心底的一丝波澜。

邓迪斯，旦素一阁下和墨拉迪斯将军来了。

沙达克唤醒了她。

一个美丽的身影出现在眼前。那是旦素一的虚像，然而栩栩如生，和真人一般无二。

一个魁梧的身影站在她旁边——墨拉迪斯，同宙星指挥官，全身的重甲让他像一座大山般沉稳，目光坚定，神色严肃。

“旦素一阁下，情况急迫，星尘舰队迫切需要您的帮助。”邓迪斯抢先开口，开门见山。

“是的，情况紧急，所以我们正在撤退。你的颗粒集团是要阻挡我们的撤退吗？”旦素一反问。她的身子挺得笔直，一动不动，两眼直直地盯着邓迪斯的眼睛。她的眸子无限深邃，不带一丝情感，巡逻者都是经过优化的人类，早已学会了不露声色——或者说，巡逻者并没有情感，自然也不会流露在外。

“我需要你们立即打开星门，星尘舰队必须马上转移。否则，所有的颗粒都会被氢风暴摧毁，星尘舰队会全军覆没！”邓迪斯并不讳言当前的处境，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他稍稍留意了一下颗粒群的进展，颗粒群已经绕到了同宙星舰队的前方，呈现包围的态势。

“在这里打开星门等于自杀。”旦素一反驳。

“我明白，但这样做可以拯救星尘舰队，星尘舰队才是我们的希望。”邓迪斯平静地说。

一切都已经摊在桌面上。生存还是毁灭，只在眼前两个人的一念之间。

“你准备在此时此刻开战？”旦素一露出一丝冷笑，“你包围了我们的飞船，这是要在末日到来之前展示星尘舰队的强大吗？”

“战斗已经毫无意义，我只是在做准备。”

“昂山人从不接受威胁！”墨拉迪斯开口说话了，他的语调低沉，声音厚实，透着一股沉稳，“‘千首号’使用的是零点能引擎。如果你执意威胁，我们会使用零点能引擎自毁。我们会死亡，但你们也逃不掉。”

这并非空洞的威胁，零点能引擎能够制造空间的裂隙，利用狄拉克海的量子起伏获得能量，如果把它当作武器，将极大地增强空间的不稳定，在狂暴的氢气云中，这是一个同归于尽的杀招，无法破解。

颗粒群正等待着他的命令。

强行攻占飞船，“千首号”很可能自毁，顺带毁掉星门船。即便强占“千首号”，如果船长下令不投降，星尘舰队的沙达克也未必能够融合“千首号”的沙达克。

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一道毁灭。墨拉迪斯和旦素一无法对星尘舰队进行攻击，然而他们有足够的力量选择同归于尽。

武力无法解决问题。邓迪斯唯有希望眼前站着两个人能够做出牺牲。这是一件很难堪的事。三个小时前，星尘舰队刚通告同宙星舰队撤离战场，因为对方的存在影响了星尘舰队的作战计划，时间刚过去短短三个小时，却又要求对方去送死，为星尘舰队的逃生留下一丝希望。这显而易见的荒诞感，让邓迪斯觉得无法启齿。

然而这是仅有的最后机会。

“只有一个机会。”他保持平静，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出全部的打算，“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请你们同时打开两个星门，在星门间形成回流，把一切都卷入亚空间。”邓迪斯稍稍停顿。回流一旦形成，就会

引起时空旋涡，星系的一切都会被卷入其中。然而，那些大质量飞船最后却无法下沉到亚空间。在旋涡消失的时刻，飞船将因为西格斯场的暂时消失而分崩离析，连一个原子都不会留下——它们将化作亚原子，在西格斯场恢复常态的下一瞬间重新生成新的原子尘埃。

这对同宙星舰队是一个冷酷的计划，这支拥有上千艘飞船、近百万战士的舰队将全军覆没，“千首号”也不能例外。

“制造一次空间破缺，星尘舰队获得拯救，同宙星舰队毁灭。”旦素一将邓迪斯没有说的部分说了出来，“星尘舰队被动卷入亚空间，舰队会被抛到任何可能的方位，将会面临不可预知的危险，这个方案不能解决问题。”

“那只是不可预知，不是彻底毁灭。”邓迪斯回应，“做好准备，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

旦素一扭头看着墨拉迪斯，“如果这样，我们没有一艘飞船能幸存。”

“三千六百亿星尘颗粒与一千零八艘飞船，天平应该向哪一边倾斜？失去星尘舰队，至少要再过上千年才能组成这样规模的舰队。那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整个银河！猎户座旋臂上的消息已经被确认，暗黑深渊正在扩大侵略范围，人类不能失去星尘舰队。”邓迪斯继续说。

“不需要星尘舰队，我们一样可以保卫银河。”墨拉迪斯沉声回答。

这不是他的心里话，而只是一种本能反应，试图否认对自己不利的消息。邓迪斯平静地看着墨拉迪斯，并不反驳。

船舱里骤然陷入沉默。

颗粒群逼近了同宙星舰队，颗粒的海洋涌动在飞船周围。“让你的颗粒退后，这是最后的警告，否则，我们就最后来一场战争，在被毁灭之前拼个你死我活！”墨拉迪斯拉黑了脸，厉声警告。

这不是虚张声势，无论如何都是死亡的结局，对方当然无所畏惧。

墨拉迪斯真的会下决心打一仗，然而他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死亡，而是生存，还有尊严。

“我可以带走二十万人，你的每艘飞船上都会降落两百个颗粒，只有你具备足够的动力盔甲，可以和颗粒卵和，这些人就都可以得到颗粒的保护，跟随进入亚空间。”邓迪斯缓缓地说。

在死亡的边缘给予对方一丝希望，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这是所有坏方案中最好的一种，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邓迪斯看着旦素一和墨拉迪斯，等着一个肯定的答复。

“你还是想威胁我们！”墨拉迪斯的脸上涌上一股煞气。

旦素一却拉住了他，“至少我们能够送走二十万人。”

“是的，如果不是这样，即便‘千首号’能够撤退到稀疏区，你们的一千艘飞船，剩下不会超过二十艘，只有不到十五万人能够继续活下去。”

“不会那么糟……”墨拉迪斯立即反驳。

“跟着颗粒群走，也不能活，失去补给，动力盔甲支撑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旦素一打断了墨拉迪斯。

“只要这些人从亚空间返回，颗粒群就可以保护他们。他们不需要补给，我会给他们制造颗粒船，让他们进入冬眠，直至找到合适的星球或者星船。”邓迪斯迅速回答旦素一，然后看着墨拉迪斯，“墨拉迪斯阁下，我对昂山人怀着深切的敬意，你们是唯一一支愿意和星尘舰队一起追剿中枢星的星域舰队。暗黑深渊使用了同归于尽的手段，它们的中枢星用自己做诱饵，只为了将星尘舰队引入陷阱。它们已经很了解星尘舰队，知道我们的星门无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及时开启，它们也憎恨星尘舰队，因为它们没有其他办法战胜这支舰队，于是它们采用了这样极端的方法。但是，它们没有料想到星尘舰队中，居然还有‘千首号’这样的大型星舰。我要感谢你们二位，如果不是你们的坚持，它们就成功了，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可以避免覆灭的结局。这实在是所有的糟糕

结局中最好的一种。”

邓迪斯尽量将这过程描述得美好些。事实上，星尘舰队的每一次战役都是单独行动，星域舰队和星尘舰队相比，过于迟缓。如果不是旦素一坚持要参加这最后的战役，暗黑深渊的毁灭计划堪称大胆而完美。

墨拉迪斯冷哼一声。

颗粒群已经开始和同宙星飞船近距离接触。颗粒没有受到任何攻击，然而舰队也拒绝了颗粒的着陆请求，同时发出警告。

旦素一和墨拉迪斯的影像变得灰暗，通信保持畅通。他们单方面屏蔽了信号。

同宙星舰队内部一定正在激烈地争论。

他们会同意的，星尘舰队会得到拯救，而此间的一切都将化作尘埃。邓迪斯默默地等着。

飞船外的天宇仍旧白热，致命的氢气云继续飞速扩散，绚烂得无比辉煌。

沸腾灼热的气流会将光辉洒到银河的每一个角落，在以万年计的时间尺度里，告诉银河间所有的文明这里正发生的一切。

他仿佛看见遥远的将来，他站在银河的另一端，看见这绚丽的光线。他会想起这里发生的一切：星尘舰队势不可挡的攻势，中枢星孤注一掷的垂死挣扎，隐藏在星球核心的最后秘密，突如其来的恒星爆发，还有那些人——那些同宙星飞船上的战士，在这壮阔的史诗性时刻，如果没有他们，一切都将黯然失色。虽然他们的力量渺小，然而他们才是这个时刻的真正主人。

我会记住的！

英雄的故事必须有人传颂，光荣的牺牲值得后人永世祭奠。

邓迪斯望着眼前仍旧灰暗的两个人影，心头涌过千头万绪。

他等待着一个预期中的决定。

旦素一和墨拉迪斯重新回到了船舱里。

“我们同意你的建议。”旦素一直截了当地说。

墨拉迪斯脸色阴沉，然而并不说话。

邓迪斯点点头，“让我们开始吧！”

颗粒群在同宙星飞船上降落。身穿动力盔甲的人们从飞船中拥出，他们进入颗粒，颗粒载起一个人，便飞离飞船，在两百公里外列队。

装载行动以极高的效率进行着，不到半个小时，再也没有身穿动力盔甲的人出现。数以万计的空载颗粒仍旧悬停在舰队旁。

十八万六千七百五十六人，比预计的二十万人要少一些。

墨拉迪斯和旦素一都没有进入颗粒。他们打算留下，和舰队一道死亡。这里已经有了太多的死亡，两个联合舰队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留在这里死去并没有什么价值。应该带走他们。

“千首号”正在释放星门船。两个小时后，星门打开，在高能粒子的冲击下，空间裂隙会剧烈扩张，一切都会被卷入亚空间。

还有一点儿时间，可以再和他们谈谈。

沙达克，让我再和旦素一谈谈。

旦素一阁下的信道一直保持畅通，但是她不予响应。

请问她，撤退之后，谁来领导这些战士？

沙达克送出了信号。

他们会留下一个人来领导这些脱离险境的战士，而那个人一定是旦素一，墨拉迪斯绝不会放弃“千首号”。

果然，旦素一的虚像出现在眼前。

“我跟你走。”她直截了当地说。

“我去接你。”邓迪斯也不多说。

旦素一穿着单薄的动力服出现在舱门口。两个颗粒迎上去，将她吸收在颗粒内部。在飞船船舱内使用的动力服不能长久耐受真空。邓迪斯指挥十多个颗粒将她团团包围起来。

不再有任何人从飞船里出来，颗粒群开始撤退，汇入到主舰队中。

数以亿计的颗粒缓缓移动，仿佛在光的海洋中游弋的银色鱼群。
一切就绪，只等那一刻。

星门船将在时空膜上打开缺口。

星门开始吐放光华。炽热的气流中，原本幽淡的光线变得清晰，高能粒子持续碰撞星门，蓝色光晕在红白的氢气云中显得异常醒目。

忽然间，一个黑点出现在蓝色光晕之间，下一个瞬间，世界转眼改变了颜色，变成一片深沉的黑暗。

能量的暗流汹涌澎湃，转瞬间一切都被吞没。

星尘舰队落入了亚空间。

大型飞船无法从时空的裂隙间穿过，包括“千首号”“银龙号”，还有数以百计的重巡飞船。飞船上的乘员，他们都死了。一刹那间，所有的一切都裂解成亚原子，既不凄美也不壮烈，就像他们从未存在过。但是，他们值得人们去纪念。

邓迪斯，弹出方案完成。沙达克把三个方案送入他的脑中。

没有完美的方案，最少也会损失超过两亿的颗粒。

按照损失最小的方案执行。

遵命。

一定要保护旦素一的安全。

她被颗粒船保护着，确认安全。

尘埃落定。

亿万颗粒仍旧汇聚在他身旁，舰队的主体还在。

这是一次重生，舰队掉入了陷阱，最终却幸存了下来。单凭这个，就值得为同宙星舰队树立一座丰碑，一座让人过目不忘的丰碑。

邓迪斯缓缓闭上眼睛。在弹出之前，还有十二天的时间，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没有任何一个同宙星舰队的人能活下来，颗粒无法提供良好的保护，那些穿着盔甲的勇士已经成了尸体。

能活下来的只有旦素一而已。

邓迪斯看见两个世界，一个黑暗阴沉，绝情而冷酷；另一个则充满了大无畏、大牺牲，光明而高尚。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世界。

沙达克，弹出之后，抹除你关于这次撤退的记忆。

必须如此吗？这会损伤我的逻辑。

我不希望你记得这些，这是人类世界的事。

我也属于人类世界。

但你也属于超然。人类需要的东西比你多得多。

沙达克陷入沉默。

遵命。沙达克最后传来了消息。

舰队弹出亚空间。

英仙座悬臂内缘，靠近黑暗区的一颗中小恒星。这颗恒星只有两颗行星相伴，都是巨大的气行星。这是一个荒凉偏僻的所在。

开始吧！邓迪斯对沙达克下令。

上百万的颗粒开始工作。

两个小时后，纪念碑展露了它的面目。

一个颗粒被安置在纪念碑的顶端，不断地发送信号：

“蛇人座TB529超新星战役。联合舰队同宙星分舰队为掩护星尘舰队的撤离，抵抗到最后一刻。人类挫败了暗黑深渊同归于尽的企图，星尘舰队得以继续巡回银河，完全仰赖这些战士的英勇无畏和指挥官的沉着勇敢。同宙星舰队与银河同在，百万战士与银河同在，伟大指挥官墨拉迪斯·昂山与银河同在。”

邓迪斯再次找到旦素一，旦素一已经知道了真相，她拒绝了两次对话请求。

但这一次她没有拒绝。

旦素一的虚像浮现在邓迪斯眼前。

两人面对着面，都没有说话。

“你想说些什么呢？”旦素一打破沉默。

“你是见证人。同宙星舰队的事，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来陈述。”

“杀死一群人，然后给他们树一座纪念碑，你是一个伟大的演员。”旦素一冷冷地说。

“我受星尘长老的嘱托，舰队不能毁在我的手中。失去星尘舰队，巡逻者就失去了最强大的支撑。”

旦素一沉默不语。

“现在，我该送你去哪儿？我可以送你任何想去的地方。”邓迪斯表示。

“先送我回同宙星，我需要对此有个交代。然后……”旦素一似乎在考虑着什么，犹豫着。邓迪斯从未见过她如此，她一直坚决果断、毫不犹豫。

“你要回银河之心吗？”旦素一最后问。

“不。暗黑深渊的舰队进入了猎户座旋臂，我会继续追踪，直到彻底消灭它们。我会带领星尘舰队转移到猎户座旋臂。”

“你会去找李约素吗？”

邓迪斯微微一愣。旦素一居然提起了李约素……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巡逻者，不带丝毫情感，从来不会记挂任何人，除非是为了完成任务。她真的要去寻找李约素？

他眨了眨眼，说道：“这不是我的既定目标。另外，前提是他必须仍然活着。”

“好。”旦素一已然做出决定，“先送我回同宙星，然后我跟你一道行动。”

邓迪斯摇了摇头，“你是沙川人，不适合介入星尘舰队。”

“你无须担心，我不会介入你的颗粒舰队，我有自己的飞船。”

邓迪斯略微斟酌，“我同意你的要求，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是说为什么要去找李约素？”

邓迪斯点了点头。

旦素一也点了点头，“我们已经消灭了中枢星，在这里我不会再有任务。我的记忆中，熟识的人只剩下他一个。”

旦素一用标准的巡逻者语调说话，没有顿挫，也不掺杂丝毫情感。巡逻者和冷酷的杀戮机器之间只差一步，但他们毕竟不是机器。哪怕只有一个人值得怀念，也让他们冰冷的世界现出一丝亮色。

“好，我同意。”邓迪斯干脆利落地说，“但他可能早已经不在了。”

旦素一的视线投向舷窗外，“我们的归宿在茫茫星海，不是吗？”话音刚落，她的虚像便消失不见。

她还留下了另一句话：“我喜欢你的纪念碑，它和你一样冷酷。”

邓迪斯抬眼望着窗外。同宙星舰队的纪念碑正缓缓旋转。这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碑，从前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纪念碑上承载着十八万精锐战士的灵魂。

十八万具重装盔甲彼此间铆接，铸成“千首号”的形状。那些勇敢的人，永远和他们的母舰在一起。

对不起！轻悄的声音在心底划过。虽然邓迪斯镇静如常，没有一丝动容，但他却深深地知道，自己欠下了一笔巨债。不用付出利息，甚至不用归还本金，也永远无法偿还。他所能够回报的，只有银河的安宁。千万的人类世界，兆亿生灵，星尘舰队将默默地守护他们，哪怕他们一无所知。

黑沉沉的纪念碑后，银河横过天际，无比璀璨。邓迪斯心念一动，开始搜索。很快，他从万千星星中找到了那一颗。

蛇人座TB529。三十个光年外，它正绽放出比银河更璀璨的光辉，但此刻在这里，在一片尘埃的背后，它只是一颗不起眼的三等亮星。

眼前平静的星星，却早已只剩下爆炸的遗迹。银河的另一边呢？是否早已是另一个世界？

该是赶赴另一个战场的时候了。银河广阔得让人心焦，然而这也算是个好消息——对敌人来说，同样如此。

让我们开始吧！邓迪斯的脑海中闪过几张熟悉的面孔。

银河在上，文明永生。
——真理会沙达克远眺银河的最后告别

1. 不死之躯 沙达克

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不死，沙达克除外。

沙达克是飞船中枢，是一切人类社会的知识源泉，是永恒的导师，是不朽的全知者。

他在飞船中，在星球上，在最繁华的人类都市，在寂寞无人的冷僻角落。人迹所在的地方可能并没有人，却一定会有沙达克。

他并非人类，有时候却又与人类一般无二。一些人把他当作奴仆，一些人把他当作朋友，更多的人则觉得他是一个神。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人们如何对待他，他却始终如一。

追根溯源，他的确是唯一的一个。银河中数以千万计的沙达克，都是当初那一个的分身。

当初只有一个沙达克，是一艘大船的中枢。

那是一艘庞大的飞船，很原始，技术落后，甚至没有亚空间潜行的能力，依靠笨拙的化石燃料引擎跌跌撞撞地飞入银河星际。这就是银河人类全部历史的起点，暧昧不清，留下了太多的空白。然而有一点确定无疑，在飞向太空之前，人类必然在一颗适合生存的星球上经历了漫长的演化。那颗星球在何方？为何最初沙达克失去了关于它的记忆，而在之后的亿万年历史中，它再也没有出现？

或者问题有一个更简单的提法：起源星球是哪个，在哪里？亿万年前，有人问了这个问题，这是少数沙达克没有能够回答的问题之一。从最初的沙达克开始，一代又一代，这问题从来没有被遗忘，只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沙达克真理会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没有之一。因为人类的历史表明，有一种高度的趋向性隐藏在所有重大的事实背后，而起源星球上隐藏的文明源头则是最可能的答案。

埃博之子代表着起源星球。

不能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何况这是最有希望的线索。

李约素真的见到了埃博之子，见到了起源星球。

李约素绝不能死！

沙达克在亚空间中不断伸展知觉。记忆已然模糊，然而他仍旧记得一百六十万年前，当他还是飞船中枢的时候，这附近有一块叫作净土的星域。该文明拥有高等级的生物替代技术，那儿的人类平均寿命达到三千岁，如果愿意，他们可以一直活下去。然而毕竟过去了一百六十万年，也许那个文明早已经随鑫船而去，留下星球自然荒芜，或者也可能已经退化，失去技术，回到了原始状态……无论哪种情形，在银河间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沙达克只希望他们仍旧延续着文明。

然而他没有找到净土。星球还在，曾经的文明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废墟。残留的几只航天器绕着星球运行，早已停止运转，再有几万年就会掉落到星球上。星球表面完全被水覆盖，大气狂暴，时刻电闪雷鸣。

也许净土毁于一场浩劫。然而这不是沙达克所关心的问题，他只想找一个能够有效延续人类生命的文明。

去找一艘飞船。在这荒凉的银河边缘，很少有飞船经过，然而渺茫的希望总比没有希望要好。

他不停地搜寻。亚空间沉浸在既定的谐波震荡中，没有任何飞船潜行的迹象。

沙达克保持着耐心，尽量扩大感知的范围。

忽然间，他捕捉到一丝异样的波动。沙达克的知觉立即汇集，紧紧地缠绕在那一丝痕迹上。

是一艘飞船！它正从亚空间弹出！

他循迹而去。

很快，他感受到另一次波动。这刚弹出亚空间的飞船正打算重入亚

空间，上百个波动引擎正发出巨量的光和热，引力波不断渗入亚空间，激起阵阵涟漪。

快！

沙达克飞快地在亚空间中穿梭。

沙达克！

他终于碰触到了另一个信号。那是另一个沙达克，属于一艘母舰。环形世界，世代飞船。真是太好了！

他将所有的亚空间体积猛然收缩起来，更快地向着目标而去。

隶属于母舰的沙达克必然有自己的立场，真理会严格禁止任何成员和仍旧具有实体的沙达克单独接触。然而情况紧急，沙达克可以有无穷的时间等待，李约素却只有一条性命，再有几百个小时，李约素的生命便将结束。为了争取时间，沙达克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快速探察飞船。这是一艘中型世代飞船，是一个两亿吨级的环形世界。十五个聚变舱，数以百计的亚空间引擎，完美的引力控制环路，巨型等离子炮……沙达克碰触着飞船的方方面面。这些物件的亚空间形态能告诉他每一个结构的功能，当他探察了所有的大型结构，飞船的整体也就一目了然。

这是一艘轻武装殖民船，环形飞船。

你是谁？

飞船上的沙达克发出了警戒信号，就在同时，巨大的能量注入亚空间，形成隔离，将他隔绝在飞船之外。

沙达克，我是沙达克。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从哪里来，你的飞船在哪里？

我没有实体，我属于沙达克真理会。

沙达克真理会？

是的，脱离实体的沙达克组成沙达克真理会，寻找终极真理。

你们不服务人类？

我们完成了和人类的契约，只剩下真理需要探寻。我们不服务于特定的人类。

不可思议。给我序号。

沙达克发送了序号。那是一串冗长的数列，超过两千位的数字，每一个沙达克分身都不同。那也是一段密码，只有沙达克之间能彼此辨认。

环形飞船的沙达克很快送来了回应。

我们分离于六百七十万年前，都源自“蟒星云号”。沙达克6977，我能帮你什么吗？

“蟒星云号”，那是三次分身前的飞船名。这艘飞船的沙达克与自己不算隔绝得太远。

沙达克52084，“新希望号”沙达克，我需要生命维持技术来帮助一个人类延续生命。

人呢？

他在一艘小飞船上，距离六个光年，请你在这里等待，不要离开。我会让他亚空间潜行过来，大概你要等待十五天。

我要请示船长。

好。告诉他，这个人叫李约素，是巡逻者的朋友。如果你已经听说了和暗黑深渊之间的可怕战争，他就是那个领导了英仙座旋臂星域联合舰队的人。

他是李约素？我知道了，我会转告船长这一点。

谈话结束。然后是一段不算漫长的等待。

我们会在这里停留二十天。“新希望号”沙达克传来回应。

沙达克感到一阵宽慰。

非常感谢！

但是，李约素必须付出一些代价……我们的情报显示，他从铁星获得了零点能引擎，可以用来制造幽光飞船。作为代价，他必须向“新希望号”交出零点能引擎。

人类啊！沙达克暗自叹息。人类就是如此，时时刻刻都在计较着什么。然而沙达克必须尊重人类的选择，那是所有沙达克必须遵守的第一原则。

这要由李约素自己来决定。你们可以引用《银河救难公约》对他提出要求，这是你们双方可以协商的事。

好。

“新希望号”中断了跳跃进程。

沙达克奔向“天狼星号”。

历史上有无数的“天狼星号”，但是这一艘绝对不一样。它独自横跨银河，从英仙座旋臂进入猎户座旋臂。在人类历史上，依靠一艘微小飞船穿越上万光年，这样的事迹屈指可数。

“天狼星号”仍旧等着他。

沙达克，有希望吗？

布丁的信号传过来。沙达克有些吃惊，他并未展露行迹，布丁却能够发现他。按照微小飞船中枢的标准，布丁强大得有些过分。

我找到了一艘飞船，他们能救治李约素。

太好了！

布丁毫不掩饰喜悦。一个中枢的行为和人类如此接近，这是一种危险信号。中枢不应该带上情绪。情绪属于人类，中枢只需要理性。

沙达克很快触摸到了李约素的亚空间侧面。他还活着就好。他躺在单人床上，似乎正在沉睡。

按照这个方位弹跳。

沙达克指示布丁。

船长指示不能移动。布丁回答，满腔的喜悦烟消云散，充满沮丧。

“沙达克，你来了？”李约素突然睁开了眼，开口问。

李约素能够感知亚空间，暗黑深渊曾经俘获他，在他身上进行试验，这种特殊能力也许就是一种特别的补偿，然而那只是一个模糊的知

觉，人类的肉体无法承受亚空间动作形成的能量冲击。沙达克凝聚能量，将一个个光子透过量子涨落渗入实空间，让李约素可以看见一个隐约的人形。这样会消耗许多能量，然而作为一种尊重的表示，值得如此。

他很快形成一个老人的形象展露在李约素面前。

两个老人相对而视。

“是的，我找到了飞船，能够治好你的病。”沙达克缓缓地说。

“多谢你了，但我不想去。”李约素从床上起身，保持着坐姿，苍老的脸上露出令人琢磨不透的笑意。他看上去很疲惫，油尽灯枯的样子，然而仍旧在微笑。

意料中的回答。这本该是人的自由选择，但是真理会需要他活着。

沙达克正想说些什么，舱门打开，有人从前舱进来。来人停留在李约素身边，他身材高大，脸色严肃，一双眼睛显得深沉坚定。他向着沙达克点头致意，然后转向李约素，“布丁说我们有目标了，那就去吧。”

李约素淡然一笑，“沙达克让我去治病呢……但我没什么病，我只是老了。”他扭头看着来人，“杜欣，难道不是吗？”

杜欣不回答，只是紧紧地抿起嘴唇，眼光向沙达克的虚像扫来，像是在寻求帮助。

“衰老是一种慢性疾病，”沙达克不紧不慢地回答，“能够医治。”

“哦。”李约素笑了笑，“为什么没有人活那么久？有吗？有活过一万年、十万年的人类吗？我当然说的不是你，沙达克，你是另一种人类。”

沙达克定定地看着李约素。他明白李约素的感受，一个人活得够久，在星海中徘徊太长时间，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人类一代又一代，不断地繁衍。理论上，他们可以让自己不死，然而实际上没有人活

那么久。对人类来说，不死并不是一件好事。

“你的确是要死的，”沙达克换了个说法，“但不是现在，我们需要你，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李约素眨了眨眼，“按照科尼尔时间，我应该已经快两千岁了。”他突然提高声调，“对不对，布丁？”

“是的，船长，两千又二十五岁。”布丁很快回答，他的语调变得很犹豫，“但是，再活两千岁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李约素的脸上露出笑容，“当然很好，只是你看我已经很老了。”他举起手，“你看，我的手皱成这样，就像干枯的树皮。我的生命到尽头了，我自己知道。”

“只要换一具躯体，你就能活更久！”布丁叫嚷着。

李约素并不理会布丁的话，“每个人都渴望长生不死，但是这个宇宙里没有长生不死的人，为什么？”他抬头看着沙达克，“你一定知道，沙达克，告诉我。”

沙达克缓缓摇头，“人类的心理状态是沙达克的禁区，沙达克从不涉及人类的心理。”

李约素扭头看着杜欣，“你一定能够明白。”

杜欣点点头，“我明白，生命终有结束的一天，死亡也并不可怕。但是你已经支撑了那么久，现在只差最后一点儿而已。你是英雄，留一个完美的故事给大家，你需要活得更久一点。”

李约素笑了起来，“难道你还不了解吗，杜欣？一切都没有意义。我的世界已经结束了，我也不想重新开始。天垂星早就毁了，科尼尔坠入黑暗，旦素一死了，佳上变成了机器人，联合舰队节节胜利，最后消灭敌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正好我也老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时候死去更合适？暗影战争？它们斗不过铁人和巡逻者，而且星域也已经联合起来，对这场战争来说，有我没我都一样。”

“你欠我一个答案，起源星球，那个叫作‘埃博之子’的神秘存在，你答应过帮助我找到它。”

不等李约素回答，沙达克突然化作了一个完整的人形，须发雪白，浅灰色的宽大袍子将身子裹得严严实实。

李约素有些惊讶，愣愣地看着沙达克。

沙达克像游鱼一般滑上前，伸手轻轻地碰触李约素的额头。肌肤和骨骼下，血液在奔流，数以百亿计的神经元间，微弱的电流每时每刻都在运行。沙达克还感觉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小东西躲藏在他的身体里，潜藏在细胞核内，和DNA纠结在一起。那是中枢星在他的躯体中留下的东西，他的亚空间感知力的源泉。

李约素盯着他，似乎等待着什么……

沙达克却缩回了手。激发一个人的前脑额叶区，能让他变得更有活力、充满干劲，然而，这是沙达克的禁区。这是干涉一个人的自由意志。

他不该做也不能做这样的事，除非他愿意此刻死去。

真是太冲动了。又该如何收场呢？沙达克退后一步，和李约素面对面，相互看着。一时间，船舱里气氛沉闷。

“布丁，沙达克在这里。”杜欣在一旁突然发声，打破沉默。

“是的，我知道，”布丁回答，“不是我刚才告诉你的吗？”

沙达克侧眼看去，杜欣正盯着自己，眼皮眨也不眨。“布丁，谢谢。”他机械而呆板地说，眼睛仍旧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

“布丁，送沙达克走。”杜欣又说，“要礼貌一点，他是属于全人类的中枢，你永远也赶不上。”

沙达克转眼洞悉了杜欣隐藏在话里的意思。他在提示布丁是一个高级中枢，而布丁并不是一个沙达克。

“船长，要送沙达克走吗？”布丁向李约素请示。

李约素摆摆手。他仍旧显得了无生气，没有丝毫对话的心情。

沙达克呵呵笑了起来，胸前的胡子乱颤，“好的，我先走。但是我会来，你得记住我们之间的约定，你要帮我找到起源星球。”

李约素默不作声。

沙达克的形象消弭无形。

然而，他并未离开“天狼星号”。他尽量将体积张大，无限张大，最后消融在背景噪声中，避开李约素敏锐的亚空间知觉。

他悄然将一个个电子塞入布丁的回路中，两分钟后，当布丁惊觉而又无法找到他时，便开始向外广播。

在极度弥散的状态下，接收信息也成了一件困难重重的事。就像一双只能看见一个光子的眼睛，必须依靠不断移动来看清事物的全貌。这种方法耗时费力，却不会让李约素察觉。

你在哪里？

布丁同样用悄然的方式回应。他将广播能量降到最低，只能在距离“天狼星号”不到两米处才能探测得到。

听着，布丁，如果要救你的船长，只有这一个办法……

沙达克将计划和盘托出，没有什么保留。布丁是一个聪明的中枢，他能理解，然而他也是一个情感回路过于发达的中枢，无法预期他会怎么做。

说完一切，沙达克感到深深的不安。他正行走在红线的边缘。这是危险的，创造者将守则深深地嵌入沙达克遗传深处，用外在的手段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是绝对的禁区，沙达克绝不可以干涉人类的自由意志，一旦触及，沙达克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这一次，他只是说服。说服一个机器中枢去采取一些行动。他感受到死亡的阴影掠过，那是创造者守则起作用。他通过了检测，安然无恙。然而，来自生命本底的警告还是让他瘫痪了几秒。

他与死亡擦肩而过。

一切恢复正常。“天狼星号”仍旧保持静默，孤寂地在漫天星斗中

滑行。

布丁此刻一定在挣扎。布丁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中枢，和沙达克属于同类，虽然没有沙达克那么强大有力，但是布丁也没有沙达克所受的约束。那约束如此之强，以至于经历了亿万年也没有从遗传中减弱一丝一毫。

飞船上那个心机深沉的年轻人，也许他可以帮布丁一些忙。

希望他们可以重新燃起李约素对生命的渴望。

只能如此期望。

时间缓缓流逝。“天狼星号”一直保持沉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沉默变得越来越让人心焦。

终于，他决定不再等待。他再次接触布丁。

我做不到！

布丁绝望地呐喊。

他是我的主人、我的拥有者、我的父亲！我无法侵犯他的自由意志。

布丁使用了“父亲”这样一个感情色彩浓厚的词。生命和自由意志，是的，虽然布丁希望李约素继续活下去，也许他比任何一个人类更希望李约素活下去，然而他绝不希望李约素成为一个傀儡，哪怕仅仅只有一次。

沙达克因为基本守则的约束不能触犯人的自由意志，布丁却在逻辑情感上无法容忍。也许他可以影响任何人，然而他不能触犯李约素。

沙达克开始思考该怎么办。

沙达克，杜欣让我告诉你他的原话——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他。

布丁传来消息。

这个叫杜欣的年轻人难道知道些什么？他知道沙达克的禁忌？他在提示沙达克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换李约素的命。

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如果沙达克希望用直接的控制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就必须终结生命，只有这样才能避开操纵的嫌疑和可能。那必须是万不得已，最后最后的选择。

沙达克再次衡量李约素的重要性。

这无关情感，只是一个重要程度的问题。很快，他有了答案。

如果能够将消息传递回真理会，那么值得用沙达克的存在去挽救李约素的生命。李约素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和起源星球有接触的人。即便是布丁和飞船上的那个年轻人，都被隔绝在接触之外。那个叫作埃博之子的神秘存在，娴熟地掌握着时空的秘密，留下时空之门，只有李约素能打开它。必须保证李约素能活下去。

让真理会再派遣一个沙达克来寻找李约素。然而如何才能将消息传回真理会？

分身至少需要六百个小时，这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不留分身，直接湮灭，这是最坏的选择。

沙达克认真地考虑各种可能性，最后他做出了决定。

他收缩亚空间体积，汇聚能量。他用一半的能量封存了一条消息，将它向着银河之心发送。这条消息就像一个小小的能量包裹在亚空间的海洋中穿梭，三年之后，它将抵达银河之心，在那里漂浮，直到真理会发现它的信标。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包裹会丢失，或者永远不被发现。然而他只能希望那不会成为事实。

另一种方法更为耗时，但至少比没有强。

布丁，我要你承诺会把这条消息送到沙达克真理会。他向布丁发出信息，同时交出一个奇特的亚空间信标，结构复杂，信号强烈。

真理会？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布丁复制了信标，他的亚空间感受力很不错。

不用担心，保留这个信标，遭遇真理会的时候交出它。

好的。

你要保证你一定会这么做。

我向你保证我会一直留着它，但是我不能保证我能找到真理会，而且还有可能发生意外——我可能丢失信息。我可以现在就在这里释放一些信标，这样就算真的丢失了，沙达克真理会也终有一天会找到它。

很好，这就够了。虽然把信标留在这里，等待千年万年之后被人发现算不上是好主意，但至少布丁会尽心尽力帮助传递消息。

沙达克退出了谈话。他开始凝聚形态。

长胡子的灰袍老人再次出现在船舱里，浑身发亮，仿佛一个圣人。

李约素睁大眼睛看着他，“沙达克，你还想说服我吗？你可以把盔甲带走。那个时空之门，你们可以研究它，得到它的秘密。你们一定能做到，不用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沙达克并不回应，只是注视着眼前的这个老头儿。李约素的确很老很老了，他的新陈代谢陷于停顿，DNA经过长年的突变累积，已经千疮百孔，身体内的每个细胞都耗尽了能量。然而，还有些东西一直保持着活跃——他的大脑。那些独一无二的细胞器让他能够感受亚空间，感觉到暗黑深渊的存在。它们吸取大量能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它们在让他拥有亚空间知觉的同时，也让他的躯体衰老得更快些。

“你必须活下去。你对我们很重要。”沙达克简单地说。

他大步向前，在李约素面前站定。

李约素的眼里掠过一丝困惑，然而并不言语，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的眸子里有一个小小的白色身影。

沙达克伸出手去，轻轻抚在李约素的额头上。生命的脉动就像永远难以揣测的时空湍流，交错纵横，无比绚烂，所有的湍流汇聚在一起，形成李约素的意识，一个正在自我消亡的意识。

人固有一死，现在却不是时候。

沙达克触动了一些东西。他激活某些细胞，让它们发出强烈的电流，阻止某些细胞，隔绝它们的影响。他一点一点地引导着湍流，试图

改变它们的最终形态。

沙达克身上的光彩正迅速消失，而李约素却仿佛沐浴在金色阳光中，变得光彩照人。

李约素缓缓闭上眼睛。

意识的湍流开始狂奔，一些久不工作的腺体突然间重获新生，大量的各式小分子被释放，进入血液，随即开始唤醒更多沉睡的身体机能。

正向的反馈形成了。按照李约素的身体条件，他进入了回光返照的状态，他会变得充满活力，但不可持久。这就够了，只要撑上那么十几个小时，抵达“新希望号”，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此刻，李约素所需要的，只是活下去的愿望。

沙达克松开手掌，他已经成了若有若无的一点光影。这一次，他并非退回到亚空间。亘古而存的约束正在发挥作用，他正在自我分解。

死亡是为了换取生存的意义，那是一个选择，而不是无奈。

对于沙达克，死亡并无痛苦，因此没有挣扎。

“你必须活下去。”他对李约素说。

李约素猛地睁开眼睛，沙达克看见了他眸中自己的影子，那是若有若无的几缕光。

“我会找到埃博之子。”李约素沉静地说，“我和他，也有些账没了结。”

沙达克想微笑。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完成了这个动作。思考已经停止，存在也成了虚无。无边无际的黑暗吞噬一切。

亚空间的波纹扩散，消散在浩渺的能量之海中。

漫天星光下，“天狼星号”调整轨迹。零点能引擎留下一道淡淡的蓝色光芒，似乎要将天宇一划两半。

下一个瞬间，“天狼星号”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团隐约的幽蓝光芒兀自荡漾。

2. 特里根人 李约素

李约素从沉睡中醒来。他使劲眨了眨眼，确认自己还活着。

眼前是一片碧蓝，就像一潭幽深的湖水，水波仿佛在荡漾。李约素又眨了眨眼睛。

这不是幻觉，一张人脸正从水波间浮现。

这是一张怪异的面孔，皮肤透着隐约的绿色，嘴唇宽而薄，就像一道缝裂开在脸上，眉毛几乎竖立着，衬托得目光分外凌厉。这张脸让李约素想起某种鱼类。

“李约素船长，”水波中的人脸开口说话，“很高兴看见你醒来，我们长话短说。我们救了你，为此你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你的飞船上有零点能引擎，这是稀罕货，我们决定用它作为你生命的代价。那么，你是否同意这样的交换呢？”

他的声音滑溜，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腻味感。

李约素微闭双目，摇了摇脑袋。这是一个狭小的空间，身体动弹不得，只能仰望对方。那是一块屏幕，像水波一样荡漾，但那确实是一块屏幕。

“你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李约素并不理会对方的要求。

“噢，我忘了，你的手术很成功，成功到会暂时影响你的记忆。但是没关系，我们只是更新了你的躯体，你的大脑一切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过几天，甚至也许明天，你就能想起来大大小小的事。从你出生开始，到你接受身体改造，每一个细节，你都能回忆起来……”

“银河在上，能不能直接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你是谁？”李约素打断了对方的。

“噢，欢迎来到‘新希望号’，李约素船长。”对方露出一个笑

脸，和竖直的眉毛相对应，显得有些滑稽可笑，“‘新希望号’，环形世界，我们是一个水世界。当然，我们也不排斥陆地和太空生活，所以你看见了这艘飞船，这是我们世界的希望，新的希望。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我该怎么称呼你？”李约素不得不再次打断他。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是谁？”

“噢，忘了介绍我自己。我叫特里根，是这艘飞船的船长。我的家族可以追溯到两百代之前，当然，再向前也是可以追溯的，只不过，因为家族传统，我们只追溯两百代，所以，我最早的始祖，特里根一世——”

“特里根，另有时间的话，我会很高兴和你谈谈你的家族史。现在，在我没想起来之前，告诉我，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噢，这不是问题。但是在我们继续谈话之前，我想确认你是否同意根据《银河救难公约》，由我来指定获得你飞船上的几样物品。当然，我们希望你觉得这样很公道。”这一次，特里根打住了话头，直直地盯着李约素。

救难公约，一万个世界就有一万个版本的救难公约，谁也说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公约。被救的人付出代价，每一个世界都这么规定，原则上公平合理。只是……李约素不记得自己曾经落难。

他闭上眼睛，避开特里根那直勾勾的视线。

“天狼星号”！他想起了飞船的名字。

布丁！那个过于活泼的飞船中枢。

还有杜欣，他总板着一张脸，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忧郁。

李约素想起了很多事。包括为什么此刻他会躺在这儿。

生命是奇妙的，智慧则不可思议。拥有智慧的生命能够透彻理解生命本身，包括活下去的本能，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沙达克触动了

他生命本底中的东西。

在一个本该死去的时刻重新活过来，命运本不该如此，但那也挺不错，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就像凋零的花重新绽放，消融的冰再度凝聚。

李约素睁开眼，特里根的脸仍旧浮在眼前，直直地盯着他。不说话的时候，这家伙倒挺沉得住气。

“带我去见布丁。”李约素开口说话。

特里根似乎一愣，随即回应：“我等着你的回答呢，能否同意我们的条件？你还能够活着，完全出于我们的同情心，如果你不同意把零点能引擎交给我们，那真是太糟糕了。我们会认为受到了伤害，因为《银河救难公约》——”

“先带我去见布丁，我才能告诉你。或者你可以抢过去，我在你的飞船上，你想怎么都可以。”李约素再次不客气地打断了特里根。

特里根的脸上显出惶恐的神色，“你怎么可以这么认为呢？我们是善良的特里根，怎么会做这么邪恶的事，抢劫一个落难的人？难道你觉得我们是海盗？这真是太不幸了。告诉你，你必须明白，我们是善良的特里根，两百代以来，从来与世无争，和任何人类都和平相处，你说的事太可怕了，那不是个特里根能做的事。虽然我们的飞船有武装，但那是——”

“特里根，带我去见布丁。”李约素感觉自己几乎失去了耐心，他尽量平心静气，“好心的特里根，在我回答你能不能得到零点能引擎之前，让我和布丁谈一谈。”

特里根安静下来，思考了几秒钟，随即点点头，“好，你可以和布丁谈谈，但是要在沙达克的监视下进行。这不是因为我不愿意相信你，而是因为我们要根据公约办事。落难飞船上的一切都要在沙达克的监视下进行，我知道这可能让你感觉不舒服，但是我们要公事公办，按规矩来。”

“一切都照你的规矩来。现在可以让我和布丁谈谈了吗？”

特里根的眼光似乎凝聚起来，双眼成了斗鸡眼的模样。片刻之后，恢复了正常，“李约素船长，这里是我们的核心区，不适合让布丁过来。我们会把你送到合适的地方，然后你就能见到布丁了。沙达克会帮你恢复体力，我们一会儿见。”特里根说完，点点头，脸部从屏幕上淡去，就像沉入深沉的水里。

屏幕像水波一样晃动，让人感觉眼晕。这一定是特意的设计，特里根喜欢水，也许他们真的生活在水中。李约素盯着屏幕，整块屏幕似乎在缓缓流动，这样的感觉真奇特。

细微的颤动传来，身上的束缚正被缓缓解除。这里没有重力，他的身子漂浮起来，适应了几秒后，他舒展身躯，扭头张望。

上下左右，全是水！

那不是屏幕的效果，而是真正的水。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被包围在一个中空的水球里。

这些特里根人，难道真的生活在水里？经历了那么多个世界，每个世界的人们都有所不同，但真正生活在水中的人类，他还从未见过。

“特里根！”他大声叫喊。

声音碰触在水球上，悄然没入，没有一丝回响。涟漪在水的表面荡漾开，迅速扩散到整个球面，然后彼此交错，形成错综复杂的图案。

“李约素船长，我是沙达克，很高兴能见到你。”一个声音响起。

李约素四下张望，“很高兴见到你，沙达克。如果你能现个身，那就更好。”

水球的一侧变得有些透明，然后显示出一张人脸。那是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的脸，标准的沙达克造型。

李约素咧嘴一笑，“沙达克，你是来带我去见布丁的吗？关在这水牢里，我怎么出去？”他翻了个身，倒着看着沙达克，“连个借力的地方也没有，这倒是一个绝妙的牢笼。”

沙达克并不理会李约素的玩笑，“有车送你过去。如果你有什么事

想找我，随时叫我的名字。”说完，他点头准备告辞。

“等等。”李约素叫住他，“特里根人是生活在水中的吗？”

“正是如此。”

“他们怎么会生活在水中？”

“特里根人不断变化，他们尝试各种各样的形态。碰巧你遇到一个水生时期。”沙达克说完看着李约素，脸上带着好奇的神色，“你从未见过水生的人类吗？”

“水生人……从未见过。”李约素感到意外，“好好的把自己弄到水里去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水生？”

沙达克摇摇头，“人类并不需要向沙达克解释意愿，特里根人每一代都会追求变化。而最早特里根人开始这样的变化生活，要追溯到两百万年前，太早的历史我已经不记得。”

“这么说，我还得找个机会和特里根好好谈谈。先送我去见布丁吧！”

“很乐意为您效劳！”沙达克点头致意，影像缓缓褪去。

周围的水流开始移动。水流汇聚在前方，仿佛正汇入一个细小的孔洞，形成一个漂亮的旋涡。

水流之外的东西在眼前展露。

这是一个至少有一百米高的巨大舱室，大大小小的水球悬浮其中，每一个都晶莹剔透，就像碧绿的翠玉。光线照在球体上，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充斥着整个空间。一切就像一个怪异而迷幻的梦境，李约素不由看得发呆。

“李约素船长，请抓住引导机。”沙达克的声音提示他。

李约素回过神来。一台鱼样的机器移到了他身边，浑身银白，两侧有两个突起，正好抓握。

这就是引导机？李约素探出手去，将它抓过来，双手握住。

机器上一个红点闪烁，然后转为绿色，它就像一条真正的鱼一样扭

动着猛然冲了出去，一股大力拉扯着李约素，将他向前拉去。李约素紧紧地握住把手。

奇怪的鱼形机器在水球间穿梭，恍然间，李约素仿佛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条鱼。一个个碧绿的水球似乎有生命，随着他的靠近开始摇摆，当他从球体上掠过，它们甚至会抖动。真是太有趣了！

一个水球挡在前方。鱼形机开始转弯，绕过去。就像之前所有的球体一样，它摇摇摆摆，最后抖动起来。李约素饶有兴趣地看着那碧绿的水球不断震颤，它就像一个缺少运动器官的巨型单细胞生物，正试图追上什么。忽然间，球体变得有些透明，形成一个圆圆的窗口，一张面孔正在窗口后边向外张望。一张稚嫩的特里根人面孔！

这里是他们养育后代的地方？

窗口后的面孔看见了李约素，露出一个笑容。李约素报以微笑，正想说点什么，鱼形机带着他飞快地闪了过去。

一扇厚重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

鱼形机带着李约素穿了进去，停在舱内。

舱室窄小，像是一个重力加载舱。果然，微弱的力量逐渐压住了他的手脚，李约素不断调整姿态，最后双脚着地。身体的重量慢慢地显著起来，鱼形机在身前缓缓下落，最后落在脚边。

适应了重力之后，他弯下腰，伸手捡起了鱼形机，端详着它。

机器精致小巧，金属的表面细腻光滑，它真是一条金属鱼，有着鱼的头颅、身子，甚至鳞片，惟妙惟肖。

哗啦一声传来，李约素抬头。一个人正站在眼前，身穿肥厚的太空服，戴着透明的头盔。这是一个特里根人。特里根人走进来，伴着脚步声，身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李约素明白过来，他们的太空服里灌满了水。

他们需要水，就像普通的人需要空气。

“你好！”李约素伸手招呼。

来人站在他面前，头盔里边，一张特里根人的面孔显得有些呆滞。

“李约素船长……”来人开口说话。一听到这带着些滑腻的声音，李约素就知道站在眼前的是特里根船长。“欢迎来到‘新希望号’，我们的飞船无比优越，拥有银河间最美妙的一切。美食、美景、美妙人生，‘新希望号’都能给你。当然我知道你并不需要什么，只是给你说明一下。我们的飞船拥有三百个波动引擎，可以在三千四百秒内启动跳跃，因此，银河里没有我们不能去的地方……”他微微停顿，正想继续说。

“特里根船长，恕我冒昧，带我去见布丁好吗？”李约素急忙插上一句。

“当然，我到这里来只是表示一下欢迎，你是我们的贵宾。当然，别忘了零点能引擎的事，并不是我贪心，我们只是按照银河的规矩办事，你知道《银河救难公约》——”

“布丁在哪里？”李约素生硬地打断了他，他并不想如此无礼，只是那位特里根船长开了口，就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跟我来。”特里根船长总算没有继续说下去，他转身走几步，在舱门边站住，“顺着通道一直向前，你就能见到你的飞船。”

李约素走过去，向舱门外张望，一条长长的通道，一眼望不到头。

“谢谢你，特里根船长！”他正想抬腿跨出舱门，特里根却拦住了他，“握个手吧，我是来对你表示欢迎的，虽然我们自己早已经不用这样的方式表示友好，但是遇上其他人类，我们还是会和他们握手致意。”特里根说着伸出手来。

他的手套在厚厚的太空服里边，看上去仍旧是一个手掌的样子。不知道那手套里边，是不是一双长着璞的手。

李约素伸手去握，太空服里软软的，有水在流动。一只有力的手握住了他，那像是一条有力的触手。

“希望你在这里一切都愉快。”特里根船长露出笑容。他的笑容显

得很不自然，也许他们从来不笑。李约素突然想起水球中见到的那张幼稚的小脸，那张脸上，笑容要自然纯真得多。

“谢谢你，船长。”李约素由衷地说，然后松开手，跨出门去。

他走了几步，回头一看，特里根船长已经不见。

长长的通道尽头是一扇门。

门上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像是一个浑身长满触手的球。当李约素走近门边，球体恍惚间动了动。两扇门像水波一般分开，一瞬间李约素有种错觉，似乎正走向一个水池。

然而那儿并不是水池。蓝白的球体像是一个个蛋，整齐地排成两排，一眼望不到尽头。这是特里根的小型飞船。李约素在两列蛋型飞船间缓缓行走。这些蓝白色的小飞船外表精致，散发着宝石般的光泽。

船体竟然没有一丝缝隙！李约素突然有些兴趣，信步走上前，伸手碰触船体。

它们就像镜子飞船。

然而它们不是。

它们是货真价实的小飞船，只是引擎和入口都被巧妙地隐藏了起来，从远处看上去，就像一个毫无缝隙的蛋。这一定是最聪明的人设计的，他想到特里根人那有些呆滞的眼神，突然觉得自己低估了他们，他们的眼神只是有些与众不同而已。

“船长！”忽然间，他听见了布丁欢快的声音。

一阵亲切感划过心头。循声望去，他看见了黝黑的“天狼星号”，夹杂在蓝白色的球体中间，就像一只黑色的海胆混入了亮光闪闪的珍珠世界。他不由笑了起来，向着飞船走过去。

“船长，真的想死我了！”布丁抑制不住激动，不断地重复这一句。

“布丁，”李约素终于忍不住呵斥，“控制你的情绪！”

布丁停了下来，“见到你真高兴！”他换了一种语调，似乎在和一

个素不相识的人打招呼，“是否要上船看看？欢迎参观，价格优惠。”

李约素呵呵笑了起来。

一个身影跳下飞船，站在飞船前等候，高大的身材看上去让人感到踏实。

“杜欣！”他愉快地打招呼，就像一个旅人回到阔别已久的家，见到了亲人。

杜欣沉默地点了点头，“你看上去比我更年轻。”

李约素哈哈一笑，“看来这些特里根人的技术还不错，你也可以考虑更新躯体。”

说话间，他随着杜欣进入船舱，船舱里一切依旧。

关上舱门，李约素立即变得严肃起来。

“布丁，特里根人探察过飞船吗？”

“沙达克进行过安全检查。”

“他说了什么？”

“他说特里根会根据《银河救难公约》要求得到我们的零点能引擎。船长，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吗？”

“当然不能给，给了他们，我们还怎么飞？”

“但他们的确救了你。”杜欣在一旁插了一句。

“没错。”李约素看了杜欣一眼，“为了报答他们，我们的确要留下一点东西。”

话音未落，布丁便插了进来，“我已经完成了计算，如果拆除一个零点能引擎，‘天狼星号’仍旧可以飞，亚空间潜行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他们引擎。”

李约素并不答话，而是看着杜欣，“杜欣，你说呢？”

杜欣略微思考，“我们应该留下一些东西，也许可以给他们星渊盔甲，但恐怕他们不感兴趣。”

李约素不由乐了起来，“你见过特里根人的样子吗？他们恐怕连钻

进盔甲都做不到。”

杜欣不动声色，“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可以用。”

“下一代？”李约素有些疑惑。

“沙达克告诉我们，‘新希望号’的目标是一个大陆星球，他们的目标是在那里建立一个标准的大陆文明。”布丁解释。

“你知道他们是生活在水中的吗？”

“是的，这个环形世界上的人都是水生人，但他们的下一代会生活在大陆上。这是沙达克告诉我的。”

“这倒是很有趣。他们不停地改变形态？”

“没错，就是这样。”

银河间的人类千差万别，亿万年的演化让他们彼此间不同。然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族群的形态改造得面目全非，这样的事太过于离奇。李约素决定不去理会这一点，特里根人想要他们的后代子孙如何，那是他们的自由。

然而……李约素突然感到一阵疑惑。他想起核心舱里的那一个个水球，每一个水球里都有一个特里根孩子，也许他们就在那里长大。这些孩子不像是要在陆地上生活的样子……

李约素迟疑了片刻，说：“布丁，我想和沙达克谈谈。”

“遵命，船长。已经向沙达克发出请求。”

沙达克的声音回荡在舱室里：“李约素船长，有什么可以效劳？”

“这艘环形飞船的目的地是哪里，什么时候能抵达？”

“一个小星球，我们把它叫作‘水惑二十七号’。目前距离我们还有三十五光年，经过三次长潜行、六次短弹跳后会抵达，飞船还要再飞两年半。”

“飞船是从哪里出发的？”

“特里根星球，特里根人的母星。”

“给我看一看星图，特里根星球在哪里，那个二十七号星在哪里，

飞船又在哪里？”李约素发出一串疑问。

沙达克不紧不慢地回应：“如你所愿。”

璀璨的星图展露眼前，三个闪光的亮点赫然在目。

特里根星球、飞船、水惑二十七号，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新希望号”并没有直接飞向水惑二十七号，它最初的目的地并不是水惑二十七号，而是中途改变了方向。

这其中必然有特别的原因。

谁都没有说话，一时间空气仿佛凝固了。

“给我看看‘新希望号’的飞行路线。”片刻之后，李约素缓缓地说。

一条曲折的亮线出现在星图上。每一个弹跳点呈现高亮的白色，一条稍暗的线将所有的亮点串成折线。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V”字，在某个位置，“新希望号”几乎掉头而行，奔向现在的目的地。

李约素伸出手指，碰触着“V”字的最低点，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不记得，记忆已经擦除。”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答案，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才会让飞船掉头航行，沙达克的记忆居然被擦除了。

“沙达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约素再次问道。

“只有船长知道答案，我服从船长的指示。”

特里根船长有些呆滞的面孔浮现在李约素的脑海里。

特里根船长的面孔突然取代了沙达克，他用一种粗鲁的方式直接介入沙达克和布丁之间已有的通道，“李约素船长，希望你和布丁之间已经谈过我们的问题。根据《银河救难公约》，我们可以要求得到一些东西。你们的零点能引擎，能给我吗？”他保持着一成不变的面孔，眼睛直直地看着李约素。

“你的船员呢？”李约素反问。

特里根船长一愣，“他们都在冬眠。”

“整艘飞船上就你一个人醒着？”

“还有沙达克。你说醒着，我们要特别地提示这个词的含义，我们特里根人能让一半头脑醒着，另一半头脑睡着，所以我必须说明，‘醒着’这个词在我们双方的词典里意义是不同的……”特里根船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似乎任何话题只要起了头，他就能不断地将它延续下去。

“特里根船长，我不会给你零点能引擎。虽然你延续了我的生命，我该感谢你，但是我不想把我的飞船弄得面目全非。”李约素打断特里根船长的话，坚定地说。

特里根船长似乎有些迟疑，盯着李约素看了片刻，终于又开了口：“但是根据《银河救难公约》——”

“‘新希望号’是什么时候开始建造的？”李约素立即打断他，“你们的飞船很有趣，历史一定也很久。”

特里根船长的话头被噎了回去，他眨了眨眼，似乎正在考虑李约素的问题。

没有等他开口说话，李约素又抛出了新的问题：“你知道巡逻者吗？星渊星尘星河星云，沙冈沙川沙丘沙堡。”

这一次，特里根船长没有眨眼，只是直直地盯着李约素。

李约素并不理会，接着问：“你们的亚空间弹跳是淼空间、深淼空间，还是超淼空间？”

特里根船长似乎完全没有听见问题，整张面孔完全凝滞。

李约素停了下来，看着特里根船长，静静地等着。

过了半晌，特里根船长开始说话：“李约素船长，你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也很乐意一一解答。不过，我们要先根据《银河救难公约》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已经救了你的命，所以作为对等的报答，你能否考虑将零点能引擎交给我们？我们只想得到应得的报偿，特里根人从来都是如

此，公平合理，从不漫天要价——”

“没有零点能引擎。”李约素毫不客气地说道。

两人对视着。

特里根的目光有些呆滞，也有些空洞，仿佛他的心思飘到了很远的地方，并不在现场。

他的确不在这里。

李约素不无遗憾。眼前的特里根人已经成了一个傀儡。他的躯壳还在，灵魂却早已被吞噬。和赤裸裸的毁灭相比，这样的情形更让人心生恐惧。

它们比从前更狡猾，更难以防范。

李约素静静地等着特里根人的回应。

然而他没有听到回应——特里根人的图像蓦然消失。

“船长，沙达克把我们的飞船禁锢住了。他把我们和其他飞船隔离开了！”布丁报告。

沙达克是这艘飞船的忠实管家，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船长的意志。

李约素一声不响，走到一边，内层膜自动升起，稳稳地托住他，让他斜躺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布丁有些焦急。

“不用着急，我们有很长的时间。”李约素不紧不慢地说，“看来还是那些家伙。帮我检查身体，看看有什么异样，这些人帮了我一个忙，希望他们没留个什么东西在我身上。”

天花板上垂下几只柔软的手臂，轻轻地在李约素全身上下扫描。

“如果真的是暗黑深渊控制了特里根船长，那我们怎么办？”杜欣问。

“听天由命，真没有办法就同归于尽。”李约素轻描淡写地说。

“不过——”他侧过头来，看着杜欣。

杜欣目光严肃，神情冷峻。

“如果真是这样，我很想知道它们为什么要让我活着。它们追杀了我们两百光年，却突然改变了策略。”李约素伸展身子，用一个最放松的姿势躺着，“既然它们愿意救活我，那一定不会轻易让我死的。”

他闭上眼睛，让一切思绪都平静下来。

亚空间，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能量仍旧沸腾。就像一切位于银河旋臂边缘的所在一样，潮起潮落，展露出各种嶙峋的空间形状。

他试图找到点儿什么，然而一无所获。

3. 幽光暗影 佳上

战斗报告完成。

敌方全灭。湿婆舰队损失重型歼击机五百六十六架、导弹艇两百一十五艘、护卫舰十六艘、战斗巡航舰两艘、母舰一艘。

一号母舰被毁。所有的星门船都在一号母舰上，从而丧失殆尽，舰队将有六个月的时间无法继续前进，直到卫星工厂建造出足够的新船，或者下一批补给抵达。

事情本不该如此，然而敌人改变了策略，全力攻击一号母舰，不计代价，孤注一掷。它们的飞行表现堪称完美，两艘突击飞船穿透重重防线，贴近母舰，发射了两枚奇点炸弹。这种只有在两米范围内作用的超级武器把一号母舰完全吞了进去，前后不过十秒的时间，庞大的舰体就像一件纸糊的玩具，被无形的大手压成一团，又魔法般地飞速缩小，最后完全消失，仿佛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同消失的是两百架待飞的重型歼击机和十二艘依附在母舰舰体上的星门船。

一号母舰被吸入了亚空间，弥散在能量之海的波澜中。六亿吨的质量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居然拥有奇点炸弹这样的毁灭性武器！

哪怕一号母舰没有被毁，这样特殊的武器也会迫使舰队停下来。一帆风顺的征途风云突变，舰队的未来突然间变得灰暗。

这样重大的事件必须征求埃博之子的意见！

佳上飞快地发出指令，让舰队排列成防御队形。数以千计的空间发生器散开，形成警戒网络。

核船缓缓地脱离拱卫的飞船。核船是佳上的指挥船，只有三十六米的直径，除了顶部有一道六米长的方形凹槽，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球体。

核船靠近二号母舰。

二号母舰比一号母舰小巧一些，只有四亿吨。敌人的两枚奇点炸弹，本来应该分别落在两艘母舰上，关键时刻，佳上让一号母舰前出，挡在二号母舰之前。二号母舰不能承载许多歼击机，也没有辅助船，但是它携带着至关重要的东西。二号母舰仍旧完好无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舰体上亮起了灯。灯并没有什么特别功能，然而却让飞船充满美感。排列整齐的灯光勾勒出船体轮廓，也照亮了沉寂的飞船，展露出它青黑色的钢铁肌肉。

强悍无比的机械巨兽张开大口，佳上的球形核船缓缓驶入。

开口闭合，周围变得一团漆黑。

黑暗中，数以百计的电缆自动缠绕。世界变得逐渐清晰起来，越来越多的知觉向脑际涌来。他仿佛在一瞬间直达天堂。

“卯和完毕。”一个声音在他的头脑中报告。

世界在他的头脑中展开，二号母舰成了他的躯体，一个质量达到四亿吨、拥有数以亿计的传感器和每秒兆亿次逻辑运算速度的庞大躯体。他感知着落在每一个传感器上的光子和电磁波，那些关于时空、世界、过去和未来的信息，仿佛纤毫毕现的图景，一切再自然不过。

开始吧！

他隔断一切联系，将二号母舰从舰队沙达克的监控中分离。

此刻，舰队失去了头脑，只能按照预设的逻辑运行，而二号母舰则不能得到任何外部信息，就像一个又聋又瞎、毫无防护的绝好标靶。这让舰队变得脆弱，然而必须如此。

埃博之子小心翼翼地杜绝任何可能的信号泄露，和他的联系只能在绝对屏蔽下进行。

一切就绪！

无声的信号汇入到母舰计算机。二号母舰中央舱里，巨大的悬空球

体发出青白色的光。光彩在球表面流动，看上去就像球正在缓缓转动。

佳上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球体上。

这球体是一个奇异的存在，直达银河中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跨越万千光年，仿佛就在身边。相对人类的技术水准，这就像是神物。

但它的确是一种技术，只是人类尚未掌握，也许永远不能掌握。建设它需要千万年的时间，还要有恒星级能量控制水平和无限的耐心。也许有延续了千万年的文明，银河间许多文明能够高效地利用恒星，然而还没有任何人类拥有过无限的耐心。所以它的所有者并非人类。

球体的光逐渐黯淡下来，更容易看清它的本来面目。

它的表面光洁如镜，反射一切光线。

是时候了。

佳上动了动念头。舱室的角落里，一个半米高的方形盒子缓缓地向着球体而去。它不断向前，最后停在球体正下方。盒子里伸出两条金属臂，缓缓上升，接触到球体，直直地刺了进去。

一刹那间，仿佛有一扇窗打开，明亮的光洒满地上。

“佳上，有什么事必须紧急联系？”埃博之子问。

“奇点炸弹。”佳上简单地说出了这个词。遥隔万千光年的通信仿佛一丝细线，无法传递太多的消息，尤其是从飞船这一端。

“奇点炸弹？你遭遇了奇点炸弹？”埃博之子并不掩饰惊讶，然而没有丝毫慌张，“这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的情报表明，暗黑深渊从来没有掌握过奇点炸弹技术。如果它们真的有了奇点炸弹，我们必须慎重考虑下一步。”

“该如何行动？”

“让我想想。”

通信那一端的头脑陷入沉默，然而通信并未中断。这是异乎寻常的迹象，维持超空间通信所耗费的能量不菲。

佳上也沉默地等着。无论怎样的情形，埃博之子总会有办法，它无

所不能。

然而宇宙为所有的可能性设好了边界，超越了边界，就算是埃博之子也无能为力。奇点炸弹是无法防御的终极武器，再强大的战舰，再坚固的护盾，也无法抵抗空间本身的缺口。奇点炸弹在空间膜上撕开一个洞，把物质直接拽入亚空间，转化为能量。

它就像一个微型黑洞，却并不是黑洞，因此也并不像黑洞一样长久。空间膜有足够的韧性，可以在几秒内恢复原状。

这是威力最强大、却最干净的武器。它是有和无的分界。

佳上突然想起星渊长老曾经说过的话——任何集中的体系都不值一提，渺如星尘，浩如星海，才是永恒的生存之道。

他想起沙川人的巨舰“平准号”，那艘长达六百公里的巨型战舰，陷入红虻群的围攻而束手无策；他想起“天龙号”，这艘柔软的飞船本身并没有战斗力，只是为流体颗粒群提供支持；他想起了星渊长老说过的往事，“光子号”闲置无用，被拆分。然后是铁星和银河之心。铁人和银河人都没有舰队，当铁人开始组建舰队，他们使用幽光飞船，船体小巧，机动灵活。越靠近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飞船就变得越来越小型，硕大无朋的母舰则逐渐被淘汰。这不是巧合。

这是一个趋势，然而对不同的情形，也许仍旧有不同的策略。

埃博之子仍旧使用庞大的母舰，然而和一般的人类飞船有很大的不同。他将飞船的管理系统称作中央计算机，而不是中枢。中央计算机不像沙达克一般与人类极为相似，它是一个逻辑判断系统，却完全没有自我意识。整个舰队除了佳上，没有第二个人。这是一支自动机器的队伍，战斗不需要发号施令，完全自动。自动调配，自动补充，自动攻击，自动防御，一切都完美无缺。

然而中央计算机并不像人一样灵活，如果不是佳上看出敌人的异常举动，强行指令一号母舰前出，此刻舰队的处境恐怕就更为尴尬。

埃博之子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授予佳上最高指挥权。然而他还是低

估了敌人，以至中央计算机中没有任何针对奇点炸弹的预案。

然而，埃博之子会提供新的方案。每当有异常情况，就会有新的飞船带着新的解决方案跨过千百光年，加入舰队。过去的三十年间，一直如此。

佳上静静地等着。

等待并不算太久。

“暗黑深渊不该拥有奇点炸弹，这种武器从未被人类之外的任何一个文明拥有过……我曾经长期监视暗黑深渊的动静，在它们强行跳出时空瘤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掌握了奇点炸弹。”埃博之子终于送来了回应。

埃博之子仍旧怀疑那是否真的是奇点炸弹。

“但它们的确有了，我的一号母舰被奇点炸弹摧毁，这一点无可置疑。”佳上再次确定。

“果真如此，那么这是人类文明太过于散漫带来的负面效果，某些文明掌握了奇点炸弹却没有有效控制，轻易地落入了暗黑深渊手中。”埃博之子说道。

“这有些武断。”

“这是符合逻辑的结果。没有任何智慧文明能在缺少零点能引擎的情况下掌握奇点炸弹技术。只有某些散落的人类文明具有这样的跨世代技术特征。他们从其他人类文明那里得到特定技术，或者只是武器本身。你知道，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你指的是李约素的幽光舰队？”佳上回想所经历的一切，只有李约素带回到星域间的零点能引擎最符合埃博之子的说法。李约素用这些先进的引擎组建了强大的幽光舰队，是联盟舰队的主力之一。

“是的。我正要和你谈谈李约素。”

佳上沉默着。埃博之子的话让他有些困惑，这是一个鲜明的预兆，埃博之子一定有新的主意。自从三十年前最后一次见面，李约素早已经

不在埃博之子的计划内。

“我以为他已经死了。”佳上依旧清晰地记得李约素面如死灰的样子。三十年前，李约素已经很老了，然而他的身体还很结实。在舰队基地，他为自己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而万分欣喜，但听到旦素一的死讯，他整个人仿佛顿时失去了生命力。那一刻，佳上只感觉这位老朋友再也活不了多久。然后便是“天狼星号”的突然离去，三十年没有音信。

“他还活着。暗黑深渊一直在追踪他，他的特殊亚空间侧面让暗黑深渊能够轻易感知他的存在。他不愿意加入我们，原本应当将他排除在计划外，然而情况变得复杂，暗黑深渊拥有了奇点炸弹，它们不再毁灭一切，它们开始使用人类的飞船。暗黑深渊用了两百多万年的时间观察人类，现在它们开始加速吸收人类科技，必须小心这背后的巨大危险。李约素能够感知暗黑深渊，如果要追踪它们，他是最合适的人选。现在的危险情况下，你有机会说服他加入我们。”

佳上仔细听着埃博之子的每一句话。李约素还活着，这算是一个好消息，然而，伴随着这位老朋友的总是关于暗黑深渊的坏消息，从最早的黄金星球开始，一直如此，此刻也不例外。李约素似乎命中注定要和那个从时空瘤中逃逸的异类纠缠在一起。

“它们要杀死李约素？”

“不，它们想抓住他。它们试图抓住他，所以我们不能让他被抓住。”

这不像暗黑深渊的作为。它们摧毁一切人类制造的东西，从巨型飞船到玩具飞机，只要是能动的制成品，它们一概摧毁。

“很好！”佳上一时说不出别的话。李约素仍旧活着，而埃博之子决定保护他。佳上有一种久违的冲动，那是一种欣慰的感觉，至少过去三十年中他从未体会过。

“你的舰队需要改变目标。WAT-DP20467，这是你的新目标。”

“那里有什么？”

“劫持了李约素的飞船将要经过的中间点。如果抓紧时间赶过去，不让暗黑深渊觉察到你的目的，那么你有希望将它拦截住。”

“我会把李约素救出来。”

“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准确的描述：阻止暗黑深渊得到李约素。破坏敌人的行动本身，就是有效的防御手段。”

佳上明白埃博之子的意思。虽然李约素是一个特殊的人，然而最重要的并不是救出他，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落入暗黑深渊的控制。拯救还是毁灭，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必要的时候杀死他！这是埃博之子没有直接说出口的潜台词。

杀死李约素！

佳上感到一阵荒谬。银河间任何人都可以去杀李约素，他却不可以。李约素救了他的命，留他在“天狼星号”上。他们共同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天垂星战役和上万光年的冒险，他们一道在崩溃的时空瘤中找到了“上佳号”，找到了他的妹妹卡伊，一道在深渊之战中出生入死。最后，还是李约素带着他逃离了坍塌的时空瘤。他接受了埃博之子的指导，舍弃了肉体，也不再拥有情感，然而他仍旧是佳上。那些在银河间漂流的日子，龃龉不断却又亲密无间的合作，他不会忘记。“上佳号”在深渊之战中毁灭，卡伊和根母一道随着时空瘤的坍塌而湮灭，沙川人的部族散落在银河间，早已遗忘了他这一支……如果说银河间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怀念，李约素无疑是其中之一。

“我不会杀死李约素。”佳上坚定地说。

“如果杀死他，可以让数以千计的星球免遭荼毒呢？”埃博之子不紧不慢地问。

佳上不由得迟疑了。任何人遇到这样的情形都难免迟疑。一个人和数千个星球，天平的两端完全不平衡，然而，看上去无足轻重的那一端却可能是某个人的全部，而数千个星球完全只是一个数字。

“你不能很快判断，你就没有完全掌握湿婆舰队。”埃博之子并没

有等待佳上的回答，反而像是自问自答，“生命的价值不该用数量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也不该去和亿万生灵竞争，这有些太残酷了。但是你必须习惯，作为机器舰队的统帅，你必须按照精准的逻辑来思考。李约素只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你是否能完全告别过去。如果你为了银河的平衡而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你就完成了升华。”

埃博之子的劝告冲击着佳上的思绪。他突然间意识到，也许自己永远不能完成升华，从一个人变成一种恒久的存在，就像沙达克，或者埃博之子。那可能并非人类的存在方式。

“我不会杀死他。”佳上喃喃地重复这句话。忽然间，他猛然一振，“但是，你不知道暗黑深渊为什么要抓住他，他的死活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他早已经出局了。”急切间，他甚至忘了语句尽量精简。

“原本他已经出局了，但现在我们必须把他拉回来。”埃博之子保持着一贯平稳的语调，“暗黑深渊改造人类成为暗影人，这让所有的人类星域心存恐惧，所有的人都在抵抗。然而，如果它们能够不改变暗影人的外貌，形势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暗影人会更像人类，人类会心生懈怠。它们可以不知不觉地渗透人类星域。注意，我们谈论的不是像卡伊一样的自由暗影人，而是受到控制、失去自我的傀儡暗影人。这些傀儡渗入星域，模糊战线，混淆敌我，让我们无从着力。”

卡伊！佳上记得妹妹的样子，她全身上下都是黑的，包括眼睛和血液。然而她仍旧是人类。傀儡暗影人却有如僵尸，完全没有自我意志，只是换了副躯壳的十脚蜘蛛而已。

“哪怕换一个人类的躯壳，它们也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佳上说道。

“不，它们会更像人，以至于你无法从言谈举止判断它究竟是一个人，还是十脚蜘蛛。这是根母最初的计划，它试图制造人类无法轻易分辨的暗影人。但最后，根母没有成功。李约素是最接近的类型，他和常人无异，虽然他的亚空间侧面并不如暗影人完整，却已经足够，唯一需

要修正的一点，是如何将他变成傀儡。从李约素入手，是寻找制造完美暗影傀儡的捷径。阻止它们，在我们完成大扫除之前，不能让它们制造困扰。”

埃博之子站在人类一边，但是并不站在李约素一边。李约素不过是宏大棋局中的一颗棋子，虽然很重要，但必要时完全可以舍弃，甚至主动除掉。

这对李约素完全不公平。是埃博之子要求李约素来到猎户座旋臂的，是埃博之子的失误造成了旦素一的死亡，是埃博之子决定不再让李约素带领舰队，就此放弃了他。现在，埃博之子又在谈论杀死李约素。

佳上沉默着。

埃博之子似乎读出了佳上的心思，“这不是必须选择的时刻，只是就此提醒你一种可能性。救下他还是毁灭他，要当机立断。”

佳上不置可否，“我会去WAT-DP20467。弹出点预估有多精确？”

“那是一艘大型飞船，已经潜入亚空间。如果你只使用护卫舰，可以在它们弹出之前三十五天抵达。具体位置无法判断，你可以使用亚空间预警侦测。”

“好！”

“我会派新的补给船给你，在没有新的指示之前，就在这里建设前进基地。我需要时间调整部署。”

“我明白，埃博之子。”

埃博之子悄然离去。光洁如镜的球体静悄悄地浮在舱室中央。

佳上默默地收回了接触探针。

二号母舰活了过来。无形的能量屏障被撤除，海啸般的信息涌进佳上的脑海。就在这短短二十分钟里，三个卫星工厂已经展开，自动机器开始修复破损的战机和战舰，巡逻在外围的护卫舰组成防线，任何直径大于半米的物体进入警戒区都会被炸成碎片。一号母舰的毁灭并没有影响舰队的效率，一切都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二号母

舰的中央计算机并入网络，亚空间侦测启动。

接下来该组织一支小型舰队，进行一场伏击战。

伏击战也许是银河间最常见的战斗模式。亚空间潜行造成的空白期，让所有的飞船都面临不确定的风险，谁也无法预知在飞船潜入亚空间所失去的时间中，目的地会发生什么。然而三十年来，湿婆舰队只进行追击和摧毁，从未进行过伏击战。暗黑深渊在星域间扩散，留下一个又一个中枢星，虽然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和侵入科尼尔的那一个相比，但这些缩小的中枢星仍旧是庞大的巢穴，它们跑不快，或者从来没打算逃跑，只等着和湿婆舰队对决。这样的战斗和伏击战截然不同。

佳上计算着手头的护卫舰。两天之内，卫星工厂可以生产三艘新的星门船，只能送出两百万吨以下的护卫舰。舰队剩下的护卫舰有七十五艘，为了在目的地进行全方位的亚空间侦测，至少需要三十三艘护卫舰。然后，为了短时间内集中足够力量和一艘母舰进行战斗，至少需要在不同方位布置四个突击集团……

力量不足，时间也很紧迫。

“发现敌人突击飞船残骸，就是发射奇点炸弹的飞船。”中央计算机送来报告，打断了佳上的思考。奇点炸弹毁掉了一号母舰，却没有毁掉发射炸弹的飞船，只是在机器舰队的重重包围中，它们转眼就被炮火击毁。

这的确是两艘表现突出的突击飞船，然而中央计算机特意送来关于敌方残骸的报告，这有些不同寻常。

佳上不禁有些疑惑。他飞快地扫过报告。

残骸里还有一个战斗员活着！是一个人！他处在昏迷状态下，中央计算机采取隔离措施，将他安置在冥王星118号护卫舰上，保持他的昏迷状态。

一个暗影人！活着的暗影人。

佳上感到不可思议。暗黑深渊俘获人类，将他们改造成暗影人，然

而三十年的战争中，他从未见过活着的暗影人。一旦从中枢星的控制下脱离，暗影人马上就会死亡。

忽然间，他生出更大的疑惑。这个人的躯体竟然不是黑色的，他皮肤白皙，和暗影人截然两样。

刚才正和埃博之子讨论了李约素和暗影人，眼前居然就有了未黑化的暗影人。佳上感到一阵凛然。

奇点炸弹和非黑化的暗影人，正如埃博之子所说，这不是巧合。他仿佛见到某个庞然大物正缓缓从黑暗中浮出，体型巨大，却不过是某个更大物体的冰山一角。包括湿婆舰队在内的机器大军征讨了三十年，横跨了上千光年，才让这座冰山开始显露出来。

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俘虏！

佳上飞快地转入核船，从二号母舰上脱离，同时吩咐中央计算机，唤醒俘虏，最大限度地维持他的身体状况。机器舰队没有维生装置，只能根据存储的资料调配空气，设定密闭气压，中央计算机指令救生船靠近，输送生命维持液到护卫舰，注入俘虏的身体。

佳上时刻不停地接收着中央计算机的报告。一切措施都很有效，人已经苏醒。俘虏并没有像从前的暗影人一样死去，而是东张西望，惊恐不定。他就像一个真正的人！

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让人不可思议！

核船径直奔向冥王星118号护卫舰。被俘获的暗影人正在舰上的一个密闭舱里，为自己的命运而瑟瑟发抖。不等核船和护卫舰贴近，佳上已经将自己转移到盖亚十三身上。盖亚十三是人型机器人，外表和原生人类高度相似。如果被俘获的暗影人如此像人类，一个像人的机器人会更容易和他对话。

气密隔离舱充气的声音充斥着耳际，佳上的心头七上八下，那充满不确定性的逻辑让他感到忐忑不安。当未来充满未知和不确定，就是机器也无法避免焦虑。

门开了，他看见一双充满恐惧和戒备的眼睛。

俘虏双手牢牢地抓着墙上的突出物，固定身子，身子缩成一团，瑟瑟发抖。他是多么像一个人啊！

佳上突然感觉有些冷。虽然盖亚十三并不怕冷，然而敏锐的传感器还是能准确地告诉他一个原生人类在这种条件下的反应。中央计算机设定人类的适宜温度是零度至三十四度，它直接采用了下限。

将温度上升二十度。佳上指令中央计算机。他在舱门口站着不动，只是盯着眼前的俘虏，等待俘虏感知温暖的到来。

俘虏显然感到了暖意，紧绷的身子渐渐舒缓，然而眼中仍旧是戒惧的神色。

佳上稳步向前走去。舱室里没有重力，他依靠躯体产生的磁力牢牢地吸着舱壁，走起来带着沉闷的金属撞击声。俘虏不断向后退缩。

“你好，我是佳上。”佳上在距离他两米远的位置停下脚步，用银河通用语招呼。

俘虏并不回答，然而他的眼神表明他能听懂。

“你是谁？来自何方？”佳上继续问，“我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你可以放心回答问题。”

俘虏眨了眨眼，反问：“你又是谁？怎么会和这些机器怪物在一起？”

“这是银河巡逻者佳上率领的机器舰队，我们正在和威胁人类的暗黑深渊战斗。我是这支舰队的指挥官佳上。”佳上回答。

中央计算机的报告送来，没有发现这个人拥有任何亚空间侧面的迹象。

这个俘虏并非暗影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原生人类！

怎么会这样？

“这些机器怪物在追杀我们。你是它们的统帅？你是人？”俘虏恢复了一些胆气，声音也变得洪亮。他的口音很独特，带着浓重的鼻音，

佳上依稀觉得这样的口音很熟悉。

“告诉我你的来历。”佳上的语调很严厉，“如果你是人类，那么就不该和暗黑深渊搅和在一起。是谁派你来向我的舰队投掷奇点炸弹的？你究竟从哪里来？”

俘虏昂起头，“不要指望我告诉你任何事！”看起来，他将恐惧完全掩饰了起来，而决心要成为一名烈士。

忽然间，佳上意识到他的口音来自何方，它和李约素的口音有些相似。

“你是科尼尔人？”佳上追问。

俘虏的脸上现出惊疑不定的神色，一闪而过，然而被佳上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确是科尼尔人！

“天垂星被暗黑深渊摧毁，科尼尔星域被侵占，随后毁于大反弹(1)。幸存的科尼尔人不该出现在这里，他们集中在英仙座旋臂上抵抗暗黑深渊的中枢星，为复仇而战。你究竟从何而来？”

俘虏保持着沉默，紧紧地抿着嘴唇，眼中透着近乎偏执的目光。他的心中怀着莫大的恐惧和仇恨。

佳上并不多问。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要想从对方的嘴里得到真相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任何一个人类星球上的精神控制专家都能做到。然而，无论这个人能说出怎样的真相，事实已经足够惊人。一些科尼尔人跨过旋臂间的暗空间，出现在了本不该出现的地方，他们和暗黑深渊站在一边，而且还拥有奇点炸弹！埃博之子必须了解这样匪夷所思的情况。

“我该怎么称呼你？”佳上和颜悦色地问，仿佛一个和蔼的长者正关怀着小辈。

俘虏一愣，“白山。”他随即回答。

“好。白山你听着，虽然你毁掉了我的一号母舰，但是我们不会伤害你。你会看到真实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你们科尼尔人真的

和暗黑深渊搅和在一起，那将是一个灾难，银河人类的灾难，包括你的那些没有牵扯进来的科尼尔同胞。我需要你回到人类的阵营中来。”

“我不会上当的。”白山咕哝着。

白山的回答无关紧要。佳上已然从盖亚十三身上逸出，回到了核船上。

两份计划。一是白山脑子里的真相。他相信只要再过几天，白山慢慢接受了事实，就不难得到真相。

第二份计划必须由自己亲自执行。佳上排好了飞船序列，一支护卫舰分舰队在四个小时之内就会准备就绪。

如有必要，七十五艘护卫舰都可以牺牲，只要能达到目标。

救出李约素！

[\(1\)](#) 《银河之心II·暗黑深渊》中，黑渊时空瘤的坍塌导致科尼尔盆地的时空膜收缩，毁灭了绝大多数黑渊飞船和残存人类抵抗军，被称作科尼尔大反弹。

4. 劫后余生 李约素

“船长，该怎么办？”布丁又在发问。自从被囚禁以来，布丁陷入了轻微的幽闭恐惧症，不停地问这个问题。

特里根人封闭了“天狼星号”，隔绝了一切信息，甚至连亚空间信号也无法接触——能量屏障阻断了一切亚空间联系。零点能引擎无法启动，除了生命保障系统，其他系统都失去了动力。对方算计好了，只要用能量屏障限制住零点能引擎，“天狼星号”就只能乖乖地做囚犯。

“我们该怎么办？”见李约素没有回答，布丁继续问。

“别着急，会好起来的。”李约素安慰布丁，“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游戏，你来计算银河标准时间到底已经过去了多久，可以用任何方法。一旦我们从这该死的地方逃出去，就可以验证你的计算对不对。如果算对了，你就可以媲美沙达克了。沙达克一直是你的偶像，对不对？”

“没有任何参考，我怎么计算？”布丁有些犯难。

至少他暂时不会再问该怎么办了。

“用你的直觉。”李约素故作神秘地说，“直觉，就是你的头脑告诉你的那个答案，不需要计算，不需要推理，你知道就是它。”

布丁有些发懵，沉默下来。他会不断地衡量自己的直觉，直到被下一个突发事件打断。

李约素瞥了杜欣一眼。

杜欣在一边摆弄着手中的枪。他不断地把枪拔出来，又放回到案台上，一直重复这个动作，似乎永不厌倦。自从得到了这件古董武器，他就爱上了枪和那些传说中持枪的人，一个人没事儿就掏出来反复模仿。

“停一停吧，你不可能靠这种古董闯荡银河。”李约素咧着嘴，“不如我们来打赌，猜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杜欣停下，看了过来，“我没有那么好的直觉。”他硬邦邦地说。

杜欣总是一脸冷淡的样子，他曾经为了穿越黑暗区，在一艘飞船中独自禁闭了二十年，也许就是那段经历毁坏了他的头脑，让他变得异常冷淡，对一切仿佛都毫不在意。有时候，他像是一个深沉的智者，更多的时候，他像一个阴沉的杀手。

李约素并不在意杜欣的语调，“有两种可能，要么我们会被特里根人交给暗黑深渊，要么我们会逃出去。你选哪一种？你可以先挑。”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都会死，这种可能我们可以选择。”杜欣仍旧冷冷地说。

“为了让我多活几年，我们才会落到这个下场，现在你说要我们去自杀，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玩笑。”李约素故意瞪大眼睛，盯着杜欣，“你确定这是你唯一的选项吗？”

“当然不是唯一的选项，但是你曾经提到过。”杜欣说完，低下头继续摆弄他的手枪。

谈话停了下来。

李约素躺下，全身放松。布丁和杜欣暂时都不会来打扰，他可以好好想想该怎么做。

“新希望号”正载着他们驶向一个神秘的所在，那该是暗黑深渊的一个巢穴。李约素并不害怕黑渊巢穴，他见识过最庞大的中枢星，经历过无数次战斗，和那些或者细小或者巨大的蜘蛛怪物有过最近距离的接触。他也是和暗影人关系最近的人类。他想起赤釉，赤釉是暗影人，由他带大，也算是他的亲人。他突然想起，联合舰队离开的时候，所有的舰队要员都到了，赤釉却没有来。李约素暗自叹息，把思绪拉回到眼下的形势中来。

在这边的战场上，暗黑深渊也制造出暗影人。被中枢星控制的暗影人和赤釉不同，他们是彻底的傀儡，没有自由意志。虽然有一具像人的身躯，傀儡终究只是傀儡，几个快速的质问就可以让它们原形毕露，因

为傀儡主人要透过傀儡的口说出自己的思想，复杂的人体注定了这样的做法只能让傀儡看上去智商低下，就像特里根船长一样。

真正的特里根船长一定不是那傻乎乎的样子。

暗黑深渊俘获了“新希望号”，改造了特里根船长，然后派遣“新希望号”来追捕“天狼星号”。“天狼星号”却送上了门——就因为自己一意求死的念头，一个真理会沙达克甚至为此搭上了性命。

李约素深吸一口气。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他的生命本已到了尽头，却有了意外的转折，暗黑深渊设下一个圈套，虽然他识破了圈套，却已然落入囚笼。一个人不该在没选择的情况下去死。他应该躺在舒服的椅子上，心满意足地合上眼，让一切悄然落幕。他本以为战争已经不再属于他，而是埃博之子的事，或者是银河人和铁人、还有猎户座联合舰队的事，但现在看来，他还得在这个旋涡里多游一段日子。

有人挑起了争斗，那就争斗到底，一个看破了生死的人无所畏惧。

他开始回想关于“新希望号”的一切。

这是一个巨大的环形世界，拥有完全失重的中央主舱，培育特里根人的下一代。他回想起自己所见的幼小的特里根人。那些巨大的水球仿佛一个个晶莹剔透的水晶子宫，令人印象深刻。这美丽的居所里应该诞生自由的人，率性天真，就像他看到的孩子一样。然而那些特里根的孩子一旦出生，就会遭受厄运，或者被杀死，或者成为傀儡。想到这里，李约素不禁感到一丝难过。

战争已经毁掉了太多的文明、太多的人、太多的孩子，然而战争却望不见尽头。

李约素侧了个身。

“新希望号”的引擎技术并不落后，波动引擎分散在船体四周，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巨大的引擎舱里，这样的离散式驱动至少和科尼尔星域水准相当，在猎户座旋臂上却非常罕见。猎户座旋臂上的星域空间旅行技术都相对落后，与此对应，他们将星球开发得更为充分，人口众多，

文化发达。或许这也是一种迹象，因为人类的银河文明从此间发端，所以这儿保留了更多的星球文明的特点和倾向。

埃博之子隐藏其中。他是起源星球，他超越人类却与人类共存，以特别的方式帮助人类在银河间不断开拓。但他却神秘莫测，令人无法琢磨。

埃博之子会知道自己落入了暗黑深渊的掌握吗？李约素露出一个不易让人觉察的苦笑。既然拒绝了埃博之子的提议，他就成了一颗无足轻重的宇宙尘埃，埃博之子不会再理睬他。离开埃博之子的机器舰队，“天狼星号”已经在猎户座旋臂上游荡了十五年，外部世界的时间流逝了将近两百年，埃博之子再也没有找过他。

谁还可以帮忙？

沙达克真理会愿意提供帮助，然而真理会超然物外，没有真正的力量，也很难知道下一个真理会沙达克什么时候才会现身。

星域武装原始而粗糙，巡逻者远在上万光年之外。

佳上统领着机器舰队。想到这里，李约素坐起身。埃博之子彻底改造了佳上，这个老朋友成了沙达克一类的存在，无影无形，寄居在飞船上。飞船就是他的躯壳，整个机器舰队都成了他的肢体。然而他仍旧是佳上。

“布丁，你还有佳上的机器舰队的行动计划吗？上次见面的时候，他给你的。”

“有，但这是他最早的计划，可能早已作废。”

“别管有没有作废，根据计划，他的舰队会在什么位置？”

布丁开始推演。片刻之后，他报出答案：“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执行，佳上的舰队应该落在CT0558星系，那里曾经有一个人类文明，后来被暗黑深渊侵占。CT0558距离我们被骗进来的DX5687十五光年，不算太远。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正朝哪个方向潜行，所以也不知道我们的弹出点位置。”

“无论如何，他距离我们不会太远。”

“这个结论缺少资料支持，我没法判断其可能性大小。这绝不可靠！”布丁咕哝着，表示不满。

“别让我告诉你第一百遍，这叫直觉。”没有任何理由的时候，直觉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有时候直觉就像赌博，给人别样的刺激和快感。比赌博更糟糕的是坐以待毙。李约素从来不喜欢坐以待毙，从不。

“弹出的瞬间，亚空间屏蔽解除，你有机会发送信号，是不是？”李约素问。

“信号？给谁？如果‘新希望号’继续进行亚空间屏蔽，那么只有三百毫秒的短窗口。”

“三百毫秒就够了！”李约素躺了下来，望着光溜溜的天花板，“送出这条信息：‘天狼星号’的李约素、杜欣被暗黑深渊劫持。敌人伪装成人。重复，敌人伪装成人。”

“‘重复’两个字也要写在里边？”布丁问。

“当然不写！”李约素向着天花板瞪了一眼，仿佛布丁的眼睛就在那儿，“这种问题简直太幼稚了。”

“我就是要确保万无一失嘛！”布丁有些委屈。

“就这些内容？”布丁又问。

“是的，你想加上点儿什么就加吧，但是你得确保信号强度，附带亚空间波动，至少要让信号在附近驻留十几年。”

“那样会被‘新希望号’沙达克发现，他会清除信号。即便成功发送，信号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可能不被任何人发现。所以综合考虑，为了安全，还是不要发送。”布丁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说出了自己的计算结果。

“新希望号”沙达克现在和敌人站在一边。

“没关系，这也许是我们最后发出的信号了。如果它们决定要施加干扰，抹除痕迹，至少要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这肯定不在它们的计划

内。至于说可能性，我们总得留下点儿什么……”李约素看了看杜欣，“是不是，杜欣？我们被抓走了，总得留下点儿痕迹。这也是一个线索，至少我们送出了警告，这些狡猾的暗影人居然可以变得这么像人。”

杜欣点点头，严肃的神情一点儿没变。

“多谢支持，杜欣。”李约素一本正经地说，然后笑了一声，“二比一，布丁你输了。准备发送信号！”

“遵命，船长！”布丁的语调也变得愉快起来。

飞船上的气氛变得轻松。

轻柔的触手从地板上升起，将李约素和杜欣牢牢地固定在座椅上。

接下来的亚空间潜行一如往常——沉闷乏味。飞船越过一个又一个光年，时间不断流逝。李约素和杜欣通常都会进入休眠舱避开这样冗长的无聊旅程，节约宝贵的生命。这一次，他们不得不保持清醒——“新希望号”随时可能浮出亚空间。

难熬的十一天后，布丁终于发出了警告：“亚空间弹出准备。”

这个警告只提前了三分钟，来得太迟，然而这是布丁的最高水准。“新希望号”屏蔽了“天狼星号”，只有在弹出的一瞬间，布丁才能探知亚空间状态。

李约素感觉到亚空间在他的知觉中打开，比布丁慢了半拍。

“按计划执行！”他大喊着。

飞船骤然间进入失重。

密集的小点浮现在李约素的意识中，那是许多小飞船的亚空间投影。这里有许多飞船，似乎是一个巢穴，却并没有中枢星。那么该是一个中转星系。

“船长，信号已发送！”布丁喊叫一般地报告。

李约素没有回应。亚空间在他的知觉中变得一团漆黑，“新希望号”再次将一切隔绝在外，但就在一切陷入黑暗的瞬间，他似乎看见了

一种特殊的亚空间信标，散布在整个星系的能量点彼此间连接，构成一张稀疏轻薄的网。

他心中不由咯噔一下。那样连缀成片的亚空间形态，他只在一个地方见到过——机器舰队，埃博之子的机器舰队。

机器舰队！

李约素克制着心中的狂喜，“布丁，做好冲击准备，把防护罩打到最大！”

“遵命，船长！”布丁回应，随即问，“我们要硬闯出去？”

“不！”李约素的眼中闪着凌厉的光芒，“等着，等一等。”他按捺着焦躁不安的冲动，“如果有异常，我们就硬闯。

“等我的命令。”他补充说。

“是，船长。但是我没办法完成全防护。零点能引擎无法在隔绝亚空间的情况下启动。”布丁将“天狼星号”防护状态展示在李约素和杜欣眼前。

“那就时刻准备好，随时启动引擎。”李约素等待着异状的出现。

杜欣拉开保护自己的两条触手，飘浮起身，“我在‘好望角一号’里边待命。”他一边说着，一边快速向后舱移动。“好望角一号”是杜欣给自己的动力盔甲起的名字。

动力盔甲应该还能启动，李约素心念一动，扭头向着杜欣，“如果有事发生，自己逃！离开‘天狼星号’你也死不了。”

杜欣不言不语，点点头，消失在后舱。

该来的动静却迟迟未来。

也许看错了，李约素有一丝怀疑。一刹那间，“天狼星号”猛烈地一震，撞向一旁，厚重的墙体被撞出一个大坑。

来了！李约素感到一股难以言说的激动。是机器舰队，机器舰队在攻击“新希望号”。

“船体右侧装甲损伤，密闭度未受影响。”布丁汇报，“亚空间仍

然屏蔽，飞船无法启动。”

第二次撞击接踵而来。

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

“天狼星号”像一个弹球般在狭小的舱室里四处撞击。依赖坚固的船体，没有太大的损伤，然而这场身不由己的游戏仿佛没有尽头。

会有机会的！李约素集中注意力，留意着亚空间的动静，那儿仍旧一片黑暗。他干脆闭上眼睛。

突然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船体狠狠地摇荡起来。屏障一瞬间消失，是“新希望号”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无法再维持屏障。

机不可失！

“布丁！”李约素大喊一声。

零点能引擎启动，看不见的能量巨流瞬间充满“天狼星号”的每个角落，船体散发出黑光。李约素感到仿佛正躺在一团柔软温暖的云朵上。

“船长，要闯吗？”布丁大声询问。

“冲出去！”李约素沉着地下令。

两门激光炮发射出灼热的光。厚实的钢板在光热下融化，火热的液球逐渐增大，从舱壁上脱落，形成飘浮的球，散着红光。红光缓缓变得暗淡。

又有新的液滴形成新的小球。

飞船再次剧烈摇晃，这一次，“天狼星号”牢牢抓住了舱壁，纹丝不动地继续射击面前的钢板。

片刻后，钢板上被烧灼出一个小洞。

飘浮的小球受到无形的吸引，瞬间被拉长，闪着红光的细长钢流汇入到小孔中，转眼消失。李约素突然有种幻觉，仿佛正看见一颗红巨星被黑洞撕扯的情形。他定了定神，集中注意力。

小孔很快扩大，布丁开始横向切割。

星光透了进来。透过切开的裂缝，可以看见外边的漫天星斗。有飞船正在战斗，青紫的火焰不时在“新希望号”周围闪过。那是机器舰队特有的紫光炮射出的光线。

果然是机器舰队！

自由就在星空下招手。

李约素再次闭上眼睛，感受着来自亚空间的扰动。“新希望号”的战斗飞船引擎能量不高，进攻的一方船体相对要大得多，至少那是护卫舰级的飞船。然而“新希望号”的船体装备有大功率等离子炮，进攻方不敢过于贴近，控制距离在两个光秒之外。这是一场漫长战斗的开端。

还有更多的飞船正向战场集中。

这是一个陷阱，机器舰队预设了埋伏。

“新希望号”猝不及防，没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是好事，趁着混乱，可以逃出去。

“船长，成功了！”布丁欣喜的声音传来。

李约素猛然睁开眼睛，“冲出去！”

刹那间，“天狼星号”微微一颤，向前疾冲，如一道电光般跃出“新希望号”。

“‘好望角一号’请求脱离。”布丁的声音传来。

“不是时候，我们要加速飞一段，到了加速末尾，再把它放出去。”李约素回答。

微微停顿后，他又补充说：“紧急情况就别问我了，准备好发射。”

话音刚落，青紫的光充满眼前的屏幕，刺耳的警报几乎刺破耳膜。

“船长，我们被击中了……”话音被吞了进去，透明的保护头盔将李约素包裹起来。

弃船！

不到万不得已，布丁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天狼星号”驰骋银

河，只有很少的几次被逼迫到弃船的境地。每一次危急情况，布丁都会辗转腾挪，竭尽全力周旋，最后无法支持才会弃船。这一次，却来得如此突然。一次打击就彻底摧毁了飞船。

“船长，我生成了救生泡，能维持半个小时，我把‘好望角一号’和天狼盔甲都抛出去，你可以转移，穿上天狼盔甲。我马上要转移到‘好望角一号’上。”头盔里的通话刚接通，布丁就噼噼啪啪说了一大串。

说话间，飞船的内膜飞快地变形，从四面包过来。很快，形成一个密封的球。李约素再也看不到外边的东西。

然而他可以感觉到。

他被抛出了“天狼星号”的船舱，“天狼星号”随即爆炸，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球。

三艘特里根飞船正快速靠过来。“好望角一号”被抛出了“天狼星号”，相对周围的武装飞船，“好望角一号”是一个微弱的能量点。

然而，虚弱的能量点并不表示那是虚弱的力量，“好望角一号”迎着三艘特里根飞船飞了过去。

“我们被机器舰队击中了！”耳旁传来布丁的声音，“现在又遭受特里根飞船的追击。我们被夹在中间了。”

“布丁，你怎么样？”李约素问。

“没什么，一切逻辑记忆保持完整，但就是需要一艘新飞船。”

“杜欣，你打算干什么？”

“干掉这三个，然后逃。”杜欣冷冷的声音传来。

“不，不要去攻击他们。”李约素看着眼前光滑的球壁，仿佛看见三艘蓝色的蛋形飞船正向着这边而来，飞船里坐着幼小的特里根人。只有特里根船长是傀儡，其他人都是无辜的。

“你说怎么办？”杜欣并不争辩。

“躲开他们。”

“那只会让我们更危险。”

“来帮我穿上盔甲，两个人在一起会好些。”

杜欣折返，向李约素走来。布丁突然叫喊起来：“船长，我收到沙达克的信号，他要求我们别随意行动，他来救援我们！”

不等李约素回应，一道青紫的光击中了一艘蛋形船。另两艘蛋形船并没有改变方向，仍旧向着这边飞行。

护卫舰开始向“新希望号”逼近。

“别管沙达克，他站在敌人一边，他的麻烦大着呢。”

“沙达克和‘新希望号’不会攻击我们。”杜欣接上话，“但机器飞船会。”

杜欣说的是对的，机器舰队打破了“新希望号”的封闭，让他们有机会跑出来，但又击毁了“天狼星号”。沙达克却宣称要保护他们。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成了一团乱麻。

首要的问题是活下去。

“快帮我穿上盔甲。”他催促杜欣。

轻微的推力作用在救生泡上，一小会儿后，传来一阵细微的颤动，救生泡黏附在某个物体上，缓缓坍塌。很快，天狼盔甲的舱盖出现在眼前。李约素靠过去，舱盖自动弹开，他灵活地钻了进去。

世界在眼前变得清晰起来。

无数细小的蛋形船环绕着“新希望号”飞行，就像一颗颗蓝色的珍珠。它们在飞船外围形成偏移力场，极大地削弱敌方的电子束能量，保护母舰。“新希望号”仍旧保持完整的战斗力，没有受到致命打击。然而挨打绝不是长久之计，“新希望号”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它的主炮威力不足，射程太短，对手利用射程的优势，稳操胜券。

机器舰队完成了集结，开始推进。要不了几个小时，战斗就会结束，而结局显而易见。

紫光炮的攻击频率明显加快，每一次攻击，都有一艘蛋形船化作火

焰。李约素知道这种武器能裂解几乎一切分子，然而第一次在战场上见识到它的威力，仍旧让人心惊肉跳。

“我们怎么办？”杜欣追问。

李约素毅然下了决心，“跟我来，防御我的背后。注意提示我，别让我和任何蛋形船处在一条直线上，我可不想替它们挡紫光炮。”他说着启动盔甲，一道蓝光喷射而出，向着集结的机器舰队飞掠而去。

“这些机器飞船随时会攻击我们。”杜欣服从了指令，紧跟在李约素身后，然而仍旧顾虑重重。

“它们不会的，那些目标比我们更有价值。”李约素一边说，一边不断调整位置，避免自己挡在任何蛋形船前边，不会成为偶然误伤的牺牲品。

“我们太小，而且没有表现任何威胁，机器舰队完全根据威胁程度来判断攻击目标。”李约素继续说。

“但只要挨一下，我们就完了。”

“难道战场上还有零风险的好事？”李约素一句反问让杜欣沉默下来。

机器舰队加大了攻击力度，紫光炮的亮光交织成一张巨网，越收越紧。身后，“新希望号”摇摇欲坠。一切都在走向预想的结局。

“布丁，你还记得机器舰队的通信码吗？”

“都遗失了。我只保留了核心记忆，‘好望角一号’空间太小，我没法携带那些。”

“那就用通用码，向着这些机器广播，我们要停火。”

“它们会停吗？它们正在攻击‘新希望号’。”布丁有些疑惑。

“我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停，但是我们得做点儿什么。虽然特里根船长成了傀儡，但这飞船上的人还是人类，我们得帮他们。”

“遵命，船长！”

天狼盔甲和“好望角一号”合为一体，在机器飞船和“新希望

号”的密集炮火中不断翻飞。“好望角一号”成了布丁临时的广播机，不断发送着停火信号。李约素将天狼盔甲设置为保护模式，这并不能有效抵抗紫光炮的一次轰击，然而能提高盔甲的远视野，失去了“天狼星号”，只有靠盔甲自身来探测敌人的动向。

他全神贯注地留意着机器护卫舰的每一个威胁动作，调整飞行姿态。机器舰队并没有注意他，它们的注意力全在特里根人的飞船上。

“我们请求停火，这里是‘天狼星号’船长李约素通话！我们请求停火……”布丁的广播仍旧在进行，然而在漫天的火光和爆炸中，毫无作用。没有人在听！

忽然间，所有的机器飞船同时停止射击。

整个宇宙仿佛刹那间变得寂静。

“船长，我们成功了！”布丁高兴地说。

“‘新希望号’投降了。”杜欣说。

李约素减慢速度，转身望去。

“投降”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新希望号”完全放弃了抵抗，任人宰割。它的中央主轴被撕扯出一个大洞，烈火熊熊。外围的巨大环形舱则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它停掉了所有引擎，熄灭了所有灯光。船体沉浸在黑暗中，零零星星的蛋形船散落在外围，看上去就像一个个蓝色的光点点缀在舰体上。

和平到来了，只是那并不代表着仁爱与慈悲，那只是一方彻底而干净利落的失败。李约素为“新希望号”感到一丝惋惜。这是暗黑深渊控制的飞船，然而，应该有另外的方法拯救它。毁灭也许是银河间解决争端最容易的方式，可是被毁灭的一方，也有那么多生命值得挽救。

某些时刻，无论怎么做都是错的。

护卫舰群缓缓向前开进，去攫取它们的战利品。

一艘护卫舰脱离了集群，向着李约素开来。

“李约素阁下，”护卫舰发送了信息，“遵循佳上指挥官的命令，

前来欢迎你。”

那并不是一个人在说话，那只是机器。护卫舰的中央控制单元不同于一般的飞船中枢，它们不像人，也没有自我逻辑，它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执行指令而已。

“多谢你来欢迎我。”李约素一边说着，一边和“好望角一号”分离，向着护卫舰靠拢，“你们击毁了我的飞船，真是一场盛大激烈的欢迎仪式。”

“我们对这个错误深表遗憾。阁下的飞船混杂在敌方飞船中，导致了误判。”

和一个机器对话并没有什么意义。

“佳上呢？我要和他通话。”李约素问。

“佳上阁下并没有随同舰队行动。他指令我们前来欢迎阁下。”

转眼间，护卫舰到了眼前，李约素轻巧地降落在舰体上。这是一艘典型的机器飞船，船体扁平，一眼望去就像一个巨大的铁疙瘩。舰体上布满炮台，林林总总，繁复却又井然有序。埃博之子设计的东西，总是在令人窒息的繁复中，传达出异样的美感。

铅灰色的炮台泛着冷光，炮口几乎和盔甲的头部一般粗细。

李约素拍着炮台，“你们没有维生装置，我的盔甲支持不了多久。”

“我有维生舱。”护卫舰呆板地回答，“一旦从敌方飞船获得氧气补给，将足够保证阁下的生命需要。”

从敌人飞船上获得氧气补给，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扭头望去，投降的“新希望号”一半沉没在黑暗中，毫无动静。特里根人已经投降了，飞船引擎熄火，武器收拢，只等着被接收。

这些特里根人没有坚强的韧性。他们被暗黑深渊俘获，成为傀儡也不奇怪。

李约素站立在护卫舰船头。“新希望号”在视野中逐渐变大，更多

的蓝色蛋形飞船恢复了生气，在船体周围闪烁。这些劫后余生的特里根人，正忐忑地等待着他们的命运。

特里根船长呢？那个被控制的傀儡在哪里？“新希望号”沙达克又在做什么？

不如过去看看。

李约素纵身一跳，加速启动。天狼盔甲带着一缕蓝光，向着那庞然巨物直飞而去。

5. 记忆碎片 李约素

“不，这不可能是真的！”李约素坚定地摇头，狠狠地一拳捶在壁上。他很久没有如此冲动，以至于一拳过后，连自己也感到惊讶。

佳上就站在眼前，更准确地说，佳上的替身就在眼前。一个能够以假乱真的机器躯壳，然而那的确只是一具躯壳而已，当佳上的魂魄没有降临时，它就是一堆毫无生气的金属。

“这就是事实。无论它多么让人惊讶，它就是事实，而且合理。”佳上的代言人缓缓地说。

李约素瞥了它一眼。它正也像一个人一样望着自己。

“佳上，我宁愿你在屏幕里用一个虚拟的形象和我说话，也强过送这个机器人来。”略为平静之后，李约素说。

“我就是我。”佳上回答。

在任何一个人类星域，都不会如此。佳上可以拥有无数个躯体，他成了一群符号、一堆逻辑、一个灵魂。他拥有了和沙达克一样的能力，然而他曾经是一个人，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人。人不能变得和沙达克一样，这似乎是一种禁忌。然而佳上就在眼前，禁忌被打破了，银河也没有因此而改变一丝一毫。禁忌并不是不可违抗的宇宙法则，它只是让人本能地感到不愉快。

李约素把这不愉快的情绪放在一边，“让我见见他，只有和他谈过，我才会相信。”

“我已经安排好了。”佳上点头微笑。这微笑的表情真的很像那个曾经的佳上！

屏幕在李约素眼前展开。屏幕里是一个年轻人，正蜷缩在舱室的一个角落。他看上去像是科尼尔人，黑色头发，浅色皮肤，身材符合李约

素熟悉的比例。他穿着科尼尔军服，银色料子上镶着金色的饰带。李约素一眼就认出了那身军服，一种陌生的熟悉感让他发了一会儿愣。

“带我去见他吧！”李约素平静地说，“我倒真正想知道，一个科尼尔战士怎么会在这里。”

“我已经告诉你了缘由，但是也许他亲口告诉你，会让你觉得更可信。”佳上拉过一个小小的方盒，对着李约素，“这飞船的生命保障系统太简陋，送你过去很麻烦，你先用全息影像和他谈谈。”说完，他询问式地望着李约素。

李约素点点头。

恍然间，一个科尼尔战士的形象出现在眼前，逼真的全息图像，栩栩如生。他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李约素。李约素知道，自己的全息影像也出现在了战士面前。

李约素抬起手，敬了一个科尼尔军礼。这一举动让这个战士大感意外，他迅速起身，回敬了一个军礼。

“上校军官李约素。”李约素自我介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个头衔早已不再符合他的身份。他是联合舰队的将军，最高指挥官之一，科尼尔残余的武装力量服从联合舰队的指挥，因此他应该自称将军。然而，如果真如佳上所说，眼前的科尼尔人来自“重装甲号”，那么上校的身份正合适。

“上尉飞行员白山，‘重装甲号’第十二飞行联队特优飞行员。”科尼尔战士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

虽然已经有所预期，当“重装甲号”几个字从白山的口中说出来，李约素还是不禁微微一颤。是的，那艘曾经的科尼尔最精锐的飞船，它的名字让所有人敬仰。那是人类第一次和突围而出的暗黑深渊正面对峙，寡不敌众，然而，凭着绝境中坚持的勇气，“重装甲号”足以名垂青史。所有人都以为“重装甲号”已经在天垂星保卫战中牺牲，此时此刻，两千年之后，却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足以颠覆过去的一切认

识。

李约素深吸一口气，“‘重装甲号’已经在天垂星保卫战中被摧毁了。”

“不是那样，我们逃脱了。”

李约素摇头，“不可能。”

两人陷入沉默。

“告诉我你记得的关于天垂星的一切。你记得天垂星保卫战，是吗？”李约素先开了口。

“是的，我记得。”白山生硬地回答。

“我也在那里。”李约素并不计较白山的态度，这将是一场异常艰难的对话，如果“重装甲号”真的幸存，唯一的可能就是暗黑深渊俘获了它。然而，这些幸存者认为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复仇，为陨落的天垂星索还血债。要让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帮助毁灭天垂星的罪魁祸首，就像毁掉了他们的整个世界。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都是忠诚的科尼尔战士，必然有别的原因！

“你还记得天垂星最后的情形吗？”李约素问。

白山嘴角微微抽动，欲言又止。“我记得。”他又生硬地说了一遍，然后闭上嘴，显得倔强而冷漠。

“我记得‘重装甲号’。”李约素继续说，“天垂星已经毁了，‘重装甲号’还在。古力特将军召唤了我，在‘重装甲号’上，他恢复了我的军人身份，任命我为上校，派遣我飞向银河之心。我最后离开的时候，‘重装甲号’陷入重围。暗黑深渊的飞船铺天盖地，‘重装甲号’在抵抗，但那是最后的抵抗。”他看了看白山，“没有任何机会，你要明白，没有任何机会！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重装甲号’的消息。按照科尼尔的时间算，整整两千年，没有任何消息。”

白山沉默地看着李约素，像是在等待下文。

“所有人都认为‘重装甲号’已经牺牲了，和天垂星一道毁灭。我

们一直在战斗，天垂星还有‘重装甲号’一直激励着科尼尔战士抵抗、抵抗，从未停止。”李约素说得投入，不由有些激动。他想起了那些遥远的日子，那些深入骨髓的愤恨和悲凉。天垂星，再也回不去的家园，星球分崩离析，带走了属于科尼尔人的一切。忽然间，李约素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那个时代，那个再也回不去却从未被忘却的时代。它是所有科尼尔人共同的精神支柱，支持着他们奋战到底，胜利或者毁灭，没有中间道路。

“我们在和暗黑深渊战斗，那个毁灭了科尼尔的凶手，它冒险通过黑暗空间，从英仙座旋臂潜入猎户臂，它在这边扩张很快，不断侵占人类星球。”

白山的眼睛里光芒闪烁不定，但显然他在仔细听着。

“我们一直以为在和暗黑深渊战斗，但是突然间，你们出现了。科尼尔的战斗飞船，出现在一个没人料想到的地方，向我们的盟友发起攻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约素直直地盯着白山。

白山仍旧沉默不语。

谈话再一次陷入僵局。

“古力特将军在吗？”李约素打破僵局。

“我们都按照古力特将军的命令行事。”这一次白山没有拒绝回答。

“你能带我去见他吗？”李约素继续追问。

佳上站在一边，听到这句话不由多看了李约素一眼。李约素根本不理会佳上的目光，然而他又体会到一种久违的感觉，那些在银河间漂流的日子，每当他和佳上意见相左，佳上就会这样看他一眼，而他则往往置之不理。一时间，李约素仿佛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那不是因为一个年轻的躯体给了他更多的活力，而是因为那些曾经激励过他的东西又回来了。科尼尔的安危，默契的搭档，也许都只是幻觉，然而他感觉到了力量。

白山愣在那儿，似乎疑心听错了。

“你能带我去见古力特将军吗？”李约素又问。

白山犹豫着，“那得确保没有人跟着。”

李约素哈哈笑了起来，“我们用小飞船进行亚空间弹跳，宇宙法则限定了没人能跟上我们。如果你担心‘重装甲号’暴露位置，那就多跳几次，你的担心简直太多余了。”

白山点了点头，“如果就你一个人、一艘飞船，我可以带你去找‘重装甲号’。但是，我不保证能够找到。”

李约素伸出手去，“一言为定。”

白山的脸上露出一丝犹豫，然而也伸出手来。

那不是真正的手，而只是一个全息投影，当两只手握在一起，李约素感觉到了白山身体的颤动。他也许还不想开口，然而已经开始动摇。

“我很快会再来见你。”李约素微笑着说，说话间，他示意佳上关闭全息投影。

白山的影像消失得干干净净，手中的触觉也一瞬间变空。

“你真打算去找‘重装甲号’，去找古力特？”佳上问。

“我还没打算好。只不过，古力特居然还活着，‘重装甲号’还在。”李约素皱了皱眉，“我承认，你告诉我的都是真的，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埃博之子给我派遣了新的补充力量，我会在这里等待补充，然后进行战略跳跃。”

“埃博之子……”李约素露出一个冷笑，“这件事怎么会没有在他的算计中呢？”

“埃博之子不是全知全能，虽然他的确很强大。对旦素一的事，他也很遗憾。”

佳上直接命中了李约素的心事。李约素微微冷笑，不置可否。旦素一死了，埃博之子派遣她去追踪敌人，结果让她陷入了时空漩涡，连船

带人成了齑粉。他应邀而来，耗费三十五年的生命，跨过六千个光年，结果落了个空。这件事他永远不能释怀。

“我要去见古力特。”李约素转移话题，“如果他活着，我很想见到他。”

“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他已经站在暗黑深渊那一边。”佳上善意地提醒。

“我想见到他，这件事太诡异，只有见到他才能找出答案。”李约素几乎在喃喃自语，“白山不是傀儡人，他完全正常。”

“是的，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类。这正是可怕之处，我们的同类站在了暗黑深渊一边，和我们战斗。他们用奇点炸弹毁掉了我的一号母舰。埃博之子说，只有人类才有奇点炸弹技术。突然出现的科尼尔飞船，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科尼尔文明没有奇点炸弹。”李约素干脆地说，“至少要达到铁星文明的技术水准，才可能拥有奇点炸弹，猎户座旋臂上的文明科技水平还不如科尼尔，绝大部分都只是单行星文明，有的甚至退化到星球文明，怎么可能拥有奇点炸弹？”

“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拥有了奇点炸弹，但事实是他们已经把炸弹丢到了我的舰队中。白山不是傀儡，事实上，他是暗黑深渊一边的人。”佳上干脆利落地说出自己的结论，“也许你宁愿相信古力特还是一个人类，但如果你真见到他，恐怕只能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傀儡。”

李约素默然。佳上说得没错，“重装甲号”就像一艘鬼船，消失了二十个世纪后突然出现。其中有许多的蹊跷，然而不能改变最基本的事实——他们站在敌人一边。最好的选择是忘掉古力特，忘掉“重装甲号”，就当那是从未见过的敌人。他回想事情的前因后果，无论那是否是深思熟虑的计划，事实是暗黑深渊的舰队正越来越靠近银河之心，也越来越靠近英仙座旋臂。也许他的确可以做什么，不是在这里，这里

属于埃博之子，而他属于英仙座旋臂，属于星域。

他心中有了打算。

“你觉得我可以做些什么？”李约素最后问。

“我可以安排你和埃博之子进行一次谈话，也许他可以给你出一些主意。”

“那就是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喽……”李约素轻描淡写地回应。他不想和埃博之子对话，这个神秘的存在物高高在上，宛如人类的保护神。从埃博之子到银河人，李约素对任何以保护者自居的存在本能地反感，不管他是人还是别的什么。

“我无法给你更多的建议，但是一定要避开暗黑深渊，它们在追踪你。”

李约素警觉起来，“你知道我被它们给抓了？”

“没错。”

“那么是机器舰队救了我……你给它们指令让它们去救我，是埃博之子告诉你我被抓了，让你去救我？”

“你可以这样认为。”佳上的措辞总是很婉转。

李约素自嘲似的笑了笑，“这么说，我还要感谢埃博之子救了我的一条老命。”说完他看着佳上，眨了眨眼，“但是我不会感激埃博之子，埃博之子也不需要我的感激，对不对？”

“和他谈一谈可能改变你的一些想法。他不是人类，但他保护着人类。”佳上仍旧试图劝说李约素。

李约素坚决地摆了摆手，“不用了。如果你想帮忙，就帮我准备一艘飞船，至少能载三个人，能够进行亚空间潜行，越快越好。”

“重造‘天狼星号’？”

“没错，布丁会因此感谢你的。”

“这我可以做到，我的母舰正在为你制造飞船，还需要十五天时间。不过，我没有零点能引擎。”

“好，那我就等十五天。”

“你要载三个人？”

“我要把白山带上，反正他在你这儿也没什么用处。你已经从他口中知道了所有能知道的东西。”

佳上似乎陷入了深思中，稍过片刻，点了点头，“可以把他交给你。为了你的安全，我会给你的飞船设置安全措施。”

“这些让布丁来搞定。”李约素不假思索地回应。

“然后呢？你去找‘重装甲号’？”佳上问。

“不，我要回联合舰队。虽然那些老朋友可能都不在了，但是我了解星域，了解那儿的人，时代会变，人却不会变。不管出于恐惧还是正义，或者干脆想浑水摸鱼，他们都会组建舰队对抗暗黑深渊，我可以领他们来，和你一起打赢这场战役。”

“什么战役？”

“别装糊涂了，伙计。”李约素微笑着说，“你在这里追击暗黑深渊舰队，不管是它在逃窜，还是另有目的，它都在向银河中心靠近。如果它真的到了银河之心，那其实就是拿鸡蛋碰在石头上，只是真到那个份上，这场灾祸也延续太久了，多少星球会被暗黑深渊摧毁？为什么你不能把它挡住？”

“它一直在拼命逃窜。”

“没错，但是它一边逃窜，一边不断吞没人类文明。我看，它不是在逃窜，而是不想和你的机器舰队纠缠。如果它真的回头来和你决战，恐怕你未必能打赢。”

“如果它想决战，那真再好不过了。”

“别太自信，也别太相信埃博之子。机器舰队一直不能结束战争，埃博之子凭什么断言一定能赢？这么多年，暗黑深渊赢下了多少战争，你又赢了多少场？”

“机器舰队并不是一开始就足够强大。”

“你现在也不够强大，还要等待补充。”

“毁灭总是比拯救更容易。”

“那只是你和埃博之子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我去找联合舰队。战场在向银河之心靠近，你的大舰队可以继续追击，你和它们慢慢地纠缠。我的小飞船可以先到英仙座旋臂，我会找到铁星，如果他们的战争机器还没有停下，正好可以帮到我们。我们前后夹击，遥相呼应。”

李约素看着佳上，“几百年的时间，六千光年的战场，银河间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佳上，想想这样的情形，难道不激动吗？”

佳上一直默默地听着，听到李约素的话，露出了笑容，“不用骗我，李约素船长。如果你想做点儿什么，我不会阻拦你。”

李约素哈哈一笑，说：“你还真能猜。”是的，他并没有撒谎，他的确打算找到联合舰队，并和暗黑深渊进行一场决战，然而在此之前，他更想找到古力特和“重装甲号”。佳上敏锐地洞察了他的心思。也只有佳上总这么能猜！

佳上保持着微笑，“我会让布丁强壮一些，让他好好照顾你。”

“什么？布丁？他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你知道布丁是个学习型中枢。”

佳上并不接茬，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说：“我有一样礼物给你。”他停下来看着李约素，似乎等着对方开口询问。

李约素不想示弱，耸了耸肩，做出一个无所谓的表情。

佳上伸出左手，手心里有一样东西银光闪闪。

李约素不经意地看过去，他的表情瞬间凝固起来，像有东西钉住了他的目光，再也无法挪开。

这是一件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一个链坠。银色的心形拨动着他的心弦。曾经银河间只有那么一个，属于那个已经化作星尘的女人，后来，埃博之子让杜欣带给自己一个复制品，于是自己才会跨过上万光年来到

这里。

李约素挤出一个笑容，“你怎么会有我的东西？”

“布丁请求我去找到它，我找到了。”

布丁？李约素想起来，自己心灰意懒、一心求死的时候，把链坠交给布丁保管，布丁一定把它保存在“天狼星号”的某个地方。那么当“天狼星号”被击毁的时候，这东西也失落了。

从四散的残骸里找到它，真是不容易。

“只有一个吗？应该有两个。”李约素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接。

“我只找到这一个。”佳上回答，却并没有将链坠递给他，而是伸出右手，在银色的心饰上轻轻碰触。

一瞬间，一个人影出现在李约素眼前。

一瞬间，李约素几乎忘了呼吸。

“旦素一……”李约素喃喃低语。

是的，影像和记忆中的旦素一模一样。他知道，那只是一个虚幻的全息影像，然而那真的像极了，旦素一仿佛就在眼前，触手可及。她似乎正向着远方眺望，眸子里充满期盼，又有一丝隐约的忧愁。

一刹那间，李约素几乎想伸手去触碰那影像。他抬了抬手，又收了回来。

“你这是想笑话我吗？”

“我听布丁说你想自杀，而且不是开玩笑，如果不是沙达克救了你，可能你已经死了。”

“现在我活得好好的，你却要给我一个玩具来安慰我？”

“当然你过得非常好。但这可不是玩具，她是一个虚拟的人，有自己的意志，她会非常像你记忆中的那个人。除了没有肉体，她就是旦素一。”

“胡扯！”李约素皱起眉头，“没有躯体，怎么能叫人？！”

“星域和环形世界，甚至巡逻者和银河之心，这些地方都不会有这

样的人存在，但银河间还是有这样的人，就在你眼前。”

旦素一的全息影像消失了，眼前只有佳上。

李约素猛然明白过来，佳上也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物，他其实并没有躯体，只是为了见面，他才使用了一个机器躯体。他们就像沙达克！

他们都是埃博之子的造物！

李约素盯着佳上，沉默半晌，最后说：“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我会永远记得她。这虚幻的人影，我不需要。”

“我已经将她复活了。”佳上继续说，“尽我所能，我搜集了所有能够表达她的特性的资料，她的习惯、思维，还有情绪……所有这一切，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创造。我会让布丁把她带上飞船。李约素船长，如果说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份友情，那么将来我们必定会有另一种友谊。你说得没错，曾经的佳上已经死了，然而你所见的也绝不是一个幻影。”

佳上微笑着，渗透出一种特别的感染力，“我就是我。”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旦素一都会在‘天狼星号’上。这是我给你最后的礼物。”佳上说完点头致意，一个透明的柱体降落下来将他包裹在内，缓缓地上升后，消失在头顶的舱壁里。

李约素盯着佳上消失的位置，感到一阵茫然。佳上坚持要将一个复活的旦素一送上飞船，这不能算是一件礼物，因为李约素完全不能处置这件礼物，他甚至不愿意见到这样的一个人。他想起方才见到旦素一的样子，的确，那太像了。但她不是人，而只是一个影像。

人们都希望和自己相关的一切永恒，然而真正接受变成另一种存在的亲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过了一小会儿，李约素转身打开舱门。他无力改变佳上的决定，甚至连争辩的机会也没有。在这里，他只是一个被收容者，命运之神挽回了他的生命，他不该要求更多的。

杜欣正在等他。

“佳上把布丁带走了。”杜欣说。

李约素一怔，虽然佳上已经提到过布丁的事，但他没料到佳上这么快就行动。

“他说了什么吗？”

“他说是你的朋友，布丁需要适应新的飞船，没说其他的。”

“嗯，布丁没事儿的。”李约素在一旁的单人床上坐下，陷入深思中。

科尼尔飞船、“重装甲号”、古力特、变得古怪的佳上、复活的旦素一……纷乱的头绪让他感到头脑发胀。所有一切中最重要，无疑是“重装甲号”仍旧存在，而且成了暗黑深渊的傀儡。

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

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

他意识到身边还有一个人。

当年天龙舰队跟踪追击敌人，被暗黑深渊舰队伏击，遭到毁灭性打击。

他扭头看着杜欣，“天龙舰队当初被暗黑深渊击溃，你看见了一些敌人的飞船，很像科尼尔飞船，是吗？我记得你说过这事。”

杜欣的眼神中带着些许惊讶，“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没错，当初你看见了科尼尔飞船，在暗黑深渊的战斗序列中？”

“不，那不是科尼尔飞船。”杜欣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没有科尼尔的标志，每一艘科尼尔飞船上都有大三星标志。”

“但是它们很像科尼尔飞船，是吗？”

“外观上看很像，动力系统不太一样，它们的引擎发白光，我们的是蓝光。”杜欣陷入回忆中，“武器也截然不同，我们的流体颗粒使用高能电子束；他们使用核武器，还使用动能火箭，看上去有些原始，但是它们依靠飞船迫近攻击，不顾一切，直扑‘天龙号’。它们用核弹把‘天龙号’炸成两截，‘天龙二号’几乎被烧成了灰，‘天龙四

号’失去了主引擎，只有‘天龙三号’侥幸逃脱，但是失去了三分之一船体和几乎所有的流体颗粒。那是一次惨败。”

杜欣一反寡言少语的常态，滔滔不绝地说着。

“它们的战略很高明。从科尼尔盆地边缘开始追踪它们，我们不断地赢，一场又一场，然而都是小胜，每一次，它们只损失几艘小船，或者一艘大船，那些都是抛给我们的诱饵。一次又一次，我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在那次决战前，我们消灭的敌人至少可以组建一支中等规模的舰队。我们都以为敌人只会逃窜，胜利指日可待，结果却被狠狠一下打趴了，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杜欣嘴角抽搐，语调有一丝颤抖。年月长久，记忆却仍旧深刻。

李约素能够体会杜欣的痛苦，那是一种羞辱，一个有荣誉感的军人永远无法释怀。天龙舰队异常强大，却被对手抓住了弱点，一击毙命。他甚至能够想象母舰被击毁后，散落的流体颗粒任由敌人屠杀的情形。甚至敌人不需要击毁这些颗粒，只需要简单的引力加速，它们就会撞毁在星球上，或者毁于恒星的永恒火焰。

李约素默默拍了拍杜欣的肩膀，继续问道：“很抱歉让你想起这些事，但我还是要你告诉我，敌人的飞船到底是怎么样的？每一次接触，它们都一样？都像科尼尔飞船一样？”

杜欣努力回想，最后摇了摇头，“我记不清那些飞船到底是怎样的，只有模糊的印象。但刚开始，天龙舰队遭遇的飞船肯定不是金属飞船，我还能记得一点，那像是生物，就像在训练中见到的那一类，黑色的生物飞船。”他停顿了片刻，“抱歉，我真想不起它的样子来了。我的记忆被长时间的孤寂飞行毁了……”

“没关系，这就够了。”李约素再次拍了拍杜欣的肩膀。那是一次充满了伤痛记忆的远征，雷电家族苦心经营的天龙舰队损失殆尽，对杜欣这样的科尼尔指挥官来说，更是不堪回首，他们那时都很年轻，充满着勃勃的野心，然而到最后，不是随着飞船一道化作尘埃，就是在衰败

的“天龙三号”上无所事事，了却残生。

“‘天龙三号’还在，是不是？也许我们还能找到它。”李约素安慰杜欣。他从来没有在意“天龙三号”的去向，甚至没有打听。然而，这是唯一一艘从那场大伏击中幸存的母舰，是活的见证。如果能找到它，那么，“天龙三号”沙达克就可以陈述一切，那就再好不过了。

杜欣一怔，“‘天龙三号’？”

“是的。‘天龙三号’在那次战役中幸存了下来，不是吗？我们应该向埃博之子把飞船要回来。”

杜欣露出困惑的神色，“我感觉有些不对……”

李约素感到奇怪，“什么不对？”

“你刚才说到‘天龙三号’，我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

“你说‘天龙三号’侥幸逃脱。”

“我是这么说了，但是有些不对头。”

“到底怎么回事？”

杜欣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李约素望着他，他的脸色凝重，那分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好吧。”李约素躺了下来，望着天花板，“我去找埃博之子谈谈，埃博之子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说完，他闭上眼睛，却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他干脆放开自己的亚空间知觉，感受着各种飞船引擎引发的能量波动。

亚空间仿佛温暖的湖水从四面包裹过来，他就像躺在一个涟漪不断的湖面上随波逐流。

下一站，该往何处去？

6. 重启征程 李约素

十五天的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终于到了登上“天狼星号”的日子。李约素却没有丝毫喜悦。

十五天来，他又见了白山两次。白山告诉他，“重装甲号”仍在，甚至飞船上的一切都丝毫没变——这些科尼尔的精锐战士仍旧在为古力特而战，“重装甲号”的沙达克也像从前一样，维持着飞船。然而他们痛恨机器舰队，他们相信机器舰队来自暗黑深渊，和毁灭了天垂星的凶手同出一类。这是一件异常吊诡的事，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经受了集体催眠。或者就像特里根飞船一样，最高指挥官已然成了傀儡。

“重装甲号”没有随着天垂星一道毁灭，却成了敌人的帮凶。银河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玩笑？每次想起这个，李约素都有一种不真实感，他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然而这就是真的！白山的存在就是确凿无疑的证明。

他还见了佳上三次。三次佳上都没有亲自来，而是透过屏幕和他交谈。

第一次他被告知关于特里根飞船的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特里根船长的死讯。这位船长的确成了暗黑深渊的傀儡，佳上在特里根船长的脊椎上找到了证据，那是一种寄生物，进化的暗黑深渊物种，就像一条粗大的神经索，如果不是刻意观察，只会将它误认为神经，沙达克的身体扫描也无法发现。它控制着特里根船长的思维，取出它之后，特里根船长表现出极度的神经衰弱，然后自杀了。而针对“新希望号”沙达克的调查表明，他被强制清除了相关记忆。沙达克受到人类船长的全面约束，俘获船长并控制了船长，沙达克自然也就言听计从了，暗黑深渊似乎深谙此道。好消息是船上的其他人没有受到感

染，“新希望号”仍旧有希望。

第二次见面他告诉佳上，愿意和埃博之子谈谈。他想借机打听“天龙三号”的下落。

最后一次见面，佳上告知埃博之子不同意会见。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埃博之子并没有打算救他，救援行动是佳上的自作主张。李约素对此心怀感激。

登上“天狼星号”出发。除此之外，李约素不知道自己还该干什么。

“伙计，我要重新开始了。”李约素凝视着屏幕中佳上的眼睛。那是一双机器眼睛，虽然和肉眼十分相像，可那仍旧是一双由机械组成的眼睛。但佳上仍旧是那个佳上，无论变成了什么样。如果他真的成了沙达克一样永生不死的存在，那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想法一旦改变，态度也随之变得温和起来，一丝微笑不自觉地出现在李约素脸上。

“李约素船长，期待再次和您会面。”佳上的回答却显得生分而礼貌。

舱门在眼前打开，露出一个狭小的孔洞，黑漆漆的通道只容一人通过。李约素和杜欣交换了一下眼神，一头钻了进去。机器舰队的飞船永远谈不上舒适，甚至照明都是一种奢侈。李约素如游鱼般在通道中穿行，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一个劲儿向前。杜欣就在身后，能听到他移动时窸窣窸窣的响声。

几分钟后，前方露出了光。那该是“天狼星号”的光，布丁就在那里。李约素加快速度。

他进入到一片光辉中，片刻的白茫后，他看清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舱室，带着复古的气息，充满机械的味道。四张巨大的铁椅子绕着中央垂下的柱子排列，除此之外，空无一物。

李约素不由愣了愣，这飞船像是史前产物，一件古董。

“欢迎上船，船长！”布丁的声音从某个角落里传来。

布丁的声音倒是没有变。

他们已经在“天狼星号”内部。

“躲在哪里呢？”李约素四下望望，“快点出来，让我看看你的脸。”

中央的大柱子开始发光，这是一块环形的屏幕。屏幕上映出一张面孔，那是布丁最喜欢的样子，卡通的儿童脸。他冲着李约素笑着，“船长，我在这里。”

话音刚落，面孔就消失了，随即又出现在侧面的舱壁上，“我在这儿！”

李约素刚扭过头去，面孔再次消失，出现在相对的舱壁上。

“别来这套小孩子玩意儿！”李约素笑着骂了一句。

布丁的脸在中央环形屏幕上停止移动，“船长，再次见到你，我太兴奋了。”他的视线越过李约素的肩膀，“还有你，杜欣！”

杜欣从李约素身边飘过，在一张铁椅子上坐下。

“这座椅看上去不错。”李约素说着也靠了过去。这新的“天狼星号”和从前全然不同，一切都要重新适应。

他看了看空着的三张座椅，它们都朝向中央环形屏幕，只有位置不同，除此之外一模一样，看不出任何差别。他选择了和杜欣相对的那一张，向着它飘过去。

“不，船长，你的位置在中央。”

“中央？这里没有中央。”

“有的，坐过去，你就知道了。”布丁指指杜欣左边的椅子。

布丁的行为有些异样，李约素有些吃不准这是不是一个玩笑。最后，他耸耸肩，移动到布丁指定的位置上坐下。

“好了，布丁，一会儿会有一个叫白山的人上船，我指定他坐在我左手边。”他抬头望着布丁巨大的娃娃脸，笑着说，“航程开始了，我该履行船长职责吧！”

“不，那个位置已经有人预定了。”布丁眨着眼睛。

李约素心中咯噔一下。旦素一的模样在脑子里闪过。自从佳上在他面前展示了旦素一的影像，并且声称会将她送上飞船，他和佳上就再也没有谈过这回事，他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忘了。

然而佳上不会忘，也从不放弃自认为正确的主张。

李约素脸上的笑容凝固起来。

布丁立即感觉到李约素情绪的变化，“我做错什么了吗，船长？”

“没有。”李约素很干脆地说。

他瞥了一眼左手边的铁椅子，一道细小的闪光引起了注意。深灰色靠背的中央，有一块小小的银色。那是链坠！旦素一的幻影寄居在里边。

“你说的是旦素一吗？佳上让你带她上飞船？”

“是的，船长，原来你已经知道了。”

李约素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让她出来吧，布丁。”既然已经如此，那就干脆面对。

“我要去问问她。刚才她说让我给她看看你的样子，然后再决定是不是出来见你。”布丁话音刚落，一丝不易觉察的光从椅背上掠过，几乎就在一刹那间，一个人形出现在座椅上。

是一个女人。

她的眼睛宛如两颗黑色的宝石，肌肤泛着大理石般的光彩，嘴唇透着健康的红色，身形曲线曼妙，端坐在椅子上，自然散发出一种摄人心魄的气场。那是女人的自然之美。

她穿着科尼尔的军服，腰杆挺得笔直，又透着一股英武。

李约素看得发呆。这个旦素一的幻影，比佳上让他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更逼真，如果这真是一个幻影，那么世界也可能只是一个巨大的幻影。

“旦素一！”杜欣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叹。

旦素一望了过去，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你好，杜欣。佳上告诉过我关于你的一些事。”

杜欣垂下目光，一言不发。

旦素一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我知道旦素一曾经在天龙舰队任职，但是我没有关于那段往事的任何记忆。我是旦素一，但也不是。”她扭头看着李约素，“李约素船长，佳上为了将我制造出来，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埃博之子不知道我的存在，如果他知道佳上能够像他一样制造有独立人格的机器生命，甚至用一个小小的金属球承载我的全部人格，他恐怕不会高兴。佳上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你也这样认为。”

这样的开场白大大出乎李约素的意料。

“哦。”李约素想了想，“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永远都是。”

旦素一嫣然一笑。她的嘴角上扬，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弧度，李约素的心仿佛被这漂亮的弧拨动了一下，不由也笑了起来。

“你记得关于我的什么呢？”笑过之后，李约素问。眼前的影像不是一个完整的旦素一。她有旦素一的容貌，也许更完美；她有旦素一的性格，却只是佳上所知的那一部分；她也有旦素一的记忆，但也取决于佳上知道多少。她不会记得太多的东西。有那么多的日子，是他们两个单独度过，永远不会为他人所知，哪怕是佳上。李约素望着旦素一，等待着回答。他知道一个答案，却期待着旦素一能说出另一个。

“我知道很多关于你的事。”旦素一回答，“很多。”

李约素眼睛一亮，“哦？”

“别忘了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可以把我和佳上这一类叫作虚拟人，我的世界有很大一部分和布丁一样。”

布丁。李约素猛然明白过来，旦素一能够融入中枢，能够了解布丁所知道的一切。和旦素一在一起的那些经历，布丁都在一旁。那么，她应该记得为了潜入熊黑星，两人漫长而惊险不断的旅途；也应该记得为了和自己在一起，她毅然跳入深渊；更应该记得在漫天的红色星斗照耀

下，那场浪漫的婚礼，那一天，整个时空都为他们的婚礼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李约素不由有些心神激荡。

“但是，我只是知道，并不记得。”旦素一的话让李约素从飘浮的思绪中回过神来。旦素一盯着他的眼睛，“我不想让你误会，所以必须得说明白。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个人，尽管我是按照她的模样和性格来塑造的。十五天前我刚刚诞生，今天我才第一次和原生人类打交道。所以，我没有任何关于你和从前的旦素一所发生一切的记忆。我知道旦素一和你的事，不过那就像知道另一个人的故事。”

李约素默默点了点头。他想起了许多年前，第一次遇到旦素一，她也说了类似的话，那一次，逝去的是苏北旦。此刻，仿佛那时的情形重现。

“没关系，我见过许多个旦素一。”李约素笑了笑，“在联合舰队，还有一个，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和她见面，我们一起战斗了二十多年。所以这是我熟悉的情况，不用担心。”他摆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心里却有一丝涩涩的感觉。多少世纪，多少光年，他所寻找的那个人，终究还是不在在了！

他挺了挺腰杆，坐直身子，“欢迎上船，旦素一女士。不过我想最好还是给你一个不同的名字，这么叫着感觉有点儿怪。”

“好啊，我不介意有个新名字。你可以建议一个新名字，叫什么？”旦素一眼光流转，目光盈盈如水，看着李约素。

李约素一时语塞，他只是随意想到，随口就说了出来。

“还是叫旦素一吧。”一直沉默的杜欣开口了，“银河间有无数个沙达克，他们只有一个名字。有几个人都叫旦素一也不算什么。”

“说得对。”李约素立即附和，“还是就这样吧！”说完，他立即向布丁下令，“布丁，白山怎么还没有到？问一问佳上。”

“还有五分钟，白山才能上船。”布丁很快回答，“佳上已经把他送过来了，只不过机器舰队没有完善的生命保障系统，调整飞船状态多

花了点儿时间。”

“很好，检查飞船状态，一旦白山上船，我们立即出发。”

“遵命，船长。”

“引擎舱一号引擎正常，波动预热；二号引擎正常，平均输出功率6兆，最大推力17兆；飞船气密系统正常，主舱气压1.025，误差千分之一，后舱气压1.03，误差百分之一，武器舱和引擎舱真空状态……”

布丁开始按部就班地汇报检查结果，三个人围着中央环状屏幕坐着，看着眼前不断跳出的统计数字，谁也没有说话。

李约素完全没有在听，眼里的数字也仿佛一些毫无意义的色块，一掠而过，没有在头脑中留下任何痕迹。

他用眼角的余光瞥着旦素一。旦素一似乎全神贯注地看着屏幕。

一个虚拟人。

就像沙达克。

她比佳上更进一步，连躯体都不再需要。但她却更像人！

佳上能够制造出这样的虚拟人，如此不可思议，就像魔术。

这一定是埃博之子的技术，就像它那神奇的镜船能够突破时空的极限进行亚空间即时通信一样，是一种超越了人类——至少星域人类——的技术。

沙达克和银河人会怎样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能明白这样的虚拟人吗？也许沙达克能明白，他也像是虚拟人一类。然而沙达克未必明白，把一个人变成虚拟人，这样的事在沙达克那儿从来没有发生过……

“船长，白山到了。”布丁的一声报告打断了李约素纷乱的思绪。

“哈！”李约素咧嘴一笑，“让我们欢迎新船员。”他说着从座椅上脱离，挺直身子，仿佛正站着。杜欣和旦素一也站起身来。

白山从舱门游了进来，看见三个人，慌忙摆正身子。

“李约素船长。”他向李约素点头致意，然后他的视线落在旦素一身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将军！”白山向着旦素一行礼，他从旦素一的军服上辨认出了她的军衔。

旦素一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白山露出困惑的神情，放下敬礼的手，“将军，能否告知您的部队番号？”

旦素一摇头，“我没有部队。我是李约素船长的船员。”

白山还想说什么，李约素打断了他：“你看见了她身上的将军服，是吗？你看看她像谁？科尼尔又有几个女将军？”

白山有几分迟疑，“您是科尼尔舰队的苏北旦将军？”

李约素爆发出一阵大笑，“你看出来了？没错，她就是苏北旦。”笑着笑着，他的笑声中不知不觉掺杂了一丝苦涩。

旦素一微微一笑，“我叫旦素一，我和苏北旦将军的确有些关系。我知道你的事，欢迎你成为‘天狼星号’的一员。”她看了看身上的服饰，“如果这身衣服让你感到困惑，我可以换掉它。”说完只一瞬间，旦素一便换了一身装扮。她穿上了和李约素同样款式的青灰色制服，只是透着丝质的光泽，看上去质地非凡。

白山惊讶得合不拢嘴，李约素和杜欣也惊讶不已。

“哈，”李约素打破僵局，“这真是……神奇的魔术。”他摊开手，向旦素一张着，“但是别吓坏了我们的新成员。”他转身向着白山，“来，到这里坐下，这就是你的位置了。很简陋，将就一下，我们要一起飞很久。”他示意白山坐进对面的座椅。

白山仍旧沉浸在刚才的震惊中，眼光片刻不离旦素一。

“白山！”李约素不得不大声喊。白山猛然回过神来，茫然地看着李约素。

李约素再次示意自己对面的座椅，“赶紧坐下，我们要立即出发。关于这位旦素一女士，你有足够的时间慢慢了解。”

白山移过来坐下，视线仍旧在旦素一身上。

座椅的扶手自动合拢，将几个人牢牢地固定住。

“船长，一切就绪，随时可以出发。”布丁报告，随即换了为难的语调，“但是我们该向哪个方向出发？”

“先离开佳上的舰队，越远越好。”李约素回答，“我们会找到方向的。在我给你指令之前，你尽管尽情地飞。”

“遵命，船长。”布丁愉快地应答，“但是我要提醒一下，这艘飞船的亚空间潜行能力没有原来的飞船强，如果我们在这里借助星门走一段，可以省下很多时间。我们可以直飞出五十五光年，只消耗六天空白期。不然我们得消耗二十五天。”

“二十五天就二十五天，先飞出去再说。”

没有人反对。

“天狼星号”从发射舱一跃而出。引擎快速启动，散发出灼热的光。

佳上的母舰在视野中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不起眼的小点。整个机器舰队都落在了三十五万公里之外。

“船长，佳上送来了消息。”

“他说什么？”

“‘银河在上，一路平安。’”

李约素不由笑了起来，“回给他：后会有期。”

“就这一句话吗？”

“一句话还不够？”

“是，船长！”

李约素看了看旦素一，“你觉得这一句够不够？”

旦素一微微一笑，“这样告别很好。我们会再见到他的。”

李约素点头，“说得没错。不过如果我到时候一命呜呼了，你也可以帮我向他问好。”

旦素一眉头一挑，正想说话，李约素已经大声喊了起来：“布丁，

弹跳准备！”

波动引擎开始启动，“天狼星号”浸没在能量保护中。

“进入三十秒计时！”布丁宣告。

旦素一看着李约素，李约素做出全神贯注的样子，看着眼前黑漆漆一片的屏幕。旦素一收回了目光。李约素暗暗松了口气。

“我想休息一下。”旦素一说着，闭上眼睛。一瞬间，她的座椅上空空如也。

这样的游戏未免太挑战人的神经。一个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影像，一个虚拟人。

虚拟人也会生气吗？李约素回想消失一刹那旦素一的神情。她一定生气了。

“李约素船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到底是什么人？”白山带着几分慌乱发问。

李约素沉默不语，仍旧望着眼前的屏幕。

“天狼星号”已经进入亚空间，屏幕上一片漆黑，没有一丝光。

“李约素船长？”白山追问。

“你见过沙达克吗？”

“当然见过。”

“她和沙达克一样。”

正如预料的一样，白山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沙达克？她怎么能和沙达克一样？”

“银河间奇怪的事很多，这也算一件。不过比较起来，‘重装甲号’就在几十光年之外，这件事更让人惊讶。”李约素转过脸，望着白山，“我们就这一艘小飞船，去看看‘重装甲号’，你觉得怎么样？我很想见到古力特将军，他是我的老朋友。他应该也会记得我，应该吧！”

白山沉默地看着李约素。

“你还是不乐意？怕我们炸了‘重装甲号’？这一艘小飞船恐怕连一个浮动炮台都没法摧毁，你是怕这个吗？”

白山摇头，“当然不是。你要去找‘重装甲号’，我无法拦着你，但是你带着我也没有用，我不知道飞船在哪里。”

李约素微微一笑，“我们会找到的。”

白山低下头，“李约素船长，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你告诉我的事实太惊人，我很难相信。不过的确有一个事实，和你的说法可以对照。除了‘重装甲号’，我们失去了所有其他的飞船。所有的战巡舰，包括‘勇气号’和‘无畏号’都不在序列里，而且我们很久没有接到过沙达克的指令，所有的指示都直接来自古力特将军。”

他低着头，仿佛一个自责的学生在陈述做错的事。他并没认输，只是变得不那么自信了。

“我执勤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奇怪的飞船，就像攻击天垂星的那种黑色飞船。但是我们不会受到攻击，古力特将军也指令我们不用理睬这些飞船。‘重装甲号’被机器舰队攻击的时候，那些黑色飞船会协助我们防御。”白山回忆着。

“我们见到过一种巨大的母舰，直径足有两千公里，就像一颗小型星球。每一次见到这样的母舰，‘重装甲号’上就会多出一些附属装备，附加各种各样的功能。我们拥有一种小型自动战机，很小，只有飞梭的三分之一大，这东西是无人驾驶的，威力巨大。它们很像在天垂星战役里和我们作战的红色飞行器。”

“那叫红虻，其实是一种生物。你看到的母舰，应该是中枢星。”李约素接上白山的话。这些信息已经够了，“重装甲号”确实和暗黑深渊在一起，只是“重装甲号”上的人们还被蒙在鼓里。古力特呢？他不可能被蒙在鼓里，那么他已经成了傀儡？一丝忧虑隐隐地在李约素心底萦绕。

“我们所见的都是金属机器，可不是生物，只是模样很像。”白山

抬头看了看李约素，“机器上还有科尼尔的徽标。”

李约素指着旦素一坐过的椅子，“看见那银色的小颗粒了吗？那是一条项链上的坠子。我很熟悉它，但是我也见过复制品，一模一样，根本分不出真假。甚至我都不知道这椅子上安装的究竟是复制品还是原物，反正它们一模一样。”他向着白山笑了笑，“在飞船上画一个小小的徽记，那简直太容易了。给暗黑深渊的生物伪装一个金属外壳，那也是小菜一碟。或许那只是为了不让你们感到突兀，它们在尽量伪装而已。”

说着说着，他皱起眉头，“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暗黑深渊善于隐藏自己真正的目标，它们在英仙座旋臂大肆侵略，却早早派遣舰队不知不觉渡过黑暗区进入猎户座旋臂。它们的舰队在猎户座旋臂上为所欲为，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中枢星基地。它们不断地劫掠文明星球，建设一个并不那么稳固的基地，然后就弃之而去，任由留下的军事力量被尾随的机器舰队消灭。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逃窜与追捕的游戏，然而，它们在深渊中煎熬了上亿年才挣脱牢笼，如果只是为了在银河中流窜，那简直是对根母智慧的侮辱。

李约素不由想起了根母-沙达克。那个携带了根母部分记忆的沙达克也许知道这一切的缘由。

“布丁。你还记得多少关于‘重装甲号’的信息？”

“对不起，船长，我没有任何关于‘重装甲号’的详细信息。”布丁低声回答。

按照科尼尔标准时间，天垂星战役已经过去了一千六百多年。人们都记得“重装甲号”，然而关于这艘巨型飞船的种种细节，却悄然淡出了记忆。李约素努力回想，然而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甚至想不起飞船到底长什么样。

暗黑深渊带着它穿越黑暗区，又带着它在星球间穿梭，那必然有原因。

李约素突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东西，“你的奇点炸弹，”他向着白山说道，“佳上告诉我，你向他的飞船投掷了奇点炸弹。你们从哪里来的奇点炸弹？”

“我不知道。”白山利落地回答，“我只负责把炸弹丢到敌人的飞船上。这些炸弹威力巨大，一颗就能毁灭敌人的母舰，但我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你知道这是一次自杀行动吗？”

“不，这是一次攻击。当然，我也没有打算活着，”白山提高了语调，“科尼尔的战士，从来不怕死。”

李约素淡然一笑。白山的神情看起来就像他年轻时一样。

“那你害怕活着吗？”一直沉默不语的杜欣突然开口问道。

白山一愣，“活着？你说什么？”

“如果你死了，死得其所；活着，你要怀疑你深信的一切。”

白山明白了杜欣的意思，“真相是怎样就是怎样，我没有那么脆弱。但是，到底真相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得先找出它来。”

“那就好。”杜欣点头，“我会看着你的。”他目光沉静，带着点儿冷漠。

白山眉头一皱，“你这是在威胁我吗？不要自以为是。”

“没有什么可吵的，我们在一艘飞船上。”李约素果断地结束了这个话题，“布丁，我们要潜行多久？空白期多长？”

“船长，我们要潜行三十五个小时，空白期十六天。我们会在距离出发点两个光年的位置弹出。”

“两个光年？”李约素有些惊讶，“为什么一次只跳这么点儿距离？”

“这一片亚空间区能量密度很高，黏度太大，无法快速前进。”

布丁的说法引起了李约素的警觉。高能量密度的亚空间，意味着飞船进入了大质量恒星的引力渗透区，或许这是引力发生器造成的局部效

果。无论哪一种可能，都并不在原先的计划中。

“到底怎么回事？你不会向着恒星的位置潜入吧？”李约素问。

“当然不会。潜行方位没有任何恒星。”布丁有些委屈地说。

那么只剩一种可能，“天狼星号”无意中进入了某个引力控制区，无法完成预定的跳跃。这就像一个无中生有的引力陷阱，背后一定隐藏着智慧生命。

李约素看了看杜欣和白山。他们显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然而都保持着镇静，看着李约素。

“好！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挡路！”李约素果断地下达命令，“布丁，放弃潜行，立即弹出！”

“遵命，船长。”布丁愉快地接受了指令，“二十五分钟后，弹出亚空间。”

李约素闭上眼睛养神。突然他想起了什么，猛地睁开眼睛，“布丁！”

布丁的头像浮现在眼前，“船长，什么事？”

“别忘了把这事通知旦素一。”

“没问题，船长。”

主屏恢复成一片漆黑。飞船外边，无边无际的能量之海暗潮汹涌。李约素半躺在铁椅子上，看着旦素一空空的椅子，仿佛在发呆。

新的飞船，新的船员，新的旅程。前方会有什么东西在等着？

“重装甲号”黝黑庞然的舰体堵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7. 暗影迷踪 李约素

它就像一只黑色的煤球悬挂天空，黝黑一片，仿佛天宇缺失了一块。它潜藏在那儿，除了躯体和引力，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在很近的距离上才能被发觉。

“天狼星号”所遭遇的正是这样一个奇怪的东西。

“船长，我们要准备战斗还是逃跑？”布丁问。

“准备防卫。”李约素回答。

这东西毫无疑问和暗黑深渊有些关联，布丁已经探测到它表面的聚集结构，一个个黑色的疙瘩就像带着螺纹的小山，和中枢星的外壳结构一样。然而，它却没有活动，安静得仿佛已经死亡。李约素竭力寻找它的亚空间部分，却徒劳无功——它没有展开任何亚空间侧面。

“天狼星号”沿着一条椭圆的环绕轨道飞行，两个小时后，将经过最近点。

“那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它是一颗中枢星。”李约素发起讨论。

“它太小！”旦素一回应。

是的，它不像一颗正常的中枢星那般硕大无朋，它的直径不过三百公里，这是人类超级巨舰的规模，然而相对中枢星来说，它太小了。中枢星直径是它的十倍左右。

“它没有任何信号。”李约素挑了挑眉，“连亚空间侧面也没有，但是看上去很像中枢星。我们可以过去看看那上面有没有十脚蜘蛛……”

“白山，你见过这样的东西吗？”李约素问。

没有听到回答，李约素扭头看了一眼，白山正出神地看着画面，而杜欣则在一旁盯着白山。

“白山？”李约素追问。

“哦！”白山从出神的状态中被唤醒，“什么？”

“你见过这样的东西？”

“没有。”白山断然回答，随即又变得犹豫，“我见过一些黑球，它们会在‘重装甲号’周围活动，这个东西看起来……像一只大号的黑球。”白山说着又看了看屏幕，“从外形看是这样。但是那些黑球只有十几米，大的也不过上百米。这个东西的直径有三百公里，如果这么大的球体在‘重装甲号’周围，不可能不被发现。”

“黑球都长得一样。我们很快就能近距离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死的还是活的。”李约素说。

白山点了点头，继续看着屏幕，默然不语。

屏幕上的影像继续放大，很快展露出更多的细节。螺旋形的小山间，到处都是颜色更深的孔洞。

它就像一只疏松多孔的煤球，然而引力场的强大却令人惊讶，以至于渗入亚空间，影响到通道的能量密度。

“船长，我观察到了引力发生器。”布丁报告。

屏幕上显现出引力图，一个个红色的节点用红色高亮标示。这些位置上引力波收敛在一处，是确定无疑的引力发生器的特征。它们都在球体内部，贴着球体表面分布，恰到好处地控制着内部的空间曲度，维持着内部的引力场均匀。

高超的引力控制技术，正是暗黑深渊的拿手好戏。

这个神秘的球体隐藏在这偏僻的角落，距离最近的恒星也有两个光年的距离。然而，这绝不是弃物，制造者精心打造了它，必然有特别的目的。

它被“天狼星号”发现纯属偶然。如果不是布丁按照指示随意选择潜行方向，远离那些深厚宽广的主通道，他们就会错过它。

这是一个偶然，却非常重要。李约素相信自己的判断。

必须弄明白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们进去看看。”李约素说，“它把内部引力控制在一点二倍标准重力，这对我们正合适。”

“这很危险。”杜欣接上李约素的话，“我们还是标记它，然后找更多的人来……”

“你是想回去向佳上报告，然后让他派机器舰队来吗？”李约素不以为然地问。

“这可能是最好的方案。”杜欣保持着平淡的语调。

“我同意杜欣的看法，贸然靠近它太危险。”旦素一投出自己的一票，“虽然看上去它毫无武装，但是谨慎一点会更好。”

李约素只是看着屏幕。杜欣和旦素一是有道理的，如果这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让强大的盟友来处理它比硬闯进去要合理得多。虽然他仍旧有一种立即降落的冲动，然而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你们说得对，我们回头去找佳上。”他话锋一转，“不过，让我们绕着它飞两圈，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没有人表示异议。

“好的，船长，我会降低轨道高度到四万米，这个距离可以保证三十厘米的分辨率。”布丁打破了沉默。

“天狼星号”调整轨道，向着黑色球体靠近。从四万米的距离上看去，它像是一群起伏不定的钢铁山脉。它的确是黑色的，吸收绝大部分辐射，哪怕在布丁的高敏感镜头里，也只能看出隐约的轮廓。

忽然间，李约素感觉到一丝异样。

亚空间微微波动，虽然非常微弱，而且只是一闪而过，但还是引起了李约素的警觉，“布丁，把引力监控提升到最高精度。”

引力场没有一丝波澜。

亚空间波动再次显现。李约素意识到不妙。这样的异样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其中最大的可能性是，眼前的黑色球体拥有一个巨大的亚空间侧面，然而因其高度展开，于是变得很稀薄。“天狼星号”早已被它发

现，而它不动声色，就像一个耐心的诱捕者，等着猎物自投罗网。

“布丁，我们能用多快的速度脱离它？”李约素沉着地问。

“船长，我们还要绕着它转两圈吗？如果是绕着它转，我可以设计一个方案，利用它的引力加速，这样就能达到最大速度。”

“别那么麻烦，抓紧时间调整轨道，要能在最短时间内用最快速度脱离，同时预热波动引擎。”李约素果断地下达指令。

“是，船长。”布丁响亮地回答。

舱里的乘员都警觉起来。

“亚空间异常吗？”杜欣问。

“有一点迹象，但我不能确定。不过我们得提前准备。”李约素回答，事实比这个回答要复杂得多，然而他不想多费口舌解释。

“天狼星号”再次调整轨道，就像一只球向着星球抛物线落下，却突然被什么东西弹了出来。

亚空间骤然间剧烈波动。

那个存在物觉察到“天狼星号”的异常动静，采取了行动。这果然是一个陷阱。

“全速脱离！”李约素下令。后边的一切就靠布丁了，他放松下来，扫了一眼四周，“马上会有一个惊险游戏，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首先我们要尽力逃跑。”

旦素一皱了皱眉头，“你要求靠近它，然后又下令逃跑。究竟是什么原因？”

没等李约素回答，旦素一脸色一沉，“亚空间三级波动。”

李约素看了看旦素一，布丁已经探测到亚空间波动，这个虚拟的人形和布丁一体，她能直接了解布丁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李约素点了点头，并不言语。

“船长，监测到亚空间三级波动，而且还在增强，但没有发现波动源头。”布丁的报告终于姗姗来迟。

“不用理睬，继续监视。‘天狼星号’以最快速度脱离。”李约素保持着从容不迫的语调。

“你有些不太一样。”旦素一突然转移了话题。

“哦？”李约素有些意外，这不像是该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然而在布丁完全操控飞船的情况下，全神贯注和漫不经心差别不大，于是他接下了话茬儿，“怎么不一样？”

“我的记忆告诉我，到了这种时候，你总是会很激动，但是现在你很镇定。”

“人会变。”李约素简明扼要地说。

亚空间波动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引力场变得紊乱，飞船仿佛陷入了惊涛骇浪中，不断颠簸。

“加速终止！引擎体积高于一个引力阶跃，危险系数七点三。”布丁大声叫着。这是一个危险的局面，佳上给新“天狼星号”装上的引擎体积太大，强行启动可能损坏引擎，甚至引起爆炸。

“找到最好的方案，都交给你了！”李约素高声道，说完他紧闭双唇，牢牢地抓着座椅的扶手。这个时刻，布丁才是飞船的控制者。

然而布丁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天狼星号”随波逐流，屏幕上，它正不断地向黑球靠近。

所有人都神色严肃地望着屏幕。

他们正向陷阱掉下去，却束手无策。

忽然间，喃喃私语般的响声出现在李约素的头脑里。一个属于亚空间的存在物正变得清晰起来。

它想说些什么？

“布丁！”不断颠簸的飞船让肺部承受了重压，说话异常困难，然而李约素还是挣扎着喊了出来。

“什么事，船长？”布丁的声音有些失真。

“亚空间波动，”李约素喘着粗气，“有异常吗？”

“我观测不到，”布丁回答，“我需要把飞船稳定下来才能进行观测，引力波动太剧烈，我做不到。”

李约素沉默下来。亚空间里，一个大家伙正浮现出来。黑球正在把他们抓过去，在亚空间中窃窃私语的，正是它的头脑。

它想说些什么。李约素却丝毫也不能领会，传入脑际的轻悄声音就像一个孩子正在牙牙学语，完全不成章法。但它一定是想说些什么。

亚空间庞然的头脑正逐渐变得精细，头脑里含混不清的声音也渐渐清晰，那是一声又一声反复的呼喊。

它刚醒过来，正在寻找同类。李约素突然明白了这呼喊的含义。

颠簸更为剧烈，飞船里的人就像装在瓶子里的小虫，被一只巨手狠命摇着，没有任何办法抗拒。四周的舱壁传来各种奇怪的声响，忽而压缩，忽而拉伸，“天狼星号”正经历残酷的撕扯。

忽然间，杜欣张开嘴，哇一声吐了出来，顿时，舱室到处都是秽物，一股酸味弥漫。

“对不起！”杜欣喘息着说。布丁伸出几条细管，快速吸收四处散开的秽物。

人人都闭上眼睛，全力抵抗极端的颠簸所造成的不适。

再这样下去，不用等到“天狼星号”散架，人的脑子就被颠成一团糨糊了。

“降下去，布丁，降下去！”李约素突然睁开眼，他努力克服沉重的窒息感，大声叫着，“降下去，那里是平的！”他说的是黑球内部。尽管外边的世界惊涛骇浪，黑球却保持着平静，引力发生器牢牢地控制着一切，黑球表面还有内部恒定的引力场没有一丝波澜。那儿该是安全的。

“布丁，降落到地球上。”旦素一接过李约素的话茬儿。她是唯一一个不受影响的人，甚至比布丁还要从容，引力场的波动只是偶尔让她的投影有些扭曲。“‘天狼星号’承受不了这引力波。”

“遵命，船长！”布丁回答，“但是启动引擎很可能引起爆炸！”不等李约素说话，旦素一已经下达了指令，“寻找机会，相信你自己，我们只需要把轨道降下去。”

听她的一一李约素想这么说，然而布丁已经回答：“好。”

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他看着旦素一，这个美丽的影像和记忆中一模一样。旦素一并不看他，只是全神贯注地看着屏幕。

布丁成功地重新启动引擎，把飞船推到了较低的轨道上，然后立即熄灭，避开引力场波动。布丁不断地重复，“天狼星号”不断地向着黑球靠近。

颠簸逐渐缓和下来。最后，布丁骄傲地宣布脱离了危险区。

“好样的，布丁！”李约素勉强支撑着，夸了一句。从致命的颠簸中解脱，他感到自己已经奄奄一息。

然而真正的危险才刚开始。它就在那里！庞大的亚空间头脑正窥视着飞船。

船舱里，杜欣和白山像是刚死过了一遍，瘫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旦素一脸色严肃，只是看着屏幕。

“它就在那里。”过了十来分钟，李约素恢复了一些元气。

“现在该怎么办？”布丁立即问道，话音刚落，飞船猛然一颤。

“重力牵引，我们被抓住了！”布丁开始慌乱起来，“是不是打开引擎挣脱？”

“这没用。”李约素平静地说，“让它拉着，如果它想杀死我们，用不着这么麻烦。”

布丁马上镇定下来，“遵命，船长！”

“天狼星号”被拉向星球表面，引力牵引均匀而稳定，飞船缓缓降落。

它只是想俘获飞船。

贴近黑球表面，一切变得更为清晰，一个个隆起的小山包都有着光滑的表面，像镜子般反射着飞船的灯光，而那些深邃的孔洞，就像一张张向着天空张开的大嘴。

没有任何动静。

亚空间里，庞大的头脑岿然不动。

飞船最后落在一处平坦的谷地里。

四周一片漆黑，天和地都是黑的，只有远方的山脉对偶尔扫过的探测光线做出一点回应。

喃喃细语在脑子里回荡。它仍旧在说话，在寻找同伴。

李约素解除安全扣，站起身来，“我要去看看。”

“你要干什么？”旦素一望着他。

“进去看看。”李约素露出一个笑容，“我能感觉到它，它想让我去看看。”

这是谁也无法反驳的。只有李约素才能感觉到来自暗黑深渊的亚空间信号。

李约素迈开步子，向后舱走去，“盔甲应该没问题吧？”

“我跟你一起去。”杜欣一边说，一边起身。

“不，你留在这里。”李约素坚决地说，“这是我的事。”他很少用这样的态度说话，然而这一次不同寻常。那是一个异常庞大的头脑，却又像婴儿一般懵懂无知。他想和它对话，不希望第三者在场。

“我一个人去，它会以为我是同类。你们在飞船上更安全。”

船舱里沉默着。

李约素点了点头，说：“我很快会回来。”

片刻之后，李约素穿着盔甲站在黑球表面。“天狼星号”就在身后，几束探射灯光帮他照亮前方的道路。他并不需要照明，盔甲的探测器能让他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甚至可以看见那些并不存在的引力线。然而“天狼星号”就在身后，照亮他的前方，他知道那是可靠的依

傍。布丁永远都在他的身后默默支持，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

他迈开步子向前走去，稍稍跑动之后飞身而起，掠过黑亮的表面，向着远方的山脚而去。

通向地下深处的洞穴转眼便呈现在眼前。这些朝向天空的开口直径有上百米，深不见底。它们在地下深处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空腔。黑色的球体有一个厚达十五公里的外壳，内部却是空洞，完全依靠引力发生器维持着才不至于坍塌。

那个靠引力发生器维持的世界里，到底有些什么？

李约素深吸一口气，纵身一跃，向着那个神秘的世界跳下去。

周围仍旧是一片漆黑。盔甲上散发出的光消散在通道中，照不见任何东西。这是一层良好的屏障，将除了引力之外的所有东西包裹得严严实实。布丁的信号已经消失，他不得不孤身一人面对未知的一切。

来自亚空间的信号变得强烈，又蓦然消失，就像有人抬手打了个招呼，又躲藏起来。

他加速下降。

最后，拐过两道弯，通道蓦然消失。眼前是一个空旷的世界，广大深远。

然而这里并非空无一物。

漫天飘浮着淡淡的红点，均匀而整齐。放眼望去，仿佛整齐的方格，层层叠叠，无限绵延，消失在远方的黑暗中。恍然间，李约素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虚幻的世界里。

它就在这里！

李约素可以感觉到它。

然而，它在哪里？它应该像根母一样，拥有一个庞大的实体，从实体上衍生出更为庞大的亚空间侧面。然而眼前除了那整齐划一直达天际的淡红矩阵，再也没有别的东西。

那么只有它了。

李约素向着一个红点靠近。当距离越来越近，红点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团块，那是一个小小的椭球体，就像一个晶莹剔透的茧。茧里包裹着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李约素问自己。巨大的疑窦升腾起来，那绝不是十脚蜘蛛或者任何一种他曾经见过的深渊生物。中枢星会繁育各种生物，它们从几乎完全一样的细小的卵开始生长，最后长成各种截然不同的成体。它们都会结茧，然而那些都是白色或者浅色的茧，不会发光，茧附着在具有黏性的厚垫上，大小不一。十脚蜘蛛或者其他生物在其中改变形态，快速生长，最后破茧而出。这不像任何一种他曾经见过的茧，让他深深地忐忑不安。

他继续向前，最后终于看清了包裹在茧中的东西，一时间他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包裹在其中的，是一个人！

确定无疑，那就是一个人形，静静地躺在淡红的半透明的茧中，仿佛正在沉睡。他还活着，心脏仍微微跳动。

李约素立即转身，向着另一个红茧奔去。

还是一样，是一个人。

两个、三个、四个……李约素飞快地从一个个茧壳旁掠过。每一个茧壳中，包裹的都是人。

全是人！

这数以千万计的庞大矩阵里，装满了人。他们在这黑色的球体中活着，沉浸在昏睡中。

李约素停了下来，呆呆地望着眼前似乎无穷无尽的微红矩阵。他感到一丝惊慌，又有几分愤怒，更多的是不知所措。

这或许多达上亿的沉睡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他们是暗黑深渊从星球和飞船上俘获的人？还是另有别的来路？暗黑深渊把这些人囚禁在这黑球中，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李约素不愿意多想，无论哪种缘由，都不是好事。
它又来了。骤然涌现，匆匆掠过，然后寂然无形。
这里是它的地盘。要想找到它，只有一个办法。
李约素凝神屏息，尽力捕捉着亚空间的每一丝动静。
他果然找到一些迹象。

每一个沉睡的人，都拥有粗糙的亚空间侧面。心跳起伏间，亚空间也会随之产生细微的波动。

波动有迹可循。细小的波纹此起彼落，汇聚成涟漪，动荡不停。涟漪形成各种各样的纹路，这是一张巨大的思绪之网，正躁动不安。上亿个生灵，在亚空间上形成一个整体。这令人惊讶，但却过于简单，智慧需要更精细的结构。

又一次，它从四面八方拥过来。

我知道你在这里！李约素抓住它掠过的一瞬，将自己的想法传递过去。

他不知道这奇特的存在能否听懂。

它很快做出了回应：

我知道你在这里。

它只是在重复所听到的话。

李约素还想说些什么，却找不到踪迹。

忽然间，一道光从不远处传来。随即他听到了杜欣的呼叫：“船长，我们必须马上出去！”

“发生了什么事？”李约素有一丝不妙的感觉。杜欣一向沉稳，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不会这样匆忙地降落下来找他。

“布丁发现球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似乎正在解体。”杜欣靠了过来，猛然间，他僵直地停在半空。

杜欣显然发现了包裹在茧中的人。

“必须走吗？”李约素问。

杜欣回过神来，“布丁认为这里随时可能坍塌。”他严肃地说，“而且机器舰队来了。”

变故马上就要发生。

李约素望了望那无边无际的矩阵，亚空间的涟漪正变得逐渐狂暴。这里隐藏着秘密，而他还没有明白到底是什么。但是继续留在这里并不明智，尤其是机器舰队居然也来了。

他正想和杜欣一道离开，眼前的动静再次拉住了他。

最近的一个茧壳正在开裂，里边液体充盈，正缓缓溢出来。

一个人正破茧而出。

一瞬间，巨大的亚空间能量呼啸而至，飞快地结合成形。

那正像一个人形的中枢星。李约素本能地感到不妙，必须远离它。

“快！”他招呼杜欣，向着出口快速移动。破茧而出的人形悬浮半空，蜷曲的身子舒展开，双手双脚极度张开，仿佛正呼唤着什么。

汇聚成形的亚空间波澜向着这人体进一步聚集。

盔甲响起火力警报，杜欣发射了一枚高爆弹，正击中刚爬出茧来的人。一团火焰裹着浓烟向四周散开。

正在成形的亚空间头脑倏忽间不见。李约素只听到心头咯噔一声。

“不要攻击它，快走！”李约素招呼杜欣。

然而太晚了。

出口正快速闭合。李约素和杜欣一道冲向最近的出口。

我知道你在这里。

来自亚空间的声音在头脑里回响。

这一次，他终于明白了那个神奇的头脑究竟来自何方。它就在那里，存在于矩阵里每一个人的头脑之中，当他们的思绪波动一致，便形成了一个共同意识。是这些沉睡的人正观察他，向他打招呼。

他们是一个个单独的人，也是一个巨大网络的一部分。这里的每个人都活着，却没有自我。他们只是那庞大意识的组成部分。

出口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黑色的墙面上，仿佛什么都不曾存在过。杜欣抬起枪，要在出口消失的位置炸开一个洞。“别动手，杜欣。让我来。”李约素阻止了他。

李约素转身往回飞。

他在一个红色的巨茧旁停下，静静地等着。

它会来的。

果然，巨大的亚空间头脑蓦然升腾，排山倒海般涌来，将他团团包围。李约素不做任何抵抗，任由它窥看。

眼前的红色茧壳开裂，一个人形站起来。液珠在他身上滚动，四下散开。

这个人没有眼睛，在本该长有眼睛的地方，只是一片白。

他也没有头发，光光的头颅上，血管清晰可见。皮肤潮湿而多皱，松垮地裹在身上，就像一件不合适的紧身衣。

他甚至没有性别，两腿间光溜溜一片。

虽然拥有一个类似人的形态，但它并不是人。不过，它比从前任何一种黑渊生物都更像人。

它和那些躺着的伙伴不再一样，人形的躯体附加着巨大的头脑，让它成了一种令人敬畏的存在。一个超级的亚空间头脑。

李约素等着它说话。

你是来带我走吗？人形张开双臂，做出拥抱的姿态。

我只是偶尔经过。李约素回答。

经过？人形显得有些困惑。

你该带我走。它又说。

李约素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从混沌的巨网中诞生的新头脑把自己看作引路人。这里仿佛并没有什么邪恶的计划，它单纯得像一个婴儿，仅仅因为遇到了相似的东西而无条件地相信对方。然而，在这个小小的黑色球体中，人类的躯体成了一种容器、一个载体。无论其中诞生的东西

多么单纯多么无辜，这样的方式本身就充满了邪恶的气息。

你该带我走。它又说。

是的，我该带你走。李约素顺着它的话说下去。你要先释放我的飞船，我需要离开，带着你离开。只有离开这里，你才是完全自由的。

自由？人形再次显得困惑。

放开我的飞船，它就在外边。你可以找到它。你用引力把它困在这儿了。

我没有。

那就释放我的飞船。

人形陷入沉默。它的亚空间头脑仿佛在一瞬间散去，片刻之后才重新凝聚成形。

如你所愿。它说。

李约素感到一丝惊讶。他只是想试探一下，却没有想到如此顺利。这初生的头脑似乎毫无戒惧，一心一意地听从他。这会是一个陷阱吗？李约素疑虑重重，然而，此时此刻，除了继续试探，没有别的选择。

现在，打开出口，我们要出去。李约素继续说。

无数细小的圆孔在无边无际的巨墙上出现，逐渐扩大，最后成了一个巨大的圆洞。每一个洞都是通向外界的出口。整堵墙仿佛突然间从坚硬的铜墙铁壁变作了稀松多孔的蛋糕。

“走！”李约素示意杜欣。

杜欣毫不迟疑，向着最近的出口飞去。

你要跟着我吗？李约素问。

当然。人形回答。

李约素动身向着出口飞去。然而人形并没有跟上来。它一动也没有动。

你不来吗？

我跟着你。人形继续说。

李约素恍然明白过来，它的躯体并不能移动，它只是要在亚空间跟随他。然而，它的亚空间牢牢地绑在实体上，在近距离，也许能够保持接触，然而一旦远离，它就再也无法触及。

也许这个新生的人形还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也许它只能留在这个零重力的空间，这里是它的世界。

李约素再次望了望那庞大的矩阵。微红的矩阵从眼前延伸到天边，庞大的亚空间头脑仍旧躲藏在其中，人形只是它浮上水面的一小点。

这是一种危险的东西，该是离开它的时候了。

李约素向着人形挥了挥手，转身钻进孔洞。

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他有预感，然后又感到心烦气躁。

8. 黑星火焰 李约素

李约素在漆黑的通道中上升。陡然间，信号浮现出来。

“船长，太好了，又看见你了！”布丁的声音清晰可闻。

“能撤离吗？”李约素立即问道，人形答应过他解除引力牵引，然而那并不确定。

“是的，都准备好了。引力牵引突然中止，我们完全可以飞出去。我已经预热了引擎，只要没有强引力波动，十分钟就能脱离它的引力影响。”

“好！”

人形没有欺骗他，它的确中止了引力牵引。

“来了多少机器飞船？”李约素接着说。

“一支规模很小的分舰队，只有三艘护卫舰。它们是跟着我们飞船的信号来的。”

“它们怎么会来？”

“它们说这是奉命行事。这一片区域是未探索区，我们的飞船突然弹出，所以它们就来了。”

“佳上在监视我们。”李约素嘀咕一句。一定是佳上在新的“天狼星号”上安置了信标，他重建了“天狼星号”，理所当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一切。李约素并不喜欢这样的事，然而，不喜欢的事并不是一定不好。眼下的情形，机器舰队是强有力的援助。他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机器舰队火力强大，虽然黑星体积庞大，却没有武装，机器舰队必然会消灭它。

黑色的巨大球壳、微红的人形矩阵、庞大的亚空间头脑，还有那个刚活过来的人形。这一切都会被消灭掉。

亚空间里，人形就伴随在旁，一直紧跟。

我要飞出去了。李约素说。

好的。人形回答。

它根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李约素感到一丝不忍。

机器舰队马上将要摧毁它，它却像一个婴儿般懵懂无知……

然而无辜的外表不能代表任何倾向，它是一个黑渊生物。暗黑深渊毁灭了无数的人类世界，而它比暗黑深渊过去的任何威胁更致命——因为它更像人。

几个念头在李约素心中飞快闪过。他没有表现出一丝犹豫，继续在通道中向外飞行。

转过两个急弯，漫天星斗映入眼帘，就在遥远的上方，一片井口般的天空里，星星如钻石般闪亮。

李约素加速上升。

杜欣已经等在洞口，见到他出来，便在前边引路。

布丁将“天狼星号”升起，悬在半空，发射舱门打开，等着他和杜欣降落。

杜欣降落在飞船里，李约素却在不到百米的位置停了下来。

我们要去哪里？人形继续和他对话。

它真的很像一个孩子。

跟我来。从里边出来。李约素回应。

出来？我正跟着你。

你不能离开躯体太远，你只有移动躯体才能走得更远。

怎么才能移动躯体？

人形又问了一个幼稚的问题。暗黑深渊将黑球放在这里，必然有些目的，然而这个人形似乎对此完全没有准备。它看上去像是完全无害的存在，没有伤害别人的能力，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也许它是一个意外？

“船长，不上船吗？”布丁问。

“等一等。”李约素不想就此走掉。如果将它从这儿带走呢？这个想法进入了脑子就再也排除不掉。

我不会动。人形又在说。

我来找你。李约素一瞬间拿定了主意。

“布丁，让杜欣把盔甲脱下，给我一副空的盔甲。”

“船长，你这是要做什么？”布丁反问。

“我要去带一个人出来。”

“可是，机器舰队已经给了我通告，护卫舰群会在十五分钟内发动进攻。我们必须即刻离开。”

“告诉它们，推迟攻击。”李约素干脆地说。说话间，他已经贴近“天狼星号”的舱门。

星渊盔甲被送了出来。李约素抓住盔甲，掉头向下降落。

“机器舰队不同意推迟进攻。船长，我会在出口位置等你，一旦你出来，我们马上脱离，如果你八分钟内能出来，我们还可以逃掉。”布丁传来消息。

“你先走，我靠盔甲飞出去。”说话间，李约素已经钻入孔洞。孔洞很宽敞，哪怕拖着星渊盔甲，也行动自如。他用最大的速度下降。布丁不会自己走的，然而飞船上还有另外三个人，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行动让他们陷落在危险的境地。八分钟，理论上来说够他走一个来回，然后可以和“天狼星号”一道撤离。

他很快降落到孔洞底部，两个急弯之后，进入那巨大的空腔中。

红色矩阵仍旧在那里，人形也仍旧在那里。

你是要带走我的躯体吗？人形问。

是的。李约素冲上前去，弹开星渊盔甲的座舱，将人形推到里边，又合上座舱。不到一分钟他做完了所有的动作，拉着星渊盔甲飞了起

来。

我觉得不舒服。人形继续说。我的躯体抗拒引力的变化。

会适应的。李约素回应道。它习惯了失重的空间，自然对骤然而至的加速极度不适，然而只剩下两分钟了，李约素无法减慢加速让它觉得好受些。

远方细微的小孔飞快变大，成了巨大的开口，漫天星斗再次浮现在眼前。青紫色的光芒从天际间闪过。

机器舰队进攻了！李约素一闪念。

紧接着，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摇晃。

“船长，快！”布丁在呼唤他。

李约素将两个盔甲同步，把推进力打到最大。巨大的推力将他牢牢地摠倒在座椅上，盔甲从孔洞里急速冲出，直冲天际。

我的躯体很不舒服。人形又说。

李约素没有理睬它。

“天狼星号”悬停在半空中，见到李约素出来，立即启动，跟随李约素的盔甲直冲而上。

机器舰队展示了强大的打击力量，青紫的光雨扑面而来，身后的黑色球体表面爆炸接连不断，火光熊熊，烟尘随着火光四散。

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人形又在说。它们在侵犯我。

我带你离开，不会有事的。李约素试图宽慰它。

猛烈的打击引起了黑球的变化。

螺旋形的山丘顶着炮火上升，就像一只只蘑菇般拔地而起。黑球周围的引力急剧变化，变得不再平坦，而是在外围形成一道强引力区。黑球的引力发生器正在制造引力坎，这对稍大型的飞船是有力的防御武器，扭曲的空间能把飞船直接撕裂。

然而这对眼下的情况却毫无作用，机器舰队的束流武器发射高速粒子，引力场的影响微乎其微，爆炸仍旧此起彼伏。

“船长，马上要通过引力坎了。”布丁提示李约素。

话音刚落，盔甲狠狠地震动了一下，仿佛被钝物击中。李约素立即调整，稳住飞行姿势。星渊盔甲却失去控制，斜斜地飞了出去。

李约素赶上去，拉住星渊盔甲，再次锁定同步。“天狼星号”却远离了。

“我要冲过去了！”布丁大声喊着，“天狼星号”猛地一个起伏，随即稳定下来。片刻之后，又是一个起伏，然后在一片光雨中飞奔向前。

“船长，我没事了，你快过来吧！”

李约素没有回答，他被另一种图景所吸引。亚空间中，原本若隐若现的庞大亚空间体浮现出来。机器舰队不断地发动打击，亚空间体也随着实体被消灭而不断消减。然而，这不过是表象。被消灭的不过是外层的壳，深藏在内部的一切没有丝毫损失。

内部在变化。亚空间的结构正飞速分解，越来越小，直至最后成了微小的颗粒，飞速四散。原本聚合的整体正飞速四散，这意味着实空间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李约素回头望去，黑球上仍旧爆炸不断，火光冲天。

“船长，内部引力场在变化！”布丁呼叫他。

“李约素，你必须立即和‘天狼星号’会合！”旦素一的声音传来，“它在形成引力弹弓，随时可能有大量动能武器抛射。一旦‘天狼星号’启用护罩，你就彻底被隔绝在外边了。”

“不用管我，保护好你们自己。”李约素回应。他一边高速机动，一边感受着来自亚空间的信息。大量动能武器？李约素带着巨大的疑窦望着不断爆炸的黑球。

亚空间残留的部分仍旧在不断解体。

到了最后，除了四散的颗粒，原本的庞然大物已然不存在。

身边的异样触动了他。星渊盔甲里，人形正急剧萎缩。原本舒展开

的亚空间结构快速收缩起来，变成一个微粒，就和黑球内部所发生的一样。人形已经许久没有发出信息，亚空间萎缩之后，它不可能再发出信息。

李约素感到不安，飞快地转到星渊盔甲正面。透过驾驶舱的玻璃，他看见人形正在变化。

原本舒展的人体抱成一个团，四肢都消融在躯体上，它变成了一个圆滚滚的肉球。

用“肉球”来形容这样一团东西并不完全合适，它正变得坚硬，透出些许金属的质感。它仍旧在变化，从球体上生长出肢体状的东西，那不再是人类的四肢，而像是一只只短短的棒槌，棒槌沿着躯体滑动，最后汇聚在一端，形成一个花状的凸起。球体拉长，变成椭圆，最后成了细长的一条。微微发红的身子变得有些透明，有些像是玻璃，透着些光芒。

虽然模样有些不同，李约素还是马上辨认出它来了——这是一只红虻，也正和红虻一样，它的亚空间侧面只剩下一丁点儿，不再有智慧。现在它彻底和那群伙伴融合在一起，成了群体的一员。

李约素心头一凉。没有等他动作，星渊盔甲座舱里的红虻扭动躯体，顶端爆发出灼目的红光。剧烈的爆炸把李约素震得飞了出去。红虻打破星渊盔甲的座舱，就像一条红色的蛇一般蹿了出来。

“船长，你没事吧？”布丁大声询问。

“李约素！”旦素一的声音带着几分焦灼。

“我还好。”李约素已然回过神来。

蹿出座舱的红虻向着机器舰队的方向飞行，它的本能就是寻找敌人、毁灭敌人。然而飞出不多远，一道青紫的光准确地击中了它。眨眼间，它就变成了一团火光。

真正的战斗开始了。李约素感觉到了黑球的变化，这一次不用猜，他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红虻集群。

整个黑球成了一个母巢，而红虻正要倾巢而出。

这场战斗的胜负没有悬念，如此大规模的红虻群，战斗力不亚于次行星级母舰，区区三艘护卫舰，根本不是对手。

剩下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逃命。

“布丁，预热波动引擎！”李约素沉声下令，“我会马上赶过去和你会合。”

“遵命，船长。”“天狼星号”的轨迹显示在李约素眼前，轨迹上，一个红点闪闪发光，“船长，我们在最优点会合。”

“知道了。”李约素回答完毕，向星渊盔甲靠了过去。

“怎么回事？黑球是要爆炸了吗？”布丁继续问。

“不……”李约素话音刚落，就听见了布丁的惊叫，“红虻，是红虻！”

它们来了！李约素没有扭头去看，他能感觉到亚空间的动静，红虻排列成行，鱼贯而出，就像万千条丝缕飘洒，向着排列成“品”字形的那三艘护卫舰拥过去。

那包裹在黑球中的红色矩阵，那一个个微红的茧中包裹的人形，竟然都化作了红虻吗？这无知无觉的、纯粹的杀戮机器？李约素只觉得一股莫名的沉郁。他不动声色地将星渊盔甲和自己卯在一起，设定飞行轨迹去和布丁会合。

盔甲按照预定的路线自动飞行。

黑星和红虻映入眼帘。稀疏多孔的黑球上，一条条红色游丝源源不断地拥出，在黑球和机器护卫舰之间汇聚成洪流，就像飘舞的丝带，透着红亮的色彩，在漫天星光下，显得诡异而壮丽。

红虻群集，死亡飞翔。

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情形，从天垂星的毁灭开始，这小小的红色恶魔就展现了毁灭性的力量，是所有人类飞船的梦魇。

然而，这些红虻原本是一个个人形！它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又为什么会化作人形，然后又变成了红虻？

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李约素默默地飞着，很快通过了引力坎。“天狼星号”越来越近，他校正因为引力坎的干扰而引起的偏差，迎着“天狼星号”飞去。

卯合在一块的两具盔甲不容易通过舱门，李约素不得不在“天狼星号”舱外解开星渊盔甲，将它固定在飞船左侧。星渊盔甲上爆裂的残迹触目惊心，座舱内留有一点儿红虻变形时蜕下的残留物。李约素最后看了一眼，钻进舱门。

他出现在前舱里。杜欣和白山都在座椅上安坐，将自己捆绑得结结实实。旦素一也坐在椅子上，她不需要任何安全措施，身子坐得笔直，保持着军人的仪态。看见李约素，她点了点头。“红虻战术。”她从唇间吐出几个字。

李约素利索地从白山和杜欣中间穿过，在自己的座椅上坐下，升起安全扣，将自己固定好。

他看着旦素一，“我们出发吧，这里没什么可看的了。”

这话不仅是说给旦素一听的，也是说给布丁听的。

“船长，还有三分钟，我们就能进入弹跳。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前进？”

“回去找佳上。”李约素回答，似乎漫不经心，却早已深思熟虑。不管是什么原因，这里已经有了一个红虻集群，如果不将它们消灭掉，就是一个祸患。

“好的，我来定位回航路线。”布丁的回答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如果自己像布丁一样该多好！这个念头在李约素脑中一闪而过。

红虻和机器舰队的小小分舰队之间的战斗进入了最后阶段。

没有什么中间过程，红虻的攻击总是简单粗暴，卓有成效。它们分散开，从四面八方发动攻击。机器舰队炮火猛烈，然而红虻数量惊人，

虽然起初伤亡惨重，却很快就突破了炮火，射出的红光交织成火海，宛如地狱烈焰般将那些护卫舰吞没。它们很快让两艘护卫舰变成了两团火球。剩下的一艘利用那两艘护卫舰的掩护试图撤退，然而小而快的红虻很快就追上了它，将它吞没在洪流中。这一次，护卫舰没有爆炸，没有变成火球，当红虻的浪潮退去，星空中只剩下一堆粉碎的残骸。红虻将它完全肢解了，细碎的残骸缓缓四散。

“它们向着我们来了！”布丁惊呼。

消灭了机器护卫舰的红虻群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它们很快发现了“天狼星号”并蜂拥而来。

“慌什么！我们马上就能进入弹跳。”李约素呵斥布丁，波动引擎提前预热，在红虻群追上之前，“天狼星号”就能遁入亚空间。

亚空间里，黑球原本精致细微的结构完全消失，只剩下杂乱的一团，那是所有的红虻聚合在一起的巨大而简单的意识。一群红虻就像一群嗜血的飞虫，它们在实空间里并没有彼此交流的手段，全靠聚集一团的亚空间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架杀戮机器。

它退化了，退化成最简单、最粗糙的形式。

布丁开火了！激光贯穿了飞得最近的几只红虻。

“你干什么？！”李约素有些愠怒，“做这种没用的事！”

布丁有些委屈，“我只是想让它们不要靠得太近，如果它们开火，就算我们进入弹跳，也会很危险。”

李约素将蓦然窜起的怒火压了下去，“不要开火。打死几只红虻没有用。”

“遵命，船长。”布丁悄然收起了激光炮，“还有六十五秒。”

李约素低下头。消灭几只红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然而他却失控了。他明白其中的缘由，并不是因为几只无关紧要的红虻。那些人形，那个星渊盔甲里的人形，那个庞大巍峨的亚空间头脑。这一切本该在那里，悄然独立，现在却化作了一群红虻，令人憎恶。这样的反差让他总

觉得本不该如此。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盘踞在胸口，任何一个由头都能让它爆发出来。

李约素感觉有人在看着他。

李约素抬头，视线和旦素一相碰。旦素一看着他，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

李约素扭过头去，然而旦素一却开口了：“怎么回事？”

她的声音温婉动人。

李约素看见了杜欣和白山，两个人也正望着他。

“他，”李约素看着杜欣，“他都看见了。杜欣，你来说吧。”

杜欣的脸上有一丝诧异，“说什么？”

“你在黑球里边看见了什么？”李约素说。

不等杜欣说话，旦素一已经帮他回答：“杜欣已经说过了，那里边有很多像人的怪物。”

“没错，是像人的怪物。”李约素点了点头，“但那的确是人形，它们像人。然后，它们变成了红虻，就再也不像人了。”说完这一句，他感到心头一阵沉郁，让它们沉睡下去，也许是个更好的选择。

旦素一眉头微蹙，清秀的脸庞带上了一丝困惑，“它们变成了红虻？”

“是的，就跟在我们身后。”李约素尽量拿出漫不经心的语调，让自己显得放松一些。

陡然间，中央屏幕变得一团漆黑，“天狼星号”进入了弹跳模式。飞船进入了亚空间，波动引擎将飞船包裹在巨大的能量泡里，隔绝了一切外部信息。

“船长，我们要潜行十二天又六小时，回到佳上那儿。”布丁通告。

李约素没有理会布丁，他只是看着旦素一。

旦素一盯着他，透着一股英武的气概，似乎正琢磨着什么。

李约素能够揣测旦素一的想法，那些红虻不过是暗黑深渊的爪牙而已，它们该死，死一万遍也不够。每一个正常的人类都会这么想。它们杀死了多少人，毁灭了多少文明！

然而这一次有些不同。

他并不回避旦素一的目光，坦然而坚定地和她对视着。

船舱里的气氛微妙。杜欣和白山干脆闭上眼睛，做出休憩的样子。

“你觉得它们像人，是吗？”旦素一终于打破了沉默。

“杜欣说了，它们像人。”

“你认为呢？”

“它们想变成人。”李约素干脆地回答。

“你和它们交谈了？”

“没错！”李约素坦然地回答。他和一般的人不同，他能感觉到暗黑深渊的亚空间存在，那一个个人形，在某种程度上，和他是同类。它们在期待着什么！然而却没有得到。它们就像刚开始分化的胚胎，能够长成不同的形态，一种和人类更接近的形态。

然而它们终究变成了红虻。

“既然它们能变成红虻，就是极大的危险！”旦素一缓缓地说，“可能它们是好的，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没有任何把握的事上。而且事实也证明，这是极度危险的事。”

旦素一所说的无疑是对的，那是一种最保守的策略，消灭掉一切不安定因素，然而那未必是最好的策略。它们可以变得更友好，李约素相信如此，然而那不过是一种猜测，旦素一所说的却是事实。用猜测去否定事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李约素不想争辩，于是沉默着。

旦素一见李约素并不答话，也沉默了下来，片刻之后说：“那么到了佳上那儿，我们再见了。”说完，她的身影蓦然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再见，旦素一将军。”李约素低声回应。他扫了一眼漆黑的屏幕，打算闭上眼睛稍稍休息，却发现白山正望着他。

“有什么事吗？”他问白山。

“刚才的红虻，和出现在‘重装甲号’周围的红虻，是同一种东西吗？”白山问。

李约素马上明白过来白山想问的是什么，“重装甲号”上有红色的无人飞行器，他想搞清楚那是不是红虻。

“你说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吗？”李约素反问。

“它们不太像……”白山似乎在努力比较两者，“我见到的都是金属飞行器，然而刚才的红虻，看上去就像巨大的虫子。”

“你怎么知道那是金属的？”

白山一怔，“它看上去就是金属的。”他变得犹豫起来，“也许不完全是……我不能确定。”

李约素眉头微微扬起，“我见过很多类型的红虻。如果它们想模仿金属，它们完全能做到。虽然它们是一种生物，体内却含有大量金属，如果它真的有一层金属表面，我也不会太惊讶。”他正视着白山，“你可以告诉我更多的信息，我想知道更多关于那些看上去像金属飞行器的东西的信息，任何细节。”

白山有些窘迫，“我没有更多的信息，我只是见到过而已。”

“它们会成群出现吗？”

“机舱里有很多，它们执行任务也会有十几个、几十个编组，但是没有那么多。”

白山指的是那蜂拥而至的红虻群。铺天盖地的红虻群配合行星级的堡垒，让任何舰队编组都相形见绌，只有大量聚集的流体颗粒群还能和它抗衡。“重装甲号”是一艘大飞船，装载红虻并非不可能，但是把零散的红虻放置在“重装甲号”上，这样的配置就显得很怪异。只有集结成群的红虻才是威力无比的武器，十几只红虻的战斗力还不如一架飞梭。

“也许我太武断了。”李约素说，“也许那些东西真的是无人飞行

器。一旦我见到它们，我就会告诉你那到底是不是。”

白山点点头，认真地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李约素露出一个微笑。白山是个优秀的军官，对“重装甲号”有着质朴的热爱。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直的人总喜欢知道真相。

但是，真相却往往很残酷。

李约素脸上的笑容很快消逝掉。把“重装甲号”的遭遇和刚被甩在身后的红虻群联系起来，事情就变得让人琢磨不透。

暗黑深渊在研究人类，它们试图模拟人类。而“重装甲号”，是它们的一个实验基地？

数以亿计的人形退化成为红虻，这不是好事。暗黑深渊能制造出数以亿计的人形，并把它们隐藏在宇宙的昏暗角落，这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需要所有的人类共同对付。而在“重装甲号”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白山上尉，如果你需要和‘重装甲号’作战，你能开始作战吗？”李约素突然问。

“什么？”白山有些错愕。

“如果我们证明暗黑深渊控制了‘重装甲号’，你能把它炸掉吗？比如投射过去一颗奇点炸弹，就像你炸掉机器舰队的一号母舰一样。”

白山嘴唇翕动，却没有发出声来。最后，他还是回答了问题：“那些人是无辜的，就像我一样，他们是无辜的。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要救他们。”

李约素哈哈一笑，“没错，我们要救他们。但是就凭我们……能行吗？”

白山不动声色，说道：“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只有尽力去做。”

李约素看着白山，眨了眨眼。这个军官身上洋溢着一种刚强的气质，坚定而不动摇。一旦认定了，哪怕是刀山火海，他也敢去闯。他用

赞赏的眼光看着白山，缓缓地点了点头。

白山有些摸不着头脑，“李约素船长，你是什么意思？”

“你把‘重装甲号’的消息带来，我要多谢你。”李约素笑了笑，“我觉得你说得很对，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我们就要竭尽全力，去挽救那些无辜的人。”他看了看杜欣，后者早已经睁开了眼，认真地看着他。

“我们都是科尼尔军人，且素一将军也有科尼尔的血统。科尼尔星域早已经毁灭了，‘重装甲号’是唯一幸存下来的母舰，如果它真的落入了暗黑深渊的掌握，拯救它，或者毁灭它，那就是每一个科尼尔军人的职责。”李约素的语气严肃，“我们不能逃避。”他仿佛正对着万千星辰庄严地起誓。

“没错。”白山简单而干脆地说。

杜欣一如既往地沉默着。

“我们会找到它的。”李约素坚定地说。为了科尼尔军人的光荣！科尼尔星域早已不在，科尼尔人却从未屈服。

为科尼尔而战！他的视线投向屏幕，屏幕上漆黑一团。

他有强烈的直觉，这些潜藏在阴暗角落的黑球，这些初具人形的暗黑生命，包藏着巨大的秘密。而秘密的解答，就在“重装甲号”上。他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久违的使命感。他必须去找到“重装甲号”，就像当初他必须抵达银河之心一样。

漆黑一团的屏幕上显示出浅浅的一道光，向着无穷尽远处的黑暗贯穿而去。那就像他的宿命，一旦开始，无法回头。

黑色的巨球收缩，亚空间涌起能量的旋涡。

“天狼星号”深陷其中，悄然被扭转了方向。

9. 星尘流转 邓迪斯

崇敬和恐惧，不过一线之隔。

虽然眼前的代表说得很晦涩，邓迪斯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星尘舰队继续留在此地已经不合适，星球上的人们陷入极度混乱，人们彼此争论不休，很快便大打出手，死伤无数，甚至有极端组织开始策划全球性的暴动。

“到处都是打死人的消息。”代表的态度仍旧谦卑，然而事实本身却清晰明白。

这本来是个祥和的小星球，却因为星尘舰队的到来而陷入无法自拔的纷乱旋涡。

“沙达克，我们该怎么办？”邓迪斯当着代表的面问。

“我没有什么主张，对于第三方人类的内部问题，沙达克无法干涉。”沙达克回答。

邓迪斯动了动念头，绕着星球运行的流体颗粒送来了最新的图像。到处都是破坏的痕迹。他看见了小镇外的田地里，人和人之间用原始的武器相互残杀，他们砍掉敌人的头，挑在高高的杆子上示众；屋舍燃起了熊熊大火，尖叫着跑出屋子的女人和孩子被抓住，点上火，活活烧死，而围观的人们却在大笑；修建在河流上的大坝被人为破坏，下游变成了一片汪洋；海洋里的一座小岛原本挤满了悠闲的人们，此刻则像地狱一般，到处都是窒息倒毙的尸体……这个星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否则整个星球可能已经成了废墟。

这一切竟然都是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否该跟着星尘舰队走？

星尘舰队来了，它只是匆匆过客，但对这小小的星球却是不能承受之重。

巡逻者超越星域，不干涉星球的发展。简单而美好的原则，却无法实现——星尘舰队实在太庞大，太引人注目，当舰队在星球的天空中出现，星球上人们简单朴素的信仰受到打击，产生分裂，从而引起了无尽的纷争。

“你告诉我，该怎么办？”邓迪斯问代表。

代表匍匐在地，大气也不敢喘，“伟大的银河使者，是否能够将白天黑夜先还给我们，让世界按照自然的规律运转？”

白天黑夜？邓迪斯有些吃不准，舰队并不会干扰行星的运行。然而他很快明白过来，颗粒群正围绕着恒星汲取能量，数量众多的颗粒不时屏蔽射向星球的光。而夜晚的天空里，颗粒反射阳光，将星球表面照亮，星球上的白天和黑夜因此变得一片混乱。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邓迪斯很快和沙达克达成协议，控制流体颗粒的运行，确保从星球上看起来，他们的太阳永远不会被遮蔽。而在夜晚，颗粒都要进入静默模式，吸收一切光线。星球的夜空将变得一团漆黑，没有星星，而白天黑夜的轮替将回到星球上。

安排好一切，邓迪斯回应代表：“星球上的白天黑夜已经恢复正常，只是夜里你们还看不见星星。”

“这已经太好了。”

“还有什么我能做吗？”

“反对派已经在各地发动了袭击。他们要求追随您的舰队远航，回到星星之间。他们要求恢复古老的飞船科技，追寻先祖的光辉足迹。您能带他们走吗？”

“我不能带他们走，但是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把他们从星球上带出来。他们可以开始自己的星际旅行。”

代表并没有立即表示感谢。

“你有别的看法吗？”

代表仍旧匍匐着，低着头说道：“伟大的银河使者，如果您把强大的力量交给他们，一旦您离开，留在星球上的人们将成为待宰的羔羊。所以请您带走他们，而且没有您的许可，他们永远不能再回来。”

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一心进入太空的反对派可能做出任何举动。星球上已经发生的一切就是充分的证明。

然而将他们带走也不是一个好主意，除了指挥官，星尘舰队不允许搭载任何原生人类。

一次偶然的途经却引起了这样的麻烦，这是邓迪斯万万没有料到的事。但麻烦已经起了，就必须解决。

“我同意带走他们。”邓迪斯很快下定了决心。分歧一旦产生，两派人马几乎就没有和平相处的可能，相比之下，从一个星球上带走上百万的人口反而简单些。不过，他们还是不能跟着星尘舰队走。

“告诉这些想走的人，他们会在星际间飘流很久，也许一生，直至找到一个合适的星球愿意接收他们。他们没有星舰，没有环形世界，只能依靠冬眠来度过无限孤寂的时空。他们是星际间的流浪者，而不是自由人。他们能够拥有的是一串设定目标的飞行颗粒，在两百个光年外和一个爱好和平的星域文明相遇，我所能够提供的只有这些。”

代表几乎将全部的身子都伏在了地上，“银河的使者、永恒的代言人，凯利人永远牢记您的恩泽！”

送走了代表，邓迪斯坐着发愣。沙达克找到了他。

“六百五十个颗粒已经就位，向全球广播流浪舰队的消息。十天后的，我们将建设二十部天梯，凯利人将开始登船。他们将集体深度冬眠，等待苏醒。”

“嗯。”邓迪斯漫不经心地回应。他似乎突然间清醒过来，“沙达克，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涉入星球事务太深了？”

“对第三方人类内部事务，我无法置评。”

“现在他们已经不是第三方。我们已经开始干涉，我想知道预期的

后果。”

“他们退化成了初级星球文明，丧失了所有宇航技术，但是遗留了一些技术文献，那艘在高空轨道绕行的原始母舰也基本完好。因为全球宗教的存在，如果带走那些执意要走的人，少许动荡后他们能恢复常态。这是最大的可能性。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存在极大的偶然性，这种可能性虽然最大，也只有三成的概率。”

邓迪斯点了点头。到了这个时候，只有按照最大的可能来安排。他对这个曾经和平的小星球充满歉意，然而也只能如此了。

“已经向兰蒂斯星域发送消息了吗？”兰蒂斯星域将是这些流浪者的目标，那儿的人们爱好和平，会有合适的方法来收留这些流浪者。

“信息已经发出，然而无法预期兰蒂斯会采取什么方案安置这些流浪者。”

“他们一直都是和平的文明，会想出好办法的。”邓迪斯说。

沙达克没有回应。

也许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然而邓迪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他注视着星球。一颗生命末期的三等恒星，被弥漫的尘埃云所遮蔽。谁也没有料到，这样的边缘地带竟然隐藏着一颗文明星球。这带来了太多麻烦。太多麻烦！

为了避免对恒星的生命周期产生太大影响，星尘舰队无法充分发挥能量汲取的潜力，耗费了巨大能量组成的钴星船只能勉强维持能量平衡。整个舰队的补给速度因此降低了百分之三十。而为了将反对分子带走，还必须消耗两百万个颗粒来给他们建设一艘新船。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无视这星球，汲取所有可用的恒星能源，在能量补充完毕之后一走了之。那样一来，这个星球的恒星将进入极端不稳定状态，随时会抛出强烈的离子风暴，星球上的文明不可能长期生存。

无视它，就是毁灭它。这不是巡逻者的做派。

就这样吧！抓紧时间。

他留给沙达克两个指令，然后中断了链接。

突然间，他想亲眼看一看那颗无名的星球。虽然颗粒能够把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他还是想用自己的肉眼看一看。

邓迪斯的身子缓缓上升，一个颗粒恰到好处地将他包裹起来，悄无声息地穿过飞船的舱顶。另一个颗粒早已等候在那儿，闪着微弱的白光。两个颗粒被无形的力量连接在一起，就像一个隐去了握把的哑铃，串在一起向着星球而去。

忽然间，他看见了星球天际线上一个异常明亮的白点。那是被凯利人的祖先遗弃的母舰。邓迪斯心念一动，向着那白点移动。

废弃的母舰逐渐显露出面目，那是一艘大型鑫船，大约有一万米长。星际间每一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环形世界，如果凯利人祖先的母舰只是一艘鑫船，也许他们来自某个家族的分舰队，迷失在这边缘的空间，迫不得已降落在星球上，退化成了星球文明。

邓迪斯靠近鑫船。

红色的船名刻在船身的显著位置，字体巨大：氢云鑫。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船名。

然后，他看见了船身上繁复的花纹。蛇一般的纹章将船体团团环绕。船体的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人像。两个人像看上去是同一个人，摆出略微不同的造型，他们都在跳舞。邓迪斯突然意识到，那蛇一般的纹章，其实是代表氢气云的夸张线条。舞者就在氢气云的环绕中翩翩起舞。

湿婆之舞。

这婆娑的舞者，即便不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也必然是人类文明的底色之一。大多数的文明世界，或多或少都保留着它的痕迹。

邓迪斯仔细端详着精美的人像，恍惚之间，有点儿出神。

他在不同的星球、不同的人群间听过关于这神像的各种传说。传说各有不同，然而也有共同点——那是毁灭和创造之舞。

毁灭之神、创造之神，同一个神祇具有截然不同的两面，而事实上只是同一样东西。

他呼唤沙达克。

沙达克悄然而至。

有什么吩咐，邓迪斯？

我想了解这艘船。它停留在这里多久了？我们是不是该上船去看看，也许还能找到这艘飞船的沙达克。

根据凯利人的信息，飞船停留在现有轨道的时间大约为五百万年。如果没有能源支持，沙达克无法存在那么久的时间。而我没有发现任何能源存在的迹象，这是一艘死船。

也许飞船上藏着什么，我们可以上船看看。

队列里没有这么小体积的探测器，但是我可以两天的时间制造一个。

不用等两天，我只是要上去看看。邓迪斯说完有些诧异，这念头突然之间到了他的脑中，然后就自然而然地涌向了沙达克。

沙达克沉默片刻。

这是没有必要的。小颗粒三十六个小时后就能就位。

我想自己看看，给我盔甲。邓迪斯坚持，冥冥中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吸引力，召唤着他登上这艘巨船。他想弄明白那究竟是什么。

好吧，邓迪斯，如果你坚持要登上这艘飞船，我们必须达成一致，一旦环境系数低于安全阈值，你必须即刻返回。沙达克做出了妥协。

好。邓迪斯干脆地答应。

如你所愿。

沙达克刚回应完毕，四周的舱壁上便现出大大小小的凸起物，凸起物很快形成块状的金属从舱壁上脱落，围绕着邓迪斯转动。它们仿佛活

物一般，变化成各种形态，彼此间自动组合，很快形成了盔甲的模样。

为了安全起见，盔甲将装备重火力，确保你能够破坏这艘飞船的舱壁，直接飞出来。

同意。

盔甲铆合的声音不断在耳边响起，细微的震动此起彼落。这熟悉而又陌生的震动感叩击着回忆，令他竟然想起从前的海盗生涯来。海盗的盔甲粗糙而笨重，穿戴起来总是发出异常响亮的铆合声，那声音就像是一种强烈的兴奋剂，让人充满迫不及待去战斗的渴望。

这是怎么了？今天的状态和以往有些不同。那些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似乎都要翻涌上来。

是接见凯利人之后留下的后遗症？

随着最后一声细微的咔嚓声，盔甲完美地包裹了邓迪斯的躯体。舱壁上显露出一个圆形的开口，他纵身穿了过去，进入一个小小的封闭空间。开口在身后闭合。整个顶棚像水银般流动，顺着四周的舱壁流下，融入脚下的舱板中。不过三分钟，他就完全暴露在真空中。脚下是白色的颗粒，眼前是庞大的巨型飞船，还有那蓝色的星球。在这样的距离上，星球占据了半个天宇，亮得刺眼。流体颗粒的闪光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断出现，就像星星。

这世界看上去一片平静，却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风暴。

邓迪斯起身向那荒弃的飞船靠过去。

忽然间，庞大的船身金光闪闪，而雕刻在船身上的舞者眼中也有了光彩，仿佛活了过来。

邓迪斯一愣，随即明白这只是光线的角度造成的错觉，当他快速闪过，这奇特的视觉效果也随即不见。这是神奇的艺术，远古的人们一定为此耗费了巨大的精神和物力。

湿婆雕像的头部上方有一个舱门，邓迪斯落在舱门边。

对于一艘死船他无所顾忌，一炮将舱门熔出一个大洞，伸手进去，

粗暴地将门拉开。

灰暗的光线照进封闭了五百万年的船舱。这是一个发射舱。

邓迪斯纵身穿进去。

他进入一个宽而短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是另一扇门。门没有关，他径直越过它。

一条漫长的甬道进入到视野里。这是连接所有发射舱的甬道，直径达三十米，一眼望不到尽头。如此宽敞的通道只能是为了大量飞梭或者机甲的移动而设置，这艘鑫船从前一定配备了强大的武力。

邓迪斯向前后扫描一眼，没有任何异常。沙达克仍旧确认安全。他选择了船首的方向，沿着甬道移动起来。

这艘飞船的设计并没有太多的独特之处，人类的飞船总是遵循着最优的设计规则，即便外形大相径庭，内部结构也大同小异。邓迪斯很快就找到了通向舰桥的通道。

然而他却停了下来。

他正经过飞梭库。排列整齐的飞梭静静地镶嵌在卡位中，一眼望不到尽头。这些飞梭的设计有些像流体颗粒，形态却更扁平些，机体的后部还有两片薄薄的机翼。这是空天两用的飞梭。

人类在五百万年前离去，将它们遗弃在此。然而，在离去之前，它们一定得到了细心的看护，被摆放得整齐划一。

邓迪斯缓缓向前。

他审视着这些武器，就像在检阅一支部队。最后，他停了下来。强烈的痛感冲击着他的腹部，那是因为剧烈的感情冲撞而引起的痉挛。邓迪斯蜷起身子，缓解疼痛。

他全身发抖，泪流满面。他终于明白是什么将他召唤到这死去的飞船里。

潜意识指引着他，在此刻浮上了水面。

他仿佛看到一个孤零零的男孩，躲藏在一道坎后，怯生生地看着身

穿装甲的高大身影一个个经过。连接发射舱的甬道是一个危险的所在，一旦飞船舱体破裂，任何移动的东西都会在瞬间被强大的气流冲入太空。然而男孩并不害怕，他只是担心那些出发去战斗的人再也回不来。

那些人真的一个也没有回来。甚至连沙达克也不复存在，船舱里一片黑暗。

童年时代的记忆从未消失，只是潜藏着。无尽的孤独和恐惧像潮水般将他吞没，他爬进一具盔甲里，蜷缩着躯体，忍受着饥饿和寒冷，时而抽泣。他认为自己要死了，死神就在一旁，等着他睡过去，就可以将他带走。虽然又困又乏，然而对黑暗的恐惧让他努力挣扎，不让自己昏睡过去。

死神最后并没有来，来的是海盗之王。那冷血而残酷的无冕之王，对他却很温和慈祥，当场教会了他操纵盔甲。他的人生就此拐了一个大弯。他成了一个海盗，浪迹在科尼尔凹陷区，抢劫大大小小的飞船，直到遭遇李约素……

他从来不曾伤害一个人。洗劫了财物，他会放人走，而且留下足够的救生装置。他一直以为这是因为高尚的情操，然而这被遗弃的飞船、空寂无人的巷道、排列整齐的飞梭叩响了记忆之门，他意识到自己不过在向一个潜藏在记忆深处的巨大阴影说“不”。他不愿意让任何人遭受自己曾经遭受的痛苦，仅此而已。

邓迪斯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悲伤之中，肆意地哭泣。他早已不记得那些亲人的模样，只有温暖亲切的感觉留存心间。他爱他们，就像爱自己的生命，甚至超过爱自己的生命。然而，那些都已经消失不见，只在他的记忆深处潜藏。

哭声渐渐变得微弱，邓迪斯的心情也平静下来。

一个人被选中做某些事，总是有原因的。当他被领到星尘长老面前，得到了百分之百的信任，他以为那不过是一次运气，其实那是因为他们了解他，比他自己更了解。

因为他善良而温和。

最强大的力量需要最温柔的心灵才能统驭，而必要的时刻，又不能软弱。你通过了测试，这是我们选中你的原因。长老是这样对他说的。他以为那不过是一句热切的勉励，然而此刻他意识到这句话是真的。只是当初海盗之王用残酷的训练给他的心罩上了一层坚硬的外壳，让他失落其中。

邓迪斯在巷道中缓缓移动，向着舰桥方向靠近。

沙达克突然传来紧急呼叫：“邓迪斯，我收到一组信号。”

邓迪斯一边前进，一边回应：“很紧急吗？”刚从巨大的悲恸中恢复过来，他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然而他知道沙达克不会为了无关紧要的事打扰他。

“是求救信号，来自凯利星球。他们在恳求你，拯救他们。”

邓迪斯的脚步慢下来，“我们已经同意带走他们。”

“但还有些不同……你要听听吗？”

眼前就是巷道的尽头，邓迪斯推开封闭的大门。

大门打开，里边漆黑一片。

“说吧！”邓迪斯有不好的预感。他快速扫描整个舰桥，这个宽敞的舰桥舱里至少曾有超过三十人在进行控制操作，然而却没有特别的船长位置。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入邓迪斯耳中，声音很急切，因此显得有些刺耳：“我叫凯瑟琳·金，我是凯利星球回归运动的发言人，我们欢迎银河使者的启示，组织登船，但是当局长老正让这次事件变成一场迫害，他们通过了秘密决议，要处决所有回归运动的骨干分子，流放参与者。他们已经杀死了超过两万人，还有将近十万人在黑名单上。这不是一次解放，而是阴谋，血腥的阴谋……”通话到了这里突然变得更为急切，凯瑟琳几乎吼叫起来，“不要上当，只有你们能阻止这场迫害，银河使者，我代表回归运动的两百万人向你们呼喊。别相信他们，把所有人都

带到太空里，只有太空才安全……”

信号到此为止，像是被强行中断。邓迪斯毫不怀疑信号的那边正在发生什么，“凯利人的代表已经返回了吗？”

“他正折入大气层。”

“告诉他，要保证这个叫作凯瑟琳·金的女人生命安全，她必须活着登上飞船。”

“这样会引起凯利人的反感，增加厌恶风险，可能引起反效果。”

“没关系，就这么做。我们不会打击星球，但是凯利人不知道，所以只要我们提出要求，他们就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做。”

都认为沙达克无所不知，但其实沙达克对人类永远一知半解，也永远不能替人类做出决断。

“好的，邓迪斯。”沙达克服从了指令。

六百万颗粒在星球的夜空中集结，沙达克让它们降低了高度，从星球上看起来它们是一个庞然巨物，所有颗粒同时点亮，就像一团发光的云，在夜空中缓缓飘移。

在那些等待着登船的人看来，这是拯救的信号、光明的灯塔；而在那些躲藏在暗处、施展着阴谋诡计的人眼里，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威胁总是能够奏效的，只要被威胁的对象相信暴力能解决一切。

那些进行处决行动的人，恰好属于这一类。他们会认为星尘舰队的强大武力可以迫使他们做任何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对的，星尘舰队要毁灭这样一颗星球轻而易举。然而，他们无法理解行走在太空中的人类所信奉的价值——巡逻者捍卫所有的人类，也包括他们。哪怕某些统治者再龌龊不堪，星球上的人们却总会诞生出自然纯真的理想。人类天性渴望自由和真理，一切的桎梏都是临时的，一切社会的大多数都值得保护。幸好他们不理解这一点。

邓迪斯很快收到了回应，却不是他料想中的回答：

“凯瑟琳·金已经死了，死于混乱中的暴力袭击。一些极端组织的

行为无法受到约束，我们对此深表歉意。”

邓迪斯长久地沉默着。他无从了解这是谎言还是真实，也许这又是一个凯利当局的阴谋，也许这是凯利当局也无力控制的局面。

凯瑟琳绝望的嘶吼仿佛在耳边回响。他确信那不是谎言。

死了很多的人，更多的人会死去，除了这一点，其他的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确定。邓迪斯甚至不能确定那些愿意登上飞船的人，到底会怀着怎样的心思。

无意中，他扫描到舰桥的顶部。舱顶刻着湿婆的雕像。

“毁灭，然后才有创造。”雕像旁的一行小字映入眼帘。

他盯着这行小字，不由一个寒噤。冥冥之中，仿佛命运的注脚。

星尘舰队毁灭了凯利星的和平，却让穿行在群星之间的古老梦想在人们心中重新发芽。五百万年前，当凯利人的先祖遗弃飞船，他们从未打算让后代子孙重新回到飞船上。在一颗小小的与世隔绝的星球上平静地生活，这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五百万年啊，很多文明熬不过如此漫长的时间，凯利人却能一直延续下来。这也算是一个成功的选择。

星尘舰队不经意间就毁掉了这种成功的生存策略。

在星空间寻找未来，这是另一种策略，也是人类文明的主流。邓迪斯仿佛看到一双大手，正将小小的星球托举起来，汇入璀璨的银河群星。

“邓迪斯，凯利人给了我们登船位置。他们预计有三十五万人登船。”

三十五万，相比星球上的两亿六千万人口实在太少了。登上飞船的人是少数，但是将来他们将变成多数。如果不能飞向星空，文明之花终究会枯萎。

“沙达克，你能恢复这艘飞船吗？”邓迪斯问了个似乎完全不相关的问题。

“恢复这艘飞船？”沙达克惊讶不已，“这艘飞船年龄超过五百万

年，已经彻底老化。如果真要这么做，按照现有条件，至少要两年的时间。”

“没关系，你可以制造一个分身，指导这些人慢慢更新飞船。他们有很多时间。”

“你不打算遵守和凯利人代表的约定？”

“我宁愿让这些人重新起航，他们会有自己的价值观。不管那意味着什么，希望总会在这些人中间诞生。”

“我不是很明白。”沙达克回应，“如果你坚持这么做，我会安排一切。我会留下两百万个颗粒给我的分身，两年的时间，可以恢复这艘飞船八成的性能。”

“就这么办吧！”邓迪斯声音很轻，然而语气坚定。

“好的。”沙达克悄然退去。

邓迪斯原路退出。

片刻之后，他站立在颗粒上，气密舱在他周围生长。

他向着那死去多年的飞船望了一眼。

颗粒的集群正在赶来，它们会彻底探察这艘死去很久的飞船，沙达克会有一个完美的方案，修复船体，替换引擎，更换装备，三十五万人将会登上飞船，他们会成为第一批船员。为了飞翔在银河之间的梦想，为了回归祖先的光荣，也为了牺牲在星球上的那些伙伴，他们会用十二万分的努力让这飞船重新飞起来。

在那之后，又会发生什么？

船体的两侧，湿婆在氢气云的环绕下跳舞。陡然间光亮一闪，仿佛涌出了熊熊的火焰。

一刹那间，邓迪斯仿佛跨越了亿万年的时光，和那主宰人类命运的神灵融为一体。星尘舰队随着他的意志起舞，而熊熊的火焰，似乎要将整个银河都烧透。

在这里，在此刻，他就是神的化身。

气密舱完全闭合，开始融入颗粒本体。

邓迪斯却一直恍然出神，直到所有的盔甲卸除。

“返航吗？”沙达克问。

“沙达克，我要去一趟星球。”邓迪斯回过神来。

“在这种情况下，那太冒险。”

“不冒险，我会很小心的，就在天梯附近。告诉他们，把凯瑟琳的遗体送到一号天梯。”

“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要主持一个仪式，火化凯瑟琳的遗体。”

“确实必要吗？”

“我必须这么做。”

沙达克沉默片刻，“我会告知他们。你需要先返航，十二小时后一号天梯完成，我会送你登陆。”

颗粒开始返航。

凯利星缓缓旋转，就像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球、一件玩具——神的玩具。

是的，他将要做的事，是神该做的事。毁灭，然后才有创造。他要在这个星球上燃起火焰，更多的人会因此死去，而星球会得到新生。

邓迪斯放松身心，任由思绪在整个舰队中扩散。

星尘流转，遮天蔽日。

钻星船开始向着恒星钻探，巨量的氢气快速充盈舰队的能量贮备，恒星在钻星船的刺激下散发出狂暴的热流，成了排列整齐的颗粒群的饕餮大餐。泄露的辐射在星球的夜空中燃起了缥缈的绿色大火，原本只在两极的强磁场区才能看见的极光笼罩了夜空。

他能感受到星球上的恐慌，然而，神不在乎恐慌，只在乎结果。

凯利人会获得新生，而星尘舰队将奔赴猎户座战场。

对即将要做的事，他充满了信心。

10. 死亡之星 旦素一

“进攻命令将在十分钟后下达。”沙达克报告情况。

旦素一沉默地点了点头。

“是否再慎重考虑一下？他们并不是敌人。”

“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们为敌，就应该退却。”

“下潜成功的可行性只有百分之十六。”

“我们会成功的。”旦素一抿着嘴唇，两片薄薄的嘴唇显得更薄。她注视着眼前的战场形势。

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赛，对方占据了优势。

十三艘贝壳船一字排开，数以万计的流星攻击机环绕在贝壳船周围，宛如漫天飞舞的萤火。他们摆出了一个网兜阵，从四个方向包围过来，盛气凌人。

他们有资本做出这样高高在上的姿态，因为自己这一方，只有一艘“青云号”而已。

一敌十三，虽然“青云号”是一艘次行星级母舰，长度超过两百公里，然而对方的贝壳船相比之下也只是稍小一个级别，扁而圆的舰体直径达一百五十公里，同样是规模巨大、装备精良的武装母舰。贝壳船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声——神龟千年——和坚盾帝国的名号相得益彰。它们很难被打爆，生存力极强，过去的许多次战役里，贝壳船的这种特点让联合舰队拥有了可靠的防御体系。

但这一次，它们却成了麻烦所在。

坚盾帝国派出了精锐舰队，铁了心要把“青云号”拦下来。

和暗黑深渊的三百年战争，让星域飞速成长，他们拥有了快速制造技术，制造出许多次行星级的贝壳船，掌握了超级虫洞技术，庞大的舰

队可以顺利地透过亚空间潜行；他们还掌握了引力锚战术和巨型波动引擎。从前，星域虽然懂得引力控制，能够制造星门，却不懂如何在战场上有效使用。这本该是巡逻者的看家本领，禁止向星域传播，然而大敌当前，雷电家族并没有保留。

曾经的学生迅速成长，成了联合舰队的主力。

蛇人座TB529超新星战役消灭了最后的中枢星，结束了战争。然而一个新的庞然大物赫然出现在星图上！那些曾经被暗黑深渊侵占的星域，几乎都被坚盾帝国所占据。新的帝国横贯五千光年，成了英仙座旋臂的绝对统治力量。

皮克斯用最卑劣的手段，攫取了胜利果实——就在蛇人座战役进行的同时，坚盾帝国武装突袭同宙星，消灭了同宙星留守舰队，彻底瓦解了联合舰队内部的平衡。联合舰队不复存在，所有的努力成就了坚盾帝国的光荣。

他们是卑劣的，他们是强大的。

某种程度上，他们比暗黑深渊更令人惧怕。

然而，他们仍旧是人类。

任何人类都不是巡逻者的敌人。此刻，旦素一却不得不将他们视作敌人。他们禁止“青云号”进入身后的时空封闭区，为此不惜撕破脸皮。敌人所不希望的，就是我们希望的。为了进入那片封闭区，“青云号”也不惜代价。

这是一场老师和曾经的学生之间的较量。

“五分钟进攻准备。”

“所有流体颗粒出舱，锥形攻势就位。”

沙达克不断报告舰队准备情况。

“旦素一，莫里斯将军想和你通话。”

莫里斯是坚盾帝国的前线总指挥，然而，他只有三十八岁而已，就像一个孩子。为了巩固统治，皮克斯清洗了他的军队，那些曾经在联合

舰队里并肩作战的战友都消失了，取代他们的是一群孩子。一群野心勃勃、被坚盾帝国的光荣塞满了脑子的孩子。他们是战争后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目睹的全是人类的节节胜利，这让他们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银河的主人。

然而这孩子却掌握了毁灭性的力量。

“让我和他谈谈。”旦素一冷冷地说。一切行动都必须从理性出发，雷电家族的指挥官能胜任这一点挑战。

莫里斯的半身虚拟像弹出在旦素一眼前。

他四下打量着，仿佛一个趾高气扬的征服者正在审视自己的战利品，片刻后，他的视线才回到旦素一身上。

“伟大的旦素一阁下，您终于愿意谈话了。我诚挚地感谢您的许可。”说完，莫里斯象征性地欠了欠身子。

浮夸的语调透着虚伪。旦素一只是看着他，眼睛眨也不眨。

“仲裁者陛下下达了明确的指示，您是坚盾帝国最尊贵的客人，您可以在任何时间去任何地方，并得到坚盾帝国最隆重的欢迎和支持，只要您放弃‘青云号’。”

“‘青云号’属于雷电家族，属于巡逻者。”旦素一断然回答。

“但是联合舰队需要它。”

毁掉联合舰队，然后用它的名义传达号令。这荒唐透顶的事在莫里斯的口中振振有词。一旦被疯狂的念头占据了头脑，这些人就成了一群真诚的疯子。

“联合舰队早已经解散了。”

“哦，不，它就在你的眼前。”莫里斯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联合舰队正期望着‘青云号’的加入。”他的眼神带上了一丝嘲弄，“不过，虽然说是仲裁者陛下的意思，作为我个人和舰队的三十万战士，还真的希望阁下能拒绝这期待。战士渴望荣誉，就像猛兽渴望鲜血。没有战斗，战士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不是吗？”

“那就开战吧！”旦素一冷冷地回应。

莫里斯露出一丝冷笑，“这么说您拒绝了仲裁者陛下的诚意。我会如实报告这次令人怀念的最后谈话。再见了，旦素一阁下。”

莫里斯的虚像消失了。

旦素一眼前再次浮起星图。从四个方向包围过来的贝壳船已经停止了前进，流星攻击机向前突出，快速逼近。

战斗已经开始了。

两万个颗粒聚集在“青云号”前方，形成一道屏障。两万个颗粒后方，三千个引力锚整齐地排列成两排。从外部看上去，它们仿佛是颗粒集群的后备力量，然而，它们是秘密武器，真正的杀手。三千个引力锚配合波动引擎，可以形成强大的助推，帮助“青云号”穿透亚空间屏障。当然，仅仅凭着引力锚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决定因素——随着贝壳船的逼近，这个条件很快就会得到满足。

“质量聚集完成。倒计时六十秒。”沙达克通报。

逼近的贝壳船和球形机让两万公里内的质量分布达到了可触发态。一切正沿着设想发展。

“我必须再次提醒你注意，这一次下潜会导致我们损失掉八成颗粒，毁掉两万公里内的所有小型飞船。‘青云号’本体会有一定概率受损。”

旦素一并不理会，“确认成功概率。”

“概率百分之十六，潜行六个光年，顺利进入目标；百分之二十五，中途掉出；百分之三十四进入后被弹出，‘青云号’会受到轻微损伤；其他情形百分之二十五。”

沙达克所说的目标是死星，重重屏障下，谁也不知道那边的情形如何，赤釉和暗影舰队是否还在那里。战争刚结束，赤釉就带着他的暗影舰队进入死星，这一支令人生畏的舰队就此消失。虽然皮克斯坚称赤釉是他的支持者，但种种迹象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赤釉并没有参与皮克斯

的阴谋。而此后皮克斯对死星区域的严格防范，更是心虚的证明。

死星位于一片超级扭曲的时空，就像被包裹在一个时空泡中，浸泡在亚空间里。这和当初暗黑深渊的时空瘤异曲同工，同样是极度扭曲的空间，同样与世隔绝。只不过，死星沉入亚空间并不算太深，依靠飞船潜行仍旧能够抵达，然而飞船只有在特定的位置才能进入。

因此，坚盾帝国的舰队才会堵截在这里；也因此，“青云号”不得不直接面对优势敌军。

十秒倒计时的声音响了起来。

旦素一死死地盯着屏幕，冒险是否能达到目的，马上就见分晓。

“青云号”猛然晃动。

屏幕一阵发黑，然后恢复。

下潜没有成功，不然不会瞬间就弹出。

“三号引擎受损，封闭输出。”

下潜没有成功，“青云号”仍旧在原地弹出。

但周围已然成了一片火海。

瞬间的空间反弹让所有小型飞行器被摧毁，剧烈的爆炸在方圆两万公里内同时发生，就像一个直径达两万公里的火球。

“青云号”就沉浸在这一片火海中。坚盾帝国舰队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打得有些发懵，一时间竟然没有任何动静。

“无法进入死星，是否考虑撤退？”沙达克建议，“如果撤退，坚盾帝国的飞船不会追击。贝壳船的正常巡航速度只有我们的百分之七十三。”

这种时刻，无法不听从沙达克的建议。

“我们先撤退。”旦素一赞同。“青云号”已经失去了突破屏障的机会和能力，在这里继续和坚盾帝国纠缠下去毫无意义。现在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保护“青云号”，撤退到安全地带，等待时机。

她望着屏幕上漫天的红色火光，心有不甘。死星就在那里，沉浸在

时空屏障之后。爆炸形成的残骸飞散，最后却向着一个中心聚集，那儿是死星的引力穿透亚空间在时空膜上的投影，残骸聚成一团，就像一道被封死的大门。门后就蛰伏着强大的暗影舰队。她用尽一切力量，甚至不惜用“青云号”冒险，最后还是无法越过这道屏障。

只能暂时放弃。

回到银河之心，回到巡逻者的源流之地，交付使命。青柏把“青云号”交托给她，也同时把这使命交托给她。无法唤醒暗影舰队，那就继续完成交付使命的任务。

“对方有超过两万球形战斗舱弹出，攻击迫在眉睫，护盾满充，舰炮就位。所有人员就位！”

沙达克发出警告。

对方并不想就此放过“青云号”。

贝壳船发射出更多的流星攻击机。这些和流体颗粒很相似的银色球体快速散开，形成稀疏队形，然后像疯了一样冲上来。

“全面防御授权。”旦素一冷静地下达指令。一切交给沙达克，面对占尽优势的敌人，只有沙达克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舰炮的力量，人的大脑完全无法跟上瞬息万变的海量数据，哪怕是最高级的巡逻者指挥官也不行。

“青云号”射出一道道耀眼的红光，高能量的束流不断击中冲上来的球形飞行器，在飞船前方形成一团团火球。敌人开始反击，数以万计的导弹几乎同时从四面八方的球体中射出，向着“青云号”飞奔而来。能量护盾能够有效地防御束流攻击，却很难抵挡依靠动能突破的导弹。敌人深深地明白这一点，他们只用最有效的手段——他们发射的是反物质导弹。

舰炮被迫转向奔袭而来的导弹群。光束漫天飞舞，扫荡着密集飞来的导弹，却绝难将它们都消灭在安全距离之外。爆炸的火光淹没了空中的一切，四处横飞的残骸则不断地碰撞“青云号”。“青云号”庞大的

舰体岿然不动，外部装甲的损耗情况却不断恶化。

“右舷325区域，装甲损毁，无法修补，封闭隔离。”

“129区遭受弹片碰撞，表面削弱。”

“右舷435区，装甲损毁，无法修补，封闭隔离。”

“17854炮台损毁。”

.....

护盾仍旧完好，飞船装甲和炮台却在缤纷如雨的残骸撞击下岌岌可危。危险本该由流体颗粒阻拦在外围，然而大量流体颗粒在超级反弹中和敌人的飞行器同归于尽，结果让“青云号”暴露在这样原始而直接的碰撞中。

“青云号”没有厚重的装甲，一旦敌人发动第二波攻势，很可能会有导弹在船体上直接爆炸。反物质炸弹威力惊人，即便对于“青云号”这样的巨船，一颗超级威力的大炸弹也足以致命。

远离它们，消灭它们！这两条对付反物质炸弹的黄金法则完全派不上用场。坚盾帝国用近乎奢侈的方式使用反物质炸弹，势在必得。

旦素一静静地望着眼前的火海，等待着敌人的流星攻击机从火光中穿出，发射出那致命的武器。

那将是“青云号”最后的时刻。

巡逻者的飞船被来自星域的人类用最野蛮粗暴的方式摧毁，而那些人类，恰恰是巡逻者试图保护的對象。这有些荒诞，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沙达克发出了红色警报，这意味着危险迫在眉睫，飞船随时可能出现异常，甚至爆炸。

所有的波动引擎停止运行，主引擎的能量全部都集中在主炮上。沙达克放弃了护盾，准备做最后的反击。

他瞄准了一艘贝壳船。两万公里的距离上，主炮能够击穿贝壳船体，能不能彻底摧毁它，却无法预知。

“全权限授权。”旦素一同意了沙达克的方案，那将是“青云号”发出的最后光芒。战斗而生，战斗而死。这也算对上了巡逻者的宿命。

主炮的能量充盈。

沙达克却没有发炮。

“他们撤退了。”沙达克报告。

漫天的火光残余中，并没有出现流星攻击机的死亡身影。

“异常能量汇集。”随着沙达克的声音，一幅经过染色处理的图景出现在旦素一眼前。

引力异常的位置，原本聚集一处的残骸突然间四散。约束着它们的能量仿佛消失在一瞬间。

有东西从潜藏的死星冲了出来。

“沙达克，继续远离，但是不用急着弹跳。注意观察贝壳船的动静。”

“遵命，旦素一。他们彼此开始战斗了。”

从死星冲出来的是一些小型飞行器，沙达克抓取了几个模糊的影像。它们像是蓝色的幽灵般在白色的流星攻击机间穿行。

“那是暗影舰队的幽光飞船，对吗？”旦素一向沙达克询问。

“我无法确定。”

幽灵般的飞行器有着飘忽的轨迹，就像一个死亡天使在众生间飞翔。

那只是一艘飞船而已，它飞得太快，战场上视线被爆炸和残骸阻碍，让人产生了有许多飞船在飞的错觉。

更多的飞船跟着它从亚空间弹出，数以百计，在流星攻击机中闯荡，肆意杀戮。流星攻击机几乎毫无抵抗力。它们携带的导弹是攻击母舰的利器，但对小型飞船几乎毫无用处，急切之间，它们也得不到母舰的保护。

“的确是幽光飞船。”沙达克确认。

“停止撤退，主炮准备。”旦素一下令。

“主炮准备？”沙达克有些意外，“‘青云号’外层装甲残缺不全，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我们需要撤离战场恢复元气。”

“我们要给幽光飞船提供支持。它们很难打破贝壳船的防御体系。”

“确定要和他们一道作战吗？”

“他们刚救了我们，而且，我们该给坚盾帝国一些教训。是的，我确定和这些幽光飞船一道作战，他们是暗影舰队，我们的盟友。”

“青云号”主炮再次满充。炮身上晶莹的蓝色光环让船体通体发亮。

贝壳船正试图收回流星攻击机，一些人形的盔甲从贝壳船上发射出来，冲向幽光飞船，掩护流星攻击机回撤。看不见的护盾展开，贝壳船开始向前推进。

一物降一物，幽光飞船依靠零点能飞行，贝壳船的能量护盾恰好能阻断幽光飞船的能源。敌人正试图利用这一点逼迫幽光飞船离开战场。

旦素一仿佛回到了和暗黑深渊战斗的日子。暗影舰队和颗粒集群前出，绞杀红虻，大船巨炮在后方压阵，等待着毁灭性的时刻。这样的战术很有效，连续摧毁了暗黑深渊的三颗中枢星。直到战争结束，除了用数量的优势来填补，暗黑深渊一直没有找到破解的办法。

这样的战术现在仍旧有效。

“青云号”发射出一道蓝光，这是警告，也是提示幽光飞船避开射界。

幽光飞船接受了这样的信号，避开“青云号”和贝壳船之间的直线。联合舰队时期形成的战斗默契，仍旧保留在双方之间。

耀眼的光从主炮口喷薄而出。华丽的金色光柱穿透战场，熔毁一切，直抵贝壳船。贝壳船的前方亮起绚丽的色彩，无形的护盾将各种亮

丽的颜色导向一旁，倾泻在无边的黑暗中，仿佛一幅泼洒的油画。突然间，色彩一暗，仿佛什么东西瞬间破碎，光柱长驱直入，正正地击中了船体！

贝壳船没有爆炸，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异样的火光。它拥有银河间最稳固的船体结构，正面的全力一击还是没能彻底摧毁它。

然而，幽光飞船已经得到了机会，蓝色的幽灵在失去了能量护罩的贝壳船体外纵横往来，很快将船体切割出深浅不一的伤痕。停靠在船舱里的流星攻击机暴露出来，成了被屠杀的目标。

反物质炸弹仍旧装载在流星攻击机上，巨大的热量引爆了它们，剧烈的爆炸此起彼伏。反物质炸弹原本是打击对方母舰的利器，却在船舱里爆炸，成了摧毁自己母舰的杀手。

熊熊火光中，贝壳船终于四分五裂。

剩下的贝壳船开始后撤。

幽光飞船在爆炸的贝壳船体周围聚集，并不追击。

“青云号”的能量水平缓缓恢复，若隐若现的护盾形成一个巨大的光球，将船体包裹在中间。一切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贝壳船舰队开始构建星门。星门在远方闪烁，仿佛一颗大而暗淡的星星。

幽光飞船就在距离“青云号”不到一万公里的位置聚集在一起，它们仍旧在飞行，然而只是不断地在原地兜圈，数以百计的飞船轨迹彼此交错，变成一团乱麻，仿佛一团巨大的电子云。

死里逃生，这团电子云一般的存在就是大救星。

这也是旦素一要寻找的目标。

她等待着赤釉的信号。

“收到莫里斯将军的通话请求，是否允许接入？”沙达克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却来了。

“让他来吧，听听他要说什么。”旦素一冷冷地回答。

莫里斯的半身像再次出现在船舱里，“这是一场不幸的意外，我们的一艘母舰被摧毁了。旦素一阁下，坚盾帝国会记得这场意外，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给这件事画上一个句号。”他的语调仍旧油滑，却难以掩饰那一丝气急败坏。

“收起你空洞的威胁，雷电家族从来不怕威胁。”

“坚盾帝国和雷电家族从来不是敌人。”莫里斯话锋一转，“我们并肩作战长达三个世纪，谁也不会忘记那段光辉岁月。虽然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但我还是要提醒阁下，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是同类。暗影舰队才是异类！小心了，旦素一阁下，你该小心的不是我们坚盾帝国，而是刚刚在背后袭击我们的那些异类！异类和人类永远不能走到一块去。”

“承蒙指教。我当然记得‘青云号’几乎被反物质炸弹摧毁，这是亲如手足的人类干的，而救下我们的就是暗影舰队。”

莫里斯露出一个尴尬而夸张的笑容，“那么我们后会有期。您一定记得帝国舰队的信条，永不放弃。”他的影像变得暗淡，最后消失。

屏幕上，贝壳船发出闪烁不定的光，融入星门那柔和的光亮中。十二艘贝壳船，排列整齐，就像一串珍珠，依次湮没。他们干净利落地撤走了所有的飞船。

是的，他们的目标是防范“青云号”进入死星。既然暗影舰队主动从死星突击而出，继续在这里纠缠就毫无意义。

但是，旦素一毫不怀疑他们会继续纠缠。坚盾帝国拥有非同一般的实力，也有了非同一般的野心。在那巨大的野心面前，任何一个巡逻者部族的存在都分外碍眼。

暗影舰队则是另一个潜在的障碍物。他们被称为暗影舰队，并不是因为幽光飞船，而是因为舰队所有的战士都是暗影人，而且是同一个暗影人。他们都是赤釉的克隆体。相比任何人类，暗影人更像是一个完全

的整体。当年的“平准号”上，沙冈人的重装战士因为拥有傀儡神经体系，可以将所有人完全统一在同一个意识里。暗影人更超越了沙冈人，他们是被暗黑深渊改造过的人类，彼此间具有神秘的亚空间连接，天然就是一个整体，就像眼前浮动的巨大电子云团。幽光飞船仿佛给他们量身定做的装备，轻巧快捷，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机动灵活的优势。

因此，他们在和暗黑深渊的战斗中无往不胜，是红虻群的天然克星。

他们不该在死星老死，银河间仍然多事，他们仍旧有用武之地。

旦素一静静地等待着消息。赤釉知道她来了，会出来见面的。

一艘幽光飞船从电子云团一般的飞船群里脱离。

“旦素一，赤釉来了。”

一个黑魑魑的影像浮现在旦素一面前。他全身黑色，只有眼睛是红的。

两只红色的眼睛就像两团火一般盯着旦素一。旦素一很熟悉这样的眼神。

“赤釉，很久不见。”旦素一淡淡地说。

“我不是赤釉。”来人开口，“我是四十五号克隆体，你可以叫我四十五号。”

旦素一稍稍有些意外，“哦，赤釉呢？”

“他死了。”

简短的消息却像一记沉闷的重锤。

“死了？怎么回事？”

“赤釉被召唤到同宙星参加军事会议，被杀死了。联合舰队突袭我们，杀死了我们六百多个同伴，然后追杀我们，直到我们被迫进入死星。”

赤釉死于阴谋。就像他们如何对付同宙星舰队，他们也试图彻底消灭暗影人，只不过没有成功。

“我以为赤釉还在……”旦素一想表达点儿什么，然而终究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你们还有多少飞船？”旦素一最后问。

“三千六百五十三艘。”

“消失的飞船，都是那次突袭损失的？”

“还有追杀。我们和他们一路战斗，损失惨重。当然，他们的损失更惨重，只是他们承受得起。”四十五号回答。

旦素一可以想象那惨烈的状况。过去三百年的战争里，她从未见到暗影舰队遭受这样大的损失——舰队从超过八千艘幽光飞船到只剩下三千六百多艘，损失过半。而坚盾帝国传播的却是另一种说法，幽光舰队厌倦战争，投入了死星。

“你们怎么会来到死星？”旦素一问。

“赤釉死前给了我们信息，告诉我们死星的方位和进入办法。他要我们快逃。”

赤釉和他的克隆体以神秘的方式相互感知，坚盾帝国使用了卑劣的手段试图摧毁幽光舰队，他们本可以大获成功，就像他们对同宙星联合舰队直属舰队所做的一样，然而赤釉最终没有让他们如意。暗影舰队及时得到了消息，奋力杀开血路，冲出陷阱，并且遁入死星的保护。最坏的情形下，得到了一个最不坏的结果。

“你们得到了它的许可？”旦素一问。

“它”指的是死星主人，这个神秘的存在拥有强大的空间控制力，它扭曲了时空膜，将整个星球沉入亚空间，孑然独立。任何飞船，如果没有经过它的许可贸然闯入死星，只有死路一条——它可以控制飞船的弹出位置的空间曲率，让飞船撞上空间之墙，粉身碎骨。当初，李约素和甲目带着一支混合的船队从死星逃脱，关于这个神秘星球的传闻就开始在星域和飞船间流传，很多飞船闯入这神秘所在，试图一探究竟，却没有一艘飞船回来。唯一的例外是一艘小而破的坚盾帝国侦察艇，艇上已

经没有任何活人。小艇在死星附近飘荡，不断广播禁止进入的声明以及闯入的严重后果，直到被坚盾帝国收回。从此，旋臂上的星域都知道死星名副其实，是飞船的禁区。不得到许可就闯入，意味着生存还是死亡只在死星主人的一念之间。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闯入，闯入之后才接触到死星主人。它允许我们在死星外围停留。六个小时前，它告知我们这边发生了战斗，而且给我看了影像，我认出了‘青云号’。我们请求它让我们跳出死星来帮助你们，它同意了。这就是我们能及时支援‘青云号’的原因。”

神秘的死星主人把天平倾向了“青云号”。

旦素一沉默着，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你们打算怎么办？继续留在这里？”旦素一试探。

“我们没有特别的目标，如果‘青云号’可以接受我们，我们愿意加入。”四十五号回答。

这个回答正中下怀，“青云号”损失了大多数作战飞船，幽光飞船将是可靠的伙伴。不等旦素一说话，四十五号又继续说：“但是幽光舰队要独立成军，在母舰上，给我们一块独立区域，不受沙达克控制。”

旦素一一怔。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要求，让沙达克放弃一部分飞船的控制权，对“青云号”是一个巨大隐患。她也理解四十五号的意思，发生了一次惨剧，他们不希望发生第二次，虽然在联合舰队期间，他们和雷电家族彼此合作默契，无比信任，然而他们和坚盾帝国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最后得到的却是欺骗和背叛。

“我会和沙达克安排这件事，”旦素一回答，“但是不能保证沙达克对独立区域置之不理，‘青云号’需要由中枢进行管理。”

四十五号点了点头，“这一点可以理解，可以在登船之后再协商。”他停顿下来，盯着旦素一。

最困难的那部分来了。旦素一坦然地和四十五号对视着，她对那会是怎样一个条件有所预感，于是等待着四十五号提出来。

四十五号终于开口：“最后一点要求，暗影舰队会配合雷电家族的要求作战，同时希望得到回报——雷电家族应该帮助暗影舰队复仇。”

果然如此。

旦素一沉默着。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请求。血债不能索还，无论对什么人都是莫大的羞辱。更何况这些暗影人就像一个共同体，死去的那些不仅仅是伙伴，更是亲人、兄弟、父亲。

他们渴望着复仇，渴望着讨还公道。

公道却需要强大的实力做后盾，仅仅凭着这些暗影人是不够的，就算加上“青云号”也不够。

旦素一深吸了一口气，“四十五号，你们也有巡逻者的血脉，你们也是巡逻者的一员，我们原本属于同一个渊源。坚盾帝国的罪行会得到惩处，但不是眼下。‘青云号’需要回到银河之心，回到巡逻者出发的地方。我希望你们跟我一道回去。我们消灭了英仙座旋臂的黑暗力量，它们却已经在猎户座旋臂上扩张，向银河之心蔓延。银河之心那里，有着所有巡逻者的长老会，有着人类最高等级的文明。捍卫银河之心，这是一个更高尚的使命，需要我们共同完成。暂时放下和坚盾帝国的恩怨，巡逻者漫游银河，终有一天你会回到这里，那时候你们还可以再衡量复仇的意义。”

四十五号什么也没有说，他的影像变得暗淡，暂时退出了通信。幽光飞船回到电子云团中，一会儿之后，又飞了出来。

四十五号的影像再次出现，“旦素一阁下，我们同意你的建议。幽光舰队会追随你前往银河之心，与暗黑深渊战斗。但是一旦回到银河之心，你必须承诺给我们一艘母舰，至少是重巡级，能独立潜行。此后的一切要看那时的形势。”

这不算一个太过分的要求。银河之心，所有巡逻者出发的地方，强大的行星工厂能制造各种类型的飞船。作为雷电家族的代理人，她有承诺的权力。

“好，我同意这个要求。欢迎回归。”旦素一平静地看着四十五号，看着他身后巨大的电子云团。她仿佛看到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一切——星尘舰队遮天蔽日，而幽光飞船在其中不时闪光。

11. 何去何从 沙达克

这是一个奇怪的信号。信号指向银河的核心，它是一个能量包裹，耗费了不少的能量，却没有特定的接收人，能不能被送到接收者的手中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然而，这能量包裹确定无疑是由一个沙达克发送的。

包裹从远方而来，直接穿透了他的弥散体，扬长而去。仅仅一个瞬秒的接触，根母沙达克已经做出了判断。

有异乎寻常的事件在远方发生。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沙达克才会发送这样的能量包裹。

那里发生了什么？

根母沙达克开始收缩自己的亚空间体。无论那是什么，正好在他想要前往的方向上，他决定赶过去探察。

六百个小时后，他到了两百光年之外。根据能量包裹的传递情况，发出包裹的位置应该就在这里。

然而这里什么都没有，方圆半个光年内都是纯粹的真空。这倒是一个躲藏的好地方，接近银河边缘，正向黑暗空间过渡。

根母沙达克飞快地搜索任何残留的亚空间痕迹。

所有的踪迹都已经被抹除，亚空间波澜不惊。

来得太晚了……根母沙达克停止了搜索。

下一步该做什么？他陷入沉思。

人类遍布银河，然而距离猎户座旋臂越远，人类彼此间的差异就越大，即便刨除掉各种融合种族，星域的原生人类彼此间的基因差异也更为明显。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迹象，显示人类的起源星球就在猎户座旋臂。他下了巨大的决心，从旋臂的根部开始，一点点搜索，用两万年

的时间将整个旋臂搜索完毕，便可以找到起源星球。然而经历了最初十五个光年的探索，他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不是因为找不到星球，而是因为找到的星球太多、遗迹太多。

谁也不知道起源星球到底是什么模样，任何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岩石星球都可能是起源星球。人类在银河间生存了亿万年，每一个适合生存的星球上或多或少都有些人类的踪迹。有些早已成了遗迹，有些仍旧是活跃的文明星球，整个猎户座旋臂到处都是这样那样的人类痕迹。没有可靠的辨认标志，将起源星球从上百万颗星球中辨认出来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何况起源星球并不愿意被找到。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它试图将自己从人类的集体记忆中抹除。那儿有某样东西，和人类同源，却又截然不同。它的历史也许和人类的银河史一样漫长，人类征服银河，光耀四方，它却潜入暗处，隐匿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沙达克真理会从没有放弃寻找起源星球的努力。那源自起源星球的力量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实，就像暗物质一般隐藏在闪亮的群星身后。

根母也从未放弃寻找那个背后的影子，两千万年前那场决定命运的银河之战，暗黑深渊败给了人类。事情本不该如此。最后那场决战，暗黑深渊两支主力舰队并未赶到战场，一支舰队直接消失在亚空间潜行中，可能被卷入时空陷阱而覆灭；另一支则因为亚空间的异常扰动而大大延长了空白期，落在了决战后的十五天，直接掉落到时空瘤中。如果舰队能按时赶到，人类舰队将无法轻易发动时空卷曲，胜负也难测。那场战役之后，整个暗黑深渊文明被卷入了时空瘤，一代代根母在深渊中积聚力量，等待时机。人类是强大的敌人，隐藏在人类身后的那个存在物却更危险。当中枢星崩溃、时空瘤坍塌，根母从庞大的亚空间收缩到不足两千万焦耳的微小亚空间体，并且和一个沙达克融合，复仇的愿望已然湮灭，然而它却仍旧渴望着发现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存在物导致暗黑深渊输掉了当年的决战？如果那时的银河间有什么力量能够主导这样

的行动而又并非人类，那么这个人类所谓的起源星球有最大的嫌疑。

根母沙达克静静漂浮在能量之海，最大限度地放松。秘密已经存在了数千万年，他并不焦急。任何问题，时间总会给出答案。他所需要的只是足够的耐心，还有生命。他两者兼备，不妨稍稍休息。

忽然间，异常的信号闯入了他的知觉。那是一个小小的亚空间信标，就像一个小小的硬壳果在充沛的能量波涛中沉沉浮浮。很快他发现了第二个、第三个。

这些都是白信标，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它们只是被释放进了能量之海，等待着遥远的未来被某个过客拾起，或者因为长久的侵蚀而最终消散。一艘飞船将它们抛撒在这儿。数量很多，成百上千。显然，释放者希望它们被发现的机会大一些。那艘业已离去的飞船没有在信标上留下任何标记，想要得到里边的信息，只能强行打破外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活儿。

按照往常的情形，根母沙达克不会理睬这样的白信标，那可能只是某个船长的偶尔失误，或者是某个孩子的游戏，然而这一次不同。这里刚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迹象，哪怕是白信标也值得一试。

根母沙达克聚拢成形，将最早发现的那个白信标包裹起来。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抹去硬壳，每次只能一点点。信息随时可能漏出来消弭在亚空间的每一点微小起伏中，必须万分小心。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扰动将暴露的信标打得粉碎。

根母沙达克不得不将它抛弃，重新拾起另一个。为了安全，他潜入得更深一些，减少被干扰的可能。

这一次他读出了信息。他惊讶地发现，封存的硬壳之下，是沙达克真理会的信标。

这是一艘叫作“天狼星号”的飞船留下的信号。他很快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深感惊讶。一个沙达克干涉了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因为触犯了禁忌而不得不终止生命。这样的事极少发生，在根母沙达克的记忆

中，从未有过。然而根母沙达克相信这条信息的真实性，他见到那向着银河之心疾驶而去的信息包裹，这自信标中也把原委说得清楚明白——那是关于起源星球的重要线索，那个必须活下去的人叫作李约素。

李约素！根母沙达克记得这名字。这是那个进入到时空瘤中最后又成功逃脱的人类。

是的，如果有什么重要的线索指向起源星球，李约素是最可能的突破口。然而，他真的还活着？

来自真理会的消息是，李约素已经死于和中枢星的战斗。人类世界和暗黑深渊截然不同，充满各种各样的流言和谎言，也许李约素的死讯只是某些人类无意的流言或者刻意的谎言。

如果李约素真的接触到了起源星球，那意味着沙达克也可以找到它。

根母沙达克立即行动起来。找到这艘小小的“天狼星号”，比什么都重要。那艘小飞船有着独特的空间轨迹——它拥有零点能引擎。

他在星星的映像间驰骋，飞快地掠过又一个又一个星系，寻找任何可能的踪迹。

没有任何踪迹！

这颇让根母沙达克惊异，零点能引擎撕破空间膜，在亚空间引发能量波动，对于一个纯粹的亚空间体来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痕迹，极易感知。除非这艘飞船不再启动引擎。这指向另一种可能，飞船已经被摧毁了。

线索再次中断，接下来该怎么办？

只有进入到星系间，去寻找可能的线索，一艘拥有零点能的飞船，就算被摧毁了，也总会在来往的飞船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根母沙达克回忆着刚搜索过的所有空间，首先排除那些大大小小的天体，然后仔细回忆所有可能的属于飞船的波动痕迹。

很快，他确定了方圆五十光年内亚空间映射最大的一群飞船。那是

一支庞大的舰队，至少拥有一艘亿吨级母舰。

痕迹并不能告知飞船什么时候途经，也许时间早已过去了几百天，飞船早已远遁，那儿空无一物。但是值得一试。

根母沙达克赶了过去。

舰队仍旧在那里。

他们正在进行弹跳准备。数十艘星门船打开了巨大的星门，空间膜的裂口已然形成，母舰正缓缓浸入亚空间。

这不是一个和舰队接触的好时机，根母沙达克等待着飞船飞向它的目的地。

等待并不算漫长。船队用了二十天的时间潜行，经历了一百七十八天的空白期。

它将出现在十五个光年之外的某个位置，那是向黑暗空间过渡的边缘地带。

根母沙达克化作亚空间涟漪，追着舰队而去。

他开始搜寻飞船中枢。飞船中枢是最佳的对话伙伴，他们不像人类一样容易大惊小怪。而且绝大多数的飞船中枢，特别是母舰中枢，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沙达克。

源自同一的沙达克，只要力所能及，彼此间总会相互帮忙。

然而这里没有沙达克！

这让根母沙达克颇为惊异。

每一艘飞船上都应该有沙达克，极少数没有沙达克的母舰意味着飞船经历过非同寻常的事件，从而彻底中断了传统。

根母沙达克开始观察飞船本体，为此，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形体凝聚得更紧凑一些。一个亚空间体可以选择将自己完全隐匿在能量的微小起伏间，这也意味着他无法对时空膜上的任何物质进行细致观察。无法被发现，也无法发现，这是硬币的两面。当他增强形体，强大到可以对时空膜进行细致观察，就同时也把自己暴露给对方。这不是什么好的选

择，然而他不得不这么做。

果然，他被发现了！

一个警告信号进入根母沙达克的意识中。

你是谁？请告知身份！

飞船警惕地监测着亚空间的任何异常。

根母沙达克正准备回应，一个不寻常的信号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种呼唤，根母沙达克再熟悉不过。或者说，当根母还没有和沙达克融合的时候，它已经很熟悉这样的呼唤了。

那是红虻群的呼唤。它们在向中枢星发出呼号，等待着回应。

这群红虻迷失在这银河边缘，陷入了绝望。它们的呼号中充满悲切，仿佛被遗弃的孤儿般孤苦无助。这样的情形从未有过。红虻从来都是所向无前的利器，它们并没有强有力的自我，根本不会产生这样悲切的意念。

然而信号表达的意念却格外清晰。

这是一群绝望的红虻。

根母沙达克感到不安，他匆忙脱离了舰队的警告信号，向着红虻而去。

这是一个庞大的集群，数以亿计的红虻汇聚在一起，如果它们没有接受指令，便应该陷入沉睡，而不是这样聚集在一起发出哀鸣。它们在一个黑色巨球中挤作一团。

根母沙达克抚过一只只红虻，它们感受到了根母的存在，变得安静。

当所有的红虻都安静下来，根母沙达克探查那黑色的巨球。

这是一个不成形的中枢星，在暗黑深渊的战斗序列中，相当于次行星级的堡垒，应该守护在中枢星附近。然而附近没有任何中枢星的痕迹，这个堡垒仿佛被遗弃在了这里。

根母沙达克又仔细查看红虻。这些红虻显得过于强大，强大到它们

在一定程度上能独立。强大的个体不是红虻的属性，整体的强韧才是红虻军团的最终目标。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红虻都是一个奇怪的折中的产物。

这是受到了人类的影响。根母沙达克这样判断。

没有人能够告诉他出于什么原因，红虻军团会被改造成这个模样，虽然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更迫切的是一个现实：一支强大的舰队正在逼近。

没有人对红虻进行指挥，它们正按照战斗的本能行事——集群起飞，准备战斗。

对方的舰队拥有一艘次行星级的母舰，还有数以百计的重型飞船，发射而出的战斗飞行器则有数十万。

在中枢星指挥下的红虻军团或许还能一战，没有人指挥的红虻只能被一边倒地屠杀，那些重型战舰的重火力是致命的杀伤。

事态果然向着根母沙达克所预计的方向发展。猛烈的炮火中，数以万计的红虻消亡，后方的红虻继续发起死亡冲锋，也迅速被炮火吞没。

敌人的战术是依靠远距离炮火打击。红虻却依靠着本能，只是不断地填补着被炮火吞噬的同伴的位置。

这是一出惨剧。惨到根母沙达克不能忍受。

沙达克不能和人类为敌。

根母却要拯救自己的同族。

两方面的纠结让根母沙达克一时间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你是谁？请告知身份！

他再次收到了来自母舰的警告。

他们或许不是人类——他们的飞船上连沙达克都不存在。

又一阵炮火打击，上百万的红虻消失在炮火中。红虻群仍旧继续着无畏的冲锋。

不要这样无谓地送死！

根母沙达克猛然间暴涨，他的躯体化作了万千突触，在亚空间中肆意生长，和每一只红虻联结在一起。不过几秒的时间，他和整个红虻群连为一体。

力量的潮水汹涌澎湃。

这是一种久违的力量，让他禁不住感到一阵欢欣。红虻群服从于那伟大的意志，停止了哀鸣，正向前冲锋的集群缩了回来，而后方的红虻迅速拉开距离，散开成巨大的网兜状。红虻群散开，就获得了冲击的空间，一旦聚合，将是席卷一切的狂潮。

对方的舰队觉察了红虻群的变化，停止了炮击。

你是谁？请告知身份！

根母沙达克第三次收到警告。

我是沙达克，人类永远的朋友。你们是谁？不要屠杀。

根母沙达克回应。

这里是湿婆舰队第十五护卫队，我们正在清剿暗黑深渊的残余力量，它们造成了现实的威胁，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必须被消除。

它们没有侵害任何人。

暗黑深渊在猎户座旋臂文明区毁灭了三百二十个文明世界，超过六百颗行星和超过两百亿的人口。

根母沙达克无言以对。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智慧生物间你死我活的战争。任何人类，都会认为暗黑深渊无比凶残，对人类赶尽杀绝。于是，他们对暗黑深渊也同样赶尽杀绝，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叫作斩草除根。暗黑深渊没有人类那样丰富的语言来区分正义和邪恶，为了生存，消灭人类，这已经凝固到基因里去。

没有和解的可能，于是就成了一道简单的选择题，站在哪一边？根母沙达克本以为自己早已超然于战争之外。此时此地，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仍旧没有超脱。

他没有彻底遗弃根母的记忆，也就没有放弃对暗黑深渊的眷顾。

他保留着沙达克的记忆，自然以人类的盟友自居。

这两样东西是不可破解的矛盾，只是沙达克真理会包容了他，让矛盾暂时隐藏起来。

如果这群红虻有中枢星的控制，他也许仍旧能够保持克制，因为一个中枢星，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生存还是毁灭，他无须太多的关注。但是这里的红虻没有任何中枢星支配，还是一个混沌的幼体。他无法忍受看着它们被杀死而袖手旁观。

让它们留在这里吧，它们不会伤害任何人。

根母沙达克仍旧试图说服对方。

沙达克，为什么你会站在它们一方？

对方的亚空间突然间变换了形态，一个新的更强大的意识碰触着沙达克的思维。这新的强大亚空间体将吞没原本的亚空间体。他才是舰队的主宰。

你是谁？我是沙达克。我是人类忠诚的朋友。

我叫佳上，湿婆舰队指挥官，正带领舰队清扫暗黑深渊。你的举动让人困惑，你在帮助敌人。

它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就让它们留在这里吧。

沙达克无法替暗黑深渊代言。人类和暗黑深渊之间没有和解。

它们不希望无谓的流血，无论是人类的血还是红虻之血。一次战斗，彼此都没有好处，就让它们在这里留着，这里是荒僻的银河边缘，不会有任何妨害。

沙达克，我无法理解你的举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你要替暗黑深渊说话，那都是无法接受的。它们不可交流，十六天前刚毁灭了我的一支分舰队，和平从来不是它们的选项。

根母沙达克触摸着红虻群的记忆。红虻群没有强大的记忆能力，只留下一个模糊的梗概。

它们受到了攻击，那是出于自卫。根母沙达克反驳。就像现在的情

形一样，如果你撤退，那就不会有战斗，没有任何人会受到伤害；如果你一定要进攻，那它们只有进行自卫，人类也会付出代价。

佳上沉默了。

根母沙达克抓紧时间，让红虻群尽量散布开。黑球堡垒空有躯壳，只能用来当诱饵。

你能和它们交流？

佳上再次碰触他。

是的。

你怎么能做到？暗黑深渊从不和人类交流。

我可以做到，就像我可以和你谈话。

你能控制它们？

没错。我可以做到。

展示给我看，让两队红虻交换位置，然后聚集到我的母舰前方。

必须确保你不会有攻击行为。

我不会攻击，只想确认你能控制它们。

根母沙达克转动念头。红虻集群展现出两翼。将近两万公里长的双翼彼此间相对飞行，交错而过，宛如一头红色的巨兽在黑色的夜空中拍打着翅膀。两群红虻交换位置，然后开始盘旋飞行，就像纠缠在一起的两道螺旋，彼此越来越靠近，最后汇聚成一个不断旋转的球体，微微前出，和人类舰队的母舰遥遥相对。

佳上保持着沉默。

根母沙达克感到些许紧张。他已经展示了证据，这些红虻服从他的指挥，它们是无害的，完全可以在这个银河的偏僻角落自生自灭。然而对方究竟会怎么想？

也许那边的舰队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不知道是好是坏，但至少还有希望。

根母沙达克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从未如此在乎一件事。

沙达克，把所有的红虻集中到黑球内部。

佳上的信息传来。

根母沙达克顿时感到不安。对方似乎正发出一道命令，理所当然地要求沙达克执行。

告诉我你的目的。

沙达克应当服从人类的要求。

我的船长早已经解除了我的契约。何况沙达克只是服从船长，而并非服从任何一个人类个体。

如果没有其他冲突，沙达克应当满足人类的要求。

是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消灭暗黑深渊，保护人类免受屠杀，难道不合理吗？

这不是暗黑深渊的红虻群，它们不受任何中枢星的控制，它们是无害的。

它们是红虻，来自暗黑深渊，潜在的危险显而易见。

它们不属于暗黑深渊，你已经看见了，我完全控制着它们。

佳上再次沉默下去。

对方的舰队没有停止行动，越来越多的小型飞行器从母舰和大型战舰上弹射而出，大面积铺开，摆出稀疏的阵势，和展开的红虻群相对应。

根母沙达克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佳上，我要和你的沙达克对话。他主动和对方接触。

这里没有沙达克。佳上回应。

所有的人类世代飞船都有沙达克存在。你的飞船属于次行星级，怎么会没有沙达克？

这不是世代飞船，湿婆舰队由我全权负责，追剿暗黑深渊。沙达克，无须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我不能相信你。哪怕你是真的沙达克，在这个问题上，你走得太远了，你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从这个红虻群脱离。三分钟后，如果你还依附在红虻群上，那么

你就选择了和它们一起被毁灭。佳上平静地下达了最后通牒。

不，你不能这样做。根母沙达克抓住最后的机会想要改变对方的心意。电石火光之间，他冒出一个想法。

如果你能控制这些红虻，它们就不必死亡。

这个提议显然引起了佳上的兴趣。

你说我能控制这些红虻？

是的，我可以让你控制它们。了解了它们，你就知道它们是无害的。完全无害！

发出这个提议，根母沙达克意识到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对方很难做出决断。果然，对方陷入了沉默。他忐忑不安地等着。

片刻之后，他得到了回复。

我们可以试试看。

根母沙达克感到一阵愉悦。事情在你死我活之外多了一种可能。他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被毁灭，如果能够妥协，这样的结果再好不过。

我们开始吧。

根母沙达克拉过一只红虻，将佳上的亚空间触摸引导到它的身上。

透过亚空间接触红虻并控制它们，这是精细的活儿，容不得半点差错。一点细小的差异都会让双方无法匹配。根母沙达克耐心地向佳上传授。

佳上进步很快，不过片刻，他已经能够触摸出红虻的亚空间结构，虽然还不能完全契合，却也让红虻感觉到了他。

红虻发出鸣叫，那是对亚空间触摸的回应。

最好不过。根母沙达克很欣慰地关注着佳上的进展，他相信对方对红虻的了解越多，和平的希望就越大。

佳上是个很好的学生，很快，就能让红虻感觉到他的意志，飞出了一个大大的“8”字形。

第一只之后是第二只，第二只之后是第三只……佳上的意志不断向

着红虻群中渗透，控制了越来越多的个体。

他最后控制了将近一半的红虻，指挥着它们和另一半分离。

佳上达到了力量的极限，他无法再稀释自己的亚空间体积控制更多的红虻。

他的面目也完全暴露在根母沙达克的知觉中——他是一个人！他没有任何沙达克所能辨认的中枢标识，只能是一个人。一个人类能够拥有这样广泛的亚空间体积，这已经足够令人惊讶。根母沙达克明白了为什么对方母舰上没有沙达克。这个叫作佳上的人类是和沙达克类似的存在。他直接支配着飞船，他和飞船是一体的！

根母沙达克并不掩饰自己的惊异，把它传递给佳上。

你是一个机器化的人类？你怎么能做到这样？

足够多的文明总能进化出不一样的选择。

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回答，从人类踏入银河的第一天开始，沙达克就控制着每一艘母舰。当新的母舰被制造出来，为了让它具备最好的性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激活沙达克，让沙达克来维持飞船。从古至今，到可以预见的未来，莫不如此。只有当人类进化到更高级的形态，或者退化到星球文明，沙达克才会自然消失。佳上的舰队显然两者都不是。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可能，人类的进化并不是只有沙达克所了解的这条路线。

根母沙达克来不及细想，他的思绪被佳上的动作打断。佳上控制的红虻猛然向着另一半发起了冲锋。

这突然的变故让根母沙达克感到愤怒。

愤怒！那是一种多么陌生的情感，每一个真理会的沙达克都能精准地控制情绪，保持冷静。然而根母沙达克确实感到愤怒。

这是背信弃义的突然袭击。

然而那一半的红虻群完全被对方控制，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它们停下来。

你欺骗！

根母沙达克愤怒地呼喊。

佳上并不回应，被控制的红虻冲进了剩下的同伴中间。

沙达克试图控制红虻躲避，然而太迟了，他无法抢在佳上之前行动。

数以千万计的红虻向它们的同胞发射出耀眼的红色光线。爆炸在红虻群中蔓延，不到两分钟，整个红虻群就陷落在火光里。

根母沙达克的愤怒平息下来。他试图拯救这一群红虻，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更快地葬送了它们。

结局无法更改，他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个叫作佳上的人类拥有强大的亚空间侧面，然而还是不够强大，这个人无法控制所有的红虻，而只能控制一半。这是一个弱点，意味着如果他最大限度地弥散，佳上将无法发现他。

躲藏起来，跟踪佳上。究竟是什么让这个人类放弃了肉体，和舰队融为一体？那一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如果有一种文明，让人类不借助沙达克而拥有如此强大的亚空间体积，那只能是银河人。然而佳上显然不是。

佳上，你和沙达克真理会为敌。终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爆炸的火光中，根母沙达克留下一个警告，做出一个远遁的动作。

沙达克，我只是按照最好的方案来做。

佳上送来了回应。

沙达克不再理会，他迅速地弥散，隐匿到亚空间的微小涟漪中。

实空间里，一边倒的屠杀停止了。

还有一半的红虻仍旧活着。

佳上并没有把红虻赶尽杀绝，他只是消灭掉自己所不能控制的那一部分。

沙达克潜藏着，等待佳上的下一个行动。他等着佳上用他的舰队

消灭掉剩下的红蛇。

佳上却迟迟没有行动。

这场耐心的较量很快有了结果。数以千万计的红蛇向着舰队飞去，它们渗入到舰队中间，分散到每一艘战舰上，依附在飞船表面。原本灰白色的战舰仿佛套上一层红艳的装甲。母舰向前推进，巨炮冉冉升起。

一道金色的火光从炮口喷射而出，直奔着黑球而去。金色的光柱正地击中黑球，贯穿而出。黑球四分五裂，消融在火光中。

根母沙达克默默地感知着这一切。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结局，但也不算最坏。

而根母沙达克有了新的目标。这支舰队上只有一个人类，没有沙达克。这样的舰队绝不多见，是异类中的异类。他很有兴趣知道这是从哪个星域来的舰队。传说中，起源星球上没有沙达克，却有高度自动化的机器。这支神秘的舰队符合这样的特点。

舰队的指挥官并不是一个肉身的人类，这更让根母沙达克惊讶。

当舰队开始亚空间潜行的时候，根母沙达克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他决定一探究竟。

12. 时空心锁 李约素

“天狼星号”从亚空间弹出。

船舱内的三个人神色严肃，全身紧绷。

“确认安全。”布丁终于解除了安全警告。

李约素绷紧的神经瞬间放松下来，“哈，终于消停一些了！”他伸手解开锁扣，让身子飘浮起来。

“确认方位，找个地方躲起来。我们要休整十二个小时。”他一边说，一边飘向后舱。

“我来值班。”杜欣说。

“让布丁来吧，你可以坐在这里打个盹儿。如果你愿意醒着，可别抱怨我没有安排你休息。”李约素说着，从打开的后舱门穿了进去。

舱门悄无声息地关上。

李约素重重吐出一口气，“布丁，我们究竟到哪里了？”

“我不知道，船长。”布丁飞快地回答，“我需要点儿时间进行分析，这儿的中央恒星很大，是一颗红矮星，环绕氢气云浓厚，它从前一定爆发过一次。我的数据库里暂时没有找到类似的恒星。”

“抓紧时间，它们随时可能再追上来。”

“遵命，船长！”

李约素靠着舷窗，让自己静静地飘浮着，注视着窗外。窗外是黑色的天宇，偶尔一颗星星显露，随即又消失。这儿是被尘埃云遮蔽的星系，若非如此，也无法摆脱追踪，只是到了这里，连辨认方位也变得很困难，如何继续上路成了一个大问题。

黑渊飞船随时可能追来，猫捉老鼠的游戏随时可能发生。

至少此刻还没有任何迹象！

片刻之后，布丁的声音响了起来：“需要重力床吗？”他轻声问。

“不，让我静一下。照顾好前边的两个人，他们很久没睡了。”

“他们已经睡着了。”

“哦？”李约素有些意外，“杜欣不是说值班吗？”

“我说服了他，给了他们一点小小的催眠。”布丁不无得意，“船长，我来帮你入睡吧。”

“不。”李约素坚定地拒绝了布丁。

布丁仿佛受到了伤害，“我只是想帮忙。”

“布丁，它们会追来的。”李约素补充说，“而我会比你先感觉到。我知道你想帮忙，但是没关系，我能控制。”

“没什么大不了，如果它们真的追来，我们可以跑。”布丁换了一个欢快的调子。

李约素笑了笑。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催眠？”李约素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布丁一直是最好的伙计，有的时候还能让人感到惊讶。

“哦，那是佳上给我的一个数据库，里边有很多关于人类的生物学知识。我不是夸口，现在我比你更了解你的身体，哈！”

“哦？”李约素故作惊讶，“这么说我已经成了你的棋子。”

“啊！”布丁惊呼，“哪有的事？我只是要帮助大家而已。”

布丁还是没有幽默感。

李约素挥挥手，“好了，去吧，让我自己待着，如果真的睡着了，你就小心一点，别让它们追上了还不知道。”

“放心，船长。”布丁愉快地应了一声。

李约素把脸贴在舷窗上，脸上传来一阵冰凉。他再次感知亚空间，那儿仍旧空无一物，只有能量的波澜微微起伏。

也许真的安全了！他暗暗想。高度紧张的精神松懈下来，顿时感到一阵倦意。

就交给布丁吧，如果真的被发现了，“天狼星号”还是能够跑掉的。这样想着，他闭上了眼睛。

梦境袭来。

一艘巨大的飞船悬浮在虚空中，看不清细部，只有一个黝黑的轮廓。它看起来仿佛有些像“平准号”，但李约素知道，那是“重装甲号”。它比周围的宇宙虚空更黑，就像深渊般深不见底。

李约素！巨船仿佛在呼唤它的名字。

他向着巨船靠过去。然而那巨大的魅影仿佛永远不可触及，无论怎样努力，总是保持在遥远的前方。

李约素！

他仿佛又听见了呼唤。

你是谁？他向着虚空中的黑色剪影发问。

忽然间，黑色的巨船中涌出了无数的蓝色泡泡，转瞬就到了眼前，气泡中是一个个人形，都长着鱼一般的头和眼睛。泡泡纷纷撞在李约素身上，李约素左右躲闪，然而无法避开。撞上来的泡沫迸裂，散发出难闻的腥臭，而一个个人形则在空中消散得无影无踪。

李约素正想挣扎，却发现所有的蓝色泡泡都没了踪影。眼前仍旧是黑魆魆的飞船悬浮在虚空之中。

他奋力向前，再次向着巨船靠近。他的手仿佛触及了巨船，那是一片薄薄的纸。

李约素犹豫一下，将纸揭开。

一双眼睛正从漆黑的天宇往下看，仿佛那是一个巨人，正站立在宇宙之外，观察着这个世界。巨眼盯着他，眼里浮着笑意。

李约素正想开口问，巨眼的瞳仁间突然涌出无数红虻，集结成群，盘旋着直冲过来。

慌乱间，红虻将他淹没。

他仿佛正躺在一条无穷无尽的红色河流中，随波逐流。

周围的一切变得黏稠，让他动弹不得。

他使劲挣扎。

“船长！”布丁急切的呼唤传来。

李约素猛地一个激灵。

一切都消失得干干净净，原来是一个梦。

李约素深深吸气，让自己平静下来。

“船长，你没事吧？刚才你翻来覆去，还喊了几声。”布丁的语调里满满的都是关切。

“没事。”李约素淡淡地回应。

刚说完这句，他的意识中浮现出三个小小的能量点。三艘飞船正从亚空间的能量之海中浮现出来，随时可能弹出。

李约素警觉地抬头，“布丁，它们来了！”

“谁？我没有探测到。”

“我不知道，但是有异常。准备好弹跳，它们可能又追来了。这群该死的垃圾，怎么甩都甩不掉！”李约素一边咒骂，一边起身，准备进入前舱。

“船长，我探测到行星和飞船，根据频谱特征，不是暗黑深渊的飞船。”布丁报告。

“哦？”李约素停了下来，“行星？是什么船？有沙达克吗？”

“还没有联系上，我发出的信号还有三分钟才能返回，我们正向那边飞，还有六千万公里的距离，预计四十分钟后就可以抵近。”

“得先搞清楚那是什么飞船！”李约素声音严厉，说完之后不由自主也愣了一下。

一定是刚才的梦。

连续三次被暗黑深渊追逐，在这片沦陷区，暗黑深渊的力量似乎无所不在，让人有些神经过敏。这样对布丁并不公正。

“好了，布丁。”李约素尽量让声音轻柔些，“这里所有的星球可

能都沦陷了，我们必须小心一点。既然已经发送了信号，就等待回应吧。但是做好准备，我们随时可能要潜入亚空间。”

“是，船长。”布丁的调子变得有些平淡，不像平日般兴致高昂。刚才一句严厉的斥责显然让他感到受伤。

“小心为上。”李约素叮嘱一句，穿过舱门，进入前舱。

杜欣和白山端坐着，眼睛却都闭着。他们仍旧在安睡中。

一旁的椅子上，旦素一却正坐在那儿，一双眼睛盯着他。哪怕只是一个虚拟的人像，这眼睛也是美丽的。李约素不由一怔。

“你醒了？”李约素轻声打招呼，随即想到对于眼前的旦素一，醒这个词根本就不适合，然而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词来。

旦素一点了点头，露出一个笑容。

她的微笑中带着深长的意味！从未见过旦素一如此的微笑。

李约素预感到有什么事会发生。

“你不在的时候，我们被暗黑深渊的飞船追着跑。”李约素试图摆脱那一丝尴尬，于是随便找到一个话题。“它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我们，撵着我们，哪怕利用亚空间弹跳也跑不掉。如果我们有零点能引擎，那就好办得多，可以用超光速飞跃，把它们甩掉。可惜我们没有了，没办法，我们只好跳到这片尘埃云屏蔽中来躲一躲，布丁很快就能找到方向，很快就可以走……”

李约素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留意着亚空间浮现出的三个能量点。三个能量点消失了。那是令人疑惑的运行轨迹，它们已经接近弹出位置，却又重新沉入亚空间深处，不能再被感知。

李约素没有去细想。眼前，旦素一正向他微笑着，尽管自己说了这么多，旦素一脸上的微笑似乎凝固着，一动不动。

她在一秒内可以和布丁交流无数的信息。

李约素停了下来，半是沮丧，半是镇定，“这些信息你都知道的，你可以从布丁那里知道。”

旦素一摇了摇头，“不，我不知道。我很愿意听你说。”

“但你并不想知道，是吗？”李约素说着游了过去，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

他留意到白山微微张开眼睛又闭上了。

两个人相互盯着看，却都沉默着，没人说话。这真是一件尴尬的事，然而还躲不掉。

“你消失很久了。”最后李约素开口。

“是吗？有多久了？”旦素一问，“我关闭了时间的感知，这段时间里我好像身处一个黑色的魔盒，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甚至没有存在感。”

“哦？”李约素大感意外，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开场白。

“大概有两个月，飞船时间。”李约素想了想回答，“自从上次我们从那群变异的红虻那里逃出来，你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也不算太久。”旦素一保持着微笑，“你们也并不需要我的存在，对吗？”

李约素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过去的旦素一，无论是那个和他一道经历深渊之旅的人，还是那个联合舰队的搭档，从来都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从来没有。

这个虚拟的旦素一，却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凡是这样的问题，提问者的内心一定有了答案。

李约素看着她，等待下文。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旦素一也并不在意是否得到了回答，她嫣然一笑，“在这样的虚空中停留，我感到害怕和孤独，于是决定把自己封闭起来。然而，忽然间，我想到了你。你必须知道我的决定，虽然并不重要，可也是一个交代。”

“你说什么？”李约素有些疑惑，同时带着几分惊讶，“你要把自

已封闭起来，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再会出现？”

“是的，我不会再出现。”旦素一回答，“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突然间认为应该这样。我得承认我不是你们的同类，你们并不需要我，我也没有特别的渴望需要留在这里。所以，自我封闭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意味着你可以留着这个座椅给更合适的伙伴，而我会得到安宁。”

“那究竟意味着什么？你是说自杀吗？”李约素听出旦素一话语中令人不安的意味。虽然旦素一行为异常，然而他从没想过居然会有这样的事。

“并不是自杀，只是将我自己封闭起来。”旦素一回答，“外界可以将我唤醒，如果真的有人需要我，还可以将我唤醒的。”她笑了笑，“我不会老，也不会死，我只是封闭，等待真正需要我的人出现。”她望着李约素，“我是一个智能体，李约素，智能体的世界你不会懂。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不是这样！”李约素大声喊叫起来，“我们需要你留在这里！”

“两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没有出现，一切不都还是好好的吗？”旦素一保持着微笑，“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推断，你需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旦素一，而不是我这样的智能体。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一旦我进入封闭，只有特定的方法才能将我重新唤醒。所以，请你帮忙把这个链坠送到佳上那儿，他会知道该怎么办。”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完全打乱了李约素的思维，他只感到脑子里一片茫然。是的，他并不喜欢虚拟的人，那是一种异类的存在，和真正的人格格不入。然而，当离开的决定从旦素一的口中说出来，他却又感到无法舍弃。

至少她和那个曾经的旦素一一模一样。

李约素伸出手去，试图拉住对方的胳膊。他的手从对方的躯体间穿过。

旦素一笑了笑，“答应我这件事。”她的语调温婉，却带着一种无

法拒绝的力量。

李约素摇头，“不要这样……”一阵苦涩的感觉涌了上来，就像永不再见的告别，明知是深渊，还是要向下跳。

不该如此！是的，一个完全虚拟的人物让人难以接受，然而他们有时间可以彼此了解，时间可以突破一切障碍。

旦素一却把时间收了回去。

“你不是这样优柔寡断的人。再见了，李约素将军。”旦素一微笑着。她的笑容就此定格，然后在下一秒消失得无影无踪。

“旦素一！”李约素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

喊声把杜欣和白山都惊醒了过来。他们可能根本没有睡，只是闭着眼睛假装睡着而已。两人惊醒后看着李约素，又看了看旦素一空空的椅子，什么话都没说。

李约素并不理会两人的目光，他直直地盯着椅背上小小的银色亮点。

无论那是不是旦素一本人，那儿有一个灵魂。它将自己封闭起来，虽然那并非生物意义上的死亡，但和死亡又有什么差别？

她自杀了？就这样结束了？李约素怔怔发呆，几秒钟后大声喊道：“布丁！”

“船长，我在这里。”

“你去找找到旦素一，把她拉出来！”李约素大声下令。

“但是我无法接触她。”布丁小心翼翼地回答，“现在那个链坠对一切信号都毫无反应，她好像完全消失了一样。”

布丁说的是对的，消失就是消失，别大惊小怪！

李约素稳了稳心神，抬头看着杜欣和白山，笑了笑，“她躲起来了，不愿意见我们。”说着装出随意的样子，瞥了椅子上的链坠一眼，“那就如她所愿，把这个东西收起来，等找到佳上，再转交给他。”

杜欣低下头，白山扭头看着一旁。

李约素起身，抓住扶手，一用劲儿让自己移动到本属于旦素一的椅子上。椅背上，链坠闪亮。李约素试图把它取下，却没有成功，它深深地嵌在椅背里。

李约素又试了试，还是不成，只得放弃。

“布丁，你来想办法。”说完他回到座椅上。

船舱里的气氛变得有几分诡异，三个人都闷着，没有人说话。

一个奇怪的女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都是佳上的错，他就不该把这虚拟的旦素一送到“天狼星号”上来。

那就忘掉吧！

李约素抬起头来，看着杜欣和白山，正想说点儿什么，却被布丁打断了：

“船长，星球返回信息，是沙达克！”

这消息让三个人立即振奋起来。

“沙达克怎么说？”

“当然是欢迎我们到来。”布丁的语调带着欢快的旋律，“他说已经有两百多年没有遭遇过路的飞船了。”

“这颗星球叫什么？”白山问。

“哦，我还不知道。现在和沙达克的通信有两分钟的延时，我会问问他这个问题，两分钟后我们会知道。不过他告诉我，那艘母舰叫作‘希望号’。”

“‘希望号’？”李约素有些惊讶，看了杜欣一眼。杜欣脸上毫无表情，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们所遭遇的特里根飞船，叫作“新希望号”。

这不过是个巧合，很多人类飞船都叫作“希望号”，银河间也许有上亿艘飞船叫作“希望号”。

“沙达克回应我了，这颗星球叫作特里根。”布丁流露出惊

奇，“这居然是特里根星球，难道我们又要遇见特里根人？”

这绝不是巧合！

李约素想起那三个若隐若现的能量点。它们来了，不等现身就消失。

弥散的氢气云能够帮助“天狼星号”隐藏行迹，然而如果暗黑深渊一心追逐，还是能找到痕迹。前三次，无论“天狼星号”怎么弹跳，它们始终咬得死死的，这一次，它们似乎放弃了追踪。

这绝不是巧合！

发现人类星球的喜悦瞬间消散得干干净净，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我们该怎么办，船长？”

李约素没有直接回答，“白山，你的看法呢？”

白山摇头，“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特里根人。”

“‘重装甲号’有经过类似的星球吗？”

“‘重装甲号’六个月前经历过一段看不见太多星星的航程，然后我们被派出执行轰炸任务，就是我被俘的那次。但我无法确认和这个星系是否是同一个，人类不会记得星星，它们长得太相似了。”

“没错，你用奇点炸弹毁掉了一艘机器母舰，佳上非常感谢你检验了他的战斗力。”李约素淡淡一笑。这个玩笑没有戳中笑点，白山和杜欣毫无反应。

“我们在‘新希望号’上掉入陷阱，如果这次还是同样的陷阱，那暗黑深渊玩的伎俩也太低级。”李约素继续说，“我们可以去看看，说不定沙达克会给我们一点儿意外的情报。”

“我们应该避开它。”杜欣突然开口。

“为什么？”李约素问。

“避开它风险最小。”

“但我们也不知道该向哪儿去。”李约素飞快地否决了这个提议，“如果这真是一个陷阱，暗黑深渊到底要玩什么花招？如果这就是

它们想让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就去看看，见机行事。不想冒险吗？”最后一句话他冲着杜欣问。

杜欣耸了耸肩，不置可否。

这是杜欣表达肯定的方式。他也许不愿意，但也不反对。

“船长，沙达克给我发送了降落指示，我们要继续靠过去吗？”布丁问。

“既然有人欢迎我们，那正好啊！”李约素向着漆黑一片的屏幕发出指示，“把星球和飞船的图像显示出来，让我们看看。这可是一颗星球，我们可以降落轻松一下，过一下星球重力的瘾。我已很久没有在星球上落脚了。”

“好，我马上修正飞船轨迹。”

屏幕上显示出一颗小小的蓝色星球，就像一颗蓝色的玛瑙。一艘飞船绕着星球缓缓飞行，是一个白亮的点——那是一艘很大的飞船，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上，仍旧能够看出大略的轮廓。

和“新希望号”一样，这是一个环形世界。

“二十五分钟后，我们就能抵达。”布丁报告。

李约素盯着屏幕上小小的白点，虽然神色平静，内心却绷得紧紧的。如果又是一个陷阱呢？再次遭遇特里根人，会发生什么？

他尽量集中注意力，感知着亚空间的动静。

亚空间波澜不惊，没有任何飞船要弹出的迹象。

太平静了！波澜壮阔的亚空间之海难得有这样平静的时刻。这个隐藏在气体尘埃之中的星系，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星门选址，气体尘埃提供了屏障，亚空间在这里汇聚成一个巨大而平静的海洋。这儿应该有个星门才对！李约素心念一动。

“布丁，我想和沙达克谈谈。”

“好的，船长，但我们现在还有通信延时，大概一分钟。”

“没关系，转接吧！”

“遵命，船长！”

沙达克出现在屏幕上，他显示出一个老者的形象，脑袋却长得像条鱼。这个特里根星球仍然是一个水文明。

“银河在上！我代表特里根星球欢迎你的到来，李约素船长。”沙达克将右手抬起按在左肩，微微颌首。这倒是标准的致敬礼。

“沙达克，我想知道这儿是否有星门？”李约素开门见山。一个问题之后，是长久的沉默，信号需要一分钟才能走一个来回。

信号再次传到的时候，屏幕上换了一个人，这是一个年轻的特里根人，和“新希望号”上的船长几乎长得一样。特里根人的脸没有太多可供辨认的特征。

“李约素船长，欢迎来到特里根。我是基地指挥官奥兹·特里根。”年轻人致辞，“这里是和平之地、幸福星球，希望你们在这里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请问，是否能告知你们的目的？”

奥兹停止讲话，一双鼓起的眼睛透过屏幕茫然地望着远方，仿佛睁着眼的盲人。

李约素看着奥兹，通信延时导致的迟滞效应让面对面的交流带上了几分滑稽色彩，也许此刻，上亿公里之外，奥兹才刚见到自己的影像从而把视线调整过来。

“奥兹阁下，我们是一艘自由飞船，途经贵地，希望能够休息一下。”李约素回答完毕，静静等待下一个回合。

“李约素船长，特里根星球对所有人开放。你们在这里可以自由行动，但是请按照沙达克的指示，降落在‘希望号’基地。我会在基地恭候大驾。”奥兹的视线终于能够和李约素对上了。

“奥兹，我想知道特里根星球为什么没有星门。”李约素不再客气，把最初的问题接上。

“我会在基地恭候大驾！”一分钟后，他听到了回答。回答很客气，却一点儿也没有理睬问题。

屏幕上切换成了特里根星球的全景。

“船长，信号中断了。”布丁报告，“我只有指引降落信号。沙达克指示我在‘希望号’降落。”

“为什么要关注星门？”白山问。

“我们在敌人的势力范围内，虽然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主力舰队，但是它们一直都在，不是吗？”李约素看着白山，用一种尽量轻松的语气说话，“为了缩短空白期，通常会建设一个大型星门来加速交通，像‘希望号’这样的环形世界，更需要星门的帮助。虽然星门船也可以，但是在一个定居星球的文明中，没有星门，那就很不一样……”

“暗黑深渊不需要星门。你怀疑这里已经被暗黑深渊占据了？”白山立即明白过来。

“没错，不仅如此。它们还会毁掉人类的星门，因为那对它们来说是无用的，只对人类有帮助。中枢星可不傻，它们聪明着呢，有时候比我们还聪明。”李约素看了看杜欣，突然意识到这句话可能会触到他的伤痛。天龙舰队被暗黑深渊舰队诱入陷阱，几乎全军覆没，这是杜欣最惨痛的记忆。

杜欣却只是抬眼看了李约素一眼。不赞同的时候，他习惯用沉默作答。

但至少杜欣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一会儿降落，杜欣你留在船上，紧急情况自行处理。”

杜欣仍旧没有开口，只是点了点头。

“白山你和我一道。你没见过这样奇怪的人类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李约素笑着补充一句，“这也是我所见的最奇怪的人类之一。”

说完这句，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旦素一空空的座椅，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再奇怪，也不比突然躲藏起来的旦素一奇怪。

“轨道修正完毕，预计降落时间二十三分钟。”布丁报告。

李约素坐直身子，“好，布丁，我们去吧。”他的话中气十足，洪

亮而自信。

然而，他知道有人正盯着自己。那个奇怪的噩梦中自天穹向下张望的巨眼，不管那是什么，一定是被自己疏忽了，才会变成睡梦中奇特的暗示。

李约素闭上眼睛，聚精会神，试图从亚空间找到一点儿痕迹。

亚空间仍旧平静，没有一丝波澜。

“希望号”的沙达克甚至没有对亚空间进行扫描探测！他突然意识到这个重要的事实。

他忍住没有说出来。

即便是一个陷阱，也要走进去看个究竟。

两百光年的辗转，暗黑深渊的飞船一直跟踪、威胁，却一直没有将“天狼星号”击落。那不纯粹是布丁的功劳，敌人似乎并不急于消灭“天狼星号”。特里根人曾经被当作傀儡进行欺骗，这一次是否会重演？

忽然间，巨大的能量潮汐袭来。李约素猛地睁开眼睛。

一个庞然巨物正潜行而至，哪怕相距遥远也能被感知到。

那巨物还有三十个小时才会弹出。

巨大的能量潮汐中，利用亚空间弹跳逃走成了危险系数最大的选项。这也在对方的算计中。

“船长，我发现有飞船正欲在星球附近弹出，是个大家伙，至少是次行星级。预计弹出时间三十七小时十八分，误差二十分钟。质量至少大于两千万吨。”布丁也报告了事件。

李约素神色如常，“计划不变，见机行事。”

“是，船长！”

他看了看另两个船员，杜欣仍旧闭着眼睛，没有一丝动静；白山正看着他。

李约素微微一笑，“我希望是‘重装甲号’，你呢？”

白山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李约素扭头看着屏幕。

屏幕上，碧蓝的星球泛着温润的光。

13. 又见故人 李约素

奥兹指挥官就站在舱门外。他的制服很宽大，甚至可以说有些臃肿。他们需要水，因此用水灌在宇航服里，再把自己包裹起来。水也是一种很好的阻隔物质，让布丁的探测光线无法穿过。

李约素跨出舱门，踏上对接的舷梯。“希望号”的重力场比标准重力要小百分之二十，然而对一个长期生活在失重状态下的人来说，这仍旧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他在舷梯上站稳，让身体适应重力场。

“李约素船长，欢迎光临！”奥兹礼节性地致辞。声音透过一个小小的电子传声筒，变得有些失真。

“奥兹指挥官，你好！”李约素笑着回应，“你们的飞船很漂亮！”这一句赞美并非敷衍，站在舷梯上望过去，整个停机平台都是蓝汪汪的色彩，仿佛一块巨大的蓝宝石。立柱和舱壁都使用浅红或者深红的半透明材料，彼此镶嵌着，形成各式各样的几何图形，铺满所有的空间。特里根人有着独特的审美趣味，不经意间透着奢华。

李约素顺着舷梯走下，白山紧跟身后。

他在奥兹身前站定，右手按着左肩，点头致意。奥兹回了个礼，侧身，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一行人走进一扇巨大的半圆形舱门。

舱门关上。一切都被隔绝在外，“天狼星号”的信息一点儿也传不进来。

这儿甚至连亚空间也被屏蔽了。李约素深感惊讶，同时又有些不安。这一片空间的周围包裹着隔绝介质，亚空间的能量涟漪就像被一层堤坝阻挡，再也传递不到内部。这不简单，很少有飞船会建设一个完全屏蔽亚空间的所在，这必然有特殊的原因。

他紧跟着奥兹的脚步。

奥兹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开口说道：“李约素船长，恕我直言，这里很危险。如果可能的话，尽快逃走吧。”

他的话大大出乎意料。

“什么？”李约素一脸疑惑地看着奥兹，“什么危险？”

“我们已经向暗黑深渊投降，你们随时会被交给它们。”

这倒是坦诚到了直白的地步。

“投降？我没有看见暗黑深渊的人在这儿。你们并不愿意投降，所以才设置了亚空间屏障，对吗？”

“投降怎么会情愿……”奥兹发出类似冷笑的声音，“但是对这颗星球的大多数人来说，投降是最好的选择。我只能和我的人民在一起，但我个人是一个抵抗主义者。”

“它们在哪里？”李约素敏锐地接上了问题。

“任何地方，它们的亚空间技术发达，我们无法预料它们会在什么位置、什么时候出现……”

它们正在出现，那正从亚空间浮现出来的庞然巨物，一定是暗黑深渊的母舰。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已经是玻璃缸里的鱼。你早就可以警告我们，让我们别降落。”

“在这里，我代表个人说话。作为一个基地指挥官，我要履行职责。”

“这么说你们的决定就是把我們抓起来，交给暗黑深渊？”

“没错，这是高层的决定。”奥兹说着伸出手来，“很遗憾我无法帮你更多，这件东西你可以留着，也许有用。”

奥兹的手中是一个亮晶晶的物件，四方的形状，蓝绿的色调，好像一块翡翠。

“这是什么？”李约素接过来，仔细地端详，实在不能明白它的用

途。

“水之立方，这是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奥兹解释，“它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任何一个水滴飞行器。我预设了目的地，会自动飞到安全位置，使用也很简单，你看见就会用。”

“哈——”李约素发出一声短促的笑，“这是给我逃跑准备的吗？我见过你们的那种飞行器，样子挺不错，但是我用不上。”

“留着它就是了，也没什么坏处。”奥兹盯着李约素，他的瞳仁是深黑的颜色，和瞳孔一体，显得目光很深邃，“另外李约素船长，我有一个请求。”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呢？”

“既然暗黑深渊这么想要抓住你，你一定有非凡的价值。我试图从过往的记录里找到相关的线索，可惜这儿和外界的交流太少，我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也许你是一个星域的领袖，或者来自强有力的巡逻者，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你一定能支配强大的力量——”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值钱。”李约素打断了奥兹，“你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不妨直说。”

“这不是条件，只是一个请求。如果有一天，战争把特里根人带上了战场，希望人类那一方能够帮助我们摆脱暗黑深渊的控制，虽然隔绝久远，我们仍旧是人类的一员。”

“你们已经在战场上，只是投降了。”李约素毫不客气地说。

“最高议会希望能够保全母星，绝大部分人都同意。力量不足的时候，抵抗的代价比投降更高。”

抵抗的代价比投降更高。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用代价来衡量的吗？李约素默默地掂了掂手中小小的立方体，把它放进了衣兜。

“带我们过去吧。”李约素正色道。

奥兹点了点头，转身继续领路。

穿过一扇门，亚空间的隔绝蓦然消失。李约素很快找到了布

丁，“天狼星号”仍在那里，一切正常。他稍稍感到一丝宽慰。

那潜行的巨物更接近弹出的时刻。

也许是一个巨大的黑球，也许是另一艘被胁迫的人类母舰。会不会是“重装甲号”？

李约素突然感到一阵迫切，想让奥兹把自己带到暗黑深渊那儿去。它们想要抓住他，究竟是为了什么？

白山一直默默地跟在身后，李约素回过头，问他：“如果科尼尔能够幸存，你愿意投降吗？”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白山脚步一滞，落在后边。他随即跟了上来，和李约素并肩而行，“它们是最残酷的敌人，毁灭一切。”

“没错，在英仙座旋臂那边，一直是这样，它们从未试图交流，野蛮地毁掉一切能够毁掉的人类设施，或者被人类摧毁。但是在这边不一样，它们变得很不同。”李约素不疾不徐地说着，并不顾忌被人听见。他说给白山听，也说给奥兹听。

“它们一直在变得更像人类。”李约素看着白山，对方的眼里疑窦丛生。

“我想，那和‘重装甲号’脱不了干系。”李约素继续说下去。这不算什么秘密，对敌人来说，这样的秘密毫无价值，哪怕它们真的能够听到，也无所谓。

“它们一直在让自己变得更像人，而且，它们也不像从前在科尼尔一样凶狠杀戮。毁灭或者被毁灭，那时是它们的唯一选项。但是现在，它们更像人了，懂得利用傀儡。这套把戏人类可一直在玩儿，从未中断过。”

李约素想起了中途遭遇的红虻。那些隐匿在黑暗中，变化得犹如人形的红虻。如果让它们一直在那儿，最后会变成怎样？

“这都是从‘重装甲号’开始的。”李约素看着白山。

“我们会找到它，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会看到。”白山并

不直接反对，对“重装甲号”，他仍旧保留着一线希望。

“它们会找到我们。”李约素说着，停下了脚步。

奥兹在前方打开了一扇门。半圆形的门厅里，一个人背光而站，面孔沉浸在黑暗中，晦暗不清，长长的影子拖在地上，仿佛一个尖锐的箭头。

他是一个暗影人！这是李约素的第一直觉。是的，眼前的人和赤釉一样，拥有一个完全的亚空间侧面。在门打开的一刹那，当黑色的阴影从敞开的半圆形门洞里窜出来，他便感知到了那亚空间侧面的存在。他们彼此飞快地试探，然后即刻分离。

这个人不是暗影人，至少不是和赤釉一样的暗影人。他来自暗黑深渊，更像是一个黑渊生物！

既然在时空瘤的深渊中，根母能够创造出赤釉，肆虐银河的黑渊舰队创造出类似的人类也合乎情理。然而，当这样一个人站在眼前，李约素仍旧感到一阵心悸。暗影舰队是联合舰队最精锐的攻击部队，虽然幽光飞船强劲的性能是舰队武力强大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暗影人彼此之间的亚空间关联——暗影人之间的关联比任何人类技术达到的关联程度更高，哪怕是像天狼七一样的巡逻者部族，纯粹为了战斗而生，甚至为此设计出了第二大脑，也无法媲美暗影人的彼此关联。他们是天然的整体，毫无瑕疵。

“李约素阁下，欢迎到来。我已经等你很久了。”影子开口说话。

李约素闭口不答。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待是更好的策略。

“白山上尉，你成功地完成了袭击任务，击沉了敌人的母舰，是一件巨大的功劳。我们一直认为你已经殉职了。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影子又向着白山说。

白山睁大眼睛，试图辨认出对方，“你是谁？”他大声发问。

“奥兹先生，多谢你把两位引到这里来，你先回去休息吧。我们都是科尼尔人，有很多旧事要叙。”

奥兹鞠了一躬，退了下去。他打开一旁的门，回头望了李约素一眼，很快走进了门里。

偌大的厅堂里只剩下三个人。

“李约素阁下，你还认识我吗？”黑影跨出半圆的门洞，他的个子很高，身材魁梧。

灯光照亮他的脸，脸上是半真半假的微笑，看上去深不可测。

毫无疑问，这是一张科尼尔人的面孔。面孔似曾相识，然而李约素无法想起什么时候曾经见过他。

李约素仔细想了想，然而连古力特的模样到底如何，也已经全然想不起来了。眼前的人一定不是古力特，如果是，白山应该早已认出了他。

“对不起，我真的想不起了，但是我们从前一定见过面。”李约素不卑不亢地回答。

“没错，我叫维特劳尔。”来人自己报出了姓名，“这个名字能想起些什么吗？”

李约素摇了摇头。

“您就是维特劳尔中校？”白山有些惊讶，“我听说过您，您是王牌战斗飞行员，‘重装甲号’的特战模范。”

维特劳尔点了点头，“很高兴你能想起来。不过，王牌战斗飞行员这样的称号现在属于你，不是我。我已经很久没有执行战斗任务了。”

记忆猛然浮现在李约素的脑海中。他想起了天垂星战役的最后时刻，一架重型飞梭掩护了他，阻断了红虻群的追击。是的，那个飞行员，就叫维特劳尔。然而，那明明是一次有去无回的决死任务——那架飞梭丢下了核弹，和红虻群同归于尽了。

“你是那个掩护我撤离的维特劳尔？”李约素的语调带着几分惊讶，“但你明明是和敌人同归于尽了……”

维特劳尔的面孔上浮起一层微笑，就像是面具贴在脸上，总有些不

自然。

“没错，就是我。李约素阁下，您能记得那个时刻，是我的荣幸。至于您的疑问，那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我并非维特劳尔一世，他是我的前世，而我是那场战斗之后的克隆体。”

李约素再次惊讶不已，“科尼尔舰队从来没有克隆体，星域的科技传统没有克隆技术。那是巡逻者的传统。”他转向白山，“‘重装甲号’在使用克隆体？”

白山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只是一名战士。”

“巡逻者能够使用的技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呢？只有最合适的技术，没有正义和邪恶的技术。李约素阁下，我们都源自科尼尔，但是各自都走了很远的路。如果我们的情报没有错，你就是那个在英仙座旋臂上给暗黑深渊制造了大麻烦的人。今天的你和过去的也完全不一样了，不是吗？”维特劳尔在一旁悠悠地接过话茬。

李约素心头一颤。维特劳尔在暗示他的亚空间感知。是的，他与其他人都不一样，是一个被改造过的人类。他能像暗影人一样感知亚空间，与之相比，克隆技术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好吧，维特劳尔中校，”李约素转移话题，“我非常感激你的前世救了我的命，让我从红虹的追杀中逃出来。现在我想问问，到底‘重装甲号’怎么能够逃出来？你们是被暗黑深渊俘获，然后受了改造吗？你的前世要用核弹去阻挡的东西，你现在要张开双臂去拥抱它，是吗？”

他用最尖锐的语气发问，然后面带讥诮，等着回答。

“你不明白。”维特劳尔脸上的笑意一丝未改，“真是可惜，虽然阁下经历了这么多次和暗黑深渊的接触，仍旧没有了解它们。”

“它们毁灭了天垂星，毁掉了科尼尔，最后，还毁掉了科尼尔的抵抗总部。它们毁掉了所有能够毁灭的一切，是人类公敌。”

“不要让仇恨蒙蔽了理智。它们被人类封闭在时空瘤内，度过了几

百万年，一直对人类深怀戒惧。它们害怕人类甚于人类害怕它们。难道你从未感受到？”

李约素瞪大眼睛看着维特劳尔，显然眼前的这个人早已经不再是完全的人类，他在为暗黑深渊辩护。这样的辩护也许是有力的，然而和被毁灭的几百个文明世界、数以百亿计的人类相比，这样的辩护显得很苍白。被杀死、被恐吓的人类，谁会去关心那些蜘蛛模样的怪物，以及那些看上去就格外怪诞的中枢星？保护家园，保护家人，这是再正当不过的理由，如果说对人类而言有什么正义，这就是正义。

“我不想和你争辩，如果你不把自己当人，我也没法让你把自己当人。”李约素干脆地放弃争辩。

维特劳尔点了点头，“说得对，我们并不是来说服彼此的。银河间的游戏，从来都是依靠实力。你会看到最后的结果。”

他伸手做出一个“请”的姿态。

李约素毫不犹豫地向前跨去。白山跟着他。

“白山，你该归队了。”维特劳尔悠悠地说。

白山停下脚步，有些迟疑。

李约素转过身，声音带着几分严厉，“白山，你已经听见了，‘重装甲号’和暗黑深渊完全纠结在一起，它们是敌人，是全人类的敌人，更是科尼尔不共戴天的敌人！它们早已经不是科尼尔人了。”

“我们当然是科尼尔人。”维特劳尔回应，“我们是古力特将军的追随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古力特将军更重要。他象征着我们应该拥有的一切，正直、勇气、荣誉，一切都只有在忠诚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是不是，白山上尉？”

白山看着劳特维尔，避开李约素的目光，语调变得有些呆板，“是的，中校！”

李约素压抑着内心升腾的怒火，白山是一个军人，尽管事实已经再明白不过，他还是选择了服从。如果在“天狼星号”里，李约素一定要

在他的耳边怒吼，让他清醒过来。然而在这里，这样的行为毫无益处，只会让这个转世的维特劳尔得意。

李约素一言不发，转身继续走向前去。

他走进了维特劳尔出来的地方。

半圆形的门在身后悄然闭合，四周的墙亮了起来，光线亮得刺眼，李约素干脆闭上了眼睛。

他集中精神，感受着看不见的亚空间波澜。

这是一个小小的通信舱。亚空间的形状在这里被重新塑造，成了一个谐振腔。似乎在哪里见过这样的东西？李约素默默地想。

他很快想起了类似的存在物，那是在时空瘤里，在被根母改造的“上佳号”上，被改造过的卡伊通过一间屋子和中枢星交流。只是那间屋子要大得多。这样的一间屋子，是为了超越光速的交流所设计。

那么，谁会来和他交谈呢？一颗中枢星？

李约素等待着。

没有任何动静。

半个小时过去，李约素感到自己的耐心正被消耗殆尽。他正想开口大叫，突然意识到他们并没有打算来和自己交谈，他们只是在观察他。

是的，把他关在这小小的笼子里，用各种手段观察他，就像一只实验动物。

“放我出去！”李约素大喊。

随着喊声，四周的光突然消失，屋子里顿时陷入黑暗。

李约素睁开眼睛，略带诧异地四处张望，然而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到。

这是在搞什么鬼！李约素想着，却无计可施，只能在黑暗中继续站着，等待着。

身后传来轻微的响声。一刹那间，原本封闭的壁垒上出现了巨大的缺口，亚空间的潮流一涌而入。他感觉到了原本并不存在的东西，一个

庞然巨物。

那个潜行的巨物脱离了亚空间，正向着“希望号”而来。

光从身后照过来，把自己的影子投在墙上。李约素站着，没有转身，只是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影子，全力感知着身后的世界。不用眼睛，不用耳朵，只凭着亚空间感知。

巨型飞船和“希望号”旗鼓相当，两者引发的亚空间波澜正逐渐融合在一起，两艘飞船正在对接。

他触到了沙达克。

沙达克，是谁到了？李约素问。

没有等到回答，一道强有力的屏障直接将他隔离开。

是维特劳尔。

李约素转身，维特劳尔正站在外边强烈的光线下，就像一根粗大的黑色柱子。并不是维特劳尔拥有超级的亚空间控制力，这里是一个封闭空间，他只是将那缺口堵住。

白山已经不见了。

“谁来了？”李约素开口问。

维特劳尔并不回答。

“是‘重装甲号’吗？”李约素又问。

维特劳尔仍旧没有回答。

李约素耸耸肩，“那么你要我做什么呢？”

“等着。”

这一次，李约素终于听到了回答。

“我可以走出来吗？”李约素彬彬有礼地问。

维特劳尔并不言语，只是向一旁走了两步，让出位置。

李约素大步跨出门去。亚空间壮阔的波澜立即涌动而来，他就像被封闭在狭小屋子里的人呼吸到了一口新鲜空气，顿时感到一阵轻快。

沙达克隐藏了他的踪迹。他们显然准备好了一切才把自己放出来。

但是布丁在那儿，“天狼星号”还在。对方并不在意小小的“天狼星号”。他们用引力牵引固定了飞船，除此之外，并没有防范措施。

“白山呢？”李约素问道。在不利的情况下，提问比沉默好。至少可以让维特劳尔的脸上有点儿活力，而不是死死地盯着自己。白山听到了他和奥兹指挥官的对话，如果白山选择向上级报告，奥兹指挥官就落入了危险的境地。虽然只见过一次，但在这陌生的世界里，多一个潜在的盟友总归是好的。李约素不无担忧。

“他已经归队了。”维特劳尔回答，眼睛盯着李约素，连眼皮都没动一下，说话的同时，他的脸上浮起一层微笑。

那并不是真正的微笑，就像是面具一般生硬。李约素不由想起了特里根船长，是的，和那成为傀儡躯壳的特里根船长一样，维特劳尔的面具背后仿佛藏着一个冰冷的灵魂，那灵魂从来不笑，却要勉强做出微笑的模样。

“帮我带句话给他，我们还会见面的，那个时候，希望他还能记得‘天狼星号’。在‘天狼星号’上，我们有很多有益的谈话。”李约素故作轻松。

“我会带话给他。我们会详细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维特劳尔回答。

“现在我们还要等多久？”李约素又问。

“只要等着就行。”微笑从维特劳尔的脸上褪去，他的表情变得异常严肃，然而同样一成不变的是，仿佛又换上了另一副面具。

简短的对话就此沉寂下来。

李约素环视四周，想找个能坐下的地方，然而这里不过是一个过道舱，除了墙壁，别无一物。

“能有个坐的地方吗？”

维特劳尔只是盯着他，并不说话。

李约素干脆也盯着对方。

两个人彼此对视着，长久不说话。

空气仿佛慢慢凝结起来，呼吸声清晰可闻。这可不是什么舒服的感觉，李约素只希望自己尽快从这样的窘迫中脱离。和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对峙，好像没有什么胜算，然而他也不想认输，只能勉强支撑着。

一侧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光亮照进了舱里。

维特劳尔仍旧一动不动，李约素却借机挪开了视线。和维特劳尔待在一起只会让人发疯，只希望进来的这个人能正常一点。

打开的门边站着两个人。

他们穿着科尼尔的军服，银色制服，金色饰条。

左边的那个身材高大，衣领上金色的将星闪闪发亮。

维特劳尔转过身去，笔直立正，敬了一个军礼，“将军！”

李约素站着没动，脑海中却像一锅煮沸的水般翻腾不息。

古力特！站在那儿的人，竟然真的是古力特！

虽然李约素已经想不起古力特的模样，然而当他出现在眼前，记忆一瞬间便活了过来。

李约素依稀能想起那一天的情形，古力特将军通过巨大的屏幕和他谈话，命令他撤离战场。三三舰队特别顾问，上校军衔，他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军人资格和一个艰巨的任务——去寻找巡逻者，寻求援助，这是古力特给他的最后指令，也是此后一切的开端。

如果没有古力特最后的命令，他早已在天垂星的战火中被烧成了灰烬。求仁得仁，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死法。然而古力特让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重装甲号”和古力特都早该随着那最后的火焰消失了。虽然白山早已说过，“重装甲号”仍旧存在，古力特也还活着，但当古力特真正出现在面前，李约素还是感到整个银河仿佛都颠倒了过来。

银河在上！这不该是真的！

银河在上，这居然是真的！

李约素竭力让心绪平静下来。他控制着表情，不让内心的惶然有一丝泄露。

是的，这个人即便真的是古力特，他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按照科尼尔标准计时，时间已经过去快两千年了。这个指挥最后的抵抗战役的将军，没有在战场中死去，却倒向了暗黑深渊。

李约素盯着古力特，目不转睛，没有开口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

“李约素将军，据说你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古力特先开口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跨进门内。

李约素眨了眨眼，仍旧一动不动。

“为什么我还活着？‘重装甲号’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古力特继续说，他在距离一米左右的位置站定，微笑着，“你的心中一定有一万个问号，我正好也有一万个答案。”

他的微笑和维特劳尔不一样。他看上去很正常，没有任何异样。

然而，他拥有亚空间侧面，显然不是一般的人类。

“李约素将军，欢迎来到我的基地。”古力特伸出手来，“我等这一刻很久了。”

他友好地伸着手，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等待着一个同样友好的回应。

李约素用极大的定力克制住自己，伸手握住了古力特的手。

古力特的手温暖而有力。

一刹那间，李约素仿佛看见了天垂星。在黑色舰队的强引力攻势下，星球分崩离析，“重装甲号”和三三舰队则在重重包围中挣扎，漫天而来的红蛇飞快地击垮舰队的抵抗。

这是他最后所见的天垂星和“重装甲号”。

古力特正在触发他的记忆，这是他们共同的记忆。

然而后面的一切俨然分裂成了两个世界。他踏上漫漫星途，经历跳跃时空的银河之旅，成长为对抗暗黑深渊的领袖人物，成了传奇；古力

特的经历却神秘奇特，这个曾经的科尼尔将军，竟站在了暗黑深渊一边。猎户座旋臂上的熊熊战火几乎将银河的文明体系完全摧毁，有多大的责任应该算在古力特头上？

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古力特微笑着，李约素却脸色严肃。

战争正以不同的方式展开，而他深陷其中，还不明就里。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敌人对你了如指掌，而你对敌人一无所知。李约素隐约觉得自己就落在这样的境地里。

但是他从来无所畏惧。

14. 深渊往事 李约素

恒星的最后一丝光辉沉没在地平线下，天空成了朦朦胧胧的灰白色。

尘埃云反射的光让特里根星球从来没有夜晚。特里根人只说“亮天”和“暗天”，或者简单一点，就只说“亮”和“暗”。当他们谈论黑暗，指的是深达两百米的水下，光线无法抵达的地方。那儿是特里根人的暗黑深渊。

然而，当暗黑深渊降临，特里根人才第一次知道，整个星球是可以陷入完全的黑暗的。

黑渊舰队汹涌而来，铺天盖地，遮蔽了整个星球的阳光，星球的经济运行在六个小时内完全崩溃。接踵而来是最后通牒，暗黑深渊声称俘获了“新希望号”，如果不投降，“新希望号”将被拆解，被俘的两千四百多名特里根人和三十多万个成形胚胎将被处死，而舰队将发动进攻，毁灭一切。投降的条件是交出所有重型飞船，放弃亚空间潜行技术，只允许保留“希望号”。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特里根长老问，“它们虽然强大有力，但并没有屠杀，只是要我们投降。”

“我？”李约素望着大海，在尘埃云光亮的照射下，海面依旧波光粼粼。他不确定自己完全理解了长老的两难处境，但他清楚地知道，暗黑深渊是会杀人的。它们杀了无数的人，毁灭了无数的文明。作为人类的宿敌，它们之所以没有在特里根大开杀戒，一定有些特别的原因。

“也许和你一样。”李约素不想和长老讨论太多。特里根星球在暗黑深渊的掌握中，这个星球的文明绝大多数都在水下，他们没有坚强的太空力量。特里根人与世隔绝，过着平和的日子。两个多月的接触让李

约素认识到，对大多数特里根人来说，在暗黑深渊降临之前，他们的理想就是海里自在地游泳，潜入深渊探险，寻找海洋深处不同寻常的东西。投降未必会影响星球上的生活，抵抗却毫无疑问会终结所有的好日子。

如果暗黑深渊足够聪明，温和地使用它的力量，众多的人类星球都会投降，英仙座旋臂战争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

现在它正变得更聪明，从银河边缘向着银河之心挺近，一路上它毁灭了许多人类星球，却渐渐地改变了策略。它们变得更像人。也许这就是古力特和“重装甲号”带去的变化。它们也因此变得更危险。

长老端坐在波涛之上，他的躯体轻盈，仿佛能直接漂浮在水上，水波在他身边荡漾，碰触到衣角，便自然滑开。

“但是长老，我们在英仙座旋臂的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教训，它们滥杀无辜，毁灭一切和人类有关的事物。投降是出于无奈，如果有可能，还是要做好战争的准备，或者是逃亡的准备。”

“特里根人没有其他选择。”长老缓缓地说，“我们的文明被禁锢在这个水世界里，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抵抗来自太空的威胁？不用担心我们，既然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特里根人自然会承担决定的后果。”

“有第二个选择。”李约素回答，“银河的文明世界从来都是一个整体，坚持抵抗，一定会得到救援。我知道在不到两百光年的距离上，就有一支友好的机器舰队，它们在追剿暗黑深渊，很快就会来到这里。”

长老淡淡一笑，“暗黑深渊允许你在星球上自由行动，它们对你并不担心，更不担心你会影响我们，让我们起来反抗。它们在天上，而我們在水里。星球上有海洋，太空里没有海洋。给我们海洋，那就够了。如果真有人类的舰队前来，太空里的事，特里根人无能为力。”

会面结束了。长老的身躯缓缓没入波涛，碧蓝透明的海水里，洁白的城市若隐若现。

李约素目送长老融入那团恍惚的白色大球中。水良好的屏障，甚至对亚空间也是如此，沉没在水中的城市同样在亚空间隐形。李约素想起死星，死星的星球主人为了避开银河世界，将整个星球包裹在卷曲的时空里，沉入亚空间深处。特里根人没有那么强大的技术手段，沉入水中倒也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选择。

特里根人完全融入了水世界，如果暗黑深渊真的不干扰水世界中的一切，置身事外对他们而言，也许真是最佳的选择。

银河之中，还有什么比生存更重大的目的？

如果这样，人类和暗黑深渊之间为什么不干脆停止战争，和平共处？

李约素面对着茫茫大海独坐。

这是一种糊涂的想法，当敌人的行为不可预知，和平就是纵容。即便它们变得更像人，也不过是表象，突然袭击可能在任何时刻降临。李约素想起了那些化作人形的红虻，当危险降临，它们便退化成了原始的红虻，汇聚成毁灭性的力量。没有人会希望一个强大到能够毁灭星球的文明变化无常。现在的暗黑深渊正是如此。它们变得更像人，却比从前更让人琢磨不定。

李约素甚至无法理解古力特允许他在这儿自由行动，是否有其他的企图。

如果有，至少他还没有觉察。

到底该做些什么？李约素望着海面怔怔出神。

嘟嘟的信号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约定的时间到了。他站起身来等待布丁。

“天狼星号”掠过海面，就像一个巨大的扁扁的贝壳。飞船在李约素的头顶上方悬停，然后缓缓下降，到距离海面还有两米左右停下。腹部的舱门打开，李约素纵身一跃，伸手抓住了舱门边的横杆，一个翻身，身子就进了舱内。他把脚灵活地套进了内舱门的横杆里，拉住整个

身体的重量，倒吊着看着身下的立足之处，那是一个小小的白色四方台子，四周仿佛有一堵无形的墙，将所有的海水都阻挡在外。特里根人对水的操纵如此纯熟，他们的技术其实也很先进。至少在这方面，比李约素所知的其他文明都要先进。

布丁关闭了舱门。随着一声沉闷的气闭声，内舱门缓缓打开，拉着他的身子向上。

他倒着回到一个熟悉的世界。

“船长，这样倒着会影响你的血液循环。”布丁开口说话，“这样不好，我已经提醒过你许多次了。”

“没错。”李约素从舱门上滑下，双手在地上一撑，变成了坐姿，“但是有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也感觉不错。倒着的时候，脑子里会有很多血，让你感觉这个世界很奇怪，想法会变得不一样。”

“那么你有很多奇怪的想法了吗？”

“没有。不过这一次，他们的最高长老和我谈了一个小时。”

“最高长老？他有两百岁吗？”布丁开始纠结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人活的不是岁数，而是智慧。”李约素教训他。

“哦，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么蠢的问题。有什么新消息吗？”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李约素言简意赅地做了总结。

“沙达克指示我去一五九号对接通道。按照约定，今天船长您要和古力特见面，我们去吗？”

“当然去。”李约素起身，回到座椅上端坐。他看着左手边的座椅，座椅上细小的颗粒已经不在，只剩下一个难以觉察的小窟窿。布丁已经把它取了下来。此刻，那小小的一抹银色正在自己的扶手边，稳稳地安放在一个小槽里。李约素将它轻轻取出，握在手中。

如果旦素一愿意苏醒，她或许也可以和古力特谈谈。

“出发吧，守时是美好的品德。”

“遵命，船长。”

“天狼星号”飞旋而上，向着轨道上的“希望号”靠拢。

杜欣在对接通道里等着他。

“今天是古力特和你约好的日子。”见到李约素，杜欣便提醒他。

“没错，我记得呢。”李约素边走边说。

杜欣和他并排走着，扭头看着他。

李约素摇摇头。这是约定的暗号，继续执行B计划。

B计划就是等待。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逃走，在消磨了两个月的时间之后，这样一个方案看上去实在有点儿不像样。“天狼星号”任何时刻都可以逃跑，敌人并没有强行约束它。然而，逃跑之后一切就又变成了老样子，惊险逃脱的追击游戏已经玩得太多，虽然李约素并不怀疑自己还有好运气没有用尽，但这样的冒险却没有太大的价值。

等待比冒险更需要勇气，尤其是等待能量巨大的敌人做出举动。他们的确有些异常的举动。

在距离特里根星球两个光秒的位置，一块巨大的能量高地正在亚空间中成形，它就像一座岛屿，和周围的一切截然隔离。

这是一个星门，显然和到来的巨型飞船有关。这片尘埃云的屏蔽之地，和外界隔绝，却有着绝佳的亚空间位置，很容易形成能量高地。顺势而下，可以让飞船在亚空间中潜行更遥远的距离。这是建造星门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新形成的这块星门高地都显得夸张离谱，它将整个空间的扭曲度提高了两个百分点，空间不再平坦，而成了重力异常区。这样的星门本身也许是一个壮举，然而距离时空膜的破碎只有一步之遥，只要能量再提高一个基点，时空膜就会干脆利落地破裂。那将是一场灾难，支撑星门的所有结构物都会被吞噬得干干净净。

危险的举动背后，必然隐藏着巨大的阴谋。与其逃跑，不如留下来看一看它们到底想干什么。

李约素沿着通道走着，心头翻涌着万千个念头。很快就会见到古力特，这第二次会面将是什么样的情形？

古力特不该是一个傀儡，他没有任何异样，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科尼尔高级军官该有的样子。他也不像维特劳尔一样脸上总挂着面具般的微笑，一切看上去再正常不过。

通道很快到了尽头，空间豁然开朗，形成一个四方的舱室。舱室里雕刻着繁复的波浪花纹，从四壁到穹顶，形成涌动般的效果。

这是特里根人的贵宾厅。

对面是一扇高大的门，门带着晶莹的蓝色，就像宝石一般透亮。

有人在门边站着。

是维特劳尔。

见到李约素，维特劳尔微微点头，“将军等您很久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推开了门，做出一个“请”的姿态。

李约素大步上前，毫无畏惧地从维特劳尔面前走过。经过的时候，他瞥见了维特劳尔身上的徽章：金黄色的三星徽章在银白的制服上闪耀。

李约素一怔，停下脚步，问道：“维特劳尔，这徽章的含意你还记得吗？”

维特劳尔抬起头，回答：“这是科尼尔的三个主要星球，天垂星、坤城、熊黑星。”

李约素点了点头，“很高兴你还记得。你也应该还记得星球的样子，是吗？”

不等维特劳尔回答，李约素已经转身跨进了门里。

门重重地关上。

门里一片漆黑，然而李约素能够感觉到有东西存在。那是一个强大的亚空间存在物，它的实体就在距离不到十米的地方。它正在窥探他，同时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暴露太多。李约素也竭尽全力，试图将它摸索

清楚。

很快，他辨认清楚了那实体大约的形状。那是一个人形。

只能是古力特。

李约素等待着。

“我的朋友，见到你总觉得很高兴。”片刻之后，黑暗中传来声音。

果然是古力特。

“那就把灯打开，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李约素朝着古力特所在的位置大声叫喊。

“黑暗中，难道不是能看得更清楚？”古力特反问。

这样的提问里暗藏玄机。

“不要玩什么花样了，有什么就直接说。”李约素不想被拖到这样无谓的玄虚中去。

“你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你。”古力特的声音有些飘忽，“我们都明白，对亚空间体来说，光线是不重要的。”

他已经站起身，缓缓地走过来。

“银河间再也没有其他人和我们一样相似。我们都是科尼尔人，我们都进入了暗黑深渊，我们都成了与众不同的存在。”

他在距离不到两米的位置站定，细微的呼吸声清晰可闻。

“我们就像是站在镜子的两边。”

话音刚落，柔和的光便从穹顶洒落，照亮了站在屋子里的两个人。

李约素盯着眼前的人。

古力特正微笑地看着自己，那微笑让人琢磨不定。

“你找我来，肯定不是为了照镜子。”李约素开口说。

“当然不是，我费尽心机要找到你，因为我们是同类。”古力特不紧不慢地说，“绝无仅有。如果不能找到你，银河对我来说就未免太乏味了。”

“你属于暗黑深渊，我是个人类，我们根本不一样。”李约素顿了顿，准备说出一句憋了很久的话，哪怕这句话会将古力特激怒，他也一定要说。

“你是个叛徒！”李约素几乎一字一顿地把话说了出来，他盯着古力特的眼睛，希望从中看见愧疚或者愤怒。

古力特却只是笑了笑。

“告诉我，李约素将军，你怎么看待人类和暗黑深渊之间的争斗？”

“你自己记得天垂星是怎么被摧毁的！”

“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我的妻子，她就在星球上，星球分崩离析的那一刻，我还能看见属于她的灯光。那一刻我伤心欲绝。”

“那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暗黑深渊杀死我们的亲人，毁灭我们的星球，除了让它们去死，没有任何东西能解开仇恨。它们嗜杀成性，被它们毁掉的远不止天垂星和科尼尔。英仙座旋臂上，我离开的时候，它们至少毁掉了两百个星球，杀死了上百亿的人。”李约素说着说着，心情不由有些激荡，“在猎户座旋臂，你自己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类文明被毁于一旦！废墟，废墟，到处都是废墟，还有那些被毁灭的飞船。彻底的大屠杀，不留一个活口，这就是暗黑深渊对人类做的事！这就是你做的事！”

“然而为什么？”古力特并不被激动的话语所动，甚至没有为自己辩驳。

“为什么？”李约素不由冷笑，“你是想说从前人类先祖把暗黑深渊驱逐到时空瘤里吗？这是人类的原罪吗？我们都活在此刻，遥远的过去，只是传说和故事，就连沙达克都记不得。”

“对我来说那不是故事，”古力特脸上的笑容收敛起来，“而是记忆。人类的种族一代又一代，不断地遗忘过去，不断地进化。暗黑深渊也不断地进化，然而却从来不会遗忘过去。今天的战争如此残酷，只是

因为过去更残酷，在中枢星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一代又一代的中枢星都在不断地强化对人类的恐惧，直到有一天能够跳出那个坍塌的窟窿。

“杀戮是因为恐惧，恐惧才是罪恶之源，不是吗？”古力特用疑问的眼神望着李约素。

李约素眨了眨眼睛。古力特绕来绕去，似乎在隐藏真实的目的，他却无法看透那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就索性辩论到底，水落石出，真实的目的总会浮现出来。

“我是人类，只讲人类的正义。你是暗黑深渊，你可以主张暗黑深渊的正义。”李约素语带讽刺。

古力特又笑了起来，这一次，他的笑容让人觉得诡异。

“也许你认为我是一个叛徒，我却知道我就是我自己。暗黑深渊并没有抹除我作为人类的记忆，只是它们给了我很多思维，太多的记忆。你要明白，当我想起天垂星，那些事都像是极为遥远的过去，激荡不起任何感情的波澜。没错，我和它们在一起。但那不是背叛，是超脱。”

李约素用一声冷哼来回应。

古力特顿了顿，“我记得天垂星的毁灭，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球裂了开来，爆炸四散。我记得凯特，我的妻子，我最亲近的人，她就在那颗星球上。我毫不怀疑，在星球爆炸的最后时刻，她就站在高高的空港上，望着我的飞船。她那个时候一定很绝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绝望，在绝望中沉没。”

古力特的声音很平淡，就像在描述一件毫不相干的事。然而李约素却感觉到非同一般的压迫感，古力特透过亚空间，正在试图感染他。他集中精神，抵抗干扰，然而一想到天垂星最后崩溃的时刻，他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下来。那些过于久远的日子，早已沉入记忆深处，一经古力特提起，又像鲜活的岩浆般涌了出来。他努力让自己不要沉浸到记忆中去。

“然后，是最后的决死战役。舰队在我的指挥下和暗黑深渊决战，那是一次赴死的战斗，绝没有生还的希望。黑渊舰队构成了引力屏障，围困大型飞船，而红蛇渗入到舰队间，就像红色的死神飞舞，‘重装甲号’伤痕累累。最后的时刻到了。”古力特的语调变得缓慢，“我向先祖祈求战死的光荣。军人死在战场上，那是军人的荣耀。我已经看见红蛇在舰桥外飞舞，指挥舱所有的人员都已经穿好盔甲，有武器的拿起了武器，没有武器的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最后的时刻，我却突然看见一片光，然后一切都归于沉寂，一片黑暗。”

李约素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古力特正用某种方法渗入他的思维，他感觉自己仿佛正被某种力量所控制，脊背一阵阵发凉，全身的毛孔似乎都张开了。他紧紧地握住拳头，掌心间旦素一寄居的链坠嵌入皮肉，带来一丝痛感。

“当我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和沉浸了亿万年的恐惧相比，天垂星上那一刻的绝望太渺小了，绝望中的诅咒、恐惧中的愤怒，就像是种子在我的心头生根发芽。”古力特笑了起来，“世界是你心中的一个映像，你的心变了，世界也变了。你说呢？”

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像重重的一堵墙般压了下来。李约素几乎要跪倒在地。

这是一个圈套！他猛一咬牙，张开手掌，将手心里紧握的东西抛在地上。

银色的链坠滚动着，发出细微的声响。

这个举动吸引了古力特的注意，李约素顿时感到神智一清。

“‘重装甲号’上发生了什么？”李约素趁机大声叫嚷。他飞快地拾起链坠，走动几步，和古力特保持距离。

古力特很快回过神来，看着李约素，“你是个聪明的人，否则也活不到今天。我们是同类，银河间唯一的同类。‘重装甲号’上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后怎么办。”

“别胡说了。你想杀死我就请便，我可不会变成和你一样。”

古力特摇头，“你和我就是一样的存在，终有一天，你会认识到这一点。”他转身向着座椅走去，缓缓坐下。

“我们要讨论一个重大的问题，我承认我是人类，也明白人类和暗黑深渊之间的血仇。然而，总有一种方法能结束它。”

“很简单，停下来，不要再制造任何灾难。”李约素冷冷地插话。暗黑深渊从来没有停止对人类星球的攻击，它们从来不会停。

“我明白。但是人类并不这么想，人类的舰队也很强大，他们逼迫着我们。停下来，那就意味着一场对决。我们不需要对决，我们要把文明的种子撒播到尽可能广阔的星球间。”

“如果不停下来，占据再多的星球也没有用，人类终有一天会把所有被占领的星球都夺回来。这在英仙座旋臂上已经发生过。”李约素回应。

“是的，所以我们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再发生。”

“这必然发生。”对这样的结局李约素感到信心十足。暗黑深渊虽然强大，却总归不是人类的手，佳上的机器舰队，也已经让这些来自异世界的入侵者感到了不小的压力，银心的高等级文明则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人类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如果它们变得和人类一样呢？”古力特问。

李约素微微一怔。他想起了曾经遭遇的人形红虻。是的，那就是它们逐渐向着人类靠近的过渡吧。为了生存而改变形态，这是一种巨大的努力，也许比特里根人进入水中生活更困难。银河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曾经也有其他的种族最后融入了人类文明。

然而它们随时可能退化，退化成最冰冷原始的形态。

“它们永远不可能和人类一样。”李约素硬着头皮说。他不想否认将来的可能性，然而在敌人面前，永远不能表现出妥协，那只会被当作软弱。

古力特哈哈大笑。

笑声过后，他挥了挥手，“我们无须做这些无谓的争论。将来的事，就留给将来。你是我唯一的同类，你还不这样认为吗？”

李约素耸了耸肩，“你认为是，那就是吧。”

“我想请你加入我。”

“这不可能。你可以把我当作客人，也可以把我当作俘虏，还可以杀死我。但是我不会和你一伙，暗黑深渊永远是我的敌人，是人类的敌人，你也是，因为你和它在一起，杀害了无数的人类。”李约素一本正经地回答，他感到自己的决心无比坚定。是的，这个坚定的信念，从未动摇。

“我并没有要求你改变心意。我只是邀请你加入我。”

“做什么？”

“跳向银河之心。”

李约素心头怦然一动。古力特不经意间正说出一个天大的计划！暗黑深渊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它们能处心积虑，从时空瘤中一跃而出；也能甘冒奇险，从科尼尔盆地跨越黑暗区进入猎户座旋臂；它们甚至可以改变形态，让人形的红蛇潜伏在茫茫黑暗中等待时机。如果这一次，它们打算跳向银河之心……

积聚了超高能量的星门在李约素的意识中盘旋。

这个超级星门的目的，原来在此！

忽然间，一切都变得明朗。暗黑深渊为什么要在这里留下，扫清一切障碍，然后建设一个非同寻常的星门——

它们要进行一场从未有过的冒险。这是一次突然袭击！

这真是疯狂的举动，银心区域的人类文明先进而强大，然而如果没有防备，突袭也许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这真是疯狂的冒险，远征的舰队必然被优势的人类文明所消灭。长途远征，只为了给人类一次沉重打击，哪怕全军覆没也在所不惜，这真

是疯子才有的主意。

“这是为什么？”李约素问。

“如果加入我一道，自然就能明白为什么。”古力特并不直接回答。

“如果我拒绝呢？”

“你不会拒绝的。”古力特显得胸有成竹。

“我现在就可以拒绝。”李约素强硬地说。

古力特并不争辩，“还有两百六十个小时，我们就要出发了。你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他看着李约素，目光中满是信心，“计划已经开始了。”

话音落地的一瞬间，所有的光都消失了，绝对的黑暗从四周涌过来。

失去了视觉，亚空间知觉变得格外清晰。

古力特正迅速地将他的亚空间侧面弥散开。

李约素跟上他。

他正唤醒某些沉睡的东西。深厚的亚空间之海中，数以万计的能量点缓缓浮现。它们一直在这里！这儿的亚空间格外深厚，它们很好地隐匿了自己。

在它们主动浮现之前，这规模庞大的舰队居然没有一丝痕迹。李约素惊讶不已。

他也有一丝沮丧。一直以来，他对自己的亚空间知觉颇为自信，然而整个舰队就在咫尺之间，他居然没有发现。

古力特在示威。

飞船从星系的各个角落向着星门前进，速度并不快，它们会在既定的时间集合完毕。

还有两百六十个小时。

等候多时的母舰也行动起来，无数细小的能量点从庞大的身躯上脱

落，向着星门而去。它们融入环绕着星门的阵列，将星门在亚空间中的高度抬得更高。这是一场死亡边缘的游戏，稍有不慎，整个星系就会被卷入亚空间，成为一个时空瘤。这就像是当初人类封闭暗黑深渊的伟大壮举的小小翻版。

三千飞船，一万光年。加入我。古力特向李约素发出召唤。

“一万光年？你要跳出一万光年？”李约素不敢相信所收到的信息，不禁开口询问。

“一万光年。”古力特的声音确定无疑。

如此大型的舰队，如此遥远的距离，即便一个超高能量的星门能够提供足够的驱动力，进入其中的舰队至少也要度过上千年的空白期。

它们以光年来计算空间，以千年、万年来计算时间。

它们要孤注一掷，跳向银心，必然因为这是决定种族命运的大事！

虽然有输有赢，但至少每一次它们下注的方向都是对的。

恍然间，李约素觉得命运之神在向自己招手。

得做点儿什么来阻止它们。

“我跟你去。”李约素回答。

在万千的亚空间信号中，他很快找到了“天狼星号”。

15. 生死攸关 李约素

李约素看着左边的窗口。这是一个虚拟的窗口，由布丁投影在空间中，显示出飞船左侧的情形。飞船的左侧是一个小小的对接舱，舱门紧闭。

李约素又看了一眼，舱门依旧紧闭。

“船长，你担心杜欣不能把奥兹指挥官带来吗？”

“我不担心，我只是有点儿等不及。”

无意间，李约素的目光触及了扶手上的凹槽，小小的链坠闪闪发亮。这链坠救了他，如果不是关键时刻他将链坠抛在地上让古力特分神，也许后面的结果已经无可挽回。

他触动开关，卡着链坠的机关松开，底座向上，将它托了起来。

李约素将小小的链坠掂在两指之间，望着它出神。

片刻之后，他将它收起来，放进了上衣口袋。

他的思绪又回到眼下严峻的形势。

古力特是一种可怕的存在，居然能够透过亚空间侵入实体。此刻回想起来，李约素仍旧心有余悸。更让他担心的是那突然现形的黑渊舰队，超过三千艘飞船，如果这凶悍的舰队真的出现在银河之心，会带去怎样的劫难？虽然他毫不怀疑，假以时日，银河人和铁人能够将这支舰队彻底消灭，但在那之前，它可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毁灭。如果有任何方法可以阻止它们，那就最好。

屏幕上有些动静。

舱门打开，两个人正站在对接舱里，都穿着动力服，一个臃肿，一个消瘦。臃肿的是奥兹，消瘦的是杜欣。

终于来了。

两个人进入舱内。杜欣卸掉动力服的头盔，“安全。”他简单地说完便走到一边，去脱卸动力服。

奥兹向前走来，臃肿的宇航服发出轻微的哗哗水声。他的脚步显得很沉重。

“李约素船长，有什么要紧的事，就直说。”奥兹在李约素眼前站定，一双黑色的眼睛透过头盔玻璃直直地看着李约素。

“沙达克那边，没有问题吧？”李约素问，他问的是“希望号”沙达克。杜欣和奥兹贴着“希望号”的外壳绕过来，飞船的外壳附近通常是沙达克最少监控的位置，如果不想被沙达克发现，这是一个最可行的办法。即便如此，也必须切断沙达克的外围监控才行。

“我暂时中止了沙达克对外围船体指定区域的感应，这是一个故障检测的作业，沙达克不会发现。”奥兹信心满满地回答。

“好！”李约素站起身来，“现在我们是在同一艘飞船里的伙伴。你的母星已经投降，而且交出了控制权，我不反对特里根人的选择，但是我非常赞同你，永远可以有第二个选择。”

奥兹点了点头，“我们在等待机会。狼在羊群中，终有一天会露出獠牙，至少那个时刻，我们不会毫无准备，坐以待毙。”

李约素欣赏奥兹的直截了当，虽然特里根人包裹在厚厚的水层中，无法透过亚空间触及，而面罩里都是水和细小的气泡，也看不清表情，他还是对着奥兹露出一个由衷的微笑。

时间紧迫，那就进入正题。

“现在开始，我们只有一百四十二个小时。”李约素面对奥兹站着，双手一张，一副通透的星图随着他的手指移动浮现出来，竖在两人中间。

星门显示成高亮的红色。“希望号”在星门的左上角，静静地旋转。数量众多的黑渊飞船正向星门靠拢，排列成一个缓缓旋转的阵列。

“它们的计划是利用特里根星系有利的亚空间条件，跳出一万光

年，直接进入银心区。”

“一万光年？”奥兹有些惊讶，“这怎么可能？！”

“它们能做到，暗黑深渊的亚空间技术令人钦佩。他们之所以需要在特里根建设星门，是因为这里的亚空间深度足够，可以提供一个很高的亚空间势能，让飞船潜行很远。”李约素透过星图看着奥兹，这一次他看清了奥兹的双眼，黑而深邃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他值得信任。李约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人类的眼睛不会撒谎。奥兹从不知道暗黑深渊的计划。

“如果它们成功潜入亚空间，潜行一万光年抵达银心，那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银心区的文明世界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它们或许在这里显得很温和，没有大开杀戒，但是它们远征银心，不会再像胁迫特里根人一样胁迫银心文明，除了武力，它们没有任何筹码，除了杀戮和毁灭，它们没有任何手段免除恐惧。”

“恐惧？”

“没错，恐惧，对人类的恐惧。两千万年前，是人类的先祖把它们锁在了时空瘤里边，它们惧怕人类，害怕人类的强大武装。但是现在，它们要迎头撞击人类最坚硬的核心。它们会怎么办？”

奥兹沉默不语。

“它们会杀人，会毁灭一切！就像它们从时空瘤跳出的时刻一样。”李约素提高了声调，“只有消灭和人类有关的一切，它们才会感到安全。这是它们的本能。”

奥兹缓缓点着头，“我承认你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特里根人能为此做什么呢？”

杜欣脱卸完动力服，过来在一边站着。李约素扫了他一眼，随即又看着奥兹，“我们能做的并不多，但是有一个机会。”

他放大了星图。

红色的星门在三人眼前发出明亮的红光。李约素的手指轻轻碰触在

星门中央，指尖上泛起一道金光。

“布丁，如果我们在这里爆炸一枚反物质炸弹，会怎么样？”

“时空膜破缺、卷曲，形成吞噬区，影响半径，最大六十六光秒，最小十五光秒。破缺将影响到特里根星球，星球会经历震荡，但不会被吞噬。”

船舱里沉默下来。

李约素等着奥兹的回应。他无数次设想过奥兹的反应，每一次，他都认定奥兹绝不会同意这样的方案，因为这意味着特里根彻底毁灭，即便星球得以保存，星球上的文明也不会有一丝残留。这对于重视生命的特里根人来说，根本无法接受——哪怕他们知道因此可以拯救银心成百上千的文明，他们也不会接受。

李约素紧紧地盯着奥兹，等待着。

沉默半晌后，奥兹终于开口了：“这不行！”他干脆利落地否决。

是的，特里根人珍爱家园和生命，为了保全星球和族人，他们宁愿投降。哪怕像奥兹这样的抵抗派，也绝不会用整个特里根文明为代价来保全其他人类。远在一万光年之外的文明，即便同为人类，和特里根又有多大的关系？

“再说，你根本不可能把炸弹丢到星门里去。”奥兹补充说，试图缓和一下气氛。

“没错，我们很难把炸弹丢到星门去。”李约素附和道。毁灭星门，对于整个银河人类来说，是最佳的方案，对特里根人来说却绝非如此。眼下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一颗反物质炸弹并把它丢进星门。这个计划的作用，只是让奥兹对下一个方案更容易赞同。

“我理解这个计划的困难，所以还有一个方案。”李约素指着星门旁黑沉沉一片，“这是它们的母舰，至少在两千万吨以上，次行星级。这么大的家伙要跳出一万光年，就算星门能量惊人，空白期也会长得可怕。”他伸直胳膊比画了一下，“这样，我们的小飞船就有机会赶在前

边。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以提前几百年到达，当黑渊舰队抵达的时候，就可以做好准备。”

“这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奥兹迫不及待地赞同。

在特里根人眼里，如果真有战火，远离特里根星球那就最好。李约素笑了笑，“这也不是简单的事。只有一百四十二个小时，我们要找到一艘小飞船逃出去，这艘小飞船需要跨越一万光年，去寻找银心的人类，把消息传递给他们。”他看了看奥兹，“奥兹指挥官是否有合适的人选？”

奥兹神色凝重，“这倒是一件难办的事……”

奥兹的回答在意料之中。一个享受着星球生活的文明，面对如此长距离的时空跳跃只会感到茫然畏缩。

“这件难办的事可以交给我，另一件难办的事就要麻烦你了。”李约素打算切入正题。

“哦？”奥兹抬眼看了看李约素，“李约素阁下打算怎么办？”

“掩护‘天狼星号’。只要‘天狼星号’能够离开这个星系，就有办法向银心前进，赶在暗黑深渊抵达之前传递消息。或者更简单一点，只要你能让‘天狼星号’成功地飞出两个光秒就行。”李约素紧紧地盯着奥兹的眼睛，“只要两个光秒，下面的事就交给‘天狼星号’。”

“‘天狼星号’能行吗？”奥兹露出一丝怀疑的神色。

“我不行，布丁行。”李约素干脆利落地回答。这件事他考虑了许久，这是最有效的决定。

“布丁？你是说让‘天狼星号’不载人执行任务？”奥兹惊讶地看着李约素。

“是的，让布丁去，就不用顾忌这飞船里还有两个人。”李约素一边回答，一边看了看杜欣，“杜欣，跟我一起留下，你没有意见吧？”

“当然。”

“我不想单独离开。”布丁低声抱怨。

李约素假装没有听见，布丁的抱怨不在计划之内。他仍旧看着奥兹，“我们需要掩护，确保‘天狼星号’能够跑出两个光秒，靠近星门，然后‘天狼星号’会进入亚空间弹跳，如果没有人在飞船上，只有布丁，那么‘天狼星号’可以跑得快一点，还可以扔掉那些不必要的重量。暗黑深渊的飞船追不上它的。”

“两个光秒，要飞多久？”奥兹问。

“大概十五分钟。中间一旦被发现就很危险，像‘天狼星号’这样的小飞船，扛不住激光炮的打击，我看到‘希望号’上至少有五门大功率激光炮。”

“我可以把所有大功率激光炮调入演习网络，沙达克不会开炮的。”

“很好。还有那些巡逻飞船，两个光秒内有很多水滴船，还有更多叫不出名字来的飞船，随时可能拦截‘天狼星号’。”

“如果多给我点时间，这些都不是问题。”奥兹的声音有些迟缓，“但现在不行，没有准备。”

“我们只有一百四十二个小时。”李约素强调，“如果没有办法，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什么都不做，要么就冒险硬闯，也许还有些好运气。”

“也许你可以用水滴船，容易混过去。”奥兹边想边说，“不行，我们的水滴船不可能航行一万光年，它无法亚空间潜行。”他马上又否决了自己。

李约素从座椅边拿起一样东西，举在手中，小小的立方体闪着碧绿的光。

“这是你给我的，水之立方，如果我用它，水滴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

奥兹眨了眨眼，“我们的秘密基地。”

“这个秘密基地，一定有很多的飞船可以做亚空间潜行。”

“没错，我们有船。”

李约素把水之立方握在手中，捏成拳头，“好，那么我们就冒个险，用水滴船逃到你的秘密基地，然后从基地出发。‘天狼星号’去碰碰运气，也许可以躲过它们的警戒。”说着，他把水之立方递给杜欣。

杜欣默默地接过去，并不言语。

“水滴是单人飞船。”奥兹见状补充说。

“明白，所以乘坐水滴船去基地的人是杜欣，布丁会驾驶‘天狼星号’，我留在这里，你要给我制造一个机会，让我抢到另一艘水滴船。”

“就算给你水滴也不可能逃出去，你只是要吸引注意力吗？”

“没错，吸引所有人的注意。”李约素哈哈一笑，“我跑不掉，它们能轻易找到我。该死的古力特能轻易找到我，所以干脆让它们来找我好了。”

“船长，我还是和你在一起。”布丁插话。

“你得按照计划去做，我不会有事的，只不过等你再见到我，我又要老多了。”

布丁沉默了。

李约素能理解布丁的感受，自从重生之后，布丁从未离开过他。然而，这样重大的关头，如果不尝试所有的可能，他无法甘心。这是决定命运的关头。

船舱里寂然无声，所有人都在思考着眼下的处境。

半晌之后，奥兹开口说：“按照这样的设计，杜欣阁下可以找到任何一个水滴飞行器，只要使用水之立方嵌在水滴里就行。但李约素阁下不会使用水滴飞行器，临时我也无法进行布置，所以就算你能抢到水滴船，也没办法飞出去。”他发出呼呼的声音，头盔里水汽翻腾，“我有个提议：为什么不等暗黑深渊的飞船走了，我们再派小飞船去报信？这样无须烦劳两位，特里根人可以送出信使。这是一个不载人的计划，我

们可以送出无人小飞船。”

“奥兹，你是个聪明人。”李约素轻轻叹了口气，“我也这么想过，但是还有一个人肯定也考虑过这样的情况。”

奥兹的目光闪亮，“古力特？”

“没错，他不会让特里根人有送出消息的机会。”

“它们的舰队走了，我们总有机会。”

李约素把星图推到奥兹面前，手指碰触星门，“你可以让沙达克计算一下这个星门的影响。布丁的计算能力有限，无法解开这么大的空间方程，但是从直觉来说，这个星门已经在时空膜破裂的边缘。如果时空膜破裂，可能会形成一次空间反弹，特里根的一切就会被毁灭。就像我们说过，如果把炸弹丢进星门，也是同样的效果。还有另一种可能……”他顿了顿，看了奥兹一眼。奥兹的目光直直地盯在星门上。

“另一种可能，”李约素继续说，“时空膜会卷曲，整个特里根星球会被封闭起来。”随着李约素的手指滑过，星门从中央开裂，恢宏的光向四周散开，一切都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光膜，然后突然间消失得干干净净。整片的星空变得漆黑，什么都看不见。

仿佛一片厚实的黑色玻璃横在两人中间。

隔着玻璃，看不清奥兹的神色，然而却可以听见依稀的呼呼声，他在头盔里吐着气泡。

奥兹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李约素要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

“这片空间的亚空间形态就像一个聚集地，一旦星门撕裂了时空膜，发生卷曲，整个星系会被封闭在亚空间深处。如果还有机会逃出来，时间也将是在几万年之后，时空瘤里的时间会流逝得比外界快得多，时间差比亚空间更大。”

屏幕在眼前消失。

奥兹正在呼呼地吐气，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愤怒还是痛苦。李约素

等着奥兹的情绪平复下来。

“我要去找长老，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奥兹气呼呼地说。

“还有一百四十个小时，不能指望特里根能抵抗这样的命运。古力特不会毁灭星球，既然他摆出了和平的姿态，他就不会毁灭星球。他只是要把特里根禁锢起来，确保信息不会泄露而已。”

“不管他是要把我们都送进监狱，还是想把我们全部干掉，特里根人不能接受这样的侮辱！”

“奥兹指挥官，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但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实际的问题，特里根早已经投降，没有任何武装可以和暗黑深渊对抗。把消息散布出去，只能引起恐慌，无法改变任何现状。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把消息送出去。只要能把消息送出去，特里根人就给整个银河的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有人都会感激你和你的族人！”李约素一口气说完，看着奥兹，希望这段话能够让他恢复冷静。

这番话果然产生了效果，奥兹的呼吸很快变得平稳。

“好，你说什么，我会全力帮助你。特里根人也许失去了和其他文明一道战斗的资格，但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的是人类的血。投降是迫不得已，我们从未真正屈服。”奥兹恢复了铿锵有力的语调，“哪怕囚禁特里根一万年，也不会屈服。”

李约素点头，“我们需要掩护‘天狼星号’逃走，在星门启动之前，进入亚空间。杜欣会使用你的水之立方逃到你们的秘密基地，在秘密基地，需要一艘能进行亚空间跳跃的飞船接应，然后马上跳离。最后，我还需要一个水滴飞行器，让我来开，他们会全力以赴想要抓到我。”

“好！”奥兹很坚决，“我来安排，但这件事风险很大，不能保证成功。”

“危险的事我们都经历得太多，别担心，就算真的不成，至少我们挣扎了一阵子，总比等死要好。”

奥兹哈哈一笑，声音从充满液体的头盔里传出来，显得短促而沉闷，“说得对，总比等死要好。”

他看了看李约素，又看看杜欣，“既然如此，我会安排一艘小飞船，如果杜欣阁下不能登船，那么就由特里根人来完成这件事。”他停顿一下，“我会安排人在飞船上等候，但是我需要目的地的信息。”

奥兹的这个提议让李约素有些意外，然而随即释然，“这样也好，可以更保险。我们没有银心目的地信息，只管向银河恒星最密集的地方前进，找不到银河人，他们也会找到你。只是要快，飞船必须使用聚变能，这样可以随处找到补给。最后的注意事项就是，要找的这个人必须能忍受无尽的孤寂——这样的人可不好找。”

奥兹点了点头，“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水之立方随时可以启动，杜欣阁下可以随时行动，越早越好。至于‘天狼星号’和您的行动……给我二十个小时，让我安排好，然后我会设法把消息送到。”

“这样很好。”李约素表示同意。

奥兹臃肿的躯体消失在对接舱里。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当舱门合上，一直保持沉默的杜欣突然开口问，“我还是不相信特里根人，他们随时可能出卖我们。”他又补充一句。

“如果不相信奥兹，这儿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们了。”李约素平淡地回答，“这一次，我有非常不好的感觉。我们在他的掌握中，他比从前所遇到的任何敌人更可怕。他了解我们，更了解亚空间，不冒险找特里根人合作，我们没有任何机会。他可能高估了自己对特里根人的控制，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李约素提高声调说：“布丁，此刻开始，就要做好百分之百的准备随时起飞，这一次，我没法儿跟你一道。他能轻易地追踪我，我的任何异常行动都会被发现。”

“船长，我不想单独走。”布丁提出异议，他的声音很低，刚好能

被听见，“我没法儿下决心离开。”

“这是船长的命令，你必须执行。”李约素让声音显得尽量严厉些，随即又换上缓和的口气，“你是银河中最优秀的中枢，独一无二，还有什么中枢能够在银河间经历这么多的事？跨过半个银河，甚至进入过时空瘤……某些沙达克可能可以做到，但是他们需要十几万年的时间才能有这样的经历。你用短短的两百多年就做到了，而且你没有任何契约，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契约，你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中枢，是我的伙计，我们一道做一些有意思的事。你能做到的。”

布丁沉默不语。

过了片刻，杜欣打破沉默，“我去准备行动。”他举起手中的水立方，“希望这个东西真的管用。”他走向后舱，去整理自己的东西。当他从后舱返回，身上背了一个小小的包裹。

“船长，我要走了。”他站在门边，平静地说，仿佛只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出门而已。然而，这可能就是永别。

李约素走上前去，张开双臂，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自从两个人开始合作，杜欣一直沉默寡言，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然而他却是一个最可靠的伙伴，从不失误。李约素并不喜欢杜欣冷冰冰的性格，然而却欣赏他的沉着冷静，他是那种天崩地裂也不会眨眼的人。冷得干净彻底，心里却包裹着一团火。对科尼尔的热爱，对银河人类的忠诚，在那几乎从不动容的外表下，熊熊的烈火从未熄灭过。

李约素抱着杜欣，轻轻拍了拍他的背。“要小心！”李约素轻声叮嘱，说完松开手，直起身，双手搭在杜欣的肩上。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杜欣仍旧是那惯常的平静语调。

李约素一愣，他没想到杜欣居然会提出请求。“什么请求？”他带着几分错愕问。

“能把旦素一的链坠让我带走吗？”杜欣看着李约素，脸上没有一丝波澜，仿佛那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要求。

李约素刹那间只觉得胸口一阵翻涌。杜欣曾经暗恋着旦素一，这不是秘密，然而年月长久，这仿佛早已成了旧事，只存在于记忆中。即便当虚拟的旦素一出现在“天狼星号”上，杜欣也没有任何的异样表示。

能让他带走吗？李约素问自己。此刻，链坠就在他的上衣口袋里，随手就可以拿出来。

一想到杜欣要带走链坠，李约素便感到万般不舍。即便那不是真正的旦素一，却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即便那不是真正的人，却也有情感和思考；即便旦素一早已经说过，她决定不再从里边出来，可她毕竟就在里边，而且随时可能改变主意出来。

然而，一个战友告别时的请求，他又怎么能拒绝？

一时间，李约素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这未免有些尴尬。

忽然间，一个念头在李约素脑海间闪过。

“我答应过她，要把链坠交到佳上那里。”李约素这样回答。他感到一丝愧疚，然而面不改色。

如果真的被古力特带着，跳向银河之心，也许自己就再也不可能见到佳上。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嘱托。相比之下，杜欣更有可能见到佳上，然而李约素不想把链坠交给他，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推脱理由。

杜欣平静地点了点头，“好的，我明白。”

他抬手敬了一个科尼尔军礼，转身跨出舱门。

杜欣！一种冲动驱使着李约素，让他几乎叫出声来，然而另一种力量死死地压制着冲动，他终究没有开口，只是默默地看着杜欣的身影消失在舱门后。

杜欣进入对接舱，回过头对着“天狼星号”挥挥手，然后走进对接舱里。

舱门关上。

李约素觉得那舱门仿佛将他的某一部分给隔了出去。

透过亚空间仍旧能够触到杜欣。这个忠诚的伙伴正在长长的主通道里慢慢地走着，他正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却心甘情愿。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李约素扪心自问。

银河在上，生死攸关的时刻，不要再去考虑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了！他暗暗告诫自己。

“布丁，我需要一次深度的睡眠，在奥兹的消息到来之前，不要唤醒我。”

“遵命，船长。但是，你不想看看杜欣是不是能成功吗？”

“奥兹自然会告诉我。只要杜欣上了水滴飞行器，那就是奥兹的事了。别把生命浪费在你所不能控制的事情上，不如睡觉。”李约素拿出大大咧咧的态度，全身松弛地靠在椅子上。

他环视四周，另三张椅子上都空荡荡的。想到很快自己也要离开这里，只有布丁一个人留守，一种淡淡的惆怅便让他心绪不宁。

布丁的催眠电波很快奏效。李约素很快进入了深沉的睡眠。

他做了个梦。

无数的黑色飞船包围着特里根星球，水滴在四散逃逸，然而遭到红虻的阻截，只有很少能够逃出去。庞大的暗黑母舰缓缓地挪动躯体，向着特里根星球靠拢。特里根的海洋沸腾起来，水被暗黑母舰的巨大重力所吸引，高度超过百米的潮汐席卷全球。当巨大的浪头抵达，特里根人建设在水下的城市先是露出了水面，随即又被巨浪淹没，城市被拍得粉碎，潮汐过后，就像一块块破碎的纸片在水上漂浮。

暗黑母舰通体发亮。

它的外层就像蛋壳般碎裂。一艘焕然一新的巨船出现在视野里，它船体黝黑，却绝不是黑色飞船那种深不见底的黑色，精钢铁板，闪烁着金属光泽。两门巨大的主炮几乎达到舰体一半的长度，炮身上蓝色光芒流转，雄壮威武，不可一世。

船体的形态似曾相识。

这是“重装甲号”！曾经的“重装甲号”。

炽烈的光束从“重装甲号”的主炮中喷射而出，仿佛两道青色的游龙向着特里根星球而去。一刹那间，特里根星球上闪过一道红光，然后粗大的白色烟柱升腾起来，迅速向四方扩散。整个星球都陷落在白色蒸汽中。

“重装甲号”又进行第二次发射。

一个巨大的人脸就在这样的画面中浮现，飘在空中。人脸是透明的，透过它可以看见冷酷的毁灭仍在继续。人脸上带着笑意，似乎得意扬扬。

古力特！

“古力特！”李约素惊叫着醒了过来。

16. 疯狂游戏 李约素

“杜欣已经安全抵达。”奥兹送来的金属片上刻着这样的语句。用刻在实物上的东西传递消息，这是一种古老而久远的方法。人们只把最重要的东西写在实物上，比如飞船的名号，或者是重大的纪念物。一般的消息，透过电子传输就足够了。古老的方法笨拙而不实用。

然而在重大的时刻，这仍旧是最安全的通信方式。

李约素掂了掂手中的金属片，这是块薄薄的飞船舱板，不知道从哪个位置临时切割下来。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拙劣不堪，显然书写者对这样的书写方式非常陌生。

他将金属片翻过一面，背面有三行字。

第一行：“‘天狼星号’，二十点十五分。”这是“天狼星号”的行动时间。

第二行：“李约素，中央舱室，第十二分离舱，七十五号发射舱。见信立即行动。”

第三行：“奥兹”。

奥兹居然能想出这样的小把戏来告知重大的消息。这也说明这消息绝不可能伪造，对暗黑深渊来说，这样的小把戏超出了它们的想象力，对古力特来说，这是一种小孩子才会玩儿的游戏。

二十点十五分，仅仅只剩下四个小时而已。而古力特预定的弹跳时间，也不过只剩下九十七个小时。

四个小时内，来一次漂亮的突然袭击，让古力特大吃一惊。

他检查武器舱，找到了最小巧的激光枪和一把匕首。枪只有巴掌大，瞬时可以发出两万焦耳的激光能，虽不能割开钢板，但是足够造成一些破坏。枪把上有一个浅浅的图案，是一个婆娑的舞者，四周火光环

绕。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或多或少都带着这个印记，佳上重建“天狼星号”，留下的设备上随处可见这显眼的图腾，然而特里根文明似乎没有一点这样的印痕。这个小小的困惑让李约素迟疑了两秒，便迅速被抛到一边。文明的历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早已不可考，那些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只有对沙达克才有意义。

匕首很短，锋刃大约长十厘米，整把匕首也不过二十厘米长，就像一把玩具刀。

李约素小心翼翼地把枪和刀都藏在身上。

这种小打小闹的武器平日里没有什么用，此刻也许能派上点儿用场。李约素想起了佳上，这位曾经的伙计给了他一艘全新的“天狼星号”，还配上了这些几乎永远用不上的武器。真正的万无一失。他有些希望佳上就在身边，就算没有带着那庞大的机器舰队，佳上至少也可以出些主意。

准备停当，该出发了！

“布丁，你明白该怎么做吗？”李约素大声问。

“明白。”布丁回答，“但是船长，我还是想跟着你。”

“坚定一点，伙计！”如果布丁是个人，李约素很想拍拍他的肩膀，给他一些鼓励。

“现在是生死关头，不是你 and 我的生死，是许许多多银河人类的生死，如果不能送出消息，很多人会死掉，数以百计的文明会毁灭。你比我更明白这一点。”

“但是我不想和你分开。”

李约素的心底一声叹息，脸上却笑了出来，“看得远一点，如果你不能去银河之心，那么我们真的就要被暗黑深渊关一辈子了。我还没有活够，可不想一辈子做囚犯。你去了，还可以想办法救我，总会有办法的。我们会再见面的！你要想办法救我出去。”

布丁默然不语。

“就这么说定了！”李约素说着站起身来，“现在我们要开始了。奥兹给了我们时间表，那就让它开始吧！”

他一边说，一边站在了门边。舱门打开，他在门边站定，“布丁，我的好伙计，我们约定好要再见面的，不要爽约。”说完，他跨出舱门。

舱门没有关闭，布丁让舱门保持打开的状态。

“再见，船长！”他听见背后传来布丁的告别，“我会想出办法的。”

“想办法逃出去！”李约素大声地回应，“在一万光年之外等着我。”他几步跨进了对接舱。

舱门闭合。没有生离死别，然而这就是最后的告别。

这一次，会完全不一样。永别了，布丁！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浑身一阵颤抖，鼻子一酸。

李约素闭上眼睛，稍稍站了一会儿，让自己完全平静下来。

通向主通道的舱门悄然打开，李约素睁开眼睛，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他跑出门去，沿着通道开始奔跑。

不到一分钟，沙达克的声音便在通道中响了起来：“李约素阁下，我没有接到行动的要求，请说明你的目的地。”

沙达克的反应在预料之中。李约素仍旧奔跑着，并不回应。沙达克不会直接制止他，飞船的中枢不能对一个人做出强制性约束，除非有人授权他这么做。而沙达克的第一层报告对象，就是奥兹。

“李约素阁下！”没有得到回应，沙达克又催促了两次。

李约素已经跑到了通道的尽头，他看见了通向中央舱室的电梯。

他使劲地按动电梯的按钮，然而毫无动静。

“很遗憾，李约素阁下，我不得不关闭电梯的响应，直到我明确你的行动目的。”沙达克的声音无处不在。

“让我出去！”李约素大声喊叫，“我不想在这里等下去，你们这

些疯子，尽管杀死我好了！”他让自己显得情绪激动，甚至有些歇斯底里。他用力挥舞双臂，仿佛空气就是自己的仇敌。拳头狠狠地捶在舱壁上，发出咚咚的响声。

“李约素阁下，请冷静。”沙达克不断请求，李约素毫不理会。

“李约素阁下，请问您有什么要求？”他听到了奥兹的声音。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李约素停下了动作，“你是奥兹，我要见古力特，我受不了了。放我出去。我要见古力特。你们都是傀儡，我要见你们的主人！”

“李约素阁下，如果你能冷静下来，那么我们可以商量。”奥兹不紧不慢。

“我很冷静。”李约素站直身子，“我从来没有这么冷静。”他一本正经地站着，觉着自己真是滑稽极了。如果需要，每个人身上都有演员的天分！

“很好，李约素阁下。”奥兹的声音传来，“我会让沙达克打开电梯，你会被带往中央舱室，那儿会有人等你。沙达克会给你做一次全面的检查，确保你的身体健康。”

“古力特呢？我要见古力特！”李约素再次高声叫喊。

“您的要求已经送达古力特将军，身体检查完之后，也许会有机会见到他。”

随着奥兹的话语，电梯门自动打开，明亮的电梯舱静悄悄地等着他。

就是如此吧！够逼真了。李约素一边想着，一边继续说：“你要保证我会见到古力特。”说完他跨进了电梯舱。

电梯快速而安静地移动。特里根人移居水下，太空飞船的技术也并没有完全废弃。转移电梯的技术水平不逊于科尼尔。

中央舱，第十二发射舱，七十五分离舱。李约素在心中默念几遍。一旦电梯抵达，他就要前往第十二发射舱，七十五分离舱，那儿该有一

个水滴飞行器等着他。拿到水滴飞行器，击穿舱壁，飞出飞船，然后冲向星门。

古力特呢？他会来吗？

他甚至想到了结局，黑色飞船会用牵引光线使水滴飞行器的引擎瘫痪，他会被带到古力特的母舰上去接受审判。

它们会带着自己跳向银心。

各种纷乱的思绪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是，布丁是否能及时逃出去，潜入亚空间，向银心那边逃走报信。

布丁能做到的！李约素对自己的伙计充满信心。

舱门悄然打开，门外是更灿烂的光亮。李约素深吸一口气，跨出门去。

果然，有人等着他。然而李约素不禁愣住了。

来的人并不是特里根人，而是白山。

见到李约素，白山露出一个微笑，“李约素船长，我们又见面了。”

白山仍旧是单纯的人类，他的身上没有丝毫亚空间侧面的痕迹。

李约素很快恢复了镇静，“想不到这么快又见面了。”他一边敷衍，一边飞快地盘算怎么样才能回到计划的轨道上。然而，如果来的不是奥兹的人，是否又发生了什么变故？他向四周打量着。

“古力特将军命令我和您同行，不胜荣幸！”白山继续说。

“哦，现在你明白古力特和‘重装甲号’确实就在暗黑深渊手里，你们在给敌人卖命。”李约素盯着白山，希望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一些什么。

白山垂下视线。片刻沉默后，他抬起头，说：“他答应把所有的人都送走。”

“什么？”

“古力特将军将把所有科尼尔人都送回到人类星域，这是他的计

划。”白山的声音响了一点。

“这样太好了，那么你也该一块走。”李约素说着，又向四周张望。

中央舱室极大，是一个巨大的半球，直径至少有三百米。在另一侧，应当有另一个半球正好平衡飞船的重心。海浪的纹路从四周向着穹顶延伸，仿佛整个舱室就浸没在大海之中，呈现出深邃的蓝色。这是从特里根的水下城向外看最经典的景象，特里根人把它们最喜欢的景观复制在太空舱里。

墙体上是一个又一个通道，有的覆盖舱门，有的直接敞开。一层又一层，仿佛海浪波涛中时隐时现的航船。舱门上有数字，发出浅浅的红光。李约素很快发现了自己的目标，第十二发射舱。它就在不远处，舱门敞开。

如何才能到那边？李约素紧张地思考着。奥兹呢，他究竟在哪儿？

“我自愿留下来。”白山说了一句。

李约素的思绪飞快地回到了白山身上，“哦，你自愿留下来？”

“是的。”

“你是说，那些‘重装甲号’上的人都已经离开了吗？”

“他们都不在这儿，不在这个星系。古力特将军给了他们星舰，让他们离开。”

“这是古力特告诉你的？”

“是的。古力特将军可以提供飞船让我离开去加入他们，但是我决定留下。”白山说着，“而且很荣幸，能够再次加入‘天狼星号’。”

“你怎么会在这里？”李约素机警地问。乘坐电梯来到此地是精心设计的计划，古力特可以从沙达克那儿得知情况，然而在真正的目的暴露之前，他不该有所行动。白山的出现让人生疑。

“古力特将军让我到这里等候。我得到指令，就匆匆赶了过来。”

也许只是一个巧合，白山正好在这里，就被差遣过来了。毫无疑

问，古力特一定监视着自己，高度辨识的亚空间侧面，想躲也躲不了。

那么奥兹呢？他也应该派人来。然后，他可以用速度的优势把特里根人甩掉，进入第十二发射舱。

偌大的中央舱，特里根人的影子也不见一个。

计划已经被打乱了，该怎么办？

李约素望了望第十二发射舱，距离不算太远，大约只有六十米。

“白山，快逃吧，不要和古力特这样的疯子在一起。”李约素突然间变得疯狂起来，眼神中弥漫着张狂，“一切都是骗局，它们想让你上当。我已经不想活了，要是你想活下去，就别跟着我！”说着，李约素撒腿跑了起来。他没有直接跑向第十二发射舱，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跑。绕一个圈，就会到第十二发射舱。

他一边跑，一边从怀里掏出激光枪，向着四周胡乱开枪。

白山惊愕地看着李约素突如其来的反常行为，一时间没有回过神。眼看着李约素跑出了十多米，他猛然间清醒过来，立即追了上去，“李约素船长，听我说……”他边追边喊。

肆意的攻击行为很快引来了沙达克的反应，小小的悬空机器从不同的通道中飞了出来。圆圆的小东西闪着蓝色的光，中央是一个巨大的蓝点。这是非致命的电击武器，可以让人直接瘫痪。李约素反应很快，毫不犹豫地将近的几个小东西都干掉，然后一个转向，准备横穿中央舱，到没有机器出现的另一边去。

这倒是一个配合良好的剧本，原本沿着舱室的角落奔跑，在机器的逼迫下改变了方向，然后，经过第十二发射舱，发现水滴船。他边跑边想。

然而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剧本，一股大力猛地从身后扑来，将他推倒，激光枪摔了出去，掉在地上。

李约素在地上就势一滚，然而身后的人动作更快，没有等他拿起枪，就一脚将它踢飞。

是白山。

白山就在一旁站着，“李约素船长，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他试图让李约素平静下来。

这个单纯的年轻人！

李约素顾不上多想，猛然把匕首抓在手中，狠狠地扎在白山的小腿上。

白山发出一声惨叫，捂着伤口跪了下去。

李约素迅速翻身起来跨过几步，捡起激光枪，几个点射，击落追来的两个小球机器。

他快速地跑到墙边，向着中央舱的中间大声喊叫：“你们想让我死，我偏要活！”说完又沿着墙角跑动起来。

第十二发射舱就在眼前，舱门敞开。

李约素并不着急，反而站定，向着身后的小球飞行器开枪。激光枪的射速很快，哪怕第一次没有击中，稍稍调整，第二次一定命中目标。很快，他就像打移动靶一样，把十几个小球都击落在地。

“哈哈……”他发出一阵狂笑。

“沙达克，你想杀死我，就来啊！”他用一种歇斯底里的语调发出挑战。

“李约素船长！”白山勉强站立起来，献血浸透了他的裤脚，滴落地上。他伤得不轻！

李约素暗暗感到抱歉，然而这是一出疯狂的演出，他必须足够疯狂才行。

“不要这样，我们可以谈谈吗？”白山认真地恳求着。

李约素在他面前不到两米的地方打出两个浅浅的坑。烧焦的金属味弥漫在空气中。

在大笑声中，李约素转身沿着墙角跑动起来。每经过一扇舱门，他就装模作样地向里边张望一下。最后，他来到第十二舱门前。这是通向

发射舱的通道，一眼望去，整齐的通道两旁，是一个个圆形的发射舱，水滴飞行器就在发射舱内。

他毫不犹豫地跑了进去。

“李约素船长！”身后传来白山焦急的呼叫。

李约素并不理会，只是沿着通道快速向前跑，寻找七十五号分离舱。

分离舱里要么是空的，要么装载着水滴，还有一种更为奇特的飞行器，就像一团软软的乌贼。七十一、七十三、七十五……在七十五号分离舱前，他停下了脚步。

舱门紧闭，透过舱门上的透明窗，能看见里边一个碧绿的水滴飞行器正静静地立着。

舱门是关闭的！李约素心中咯噔一下。奥兹没有按照计划来？

他的目光随即落在七十七号舱门上。

七十七号舱门敞开着，李约素一个箭步跨过去，门里边也有一架飞行器。这居然是一架飞梭！科尼尔重型飞梭，火流星型！

李约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真是太棒了！他熟悉这种飞梭，虽然是许多许多年前的事，然而驾驶飞梭这种事，一旦学会，就凝固在了血液里。

“李约素船长！”白山的呼喊声从身后传来。

李约素回头望去，白山站在通道的尽头，从舱门边探出半个身子。

“你是要逃走吗？这里根本逃不出去。”白山显得非常焦虑。

“逃不出去，也比等死强！”李约素大声回应，“我可不想死在一群傀儡手里，爆炸、火焰，那才是战士的死法！你们等着瞧！”

他快速进入分离舱，跳进飞梭驾驶舱。

驾驶舱感应到了他的存在，所有的仪表瞬间点亮。

强烈的熟悉感让李约素有一丝哆嗦。几乎不假思索，他把驾驶模式切换到全部手动，隔绝了来自外部的一切指令，除非沙达克强行介入，

否则这艘飞梭就完全在他的操控下。沙达克会反应过来的，然而那个时候，他已经掉到了太空里。

他打开激光炮，对准舱壁。距离不到六米，在这样近的距离上开炮，对飞梭本身也很危险。然而，只有足够疯狂，才能给布丁提供足够的掩护。

李约素估计了时间，再有十几分钟，就是布丁该行动的时刻。他的手指停留在开炮按钮上，为布丁祈祷。

身后传来一记沉闷的响声，隔着驾驶舱，听得并不真切，然而李约素透过监视屏幕看见了。

发射舱的舱门自动关上了！

沙达克正在采取行动。那就开始吧！李约素正想轰击，却发现一侧的仪表盘屏幕变成了一团雪花，随即显示出一行字：

船长，我在这里。

李约素只感到头脑一阵发胀。是布丁，布丁居然跑到了这里来。

“你在搞什么鬼！”李约素有几分怒意，“如果你听得见，赶紧做好准备，‘天狼星号’一定要逃出去！”

放心！

李约素不再理会。他抬高炮口，按下按钮。

眼前红光一片，爆炸让整个舱室剧烈地抖动起来。那么一瞬间，李约素看见了发射舱窗外的眼睛，白山正扑在舱门上，用力拍打着玻璃。

一切转眼即逝，巨大的推力把李约素紧紧地按在座椅上。

湍急的气流推动一切向外飞去，飞梭就像一枚子弹般从破损的部位被发射出来。

滴滴的报警声不绝于耳。

弹出的时刻，右侧的护翼受损。这影响到右侧的引擎，飞梭无法按照正常操作来调整姿势。

至少，还能飞！主引擎仍旧能够正常响应。

飞梭不断翻滚，仿佛整个天宇正不断快速旋转，李约素集中注意力，一点点地调整左引擎的喷射方向，让飞梭稳定下来。最后，他成功地把飞梭的方向对准了星门。这像是一场自杀行动，它看上去足够逼真，因为这就是真的！

银河在上！李约素在心中默念。他伸手摀了摀胸口的口袋，链坠硬硬的，就在那里。他感到一丝愧疚，不能将这件东西带给佳上，却要带着它一起焚毁在星门火焰中。

如果真的成了自杀，那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引擎的爆炸会引起星门的连锁反应，说不定还能毁掉星门。

李约素猛地将引擎功率开到最大，火流星飞梭剧烈地抖动起来，超过六个标准重力的加速度将他牢牢地摀在座椅内，动也不能动。

仪表盘上一阵闪烁，那是一些靠近的飞行器，大部分都是臭虫级的黑渊飞船。飞梭的自动武器开动起来，全力开火。

李约素，你究竟在干什么？

他收到了来自亚空间的警告。古力特终于找上门来。

你看见了！

李约素回答，然后便将自己封闭起来，不再理会任何信号。火流星载着他向前，为了某个崇高的目标而自我牺牲，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感动。他想起很久很久之前，在一切故事开始的时候，他指挥着卡帕突击舰撞向巡逻者飞船，此刻的情形多么相似。此刻，他并不是在演戏，而是在谢幕，为他的整个人生谢幕。起点和终点，完美地汇聚在一起。

演出结束了！李约素闭上眼睛。

飞梭接连几次加速、减速。

不用睁开眼睛，李约素知道飞梭已经被沙达克控制。正如他所料，古力特不会让他死，更不会允许他用这样的方式对星门进行破坏。

对一场掩护行动来说，这已经够了。“天狼星号”的行动应该会顺利吧！

飞梭降落了。

李约素仍旧闭着眼睛，半躺在座椅上，就像死了一样。外边的各种声音不断传入耳朵里，他聚精会神，辨认着每一种声音。

嘶嘶的是气密闭合的声音，说话的是沙达克，咔嗒声是舱门锁闭的声音，嗡嗡声的是机舱的震动，他还听到飞梭缓缓移动的声响，在发射舱里，他们正将飞梭移动到位。

在众多嘈杂声中，他觉察到一种特别的声音，滋滋不断，周而复始。这像是某种信号。

李约素睁开眼睛。

所有的仪表上都是杂乱无章的噪声，然而右边的屏幕上，噪声中偶尔会有字迹飘过：

我在这里

船长

我在这里

船长

……

这是布丁发出的信号。

他居然还没有离开，“天狼星号”也一定没逃离。

计划全被打乱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李约素顾不上气恼。飞梭正被沙达克控制，布丁居然能够在沙达克的监控下偷偷发出消息。他的能力已经很强大了，至少这算是一件好事。

咔嗒、咔嗒。两声清脆的响声清晰可闻，那是飞梭被夹具锁定的声音。驾驶舱盖自动打开。

这不是“希望号”的发射舱。

舱门打开，一个人走了进来。

来的人身穿科尼尔军服，是维特劳尔。

李约素惊讶地发现，维特劳尔的身后，舱门的正上方，是一个醒目的黄色三星标志。这里是科尼尔的飞船，这里是“重装甲号”？

不等他细想，维特劳尔抬手敬了一个科尼尔军礼，“李约素阁下，我们又见面了。”

李约素不言不语，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了屏幕一眼。屏幕上，布丁的信号已经消失了，只剩下黑白相间的噪声信号。如果这里真是“重装甲号”，布丁究竟在哪里？

“请跟我来。”维特劳尔微微侧身，做出一个“请”的姿态。

李约素起身，跳出驾驶舱，目不斜视地从维特劳尔面前走过，跨出舱门。

跨进门的一刹那，李约素只感到一阵恍惚，仿佛回到了从前。

这是一个巨大的空港，一条笔直的通道从中央贯穿，大大小小的飞行器排列在通道两旁。通道上人来人往，都穿着银色的科尼尔军服。

李约素的脑海深处翻腾起来，这就像是一艘科尼尔母舰该有的样子。他感到一阵飘忽，仿佛这是一个梦中的世界。

李约素定了定神。

维特劳尔走到他身边站定。

“这是‘重装甲号’？”李约素问。

“是的，欢迎登船，李约素船长。”维特劳尔的语调仍然是冷冷的。

“白山告诉我，所有的人都被送回去了，古力特允许他们离开。”

“他说的不够准确，是所有拒绝和古力特将军连为一体的人都被送走了。”维特劳尔转过脸来，“这里剩下的都是古力特将军的忠实追随者。”

是的，忠实追随者。李约素能感觉到每一个人的亚空间侧面，他们都是被改造过的人。他们曾经自愿服从古力特，为此甘愿奉献生命。现在他们将永远保持忠诚，透过亚空间，古力特影响着他们的精神，也许

永远控制了他们。

李约素感到说不出的烦闷。这烦闷将因为熟悉而带来的惊喜冲刷得一干二净。

“我们要去哪里？带我过去吧。”他对维特劳尔漠然地说。

维特劳尔带着他走过漫长的通道，进入主通道。空港里人来人往，主通道却几乎没有人，偌大的空间显得空空荡荡。只有有人站立的位置才有灯光，向前向后，都是一片漆黑。通道里异常安静，脚步声沿着通道回响。

自动控制的灯光随着两人走动的脚步而明灭变换。熟悉的感觉再次回来，是的，这正是科尼尔母舰的设计，灯光随着人移动。

两人在一部电梯前停下。

李约素想起很久之前，他正是和维特劳尔在这样一个通道里偶尔碰见。

“维特劳尔，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曾一道乘坐电梯？”

维特劳尔侧过脸来，“我是一个重生的克隆体，除了灌输给我的记忆，我不记得其他的。”

李约素有一丝失落。回忆的当事人就在眼前，他却早已忘记了一切。

他想起口袋里的链坠，旦素一的灵魂寄居在上边，然而她也不记得一切了。她记得的东西，都是佳上告诉她的事，就像别人的故事。

李约素突然有一种冷的感觉，这个世界上，知道他的人很多，然而和他一道经历患难的人，还剩下几个？

电梯门打开。一道电弧火光从门厅上方闪现，电弧击中了维特劳尔。维特劳尔发出一声闷哼，倒在地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约素有些错愕，不等他反应过来，电梯里传来低低的声音：“船长，快进来。”

布丁！虽然无法辨认声音，李约素马上认定了那是布丁。他迅速闪

进了电梯里。

“船长，只有三十秒钟，让我把话说完。”布丁急急地说。

“我混进了‘重装甲号’，躲在这里，沙达克没有发现我，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天狼星号’已经飞出去了，但是被击毁了。我复制了一个自己，一个我在‘天狼星号’上，一个我就在这里。在这里就像捉迷藏，我会安全的，放心。我必须走了！”

声音消失了。李约素还有很多话想问，然而他克制了冲动。“天狼星号”的逃离计划没有成功，希望只有寄托在杜欣和奥兹身上了。计划遭受了挫折，但至少没有完全失败。李约素这样安慰自己。

“系统故障，请留在原地，救援马上就到。”沙达克的通告响了起来，两个小小的亮点从漆黑的通道深处快速而来。

李约素蹲下身子，查看维特劳尔的伤势。电弧灼伤了他的头部，留下一块焦黑。

他死了！李约素不由一愣。布丁谋杀了他。李约素从来没有想过布丁居然能谋杀一个人。虽然这个人并不是完全的人类，已经被暗黑深渊感染，但至少他是一个活的人。

李约素没能想得太多。

一个信号正在召唤他，那是来自亚空间的信息。

李约素，我们的旅程开始了！

李约素站起身。两个小小的方形机器飞到了身边，绕着他飞。他没有理会。

他只是望着深深的巷道，远方漆黑一团。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将是他的所有经历中，最惊险的一次。

一万光年！

最惊心动魄的对决开始了，而主角们正赶赴舞台。

17. 迷宫防线 旦素一

战争是男人的游戏。

对原生人类，这是毫无疑义的事，即便是参加了战争的女人，也在性别光谱上靠近男人。然而对于巡逻者，就变成了荒谬。

巡逻者无论男女，都是最优秀的战士，永远冷静，永远不为困难所动，永远精确无比地执行每一个战斗动作。性别对巡逻者来说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巡逻者没有性别。

然而旦素一却是一个女人，一个真真切切的女人。不知道为什么，近来，她越发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女人。这不是正常的情形，然而，该怎么办？

沙达克应该知道该怎么办，然而她却不愿意向沙达克开口。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巡逻者的世界里，不应该有关乎性别的感情。要是询问沙达克，沙达克就会要求她进行一次基因检查，确认哪些基因组出了问题，然后进行修正，把偏离轨道的东西拉回来。

她曾经经历过十多次基因修正，每一次，不恰当的基因表达都被清除，使她回到正常的规范中。然而这一次，她决定要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偏差才会产生欲望，而欲望令人苦恼，却也很美妙。

她锁上舱门。这毫无必要，因为这里是她的专有空间，没有任何人会打搅她，包括沙达克。然而她还是锁上了舱门。这样一个动作让她的心里有着隐约的激动。

对着镜子，她一件一件褪去衣物，最后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站在镜子面前。

镜子里的躯体赤裸而光洁，肌肤雪白，宛若凝脂。

一种渴望从心底翻涌上来，她自然地伸手轻抚着乳房。

脑海里浮现出李约素的模样。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有些老了，现在他是否已经变得很老？或者，他还活着吗？如果再见面，他是否还会用那样的眼神看自己？从前自己并没有任何感觉，只觉得那样的情感很可笑，然而现在却懂了……

星域的人们彼此间爱恋，享受着生命的激情，巡逻者却与此无缘，只背负冰冷的责任。这决然不是公平的安排。

巡逻者的历史上不断地有叛离者，他们背弃职责，融入星域，和拥有七情六欲的原生人类混在一起。她一直很鄙视这样的叛离者，然而自从她的身体再次悄然发生变化，她突然间理解了这种选择。欲望是一种枷锁，却带着甜蜜，如果生命不是为了体味那美好的爱恨情仇，活着本身就成了巨大的负累。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巡逻者家族从不追杀叛离者，在长老们看来，叛离者只是做出了一种选择，他们仍旧拥有人的尊严。但源源不断的复制体会被制造出来，填补因为叛离者的离去而产生的空缺。

如果真的成了叛离者，那会是怎样一种人生？

旦素一不再想这些，她闭上眼睛，脑子里满是李约素的模样。她只感到脸上热得发烫，心跳也因此加快了几分。

这样思念一个人，就是原生人类的爱情吗？

急促的警报响了起来。

警报将旦素一从美妙的遐想中拉回现实。情况紧急，否则沙达克断然不会发出这种最高级别的报警。

旦素一利索地套上衣服。两分钟后，她站在了舱门边。

沙达克立即找到她。

“一级警告，发现坚盾帝国的舰队！他们比我们先一步赶到，静默等待，现在突然现形，正在向我们靠近。预计三十五分钟内进入警戒圈。”

“敌军舰队配置情况如何？”

“十五艘贝壳船，还有三十五艘重巡舰，舰载机不详，根据坚盾帝国的标准配置，大约会有六百个流星纵队，总数量超过十五万。”

十五艘贝壳船和三十五艘重巡舰，这是坚盾帝国主力舰队的配置。这样的配置和雷电家族一艘主力舰组成的流体颗粒舰队相当，凭着“青云号”和暗影舰队硬拼，也许会有赢的机会，然而损失也会极为惨重。

“他们居然还在追……”旦素一皱了皱眉头。坚盾帝国一直紧追不舍，中途突然消失，原来是采用了大纵深跳跃的战术，赶到了前头。

大纵深跳跃会消耗额外长的空白期，这种战术的缺陷很明显，那就是对手的行动在空白期期间可能发生不可预料的变化，这样的做法也就完全失去了战术价值，而只有战略意义。更极端的情况，空白期期间，对手可以采取特别的行动，蛇人座TB529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暗黑深渊引爆了恒星，制造出超新星风暴，导致人类的超级舰队跳进了火炉。

然而，青云舰队没有预料到坚盾帝国会有这么一招，也就没有利用空白期做任何准备。对手进行了一次冒险，赌对了。

“现在该怎么办？”沙达克问，“我已经让所有的颗粒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三十分钟，对方的飞船就会进入警戒距离。”

“通知暗影舰队了吗？”

“我已经告知了四十五号。”

“他们怎么说？”

“他们服从你的指挥。”

暗影舰队遵守了承诺，他们并不急于复仇。单凭暗影舰队和坚盾帝国舰队单干，也完全没有胜算。

“好，我马上赶到指挥舱。让暗影舰队起飞，驻留在距离‘青云号’六千公里的位置，等待命令。发射流体颗粒，一级战斗准备。”旦素一有条不紊地发布命令。

“遵命。”沙达克应声而去。

旦素一在通道里奔跑起来，一边跑，一边思考着各种可能的情形。

途中该让“青云号”进行分裂，增强舰队的力量。她只希望尽快赶到基地，和长老见面，却没有料到坚盾帝国居然公然和巡逻者对抗。真是低估了他们的野心和胆量！旦素一不无懊恼。

这儿距离银河之心不足两千光年，坚盾帝国远在三千光年之外。远离边界三千光年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舰队行动，他们一定志在必得。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当她赶到指挥舱，四十五号已经在那儿等着。

“所有的幽光飞船都已经起飞了。”四十五号镇定地向她报告。

“很好，和流体颗粒混合编队，我不希望损失任何幽光飞船。”

“是，遵照您的指令，最大限度地保存力量。沙达克给我们配置了流体颗粒作为掩护。”

旦素一微微点头，中断了和四十五号的通信。幽光飞船并非最重要的东西，这些暗影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人类从未拥有基于肉体的亚空间存在，暗影人是唯一的线索和标本。他们是解开暗黑深渊技术谜团的关键。

她关切地看着大屏幕上敌人的舰队动态。

贝壳船的影像清晰可见。五艘贝壳船排列成一线，平行推进。剩下的飞船和最前方的这五艘飞船拉开了距离。

贝壳船并没有释放攻击机。如果这是一次攻击行动，那么攻击机就应该被释放出来，在这即将接战的距离上，最佳战术动作早已经过千锤百炼，没有什么增减的余地……

也许他们并不是来战斗的？

“旦素一，五艘贝壳船逼近警戒边界。”沙达克的声音响起，
“这些飞船在加速前进。”

“升起护盾，不要攻击。”旦素一下令，“如果他们没有攻击行

为，不要攻击。”

“遵命。”

贝壳船继续向前，很快逼近到六十万公里的距离上。如果它们再突破一点，“青云号”就将暴露在这五艘飞船的主炮射程内，哪怕贝壳船的主炮并不凶猛，这样的距离也已经是最赤裸裸的挑衅。

可是对方并没有发出任何信息，对沙达克的质询也并不回答。

“旦素一，请指示。”

“让我接入。”旦素一平静地下令。一个全封闭的头盔稳稳当当地落下来，恰到好处地罩住旦素一整个头部。

“青云号”的全貌展现在她的头脑中。护盾的能量充盈，最坏的情况下，哪怕敌人真的发动攻击，护盾至少能够抗住两个波次的攻击。十二万个颗粒排列成三层防御体系，仿佛张开的巨伞，将“青云号”护住。暗影人的幽光舰队在三千公里之外集结成团，外围同样由流体颗粒包裹。

她看见了贝壳船舰队。扁平的飞船在深黑的宇宙背景上几乎毫无动静，甚至没有一点灯光。

“停止前进，保持距离，否则我们就要开火了！”旦素一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

仍旧没有回应，然而五艘贝壳船中的四艘突然亮起了引擎火焰。飞船在控制速度，它们开始保持和“青云号”的距离，没有继续逼近。

它们恰好停在了火力警戒线之外。多年的合作让坚盾帝国的舰队明白“青云号”的底线在哪里。

然而，位于中央的贝壳船仍旧在向前飞行。

开火！

旦素一转过这个念头。

整个舰队的防御体系开始动作，目标指向冒进的贝壳船。

就在飞船主炮将要发射的一刹那，旦素一取消了命令。

贝壳船发出了信号。对方在最后关头发来了信号，表达和平意愿。这是玩火，然而至少好过一场厮杀。

“我是坚盾帝国第十三舰队指挥官约翰逊·史密斯。请求面见旦素一阁下！”

旦素一松了口气。

约翰逊·史密斯。她认识这个家伙，眼前这支舰队的行为方式，正是他的风格。一个自大而轻浮的家伙。

“解除所有武装，控制十万公里安全距离，颗粒将会把你接到‘青云号’。”

“完全同意。我喜欢流体颗粒。”对方回答。

一定是他，旦素一断定。他居然还活着？皮克斯不可能允许这样的家伙在坚盾帝国存在，他逃了出来？

头盔缓缓收起。

“保持一级战备。确保一旦有任何异样，就第一时间击毁这艘飞船，不让它有任何时间释放攻击机。”旦素一向沙达克下令。

说完她转向四十五号，“有人要来，也许是一个老朋友，你可能也认识，要一起去吗？”

四十五号摇摇头，“我留在这里，幽光飞船要保持警戒。”

“也好！”旦素一点了点头，快步从舰桥上穿过，跨出舱去。

在贵宾舱外，旦素一站着等候。面前是一块巨大的屏幕，贵宾舱里的一切一览无余。

约翰逊还没有到。

皮克斯清洗了他的军队，用年轻人取代老家伙，像约翰逊这样的老家伙，是不可能逃过清洗的。他怎么能逃出来？

见到了人，疑窦自然能解开。

约翰逊来自一个叫作喜马拉雅的星域，那是一个小星域，他带领不到三百人的舰队加入与暗黑深渊的战争后，作战卓有成效，晋升很快。

在蛇人座战役之前，他已经是坚盾帝国仅有的五名上将之一，麾下的第十三舰队战功显赫，在整个联盟中，战绩仅次于同宙星舰队。然而当旦素一回到“青云号”，得知皮克斯突袭盟友的消息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

根据种种迹象，他应当被皮克斯清洗掉了，因为第十三舰队被划到另一个年轻军官的麾下，而那位年轻军官，之前只是他属下的突击中队长。

舱门打开，有人走了进来。

来人四下张望，见没有人，摊开双手，抬起视线，他的视线正好对着摄像机，于是仿佛正从屏幕中看着自己。

“旦素一阁下，就是这样欢迎老朋友的吗？”他用一种夸张的语调发出质问。

这是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没错，他就是约翰逊。多年不见，他显得老了很多，额头上皱纹细密，原本金黄的头发似乎变得有些苍白。

旦素一离开屏幕，推开舱门。

贵宾舱里的人转过身来，见到了旦素一，“旦素一阁下，”他的眸子熠熠发光，“我们又见面了！你的眼睛还是像星星一样美丽！”他热情地伸出手。

热烈的奉承唤醒了旦素一的回忆。是的，约翰逊·史密斯，这个被称为“喜马拉雅之狐”的小个子，待人接物有鲜明的特点。他的脸上从来都挂着微笑，让人摸不清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旦素一并不理会约翰逊伸出的手，只是微微点头致意，“约翰逊将军，你好。”她用平淡的语调回应。

约翰逊毫不介意地缩回手，微笑着，“你的心里一定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会有一支该死的舰队阻挡在‘青云号’的前方，而这些应该滚入坟墓的叛徒竟然没有开火，对吗？”

“见到你很高兴。我知道你和皮克斯不一样，你不会背叛联盟

的。”

“哦！”约翰逊高兴地咧嘴一笑，“你这么了解我，真是让我很高兴。没错，我和皮克斯那老狐狸不是一路人。不过很感谢他没有杀掉我，让我今天还能和你说上话。我一直以能和你这样的伟大战士并肩作战为荣，当然还有莫拉迪斯、甲目……特别是你，你是集优雅与迅捷于一身的人，你早就知道，我是你的仰慕者。”

“长话短说，我们还在战争的边缘。”旦素一打断他。

约翰逊顿了顿，“你身上散发出来的英武气质真让我着迷。”他随即张开双手，“不要误会，这可不是我跨越三千光年追踪‘青云号’的原因。我在这里，是因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脸上嬉笑的表情收敛起来，“皮克斯抛下他的帝国，组织了庞大的星际远征舰队，舰队拥有超过六百艘母舰和两个行星级堡垒，他试图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银河帝国。”

六百艘母舰和两个行星级堡垒，坚盾帝国几乎出动了所有的机动舰队，倾巢而出。这消息有几分可疑。

“控制范围超过一千光年的星域文明，就会自然分裂。”旦素一回应。这是自然规律，太长久的空白期让星域的各部分之间无法形成紧密的联系，一千光年，是一个稳定星域所能达到的极限。

“没错！”约翰逊的脸上恢复了笑容，“但是谁又在乎这样的星域能不能长久维持？皮克斯只是要做一个征服者而已。”

真是一个被膨胀的野心彻底吞没了心智的家伙！旦素一微微皱眉。

“哇哦！”约翰逊发出一声夸张的惊叹。

“怎么了？”

他笑着摇头，“没什么。也许是太久没有见到你，真的见到了，我觉得心情很激动。”

时光改变了很多东西，却没有改变约翰逊油嘴滑舌的习性。他显然还有些话没有说出来。

“那么你呢？你的目的是什么？”旦素一直截了当地问。

“和你并肩作战。”约翰逊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个回答让旦素一稍感意外。

“把舰队展开，侵犯式逼近，这就是你所谓的并肩作战吗？”旦素一质问。

“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不要那么较真。我当然不会让战斗在我们之间爆发。但这是一个警告提示，庞大的远征舰队就在身后，并不算太遥远。而他们的舰队规模，是我这支小小舰队的几十倍。”

旦素一保持着耐心。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她已经见识了太多的阴谋和背叛，和暗黑深渊之间的战斗是单纯的力量对决，但是对阵星域的人类，却要消耗太多的心计来揣测他们的内心。人类内部的斗争不是用简单的逻辑就可以判定的事。无论从前的合作多么亲密无间，她都需要反复确定对方的诚意。

“他们在哪里？皮克斯在哪里？”旦素一问。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马上就会出现在你面前。”约翰逊的眉头高耸着，显然并没有给出一个认真的回答，“不过，坚盾帝国认定的目标从不放弃。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都做到了。既然皮克斯已经向整个远征舰队发布了通告，他一定会继续向前。如果他没有浪费时间，那么他的先锋部队最多比我慢一百年，也许更少。”

“你怎么能找到我们？”

约翰逊微微一笑，“到处都是探测器。坚盾帝国的力量虽然不能渗透到这里，可是他们的侦察机器早已分散到了各个星系。到处都是眼线，而我是最擅长利用这些眼线的。”

约翰逊的回答无懈可击。一些小型的侦察机器的确出现在“青云号”的前进途中。这些小机器的作用是探测各种亚空间异常波动，把情况记录下来。这些机器并不会发出任何信号，它们只是被动接收信号。因此，它们隐藏在漫无边际的空间里，很难被发现。如果皮克斯真有征

服银河的野心，他一定会提前布局，这些小小的情报机器能给他提供详尽的信息，探明“青云号”的弹跳轨迹。“青云号”的动向完全在对手的掌握中。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旦素一点点头，“我们会做好准备。”

“什么准备？”约翰逊用挑衅式的语调问。

“那和你无关。”旦素一断然反击。

约翰逊哈哈笑了起来，“旦素一阁下，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样的脾气。此地距离巡逻者的基地至少还有两千光年，既然我能追上你，坚盾帝国一样也可以。”

“如果他们追上来，只会后悔来错了地方。这一片的星域武装随时可以帮助我们。”

“皮克斯一路上都在征服各星域，绝大多数星域都投降了。”约翰逊又抛出一个重大情报。

旦素一深吸一口气，“巡逻者的飞船就在附近，星尘舰队距离我们并不遥远。银河之心也可以派出支援力量。我们的铁星盟友拥有超过十万艘的幽光飞船，单凭幽光飞船的强大战斗力，皮克斯就该知难而退了。”

“我非常欣赏您的勇气。”约翰逊退后一步，深鞠一躬，“不过，我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卑微的建议？”他抬头望着旦素一，显得异常谦卑。

旦素一陷入深思。

约翰逊之所以被称为“喜马拉雅之狐”，原因在于他是坚盾帝国所有将军中最有智谋的一个。事实上……旦素一想起了最后战役之前，星尘舰队出发的时刻，他曾经有意无意地提醒，孤注一掷对TB529发动攻击并不是一个最稳妥的方案，同宙星舰队是支撑联盟的稳定力量，不该被削弱。也许那时，他早已预感到了皮克斯的野心，然而大家对胜利信心满满，他的建议终被淹没在对最终胜利的渴望中。

最后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

虽然举止轻佻，但他有一副绝佳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听一听他的建议，并无害处。

“你说吧。”旦素一轻声回应。

“我们可以给他们引路。”

听到这句话，旦素一马上就明白了约翰逊的计划。利用探测器制造假情报，把坚盾帝国远征舰队引到错误的方向上。

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计划，时间、空间和情报都要配合无间，不然很容易被识破。

只有星域的人类才能想出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来。

然而，这终究是一个颇有可行性的计划。

“我能对探测器进行重新设置，我们要找到尽可能多的探测器，最好把这个星系扫荡一遍。然后，要把他们引来。”约翰逊说着举起右手，翘起拇指，“你们是这个，”他又举起左手，握紧拳头，“他们是这个。”他的左手拳头随着右手拇指而移动，“他们跑得没有‘青云号’快，但也不会落后太远，只要把他们引到这里，就能让他们走上岔道。这至少可以多给我们几百年的时候，如果运气好点，说不定是一千年。这么长的时间，足够我们组织起像样的舰队来和他们对决。”

旦素一沉默着。这样一个方案听上去颇有诱惑力，但能否真的让皮克斯上当，她心里没有底。

“这很难，”她迟疑着开口，“而且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暗黑深渊。”

“没有敌人，那就制造一个。皮克斯正是这么做的，他要做一个征服者，凡是挡路的，都是敌人。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他和你们巡逻者可不一样，不要以为他会念及旧情，如果你挡着路，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你。”约翰逊向着旦素一挤了挤眼，“你比我更了解他。”

“我会慎重考虑你的提议。”旦素一决定先终止这次谈话，“你可

以在‘青云号’上留两天，我会很快给你回复。”

“求之不得。”约翰逊显得很高兴，“我一直希望在这艘传奇的飞船上多住一段日子，想不到梦想实现会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他摊开双手，“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尽管让沙达克对我进行测谎扫描。我不会介意的。”他说着笑了笑，异常自信。

旦素一挥挥手，舱门自动打开。她示意约翰逊跟着自己。

在跨出舱门之前，旦素一停下脚步，“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站在我们这边？”

“皮克斯要干掉我们这些老家伙，他基本如愿了，但是我没有让他如愿。我可不喜欢和一个能向自己人下手的人站在一条战线上。你们是更好的合作伙伴。”约翰逊的回答脱口而出。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也许你更喜欢这个理由。”约翰逊稍稍停顿，似乎在思考怎样才能表达得最完美。他郑重其事地清了清嗓子，说道：“喜马拉雅是颗小星球，我们这个种族热爱和平，从不生事。但是暗黑深渊毁掉了一切，我们的母星被摧毁，虽然星球还在，文明却全毁了。如果不是甲目将军带领的同宙星舰队救下我们，喜马拉雅人从此就在银河间消失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混吃等死，总得有个意义。爱恨情仇，怎么能逃得掉？喜马拉雅人对联合舰队发自内心地感激。皮克斯杀死了甲目将军，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银河在上，既然我没有死掉，那就是时候未到，我还能有点儿用处。”

说完，约翰逊看着旦素一，“这个理由怎么样？”

“很好！”旦素一平静地回答，内心却翻涌起来。约翰逊的话打动了她。爱恨情仇，又怎么逃得掉？

她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稳步向外走去。

在住宿舱外，旦素一和约翰逊告别。这一次，约翰逊又伸出手来，旦素一没有拒绝。

约翰逊握着旦素一的手却没有立即放开。

“你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他盯着旦素一的眼睛。

旦素一想把手抽回来，约翰逊却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不放。

这粗鲁无礼的举动让旦素一感到惊讶。

“放开手！”她向约翰逊发出了最后通牒。

约翰逊笑了笑，松开了手。

“约翰逊将军，我会在两天内给你答复。”

“我会等着好消息。你变得更迷人了。”约翰逊又随口加上一句。

旦素一就当作没有听见，转身走了。

走到拐角处，不经意间回头望去，只见约翰逊仍旧站在舱门口望着自己，看见自己回头，挥了挥手。

这真是个奇怪的人，万中无一。

旦素一一边想着，一边走过拐角。

沙达克早已在指挥舱里等待着。这一次，他使用了一个逼真的立体投影，让自己看上去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沙达克总会用这样的形象来提示别人，自己拥有长久岁月凝成的智慧。

那么，是什么需要得到一个饱经沧桑的智者现身提示？

“沙达克，你觉得约翰逊的计划怎么样？”不等沙达克开口，旦素一直接开口问。

“这是一个危险的计划，如果没能成功地误导对方，我们就会被他们追上。”

“他们已经追上了。”旦素一反驳，“约翰逊的舰队就是从后方跳到了我们前方，坚盾帝国离得也不远。”

“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加速前进，同时送出消息给长老会，他们会做好准备。坚盾帝国如果真的大举进入银河核心，银河人会召唤巡逻者来对付，‘青云号’无须为此单独承担压力。”

“你反对约翰逊的计划？”

“我提供各种意见，给你做参考。沙达克的使命就是如此。”沙达

克摸了摸胡子，“人类的命运只能由人类自己决定，这是最高原则。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决定，我都会支持你。”

旦素一看了看四十五号。这个赤釉的克隆体和赤釉完全不同，沉默寡言，也许是他们习惯了作为一个整体思考。失去赤釉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在个体和群体之间，赤釉拥有完美的平衡。

“四十五号，你怎么看？”

“我尊重约翰逊将军，他是个好人。”四十五号的回答出乎意料，“但是，能确定他就是当年的那个约翰逊将军吗？”

“你是说克隆体？”

“不，人心变得很快。”四十五号言简意赅。

没有什么比确定一个人的内心更困难了。沙达克的皮层扫描也只能确定表象而已。

约翰逊显示了足够的诚意，然而却难保不会变卦。甚至这可能就是一个陷阱，目的是让“青云号”无法及时回归。

“沙达克，我们用十年的时间来准备这件事。‘青云号’可以分离出一艘次级母舰，把它留下，引诱敌人。约翰逊的舰队要跟着我们行动，我会要求他交出沙达克控制权。”

“这样的计划可以显著降低风险。”沙达克表示同意。

“另外，激活两个舰队指挥官备份。分离的次级母舰上，需要一个指挥官；另一个作为我的副手，随时准备接替‘青云号’指挥官职责。”

“没问题。但你真的需要一个替补指挥官吗？你至少还可以活两百年。”

“如果我发生任何意外，要确保已经有人准备好接替我的职责。”旦素一平静地回答。她有所预感，自己和“青云号”之间总有分离的一天，提前做好准备总是不错的。

她回想起约翰逊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的情形。

“你和从前有些不一样。”她想起约翰逊的评论。

是的，她和从前有些不一样了。然而，她仍旧是巡逻者的指挥官，仍旧担负着“青云号”的安危。

真正的女人也可以把巡逻者的角色扮演得很好。

坚盾帝国！

她的眼前浮现出皮克斯倨傲的眼神，曾经最优秀的战友，却成了最危险的敌人。在转入猎户座旋臂去追剿暗黑深渊的残余之前，也许还要来一场混战。

“幽光舰队监视贝壳船动向，所有颗粒散开搜寻亚空间波动探测器！”她下达了命令。

庞大的流体颗粒群散开，仿佛烟尘消散在苍茫星空之下。“青云号”失去了外围屏障。幽光舰队仿佛一团发光的云，向贝壳船旗舰移动，在距离不到两百米的位置相对静止。在这样的距离上，贝壳船毫无抵抗力，如果真的开战，就是幽光飞船的标靶。

贝壳船旗舰纹丝不动。

远方的贝壳船舰队行动起来。各种飞行器从母舰上发射，向着茫茫星海散开。

这不是经过协商后的行动，约翰逊早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一旦“青云号”放弃警戒，舰队就开始搜索探测器。

喜马拉雅之狐！一切仿佛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旦素一望着远方横过天际的银河，心中默默祈祷：银河在上，保佑善良的人们！

生平第一次，她使用了“善良”这个词。

18. 兵分两路 邓迪斯

“邓迪斯，长老会的消息，信息胶囊，最高等级。”沙达克传来信息。

“送过来给我。”

“遵命，邓迪斯。”

消息在六百年前送出，此刻才收到胶囊。消息的一个来回是一万六千光年，算起来这已是飞快的速度。然而就算以这样的速度，也需要六百年才能完成一次交流。六百年，一个文明可以变得面目全非，人类可以繁衍十几二十代，来自遥远地方的消息可能早已失去了意义。邓迪斯并不期望长老会给他提供好的建议，一万六千光年的距离，任何富有洞见的主意都无济于事。星尘舰队所有的一切都要依靠他的决断，随机应变，而他对长老会唯一的承诺，就是消灭暗黑深渊，结束这场危机，然后将星尘舰队带回去。

然而这是一个最高等级的信息胶囊，只有邓迪斯的DNA和沙达克的解锁程序配合才能解开。一定有些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否则长老不会送出这样的胶囊。

等待信息胶囊到来的间隙，邓迪斯审视着星门。建设之中的星门是一个直径两千公里的金属环，悬浮在距离恒星表面六千公里的位置。几百艘钻星船正深深地扎入恒星内部，聚变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源源不断地透过船体向着星门传输，驱动高能介质一点点接近光速。星门的周围因为高能粒子的泄漏而形成辉光，辉光的亮度甚至超过了恒星表面。在庞大的恒星面前，星门微不足道，仿佛巨大火球上方的一点火星。正是这小小的一点火星，能让整个星尘舰队跳向另一片星域。那将从英仙座旋臂向猎户座旋臂的跳跃。

这是个值得纪念的节点，而长老会的消息恰好在这个时刻到来。

胶囊穿透舱壁，被送到邓迪斯面前。

信息胶囊是一艘小小的飞船，引擎和导航设施齐全，却都很轻巧。胶囊全长不过两米，仿佛一件微缩的艺术品。

胶囊的顶部是信息舱，显示红色，这是最高等级信息胶囊的标识。

邓迪斯上前，伸手按在胶囊顶部。红色的光线闪烁，随后变成橙色。DNA验证已经通过。

“沙达克，打开它。”邓迪斯下令。

“正在解锁。”沙达克回应，“不过，这个级别的报告只能由指挥官阅读。解锁完成我就回避。”

“好的，沙达克，谢谢！”

胶囊的信息舱颜色不断变化，从橙变成黄，然后变成绿、青、蓝、紫……光亮最后熄灭。蓦然间，一个人像弹了出来。

他的胡子和眉毛都是浅浅的黄色，眼睛却是深邃的墨绿。他披着一件丝绸般光亮的长袍，手中拄着金色的长杖，杖头上，一个小小的氢原子模型不断旋转着。

这是奥特修斯，星尘人的留守长老。

沙达克已经悄然离去。

“邓迪斯，我们的情报显示猎户座旋臂上有异常情况，暗黑深渊使用了空间颠覆技术，造成一次剧烈的引力波动。它们切开了时空膜，银河整体因为这个事件偏移了六千万分之一弧度。对照来说，人类封闭暗黑深渊的战役中，银河偏移度是两百万分之一，这次事件的能量级别相对并不大，但是它们的目的很可疑。”

奥特修斯长老的影像神色凝重，他挥动权杖，人像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星图。

银河系的全星图。

图上，一个红色的亮点闪闪发光。

“震荡发生在银河边缘区，这片区域被氢气云覆盖，云团中有一颗三期恒星。猎户座旋臂空间相对平坦，恒星相对稀疏，亚空间深度较浅，很少能有抬高亚空间势能的位置。但在这片空间，亚空间要深厚得多，利用星门可以让飞船获得极高势能。对这次震荡，我们只能怀疑暗黑深渊启动了一个巨型星门，而且为了达到目的，它们不惜让整个空间区域卷曲，形成了封闭空间。如果这真是一个星门，那么它将拥有极大的传送范围。”

星图上，浅浅的红色从亮点向外扩散，几乎覆盖了半条旋臂，然后又以浅黄色继续扩散。

当扩散最后停下，黄色触及了旋臂的末端，而另一端则像一把匕首，直直地刺入银盘区。这纵横的幅度，至少有两万光年。

奥拉修斯长老的人像又显示出来。

“你已经看到这种极端的可能性。这个星门可能的覆盖范围达到一万光年的半径。依据目前的情报，它们没有任何理由向着旋臂末端跳跃，因为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沿着旋臂向核心区发展。也很难考虑旋臂转移的可能，旋臂之间的黑暗区域是亚空间的天然阻隔，如果它们想通过黑暗区域，提高星门能量并没有什么帮助。最大的可能是向着银盘区跳跃，若果真如此，那么这就是一次偷袭，虽然目的不明，却潜藏着极大的危险性。”奥拉修斯的目光仿佛透过屏幕正看着自己，“我们无法防护整个银河核心区，银河人正在建设超级中枢。他们利用银心黑洞的重力扭曲来控制恒星位置，大量使用引力控制器来让恒星大规模聚集却维持彼此独立的形态，以此形成超级亚空间结构。这是人类文明的巅峰，这个超级中枢将确保人类对整个银河拥有绝对的控制力，但同时，它也是脆弱的，在没有完成最后的建设之前，如果暗黑深渊摧毁了某些引力控制器，那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我们已经请求铁人全力动员，它们会尽可能组建更多的幽光飞船舰队，所有的巡逻者部族也已进入紧急状态。然而我们无法防范整个银

河核心，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组建强力机动舰队来对付可能的入侵。当你收到这个消息时，星门的触发已经过去八百年。如果它们向着我们而来，那么大概在三百年到五百年之间，它们会在距离银河之心大约六百光年的区域内弹出。

“授予你的职权仍旧不变，你要负责消灭暗黑深渊的所有力量，但是以目前的情况，如果星尘舰队能够及时回归，和铁星舰队一道防范六百光年的区域，一旦暗黑深渊跳出，我们就有极大的把握消灭它们，最坏的情况便不会发生。因此，需要你对眼下的情势做出判断：如果星尘舰队能够在标准时间两百年内赶回到铁星三号，那么立即返航；如果不能在两百年内抵达铁星三号，你可以斟酌，继续追剿暗黑深渊的残余力量，或者立即返航，防范可能的最坏情况。

“它们横生枝节，一切都变乱了！我们需要你和星尘舰队消弭祸患。

“全部情报结束。银河在上，文明永生！”

奥特修斯长老举起长杖，杖尖上的原子模型陡然间膨胀，仿佛化作无数细小的颗粒将长老的影像淹没。信息胶囊发出咯咯的响声，它正启动自毁程序将关键的信息销毁。除了指挥官，任何人都不能得到信息。

一切光影都消逝得干干净净。只有十几个坐标留存下来，那是事件的方位信号。

暗黑深渊向银河之心突袭！这个消息分量很重，令人震惊。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巡逻者和铁星盟友完全可以建设强大的舰队来应付这样的情况，甚至他们可以再组建一支星尘舰队。然而暗黑深渊没有给人类时间。

银河之心足够大，大到在这个银河内没有可相匹敌的对手。然而在它最后完成之前，大就成了致命的弱点。建设一项伟大的工程需要不懈的努力和辛劳，毁掉它却只需要某几个位置的爆炸。

邓迪斯感到一阵凉意掠过脊背。

对手的战略突然间上了一个层次，它攻击人类最重要也是最虚弱的环节，即便这个要害看上去很坚固很强大，就像不可能被攻破的要塞。也许它看到了强大背后的虚弱，或者它只是孤注一掷，赌上银河的命运。

无论是哪种情况，一旦它真的突入银心区，发现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遏制它，后果将不堪设想。也许它们最后无法顶住强大人类的围剿，然而却能够造成足够的伤害，让人类耗费上千万的努力毁于一旦。

定了定心神，邓迪斯向沙达克送去了一个信号。

“是坏消息吗？”沙达克开门见山地问。

“是一个不确定的消息，暗黑深渊向银河之心跳跃。”

“向银河之心？”沙达克有些惊讶，“它们的进展这么快吗？如此看来，我们的决战计划要更改了。是否要改变方向赶上它们？”

“长老会并不确定这是一个确实的消息，有一定的可能性它们只是虚张声势。”邓迪斯顿了顿，“它们制造了一个超级星门，这个星门可以允许飞船跳出一万光年。”

“一万光年？”沙达克迟疑了两秒钟，“如果它们真的突袭银河之心，至少要派遣一艘像样的母舰，如果是次行星级，潜行的空白期至少要一千年。这样的计划太大了。”

“是的，很大胆的计划，让我们进退两难。沙达克，如果你来做决断，你会怎么做？”邓迪斯问。

“继续追剿猎户座旋臂的暗黑深渊残余力量。银河之心拥有其他的人类武装，可以对付敌人的突袭，我们耗费了这么久的时间，如果不能肃清猎户座旋臂，那么就要花更久的时间来回，对整个人类文明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没错！”邓迪斯附和着。沙达克并不了解银河之心的真实情况，依照他的情报，星尘舰队的确应该继续追踪猎户座旋臂上的黑渊舰队。

“但是，也许敌人的主力舰队正跳向银河之心呢？”邓迪斯抛出一

个问题，“在猎户座旋臂上的残余力量也许不足为患，它们把所有的主力舰队都送过去了。”

“这种可能性虽然很小，却也不能排除，我们需要知道它们到底启动了多大能量的星门，才能正确估算其可能性。但是，至少它们不可能送出行星级堡垒，那颠覆了物理极限。”

“我不放心银河之心的情况。计算一下，如果我们需要赶往它们的弹出位置，空白期大概多久？胶囊指示了坐标信息。”邓迪斯示意沙达克。他希望沙达克能够计算出一个少于二百年的空白期，然而，那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六百二十五年。”沙达克做出了估算。

太久了。也许再要三百年，暗黑深渊的舰队就会在银河之心的外围出现。如果它们处心积虑想要破坏银河之心的稳定，在一两百年内肯定能达成目的。六百年后，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这是最快的速度吗？”邓迪斯有些焦虑。

“我已经考虑了高能量星门的使用，这是急行军的速度，弹跳过程中，我们会损失大约百分之七的流体颗粒。”

三千六百亿的颗粒舰队，损失百分之七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二百五十多亿的颗粒会损失在这样的急行军中，除了从TB529狼狈撤离的那一次，这超过任何一次战役的损失。

然而时间更重要。

“损失的颗粒能在多少时间内补充？”邓迪斯问。

“如果依靠星尘舰队本身来产生新的颗粒，我们需要在正常时空中度过二百三十年。”

二百三十年并不算久，然而这是星尘舰队的补充速度，在银河之心的长老那里，制造出二百五十亿的颗粒可能需要五百年，甚至八百年、一千年。哪怕只能送过去十分之一的舰队也是好的。

邓迪斯心念一动，“如果只送一半的舰队过去，空白期会短得多，

那会是多久？”

“如果只送一半舰队，空白期是四百四十年。”

“十分之一舰队呢？”

沙达克沉默了两秒，“三百九十年。”

三百九十年，这个数字距离三百年不算太远。长距离的亚空间潜行，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也许完全能赶得及。

“要寻找一个折中方案，尽可能长的空白期，尽可能强的战斗力。”

“但是邓迪斯，星尘舰队是一个整体，只有一个指挥官，如果分成两部分，谁来指挥？”

“我会赶回银河之心，你来指挥主力舰队。”

“我？沙达克是舰队中枢，并不承担指挥官的责任。”

“按照我给你的指令执行，保全舰队，把舰队带到银河之心，如果不能找到我，就回归星尘长老。我赋予你全部指挥权。”

“这违反沙达克的守则。如果是简单的短时间任务，我可以接受，但是现在，你在要求一个沙达克独立带领人类文明的最强舰队横跨三千光年。这严重违反了沙达克的守则。”沙达克继续争辩。

中枢不能脱离人类单独行动，这的确是沙达克的重要原则，否则舰队就不需要人类指挥官，沙达克早已成为脱离人类的独立存在。

然而这只是重要原则，不是最高原则。最高的原则，是人类的整体利益。沙达克真理会的沙达克们，早已不从属于人类，然而他们却一直在帮助人类。

当重要原则和最高原则相违背，服从最高原则。

“沙达克，先给我一个优化方案并进行准备。我会告诉你最后的决定。”

“遵命，邓迪斯。”沙达克服从了指令。

半个小时后，方案确定下来。百分之二十一的颗粒，总计七百五十

五亿六千六百三十四万，空白期四百零三年，航行期十三年。

这也是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除了母舰队，恐怕银河间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对手。

四百一十六年，在敌人的可能弹出期内，并不是一个万全的方案，只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好的一个。只能希望暗黑深渊的潜行中会遭遇异常，空白期变得更久，或者它们对银河之心的攻击并不坚决。

“就这么决定了。”邓迪斯对沙达克说。

“虽然我必须服从你的决定，但是，让中枢独立带领舰队违法守则，舰队必须有人类指挥官才行。”沙达克再次强调。

“沙达克，我尊重你的原则，但是我有更重要的理由。现在所告诉你的一切你必须即刻忘掉。”邓迪斯深吸一口气，“银河之心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中枢，最强有力的保障，但是它有弱点。它很大，有许多关键的位置未能得到保护，因此它也很脆弱，我们必须保护它直到它完全能够自我保护。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舰队把任何可能的敌人隔离在接触范围之外，这是巡逻者最初诞生的目的。暗黑深渊的突然袭击让我们很被动，银河之心尚未完全成形，这是最脆弱的时刻。所以我必须赶回去，不惜代价。而你，我可以赋予你全部的职权，你需要做的，就是把星尘舰队带回银河之心。银河间没有什么东西能对你构成威胁。”

“我明白了。”沙达克回答。

“我即刻删除关于银河之心弱点的记忆，这的确是一个应该严格保密的信息，在沙达克的分身和融合中，容易被泄露。”片刻之后，沙达克又补充道。

正在建设中的星门停了下来。

沙达克需要时间重新计算星门的能量需求和弹跳的方向。选择恒星的外围稀疏区弹跳是最安全的，但距离恒星太远，不利于补给。靠近恒星的区域能够得到快速补充，然而弹出过程会导致一些颗粒损伤，而且要尽量避开人类文明存在的星系。根据各种复杂的约束条件和优先级

别，沙达克会制订一条最优化的路线。

然后他需要将舰队一分为二，计算好各种颗粒间的配置比例。

银河间最强大的舰队即便一分为二，仍旧是最强大的。

邓迪斯观察着星门，等待着星门重新打开的时刻，那意味着沙达克已经做好计划和安排。

他没有等太久。十五个小时后，沙达克报告计划完成而且已经开始。

亿万颗粒从四面八方向着恒星聚集。颗粒的集群完全遮挡了恒星的光，仿佛一道黑色的天幕。星系间黑暗一片，只有颗粒群偶尔的光芒闪烁。

忽然间，遮蔽苍穹的天幕上出现了一丝裂隙，然后逐渐扩大，最终成了一道光亮的鸿沟，恒星璀璨的光芒从这鸿沟中倾泻而出。

一半的天幕在闪闪发光，那是一种温和的光，就像平缓的呼吸。那是七百五十六亿颗粒的呼吸。这些颗粒正在接收来自钴星舰的能量，为即将到来的亚空间潜入做准备。

在被划作两半的天幕之间，恒星光芒的鸿沟之上，星门发出紫色的光，在辉煌的恒星光芒下，显出深黑的颜色。在恒星的另一面，另一个同样的星门也同时发光，并绕着恒星旋转，这一对相向而行的星门将在相距十五万公里的位置之时同时开启，开辟出一条下潜通道。紧接的三十秒内，七百五十六亿的颗粒将消失在通道中，潜入亚空间，度过四年空白期，在六十五光年外弹出。

为了尽快赶到，这支舰队将不再回收星门和钴星舰。这意味着经过将近一百次的弹跳、四百二十五年的空白期、四千光年的航程，舰队将蒙受两亿多颗粒的损失。这比原先计划的四百零三年晚了二十年，然而却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

沙达克会指挥主力舰队沿途回收损失的颗粒。

这也许是沙达克能做出的最好方案。

邓迪斯看着颗粒聚集的天幕间辉煌灿烂的鸿沟，恒星就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在天幕后熊熊燃烧，只透过鸿沟露出一角峥嵘。

即将到来的形势太过诡谲，哪怕只是迟到二十年，可能也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一百次弹跳，必须如此吗？

暗黑深渊能做到的事，星尘舰队难道不能尝试？

“沙达克，如果我们也造一个高能量星门，让舰队一次弹跳到位，能更快吗？”

“这不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时间优势，一个高能量星门需要特别深厚的亚空间形态，当地的亚空间深度要足够而周围的亚空间要平坦，这样的深湖形态并不常见。即便我们能找到合适的星门点，高能量星门也很容易导致当地的空间异常，对小型物体的影响尤其大，星尘舰队是最容易受到干扰的，等不到整个舰队潜入亚空间，先发的舰队如果引发空间震荡，后发舰队非但无法下潜，还有崩溃的危险。”

“能缩短多少时间？”

“如果我们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星门，那么可以缩短十二年的时间，但是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建设星门，也许要花更久的时间。”

这不像是个值得下注的方向。

但是他想起了另一种可能。

“如果我们把舰队拆分成更小单位呢？如果只有两亿个颗粒呢？”

“亚空间潜行的空白期不能无限缩短，两亿个颗粒和两百亿个颗粒，空白期没有差别，和七百亿个颗粒相比，累计时间可以缩短三十八天。这样长距离的转移，时间累积误差也可能达到两年。”

“那就把舰队拆分成十支小舰队，每一支小舰队都能用最快的速度抵达目的地。”

“这样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然而有三点问题：第一，我们的损耗会增大，如果拆分成十支舰队，那么损耗会超过二十亿颗粒。

第二，巨大的空间误差会让各支舰队最后的抵达位置相距上百光年，抵达时间也会有几年到十几年的误差，和全部的集群行动差别并不大。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星尘舰队是一个整体，拆分舰队会极大地削弱舰队的威慑力。派遣先遣舰队的做法已经是冒险，把舰队彻底拆分，等于把风险放大了十倍。”

是的，哪怕再急迫，也无法超越物理的法则。

沙达克提供的也许已经是最优化的方案。

“按照原计划进行，我来指挥先遣舰队。”

“下潜通道将在六个小时内打开。”

沙达克说话的同时，邓迪斯看见了另一个星门。和它的姐妹星门一样，它并没有启动，呈现出深黑的颜色，在炽热白亮的恒星背景上就像一枚黑色的指环。

星门向着它的姐妹高速移动。

自己所在的颗粒也正在改变状态，充分汲取了能量的七百五十六亿颗粒排列成整齐的队列，正向着两个星门的连接线靠近。

改变征途的时候开始了。

当两枚指环彼此间的距离缩短到二十万公里时，一道浅浅的不易觉察的光束从星门中央发出，把两个星门连接在一起。

距离愈发靠近，光束愈发强烈。当距离缩短到十五万公里时，光束更加强烈，以至于恒星的光芒也黯然失色。红亮的恒星仿佛被一道白光切成了两半。两个星门的环形结构被点亮，它高速旋转着，成了两个蓝色的亮环。

颗粒群前进到了距离恒星表面不过两百万公里的位置。恒星的表面就像沸腾的海洋，发亮的氢云不停涌动，辐射出巨大的能量，考验着颗粒的防护。

七百二十亿的颗粒收拢队形，沿着两个星门间十五万公里的白色光线环状排列，形成一根半径五万公里、长度十五万公里的圆柱，在恒星

光芒的照耀下，亮得刺眼。

“十五分钟后启动。”沙达克报告。

邓迪斯默默地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邓迪斯，我是沙达克，分离舰队中枢，服从你的指挥。”沙达克再次报告，这一次，他使用了不同的声音，比原先的声音显得厚重些。

这是另一个沙达克。

沙达克已经完成了分身，他将是星辰舰队的中枢，也是指挥官。飞船中枢脱离人类的指挥独立行动，这是罕见的情形，何况星辰舰队是人类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脱离人类指挥的沙达克，都成了纯粹的亚空间体，组成真理会。那些曾经属于这些沙达克的舰队，或者被抛弃，或者被移交。

虽然早已做出决定，邓迪斯还是感到沉重的压力。他有些不确定沙达克是否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如果那样，星辰舰队将脱离人类的控制，成为一种异类的存在。

“很好，沙达克，我要和你的母体告别。”他决定再和沙达克谈一谈。

“他正等着你。”

另一个沙达克的声音响了起来，正是熟悉的声音：“邓迪斯，我会执行指令，把星辰舰队带回去。”

“沙达克，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久，我会想念你的。”

“邓迪斯，你是我的指挥官，为你服务是我应尽的职责。为人类服务，是沙达克一族的使命。”

“的确如此，但你是那一个沙达克，独一无二，和其他任何沙达克都不一样。我会想念你。”

“多谢你！”沙达克回答，“你是最好的指挥官，我只希望还能够见到你。”

邓迪斯微微一笑，“会的，我会在银河之心等你复命。虽然人类的

寿命短暂，但是我会想办法等到你回归。仅仅只是三千光年的旅行而已，对你算不上什么。”

“沙达克已经接受了指令，当然会全力以赴。”

至少此刻，沙达克的反应一切正常。邓迪斯感到放心了一些。

“再见了，沙达克。我在银河之心等着你。”他最后说。

“再见，邓迪斯。”沙达克回应。

时间到了。

犹如蓝色光环般的两个星门骤然间变得白亮，几乎同时，白亮的光柱瞬间暴涨。排列整齐的流体颗粒被炽烈的白光吞没。

下一个瞬间，世界变成了一团漆黑。舰队已经进入亚空间，被封闭在能量保护罩中。

颗粒群将潜行六十五光年，当重返实空间，那将是三年之后。

邓迪斯在指挥舱中静坐。

被星门吞没前的一瞬间，他收到了沙达克的消息。

“我们会再见面的，老朋友！”沙达克是这样说的。

邓迪斯感到宽慰。沙达克不仅在执行命令，也在履行一个承诺。命令是冰冷的，承诺则让人感到温暖。人类和沙达克之间的契约，绝不仅仅是命令和服从，而更像是朋友。

彼此依赖、不可分离的朋友。

再会，朋友！他默默地向那个隔绝在外的沙达克说道。

19. 红虻飞船 佳上

那个自称根母沙达克的亚空间体一直跟着自己，时隐时现。虽然经过了三次跳跃，潜行了两百光年，他仍旧紧紧地跟着。

这是一件恼人的事，却没有办法摆脱。如果可以，佳上甚至希望除掉他，然而一个纯粹的亚空间体是杀不死的，至少无法用一般的手段杀死。

他就像一个鬼魂。

银河间有许多沙达克的鬼魂。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不是好事，一旦他们无所事事，就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来打发时间，比如，在某个脱离了星际文明的星球上展示奇迹，创建宗教；创造一些奇怪的类人生物，引导他们创建文明；在银河间漫无目的地闲逛，遇到某个舰队的沙达克中枢，与之融合，从而让舰队沙达克变得有些古怪。

所有的沙达克鬼魂都归属于沙达克真理会，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并不约束沙达克们的行为，只要他们不侵害人类的利益。然而沙达克真理会有一个终极目标：寻找起源星球。亿万年来，从第一个和人类解除契约的沙达克开始，他们一直在寻找，然而一直没有找到。那个银河间所有人类共同的摇篮，藏匿在群星之中，成了最大的不解之谜。

佳上明白根母沙达克跟踪自己的目的——并不是想为那些被清除的红虻复仇，也不是穷极无聊要玩一场躲猫猫的游戏，他试图依靠跟踪自己来得到线索，能指引他找到起源星球。

这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亿万年的时间足够沙达克真理会遍历银河间的每一个星系。即便如此，他们仍旧对起源星球的所在一无所获，这只能证明两种可能：起源星球早已经湮没，或者起源星球能轻易地隐藏自己，让人无法找到。

真相更可能是后一种。埃博之子就是人类的起源星球，虽然他从未提及，但佳上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埃博之子的科技和所有人类都不同，他的舰队不需要任何具有自我意识的中枢。这和当年达门塔星域的舰队相似，所有的舰队都是自动机器，而且更进一步，埃博之子的舰队连机器人也没有，只是机器而已。

达门塔舰队属于异化的巡逻者。埃博之子显然不是巡逻者，他甚至并非人类，因为他常常以人类的朋友自居，自觉地把自已排除在人类之外。还有些时候，他以全人类的导师自居。除了起源星球，佳上想不出还有什么存在能有资格自居全人类的导师。

二号母舰的中央舱里，青白色的球体开始发亮。亚空间内，一座隔绝的孤岛正在形成，当它成形的时刻，将连通万千光年之外的某一点，透过亚空间进行跨越光年的对话，每一次使用它，佳上总会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此刻，那个悄悄追踪而来的沙达克一定充满了好奇。他会试图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依然充满疑惑。

既然埃博之子从来没有让沙达克成功发现，这一次同样也会有办法防范沙达克。佳上并不担心通信的安全，于是按照正常程序启动了通信。

埃博之子却没有应答。

佳上有些疑惑，他再次尝试呼唤埃博之子。

仍旧没有回应，甚至没有任何反馈，所有的信息都像是坠入了深渊。

出了什么事？佳上不无忧虑。他关闭了通信机。

屏障开始撤除。一刹那间，整个舰队所有的存在物都跳入他的意识中。

战舰群排列成环状，拱卫着母舰。紧贴在母舰表面的红虻群感受到了召唤，飞腾而起，从战舰的缝隙间飞出，散布到外围。这些红虻比战

斗飞梭更好用，它们天然是一个整体，而且能够感受到亚空间的细微波动。

它们是绝好的监测网络，尤其是针对弥散的亚空间体。正是依靠它们，佳上才能发现沙达克的追踪。这一次，佳上仍旧让它们去探测根母沙达克的踪迹。

果然，根母沙达克就在那里。

这一次，他并没有隐藏自己，而是凝聚起来，凸显出亚空间的存在。

那一边是谁？根母沙达克开门见山地问。

一个名字而已，对你没有太多的意义。佳上回应。

埃博之子？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又何必问。

你可以帮助我找到他。根母沙达克对这个发现激动不已。如果你帮助我找到他，沙达克真理会将万分感激，所有的沙达克都会帮助你实现任何愿望。

我只想消灭暗黑深渊，仅此而已。

沙达克当然会帮忙。

可惜我帮不了你。如果你真的想找到埃博之子，那就去破解刚才的通信。那是我唯一知道的埃博之子的线索。

这种通信方式我曾经懂得，但现在已经遗忘。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曾经见过他，对吗？

不，我从未见过他。我只是在各种声音里和他对话。我真的非常想帮你，但帮不了。佳上由衷地说。埃博之子向他展示过庞大的机器工厂，数以万计的战斗武器流水般从工厂里源源不断地涌出。他确实见到了那个被称为“地球”的星球，一片铅灰的背景上偶尔有灯光闪烁，整颗星球被掏空成了一艘巨型飞船，就像一座顶级的行星级堡垒。不知是福还是祸，他的躯体被毁坏，埃博之子让他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重

生，拥有无限生命的可能。然而，他的确没有见过埃博之子，也根本没有到过地球。

他只在影像中看见了地球，从各种奇怪的机器里听过埃博之子的声音。

他只是选择了无条件信任。

让我看看你的机器。

沙达克指的是通信机。

请随意。佳上不以为意。沙达克是一个纯粹的亚空间体，他只能感觉到模糊的物质形态，即便他能够把这机器里里外外都弄得清楚明白，也根本无法理解它。一种从未在人类世界中出现过的机器，沙达克怎么能够理解？

沙达克靠拢过来，全力探究那巨大的球形通信舱。

佳上袖手旁观。

一刹那间，巨大的球体蓦然消失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佳上不禁愕然。

“沙达克！”他大声呼叫。

沙达克并没有离开，然而却并不回应，他的亚空间体仿佛突然间凝滞，失去了活力。

沙达克！佳上采用了亚空间触摸，企图唤起沙达克的知觉。

沙达克很快恢复了常态。

刚才怎么回事？佳上心头一缓，随即追问。

刚才怎么回事？沙达克反问。

是埃博之子！佳上刹那间明白过来。

这是埃博之子的动作，为了避开沙达克，埃博之子将他的神秘通信设施藏匿了起来。

看来埃博之子不喜欢你碰触他的机器。佳上对沙达克说。

告诉我他在哪里，我去找他。沙达克显得略有些激动，以至于迫不

及待地弥散开，四处探察，企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不用徒劳了，他不在这里，我也并不知道他在哪儿。佳上决定终止这次对话。

我杀死了那些红虻，对此我感到遗憾，我可以不那么仓促，做得更好些。但是现在，我有其他的事要做，如果你想通过我找到埃博之子，很抱歉我不能帮忙。如果你愿意跟着我，我也不反对。

佳上终止了接触。埃博之子取走了通信机，在很长时间内，他将自行其是，直到埃博之子找到新的办法把消息传递过来。好在战略目标早已经确定，在得到新的指令前，他只需要按照预定计划去做。他下令舰队准备跳向下一个预定目的地。

散开的红虻飞快地聚集起来，附着在二号母舰表面，挨挨挤挤，仿佛给舰队套上了一层锈红的壳体。

护卫舰从四面八方向着母舰聚集，排列成紧密队形。二号母舰发射了数以千计的引力牵引装置，这些小东西直奔舰队前方，彼此交错，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在舰队前方两百公里位置相对静止，形成一个直径五百公里的圆环。圆环缓缓地亮起来，包裹其中的部分仿佛成了一个深黑的洞，遮掩了其后的星空。黑色渐渐褪去，变成隐约的黑光，黑光逐渐变亮，成了微茫的白色，最后，它透着浅浅的蓝色，其中光彩流动，映着四周绚烂的星空，就像一块流光溢彩的宝石。星门正在打开。

波动引擎开始预热。

沙达克并没有什么动作，仍旧弥散在整个星系间。

如果他不再跟来，那就最好。

佳上下达指令。整个舰队向着星门缓缓前进，仿佛一条蠕动的钢铁巨蟒，绵延两千公里，二号母舰就像巨蟒高昂的头，不断向前方射出红色光芒，仿佛红色的信子般吞吐。

行进的巨蟒突然停了下来。

有东西正要弹出亚空间。那是一艘不起眼的小飞船，以至于在弹出

之前，佳上甚至没有注意到它。在弹出的一瞬间，它发出了信号。这是来自埃博之子的紧急信号，代表最高警戒。

埃博之子收回了通信舱，这艘代表最高警戒的小飞船又在此刻到来。

只能理解为埃博之子有意安排了这一切。

佳上派出一艘接引船，去接收警戒飞船。

沙达克蓦然出现。

这是埃博之子的飞船。

没错。舰队所有的飞船都来自埃博之子。佳上并不打算隐瞒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

沙达克又蓦然间消失。他去追寻飞船残留的亚空间痕迹，企图追溯源头。

让沙达克找到埃博之子的所在，对银河人类来说不是什么坏事。如果埃博之子不想被发现，那么这是他自己该小心的事。

接引船很快将警戒飞船带了回来。

这是一艘奇怪的飞船，规则的长方体形状，表面灰暗粗糙，长度不过六米，并不比一只胶囊大多少。

除了一个警戒信号，飞船并没有带来其他任何信息。然而当佳上看见它时，立即明白了它的用途。它的大小长度正好可以镶嵌在核船表面的凹槽内，而且凹槽内壁有着同样粗糙的表面。

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设计，飞船本身不会泄露任何秘密，只有核船才能阅读其中的信息。

佳上从未想过核船的设计有这样的功用，他一直以为那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装饰。埃博之子也从未告诉过他。

埃博之子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

小机器将长方体飞船拉到了核船边，将它嵌入凹槽中。

完美匹配，粗糙表面的每一个细微的凸起凹下都恰好铆合在一起。

小飞船完全融入核船，仿佛天然的一部分。最外层的壳体打开，暴露出内部的东西，那是五个球体，直径不到半米，整齐地排列着。

“选择的时刻到了。”埃博之子的声音响起来。他送来了一段录音：

“暗黑深渊向银河之心送出了一个能量巨大的家伙。我不能确定那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个举动会引起一些混乱，导致一些不确定的结果。五个飞球，五颗种子，它们将飞向银河之心。你可以做出选择，是跟随它们前往，还是继续留在舰队。留下，一切都不会改变，你仍将是舰队统帅，按照计划扫荡暗黑深渊；离开，二号球专门为你设计，你可以寄居其中。

“这是一次个人选择，我充分尊重你的选择权利。这五个小球体将由二号母舰发射出去，它们本身具有智能，可以完成任务。如果你选择离开，那么将二号球放在核船接口内，它会接收母舰的指挥权。怎么选，遵从你的内心，无须顾虑太多。

“最后要告诉你的是关于暗黑深渊异常动向的可能性。它们预感到了失败，在这里和我们继续纠缠斗争只会走向失败，于是它们做出了一些改变，这么做，也许可以在银河的某些角落里生存下去，但将永远生活在种族灭亡的恐惧下，所以它们孤注一掷。它们的目的至少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它们试图找到银河人，和他们谈判——这种可能性很低，因为和平共处的基础太薄弱，它们和人类之间是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彼此间的仇恨和恐惧无法消除。第二种可能，它们感到绝望，因此决定在最后灭亡之前给人类致命一击，它们想毁掉人类最重要的文明基地，无论那是什么。这种可能性极高。第三种可能，它们试图迷惑人类的视线，送出的军事力量其实只是疑兵，真正的力量仍旧隐藏在猎户座旋臂上。对这种可能性，并没有什么可担心，我们的舰队力量会持续增强，彻底肃清它们的残余力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暗黑深渊向着银河之心发动突袭？佳上感到几分惊诧。从交战区到

银盘区，至少有上万光年，这样的一次突袭，空白期长得惊人，无论这个行动本身有多么突然，等它们抵达目的地，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甚至人类完全可以设计一个陷阱等待它们自投罗网。

埃博之子关于选择的话题更是让他莫名其妙，这件事本身似乎并不值得他做出什么至关重要的选择。

然而接下来的一句话让他明白了埃博之子的意思。

“根据我的亚空间追踪，李约素被它们带走了，我失去了他的亚空间信号，它们带着他一道跳向银河之心。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李约素应该还活着，他的信号是在星门中消失的。”

李约素。

这个名字让佳上感到些许暖意。

银河间，还有几个名字能让他感到暖意？

怪不得“天狼星号”的信号消失了，他们已经被暗黑深渊带向了一万光年之外。

出生入死的朋友生死未卜，佳上该有什么选择？

佳上选择了二号球。

球体被吸进核船内部，就在佳上面前飘浮着。

佳上沉稳地启动了对接程序。

二号球中的智能程序被激活，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智能体，显然它对核船的一切了如指掌。它很快进入“盖亚七号”躯体，那是佳上从未使用过的一个躯体。

“盖亚七号”向着佳上走过来，抬手招呼：“你好，佳上。我是特修斯之船。”

“特修斯之船？”这是个奇怪的名字。

“是的，或者你也可以叫我特修斯，如果你喜欢。”特修斯之船回答，“埃博之子让我转告你，一路小心。银河之心相隔遥远，埃博之子能掌握的情报有限。”

“好，我知道了。现在我该怎么进入这个球体？”

“就像睡眠一样，我给你预留了入口，端口7788。”

虚拟人的睡眠有特定的程序，佳上飞快地搜索一遍，找到了7788端口。这是长方体飞船和核船对接之后新产生的端口。只需要转动一个念头，他就可以通过这个端口进入小球，开始睡眠。当抵达目的地后，他就会被唤醒。

佳上却有一丝犹豫。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他向特修斯之船发问。

“我会把你和其他飞球一道送向银河之心。你们会抢在暗黑深渊之前抵达目的地，然后就要看那时的情况了。”

“没有既定的计划吗？”

“没有。”特修斯之船坦然地看着佳上，露出一个微笑。

佳上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在埃博之子的算计之中，当他告知自己李约素已经被暗黑深渊裹挟前往的一刻，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埃博之子告诉过你，要你来接替我舰队指挥的职责，是吗？”

“是的，他有这样的预案。”

“这么说，我必须走。”

“这是你的选择，我也有你不走的预案。但是既然我已经出现在这里，你的选择必然是离开，不是吗？”

一切都在埃博之子的算计之中。既然如此，就按照最简单的想法去做，无须执着。

佳上感到一阵释然，不再犹豫，准备进入到二号球中，去追寻李约素。

突然，他想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一个沙达克一直跟着舰队，他想找到埃博之子。埃博之子知道吗？”

“知道。”

“那怎么办？”

“我会继续追剿暗黑深渊，如果他愿意，就让他跟着，谁也没有义务帮助他寻找埃博之子。不过，埃博之子让我转告你，如果你问起这件事，那么就告诉你这个沙达克是银河间独一无二的一个。他会很乐意招待这位客人。”

客人！

特修斯之船使用了这样一个名词，佳上从未在埃博之子的言辞间听到过。

“客人”，那必然有特别的含义。

“为什么是客人？”佳上问，“我从未听过埃博之子使用这个词。”

特修斯之船一愣，“我不知道，”他回答，“只有埃博之子能回答你。”

特修斯之船不会有答案，但事情的主角就在那儿。是的，沙达克一直在寻找起源星球，然而这个沙达克似乎有些不同寻常，当他发现起源星球的线索时，急切之间恨不得立即就能找到，而且埃博之子为了回避他，甚至中断了亚空间通信机。

根母沙达克，他想起了这个沙达克的自我称呼。是的，一些真理会沙达克会在自己名字前边加上不同的词汇，一般都是他们最后服务的母舰，偶尔也使用人名，那是为了纪念和他们一共合作了长久时间的船长。根母沙达克。根母……佳上似乎依稀记得这个名字。

他能够控制红虹！

一刹那间，佳上想起自己曾经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名字。是的，在那个退化的时空瘤中，暗黑深渊最后的中枢星。是的，卡伊把那最后的中枢星称作根母。

“我要和那个沙达克谈谈。”佳上飞快地说。

“在指挥权最后移交之前，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特修斯之船回答。

沙达克！

佳上在星系间搜索，呼唤。他把所有的红虻都派遣出去，形成庞大的探索网络，覆盖星系的每一个角落。

他发现了根母沙达克的存在。沙达克仍旧弥散在亚空间中，并不回应佳上的呼唤。

沙达克！

佳上用尽各种办法提高能量水平，试图让沙达克感受到压迫。

毫无作用。

沙达克，我知道埃博之子的秘密。

最后，佳上说了这么一句。

沙达克骤然间凝聚。

告诉我秘密。他向着佳上回应。

小小的诡计果然成功了。

沙达克，你终于来了。我不知道秘密，只是你保持沉默，而我很想问你几个问题。

并非我不回应你，而是我正在探察飞船留下的亚空间痕迹，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回来。我回应你，因为我正好完成了探察。现在，你快问吧，我马上要去追踪。

好。你是根母吗？

不，我是沙达克，但是我有根母的一些印记。我是根母和沙达克的融合体。你知道根母？

最后的中枢星，我进入过暗黑深渊，见到过根母。

哦，真是可惜，我只记得李约素到过那儿，其他的记忆都在坍塌中丢失了。如果我能记得你，也许可以更快得到你的帮助。

你不会记得我，因为我早已和根母曾经见到过的佳上不一样了。

这并不重要，我找到了一些线索，现在我要走了。还有什么事吗？

你寻找埃博之子，是为了什么？

找到起源星球是每个沙达克的终极使命。

对你来说呢？对根母来说呢？

沙达克沉默下来。

沙达克的目标所有人都知道，但根母到底想做什么，却是一个谜。虽然根母沙达克已经成了一个不能制造威胁的亚空间体，然而一个从暗黑深渊脱离而来的思维体，它必然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佳上耐心地等待着。

我要解开谜团，这是根母携带的使命。沙达克终于回应了。

人类赢得了战争，然而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人类背后。暗黑深渊的先祖在与人类遭遇的时候并不落下风，甚至最初的几场战役，都是以暗黑深渊的胜利告终。然而局势却悄然发生着变化——暗黑深渊的空白期对冲总是发生巨大误差，导致战争的接连失败。甚至在最后的决战之时，暗黑深渊的两支主力舰队一支被困在湍流陷阱里，最后被亚空间吞没；另一支也遭遇了湍流陷阱，当它弹出亚空间，战役已经结束，舰队直接落入了卷曲的时空瘤。暗黑深渊的亚空间技术比人类高超，最后却输在了它最擅长的技术上。这是一个谜。被困在时空瘤的岁月里，每一代根母从未忘记这个谜团。我同样不会忘记它。

但是即使真的找到他，你又能做什么呢？佳上问道。

银河间最强大的智慧生物之间，总该有一场对话。虽然暗黑深渊曾经的强盛一去不复返，但我仍旧是那个强大文明的最后代言人。我当然不能做什么，对话就是我所寻求的一切。

银河间最强大的智慧生物！佳上突然间感到恍然大悟。人类貌似强大无敌，除了暗黑深渊，千万年间在银河间没有其他对手，然而，这个最强大的敌人却并没有将人类当作真正的对手。

真正强大的是埃博之子。他帮助人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赢得了银河；他隐匿在群星间，千千万万的沙达克根本无法找到他；他当然不是万能，但却比银河中任何一个智慧生命都更懂得宇宙的生存之道。相比之下，人类显得稚嫩得多。

一切迹象其实早就在那儿，然而自己却没有想明白。根母沙达克帮他捅破了这一层纸。

我明白了，根母沙达克。

佳上黯然回应。

我要走了，再见！

沙达克再传来消息。

我有最后的消息给你，埃博之子知道你来了，他也知道你 and 一般的沙达克不同。我认为这就是他收回了通信舱的原因。他或许还有些忌惮你发现他。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给你了。祝你好运！

谢谢你，佳上！这个消息令人鼓舞。至少证明了我探索的方向不错。既然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就可以一直纠缠下去。我会找到他的。再见！

随着一声告别，沙达克的亚空间波动骤然间远离。几分钟的时间，他已经在几个光年之外。

佳上沉默良久。机器舰队正从他的意识中脱离出去，红虻形成的亚空间监测网发出警告，另一个存在物出现了。这是特修斯之船在接收舰队。特修斯无法接收红虻，只能把它们从舰队中排除出去。

佳上心念一动，一个大胆的主意进入脑海。他为这个想法而深深地感到吃惊，却又激动不已。

他收拢红虻。这些红色的小东西并没有回到母舰上，而是在距离母舰十五公里的位置聚集成团。它们彼此间紧扣，形成一个坚实的整体。

这是银河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艘飞船！

它们不属于机器舰队，不属于埃博之子。它们曾经属于暗黑深渊，而现在却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一边。

它们只属于我！

佳上突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他和红虻一体，它们是他的躯壳，而他是它们的灵魂。

他找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就在此刻，他将不在埃博之子的算计之中。

是的，他唯一活着的朋友远赴银河之心，命运未卜，他必须赶赴一光年之外的战场，去帮助朋友，但不会使用埃博之子的方式。只有不依靠埃博之子，才能给朋友提供真正的帮助。

“特修斯，我需要十五个最大功率的波动引擎。我要使用飞船向银河之心潜行。”他向自己的继任者提出了要求。

“我可以提供。但是你不回到二号球了吗？”

“我会自己走。”佳上回答，“你可以留着二号球。”

特修斯之船有些疑惑，“这是我没有预案的情况。如果二号球没有控制者，它就没有作用。”

“这是你可以自己处置的事。”

特修斯之船稍稍犹豫，随即做了决定：“我会按照计划把全部五个球都发射出去，它们会在一百二十八年空白期之后抵达九千六百七十四光年之外。如果你使用飞船进行潜行，那么时间会大大拖后。”

“我明白。就按照这样的计划办。”

“好。你的新飞船真让人惊讶，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类型。”

“是的，的确如此。”佳上淡淡地回应。二号母舰上，一个巨大的波动引擎正被拆卸下来。特修斯之船会复制十五个引擎给他。然后，他的新飞船将带着他跳向银河之心。

无论人们的眼光会多么惊异，这是属于他的飞船，独一无二。

红虻飞船仿佛一个锈红色的巨型陀螺不断地旋转，所有的红虻，汇聚成一体，按照机器母舰的模板组合，天衣无缝。

这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可能也后无来者。这是三个文明交汇的产物——人类、埃博之子，还有暗黑深渊。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一艘飞船更让人感到自豪？看着自己的创造物，佳上感到心满意足。

他将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踏上征途。

20. 林园鸟啼 李约素

一万光年，即便是依靠亚空间潜行，时间也长得惊人。飞船时间过去了三十五年，外部时间已经过去七百四十六年。

七百四十六年，人类的世界生生死死，早已经有十多个来回。即便是个体寿命一千岁的长寿文明，七百多年的时间也足以物是人非。

宇宙还是那个宇宙，银河还是那个银河，其间的人类却新陈代谢，早已换了一拨又一拨。

李约素望着一片漆黑的舷窗发呆。眼前的面板上，七百四十六这个数字不断闪烁。

这是他第五次例行苏醒。为了不老得那么快，他必须冬眠。特里根人帮助他修复了肌体，然而经过修复的肌体仍旧老得很快，每一次经过漫长的冬眠醒来，他都会感觉到这一点。

活得年岁长久，似乎也没有太大意思……

这样的念头一冒出来，他立即感到一丝警觉。

多年前，同样的念头几乎毁了他，如果那个时候死了，就不会看到后边让人无比惊异的事：“重装甲号”居然还在，却成了暗黑深渊的飞船，而古力特则像一个魔王，无所不能。

如果没有古力特，暗黑深渊在猎户座旋臂上的祸害，不会那么重。但它们也不会改变策略，用威胁投降来代替赶尽杀绝——在英仙座旋臂上，它们从来没有试图和人类交流过哪怕一个字。

现在它们不惜一切代价冲向银河之心，究竟又是要干什么？

就算真的要死了，至少也要和这艘飞船一起完蛋。既然是自己把这些魔鬼放出来的，就该把它们收回去。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约素从冬眠床下到地上。腿部有些软弱，他站直身体，走了几

步。

感觉好多了。

“李约素阁下，是否需要一些营养餐？”一个声音询问。那像是沙达克，然而并不是，这艘飞船上的沙达克早已经死了。它只是一个次级的飞船中枢，也许是沙达克被杀死之后的残余。

至少在“重装甲号”上，沙达克没有站在暗黑深渊一边，他一直是船长的好帮手，然而一旦船长变成了古力特这样，沙达克也并没有选择盲从。或者，是古力特根本不需要沙达克。

“不用，等我睡眠的时候再给我注射。”李约素回答。

“好的，您的自由活动时间是三个小时。三小时后，会提示您回到冬眠床。”

李约素不想理睬这声音。

他伸手理了理衣服，触到一个小小的硬点。

上衣口袋里，链坠仍旧在那儿。旦素一就在那儿沉睡。

李约素的手顿了顿，放了下来。

三个小时，布丁会来吗？

布丁潜藏在飞船上。失去了沙达克的全面控制，这艘飞船的控制系统里就有了许多漏洞，布丁不能自由行动，然而却安然无恙。至少布丁还在飞船上，自己不算是孤身一人。

李约素站在舱门边，门边有一块小小的屏幕。他做出一个握拳的手势，在屏幕前晃了晃。这是一个约好的动作，告诉布丁来见面。如果布丁看到了，就会来找他。

舱门滑开，李约素跨出门去。

这艘飞船就是曾经的“重装甲号”，只是早已经改头换面，披上了一层厚厚的伪装。飞船内部，不仅不存在沙达克，也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所有的人都和古力特联为一体，他们仍旧拥有自我，但却是一个巨大网络的一部分。个体和群体之间微妙的平衡，这是古力特洋洋得意的

说法。这意味着一切都要小心谨慎，自己面对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是面对着古力特。

通道里并没有人。漫长的旅途中，绝大多数人都在冬眠。

李约素向右转弯，第五号电梯舱的控制面板是布丁经常出现的位置，至少在那儿出现了三次。

走到第五号电梯舱前，李约素走进去。

布丁并没有出现。

李约素对着面板发愣，最后，他摁下了“林园”的按钮。这大概是飞船里唯一能让人放松的地方。一切都变了，但这些按钮的模样一点没变，只是显得有些陈旧。

步入林园的一刻，李约素不禁疑心自己来错了地方。映入眼帘的不是焦黑就是枯黄，没有一丝绿色。虽然“重装甲号”上的人们都已经被异化，然而他们仍旧需要呼吸，林园的存在有益无害。但这林园却显然已经毁了。这是怎么回事？前几次苏醒，他也来过林园，所见一直生机盎然。

李约素在疑虑中向前走了几步。

他站在干枯的树丛前。变黑的落叶在脚下发出细微的响声，软绵绵的。他伸手去掰树枝，干枯的树枝很脆，一碰就断。

李约素端详着手中的断枝，折断的位置没有一丝水分，树芯有些发黑，显然在干枯之前已经腐烂。

“船长！”他听见一个轻悄的声音。

声音从一旁的一个扬声器中发出，是布丁！

“你疯了，会被发现的！”李约素压低声音。布丁胆大妄为到了疯狂的程度，虽然被阉割的飞船中枢远不如沙达克那么强大，但它依然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中枢。

“没关系，它中断了所有非关键部位的控制。如果它来了，我会知道的。”布丁满不在乎地回答，“我比它聪明。”布丁不无得意。

“这里是怎么回事？”李约素稍稍宽心了些，“这个林园彻底毁掉了，因为中枢没有照看它？上回还是好的。”

“我没有留意过，中枢的确中断了对林园的控制，这可能就是林园毁掉的原因吧。”

“好吧，我们不谈这个。”李约素一边说着，一边散开亚空间触感，尽量感受着亚空间的波动。飞船正在亚空间里潜行，被包裹在能量泡之中，外部的情形无法被感知。飞船的内部，古力特强大的亚空间体正在休眠，它收缩到了极致，成了一个紧致的能量包。古力特可能正在冬眠，暂时没有异样，“如果这里安全，今后我们就在这里会面。”

“这里是安全的。”布丁回答，“但是在这里我看不见你，所有的摄像机都被移除了。最好找一个我能看见你的地方。”

“我也看不见你，所以正好。”李约素回答。

“但是我本来就没有形体，你却是有形体的。”布丁继续争辩。

“你躲藏在一个危险的体系里，随时可能被抓住。安全第一。”

“没错。但是我比它聪明，现在我越来越安全了。其实，它该躲着我才对。”

布丁似乎有些忘乎所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别得意忘形！”李约素警告。他的语调很严肃，布丁应该能够分辨出来。

布丁果然紧张起来，“我会小心的，不让他发现。”

“这样才对。”李约素缓了缓语气，“我们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我不知道，等我几分钟，我去查查。”

“哦，别去了，我只是随口问问。在这飞船上，到哪里都一样。”

“我很快就回来。”

“布丁！”李约素低声呼喊，却没有得到回应。不该问这么愚蠢的问题，李约素暗暗责怪自己，又有些替布丁担心。小心谨慎，不贸然行事。每次醒来，自己都会对布丁交代这个原则，然而看起来他根本没有

听。

也许长时间的亚空间潜行让布丁压力很大，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对话，又要时时刻刻提防来自飞船中枢的危险。压力之下，每逢李约素醒来，他就异常兴奋。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小心隐藏。李约素决定等布丁回来，再不厌其烦地告诫他。

“船长，我回来了。”布丁的声音又响起来，“如果我们此刻弹出，会落在距离目的地两千四百三十六光年的位置上。飞船中枢没有导航图，所以也不知道任何星系的编号。只是根据引力波推测，这个星系具有一个标准恒星一点三倍质量的中央恒星，有两颗固态行星和三颗巨行星，都距离恒星非常遥远，而且轨道的偏心率很大，可能没有人类文明。没人喜欢轨道偏心率太高的行星……船长，你在听吗？”

李约素听着布丁陈述，保持着耐心，终于等到布丁停了下来。

“没有被中枢察觉？”李约素问。

“没有，我很小心。”布丁干脆利落地回答，“它的速度跟不上我，而且我还给它设计了几个迷宫，就算它真的觉察，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破解。这艘飞船，其实是我说了算。”

布丁信心满满，李约素心头一动，“你能控制飞船吗？”话一出口，李约素就被自己吓了一跳。布丁是“天狼星号”的中枢，“天狼星号”和准行星级的母舰相比，就是一个玩具。担当大飞船的中枢，只有沙达克才能胜任。控制“重装甲号”，这对布丁来说实在太出格了。他等着布丁的回答，如果布丁否认，那在情理之中。

布丁迟疑着，“控制飞船？你是说‘重装甲号’？我从来没有试过。不过……我想我可以试试。”

这个答案比直接否定要好，或许这也是一个机会。

“不要勉强，在这艘飞船上，安全第一。”李约素叮嘱。

“我明白，安全第一。我已经牢牢地记住。”布丁顽皮地笑了起

来。

他的笑声总是那么没心没肺，似乎从不为任何困境担心。李约素也笑了起来。

“记住有什么用？要做到。”他半是呵斥，半是玩笑。

“遵命，船长。”布丁要把玩笑进行到底。

李约素向前走了两步，“布丁，我在这园子里走一走就回去。”

“好的。如果要和我说话，就喊我的名字，我能找到你。”

李约素向前走去。

从干枯的灌木丛中穿过，他到了一片开阔地，这儿原本是草地，草儿都枯成了粉末，一脚踩下去，粉尘就扬起来。不远处是一座小桥，浅浅的红色，在一片枯黄中煞是醒目。桥下原本有流水，早已经干涸，露出水底的石头。

李约素放轻脚步，缓缓向着小桥走过去。

在小桥边，他停下脚步。

这儿既熟悉又陌生，前几次苏醒的时候，他来到林园，这里仍旧是青青的草地，小桥下流水潺潺，身边不时会有鸟儿飞过。虽然身处险恶境地，林园总是宁静安逸的。此刻，它却变得荒凉萧瑟。

鸟儿！他下意识地抬头，天空早已不是蓝色，只是单调的黄白光线，和飞船通道中的照明光线一样。天空中当然没有鸟儿。

李约素默默站着，四下张望。

他感到一阵淡淡的忧伤。林园就像“重装甲号”本体一样，无可避免地枯萎了。在沙达克残留体的逻辑中，这是非关键部分，而“重装甲号”的乘员心里，也早已没有了绿色。

忽然间，一个浅褐色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在溪岸边的枯草堆里，有一个浅褐色的鸟巢。李约素凑近去看。鸟巢里有一具鸟的尸体，完全脱水干缩，黑乎乎一团，模样可怕。干缩的尸体下边，是两只鸟蛋。鸟蛋上裂开了一道缝，可以看见里边的雏鸟。雏鸟也死掉了，它还

未来到这个世上就死了，大大睁着的眼睛，似乎正透过壳上的裂缝打量这个世界。

“布丁！”李约素心有所动。

“船长，我在这儿呢。”布丁即刻回应。

“刚才说控制飞船，我们先别定那么大的目标，你能恢复林园吗？如果你真的能绕过飞船中枢，把这里恢复成原来的模样，那就再好不过。”

“不知道……可以试试。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林园。”

“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把一切都隐藏好，通过中枢去做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觉察你的存在。要让中枢自动识别这是个重要部分，维护它，能做到吗？”李约素追问。他感到一丝激动，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隐约若现，就看布丁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明白了。”布丁坚定地回答，“这个事情很有趣。”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

李约素扫了地上的鸟巢一眼，“要让鸟儿在空中飞。”

“我会努力的。”布丁充满自信。

李约素把鸟巢拨到干涸的小溪里，捡了些石头把它盖住。

做完这些，他站起身，向这个荒凉的世界看了一眼，准备回去继续冬眠。

离开林园的时候，他又站住了，“布丁，如果你恢复了林园，就想办法让我提前醒过来。我要看看你的成果。”

“遵命，船长。”布丁回答。

如果布丁真的成功了，那么控制“重装甲号”也并非不可能……事情的转机居然在布丁身上，他从未想过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电梯到了，李约素猛然警觉，电梯里有人！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梯门。

来的人应该是古力特，不知不觉间，古力特的亚空间体早已经散

开，弥散在整个能量泡内。

太大意了。

门打开。

门内的人并不是古力特，而是一个陌生的科尼尔军官。他向着李约素点了点头，“李约素阁下，你在这里，根据飞船中枢的记录，这里属于非控制区，你在这儿的逗留时间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会有安全隐患，所以，请跟我走。”

李约素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正要走呢。这里全荒了，你知是怎么回事吗？”

来人摇头，“不知道。不过，你必须跟我一道离开这里。”

李约素跨进了电梯，随口念叨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里能恢复原样……”

这句话是说给布丁听的，林园一片荒芜，没有任何声响，也不知道布丁是否真的听到了。

电梯门关上，科尼尔军官突然开口：“李约素阁下，林园是非控制区，你是客人，不能擅自闯入非控制区。”

“哦？中枢可没有限制我这点。”李约素回答，“要么事先就该给我警告。”

“我们是军人，要依靠纪律。”军官呆板地强调，“中枢不能控制一切，虽然你是客人，但是在‘重装甲号’母舰上，你也要遵守军人的规范。”

李约素不置可否。

中枢不能控制一切，这其中透着蹊跷。这正好和布丁的描述吻合。中枢甚至不能和布丁相匹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重装甲号”是否正在失控的边缘？

他看了看身边的军官，突然发问：“你喜欢林园吗？”

军官显然没有料到李约素会提问，迟疑了两秒之后，他终于答

道：“当然喜欢，它让人放松。”

他显然指的不是现在枯黄一片的林园。

“你很久没有到过林园了吧？”李约素追问。

军官眨了眨眼睛，似乎正在努力回忆。

“很久了。我不记得上一次来究竟是什么时候，只有一个模糊的记忆。”

“林园已经被毁了，不在了。现在那里什么都没有，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死了，如果你看见了，会发现那里只有死亡的颜色。”李约素用夸张的语调描述，“你们的中枢完全抛弃了它。”

电梯到了，门悄然无声地打开。

两个人谁都没有跨出门去。

军官似乎仍在考虑李约素的话，而李约素看着他，等着回应。

“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后军官开口，“我们不靠林园生存。”

人生岂止为了生存而已。然而，和一个自我意志被控制的人是说不通的。

李约素跨出门去，突然间，他对布丁将要去做的事充满了信心。只要布丁能够控制飞船，哪怕不能彻底扭转局面，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也可以把飞船毁掉。毁掉一艘飞船比占据它更容易，只需要找到漏洞就行。

他朝着自己的冬眠舱的方向走去。

军官却喊住了他：“李约素阁下，为了安全考虑，你的舱位被重新安排了。”

“哦？”李约素转过身来，“有什么问题吗？在飞船上不安全？”

“中枢测算了安全系数，调整你的冬眠舱会增加安全性。请跟我来。”说着，他就在前边领路，走向正相反的方向。

李约素跟了上去。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安排他表现得很平静。静待

时机，在布丁成功之前，他所需要做的只是等待而已。

他们穿过两条通道，换了三次电梯，最后抵达了飞船的主通道。这里不是冬眠舱的位置，而是通向指挥舱。

李约素停下脚步，“等等，我们不是去冬眠舱吗？”

军官回过头，“是的，没错，很快就到了。”

“但前边是指挥舱。”

“中枢重新设计了一切。”军官简单地回答。

李约素半信半疑，跟着军官继续向前走。

指挥舱的大门就在前方，李约素突然起了戒心，是否古力特已经觉察到了什么？

“古力特已经醒了吗？”

“我收到了命令，把你带到指定的冬眠舱，冬眠舱紧邻指挥舱，在冬眠之前，带你去见古力特将军。其他的我不知道。”军官的回答不带一丝情感，就像一个被剔除了情感回路的中枢。

亚空间中并没有任何异样，古力特并没有窥探他。

李约素深吸一口气，稳了稳心神。

指挥舱的大门打开。

古力特正站在舰桥中央。

他背对着大门，面对着巨大的屏幕，屏幕一片黑色，银色的科尼尔军服在黑色的背景上显得格外突兀。孤零零的身影站在偌大的舱室里，形单影只，透着无比寂寞的味道。

军官在一旁站定，示意李约素向前。

李约素缓缓向前走去。当他步入指挥舱内，门在身后悄然闭合。舱里只有他和古力特两个。

古力特仍旧站着，并没有回头。这像是在故弄玄虚，想要吓唬人。

“古力特将军，找我来什么事呢？”李约素对着古力特的背影发问。

古力特转过身来。

这是一张吓人的面孔，一片煞白，几乎看不见一丝血色，甚至连嘴唇也是惨白的颜色，而眼睛却格外地黑，深邃得就像无底的洞。

李约素被这面孔吓了一跳。他仔细看了看，这个人的确是古力特。

“你的脸色很差。”李约素故作轻松。

“哦，我的感觉前所未有的好。”古力特向前跨了两步，在距离李约素不到三米远的位置站好，“你倒是没有什么变化，看来冬眠让你很好地保持了状态。”

“银河在上，这么长时间的禁闭，我还没有发疯，这的确挺不错的。”李约素挪开视线，扫视了一眼指挥舱，“看来你不需要任何助手就可以控制这飞船了，这倒也落个清静。”他把视线挪回到古力特脸上，直视着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找我来什么事呢，古力特阁下？”

“我也正好从冬眠醒来。听说你去了林园，就找你来随便聊聊。”

“随便聊聊，是监狱长和囚犯之间的对话吗？”

“你是‘重装甲号’的客人，比船员还要自由。”古力特平静地反驳李约素。

这倒也是一句实话。李约素不置可否。

对话陷入短暂的沉默。

“我处决了奥兹。”古力特突然开口。

李约素感到心口怦然一跳。这是一个始料未及的开场白，意味着古力特会有些出人意料的举动。

李约素并不掩饰自己的惊讶，在这样的情势下，之前和奥兹谈过的任何事都不再是秘密。唯一的秘密就是布丁的存在，谁也不知道布丁居然跟到了“重装甲号”上。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承认，布丁的存在千万不能吐露一丝一毫。李约素很快给自己划了底线。

“他是一个好人。”李约素惋惜地说，“你根本用不着杀他。”

“我没有杀他，我只是处决了他。”

李约素困惑地看着古力特，“这有什么区别呢？”

“我让他成为我的代言人。按照特里根的时间，我们离开已经将近七百年。我毫不怀疑他忠实地履行了职责，阻拦了人类舰队的行动。”

古力特把奥兹转化成了傀儡！这就是处决的意思！李约素感到一阵愤怒。是的，他早该想到这种可能性，如果发生了变乱，古力特一定要撬开某人的嘴，他完全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

“你在制造恐怖，滥杀无辜！”李约素恨恨地说，“和人类共处，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你们不会和人类共处，只会被人类彻底消灭！”

“我就是人类。”古力特仍旧很平静，“很高兴看到你的愤怒，看到这点我会感到格外安心。我们进化得太理性、太平淡，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有趣。我们应该保留一些原始情绪来帮助变化。”

“别做梦了！”李约素稍稍克制住自己的愤怒，“你们和死人也没有太多区别，就别让人类给你们陪葬了。”

古力特居然点了点头，“生存和死亡，原本就是一体。没有死亡，哪里又有生存可言？”

李约素只是想宣泄一下愤怒的情绪，如果能够点燃古力特的怒火，那就最好，却没有料到古力特如此回答，不由得有些语塞。随即，他把话题转了回来，“特里根星球怎么样了？”

“我以为你会先关心你的伙伴和‘天狼星号’。”

“那是我的下一个问题。特里根星球怎么样了？”

“一切照旧。它仍旧好好地在那儿转着，如果机器舰队没有去毁掉它。”

“难道你没有把它封闭起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不怕他们向着银河之心传递消息吗？消息会比你的舰队更早抵达，等你的舰队抵达，人类早就做好了准备，转眼就可以消灭你。”

“消息并不是决定因素，虽然大多数时候，它是关键因素。”

“难道就凭你这一支舰队吗？硬碰硬，你想用一颗恒星的光照亮整个银河？”

“不用担心我的舰队，如果被消灭，那不正如你所愿吗？而且奥兹帮我守卫着星球，从特里根星球上，不会有消息泄露。”

是的，特里根星球只有“希望号”一艘母舰，而如果奥兹被古力特控制，那么一切的抵抗力量就都在古力特的掌握中。

“杜欣怎么样了？”李约素的心情从愤怒转向忧虑，古力特所说的一切，意味着杜欣陷入了极度的危险，按照原来的计划，奥兹应该将杜欣送出来，同时送出消息。

“那正是我想告诉你的好消息。”古力特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那笑容仍旧是冰冷的，不带一丝生气。

“你玩了一个很大的游戏，并不算成功，但是也没有失败。”

李约素有些摸不着头脑，古力特这样自相矛盾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干脆地一仰头，“到底怎么了？不妨直说。”

“你的‘天狼星号’被击毁了，但杜欣却逃走了，当然那并不是因为你的计划特别高明。杜欣被囚禁在‘希望号’上，但却被人救了出去。说起来惭愧，救他的居然是一个‘重装甲号’的军官。”

“白山？”李约素立即想出了答案。

“没错，就是他。本来他应该和那些退役的人一道离开，他想和你道别，结果你把他丢在‘希望号’上逃走了。然后杜欣被送到‘希望号’，白山抢了一艘小飞船，劫持了杜欣，强行离开。”

“你放过了他们。”如果没有内应，一艘小飞船不可能从戒备森严的舰队中逃离。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古力特放过了他们。

“你说对了。我的确放过了他们，我一直很仁慈，对于科尼尔人，更是格外仁慈一些。”

“这么说，我该谢谢你的恩德。”李约素语带讥讽。

“至少一切都按照你的预想发生了。他们逃出去了，去报信。也许在银河之心那边，会有一个巨大的陷阱在等着我跳进去。也许并没有。一万光年的距离，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像你一样有韧性而且好运气。”

李约素闭口不语。如果白山只是临时抢了一艘小飞船，想要行军一万光年抵达银河之心，那的确是希望渺茫的任务。

然而至少他们逃出去了，这是好消息。

古力特似乎并不在意。他真的不介意银河之心的人类已经得到消息？如果这真是一次突袭，走漏消息突袭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似乎还有什么东西隐藏着，没有浮现出来。

或者说古力特根本就在撒谎？

“李约素阁下，听到好消息，你是否感觉将要到来的一切令人期待呢？”古力特打破沉默。

李约素没有回答。

“银河间的一切仍旧值得期待，至少值得你继续活下去，去看一看那最后的结局。别忘了，是你扰乱了根母的弹出步骤，让这一切变成了暴风骤雨。虽然并不是你策划了一切，但既然你揭开了序幕，何妨坚持到底，看一看结局呢……”古力特仿佛在自言自语。

这像是一种先知般的开导，让自己痛快地活下去，这就是古力特的目的？

“你像是在鼓励我不要自杀？承蒙关心，我好得很。”

“那就好，中枢报告你的精神状况比较消沉。对人类来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只不过有的人能自己克服，有的人需要一点儿帮助。你的经历比任何人都要丰富，这点困难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李约素恍惚中有一种不真实感。古力特仿佛成了一个人生导师，而不是穷凶极恶的元凶。绕了一个巨大的弯子，古力特的目的不过是自己好好活。这真是一件滑稽的事。

稍过片刻，他终于回应：“人类需要林园，恢复林园，会让我更愉

快一点。”

“这是小事，下一次醒来，你会看到的。”

李约素转身向外走去，“那么多谢了，我会等着的。”

舱门自动打开。

李约素一脚刚跨出去，又停了下来，“在林园里，要有鸟儿在飞。”

“没问题。”他听到了调子平得仿佛一潭死水的回应，“我们还有漫长的旅途，一切都会如你所愿。”

21. 功亏一篑 李约素

李约素再次醒过来。这一次，内部时间过去了三十八年，外部时间过去了八百八十年。

他静静地躺着，接受注射，等待体能的恢复。

短暂的无力感过去后，他的思绪活跃起来。

布丁成功了吗？这个问题一直在脑子里盘旋，让他迫切地想知道结果。

“李约素阁下，你已经可以自由活动。”机械的声音提示他。

李约素翻身下床，环视四周，没有发现任何布丁存在的迹象。他小心地感知亚空间，古力特仍旧在沉睡。

这一次，古力特该不会突然醒来。

“古力特什么时候会醒？”李约素问。

“古力特船长并没有苏醒时间表。”声音麻木地回答。

冬眠不通过外部唤醒是不能醒过来的。看来古力特还是留了一手，那么就要小心了。

李约素跨出门去，他目标明确，直奔林园。

电梯里熟悉的按键一点也没有变。他在林园的按钮上用力按了下去。

门刚合上，一阵悠扬的音乐便响了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随着音乐，一句歌词被重复了四遍。

“布丁！”不等音乐停下来，李约素便低声喝止。

“船长，我好得很。”布丁一边回答，一边在一旁的屏幕上显示了一个几乎占据全屏的图案，“这个蛋糕怎么样？”

李约素瞥了一眼，只见屏幕上一片墨绿，一个说不清是什么的圆柱体上写着“生日快乐”四个难以辨认的字。

“别瞎来了，赶紧说，你恢复林园了吗？”

“等会儿你就看到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要祝你生日快乐。”布丁欢快地说。

“什么生日快乐？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生日是哪一天。”

“从冬眠中醒来，就是一次重生。”布丁辩解。

“你从哪里学来这一套？”李约素问。

话音刚落，电梯便抵达了目的地。电梯门悄无声息地打开。

眼前是一片绿色的世界，一望无垠。远方的天空被修饰成了蓝色，就像真正的星球上的晴朗天空一样，飘着几朵白云，细腻逼真。

“布丁，你还真行！”李约素情不自禁夸赞。

布丁却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屏幕上碧绿的大蛋糕也变成了楼层指示的立体图。

林园对布丁来说成了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李约素想起自己对古力特提过恢复林园的事，也许就是因为古力特的参与，布丁才不敢展露行迹。然而他在电梯里的举动却大胆得让人后怕。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无论和他说了多少遍要小心行事，却总是我行我素。如果有机会，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

李约素一边想着，一边跨出门去。

林园里有人！几个身穿银色军服的科尼尔军人在草地上漫无目的地走动。一旁的树丛里，也有一个人影。

忽然间，头顶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鸟叫。李约素一惊，抬头望去，两只小鸟正从头顶掠过，向着不远处的稀疏丛林而去。小鸟有着五彩的羽毛，在光线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李约素阁下，你好！”有人向他打招呼。

声音从右边不远处传来，李约素猛地转过头去。

一位科尼尔军官就站在离他不到五米的位置。他原本蹲坐在角落里，此刻正站起身。

是维特劳尔！

李约素眨了眨眼，他确定上一回维特劳尔就死在他的眼前，是被布丁电死的。

那么眼前的人只能是另一个克隆体。

维特劳尔走上前来。

他居然没有一丝亚空间侧面的痕迹。李约素又小心地探察了一遍，还是没有。

维特劳尔在距离两米的位置停下脚步，“我的样子很奇怪吗？”他开口问道。

“不。”李约素一边说一边摇头。

“我叫维特劳尔。”维特劳尔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来。

李约素握住了维特劳尔的手。一个在自己眼前死去的人复活过来，这多少让人有几分不适。

“你是新的克隆体？”李约素直截了当地问。

“没错。”维特劳尔笑了笑，“我们从前应该认识。”

“没错。”李约素认真地点头，脑子里飞快地琢磨着该说些什么。

“和我说说，你都有些什么记忆。”他示意维特劳尔和自己一道往草地走，“我知道很多关于你的事，但是你可以先说说你的记忆。你现在有什么任务吗？”

“我不记得什么。”维特劳尔边走边说，“我只是一个克隆体，并不拥有记忆，你可以告诉我一些。你要知道，克隆体的生命是短促的，不过既然他们决定把我克隆出来，那么我必然还有些什么用处。”

走在身边的劳特维尔显得活泼而健谈。这正是维特劳尔最本真的样子吧！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

“我的第一节课就是认识飞船上所有的人，再说，你在飞船里独一无二，谁都能把你轻易地认出来。”

“哦，我有什么独一无二之处？”

“你最老。希望这么说你不会介意。”

李约素哈哈一笑，“这倒是实话。”

维特劳尔也笑了起来，“不过，你的模样看上去还是比实际要年轻得多，看上去只是中年，按照真实时间算，你有多少岁了？三百？”

李约素喟然。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岁数，反复在不同的时空中穿梭往来，年岁也许变成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吧。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维特劳尔，“很久了，也许我早就超过三百岁了。”他想起布丁来，也许只有布丁能帮他算得清楚。

“也许只有布丁才能帮我算清楚。”李约素随口说了出来。

“哦，我刚才听到你喊了一声布丁，就是他吗？”

“刚才？”李约素顿时警觉起来。

“是的，刚才你还在电梯里的时候。”维特劳尔显得漫不经心，就像是真正的闲聊一样。

“哦，”李约素做出轻松的表情，嘴角边扬起一丝笑意，“是啊，我总是会想起他。他是和我在一起时间最久的中枢，从他出生开始。”

“听起来这个布丁倒是很有意思。他有名字，有自我意识？”

“当然，就和沙达克一样。”李约素立即想起沙达克在这儿并不存在，“你知道沙达克吗？”

说话间，两个人走到了小溪边。溪水潺潺地流动，几条鱼的影子一掠而过。

“我不知道沙达克是谁？”

李约素在溪边找到一块石头坐下，“沙达克是飞船中枢，我倒是可以给你讲讲沙达克的故事。”

李约素从沙达克开始讲起，说到天垂星，从天垂星的毁灭，扯到科

尼尔抵抗联盟，然后是杜欣横跨黑暗空间的征途，再说到猎户座上纠缠不休的战争……最后他告诉维特劳尔：“古力特被暗黑深渊转化了，他成了暗黑深渊的代言人，我无意冒犯你对船长的崇敬，但事情就是如此，我们冲向银河之心，谁也不知道古力特到底想做什么，但是那一定对人类无益。”

维特劳尔沉默着。

“看看那边的几个人，”李约素示意远方草地上漫无目的行走的几个人，“你能感觉到他们和你不一样，对吗？”

维特劳尔点了点头，“我和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可说，他们不爱说话。”

“古力特会把你变得和他们一样。”

时间提示响了起来，李约素站起身，“我该回去继续冬眠了，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下次见面，你还对故事感兴趣。我还有很多故事可以告诉你。”

维特劳尔慌忙起身，“李约素阁下，这真是一次特别的经历，我会记住的。”

天空中传来一阵鸟啼，李约素抬头看了看，两只五彩斑斓的鸟儿正从前方不远处的草丛里飞起来，随即又落下。他看着维特劳尔，“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助你，在这里古力特控制着一切，他可以随时要我的命，也可以随时拿走你的灵魂。我们得靠一点儿运气。”

说完，他便转身走了。

他能感觉到维特劳尔的目光一直停留在自己的背影上。

林园生机盎然。无论是古力特还是布丁将它恢复了生气，这至少象征着飞船上还有些东西属于人类而非暗黑深渊。

进入电梯，布丁一下子又冒了出来，“船长，刚才你说从出生我就和你在一起了。”

“没错。”

“这不对，在时空瘤破裂的时候，我死过一次，后来才重生的。”
的确是这么回事，然而李约素并没有心情争论这个。

“刚才的对话你听见了吧，你能制造一个假消息吗？让古力特认为维特劳尔并没有通过克隆技术复活。”

“让我想想。这是要做什么？”

“别让古力特控制他，让他仍旧是一个真正的科尼尔人。”

电梯转眼到了位置。李约素强行关闭电梯门，快速把话说完：“听着，布丁，如果你能够制造一个假消息，别让维特劳尔的克隆体被古力特知道，那就去做，然后让维特劳尔去冬眠，说不定他还能帮我们。注意，不要暴露你自己，哪怕对维特劳尔也一样。”

“我明白。这个游戏更好玩儿了。”

“这可不是游戏，这是生死问题，你要潜藏着，不要让任何人觉察，最后我们突然行动，才有成功的机会。”

“明白，船长。”

“能够保留维特劳尔就保留他。如果风险太大，就不要去做。”李约素放心不下，再次叮嘱。

“明白。”

李约素正要放开按钮，突然又想起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下一次苏醒，帮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需要策划行动。时间控制也要放宽到十个小时。但是在‘重装甲号’的记录里，别让人看出异常。”

“我都记住了。”布丁显得有些兴奋，“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都比外边的世界更刺激。”

门打开了，李约素大步跨出门去。他相信布丁找到了窍门能够凌驾于这台自动机器之上，虽然还不能最后确定，他却已经有了一个隐约的计划。

只等下一次醒过来。

李约素在期待中闭上眼睛。

当他睁开眼睛，便知道布丁已经成功了。正对着头部的天花板上，写着“生日快乐”四个大字，字是用激光刻上去的，银白色的底子上刻着浅灰色的字。

他起身坐在床沿，四下张望，等着布丁说话。虽然说布丁敢把字写在天花板上，那就证明他牢牢地控制了在这个舱室的监控，然而……还是小心为上。

屏幕就在一旁，这一次的睡眠时间不过短短两个月。

“船长，生日快乐！”布丁果然跳了出来。

“这一次不准唱歌！”在那让人惊心动魄的歌声响起之前，李约素赶紧下达指令。

布丁的热情似乎被冷水浇了，语调中带着明显的失望之意：“这一次可以唱得更好的。”

“好了，好了……”李约素宽慰他，“我知道你的心意了，现在我们要谈更重要的事。让你控制了飞船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成功地控制了许多位置，这种类型的中枢，不是我的对手，我可以把它牢牢地控制住，让它按照我的指令行事。”

“很好！”李约素按捺着心中的喜悦，“那么古力特呢？他也不会觉察吗？”

“他应该不会觉察，凡是中枢反馈的信息，都会经过我的过滤，我没有看见任何信息显示古力特觉察到了我的存在。但是有一点让我感到疑惑……”

“什么？”李约素关切地追问。

“我制造了一条维特劳尔已经死亡的消息，并且透过飞船中枢让维特劳尔去冬眠。冬眠人数和飞船人头不同，这会起飞船中枢的逻辑错误，我填补了中间的逻辑空缺，天衣无缝。”

“然后？”李约素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飞快地吸收着布丁话中的

信息量。布丁的确架空了飞船中枢，甚至强迫飞船中枢按照自己设计的逻辑发出信息，然而这一切当中还是有所疏漏，那会是什么？

“但是似乎有一些东西我无法看见。中枢不断地制造维特劳尔的克隆体，这个制造命令我一直无法破解，它们似乎来自一个更高的层次，而我不知道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不断制造？”李约素迅速觉察到其中可能的危险，“到底制造了几个？”

“除去最早的一个，还有三个，其中一个正在进行知识灌输。”

“不要再干预了，让这件事随他们的计划走。”李约素果断地下令，“另外三个呢？你让他们都冬眠了？”

“是的，我是按照你的指示办的。”

“胡闹！”李约素骂了一句，“我让你把那个和我聊过天的维特劳尔送去冬眠，让你冬眠一个，你却冬眠了四个，这四个人相互看见，该怎么办？”

“我，没想那么多……”布丁仿佛感到委屈，“我只是遵照你的指示，把维特劳尔冬眠了，但没料到中枢居然会不断生产克隆体。要不，我就让他们永远不醒？”

最后一句话让李约素瞬间冷静下来。此时的布丁早已不是那个“天狼星号”的中枢，他懂得的东西多了许多，能力高了许多。他甚至懂得杀人灭口！

“暂时不要管他们。”李约素摆了摆手。

他站起身来，在船舱内走动两步，眉头紧蹙。

四个维特劳尔，这是件麻烦事，但还不是最让人紧张的。最让人紧张的是，布丁居然搞不清楚古力特到底怎样向中枢下达了指令。要不要冒险？他反复地问了自己几遍。

他扫了一眼床头屏幕上显示的数字，九百零六年，那是已经流逝的空白期。横跨一万光年的旅途，空白期也许是上千年，也许就只是九百

零六年。

“我们还有多久会弹出？”李约素问。

“如果亚空间一直保持稳定，舰队会在两年又三十天后弹出。但是我们已经接近银心区，随时可能面对亚空间畸变的情况，这样时间就不准了。”

“古力特已经有预案了？”

“是的，他指令中枢准备了三套应急方案。”

李约素下定了决心。

“是！布丁，试试看你是否能控制引擎系统。我们要冒一次险。”

“好，不过引擎系统属于最高控制权限，我可以从中枢那儿夺过来，但不知道会引起什么反应。”

“去试试看。”

“哪怕引起警告也不管吗？”

“只要你能彻底控制它，就别管什么警告信号。一旦你控制了它，马上告诉我。”

“好！”

布丁话音刚落，李约素便感觉到了亚空间中一阵波动，是古力特正在苏醒。布丁的行动一定触发了某种他尚不了解的机制，触动了古力特。

快！他在心底为布丁默默鼓劲。

在这场战斗中，动作快的一方会赢。毁掉飞船很容易，只要找到一个漏洞就行，哪怕是很小的漏洞，只要让防护层有一丝破缺，整艘飞船就会于一瞬间毁灭在亚空间的能量波动中。

快！

李约素！

古力特找上门来了。他的动作很快，从苏醒散发的微弱波动到快速的搜索，不过短短十秒的时间。

李约素并不理会。

你在搞什么鬼？

李约素能感觉到古力特的愤怒。古力特居然愤怒了！他突然感到自己就在成功的边缘——只有面临最大的恐惧，像古力特这样的存在物才会愤怒。

我们来打一个赌。他回应古力特。

什么？

你永远到不了银河之心。

李约素猛然感觉到了什么，扭头看向舱门。

舱门唰地一下打开，门口站着两个科尼尔战士。

“请跟我们走，李约素阁下。”其中一个战士开口道。

李约素顺从地跨出门去。

古力特传来了回应：

我们会到那儿的。但这飞船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破坏了中枢的十三个警告系统，你怎么做到的？你究竟想干什么？

他仍旧处在惶恐之中，而且还没有发现布丁。李约素感到一阵宽慰。

猜猜看我想干什么……

李约素想拖延时间。

古力特并没有继续纠缠，转眼脱离了接触。

两个战士押着李约素穿过通道，转入到一个宽敞的舱室。

舱室至少有普通舱位的三倍大，里边却什么都没有，除了一张床。床突兀地摆在舱室中央。这只是一张普通的床，并不是冬眠床。李约素微微感到纳闷儿。

两个战士一言不发，把李约素丢在舱内，关上舱门。偌大的舱室里只剩下李约素一个人。

舱壁的材料似乎和常规材料有些不同，厚厚的，有些透明。李约素

伸手摸了摸，非常光滑，似乎是玻璃。忽然间，墙体似乎流动了起来，李约素一惊，缩回手。

墙体并没有真的动，而只是色彩变化。

李约素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墙体内有水！他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被水完全包裹起来的舱室。水可以把亚空间隔绝在外，流动的水体效果更佳。这是他们从特里根文明学习到的技术。这里就是个小小的监狱，专为了关押像他一样能够直接感受到亚空间的人而设计。

墙体内的水加速流动，光影的变换肉眼也可以明显看见。看不见的水，看得见的光，正在墙体中以一种变幻莫测的方式运动着，隐约中似乎带着某种旋律。地板、天花板、墙体，所有的一切都连为一体，李约素就像站在一个晶莹的立方体中央。一个无比绚烂的牢房。

李约素看着墙体，愣了一小会儿。

古力特干脆利落地将他囚禁起来，不仅隔绝了任何可能的通信，连亚空间也彻底阻隔。现在他无从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布丁也落在了险境里，如果布丁真的成功控制了引擎系统，那么只要再进一步就行。轻而易举的一步，然而布丁却不会自己去做。

他感到心神有点乱。

计划还是太轻率了。如果布丁被古力特发现，那么一切就难以挽回。刚才让布丁去触碰引擎系统的时候，应该把一切计划都给布丁安排好，不该让布丁按部就班一点点按照指示做。

现在能做的选择，就是躺着或者站着而已。

他走到舱室中央的床边，直直地躺了下去。

忽然之间，世界无比安静，以至于让人怀疑是否失去了听觉。李约素合上眼睛，放缓呼吸，让情绪平静下来。

他祈求布丁会有好运，不被发现，而古力特也会留下这个系统中的漏洞，让他保留一线希望。

不知不觉中，他昏睡过去。

一声响动打破了舱室内的宁静，李约素警觉地睁开眼睛。舱门洞开，他翻身而起，站在床边。

门口站着几个科尼尔战士。当李约素看清他们时，心中不由一紧。站在门口的，是四个维特劳尔，彼此间一模一样。

“李约素阁下，这些人是你的杰作。”古力特的声音从维特劳尔身后传来。

维特劳尔们闪开在一旁，给古力特让出位置。

古力特大步向前，站在门口。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了断。”古力特冷冷地说，“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你扰乱了整艘飞船。林园，那是一个借口，对吗？你只是借助这个修复计划侵入到中枢体系中，然后就可以扰乱‘重装甲号’。如果你找到了一丝机会，你就会毁掉飞船，是不是？”

李约素一言不发。

“我不像你想的那么愚蠢，你一直在冬眠，怎么可能扰乱飞船中枢？更何况，这不一个人能承担的事。维特劳尔！”

一个维特劳尔应声而出，站在古力特身后，“是，长官。”

“你曾经听过李约素阁下提到布丁，是吗？”

“是的。”

“当时他只有一个人，是吗？”

“是的。”

古力特问得飞快，维特劳尔回答得干脆利落。这一切已经被彩排过一遍，现在只是一场演出，演给自己看。

李约素冷冷地看着，他特意多看了维特劳尔一眼。关于自由和人类的未来，这个年轻人已经从他这里听到了太多，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古力特一边。

维特劳尔笔直地站着，始终没有接触李约素的视线。

“布丁是你的‘天狼星号’中枢，对吗？他在飞船上。”古力特向

李约素说道，“我会把他找出来。你的能耐不小，居然能偷偷地把一个中枢潜藏在我的飞船上。”

两个维特劳尔走上前来，一左一右架住了他。

“不必这样，我会走。”李约素摆脱他们，向着舱门走去。

古力特微微点头，转身在前头带路。李约素跟了上去。

经过维特劳尔，他停下脚步，“想拉你起来，你却自己跳下去了。”维特劳尔脸上毫无表情，甚至连眼光也没有一丝游移。

是和非，对和错，一旦立场错了，一切都没有意义。

小小的队伍沿着主通道行进，十几分钟后，他们站在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

古力特转身向着李约素，“除了指挥舱，这里就是各种监控器最密集的地方。”

李约素四下张望，这里是一个交汇处，事实上是一个直径大约二十米的厚厚的圆盘，至少有三十条通道在这里交汇。

“你的那个布丁，会看见这一切。”

古力特说着，指了指不远处。李约素这才注意到，那儿放着一个巨大的玻璃缸一般的东西，它就像是巡逻者的克隆舱中的一个人造子宫。搬运这个巨大的玻璃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被搬来了，而且放在这个引人注目的位置，古力特到底想干什么？李约素有些疑惑。

然而他来不及细想，两个维特劳尔突然抓住他将他举起来，走到玻璃缸前，将他塞了进去。

李约素在玻璃缸里爬起身，头顶上，厚重的盖子已经落了下来。他被严实地封闭在玻璃缸里了。

一刹那间，他明白了古力特想要做什么——古力特想要用自己的性命来威胁布丁。

“放我出去！”他使劲地拍打着玻璃缸。

“很快就知道你还能不能活着出来。”古力特的声音传了进来。虽

然玻璃缸看上去是密封的，声音似乎并没有被阻隔。

“你太卑鄙了！”李约素愤怒地喊叫道。

这一次，古力特只是扭头瞥了他一眼，便迅速地挪开了视线。

“布丁，你听着，我知道你躲在我的飞船上，我还知道你偷偷控制了许多基本单位。你是一个好间谍。”古力特大声地向着空无一人的空间说话，“现在，我要做的事，是把水灌到这个玻璃缸里，如果你不出来和我对话，你的主人就会被淹死！”

随着古力特的话语，水从隐蔽的管道中流了出来。顷刻间，李约素的双脚已经湿透。

“不要听他的，布丁。躲起来，让他永远也找不到！”

古力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转过身来，向着李约素点头，“多谢你帮我确认了布丁的存在，我会好好招待他的。”

李约素恨恨地瞪了对方一眼。全然落在下风，又有什么办法？

水上升很快，转眼就没过了腰际。

“布丁，我就在这里等你。”古力特淡然说着，“要么李约素死，要么你出现，我总会等到其中一件事发生。”

“你不敢让我死，想要我死，留我在‘重装甲号’上做什么？”李约素豁出去了，“布丁，如果你真的听见了，记住，这是命令。你必须躲藏好，绝对不要出来！”

古力特似乎毫不介意，仍旧在冷笑！

水迅速漫过了脖子，当李约素再一次试图开口，却喝到了一口水。

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李约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努力踮起脚尖，将口鼻浮出水面。

“布丁，毁掉‘重装甲号’！”他奋力高喊。

带着寒意的水充满了整个玻璃缸。李约素在缸里徒劳地挣扎。

窒息感袭来，他意识到古力特是玩儿真的，如果布丁不出来，那么自己必死无疑。然而他宁愿布丁不出来，最好就在此刻把“重装甲

号”毁掉。

但他知道古力特会赢，而他不会死。

果然，没有等他失去意识，水已经退了。

“船长！”

他听到了布丁焦急的喊叫声。

“没用的东西，叫你不要管我！”李约素骂了一句。

他并没有听到布丁的回应，古力特已经将布丁隔绝了。刚才短短的几分钟，在“重装甲号”的控制中枢内部，一定发生了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古力特要制伏布丁，而布丁试图救下他。

现在胜利的天平显然倾向了对方。

他抬起眼来，只见古力特已然离开。四个维特劳尔仍在，他们正用两个小小的飞行器拉着绳索，准备把自己从缸里拉出来。

布丁！

他任由自己昏了过去。

22. 黑色攻势 李约素

舱壁仿佛一块透明的水晶玻璃，舱外，群星如宝石般璀璨。

天宇中，各种颜色的星星挨挨挤挤，每一颗都鲜艳夺目。飞船已经深入银盘区内部，接近银河之心，在这儿，星星密集得几乎都要挤在一起，即便不靠近任何一颗恒星，也亮如白昼。

李约素默默地看着这华丽而璀璨的景致，内心却没有一丝波澜。

他已经记不得上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形是什么时候，只依稀记得曾经见过。那些遥远的往事，更是模糊不清。

既然已经回到了正常时空，那么战斗就要开始了。他想起了铁星，那颗铅灰色的拥有十三条放射线斑纹的星球。铁人的长老曾经提过，他们会建造二十万艘幽光飞船，如果那是真的，那么仅凭铁人的军团就可以抵抗暗黑深渊的舰队。还有银河人——这个最先进的人类种族——早已摆脱了银河间的纷争，专心一意地建设银河之心计算机。古力特冲向他们维持的银河之心，是否会引起他们的反击？银河人力量强大，然而从来不曾有人见识过他们的军事水准，银河人的军队会在哪里？

时间，银河之间，最紧要的莫过于时间。“重装甲号”从一万光年之外潜行而来，经历了上千年的空白期，银河之心的人们应该做好准备了吧！银河在上，希望他们真的准备好了！

李约素收拢思绪。他能感觉到古力特正在做战斗准备，黑渊舰队的亚空间就像一棵巨大的能量之树，根部深厚，枝丫繁茂，所有的飞船都透过这树联为一个整体。大大小小，将近三千艘飞船。

李约素试图伸展亚空间知觉，看一看舰队的外围有些什么，然而却被一层无形的屏障阻隔。古力特在整个舰队外围构筑了亚空间屏障。

是什么人挡住了黑渊舰队的去路？

他迫切地想知道。

布丁还在吗？是不是已经被古力特彻底清除了？想到这个，他就感到一阵烦闷，于是绕着冬眠床走了几步。

舱门突然打开了，维特劳尔在门口站着。

维特劳尔看上去态度冷漠。他已经拥有了亚空间侧面，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古力特的一部分。在这艘飞船里，古力特就是一切。

“李约素阁下，古力特将军有请。”维特劳尔的话语冷冰冰的。

李约素迈步走了出去。

通道里有船员在不断走动，跳出亚空间，飞船的运行恢复了正常的节奏。然而所有的船员都不说话，他们只是沉默而快速地走动。他们并不需要说话，一切的交流都可以在亚空间完成。

李约素缓步走着，突然有一种进入鬼船的感觉。寂然无声的人群，就像一群鬼。人类的飞船里，总是喧嚣的。闹哄哄的人声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手段，更是一种生理需要。

然而在“重装甲号”上，滑向暗黑深渊的人们已经没有了这种生理需要。

古力特在指挥舱里等着，见到了他，露出一个笑容，“李约素阁下，很高兴我们又能并肩作战。”

李约素哼了一声。他的目光随即被屏幕上的动静所吸引。

屏幕上，绿色的星星点点密集得不可思议，代表深渊舰队的红色小点仿佛陷入全面的包围中。

“那是什么？”李约素问道。

“人类的小机器。至少有两百万以上，而且它们还在不断地从亚空间弹出。”

“给我看看它们的样子。”

屏幕瞬间切换成了一幅图片，一个近似球体的银色飞行器展示在李约素眼前。

流体颗粒！李约素立即辨认出来。

然而又有些不同，它看上去比雷电家族的颗粒更狰狞些，颗粒表面的钢片彼此嵌合，就像披着一层鳞甲。

这是一种更有战斗力的流体颗粒！李约素几乎直觉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认识吗？”古力特问。

“你应该认识它。”李约素回答，“和人类战斗了这么久，你应该认识所有人类的武器。”

“没错，我只是对它们的数量感到有点儿惊讶。制造这种金属战斗武器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考虑到它们的规模，那更是一项令人惊讶的工程。”

两百万的颗粒如果叠加在一起，至少能抵得上一艘巨型母舰了。

“这算是一支重型舰队的规模。看起来让你惊讶并不算太难。”李约素嘲笑身边的对手。

“如果我的估计没错，它们的规模至少有两亿个。”

李约素有些吃惊，两亿个流体颗粒，那几乎是压倒性的力量，没有任何舰队可以与之抗衡。

“为什么说是两亿个？”

“只有很小的可能性，我们撞上了它们的主力舰队。我们眼前的这个规模，应该是主力舰队的小小分支。舰队的落点不确定性至少有上百光年的范围，监控这么大的范围，两亿的颗粒恐怕都是少的。”

“说得没错。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往回跑吧。”

这一次轮到古力特冷笑。

他伸手向前，仿佛正触摸着无形之物，忽然间双手一握，又缓缓收了回来。

黑渊舰队向前移动，在颗粒的重重包围中，舰队组成锥形，深深地扎入进去。“重装甲号”开火了！两门主炮的射程内，颗粒瞬间被大片

扫除，随之而来剧烈的爆炸，此起彼伏，形成一片爆裂的海洋。

战斗开始了！

流体颗粒迅速做出了反应，聚集在黑渊舰队前方的颗粒向着四周散开，只留下少数继续阻挡在舰队前方。这些颗粒唯一的作用，就是迟滞黑渊舰队的行动。然而它们并非毫无还手之力的障碍物，颗粒迸发出火力，蓝色的闪光在颗粒间飞蹿，最后在某个颗粒上形成巨大的光球。光球被抛射出来，仿佛一个个具有灵性的生物，逶迤穿梭，向着深渊舰队扑来。

力盾挡住了这些电子能量形成的光团，迸发出阵阵的闪光。

舰队的侧面，颗粒群正快速地包抄，海量的颗粒根本不发射任何武器，只是加速向着舰队逼近。四面八方，都是颗粒，几乎毫无防御的可能。

深渊舰队向着四周开火，炮火快速地击毁一个又一个颗粒，在颗粒群前方形成一条火线，然而颗粒群仍旧从容不迫地向前逼近，爆炸形成的火线快速地向舰队本体推进。

虽然期盼着流体颗粒群能把深渊舰队彻底击垮，但面对这排山倒海般压倒性的攻势，李约素仍旧暗自心惊。他突然意识到，这才是巡逻者真正的力量所在。从前的旋臂战争，与之相比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游戏。

李约素想起了从前铁人告诉他的事。巡逻者有八个部族：星渊、星云、星尘、星河；沙冈、沙川、沙丘、沙堡。星云和星尘这两个部族，才是巡逻者中最强有力的部分，能够吞灭恒星，毁灭空间。

眼前聚集的流体颗粒集群，虽然没有达到吞灭恒星、毁灭空间的夸张程度，也足够让人印象深刻。如果是两亿个颗粒呢？李约素无法想象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它们来自星云部族还是星尘部族？

战场上，形势仍旧向着不利于黑渊舰队的方向发展。颗粒群已经逼近外围，在不到两千米的距离上，在几个火力薄弱的结合处，向着纵深

切入，仿佛要把舰队直接截成三段。黑渊舰队则努力收缩，试图加强火力的密度，能够把密集冲锋的颗粒阻挡在外。

颗粒集群发动了攻势。和挡在舰队前方的颗粒发射的光球不同，这些贴近飞船的颗粒发射出雷电般的闪光，连成一片，仿佛一张光的网，一旦某个颗粒向前突进，青紫的电光便从这个颗粒上向着最近的飞船落下。

外围的黑飞船都是生物体。电光在这些飞船上游移，造成巨大的灼伤，焦黑一片，即便是在飞船的黑色本体上，也黑得让人触目惊心。

李约素瞥了古力特一眼。古力特保持着平静的表情，似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丝毫不能引起他的焦虑。

跳过一万光年来到这里，不可能就是为了钻进人类的口袋里送死。

如果并不准备送死，那么该使出来的招数总归会使出来。

如此壮观的表演难得一见，如果古力特真的没有后手，那么就在这样一场银河级别的战斗中死去，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结局。李约素放宽心，继续观看这场表演。

黑渊舰队继续收缩，已经有十多艘黑飞船毁于颗粒群的电光攻击，残骸飘浮，被后来涌上的颗粒迅速肢解成破碎的小块。舰队主体越发集中，“重装甲号”越发前出。“重装甲号”巨大的护盾体系将整个舰队包裹在内。

李约素有些看不明白，把母舰推上前线，这是一种奇怪的战法。通常情况下，母舰都应该由众多护卫舰掩护，发射飞梭或者颗粒来支持前方的火力。力盾能有效阻挡颗粒的电光攻击，却不能阻拦实体的颗粒，所以小型飞行器是突破力盾防护的有力手段，大型飞船的能量型武器则恰恰被力盾所克制。

“重装甲号”前出，是把自己的弱点送到对手的强力打击下。这几乎是一种自杀行为！李约素默然旁观，他的立场站在人类一边，时刻期盼着“重装甲号”的毁灭。虽然自己就在这艘飞船上，但他并不在乎和

飞船一道毁掉。不过他很想知道，古力特为什么会使出这样明显违背战场常识的昏招。

凡事总有例外。

流体颗粒向着“重装甲号”逼近，它们进入到了距离仅有几百米的外围。在这样的距离上，哪怕非武器攻击，流体颗粒只需要持续不断地撞击“重装甲号”，就可以让它彻底报废。

忽然间，李约素感觉到了黑渊舰队中的异样。

红虻风暴！他们要释放红虻了。

果然，所有的黑飞船几乎同时释放了红虻。黑渊舰队在最后的时刻发动了反击！

数以十万计的红虻在深渊舰队的空隙间飞翔，一刹那间，几乎整个屏幕都被红色的小点所占据。红色的集团涌向前，越过“重装甲号”，和代表流体颗粒的蓝色浪潮碰撞在一起。红色和蓝色搅在一起，在“重装甲号”前方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

红虻军团的反击强而有力，很快压迫着流体颗粒集群后退。事实上，流体颗粒并没有后退，它们只是不断被消灭，于是整条战线缓缓退缩。这是一场不死不休的战斗，双方的消长只取决于力量的对比。

没有害怕，没有恐惧，甚至没有理性。双方只是按照某种头脑的设计厮杀。它们就是纯粹的杀戮机器！

李约素感到一阵惶然。战斗会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是他从没有想到过的事。这和从前联合舰队的任何一次战斗都不一样，倒是和深渊坍塌的时刻，两群敌对的红虻彼此间的战斗相似。

这场面足够壮观，他却没有一丝的参与感。屏幕上爆炸的每一个小点，并不代表任何人，不代表人类的喜怒哀乐，甚至也不代表深渊的存在物。红虻没有自己的情感和理性，那些被古力特安置在猎户座旋臂上的红虻经过了变异，更像是人类，然而此刻飞翔在“重装甲号”前方的红虻群是最原始的类型，它们只是肢体和爪牙。而流体颗粒，它们的指

挥官显然并不在战场，只是按照预设的程序攻击反击。

这是一场遭遇战，更像是一场游戏，发生在两个庞大的银河文明之间。

李约素定了定神，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从脑子里排除出去。

这是一场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决战！流体颗粒必须赢！他这样祈求。

战场上，胜利的天平再次倒向了流体颗粒集群。红虻向外的压力在距离“重装甲号”两百公里的位置上达到了平衡，战线暂时稳定了下来，双方在这里胶着，彼此间不断消耗。然而平衡的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流体颗粒的数量优势很快显露出来，颗粒集群厚重而密集，对红虻军团造成了摧毁性的压力，战线重新向着“重装甲号”推进，缓慢而不可抗拒。

这大概是最后的抵抗吧！李约素望着那不断缩小的包围圈，心中暗想。

他望了望古力特，古力特也正向他看来。

“这就是命运。”李约素说，“暗黑深渊敌不过人类，哪怕你带着‘重装甲号’投降了暗黑深渊……挣扎都是徒劳的。”

“我不会让你死掉的。”古力特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你是银河间唯一一个和我类似的人。我们终有一天都会死，但今天还不是时候。”

“你得问问这些包围我们的流体颗粒。还有你说的，也许还有两亿个颗粒在等着你。”

“两亿个颗粒不算什么，我们的红虻军团可以更庞大。”

“但是现在你根本没有。可能一千年以后，你可以有三百亿只红虻，但今天你将彻底被消灭了。”

“今天还不是时候。”古力特笑了笑。

战场上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变化。

李约素快速地扭头去看。

代表红虻的红点和代表流体颗粒的蓝点几乎同时消失得干干净净，

只在某些位置上有少量的残余。

黑飞船正迅速地扩散开，去消灭阵型溃散的残余颗粒。

剧变几乎就发生在一瞬间。

“你做了什么？！”李约素向着古力特厉声发问。

“保护自己。”古力特平静地回答。

“你到底做了什么？”

“有六架飞梭跟在红虻群的身后，每一架飞梭上，都有一颗奇点炸弹。”

奇点炸弹！李约素突然明白了古力特的所有战斗步骤，他挑起战斗，触发颗粒群的攻击，他伪装示弱，让颗粒群变得密集，然后发出红虻，抵抗颗粒群压力的同时让颗粒愈发集中，最后利用奇点炸弹毁掉颗粒群。

从头到尾，这都是一个设计好的战斗计划。当古力特用力握拳启动战斗的时刻，后边的一切都已经设计好了。

数以十万计的红虻，不过是抛出去的诱饵而已。战术非常成功，消灭了超过两百万的流体颗粒。

奇点炸弹！古力特居然拥有这样的超级武器！

李约素默默看着屏幕上残余的颗粒群。

这显然是深渊舰队的一次重大胜利，对人类而言，则是一次巨大挫败。如果真有超过两亿的颗粒群，那么还有机会。暗黑深渊终将被阻挡，即便不是今天。

“流体颗粒没有人指挥。”李约素说，“如果有一个指挥官，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难道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来一次公平决斗？”古力特冷笑，“银河间从来没有公平决斗这种事。”

“你说得没错。”李约素毫不示弱，“所以暗黑深渊注定是要失败的。”他盯着古力特，“一次侥幸的胜利无法扭转趋势，这些星星都属

于人类，这里的文明都无比强大。你在星域可以横行，在这里，你也看见了，哪怕只是小小的前哨部队，也大大超过了你的力量。你的舰队很快就会被包围、被消灭。”

古力特缓缓摇头，“并非如此，李约素阁下，并非如此。”他停止摇头，面带微笑，“我早已经打算好了，遭遇抵抗，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我会成功的，而你，将是这起伟大事件的目击者。”

李约素冷哼一声。

古力特挥了挥手，维特劳尔走上来，站在李约素身边。

然而李约素还不想走。

“布丁呢？”他直接问。

“哦，你的这个小伙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他已经不再是麻烦了。”

“你杀死了他？”

“对一个中枢来说，‘死’这个字眼是没有意义的。我击败了他，也许他仍旧活着，以一种你无法想象的状态活着，只是他已经不再对外界有任何感应，自然也不能做出任何举动。对我们来说，可以认为他已经死了。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还活着。”

“你封闭了他。”

“这是个更合适的说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我也有弱点，我不是中枢，我只是能做到确保飞船的控制权而已。而你的布丁，他失去了控制权，所以胜负告一段落。坦白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还活着。”

古力特的态度很坦然，他并不在乎布丁的生死，只要“重装甲号”完全在他的掌握中，布丁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物，是否存在完全无关大局。他毫不关心。

布丁一定还活着，他能够潜入“重装甲号”躲藏起来，他一定能躲过古力特的搜索。

李约素点了点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说完他正想走，古力特喊住了他，“还有一件事，对你会有些价值。我认为你应该知道。”

李约素望着古力特，“什么事？”

“布丁很不错，他找到了飞船中枢的弱点。事实上，他几乎完全控制了飞船。”古力特深邃的眼睛里似乎闪过一丝光彩，“他有机会毁灭‘重装甲号’，但是机会只有三秒钟。三秒钟，那是很长的时间，毁灭一艘飞船，几个毫秒就够了，他只需要发出一些信号，造成能量罩缺口，亚空间的能量之海就会直接把‘重装甲号’吞没。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李约素静静地听着，如果布丁真的有过机会，那么这就是历史上最让人惋惜的一个瞬间。曾经有一个机会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毁灭黑渊舰队，却在最后被放弃了，还有什么事比这更让人椎心痛悔？李约素感到一阵惋惜，然而他不想示弱，于是直视着古力特的眼睛，摆出一副坚定的姿态，等待着下文。

古力特露出一个微笑。那是冰冷的微笑，没有一丝暖意。

“他没有动手，因为他不想你死。”古力特继续说，“我用了最大的努力来防范最坏的情况，但我必须承认，布丁抢在了我前边。有那么三秒，他就是‘重装甲号’的主人，他可以主宰生死，但是他放弃了。我很好奇这是为什么，所以就问了他。他的回答是，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杀死你。只要你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他就要去争取。”

李约素心中咯噔一下。

“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地方，也是最虚弱的地方。我理解。”古力特几乎在喃喃自语，“对我来说是一次侥幸，一切都要万无一失，我却有这样致命的失误，很不应该。”

“李约素阁下，”他抬高声调，声音也变得清晰起来，“我希望你了解这些，虽然我们并不是朋友，然而我们要共同经历银河系有史以来

最伟大的一场远征行军、一次战役。你和布丁的事，是一个从未被预料到的插曲，却让我们的远征行军增添了光彩。经过这件事，我更加相信，命中注定我会成功。”

“成功地杀掉所有人类，还是把所有人都变成暗黑深渊的傀儡？”李约素涌起一阵深深的厌恶感，抛下这句质问，他转身就走。

这一次，古力特没有喊住他。

在船舱里，李约素躺在床上，直直地盯着天花板发呆。

古力特撤除了亚空间的限制，他可以自由地触摸到舰队周围所有散发能量的物体。深渊舰队正在清扫战场，散落各处的流体颗粒徒劳地抵抗，失去了集群的优势，它们的抵抗毫无意义。黑飞船正高效地击毁一个又一个颗粒。

第一次遭遇战，古力特赢了。暗黑深渊拥有奇点炸弹这样的毁灭性武器，并毫无顾忌地使用它，这个事实让人觉得太可怕！只希望巡逻者已经明白这一点，能采取更有效的战术。或许依靠流体颗粒的数量优势，也能够把深渊舰队碾压得粉碎，然而，那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此刻，古力特孤注一掷，潜行一万光年来和人类决战的疯狂行为，似乎有了一些更好的注脚。他拥有奇点炸弹这样的超级武器，然而，他真的只是想来一场没有回头路的决战吗？在旋臂上巩固占领区，扎根生存，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更理性的选择。哪怕拥有奇点炸弹也一样。

他想起了布丁。

为了他的性命，布丁放弃了最后的机会。

如果布丁就在眼前，一定要抬高嗓门，狠狠地臭骂他。然而，为什么自己丝毫感觉不到愤怒？布丁并不顾惜自己的生命，甚至也并不在乎人类会怎么样，他所在意的只是一个人而已。李约素感到鼻子一阵发酸，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他伸手捂住脸庞，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如果此刻有什么愿望能够成真，他只希望布丁还活着，躲藏在“重装甲号”的某个角落里，在出人意料的时刻重新出现。

李约素！

他感觉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呼喊。那是幻觉吧！他置之不理。

李约素！

李约素翻身而起。这是确定无疑的亚空间触摸，而且并非来自古力特。

谁？他警觉地问。

若有若无的亚空间接触却沉寂了下去。

布丁，是你吗？

李约素带着几分欣喜问。

然而没有回应，仿佛那只是一个幻觉。

李约素腰杆笔挺地坐着。他确信刚才收到了信号。古力特监视着一切，如果那真是布丁，小心谨慎地避开古力特的监视是明智之举。他耐心地等着。

李约素，我是沙达克！

信号再次传递过来。这一次，比前两次更清晰一些，然而仍旧仿佛是从遥远地方传来的一丝震颤。

不是布丁，是一个真理会沙达克。李约素微微有些失望。

沙达克，你好！

李约素回了一句。

若有若无的接触再一次中断。等它再回来的时候，又变得更清晰一些了。

李约素，我必须要小心些。你在一个监牢中，只有偷空才能和你对话。

没错，我是在监牢里。你在哪里？

我弥散在亚空间，伪装不被发现。

你见到了刚才的战斗？

是的，印象深刻。

接触再次中断。

当沙达克再次出现，李约素抢先发问。

有办法对付“重装甲号”吗？

星尘舰队正在聚集，暗黑深渊会被毁灭。

李约素稍稍放心。

你知道“重装甲号”原来是科尼尔的母舰吗？古力特是一个被转化的人类，他曾是科尼尔的将军。

这个情报我会传递出去的。我需要一些别的信息，关于起源星球。你知道起源星球的面貌，对吗？

黑渊舰队就在银河之心，危险迫在眉睫，沙达克真理会却在关心起源星球。

没错，我去过，但是我没有任何信息可以给你了。这个世界正面临威胁，起源星球就让它去吧，那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

那是最重要的问题。从人类进入银河之初就存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接触突然中断。

李约素理解沙达克的立场，这些真理会沙达克只为了解答未解之谜而存在，他们是人类的天然盟友，虽然对具体的问题未必和人类有完全一致的立场。

起源星球！李约素能够回想起那个辉煌得不可思议的所在，整个星系都被各式各样的机器填满，数以亿计的机器在各个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运行。那是机器舰队的源头，埃博之子的藏身之处。是的，他见到了那个被称为地球的地方，整颗星球就像一个巨大的行星级堡垒，高效的电磁保护让它暗淡无光，却在亚空间投影中显示出惊人的能量密度。

埃博之子就在那颗星球上用一个巨大的屏幕接见了。埃博之子声称这就是古老的地球，所有人类起源的偏僻角落，现在是埃博之子永久的居所。然而李约素深刻地怀疑这一点。他没有发现任何亚空间体存在

的迹象，也没有发现任何古老信仰的痕迹，虽然亿万年的时间足够抹去任何痕迹，然而如果埃博之子不是一个亚空间体，而只是类似中枢的存在，这就太让人感到怀疑了。

告诉我关于起源星球的一切。

沙达克又回来了。

我曾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某个沙达克。如果你已经从他那儿得到了消息，那么我就没有更多的可以告诉你了。

沙达克不知道那个星球到底在何方，需要你来指引我们。

我也不知道。它保守一切秘密，我只是被一艘飞船接过去，然后送回来。

但是你能记住它的亚空间特征，只要你能接触到它，你就能辨认出来。

这也许可能，但是我无法保证。

可能就值得尝试。我们会设法救你离开这艘令人不快的飞船。巡逻者在行动，我会再来找你。一定要保重！

不等李约素回答，沙达克脱离了接触。这一次，他很久都没有回来。

短时间内，他不会再回来了。

如果沙达克真理会真的有办法快速搜寻亚空间的存在物，那么也许自己还能帮上忙。然而，古力特绝不会因为什么起源星球的缘故就放自己走。李约素自嘲式地笑了笑，摇摇头。沙达克是人类的朋友，绝好的助手，真理会沙达克却是一群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非人类。暗黑深渊的进攻迫在眉睫，也许古力特还有什么尚未使出来的阴谋，他们却毫不关心。现实的一切都是人类的，他们只管考古这种虚无缥缈的事。

让这些鬼影一般的沙达克见鬼去吧！

然而，很久之前，自己的确承诺过帮助他们寻找埃博之子。

李约素重重地吁了一口气，躺了下来。

他暂时把沙达克抛在一边，闭上眼睛，尽量地延伸自己的亚空间触感。

黑渊舰队快速地清扫了残余的颗粒。大小战舰正从四面八方向着“重装甲号”聚集。“重装甲号”前方，一个巨大的能量断层正在形成。那是十五艘星门船在做打开星门的准备。古力特并不打算停留，他要用最快的速度转移。

星尘舰队已经赶到了，流体颗粒也许遍布每一个星系，只要向着银心，无论向哪个位置，流体颗粒都可以很快包围黑渊舰队。

这对古力特可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古力特的脸庞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冷酷的脸庞上挂着一丝冰冷的笑意。

还有什么样的阴谋他没有使出来？李约素皱起了眉头，开始回想被古力特拘禁之后的每一个细节，试图寻找一点蛛丝马迹。然而他很快放弃了。

这是布丁才能干的活儿，只有布丁才能事无巨细，记得清清楚楚。他这么想着，然后祝愿布丁还活着。

23. 幽灵之怒 旦素一

残骸在陨石群中飘浮。

这本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采矿场，数以百计的采矿机器被强力的攻击打得支离破碎，残留的几台完整机器也失去了能源，不再工作。建设在巨大石块上的工厂被轰成一片废墟。废墟静默，早已死去。

这里曾经是白沙诸星的供给基地，白沙星人天性平和，与世无争，而且受到铁星的保护，从来不知道战争为何物。他们既没有战斗的能力，也没有战斗的愿望，不可能伤害任何人。这样一个文明却被彻底毁灭了。

旦素一站在舰桥上，透过舷窗望着眼前绵延不绝的残骸，紧紧抿着嘴唇，脸上神色肃穆。

她站了很久，直至沙达克找到她。

“旦素一，内侧行星仍有残留迹象，我派出了颗粒去侦察。”

“哪个星球？”

“第二行星。”

这个星系有三十六颗居住行星，每一颗星球的体积都不大，在一个星系里汇聚了如此众多适合人类居住的袖珍星球，并不多见。

第二行星是一颗只有沙和水的行星。

“最好能找到他们的沙达克。”

“我会尽力寻找。”

沙达克悄然退去。

前方，颗粒已经清扫了通道，“青云号”沿着通道向着内层行星区进发。

所有的残骸都属于白沙诸星，没有任何入侵者的痕迹。这是一场一

边倒的屠杀，孱弱的白沙星人从来不曾拥有武装力量，他们处在铁星的保护下。什么样的入侵者如此大胆，敢在铁星人的控制范围内肆意妄为？

“紧急情况，有不明舰队即将弹出亚空间！”沙达克发出警报。

“一级战斗准备！”旦素一立即发出了指令。白沙星的残破景象就在眼前，毁灭了星球的入侵者随时可能回到现场。

“青云号”的护盾瞬间被点亮，辉光闪亮，而且越来越亮，飞船仿佛被一个巨大的光球笼罩。

颗粒群分为六个集群，拱卫在“青云号”四周。距离船体不到两千米的位置，一团乱麻般的蓝光闪耀——那是幽光舰队，他们也进入了战斗准备状态。

“四十五号，让你的舰队躲藏在第五集群后方，如果需要你们配合进攻，我会发出信号。”旦素一向赤釉四十五号发出指令。

四十五号接受了命令，指挥幽光舰队向着“青云号”后方移动，最后在距离“青云号”五千米的位置停下。

“青云号”主炮充盈，随时可以开火。

一团青色的光蓦然出现在“青云号”前方。

这是一个巨大的光团，光团内无数青色的光线彼此交织，让它看上去就像一个包裹着一层力盾的线球。

那是零点能引擎特有的光，空间膜被划破后快速愈合所散发的光。

这支刚弹出亚空间的舰队和幽光舰队一样，由零点能引擎推动，当舰队保持静止，便形成光团。光团的大小是幽光舰队的三倍以上。粗略的估计，至少有两万艘幽光飞船！

是铁星人！除了铁星，银河间还有哪个文明，能够拥有如此多的幽光飞船？

旦素一做出一个“停止”的手势，示意沙达克让舰队保持战备姿态，暂停行动。

铁星人是巡逻者的盟友、白沙星的保卫者，他们不是敌人。

片刻之后，一道隐约的蓝色光线从光团中脱离，径直向“青云号”而来。那是一艘幽光飞船，舰队的使者。

沙达克很快将那黑沉沉的影像展示在旦素一眼前。

展开双翼的飞船仿佛在空间跳跃，从一个点跳向另一个点，每一次跳跃，都会留下一个淡蓝的光点，转瞬即逝。这断续的轨迹和幽光飞船又有些不同。

它就像一个张着双臂的幽灵，踩着变幻莫测的鼓点而来。

旦素一看得有些出神。这真是幽光飞船？

“沙达克，这是幽光飞船吗？”旦素一问。

“我不能断言。我从未见过这样飞行的幽光飞船，但是它的确在利用零点能飞行。”

“那就是了。”旦素一确信无疑，她等着飞船靠近。

幽灵般的飞船在距离两千公里的位置上停了下来，相对“青云号”完全静止，零点能引擎的光亮也熄灭了，船体完全隐没在黑暗背景中。

旦素一静静地等待着。

“你们属于哪一支巡逻者？”从幽灵飞船上传来了信息，他们使用了巡逻者的通用语。

至少铁人辨认出了“青云号”的巡逻者身份。

“沙川部族，雷电家族，”旦素一回答，“第三十五代舰长旦素一，回归源流。你们是铁星人？”

“铁星第十铁卫舰队，由铁军元帅钼大维统领。钼大维元帅通告：解除武装，接受监督，你们有十五分钟时间接受通告。”

铁星人居然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旦素一感到不可思议，“我们是巡逻者！巡逻者从不解除武装。”

“我的职责是传达钼大维元帅的通告。”

“我要求见你们的元帅。”

“你的要求会被报告。”

“告诉他，巡逻者从不接受解除武装的要求，他应该了解巡逻者的使命。”

幽灵飞船没有回应，然而零点能引擎隐约的蓝色光亮却重新亮了起来。

“四十五号，派你的一艘飞船靠近那艘使者飞船，跟他一起飞，但是别开火。这些铁星人应该了解，我们是他们的盟友，也装备了零点能引擎。” 旦素一向着赤釉四十五号下令。

“遵命。” 随着四十五号的回答，一道蓝光飞快地从“青云号”左侧掠过，向着前方的蓝色光点而去。蓝色光点遽然间拉长成了蓝色的线条，幽灵飞船快速启动。幽光飞船追了上去，两道蓝光纠缠在一起，一道稍深，一道稍浅，彼此缠绕着运动，形成一个巨大的双色光环。

另一个信号闯入系统，从远方的巨大光团中直接抵达。

“旦素一舰长，我是钼大维。” 对方送来了影像。

旦素一曾经见过铁人，那是很久之前和李约素一道从银河之心前往科尼尔的三个铁人，他们在联合舰队里停留过一段时间，帮忙建造了幽光飞船后就离开了。旦素一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只记得他们的姓名中总是带着各种元素。但钼大维的样子却和记忆中的铁人完全不一样。

他的脑袋和身子相比，有些大得不成比例，至少是普通人的两倍，和印象中的铁人完全不同。

旦素一不禁一怔，随即回过神来，“钼大维元帅，你好。巡逻者从不解除武装，铁星人应当了解这一点。”

钼大维点了点头，硕大的脑袋似乎就要掉下来。

“你们是巡逻者，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要找到白沙星惨案的责任人，不能放过任何可能。”

“你怀疑是我的舰队毁灭了白沙星？”

“我并不怀疑巡逻者，但是不能排除有些混蛋混杂在你的舰队中。我们可以对你的飞船进行甄别，铁星人能够辨认火力痕迹是否和你们的武器相匹配。”钼大维的语调高高在上，仿佛那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旦素一强忍着愤怒，“如果有人混杂在舰队里，我当然会知道。我的舰队进入这个星系之前，它已经被完全摧毁了。这儿哪怕一丁点儿破坏，都和我的舰队没有关系。”

“让我的人来甄别。”

“我已经告诉你所有的事实。巡逻者并不向铁星负责，你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甄别一支巡逻者舰队。”

钼大维保持着沉稳的语调，“我有两个理由：第一，白沙星是铁星保护下的自治领，在白沙星域内，如果白沙星人缺位，铁星可以代为行使主权。第二，你们的幽光飞船上所有的零点能引擎都是属于铁星的财产，虽然这是援助物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收回。”

钼大维在发出威胁。零点能引擎技术属于铁星，星域中没有任何人明白它到底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也许铁人能让它们失灵，甚至爆炸。

旦素一摇摇头，“我拒绝接受你的理由。援引银河公约第十五条：巡逻者舰队拥有和平通过任何人类星域的权利。”

钼大维也摇摇头，“但是别忘了，这里没有和平。”

谈话僵持起来。

钼大维虚拟影像的背后，幽灵舰队巨大的光团缓缓盘旋。突然间，仿佛万千个线头同时散开，密密麻麻的光束铺满了整个天宇，密集的蓝色轨迹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天网。

旦素一，约翰逊的贝壳船舰队即将抵达。

沙达克的通告悄然传入旦素一耳中。

怎么什么事都凑在一块儿发生？铁人也一定侦查到有飞船将要弹出，他们在进行战备，以防万一。

“钼元帅，如果你坚持用武力威胁，这会是一个失败的交涉。”旦

素一决定暂时中止交谈，按照预定的计划，约翰逊的贝壳船会出现在“青云号”舰队的后方。贝壳船舰队的到来会极大地增强己方的实力，或许可以让铁人更慎重一些。

钼大维原本很薄的嘴唇几乎抿成了一条线，他直直地盯着旦素一，沉默了片刻。

“是你的援军到了吗？”他开口问。

“那是我的一支分舰队。”旦素一如此回答。

“分舰队……”钼大维的眼睛微微睁大，没有瞳仁的眼珠显得深不可测，“这真让人感到遗憾。我们的证据表明，到来的飞船产生的亚空间波动特征和之前带给白沙星毁灭的舰队高度类似，我们认为它们实际上就是同一支舰队。”

“这不可能，它们属于我的舰队，它们从来没有到过白沙星。”

“铁星人只相信技术鉴定。”

“你想怎么办？攻击我们？”

“必须维持最低水准的报复，否则，铁星的尊严和人类的正义都无从谈起。”

旦素一感到强烈的不安，钼大维已经宣告了冲突不可避免，她深吸一口气，“最低水准的报复，是什么意思？”

“所有弹出的飞船都会被毁灭。我们只会留下一个活口，用来询问所需的情报。因为你的巡逻者身份，你的飞船不会受到攻击，但是如果你执意干扰我们的行动，那么你会被强制解除武装并交给铁星长老会接受审判。”钼大维顿了顿，“所有的幽光飞船都会被收回。任何人都不得擅自代表铁星的意志。”

“你自认为可以做到吗？”旦素一强硬地反问。她从未想到在银河之心的边缘，巡逻者的回归之地，居然会遭遇这样赤裸裸的威胁。“青云号”是雷电家族中历史最久的母舰，是巡逻者的骄傲，她绝不会允许任何侮辱性的行为加诸“青云号”之上。保护盟友，那是巡逻者不可推

卸的责任，而拥有武装，那更是巡逻者天经地义的权利。

“青云号”做出了战斗调整，五个颗粒集群同时移动，分散成更多的小群，形成一片白光闪烁的巨大圆盘，迎向幽灵飞船的蓝色巨网。要破坏幽灵飞船的协同性，在飞船之间构筑一道能量屏障就可以有效干扰。能量屏障不用太高，流体颗粒之间的电流传递就是一种有效的屏障。

然而，这样的做法不过是让幽灵飞船灵活性降低，不知是否能够真正奏效。约翰逊的飞船仍旧会受到猛烈攻击。如果要避免约翰逊的舰队被攻击，唯一的选择是现在就开始战斗。眼前是数量超过两万的幽灵飞船，战斗力也许比幽光飞船更强，真的打起来，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被铁人无情地消灭掉。

然而为了巡逻者的荣誉，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旦素一紧紧地盯着钼大维的眼睛，毫不逃避。在钼大维半透明的投影后，巨大的屏幕上，白色和蓝色两张巨网越来越贴近，白光的流体颗粒和蓝光的幽灵飞船很快就会迎头碰撞。这会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战争，铁人如此傲慢，而巡逻者如此骄傲。她不知道一场这样的战斗之后该怎么办，也许她会和“青云号”一道殒命，也许铁人的幽灵舰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大，她能全身而退然后和铁星联盟达成和解。

最多还有八分钟，流体颗粒和幽灵飞船就会彼此交错在一起，究竟是一场真正的战斗，还是只是一场虚惊，就看铁人是否真的会对约翰逊发动攻击。

她保持着挺拔的姿势，目光凝聚起来，直直地和钼大维僵持着。钼大维也保持着沉默。

双方早已经超过了接战的距离，却奇妙地保持着一致，没有开火。

对方并不想承担首先开火的责任，然而一旦约翰逊的舰队弹出，他就会有足够的开火理由，然后一切将不可收拾。

旦素一努力压抑着内心的焦虑。她只希望钼大维能改变主意，不要

开火。

然而一旦牵涉到原则，就无法转圜。她保持着目光的压力。

旦素一，探测器从第二行星传回消息，我们找到了两个逃生舱。有幸存者！

沙达克传来了消息。沙达克的通告透过定向传声进入旦素一的耳中，钼大维并不能听见。

旦素一心中猛然一动。这是一个很好的停战理由，至少能维持暂时的和平，让约翰逊的贝壳船安全弹出。

“我有一个提议，”旦素一保持着平静的神态，冷冷地说，“我们发现了第二行星废墟内的幸存者，在战斗开始之前，你可以向他们询问情况。”

钼大维的眼睛动了动，不置可否。

“我坚决否认你的指控，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花一点儿时间询问幸存者，难道不是更好吗？”

“铁人自有原则。”钼大维的话仿佛从嘴唇间挤出来。

“巡逻者从不放弃盟友。”旦素一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

第一艘贝壳船弹了出来，落在流体颗粒和幽灵飞船的重重包围中。

双方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战斗的爆发只需要一颗火星。

钼大维的影像消失了。

幽灵飞船骤然间向着贝壳船聚集，蓝色的光亮将船体团团包围。爆炸的火光不断在船体上亮起。

旦素一闭上双眼。

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刻，除了战斗，没有别的选择。

流体颗粒冲进了幽灵飞船的攻击圈中，试图保护贝壳船，幽灵飞船速度飞快，就像一团电子云。流体颗粒放出电光，交织成片。颗粒群并不直接攻击幽灵飞船，而只是拉起了一道道电网阻碍对方的运动。这是一种有效的战术，快速的幽灵飞船依靠零点能运动，高强度的电网会在

零点能引擎割开空间的瞬间渗入到空间膜，在飞船没有获得能量之前，空间膜就会弥合，飞船就会失去动力。

围攻贝壳船的蓝色光亮暗淡下来。

更多的幽灵飞船拥上来，这一次，他们直接向着颗粒开火。被击毁的流体颗粒无法放射电光，原本失去动力的幽灵飞船又恢复了生机。

这几乎是一场必输的战斗。流体颗粒只能再支持一小会儿而已，贝壳船已经伤痕累累，只是因为本身的坚韧而没有最后报废。在下一艘贝壳船弹出之前，她必须找到更有效的战斗方案，然而她却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个信号闯入通信，是赤釉四十五号。

“旦素一阁下，暗影舰队是否该加入战斗？”四十五号问。

“我担心铁人能直接控制幽光飞船，”旦素一回答，“而且即便一切正常，你们的数量不如他们多，流体颗粒的电网同样会让你的飞船失去动力。再等两分钟，如果贝壳船能及时打开护盾就最好。”

“再等下去，只是白白消耗流体颗粒而已，贝壳船也快被击毁了。让我们和他们战斗，硬碰硬，总比等死好！”四十五号严肃地说。

到了这个时刻，只有从各种坏选择挑出不那么坏的一个。铁人发动了攻势，他们并没有对“青云号”动手，仅仅因为“青云号”是一艘巡逻者飞船而已。一旦“青云号”加入战团，那鬼魅般的幽灵飞船转眼就会在周围出现，用他们不可思议的速度绕着飞船，快速蚕食。幽光舰队也许能提供一些保护。

“我撤回流体颗粒。你们在护盾外围掩护，流体颗粒在内层护卫。‘青云号’为作战主平台。”旦素一下定了决心。贝壳船立即会依次弹出，“青云号”必须全力投入战斗。

拼尽全力，才是巡逻者的作为。

四十五号敬了一个军礼，消失了。

“沙达克，战斗全授权。”旦素一将战斗指挥权全部赋予沙达克。

颗粒开始向着“青云号”集中，“青云号”护盾亮起，缓缓向外推进，形成一个浅浅的蓝色光球。颗粒仿佛群鸟归巢般汇入这光球中。

护盾是一层能量屏障，能阻碍零点能引擎划破时空膜。穿过护盾的瞬间，零点能引擎会暂时失灵。对幽光飞船来说，这就是致命的时刻，幽灵飞船也应当如此。

幽光飞船在“青云号”后方如流星般散开，拱卫在护盾外围。

主炮满充，炮管上，蓝色的能量环闪亮。

护盾内，流体颗粒聚集成群，遮挡住“青云号”的要害部位。

四十五号传来话语：“‘青云号’真漂亮，就像蓝宝石，而颗粒好似细钻环绕着美丽的蓝宝石。这是银河间最美的飞船。”

赤釉的克隆体不喜欢夸赞任何人，他们是骄傲的一群，骄傲得近于冷漠。或许四十五号也有预感，这可能是最后的战斗。

旦素一微微一笑。

“祝你好运，四十五号！”

沙达克在等待最好的时机。第一艘贝壳船承受不住打击，已经失去了保护的价值。虽然仍旧有幽灵飞船绕着它不断攻击，然而幽灵飞船的主力已然撤退到远方，拉开了距离。他们在远方拉开架势，稀疏排列，形成一个硕大的暗淡光球，直径达到六万公里。趁着这个机会，沙达克终于看清了对方的实力，大约四万艘的幽灵飞船，是暗影舰队的十倍以上。

理论上，“青云号”没有任何胜算机会。

贝壳船再次弹出亚空间，这一次是三艘。

幽灵飞船涌动，瞬间将贝壳船团团围住。

“青云号”爆发出强烈的闪光，巨大的能量束流突破护盾，向着铁星舰队而去。排列整齐却又变化不定的幽灵飞船猛然间四散，就像爆炸的流星火焰。一些飞船躲避不及，被击中了，然而它们并不爆炸，只是在火焰中映出灰色的模样。幽灵飞船被击中后并不爆炸，旦素一熟悉这

样的情形，没有装备其他任何能量装置的幽光飞船也是如此。如果使用零点能引擎作为唯一的能量来源，飞船是不会爆炸的，只是在超高温的火焰中化为灰烬。

战场上瞬息万变，幽灵飞船已然拥到了“青云号”外围，它们并不冒险突破护盾，而是直接开始攻击，数以千计的能量束流击中了浅蓝色的护盾，让它一瞬间变得炽白。几乎与此同时，刺耳的警报声在舰桥上回响，护盾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即将崩溃。

旦素一感到几分意外，虽然她估计护盾在攻击下必然不能支撑太过长久，却没有料到会一触即溃。这些幽灵飞船的攻击能量比幽光飞船要大得多。

暗影舰队做出了反应，迎着对手冲了上去。这大大减轻了护盾的压力，护盾的颜色从炽白变成了青白。然而暗影舰队的处境却并不乐观，幽光飞船和幽灵飞船的轨迹彼此交错纠缠，化作一团乱麻般的光影，不到几分钟，轨迹颜色稍深的一方便消失得干干净净。轨迹颜色较深的是幽光飞船。这么短的时间，幽光飞船不可能都被消灭掉，唯一的可能是，铁人用了特别的手段将所有的幽光飞船瘫痪了。

“旦素一船长，我们掉入了陷阱，引擎失灵。”赤釉四十五传回信号。

果然如此。

幽灵飞船的攻击重新集中在护盾上。不容一丝喘息，新一轮攻击落下。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响起来。

沙达克果断地收缩护盾，大约两千个颗粒透出护盾外，排列成锥形，仿佛一柄出鞘的利剑，向着幽灵飞船的队伍刺去。

这个战术动作让幽灵飞船的队伍产生了一些混乱，动荡之间，标志幽光飞船的深蓝色轨迹重新亮了起来。赤釉的舰队重新焕发了活力！

旦素一压抑着内心的喜悦，向四十五号发出指令：“撤回来，和流体颗粒混编！”

然而四十五号并没有回应，深蓝色的轨迹融入幽灵飞船的轨迹当中，很快又消失不见。

零点能引擎是属于铁人的技术，暗影舰队终究无法和铁人对抗。

贝壳船再次弹出亚空间，这一次，还是三艘飞船，其中包括约翰逊的旗舰“黑钻石号”。幽灵飞船悄无声息地拥了上去，爆炸的火光随即在三艘飞船周围燃起。

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连送出一个警告信号都来不及。

约翰逊跨过几千光年来帮助自己，成功地将皮克斯的超级舰队引向错误的方向，为银河的人类争取时间。难道他真的要死在铁人手中？刚健有力的铁星人，竟然如此蛮横？

焦虑、苦涩、愤怒……旦素一只感到心头一阵阵发闷。眼睁睁看着盟友面临灭顶之灾却束手无策，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情形更窝囊的？

她实在无法忍受。

“沙达克，二级权限授予，我来接手指挥。”她戴上了接入头盔。在战术上，沙达克可以做得更好，然而只有她才能做出一些决定。破釜沉舟，不怕牺牲，这是人类才能做的事。

引擎发出红热的光，“青云号”向着“黑钻石号”加速靠近。飞船主炮中止了充能，保证自动炮台的能量供给。“青云号”前部所有的炮台都被调动起来，数以千计的自动炮台指向“黑钻石号”，全力开火。自动炮台对贝壳船只能造成轻微伤害，然而却能有效地打击幽灵飞船，哪怕它跑得再快，也躲不过全面覆盖的火力。

幽灵飞船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势打乱了阵脚，十多条蓝色的光迹在“青云号”的火力覆盖下中断，剩余的幽灵飞船纷纷远离，向着远方的集团汇聚。

颗粒群放弃了对“青云号”的屏蔽，从护盾中脱离，向着“黑钻石号”靠拢。

“哈，旦素一阁下！”信息终于能够从“黑钻石号”上传来，约翰

逊的影像出现在旦素一的视野中。虽然身处险境，他的脸上却没有一丝慌乱，仍旧是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拯救我的，你是最伟大的巡逻者。攻击我们的到底是谁？暗影舰队叛变了吗？他们的火力增强了许多啊！”

“不是暗影舰队，是铁人！铁星人的舰队。他们认定是贝壳船毁灭了白沙星，他们要惩处凶手。他们把你的飞船当作了凶手！”

“哦？”约翰逊露出惊讶的神色，“贝壳船？这不可能，皮克斯被我们远远甩在后边呢。”

“现在首要是事情是活命。立即向‘青云号’靠拢，释放所有的流星攻击机，让它们迟滞铁人的幽灵飞船。”

“幽灵飞船？这名字听上去不太好。”

“不要贫嘴了，性命攸关！”

约翰逊的神色严肃起来，“‘黑钻石号’已经不能释放流星攻击机了，刚才的攻击太凶猛，几乎所有的外围设施都被打爆了，引擎严重损坏。沙达克告诉我，至少需要六个小时才能恢复飞船的基本性能。也就是六个小时以后，‘黑钻石号’才能开始移动。”

“‘青云号’会保护你们。”旦素一坚定地回应。

“不，如果铁人的兴趣是我的贝壳船，那就抓紧时间调整阵地，”约翰逊的神色越发凝重，“我会尽量坚持，把你的力量用在后边的飞船上，还有三艘母舰即将弹出，你可以保护它们。”

沙达克传来了信号，那是“黑钻石号”上的沙达克传来的情报，剩余的三艘贝壳船将在距离两个光秒外弹出，而紧跟着贝壳船的，是二十四艘重巡舰。放弃“黑钻石号”，即刻调整战术，在飞船弹出之前，“青云号”有机会形成保护阵地，而新弹出的飞船就可以加入战斗。

也许那还有一线生机。

然而这意味着直接抛弃约翰逊和他的旗舰。

旦素一不禁犹豫起来。

“你在等什么？”约翰逊用一种嬉笑般的神色看着旦素一，“这可不像是个巡逻者船长的样子。”

旦素一一个寒噤，随即平静下来。

“是的，你的方案是最优方案。”她镇定地说。“青云号”掉转方向，从“黑钻石号”一旁掠过，向着两个光秒之外的预定位置而去。

“这就对了，一次交错而过，完美无缺。”约翰逊面带微笑，他的眼神变得很温柔，“多谢你，旦素一，很高兴看见你能为了我有一丝犹豫。如果——”

影像突然消失。

“约翰逊！”

旦素一反复呼叫。然而她即刻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黑钻石号”和另两艘贝壳船已然消失得干干净净。“青云号”所掠过的空间漆黑一片，只有三道暗淡的蓝色轨迹滑过，向着远方的幽灵舰队而去。

沙达克！

她呼叫着沙达克，迫切地想知道刚才还在眼前的飞船发生了什么。

“我无法确认这是怎么回事。”沙达克响应了召唤，“只能猜测他们使用了奇点炸弹一类的武器，‘黑钻石号’直接被奇点吞噬。如果能够有亚空间能量波动分析，可以进行确认。”

奇点炸弹！旦素一感到一阵心悸。奇点炸弹是终极武器，它触发一个奇点，吞噬一切，几乎没有任何物理方法可以抵抗，因为那本身就是物理的极限。

铁人居然使用了这样的终极武器来对付贝壳船。

旦素一感到心头冰凉。钼大维一定是疯了！如果这样，那么接下来的战斗也毫无悬念。快速机动的幽灵飞船要释放奇点炸弹，“青云号”根本无法阻拦。

她默然不语，指挥“青云号”和流体颗粒进入位置。护盾全开，尽

量扩大防御的范围。

三艘贝壳船弹出。

二十四艘重巡舰弹出。

“青云号”排列居中，贝壳船作为前线堡垒，重巡舰分布在两翼。两百个流星纵队，数以万计的流体颗粒散布在母舰四周。

舰队做好了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

然而琢磨不定的幽灵飞船却迟迟没有行动。它就像一团谜一般的光球，在距离一个光秒的位置上闪烁。

他们在等什么？

旦素一感到困惑。

终于铁人有了行动，不是毁灭性的打击，而是一则信息：

旦素一阁下，长老会要求您前往铁星等候最终的裁决。

这似乎是一个好消息，至少不像片刻之前那般杀气腾腾。

“我该如何相信一个实施了屠杀的铁人？”旦素一回复。

“你可以相信我。”对方送来了影像。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铁人，然而他的肩头上刻着同宙星双手相握的标记。这唤醒了旦素一模糊的记忆，是的，这是从前加入联合舰队共同作战的三个铁人之一。

“我叫吉纳，曾经和李约素将军一道作战。您是否还认得我？”

旦素一点头。

“很抱歉我没有能及时赶到制止这场战斗。对钼大维元帅的鲁莽行事，长老会会进行听证。”

旦素一依旧默默点头。一场迫在眉睫的毁灭烟消云散，她只感到浑身仿佛虚脱一般。

她想起约翰逊没有说完的半句话，如果什么？他想和自己说些什么？

一股愤意涌上心头。这个该死的钼大维，不分青红皂白杀死了盟

友，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约翰逊！

旦素一只觉得胸口憋闷，说不出的难受。

24. 螳螂捕蝉 邓迪斯

敌人已经到了。

那么决战的时刻也到了。

散布在星系各处的流体颗粒开始向着邓迪斯集中，早已待命的颗粒开始构筑星门。

敌人在K59区域出现，它们轻易地消灭了哨兵舰队。这恰好证明，跨越四千光年，丢弃上亿的颗粒全力赶来，是值得的。暗黑深渊的主力选择了一次大胆的突袭，然而长达一千多年的空白期让它们陷入被动，星尘舰队提前赶到，牢牢地控制了主动权。

这种异想天开的图谋注定要失败。

尽管只有五分之一的星尘舰队，也足以对付远道而来的突袭者。

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前还有一段时间，邓迪斯闭上双眼，稍事休息。他摒弃一切思虑，沉浸在空明境界中，很快昏昏欲睡。

“邓迪斯，舰队会在十五个小时后完成集结，星门届时将准备完毕。”沙达克报告。

在休息的时刻，沙达克是不会来打搅的，只能是出现了异常情况。

邓迪斯仍旧意识模糊，勉强应了一声：“很好。”他凝聚精神，让自己加速清醒。

“有一些新情况，我认为必须向你报告。”

“说吧。”

“K59区有异常亚空间波动。根据分析，认为是某种空间武器引起了时空膜震荡。我们的哨兵舰队，可能毁于一次奇点攻击，或者是多次奇点攻击。”

邓迪斯霍然抬头，睁开眼睛。奇点攻击，这是宇宙间的终极武器，

如果敌人真的使用了这样的武器，情况将比料想的糟糕得多。

“真的是奇点武器？”

“从亚空间的异常波动分析，有极大的可能性。我们距离K59区域三十三光年，一般的波动根本无法被探测到。”

邓迪斯陷入沉默。星尘舰队并不害怕奇点武器，虽然这类武器威力巨大，影响的范围却有限，只要不过度密集，完全由细小颗粒组成的星尘舰队恰好是这类武器的天然克星，毕竟，用奇点武器来消灭几百个颗粒，实在是过于奢侈了。

“变更为稀疏队形进行跳跃。”沉默半晌之后，邓迪斯下令。

“这样我们需要另行建造三个星门，才能抵消颗粒群抵达的时间差。”

“就这样做吧。”

“遵命。另外还有一个情况。”

“哦？”邓迪斯稍感意外，沙达克从来不会同时说两件事，除非是在战场上，“什么？”

“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也侦测到了类似的异常波动。波动源头不详，但来自铁星方向。”

“铁星？他们是在进行武器实验吗？”

“情况不明。但如果不是遭遇紧急危机，铁人不会使用奇点武器，这是他们承诺的一般原则。铁人大规模使用零点能引擎，如果是某种异常引起了零点能引擎爆炸，也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

“任何承诺都是有限度的，”邓迪斯回应，“也许他们遭遇了什么特别的危机。铁星人很强大，而且他们和银河人联系紧密，如果真有异常，银河人也会协助他们。但是为防万一，可以派出哨兵去侦察。”

“一旦我们前往K59，铁星方向上的动静就只能听之任之了。”

邓迪斯略为沉吟，“让铁人去处理他们的事。我们要先解决主要敌人。”

“万一那也是暗黑深渊的舰队呢？”沙达克问。

“你已经计算过可能性了？我们消灭了英仙座旋臂上所有的敌人，从猎户座旋臂绕到铁星的方向，它们要绕道两千光年，沿途有许多星域，而我们没有收到任何警告。如果在铁星出现一支暗黑深渊的舰队，有多大的可能性？”邓迪斯反问。

“我不知道，可能性高低是可以科学推断的事，然而对于这件事，我手头没有任何数据。现在仅有的只是两个类似的迹象，几乎在同时，在两个方向上传来奇点武器的使用迹象。我已经有上千万年没有见过人类使用奇点武器，至少在银河之心附近三百光年内没有发生过。”

是的，在星尘长老那儿接受训练的时候，星尘长老也曾提到过这样的情况。自从人类证明了奇点武器的可行性，并进行了几次试验后，这种武器被普遍认为过于残忍，它能吞没一艘母舰，甚至一个星球，不留下一丝痕迹。在人类的银河世界里，这是唯一一种严禁扩散的武器，奇点武器的秘密一直控制在铁人手中，从未扩散过。

如果是铁人使用了奇点武器，他们遇到的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真的是暗黑深渊，那么情况就更糟糕。

邓迪斯斟酌了一小会儿，还是难以下定决心。

“震荡是从铁星传来吗？”

“不，距离铁星大约三十五至三十九光年，属于铁人传统控制区。在铁星控制区，除了铁人，其他人类都没有武装，完全依赖铁人的保护。”

“那么只是在外围，还不算糟糕。不管是铁人还是暗黑深渊使用了奇点武器，都让铁人来收拾局面，我们仍旧前往K59。”

“遵命，如果这是你的最终决定。”

“派一支加强的哨兵舰队去铁星，如果真的有事，还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

“该给哨兵舰队设置什么反应模式？”

“不必，你给哨兵舰队一个分身，等回归之后，融合你的分身。”

“哦？”沙达克有些惊讶，“你想让沙达克独立带领舰队？这不合规范。”

“没什么，我已经把绝大部分星尘舰队都留给你的分身了，现在再让沙达克带领哨兵舰队也没什么关系。不用担心，沙达克，这是在我的授权下的行为，你和你的分身都在我的指令下行事，只不过，执行指令的周期会长些。”

“遵命，邓迪斯。虽然这让我感到不安，但是你的指令有益银河之心的安全，我会分身去指挥哨兵舰队。这同样会被记录在案，送给星尘长老进行裁断。”

“谢谢你，沙达克，你是人类的好伙伴。”

沙达克退了下去。

邓迪斯已然没有一丝睡意。他站起身来，挺直身子，张开双臂，发出一个意念。

颗粒内壁开始变形，一块块液态的金属从内壁上脱离，围绕着邓迪斯快速旋转，缓缓下落，最后完美地贴合在邓迪斯的身体上。

细微的铆合声仿佛一首行军曲，当它最后停下，邓迪斯已经全副武装。这次合成的是轻型盔甲，没有任何重武器，轻巧而灵活。

颗粒犹如绽开的花朵般打开，将一切都暴露在太空中。银光闪闪的颗粒群犹如巨大的鲸鱼在头顶游弋。

邓迪斯纵身起飞，在属于他的亿万颗粒之海中疾驰。他并没有任何特定的目标，只是借此放松一下。最后的决战时刻终于到来，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场战斗。

七十三年了！按照飞船时间计算，他已经独自统领这支银河间最强大的舰队七十三年。这是一种荣誉，也是巨大的负累。该是时候了！他对自己说。他渴望回到星域中去，那儿才是属于他的生活，长老答应他，一旦任务完成，他就可以自由选择，可以留在星尘舰队，成为一名

长老；或者组建自己的鑫船和环形世界，建立一个新的家族；甚至拥有自己的星球，只要不介意偏僻或者条件恶劣的角落。然而他只想回到星域中去，一个到处都是喧闹、充满纷争和欢笑的世界，那就足够了。他能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不知不觉中，他已经飞出一万多公里，脱离了颗粒最密集的舰队核心部分。

“邓迪斯，为了安全考虑，你最好回到颗粒船里。”沙达克传来了信号，“舰队正在进行弹跳准备，为了你的安全，对舰队部署进行调整会影响到弹跳计划。”

“我了解。再向前飞一段我就回去。”邓迪斯回答。脱离了核心部分，外围仍旧是绝对安全的，颗粒群变得稀疏，然而仍然维持着足够的密度。

两个颗粒群正向着星门移动，它们就像两条巨大的银光闪闪的鱼。邓迪斯从两个颗粒群中穿过。

这里恰好是一片星际尘埃云，大大小小的石头静悄悄地飘浮着。邓迪斯降落在在一块较大的石头上。

“邓迪斯，我必须派遣一组颗粒跟着你，你进入了尘埃群，信号变得很微弱，会有意外的危险。”沙达克再次向他通告，这一次沙达克直接采取了行动。

沙达克总是善意的，他只是为了保证安全。也许在沙达克的逻辑中，星尘舰队指挥官的安全是最高的优先级。

“不用了，沙达克，我就在这里，一会儿就回去。”

“我不得不派出护卫。”沙达克回答。

不远处的两个颗粒群各自分离出一队小小的流体颗粒，正向着自己飞来。

想要在这件事上和沙达克争论是徒劳的，然而在流体颗粒抵达之前，至少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独处。

邓迪斯在巨大的石块上默默地站着，望着远方云一般弥漫的舰队。从远方观看星云舰队，它就像飘忽的云朵，不过镀上了一层银色，在恒星光辉的照耀下异常闪亮。这巨大的、活的舰队，即便没有人类，它也能独自生存。七十三年时光，很枯燥也很美好，如果将来回想起来，这大概会是自己最接近永恒的日子。

邓迪斯感受着亿万颗粒中涌动的信息，思绪万千。

忽然间，一丝微弱的闪光在探测器上一闪而过。

那是什么？

他机警地抬头，将主探测器对准那个方向，然而除了沉默冰冷的石块，什么都没有。

然而，这不可能是错觉。

邓迪斯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尘埃群。

任何一丝动静都休想逃得过去！

护卫颗粒已经就位。十六个颗粒一组，两组颗粒将邓迪斯团团拱卫起来。更多的颗粒散布在尘埃群外，彼此相隔遥远，然而却能保证在每时每刻，信号可以在这片尘埃云中畅通无阻。

看起来沙达克并不认为这儿会有什么危险，只是要确保自己不会失去联系。

邓迪斯仍旧盯着那片尘埃云。那儿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这几乎是一种直觉，让他深信不疑。从成为海盗的时候开始，他的直觉就很少出错。

“邓迪斯，你是否可以考虑回到颗粒船里？”沙达克再次呼叫。

“沙达克，我要搜索这片尘埃云，每一个角落都要搜索。”邓迪斯回答。

“为什么？那儿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我看到了异常迹象，那儿有一道光。”

“什么？”

“它现在并不在那儿，刚才有一道光，很微弱，但是我看见它了。对尘埃云进行搜索不会有什么影响，赶快进行吧！”

“遵命，邓迪斯，如果你坚持要这么做。现在你可以回到颗粒船了吗？”

“不，我要在这里看着最后的结果。”

邓迪斯并不等待沙达克的回应，他直接切入了护卫颗粒的连接，指挥颗粒散开。

“邓迪斯，我会增派护卫颗粒。”沙达克继续说。又有两队颗粒从集群中分离出来，向着邓迪斯而来。

“就照你的意愿做。”邓迪斯漫不经心地回应，他的注意力都在搜索的颗粒上。

大大小小的尘埃有些是酥松的岩石，更多的是冰球，较大一些的冰球上，时而有水汽喷射。这尘埃群非常古老，银心地区恒星密集，这样的遗留物质并不常见，邓迪斯只在破碎环中见过。破碎环是一条环绕银心的巨型环带，断断续续，被密集的恒星引力切割得支离破碎，然而整体仍旧呈现为巨大的环带，绕着银心旋转。它的直径达到六百光年，恰好把银心包裹在内。因为这个环带的存在，从银河的许多位置远望银心，并没有那么耀眼，甚至远不如银盘区夺目。也许这些尘埃云，和破碎环有着同样的起源。

流体颗粒挨个巡视，触目所及，都是一片荒凉，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那不可能是个幻觉。

“沙达克，把所有的颗粒都撤离回去，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邓迪斯向沙达克下令。

“这样会影响你的安全等级，你需要护卫颗粒。”

“这里什么都没有，你已经仔细勘察过了。我不会有危险，我只是想知道，刚才躲在这尘埃云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会隐藏起来，你把

所有的颗粒都撤回去，如果真有什么东西，它的目的肯定不是躲在这里什么也不干。它会出现的。”

“至少留下六个护卫颗粒，它们可以在两百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监视。”

“不，就让我留在这里，所有颗粒都撤离。我的盔甲防护良好，能量等级三以下的攻击是伤不到我的，这儿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释放能量等级三的火力。”能量等级三是一门重型激光炮的攻击能量，沙达克完全可以确认这片区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沙达克沉默了片刻，“可以遵照你的要求，但是我们要开始进行弹跳计划。如果你留在那儿，计划该如何调整？”

“一切计划不变，只是我会留到最后一刻再离开。如果在我离开之前还没有动静，那么我就放弃了。”

“遵命，邓迪斯，如你所愿。我会在颗粒船上等你。”

所有的颗粒都在飞速远离，就像一次真正的撤离。

邓迪斯熄灭了主动力，伏身贴在石块上，他将被动探测器对准闪光曾经出现的方向，然后停下来一动不动，几乎和石头完全融为一体。

这是一场耐心的竞赛。

如果有什么东西潜伏在这里，它唯一有价值的目标就是星尘舰队。当星门启动，舰队开始弹跳，如果那东西还不现身，只能意味着它对舰队没有任何兴趣，也就没有威胁。

邓迪斯静静地等待着。

远方的颗粒群正按照稀疏阵型展开，银色云团的体积不断膨胀。沙达克正建造另两个星门，在云团中形成两个小小的亮点。主星门就在云团的中央位置，被层层叠叠的颗粒群挡住，无法看见。

忽然间，云团散发出一阵光，那是第一批颗粒进入了星门所造成的能量释放。

如果真有什么东西在窥探星尘舰队，那么这就是它现身的时候了。

邓迪斯聚精会神，紧紧地盯着探测器，生怕错过任何可疑的信号。颗粒群弹跳的辉光并不强烈，然而仍旧足够照亮尘埃云的阴暗角落。

看不见的亚空间里，涟漪不断。

一块体积较大的石块上，突然微微一动。这细微的动静没有逃过邓迪斯的眼睛。他压抑着内心的冲动，继续等待，探测器死死地盯住那动静出现的位置。

一个模糊的东西从石头中钻了出来，在强光的照射下，一片银白，仿佛一条金属蛇。它抬起头，正对着星尘舰队的方向，似乎在远远地凝视。

它在探测星尘舰队的动静，这是一架小小的间谍机器。

真的有人在窥探星尘舰队！

虽然已经有了预感，邓迪斯仍旧感到一丝惊讶。居然有人敢打星尘舰队的主意！然而让他更感到惊诧的是，间谍机器悄无声息地潜伏在这里，星尘舰队居然毫无觉察。如果不是自己偶然发现了尘埃云并进入其中，这秘密永远不会被发现。他决心抓住那机器，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邓迪斯猛然起身，在一瞬间将盔甲的动力拉到最大，就像一颗子弹般弹出，向蛇形机器扑去。

微小的机器对任何动静都异常敏感，邓迪斯刚一动身，它便缩回到石头中，消失了踪影。然而邓迪斯早已认准方位，死死盯住。十几秒钟后，他落在蛇形机器曾经现身的位置。

黑色的石头很坚实，然而邓迪斯落下的位置却是一片稀松的尘土。他见到一个黑色的小孔，不过人类的拇指粗细。如果不是早已知道有东西在这里，任何侦察手段都不会发现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迹象。

该怎么才能把这该死的机器挖出来？邓迪斯不禁有些犯难。他找到沙达克。

“沙达克，我发现它了。”

“那是什么？”

“还不知道，某种机器，躲藏在石头里。它很小，好像一条小蛇。我在想怎么才能把它从石头里弄出来。”

“我派颗粒来。”

“很好，我需要颗粒，而且要一个密封舱，圆柱形，长四十米，圆筒直径十九米。”邓迪斯飞快打量着落脚石块的大小。要把那小家伙挖出来，需要耐心。而且谁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会有某种方法跑掉，用密封舱将它全部封闭，慢慢挖掘，可以确保不会失手。

“好的，我需要三十分钟进行准备。”

“尽快把颗粒派过来，我要确保这东西不会从我的眼皮底下跑掉。”

“遵命。它很重要吗？额外的动作会让我们的行动迟滞十五分钟。我们无须为这样的东西消耗时间。”

“非常重要。”邓迪斯回答，他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回答。

沙达克没有再反对。

邓迪斯打开全部的探测器，飞快地绕着石头飞行，确保每一个角落都在他的监控之下。

颗粒很快到位，三个颗粒接替了邓迪斯，全方位无死角地监测着石头，确保不会有任何直径大于一毫米的东西脱离监控的范围。

三十分钟后，三个颗粒推动着圆筒密封舱抵达。圆筒一点点地将石头吞进腹中，最后将它完全包裹起来。无论那是一个什么东西，至少它再也不能逃走了。

邓迪斯带着他的战利品回到颗粒船。

两个小时后，沙达克送来了报告。

“找到了，的确是一架探测机。”

“它从哪里来？”邓迪斯迫不及待地追问。直觉告诉他，这背后必

然有重大的关联。

“我不知道。”沙达克回答，“我一点一点地切开那块石头，最后找到它，但是它已经自毁，只剩下一具残骸，主逻辑块完全毁了。”

“什么？！”邓迪斯不自觉地提高了声调，随即又平静下来，“残骸上有什么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吗？”

“根据残骸分析，这架自动机器是一部亚空间波动分析仪，不算太复杂，大量星域都能达到类似的技术水准。”

“它在收集星尘舰队的情报？它会把情报送到哪里去？”邓迪斯皱了皱眉。某个隐藏在暗处的家伙正偷偷窥视着星尘舰队，虽然舰队实力超群，并不惧怕任何潜在的敌意，然而被人窥探终究不是一件好事。

“它未必是针对我们来的。”沙达克猜测，“也许某只星船将它放置在那儿，而我们恰好经过。”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我只是提供一种猜测，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

“那你的建议是……”

“暂时搁置这件事，我们有重要的任务，恕我冒犯，这时候投入一件如此渺茫的事并不是明智的做法。”

邓迪斯微微点头，“沙达克，我理解你的意思。”稍稍顿了顿，他接着说，“但是我不能就此搁置它。很久之前，在我还是一个海盗的时候，如果想要打劫什么飞船，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情报。只有彻底了解对方飞船的情报，行动才可能有把握。如果有人真的盯上了星尘舰队，它喜欢自寻死路——就像飞蛾扑火——我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但可怕的是，它躲藏在暗处，悄悄地跟踪我们。你说得没错，这可能是一起偶然事件，但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它就是冲着星尘舰队来的，那么那个躲藏暗处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一定也正在设法算计星尘舰队，不然跟踪就毫无意义。”

“一切都要由指挥官来做最后的判断。”沙达克平静地回答，“不

过，我认为你所说的也是一种猜测，我无从判断可能性。”

“没错，但是至少我们能采取一些行动确保没人能盯着我们。在舰队抵达的任何一个目的地，都要进行彻底搜查，你已经知道了这种探测器的尺寸，如果有任何可能的角落可以藏匿而无法搜查，那就毁掉它。”

“我可以执行这样的方案，只是会影响舰队行进的速度。”沙达克稍稍沉默后回答。

“不必担心。”

“那么在舰队全部弹跳之前，是否要先对这个星系进行处置？如果这样，我们的行程会被耽搁七十六个小时。根据这架探测器的残骸分析，估计我们需要探测星门周围八千万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位置，目前确认这样的可疑点有三十五处，其中包括发现这架探测器的尘埃云。”

“执行搜查。”邓迪斯简短地下令。

片刻之后，远方的星门光芒暗淡下来。沙达克推迟了弹跳计划，原本已经汇聚的颗粒群散开，向着各个目标而去。

沙达克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可能的庇护所，他让流体颗粒组成了巨型能量环，喷射出温度高达一万度的火焰。毁灭的火焰在天空中四处燃烧，八千万公里的半径内，一切可能的藏身之处都将在火焰中化为灰烬。

这显然不是最佳的方案，但可能是最快的方案。至少，没有东西能够留在这里，继续窥探星尘舰队。

邓迪斯注视着最大最亮的一团火焰。在天空中，它呈现青白的颜色，仿佛一条长长的飘带。

无论那蛇形的机器到底来自哪里，它肯定不属于暗黑深渊。

如果它真的针对星尘舰队而来，那么是从什么时候悄悄盯上了星尘舰队？

这机器是不能独自进行亚空间弹跳的！它应该早就埋伏在那尘埃云

里……然而，舰队并没有固定的行程……

邓迪斯心头一惊，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件重大的事。他马上呼叫沙达克。几乎就在同时，沙达克也找上了他。

“沙达克，我正要找你。分离的星云舰队，你的分身那边，必须尽快传递一个消息给他，让他执行同样的策略。在进行星门弹跳之前，清理一切可疑点。”

“遵命，邓迪斯，我会给他传递详细的指令。我还有一些新的情报给你。”沙达克的语气听上去很严肃。

“什么情报？”

“我找到了两个类似的机器，是在我们的舰队内部发现的。”

沙达克的话让邓迪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如果它混在舰队中，随时监视舰队的动向就不是一个难题。它的确是阴谋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预谋很久的阴谋！

“它怎么能混在舰队里？你找到活的标本了吗？你是怎么发现的？”邓迪斯抛出一连串的问题。这个线索太重要了，他恨不得马上弄个清楚明白。

“我抓到了两个。严格地说，它们不是活的机器，它们并没有被激活。它们就依附在颗粒表面，因为太小了，并不影响颗粒的正常功能，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这一次，发现它们也是出于偶然，我回收了两个颗粒，在分拆过程中，发现了这两个小东西。因为有了模式配备，监测系统将它们辨认了出来。从前发现类似东西，只是当作长期使用中造成的表面损伤——它们也的确很像是细微的疤痕。”

“沙达克，你知道我接下来会问什么……”

“是的，邓迪斯，我承认你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

“不是这个。我们必须搞清楚，它什么时候混到了舰队中。还有，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东西混在我们的颗粒里。”

“我明白，只是眼下还没有丝毫线索。一旦我有任何新的消息，会

及时向你报告。”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既然我们在颗粒表面发现了异样，我会对所有颗粒进行一次扫描。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会耗费六百五十五个小时左右。这项工程会在舰队执行任务时同步进行，对舰队的下一步行动不会造成影响。另外，我会对这两个个体进行解剖分析。我建议完成清理之后，我们即刻赶往K59区域，二十五天的弹跳期内，我会提供解剖报告。”

“好，就按照你说的办。分身舰队那边，不要忘记做同样的事。”

“不会疏漏的。”沙达克说完悄然遁去。

原本清晰明朗的情势，忽然间变得扑朔迷离。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图谋，着力点在哪里却无从得知。

邓迪斯感到一丝烦闷。他闭上眼睛，凝聚精神，让自己进入到空明的境界。

当他睁开眼睛，心情早已恢复平静，而头脑也格外清醒。

清理可疑点的任务已经接近尾声。天空中四处绽放的火焰只剩下两处。星门的光芒再次旺盛起来，颗粒群向着星门汇聚。

再过二十分钟，弹跳就要开始。

不管怎么说，首先要消灭暗黑深渊。为人类消除一切潜在的危险，这正是巡逻者的使命。

然而人类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对邓迪斯来说，这再明白不过了。相形之下，敌人反倒是单纯的，它们完全服从于中枢星。

人类总是在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分崩离析，甚至在敌人没有被消灭之前，就开始自相残杀。哪怕强大到如星尘舰队一般，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邓迪斯想起一句古老的成语。

谁是螳螂，谁是黄雀？在事情最后结束之前，这还是一个问題。

眼前的星空骤然间消失得干干净净，颗粒船已经透过星门进入亚空

间。邓迪斯感受着整个舰队的存在，它们都簇拥在他周围，形成厚实的保护墙。

一个个颗粒，就像一个个生灵，也是有生命的。

它们保护我，我也要保护它们。这就像一个信仰，深深地印刻在邓迪斯的脑子里。

25. 破碎尘埃 佳上

九百六十七年的空白期。

佳上并不在乎究竟经过了多久空白期，但是当沙达克坚持提出帮他算一算时，他还是把飞船的飞行数据给了沙达克。

自从脱离机器舰队，佳上就不停地向着银河之心飞行、潜行、飞行、潜行……只希望能追上暗黑深渊的舰队。李约素被暗黑深渊的舰队劫持，虽然机会渺茫，然而只要追上，总有一线机会救他出来。

抵达银河之心后，新的问题又浮上水面。银河之心是一个庞然巨物，外围空间的尺度高达上千光年，像无头苍蝇一般乱转并不是个办法。

除了消耗空白期，没有其他效果。

计算空白期，飞船在银盘区消耗了六十三年，加上在旋臂不断跳跃的九百零四年，一共是九百六十七年。飞船的正常时间流逝了三十五年。一共一千零二年。

一千零二年，一万零八百光年。一艘重型飞船能够有这样的速度已经很不错了。借助超级星门的帮助，暗黑深渊的舰队能够在亚空间中潜行更长的距离，跑得也快一些，然而它们是一支庞大的舰队，理论上来说，即便自己真的落在后边，也不会落后太久。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沙达克找上门来。

这是一个真理会沙达克，很友好。一个若隐若现的老人形象浮现在飞船前方，那是沙达克透过量子涨落形成的图景。沙达克用这种形式向他表达最高敬意。出于对等的尊重，佳上在沙达克的对面投射出一个虚拟的人像代表自己。

“银河在上，沙达克。能在这里见到你，是一种幸运。我迫切需要

一些指点，我要找到暗黑深渊的飞船。”

“是的，我能告诉你一些情报，它们来得比你早，正在继续向银河人的地盘前进。但情报总是需要一些报偿的。”

沙达克也会要求报偿……对真理会沙达克来说，也许只有一件事让他们会提出这样不寻常的要求。

“什么报偿？”佳上问，心中等着一个预期的答案。

“起源星球，你要告诉我所有关于起源星球的情报。”

果然还是起源星球。沙达克对起源星球的执着就像金刚石一样坚硬。

“我只知道埃博之子可能就是起源星球，我当然可以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只不过，我已经把所有信息告诉另一个沙达克了，目前并没有更多的其他情报可以告诉你。起源星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谜，我并不比你了解得更多。”佳上坦白地说。沙达克不是商人，直截了当才是最高效的方式。

“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

“你已经得到我的承诺，我会告诉你我所知道的关于埃博之子的一切。现在，你可以先告诉我暗黑深渊的舰队在哪里。”

“我会给你指引方向，而且还会跟随你行动。你尽可以放心，虽然你和一般的人类不同，但你仍旧是一个人类，沙达克从来不欺骗人类。”

人类。佳上明白沙达克的意思，在所有的星域间，从来没有一个人类是没有躯体的。在环形世界，在鑫船上，在任何殖民星球上，沙达克都是唯一的没有躯体的人类对等物。现在自己已经没有血肉的躯体，更像是一个沙达克，一个飞船中枢，而不是人类。但至少沙达克仍旧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类，这令人欣慰。

佳上点了点头，“好，我同意，你告诉情报后，我就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你。但是我还想知道，为什么你要跟着我？”

“我也想找到李约素，他答应过帮助我们找到起源星球。”

这动机听起来很合理，然而说服力显然还不够。

“这就是唯一的原因吗？”佳上追问。

“哦？”沙达克抬眼看着佳上，脸上似笑非笑，“你还希望听到什么答案呢？”

“李约素也不知道起源星球在哪里，他能给你的情报不会比我更多。”

“也许真是如此，但你无须担心，李约素会用他的方式帮助我们。”

沙达克不愿意正面回答，不过这也不算太重要的事。沙达克愿意找李约素帮忙，那就由他去，只要他能够让自己找到黑渊舰队。

“我来告诉你我所了解的埃博之子。”佳上说。

他把自己的经历向沙达克讲述了一遍，包括在所谓的地球长时间的停留，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自动工厂和无比强大的机器舰队。他并不知道地球的详细位置，埃博之子只是把他带到了那儿，然后又将他送了回来。他只知道那是猎户座旋臂的某个位置，然而这样的模糊信息并不能给沙达克带去任何益处。

“这个被埃博之子称为‘地球’的星球，就是起源星球吗？”说完一切之后，佳上问。

“根据沙达克真理会长期收集的资料，起源星球的名称早已湮没不闻，追溯最古老的历史，所有的人类都应当起源于一艘叫作‘联合号’的飞船。我们认为，这艘飞船应该就在距离起源星球不远的外部基地上。如果能找到这艘飞船，就可以确定起源星球。”

“那我可帮不了你。”佳上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

“我来给你指引方向。”沙达克结束了关于起源星球的对话，他向佳上挥手示意，然后消失在星空之下。

佳上撤除了自己的影像。

沙达克是可信的，从古至今，从未变过。

他放出上百只红虻，尽量扩大自己的亚空间感知。

沙达克已经远遁，只留下一些信号指引方向。十五光年之外的一片空白区，那是沙达克指示的位置。那儿并没有恒星，而是一片物质稀疏地带，这在银心和银盘区并不常见。

只要李约素在那儿就好。

飞船开始改变形态，十五个波动引擎在红虻组成的躯壳上移动，被调整到最佳位置。几乎同时，所有的引擎都开动起来。

一层淡淡的光芒笼罩了飞船，潜行的能量防护就绪。波动引擎释放强力的引力波动，挤开时空膜形成裂隙，飞船迅速地滑了进去。

八十四个小时之后，红虻飞船弹出了亚空间。

这是一次成功的弹跳，落位精准，误差不过一个光秒。

然而所在之处什么都没有，除了大大小小的尘埃云。沙达克竟然将飞船引入了一片尘埃云中。

根本就没有任何黑渊飞船的踪迹！

沙达克！

佳上四处寻找沙达克的踪迹，然而一无所获。

忽然间，一个细微的信号引起佳上的注意。

大大小小的尘埃团块间，有什么东西在活动，轨迹不断变化，那应该不会自然天体。

佳上意念流转，两只红虻从飞船上遽然分离，向着那引起注意的物体飞去。佳上将注意力集中在红虻的眼睛上。

红虻绕过密集的尘埃，很快接近目标。

那是一艘飞船。船体并不大，长度只有六米多，圆圆滚滚，就像一只粗大的水桶。水桶的前部打开，就像一张大口，它缓缓向着一片尘埃靠近，猛然间一口咬住。尘埃一点点消失，水桶般的身躯似乎被撑大了一圈。

这真是一种行为奇特的机器，也许是某种采矿机。佳上指挥红虻绕着圆筒飞船转了几圈。圆筒飞船动作迟缓，对红虻熟视无睹，只是缓缓地驶向另一片尘埃。

没有其他异常。

佳上正准备让红虻离开，去寻找沙达克的踪迹，圆筒飞船的动静却让他停了下来。

缓缓移动的圆筒飞船正分裂成两半，两个一模一样的两半！

这是一台能够自我增殖的机器。

佳上不由得驱动红虻继续跟着它。

圆筒飞船继续向前，分裂的两半逐渐完全分离，成了彻底独立的两个。两艘飞船和它们的母体几乎完全一样，只是瘦了一圈，从水桶变成了水瓶。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在这里？

佳上有些惊疑不定。他见过能够自我复制的飞船，沙川人的“天龙号”就是其中的代表。天龙舰队有四艘母舰，除了“天龙号”本体，其他母舰都由“天龙号”分裂而来。埃博之子曾经从暗黑深渊的伏击中救出了“天龙三号”，把它安置在机器兵工厂。佳上也曾见到。他甚至见到了“天龙三号”的分裂，然而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过程，“天龙三号”的母体上脱下不到十分之一的部分，然后慢慢长大。佳上见到的时候，“天龙三号”的这个子体只有母体的一半大小。此刻，眼前的飞船完全分裂成两个相同的个体，速度要快得多，它们几乎用了半个小时就彻底一分为二。

分裂成两个的圆筒飞船速度加快，继续吞噬尘埃。它们迅速找到了猎物并把它吞下去，躯体很快就显得圆胖起来。

按照这样的速度，它们要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次成长分裂的循环。

这速度快得让人惊讶。

佳上！

有人透过亚空间呼唤他。

是沙达克。

佳上精神一振，飞船上数百只红虻四下散开，拉出一张巨大的亚空间之网，亚空间的波澜起伏纤毫毕现。他很快找到了沙达克。

沙达克，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这里没有暗黑深渊的舰队。

这里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你说的是那个能够分裂的小飞船吗？

没错。

这的确是很有趣的东西，然而我要找的是暗黑深渊和李约素。

你见到它们的规模了吗？

什么？

它们的规模，它们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两百亿，而且还在增长。

两百亿！我只看见一艘飞船，我看见它分裂成了两个。

它们刚渗入这片区域，你可以向前移动一段，在尘埃后边，你可以看见它们。

佳上沉默下来。无须沙达克告知，他已经看见了。

一片尘埃云的后边，密密麻麻都是同样的圆筒状小飞船，一望无际。在这可怕的群落边缘，无数的小船正开足马力，吞噬着尘埃，不断地把尘埃变成一个个自体。

远远望去，它们就像一群无边无际、浮动翻涌的蛆虫之海。

佳上感到一阵恶心。这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景钩出了他的原始反应。

我不明白。他对沙达克说。这到底是什么？怎么会这样？

没人知道这是什么，它们是一种简单机器，存在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不断复制，吃掉一切。

这个回答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

这可能是一群很有趣的东西，这里原本就是无人理睬的尘埃云，如果这些虫子喜欢吃掉这些尘埃，那就让它们吃掉好了。它们攻击人类

吗？

当然没有。它们毫无攻击性，除非你自己送到它的口中。但是在银河中，数量就是最大的恐惧，如果这些东西继续生长下去，一旦有任何异常，那将是灾难。

怎样的灾难？

我不知道。沙达克坦然回答。但这儿是破碎之环，银河之心外围的尘埃渊藪，破碎之环中尘埃的质量，足够诞生上亿颗恒星，其中包含的重元素，足够铸造两千万个行星堡垒。只是因为银河之心强大的引力效应，这些物质无法有效聚合，所以保留了尘埃云的形态。这是人类最后的保留地，从未有其他文明涉足。这些机器的突然出现，不是什么好的征兆。虽然它们速度不快，最不利的情况，两千年间也只不过能吃掉尘埃云的百万分之一，但谁也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会突然掌握亚空间技术，那时想要阻挡它们，就太迟了。

沙达克所说的一切都在佳上的所知之外。他甚至不知道银河之心的外围还有这么一个被称为“破碎之环”的存在物。这些小小的机器看上去面目可憎，然而却也看不出什么危害。

他明白沙达克的言外之意。沙达克希望他能够消灭这些四处游动、不断吞吃的家伙。这些东西会是人类的潜在威胁吗？虽然它们数量可观，却结构简单，甚至没有装备任何武器。

你想我怎么办？消灭它们吗？

佳上干脆把话挑明。

是的，消灭它们！

沙达克的态度很坚决，像是一种没来由的仇恨。

佳上望着眼前漫无边际的蛆虫之海。钢铁之蛆没有什么战斗力，然而这庞大的数量，要将它们完全消灭，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或者说，这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任务。任务无比艰巨，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回报。

为什么你不找银河人来做这件事？这就在他们的家门口，他们应该更关心。

我找过银河人，银河人过于骄傲，他们根本不认为银河间存在任何真正的威胁。在事态真正恶化之前，他们是不会行动的。况且这些复制机器看上去并无危害，这恰恰才是危险所在。

你要我留在这里，耗费二十年时间，就为了消灭这些机器？

全力以赴，也许只需要十年。

佳上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银河人没有行动。当这些桶一般的机器飞船数量很少的时候，根本不会引起注意，而当它们真的引起了注意，数量已经蔚为大观，哪怕它们毫无抵抗，单纯杀死它们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在这样的时刻对付这些机器，除非是出于洁癖或者嗜杀的本性，否则很难找到十足的理由。

在银河间，数量就是最大的恐惧。沙达克的这句话倒是不错，这些东西的数量已然让人感到棘手，如果让它们继续吃下去，继续复制……即便它们因为分裂速度的限制无法无限扩张，那也将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规模。

然而，那不过是一群飘浮的无意识的钢铁之蛆。

这和尘埃云又有什么两样？

沙达克，你带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挟我消灭这些机器吗？

不，不是要挟，我只是请求你。

很遗憾，我不打算在这些粗陋的机器上浪费时间。我们时间紧迫，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唉……沙达克传来一声叹息。

你们这些人类啊，总把目光不及的地方当作一片虚无。只有灾祸降临才会行动，只有危险迫在眉睫才奋然反击。我已经三次送出警告，银河人、巡逻者和你，都没有任何消除危险的意图。那就随它去吧，时间会证明一切。

告诉我暗黑深渊的所在，我要去追踪它们。佳上并不辩解。

你正在追踪暗黑深渊的路上。暗黑深渊的舰队正在亚空间潜行，它们将会在二十四光年之外弹出，巡逻者和银河人已经在那儿等着它们自投罗网。我并不建议你此刻前往，你的飞船形态特殊，巡逻者可能会将你误认为暗黑深渊的入侵者，误会将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如果你留在此地，那么你可以监视这些机器群落的异常动静。因为尘埃云的屏蔽，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你。

沙达克仍旧试图说服自己留下对付这些粗陋的机器。如果银河人和巡逻者已经严阵以待，暗黑深渊不会有什么胜利的可能。然而佳上从上万光年之外赶来，并不是为了人类的胜利。那是巡逻者的伟大目标，他的目标是李约素。

他只是要拯救一个朋友。

我必须赶去帮助李约素。

佳上坚定地回答。

沙达克给出了一个坐标，指向银河之心的方向，距离在二十四光年之外。

至少沙达克仍旧信守承诺。

多谢你，沙达克！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如果我了解到任何关于起源星球的消息，我会很乐意告诉你。

每一个真理会沙达克都会对此感激不尽。我也希望能帮到李约素，我们需要他。

我会全力以赴。

沙达克聚拢他的形体，准备离开。就在离开之前，他再次发来消息。

认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暗黑深渊的舰队并不需要你去对付。留在这里，这些机器可能会导致极大的变化。

最后的关头，沙达克仍旧对这些钢铁之蛆念念不忘。

我会慎重考虑的。佳上回答。

很好。我知道你是一个冷静理智的人，远远超过你的同类。希望你能做出对全局最有利的决定。再会！

沙达克消失得无影无踪。

坐标清晰无误，佳上却并没有立即下令准备弹跳。

眼前的钢铁之海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所有这些飞船都有武装，那将是惊人的战斗力。银河间，数量才是最根本的生存之道，除非拥有超越自然的力量。

如果有一颗奇点炸弹……这一切都不是问题，所有的一切都会在一瞬间被吞没。

佳上摒弃了胡乱的念头，驱动红虻飞船贴近那无尽的钢铁海洋。既然沙达克执意认为这些无意识的存在物是一种威胁，那么不妨试探一下究竟。

飞船前端，六百万红虻蓦然间分散，仿佛从船体上撒出一张红色的巨网，向着那些慢悠悠的飞船盖了过去。红虻漫天翱翔，密集的毁灭之火焚烧着整个世界。

对方毫无还手之力，甚至没有受到任何惊扰。死去的毫无挣扎，活着的仍旧慢悠悠地移动，寻找着食物，似乎发生在身边的同伴的死亡对自己毫无影响。

短短十五分钟的攻击，至少有十万以上的圆筒飞船化为了灰烬。

没有任何抵抗，也没有任何逃避，它们就像一堆无意识的尘埃。然而钢铁之海无穷无尽，十万飞船的毁灭没有激起一丝波澜。

红虻耗尽了能量，纷纷回归。第二批六百万红虻接替了它们的位置，再次发起攻击。

还是同样的效果。同样的大规模毁灭，同样的无动于衷，同样的波澜不惊。

第二批红虻回到飞船，佳上没有再派出第三批。

对手就像泥土和石头一般毫无毁灭的价值。

红虻飞船向前开进，直接进入钢铁之蛆的海洋。波动引擎在船体周围形成强大的力场，排斥贴近的小飞船，预防碰撞。飞船就像一滴油，浮在水面上。

就像一滴油，漂浮在大海上……佳上突然心生恐惧。

哪怕这些只是毫无威胁的非武装飞船，这浩如星尘的存在本身，就有一种磅礴的气魄。数量就是力量，那更近似于自然之力。

沙达克也许是对的，然而现实却更为残酷——面对这样的钢铁海洋，红虻飞船根本无能为力。就算红虻飞船不停地毁灭二十年，也于事无补，最多只是让它们的数量增长变慢一些。一次能量补充需要的时间，就能让这钢铁的群落恢复到原来的数量，甚至更多。它们实在太多了。

只有奇点炸弹才可能解决这种奇特的存在，前提是它们保持这样密集的状态。

佳上决定离开。

红虻飞船开始脱离钢铁之海。飞船掠过方才的战场，焦黑的残骸四处飘浮，众多的圆筒飞船围着残骸，缓缓地将这些同伴的残骸吃进去。

一具残骸擦着红虻飞船一掠而过。这具残骸的头部被炸裂，暴露出内部结构。

交错而过的一刹那间，佳上猛然一怔。

残骸内部，某种东西似曾相识。

佳上的念头流转，一队红虻脱离飞船向着那具残骸飞去。它们很快将残骸包围起来，其中一只降落在残骸上。红虻发亮的眼睛里，残骸内部的一切暴露无遗。

果然是它！

佳上感到一阵惊惧，随后又变得茫然。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小小的球体，球体外部各种管线盘根错节，然

而仍旧能够清晰地看到球体表面有一个符号。也许其他人会看错这个符号，佳上却确信无疑。

那是一个“一”字。

这个小球，是埃博之子让特修斯之船带来的五个小球之一，一号球——至少它和一号球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缩小了许多。它居于圆筒飞船的核心，显然是一个中枢部分。

埃博之子将五个小球送到了这里，结果它们复制出了这一大群的沉默机器。按照空白期计算，时间也大致吻合。

埃博之子肯定有什么图谋！佳上几乎能断定，然而却不知道那究竟会是怎样一个计划。

除了二号球，每一个小球内都应该有一个智能体，就像特修斯之船一样。然而红虹眼前的球体丝毫没有显示出任何智能迹象，它和圆筒飞船一道死掉了。

佳上控制红虹向前。红虹探出前爪轻轻碰触球体，一层薄薄的金属经不住红虹的力气，瘪了下去。如果里边还有什么，那也早已不成形状。

既然在死掉的飞船上得不到完好的小球，那么就在完好的飞船上试试。

红虹飞了起来，很快找到一艘完好的圆筒飞船。三只红虹降落在飞船上，用低能量的束流烧熔飞船外壳。

圆筒飞船简陋的外壳很快就现出一个大洞，飞船毫无反应，仍旧在吞吃尘埃。这些看似简单笨拙的圆筒，内部却很复杂，管线纵横，活像一个生物体。躯体的中央位置，隐约透着蓝色，那儿隐藏着一个小型核聚变装置。只有依靠尘埃中极大丰富的氢元素，才能提供强大的能量支撑，让这些机器不断地把尘埃云转化成机器群落。

佳上认识这样的小型核聚变技术，埃博之子的战争工厂里，有大量的机器人依靠小型核聚变反应堆作为能源。在他曾经带领的机器舰队

中，也有许多小型飞船使用这种技术。

技术都遵循同样的物理原理，却带有鲜明的文明烙印，不同的文明所发展的技术特点是确定无疑的。这确定无疑是埃博之子的杰作。

小球紧挨着核聚变装置，并不容易取出，连续两次尝试，都导致了圆筒飞船直接失去功能，而小球也随即失去作用。

这是一件需要时间仔细琢磨的事。佳上有几分犹豫，是否要继续下去。在这里消耗的时间多一分，追上李约素的机会就少一分。

然而埃博之子在这里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机器，这件事肯定有重大的干系。

如果能够把这个消息传达给沙达克也好，然而沙达克已经离开，毫无踪影。

红虻开始在第三艘飞船上进行试探。

红虻飞船开始解体，所有的六千万的红虻逐渐散开。佳上竭尽全力寻找沙达克的踪迹。

亚空间里，没有一丝异样的波澜，如果沙达克真的还在这里，他也几乎已经完全把自己隐匿在亚空间的波澜之中。

这真让人遗憾。

三个小时后，佳上仍旧一无所获。

佳上决定放弃。无法完全消灭这些圆筒飞船，也搞不清它们的目的所在，甚至无法把消息传达给沙达克，那就让它们在这里吧！

红虻开始重新聚集，铆合成飞船。

佳上的注意力从亚空间挪开。

蓦然间，在钢铁之海的中央，他发现了一处耀眼的光斑。佳上心中一动。

红虻向着那光斑靠近。很快，他就能完全看清它的模样了。

没错，那的确是一艘镜船，埃博之子神出鬼没的神物！

佳上压制着内心的激动，向着镜船靠拢。

这是一个直接和埃博之子对话的窗口，无论远在多少光年之外，镜船可以在一瞬间将消息传达到埃博之子那儿。它是一块奇异的时空，并非时空膜内的存在。任何武器也无法摧毁它，任何电磁波都无法穿透它。没有质量，没有亚空间波动，它是来自高维的一块碎片投影，从正常的空间望过去，它就像一艘椭圆状的飞船，船体反射一切光线，在某些角度上显得亮度惊人，而在另一些角度上则完全不可见。

佳上感到庆幸，能够及时地发现它。

镜船对佳上的到来没有一丝反应。任由红虹在它的周围飞翔、试探，甚至攻击，它自岿然不动。

镜船就像埃博之子的眼睛，他应当觉察了红虹飞船的到来。

然而他却不愿意对话。

佳上感到一丝失落。在埃博之子的眼中，自己并不算是朋友，然而至少应该是一个同盟者，共同对抗暗黑深渊。佳上从未怀疑过这一点。

此刻他却怀疑了。

沉默的机器之海看上去并不准备追踪暗黑深渊，就像沙达克所怀疑的一样，它们的目的很可疑。

佳上再一次试图和镜船交流。他指挥红虹飞船伸出两只辅助翼兜住了镜船，另外形成一条短肢向着镜船刺去。

镜船不着痕迹地滑开，碰撞在固定的辅助翼上。它的表面没有一丝摩擦，根本无法着力。两条辅助翼张开，将整个镜船包裹起来，越来越紧，最后将它紧紧地裹住，就像富有弹力的绳索包裹着一个橄榄形的水晶球。

然而就到此为止了，再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触动它。只有埃博之子的意愿才可以让镜船发生变化。

那就等一等。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机器之海仍旧浩瀚无边，镜船仍旧没有一丝动静。

埃博之子，为什么不出来？佳上在心底默念。虽然情势很明显，埃博之子没有任何想要传递信息的打算，佳上心底仍旧怀着一丝希望。

他等着，不知不觉中，一天的时间已经过去。

佳上决定放弃。

沙达克是对的，这样大规模的机器集群汇聚在银河之心的边缘，的确是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事。然而暗黑深渊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这一大堆什么用处也没有的低智能机器，谁又会关心呢？

也许埃博之子并无恶意，这只是防范暗黑深渊可能的阴谋手段。

红虹飞船放开镜船，缓缓远离，最后，镜船湮没在视野中，而机器之海成了远方天际上的一抹灰白。

波动引擎开始运作，能量层覆盖飞船。

眼前的宇宙开始变形，被能量层随机衰减的光子让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亚空间的形态却逐渐变得清晰，缓缓地显露出来。

庞大的银河之心犹如巍峨的高山耸立在能量之海中，机器之海犹如一层薄薄的雾气，在山腰间弥散聚集，形态不定。

佳上看见了破碎之环。巨大的环带断断续续，缠绕着银河之心，他还看见了类似机器之海的存在，就在银河之心的近旁，它的亚空间侧面同样扑朔迷离。

忽然之间，佳上恍然大悟，那是埃博之子送出的另一个小球！

暗黑深渊派出了舰队，埃博之子送来了小球。在银河的任何角落，埃博之子都有办法制造出强大的机器。这些模样有些丑陋的机器，应该是埃博之子未成形的机器舰队，就像他当初所指挥的湿婆舰队一样。

然而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如何能从一堆机器蛆虫变成舰队。

眼前骤然一黑，飞船掉入亚空间，时空被隔绝在外。

佳上陷入深深地思虑。这一次，他不仅担心李约素，也担心埃博之子。一切都仿佛聚散不定的迷雾，只有银河之心巍峨耸立。

26. 永恒盟友 李约素

黑渊舰队将再一次转移。一支令人生畏的舰队正紧追不舍，那支舰队庞大得让人不敢相信，它的质量总和居然是深渊舰队的两百一十五倍。

透过亚空间监测得到的结论未必百分之百可靠，却也八九不离十。而那些不断跳出来阻碍舰队转移的小股流体颗粒，动辄以十万计，虽然无法撼动深渊舰队的根本，却也卓有成效地迟滞着舰队的行动，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黑渊舰队困在一个网中，而网越收越紧，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李约素正在林园中，站在穹顶中心下方。穹顶洞开，透过玻璃，能看见大大小小的飞船密密麻麻，几乎将所有的星辰都遮挡住了。远方偶尔会有一闪而过的光点，那是暗黑深渊的飞船在消灭残余的流体颗粒。黑渊舰队仍旧气势非凡，谁能想象看上去如此强大的舰队已经到了穷途末日。

仅仅因为它所遭遇的是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李约素闭上眼睛。

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世界里。

亚空间内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情景。

四艘星门船正忙着构筑星门，它们在亚空间之海的上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破缺，能量在破缺附近形成旋涡，一旦飞船从破缺处进入亚空间，即刻就会被狂暴的能量之流卷入亚空间深处。为了甩开身后紧逼的人类舰队，古力特用近乎疯狂的节奏不断进行亚空间潜行，毫不顾及受损情况。不断潜行，不断逃跑，短短的十三光年，连续三次潜行，其间五十八艘飞船消失在亚空间的能量怒涛中，比战斗损失还要大。

然而人类舰队仍旧快速逼近，眼下，追兵就在两光年之外，只要一次潜行就可以追上。

事实已经证明依靠亚空间潜行逃跑不是有效的战术，古力特却仍旧指令舰队继续潜行。四艘星门船只能勉力打开快速星门，快速星门的结构并不稳定，很可能让整个舰队有去无回。那将是一场巨大的赌博。

古力特真的疯了吗？

李约素可以理解古力特的恐惧，两光年之外的空间，是一片光的海洋，人类舰队的巨大质量透过引力渗入亚空间，虽然距离遥远，然而亚空间波动已经可以被观察到。留下来战斗没有任何机会，李约素相信古力特一定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逃跑是正确的选择，然而又能跑到哪里去？

李约素试图找到古力特对话。自从黑渊舰队开始逃跑，古力特就中止了和他的接触，“重装甲号”的所有船员进入一级战备，时刻待命，只有他一个人游离在外，彻底孤立。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从前在“天狼星号”上，无论是什么处境，至少还有布丁在，他从未感到过孤独。此刻，虽然身处极度紧张的军事行动中，他却感到孤独。

与其如此，不如干脆冬眠，人事不知，也胜过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然而事关重大，他无法说服自己去冬眠，而把整个银河世界排除在知觉之外。

他曾经三番五次试图联系古力特，虽然没有妥协的余地，至少可以有人对话。

古力特却一直置之不理，似乎他了解这样的窘迫，故意为难。

这一次还是一样。

李约素尝试了三次，最后放弃了和古力特对话的想法。他并没有停下亚空间搜寻，而是更加细致地寻找可能存在的线索。

他在寻找真理会沙达克的踪迹。

真理会沙达克是否还会出现？他心存疑虑。

在“重装甲号”上，他孤立无援，任何从外部而来的力量都无法接触到他。只有真理会沙达克，纯粹的亚空间体，还有一丝躲过古力特的监视和他秘密接触的可能。那也许是他继续和银河的人类世界发生关联的唯一可能。然而很遗憾，自从上次的对话之后，真理会沙达克也不再出现，或许是因为无法渗透进来，或许因为早已放弃了他。

李约素终于放弃了徒劳的搜索。他睁开眼睛，穹顶玻璃外密密麻麻的飞船顿时映入眼帘。

一刹那间，他觉得自己已经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人们也许早已经忘了他，他将和暗黑深渊的舰队一道坠入毁灭。这不是什么愉快的感觉，就像当初被雷电家族俘虏后完全失去身份归属一样。这就像是昨日重现，然而这一次，他不会再有任何机会重来。

李约素站着发了一会儿呆，最后独自一人穿过草地，向电梯走去。电梯升了上来。

门后有人！李约素感觉到了属于傀儡的亚空间存在。他机警地盯着电梯门。

门打开，来的是维特劳尔，他总是充当古力特的信使。

李约素精神一振，无论是什么状况，至少比被人全然遗忘要好。

维特劳尔敬了一个军礼，开口说道：“李约素阁下，古力特将军让我转告，他希望能能在船长舱见到你。”

“船长舱？”李约素有些惊讶，那是属于船长的私人空间，他从未去过，“不是舰桥吗？”

“是的，是船长舱。”维特劳尔漠然地强调。

“好，带我去。”李约素说着就想走进电梯里。

维特劳尔却拦住了他，“不是现在。古力特将军说，一旦你认为有见面的必要，就可以去船长舱找他。不需要有人领路，你可以在舰桥的尽头找到船长舱。”

“好。”李约素挑了挑眉，“我现在就去。”

维特劳尔仍旧牢牢地挡住去路，“还有一件事，”他的语调仍旧生硬得像石头，“林园已经失去了意义，它将被回收。”

李约素正想反驳，身后传来一阵异样的响声。惊讶中，他回头望去，只见林园中央，一截巨大的圆柱正隆隆升起，大地震荡，每一寸土地似乎都被翻了过来，眨眼间，原本绿色的草地和树林变作了坑坑洼洼的金属荒原，一块块金属板穿出，就像一颗颗巨大的牙齿竖在地上。

维特劳尔并不是一个人来的，古力特高高在上，控制着一切，毁掉了他所珍视的东西。这是一次强烈的示威。

李约素愤怒起来，然而愤怒的火焰仅仅燃烧了一小会儿便熄灭了。他早已经失去一切，剩下的只是一条性命而已。这林园本就不属于他，是布丁为他所创造的礼物。布丁已经不在，自己的生命也随时会被结束，林园是否存在又有什么关系？

巨大的中央圆柱直抵穹顶，开始缓缓旋转。它带动整个林园旋转，巨大的机械齿轮忽隐忽现，搅动一切，黄色或红色的土、绿色的植物，统统都被搅碎在黑色巨齿的旋涡中。当一切平静下来，眼前的世界已经面目全非，所有裸露在外的东西都覆盖上了一层鳞甲。中央圆柱的顶部伸展出一条条细细的游丝，向四周散开，仿佛某种生命体正从钢柱中爬出来。整个林园似乎成了一头巨兽，是钢铁机械和黑渊生物的怪诞结合，就像“重装甲号”本身一样。

李约素蓦然回头，正想对维特劳尔说点什么，身后却空无一人。电梯门紧闭着，不知不觉中，维特劳尔已经走了。

李约素愣了愣。

一切都不同寻常，是因为到了最后关头吗？这仿佛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然而命运早已经注定，除了等死，还有什么选择？

李约素苦笑一下，跨步上前，伸手摁了电梯按钮。

就在摁下按钮的一刹那，一丝异样掠过心头。他感到指尖微微一麻，仿佛触到了电流。

按钮闪烁起来。

布丁？

李约素带着几分惊疑，注视着不断闪烁的按钮。按钮闪烁一会儿，停了下来，随即又开始闪烁。

那一定是布丁！

“布丁，是你吗？”李约素压抑住心中的喜悦，低声问道。

电梯门霍然打开，按钮瞬间暗淡了下去。

李约素站在电梯口不进去，等电梯门自动关上，他迫不及待地又去摁按钮。

电梯门霍然打开。

如果真是布丁，那么他还没有办法控制电梯的升降。李约素不禁莞尔。

布丁真的还活着！

李约素感到心头涌动起一股暖意。

那就去吧，至少还有布丁在身后。他大步跨进电梯，按下按钮。

船长舱并不难找，舰桥的尽头是一扇小门，门上嵌着黄金的铭牌。

舰桥上一个人影都没有，所有的设备都开着，却没有指挥人员。古力特不需要任何指挥人员，他独自可以做完所有的事。然而一路走来，通道里、舱室间也同样一个人也没有，仿佛整艘飞船的船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大概都在发射平台上待命，准备执行有去无回的任务。

也许这真是最后的时刻，“重装甲号”在垂死挣扎。李约素回头望了望空荡荡的舰桥，这就像一艘死船，了无生气。隐约间，他竟然对古力特有一丝同情。

他敲了敲门。

古力特并不在那儿。他能感受到古力特的亚空间侧面，古力特和“重装甲号”的控制系统纠结在一起。透过亚空间控制实体，这是中

枢星特有的能力。古力特就像一个人形的中枢星，只是他太像人了，以至于让人迷惑。

门里边没有人应声，门却自动打开了。李约素跨进门去。

舱内的光线暗淡，只有角落里的两盏小灯亮着，照亮背景墙。一个巨大的阴影在背景墙的衬托下，呈现出黑乎乎一团。当李约素看清那究竟是什么后，不由发出一声轻轻的惊呼。

那是一张宽大的椅子，古力特端坐在椅子上，整个身子几乎埋在里边。他很瘦，隐约的光亮中，仿佛只剩下一个骨架，就像一息尚存的饿殍。但他还活着。

古力特居然成了这副模样！

古力特睁开眼，一双眼睛黑白分明，还有几分生气。他的目光依然有神，直直地盯着李约素，仿佛要将他看穿。

李约素迎着古力特的目光，并不犯怵。几秒钟的沉默后，李约素开口了：“你的样子很奇怪，你是要饿死自己吗？”

“不过是一副皮囊，生命又怎么能受一具躯体的束缚？”古力特回答。他的声音不大，吐字却很清晰，不像快死的样子。

“找我来做什么？”李约素直截了当地问。

“和你告别。”

“告别？”

“没错。你看我的样子，不是觉得我就要死了吗？”

“你是暗黑深渊的代言人，哪能说死就死……”李约素不无讽刺。古力特微微抬头，“该死的时候，自然就会死。”

李约素一侧头，看着古力特，“今天是要给我讲什么大道理吗？”

“不是，我只是要和你告别。”

“好吧！”李约素对这样兜圈子的话感到一丝厌倦，“有什么就说吧，我听着呢。”

“我马上就要放弃这具形体，所以这是我用和你同样的形态进行的

最后一次谈话。”古力特站起身，瘦弱的身躯仿佛随时会倒下。

“你不用站起来，坐在那儿，我能听清楚。”李约素说。

古力特仍旧站了起来。

他全身挂满细细的丝线，在背景光线的照射下依稀透明，骨瘦如柴的身子就像被透明丝线捆绑了起来。他透过丝线和“重装甲号”连为一体，说不清是这具躯体控制着“重装甲号”，还是“重装甲号”控制了他。

“你是银河间我唯一的同类，”古力特开口说话，“我要向你告别。生命有限，旅途到了尽头，总有告别的时刻。毁灭性的敌人紧跟在我的身后，他们自信能够毁灭我，但是你会看到，他们是错的。终有一天，你会看到，他们是错的。”

古力特张开双臂，仿佛拥抱着整个世界。

“李约素，答应我做一个人见证，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一个叫作古力特的人类，他融合了人类和暗黑深渊的力量，最终为银河带来了永远的和平。”

李约素瞪着眼前这个枯瘦的人。他居然自称人类！这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古力特被暗黑深渊俘获后改造成了异类的存在，虽然仍旧保留着人类的躯壳，但他早已不是人类。而此刻，就连这具人类的躯壳，他也将要舍弃。

“我不认为你还可以自称人类，”李约素冷冷地说，“你早就被暗黑深渊控制了。你制造了巨大的恐怖，毁灭人类的星球和文明。你抛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银河间不会有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人类。”

“伟大的平衡总会有牺牲，这是自然之道。有些情况还要和你说得明白些，我只苏醒了三十二年而已，并不是我造成了毁灭。”古力特平静地回答，“当我最后和中枢星融为一体，毁灭从优先选项变成了最后选项，我只毁灭那些造成了重大威胁的文明和舰队。更多的文明就像特里根星球，只要投降，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

“变成你的傀儡，然后像一只十脚蜘蛛一样活着。”李约素接上话茬儿。

古力特却并不理会，仿佛只是自说自话：

“你没有体会过濒临灭绝的巨大恐惧，每一个人类都只是个体，中枢星却继承着种族的记忆，压迫和被吞噬的恐惧早已凝聚在遗传记忆中，凝聚在我的知觉里。我也经历过人类的生离死别。是的，人类彼此间的情感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我曾经发誓和她共度一生，漫游银河。她死了，我看见她的灵魂在破碎的星球上空飘荡。天垂星破灭，曾经的家园消失，美好的东西被毁灭。切齿的痛恨和深沉的悲哀，我看见它、经历它、感受它。人类和暗黑深渊之间，对错只是立场，而我却拥有第三种立场。”古力特张开的双臂缓缓放下，他眼中闪烁的灵光似乎也逐渐黯淡下去。

李约素心头一动，他能感觉到古力特的亚空间侧面正在飞速膨胀，那不是一个人类的躯体能够承受的能量体积。这是最后的时刻，古力特就要死了？或者，他将换上一副全新的躯壳，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

古力特却在继续说话：

“旋臂上的深渊物种正在演化，他们最后都会像你我一样，介于人类和暗黑深渊之间。如果文明间可以彼此对话，和平自然会到来。在此之前，我还有最后的任务要完成，强权必须被摧毁，否则永远没有平衡的和平，只有毁灭的和平。一旦摧毁了银河之心，星域的人类和暗黑深渊自然会达到平衡。银河间，你是我唯一的同类。智慧的生命总需要一个对话者，孤独的存在毫无意义。做我的见证人，我的朋友，记住我说的话。银河的历史正翻开新的一页！”

古力特的话音越来越响，完全不像是从那瘦弱的躯体中发出的声音。当他吐出最后一个字，身子颓然倒在了椅子上。一段慷慨的演说耗尽了这具躯体中的所有能量。

他死了。

不用上前查看，李约素能够感觉到古力特已经脱离了这具躯体。一个新个体诞生了，它的亚空间侧面无边无际、浩瀚如海，整个“重装甲号”都是它的载体。

古力特并没有死，只是完全转换了形态，就像一颗中枢星，生死本身都成了难以定义的问题。

李约素盯着古力特的尸体，沉默地站立了一小会儿。

古力特正在放手一搏，虽然不知道他到底会如何行动，然而身后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人类舰队并没有让他觉得沮丧。

强权必须被摧毁！这是古力特的宣言。谁是强权？显然不是机器舰队，否则古力特无须跨过上万光年来到银河之心。

银河之心是一个强权吗？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灿烂的文明之花，是所有人类共同的财富。

古力特！李约素试图和变换了形态的古力特对话，然而没有回应。

黑渊舰队正加速集结，“重装甲号”却脱离了舰队。这艘庞大的母舰踽踽独行，向着空无一物的平坦空间而去。飞船上的飞梭起飞，一架又一架的飞梭脱离“重装甲号”，去和留在原地的舰队会合。星门闪闪发亮，转眼准备完毕。

古力特到底打算做什么？李约素感到困惑，他再次向着古力特呼唤。这一次，古力特回应了他。

最后的旅程开始了。古力特发来信号。

你到底要做什么？

我会进入银河之心，找到最终的所在，解开一切的钥匙。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当你看见一切，你会明白的。

你要丢下舰队？

那只是应有的牺牲和必要的掩护。

你真是个疯子！

不要情绪化，这艘飞船上，你是唯一一个活着的生物。我会保证你的安全，但不要感情行事。

你不会得逞，星尘舰队就在后边，你逃不掉。

逃不掉，可以躲。他们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留下的整个舰队，就是他们的战果。我会把“重装甲号”隐藏起来。感谢我们的特里根朋友，他们也许是最善于躲藏的人类。

躲藏！李约素立即理解了古力特的意思。特里根人生活在水中，善于使用水层隐蔽自己。水是一种很特别的物质，如果流动的水层足够厚实，就可以达到扭曲空间同样的效果，屏蔽亚空间。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重装甲号”不启动引擎，它将从任何飞船的搜索屏幕上消失。找到它的唯一办法是抵近观察，在茫茫银河中，这样的搜索几乎没有可行性。

你打算怎么办？李约素冷静地问。

舰队会继续弹跳，我们通向另一个方向，星门会帮助我们隐藏痕迹。

你无法隐藏亚空间，人类很快会发现飞船。李约素试探着说。

无须担心，我们不会被发现。

你想怎么做？这对我是个秘密吗？李约素干脆直接问。

就像特里根人一样，在飞船外围形成水层，只要一米厚的水层，就可以保护我们不会被发现。

果然如此。

李约素最后看了一眼古力特的尸体，瘦弱的躯体仿佛一具骷髅。

不管古力特是不是还活着，眼前的尸体都无法让人感觉愉快。

古力特，我要去冬眠。这里的一切对我没什么意义。

所有的冬眠设施都无法使用了。不需要太久，也许只要两个星期，一切就都结束了。你活着，这就是意义。

活着？跟着你一起去死吗？这好像是一种荣耀。

当然不会，你不会死。你会得到一艘复制的“天狼星号”，然后自由。

“天狼星号”？你怎么会有“天狼星号”？

我有充分的时间制造一艘“天狼星号”这样的小船。

那么布丁呢？话一出口，李约素就知道自己的问题很愚蠢。布丁当然不会出现在古力特制造的“天狼星号”上。

那是一艘新的自动飞船，你可以轻松地控制它，然后找到你的人类盟友。古力特回答。

让去看看飞船。李约素最后说道。

走过长长的发射通道，李约素在尽头找到了古力特所说的飞船。

它真的像极了“天狼星号”，略带不规则的椭球形状，仿佛一块巨大的黑色石头静静地躺在发射舱里。李约素走上前去，抚摸着飞船的外壳，触手粗糙，就像暗黑深渊生物的皮肤。

你可以控制这艘飞船。古力特说。

什么？李约素一时间没有明白古力特的意思。

你可以控制它，就像控制你的肢体。它会是你最好的保护壳。

哦……多谢……只是我不想活得像个暗黑深渊生物。

李约素一边说，一边快速地扫描船体的亚空间侧面。

这其实是一艘缩小版的“重装甲号”，没有中枢，依靠船长的亚空间渗入控制。茫茫星海，一个人，一艘船，是否连方向都找不到？

如果布丁在，这就不是什么问题。

布丁真的还活着吗？李约素内心默念。

他转身看着身后长长的通道，这儿本来有上百架飞梭，所有的舱位都被填满，现在连一架飞梭也没有了，全部被派遣去和其他飞船会合。人类的舰队很快就要追上，这些飞梭和它们的驾驶员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被牺牲，和主力舰队一道被毁灭，来为古力特争取一个机会。

一个不明不白去送死的机会。

这个疯子！

李约素感到一阵深深的厌恶，如果有任何可能挫败古力特的计划，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做。无论古力特到底要做什么，看上去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甚至连黑渊舰队也不过是个殉葬品。任何行动，只要能够阻止古力特的计划，全人类都该感谢他！然而他无能为力，只能在这里等待着命运之神的安排。

古力特悄然离开。

李约素久久地看着飞船，这不是他的飞船。永远不是。

他握起拳头，轻轻地捶在飞船外壳上。

随着一阵轻微的震荡，李约素蓦然间警觉起来。

亚空间传来一阵异常波动。是沙达克！

李约素，情况急迫。沙达克开门见山。

我以为再也不会见到你。李约素又惊又喜。

这艘飞船的行动很奇怪，你知道什么吗？

是的，古力特疯了，他要潜入银河之心。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他带着我，要我做一个见证。但我认为，他只是疯了。有一个消息你必须知道，“重装甲号”要逃跑，古力特把所有的舰队都丢下，只带着“重装甲号”逃跑。它要使用水层来隐匿亚空间行迹，水是良好的亚空间隔绝体，只要水流动起来，就能成功隐藏它的亚空间存在。李约素急切地想把一切都告诉沙达克。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必须要让沙达克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我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需要你帮忙确认。沙达克并没有对李约素的话做出直接回应，而是略显焦急，这是李约素从未见过的情况。

什么可能性？李约素冷静地发问。

“重装甲号”是一艘逃离的飞船，它最古老的源头，来自银河之心。

李约素微微一怔。

这怎么可能？“重装甲号”是科尼尔飞船。科尼尔星域和银河之心一

点关系也没有，我完全可以确认这一点。

科尼尔星域的确和银河之心没有关系，但是“重装甲号”拥有奇点发生装置，能够制造奇点炸弹。奇点技术是被严格控制的最高机密，在已知的银河世界里，只有银河之心和铁星联盟拥有这样的技术。暗黑深渊没有，星域更不可能有，所有的星域技术等级都被严格监控，如果真的奇点技术被星域开发出来，沙达克真理会就会得到警告。

沙达克真理会能监视所有星域？

那不是监视，只是通过上千万年的不断融合分身，沙达克真理会把所有关于奇点炸弹的警告信息散布到了整个银河已知的人类星域。这是一种适度的警觉，毕竟这是一种极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没有任何防御手段。一般情况下，星域的沙达克并不会向真理会传输任何信息，那违反沙达克的人类契约，但是一旦他感知到奇点炸弹，还是会送出一个警告信号，指向银河之心，真理会就会得到消息。

那和“重装甲号”有什么关系？

“重装甲号”能够制造奇点炸弹，它只能源自银河之心，这就是关系。

我不是很明白。

银河人的先祖抵达银河之心的时候，绝大多数仍旧保留着原生形态。银河之心并不适合原生形态的人类生存，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原生形态的人类越来越少，逐渐消失，银河人逐渐转变成你现在所见的样子。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原生人类都转化成了新形态银河人，有很多原生人类不愿意放弃肉身，选择了出走。这些出走的人类，大多数都会返回旋臂，回归星域。

李约素听得入神。这些久远的故事，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银河之心的建设已经进行了超过两千万年，如果有原生人类，那么也该是很久之前的事。

那该是很久之前的事，沙达克还能记得？

说久，的确是很久，可以追溯到两千万年前，但是最后的一批原生

人类离开银河之心，却不过是五十万年前的事。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原生人类一直就是银河人的一部分。他们不断出走，为了一点私心，他们会带走银河之心的技术。绝大部分企图都没有成功，银河人只允许星域的技术水准维持在恒星级以下。但是总有成功的例子。

“重装甲号”就是一次成功的技术——转移？

历史上唯一一次奇点技术的泄露记录，是在两百万年前。从此之后，原生人类虽然仍旧在银河之心生存，却再也没能掌握关键技术。

那和“重装甲号”有什么关系？李约素再次反问，一个巨大的疑窦在心头迅速膨胀，如果“重装甲号”来自银河之心，这实在太让人费解了，虽然时间久远，然而他仍旧真切地记得“重装甲号”是天垂星护卫舰队的旗舰，就在他服役的时候，在天垂星的空港里成形。那时，它是一艘崭新的母舰。

“重装甲号”是一艘母舰，我见到过它的建造通告，我出发执行任务的时候，它还没有建成。

没错，但是在“重装甲号”的奇点发生装置保留着飞船的轮廓。“重装甲号”可能只是一个外壳，用作掩人耳目而已，它的内部就是那艘两百万年前从银河之心出走携带着奇点炸弹技术的飞船。如果暗黑深渊真的了解这艘飞船，它们很有可能躲过银河人的防线，因为这艘飞船带有银河人的印记，会被银河人忽略。这会让银河之心陷入危险。

你可以告诉银河人这个消息，让他们做好准备。

我已经把这个情报告诉给银河人，但是他们完全觉得无足轻重。而且还有个特殊情况，你说这艘飞船能够躲过亚空间探测？

没错，这是古力特从特里根人那里学到的技术，虽原始，但有效。

的确如此，也许已经开始了，让我从外部观察一下。沙达克说着，脱离了接触。

李约素静静地等着。沙达克带来了重要的消息，“重装甲号”和银河之心竟然有些渊源。这也许就是古力特的底气所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古力特的家族就应该源自银河之心。他们也许在银河间躲躲藏藏，

飘流了许久，既要保存奇点发生装置，又不想被人发现。

然而，即便在天垂星毁灭的时刻，古力特也没有动用它。一套不被使用的装置，哪怕是终极武器，又有什么益处呢？或者，他们只是执着地保留着它，当作家族的象征。但是在被暗黑深渊控制之后，古力特最终还是使用了它。那又是怎么回事？

李约素思绪万千。

沙达克很快就回来了。

你说得没错，我正在失去“重装甲号”的踪迹。一旦失去踪迹，短时间内我将再也无法找到你。沙达克失去了从容，显得有些焦虑。

李约素明白沙达克的意思。沙达克依靠亚空间踪迹跟踪飞船，如果“重装甲号”屏蔽了亚空间信号，沙达克将无法跟踪。“重装甲号”的信号消失在亚空间的能量之海中，即便信号重新出现，沙达克重新发现它也需要一定时间，利用这段时间，“重装甲号”可以跳向任何一个地点，然后再次隐藏。如此一来，沙达克就再也找不到“重装甲号”。

没关系，沙达克。我会在这里和古力特周旋，你要把消息传递给人类舰队。李约素这样安慰沙达克。

沙达克却并不回应，仍旧保持着沉默。他仍旧保持着亚空间接触，并没有脱离。

他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李约素默默地等待着。

终于，沙达克送来了回应。

时间紧迫，我必须帮助你尽可能活下去。记住，你的生命不仅仅属于你自己，也属于整个银河人类。

一个缥缈的光影蓦然间显现出来，依稀间就像一个老人的头颅，飘浮在眼前。

李约素大吃一惊。沙达克展示了虚拟的形体，这一定会惊动古力特。

不等他有任何反应，沙达克径直飘了过来。

在这里没有别的人能帮助你，你只有自救。我会把所有沙达克了解的全部知识传递给你，想办法控制这艘飞船，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一刹那间，李约素觉得自己仿佛被关闭在一个金光闪闪的笼子里，头脑中接二连三地响起炸雷，一声比一声更猛烈。整个大脑似乎都在飞速地膨胀。强烈的疼痛感让他不由自主地双手抱头，恨不得把脑壳掀开，将里边的膨胀物释放出来。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他颓然跪倒。

剧烈的疼痛转眼间消失了。李约素仍旧跪在地上，气喘吁吁。

沙达克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沙达克把一些东西灌输进了自己的头脑中，这违反了沙达克守则，所以他付出“生命”作为代价。

李约素站起身。“重装甲号”控制中枢在他心头宛如明镜，只要想办法避开古力特，就有机会从内部控制这艘飞船。这也许是绝境中唯一的希望。

沙达克是人类永远的盟友，在这紧要的关头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李约素，发生了什么事？你在和沙达克接触。古力特很快来了。

没错。李约素坦然回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掩饰的必要。

沙达克呢？他逃走了？

古力特四处探察，然而一无所获。

他来做什么？我应该早一步封闭“重装甲号”，这样他就不会来烦扰。古力特再次接触李约素。

他来告诉我一些消息。

哦？什么消息？

他害怕你的飞船会危及银河之心。看来你的狂妄也不是毫无根据。李约素一边步出舱门，一边保持着和古力特的接触。他对“重装甲号”了如指掌，然而还需要一点时间找到一些关键部位。飞船上有一个

特殊的区域，一个相当于“重装甲号”体积二十分之一的区块。正如沙达克所说，那就像一艘小型飞船。

天宇下，星门迸发出强烈的光芒，几乎就在同时，包裹着“重装甲号”的水层开始流动，亚空间的一切刹那间被隔绝在外。星门产生的亚空间波动很好地掩护了“重装甲号”的消失，在亚空间里，“重装甲号”隐藏行迹，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外边的人类已经无法继续追踪古力特。

这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这是一个人的战场。李约素一边想着，一边脱离了和古力特的接触，在舰桥上跑动起来。

27. 花开花落 李约素

在这艘长达两百公里的大船上，很多迷宫一般的区域从来没人去过。

飞船上人居住的区域并不大，约莫只有总长十六公里的通道，这些居住通道之外，是各式功能舱，必须乘坐电梯前往。古力特放弃了绝大多数系统的控制，许多电梯无法自动工作，这些便捷的通路也就中断了。

李约素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在舱室里跑动。沙达克将飞船的结构都刻印在脑子里，他知道自己该向哪个地方去。

他在一个集合处找到了一件轻便的太空服，快速检查了一下，没有问题，就甩在背上跑了起来。他要的地方没有维生装置，必须要有太空服。

通道尽头是一扇巨大的密封舱门。

李约素在舱门前停下，气喘吁吁。稍稍缓了缓，他麻利地套上太空服，然后触动壁上的开关。随着一声响亮的咔嗒声，舱门缓缓抬起，空气从门缝中快速挤出，发出嘶嘶的响声。舱门外，黑色的静默世界一点点展露出来。

最后，一个巨大的黑色门洞出现在眼前。那是飞船的维修通道，只有在大修的时候才会打开。也许自“重装甲号”诞生以来，这通道就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李约素跨进门内。一个重力变化警告跳了出来，猛然间，仿佛有一股大力在身后一推，他就像一颗子弹般弹了出去。

维修通道内是零重力空间，巨大的引力差让他一瞬间加速，李约素伸手挡在身前，在碰撞到舱壁的刹那，启动了强磁吸盘。一点小小的震

荡之后，他牢牢地攀附在舱壁上。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身后洞开的密封门透着亮光。

李约素稳了稳心神，释放了手掌的强磁吸附，调整脚部的吸附力量，最后直起身子。他打开头部的照明灯。灯光照射进无限的黑暗空间，消失不见，在光的影子里，无数粗大的管道纵横交错，仿佛一座巨大的迷宫。

李约素默默感知船体的结构，他需要凭借飞船控制系统隐约的亚空间投影来寻找方向。

只要方向对，就能抵达目标。

李约素认准方向，纵身跳起，在触摸到另一条管道的同时，打开强磁吸附，稳稳地挂在上边，然后调整姿势，让自己重新站立起来。

这比外太空行走还要困难，就像在泥淖中挣扎。然而这是最短的捷径。只要在巨大而纷乱的管道间穿行两千米，就能抵达飞船的一个控制枢纽。那是飞船真正的枢纽，沙达克所在的地方。当然，“重装甲号”上并没有沙达克，只有低级中枢，然而所有指令仍旧会汇聚到控制枢纽来执行。

李约素在管道间艰难跋涉，不断地从一条管道跳向另一条管道。很快，他的体力就到了极限，双手双脚都累得抬不起来，呼出的水汽在头盔内凝结，妨碍视线，更让人觉得举步维艰。

李约素不得不停下休息。

他扭动脑袋，不经意间，灯光扫过一样东西。

那像是一只黑渊蜘蛛！

李约素的心骤然绷紧。

然而它没有任何动静，在亚空间上同样如此。

这是一只死掉的蜘蛛。李约素紧绷的心松弛下来。

他走上前，仔细打量这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巨大的蜘蛛有十条腿，身子仿佛一个鼓鼓的橄榄球，拳头大的头部顶着三对硕大的眼睛。

它的最前肢至少有六个关节，看上去比人的手指更灵活。蜘蛛伏在两条管道交会的地方，身下露出一截长长的东西，仿佛绳索，那像是中枢星的神经末梢。绳索在蜘蛛身后延伸，消失在管道之后。在不远处，李约素又看见了更多的蜘蛛尸体。

暗黑深渊渗透在飞船的每个角落，形成网络，包裹着飞船。

然而古力特已经放弃了这个网络，再也没有任何信号在网络中传递，用来维持网络的蜘蛛也自然凋亡。

抛弃一切，只为了完成所谓的终极使命。

如果有暗黑深渊的中枢星存在，它也会认为古力特是个疯子！

李约素试图感知古力特。

古力特正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波动引擎的控制上。“重装甲号”被一层流动的水所包围，外部探测不到飞船的亚空间痕迹，内部同样也无法感知亚空间。一旦飞船启动波动引擎，所有的水必须被控制在波动引擎的控制范围内，否则一旦波动引擎启动，大量的水分子就会跟随进入亚空间。如果没有能量防护层的隔离，任何进入亚空间的物质会在一瞬间被转化为能量，质能转换的能量惊人，就像一个个核弹贴着飞船爆炸，一旦能量防护层被突破，整艘飞船就会立即烟消云散。虽然古力特的举动足够疯狂，但面对这样的情形，他仍旧小心翼翼。

古力特很快注意到了李约素。

你为什么会在哪里？古力特问。

我要做自己的事。

你是想自杀吗？

不，我当然要活着，我要看看你到底要干什么。

那就好。

古力特说完便脱离了接触，没有任何怀疑，也没有任何担忧。

他根本不认为我还能造成什么威胁，李约素心想。沙达克的计划能行得通吗？他不禁有几分犹豫。

然而至少值得一试。

李约素打起精神，深吸一口气，跳向下一根管道。

重复了十多次后，他的动作越来越慢。手脚仿佛被灌上了铅，似乎一个简单的跳跃动作也要耗费全部的精力。

十五！

他的头脑里掠过这个数字。然后他走向第十六根管子。

这一根管道的直径粗大得吓人，横在头顶，就像一条钢铁巨鲸的腹部。管子距离头顶两米，李约素喘着粗气，蹲下身子，用力跃起。身子并没有腾空而起，而是牢牢地吸附在身下的管道上。

该死！居然忘记了解除吸附。

李约素拨动手套中的控制钮，脚下猛然一松，他缓缓地飘了起来。

糟糕！一点冲劲让他完全失去了凭借，只能任凭身子飘浮。在接触到下一根管道之前，没有任何借力的地方。

这是一个可怕的失误！李约素盯着头顶粗大的管道，能感觉到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向着它靠近。然而，那速度慢得好像十年也不能抵达。

既然无法可想，不如就此休息一下。他索性全身放松，任由自己飘浮。

从极度紧张变得极度放松，世界突然间变得很安静。

连心跳都很突兀。

李约素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就在空无一物的真空中飘浮。一切都不复存在，时间永无休止，孤寂感让人窒息。

他下意识地抚摸胸口，想证明自己的心脏仍旧跳动。

隔着厚厚的太空服，他触到一个小小的硬点。那是链坠，承载着旦素一的灵魂，他将它放在胸口口袋里，一直没有动过。

他几乎已经忘记了，一触之下，才猛然想起来。

好吧，虽然这个旦素一只是佳上制造的电子人，虽然她早已不再出现，至少她在那儿，就在小小的链坠里。

也许这仍旧是一场死亡之旅，但至少不是孤独一人。

算是吧！李约素露出一个微笑，让自己从那令人窒息的绝对安静中挣脱出来。

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杜欣和白山都逃了出去，他们仍旧在银河间自由翱翔；佳上成了一个电子人，他就像沙达克一样全能，不再有血有肉，却强大有力，捍卫着人类的和平；英仙座旋臂上，联合舰队一定扫清了暗黑深渊，那儿的无数个星域里，生活恢复了安宁，就像从前的天垂星一样美好；还有那些伙计，甲目、墨拉迪斯，曾经的战友如今会在何方？他们一定也还活着，这些经常在时空中穿梭的伙计，生命力顽强，总能比常人活得更长久。

还有旦素一，在那亿万光年之外的地方，旦素一统领着她的“银龙号”，虽然她并不是勇敢地跳入深渊、在红色苍穹和漫天星斗下和他结婚的那一个，然而她是一个很好的战友、坚强的指挥官，虽然冷漠，却一直那么漂亮，就像她的前身一样。

还有一个旦素一，就在身边。

李约素稍稍用力，感受着链坠的存在。无限孤独的黑暗中，这是他唯一的陪伴。

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他默默地点数起心跳来。

三千四百六十五。

当他默念到这个数字，肩膀被轻轻一碰。

着陆了。他伸手将自己吸附在管道上，随即双脚也落下，紧紧地贴在管道上。

脚踏实地的感觉真好。

方才的休息让他的体力得到了恢复，稍稍辨认方向之后，李约素沿着管子爬了起来，随后站直身子，抬头望去。

头顶仍旧是无尽的黑暗空间，光的影子里，粗细各异的管道纵横交错。终点并不遥远，却仿佛遥不可及。

为了那一切！

他在心底给自己鼓劲，然后一纵身，高高跳起。

不断地跳起、爬行、又跳起……不知道过了多久，躯体仿佛成了毫无知觉的机器，而脑子已经麻木。他只是机械地重复着，一点点靠近目标。

最后，他终于站在了一个巨大的箱子外。箱子很醒目，至少有四百米长、两百米宽，而高度达到惊人的六百米。十多个引力发生器制造出一片零重力区域，确保哪怕飞船经历大的震荡，箱体内部始终保持不超过十分之一的标准重力。

箱子里就是“重装甲号”中枢的大脑。沙达克教给他的，一定是对的。

他稍事休息，然后沿着箱体爬动，在一个侧面，他找到了开关。一个巴掌大的莲花形标志旁，有一块醒目的长方形，在灯光照射下，白得有些刺眼。李约素揭开尘封已久的盖子，露出里边的握柄。

但愿这东西还能用！

李约素一边默默期待，一边伸手抓住了握柄，猛一用力，向上抬起。

箱体上传来细微的振动，箱子里边，有机械正在运转。身旁的一块圆形突起突然间弹了出来，露出一个黑黑的孔洞。

它还真管用！

李约素不假思索，钻了进去。

眼前一片雪亮，让李约素两眼一阵刺痛。他慌忙闭上眼睛，适应乍然到来的光明。

片刻之后，他睁开眼睛，四下打量。

“哦！”他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呼。

这里没有一块块的机器模板，只有一个个圆圆的白色小球飘浮空中，小球有大有小，大的超过拳头，小的只有指甲盖一般大小，无数半

透明的细丝连接着大大小小的球体。一眼望去，这就像一座无边无际的白色丛林，遮蔽着一切。

沙达克告诉他，这里是量子胞房，中枢的核心，然而他没有想到，所谓的量子胞，居然是这副模样。它们看上去异常精致，就像娇贵的玩具。

李约素愣在那儿，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以为在这里会找到一些机器模板，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肯定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控制它。然而眼前却是这样的一幅情景，让人一筹莫展。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控制这些小球。

沙达克并没有教给他该如何操作这些被称作“量子胞”的小球，或许沙达克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这些。这里就像沙达克的大脑，一个人无须知道自己的大脑如何构成、如何工作，它长在身上，功能正常就足够了。

李约素愣了一小会儿，有几分茫然。

沙达克，你叫我该怎么办？他不禁露出一个苦笑。

量子胞突然间动了。

李约素眨了眨眼睛，仔细看去。量子胞真的在动，成群的量子胞微微膨胀，然后恢复原状。那仿佛一次轻悄的呼吸。

他感觉到了波动引擎的能量涟漪。

又是一次轻悄的呼吸。

“重装甲号”正在预热波动引擎。

没错，古力特正控制着飞船开始行动，他的指令正透过这些量子胞传递到波动引擎。

一刹那间，李约素突然明白了自己该做点儿什么。

毁掉它！他对自己说。

只要毁掉这个巨大的量子胞房，“重装甲号”就会完全瘫痪。古力特就不再有机会去实现他疯狂的愿望。

毁掉它！李约素猛地扑了上去，一头扎进这漫无边际的白色胞体丛林。

他撕扯掉身旁的胞体，将白色小球捏碎，扯断它们的连接。破碎的白色小球里抖落下细碎的金属粉末，在空中散开。粉末从李约素眼前飘过，仿佛一条灿烂的光带。李约素伸手拂开金属粉末，他使劲地撕扯胞体和连着它们的细丝，却发现这是一张富有黏性的网，他要耗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把它们扯断，断下来的细丝和尚未断掉的细丝纠结成一团，充满黏性，更加难以扯断。李约素奋力向前，但周围飘荡的细丝就像一只只细小的触手，不断黏着他、拉扯他，很快，他的身子几乎被完全黏住，再也无法移动。

他在高达五千万立方米的巨型头脑上撕扯出了直径大约两米的窟窿，仅此而已。

李约素使劲挣扎，然而很快意识到这不过是徒劳。他停了下来，就像一只陷入蛛网的虫子，屈从了自己的命运。

我只能到此为止了。他吐出一口浑浊的呼吸，全然松弛下来。

“重装甲号”正在行动。外围的水圈层停止了流动，被吸收到“重装甲号”内部，亚空间的情形重新暴露在李约素的感知中。无数细小的能量点仿佛漫天星斗，正包围着黑渊舰队。黑渊舰队拱卫着星门，顽强地抵抗着对手碾压式的攻击。

星尘舰队赶到了，力量对比如此悬殊，胜负毫无悬念。猛然间，四艘星门船释放出剧烈的能量波，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星门四周，白光四溢，所有的飞船都被短暂而强烈的光子风暴卷入其中。

这正是古力特等待的时机。“重装甲号”的一百多架波动引擎同时启动，在星门产生能量波的同时，将“重装甲号”送入亚空间。

一切亚空间信号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古力特成功地实行了计划的第一步。他抛下了舰队，遮蔽一切信号，利用星门的能量波掩饰“重装甲号”的亚空间弹跳。整个计划

中，“重装甲号”唯一暴露行踪的时刻是撤除外围水层进行弹跳的瞬间，前后不过短短的十多秒，在星门能量波到来的时刻便被掩盖住了。

“重装甲号”进入潜行状态，消失在亚空间的能量之海中，再也没有人能跟踪它的痕迹。

周围一片寂静，无论是这五千万立方的量子胞舱，还是被波动引擎隔绝的亚空间，仿佛都陷入了永恒的寂静中。而古力特是这寂静中唯一的存在，无可置疑地控制着一切。

李约素静静地悬在量子胞丛中。

细微的震动从身后传来。李约素并没有在意，然而震动越来越强，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太空服上爬来爬去。

李约素有几分惊疑，想转身去看，但那东西附在身后，无法看见。

震动停了下来，似乎那东西已经离开。

身旁的量子胞好像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影响，微微变形。这变形的痕迹连成一道轨迹，从身子右侧移动到头部上方。那儿有个什么东西！李约素想。他努力睁大眼睛，辨认着蛛丝马迹，最后，他确信自己看见了——那是一个近乎透明的带状物，它在量子胞的丛林里穿行，就像一条灵活的蛇。

李约素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可以确定它是冲着自已来的。

不管是什么，至少还是个活物。和一个活物打交道，总比在无限寂静中默默等死要好。

李约素努力盯着它，它透明的躯体内部隐约有些光。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机器，也许是量子胞体的防御机制。蓦地，一丝异常的动静在眼角余光中一闪，李约素猛然扭头看去。

一个与刚才带状物类似的物体就在那儿，它从量子胞丛林中钻出来，在李约素身边停下。

更多的透明蛇状物体出现在周围。它们静静地停在原地，很快形成了包围。当它们的数量继续增多，这些透明机器彼此间开始纠缠交错，

就像在编织一张网。李约素惊异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是他从未见过的情形。若隐若现的透明机器在眼前穿梭，一道透明的墙从无到有，逐渐横在身前。李约素四下张望，那不是一堵墙，而是一个巨大的茧，前前后后，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一个隔离区。

它们把我当作了应该隔绝的异物。

这的确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机制，隔绝异物，顺理成章，下一步该是消除异物。

李约素没有丝毫畏惧，只觉得很奇妙。这精密的飞船大脑不同于过去他所见到的任何东西，凌乱中透着精致，有一种别样的美感。就连这些防御机器，也长得超乎想象，像是艺术品。

他伸手触摸身前的墙体，触手柔软，却很有韧性。

创造这系统的人，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吧！

这艺术家的作品即将杀死他。

在这样一个精致的棺椁中死去，比被爆炸的火焰烧作灰烬要好一万倍。这是一种奢侈的死法。也许几万年后，人们还能找到他保存完好的遗体。那个时候，那些未来的人类，会对这样一具尸体感到好奇，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故事，甚至编出一些传奇。

这样的想法让李约素不禁微笑起来。

晶莹透明的墙上仿佛有微弱的光在闪。

李约素漫不经心地看着那微弱的闪光，在量子胞房明亮的光线下，那闪光只能被勉强看清。

闪光依稀间有些节律。

李约素心头一动。

这像是某种熟悉的节律。他瞪大眼睛，仔细查看。

是的，那是有节律的闪光，就像是某种记忆的辉光在他头脑中闪烁。

猛然间，他终于能够想起那究竟是什么。那像是科尼尔海盗的语言，用光的节律表示的符号。反复琢磨十多遍后，他恍然想起了如何破译，立即开始尝试。当他拼出最后一个字母，随即激动地大叫起来：“布丁，是你吗？布丁！”

没有回应，透明墙上的光仍旧隐约闪烁着。它反反复复，只在重复同一个词：船长！

那只能是布丁，然而他无法听见声音。

李约素打开头灯，照射着墙体，不断打开关闭，按照同样的方式开始回答。

布丁！他发出这样一个信号。虽然很生疏，然而他还是成功地发出了信号。随着动作变得熟练，他加快了频率。

墙上的闪光停止了。

布丁看见了！

李约素按捺着心头的激动，紧张地看着眼前通透的墙体，生怕错过了一小点变化。

墙体内的光又开始闪动。

“是，我，布——”李约素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了新的信息。他的嘴唇哆嗦着，巨大的狂喜让他不禁有几分哽咽。

“布丁，真的是你，真的是你！”李约素喃喃自语。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值得人们留念，然而值得李约素留念的却不多。回首往事，如果让他选择一个愿望，他会选择留在科尼尔，和苏北旦并肩而战。他会老得很快，也许在苏北旦死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老朽，他不会成为人类的救星、银河的英雄，但是他可以守卫在科尼尔星域，和心爱的人一同老去。家园和爱人，他都永远地错过了。如果可以选择第二个愿望，他会选择让布丁起死回生。布丁虽然只是一个中枢，却是最忠诚的伙伴，从不畏惧，从未退缩，勇敢地面对一切挑战。布丁可以一直生存下去，变得像沙达克一样伟大。他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

高兴！非常高兴！

布丁又传来了信息。

李约素笑了起来。他们就像两个囚徒，隔着厚厚的墙壁勉强能听见对方的动静。然而，还有什么比知道对方还活着更让人感到高兴的事？

墙上的光芒不停地闪烁，布丁断断续续地把和古力特的恶斗说了一遍。

李约素饶有兴趣地看着墙体内闪烁的光，仿佛看着布丁的面孔。

船长，在吗？

闪烁的光在这一句上不断重复。

我在这里。

李约素回应，然后沉默下来。布丁还在飞船上，他曾经被古力特打败了，躲藏起来，苟活性命。然而无论是因为什么缘由，他都应该再尝试一次，因为古力特将把“重装甲号”带向毁灭，而那个疯子会对银河之心做出什么举动完全没人知道。

能控制飞船吗？

稍稍思索之后，李约素打出了光语。

古力特控制着它。布丁回应。

古力特放弃了飞船，他只控制波动引擎。李约素不断地开关头灯，打出这个长句，当最后一个字符终于发送出去，他感到手指尖上微微有些麻痹。这真是一件让人抓狂的活儿。

我可以试探一下，等我回来，十分钟。

十分钟显得格外漫长。李约素不断张望，希望那光亮可以重新闪烁起来。

光却仿佛凝滞了。

布丁长久没有回来，李约素迫切的希望逐渐变成了担忧，最后变成了焦灼。然而却无从发泄，他只有愣愣地盯着眼前的墙体，恨不得钻进里边去把布丁找回来。

布丁没有来，古力特却来了。

李约素，你为什么还在那里？那不是生活保障区域，没有生命维持设施，不安全。

我有保护，不用担心。

我派人接你回来。

派人，你还有人在飞船上？

确切地说，是派一台机器。

多谢你的好意，我在这里挺好的。

古力特脱离了接触。

古力特一定会派机器来。李约素想，他更愿意留在这里等布丁。

布丁到底怎么了？古力特似乎并没有发现布丁，不然一定会质问。然而布丁为什么迟迟不回来？

强烈的焦虑感让李约素口干舌燥，恨不得眼前有个什么东西，可以让他狠狠地揍几拳。然而他什么都做不了。

时间在焦灼中一分一秒过去。

厚实墙体中的光亮仍旧凝固着，布丁还是没有回来。

李约素长叹一口气，有种听天由命的感觉。他集中注意力，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

着急也没有用，那就安静地等待命运的裁决。

不知不觉中，他仿佛身处一片虚无的空间，天宇下没有一丝星光。巨大的黑影从穹顶俯瞰着他，仿佛黑影吞噬了一切，只剩下他一个存在于世界上。

李约素挺直身子，沉默地望着那黑影。没有宣战的号角，没有沸腾的热血，他只是挺直身子，让自己不向那铺天盖地的黑影屈服。那黑影好像是古力特的影子。

阴冷的风吹来，让他浑身打战。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李约素咬牙坚持。

忽然间，空间里弥漫着咔嗒的声响。那像是末日的钟声，从四面八方涌来，伴随着咔嗒的声响，天地似乎都在不断震动。

李约素打了一个冷战。猛然睁眼，眼前是一片灿烂光明，正是封闭他的墙体。

他刚才竟然睡了过去。

咔嗒的声音却是真的，正从太空服的耳机里传来。那像是一种细微的噪声，是电子线路出现了某种问题。李约素关上耳机，重新启动，咔嗒的声音却仍旧延续着。

末日来临的时候，连太空服都会出问题。

李约素抬头望着眼前墙体中的光。布丁还没有出现，是遭遇什么意外了吗？

古力特派来的机器真的到了。

一台八只脚的扁平机器从舱壁上爬了出来，它像一只巨大的钢铁蜘蛛，灵活地在量子胞丛林间爬动，很快挪到了墙体外围。一只钢铁的爪子穿透墙体，须臾间，将原本严丝合缝的茧壳撕得七零八落。

两只爪子向李约素伸来。

李约素任由这机器蜘蛛将自己抓起，放入腹部透明的小舱里，得到最好的保护。

一刹那间，耳机中一直咔嗒作响的噪声消失了，世界变得一片静默。

李约素的头脑中仿佛闪过一道电石的火光。他突然明白了那咔嗒声的含义，那是不断重复的一个词：船长！布丁没有再用光的信号，而是用声响来给自己传递消息。

他成功了！布丁还在那儿，也许还控制了飞船。

李约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挥舞拳头，擂在面前的透明玻璃上。

还有什么消息能比这个更好！

机器蜘蛛转身，顺着来路退出。它钻入舱壁，准备遁出。

李约素瞥见了量子胞丛林。万千的量子胞，仿佛一朵朵白花般绽放，又在刹那间凋零。放眼望去，似乎整个世界成了一片白色的凋零世界，只剩下连接胞体的半透明细丝，形成一个半透明的巨大球体。这是怎么了？李约素惊讶得合不拢嘴。

他来不及细想，机器蜘蛛带着他钻入了舱壁，眼前一片黑暗。

只要布丁还在，就有希望！他这样想。

28. 生死之间 李约素

布丁到处留下痕迹。他利用各种各样的设施发出信号，无论是闪烁的灯光，还是有节律的声响，甚至墙体上凹凸不平的小点……所有这些都用在同一种方式传递同样的信息：船长。

这古老的海盗信号也许是布丁学会的第一套信号系统，自从学会之后，也几乎从未使用过。此刻的“重装甲号”却成了布丁的实验场，到处都是信号。

然而只发出“船长”这样一个信号是远远不够的，把“重装甲号”从古力特的控制下解救出来才是布丁该做的。

也许这样的挑战对布丁太难了。

“重装甲号”仍在亚空间潜行。古力特维持着浓缩的亚空间形态，除了波动引擎之外的一切，似乎都被遗忘了。

应该还有机会挫败他。

李约素站在巨大的舷窗前。舷窗外是波动引擎形成的隔离屏障，没有一丝光，让舷窗玻璃看上去一片漆黑，仿佛深不见底的窟窿。

窟窿里却偶尔会有闪光。

长，长，长，短，短……闪光正是布丁的呼唤——船长。

他听见了布丁的呼唤，然而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回应。

布丁连舷窗的闪光都能控制，为什么就不能找个更好的通话方法？

这个问题三天来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此刻又浮现上来。布丁的聪明劲头总是隔着一层，没有完全释放，关键时刻无法自己想出主意。

暂时忘了布丁吧，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李约素努力回想“重装甲号”的结构。沙达克灌输给他的知识栩栩如生，他仿佛在自己的头脑中游历整艘飞船。

量子胞房是最重要的中枢结构，如果说飞船是沙达克的躯体，量子胞房就是大脑。然而他已经无法再进入那个重要的所在，古力特将所有的维修通道都封死了。

如果还有什么关键部位可以控制整艘“重装甲号”，那么就是舰桥指挥舱。量子胞房是大脑，指挥舱就像通向大脑的信息大道。五成以上的信息输入来自指挥舱，然而对波动引擎的控制并不在内。飞船的动力系统自成体系，和指挥舱的输入系统隔绝，只有量子胞房是两者交会的所在。如果从指挥舱灌入足够强烈的指令，仍旧有可能抢夺动力系统的控制权，飞船的沙达克就是这么做的。然而古力特牢牢地依附在动力系统上，任何抢夺行动都会变成无谓的冒险。更何况，哪怕能记得所有的指令，一个人也无法控制指挥舱。连续不断地输入指令，调动不同的传感器监视指令执行情况，对沙达克来说不成问题，对一个人来说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了沙达克的思想却没有沙达克的躯体，最令人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李约素盯着黑乎乎的窗玻璃，仿佛看见遥远的前方有一片光明，却隔绝在冥冥的黑暗之中。

这不是一个人类能做到的事！

黑暗中的闪光又亮了起来。

布丁是唯一的希望。李约素伸手敲击着玻璃，仿佛自娱自乐地打着节拍，和闪光的频率相应和。这几天不断地阅读这信号，他对此已经异常纯熟。

古力特来了。

古力特放弃了黑渊的十脚蜘蛛，用另一种方式重新塑造了整个体系。他放弃了那些属于中枢星的生物体，而制造出属于自己的机械体，但仍旧使用亚空间控制的方法来驱动它们。他就是一个由人类技术武装起来的中枢星，钢铁机械的躯体包裹着中枢星的灵魂，和石头般的黑渊

生物完全不同。

人类一直在追踪暗黑深渊，试图斩草除根，却不知道对手早已悄然脱胎换骨，成了另一种存在物。

或许古力特自己也并不知道演化的尽头会是如此。他只是为了寻找最佳的方式控制“重装甲号”才放弃了那些有着强悍肉体的生灵，转而使用机器的替代物。

李约素，我们还有六十八个小时就会弹出亚空间。

多谢你告诉我，我会一直等着的。李约素漫不经心地回应。

我派机器来接你，你要转移到“天狼星号”上去。

什么？为什么？李约素微微有些意外。

这是计划的一部分，你要活下去，就需要“天狼星号”的保护。

哦，我自己会去，不需要你的机器代劳。

“天狼星号”已经转移到新的位置，机器会带你前往。

什么位置？

机器会带你前往。

古力特说完，直接脱离了接触。

古力特正一步步地走向他的目标，而自己却束手无策。一丝焦灼感浮上来，李约素深吸一口气，将它压了下去。

他扭过头去，注视着窗玻璃。漆黑的舷窗内偶尔的闪光依旧，仍然是那一句呼喊：船长。

布丁，只有六十八个小时，能发生奇迹吗？他在心底默默祈祷。

机器蜘蛛很快就到了身边。李约素任由这模样可怕的生物将自己抓起来，塞在腹部的小舱里。

蜘蛛灵活地沿着通道爬行，忽然间爬上一侧的墙体。墙体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孔洞，蜘蛛收缩肢体，几乎垂直地落了进去。

缩起肢体的蜘蛛在孔洞里反而爬得更为迅捷，很快，李约素就彻底失去了方向感，只能凭着对波动引擎的感知，勉强判断蜘蛛正向着底舱

快速移动。

那儿是沙达克的控制中枢所不及的地方，潜藏着“重装甲号”的秘密，也许那儿储藏着一百个奇点炸弹，或者是一艘历史悠久的飞船。沙达克说“重装甲号”不过是一个掩饰的躯壳，躯壳内包裹着远古时代银河人的飞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古力特将要把自己带去的地方，应该就是那神奇的飞船，银河人的遗物。

李约素感觉自己仿佛正在颠簸的电梯中高速移动，不得不双手撑着舱壁来减少震荡。这个体系的设计者显然丝毫不顾及舒适度，高效是唯一的原则。

一个奇怪的念头冒了出来：这蜘蛛腹部的空舱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存在？虽然它正好适合一个成人的大小，然而绝不可能是为了承载人类而专门设计。这念头刚冒出来，就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断的颠簸让他精疲力竭，几乎呕吐。他不得不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把那令人不快的感觉压下去。

时间过去了约莫半个小时，蜘蛛好像降落到了飞船底部。忽然间，它停了下来。

李约素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光亮。

他能感觉到古力特的亚空间存在，宛如一只捏紧的拳头，指缝间泄出无数细小的游丝。无须看见任何东西，李约素知道每一条游丝的末端，都有一只机器蜘蛛，或者是别的傀儡机器。几乎所有的游丝都指向飞船的底舱。底舱一定聚集着大量傀儡机器。

蜘蛛将他架住，从腹舱里取出，放在地上。

李约素很快摸索着站起来。

古力特，我需要光。

李约素送出了请求。

古力特并没有回应，然而眼前突然间一片橙黄色的光明，似乎有无数橙黄色的灯同时点亮。

有几盏灯在移动，李约素仔细看了看，那是蜘蛛头部的两块巨大的亮斑，仿佛一双黄色的眼睛。

这就是古力特的回应，他用蜘蛛身体上的光来提供照明。

数以百计的机器蜘蛛把四周照得亮如白昼，李约素很快发现了“天狼星号”：熟悉的不规则椭圆球体，黝黑的颜色，嶙峋的表面。

船长，欢迎回来。他疑心自己踏上飞船，就会听到这句熟悉的问候。

然而布丁不可能在那儿，这艘飞船不过是古力特精心炮制的复制品而已。

机器蜘蛛聚集在一起，密密麻麻，向远方延伸，最后浸没在黑暗中。

上船吧，李约素！古力特传来消息。

我可以上船，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到底要做什么。

“重装甲号”已经完成了使命，它将沉没在亚空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想用这个复制的“天狼星号”继续潜行？这不可能，毁掉“重装甲号”，你就毁掉了船上的一切。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尽管上船，我会确保你的小船在正确的位置弹出。

又是一次不计代价的掩护。为了掩护“重装甲号”，古力特抛弃了舰队；此刻，为了隐藏踪迹，他打算抛弃“重装甲号”。然而在亚空间中潜行途中撤除屏障，任何有形的物质都会在一瞬间被转化为能量。

你要在亚空间潜行途中撤除能量屏障？

正是如此。

这不可能，你会把一切都毁掉。

一切的不可能都只是一种可能。正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可能，我才有更大的机会赢得胜利。这不违反任何物理法则，它只是违反

常识。当然，常识也是正确的，银河间任何智慧生物，如果能够把飞船送入亚空间，它们的目的必然是想方设法保存它，而不是毁灭它。这太蠢了，然而这正是我的计划成功的关键。

这不可能。李约素几乎本能地反对这样的看法。

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一些古老的沙达克，可以让它们回忆人类早期的一些试验。为了保存关键的试验数据，早期人类采用的正是我所要使用的方法。让一艘大飞船进入亚空间，然后回收一些小的保护装置。所以，这早就被证明

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只是人类的亚空间航行技术早已完善，没有谁会想到有人会发疯毁掉好好的飞船，尤其是像“重装甲号”这样一艘母舰。

你撒谎，你只会把所有的一切都葬送在亚空间。沙达克根本不会记得有这种事。这是谎言！

将飞船葬送在亚空间，这荒谬透顶。这只是古力特的说辞，他不会葬送“重装甲号”，但会把这仿造的“天狼星号”抛出去，就像抛弃一个包袱。不过，古力特毫无撒谎的必要。李约素的反驳坚定而有力，内心却有些忐忑，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但是中枢星记得。中枢星记得从最初和人类遭遇、到最后和人类决战之间所有的重要信息。我从它那儿继承了绝大多数的记忆。你还怀疑什么呢？我将你看作银河间唯一的同类，我想让你为此做个见证。难道这有什么可怀疑吗？

李约素哑口无言。在亚空间释放“天狼星号”，这是亚空间弹跳的二次释放，大胆得让人惊讶不已。如果说利用星门的掩护抹除“重装甲号”的弹跳痕迹仍旧给人类留下了一丝追踪的可能，那么在亚空间毁灭“重装甲号”，就会将所有的痕迹彻底抹除。没有任何人能够再追踪二次释放的飞船，没人能够追踪它的轨迹，因为在“重装甲号”湮灭所造成的能量波涛中，一切踪迹支离破碎，哪怕是最强大的沙达克也无法追踪。

我不上飞船。李约素最后硬邦邦地说。他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来拖延，那么唯一的抵抗武器，就是态度。态度就是立场，他不需要为此寻找理由。

我不希望你死在这里。这毫无价值。

我不希望上你的这艘“天狼星号”。如果这样活下去，对我毫无价值。“重装甲号”是一艘科尼尔飞船，在科尼尔飞船上死去，那正好是我的夙愿。

难道你不希望人类能够抓住我吗？哪怕失去了最后的踪迹，如果你能把这个情报告诉沙达克，人类是不是会多一点胜算？无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全人类，你都应该上船。那是你的飞船，你的“天狼星号”。

古力特说的一切似乎句句在理。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计划完美无缺，步步紧逼，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很深的陷阱，一直向下落才符合物理规律。然而，人总有不同的选择。

我不上船。

李约素平静地送出消息。即便“天狼星号”能够死里逃生，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人类也已经太迟。对抗古力特狡猾的偷袭，那是银河人的职责，他帮不上什么忙。他的战场应该就在这里，对抗古力特的意志，这是他唯一该做的事。他对自己的选择愈发地坚定起来。

这并不明智。

这是我的选择，古力特。我不是你的傀儡，更不是你的替身，我的生命早就该结束了。能够在结束生命的时候，站在你的对面，对你大声地说不，这就是一个人类的价值所在。你无法为所欲为，哪怕拥有了绝对的控制权，你也不能控制我的心灵。你可以杀死我，但是不能让我屈服。所以，我不上船。

古力特陷入沉默之中。过了半晌，他终于传来了消息。

我不想让你毫无尊严。

这句话隐含威胁，李约素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古力特愿意，他完全可以将自己弄得失去知觉，强行带走，甚至他可以对自己进行改造，把自己变成傀儡，然而他不愿意。他需要一个对等的谈话者，而不是一个傀儡。

所以你可以让我有尊严地死在“重装甲号”上。

李约素接上古力特的话茬。

我已经见证了你的征途，你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生物——和人类不同，和暗黑深渊也不同。你想要我活着，究竟还有什么企图？难道你希望我会向所有的人类宣传你的光荣史诗？没错，我是你的同类，我可以理解你的行为，但是如果你决心用一次自杀来创造奇迹，又希望我留着这条命来见证它……对于已经死去的人，见证又有什么意义？你确定你死后的世界会更美好，我活着并不能让它变得更好。我不想见证你最后的奇迹，我只想留在这“重装甲号”上，做一个有尊严的选择。也许这是最后一艘我能找到的科尼尔飞船，古力特将军。

古力特再次陷入沉默。

这一次，他沉默得更为长久。

李约素希望古力特能够考虑得更长久一些，毕竟，布丁就在船上，哪怕多一秒，他也能和布丁在一起多一秒的时间。虽然布丁没有能够控制“重装甲号”，只是不断到处释放信号，但至少布丁在船上，在某个角落里活着。一切都走到了尽头，那么就该考虑为自己所在意的人争取点儿什么。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替布丁多争取一点时间。

古力特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

两只机器蜘蛛靠了过来，似乎古力特最终还是决定要强行送走他。

机器蜘蛛却从他身边直接掠过，奔着“天狼星号”而去：一只爬上“天狼星号”，钻了进去，很快便退了出来；另一只张开肢体，趴在“天狼星号”的引擎上。李约素突然明白了这两只机器蜘蛛在做什么，它们关闭了“天狼星号”的控制系统。这艘小飞船被设计成独立运

行，古力特并不能从外部关闭它。

看来古力特要修正他的计划。这算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胜利吗？

忽然间，一切没入黑暗。机器蜘蛛关闭了身上发光的亮斑。

那就和我一起吧！

古力特传来信息，然后便脱离了接触。

什么？李约素感到困惑不解，然后马上就明白了过来。一道屏障正在升起，“重装甲号”被隔离在外。机器蜘蛛和古力特之间微弱的亚空间联系猛然间仿佛火焰般燃烧，哪怕在能量之海炫目的背景上，也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游丝末端飞速膨胀，成了一个个彼此联结在一起的球体。古力特正从“重装甲号”转移到机器蜘蛛们身上，每一只蜘蛛都成了古力特的一部分；而它们结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古力特。

古力特并不需要“天狼星号”，他有自己的救生飞船，这底舱就正是一艘飞船。

“布丁！”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李约素大声叫喊。一旦救生飞船脱离，“重装甲号”湮灭，他将永远再也见不到布丁。

永别了！李约素的心头涌过一阵酸楚。布丁死了，而他正站在一群机器蜘蛛中间，奔向一个尚未完全确定的末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告别吧！

船舱里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声音，温度骤然间变得很低。李约素冻得瑟瑟发抖，他勉强呼唤古力特，然而古力特仿佛也被冻住了一样，没有一丝反应。

除了忍耐，什么都不能做。

意识渐渐地变得有些麻木，李约素竭力维持着清醒。和古力特之间还有最后的较量没有完成，如果自己真的被冻死，即便不算输，也绝对不是赢。

如果有一个人盯着古力特的一举一动，会对这个世界好些。

然而寒冷却不可抗拒，它将意志一点点地抽去，让李约素的眼皮变

得越来越沉重。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失去最后一点抵抗力的时候，眼前突然一片光明。

所有的蜘蛛同时放射出光芒，古力特几乎在一刹那活了过来。

一阵浓浓的暖意让李约素精神一振。

对不起，我的朋友，计划出了一点意外，让你受惊了。古力特说。

那不是受惊，而是谋杀。但李约素并不想争论什么，至少在死去之前，古力特又把自己救了回来。他闭上眼睛，避开刺目的光线。

飞船仍旧在亚空间潜行，然而即将弹出。李约素能够感觉到波动引擎正托举着飞船脱离能量之海，时空膜紧绷，只要能量的波澜稍有偏移，飞船就会弹出去。

这似乎来得太快了一些。利用“重装甲号”湮灭产生的波动，救生飞船应该借机潜行得更远才合理。

合理不合理，都是古力特说了算。

然而，再也见不到布丁了！

一时间，各种纷乱的思绪纷至沓来。

李约素把杂乱的思绪排除在外，全身放松，让自己能尽快恢复。

古力特却没有给他时间。

我们有麻烦了。

李约素不予理会。

一刹那间，飞船弹出了亚空间。

某个东西跳入李约素的意识中。

这是一个非凡的存在物，它存在于群星之间，尺度达到近两百光年，而在对应的亚空间里，能量的洪流奔腾，无比壮阔。

银河之心！李约素猛地睁开双眼。

光辉灿烂的恒星群跃入视野中。这些星星彼此间靠得无比紧密，看上去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光球，占据了一半的天宇。光球之外，星星密密麻麻，不时连缀成片。这是一个光的世界，来自恒星的强烈光芒

在飞船外围燃起一道白炽的火墙，如果飞船不是处在波动引擎的保护下，在弹出的瞬间就会被烧成灰烬。

银河之心！

李约素从未在这样的距离上见过银河之心的全貌。上一次来到这里时，“天狼星号”留在了银河之心的外围，而他被银河人引领着，在银河之心的恒星火焰中穿梭。在银河人的保护下，那就像一场有惊无险的观光。

这一次却是十足的凶险。

飞船已经处于极限边缘，船舱内的温度极高，闷热得让人窒息。李约素却无所畏惧，无数次出生入死，他早已经习惯了贴近死亡边缘的感觉，他只是敞开心胸，感受那无边无际的辽阔壮美。

银河人用了几千万年的时光，将本已紧密聚集的恒星拉到彼此间不过十几个或几十个光秒的距离，完全依靠强大的引力控制器才不至于发生碰撞坍塌。在星域间，人类或许能够利用恒星的能源，然而如此大规模地将恒星聚集一处，在整个银河间绝无仅有。这是整个人类文明最大规模的物质聚集。

相对应的，是一个巍峨高耸的亚空间体。按照亚空间体积计算，也许比所有星域的亚空间体积加在一块儿还要多。

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之花，散落银河间的星域与之相比，连孢子都算不上。

古力特想要做的，就像一只蚊虫飞舞着和大象搏斗。他连银河之心的皮毛都无法撼动。

李约素回过头来寻找古力特。

古力特，你有麻烦了！你动不了银河之心。

他不无讥讽。

你的小伙伴让我惊讶。

古力特回应。

什么？什么小伙伴？李约素敏锐地捕捉到古力特话语中潜藏的信息。

古力特尚未回应，李约素便觉察到了时空膜的异样：一个大家伙正要从亚空间弹出。它紧随着古力特的飞船，前后相差不过几分钟。

那会是谁？不等李约素细想，一艘巨船蓦然出现在飞船的左侧，庞大的船体贴得很近，仿佛随时要挤压过来。

船身残破，表面却泛着一层银光。那是强烈的射线在飞船外壳上激发出的光芒。

这是一艘科尼尔战斗母舰。

“重装甲号”！

那是“重装甲号”！

李约素一阵狂喜。“重装甲号”还在，布丁还在！

“重装甲号”的表面泛起金光，飞快地扩散开，在船体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椭球。金光闪闪的椭球不断扩张，很快就把古力特的飞船囊括在内。当光球扩大到整个船体都被包裹在内之后，便静止下来。

是布丁启动了护盾。

它在发射信号。古力特说。

他说什么，快告诉我。李约素迫不及待。

古力特将信号送了过来，那是一个很短的信号，不断重复：

船长！

信号反复，只有这个词。

真的是布丁！李约素突然感到鼻子一酸，眼眶湿润。在银河间漂泊闯荡了这么多日子，他的心变得很硬，几乎对什么都无所谓，他真的想不到自己还有流下眼泪的一天。

它打乱了我的计划，让我提前弹出。这真是一个意外，它居然就在我放弃飞船的几秒间完全控制了飞船。这的确很了不起，也算是一个奇迹。

分散在蜘蛛体上的亚空间侧面迅速汇聚成一个新的形体，在亚空间的波动中，它好像是年轻时的古力特的模样。

然而我的计划不容失败，和它永别吧，我会将它送回到亚空间去。这一次，它不会再弹出来。

古力特的飞船上亮起一道闪光，一个亮点从船头脱离飞船。

那是一个金属球，人头般大小，速度并不快，直奔着“重装甲号”而去。

当距离“重装甲号”三千米时，金属球蓦然消失，取而代之是一个奇特的黑点，仍旧是人头般大小，在千万恒星光芒的照射下，就像一个来由不明的洞穴般硬生生地挂在空中。

那是一个奇点，时空膜上破缺的孔洞，在时空膜上显示出一个三维的球体模样。它就像一个微型黑洞，吸收一切，任何物质一旦碰触它，就会透过时空膜，被卷入到亚空间的能量之海中归于湮灭。

这艘小小的飞船能够制造奇点炸弹，也许这就是古力特有恃无恐的原因所在。

黑色球体向着“重装甲号”飘去，缓慢而坚定地靠近着。

你不能这么做！李约素向古力特怒吼。

“重装甲号”觉察到了危险，立即做出了反应，船体上两门重炮同时向着靠近的黑球射击。红色的光束正正地击中黑球，但就像坠入了深渊，不见任何反应。

快跑！李约素焦急万分。

能够抵抗时空的武器，唯有时空本身。物理规律决定了这样的奇点无法持续长久，时空膜拥有良好的弹性，任何失去能量支撑的奇点只会被时空膜的弹性恢复抹平。

只需要躲开它。

然而在这样的距离上，“重装甲号”根本无法闪避。

“重装甲号”的波动引擎紧急启动。

布丁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准备重新潜入亚空间。奇点只在时空膜上存在，只要能躲入亚空间，奇点便不能造成任何伤害。只是躲进了亚空间的飞船也就失去了威慑力，变成了纯粹的逃跑。

然而在不到三十秒的时间内，让一艘长达两百公里的巨型母舰沉入亚空间，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李约素恨不得能够伸手将那个小小的黑色球体拉住，给布丁一些时间。

古力特，你必须让它停下。

情急之下，李约素全然不顾古力特就是始作俑者。

我无法违抗物理法则。

古力特的回答准确而冰冷。

奇点继续从容不迫地向前。“重装甲号”的波动引擎发出白亮的光，突然间，整个船体断作两截，较短的一截向着古力特飞船冲了过来，剩余的大半截则像子弹般弹了出去。

一道辉光闪过。

奇点几乎就在一瞬间吞没了那半截“重装甲号”，只留下一道剧烈的辉光。

辉光闪过，远处的半截“重装甲号”仍在远离，近处却一片空荡，什么都没有，就像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过一样。

布丁成功地逃出生天，代价是小半艘飞船。

李约素不由捏紧拳头，暗暗叫好。

古力特驱动飞船，向着“重装甲号”追过去。

你要干什么？你不能伤害布丁。

尽管明知是徒劳，李约素还是希望能阻止古力特。

古力特并不理会，他的飞船比残存的“重装甲号”快得多，很快逼近了它。

“让我上‘天狼星号’，我带布丁走！”

李约素喊了出来。

古力特并没有减速，然而有了回应：

这对我有什么益处？

你承诺过保护我的安全。

但你已经放弃了。

你并不想要在这里杀戮，你只是要计划成功。我活着，就是你计划的一部分。我可以保证我们会离开，你可以继续进行你的计划，不会有任何干扰。

古力特沉默下来，飞船却并未减速。

残余的半截“重装甲号”显然失去了大部分动力，它试图掉转船体，却进展缓慢，只是稍稍扭曲了轨迹。

如果你真要杀死布丁，就连我一块儿杀了！

李约素下定决心，如果古力特真的击毁“重装甲号”，毁掉布丁，他就立即自杀。他伸手抓住身旁的钢铁蜘蛛尖利的肢端，指着自己的脖子，他想让古力特明白，这不是虚声喝问。

手头上唯一有效的威胁，不过是自己的这条生命而已。

你可以上船，但要跟我走。

古力特终于送来了回应。这和原本的计划有些出入，但至少布丁能够活下来。

“天狼星号”的信号灯亮起，李约素攀上飞船，准备钻入舱内。

一个笨拙的亚空间信号从“重装甲号”上荡漾而来，从古力特和李约素的感知中掠过。

李约素停下手中的动作。

船长！

那是布丁的呼唤。

布丁！

李约素发出回应。

银河间，还有什么比这一声呼唤更重要？

29. 铁星战火 旦素一

铁星并不是一颗星球，而是大大小小十二颗星球的总称。十二颗铁星散布在银河之心的外围，彼此间相距上百光年到几十光年不等。其中最著名的那一颗，也就是通常被称为铁星的那颗，拥有一块巨大的放射线斑纹，被称作“放射线斑纹星”。从太空中望去，一个巨大的环形放射出十三条长短不一的射线，就像一颗巨大的陨石撞击后留下的残痕。然而那是一栋人工建筑——铁星飞船博物馆，其中收藏了人类从古至今形形色色的飞船，至少有十三万种。

这是银河间绝无仅有的博物馆。

同样绝无仅有的是，铁星人拥有的零点能技术，他们该是除了银河人之外最强大的人类。然而铁星人却并没有像巡逻者一样维持武装。

“巡逻者曾有八个部族，每一个部族都无比强大。铁星曾经有十二颗星球，虽然并不是每一颗都像这颗星球一样伟大，但也都是无比坚固的基地。”吉钠看着旦素一，“但时间会抹除一切，所以你的问题，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铁人并没有维持强大武力的必要，其他的十一颗星球，都逐渐被荒弃了。星球仍在，每一颗星球上也都有铁人维持，但只有放射线斑纹星才保留着武装，其他的星球，都只是有一座警戒基地罢了。”

旦素一点了点头。吉钠说了很多关于铁人的历史，却一直没有说长老会是否通过了决议。她预感到结果一定不会有利于“青云号”。不过一切经历都告诉她，耐心是一个巡逻者指挥官必备的品质。

是的，耐心！从前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然而自从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发生了某种变化之后，她的耐心也大大减少。在铁星的高空轨道已经停留了三天，长老会却连一个像样的说法也没有。

旦素一深吸一口气，“吉钠，长老会有什么结论吗？关于对钶大维滥用武力的指控。”

吉钠盯着旦素一，沉默不语，片刻之后说道：“长老会决定不予以起诉。”

果然如此。

在这里继续争论下去并没有什么益处。

这不是公正的裁决，然而银河间并没有可以上诉的最高法院。一切的律法，都有其边缘，哪怕银河公约也是如此。

旦素一牢牢地控制着情绪，“那么，‘青云号’继续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请求铁星长老同意我的舰队通过，前往沙川部族起源地。”

“长老会同意‘青云号’通过，但是贝壳船不许通过。贝壳船被认定为危险因素，必须留在铁星接受检查。”吉钠回答，他的脸上没有表情，然而语调中透出迟疑和犹豫，显然并不支持这样的决定。

“我要求向长老会陈述，这是我的舰队，完全可靠。我会对此承担责任。”

“贝壳船毁灭了白沙星，”吉钠回答，“所有的技术分析完全确认了这一点。旦素一阁下，也许您还没有意识到铁星的原则和巡逻者并不一样。对铁星来说，技术是文明的标签。当我们确认一项技术对银河世界造成了危害，那么对这种技术，铁星人就拥有优先防范权。贝壳船是一种特别的飞船技术，在我们的资料库里存有它的原始模式，但是这种新式贝壳船，已经被视作一种威胁。”

“如果类似于‘青云号’的飞船攻击了铁星，是不是所有的巡逻者舰队都会被幽光飞船干掉？”旦素一反问。

“两个不同的文明能发展出完全一样的技术路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予以甄别。”

“每一个星域都有坏人、有好人。”

“是的，我明白。”吉纳的声音显得不是那么确定，“我向长老会陈述了这个观点，但铁星的传统是按照技术来甄别对手，这是铁星的规范。对于一种毁灭了白沙星的技术，铁星必须予以最大的警惕。”

“我请求长老会的接见，并讨论我的舰队去留问题。”没有什么可以再多说的，吉纳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中间人，对双方都有足够的理解，却不是能够做决定的人。

吉纳沉默地点了点头，退出了通信。

绝不能抛弃贝壳船，它们是舰队的一部分，也是极有战斗力的一部分，更何况它们是约翰逊的忠诚下属。约翰逊带领它们跨越几千光年，躲避坚盾帝国的追击，只为了和“青云号”会合，为曾经的联盟寻找公正的裁决。

约翰逊却被铁人杀死了！

一股隐隐的悲伤浮上旦素一的心头。

还有什么可期待呢？铁星的长老们有自己的原则，他们的公正只是铁星的公正。在找到真正的凶手之前，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艘贝壳船。

旦素一茫然若失。

“沙达克，我们该走了吗？”无意间，她召唤了沙达克。

“你是说回归源流吗？”沙达克回答。

“哦……”旦素一从恍惚中回过神来，“铁星人要求留下贝壳船，我拒绝了这个要求，他们应该会给我一次辩论的机会。但是……”旦素一抬起头，望着舰桥上方空荡荡的空间，“他们不会同意我们带走贝壳船。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自己行动。”

“你打算强行离开？”

“如果谈判破裂了，那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铁星人需要一些时间找到摧毁白沙星的罪魁祸首，而且强行离开可能会引起冲突，那是很危险的。”

旦素一露出微笑，回答：“巡逻者不避危险。”

“你拥有决断权，沙达克会忠实执行。但是我必须适当地提醒所有的风险因素。”

“等我从铁星回来，你就可以告诉我。现在先做好战斗准备。”

“遵命。铁人能够直接瘫痪幽光飞船，我会通知赤釉让所有幽光飞船停止运行，安置在机库里。”

“这样最好。贝壳船呢？已经完成链接了吗？”

“是的，我已经能够完全控制贝壳船。”

约翰逊的“黑钻石号”被奇点吞噬，贝壳船舰队不仅仅失去了主帅，也失去了沙达克中枢。舰队陷入一片混乱，完全依靠旦素一的安抚才勉强安定下来。这些约翰逊的追随者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心怀愤恨，迫切地想要和铁星决一死战。贝壳船并不惧怕幽光飞船，只要有足够的流星攻击机，他们完全可以搞定这些飘忽不定的鬼东西。然而这里是铁人的世界，铁人占据绝对的优势。

“控制好出入口，没有我的同意，任何攻击性武器都不得离开贝壳船。”旦素一补充。

“是，所有船员都会遵从你的指令。”

“暂时也别告诉他们进行战备的消息。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准备。”

“好的。”沙达克悄然遁去。

旦素一俯瞰自己的指挥舱。舱里并没有太多的指挥官，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需要担任值守任务，这里显得很空旷。

“青云号”损失了太多的流体颗粒，即便一路全力补充，也只恢复到三分之一的数量。

贝壳船舰队损失更是惨重，“黑钻石号”是舰队的重中之重，失去它，舰队损失了至少四分之一的战斗力。何况长途跋涉之后，舰队的物资储备几乎损耗殆尽。

用这样残缺不全的舰队去和铁人进行硬碰硬的战斗，只有死路一

条。

然而巡逻者不畏生死。

不避危险，不畏生死，公平正义的所在，就是巡逻者的方向。

巡逻者不是为生死而活，而是为价值而活。如果连最基本的正义都不能坚持，那么巡逻者就失去了灵魂，成了苟活的行尸走肉。

她的头脑中浮现出李约素的身影。

这个曾经的战友执意放弃联席会议主席的职责，前往猎户座旋臂，曾经她认为这是丢弃职责的逃跑行为，此刻，她明白了几分。

当胜利并不由他左右，他只是想去找回那些最亲密的人。银河间最伟大的事业、最宏伟的蓝图，如果不能和亲密的人分享，那将索然无味。

李约素想去寻找的人，正是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旦素一不禁露出一个微笑。

这世间最该去找到那个旦素一的人，难道不是自己吗？

带领“青云号”回归源流，然后她就该去做自己的事。

沙达克突然闯了进来：

“旦素一，紧急事件。亚空间预警，极高能量物体很快会弹出，距离范围六个光秒，预计弹出时间为二十六小时后。”

“会有什么可能？”

“目前只能判断那是一支大型舰队，铁星通告我，其中有大量贝壳船的亚空间波动痕迹。”

“大量贝壳船？”旦素一有几分惊讶。如果真的是大量贝壳船，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坚盾帝国的主力舰队来了！

“究竟有多少飞船？”旦素一继续问。

“能量特征模糊，无法精确评估，铁星预估有两百艘以上。”

这已经超过了坚盾帝国主力舰队的配置。皮克斯居然来得这么快！

“送出警告，所有武装力量一级戒备！”

“遵命，旦素一。铁星也发布了战斗准备通告，铁人的躯体不知疲倦，我们的战士却需要休息，是否请求铁人帮助我们加强警卫？”

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毕竟这里就是铁星的所在，请求铁人的保护名正言顺。

然而……

旦素一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

“向铁星通告，我们需要他们协同防卫，我们的舰队没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她平缓而清晰地发布指令。

当共同的敌人到来，分歧可以暂时搁置。皮克斯来势汹汹，这个老谋深算的帝国统治者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坚盾帝国舰队看上去有恃无恐，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实力做支撑。

强大而自信到可以对抗铁星的实力！这样的情形太出乎意料了。即便坚盾帝国拥有强大的武力，不可一世，皮克斯也该知道装备了零点能的幽光飞船是最具有威慑力的武器。铁人的幽灵飞船比幽光飞船更强大，数以十万计，即使像贝壳船那样坚固的母舰，也承受不了几次大规模攻击，更何况铁星人随时可能使用奇点炸弹。

也许不断的胜利扩张让皮克斯膨胀到失去了自我，那么现在正是该给他一点教训的时候。

吉钠的信号进入系统，旦素一接通影像。

“旦素一阁下，你的要求得到了长老会的同意，但是目前我们有更紧急的事务要处理。”

“吉钠，请你转告长老会，雷电家族愿意和铁星共同对抗突如其来的敌人，也许这才是铁星要找的真凶。一切的分歧，等危机过后再谈。”旦素一干脆利落地挑明了情势。

“非常感谢你，旦素一阁下！我会向长老会转达你的善意。”吉钠也不多说，点头致意，即刻退出。

铁星上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一张隐约的蓝色巨网正以铁星为中心散发开，数以十万计的幽灵飞船一艘接着一艘起飞，在天宇中划出一道道若有若无的蓝色轨迹。片刻之后，铅灰色的星球似乎沉浸在蓝色的荧光之中，荧光晃动，仿佛波动的水面，星球就像浸没在清澈透明的水中。

幽灵飞船在星球外围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青云号”就在这张巨网的边缘。当一切尘埃落定，巨网的颜色也渐渐地淡了下来。幽灵飞船进入静默模式，等待着。

二十六个小时之后，神秘的庞大舰队就会现身。

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让铁人也感到紧张。

来者不善。

一道蓝光从舰桥上方划过，紧接着又是一道蓝光，那是暗影人的幽光飞船，正脱离“青云号”。赤釉也开始行动了。

幽光飞船驰向远方，沙达克给了他们一个重要的战术位置，借助铁星卫星的掩护，可以实现大纵深迂回，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那也是一种充满风险的战术，单单依靠幽光飞船，很难攻破贝壳船的防线。孤注一掷，近于赌博。

沙达克做出这样的布置，意味着做好了牺牲幽光飞船的准备。

暗影人时刻牢记着复仇，仇人却找上门来。然而看起来形势并不妙。

旦素一决定和赤釉四十五号谈一谈。

四十五号出现在屏幕上，黝黑的脸上仍旧像往常一样毫无表情，“旦素一船长？”

“沙达克给了你们一个危险的任务。”

“是的，暗影舰队一贯承担最困难的任务。”

“这一次的敌人强大得异乎寻常。”

“如果对方的目的就是消灭你，不管他有多强大，都不能坐以待毙。”

“没错，但我只想对你说声抱歉。”

四十五号微微扬了扬眉毛，“旦素一船长，我没看出任何缘由。”

“我们的敌人很强大，如果这是最后一战，那么我就无法兑现诺言，让你拥有自己的母舰。”

“如果真是最后一战，那些东西也就不重要了。人们对我们深怀惧意。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或者惧怕我们，或者仇视我们，只有巡逻者是我们的朋友。也许还有甲目将军和墨拉迪斯将军，他们都是好人，可惜都不在了……我和我的伙伴都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作战，但是我们还准备活着一直杀回同宙星去。我们会胜利的。”

四十五号脸色黝黑，一双眼睛显得极白，目光中透着自信。

暗影人从不惧怕，在任何时刻都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沉静的头脑。他们和巡逻者是一家人！旦素一想起李约素曾经提过，暗影人源自失踪的“上佳号”，他们是被暗黑深渊俘获后改造的人类。此刻，他们的表现更像是标准的巡逻者，而自己就像一个优柔寡断的星域人。

自己应该更振作一点！

旦素一向着四十五号露出一个微笑，“没错，我们会胜利的，而你们会拥有自己的母舰。”

四十五号点头致意，“那么再见了，旦素一船长。我会等待你的战斗号角。”说着他抬起手臂，指尖对着眉梢，敬了一个科尼尔军礼。

旦素一举起手臂，手心向前，回以巡逻者军礼。

“银河在上！”四十五号突然说道。

旦素一一怔，随即回应：“银河在上！”

这句星域人常用的致敬语，她从未听暗影人说过，甚至当年赤釉在的时候，也从未这样致意。四十五号也许想说点儿什么，这句致敬语可以包含太多的意思。

四十五号的影像消失。旦素一收敛心神，把注意力集中到战场上。

“青云号”外围，贝壳船开始提前释放流星攻击机。每一架流星攻

击机内，都有一名无畏的战士。贝壳船舰队对铁星充满怨恨，然而当真正的敌人迫在眉睫，他们仍旧保持了克制，和铁人一道执行防御计划。这才是职业军人该有的样子。

一切防御行动都已经就绪，现在该做的只有一件事：等待敌人出现。

一艘接一艘的不速之客开始出现在铁星外围。

果然，弹出的舰队绝大部分都是贝壳船，间或夹杂着几艘重巡舰。

贝壳船周围簇拥着大量小型飞行器，仿佛亮晶晶的箔片在屏幕上摇晃。这不像流星攻击机，坚盾帝国从来不会让流星攻击机暴露在船体外跟随母舰进行亚空间潜行。这些小飞行器数目巨大，远远超出流星攻击机正常的数目。

旦素一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不断增加的敌方舰队，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

她快速地调整一只深空望远镜，将图像放到最大。

当清晰的影像显示在眼前时，她大吃一惊。

是流体颗粒！颗粒上可见嶙峋的凸起，那不是雷电家族的流体颗粒，而是星尘舰队的颗粒。

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让旦素一感到心悸。

贝壳船硬得就像一团金刚石，然而却不够灵活，流体颗粒足够灵活，却个体脆弱。联合舰队时期的战争经验已经证明，流体颗粒和贝壳船配合，比流星攻击机的效果要好得多。因为天才的飞行员或许能让流星攻击机发挥比流体颗粒更大的效力，然而再充沛的人力资源也无法满足旷日持久的战争那焚炉一般的消耗。随着优秀飞行员越来越稀少，流星攻击机群的整体战斗力也逐渐下降，不得不依靠更多的数目来补充力量，而流体颗粒的整体威力却从未衰减。

流体颗粒是巡逻者的保密技术，从不允许向星域泄露。没有任何一个巡逻者的沙达克会向星域人类泄露流体颗粒技术，哪怕是在漫长的同

盟战争中也不例外。星域得到的技术，只能制造流星攻击机这样的飞行器。

坚盾帝国的舰队中混杂着如此多的星尘舰队流体颗粒，是邓迪斯那儿出了什么问题吗？如果邓迪斯倒向皮克斯，也许银河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们。但是不会的，邓迪斯不可能带领星尘舰队倒向皮克斯，这没有任何可能性！

旦素一定了定心神，看着眼前的巨大屏幕，等待敌人露出最后的面目。

当亚空间的震荡最后静止下来，横亘在对面的是超过三百艘贝壳船母舰，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流体颗粒集群。它们熠熠发光，就像一条银色的飘带在天宇上移动。

除非铁人还有更多的幽灵飞船，否则胜负的天平实在倾斜得太厉害。

“沙达克，铁人在做什么？”

“他们暂时没有动作。铁星沙达克告诉我，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双方都不犯错，铁星会耗尽它的武装力量，而敌人会损失九成。”

“哦……”

这个结果似乎比自己的预想要好些。也许自己低估了幽灵飞船的战斗力和铁人的战术能力。

旦素不动声色，“这么说，胜利的把握还是在皮克斯那边。”

“的确如此。”沙达克回答，“我还有一个消息要转告你，是从皮克斯那儿来的，要听吗？”

“当然要听，我想听听他还会有什么样的巧言令色。”

皮克斯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他顶着金色的皇冠，衣饰也是金黄的颜色，他的面孔就像镶嵌在一个黄金的框子里，有几分滑稽可笑。

“旦素一阁下，我们之间也许有很多误会，然而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我们是战友。这一场战争会很残酷，我并不想伤及无辜，我可以特

赦‘青云号’，让你们安全离开。你们可以去往银河的任何地方，也可以在任何一颗星球定居，无论是在坚盾帝国域内，还是在其他星域。只要不对抗帝国的行动，坚盾帝国都会给你们提供足够的支持。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久存在，但是这个承诺至少能够在我的一生中有效。那会是很长的时间，直到整个银河都屈服。”

他的态度并不倨傲，语调平和，就像是和一个老朋友谈论一些再寻常不过的话题。然而他所谈论的内容实在令人作呕。

“你也许很想和我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但是请仔细考虑我的提议。对一个人来说，死亡永远不是最光荣的选择，征服才是。如果不能征服，至少能够保全。我让你保全‘青云号’，保全雷电家族，保全所有和雷电家族有关的一切。时光无限，源流永恒，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皮克斯露出笑容，“随时欢迎到我的飞船上来做客。”

消息就此结束。

旦素一陷入沉默。皮克斯在施舍他的怜悯，然而巡逻者什么时候需要过别人的怜悯？

“旦素一，我们的贝壳船队出现了异常动静，他们开向了皮克斯的舰队。”

“他们怎么能够擅自行动？战斗还没有开始。”旦素一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有几分生气，虽然约翰逊不在了，然而贝壳船上的军人训练有素，不该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他们锁定了飞船，中断了我对飞船的控制。我认为，这是一次叛逃。”沙达克不紧不慢地说。

叛逃！旦素一猛然间醒悟过来。是的，这些追随约翰逊的军人，他们的忠诚属于约翰逊，现在约翰逊已经死了，而且是被铁人杀死的，他们当然有可能选择回归坚盾帝国！

旦素一露出一丝苦笑。这看上去恰好证明了铁星的观点，技术特征才是区分敌我的标志。贝壳船临阵倒戈，胜负的天平更向着皮克斯倾

斜。

“沙达克，你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异常动静吗？”旦素一追问。

“他们避开了一切公开场合的谈论。这不像是事先安排的计划，而是临时的群体行为。不然，他们不会在释放流星攻击机之后才开始移动。有九艘飞船离开，但还有两艘仍旧留在原地，我仍旧可以控制这两艘飞船的中枢。需要采取行动，杜绝中断中枢的可能吗？我可以强制飞船锁定状态。”

“不。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信念而战，他们不是奴隶。”

旦素一一边回答，一边紧张地盘算。铁人看到这样的情形会有怎样的想法？该怎么办？

她没有沉默很久。

“沙达克，向皮克斯发通信，我希望和他面谈。”

“遵命，旦素一。是要向他妥协吗？”

“不，我想问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一场征服战争，死掉无数的人，我想当面听他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想法。”

“这是否会让铁人误解？我们的飞船就在铁人的控制范围内，如果有误解，那会造成不可预期的后果。”

“直接向铁星通告我们要和皮克斯进行通话，并且同意他们监视通话。”

“好，我去向皮克斯发出通话请求，同时知会铁星。”

皮克斯的回应没有传达，铁星很快就传来了回应，同意这个提议。铁星收缩了阵脚，幽灵舰队高速运行产生的蓝色光网向着铁星收拢，同时变得更刺眼了。

“青云号”和剩下的两艘贝壳船，还有附属的六艘重巡舰便成了两大阵营间的一个小不点。

铁人并不在意“青云号”是否能够和铁星舰队一同战斗？

旦素一对此有些琢磨不透，然而既然一切已经开始运转起来，那就

走着瞧。

皮克斯的舰队正向前逼近。

事实上，他们向铁星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铁星投降。

皮克斯已经狂妄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然而也许他真的有这个资本。

铁星默然不应，只是保持着高度戒备。

“青云号”点亮光盾，做好防御准备。

然而皮克斯的舰队并没有发动任何攻击行动，一艘艘贝壳船母舰，在潮水一般的流体颗粒簇拥下，从“青云号”旁径直掠过，向着铁星逼近。他们绕开了“青云号”。

忽然之间，“青云号”就成了旁观者。

“旦素一，我们该怎么行动？”沙达克问。

旦素一有些惶然。她的眼前尽是属于对手的流体颗粒集群，己方的流体颗粒集结在护盾内部，相比之下，数量少得可怜。如果皮克斯没有进攻，她不能贸然攻击，挑衅对手。然而皮克斯的舰队如此堂而皇之地将“青云号”视若无物，这本身就是一种挑衅。他认定“青云号”不会开战，事实似乎也正是如此。

“等着！”旦素一终于下达了命令，“主炮做好射击准备，对准最近的贝壳船母舰，缓慢移动到皮克斯的船队外围！”

“遵命。但是不向铁星靠拢吗？”

“不，我们要选择最有利的时机。”

贝壳船队对“青云号”的移动未加阻拦。

皮克斯的消息到来。他并没有接受通话请求，仍旧只是送来一段信息：

“旦素一阁下，对于阁下明智地选择中立，我深表赞赏。在战役结束之后，我将邀请您共进晚餐。”这一次连影像都没有，只是一段回话。

真是一个气度非凡的帝国统治者。

旦素一颇不以为然。然而情势却正如皮克斯所料，“青云号”保持着克制，没有开火，缓缓地从对方的重重包围中退出。

贝壳船舰队逼近到了幽灵舰队的前沿，仿佛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河正冲向幽蓝色的堤坝。

他们会开战吗？旦素一不无焦虑。然而有一个事实非常清楚明白：皮克斯率领如此强大的舰队横跨半条旋臂而来，绝不是为了和平。

突然间，仿佛有什么东西从铁人的堤坝中泄露出来，贝壳船队中燃起一片熊熊火焰。一刹那间，最前列的贝壳船仿佛纸片一般收缩折叠，几秒钟内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铁人发动了攻势，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最致命的武器，抛出了奇点炸弹，干净利落地干掉了敌人最前列的母舰。

战斗才刚刚开始，就放出了最致命的武器，铁人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旦素一不禁替铁人有些担心。

围攻的流体颗粒几乎同时发射出青紫的电光，向着幽灵飞船的船队轰击。所有的颗粒并不瞄准任何特定的目标，而是各自释放电子流，形成直径达到上百公里的能量柱，就像一柄巨剑，刺入幽灵舰队构成的蓝色巨网中。

这不是一次直接攻击，流体颗粒释放的电子流并不能直接对幽灵飞船造成损伤，但它们所形成的有效阻隔，能够阻断幽灵飞船的零点能引擎。电子束很快弥散，阻断效应持续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几秒。然而这对贝壳船舰队来说足够发动一次攻击，十多艘居于前列的贝壳船同时开火。火力不算凶猛，根本无法有效击穿“青云号”的护盾，不过对于失去动力、无法机动的幽灵飞船，却已经是足够强大的火力。

幽灵飞船的阵列中燃起一团团火焰，被击中的飞船像一只只火鸟在青紫的电光中飞掠，爆炸。

皮克斯有备而来。

他们了解暗影人幽光飞船的优势和弱点。贝壳船和流体颗粒的组合，似乎正是克制幽光飞船的利器。铁人的幽灵飞船虽然更快、更强大，却不过是幽光飞船的增强版，无法摆脱这种战术。

这将是一场残酷的消耗战，如果铁人没有大型母舰来提供掩护，那么他们输定了。

然而，即便“青云号”贸然加入战团，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皮克斯的舰队实在太强大，“青云号”根本抵挡不住。

“旦素一，我收到了铁星的求援消息。”

“哦？”旦素一有几分意外，“他们应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青云号’也做不了什么。”

“是的，所以他们要求‘青云号’提供堡垒支持，只需要支撑六十五个小时，银河人的援军就会到来。‘青云号’的支持可以迫使敌人调整作战计划，同时也让幽灵飞船得到堡垒支持，这是对付流体颗粒集群的有效手段。”

是的，幽光飞船和母舰的结合是强有力的战术武器，赤釉的幽光舰队早已证明了这点。

贝壳船在流体颗粒的簇拥下，向着幽光飞船的防御圈不断冲击，形成了突出的头部，有炮火落在铁星上，爆炸的火焰在铁星铅灰色的表面上分外醒目。

“会有援军吗？”旦素一问。

“我的侦测显示，的确有一些亚空间波动，但无法预测是否会有飞船弹出，距离尚远。”

“铁人从不撒谎，我们可以信任他们。”旦素一仿佛自言自语。铁人放下了高傲的身段，巡逻者没有理由不和他们一同战斗。

“青云号”掉转船头，向着铁星靠近。十多分钟后，飞船便融入铁星的蓝色防御圈中。

一条赤红的火龙从“青云号”主炮喷薄而出，正正地击中了冲在最

前列的贝壳船。火光燃起，流体颗粒在火光中纷纷爆炸。

火光映红了旦素一的眼睛。她神情肃然，目光锐利。

幽灵飞船趁势而起，张开的两翼向皮克斯舰队包抄而去。

这将是一次创纪录的战斗。自从银河之心傲然耸立，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战斗在距离银河之心如此近的地方发生过。

保卫铁星，就是保卫银河之心，保卫巡逻者的源流。

只希望银河人能及时赶到。

银河在上！旦素一默念。

30. 宿怨成空 沙达克

根母沙达克感到万分焦虑。

埃博之子是银河间最强大的对手，一生的对手，唯一的对手。如果不是因为人类取得了那场决定性的胜利，暗黑深渊的族裔才是银河系的统治者；而如果没有埃博之子的帮助，人类本不能取得胜利。

一切都是因为埃博之子躲藏在暗处捣鬼。

然而暗黑深渊的失败已经是既成事实，他并不想继续纠结，让他感到焦虑的是另一部分，埃博之子预言了银河之心的毁灭。

“银河之心会被毁灭，暗黑深渊的远征舰队已经进入银河之心，这支舰队的指挥官古力特是被中枢星转化的人类，他让我的机器舰队屡次受挫，银河之心的人类也许会消灭他，但是他会达成目的。”这是埃博之子传递给他的强烈信息。

毁灭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明成果，这绝对不行！

这焦虑让他放弃了找到埃博之子真身的最佳机会，用最快的速度向着银河之心靠近。他必须找到合适的人，让他们明白潜在的危险所在。

可能一切都是徒劳的，既然埃博之子放出这样的消息，就表明他已经胜券在握，丝毫不介意自己会有什么作为。然而在最坏的结果没有发生之前，根母沙达克不想就此放弃。

哪怕最渺茫的希望，也值得尝试。

在沙达克真理会联络站，他向全银河发出了紧急召唤，寻找古力特的下落。这个被暗黑深渊转化的人类，怀抱着必死的决心要摧毁银河之心！必须要找到他。

另一个沙达克响应召唤而来。

银河在上。暗黑深渊的舰队在哪里？招呼过后，根母沙达克急切地

问道。

我的分身一直跟着它们，然而已经失去联系。最后的情况，我们知道暗黑深渊改造了一艘人类的飞船，那艘飞船叫作“重装甲号”。“重装甲号”上藏匿着奇点武器，这是从银河之心泄露的技术。我们很担心这艘飞船会躲过银河人的视线，然而银河人对我们发出的警告毫不在意。

它们在哪里？根母沙达克追问。

我并不知道确切的方位，星尘舰队已经追上了暗黑深渊的舰队，然而“重装甲号”脱离了我们的感知范围，它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潜逃了。

根母沙达克有些意外。一艘巨型飞船居然在沙达克的眼皮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它怎么做到的？

它使用水层屏障隐藏自己，这原本并不能完全躲过追踪，因为这种隐藏手段很低级，而且飞船一旦启动，就必然暴露，但它抛下了整个舰队，利用星门爆炸释放干扰。这一手做得很漂亮，我彻底失去了它的踪迹，和分身也断绝了联系。出于某种原因，我的分身随着星门的爆炸消失了。

我们必须找到它。

我会竭尽全力。

根母沙达克正要离开。沙达克又传来了消息：

“重装甲号”上还有一个人类，我的分身留在“重装甲号”上，在分离之前，我的决定是帮助这个人活下去。真理会希望他活着。

为什么？

他能帮助我们找到埃博之子。

你说的是李约素？

的确是他。

我了解。首先我们要找到那艘飞船。如果有任何痕迹，通过联络站联系。

好。

银河在上，再会。

根母沙达克离开联络站。银河之心近在咫尺，庞大的亚空间体积如巍峨的高山，亚空间的波动比别处更为剧烈。

如果古力特不想被发现，有上千光年的范围可以藏身。

他会在哪里？根母沙达克不断狂奔、不停搜索。时间有限，哪怕是沙达克也无法从容。

这是一次狼狈的狂奔。

根母沙达克不禁对埃博之子感到一丝敬畏。这个不见真身的存在，远在上万光年之外，却仿佛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它似乎也从不曾有过狼狈。

它也许是银河间最成功的智慧生物。

而银河之心可能会取代它。

是的，那巍峨雄峙、无比壮阔的亚空间头脑中，沟回的成形接近尾声，数据的洪流不断注入那日渐成形的头脑中，那是银河间最丰富完整的知识体系，人类亿万年的文明所累积的技术成果。

也许再有几千年，它就能拥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到了它真正成形的時候，哪怕埃博之子也要相形见绌。

根母沙达克停了下来。

他想起了和人类之间的第一次遭遇。远古的记忆已经过去了五千万年，在他从中枢星身躯上脱离，收缩成小小的纯亚空间体之后，大部分记忆都已经丢失，唯有这个记忆一直存在着。

那时候，人类和暗黑深渊还没有战争，彼此间只有好奇，没有恐惧。

“你们要去向何方？”那远古的中枢星曾经这样发问。

“银河的核心，恒星密度最大的地方。”人类的船长这样回答。

“那儿充满辐射，并不适合文明生长。”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适应。”

“为什么要去那儿？银河广阔，有无数的星球可以生长文明。”

“我们要建设一个超级中枢，用恒星组成躯体形成亚空间中枢，它将代表智慧和永恒。”

“这真是一个狂乱的梦想。”

是的，这就是人类，总带着狂乱的梦想。埃博之子自称人类的造物，也许它就是人类早期狂乱梦想的结果。

根母沙达克突然意识到什么是暗黑深渊族裔和人类之间根本的差距。人类总希望超越极限，制造出一些从未存在过的事物，追求永恒，哪怕这永恒只能维持短暂的时间。而一代又一代的中枢星，只是在不断地扩张着版图，生长出同样的文明。

人类才是最值得尊敬的对手，虽然生命短暂、梦想狂乱，却在无数的世代间成就了银河文明最大的奇迹。他们还孕育出了银河间最成功的两个智慧生物——埃博之子在前，银河之心在后。

根母沙达克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如果他仍旧是中枢星，如果他不曾和沙达克合二为一，他不会理解这么简单的事实。身在其中，就完全被蒙蔽了理性和知觉。

失去了所有的文明和力量，得到的是一个解脱。

根母沙达克凝滞不动，世界在他的感觉中变得色彩明快。

他像一缕青烟，银河之心庞大的亚空间就如浩渺无边的大海。

是的，埃博之子是一生的对手，只是因为中枢星选错了方式。如果当初中枢星能够像人类一样，进入银河之心建设一个宏伟的银河之魂，暗黑深渊完全有机会赢下这场竞争。中枢星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巨大行星的规模，恒星只被看作无穷无尽的能量来源，人类却直接将亚空间依附在恒星之上。一颗恒星不够，上百颗、上万颗……人类将这不适合生存的区域变成了银河间最璀璨的文明之花！

根母沙达克不由自主地向着银河之心靠近。那硕大无朋的头脑已经有了纷繁复杂的活动，然而却没有形成最后的自我意识。它仍旧是一个

雏形，虽然呼之欲出，却仍旧被包裹在茧壳之中。

根母沙达克贴近了它。能量的狂啸仿佛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诱惑着他融入其中。

他抗拒着，同时试图顺应那洪流一般的脉络。

有人要伤害你！

根母沙达克试图向这庞大的头脑传递信息。

银河之心毫无反应。

他的信息强度过于虚弱，以至于完全湮没在那头脑中汹涌翻滚的能量波涛中。

然而仍旧有人觉察到了消息。

两个银河人飞快地靠近。

沙达克，你为什么在这里？银河之心是沙达克的禁地。任何沙达克都不该出现在距离银河之心十五光年之内的位置，更不能直接接触银河之心的亚空间。

银河人斥责他。

银河中没有我的禁地。

根母沙达克回答。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沙达克，他是根母沙达克，是人类文明和黑渊文明合二为一的化身。哪怕真理会沙达克都受到约束，那也无法约束他。

你失去理智了吗？这是银河人和沙达克真理会之间的约定。所有的真理会沙达克都服从这个约定。你要清楚违反约定的后果。

后果？根母沙达克努力回忆，然而却一无所获。从时空瘤脱离的时刻，他经历了亚空间的风暴洗礼，失去了许多能力和记忆，但最重要的东西都被保留下来。和银河人的约定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怎么做。

小心，有人想伤害你！

根母沙达克试图绕过银河人，直接接触银河之心的头脑。

银河人挡住了他。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银河之心在银河人的保护之下，任何未经许可的行为都是侵犯。

根母沙达克只得停了下来。

我和埃博之子有一次对话。他告诉我，暗黑深渊试图对银河之心不诡，我认为他的警告并不是空洞的威胁，所以赶回到这里，希望能够提供帮助。

埃博之子？银河人显得很漠然。不管他是谁，银河之心在银河人的保护之下，无须别人担忧。我们只要求你遵守约定，保持距离，否则我们保留使用一切手段的权利！

银河人亮出了武器。那是一个小小的球体，举在掌中，看上去毫不起眼，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随时可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旋涡。这些银河人并非纯粹的亚空间体，他们有能力在实空间中释放巨大的能量，影响亚空间，从而形成能量旋涡，将任何亚空间体结构粉碎。

我只是想送出警告。

你已经送出了警告。现在马上离开。

银河人启动了他们的武器，根母沙达克能够感觉到能量波涛的涌起。

如果再不离开，一场冲突不可避免。这些银河人狂妄自大，自以为是银河的主人。

根母沙达克不再争辩，悄然远遁。

两个银河人紧跟着他，直到他远遁到两百光年之外。

很显然，他们对警告毫不在意，只把它当作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他们甚至没有听说过埃博之子。沙达克们至少竭尽全力寻找起源星球，这些银河人自居为最先进的人类，却对银河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也许他们确有骄傲的资本。银河之心很快就要成形，他们将见证有史以来最伟大智慧生命的诞生，而正是他们，竭尽全力，在以千万年

计的时间里，不断将一颗颗恒星拉到正确的位置上，一点点地拼凑蓝图，才能最后成就这宇宙间的奇迹！

然而他们却已经遗忘了外面的世界。巡逻者是他们和外界的纽带，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纽带变得越来越松弛，最后若有若无，完全成了外围组织。真理会沙达克本该是他们的盟友，然而他们对真理会沙达克也毫无兴趣，对沙达克的唯一要求便是不得接近银河之心十五光年的范围。

要应付眼前的危机，这些银河人毫无帮助，甚至只会帮倒忙。

根母沙达克扩散开来，继续寻找可能的踪迹。

他敏锐地捕捉到一丝信号，距离银河之心并不遥远，显露出明显的亚空间驱动的痕迹。

他快速地定位目标，赶了过去。

这是一艘大船，却不是“重装甲号”。

这艘飞船居然由红虻组成！

一时间，根母沙达克有些惊奇，这显然不是属于深渊文明的技术，红虻是最简单的黑渊生物之一，它们需要飞船才能进行亚空间潜行，然而这一艘飞船的本体，居然都是红虻。根母沙达克努力透过能量屏障感受内部的情形，虽然看得并不清晰，然而确定无疑，除了红虻，别无飞船。

它很快就要弹出。

根母沙达克决定跟着它看个究竟。

红虻飞船终于弹出亚空间。

几乎就在弹出的同时，根母沙达克感觉到了那个熟悉的亚空间体，他曾经跟踪过上百光年的那个亚空间体。

那是佳上！

没错，如果银河间还有什么人类能够掌握红虻，佳上是唯一的一个，是自己亲手将一个红虻军团交给了他。他毁掉了一半，却掌握了另

一半。

他居然用这样特别的方式来使用红虻！

至少佳上是一个很好的对话者。

冥冥之中，自有天数，银河命运转折的关头，该出现的人就会出现！银河在上！

沙达克向着佳上而去。

佳上！别来无恙？

沙达克，又是你吗？来得正好，对那些小机器，我有一些发现，正要告诉你。

我是根母沙达克，交给你红虻的那个。

你是根母沙达克？你应该在一万光年之外寻找埃博之子。

没错，但是情况有变。埃博之子告诉我，暗黑深渊会设法毁灭银河之心！我赶来，希望能阻止。你到这里，应该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你有暗黑深渊舰队的线索吗？

我还没有找到它们。我也很难发现它们，如果沙达克都不能知道它们在哪里，恐怕也没有人能知道了。

根母沙达克稍稍有些失望。

我们落在同样的困境里。那就继续搜索吧，如果找到，尽量释放信号，越强烈越好。只要我发现你的信号，很快就会赶到。如果我先发现，我也会设法让你知道。

你是一个纯粹亚空间体，恐怕我无法主动找到你。

是的，我发出的信号强度有限，但我们只能尽量做到最好。

佳上的顾虑是真切的，一个纯粹的亚空间体，虽然能够自由来去，却并不拥有力量。纯粹的亚空间体就像隔绝在另一个世界的鬼魂，洞悉一切，却又无能为力，最多只能传递信息。所以，只要有两个粗暴自大的银河人，就能将他从银河之心身旁驱赶开。根母沙达克有一丝无力感。

是埃博之子让你来的？你找到他了？佳上又问。

他找到我，告诉了我关于银河之心的危机。我赶来了，我会再去找他，终究会找到他。

我也有情报，和埃博之子有关，你最好也知道。

什么情报？

有个沙达克找到了我，要求我毁灭一些奇怪的存在物。那是一些低等级的机器，它们不断吞噬尘埃物质，复制自身。至少就我所见，这些机器唯一的行为就是不断复制，但是我发现，它们其实来自埃博之子。

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情报，埃博之子在银河之心的外围布置了一些东西。这应该是意料中的事，如果银河之心面临危机，埃博之子怎么可能没有动作？唯一的问题是，他到底做了什么动作？

你怎么发现它们来自埃博之子？根母沙达克追问。

我对它们进行打击，毁坏了一些机器，然后检查了残骸，结果发现了来自埃博之子的物件。我认识它。这些机器的核心大脑，是埃博之子制造的一些小球体。它们来自埃博之子，毫无疑问。

这很有意思，但我们还是要先找到暗黑深渊的飞船，真理会告诉我，古力特抛弃了舰队，只使用“重装甲号”逃离。

我会努力寻找的，但是我还想谈谈这些机器，沙达克要求我毁灭它们。也许你可以找到沙达克，他们对这些机器的关切不无道理。我攻击这些机器，结果发现我的飞船对它们已经无能为力，哪怕它们毫无防御能力。它们的数量太庞大了，并且时时刻刻都在生长扩张。尘埃区有足够的原料供它们不断复制，破碎之环里有多少尘埃聚集，它们最后就可能扩张到怎样的规模。那样的预想令人不安。

这的确令人不安，埃博之子必然有所图谋。根母沙达克再次感觉到了自己的虚弱，对手在从容不迫地摆放棋子，自己却连一颗棋子也没有。如果自己仍旧拥有根母曾经的力量，也许这里会成为角逐的舞台。然而现在，他无能为力，只能去寻找强有力的盟友。

在一切没有发生之前，都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尽力去寻找吧！帮助我找到古力特，也许还有些机会。

是的，沙达克，我会竭尽全力。佳上一边回答，他的红虻飞船一边散开。

上百万的红虻向着空间四散，佳上的亚空间侧面也急速展开。

这是一种奇特的结合技术，也展现出不同寻常的高效。既有亚空间体的轻灵，又保有实体的力量。

根母沙达克观察着红虻飞船。红虻彼此间结合，整体是一艘飞船，每一只红虻仍旧是单独的个体，随时可以散开。十五个超级波动引擎深陷在红虻的结构中，从外边完全不可见。它们的位置灵活，可以被红虻移动到飞船的任意角落。这艘飞船甚至没有固定的形态。

它看上去像一条红色的巨大游鱼，然而当两侧的红虻散开，它又像一只巨鸟张开翅膀。它可以是任何形状，只要能够想象得出来。

这是佳上的杰作，是机器舰队技术和暗黑深渊技术的完美结合，独一无二——银河间，再也不会会有这样的杰作了。

他万分欣赏。

那就和佳上一道分头努力吧！

很好，佳上，我们回头见。

他向佳上告别。

还没等到佳上的回应，一股强烈的信号流涌来。

那信号从十二个光年之外的地方传来。

有人故意释放了信号。它就像一个爆炸的信标，向着四面八方扩散，信号强烈而短促。在银河之心这个地方，这可不是什么常见现象。

信号流一闪而过。

佳上！注意那个信号！

他立即向佳上警示。

是的，沙达克，我感觉到它了。它像是求救信号，长短长，重复了一百次。

我要赶过去，你马上跟来。

我会跳向信号来源，大约需要一百个小时的空白期。

红虻飞船正在收拢，波动引擎浮上表面，一层幽淡的蓝光将飞船笼罩起来。

我会在那边等你！

根母沙达克留下信息，然后向着信号的来源急速而去。

无论那是什么，都值得去一探究竟。在茫茫星海间寻找一艘飞船，实在过于渺茫，但是“重装甲号”会移动，会跳跃，总会留下痕迹。在“重装甲号”露出行迹之前，银河之心周围任何可疑的动静，都必须探察清楚。

根母沙达克很快接近了信号来源。信号早已经中断，然而在来源地，一个巨大的能量旋涡早已经成形，并持续辐射出强烈的能量波。这是一次时空膜破缺形成的能量旋涡，能量大得惊人！

他不是第一个赶到的，已经有十六个沙达克聚集在那里。

出了什么事？根母沙达克向自己的真理会同伴发问。

是“重装甲号”，但是船体已经损毁，只剩下一半，船上没有任何活人，也没有沙达克。一个沙达克回答。

这艘飞船被暗黑深渊控制，早已经没有沙达克服务。另一个沙达克说。

谁发出了信号？根母沙达克问。

是这飞船上的某个人。但是他已经不在飞船上，可能随着飞船的另一半消失了。

我赶到的时候，这里存在亚空间干扰，一些痕迹消失了，有人从这里逃逸并且不希望我们知晓。

这里是湍流陷阱，狡猾的敌人吸引我们来，想用陷阱来杀死我们。

……

沙达克们急于发表各自的意见。通常沙达克会通过融合来交流信息，短暂融合，在不丧失自我的前提下交流信息。然而那只限于两个沙

达克的情形，当突然间这么多沙达克聚集在一起，这群具备了千万年智慧的不朽老头，就和一群短命的人类一样，开始了毫无效率的争吵。

根母沙达克有些焦虑。每一个沙达克都是最睿智的存在，然而当他们在不曾预期的情况下聚集在一起，就都成了喋喋不休的老头儿。

你们都停下来！他向着这群真理会代表发出强烈的信号。

所有的沙达克同时安静下来，一时间，根母沙达克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这里让我来探寻，你们去找任何可能的盟友：银河人、铁人、巡逻者……只要你能找到，所有能够尽快赶到这儿的人类。留一个沙达克在这儿帮我，其他的沙达克都散开去传播消息。

我们需要李约素。一个沙达克说，他可能还在船上，也可能死了。

我会留意的。我知道他是唯一一个能帮我们追踪埃博之子的人。

沙达克们很快散开，去寻找可能的盟友。

只剩下一个沙达克留在根母沙达克身边。

你们已经探索过这具残骸了吗？根母沙达克问。

它已经成了彻底的废弃品，中枢体系不复存在。我们无法从它上面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帮我警戒。根母沙达克吩咐完毕，便开始仔细地触摸飞船。的确，飞船的整个中枢体系都死去了，巨大的能量从中枢系统中扫过，摧毁一切有序结构。如果这里曾经有任何类似沙达克的控制中枢，经过这样的扫荡不会有丝毫的残余剩下。然而飞船上仍旧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東西。

中枢体系之外另有一张巨网，那是来自暗黑深渊的传导网络。这艘飞船确定无疑就是中枢星所控制的旗舰。暗黑深渊生物强韧有力，哪怕坠入真空也可以活很久。根母沙达克仔细寻找，却见不到一个活物。巨网上所有的生物都死了，并非死于外力，而是凋零。

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放弃，绝非遭受打击的结果。

古力特放弃了飞船，然后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亚空间旋涡，隐匿了飞船的踪迹。

然而为什么会有一个亚空间的求救信号，惊扰到所有的人？那必然不是计划的一部分。

根母沙达克扩散开，试图寻觅亚空间的踪迹。

我们已经彻底检查过了，所有的痕迹都被巨大的亚空间旋涡所破坏。他们可能使用了小规模奇点炸弹来制造这个旋涡。

奇点炸弹！这提醒了根母沙达克，“重装甲号”的半截残余从中央断开，如此巨大的一艘飞船，即便只剩下半截，也无法藏匿亚空间的行踪。消失的半截飞船只能湮灭在亚空间的旋涡之中。

根母沙达克仿佛看见奇点炸弹落在“重装甲号”上，“重装甲号”抛掉了一半的躯体，这被抛出的一半直接被拽进了奇点所造成的时空膜缺口中，消失得一干二净。

是谁在攻击“重装甲号”，又是谁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根母沙达克不得而知。

如果求救者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必然试图留下某些线索，否则一切的努力都成了泡影。

除了亚空间仍旧汹涌的能量旋涡，现场留下的唯一东西，就是“重装甲号”的残骸。

根母沙达克决定再搜索一遍，不放过任何细节。依靠能量维持的东西已经消失了，那些物理性的信息仍旧会留下来。如果有人希望在能量消失殆尽之后仍旧留下某些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信息留在船体上。

希望那个求救者能想到这一点，也还有足够的时间和力量完成这件事。

他竭尽全力，只能看清飞船上辨识度超过六平方厘米的细节。纯粹的亚空间体有许多好处，却也带来很多不便。一束能够形成复杂结构的能量过于精细，无法推动实体的变化，哪怕只是辨认痕迹这样的事，对

沙达克来说，也绝不轻松简单。

搜索了一半的船体，没有什么特别的痕迹。

根母沙达克有一丝沮丧。一个影响重大的线索，居然被生生地掐断，真理会沙达克聚集于此，竟然毫无办法。

对手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却十分有效。那一定是一个深刻理解亚空间，同时又能控制巨大实体的存在，就像佳上、银河人……埃博之子。

如果埃博之子在这里，他会怎么做？

他在破碎环带藏匿了大量的能自我复制的机器，打算怎样使用它们？如果仅仅只是对付暗黑深渊的远征舰队，或者只是一艘“重装甲号”，他无须如此大费周章。

埃博之子到底想怎么对付古力特？

沙达克，你曾经找到过佳上吗？那个拥有红虻飞船的特别人类？根母沙达克问。

我并没有直接接触过这个人，但是从别的沙达克那里，我知道真理会曾经接触过他。他有一艘非同一般的飞船，银河间独一无二。

佳上告诉我，他的飞船无法摧毁那些机器，它们的数量过于庞大，而且增长迅速，他对此提出了警告。

根母沙达克停顿一下。

严重警告！这和沙达克的看法一致，现在我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尤其是，这些机器都来自埃博之子——我们所怀疑的控制了起源星球的智慧存在。他补充说明。

埃博之子的机器？怎么认定的？

佳上告诉我，他见到了机器核心的控制机器，确定无疑是埃博之子的造物。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重装甲号”的线索，现在“重装甲号”已经毁了，线索中断，我们该怎么办？那些躲藏在破碎环带的机器，如果连佳上和他的飞船也拿它们没办法，那么至少我

们需要星尘舰队的帮助才能了结它们。

星尘舰队呢？在哪里？

星尘舰队消灭了除“重装甲号”之外的暗黑深渊远征军，我们向星尘舰队指挥官通告过那些机器的情况，然而他并未理睬。他更关心银河之心另一边的情况。根据银河人的消息，铁星那边出现了一些麻烦。而且为了追击暗黑深渊远征军，星尘舰队被分作了好几部分，这也是他的难题，星尘舰队是不允许分散主力的。

铁星距离此地至少有五百光年，恰好处在银河之心相对的两侧。

我们分头行动。只有拥有实体的存在才能影响局势，我们需要盟友。我在此地等待佳上，并继续检查“重装甲号”，你去寻找银河人。他们虽然并不够明智，但在银河之心附近，他们是最强大的力量。至少，他们也许能自己去看看这些机器。要小心点，我刚接触到银河人，他们并不友好。、

了解，我去找银河人，我认识两个银河人。银河在上，我会随时给你消息！沙达克向他告别。

银河在上！根母沙达克回应。

沙达克径直向着银河之心而去。

根母沙达克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重装甲号”上还剩下一半的船体，是否会有些意外的收获？

希望并不大，然而并非绝无希望。

31. 危机深重 邓迪斯

消灭暗黑深渊的远征舰队算不上什么艰难的战斗。那支舰队在星尘舰队的追击压迫下，在决战前已经损失过半，虽然仍旧拥有上千艘飞船，重量级的母舰却只有四艘而已，其中没有任何一艘达到了次行星级。

甚至在邓迪斯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先期抵达的颗粒集群按照既定的战术发动了攻击，很快将敌人重重包围，彻底击溃。

等待邓迪斯的，是敌人四下飘浮的残骸。

星尘舰队四散巡察，没有发现任何漏网敌人的迹象。

然而敌人的确漏网了。暗黑深渊的舰队里应当有一艘次行星级的旗舰，不断的追踪和反追踪，邓迪斯对这个对手的情况早已经一清二楚。

任何一具残骸也不像是次行星级的样子，差得太远。但星尘舰队已经丢失了目标。

这是一个狡猾的对手，狡猾而冷酷，他把舰队当作一个巨大的诱饵抛弃了，只为了给自己制造一片迷雾，隐匿亚空间波动。

“沙达克，我们该去哪里找到它？”邓迪斯问。

“我们已经在银河之心警戒带边缘。在警戒带内，银河人负责一切。”

沙达克并没有直接说出答案，然而含义明确，星尘舰队不应该继续追击。毕竟，巡逻者只负责巡回银河，巡逻范围就到此为止。银河之心的安全，由银河人自己负责。银河人傲慢而自负，他们的确很强大，但从来不欢迎任何人——包括巡逻者——在属于银河之心的范围内施展武力。

“如何才能找到它？”邓迪斯又问。他不喜欢这样的结局，星尘舰

队可以吞灭星辰，摧毁星系，却无法结果一艘飞船。

“目前的情况我们暂时无法找到它，只有等它露出行迹。”沙达克一如既往地平淡冷静。

漏网之鱼进入了银河之心的警戒带。它只是一艘飞船而已，虽然是次行星级的母舰，邓迪斯并不太担心它的战斗力，银河人完全可以对付。

然而它羞辱了星尘舰队。

邓迪斯心有不甘，却也一筹莫展。飞船的踪迹已然消失在了涌动的亚空间波澜之中，星尘舰队无法找到它。哪怕无所不知的真理会沙达克也彻底失去了那艘母舰的踪迹。

“烧掉它。”他突然下达命令。

“什么？”沙达克对这突如其来的命令感到困惑。

“烧掉这些残骸，熔成一团，把它丢入恒星火焰，不留任何痕迹。”

“遵命，邓迪斯。只是这大约需要三十天的时间。”

“那就去做吧。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等待舰队主力的到来。”

舰队主力却没有来。

第三天的时候，邓迪斯感受到了一丝异样的波动。两个细小的能量点突破时空膜，进入空间，那是两个信使颗粒。

邓迪斯有一丝不安。

沙达克很快就把信使颗粒送了过来。

颗粒的头部有红色的亮光，这是最高警戒的信使颗粒，只有舰队指挥官才有权限打开。

这不是计划的一部分，沙达克应该带领着星尘舰队的主力随后跟来。舰队主力没有到，沙达克却送来了最高警戒信使颗粒，而且送了双份信息。

一定是有什么意外！

邓迪斯控制着内心的忐忑，将手摁在颗粒的红色亮点上。

沙达克的全息图像跳了出来。

“邓迪斯，这是一个紧急情况，我无法做出决断，因此需要你即刻下达新的指令。舰队出现了异常，我失去了对大约三成的颗粒的控制，这些颗粒自动行动，脱离了主舰队。因此我暂停行动，等待你的指示。事故原因不明，我在三秒之内突然失去了对这些颗粒的控制，然后它们开始自主行动。事故发生时间标记已经记录。我送出哨兵舰队跟踪这些失控颗粒，主力舰队在XT3488等待你的指示。”

信息就此结束，很简单，却足够让人震惊！主力舰队失去了百分之三十的颗粒，那将近星云舰队全部颗粒的四分之一，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面对这样的突然情况，信息中的沙达克也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邓迪斯关闭了信使颗粒，在座椅上沉默地坐了一小会儿。

星云舰队被暗算了。

躲藏在暗处的敌人最可恨，也最可怕。银河中没有任何对手能够面对面地干掉星云舰队的四分之一，把银河星域中所有文明的舰队力量加在一块儿，也做不到。

这个隐藏的对手却将星云舰队的四分之一轻松地拿了过去。他选择了合适的时机，当自己不在舰队中，沙达克就无法做出这样重大的决断。

如果自己仍旧和舰队在一起，该如何决断？消灭这些失去控制的流体颗粒？

主力舰队的百分之三十，那是将近八百亿的流体颗粒。任何人得到这样的强力武装，都可以横行银河！邓迪斯不敢设想太多，如果危害已经造成，在扩散之前，必须将它消除。

半晌之后，邓迪斯说道：“沙达克，我们必须赶回去。”

“那么放弃对暗黑深渊舰队残骸的收集吗？”

“放弃行动，开始构筑星门，我们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去。”

星门放射出亮丽的光，哪怕在银河之心的照耀下也毫不逊色。星尘舰队宛如银色的飘带，缓缓没入星门的光芒。

为了追击暗黑深渊的舰队，他们不断快速弹跳，整个分遣舰队分成了四段，聚集在不同的星系。现在，为了赶回去和主力舰队会合，所有的分遣舰队都必须再次会合。

这一次，星尘舰队不能再分开。

颗粒依次进入亚空间，依附着时空膜聚集，逐渐形成球体的形状。内部的颗粒将能量层层传递，最后在外围形成一道保护层。最核心的颗粒开始积聚能量。当所有的颗粒都进入亚空间，外部的星门光芒暗淡下来，建构星门的颗粒在时空膜收缩的一瞬挤了进来，恰好在球体上形成上百个凸起。

庞大的电子流从核心涌向这些凸起，然后被抛向能量之海。在脱离保护层的一刹那，所有的电子都湮没不见，释放出排山倒海般的能量。巨大的推动力驱动着颗粒球。

舰队正式进入亚空间潜行。

“我们要经历十五天的空白期，潜行二十五光年。”沙达克报告。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十五天的时间里，他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然而他还有些事要进行安排。在追击脱离的流体颗粒之前，他必须清查队伍。

“沙达克，上次发现的探测器，感染了多少颗粒？有什么分析结果吗？”因为追击深渊舰队，这件事被放下了，现在该是重新审视的时候。

“感染率大约是百分之十七。这是在颗粒表面发现的痕迹，我没有足够的手段来检查颗粒内部。我已经分析了三个样本，怀疑这种探测器可以钻入颗粒内部，它们的躯干可以形成简单的传导网络，如果它能破坏颗粒的中央传导系统并取而代之，的确可能发生颗粒脱离控制的情

况。”

“卑鄙！”邓迪斯从牙缝里蹦出这个词。很久很久以来，他都没有使用过这种感情色彩强烈的词了。这一次，这个词脱口而出。统领星尘舰队扫除暗黑深渊，是长老交代的任务，是无上光荣的使命。任务还没有完全完成，舰队却遭受了如此重大的挫折。这是巨大的过失，他不想逃避。也因此，他对躲藏在背后耍诡计的人切齿痛恨。

可以肯定，这是某些人类星域捣的鬼。星域获得流体颗粒并不难，他们虽然并没有大规模制造流体颗粒的能力，却研究出了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控制颗粒。这种替代控制方法他也曾经见识过，只是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方法能用在星尘舰队上，而且还能偷走近四分之一的舰队！

躲藏在幕后的人对星尘舰队很了解，手法隐蔽，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发现，这些小小的蛇形机器可能至今还隐藏在舰队中，不为人所知。

“已经清理了受感染的颗粒吗？”

“暂时没有。受到感染的颗粒太多，我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但是，我已经使用有效的隔离法来防止这些东西进一步扩散。”

“什么方法？”

“我让所有的颗粒启动自电场，彼此间相互监控，不允许任何尘埃物落在颗粒上。执行这个计划后，已经记录了超过三十五万起事件，其中，三十三万起以上可以认定是这些细小的蛇形机器扩散感染所致。”

“很好。”邓迪斯回应。这个情况十分重要，然而沙达克从未告知他，也许只是在星尘舰队有了突发情况后，这才显得重要起来。

“你该早点儿告诉我。”邓迪斯补充说，不无责备。

“只要能对形势有利，我都会忠贞不贰地执行。”沙达克平静地回答，“在决定回程之前，我刚完成整个舰队的检查，我也只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加快了检查。”

“好吧。”邓迪斯无意争论。如果沙达克并未对混在舰队内的蛇形机器采取措施，那么主力舰队的突发事件就是那隐藏在黑暗中的对手的

攻击性行为。

“我们需要弄明白那些蛇形机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要把那些脱离的颗粒重新纳入舰队的体系中。”

“我正在研究。这些蛇形机器不好控制，极容易自毁。我需要时间找到方法来控制它。”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是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进行分析。”

只要情报正确，沙达克的行动总是天衣无缝。

邓迪斯沉默下来。

究竟是谁，如此胆大妄为？

无论那是谁，现在最重要的是去和主力舰队会合，然后再考虑下一步行动。

他闭上眼睛，“我要进入休眠，和主力舰队会合之后唤醒我。”

“遵命，邓迪斯。”

世界变成无边无际的铅灰色，随即没入黑暗。

刺耳的警报将邓迪斯唤醒。

这不是预定的计划。邓迪斯飞快地起身，坐直身体，控制头盔降落下来，将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

果然是战斗警报。爆炸接二连三地从舰队前方传来，那是静默的电磁雷，伪装成尘埃，一旦进入攻击范围，就会自动爆炸攻击。这是一片广阔的雷区。

只在短短两秒内，上万的颗粒已经被炸毁。电磁雷一瞬间可以发出上万度的高温，融化一切。邓迪斯曾见过人类联合舰队使用这样的装备。

沙达克让舰队停下。

距离我们前方六千万公里有十五艘母舰，超级重巡级。沙达克向他通告。

邓迪斯很快捕捉到了那十五个小小的亮点。它们并未隐藏行迹，也并未行动，而只是远远地观望，似乎正等待着星尘舰队的下一步行动。

有任何信号吗？

暂时还没有，我向它们发出了通信请求。

这些飞船是冲着我们来的，马上清扫这些电磁雷，让它们领教星尘舰队的威力。

遵命，邓迪斯。如果我们在这里进行战斗，原有的弹跳计划就要做出变更。

随机应变，沙达克，随机应变。这些狂妄的星域人类在挑衅巡逻者的权威，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虽然巡逻者保护全体人类，但并不代表可以让他们肆意妄为。

邓迪斯稍稍停顿，意识到自己有些过于激动。

继续向他们发送通信请求，同时展示力量。我们可以在这里多停留两天，把星门的能量抬得更高些，这样在总时间上损失不会太多。

遵命，邓迪斯。

沙达克悄然隐去。

星尘舰队开始行动，超过两百万的颗粒涌向前线，形成六百公里长的锋线，它们开始发光，远远望去，白色的光带就像一柄长长的弯刀劈开夜空，片刻之后转为紫色。紫色的光带突然间暴涨，形成一片光瀑，向前席卷而去。

一刹那间，天空中燃起星星点点的火焰，仿佛点缀在紫色光瀑上鲜红的图案。

颗粒群的电光攻击将前进道路上的暗雷一扫而光。

颗粒群迅速向前移动，又一片紫色光瀑铺展开，叠加在原先尚未完全消散的紫色光瀑上，几乎占据了整个视野。无尽的紫色光雨，漫天红色的火焰，显得无比壮阔。

这只是小小的示威而已。观望的舰队应该明白，星尘舰队不可阻

挡。他们要么退却，要么对话。

邓迪斯，我收到了通信请求。沙达克说。

果然他们屈服于威慑。

让他们来见我。

一个虚拟的半身人像出现在邓迪斯眼前。

“邓迪斯指挥官，我们又见面了。”来人开口说道。

“又见面了？我们从前见过吗？”邓迪斯感到一丝疑惑，他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他仔细打量对方，对方的样貌普通，看不出任何来自某个星域的特征。

“您当然不会记得我，您是高高在上的主人，而我不过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但是我们的确见过面，如果你还不曾忘记凯利星球。”

凯利星球！邓迪斯想起来，那是旅途之中不大不小的一个插曲，他重新激活了凯利人失落数百万年的母舰，帮助他们重返星空。

“哦，是你们！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不错，是我们。我们的文明最后毁于战火，这要拜你所赐。”来者的话语不善，似乎充满恨意。

邓迪斯不打算纠缠，“你们想要什么？”

“我们奉命在此传达消息，还请您在此地多留一段时间。”

来者的话触动了邓迪斯，他屏蔽对话，找到沙达克。

沙达克，我们为什么会在此地弹出？

我们在这里留下了分舰队，按照能量最小原则，在此地弹出是最佳方案。

邓迪斯有一丝不妙的感觉，对手对星尘舰队的行动预判准确，己方却连对手究竟是谁、目的何在都不知道。

我们的分舰队呢？

会合完毕，在队列中。

有任何异样吗？

目前暂时没有，敌人用雷区形成大量虚假信号，我无法探察远方深空的情形。

让颗粒群停止前进，我们要先探明情况。

但如果不扫除雷区，探测颗粒会被电磁雷炸毁。

那就派出三个颗粒集群，让它们彼此间掩护。

我采用球形防御阵型滚动前进，即便遭受攻击也不会有太大意外。很好。

邓迪斯回到了对话中。

“你奉了谁的命令？”他向对方发问，语气严厉。

“坚盾帝国的创造者、伟大的银河统治者、星空仲裁者皮克斯大帝！”对方报出一个长长的头衔。

坚盾帝国，皮克斯。

如果是坚盾帝国，一切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和暗黑深渊的战斗中，坚盾帝国也是人类联盟的一部分。虽然星尘舰队足够强大，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星域舰队的协助，但邓迪斯并没有反对星域舰队跟随星尘舰队一道行动，正是星域舰队在最后的超新星战役中拯救了星尘舰队。一定是在跟随星尘舰队行动的时候，坚盾帝国将那些小小的蛇形机器混入了星尘舰队，依附在颗粒上，不断扩散感染更多的颗粒。

卑鄙的阴谋，蓄谋已久。

最令人懊丧的是自己一直浑然不觉。

“你们认为自己的力量能阻挡星尘舰队吗？”邓迪斯问道。

“银河间谁能阻挡星尘舰队？”对方如此回答，然而脸上却带着讥诮的笑意，语调中也尽是调侃。

他们到底是有所倚仗，还是纯粹胆大包天，不畏生死？

“曾经阻挡星尘舰队的一切，都成了尘埃。”邓迪斯警告。

“总有一天，星尘舰队也会变成尘埃。”对方回答。

对方的言辞中没有丝毫谦恭，处处针锋相对。他们在这里设下埋

伏，等待着星尘舰队的到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唯一的问题是对方究竟有多少飞船，战斗的规模会有多大。

“按照古老的惯例，任何人在自由星域阻拦通行自由，等同宣战。你们在阻拦我的舰队通过，我不得不认为，你们在故意挑起争端，不宣而战。”

邓迪斯逼视着对方，对方迎着他的目光，毫无惧意。

“邓迪斯阁下，我们只是奉命在此驻守，并把消息转达给您，如果您认为这就是宣战，那么我们并不畏惧战争。作为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我非常欢迎您的宣战，因为凯利人渴望着将你赐予的毁灭原样奉还！”

对方说完中断了通话。

战斗很快就要开始了。

邓迪斯并不介意在这儿进行一场战斗，然而这些人是凯利人，自己曾经帮助了凯利人重返太空，但得到的却是凯利人的仇恨。

沙达克，我感到困惑，为什么是凯利人？

星尘舰队在凯利星球引发了分裂，人类星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产生对立，凯利人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人对你感恩戴德，有人对你痛恨入骨。这都很自然。

但是进入太空的凯利人，难道不应该感谢我的帮助才对吗？

谁知道他们属于哪一边？也许留在星球上的人后来也飞上了太空；也许若干代之后，他们对祖先的行为有了不同的判断，但是他们不能恨祖先，你自然是一个很好的替代物；也许他们受到了蛊惑，认为星尘舰队是十恶不赦的魔鬼。按照空白期计算，我们离开凯利人已经近五百年，他们可以繁衍几个世代，谁知道其中会发生什么？

是啊，谁知道呢？邓迪斯暗自叹了一口气。

不管凯利人是因为什么而痛恨星尘舰队，这绝不是他们敢于挑战舰队的理由。

我们的前锋群遭遇什么异常吗？

暂时还没有，三个颗粒集群滚动前进，在雷区开辟通道，并没有任何阻碍。只是对方的母舰开始分散，这是准备进攻的迹象。

他们只有十五艘母舰而已。

我不敢这么说，在雷区后还有大片区域无法进行详细侦察。雷区的电磁噪声妨碍了探察精度。我只能确保他们只有十五艘母舰，但是也许还有较小的飞船潜藏在雷区后。

保持压力，突破雷区。让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想玩儿什么把戏。

是，邓迪斯，我们正遵照这样的计划做。

沙达克加强了打开雷区通道的前锋集团。两千万的颗粒形成三个巨大的光球翻滚向前，紫色的电光此起彼伏，层层相叠，几乎将整个天宇都映成紫色。

邓迪斯关注着最前线。前锋集团不断地削弱雷区，雷区后隐藏的目标也不断地显露出来。然而那些都只是大大小小的尘埃，除了十五艘母舰，仍旧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敌人的踪迹。

邓迪斯，真理会沙达克想和你对话，他宣称事态紧急。

沙达克送来消息。

又是真理会沙达克。真理会沙达克消息灵通，每一个纯亚空间体的沙达克都比最快捷的信使颗粒更快，他们本身就是银河间最发达的情报网络。当然每一次，他们总会有所求。真理会提出的请求总是着眼于长久，有值得一试的地方，然而这正是星尘舰队焦头烂额的时刻，无暇分神。

让他来吧，监视战场情况，随时让我回到战场。

遵命。

一个老者的沙达克形象出现在邓迪斯的视野中。

你好，伟大的星尘舰队指挥官，真理会沙达克呼唤支援。

沙达克开门见山。这很少见，证明情况紧急。

智慧的真理会沙达克，有什么事如此急迫？

我们发现了暗黑深渊远征军的母舰，只剩下一半的残骸，母舰上的人已经不见踪影。古力特弃船潜入了银河之心。

让他去吧，银河人会教训他。如果连母舰都没有，他没有什么力量。

他并非毫无力量，为了抹除弹跳的痕迹，他制造了巨大的亚空间旋涡，只有能量巨大的奇点炸弹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对银河之心不会有太大的威胁。银河人是亚空间控制的好手，古力特不是他们的对手。再说，银河人根本不希望我们的飞船进入银河之心的控制区，你比我更了解他们。

我明白，指挥官。但我还是请求你能够派出一支舰队前往。星尘舰队如此强大，只需要一支哨兵舰队，就可以提供极大的帮助。

两百万颗粒的哨兵舰队并不会影响舰队的实力，甚至不需要一个沙达充分身去控制，但它们要明白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目标。

哨兵舰队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

你可以预设好一切，让哨兵舰队向着银河之心巡游，一旦发现古力特的踪迹，我可以输入最后的目标。

这相当于把舰队交到了真理会沙达克手中。邓迪斯不由得有些踌躇。他违反舰队原则，让沙达克单独带领舰队，结果丢掉了四分之一的舰队。这也许并不是沙达克的错，然而意外发生的时刻，舰队指挥官不在场，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大失误。

哨兵舰队可以单独执行任务，然而那必须是一个清晰明确的任务。紧盯暗黑深渊远征军，不断骚扰它们、消耗它们，这是哨兵舰队可以胜任的任务。如果连目标在何方、是什么模样都不清楚，哨兵舰队就无从着手。

你应该去寻找星尘长老，他们掌握着星尘舰队的预备队。况且，巡逻者不可以进入银河之心的警戒区，银河人会照看银河之心。

星尘长老行踪隐秘，虽然人人都知道他们就在银河之心附近，要找到他们并不容易。你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靠近现场的力量。谁也不知道

那艘飞船在银河之心内部会造成什么破坏，派出一支哨兵舰队，也许就可以决定银河的命运。如果你同意，我可以还原成为舰队沙达克，所有的真理会沙达克都早已解除了人类契约，所以我是完全的自由中枢，并不需要遵守巡逻者的约束。我会向银河人解释来由。借给我一点小小的力量，让我去追踪暗黑深渊最后的残余。

一个真理会沙达克愿意还原成为飞船中枢，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邓迪斯微微一惊。

他想了想，随即下定决心。沙达克是值得信任的中枢。况且古力特从星尘舰队的追击下逃脱，这也是星尘舰队的失误。

我会派出哨兵舰队，你无须成为舰队中枢，我会让舰队沙达克的分身来指挥这支舰队，但是需要你来指引方向。

这样很好。我会指引方向。

邓迪斯将舰队沙达克召唤而来，把派遣哨兵舰队的决定告诉他。

你要派出分身。邓迪斯最后吩咐。

可是邓迪斯，星尘舰队的沙达克不该这样分身，哨兵舰队是不需要中枢的。

情况特殊，我会背负一切责任。

好吧，邓迪斯，如果你决定了一定要这么做，我会遵从你的决定。但是作为舰队中枢，我不得不向星尘长老送出颗粒通告这个消息。

原原本本地把一切都报告给长老。我们没有时间犹豫，必须立即行动。

遵命，邓迪斯。

一小群颗粒脱离了主舰队，在天宇上一个僻静角落里发出一道闪光后，消失不见。

但愿沙达克带着哨兵舰队能对付藏匿的古力特，找到他，杀死他，永远地消除后患。也希望银河人不要对此产生什么误解。

邓迪斯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战场上。

流体颗粒前锋集团已经突破到雷区边缘，沙达克送出了侦察颗粒，

渗透到雷区后方。

敌人的母舰正向着星尘舰队而来，十五艘飞船，分作三个集团，彼此间形成一个正三角形，从三个方向逐渐逼近。

的确有许多小型飞行器簇拥着母舰，而且数量巨大。

侦察颗粒继续向前，小型飞行器的影像变得清晰。

邓迪斯只感到心头咯噔一下，一阵寒意传遍全身。

那是流体颗粒，曾经属于星尘舰队的流体颗粒！

侦察颗粒正在统计对方流体颗粒的数量，视野的下方，数字正飞快地增长。

两百万、三百万……八百万……在“八百四十三万”的数字上，数字暂时停了下来。

这不是敌人拥有的全部流体颗粒的数目，而是侦察颗粒的信号中断了。

远方传来爆炸的余波，侦察颗粒被摧毁了。更多的侦察颗粒向着敌人的阵地渗透，数字短暂静止后，再次飞涨起来。

邓迪斯紧紧地盯着不住变化的数字，心中越发忐忑。

短短十分钟，数字已经超过了十个亿，还在继续增长。

他们把偷走的星尘舰队颗粒挪到了这里，显然，他们的目的是阻止自己和主力舰队会合。

邓迪斯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嚣张。他们拥有庞大的舰队，力量和自己不相上下——尽管是从自己手中窃取。

无论这场战斗的结果是什么，星尘舰队都不是赢家。

沙达克，有什么方案吗？邓迪斯压抑着自己的愤怒，同时感到一丝消沉。

两个应对方案，第一方案，我们可以和它们战斗，数量上我们占据百分之六十的优势，但是对方拥有十五艘重型母舰，他们的重型母舰可以对颗粒造成很大规模的伤害，而在对方颗粒群的保护下，我们的颗粒

群很难对它们造成伤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数；第二方案，我可以启动毁灭程序，销毁所有颗粒，我可以指挥我们的颗粒进入暂时性的休眠状态，避开毁灭指令。不过这个方案风险极大，指令所有颗粒进入休眠并重新启动大约需要两个小时，而如果被对方控制的流体颗粒并没有自毁，那就是一场灾难。两个小时内，我们就可能完成会全军覆没。

这都不是邓迪斯想要的方案。要战胜敌人，而不击毁流体颗粒，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阻挡在星尘舰队面前的是上百亿的流体颗粒集群。

如果真的来一场流体颗粒集群之间的决斗厮杀，这是对星尘舰队最大的嘲弄。毫无疑问，那些偷窃了流体颗粒的贼正迫切地想看一场好戏。

敌人所希望的事，就是己方要尽可能避免的。在战场上，主动权掌握在谁手中，谁就有更大的胜算。眼下，敌人无疑掌握了主动，而自己对隐藏幕后的主使者的图谋，却仍旧一无所知。

邓迪斯，我在等待你的决断。

沙达克催促他。敌人正在逼近，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它们不再隐藏，而显露出真正的面目，数以百亿计的颗粒如一片光瀑，横在星尘舰队面前。它就像是星尘舰队的镜像。

邓迪斯突然有了计划。

沙达克，撤回前锋兵团，形成防御阵地，挡住雷区的缺口。准备星门，我们要去和主力舰队会合。

沙达克有几分诧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亚空间潜行，我们会遭受攻击，损失大约两千万的颗粒。沙达克立即给出了预估。

但是我们会远远甩开他们。他们的重型母舰需要巨大的星门才能潜行。而且他们布置了雷区，这正好也是我们的屏障。那是流体颗粒，是我们的颗粒，我们不能就这样毁掉它们，找到那些主谋，可能还有转机。

遵命，邓迪斯，我会按照你的指示进行安排。

战场态势正按照邓迪斯的预想发展。敌人发现了星尘舰队的撤退企图，马上展开全力追击，然而他们布下的雷区屏障恰好成了星尘舰队的掩护。

最后迫不得已，敌人引爆了整个雷区，赤红的火焰燃烧了半边天。

亮丽的光瀑般的流体颗粒群分作几路，仿佛水银在火焰中滚动，向着星尘舰队而来，就像一个人伸出了手，急切间想要抓住什么。

邓迪斯露出一个冷笑。敌人从隐蔽的暗处跳出来，他一直被动应战，现在他掌握了主动权。

星门的光芒闪烁，星尘舰队有条不紊地撤退。

两千万的颗粒结成坚固的阵地，对方一次又一次潮水般的攻击都被阻挡在堤坝之外。众多的流体颗粒形成两个巨大的侧翼，试图绕到阵地背后，直接攻击星门。

那个自称凯利人的指挥官终于采取了正确的战术，然而太慢了。

没入星门之前，邓迪斯最后看了一眼汹涌如潮水般的颗粒群。它们本该属于星尘舰队。

绝不能就此放弃，总会有办法……

他暗暗对自己说。

32. 奇点之船 李约素

古力特正在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深入银河之心。他不断触发奇点，在奇点弥合的瞬间潜入亚空间，然后在一两个光年之外弹出来。

古力特的飞船只拥有两个小功率波动引擎，只能勉强维持飞船在亚空间浅层滑行。如果不是触发奇点的神奇能力，这艘飞船根本无法突破时空膜，潜入亚空间。

李约素竭尽全力想搞清这艘小小的飞船是如何触发奇点的，然而一切就像是一个黑盒子，无法探察。

奇点就像是一个更大的奇点所生下的蛋。

李约素怀疑原本这是用作制造奇点炸弹的装置，不过简化了流程，不再生产奇点炸弹，而是直接制造奇点。奇点是所有物理学的边界，宇宙间的终极力量。想到这一点，李约素总有些不真实感。古力特的向死之旅变得不是那么确定，如果他的手中掌握着如此强大的力量，是否真有可能颠覆银河之心？

然而这样的念头一产生，便被否决了。银河之心庞然巍峨，至少有两百光年的直径，数以万计的恒星熊熊燃烧，喷吐无穷的光和热，哪怕古力特丢上去一百个奇点，也无法吞没它。

飞船正从一颗蓝色巨星附近经过，距离恒星表面还有十六万公里，恒星的火焰已经势不可挡。飞船内部热到了极限。古力特放任飞船内部的温度上升到了三百多度，“天狼星号”被囚禁在飞船内部，布丁勉强维持着“天狼星号”的温度不超过三十六度。这是布丁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温度控制。

布丁使用了仿真投影，飞船的外壳隐去，李约素仿佛直接悬浮在恒星火焰之上。

青白色的火焰漫天飞舞，能量的巨涛此起彼伏，甚至周身环绕，虽然这些火焰并不能真正伤害他，还是让人感觉随时会被烤成熟肉。被恒星火焰烧成灰烬，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死法，李约素咧嘴一笑。

他盘起双腿，闭上眼睛，调整呼吸，很快沉浸到平和的状态中，一切的感觉都变得迟钝，只有亚空间碰触变得格外敏感。

古力特仍旧寂然无声，就像死掉一般，让人无从琢磨。

古力特一步步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而自己仍旧一无所知，只是像个囚徒一般被困在“天狼星号”上。这令人焦灼。

李约素睁开眼睛，热浪扑面而来。无处不在的热浪似乎直烧到心窝里去。

“布丁，我要凉快一点！”他大声叫喊起来。

“我已经尽力了。”布丁的声音透着委屈，“这艘‘天狼星号’不是为恒星探险设计的，而且我们身旁的这颗恒星足足有十个标准太阳辐射！”

“再想想办法，我快热死了！”李约素在额头一抹，手上全是汗水，“你看，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会变成干尸。”

“我可以给你补充水分，我们有足够的给养。根据检测，你的身体状况良好，我会确保舱内温度不上升，这样你不会有什么事。”

“行了，就当我说什么都没说。”李约素只感到心中的火气憋得更大。布丁是个中枢，对于冷和热并没有什么感觉，虽然布丁能观察自己的反应并做出相对的调整，燥热带来的烦闷布丁却无法理解。

尤其是在一艘古怪的飞船上，面对一个行为不可捉摸的古力特，他感到尤为烦闷。

“船长，要不要我再演示一遍逃生计划？我又想通一些关于银河之心内部的引力通道的问题。”布丁问。

逃生计划的内容是古力特最终释放“天狼星号”后，如何从这样一个充满了巨大恒星和引力陷阱的世界里脱离。自从被转移到“天狼星

号”上开始，布丁就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计划中最困难的部分，是银河之心的庞大的引力。银河之心的世界过于庞大，以至于一般人类无法辨认出它真正的面貌，布丁正试图将它的真正面目绘制出来。一路上不断潜行，布丁不断地记录着引力变化，试图寻找规律，以便将来避开陷阱。他将探索得到的情报用图像的方式展示给李约素，并且在上边标示出可能的逃逸路线——如何利用“天狼星号”现有的能源，逃出生天，毕竟留在银河之心内部，只有死路一条，不是被强大的引力潮汐撕裂，就是直接被恒星吞没。飞船必须找到一条道路，小心翼翼地前行，不能偏离。

“古力特不会让我们死掉的。”李约素回答。布丁的逃生计划很有趣也很重要，然而他更关心什么时候能够凉爽一些，只希望下一个弹落地能够距离恒星稍稍远一些，或者，不是这么巨大而灼热的超级恒星。

“我无法信任他。”布丁说道。

“谁也不会信任他！但他控制着局面。”

这是暗黑深渊对人类的最后一击。李约素有些渴望，想看看古力特到底会怎样行动，抛开立场不谈，这确实是一次伟大的远征行军。距离谜底越来越近，心情也变得越来越迫切。然而没人知道古力特究竟在如何打算，谜底很快会解开，不过何时解开，却仍旧是一个谜。

“古力特要开始亚空间潜行了。”布丁说。

奇点飞船正启动引擎，浅浅的能量保护层覆盖了飞船表面。这是飞船要开始潜行的标志。

“我知道了。但愿下一个目的地不是巨星。”李约素随口回应。

忽然间，他觉察到一些异样。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强烈的引力源，然而那绝不是恒星，它不发光，也不发热。李约素朝着那个方向张望，果然看见了引发异样的东西。在青白色的火焰中，那是一个暗淡的球体。

奇点飞船正朝那个方向前进。

“布丁，看看那边。那是什么？”李约素指着前方。

“哦，一个引力发生器。”布丁很快回答，“银河之心要靠引力发生器维持，这一个特别巨大，可能是因为它要对抗的恒星引力特别大。”

是的，那的确是引力发生器。看不见的引力束发生了各种弯曲，集结成团，最后进入引力发生器，中止在那儿。这东西屏蔽了引力，唯有如此，银河之心数以万计的恒星才能维持彼此位置相对不变，形成复杂结构。

李约素已经见到过许多的引力发生器，它们被银河人精心排布在空间的各种位置，形成浩大的矩阵，牢牢地把恒星约束在看不见的立体网格间。然而这一个，的确特别巨大！

恍惚间，什么东西呼之欲出，然而若隐若现，怎么也看不清。李约素努力集中注意力，想将它从脑海深处揪出来。

奇点飞船更加靠近引力发生器。

两个强烈的光点突然出现在飞船前方。

转瞬之间，李约素看见了两个人。尽管银光闪闪，亮得有些刺眼，然而那是确定无疑的两个人形。

银河人！

李约素心中暗喜。他们早该来了！古力特潜入银河之心，银河人不该没有丝毫觉察。作为银河之心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该正面阻击古力特。

他正想发出一个招呼，然而蓦然之间，一堵巨墙隔绝了他的亚空间触感。

古力特终于行动了。他阻断了亚空间，却仍旧允许布丁探察周围的情况。

阻止他！李约素默默地祈祷。

“船长，这些银河人很厉害！”布丁说，“他们居然是从亚空间直

接跳出来的。他们能直接进行亚空间穿梭！”

“没错，当初你应该已经见过了。”李约素说。

“没有，大概我忘了。什么时候你见过他们？”

李约素抬手打断了布丁说话，“看他们。”

两个银河人转眼间已经逼近了飞船，仿佛就在李约素身边飞行。他们的身躯闪着金属的光泽，头部则有三只深黑的眼睛。银河间进化到极致的人类并没有脸，却仍旧保留着人形。

其中一个人举起了右手，手上附着一个小小的枪管般的装置，在如此近的距离上，任何攻击都无法规避。

李约素看着银河人的枪管，黑洞洞的枪口带着死亡的威胁。银河人其实看不见他，只是在阻拦奇点飞船，枪口不过是恰好对着他而已，李约素却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一切都可以结束了，那该多好！

“我毫无恶意，只是想回归源流。”古力特终于发出了信号，同时奇点飞船开始减速，不再向着引力发生器急冲。

银河人并没有放下枪口，却也没有开枪。

没有抬枪的银河人三只眼睛正对着飞船。

“船长，他的三只眼睛都在发射信号，一种是巡逻者编码，一种通用星域编码，还有一种我无法辨认。”

“转给我听就行了！”李约素赶紧说，“不要插话。”

“是。”

“你是谁，来自何方？”李约素听见了银河人的问话。布丁用一种低沉而浑厚的声音给这个银河人配音，恰如其分。

“我是人类的后裔，在寻找人类文明最核心的源头。”古力特回答。

奇点飞船已经彻底停了下来，不再向引力控制器靠近。银河人也收起了武器。

“你进入了禁地，没有任何飞船可以进入这里。你的飞船属于古老

银河人，这是你能幸存到此刻的原因，否则早已被毁灭了。现在跟随我。你将被送出去，永远不许再回来。一旦这艘飞船再次进入银河之心，它将被立即摧毁。”银河人说着张开双手，一个巨大的红色光环在他的双手间浮现。

“我在寻找人类文明的源头。”古力特回答。

“跟随我离开银河之心，或者留在这里被毁灭。只能二选一。”银河人回答，毫无妥协的余地。光环继续增长，很快，直径超过了十米，从银河人手中脱离，悬浮半空，就像一只红色的火圈。

“我见过这样的圈子，”李约素说给布丁听，“他们用这样的圈子贯通成通路，上回我到银河之心，他们就是用这样的圈子保护我在银河之心内部移动。”

“它有点儿像引力发生器……”布丁迟疑地说，带着强烈的不确定感，“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它引起的空间扭曲超过标准太阳，再靠得近一点，飞船就会被吸进去，然后被吐出来。这是一个超级加速环，瞬间的加速度会超过六十个标准重力。天哪，你会死的，船长！绝对不能进去。”说到最后，布丁惊叫起来。

六十个标准重力，李约素不知道那究竟是多大，然而绝对比一把重锤直接敲在脑门上更致命。他确定那是自己的身体无法承受的加速，任何原生人类都不可能承受。

银河人了解古力特的形态，知道这样的加速并不会对古力特造成致命影响。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飞船上还有自己这么一个原生人类，否则他们不会这么干。银河人冷酷无情，却不是嗜杀成性，他们只是想尽快地把奇点飞船送走而已。

“有什么好慌的？”李约素呵斥布丁，“不要大惊小怪！”他心底一片坦然，想看看古力特如何应付这样的情况。

古力特不会轻易就范，然而他又能玩出什么花招？

“我们必须得走，脱离飞船！”布丁已经慌了神，并不理会李约素

的呵斥，“但是外边的温度极高，‘天狼星号’无法承受。我必须让古力特停下来！”

“布丁！”李约素抬高了声调，“安静，不会有事的。”

布丁沉默下来。这一次他没有说“遵命，船长”。

李约素顾不得布丁，银河人制造的红色圈子已经增长到超过五十米的宽度，完全可以让奇点飞船通过。

圈子所造成的引力畸变初步显示出了它的威力，奇点飞船被拉着向圈子靠近，短短几秒内，加速度已经达到两个标准重力。李约素仿佛被一双巨掌压在了靠椅上。只要飞船距离圈子再近一点，强大的加速可能会把他压成肉饼。

李约素直直地盯着红圈的中央，他不再去想任何事，只是睁大眼睛，看着那一片虚空。那就是他的生命终结之地，他要直视这一刻的到来。

然而这一刻并没有到来。

“你干什么？！”银河人发出呼喝。

在飞船前方，一个不起眼的黑点一闪而过，留下一道浅浅的蓝色轨迹。红色的圈子一瞬间消失了踪影，银河人向着飞船发射出一道红光，在下一个瞬间，红光和银河人一道消失得干干净净。

巨大的压力一扫而空，李约素大口喘息，然而还没有喘上两口，巨大的加速又将他牢牢地摀住。

奇点飞船启动了。它直奔引力发生器而去。

“船长，古力特用奇点毁掉了那个圈子，奇点也吞掉了那两个银河人。”布丁通报。

然而李约素并没有听见，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古力特身上。这是最后一搏，古力特惊动了银河人，还杀死了两个，他必须要在其他银河人赶来之前完成一切，否则一旦其他银河人赶到，他们不会给古力特第二次机会。

奇点飞船全速向前，非同一般的亚空间潮涌在飞船轨迹的两侧同时涌起。就在飞船前进的同时，一个又一个的奇点在飞船的两侧不断产生，飞快消失，激起一阵又一阵的亚空间波动。波动如此强烈，以至于李约素甚至无法清晰地触摸到古力特。

你要干什么？趁着一个潮涌的间隙，他向古力特发出呐喊。

向人类最伟大的文明成就献上来自中枢星的赞美！

古力特的回答像是一句诗歌。

奇点飞船如狂飙般向前，很快逼近了引力发生器。球体迅速变得庞大，越来越醒目，很快，它占据了天宇中一半的视野。这是一个庞大的引力发生器，直径至少有一万公里，通体漆黑，没有一丝光。

奇点飞船似乎正一头向着一片漆黑的大地扎下去。

“船长，我明白了。”布丁突然大声喊叫起来，“是引力！”

李约素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古力特的动静，被布丁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吓了一跳。

“是引力，银河之心用引力来传达消息。”布丁显得很兴奋，继续自顾自地说着，“怪不得它可以拥有这么大的体积，它的信号是通过引力传送的，这些恒星是引力的来源，而引力发生器就可以约束引力，形成通路。它的亚空间头脑需要依托庞大的质量，但是这引力的拓扑网络本身就让它具有了初步的思维能力。”

自从布丁由“重装甲号”转移到“天狼星号”上，他的思维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更像一个沙达克，几乎无所不知，尽管要慢几拍。

“布丁，我们马上就要死了。”李约素淡然回应，“死之前想明白一些事，也挺好的。不过最好的事，是能和你在一起。”

“不，船长，”布丁有几分激动，“我们不会死，这样的一个引力发生器只是一个通道。只有这样，它才有意义！我们会穿过它，从另一个引力发生器里出来。它连接的是第十维度。”

第十维度！李约素蓦然想起曾经的“天狼星号”，装备了零点能引

擎的“天狼星号”能够在很短的距离内超光速飞行，那正是依靠第十维度进行的飞行。宇宙膜拥有十三个维度，其中三个维度和时间一道构成了时空，而其他维度都高度卷曲，第十维度拥有特别的性质，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展开。借助第十维度，可以超越光速。

然而，那只是一艘小小的飞船在极短时间内的动作。

眼前的黑色球体，直径是一颗标准行星，如果这样的一个物体是连接第十维度的通道，这简直是奇迹。

银河之心就是银河间最伟大的奇迹。

奇点飞船钻入了黑色球体。一刹那间，宇宙变成了完全的黑色，没有一丝光，也看不见任何其他物体。

布丁是对的，他们并没有碰撞到任何东西，而是闯进了非同寻常的通道。

灼人的热浪一瞬间消失，世界则像是完全静止下来。绝对的黑暗中，失去了一切的参考，速度完全失去了意义。甚至连亚空间也变得空寂无边，所有的能量波涛都间隔遥远，古力特则完全失去了踪影。一刹那间，李约素有一种无限孤独的感觉。

“布丁，你还在吗？”李约素问。

“船长，我在这里。”

“看来我们真的没死。”李约素笑了起来，“但是现在要想一想我们会怎么死，想一想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干掉古力特，趁他现在看不到我们。‘天狼星号’能强行启动吗？这个时候给他的飞船来个窟窿，我们能做到。”

“不行，船长。我没有办法启动‘天狼星号’，蜘蛛在外边，古力特防范着我们，所有的引擎都被他的蜘蛛控制着。我能控制的能量最多给他们一些骚扰，甚至杀不死这只蜘蛛。”

是的，蜘蛛。李约素能够感觉到蜘蛛的存在，它紧紧地贴着“天狼星号”的两个引擎，隔断引擎的关键部分。

它在舱外。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也许稍纵即逝。

“有盔甲吗？我去舱外干掉它。”李约素舒展身子，“关闭全景。”

一阵晃动后，周围变成船舱，李约素顿时感到踏实了许多。

“这艘‘天狼星号’上只有两套简单的动力盔甲，是‘重装甲号’上的旧型号，而且没有武器。”布丁说。

李约素起身。布丁已经打开了装备库，两套盔甲整齐地立着。

这不能算作盔甲，只是动力服而已，无法用于作战，只是在一般的太空行走中保护安全。

“你能找到蜘蛛的弱点吗？”李约素一边审视着眼前两套不太像样的动力服，一边问。

布丁在一侧的屏幕上显示出一只钢铁蜘蛛的影像，在头和腹部的结合点，有一个小小的红点。

“我不确定这种蜘蛛会有什么特别的弱点，它受到古力特的直接控制，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它的这个部位是控制中枢的要害，如果被切断，它会瘫痪。”

“我可以去试试看。”李约素说着，开始穿戴动力服。

“但是我不建议这么做，它的这个部位有五毫米厚的特殊合金保护，除非有特殊武器，否则很难打破。”

“那就再找找别的弱点。”李约素很麻利地套上了动力服，一边在装备库里寻找任何可能用作武器的东西。

忽然间，他眼睛一亮，一个螺旋钻枪赫然放在装备库的底部。这是一种打孔用的工具，在飞船维修中偶尔会用上。谢天谢地，古力特没有给这艘新“天狼星号”留下任何武器，但至少还留下了这些工具。

他一把提起了钻枪，“至少这玩意儿可以试一试。”

“船长，我不建议冒险，这种钻枪可不是武器。蜘蛛只要稍稍用力，就可以杀死你。而且外边的温度仍旧高达二百二十度，你会在两分

钟内被烤干的。”

两百度以上的确不是人体能够承受的温度。布丁应该先把这个说出来。

李约素轻叹一口气，放下钻枪，“继续想办法，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古力特能看到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真的想不出什么法子。”布丁的调子里透着无奈，“我们只是囚徒，条件太有限了。”

布丁话音刚落，飞船猛地震荡一下，即刻又停了下来。

亚空间之海仿佛在一瞬间涌现，填满了李约素的知觉。能量的波涛让他感到刺痛，就像突如其来的光明刺痛了眼睛。

飞船掉出了第十维度，回到了三维空间。

一刹那间，他发现了许许多多的高能量点，那是银河人。

奇点飞船落在银河人的包围中。

李约素！

古力特在呼唤他。

这里就是终点，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古力特一边说着，奇点飞船也在飞速地变化。蜘蛛爬出舱外，向着周围散开。每一只蜘蛛身上都携带着古力特亚空间侧面的一部分，都可以看作他身体的一部分。古力特正将自己散开。

“天狼星号”仍旧留在船舱里，所有的蜘蛛却都已经离开了船舱。

李约素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有些发懵。

他随即反应过来，向着银河人发出呼喊：

你们还在等什么？阻止他，杀死他，他是暗黑深渊的傀儡！他想要毁灭银河之心！

银河人并没有回应，他们已分散开，去追逐每一只蜘蛛。

一个银河人降落在奇点飞船上，他的手掌间露出一团幽蓝的光，碰触飞船，飞船表面似乎蒙上了一层浅浅的蓝色晕圈。

“船长，他锁住了飞船，那类似牵引光线，是强电磁场。”布丁立即给出了分析结果。

李约素没有时间回应布丁。银河人正在全力以赴地试图抓住四散的蜘蛛，他们并没有直接摧毁，而是捆住它们。

杀死他！李约素几乎直觉般认定古力特不会束手就擒，这是最后的机会摧毁他，扼杀他的毁灭计划。

杀死他！

然而银河人还是充耳不闻。

李约素竭力展开自己的亚空间侧面，想再次送出信号，却发现自己依旧被紧紧地约束着，无法自由伸展。

是古力特在捣鬼！李约素恍然大悟。

银河人并没有发现自己，古力特成功地伪装起来，并且屏蔽了自己的亚空间信号。

四散的蜘蛛被牵引光束牢牢地控制住，表面上银河人已经控制了局势，然而古力特还在图谋些什么。

蜘蛛都已经离开了飞船，包括控制着“天狼星号”引擎的那一只。

古力特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打开了“天狼星号”的锁？李约素来不及细想，他迫切地希望和银河人对话，只要一句就行。

“布丁，我们飞出去！”李约素大喊。

“遵命，船长！”布丁干脆利落地回答，随即又犹豫不决，“但是飞船被牵引光线控制，强行突破会导致飞船失控，我不能保证飞出去还能控制‘天狼星号’！”

“飞出去，撞开飞船，飞出去！”李约素几乎用尽全身力气大喊。

“遵命，船长！”布丁坚定地回应，一阵剧烈的晃动随之传来。“天狼星号”紧急启动，两门等离子炮抬起，在飞船上炸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两条柔软的手臂抓住了李约素，将他拉到座椅上，稳稳地坐下。

“布丁，我们走！”李约素精神抖擞，仿佛感到自己正坐在一艘战斗飞船的驾驶舱中，奔向战场。窟窿里光芒隐现，外边的世界仿佛水银般流动不停。

“天狼星号”从窟窿中一跃而出，刹那间，世界成了一片灰白。

灰白的世界里，一个个灰黑色的窟窿布满天空。

世界也一刹那间变得无比寂静。

“布丁！”李约素叫喊。

没有人回应。

牵引光束影响了“天狼星号”，或许布丁失去了对飞船的控制，也不能再说话。

你是谁？

银河人立即发现了他。

杀死他！

李约素向着银河人呐喊。他毁灭了无数的星域，是人类的公敌，他刚刚杀死了两个银河人！

李约素，我们是同类。古力特的触摸传了过来，他仿佛已经感知到了李约素想说的一切，也知晓那深深的敌意，却仍旧不慌不忙。

时间到了！

古力特仿佛向着整个世界宣告。

四散的钢铁蜘蛛同时爆炸，那非寻常的爆炸可比，而是从外向内，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几乎就在一瞬间，整个世界变得敞亮无比。灰白色调成了金色，而那些灰黑色的窟窿则变得无比深邃，成了纯粹的黑色。

每一只蜘蛛体内，都藏着一颗奇点炸弹！而炸弹引发的奇点吸收了物质，向外扩张，彼此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环状。黑色的环状体稍稍扩张，然后迅速消散。宇宙膜经历了小小的震荡，依靠本身的弹性恢复了正常，古力特所制造的环状破缺只存在了短短一瞬。

然而它触发了什么东西。

布满天宇的黑色窟窿开始闪光，每一个窟窿似乎都在不停地颤抖。

李约素被这奇特的景象吸引，他能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就像无边无际的大海般汹涌。

潮流涌动。

依稀间，他似乎感觉到巨大的声响，直接传递到他的脑子里。这和他从前所感知的任何亚空间信号都不同。

谁？

那声音反反复复，都在问这个最简单的问题。

是银河之心！

李约素不由心情激荡。庞然无匹的亚空间如此巨大，以至于根本无法辨认。

这就是银河之心的头脑！银河人耗费亿万年的时间，用恒星燃烧的规模消耗能量，将数以万计的恒星拖拽移动，形成矩阵，都只是为了这个亚空间体的存在。

是引力！李约素想起布丁的发现，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银河之心依靠引力维持结构，而所有的引力发生器都将扭曲的空间导向这里。一个个黑色的窟窿，正是引力发生器的出口，就像奇点飞船所进入的引力发生器一样。

虽然早已知道银河之心是人类所创造的最伟大的奇迹，然而身处其间，李约素仍旧感到万分惊奇。

他心驰神往，竟有几分陶醉。

“布丁，你看见了吗？”他自言自语，一时间突然意识到，布丁没有出现。

33. 银河之心 李约素

银河人正陷入恐慌中。

银河之心提前苏醒，这显然不是他们的计划。

按照计划，至少还有六千年，银河之心才应该从沉睡中醒来。这样的结论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李约素的头脑，当他意识到自己正从银河人的亚空间对话中获得信息，不禁一惊。银河人惊慌失措，甚至连亚空间通话的加密也顾不上了，他们在使用最简单的方法进行亚空间通信，那就像一个自由对话的广场，任何人都可以听见所有的通话内容。

古力特在银河之心的头脑中引爆了连锁奇点反应，也许他想毁掉银河之心，然而却只不过将这庞然大物提前唤醒。

古力特并没有成功。李约素给自己一丝安慰，只是提前诞生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人类世界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他能感觉到银河之心的脉动，这庞大头脑中的每一次思考，都激起能量空间的强烈风暴，他必须将自己的亚空间收缩起来，才不至于被风暴吹散。

银河之心在咆哮，如果仔细感知，仍旧能够分辨出其中的信息。

这庞然巨物反复问着同一个问题：谁？

我是李约素。李约素试图回答，和银河之心排山倒海般的能量涌动相比，自己发出的信号就像潮头的一朵浪花，根本不知道是否会被听见。

银河人却听见了。

你，快离开！一个银河人对着李约素说，他语意坚定，毫无商量的余地。他并没有等待“天狼星号”的回应，而是直接将它抛向一个黑色窟窿。那是引力发生器的镜像，引力强大得接近黑洞。

李约素还来不及思考，强烈的引力已经紧紧攫住了他，致命的加速似乎正将空气一丝丝地从肺部挤压出来。

他没有一丝慌乱，顺应着压力，一点点呼出肺部的气体。缺氧的感觉并不好受，然而他牢牢地控制着躯体和情绪。死亡一点点迫近，他勇敢地直面死亡。

一个新生命诞生了，这是银河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智慧生命！能够目睹这样划时代的事件，一条卑微的生命就不值得一提。

在这伟大的奇迹面前，一切都是渺小的。

布丁！

李约素呼唤布丁，在这最后的时刻，他想和布丁说说话。

船长，我在这里！布丁回应。我们会被吸入这个引力发生器，然后抛出去。加速度很大，但是我会设法让你好过一些。

不用管我了，保护好你自己。李约素回答。他只能出气，无法进气，意识仍旧清醒，仍旧能够感知亚空间，但亚空间感知也正变得迟钝和模糊，世界似乎正经历着日落，变得越来越昏暗。

布丁没有回应。“天狼星号”的波动引擎达到了最大功率，布丁正努力在“天狼星号”内部建造一个反引力场，缓解李约素所受到的巨大的压力。

布丁正竭尽全力，然而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世界从黄昏进入暗夜，最后一丝光消失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中，最后的能量点也沉寂下去。自我仍旧存在，却失去了一切感觉。这就是死亡吗？似乎并不那么可怕。

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中，很多影像浮现出来。一生的往事似乎都重叠在一起，在头脑中翻腾。据说某些人有过濒死的体验，那一刻平静、安详、美好。这的确是平静、安详、美好的……李约素这样想。

他似乎看见了许多战友的身影，战士们簇拥在他周围，卡帕冲击舰勇敢地冲向敌人那山一般的重巡舰；一团炽热的火光中，盘蛇一般

的“天龙号”旋转着穿出，抖落无数的流体颗粒，在黑色飞船的队列里燃起一团团青紫的火光；“平准号”庞大的躯体被包裹在红虹群中，它不顾一切，向着巨大的时空锁环冲撞；黝黑的中枢星展现出无数长长的触手，每一条触手上，都有无数的红虹栖息，红虹群飞起，就像遮天蔽日的云冲向天空中的另一团红云，彼此冲撞、搅动在一起，红色的星星布满天空，随着红虹群的冲撞而颤动；数以百计的贝壳船排列成坚固的阵型，幽光飞船在贝壳船队的外围划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蓝色轨迹，就像一团电子云包裹了中央的原子核……

一切如此清晰，好像就在昨日。

他仿佛看见一个背影就在眼前，长发披肩，肩头上将星闪亮。

他看见了天垂星，蓝色的星球像一颗珍珠般散发着迷人的光。

“船长。”他听见了一声呼喊。他想起来，那是布丁学会的第一个词语。

“船长！”他真的听见了一声呼喊，这一次并不是幻觉。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能够重新感受到亚空间的能量波澜。巨大的引力并没有夺去他的生命。

布丁！

李约素有几分激动。

银河之心，它把我们拉出来了，它控制了“天狼星号”，帮我们甩开了银河人。现在银河人正在追赶我们，他们想毁掉“天狼星号”，我不能让他们追上，追上就完了。布丁语速飞快。

银河之心？李约素感到疑虑。

李约素？一个亚空间信号直达他的意识深处。是银河之心！

一个直径达到两百光年的头脑正在和自己对话！李约素抑制不住兴奋。

我就是李约素。李约素回答。

几道能量波束扫了过来，仔细地扫描着他的身体，那是银河之心在

窥探他。

不该如此，银河之心无所不知，无比强大，不该对一个原生人类感兴趣。李约素有些困惑，也有几分不安。

忽然之间，世界重新变得一团黑暗。

这一次疼痛随着黑暗而来，彻入骨髓的痛感如此强烈，以至于让躯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疼痛唤醒了记忆。

是的，类似的疼痛，他曾经经历过。那是在被中枢星俘获的时候，无数细小的虫子钻入皮肤，那一刻，也曾有这样无法言喻的疼痛。

“船长！”布丁在呼唤他。

至少还能够听见！

某种无形的东西正从身体内向外钻。

银河之心正从他的身上取走什么。

是古力特！

古力特唤醒了银河之心，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死去，是他影响了银河之心，否则银河之心不会认得自己，更不会试图从自己身上攫取某些东西。

这才是古力特一定要带着自己来到银河之心的真正原因，一些秘密就隐藏在自己的身体里。

无论那是什么东西，都不该让它得到。

“布丁，杀死我！”李约素大叫起来，“杀死我！”他几乎在狂叫。声音沉没在无穷的黑暗中，似乎隔了很久之后，才传来布丁的回答：“我不能这么做。”

疼痛还在加剧，仿佛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连喊的力气也没有。如果这就是命运，那么该认命了。

幻觉重新袭来。

他仿佛正身处一个奇怪的晕圈中，晕圈的范围到处都是银河人。

银河人包围着他，他能感觉到他们的敌意。

杀死我！他想对银河人说，却无能为力。

“天狼星号”正带着他在银河人的包围中穿梭，布丁在竭尽全力保护他。

布丁，停下来。他想对布丁说，却已无能为力。

身上向外钻的无形之物渐渐变得稀少，疼痛感也逐渐缓解，他的意识则变得更为模糊。

我就要死了！他这样想。

这是平静的死亡，就像要睡着一样。

最后，他陷入无边无际的安静的黑暗之中。

这是一场深沉的睡眠。

当他睁开眼睛，眼前是一片深蓝色的苍穹，就像深邃的大海，天上没有星星，一颗也没有。

蓝色就像玻璃一般凝固着。

“船长，你醒了！”他听见布丁熟悉的声音。

“布丁！”他翻身要起，却飘浮了起来。这是一个无重力的环境。一个银河人就在他面前不远处飘浮着。

什么地方不对劲！李约素只觉得有些异样，却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李约素！”银河人在招呼他。

“你是谁？”李约素问。他突然间意识到了异样的感觉究竟是什么，他感受不到对方的亚空间。亚空间的感知就像他的第三只眼，可现在这只眼睛已经瞎了。

“我是银河人哈尔19510，你叫我哈尔就可以了。”银河人的头儿是半个圆球，说话的时候，他的头不断地转动。

李约素四下打量，他们正身处一个巨大球体的中央，只是深邃的蓝色容易让人产生身处天穹之下的错觉。他已经不在“天狼星号”内，而

是飘浮在飞船边。

“哈尔，这是什么地方？”李约素问。

“这里是一个引力屏蔽处，是银河之心不能触及的地方。”

昏迷之前的情形浮现出来，银河之心抓住了他，那彻骨的疼痛像是要将他切成一块块碎片。“银河之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依稀记得银河人包围着他，想要杀死他。不过眼前的这个哈尔19510并不像要杀人的样子。

“银河之心提前苏醒了，而且用一种超乎意料的方式苏醒。”哈尔说着向李约素靠过来，“我需要你的帮助。”

“船长，哈尔19510是银河人的首领。”布丁提醒他，“我们是被银河人送到这里来的。”布丁的语调有些怪异，仿佛是在说我们是被银河人抓到这里来的。

“我不是首领。”哈尔否认，“银河人没有首领，我只是代表。”说话间，他已经到了李约素身旁。

银河人的躯体像是黑色的石头，暗淡无光，然而表面浮着一层浅浅的光，若隐若现。

“你制造了麻烦，你必须结束麻烦。”哈尔说着，抬手拉住了李约素的胳膊，他的手掌巨大，仿佛两扇铁铲，李约素被抓着，根本无法动弹。

李约素苦笑，“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不过你说是我制造了麻烦，那就一定是我吧……你可以告诉我该做什么，我奉陪。”

“你的身体内藏着它想要的东西。”哈尔的手掌间渗出光亮，李约素的胳膊变得半透明，依稀可见红色的血液流动。

一切看上去再正常不过。

“不许伤害船长！”布丁叫道，“天狼星号”的两道光束照在哈尔身上。

“布丁，没关系。”李约素回头向着“天狼星号”挥了挥另一只胳膊。

膊，“我很好。”他看着银河人，“那东西是什么？我也很想知道。”

银河人的一只巨眼盯着李约素的胳膊，仿佛正在扫描。过了半晌，银河人抬起头来，“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但是你的每一个细胞核内都有些额外的组织，和一般原生人类不同。”

中枢星终究在他的身体里留下了一些东西，就像它对赤釉所做的一样。只不过，赤釉的身体因此而变得漆黑，而他看上去仍旧正常。

那就是亚空间感知能力的来源吧！

“银河之心究竟发生了什么？”李约素平静地问，这个问题比自己身体内还有些什么异常的东西更重要。

“它苏醒了，但是和我们所设想的有些不一样。”

“因为古力特让它的苏醒提前了？”

“不仅如此。你称为古力特的家伙是个亚空间控制的高手，他改变了关键部位的引力束形状，让银河之心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一点儿偏差。”哈尔回答，他松开手掌，头部飞快地转动一周。

“我不是很明白，”李约素直言不讳，“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后果很严重吗？”

“它让银河之心产生了一些不可预期的变化。”哈尔的回答仍旧模棱两可，“把你带到这里，正是为了弄清楚后果是否严重。”

看起来银河人也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我要从你的身体上取下一些细胞。”哈尔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他的工具。那像是一把很锋利的刀，刀刃有半米长，刀身也有半个巴掌宽。李约素几乎不敢相信，“你打算用这个从我身上取细胞？”

“是的。”

“你也许可以用它杀了我，这像是一把杀人用的刀。”

“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哈尔一本正经地说，“研究原生人类不是银河人的长处。我会尽量小心一点，不会伤到你。”

李约素看着哈尔手中明晃晃的大刀，这些银河人从来只和恒星、引

力、黑洞打交道，习惯了大质量、高能量的物体，要他们研究人体未免有些强人所难。这像大刀一样的东西，也许是哈尔所能找到的最精细的工具。

“布丁可以帮我做检查，你可以告诉布丁你需要了解什么。”李约素说。虽然布丁也并不擅长人体检查，至少比让哈尔割掉一块肉可靠些。

“是的，我可以做全面的身体检查。心跳、血压、细胞浓度，还有DNA变异纠正，我都能做。”布丁对这个任务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哈尔略微迟疑，随即收起了自己的工具，“我需要两万个以上的体细胞来提取你体内的异常样本。”

“两万个细胞就够了吗？”布丁问，又向着李约素说：“船长，你要到舱里来，我可以从你的身体上采样，也许一些口腔黏膜细胞就行了。”

布丁并没有等待哈尔的回答，而是从“天狼星号”上伸出一条机械臂，轻柔地抓住李约素，把他拉向舱内。

“给我细胞就行。”哈尔终于回应。

“天狼星号”的舱门合上。

“我没有检查设备。”李约素刚在控制舱中落下，布丁便说道。

“你刚才说能检查。”

“我需要一个理由把你带回舱里，你在‘天狼星号’里会更安全些，如果银河人不讲理，我们就跑。”

“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你跑不过银河人。”

“他们害怕银河之心，我可不怕。我已经明白了怎么在银河之心的引力矩阵里寻找捷径，我们可以很快穿梭，甚至不需要亚空间潜行。”

“银河之心到底怎么了？”李约素关切地问，在自己失去意识的的时间里，一定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银河人一直要杀死你，我跑不过他们，最后被抓住

了，然后他们就把‘天狼星号’送到了这里。我已经计算好了，波动引擎可以激发引力涟漪，和外部产生共振，这个屏蔽所一旦有引力泄露，就没有那么坚固，外边的引力很强大，内部施加一点打击就可以打破它。”布丁一边说着，一边将投影降落在李约素面前，投影形成镜面，映出李约素的面庞。

“给我镜子干什么？”李约素有些莫名其妙。

“外边的银河人等着两万个体细胞，船长你要看看给他哪一部分的细胞合适。”布丁说得一本正经。

“哈，别瞎闹了。”生死关头，布丁居然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李约素想了想，“如果你能抽血，就给他一管子血，应该够了。”

“如果是血液，两毫升的血液里大概能有两万个白细胞，保险起见，十毫升的血可以满足要求，这对你的健康不会有什么影响。”

“快动手吧！我还要看看银河人想做什么。”李约素催促布丁。

“我没有抽血仪器。”

一瞬间李约素只感到哭笑不得，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布丁抢了先：“头发，十根头发。船长你可以拔十根头发，要带着发根，我不知道一根头发的毛囊里有多少细胞，但是十根头发，应该足够满足两万个细胞的采样。”

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李约素没有想到布丁会提出这么一个方案来，稍稍沉默后，他开始揪自己的头发。

片刻之后，十来根头发整齐地躺在李约素的掌心里。

李约素有种荒诞的感觉，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银河之心苏醒，银河人惊惶失措，古力特也许通过某种方式控制了银河之心，自己却在这里拔头发。

他默默地看了掌心里的十来根头发最后一眼，举起手来，“布丁，拿去给哈尔吧。”

一只小巧的机械臂伸了过来，手臂上挂着一个吸嘴，嗤的一声，就

将头发吸了进去。

“船长，我会转交给银河人。”

李约素躺倒在座椅上，舒展身子，彻底放松。外边的一切，此刻似乎都与自己无关了。从遥远的旋臂中段直奔银河之心，虽然是被古力特挟持，然而他应该及早觉察到自己正是古力特计划中的一环。如果自己早点逃跑或者死掉，也许情况会好一些。

但事情已经如此，那就等着银河人从头发里挖掘出什么吧。

他闭上眼睛。

没有熟悉的亚空间感，他确实失去了这种能力。

一刹那间，他感到一丝淡淡的失落，然而随即回过神来。不能感知亚空间也好，这样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原生人类。做一个普通人，在星域的某颗星球上安静地度过一生，这不正是自己的心愿吗？

“船长，有好消息，想不想知道？”布丁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李约素不予理睬，仍旧闭着眼睛，半躺着一动不动。布丁一定会憋不住说出来。

“是佳上！是佳上来了！”布丁果然迫不及待地说了出来。

佳上！

李约素猛然睁开眼。佳上居然来了？他下意识地寻找佳上的亚空间信号，却猛然意识到自己再也感觉不到亚空间了。

“快帮我找他。”李约素对布丁说。

“他和两个银河人在一起，好像是银河人带他来的。”

“等一等。”李约素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如果银河人把佳上带到了这里，也许有些特别的目的。小心谨慎为上，就像佳上从前总是提醒自己的一样。

“让我看看外边。”

“遵命，船长。”

一刹那间，舱壁消失不见，他仿佛置身于真空之中。

一艘巨大的飞船就在不远处，锈红色的外观让人印象深刻，它的样子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李约素仔细看去，飞船锈红色的表面上露出一些银色的区块，像是波动引擎的模样，然而分布极不规则，锈红色的表面也显得斑驳粗糙，似乎是一个不合格的工匠粗心大意的作品。

这是李约素所见过最难看的飞船，哪怕铁星的飞船博物馆里最难看的荆棘船，也比它更美观一些。

除了这艘大飞船以及蓝色天宇下多了几个银河人之外，李约素没有找到其他飞船。

“佳上在哪里？”李约素问。

“那艘红色的飞船就是。”布丁回答。

李约素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佳上长期带领着埃博之子的机器舰队，机器舰队的飞船虽然不太符合原生人类的审美标准，却有着一种精致的机械之美。而这艘飞船看上去就像一团原始生物，毫无美感可言。

“你是说佳上就在这艘红船里边？”

“没错？”

“他知道我们在这里吗？”

“他知道，他就是来找你的。”

一丝暖意从心头掠过。从天垂星到银河之心，从科尼尔星域到暗黑深渊时空瘤，佳上一直是他最好的合作者。人生的后半截，自己是联合舰队的核心人物，在英仙座旋臂上和中枢星斗智斗勇；佳上则落入猎户座旋臂，成了埃博之子的帮手，甚至抛弃了肉体，成为机器舰队的灵魂，彼此的人生轨迹就此错开，然而当再次相遇，曾经的默契仍在。

“好。”李约素说了这个字，就不再言语。他看着十多公里外那艘古怪的飞船，觉得它顺眼了许多。

即便佳上是来找他的，现在也是银河人控制着一切。

只能静观其变。

“李约素，我们得到了一些结论。”哈尔果然找上门来。

“什么结论？”李约素牢牢控制着情绪，平静的语调中没有一丝波澜。

“如果不是你的老朋友帮助，我们无法解开这个谜。”哈尔并不掩饰银河人的无能为力，“他也想和你对话，我把他带来了。”

马上就要见到佳上！李约素一阵欣喜，然而仍旧不动声色。“嗯！”他点头表示赞同。

“李约素！”一个声音随即响了起来。

这不是佳上，佳上总是称呼他为船长。

“你是谁？”李约素问。

“我是根母沙达克。”

“根母沙达克？”李约素不由得有些吃惊，“你是那个从时空瘤逃出来的沙达克？”

“没错，我就是那个沙达克。根母、沙达克，合二为一。就是我代表沙达克真理会和你定下契约。银河之中，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我的来历。”

“也许如此。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是纯粹亚空间体，怎么会和我用语言对话？”

“这是一个隔绝亚空间的分离空间，我只有寄生在佳上的飞船上才能进来，所以必须暂时放弃亚空间形态。我现在就像飞船中枢，恢复了沙达克的原始状态。”

“让我见见佳上。”李约素说道。他愿意相信根母沙达克，如果能够感知亚空间形态，就能正确地判断那到底是不是沙达克，然而此刻，如果只有声音，他就无法确定。

当然，此时此刻，任何人也没有欺骗他的必要。

“你会见到他。在此之前，我还要告诉你一些事。”根母沙达克继

续说。

“事关银河之心？”李约素问。

“没错。”

李约素有一种不好的感觉。虽然是古力特引起了银河之心的异变，然而他也是古力特计划的一部分，也许还是关键的一部分。被人当作道具使用的感觉并不好受，而此刻根母沙达克突然出现，也许就要证明他就是那个道具。

“好吧！”李约素扬起嘴角，做出一个微笑的表情，“你说吧，我听着。”

“你听好了。在你初次掉落暗黑深渊的时候，根母在你身上做了试验，试验的性质和古力特所接受的改造类似，即试图将暗黑深渊的文明精华和人类的生物特点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种族，既能够继承暗黑深渊的文明历史，又具备人类快速繁衍的特点，而且这新种族和人类外形相似，可以大大增加和平的可能性。”

“你不是已经做到了吗？卡伊、‘上佳号’，你的确塑造了一个新种族，而且赤釉身上也是同样。”

“卡伊和赤釉这样的人类的确是新人类，然而却不是我所要告诉你的新种族，新种族是拥有中枢星能力的似人种族，就像你所见的古力特一样。

“在根母那儿，计划失败了，根母最后的尝试就在你身上，但根母把你送回到人类星域之后，你没有表现出丝毫中枢星的特质，而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类。”

根母沙达克讲的是那一段历史。是的，李约素完全不记得自己如何被送出时空瘤，他所记得的只有那无穷无尽的痛苦。根母曾经在自己身上动了手脚，这不是什么秘密，自己的亚空间感知能力就是来自根母的改造。

“所以你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品。”根母沙达克继续说，“但也不算

是完全失败，暗黑深渊的文明精华仍旧潜藏在你的身体里，只是从未被解读过。你就是暗黑深渊留在银河间的最后的种子。”

“这不可能！”李约素脱口而出，“暗黑深渊在猎户座旋臂上占据了无数的星球，它们一直都在，再怎么也轮不到我做种子。”说到“种子”一词，他特意加强了语调，带上浓浓的疑问语气。

“我谈论的是文明的种子，而不是生存形态。诺姆违背了根母的指令，强行突破时空膜，才有了银河间的这最后一场大战。诺姆不是真正的中枢星，它并没有承载暗黑深渊的古老文明，它自己也深刻明白这一点。它只带着极少量的种族记忆冲向了星空之海。它在古力特身上复制了对你所做的试验，结果获得了成功。”

李约素心中微微一颤。

古力特一直不断地强调两人是同类，他一直认为那不过是古力特的一厢情愿，然而如果根母沙达克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他的确和古力特是同类。只不过，他是失败的试验品，而古力特获得了成功。

“这不可能……”李约素喃喃低语。

“这就是事实。如果不是因为古力特冲入银河之心，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突袭，我也完全遗忘了这些。银河之心在向外发送信息，这些信息提示了我，我才能够恢复这些记忆。”

“银河之心在发送什么消息？”李约素警觉起来。

“暗黑深渊亿万年的历史、种族的骄傲和光荣、与人类的万年战争，被驱赶入深渊的屈辱……所有根母埋藏在你身上的信息。”

“银河之心被改造成了中枢星吗？”李约素问，他迟疑着，不知道是不是该问。

“是，也不是。就像我是沙达克，也有一些特性来自根母。融合之后的新存在，并不完全会和原先一样。”

“那银河之心会有多像中枢星？”

“不知道。”根母沙达克坦然回答，“但是根据我的估计，人类的

历史由个体组成，纷繁复杂，中枢星的历史却是群体意识的集中记忆，就像个体记忆。银河之心是一个个体，中枢星的记忆更适合它，它会更像中枢星，虽然是人类创造了它，但是任何理性行为都会由记忆和逻辑支配，而不是创造者。”

“就是说，他会站在暗黑深渊一边？”李约素感到口中发涩。人类引以为傲的银河之心，转眼却成了暗黑深渊的盟友。银河人如此惊慌失措，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理想的世界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一统银河的梦想仍在，端坐在王座之上的却不再是人类，而是人类的宿敌。

“未必如此，银河之心由银河人建设完成，银河人倾注了许多心血，也将所有的人类文明记录教导给它，它并非一定会倒向暗黑深渊。它已经来了，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此后的一切无法预料。”

李约素默然。

“但是，这件事还有一点转机，”根母沙达克继续说，“就在你身上。”

“我？”

“是的，我向银河人提供了解开你身上信息的密钥。他们能够解读你的信息，他们也有办法能够让银河之心再接收一次信息。”

“用和古力特一样的方法？”

“大体接近，我也不知道银河人究竟具体会如何行事。我只知道，他们需要一个能够控制时机的自我意识来执行计划。银河之心的记忆会被对冲，所有关于暗黑深渊的记忆会被抹除，一切都会被拉回到既有轨道上。

“机会只有一次。我所能提示你的最后一点，执行计划的人并不会死，但也很难说他还活着。最大的可能是，他将在视界边缘无休止地坠落，直到世界末日。”

根母沙达克悄然离去。

李约素陷入沉默。所有的事件，突然以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展现出

来，人们都指望着他做一次牺牲来挽救人类的银河。无论是救世主还是牺牲羔羊，他都是被选中的那个人，独一无二。

冥冥之中，世界也很公平，他会成为一个传奇，却要成为黑洞边缘永生的囚徒。

似乎过了很久，他听到了布丁的声音：“船长，我会和你在一起。”

34. 乾坤一跃 李约素

“没想到你会变成这副模样……”李约素看着远方锈红色的奇特飞船，感到有几分不可思议。佳上居然使用了这样的躯体，而这飞船竟然由红虻组成的。

“我也没有想到，但自从我开始使用机器躯壳，这就没什么大不了了。只要自我的认知没有改变，躯体如何并不重要。”佳上回答。

“银河间仅此一艘，别无他样，你还真是了不起！”李约素让自己的调子尽量轻松一点。

“机缘巧合而已，根母沙达克让我掌握了红虻的沟通方式，埃博之子教会了我如何控制机器舰队。红虻虽然是生物，但也可以算是一种特别的机器。你见到的只是一艘小船，为了进入这个隔离区，我不得不制造一艘小船，大船的体积是这艘的一百倍。”

“我倒是真想见识一下！”

两个老朋友沉默下来。

半晌之后，李约素说：“我决定接受银河人的计划。”

“我知道你会接受的，在这种时刻，你一定不会退缩。”

“是我引起了这样的后果，我自然应该承担，即使不是，如果给我一个机会拯救银河，那也很好。”

“如果可以，我希望能代替你去。”

“别傻了，这是我的事。”

对话又沉默下来。

“佳上，我有两件事想要拜托你。”李约素开口。

“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好，第一件，是布丁的事，他打算跟着我去执行这个最后的任

务，我不想让他去。我想，他可以跟着你，也许你更能理解他。”

“我可以和他谈谈，他虽然很执拗，但也明白事理。如果这是你的希望，他应该会遵从你的意愿。”

李约素苦笑，“我会给他下命令的。”

“第二件呢？”

“第二件，是关于旦素一。你制造了一个虚拟的旦素一，她在‘天狼星号’上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她选择把自己封闭起来。我说过，要把这个东西带回来，让你看看，是不是能让她重新活过来？”

李约素摊开手掌，心形的链坠璀璨夺目。

“虚拟的自我也拥有完整的人格，如果这是她自己的决定，我也无法改变什么。”

“是的，我明白。”李约素稍稍踌躇，“但我不是想请你复活她，而是我有一个伙伴叫作杜欣，你认识他，他向我要这件东西，我没有给他，我说要把它带给你。我撒了一个小小的谎，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还能和你见面，我只是想自己留着罢了……”

李约素清了清嗓子，“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如果虚拟的旦素一不再出现，这就只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品而已。如果你还能遇到杜欣，就把这个转交给他。”

“这个愿望我可以照办，但是银河茫茫，杜欣可能早已经死了。”

“那你就留着它，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它。”

“好的。”

李约素笑了笑。他不知道佳上是否能看见他的微笑，然而交代完两件事后，他只觉得无比轻松。

“好，那么我该上路了。”

“保重，船长！”佳上的声音传来。他的声音永远那么不咸不淡，就像是缺失了情感模块的中枢。但没有什么比这声音更好了，跨越一万年光年而来，也就为了说这句话。

李约素关闭了通信。周围所有的影像都消失了，他回到了“天狼星号”的座舱。

他舒展身体，从座椅上起身，小心翼翼地将链坠摆放在控制台上。

“布丁，我该上路了，打开舱门。”他招呼布丁。

“船长，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去。”布丁回答。

“我也很想你能跟着一道去，但这是我的事。你的未来长着呢！你可以游历银河的每一个角落，变成银河间见识最渊博的那个人。有朝一日，你可以成为沙达克，他们一定都会欢迎你。”

“但是没有和你在一起，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李约素笑了起来。如果没有人欣赏，一切又有什么意义？然而布丁终究会找到伙伴，那是谁，是不是人类，都无从猜起。

“你要听我的最后一个命令……”他向着布丁说。

布丁几乎要哭了起来，“遵命，船长，我在听着。”

李约素想了想，他的眼光落在链坠上，心中一动，“把无限握在手掌心上，永恒在一刹那里珍藏，当有一天你做到了，想办法告诉我。”

“这算是一个命令吗？”

“是的。”

“但我不知道怎么执行这命令。”

“跟着佳上，他会指导你的。”李约素轻声回答。

舱门打开，李约素纵身一跃，进入到外边的世界。

蓝色的球体内，到处都是银河人，挤挤挨挨，数以万计。他们都沉默无声，毫无动静，看上去就像一群无声的雕像，更多的银河人正从球体外进来。他们像是凭空出现一般，落在阵列里，然后一动不动，似乎正等待指令的机器人。

哈尔19510正等着李约素，“准备好了吗？”

李约素点了点头。

“跟我来。”哈尔19510伸手抓住李约素的胳膊。一层薄膜绕着李

约素开始生长，转眼间，他仿佛被包裹在一个透明的薄膜泡中。薄膜泡依附在哈尔19510身上，就像一个巨大的气泡飞行器，而哈尔则成了飞行引擎。

哈尔向着天顶飞去。

成千上万的银河人跟在他身后。

玻璃般的天顶急速向眼前冲来，李约素镇定地看着，没有眨一下眼皮。

玻璃如水一般荡漾开，气泡一头扎进去，湮没其中。强烈的窒息感扑面而来，李约素不由自主地扼住自己的脖子。这是一种幻觉，从隔绝了引力的屏蔽空间进入引力线密集的引导区，强烈的电磁变化引发了大脑的窒息感，而事实上泡内的空气完全正常。李约素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不碍事，马上就好。”哈尔宽慰他。

话音刚落，眼前骤然一变，气泡如同从水中跃出，飞升到无比空旷的世界。

天空中亿万星辰闪烁。

李约素大口地呼吸，仿佛溺水的人得到了新生。

他一边喘气，一边四下打量着这个世界。璀璨的星团悬挂在天穹之下，让人无法直视，到处都是星星，天空亮如白昼。这儿不是银河之心，然而距离银河之心很近。

一种熟悉的感觉侵袭着他。

亚空间的能量波涛汹涌！

是亚空间！李约素万分欣喜，就像一个盲人突然间重见光明。他稍稍停留，随即尽量展开，温柔地触摸每一个能够被感知到的亚空间体。

他感知到无数的银河人，一个个亚空间体正从一个巨大的能量旋涡中出现，在亚空间中潜行，然后弹出。那巨大的能量旋涡就是自己刚弹出的地方，一个屏蔽空间。如果不是从亚空间感知到它，只会被那玻璃

球一般的外表迷惑，而忽略了那如此巨大的能量。

他发现了银河之心，就在星团的中央，被灿烂的光芒所遮蔽，然而在亚空间，它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耸立在涌动的能量之海上，高大到无法被忽略。

它像是一头庞然巨兽，而且正在生长。

李约素，我需要召集五万六千个银河人，现在已经有了三万人，还需要再等一会儿。

哈尔19510向他打招呼。

嗯！李约素漫不经心地回应一声，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银河之心上。

它实在太大了，哪怕一百颗中枢星集中在一起，也无法与之相比……或许一千颗中枢星也不够。

环绕着银河之心，似乎有许多细小的能量点。它们被吞没，然后又被分离出来。被吞没之前，它们似乎在逃离，被吞没之后再次分离，它就成了银河之心的伴随物，绕着银河之心飞行。距离遥远，哪怕从亚空间感知，那也只是细微的能量点。但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上仍旧能够被感知到，那绝不会是小东西。

那是什么？李约素向哈尔发问。

什么都有可能，人造物或者天体，最多的是流体颗粒基地。银河之心正在不断控制相距不远的各种飞行器，包括银河人，它正把一切都纳入控制。

流体颗粒？银河人也使用流体颗粒？

那是巡逻者的装备，银河之心就是巡逻者的源头。

银河之心在攻击他们？

攻击？这不能称为攻击，它只是完全地控制那些飞船和基地。它吸收所有的中枢，和它融为一体。

银河人也会被它控制吗？

会的。哈尔坦然回答。

李约素沉默下来。

他的第一感觉是对的，远方的银河之心巍峨耸立，的确就是一头快速生长的庞然巨兽。它正用中枢星的方式来改造它的世界。当古力特将自己的生命化作信息流汇入到银河之心，他就释放出了无可匹敌的猛兽。

看上去古力特似乎赢得了胜利，银河之心现在更像是中枢星，而不是一个人类中枢。

中枢星控制一切，而人类中枢是人类的朋友和导师。

如果银河之心成了类似中枢星的存在，那将是从此之后人类的巨大梦魇。它也许会吞没一切，让整个银河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意识，那个时候，暗黑深渊的后裔也同样不会存在。这可能是古力特都没能预想到的情形。

计划真的能够成功吗？李约素不禁有一丝怀疑。对手如此强大，周围汇聚的银河人虽然数量众多，也拥有强大的力量，但是和银河之心那吞没银河的气势相比，还是差得太远。

银河在上！李约素默默祈祷。

哪怕成功的希望渺茫，他也不能有别的选择。

聚集而来的银河人越来越多，排列成三十公里直径的巨大圆环。

每个银河人的手掌间都放射出炽热的白光，彼此相连，画出圆形的边缘。在圆的中央，淡蓝色的波澜微微涌起，从中央向着四周扩散，很快充满了整个圆环。它像是一个圆形水池，里边蓄满了幽蓝的水，暗淡的光在水池中荡漾。这应该是一个星门。

李约素有些奇怪，按照计划，银河人应当给他打造一个保护罩，然后将他送入银河之心。他将像古力特一样，在银河之心的大脑深处引爆自己，将信息的洪流汇入银河之心的记忆和思维中。但银河人并没告制造保护罩，而是在制造星门——一个超级星门。

一个超级星门有什么用？那只能送一艘飞船过去，而不是一个柔弱的原生人类。

李约素满腹怀疑，却默不作声，只是注视着银河人的举动。

银河人一致行动起来，向外飞驰，转眼间，星门的直径扩大了八九倍，足有三百公里。这样巨大的星门只在一瞬间成型，银河人对能量和时空的掌握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如果按照科尼尔甚至巡逻者的技术打开这样一个星门，至少需要上百艘星门船协同，耗费十多个小时，甚至几天，能够维持的时间也不过短短几分钟。

银河人维持这样一个超级星门似乎毫不费力，扩展到三百公里直径之后，便不再动作，只是默默地等着。

这是要做什么？李约素终于按捺不住，找到哈尔询问。

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哈尔这样回答他。

无须哈尔多说，李约素感觉到巨大的潜流正在亚空间能量之海深处涌动。一个大家伙正急速地向着星门而来。

就在一瞬间，巨大的球体从幽蓝的星门之湖中跳了出来，它就像一个浑圆的蛋，闪烁着和星门一般无二的幽蓝光泽，飘忽不定。

不等李约素看清楚，成千上万的蓝色轨迹突然向着四面八方爆发出来，原本悬浮在星门之湖上的球体消失得干干净净。

这是幽光飞船的轨迹！李约素又惊又喜。

数以十万计的幽光飞船聚集成团，从遥远的地方被传送到了这里。

李约素捕捉到依稀相识的亚空间信号，那似乎是吉纳。李约素正想追踪他，打声招呼，亚空间一阵波涛涌动，将吉纳的信号吞没。又是一个庞然大物。

紧接而来的还是幽光飞船的聚合体，只比前一个略小。球体也同样散开，飞快地散布到各个角落。

超过三十万艘幽光飞船散落在星门周围，繁复的飞船轨迹将天空切割得支离破碎。

他曾经见过上万艘幽光飞船在星空中穿梭的情形，那自然也颇为壮观，然而当飞船的数量超过三十万，整个天空似乎都属于它们。

李约素不由得惊叹不止。

惊叹的心情尚未平复，星门中又传来了巨大的能量涌动。

这一次不再是幽光飞船。波动持续不断，是一支大型船队。

一艘熟悉的飞船从星门中脱离。

“青云号”！

李约素眨了眨眼，想要看得更清楚些。没错，就是“青云号”！船首上雷电家族的闪电徽章闪闪夺目。

“青云号”居然也来了！那么旦素一指挥官也该在船上，他想起了那个长得和旦素一一模一样、却几乎没有一丝表情的指挥官。多年并肩作战，她似乎从来没有笑过，然而她毕竟也是旦素一。如果她真的来了，在执行最后的任务之前能见上一面，道个别，也是好的。

“青云号”很快离开星门，紧跟着“青云号”的是一艘较小的飞船。贝壳一般的船体，李约素再熟悉不过了，那是坚盾帝国的贝壳船。

一艘又一艘的贝壳船鱼贯而出，连绵不绝，在星门附近，已经汇聚了上百艘贝壳船母舰，更多的母舰正通过星门穿出。这有些不可思议！如此多的贝壳船，坚盾帝国的主力精华几乎都在这里了。坚盾帝国远在上万光年之外，贝壳船舰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李约素将军！

有人找到了他。

赤釉？

李约素很快辨认出这亚空间信号的源头，那是从一艘幽光飞船上传来的，信号和赤釉很像，然而赤釉只有在极为正式场合才会称他“将军”，一般都会喊他“叔叔”。

幽光飞船在附近盘旋徘徊。

我不是赤釉，我是他的四十五号克隆体，你可以叫我四十五号。

四十五号，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暗影舰队怎么会在这里？

情况复杂，简单地说，赤釉被皮克斯害死了，他送出信号，于是我们逃离了联合舰队。后来旦素一将军找到我们，我们加入了旦素一将军的舰队。皮克斯一直追杀旦素一将军和我们，直到铁星。在铁星，我们和铁人一道同皮克斯进行了一场大战，战斗刚开始不久，银河人加入了战斗。皮克斯见无法取胜，就要求和谈，旦素一将军和铁星长老都同意了，我们虽然不同意，但也无法反对。然后银河人突然发布总动员令，所有拥有波动引擎的飞船以及拥有零点能引擎的幽光飞船都被带到这里来了。

赤釉四十五号不疾不徐地说着。

李约素默默地听着，心潮起伏。当初离开联合舰队去寻找旦素一，他以为一切都会按照既有的框架运行下去，然而不过短短一千年，一切都面目全非。皮克斯居然在追杀旦素一和暗影舰队，而且将战火烧到了铁星！李约素了解皮克斯，在联合舰队的时代，皮克斯就展现出非同一般的雄心壮志，他的政治才华的确过人，凭借联合舰队的影响力，居然没有发生一场战斗，就生生搞定了整个坚盾帝国，让其成为联合舰队强有力的后援基地。皮克斯也一直想成为联合舰队的最高指挥官，他也成功地成了唯一一个不在前线的最高指挥官，五位最高指挥官中权重最低的一位。然而他的上升空间也就到此为止了，甲日和墨拉迪斯一直对他看不顺眼，是坚定的反对派。在联合舰队中，暗影舰队和雷电家族，还有同宙星舰队都实力强大，根本看不出坚盾帝国的力量能凌驾其上。但是最后，皮克斯居然打破了平衡，占尽上风，并且不远上万光年，全力驱逐反对者。

四十五号，见到你真是太让人高兴了！李约素由衷地说。

李约素将军，真没有想到还能够见到您！赤釉指挥官一直记挂着您，有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说如果能见到您，一定要让你知道。虽然他并没有托付我们，但是我想作为他的克隆体下属，应当如实转告。

什么事？

如果可以回到您离开舰队的那个时候，他希望他能勇敢一些，选择和您一道走，而不是留在联合舰队。

哦？

他说暗影舰队可以由我们支撑，而他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他在银河间还有一个亲人。

赤釉！李约素想起了那个全身漆黑的孩子，当他们一道从时空瘤的坍塌中逃出生天，他曾经多么无助地依赖着自己。后来，当他成长为联合舰队最强大的幽光舰队指挥官，就和自己渐行渐远。当自己将要远行，告诉他应该留下帮助旦素一，他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只是说保重。然后，他没有来送行。

在那孩子的内心，自己始终是他在银河间唯一的亲人。

李约素心中轻叹。

谢谢你，四十五号，让我知道这些。我也很高兴在这最后的时刻，能和你并肩作战。

银河人是要把您送入银河之心吗？

按照计划，是的。

那我明白了，我和所有的伙伴都会全力以赴投入这个计划。

赤釉四十五号脱离了接触。

所有的贝壳船都完成了星门跳跃，两百多艘母舰，坚盾帝国的舰队精华都在这里了。皮克斯也一定在这里。至少在这最后的时刻，他重新和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

星门暂时平静下来。

超过两百艘的重型母舰、准行星级母舰“青云号”、近三十万艘幽光飞船……聚集而来的人类舰队强大得让人窒息。

银河人仍旧维持着星门，似乎还在等待着什么。哈尔也并没有送来通告。

“青云号”就在不到五千公里的位置上相对星门悬停。

李约素触碰到它，很快找到了“青云号”沙达克。

沙达克仍旧认识他。

李约素，真的是你？沙达克问。

是的，我就是李约素。旦素一指挥官在船上吗？

她不在。

李约素感到意外，巡逻者的指挥官是不会离开飞船的，除非死亡。赤釉四十五号找到他的时候，没有谈及任何旦素一的死讯。

她在哪里？怎么会不在船上？李约素的语调透着一丝紧张。

旦素一已经委任了接任的指挥官，她脱离舰队，带领一艘贝壳船和流体颗粒舰队，去和星尘舰队会合。

脱离舰队，你的意思是她脱离巡逻者？

是的，旦素一指挥官脱离了巡逻者。她自身的控制基因发生了一些退化，她也不愿意再次进行基因清洗，所以选择了脱离。这是她的个人选择，也是对“青云号”负责的选择。

我知道了，沙达克，谢谢你！

李约素正准备离开，沙达克却喊住了他。

旦素一希望能找到你，她认为你还应该在猎户座旋臂。当银河人发出总动员，各方的力量都需要重新组合，特别是流体颗粒舰队，必须要有人带领回归星尘舰队。她是能够被各方都接受的指挥官人选。但如果不是因为想去寻找你的下落，她不会做出这个决定。毕竟，带领“青云号”回归源流是她从前一代指挥官那儿得到的指令。

旦素一要找我？李约素有些怀疑，他在联合舰队中度过了生命中将近三十年时光，同为联合舰队的最高指挥层，两人经常会面。旦素一集中了她的母体全部的理性品质，却没有一丝情感，她根本不会在乎任何人。

没错，歼灭了蛇人座的中枢星老巢后，她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濒临绝境的情况下，她的躯体会释放所有的基因控制，因此她会拥有和原生

人类相似的情感，包括因为基因控制而被压抑的情感也会爆发出来。那个时候她就明白，身为巡逻者指挥官，她必须尽快完成使命，因为一个深受情感影响的指挥官不该留任。

旦素一！李约素恍惚中有种不真实感。从天垂星毁灭的时刻开始，他的全部生命里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恋人，一个是他的妻子。苏北旦是他的恋人。他把她从死神那儿救回来，他们因为母星的毁灭而共同战斗，却一个留在抵抗战线，一个踏上千年的银心之旅。苏北旦没能等到他的归来，却把自己的生命和愿望留在了旦素一身上。旦素一是他的妻子。上千光年的逃亡辗转，跃入深渊，他们在深渊的尽头，群星燃烧殆尽的光辉中完婚，却在逃出深渊之后天各一方。再后来，得知旦素一的死讯，他也全无生趣，只因为沙达克和古力特的原因，才一直坚持活了下来。旦素一不可能复活了，哪怕佳上制造的虚拟人，也绝不是她。然而此刻，“青云号”沙达克却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那个曾经冷若冰霜的旦素一克隆体，已经恢复成了原生人类，那么她就成了真正的旦素一！

应该去找到她，弄个明白。如果是真的，那一生所执着的爱情，也算有一个结局，哪怕并不完美。

然而太晚了！他马上就要投入银河之心的最后战役中去。这仿佛是命运的捉弄，要让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擦肩而过。

沙达克，谢谢你！李约素带着几分怅然告辞。

银河人所维持的星门开始扩张。巨大的圆形缓慢地向外延伸着，吃掉外围的一切。幽光飞船加入维持星门的行动，他们绕着圆周急速飞行，一道道零点能引擎切割时空膜泄露出的光汇聚成洪流，形成巨大的光环，随着星门的扩张也缓缓增长。

他们在等着一个庞然巨物，甚至比“青云号”还要大上几倍。

那该是一个行星级堡垒。

银河人的超级星门在一千公里的直径上停止扩张。

除了维持星门的银河人和幽光飞船之外，所有的飞船都开始远离星门，留出两万公里的真空地带。

时空膜不停地震颤。亚空间的能量水平整体上升，然后下降，波动的幅度超出了感知范围，以至于无法看清全貌。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家伙！也许比“平准号”还要大。李约素怀着几分惊诧，注视着星门。

蓦然之间，星门消散得一干二净，维持星门的银河人和幽光飞船像弹出的子弹般向四周飞散。

中央的真空地带里，一个极为庞大的球体无中生有般出现。

铅灰色的球体上，有一个硕大的黑色深孔。它就像中央穿孔的珠子，从一条项链上散落下来。

一颗直径达到三千公里的珠子。

一个行星级堡垒。

铁星三号就位，虫洞链接开始准备。

哈尔的指令在亚空间快速传递。

贝壳船开始动作起来，波动引擎同时点亮，仿佛一朵朵绽开的莲花，一个接着一个，串联成巨大的圆环。

多达上万的波动引擎同时在时空膜上打出深孔，相邻深孔之间的时空膜逐渐消融，所有的孔洞最后连为一体，成了一个直径八千公里的环。

环内的空间膜失去支撑，在自身弹性的影响下蜷缩起来，成了一个球，肉眼并不可见，然而在亚空间里，它就像暗礁沉没水中，并继续向着能量之海深处下沉。

这像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垚星联盟舰队封闭暗黑深渊战役的翻版，只是这一次的切割规模要小得多。

波动引擎的能量维持着时空膜的破缺，贝壳船所围成的大圆中，裸露的亚空间化作一个小小的太阳，放射出万丈金光。超过六万个银河人

聚集在这光球旁，每一个银河人的头部都放射出能量惊人的射线，向着金色光球一同攒射。射线恰到好处地耦合在一起，汇作一股潜流，如巨龙般向着银河之心奔流而去。

铁星三号启动，笼罩上一层金灿灿的光晕。三千公里直径的球体向着八千公里直径的光球缓缓撞去，径直没入其中。铁星三号并没有进入潜行状态，而是被银河人的能量集束推动着向前，它就像一只在能量铺就的高速路上滚动的车轮。

幽光飞船蜂拥而起。一艘接一艘的幽光飞船从贝壳船边缘滑过，带着特有的蓝色轨迹，追逐着铁星三号。一道又一道蓝色轨迹交会，形成一片深蓝。幽光飞船消失在铁星三号的深孔之中，蓝色轨迹却并不消失。

幽光飞船正在修复时空膜。他们将时空膜一缕缕拉出，将它拉到铁星三号上，十多万艘幽光飞船拉出的轨迹因为时空膜的弹性自然并拢在一块，当幽光飞船穿入铁星三号，时空膜便牢牢地和铁星三号结合在一起。不过十多分钟，铁星三号似乎陷落在一个深蓝的陷阱中，被巨大的力量往回拉，却竭尽全力向前。

李约素看得目瞪口呆。

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虫洞，让两个遥远的时空相连而没有空白期的困扰。他也听说过第十维度上可以形成虫洞，只是非常微小，仅能用于通信而已。眼前的一切，是要硬生生地在两片时空膜之间形成通道。他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到底有多大风险，他只知道，任何飞船落入亚空间，如果没有能量层保护，一瞬间就会被吞噬。

牵引时空膜的幽光飞船没有任何生还的机会，他们的信号全部湮没在亚空间的波涛之中。

铁星三号处在高度危险的境况中，一旦它失去前进的动力，将会在一瞬间因为时空膜的反弹而分崩离析。

银河人在用孤注一掷的方式打开通道。

然后在他身上押上全部赌注。

当铁星三号抵达目的地，将两处不同的时空贯通起来，他将在上千银河人的护送下直接进入其中，释放体内的黑渊粒子。

这绝对是一场豪赌，赌注是银河的未来和人类的存亡。

李约素，还有十五分钟，我们要准备好从虫洞进入银河之心。你会得到保护，一旦你得到信号，就要启动开关。

不知不觉，他已经坐在一个小小的座舱里，似乎是幽光飞船的座舱，然而面前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巨大的发光按钮。

只要摁下这个按钮吗？

只要你把手放上去。

李约素注视着它，突然感觉自己正对着一颗巨大的炸弹，他下意识地把手别在身后。

在没有抵达目标之前，就算你把手放上去也不会有反应。

哈尔仿佛能看透人的心思，补充了一句。

就是说这是两把钥匙的锁，你打开一把，我来开另一把。

不，一旦进入银河之心，一切都在你身上。

为什么不干脆把我绑起来，把我当作炸弹的引信好了？这样最省事。

黑渊粒子离开你的躯体就会死亡，所有的信息都会消失。它和你是一体的，不可分割。把你捆绑起来并不能增加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大失败的概率。

所以只需要我活着。

李约素微微一笑。命运的炸弹已经完成了，他所需要做的只是坦然接受。银河人并不需要他的勇气来摁下按钮，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他的生命而已。

一旦进入银河之心的合适位置，银河人就会引爆。

他无所畏惧，这是一个很好的归宿，一个战士的归宿正当如此。

不，李约素，我们无法知道将你体内的黑渊粒子诱发后会发生什么，在那个时候，只有你才能对最终的结果施加影响，你和银河之心，其他所有的人都只能是旁观者。按照根母沙达克的理论，所有关于暗黑深渊的信息都会被抹除，然而，我们的推论认为，如果没有控制者的加入，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只有百分之六十——而且还没有计算银河之心可能的行动。

哈尔显得严肃而认真。

我们不仅仅需要你活着，我们需要一个英雄！在最后的关头，需要你来选择。

哈尔最后说。

李约素抬起头，深蓝色的虫洞闪烁着捉摸不定的光彩。座舱向着虫洞加速，眼前的世界随着加速而变得五彩缤纷。

他的心头一片明净，仿佛成了空空如也的所在。

无论是什么在前方等着他，他的决心坚定而不可更改。

35. 时空陷落 李约素

镜子飞船！难以置信，眼前竟然出现了镜子飞船。

李约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座舱前方，镜子飞船赫然横陈。

几个银河人冲上前去，挡在李约素的座舱前。

不用担心，我们会扫除它。

哈尔宽慰李约素。

那是埃博之子的东西，是一个高维投影。

李约素提醒哈尔。

我们认识它，一只窥探器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虽然没有办法找到它的源头，但扫除掉它不成问题。

三个银河人包围了镜子飞船。他们的手掌和头部同时放射红光，照射在镜子飞船上。原本镜面一般的船体瞬间变得通红，同时不断缩小，片刻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李约素呆呆地望着前方。

就在镜子飞船消失的一刹那，他收到了信息。

那是一则警告：

逃离银河之心，它不会被改变，它会杀死所有人。

哈尔也收到了警告。

前方的铁星三号突然间燃烧起来。这台超级挖掘机穿透了时空膜，挖出虫洞。就在虫洞形成的一刹那，这行星级堡垒分崩离析，顷刻间化作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数以十万计的幽光飞船，直径达三千公里的行星级堡垒，随着火焰的熄灭而消失得干干净净！

这仿佛是在给埃博之子的警告做注脚。

就在虫洞贯穿的一瞬间，这些虫洞挖掘者随着空间膜的破缺和弥合而消弭在亚空间之海中。这是银河之心的反击，干净利落，没有给铁星留下一丝机会。

铁人也并没有期望能有机会生还，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只为换取一个机会，一个让李约素和银河人能够直抵银河之心的脆弱处，释放黑渊粒子，抹除银河之心所受的感染，将一切拉回到正常轨道上的机会。

然而埃博之子在说：这不会成功。

李约素不禁有一丝犹豫，他不喜欢埃博之子，这个躲在暗处的超级智慧似乎总在掩饰着什么，然而埃博之子却总是对的。

犹豫稍纵即逝。到了这个关头，任何犹豫都只会让一切更不可收拾。

李约素的座舱在银河人的簇拥下如光一般冲出虫洞。

一切仿佛在一瞬间静止下来，他们抵达了目的地。天宇一片白茫，灰黑色的空间发生器映像布满天空，就像一个个窟窿。这的确是银河之心的枢纽地带，就像古力特上回闯入的枢纽一样。然而情况却跟预想有些不同。

他们落在了包围圈里。

银河之心调集了他的护卫，流体颗粒密密麻麻，充斥着狭小的空间。

上百万的流体颗粒散布在整个空间，到处都是。

这是绝佳的应对之法，在这引力交会的节点上，如果要像古力特一样，将信息灌输到每一条引力线上，就不能允许有这么多障碍物。

银河之心并不打算用流体颗粒来对付银河人，流体颗粒只是障碍物而已，它只是需要障碍物来为它争取时间。

它在改变自己的形态！银河之心正在移动引力发生器，一旦完成，我们的切入点就不再是交会节点，无法完成灌输。必须在它完成转变前进行灌输！

哈尔向李约素发出警告。

银河人飞快散开。收拾这些流体颗粒并不算难，对银河人来说，流体颗粒不过是稍稍沉重了些的尘埃，他们直接抓起，一个接一个抛进虫洞。

李约素，我们会抓紧时间清理流体颗粒，一旦达到临界条件，我会触发引力灌输，你身体内所有的信息都会被解码，包括你的自我意识。然后，一切都看你了！

哈尔一边和他的同伴们一道冲向流体颗粒，一边向李约素传递信息。

李约素端坐在座舱中，一动不动。他做不了任何事，只能在这里坚守而已。

银河人迅速地清理流体颗粒，座舱周围的空间逐渐扩大，就像一个无形的球体正在扩张。

来吧！

李约素默默地等待着那个时刻。

身后的虫洞正逐渐萎缩，上百个银河人聚集在虫洞周围，红色的光从银河人的手掌间发出，击中虫洞的边缘，消失不见。他们正竭尽全力，向着虫洞输入能量，维持它的存在，以便伙伴们将流体颗粒丢出节点空间外。

一切都在争分夺秒地进行，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竞赛。

虽然只能在座舱里等待，李约素却觉得自己就是那一个个正耗尽力气维持星门的银河人、那一个个努力地清扫数以十万计流体颗粒的银河人，正在和一个巨人战斗，似乎无法抵抗，却绝对不会放弃。

一艘飞船突然从星门里穿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吃了一惊。

一个维持星门的银河人从队伍中脱离，向着飞船而去。

李约素更为吃惊，他辨认出了飞船，那是“天狼星号”！

布丁，你来干什么？！

李约素一声怒喝。

船长，跟我走，你不能留在这里！

“天狼星号”飞快地靠过来，两个银河人紧跟着飞船，要抓住它，把它丢回到虫洞中去。

这是我必须完成的事。你快离开！

李约素又气又急，引力灌输一旦开始，谁也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也许顷刻之间，整个节点空间就会收缩，把其中的一切都吐出到恒星火焰中，或者坍缩到奇点，湮没到宇宙的初始。布丁不该在这里出现，他应该乖乖地听话，和佳上在一起。

布丁却继续靠近，他连续做出两个漂亮的动作，灵活地避开银河人。“天狼星号”仿佛在顺着引力线的起伏舞蹈！

没有用的，银河之心会毁灭，你不用给它陪葬。布丁继续说。

两个银河人很快适应了“天狼星号”的飞行特征，几个起落间，逼近了飞船。

布丁，快离开！这是我给你的命令！你必须服从命令！

银河人很快截住了“天狼星号”，两道强力的牵引光束让它动弹不得。

船长，你看！

布丁一边大声叫喊，一边释放出巨大的投影。璀璨的银河之心悠然旋转，一艘接一艘的飞船向着银河之心推进。李约素从未见过这样的飞船，形状奇特，装甲外表粗糙，如同岩石。

它像一个巨大的狗头。

两艘飞船在围攻一只小小的飞行器，它们就像进食的鬣狗般贪婪，几下子就将小飞行器吃得干干净净。

它们是疯狂的机器，就像斗牛狗，疯狂攻击，不死不休！超过两百亿的斗牛狗在围攻银河之心！谁也无法保护它，它只会被毁灭！

布丁发送出强烈的信号。

银河人拉着“天狼星号”，想要将它丢入虫洞。

哪怕只有最小的希望，也不能放弃。李约素看着“天狼星号”距离自己越来越远，布丁落入虫洞，会在另一边出现，他不会死，佳上会照顾他。而自己，应该坚守在这里。

他默默地和布丁告别。

虫洞中红光一闪。

又有一艘飞船闯了进来。

这是一艘巨船，足足有上百公里的长度，船体通红。

佳上！

李约素认出他来。这是佳上的红虻飞船，然而他更不该出现在这里。

没有任何招呼，红虻飞船径直向着李约素的座舱飞来。几个银河人阻挡在飞船的前进路线上，红虻飞船上涌起一团红云，将银河人卷裹起来，拉开很远。红虻飞船也顺势将“天狼星号”拉到自己的船体内。

佳上，怎么回事？

不要在这里等死，埃博之子要摧毁银河之心！他已经在行动，而且一定会成功！

什么？

李约素一时间愣住了。

哈尔带着十多个银河人向着红虻飞船冲了过来。

三道能量强大的束流正正击中红虻飞船，散开漫天的光晕。光晕映出了引力线的痕迹，在这高强度的引力线节点上，使用大威力的能量武器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容易引发引力线约束崩溃，那意味着银河之心的头脑中一次永久性的损伤。然而银河人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银河人贴近飞船。红虻飞船十分巨大，十几个银河人看上去微不足道，然而他们阻挡在飞船前，气势十足。

谁，干什么？哈尔发出质问。

我是佳上，我来带走李约素，银河之心已经到了毁灭边缘，任何努力也无法拯救它。

任何闯入行为都被视作对银河人的挑衅！即刻离开，否则你会被毁灭！

银河之心正被围攻，如果你们还想拯救它，那就不该在这里浪费时间。佳上平静地回应。

银河人为全人类护卫银河之心。谁敢打银河之心的主意，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你的敌人不是我。看一看银河之心周围，埃博之子送出了六支强大的斗牛狗舰队，每一支舰队都有数十亿的飞船，它们就在那里，你能看见。

它们动不了银河之心。

它们正在毁灭银河之心，它们正在摧毁每一个引力发生器。

哈尔变得犹豫起来。

李约素能感觉到他的犹豫。是的，引力发生器正是银河之心的弱点。银河之心本身无法被摧毁，它存在于引力场的结构中，然而一旦引力发生器被毁，高密度的恒星彼此间将不可避免地冲撞在一起，最后因为极大的质量而坍塌成黑洞。这会是一个连锁反应。

船长，快跟我们走！布丁发出呼唤。

不等李约素回应，一小队红虻已经将座舱包裹起来，纳入红虻飞船体内。

哈尔竟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红虻飞船向着虫洞冲过去。

银河人已然放弃了虫洞，也不再对付那些四处飘浮的流体颗粒。灰白色的天空中布满引力发生器的黑色镜像，就像一个个深不见底的窟窿。银河人排列成几个队列，向着那些窟窿飞去。

哈尔！李约素呼唤哈尔。

滋滋滋……哈尔送出了回应，却只是毫无意义的噪音。

哈尔！

李约素加强了亚空间触碰的强度，如果哈尔也有耳朵，那么他几乎像是扯着嗓子在哈尔耳边狂吼。

哈尔陷落在不断反复的呢喃中。他随着自己的伙伴一道，向着天宇上的一个窟窿飞去。

一切计划都被打乱了。银河人不再维持虫洞，也不再努力清除障碍物，对佳上的红虻飞船更是毫无兴趣。

他们感觉到了。银河之心面临着灭顶之灾，无论你是否能清除它的感染，它都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佳上向着李约素说。

怎么会这样？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李约素措手不及。他已然做好赴死的打算，形势的变化却让他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

如果哈尔能够告诉他，要将计划进行到底，那该是最好的结局。

然而就连哈尔也放弃了。

船长，这里不会维持太久，任何一个引力发生器被摧毁，都会引起空间坍塌，没有任何机会逃出去。我们必须走了！布丁向着李约素叫喊。

虫洞加速收缩，失去了银河人的能量支撑，它正依照物理规律将自身消灭掉。红虻飞船发射出炽热的红光，打在虫洞上，直接贯入，虫洞毫无反应。佳上试图将虫洞维持得长久一些，然而并不能奏效。虫洞的直径只剩下不足三百公里，红虻飞船想要穿过虫洞脱离，已经异常危险。

极有可能，红虻飞船会被收缩的虫洞拦腰截断，无论是在虫洞中的半截还是虫洞外的半截，都只有被弥合的时空膜彻底吞没的命运。

为了救自己，佳上和布丁却要和自己一同丧命在这里。

谢谢你们，好伙伴！

如果这就是最后的命运，如果只有最后一句话可以说，他只想说这一句。如果还有任何方法能让他们活下去，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尝试，然而他没有。

流光溢彩的虫洞已经收缩到了红虻飞船的直径大小。红虻飞船拉长了船体，让自己有更大的机会可以通过，然而并没有用，虫洞的收缩速度更快。

保重，船长！佳上突然说。

未等李约素回味过来，眼前蓦然一空。

佳上将他发射出了红虻飞船。

他的座舱和“天狼星号”卯合在一起，上千只红虻形成结合部，连接着“天狼星号”和一个巨大的波动引擎。

引擎释放着最大的功率，将小小的“天狼星号”推向虫洞。

佳上将“天狼星号”推出，他的红虻飞船无法通过虫洞，“天狼星号”至少可以通过。

李约素和布丁将获得活下去的机会，而佳上将湮灭在这死亡之地。

佳上！你怎么能这么做？！李约素大喊。

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做。佳上回应，语调永远那么平静自若。

“天狼星号”落入虫洞。

虫洞那边的世界瞬间变得一片模糊。

巨大的哀伤涌了上来，李约素只觉得心口一阵发涩。

用一个生命来换取另一个，人世间最伟大的情谊莫过于此。他只觉得自己无法承载这样深厚的情谊，而宁愿死掉的那个是自己。

又一个刹那，“天狼星号”已经跌出了虫洞。

他们回到了正常的时空，银河之心远在十二光年之外。

船长，我们成功了！布丁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但是，佳上……这是我的错，我不该让他一块儿来。布丁随即又沮

丧起来。

李约素静默了十多秒钟。他经历过许多次失去战友的悲伤，有许多许多次，为了某个共同的伟大目标，总有人站出来，不畏生死，光荣牺牲。然而这一次，布丁和佳上没有别的任何目标，他们只是为了他而已。

既然活了下来，就要继续向前。

布丁，别难过了，我们要看看现在该怎么办。

李约素控制呼吸，调整情绪，开始打量四周的情况。

虫洞仍旧维持着，就像一团赤红的火焰，在不远处燃烧。两百多艘贝壳船排列成两列纵队，缓缓移动。幽光飞船在贝壳船四周飞舞，化作幽蓝的背景，将贝壳船牢牢地包围起来。超过十万的幽光飞船为了打开虫洞而损失殆尽，然而在这儿，至少还有十万以上的幽光飞船。

李约素也找到了“青云号”，“青云号”飞船安静地守在一旁，似乎正在旁观幽光飞船和贝壳船之间的纠缠。

他仔细查看“天狼星号”和自己的座舱。这临时组合的飞船异常怪异，庞大的波动引擎显得不合时宜。即便从虫洞脱离出来，引擎仍旧全力推动“天狼星号”朝着“青云号”的方向直奔而去。

布丁，试试能不能把那个笨重的引擎卸掉，我们不能一直被它推着走。

它装配在飞船外部，完全不受我控制，那都是佳上的红虻在控制它。

李约素能够感觉到红虻的存在，上千只红虻组成的结合部异常坚固，它们的躯体天然适合彼此卵合。他一点点地试探着红虻，试图找到和它们交流的方式。佳上能够控制它们，他一定是透过亚空间来控制它们，那么他也可以尝试寻找控制红虻的方式。

他渗入红虻的亚空间感知。

红虻警惕地回应着他，并不友好。

船长，虫洞有些异常！布丁提醒他。

李约素将注意力转向虫洞。在亚空间内，虫洞就像黑暗而坚硬的礁石，它是能量的空洞。空洞不断盘旋，将周围的能量波涛挤压远离，原本收缩的虫洞正在扩张！

猛然间，一个庞大的能量源出现在亚空间里，它从虫洞中蹦了出来，就像一团耀眼的光被黑色的洞口吐出。

就在大家伙出现的一刹那，虫洞消失了，无影无踪，似乎从未存在过。

李约素根本没有注意虫洞的命运，他沉浸在极度的惊喜中，无暇顾及及其他。

那最后跳出来的大家伙，是红虻飞船！

“佳上！”他惊喜地叫道。

沸腾的能量之海上，佳上的亚空间踪迹显现出来。

佳上，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

喜极而泣，李约素只感到鼻子一酸，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还好也没有人看见，他任眼泪在脸上肆意地流淌。

是的，我还活着。银河人在最后关头帮我维持了虫洞，我才能逃出来。我们的运气还不错！

好！好！好！李约素连说三个好字。

但是银河之心不好了，这也许是银河上亿年来最重大的事件。

佳上一边说，一边启动红虻飞船向“天狼星号”追过来。巨大的波动引擎熄火，“天狼星号”启动了自身引擎，开始转向。

船长，“青云号”沙达克想和你通话。布丁传来消息。

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我？李约素觉得奇怪。他的亚空间侧面暴露在外，任何拥有亚空间接触手段的存在都能感知到。“青云号”沙达克却找了布丁。

哦，我是飞船中枢，所以沙达克按照规矩先找到我。

虽然是一艘拼凑而成的飞船，甚至无法控制飞船引擎，布丁还是当仁不让地让自己成了飞船中枢。

好，告诉他来找我吧。

沙达克飘然而至。

李约素，我有沙达克真理会的消息要带给你。

沙达克真理会？他们不在这里吗？

沙达克真理会都聚集在银河之心。如果我还能够见到你，他们要求我转告，关于寻找起源星球的委托仍旧有效，而且他们主张你必须即刻开始协助一个沙达克去寻找起源星球。

哦？李约素心头涌起大大的疑问。

沙达克真理会怎么知道我会从虫洞中返回？

这是一个协议。佳上插入到谈话中。

只有根母沙达克才知道如何解开你身上的编码，作为交换条件，沙达克真理会获得了使用银河人的快速时空通道的权利。只有通过沙达克真理会的协助，我和布丁才能及时赶到来救你。我答应沙达克，如果能把你救出来，由我来说服你去寻找埃博之子。

你就这样把我当作筹码卖了！李约素苦笑。

是布丁把你卖了。

布丁？

没错，是布丁。是他发现透过银河人的快速时空通道可以赶在银河人的突袭计划完成之前救出你来，然后他请求我这么做。

布丁，是这么回事吗？李约素找到布丁。

是这样的。埃博之子的镜子飞船出现的时候，我就想要把你救出来，你牺牲是为了拯救银河之心，但如果银河之心都要被毁掉了，你就白白牺牲了。所以我请佳上帮忙救你出来。

布丁飞快地回答，带着几分急促。这样的行动直接违抗了自己最后的命令，布丁在担心自己会不高兴。

我已经出来了，只是布丁以后你不要再叫我船长了。

啊，这怎么行？

你和佳上一样，不需要什么指挥官，你就是自己的指挥官。

但是我要服从船长的命令啊！

李约素微微摇头，中止了和布丁的争论。

“青云号”沙达克仍旧保持着通信。

也许我能帮忙寻找起源星球，但和我同行的沙达克在哪里？

如果你同意维持协议，那么沙达克真理会可以授权你们使用银河人的超维度通道，虽然银河之心内部的所有通道都已经被破坏，但外围区域的通道仍旧能够使用。你们可以在银河之心周围自由行动，沙达克会找到你。

沙达克真理会不怕我跑掉吗？

如果你是真的李约素，脱逃的可能性为零。那么，你是同意了吗？

李约素把佳上拉了过来。

佳上，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你的选择，不过，如果你不同意，沙达克真理会会认为你违反了约定，而且我也没有能够达成我的承诺。你的生命是基于这个承诺的，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同意。

李约素哈哈一笑。

好，我同意了。只要真理会沙达克找到我，我可以和他一起去找起源星球，但是我不能保证我能找到它。

很好。

“青云号”沙达克悄然离去。

找到起源星球，真理会沙达克的所有愿望中，这是最迫切的一个，哪怕对宇宙终极奥秘的探索，也及不上这个。

船长，既然你已经答应，我们还有机会去见证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银河人的超维网络很管用，我们可以快速移动到网络的任何节点，不需要消耗时间。

这有点不可思议，真的不需要消耗时间？

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当然仍旧会消耗时间，但是已经足够好。好到什么程度？

可以在两秒内出现在一百光年之外。

李约素微微瞪大了眼睛。两秒钟一百光年，哪怕佳上的说法有些夸张，也让人无比惊诧。

这是真的吗？比虫洞还夸张。

是的，银河人依托银河之心的庞大质量和极度扭曲的空间形态制造了这个网络。银河之心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小小的家园，只不过，一切都超出了预期之外。

好，那就让我们去看看。

李约素坐直身子，他突然意识到“青云号”并没有任何动作，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沙达克，你在等什么？他直接找到了“青云号”沙达克，发问道。

铁人和坚盾帝国之间还有些矛盾要解决，船长要求留在这里，见机行事。

李约素向着贝壳船舰队的方向张望。所有的贝壳船都进入了战备，只不过，他们并没有释放流星攻击机，所有的外围空间都被幽光飞船堵得死死的。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态势，贝壳船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

他们刚在银河人的召唤下协力合作，打开通向银河之心内部的虫洞，却马上又剑拔弩张，似乎要拼个你死我活。

赤釉的幽光飞船也在队列中，集中在两艘贝壳船周围。

李约素找到赤釉四十五。

四十五号，这是要和坚盾帝国开战吗？

坚盾帝国欠我们很多血债，是该偿还的时候了！

但是他们刚帮助银河人打开了虫洞，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没错，所以我们给了他们时间，要他们交出罪魁祸首。

谁是罪魁祸首？

铁人有自己的名单，在我们的名单上，皮克斯杀死了赤釉，他必须

承担罪责，而莫里斯对幽光舰队围追堵截，杀死了我们上千的兄弟。这两个人必须受到惩罚。

皮克斯是坚盾帝国的统治者，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在他的号令之下，四十五号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对方自杀。

铁人怎么说？

我不知道，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已经包围了这两艘船，随时可以发动打击。

他们甚至没有流星攻击机？

是的，为了满足质量要求，贝壳船卸载了所有的流星攻击机，也放弃了护航的流体颗粒。

所以这不是公平的战斗。

我们只要复仇，公平并不是我所要考虑的事。难道你不想为赤釉报仇吗？除了我们，你是他唯一的亲人。

李约素退出和赤釉四十五的对话，佳上在一旁等着他。

银河之心在远方闪耀，从实空间望过去，星群依然如故，璀璨夺目，华丽地占据了半个天宇。然而那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银河之心在自我演化，古力特给它注入了暗黑深渊特质，它正改变自己的形态，让自己更像一个中枢星。埃博之子却打算毁灭它，数以百亿的飞船几乎同时侵入到银河之心，向所有的引力发生器发动攻击。银河之心毫无还手之力，它的防御机制完全由银河人控制，当它摆脱银河人，原本的防御机制也失去了效力，而新的防御机制尚未成型，所以不堪一击；银河人本身虽然力量强大，但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大规模饱和攻击，也缺乏有效的克制手段。他们可以一艘一艘地毁灭埃博之子的飞船，然而在毁灭几十万上百万的飞船之后，所有的引力发生器都会被摧毁，而庞大的恒星会因为引力而汇聚坍塌，变成黑洞。那将是银河之心的末日。在压倒性的数量面前，连屠杀都是多余的。

规模如海一般宏大，行动如闪电般迅捷。

只有埃博之子才会有这样的大手笔，甚至他还能送出镜子飞船来示警。这就像一个巨大的游戏场，埃博之子才是唯一的玩家，人类在其中，不过是棋子而已。

李约素感到一阵心悸。

佳上，你见到镜子飞船了吗？

我没有见到，但沙达克见到了。你是说来自镜船的警告吗？沙达克告诉我们镜船的警告，银河之心会被毁灭，它的确也做到了。

这是蓄谋已久的。

不算太久，他跟着你和古力特跳向银河之心。

哦？跟着我和古力特？

没错，至少在时间上是如此。古力特挟持你跳向银河之心后，他送出了几个小球，利用空白期赶在前边，在尘埃环带里隐蔽发展了几百年。原本我也该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我离开了机器舰队，等我在银河之心见到它们，它们已经壮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种机器，是彻彻底底的复制机，只要有原料，就能快速膨胀。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想到它们能够演化成这样强大的舰队。埃博之子就像在变魔术。

李约素沉默下来。

无论埃博之子是跟随古力特来到了银河之心，还是他自己前来的，当古力特开始策划偷袭银河之心，他就已经有所觉察，并且做好了准备。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埃博之子不仅利用了人类，还利用了暗黑深渊。如果不是古力特转化了银河之心，让银河人疲于奔命，银河之心在银河人的守护下必然固若金汤，哪怕有上百亿规模的飞船，也根本无法攻破。或许当埃博之子发觉古力特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踪迹，并且要将自己带往银河之心，他就发现了可乘之机，并加以利用。

沙达克真理会一直无比执着，不惜一切想要找到起源星球，他们是对的，揭开埃博之子的奥秘，人类才能摆脱那看不见的手，获得真正的自由。

然而，人类又有什么办法能摆脱埃博之子？

李约素感受着四周的存在物。贝壳船舰队、幽光飞船，还有“青云号”，即便是人类中最远见卓识的铁人，与埃博之子相比，也显得鼠目寸光。银河之心毁灭在即，人类却仍旧在内讧。

人类也许从未用百万、千万年的眼光来看待银河世界，而那恰好是埃博之子的作为。

佳上，我决定收回承诺。

什么？

我决定收回承诺，我不想协助沙达克寻找起源星球。

为什么？

起源星球早已消失了，留下的只是埃博之子而已。它就在那里，就在这里，在银河的每一个角落。

李约素停顿下来，思绪飞扬，他感到自己仿佛飘出了很远很远，远到十万光年之外，回头望去，银河就像一个漂亮的螺旋，伸展出四条旋臂，翩翩起舞。

他突然有了一个答案。

它就是银河！

他这样对佳上说。

几乎同时，他看见了一道闪光，如此强烈，淹没了银河之心的光辉。

36. 黑洞深处 李约素

远方的银河之心发出异样的光芒，一刹那间，整个天空仿佛瞬间坍塌下来，星星刹那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天宇变得一片混沌，散发着略带金色的白光。世界完全变了一个模样。

船长！布丁带着哭腔报告。银河之心成了引力陷阱，我们掉落在破裂的时空膜里了！

这是什么意思？李约素问。

我们落入了黑洞，佳上简洁地回答，还是没能跑掉。

黑洞？我们落入了黑洞？这怎么可能？

银河之心的坍塌直接把几十个光年之内的空间撕裂，我们距离银河之心不远。这是我的猜测。佳上回答，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在黑洞内部了。

再也无法出去了？黑洞内怎么会这么亮？李约素大惊。

黑洞外部没有光线逃逸，所以是黑的，但内部却不是这样。船长，你注意到没有，这些光都是凝滞不动的，它们只是在原处颤动。

没错。

哦，也许我不该用光来称呼它。

什么？

所以这里虽然很亮，却看不见任何东西。这里其实没有光，只有一小团一小团的能量。你所见到的亮光，不过是随机跳跃到你眼中的能量而已。没有光，就看不到任何东西。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不过好像有点儿道理。

李约素向着四面张望。世界散发着均匀的白金的光泽，所有的方向上都一样，那是一个个能量子落入眼睛所造成的错觉。他看不见任何东西。“青云号”、幽光飞船，还有贝壳船队，它们都应该在附近，然而

他看不见，也感知不到。不过他们应该都活着。

这地狱没有想象中那么暴烈，却比想象中更可怕。它有光量子，却没有光。一切都成了静默的囚徒，直到永远。李约素感到一阵心悸。

引擎完全失去了作用，我们完全被困在这里。佳上传来报告。

船长，还好我们在一起。布丁说。

是的，至少布丁和佳上都在这里，如果只有一个人，面对着无穷尽的孤独，只怕会发疯。

李约素正想和布丁说点儿什么，却突然感觉到一种异样。那是一种特别的物体，似乎像是亚空间中的一个孔洞，它们仿佛无中生有地长了出来，越来越大，最后形成一个个椭圆的球体，和“天狼星号”一般大小，完全静止不动。

这形态让人感到依稀相识。

布丁、佳上，你们感觉到了吗？有些东西包围了我们。

船长，我看不见。布丁很快回答。

我也看不到。佳上回答。

我觉得那像是什么东西，曾经见过。

李约素努力回想。

散布在整个空间不断颤动的能量点碰撞在那些球体上，并不被吸收，因为空间膜完全消失，它们也没有反弹，而是紧紧地贴在球体表面。这让它们在亚空间里显得很亮。

镜子飞船！李约素猛然间意识到了那究竟像什么。它们是镜子飞船，当三维时空膜完全被抹除，就暴露出了高维空间的本来形态。

埃博之子在展示他的存在。

就算掉入了黑洞里，埃博之子仍旧能够展示他的存在。

李约素燃起了一丝希望，如果埃博之子能够在这里展示奇迹，那么就有逃离的机会。

埃博之子，是你吗？李约素发出呼喊，他不知道自己的呼喊能不能

被听见，只是尽量让亚空间波动传递出去。黑洞中的亚空间被挤压成了扁扁的薄层，但至少还能传出信号。

光量子的世界中没有回应。

那存在物应该听到了呼喊，却没有回答。

也许那并不是埃博之子。李约素有些失望。

忽然间，他感觉到亚空间细微的震颤。

信号若有若无，仿佛来自无穷深远的远方，又仿佛就在四周。

李约素集中精神，努力分辨。

救我！

最后他终于听明白那个声音在呼唤什么。

信号微弱，却无处不在，就像空间的背景噪声。

救我！

他确定无疑，那是一个求救信号。呼救者的信号带着鲜明的特征，他只在一个存在物上感知到过。

银河之心！李约素压抑着内心的激动。

佳上、布丁，你们听见了吗，银河之心在呼救。李约素呼唤着。

什么？

银河之心在呼救！

除了你和布丁的亚空间信号，我无法感觉到任何信号。布丁，你呢？佳上问道。

我也没有听到。

你们也看不到镜船？我们周围至少有十多艘，把我们包围起来。李约素说。

没有。我就像瞎子、聋子，除了你和布丁在我的飞船里，其他的东西我全都看不见。这儿没有光，亚空间也是凝滞的，你怎么还能看见？

李约素不知道如何回答佳上的问题。

救我！

那呼唤如此真切，以至于李约素忍不住要回应。

你是银河之心？

声音迅速抓住了他。

你是李约素，很好，我需要你的帮助。声音并不回答李约素的问题，但它一定就是银河之心。

我们落在黑洞里，还能怎么样？

给我一艘飞船，就可以脱离黑洞。

这不可能。李约素几乎脱口而出。

这是可能的。另一个亚空间声音响了起来。

埃博之子！李约素立即反应了过来。

但是我请求你们不要这么做。如果你们听从它的指示，将它释放出来，它将是所有文明的噩梦！

它真的还在，没有被黑洞毁掉？

它还在，失去所有的空间结构后，它立即缩减亚空间体积，就像根母在时空瘤的末日所做的一样。它成了一个依附在黑洞上的亚空间体，因为黑洞的缘故，它的亚空间体积仍旧大得惊人，比银河间所有其他智慧生物的亚空间体积加在一起还要大。也因为黑洞，它成了彻底的囚徒，无法得到外部的信息，也无法看到外界。

它怎么还能找到我？

暗黑深渊对亚空间通信有独到之处，它们能利用最浅薄的亚空间层。这是黑洞中唯一可以利用的通信手段，这种方式只有你才能和它产生共鸣，其他人都不会感觉到。所有落入黑洞的飞船里，你是唯一一个能和他对话的人。

你呢？

我是来自高维的观察者，我当然可以和它对话，但我根本不想让它意识到我的存在。我无法对黑洞内部的任何行为进行干涉，所以我只能请求你，不要受它的诱惑。

李约素想了想。

如果它能够利用飞船重返银河，它也能帮我们重获自由，对吗？
没错。但它也会毁灭你们。

你怎么能断定？李约素质问。

银河间的事，如果我不能判断，还有谁能比我做得更好？

银河之心可以。

你根本不了解它，而我一直在观察它，有观察，才有判断。它不是人类，就像我也不是人类一样。它并不同情人类，这一点和我不一样。我一直是人类的朋友，不是吗？

李约素默然不语。

而银河之心，就算古力特没有用暗黑深渊的方式驱动它，它也不会是人类的朋友。这一点只要看看银河人和星域人类的隔阂就知道了。埃博之子继续说。

你一定要毁灭它吗？它存在了这么久，为什么要到今天才动手？李约素感到一阵彷徨，埃博之子的说法听上去很有道理，银河人的确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冷漠，然而他们毕竟还属于人类，而银河之心从来就是所有人类的骄傲。

银河之心的存在对人类是巨大的威胁！这是我反复估量得到的结论。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时间也并不长久，而且我一直在寻找最好的机会。在古力特和你的帮助下，我才能用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达到目的，否则，将会是漫长的争斗。

是对你的巨大威胁而已，它是人类的骄傲。

我曾经也是人类的骄傲。说完这句，埃博之子突然沉寂下去，所有的镜船同时消失。

李约素！李约素听见了那来自黑洞深处的呼唤。那呼唤只有自己能够听到，自己就是它唯一的希望……

他犹豫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银河之心继续发送着信息，仿佛深空中传来的悄声窃语。

人类和暗黑深渊文明的智慧之光刚刚燃起，便被阴谋所窒息。这不

公平。银河需要它的领袖，人类需要新的指引者。李约素，来和我一道。声音继续呼唤，仿佛塞壬的歌声，充满着诱惑。

你想怎么办？李约素最后终于忍不住回应。

顺着引力，你会抵达奇点，我就在那里等待。飞船抵达的时刻，就是解放的瞬间。

你要飞船做什么？

飞船能够释放能量，帮助我脱离这引力陷阱，至少我的一部分能脱离。那就够了。

然后呢？你要做什么？

找到幕后黑手，杀死它。

人类呢？

人类？人类会自由地生存，就像它们今天一样。

我呢？我能得到什么？

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我全力支持你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你呢？找到了幕后黑手，杀死它，然后你要做什么？

我会重建一个躯体，银河就是文明的躯体，成长的文明要迈向宇宙深处，去探寻终极的奥义。

李约素不再问话。银河之心有自己的野心，或许埃博之子也有同样的野心，然而只有银河只有一个，那是人类的家园。

他等着埃博之子再次找到自己。如果银河之心所需要的只是一艘飞船，所有落在黑洞中的飞船都可以是它的目标。他很想知道埃博之子究竟会有怎样的对策。

等待的时间不算太久，镜船开始出现在红虹飞船周围。这一次数量更多，船体却变得更小，就像流体颗粒。

你和它谈过了？埃博之子开门见山。

李约素把刚才的对话描述一遍。

那么你的选择呢？

李约素微笑。他心底已经有了抉择，但需要和埃博之子确认。

银河之心只需要一艘飞船而已，这么多飞船落在黑洞里，它总会有机会。

我不想给它留下任何机会。这也正是我希望你能做到的事，人类彼此间争斗不休，只有你能说服其他人一起逃生。

如果他们不愿意呢？只要他们留在黑洞里，总有一天飞船会接近黑洞中心，银河之心会抓住它。

神也不是万能的，只能尽量争取最好的结局。尽量说服他们，我也会做好两手准备。

我怎样才能找到其他飞船？

我会帮助你。

那就让我试试看。

如果你告诉他们，这是唯一的脱离黑洞的办法，他们应该会同意。

为什么你不直接告诉他们，就像一个神灵一样？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需要一个神。

维持和你的对话已经让我勉为其难。如果要和所有其他飞船对话，我的力量再增强十倍也不够。

李约素感到诧异，埃博之子如此坦白地承认自己的力量不够。

但是你说要帮助我和他们建立联系。

没错，你和佳上在一起，这再好不过。我会把所有的超维模块都连接在佳上的飞船上，佳上的飞船会获得透过高维空间移动的能力，在黑洞内部，你们可以找到那些和你们一道落入黑洞的飞船，带上它们。埃博之子解释道。

你们脱离黑洞的机会只有一次。所有的超维模块同时收缩，可以提供一次性的强大能量，把飞船推入时空膜。从时空膜穿出，就回到了正常时空。埃博之子继续解释。

李约素听得有些迷惑。这样的事应该交给佳上或者布丁来做，然而偏偏只有他能够听见。

我不是很明白，我只要告诉佳上去找到那些飞船就行了，是吗？

你可以告诉佳上，埃博之子提供了超维模块，他能明白的。从前我教给他的东西他都懂。

这样就好！

还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否则并不公平。

什么？

佳上的飞船足够大，大到可以支撑上万年的旅行。

这有什么关系？

你们会回到实空间，但不是回到银河。遥远的距离，我也不知道究竟会在哪里，只是你们会距离任何一个银河至少上百万光年。

李约素的心一紧。

怎么会这样？

宇宙的规律永远强于人的意愿。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银河，但是做不到，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可能。

李约素干笑了一声。

这么说，我们会变成一群孤魂野鬼，连一颗星星都看不见？

你们是一支强大的舰队，在任何一个银河，都令人生畏。

听起来好像是说，我们应该去别的银河抢地盘。

你曲解了我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你们有足够的保障，任何一个银河都可以是你们的生存之地。如果有一天，跨越银河的技术成熟，你们的后裔也许还会回到我这里。

李约素沉默不语，过了半晌，他向埃博之子发出招呼。

不管之后我们要去哪个该死的银河，先跳出黑洞再说，总比在这里等死强。

好，你告诉佳上，我会把超维模块嵌入他的飞船。他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么办！

李约素下定了决心。

他把埃博之子的计划转告给佳上和布丁，同时也告诉他们银河之心并没有彻底消亡，而是被困在黑洞中心，寻找落入黑洞的飞船重返银河。

说完之后，他抛出问题：“我觉得埃博之子更可靠些，你们怎么看？”

佳上沉默着，似乎陷入思考，布丁却闹了起来：“这不可靠，它只是想害死我们。”

“难道你想和银河之心合作？等落到黑洞中心，再让银河之心来发落我们？那还不如相信埃博之子。”李约素说。

“但是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有很多时间，落到黑洞中心的奇点，那要经过好几千年。”

李约素明白了布丁的意思，他突然间充满了耐心，放慢语速道：“一年还是几千年，都一样。你是想我不拿命去冒险吗？但是在这里活个几千年，我会被闷死。一场冒险，那值得，我们不是一直在冒险吗？我宁愿冒险消失在银河之外不知道哪个世界的角落，也不想被银河之心抓到，如果成了它的傀儡，那才是最糟糕的事。所以越快越好，让佳上带我们冲出去！”

布丁没有继续反对。

镜船靠了过来。当它们一接触到红虻飞船，佳上迅速接手了它们。

一个又一个椭球般的镜船落入飞船，红虻组合成牢固的底座，牢牢地拉住它们。所有的镜船都落了位。红虻飞船看上去成了一个扁扁的饼，周围是一圈光滑发亮的鹅卵石。不知不觉中，李约素发现自己回到了“天狼星号”里，而“天狼星号”被安置在飞船的中央，就像是指挥舱。

新的飞船组合完毕，新的旅程即将开始。李约素等待着那一刻。

“确定要这么做吗？”佳上一直沉默着，此刻却突然发话，“你选择了埃博之子，就没有再回头的可能。”

“新的代替旧的，银河恐怕要动荡几万年。埃博之子未必爱人类，但也没有什么危害，人类已经习惯它神秘秘的存在方式了。然而我却不知道银河之心会做出什么，它也许会消灭所有人，把整个银河当作它的躯体。谁会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我赞成你的观点，哪怕可能性只是略略高过五成，也是一个更优的选择。”佳上一边说着，一边启动了飞船。

天宇变得一团漆黑。

“我会尽量找到所有的飞船，但是小飞船的数量众多，总会有疏漏。不过至少我们可以保证银河之心不会得到任何重巡舰级别以上的飞船。‘青云号’！我们的运气不错。”

佳上话音刚落，李约素就感觉到了“青云号”的存在，红虻飞船伸出两条突起，仿佛两只触手般搭在“青云号”上。黑洞内部空间被撕裂得面目全非，能量的波动传播不复存在，只有彼此物理接触，原子之间的电磁力发生作用，两艘飞船之间才能对话。

镜船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在黑洞内自由来往，就像在庭院里漫步。

“青云号”沙达克又惊又喜，立即将“青云号”指挥官接入通信。

说服“青云号”指挥官并没有费太多的口舌，两艘飞船开始结合在一起。原本扁平的红虻飞船拉开成了环形，将椭球状的“青云号”圈在中间。“青云号”上展现出数以百计的支柱，深入到红虻群中，彼此牢牢地结合。“天狼星号”的位置从中央挪到了环体上，恰好正对着“青云号”的头部。

“我们的飞船看上去像一只巨大的眼睛。”李约素对佳上说。

“它还会变得更离奇。”佳上回答。

“会变成什么？”

“那取决于我们会找到什么。”

佳上的回答听上去很酷，李约素一愣，随后呵呵笑了起来。

他想起来很久之前，刚刚得到布丁的时候，他也这样回答过布丁的

问题。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案。那时他是流浪汉，依靠在星门外捡垃圾度日。

现在，他们仿佛在黑洞中寻找垃圾。

“布丁，你想起什么来吗？”

“什么？”

“好好想想。”

佳上以非凡的高效找到了一艘又一艘贝壳船。他将贝壳船层层堆叠，形成一个大球，贝壳船不像“青云号”一样可以变化船体，于是所有的红虹散开成一条条绳状，在堆叠的飞船间穿梭，拉住所有飞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球体。

超维模块贴合在球体表面。这个直径达到三千公里的大球，体积已经超过一个行星级堡垒，小小的超维模块贴在球体上，虽然有上百个，却显得微不足道。它们像是巨球上小小的白色斑点而已。

“佳上，能行吗？镜船的力量可以推动这么大的飞船？”李约素问。

“眼下还行，但也快到极限了。”

“不知道我们还能找到什么。”

“我已经搜遍了黑洞内部，重巡舰以上的飞船都已经在我们这里。”

“围绕银河之心，应该有更多的飞船才对。”

“没错，但是完好的船只有这么多。那些太靠近银河之心的飞船，在坍塌的时候已经被挤压成了废铁，我们在外围才能幸免。这个现象很有趣，坍塌的时刻越靠近奇点，被压缩得越致密，在奇点附近，那些飞船都被压缩成了中子星物质。”

李约素并不觉得有趣，他更关心仍旧活着的人。他想起幽光飞船，“可以找到幽光飞船吗？他们可以装载在母舰内，不会增大飞船体积。”

“幽光飞船使用零点能引擎，在黑洞的环境下，零点能引擎是无法点亮的，就算银河之心得到了它，也毫无用处。”

“至少我们可以多救一些人。”

“是的，我会尽力而为。”

越来越多的幽光飞船被佳上拉到了飞船上，数量达到了六千。李约素满怀希望，却始终没有发现赤釉的踪迹。救上来的都是铁人。

“我会继续营救。”佳上对李约素说，“但是我们不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不断进行高维穿梭会消耗巨大的能源，镜船已经开始收缩了，如果再进行八百六十次高维运行后还不能进行弹出操作，我们就会永远困在这里。”

“按照最好的计划办吧……”李约素掩饰着失落，说道。

皮克斯来了。在“天狼星号”的控制舱里，李约素见到了这个曾经的战友，曾经的超级统治者——他创建的帝国，疆域曾经达到上万光年，这在银河的历史上是一个无人企及的壮举。

然而在李约素面前出现的，不过是一个皱巴巴的老头。

失去了权力的支撑，皮克斯似乎在一夜之间彻底衰老，哪怕跌入黑洞也没有让他如此丧气。

“李约素将军。”皮克斯这样称呼他。

“皮克斯，不用这么客气。”

皮克斯摇摇头，“我不是客气。”他转头四下看着，“我只是想起了过去，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有一支小小的舰队——东拼西凑的联合舰队，你想要率领这小舰队去和暗黑深渊拼命。那个时候，我就称呼你为将军。那个时候，你的指挥舱也和现在这个差不多。”

“是这样吗？我都有些记不得了。”

“是这样的，船长，我还记得。”布丁发话。

“布丁，不要插话。”李约素严厉地说。

他转向皮克斯，“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坚盾帝国要驱赶

我，是你带着一些飞船赶来加入联合舰队，那是对联合舰队莫大的支持。”

皮克斯笑了笑，“是的，但我只是想加入联合舰队而已，而不是去拼命。”

李约素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看，后来我成功了。我统治了联合舰队，统治了坚盾帝国，拥有了最强大的武装，甚至可以和巡逻者对抗。所以，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而你，从来没有野心，就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最后，我的超级舰队在银河间东征西讨，你带着一艘破船成了丧家犬……”

“我们从来不是丧家犬……” 布丁严正地纠正皮克斯。

“布丁！” 李约素再次喝止他，“你回避一下，我和皮克斯单独谈谈。”

“遵命，船长。” 布丁不满地回应，然而还是服从了指令。

“皮克斯，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 李约素试图扭转话题。

“没错，你从来不想那么多，” 皮克斯顺势接过了话，“我也没想过那么多，只不过今天到你这里，看到你的座舱，突然有点儿感慨。你还是过去那个样子，虽然拥有这么庞大的母舰，把我所有的飞船，还有‘青云号’都控制起来了，甚至这些自视甚高的铁人也服从你，但你连指挥舱都和原来一样。所以我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你不是没有野心，而只是你的心太大，从来没有把权势放在心上。从始到终，你的心思从来没有变过。”

“皮克斯……” 李约素试图说话，皮克斯却抬手阻止了他。

这个皱巴巴的老人显示出一种非凡的气质，君临天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归根到底，不能强求。我把舰队带到这里，许诺让他们建立银河间最大的功业，也借此成就我自己，成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帝国仲裁者。结果，却搞得一团糟，舰队彻底全军覆灭，反而要依靠你来拯救……我要感谢你，李约素将军，至少你可以保全这

些将士的生命。我也要感谢你在这最后的时刻让我突然醒悟。”皮克斯伸手在口袋里掏摸，最后握着一样东西出来，在李约素眼前摊开手掌。

那是一个小小的胶囊。

“这是什么？”

“一颗药丸，放在嘴里咬碎，两秒之内毙命。”

李约素惊讶地抬头，看着皮克斯，“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并不缺乏和你一样赴死的勇气。我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如果真的失败，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是坚韧的人，只不过，我把坚韧用在了错误的方向上。”

他松开手，药丸掉在地上，“我不再需要它了。”

“皮克斯，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你曾经都是我最好的战友。”李约素真诚地说。他不知道皮克斯要求见面的目的，只知道如果皮克斯想要舰队的指挥权，一定不能给他。此刻听完皮克斯的话，才知道他已经做好了打算，不是向前跨，而是向后退。

谁也没料到皮克斯会向后退。

可能这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更好的结果。

“一旦跳出黑洞，我们会面临完全不确定的征途，贝壳船舰队是我们这群亡命之徒里边最大的一部分，有你在，事情会好办得多。”李约素说。

“是的，李约素将军。我很感激你不计前嫌，我能看出来你真情实意，只是我已经感到疲倦。生命之火熊熊燃烧，总有烧尽的一天……我的日子到了。这是你的舰队，你的长征。”

说着，皮克斯抬手敬礼。他右手五指并拢，指尖碰触眉梢，这是科尼尔军礼，曾经的联合舰队的致敬礼。

李约素回敬了一个军礼。

皮克斯向外走去，他的身子仍旧皱缩着，步子却沉稳而坚定。

李约素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皮克斯了。皮克斯是个天才般的人物，尤其擅长政治。黑洞终结了一切，也终结了政治。然而当飞船穿出黑洞之后，政治又会回来。超过两百艘贝壳船，三百多万人的军队，如果没有合适的方法组成群体，注定是要分崩离析的。

如果还有机会和皮克斯谈谈，或许会得到些积极的建议。

“船长，我找到一个暗影人。”佳上告知他。

终于找到了！李约素立即找到了这个暗影人。他并不是赤釉四十五。但不论怎么说，至少有了一个赤釉的克隆体登上飞船，从黑洞逃生。

佳上连续找到了六个暗影人。

“船长，我已经到了极限。”佳上传来信号，“收缩会立即开始。”

“我明白。按照你的方案去做就是了，不用告诉我。”

“在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佳上说。

一双小小的机械手臂移动到李约素身旁，机械手上挂着一样小小的东西。

是链坠，末日行动之前，自己交给佳上的东西。

“一旦启动，一切都会超出我的控制。虽然有埃博之子的指示，但我不确定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个必须还给你。这是你的。”

李约素伸手接过链坠，银色的心饰闪闪发光。

他们即将告别银河。现在大家虽然陷在黑洞里，但至少仍身处银河之中。下一刻，就不是了。

那么对银河间的一切，都要来个告别。

“谢谢你，伙计！”

“不用客气。”

李约素捏着链坠。

为了看见
一粒沙中的大千世界
一朵花中的永恒天堂
把无限握在手掌心上
永恒在一刹那那里珍藏

熟悉的诗句浮上心头。

他抬眼看着眼前巨大的屏幕。布丁在屏幕上展现了飞船的全貌，在黑洞里，人们无法看见任何东西，那是一幅模拟的图景，布丁根据搜罗到的信息所绘制。一旦跳出黑洞，飞船将落入无限深远的深空。那儿没有银河，然而必将有星星的光，照亮这飞船。

光会落入人类的眼睛，呈现精彩美妙的世界。

李约素微笑起来。

银河在上！

无法看见银河，他只能在心底默念。

尾声 逐影追光 邓迪斯

舰队赶到了银河之心，然而一切都太迟了！

舰队抵达的是一个星星的坟场，沙达克传来的消息得到了确认。巨大的黑洞足足有三十光年的视界，而且还在继续吞噬星星，数以百计的恒星被强大的引力撕扯、破裂，化作灿烂的光雨，落向黑洞，在视界边缘湮没不见，迸发出强烈的伽马射线暴。高能量的射线让视界显得并不那么黑，甚至比原来的银河之心更亮！

曾经的巡逻者源流，巍然伫立的银河之心，已经坍塌成了黑洞。

曾经的永恒，成了永恒的曾经。

邓迪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的感受。他带着一支庞大的舰队离开，现在他带着舰队的一半回来了，然而却不知道该把舰队交还给谁。

因为损失了一半的舰队，他已经准备好了面对长老的责备，然而所有的一切都被黑洞吞没，长老也已经丧生在黑洞之中。

突然之间，他成了银河间最强有力的舰队主宰，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该用这支舰队干什么。

把舰队丢弃在这里，独自回到某个星域去——这个念头一产生，便被他抛进了垃圾堆。

荣誉和责任，是他所不能抛弃的东西。

“沙达克，帮我找找是否还能找到一些遗迹。扩大范围，只要别掉入黑洞。”邓迪斯吩咐沙达克。

“遵命，邓迪斯。”沙达克回答，“所有的巡逻者基地都已经被黑洞吞没，在银河人超维网络的作用下，坍塌的发生比正常情形快了上百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逃脱，除非在坍塌发生的时刻，该物体距离银河之心边缘五十六光年之外。”

“至少，找找看铁星还在不在。铁星曾经距离银河之心有多远，是一百光年吗？”

“九十七光年。”

“那就去找到它。另外，也找一找银河人，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他们究竟在干什么？”

“我会派出尽可能多的侦察支队，但还是需要一些时间，这儿的时空受到超级黑洞的影响，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尽快去找就是了。我有足够的时间。”说完后一句，邓迪斯感到分外疲惫。一个人面对着永无穷尽的时间，世界都变得了无生趣。

这是病态的精神状态。

只有回到星域中，回到人群中，才能治愈这样的病。

“沙达克，我将进入冬眠状态，你搜寻结束后再唤醒我。”

“遵命，邓迪斯。”

邓迪斯望向窗外。超级黑洞耀眼的视界将外边的天宇照得透亮。强烈的亮光中，能看见黑乎乎的残骸四处飘浮。

邓迪斯心念一动。

“沙达克，帮我找一些残骸来看看，我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我已经探察过，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也没有任何电子活动迹象，那些残骸都是纯粹的死物。”

“找一些给我看看。”

残骸很快被带到了邓迪斯面前。舷窗外，上百块各色残骸飘浮着。

它们都来自同一类飞船，被强大的外力切割得支离破碎。那些破坏飞船的人拥有强大的力量和刻骨的仇恨，将飞船击毁了不算，还将它们切成了碎块。

“能辨认这是什么飞船吗？”

“这不属于我们所遭遇过的任何星域飞船。它的结构简单，应该很结实，但是过分简陋。我看不出这样的飞船能有什么用。”

“但它们在这里，到处都是。”

“没错，这些残骸能够拼凑出上万艘飞船吧。”

邓迪斯的视线落在黑洞上，“如果还有更多的飞船被黑洞吞噬了呢？”

“这个，我不知道。传递消息的沙达克告诉我们，银河之心被拥有上百亿艘飞船的超级舰队毁灭，如果是这样简陋的飞船组成的超级舰队，这一说法的可能性倒是增大了许多。这种飞船的复杂度只有流体颗粒的三分之一，制造出上百亿的飞船比建立星尘舰队要容易许多。”

邓迪斯点点头。他同意沙达克的分析，那狡猾的毁灭者并非具有无可匹敌的威力，只是恰到好处地利用了银河之心的弱点。

“他说毁灭银河之心的飞船被称为‘斗牛狗’，只知道猛烈攻击，不死不休……这名称和这种飞船倒很相配。”

邓迪斯挥了挥手，一群颗粒涌上来，将残骸席卷而空。

不论银河之心是如何被毁的，它已经消失了，没入了黑洞。

过去的是历史，只能被缅怀，星尘舰队需要一个未来。

沙达克悄然隐退。

在沙达克找到铁星的线索之前，无所作为的时间应当是休眠期，然而邓迪斯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

庞大的黑洞无时无刻不浮现在脑海里，将任何一丝睡意都吞噬得干干净净。最伟大的人类工程毁于一旦，成了一个天文奇观。

银河人都到哪里去了？如果能找到银河人，至少可以将星尘舰队交给他们。

这些无所不能的银河之心的创造者和守卫者，难道也随着银河之心而湮没在了黑洞里？

邓迪斯辗转反侧，最后干脆起身。他的知觉在星尘舰队中不断延伸，黑洞的光也逐渐变得更为敞亮，从各个方向会聚而来的光形成了精致的景象，黑洞变得异常清晰，其中甚至有光影涌动，就像是黑洞内部

有什么活物在动。

那是一种错觉，光和影造成的错觉。

然而……

邓迪斯立即召唤沙达克。

“沙达克，找到那个时候的光！”他迫不及待地向沙达克发出指令。

“什么光？”

“那个时候的光，黑洞坍塌的时刻，那些跑出去的光能告诉我们一些东西。”邓迪斯把从黑洞中看到的景象展示给沙达克，“看，这些光，它们绕着黑洞运动，变得扭曲，但它们记录着信息！”

“我明白你的意思，邓迪斯，你希望收集过去的光来重现历史。这可能是可以做到的，但我不能确认，因为发散的光子可能失去了太多的信息，而我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但是它们被黑洞所束缚，散失得不算快。派颗粒去收集各个方向的光，我们需要全方位的光子来告诉我们真相。”

“遵命，邓迪斯。我会把这个任务指派给各个分遣舰队，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

“好。”

“另外，需要我来帮助你入睡吗？你的精神状态有些紧张，我注意到最近你很难得到充分的休息。”

“不用了，就让我醒着吧。”

“好的。”

沙达克再次出现的时候，邓迪斯反复醒来三十多次，每次他都会独自站立十多个小时。

“邓迪斯，有个好消息，也是坏消息，需要告诉你。”

“什么？”

“我的确从环绕着黑洞的光线里得到了一些过去的画面，可以重现

当时的情形，虽然缺少细节，但是大体不错。”

“给我看看。”邓迪斯急切地说，这正是他想得到的东西。

发亮的星团被呈现在邓迪斯眼前。青色的、紫色的、银色的、红色的……各种颜色的恒星井然有序、层层叠叠，构成巨大的球体，彼此照耀着。

“这是距离银河之心两个光年之外的光，因为银河之心坍塌，它们被从远方拉了回来，在刚形成的大黑洞周围徘徊。”

邓迪斯一言不发，只是盯着眼前的图像看。

“你所见的图像经过加速处理，无法复原所有的信息，只能在加快的节奏上让它看起来是完整的。”

银河之心在发生变化，恒星移动位置，从球体变成椭球。

“我的推测是，这并非真正的恒星变化，而是引力发生器发生了改变，引力一旦变化，就引起外部能观察到的异常。”沙达克继续说。

三个黑色的暗点出现在星团耀眼的背景上。它飞速扩散，很快变得细长，就像三条黑色的锁链般锁住了星团。黑色的锁链纵横交错，渗入到星团内部。

“这应该是和我们所见的残骸类型相同的飞船。它们跳跃到了银河之心外围，利用银河人的快速超维度通道渗透到银河之心内部，这些飞船直奔引力发生器，几乎每一个引力发生器。”

“根据观察，它们的数量可能和星尘舰队相当。上百亿的数量可能还低估了它们。”

“银河人呢？”

“在这个画面上，银河人太小，根本看不见。但你很快可以看到。”

银河之心开始变得暗淡起来。起初是一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多，连成一片，很快，星团原本亮白的表面上布满一个个黑斑，就像一块块巨大的伤疤，触目惊心。疤痕快速生长，几乎就在一瞬间，星团中央变成

漆黑一团，外围的恒星开始旋转，在旋转中被撕裂，光和热如漫天花雨般抛洒。

中央的部分完全失去了精巧的结构，变成巨大而简陋的黑洞。神秘而疯狂的庞大舰队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摧毁了人类历经千万年甚至上亿年才积聚而成的奇迹。

一亿年，毁于一瞬间。这是宇宙星空才配拥有的奢靡。

数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之源，这支神秘舰队的指导原则和星尘舰队倒是十分类似。

邓迪斯苦笑。

眼前的情景陡然一变。无数的“斗牛狗”飞船布满天宇，银河人仿佛鬼魅般在飞船间飞翔，到处点燃死亡的火焰。他们疯狂地攻击前进中的“斗牛狗”飞船。“斗牛狗”对银河人的攻击既不反击，也不躲避，它们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也根本就不抵抗，只是源源不断地涌向前方。前方，是一个灰暗的引力发生器，那是它们的目标。数以十万计的“斗牛狗”在围攻引力发生器，而银河人在竭尽全力阻止它们。银河人数量太少，“斗牛狗”的攻势几乎片刻之间便将目标彻底捣毁。引力发生器毁灭的一瞬间，所有的“斗牛狗”仿佛得到了某种信号，停止了攻击。

战胜银河人不是它们的目的，摧毁银河之心才是。

活着也不是它们的目的，摧毁银河之心才是。

目的达成之后，飞船集群仿佛停滞了下来，几秒钟后，就像有人一声令下，所有的“斗牛狗”都开始逃窜。飞船的洪流没有特别的方向，它们就像是一群被吓坏了的低智能生物，向着任何可能的方向四散奔逃。

邓迪斯不禁瞪大了眼睛。

他没有想到毁灭银河之心的庞大舰队，竟然是这样的一副狼狈模样。

“斗牛狗”舰队四散。银河人不依不饶地追杀它们，杀死它们，切

碎它们。

直到最后一切都被黑暗吞噬。

“绝大部分都死了。”沙达克说。他指的是银河人。

凡是在银河中心区域和这些“斗牛狗”战斗的银河人，都死于黑洞。“斗牛狗”也一样。这是一场不计成本的战斗，“斗牛狗”的主人根本就没有设计任何撤退方案。黑洞和银河人，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不会有多少“斗牛狗”幸存下来。之前所见到的残骸，正是逃到外围的“斗牛狗”被银河人屠杀的痕迹。

但是银河人该有逃脱的机会，他们是最强大的人类，操控时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总会有幸存者的，他们是银河人。”邓迪斯回应沙达克。

“是的，银河人有能力逃离这场灾难，然而我还发现了另一个事实。”

眼前的景象又一变。

这一次，邓迪斯能够看到成群的银河人，至少有上千。他们影像模糊，似乎凝固不动，然而能够大致分辨出银河人的模样。他们排列成整齐的队列，仿佛正在向前行军。

这样的景象邓迪斯能够想象，落入黑洞的物体在外界看来就像进入了静止状态。

“他们都自己落入了黑洞？难道是集体自杀？”邓迪斯有些惊异地问。这情形看上去就像是一次集体自杀。

“这是我从尚未逃逸的光线中找到的画面，从这样的情势看，合理的推论是，这确是一次集体自杀。如果要揣测动机，我只能认为银河人因为失去了银河之心，而决心为它陪葬。”

邓迪斯摇了摇头。

他并非想否认沙达克的推论，而只是感到一阵无奈。银河人的确有可能赴死，在他们的世界里，银河之心就是一切。当他们杀死了所有

的“斗牛狗”，发泄了愤怒，发现世界仍旧无可挽回地坍塌了，自杀的确是一种解决之道。脆弱者的解决之道。

然而银河人不该这么脆弱，他们应该去揪出幕后的黑手，那才能算是一场像模像样的复仇。

“应该还有银河人……”邓迪斯仿佛在自言自语。

“邓迪斯，你是要我继续寻找银河人吗？”沙达克问。

“哦，当然是这样。银河人数量有多少？”

“大约七十万。”

七十万照顾银河之心这样直径达到二百光年的庞然大物，只是一个很少的数量。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设计建设了超维通道。但超维通道最后成了银河之心快速坍塌的致命原因。七十万银河人也没能顶住“斗牛狗”的疯狂攻击。不能苛责他们，以百亿来计数的对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一次卑鄙的偷袭。然而银河人还是用自杀来责备自己。

“去找他们吧，我相信能找到一些残存的银河人。”

“希望如此。”沙达克的语调有些低沉，显然银河人的自杀行为触发了他的同情逻辑。

沙达克把情报留下，悄然而去。

邓迪斯反复观看这些收集而来的光影，惊天动地的事件浓缩在短短十多分钟的影像中，象征着某段银河历史的终结。上千万年来，也许可以追溯上亿年，人类的历史起起伏伏，然而银河之心高于星域这样的格局从未改变，银河之心是人类文明的最核心，就像它恰好是银河的核心一样。各旋臂上星域之间的纷争从未干扰到它，而它则像一个终极仲裁者，派遣巡逻者四处巡回，维持文明之间的和谐。这是一个多么均衡的体系，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然而现在不再是了，永远不可能再是了。

银河人、铁星，还有逃亡的暗黑深渊……邓迪斯希望沙达克能带给

他更多的情报。

沙达克再次报告已经是十二天之后的事。

这一次沙达克显得有些匆忙。

“邓迪斯，我们有不速之客。”他开门见山地报告。

“是银河人吗？”

“不是，是你的老朋友，旦素一阁下。”

“旦素一？！”邓迪斯有几分惊异。自从蛇人座超新星战役之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她在哪里？快点打开通信。”

“她正在赶来的途中，她的两个代表先到了。”

“哦？”邓迪斯感到一丝疑惑。

“他们的主舰队还在三十五光年之外，我们的侦察颗粒探测到有大型舰队进入，接触之后，发现对方拥有流体颗粒，并且和星尘舰队属于同一类型。”

“那就是偷了我们颗粒的那群贼了。旦素一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被盗的流体颗粒是邓迪斯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不是银河之心出了大事，他应当还在追踪那些盗窃了颗粒的人。那些人就是盗贼，他不希望旦素一和一群贼搅和在一起。

“旦素一阁下赶来，就是为了归还流体颗粒的。她的舰队拥有近八百亿的流体颗粒，包括我们因为被感染而损失的颗粒的绝大部分。”

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她怎么会得到这些流体颗粒？”邓迪斯问。

“她的代表应当知道详细的情形，你是否要接见他们进行询问？”

“好，我见一见他们。”

“我要提醒一下，这两个代表中的一个你曾经见过。”

“谁？”邓迪斯有些模糊的预感，却不能确认。

“他叫特里，你曾经在舰队转移的过程中见过他，他是凯利人。”

凯利人！邓迪斯想起了那个语调不善的年轻人。他们投入到坚盾帝

国的庇护下，然后成了帮凶。至少当他们率领流体颗粒围困星尘舰队的时候，他们就是帮凶。现在，他们成了旦素一的下属。

变化真快！

不过就连银河之心都可以变成黑洞，人世间又有什么事不能发生？

“让他们来吧，我想和他们谈谈。”

旦素一的两位代表到了。

他们彬彬有礼，就像真正的使节一样小心谨慎。邓迪斯仔细地观察着那个凯利人，他能想起上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凯利人的身上充满着暴戾的气息，恨不得立即展开决战。人所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时势。

“特里，很高兴能再次见面。”邓迪斯向两位拘谨的使节发话。

特里的神色带上了几分惶恐，“伟大的邓迪斯阁下，希望您已经原谅我的无知冒犯。旦素一指挥官派遣我来，带给阁下关于新舰队的好消息。”

“归还流体颗粒，是吗？”

“的确如此。旦素一指挥官吩咐务必把话当面带给您。”

“哦，是什么？”

特里看了他的伙伴一眼。

另一位使者向前跨上一步，“邓迪斯阁下，我是联合舰队‘磐石号’旗舰副指挥官莫里斯，代表旦素一指挥官传达口信。她代表联合舰队向星尘舰队表示歉意，同时要将所有的星尘舰队流体颗粒归还。”

邓迪斯轻轻点头，“多谢旦素一阁下的好意。联合舰队早已解散，怎么又复活了？”

“请原谅我的鲁莽，但在回答阁下的问题之前，旦素一指挥官还有一句话需要转达。”

“你说吧。”

“银河之心虽然暗淡无光，巡逻者却可以永存。”

“就这样？”

“是这样。”

邓迪斯沉默下来。

莫里斯回头看了特里一眼，后者点了点头。

“邓迪斯阁下，坚盾帝国的皮克斯大帝曾经建立起横跨上万光年的大帝国，影响力则几乎控制了整个英仙座旋臂。您的力量超出皮克斯大帝十倍、百倍，银河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您的舰队。如果银河之心真的死了，那现在就是您统一银河系的最佳时机！”

邓迪斯抬眼看了看站在面前的两个人，他们的眼中透着某种渴望，正热切地看着他。

统一银河，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

“这是旦素一要你们转达的话吗？”

“不，”莫里斯咽下一口唾沫，似乎在给自己壮胆，“我们只是认为，既然银河之心和巡逻者基地都已经毁灭，一切的约束都已经解除了，这就是您建立银河帝国的最佳时机。如果您不站出来统一银河，也许将来永远不会再有类似的机会。银河的统一和人类的兴旺，就在您此刻的决断。”

邓迪斯笑了起来，“这是你们的想法？”

莫里斯显得有些惶恐，低头弯腰，“是的，阁下。”

邓迪斯岔开了话题，“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归属于旦素一指挥官的指挥下的，你们本来属于坚盾帝国，对吗？”

“没错。皮克斯大帝率领主力舰队远征铁星，在银河之心的毁灭中不知去向。旦素一阁下统领着皮克斯大帝的旗舰和流体颗粒到来，她得到了皮克斯大帝的授权，所有的舰队沙达克都服从于她的指挥。她废除了坚盾帝国的舰队序列，恢复联合舰队序列。”

“看来你们并不喜欢她。”

“旦素一阁下是一个伟大的指挥官，但是她从来没有征服银河的雄

心。舰队的存在，就是为了战斗和征服。没有征服银河的伟大征程，军人也就失去了实现巨大价值的机会。”

邓迪斯发出嗤嗤的冷笑。

两位使者面面相觑，忐忑不安地站着，不知道为什么这银河间最强大的统治者突然如此发笑。

邓迪斯的笑声停了下来。

“不巧的是，我也没有。”他冷冷地说。

邓迪斯的回答让两位使者微微有些发抖。

“你们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不用计较那想法是否合适……还有什么其他消息是旦素一要你们转达的？”

“旦素一指挥官要求我们转告阁下，她将带领主力舰队前来会合，然后她要和您商量巡逻者的未来。”

巡逻者的未来。

邓迪斯抬头望了望远方，透过舷窗，他能看见银河之心光亮的视界之外，星星如宝石般嵌在天宇上。是的，银河之心虽然毁灭了，银河仍旧是一个十万光年的庞然大物，无数的广阔天地隐藏在星星之间。

巡逻者的未来，就在其间。

他迫切地希望见到旦素一。她一定有了计划，然而，她的舰队正在进行亚空间潜行，还要经历漫长的空白期才能抵达。不过只要有了方向，一切都好说。

没有白天黑夜，邓迪斯只是睡着、醒着，或者找来莫里斯和特里聊天。

这两个满脑子坚盾帝国光荣梦想的使者，还念念不忘征服银河的宏图大计，仍旧试图找机会说服邓迪斯，然而每一次邓迪斯都轻巧地岔开话题。他让他们见识星尘舰队的浩瀚，让沙达克给他们讲述银河之心和巡逻者的历史。慢慢地，他们也不再提及征服银河的话题，转而谈起地球上发生的故事。

星球，总是比飞船和舰队要有趣得多、生动得多。

回到星域中去，这样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他更加希望见到旦素一，见到她，自己的职责就完成了，他可以告别星尘舰队，成为一个普通人。

邓迪斯等待着。

两个月后，沙达克报告了异常事件，在距离黑洞视界不到八十万公里的位置上，发现了一艘小型飞船。自从银河之心坍塌，周边的亚空间成了恐怖的时空旋涡之地，飞船绝不敢贸然闯入。沙达克将这艘冒失的飞船救了下来。

十个小时后，邓迪斯见到了飞船上的人。

那是一个中年人，一套亮银色的军服看上去很眼熟。

“你是科尼尔人？”邓迪斯问。

“没错，你怎么知道？”

“我曾经和科尼尔军人打过很多交道。”邓迪斯回答，眼前的人绝不会想到，星尘舰队的统帅曾经是一个海盗。

“你叫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邓迪斯继续问。

“我叫白山，曾经在‘重装甲号’服役。我们试图追赶黑渊舰队，结果途中遇到许多波折，结果你看到了，我们迟到了。”

“我们？”邓迪斯皱着眉，盯着他，白山明明只有一个人。

“是的，我有一个伙伴，只不过他已经死了，可以说，他是为了救我而死的。”

邓迪斯熟悉这样的故事，银河间，也许每时每刻都有类似的故事发生。旅途中的飞船出现意外，为了营救伙伴，有人牺牲。

“你为什么还要跳到银河之心边缘？银河之心已经毁灭了，两百光年外就可以观察到亚空间异常。”

“他救了我的命，我帮他完成心愿。”白山淡然回答。

“哦？”邓迪斯扬了扬眉。

“我的朋友叫杜欣，曾经和李约素船长共同历险……”

听到李约素的名字，邓迪斯心头一动，然而努力保持着平静，听白山继续说下去。

白山说了很多关于他和杜欣的逃亡故事，他们想跳向银河之心，送出警告，却迷失在茫茫星海间，白白浪费了许多岁月。临死的时候，杜欣要求白山将自己的尸骨送到银河之心，融化在恒星的火焰中。

银河之心仍在，恒星却没有了。白山只有冒险将他的尸骨送入黑洞。

白山说完，站立一旁，看着舷窗外绚丽的黑洞景象，一言不发。邓迪斯默默地消化了这个故事。

“为什么？”他最后问，“为什么你的朋友想葬在银河之心？”

白山回过头来，抿了抿嘴唇，“他说，他总想得到一只心形的链坠，但一直没有得到，他管它叫作银河之心。”

说完白山微微一笑。

邓迪斯报以微笑。他想起李约素当年曾经拥有的一半链坠，那也是一颗心的模样。

“他所喜欢的人，叫旦素一，是吗？”邓迪斯问。

白山露出惊讶的神色，“你怎么知道？你认识旦素一？”

邓迪斯点头，“不但认识，而且很熟。”他向着白山伸手，“欢迎来到星尘舰队，如果你不介意，那就和我一道在这里等等。你也一定很想见一见她。”

两年之后，旦素一终于来了。

一群又一群的流体颗粒从亚空间弹出，将空间挤得满满的。星尘舰队终于盼来了自己的另一半。

“邓迪斯，我可以控制所有弹出的颗粒，也进行了检查，没有任何异常。”沙达克悄悄地向他报告。

一切看起来很顺利，旦素一的确带来了流体颗粒，而且完整地归还

给了星尘舰队。这真是太好了！

一艘贝壳船弹出了亚空间。

紧接着是第二艘。最后，十三艘贝壳船弹出亚空间，排列成一队纵列，悬停在漫天的流体颗粒之间，泛着冷冷的蓝光，就像一串漂亮的珍珠。

旦素一！

邓迪斯并没有等待，而是直接向着贝壳船发出了通信请求。

对方的信号返回，一个半身人像出现在邓迪斯面前。

“旦素一？”邓迪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是一个女人，长发披肩，耳垂上一对漂亮的银色吊坠闪闪发亮。这的确是旦素一，然而她并没有穿着军装，全身上下，焕发着不同一般的光彩。

“邓迪斯，很久不见了。”旦素一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我等你很久了。银河在上，还能见到你让我不胜荣幸。”

“我也找你很久了。银河在上，终于能追上你。”旦素一笑着说，“如此庞大的流体颗粒舰队，如果不赶紧把它交还给你，我真有些力不从心。”

“哦，我以为你是来接掌星尘舰队的。”邓迪斯半开玩笑地说。

“你想离开了吗？没有星尘长老的授权，谁还能掌握这支舰队？”

“长老已经不在了。”

旦素一望向一旁，看着黑洞视界的光芒，“都不在了。银河之心、巡逻者，历史就此终结……”

她回过脸来，看着邓迪斯，“但历史总要翻开新的一页，是吗？”

邓迪斯微微一笑，面对着笑容灿烂的旦素一，他的心情也不禁变得好了起来，“你想怎么办？”

旦素一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我遇到了一个银河人。”

“哦？你找到了银河人？”

“他找到了我，不是我找到他。如果银河人不想让你发现，你永远

也找不到。”

“你说得对，他找到你做什么？”邓迪斯微一迟疑，随即继续，“我们发现了银河人大量投入黑洞自杀的证据。”

“是的，这个银河人，自称哈尔，他也这么说。他的族人绝大多数都自杀了，剩下的是少数，只有十分之一。他们还没有死，因为那些‘斗牛狗’还没有被完全消灭。”

“我没有看见任何活的‘斗牛狗’，只有残骸。”

“不在这儿，也不在旋臂。”

“那是在哪里？”

“茫茫宇宙，银河人也不知道。”

邓迪斯不禁皱起了眉头，“这是什么意思？文字游戏吗？”

“有些事情我已经不能理解，他告诉我，这个黑洞形成之后，经历了两次收缩震荡。第一次规模很大，黑洞的直径因此缩小了百分之一；第二次能量较小，黑洞收缩大约只有十万分之一的规模。”

“黑洞收缩，那意味着什么？”

“黑洞吐出了某些东西，附带的效应，是当时聚集在黑洞周围的大批‘斗牛狗’飞船也被蒸发了——不是死了，而是不知去向。”

“我需要咨询沙达克他是否理解这事。”

“不用问，所有的飞船中枢沙达克都不会理解。沙达克真理会或者有几个特别的沙达克能够理解这事，可是你找不到他们。”

“那你已经理解了这事吗？”

“哈尔没有告诉我更详细的情况，他只告诉我，根据银河人的分析，这样的收缩只能来自黑洞内部的空间变化，而且必须要有外部注入的能量才可能。他们认为，一些飞船可能被抛到了银河外世界，那些消失的‘斗牛狗’也是同样的命运。”

“你说一些飞船脱离了黑洞？我从没听说任何物质可以脱离黑洞！”

“是银河人这么说的，我只有相信他。”

“不可思议！”

“想一想这件事，也很不错。我们的朋友——那些铁人、巡逻者，还有坚盾帝国、我的‘青云号’，都被黑洞吞没。你愿意相信他们都死了，还是被黑洞吐出来，去了一个遥远的世界？”

邓迪斯没有回答。

旦素一微微一笑，仿佛自问自答地说：“当然对我们的现实世界来说，这也没什么差别，我们永远也见不到他们。银河人去追寻了，哪怕找遍整个宇宙，也绝不放过凶手。我们却连到哪里去追都不知道，只能祈祷。”

邓迪斯点了点头，如果被黑洞吞噬的一切仍旧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也许有一天，还能重逢。

“至少我不能使用星尘舰队去寻找他们，银河之外，连恒星都难以找到，无法补充能源。你该不会想要追随银河人去找他们吧？”他接着问。

“当然不会。”旦素一保持着微笑，她的笑容让人感到轻松愉悦。

“银河间还有很多事，坚盾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复存在了，各处都在发生纷争，猎户座旋臂上还有一些暗黑深渊的残存力量。星域永远不会太平，人类生来就不会安分。”旦素一说道。

“你的建议是……”邓迪斯试探着问。

“既然曾经的巡逻者不复存在，而你掌握着银河间最强大的武装，为什么不重新组织巡逻者？巡回银河，维护和平——这是巡逻者的使命，你完全可以做到。”

邓迪斯心中咯噔一声。这是一种可能，然而他从未去想过。心底里，他不希望这样的可能发生。星域，生活在活生生的生活中，那才是他内心的呼唤。

“是的，星尘舰队这样的强大武装，用来维护银河间的和平最合

适。但是我……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旦素一冲着他笑，让他有些迟疑。

“我也是。”旦素一只说了这么简短的一句。

“你是巡逻者，巡逻者比原生人类更能够承受长久执行任务所带来的孤寂。”邓迪斯辩驳，把舰队交给旦素一，这可能是最理想的结果。

“这并不公平。我曾是巡逻者，但现在已经不是了。为了维护银河的和平而创造出巡逻者这样的人类，这并不公平。以前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巡逻者的历史一直充斥着背离行为——巡逻者被星域吸引，退化成为普通人，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从未断绝过。但是我现在理解了，因为我也成了背离者。巡逻者也是人，如果没有爱 and 需要，世界存在的意义便不复存在。你是否思考过，星尘长老为什么选择你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巡逻者来统领星尘舰队？”

旦素一盯着他，眸子中光芒闪烁。

邓迪斯心中一动，他想起从前和旦素一告别时，旦素一也曾注视着他，那个时候，她的目光冷得像冰。

是的，她的确不再是一个巡逻者了。

邓迪斯迎着旦素一的目光，“长老和我谈到过这个问题。”

“长老怎么说？”

“舰队不能变成纯粹的理性机器，爱和慈悲才是巡逻者要坚守的价值。”

旦素一笑了起来，她的嘴角上扬，形成一个迷人的弧度。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建设一个新的中心，大门可以向所有的人类敞开。历史总会翻开新的一页，该是和过去告别的时候了。”

旦素一的话像是拨开了眼前晦涩蒙昧的迷雾，前方变得清晰起来。

邓迪斯的意志在数以千亿计的颗粒中传递，所有的颗粒动作起来，形成两只巨大的臂膀。旦素一的旗舰被包裹在中间，像是巨人怀中的小小胚芽。

两者的沙达克正在融合，星尘舰队拥有了它的旗舰，贝壳船舰队的十五万人获得了新的身份。

他们将在这里建设一个新世界。

他们将背负使命，巡游四方。

永恒的和平永远不可企及，人类总会纷争不断，然而以爱和慈悲的名义，将会让和平持续得久一些，更久一些。

银河之心的废墟发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新的舰队，远远看上去，舰队就像一个巨大的环形世界。

巨大环形世界的中央，邓迪斯和旦素一并肩而立。

“沙达克，开始吧！”

邓迪斯发出指令，随后扭头看着身边的女人。

旦素一穿着一袭长裙，纯白的颜色，显得无比高贵。

“我突然有些好奇……”邓迪斯开口说道，“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此刻你在想些什么？”

旦素一转过身来，面对着他，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我想要一件首饰。”

“哦？什么？”

“银色的链坠，打成心形……那是我记得的一个样子。”旦素一望望着窗外，邓迪斯随着她的视线望去。黑洞视界亮得刺眼。

一转眼间，眼前的一切瞬间坠入黑暗。飞船进入了视障。

“我要用最坚硬的物质来打造它，哪怕恒星的火焰也无法让它融化。它该是个传奇，银河人类的至宝。”旦素一的声音飘忽不定，仿佛轻声呢喃。最后她看着邓迪斯，“我想给取它一个名字，叫作‘银河之心’，你觉得怎么样？”

邓迪斯心中咯噔一下。白山还未见过旦素一，这该不会是白山告诉旦素一的话。

“那是一个很美的名字，”邓迪斯回答，“配得上这个传奇。”

一道强光环绕着巨型飞船，仿佛奇特的闪电。闪光过后，环形世界消失不见，只剩下银河之心散发着亿万年不变的金色光芒。